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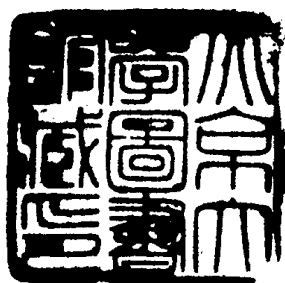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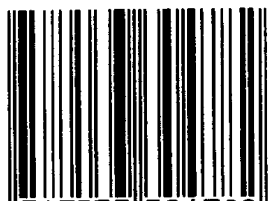
子部
第一四一冊



魯新登字 07 號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478-0



9 787533 304782 >

EB62/11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一四一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二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毫米 16開本 51.5印張

1995年9月第1版 1995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數1—100

ISBN 7-5333-0478-0

Z·27 子部定價：78300 圓

子部第一四一冊目次

子部·雜家類

稗史彙編一百七十五卷(三)

〔明〕王圻輯
遼寧省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

.....

稗史彙編一百七十五卷

(三)

〔明〕王圻輯

遼寧省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

稗史彙編卷之七十七

海右閒民王圻纂集

職官門

省監類

秘書省

漢書藝文志武帝建藏書府置寫書官故曰秘書明
帝置監魏置丞後魏曰芸臺唐初曰秘書省龍朔
二年改爲蘭臺天授年改爲麟臺咸亨元年復爲
秘書省

病坊

稗史彙編

卷之七十七

十

二百四十五

唐初秘書省望雖清雅而實非要處俗以監爲宰相
病坊少監爲給事病坊丞及著作爲尚書郎病坊
秘書及佐郎爲監察病坊言侍從有不任煩劇者
當改入此省

聞奇

儲官類

儲藏

顓頊始置樂正以教胄子殷湯始置王世子六傳周
公加以庶子秦始皇始置詹事府詹事洗馬家令
魏文帝始置侍講舍人北齊分置門下典書二坊
即唐之左右春坊以庶子掌之隋文帝初置中允

謂之內允即今之贊善唐高宗始置賓客諭德率更令玄宗始置少詹事文宗始置侍講

賓客

漢高祖欲易太子呂后用留侯計迎四皓以定太子故賓客之名始起于此孝文爲太子立思賢苑以招賓客孝武爲太子立博望苑使通賓客自晉廢懷建官惠帝使衛庭司馬畧等五人更往來備賓友雖非官而謂之東宮賓客唐顯慶元年正月于志寧等爲太子賓客遂以名官定制四人蓋蓋缺于四皓

神史彙編

卷之七十七

二

三

太子率更

徐常侍鉉自江南歸朝以右散騎常侍貶靖難軍行軍司馬卒于邠州鉉無子其弟錯有後居金陵鉉錯詰勅備存甚多其間有自江南歸朝初授官詰云歸明人僞銀青光祿大夫知內史上柱國徐鉉可依前銀青光祿大夫守太子率更令云云知內史乃江南宰相也銀青存其階官也

諫官類

御史大夫

周禮春官宗伯之屬有御史掌贊書戰國時秦趙會

池各命御史書鼓瑟擊缶之事淳于髡謂齊王曰御史在前則上古皆爲記事之官也秦漢以來始糾察風憲然則御史蓋周官也秦置御史大夫以爲御史之率故曰大夫

御史臺

御史者周柱下史之職秦置御史大夫及中丞爲執法之官漢書曰尚書爲內臺御史爲憲臺謂者爲外臺是謂三臺朝廷分御史爲左肅政臺以司隸校尉爲右肅政臺近代不置司隸校尉仍舊爲御史丞爲憲長二院御史俱曰臺官故事臺北開門者以法司主陰取冬殺之義或曰隋初兵部尚書李員通兼御史大夫欲使向省便近故開北門

神史彙編

卷之七十七

三

三

六察

唐百官志曰監察御史分察尚書省六司與元元年一人察吏禮部一人察兵工部一人察戶刑部歲中議殿最元和中以新人不使無以觀能否乃命專察尚書省號六察唐會要曰元和四年五月御史臺奏舊例監察御史從下第一六人各察尚書省一司是也宋朝會要曰國家每臨時差六察更察兵察戶察察禮察工察元豐中神宗始置六

案下御史臺

言事官

言事官舊有三殺之語街裡喝殺朝裡哄殺家裡餓殺餓殺謂俸薄也近又添二殺論事不報悶殺臨了沒結殺

御史本草

侍御史號雜端最為雄劇臺中會聚則千座南設橫榻號南床又曰痴床言登此床者倨傲如痴又唐封演見聞記言御史舊例初入臺陪直二十五日為伏豹取不出之義謂之豹直賈忠言撰御史本草史集編卷之十七

四

草以裡行為舍口椒微毒殿中為羅荀侍御為脆梨言漸入佳味遷南省號甘草言可以久安也見御史記畧

端公

唐侍御史職有四謂惟端公廳事臺內之事悉主之號為台端他人稱之曰端公其語自唐始

南床

唐制故事御史食坐之南設橫榻謂之南床殿中監察不得坐也唯侍御坐焉凡侍御例不出累月而遷南省者故號為南床今猶有是循唐故事也

獨坐

後漢宣秉傳曰光武建武元年秉拜御史中丞特詔與司隸校尉尚書令並專車而坐故京師號曰三獨坐今中丞亦循其制始自漢東京迄今為故事

三院

唐有三院御史臺侍御史謂之臺院殿中侍御史謂之殿院監察御史謂之察院太常寺有四院天有院御史院樂懸院神厨院皆有司耳五代有樞密院鹽鐵院粮科院等品秩亦不高宋朝樞密本兵禮約二府又有學士院舍人院為兩制下則粮科

御史集編

卷之十七

五

審計進奏官誥登聞檢鼓是為六院皇太子之居謂之某王宮王子則分院世俗目之曰官院僧寺亦賜名院而院之為義始不一矣

起居舍人

唐制起居郎起居舍人在紫宸內閣則夾香案立殿下直第二螭首和墨濡筆皆即堦砌時號螭頭所謂螭首者蓋殿陛間壓堦石上鐫鑿之飾今僧寺佛殿多有之或云唐殿多于陛之四角出石螭首訖了

治平元年孫覺與曾南豐言曰聞臺官以數言事不

居相約共爭濮王事不聽則決去蓋是時知雜御史呂誨呂大防范純仁等與諫官司馬光數論孫固庸回王廣淵奸邪其言愈切而用之愈堅事類此者甚衆凡臺官諫官言入進呈訖寢之時人謂之訖了臺吏每白御史某事又訖了也蓋執政方持權欲一切以沮言者而言者以不能塞職爲慙故相約如此後數日果聞臺官論濮王事甚急疏已七八上不聽皆納敕求罷去臺官不留一人京師爲之語曰絕市無臺官然人主猶采物論後來者其言愈厲南豐稹記

神史彙編

卷之十七

木

憲長

憲長今世類以稱按察使按宋人筆錄寶元中御史府闕中丞仁宗問李淑以憲長久虛之故李奏呂夷簡欲用蘇紳矣上問夷簡夷簡曰中丞風憲之長自宰相而下皆得彈擊其選當出聖意臣等豈敢詮量上領之然則憲長御史大夫中丞之稱也

言官挾私

皇明制律風憲官挾私彈事罪如誣告人加等反坐洪武永樂宣德間未有敢挾私彈劾人者正統初頒行憲綱亦禁挾私言事又禁彈劾大臣生殺予

朝廷不許再劾是以當時有直言敢諫之臣而無舉親劾讐之事如鮮縉之于永樂戈謙之於宣德劉球之於正統有忠直而無奸私至于聽大臣指使作鷹犬搏擊人如晚宋之風者則箴聞焉如 朝廷已知臣下奸惡亦必令言官彈劾而後加罪者尤未聞也始自徐有貞乘 英宗復辟之初欲害于謙等始假六科十三道都給事中王鎮等之奏以爲獄案 英宗欲罪徐有貞等遂倣前例 召言官劾奏而後下之獄此端一開遂不可改而鷹犬之輩從此出矣

神史彙編

卷之十七

七

監察

隋文帝開皇三年始曰監察御史宋朝會要曰太平興國三年以張巽爲監察御史先是三院多外徙風憲之職用他官領之遂詔正名舉職自此始宋朝之制凡職事官皆他官領之惟三院御史自是始正其名也

直臣

胡侍御澤之劾張宏也因侵及馮保胡被 命按遼則保秉筆于中矣會有星變胡因上疏乞放宮人以當天戒且曰唐高不君則天爲虐 上覽而大

忽以問江陵江陵時初政寬漫解曰是在古語不足竟 上稍釋放胡還編氓而已

卿寺類

祭酒

孫卿在齊為三老稱祭酒漢吳王濞為劉氏祭酒又漢博士聰明有威重者一人為博士祭酒古者得主人饌則老者一人舉酒以祭地故以祭酒為稱晉咸寧中初立國子學始置國子祭酒周成王時彫伯為祭酒主親屬秦漢因之高祖七年自櫟陽徙長安置祭酒一人掌錄敘王國嫡庶及宗親遠近郡國歲所上宗室名

文學

漢郡國初皆有文學掾則文學漢官也唐會要曰大曆十四年十二月五日諸州府學博士改為文學品秩同參軍唐志曰文學授于吏部然無職事衣冠耻之故以為散官

冷官

唐玄宗以鄭虔之才不事事為置廣文館以虔為博士而無曹司杜南詩諸公袞袞登臺省廣文先生官獨冷非以學館為冷以登臺省為進用蓋言諸

公月趙省局獨廣文無職掌耳今以教道之職為冷官意正相反廣文館與四門太學國子學並列亦即文學之職

學官

官者管也一職皆立一官使之典管也故官舍所在皆名為官其曰學者學舍也五帝官天下以天下為公而使仕者任之是為官也三王家天下則以天下為已有者也然則學官之義可想矣謂吳有舡官餘杭有鹽官成都府錦官齊出三服有工官其為官一也

宗正

周官也在周禮實小宗伯之職宋百官春秋曰周封兄弟之國十有五同姓之國三十有五選其宗之長而董正之謂之宗正秦因其說置宗正兩漢皆授皇族不雜姓晉始兼庶姓也舊唐志曰經星有宗正在帝座東南漢高紀七年二月置宗正官以序九族

大理

齊職儀曰古官也管子曰黃帝得后土辨乎北方使為李春秋 苞曰堯為天子得皋陶為士官

詩外傳晉文公使李離爲大理春秋左氏傳衛侯與九頃訟士榮爲大理新序楚昭王石奢爲大理則大理之名始自春秋秦爲廷尉漢景帝中元中更名大理蓋漢復古號也唐書曰取天官貴人之牢曰大理即周禮士師之職孟詵錦帶前書載三代法官之名則曰士夏曰大理也

鴻臚

周官大行人也干寶曰亦周禮象胥之職秦爲典客掌諸侯四方歸義蠻夷漢曰大鴻臚應劭曰鴻聲臚傳也傳聲贊道也劉熙曰鴻大也臚陳也欲以

事史彙編

卷之七十七

十

三百三十一

大禮序陳賓客也馮鑑事始曰楚云連敖漢爲典屬國按漢氏典屬國自爲一職非鴻臚之任

客省使

漢有公車司馬今掌天下上章四方貢獻闕下蓋唐客省之職也唐會要曰永泰以後多四方奏計或連歲不遣乃于右臺門置客省以居之上書言事審戎將吏蓋于此待報唐書李師道崔承慶入奏待命客省是也會要曰昭宗天祐元年四月敕有客省使疑自代宗以來始命其官也

四方館使

通典曰魏改漢大行令爲客館今宋初置南北客館周置東西南北四堂客後爲四方館宋初會要曰唐四方館以使舍人隸中書省宋朝初以檢校官判館事淳化四年改置使名則四方館使自宋朝太宗始也

翰林使

宋朝會要曰唐有翰林使掌技術之待詔者五代有翰林茶酒使宋朝初有茶酒使後止云翰林使

制誥兩房

兩閣有兩房制勅房爲東房誥勅房爲西房即閣老

御史彙編

卷之七十七

十

三百四十五

屬官其官有卿少卿司丞府丞郎中員外郎主事大理寺寺正寺副評事中書舍人鴻臚寺主簿序班署丞等官俸帶于列銜衙門實供事內閣擢官至卿而止蓋由此上即侍郎都御史未有侍郎都御史尚爲屬閣老散官有加至二品爲資政大夫者中以進士選者不過五六人餘皆舉人監生恩生儒士輩人每謂襍流輕薄者又云此皆替閣老持馬子者世俗謂襍便藝器爲馬子由進士選此者無彈擊虞無簿書累自主事至寺卿特二十年至寺卿即可擢都御史侍郎正德間阜城沈尚書

魁巴縣蔣侍郎恭皆由進士入兩房漸至六卿然非立法本意頃觀齊職制云漢侍中掌乘輿物褻罷有獸子之屬故呼侍中爲執獸子然則今所謂持馬子殆古所謂執獸子者歟

使者

漢官名有不書于百官表而因事乃見者如行冤獄使者因張敞殺絮舜而見美俗使者因何益代嚴詡而見河隄使者因王延世塞決河而見直指使者因暴勝之而見豈非因事置官事已即罷罷又漢史武帝時有監北軍使者昭帝時有稻田使者

和史彙編

卷之七十七

主

三

元帝時有護死使者

流外

通典曰凡府史胥吏守局既久積月累勞故得齒于下品文中子曰吏而廢位非古也推此疑爲隋之制唐有流外勳品自諸錄事及五省令史始焉謂之流外自茲始也

夕拜

漢給事中故事每日暮時入對青瑣門拜故謂之夕拜亦爲夕郎

雜職類

後苑官

禁中後苑官亦有後苑使主綱領本苑事權幹辦亦有後苑官監視苑內一切之事有大主管小主吏亦謂之煖盪官又有煎烙使臣

司理

漢公府有決曹掾主罪法事通典以爲法曹之職白氏六帖則云魏置理曹掾蓋法曹也即今司理之任舊制諸州有馬步院及子城院主禁繫訊獄張緒續錦里耆舊傳曰開寶六年秋勅改馬步院爲司理院廢馬步都虞候除文質爲司理叅軍成都

和史彙編

卷之七十七

主

三

雄藩一十六處置左右馬子城院不得禁繫公事呂夷簡三朝寶訓曰太祖開寶六年謂近臣曰諸州馬步判官比來止選牙校爲之刑獄人命所繫當選士流任之蓋自是始置司理之官

錄事

漢司隸屬有功曹從事史兼錄衆事在州爲治中又有督郵主簿皆錄事之任也晉始置錄事叅軍刺史有軍而府者並置之本爲公府官非州職也續事始曰後漢有郡主簿亦曰督郵隋以錄事叅軍代之掌勾稽文簿舉彈善惡監牌印給紙筆之事

通元初京兆河南曰司錄六曹宋朝京邑大府以

京朝官領其事曰知其非京官而資考久次者亦曰知三輔決錄韋康成爲郡主簿是也

書記

漢書百官志曰王公及大將軍幕府皆有記室堂章表書記續事始引魏志太祖以陳琳阮瑀爲記室文帝與吳質書稱孔璋章表殊健元瑜書記翩翩宋江夏王乃以丘源爲掌書記而未爲職名唐開元元年勅節度置掌書記自後藩侯得自奏請

參軍

漢書靈帝時陶謙以幽州判使參司空張溫軍事魏志太祖以荀彧爲侍中持節參丞相軍事又晉干寶司徒儀掾屬有行參軍又石苞拜大司馬以孫楚參軍楚負才氣初至長揖謂苞曰天子命我參卿軍事其後號參軍自晉以大督府置參軍掌出使彈責非爲之事其職漸卑列于六曹之下

續事始

裨史彙編卷之七十八

海右閭民王圻纂集

職官門

司天類

司天臺

按史曰昔在顓頊命南正重司天北正黎司地唐虞之際分命羲和紹重黎之後使復典之周昭王時有太史漢爲太史局以司馬談爲太史令撰述國史至唐乾元元年置司天臺臺內別置一院名曰觀玄院應有天文道術人皆于此安置其太史令改爲司天監惟掌天文而已

太史令

少昊鳳鳥氏爲曆正夏后曰太史周禮爲春官宗伯之屬秦爲太史令唐乾元間改曰司天監宋朝神宗正官名復爲太史令

司天官

天文莫善于晉志以所修者李淳風氏也天官莫缺于本朝以所守者疇人子弟也

推算

蘇州府總陳壤善算田以其法算天文甚驗嘗曰今

年日當薄而不蝕乃司天臺言日食不驗其後壞上書今臺較算報能誰謂臺官不如一府算乎夫用人者亦旁采之而已

諸使類

府提點

宋朝景德二年三月敕置開封府界提點之官呂夷簡三朝實訓曰真宗謂近臣曰諸道刑獄皆遣官提點唯京師無之去夏開封府訊進士蹇符暴於日中裂其背而鞠之無狀炎暑之際罪未見情枉罪虐毒令置司命京師刑獄處悉糾之

遠使三人

建炎兵興從使絕域者廝輿輩亦稱官諺語曰歸爲官人病爲死人留爲番人

玄宗朝置諸使

脩奉太廟使太清宫使禮儀使園苑使閑廐使莊宅使內諸軍使左右街使黜陟使巡撫使宣慰使國冊立使弔祭使選補使會盟使監牧使供軍糧料權監使給納使和糴使太倉使八作使裁按使經畧使覆內使營田使觀軍容使

牧守類

留守

左傳晉侯將伐鄭荀營居守音史記漢高祖留蕭何守關中乃有留守之任後漢世祖每征討常令通居守後魏文帝南伐以太尉元丕留守京師乃有留守之號唐朝天子在西京則有東都留守在東都則有西京留守

內史

秦始皇始稱京郡守爲內史漢景帝始稱王國守爲內史武帝改稱京郡守爲尹成帝始稱王國守爲相隋始稱郡守爲刺史宋太祖改稱知州高宗改稱知府元改稱總管

位不可僭

太宗自京尹嗣位秦王繼之秦王敗但命近臣權知開封百餘年間非東宮親王不去權字意謂京尹曾經祖宗爲之故人臣不敢居猶唐以太宗嘗爲尚書今後三百年間無敢爲者雖郭尚父之勲業亦避之

萬石君

漢石奮號萬石君馮陽宣帝時爲弘農大守八子皆二千石號萬石君東漢秦彭與佻從同時爲二千

石者五人三輔號萬石秦氏唐張文瓘高祖時爲侍中有四子皆至三品人謂之萬石張家又西漢嚴延年兄弟五人皆至大官東海號其母曰萬石嚴嫗

會稽郡

漢郡極大又屬吏皆所自除故其權勢炎炎非後世比只以會稽郡攷之縣二十六吳郡蘇州也烏傷婺州也毘陵常州也山陰越州也由拳注云古之檣李即秀州也太未衢州也烏程湖州也餘杭杭州也鄞州明州也以此考之即今浙東西之地乃

卷之七十八

四

三百六

漢一郡耳宜乎朱買臣等爲之氣焰赫赫如此

五馬太守

世謂太守爲五馬人罕知其故事或言詩云子子千旛在沒之都素絲組之良馬五之鄭注謂周禮州長建旛漢太守比州長法御五馬故云又云古乘駟馬車至漢時太守出則增一馬事見漢官儀又云北齊柳元伯五子同時領郡時五馬參差于庭故時人呼太守爲五馬

獨立使君

裴俠與諸牧守俱謁周文刺史命俠邪立謂諸牧守

曰俠奉公爲天下之最衆中如有俠者與俱立周文厚俠號獨立使君

俚語

今謂都布按爲大方面知府爲小方面蓋以一方之面訓爲義然魏書劉尼傳云曾祖政爲方面大人宋史董遵誨傳遵誨遣外弟劉琮貢馬太祖解所服珍珠盤龍袍賜之琮曰遵誨人臣豈敢當太祖曰吾方委以方面不此嫌也方面之稱昔固有之矣

久任

神史彙編

卷之七十八

五

百六

宋魯臣名子真上便宜事有曰州縣官相傳以世非法賦歛民窮無告宜遷轉以革其弊元世祖至元二年始罷州縣官世襲逮今日雖久任法亦浸廢一謂果得其人固宜不然民必被其毒虐而無所干告也夫久任尚不免有弊况封建乎周臣之言可謂卓見

福星

司馬溫公稱鮮于子駿爲一路福星是以監司爲福星籍川笑林載太守視事三日大排樂人口說云災星退去福星來是郡守亦可以爲福星

知縣

唐會要曰大中五年十二月景陵有賊所損神門戟
架六年四月裴讓知縣蓋知縣之名始起于此矣
宋朝會要曰建隆四年六月詔河朔右地魏大名
分治劇邑當用能吏思慎釐於縣務持選士于朝
行斷自朕心以重其任大理正奚嶼知大名府館
陶縣事監察御史王祐知魏縣楊應夢知永濟縣
屯田于繼徽知臨清朝臣知縣自嶼等始也

晉陽令

董安于治晉陽問政於寒老寒老曰曰忠曰信曰敢
董安于曰安忠乎曰忠于主曰安信乎曰信于令
曰安敢乎曰敢于不善人董安于曰此三者足矣

少公

唐人呼縣令為明府丞為贊府尉為少府李太白集
有饒陽曲王贊公賈少公石艾尹少公序蓋陽曲
丞尉石艾尉也洪容齋隨筆載晏幾道與通叟原
少公亦用此杜詩有野望因過常少仙一篇所謂
落盡高天日幽人未道回者蜀士注云少仙應是
言縣尉縣尉謂之少府而梅福為尉有神仙之一

杜少仙

別駕

唐六典曰後漢州置別駕歷代皆有之杜佑云別駕
本因漢置隨刺史巡察若今觀察之有副使也宋
朝與長史司馬並為散官云通典曰從刺使行部
別乘一乘傳車故謂之別駕漢制也晉庾亮曰別
駕與刺史別乘任刺史半故曰半刺

掾史類

主事

通典曰主事二漢有之漢光祿勳有南北庭主事范
遷光祿主事是也後魏于尚書諸司置主事令史
名隋煬帝去令史名但曰主事隨曹開闢每十令
史置一主事雜用士人唐用流外

都事令史

又曰尚書有都令史隋開皇初時改為都事又曰令
史漢官儀曰能通蒼頡史籀官補蘭臺令史漢韋
彪疏曰往時楚獄大起故署令史以助郎職事也
按史記項羽本紀曰陳嬰者故東陽令史則是秦
有令史矣晉灼曰漢儀注令史曰令史丞史曰丞
史而周禮六官之屬皆有史以掌書

書手

郡縣記宋術江淮人應明經舉元和初至河陰縣因疾病廢業爲塩鐵院書手

三老

秦始皇始制里三老亭長嗇夫游徼三老即今里老亭長即今里長嗇夫即今糧長游徼即今火夫總甲

場務官

五代以前官制及士大夫碑碣並不見有場務監官親見所在場務多是藩鎮差牙校不立程課法式公肆誅剝全無誰何百姓不勝其害故建隆以來神史彙編卷之七十八人置官監臨制度一新利歸公上官不擾而民無害至今便之

耆壽

會要天寶十三載勅諸郡縣父老以押司錄事老者轉升爲耆壽而不掌吏事續事

蛾眉

唐制兩省供奉官東西對立謂之蛾眉班

伍伯

續漢志注云伍伯公八人中二千石六人千石六百石皆四人自百石以下皆二人黃綬武官伍伯六

人辟車鈴下侍闔門關部署衛走卒皆有程品多少隨所典領率皆赤帽絳繡即今行鞭杖者

匠工

唐秘書省有熟紙匠十人裝潢匠六人潢集韻音胡曠切釋名染紙也齊民要術有裝潢帛法云浸藥汁入潢凡潢紙減白便是染則年久色暗蓋染黃也後有雌黃治書法云潢訖治者佳先治入潢則動要術後魏賈總撰則古用黃紙寫書久矣寫訖入潢辟蠹也今惟釋藏經如此先寫後潢要術又凡打帛欲生生則堅厚則打紙工蓋熟帛匠也神史彙編卷之七十八九

王官類

傳相中尉

漢高祖初置諸王傳相中尉傳即今紀善相即今長史中尉即今護衛也魏武帝加記室晉武帝加文學宋武帝加侍讀及王友唐文皇始置教授以誨王之子孫宋太宗置王侍講

翊善

宋朝王府之官多省不置別置翊善曰某王府翊善翊善古王傳之任其名位甚輕宋朝會要曰太平興國八年三月以載元爲衛王府圖象爲廣平王

府楊可法爲皇太子翊善蓋自此始也

女封類

婦人封

春秋左氏傳晉敗齊師齊侯自齊闕入見保者曰勉之齊師敗矣辟女子曰君免乎曰免銳司徒免乎曰免曰苟吾君與吾父免可若何齊侯以爲有禮與之石筓此婦人得封之始也

事物紀原

封夫人

唐虞夏商公侯之妻尚無夫人之號由周克商列爵惟五于其封國皆稱君其妻皆爲夫人其事雜見

神史彙編 卷之七十八

十一

二五九

於禮詩雖皆命于天子亦無封冊之禮漢崔篆母師氏通經學百家之言王莽寵以殊禮賜號義成夫人則夫人之封自莽始也蓋自曾昭公娶于吳爲同姓夫人始不命于天子至莽乃加封號云

事物紀原

國夫人

宋鄱陽侯孟懷玉母拜國夫人洎隋高涼洗氏以功封譙國太夫人此夫人封國之始也見通典

事物紀原

郡君縣君

漢武帝尊王太后母臧兒爲平原君平原漢郡此

郡君之始也又封太后徵時金王孫家所生姊號脩成君此縣君之始也

事物紀原

夫人郡君立碑

金石錄載趙彥深母傳太妃碑額題齊故女侍中宣陽國貞穆大妃傳氏碑按北史後魏女侍中視三品然本後宮嬪御之職今以宰相母爲之惟見乎此然不但宰相母也如清河王岳母山氏封郡君授女侍中入侍皇后元乂之妻亦拜女侍中封新平郡君此類不一則知當時女侍中之號非必專處後宮嬪御蓋有近臣貴戚之母若妻一加之

神史彙編 卷之七十八

十一

二五九

以示殊寵耳然以宰相之母尊爲大妃其禮可見

太君

唐制四品妻爲郡君五品爲縣君其母邑號皆加太君封稱太此其始也

事物紀原

婦女爲侯

漢樊噲以吕后女弟吕頤爲婦噲死頤封爲臨光侯

女史

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法后妃羣妾以禮御于君所女史書其環以進退之生子月辰則以金環退之當御

常就男故著右手陰也御而復故者也

史集編卷之七十八

神史彙編卷之七十八

十二

史集編卷之七十九

海右閒民王圻纂集

職官門

軍職類

駙馬

駙馬都尉之名起於三國何晏尚魏公主謂之附馬都尉然不獨官名以附馬給之蓋御馬之副謂之附馬從而給之示親愛也故杜預尚晉文帝妹高陵公主至武帝踐祚拜鎮南大將軍給追鋒車第二附馬

神史彙編卷之七十九

歷代將官

自周以上天子六卿即為六軍之將至春秋之末田氏專齊始分將相之任至秦始皇并天下始置衛尉以掌禁兵置中尉以掌京兵置校尉以掌遣兵置衛卒以掌東宮兵置郡尉縣尉以掌郡縣兵置太尉以統都尉者本晉武帝所設佐將撫軍之官猶後世督護鎮撫也將即當時之列卿也於國政無不統尉則職專撫軍爾至秦遂以太尉與丞相御史為三公位為上將矣自田齊始制將軍監軍於是七國並有之然無常員也漢武帝始置大將

軍位冠三公前後左右將軍位並列卿始有常員矣光武以後太尉雖掌武事不復典兵魏文帝始稱大將爲都督後周又稱總管唐太宗置經畧使招討使係行軍將銜不常置也唐宗始以節度使典方鎮兵玄宗以宰相領節度不之鎮則置留後代將兵

上將軍

史記曰義帝以宋義爲上將軍漢以呂祿爲上將軍魏黃初中有上大將軍唐貞觀諸衛各置上將軍老子曰君子用兵則責右是以偏將軍處右說苑果彙編卷之七十九田忌奔楚王問齊楚相併奈何對曰齊使申儒將則楚用五萬人使上將軍將之則是春秋逮戰國始有上將軍之官也

大將軍

戰國時始有大將軍之號隨事即置亦不主官劉劭爵制謂秦下八爵大將軍也左右庶長即左右偏裨將軍也楚懷王與秦戰秦虜其大將軍屈匄是也項羽時范增稱大將軍漢遂置大將軍如三公至煬帝于諸衛悉置本朝將軍之名不一如子授鎮國將軍孫授輔國將軍曾孫授奉國將軍之

類觀王子孫應授官職之名如云驃騎將軍陞授金吾將軍加授龍虎將軍之類爲武臣給授散官之名如征南將軍鎮朔將軍平羌將軍之類爲各邊掛印總兵官之名職方司掌收充將軍與上項不同蓋選軍中之長軀偉貌者以充朝儀耳今謂之大漢將軍優旃所稱陞楯卽疑卽此也凡大朝會若虜使入貢天子御正殿大漢將軍着錦金介冑持金瓜鐵鉞刀劒列丹陛下常朝着明鐵介冑列門楯間其次等者御道左右及文武官班後相向握刀布列凡郊祀臨幸籍田太學鑾輿出入扈從以給宿衛巡警之事則以侯伯都督係國戚者統之其常朝宿各以番上謂之正直有大事無番上謂之貼直正者金牌相傳懸掛貼直者尚寶司奏而給發事畢復納之

秦叔寶勇力

武衛將軍秦叔寶晚年多病每謂人曰吾少練戎馬經二百餘戰前後出血不啻數斛何能無患又秦武衛勇力絕人其所持鎗踰越常制初從太宗圍王世充於洛陽馬頓鎗城下而去城中數千人共拔不拔秦叔寶復馳馬舉之以還迄後每大陳

列於殿庭以旌異之

李光弼

李光弼討史思明師於野水渡既久還軍留其卒一千人謂雍顥曰賊將高暉李日越喻文景皆萬人敵也思明必使一人劫我我且去之子領卒待賊於此至勿與戰降則俱來其日思明召日越曰李君引兵至野水此成擒也汝以鐵騎宵濟爲我取之命曰必獲李君不然無歸日越引騎五百晨壓顥軍阻濠休卒吟嘯相視日越怪之問曰太尉在乎日越去矣兵幾何曰千人曰大將謂誰曰雍

神史彙編

卷之七十九

四

三六

顥也日越沉吟久謂其下曰我受命必得李君今獲顥不塞此望必見害不如降之遂請降顥與之俱至光弼又嘗伏軍守河陽與史思明相持經年思明有戰馬千匹每日洗馬於河南以示其多光弼乃於諸營檢獲牝馬五百匹待思明馬至水際盡驅出之有駒繫於城中羣牝嘶鳴無復間斷思明戰馬遂悉渡河光弼盡驅入城光弼將戰謂左右曰凡戰危事勝負繫之光弼位爲三公不可成於賊手事之不捷誓投於河適城上見河稍遠恐或急事難至遂置劒於韉中有必死之志及是戰

勝於城西西望拜舞三軍感動移鎮臨淮昇疾而行徑赴泗州初光弼用師嚴整天下服其威名凡所號令諸將不敢仰視及田神功等叛諸軍皆不受制因此不得志愧恨成疾薨於徐州年五十七

出謂
廣錄

溫造

憲宗之代戎羯亂華四方徵師以靖邊患詔下南梁起甲士五千人令赴關下將起梁人作叛逐其帥又懼朝廷討伐因圍集拒命者歲餘憲宗深以爲患遣師者久之京兆尹溫造請行憲宗問其兵儲

神史彙編

卷之七十九

五

三八

所費溫曰不請寸兵尺刃而行至其界梁人覘其所來止一儒生皆相賀曰朝廷必不問其罪復何患乎溫但宣詔赦安存至則一無所問然梁帥負過出入者皆不捨器仗溫亦不之誡他日毬場中設樂三軍下士並往執帶弓劍赴之遂令於長廊之下就食坐筵之前臨壻南北兩行長索二條令軍人各於面前索上掛其弓劍而食逡巡行酒至鼓噪一聲兩頭齊拜其索則弓劍去地三丈餘軍大亂無以施其勇然後闔戶而斬之五千餘人更無噍類南梁人自爾累世不敢復叛余二十年前

職一斯故老尚歷歷記之出王氏見訓

八榻將軍

滕王錫隆州刺史多不法參軍裴聿諫止之王怒令左右擣榻他日聿入計具訴於帝帝問聿曾被幾榻聿曰前後八榻即令遷八階聿歸嘆曰何其命薄若言九榻當入五品矣聞者哂之號八榻將軍

奇野食載

分身將

梁將葛從周忠義驍勇每臨陣東西南北忽如神人助其晉人稱為分身將

神史彙編 卷之七十九

李克用料敵

李克用入魏博覲云城上有旗幟來往晉王曰劉鄩一步一計更令審探果縛芻為人縛旗於上以驢負之循堞而行鄩軍已去二日矣

柴紹疑虜

唐時吐谷渾寇項寇邊勅柴紹討之虜據高射紹軍紹安坐八婢彈琵琶使二女舞虜疑之休射以觀紹伺其懈出精騎衝擊虜大潰敗

曹南院祭夏將

太尉曹南院知渭州夏人撓邊有智將棘鞬與渭對

壘下十餘寨宿兵十餘萬夏人歲遣數百騎精銳

覘視兩界曹患鞬智勇令探騎伺彼巡邊兵來適棘鞬踰月病不能起曹乃於界首設一大祭贈賻器物照曜原野用祝版云大宋具位曹某昭告于夏國都護某人公累以璽書約提所部歸我大宋待公之來不期天喪吉人事無終始今百騎守塞下望其兵近即舉火自燒并所用銀器千餘兩悉皆棄而遁歸夏兵盡掠祝版祭器而去後旬日夏國殺棘鞬其下二十餘帳反側不安率衆內附拓地數百里獲生口數萬羊馬橐駝不可勝計

神史彙編 卷之七十九

曹秋用兵

宋曹瑋用兵多奇計神速不可測一日張樂飲僚吏中坐失瑋所在明日徐出視事而賊首已擲庭下矣秋青宣撫廣西時儂智高守崑崙關青至賓州值上元節令大張燈燭首夜宴將佐次夜宴從軍官三夜宴軍校首夜樂飲徹曉次夜二鼓青忽稱疾暫起如內久之使人喻孫元規令暫王席行酒少服藥乃出數使勸勞坐客至曉客未敢退忽有馳報者云是夜三鼓青已奪崑崙關矣

秋青錢卜

南中俗尚鬼狄武襄青征儂智高時大兵始出值桂林之南道旁有一大廟人謂其神其靈武襄遽爲駐節而禱之因祝曰勝負無以爲據乃取百錢自持之且與神約果大捷則投此期盡錢面也左右諫止儻不如意恐沮師武襄不聽萬衆方聳視已揮手一擲則百錢盡紅矣於是舉軍歡呼聲震林野武襄亦大喜顧左右取百釘來即隨錢踈密布地而釘帖之加諸青紗籠覆手自封焉曰伺凱旋當謝神求錢其後破崑崙關敗智高平邕管及師還如言取錢與幕府士大夫共視之乃兩字錢也

東坡編

卷之七十九

八

三十九

狄青比關張

元昊叛狄青屢將兵出戰四年間大小二十五戰八中流矢入呼爲狄天使上觀其儀表曰朕之關張也於是有狄萬人之稱以一足以敵萬也

岳飛用言

岳武穆平湖寇楊么決勝於八月之間初駭其秘籌妙筭若與鬼神爲謀非人可圖者今讀薛弼傳則知岳所運用弼之策耳初么據洞庭陸耕水戰樓船十餘丈官軍徒仰視不得近飛謀亦欲造大舟弼時運判湖南謂岳曰若是則可以歲月勝且彼

之所長可避而不可聞也今大旱河水落洪若重購舟首勿與戰遂斷江路募其上流使彼之長坐廢而精騎直擣其壘則彼壞在目前矣岳曰善遂用之於是積寇遽平岳之奇功昭映今古而弼之謀畫則知之者鮮矣

放鴿徵兵

曲端爲涇原都統日張魏公嘗按視其軍端執搥以軍禮見營中聞無一人公異之謂欲點視端以所部五軍籍進公命點其一部端於延間開籠縱一鴿以往而所點之軍隨至張爲愕然旣而欲盡閱於是悉縱五鴿則五軍頃刻而集戈甲煥燦旗幟精明公大加獎異

葉旺水城

國初故元太尉納哈出寇遼東守臣葉旺策其道處預緣河疊水爲牆以水沃之經宿凝沍如城藏釘板於沙中設陷穽於平地伏兵以俟虜兵過水城馬不能前皆陷入穽中納哈出僅以身免

丁大用行軍

丁大用都閫征嶺南還訪予因言領軍入賊境掠得寇稻以給軍食京軍以刀盔爲杵春邊鄙老校笑

其拙教於高阜擇淨地坎之如曰然剪茅火銀之
今堅實乃置稻其中伐木爲杵以舂其便也外出
不可不知又言一日進兵與賊遇度日晡營遠欲
退而賊勁退則潰矣范叅將乃以我軍列爲一重
戒前行拒敵勿動後行退半箭許而劄劄既定前
行亦退出其後半里許而劄凡劄定必作氣齊力
以拒敵如此更迭數次則已退十餘里矣古所謂
且戰且却即此類也

王忠肅邊功

王忠肅提督遼東軍務總兵以下庭謁公詰所以失

稗史彙編

卷之七十九

十

三

機之由命左右曳出斬之再三哀請得釋於是三
軍股慄莫敢不用命至廣寧不逾月巡邊自山海
關直抵開原高牆垣深溝塹五里爲堡十里爲屯
烽燧斥候珠連壁貫千里相望簡閱行伍老弱者
更改之貧窮者賑給之鰥寡者婚配之謂邊境不
可以法律治詞訟無問輕重量情以布穀粟贖罪
雖人命亦以物抵償公在邊十數年間措置積銀
萬餘兩糧數萬石馬千餘匹邊用充足器械鮮利
軍士飽煖人樂於戰所舉總兵叅將如施聚焦禮
輩皆自衆中拔起爲夷狄所憚

韓雍膽畧

韓中丞兵入大藤忽青袍方巾數十人出林中執香
拜伏軍前問之曰我等悉良民向執公役爲賊掠
至官軍累征未嘗深入無緣滅賊今公在此我等
必得脫罪獲矣韓厲聲曰爾等皆賊敢欺我耶命
悉裸而斬之果皆有短兵裹於衣乃盡支解之隨
兵入路散懸身首于樹夾道不絕峽中酋聞之驚
呼曰天神至矣極力拒敵不支遂平之韓公膽勇
絕人初得賊斬之即取其頭傾腦飲之命將校同
飲多不能也又兩司官方集議兵適縛數賊入公
握刀付一布政曰公可手斬此賊布政戰縮公笑
曰公談兵何美殺一繫囚猶爾臨陣當如何即自
持刀連斷數人頭衆俱有眩絕者其他類此甚多
故軍中與賊皆畏之如虎比聞其死祠之爲神

軍中有女子

梁相東王出軍有人將婦女從者王曰才愧李陵未
能先誅女子將非孫武遂欲驅戰婦人徐君舊爲
諮議叅軍幼聰明應聲曰項籍壯士猶有虞姬之
愛紀信成功亦資婦人之力北魏太武令古弼征
馮弘高麗敗軍至今婦女披甲居中其精卒及高

陳兵於外遂東奔高麗唐韓弘惡李光顏忠勇
思有以汚穢之乃以名姝遺光顏顏大合將校置
酒飲使者引名姝至秀曼都雅一軍驚視光顏徐
曰我去室家久以爲公憂誠無以報德然將士皆
棄妻子蹈白刃奈何獨以女色爲樂厚賂使者遣
之將卒感激

取蜀將帥不利

自古取蜀將帥不利漢岑彭來歙討公孫述遭刺客
之禍魏鄧艾鍾會討劉禪皆旋滅後唐郭崇韜康
延孝魏王繼岌討王衍皆歿宋朝王全贊崔彥達
神史彙編 卷之七十九 主 三

討孟景皆坐廢開禧間楊巨源李好義討吳曦皆
爲李子文所殲近余玠爲宣諭凡十年亦不令終
兵馬大元帥

唐明宗時加秦王從榮天下兵馬大元帥有司言元
帥或統諸道或專一面自前世並無天下大元帥
之名其理無所攷按唐至德初以廣平王爲天下
兵馬元帥天復三年三月以輝王祚爲諸道元帥
其年十二月勅國史所書元帥之任並以天下爲
名乃自近年改爲諸道宜復爲天下兵馬元帥至
德距長興尚遠若天復則耳目相接而有司皆不

之何其陋也元帥之名肇見于左氏晉謀元帥
是也然是時所謂元帥者中軍之將爾未必以名
官也至隋始有行軍元帥唐初有左右元帥太原
道有行軍元帥西封元帥自此浸多矣然天下兵
馬元帥則始於廣平大元帥則始於從榮唐末嘗
以天下兵馬元帥授朱全忠僞吳以天下兵馬大
元帥授李昇梁末帝以天下兵馬都元帥授錢鏐
晉高祖以天下兵馬都元帥授錢元瓘出帝以東
西南面兵馬都元帥授錢弘佐周末又以天下兵
馬都元帥授錢俶國初改爲天下兵馬大元帥古
神史彙編 卷之七十九 主 三

樞密

西晉泰始中王景文爲中書令兼管內樞密此其名
之始也君臣政要曰唐代宗永泰中勅中官董延
秀管樞密因置內樞密使後唐莊宗始用郭崇韜
分中書兵房置樞密院與宰相分秉朝政自此始
用二人凡文事出中書武事出樞密謂之二府宋

知會要曰開寶九年一月以曹彬為樞密使領忠武軍節度樞密帶節度自此始也太平興國六年九月以石熙載為戶部尚書充樞密使文職正官充使自此始也

武人不當為樞密

蘇子瞻嘗見文富二公言以武人為樞密最非國計况不是讀書人不知禮義臨大節不知所守政和中仁宗不豫諸公議及國事王德用為樞使輒合二手掌向額曰柰此一尊菩薩何

漕職始末

神史彙編卷之七十九

古 三百四

永樂間平江伯陳公瑄把總漕運糧儲共一百萬石彼時未有總兵之名十三年裏河漕運加至五百萬石統各處一百七十餘衛以湖廣浙江河南山東各都司所屬茶陵臨山彰德濟南等衛地遠省之每歲止用四百萬石洪熙元年始充總兵官督運鎮守淮安此設總兵之始也宣德四年同工書黃福計議於徐州等處立倉今官軍接運六年掛漕運之印八年公薨以都督僉事王瑜都指揮僉事丘亮充左右副總兵同管正統四年以馬興充總兵張節充叅將此設叅將之始也景泰二年設

左僉都御史王竑同管此文臣總督漕運之始也

神史彙編卷之七十九

神史彙編卷之七十九

古

職官門

勲階類

勲品

汾華曰勲品自齊梁有之今在國而下是也周禮王功曰勲蓋取諸此舊唐書百官之勲官出於周齊交戰之際本以酬戰士其後漸及朝流耳

散官

聖明文官自太子太保以上俱 旨授未有部疏題

神史彙編 卷之八十

請者即家宰六年兩考亦止加 太子少保人雖

以宮保稱班列仍立二品嘉靖丙申間兵部張尚

書瓚工部林尚書庭樞俱以營建 恩授 太子

太保時刑部唐尚書龍以軍功都察院王右都御

史廷相以考滿俱止授 太子少保皆怙怙恒言

曰吾輩若有兼金餽閣老修宅即得玉帶時李夏

二輔臣各修新第意以張假厚禮獲崇階及丁酉

春許冢宰讚由戶部復除入朝班顧在張林後心

尤怙怙丁酉夏兩考六年于是考功官徧查冢宰

兩考加恩事止得尹冢宰旻以六年考滿加 太

太子少保例許思求李夏復有厚 改遂于復職題本 旨加太子太保其題本亦泛言考滿未及尹事 嘉靖乙巳夏熊冢宰浹以二品六年兩考遂援許 例題請時值嚴輔臣嵩與浹黨比即獲俞允詔贈 三代焉然皆非舊制矣

資原

國朝文資四十六階第一階特進光祿大夫上柱國 是正一品加贈資凡加贈資不實授特進光祿大 夫並漢官名柱國楚官名今並稱之第二階特進 光祿大夫是正一品陞授資第三階特進榮祿大

神史彙編 卷之八十

夫是正一品初授資榮祿因元舊資銜第四階光

祿大夫柱國是從一品加贈資第五階光祿大夫

是從一品陞授資第六階榮祿大夫是從一品初

授資第七階資德大夫正治上卿是正二品加贈

資第八階資政大夫是正二品陞授資第九階資

善大夫是正二品初授資資德資政資善三銜並

因元舊制惟正治上卿為新設第十階正奉大夫

正治卿是從二品加贈資十一階通奉大夫是從

二品陞授資十二階中奉大夫是從二品初授資

正奉通奉中奉三銜並因宋舊制惟正治卿為新

設十三階正議大夫資治尹是正三品加贈資十四階通議大夫是正三品陞授資十五階嘉議大夫是正三品初授資正議通議二銜並因隋舊嘉議則因元制惟資治尹爲新設十六階中大夫資治少尹是從三品加贈資十七階中大夫是從三品陞授資十八階亞中大夫是從三品初授資大中大夫資銜並因唐制亞中大夫則因元舊資銜惟資治少尹爲新設十九階中議大夫贊治尹是正四品加贈資二十階中憲大夫是正四品陞授資二十一階中順大夫是正四品初授資中議中憲中順資銜並因元舊制惟贊治尹爲新設二十二階朝請大夫贊治少尹是從四品加贈資二十三階朝議大夫是從四品陞授資二十四階朝列大夫是從四品初授資朝請朝議資銜並因隋舊朝列則因元舊資銜惟贊治少尹爲新設二十五階奉政大夫脩政庶尹是正五品加贈資二十六階奉政大夫是正五品陞授資二十七階奉議大夫是正五品初授資奉政奉議資銜並因元舊制惟脩正庶尹爲新設二十八階奉直大夫協正庶尹是從五品加贈資二十九階奉直大夫是從

五品陞授資三十階奉訓大夫是從五品初授資奉直因宋舊資銜奉訓因元舊資銜惟協政庶尹爲新設三十一階承德郎是正六品陞授資因元舊制三十二階承直郎是正六品初授資因宋舊銜三十三階儒林郎是從六品陞授資因唐舊銜三十四階承務郎是從六品初授資因宋舊銜三十五階文林郎是正七品陞授資因唐舊銜三十六階承事郎是正七品初授資因隋舊銜三十七階徵仕郎是從七品陞授資改隋徵事之銜作徵仕郎也三十八階從仕郎是從七品初授資亦改隋從事之銜爲從仕也三十九階脩職郎是正八品陞授資四十階迪功郎是正八品初授資並因宋舊銜四十一階脩職佐郎是從八品陞授資四十二階迪功佐郎是從八品初授資並係新設四十三階登仕郎是九品陞授資四十四階將仕郎是九品初授資並因唐舊銜四十五階登仕佐郎是從九品陞授資四十六階將仕佐郎是從九品初授資並因元舊銜武資凡四十四銜正從一品六階銜並同文資第七階龍虎將軍上護軍是正二品加贈資龍虎本

五代朱溫將領之稱至元以爲勳階護軍資銜則唐制也第八階金吾將軍是正二品陞授資金吾漢官名即秦中尉也至今遂以爲勳階第九階驃騎將軍是正二品初授資驃騎本漢武帝所置官名至唐以爲勳階第十階奉國將軍護軍是從二品加贈資奉國元舊制也十一階定國將軍是從二品陞授資銜係新設十二階鎮國將軍是從二品初授資十三階昭武將軍上輕車都尉是正三品加贈資十四階昭毅將軍是正三品陞授資十五階昭勇將軍是正三品初授資凡鎮國昭武昭毅昭勇並係元舊惟將軍獨因唐制爾十六階安遠將軍輕車都尉是從三品加贈資安遠元舊資改唐寧遠而置也十七階定遠將軍是從三品陞授資因唐舊銜十八階懷遠將軍是從三品初授資因元舊銜十九階廣威將軍上騎都尉是正四品加贈資廣威係元資騎尉乃唐階也二十階宣威將軍是正四品陞授資二十一階明威將軍是正四品初授資宣威明威並唐舊資二十二階信武將軍騎都尉是從四品加贈資二十三階顯武將軍是從四品陞授資二十四階宣武將軍是從

四品初授資二十五階武節將軍驍騎尉是正五品加贈資二十六階武節將軍是正五品陞授資二十七階武德將軍是正五品初授資二十八階武毅將軍飛騎尉是從五品加贈資二十九階武毅將軍是從五品陞授資三十階武畧將軍是從五品初授資三十一階承信校尉雲騎尉是正六品加贈資三十二階承信校尉是正六品陞授資三十二階昭信校尉是正六品初授資三十四階忠武校尉武騎尉是從六品加贈資三十五階忠武校尉是從六品陞授資三十六階忠顯校尉是從六品初授資三十七階忠勇校尉是從六品陞授資三十八階忠翊校尉是正七品初授資三十九階修武校尉是從七品陞授資四十階敦武校尉是從七品初授資四十一階保義校尉是正八品陞授資四十二階進義校尉是正八品初授資四十三階保義副尉是從八品陞授資四十四階進義副尉凡二十三階資銜並因元制惟加資則皆遵唐十二轉之舊稱焉

兼領

漢制以本官任他職者曰兼常惠以右將軍兼典屬

國是也以高官攝卑職者曰領劉向以光祿大夫領校書是也唐制有曰攝者如侍中之攝吏部是也又有行守試之別職事高者爲守職事卑者爲行未正名命者爲試宋制則高一品爲行下一品爲守下二等爲試元祐以後又置權官如以侍郎權尚書之類漢以趙充國爲假司馬則又有假職矣

王堂漫筆

知判

職林曰唐中宗神龍二年既置員外官同正員又有檢校試攝知判等官知某官判者云判某官宋朝

神史彙編

卷之八十

七

宋

皆循用之府寺監省州縣城寨各以官知知判蓋自唐中宗始也

功臣賜號

筆談曰賜功臣號始於唐德宗奉天之後自藩鎮下至從軍資深者例贈之本朝唯以賜將相熙寧中因上尊號上不允曰正如卿等功臣何補名實時吳充爲相請止從之自是罷不賜按今宿衛諸班直自押班而下各有兩字功臣則宋朝不獨以賜將相也會要興元元年正月一日赦文諸道應奉天及進收京將士等並賜名奉天定難功臣唐兵

志曰德宗幸梁神策兵有勞皆號興元又曰代宗即位以射生軍濟難賜名功臣此蓋其始

功臣名號

世史正綱曰唐德宗興元元年始賜有功將士以功臣名號其目云所謂奉天定難功臣是也然其所謂奉天者以地言也後世遂襲之以爲奉天命失初意矣然指五代及宋元有此襲號則可若謂

本朝則非也蓋本朝功臣勲階固有奉天翊

衛等字然朝廷正殿正門皆名奉天諸凡

詔赦及封贈文武官詰勅起語皆曰奉天承

神史彙編

卷之八十

八

宋

運其主意正謂天子奉承天命以治天下故事必稱天非襲唐奉天之名也

開府

漢文帝元年用宋昌爲衛將軍位亞三司後章帝建初三年使車騎將軍馬防班同三司同三司自此始也殤帝建平元年鄧騭爲車騎將軍儀同三司儀同之號自此始也魏黃權以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蓋漢制唯三公開府至魏以餘官儀同三司遂爲號唐武德七年以爲散官

特進

正一品漢置制皇后父率爲此官諸侯功德優盛朝廷所敬異者賜位特進在三公下後建武中鄧禹罷三公列侯就第位特進隋以爲散官以爲階又唐宋以開府儀同三司驃騎大將軍特進

金紫光祿大夫

魏晉以來有左右光祿大夫皆銀印青綬重者詔加金章紫綬因稱金紫光祿大夫後周以爲散官

銀青光祿大夫

從三品後魏以前未有銀青之目舊制光祿大夫銀章青綬後加銀青即爲金紫光祿大夫故名銀青

神史彙編

卷之八十

九

以對金紫合在光祿大夫之上

朝請

通典曰漢竇嬰爲朝請竇太后憎嬰削門藉不得入朝請此其始也漢律諸侯春朝天子曰朝秋曰請又曰奉朝請無員本不爲官漢東京罷省三公外戚皇室諸侯多奉朝請奉朝請者奉朝會請召而已隋開皇中罷奉朝請置朝請大夫爲散官取漢公卿年高德重者以列侯奉朝請之義

三柱國

楚寵官也懷王使柱國昭陽攻齊陳軫問曰楚國何

昭陽上柱國是也後魏孝莊始立柱國大將軍後將軍官廢有左柱國後周建德四年又增置上柱國大將軍隋置上柱國以酬勞實不理事故事唐以爲勳官

祿俸類

祿秩

軒轅始給官吏胥徒俸及賞賜周公始置恩例漢文帝始給太子積食唐太宗始給常朝官廊食武后始借賜下官緋紫德宗始折俸

實封

神史彙編

卷之八十

十

通典曰唐封諸侯無國土其加實封者則食其所封之戶分食諸郡以租庸調給公革曰魏黃初間爵自關內侯不食邑但虛封而已故唐因之加實封宋朝會要曰唐制食實封者戶給縑帛每賜爵近加一級唐末及五代始有特加邑戶而罷實封之給今位爲虛名也

戶封

晉地理志曰古者有分土無分民若乃以戶爲差等畧封疆之遠近所謂分民自漢始也漢承三秦大者使不過萬家小者五六百戶則封國之以戶漢

其始也

折俸

宋朝會要曰唐正元四年定百官月俸僖昭之亂國用貶闕天祐中止給其半後唐同光初孔謙以軍儲不充百官俸錢數多而折之非實請減半數而支實錢是後所支半實俸復從虛折宋朝大約從唐所定其非兼職者皆一分實錢二分折支景德罷兵之後始詔俸當給他說者京師每千給實錢六百在外四百則今折俸之始也祥符五年十一月詔又定加文武官月俸

釋史彙編

卷之八十

七

元三

職田

孟子曰卿以下必有圭田禮王制曰圭田無征周官有大夫之采地此職田之始也晉有芻蕘之田後魏給公田北齊自一品以下各有差武德元年十二月制外官各給職分田則職田之名唐始有之也

國朝祿秩

皇明定制百官俸給皆支本色米石如知縣月支米七石歲支米八十四石足穀養廉用度後改四品以上三分本色七分折色五品以下四分本色六

分折色後又改外官月支本色米二石其餘俱支折色其折色以鈔爲則每米一石折鈔十五貫或二十貫每布十疋折米二十石京官折俸四五年不得一支外官通不得支俸祿之制果能守哉欲禁貪婪是以難也

吏祿

筆談曰天下吏人素無常祿惟以受賂爲生熙寧三年始制天下吏祿而設重法以絕請託事物紀原

將馬事例

將軍馬日給料四升草十五斤校尉以下馬俱三升

釋史彙編

卷之八十

七

元三

選將軍五尺三寸担城磚十五塊重四百斤方爲中式隸錦衣衛月食給米二石五斗侍衛二十年以上得冠帶此係 詔書內事例不爲常格其數幾千人每直三百二十四人共四十八人身幹最長分兩番侍立奉天門東西各十二人其餘布立丹陛之左右

宗祿

宗人府累歲上玉牒者當不知幾何人必欲縣官一廩之此如江海塞漏卮已耳昔宋有支裔言祿者王安石難之曰七世之廟且親盡則祿況其子

若孫顧不遁而降乎言者不能對竟從減省乃近亦多議及之謂宗人無識者使限耕田凡若干畝毋得侵定制漁細民是且足以自活其有識者使習制科與王親等毋得官京朝掌外印是且足以自寬又安有以嚴城為桎梏以貧身為衣食者甚哉非強本之術也

內侍類上

漢闡寺

梁真專政忠臣伏缺鎖義士竄草野桓帝與之同聲若甘心焉及陳受之歟鄧香妻宣之告然後發怒

神史彙編 卷之八十

主

與諸闖謀而誅之前豈無大於此可怒之事可誅之卻乎受蓋小黃門徐橫所引而宣則中常侍袁赦之鄰故也帝之討賊一出於宦官之意一成於宦官之力無怪乎嬖寵闖侍自是日橫而忠臣正士重為之齏粉也

賢內侍

齊有宦者內參田鵬鸞本蠻人也年十四五初為闡寺便知好學懷袖握書曉夕諷誦所居卑末使役苦辛時伺閒隙周章詢請每坐文林館氣湍汗流問書之外不假他語及觀古人節義之事未嘗不

激沉吟久之後被賞遇賜名敬宣位至侍軍開府後主之奔青州遣其西出參伺動靜為周軍所獲問齊王何在給云已去計當出境疑其不信毆捶斷之每折一支辭色愈厲竟斃四體而卒顏氏家訓

宦官監軍

景祐末西鄙用兵大將劉平歟議者以宦官監軍主帥不得專致平失利或請罷諸帥監軍仁宗以問宰相呂文靖公公曰不必罷但擇謹厚者為之仁宗委公擇之對曰臣待罪宰相不當與中貴私交何由知其賢否願詔都知押班保舉有不稱者與

神史彙編 卷之八十

市

同罪仁宗從之翊日都知叩頭乞罷監軍士夫嘉公有謀夫不動聲色坐罷監軍哲人舉事固自不凡陳竇之禍皆由謀之不足也是以君子立朝貴有智鵬林子

破筒潑菜

童貫自崇寧二年始以入內侍省東頭供奉官奉旨差往江南等路計畫置景靈宮材料續差往杭州製造御前生活又差製造備蓋集禧觀齋殿本命殿火德真君觀自此進用遂被寵遇兩邊用兵又以功進於是緝細無遺其門至以蔡京為比

當時天下諺曰打破箇潑了菜便是人間好世界而朝廷曾不活也二人卒亂天下

童貫十罪

北盟會編載宋臣劾童貫十罪中有曰服食之侈上擬乘輿嬪御之盛潛窺宮禁其罪十也貫以閹宦蓄嬪御正與唐高力士娶妻者相同

宦官有妻

前代宦者亦有妻石顯傳丞相御史條奏顯舊惡免官與妻子徙歸故郡憂歿元魏時御史蕭忻疏云高軒和轡者莫非閹官之娶婦胡馬鳴珂者莫非

稗史彙編

卷之八十

五

三十七

黃門之養息高力士傳河間男子呂玄晤吏京師女國妹力士娶之玄晤擢刀筆吏至少卿李輔國傳帝為娶元權女為其妻擢以故為梁長史朱子語類梁師成妻蘇叔黨范温皆衰經臨哭此事皆昭代所無也

宦官娶妻養義子義婿

元順帝時中官趙伯顏不花乃擒契丹之士時年已踰三十妻子具矣憐其才而止刑其勢為奄人命為樞密院使不花不捨其妻仍與之共處然唐李輔國特娶元權女漢曹騰有養子養女始自四人

效之亦治世所無也

閹人通用

制人臣惟勲戚家得用閹者然亦有數觀韓文公上宰相書足三及門而閹人辭焉是唐之宰相有閹南村輟耕錄載胡叅政能折節下士毋虞閹人不為通刺是元之叅政有閹可見二代官稍顯者皆得用閹豈古今制不侔歟抑或以閹寺本為守門之役故凡人家守門稟白之槩以閹稱歟

內官讀書

洪武中內官僅能識字不知義理永樂中始令吏部

稗史彙編

卷之八十

十六

三十五

聽選教官入內教書正統初太監王振於內府開設書堂選翰林檢討正字等官入教於是內官多聰慧知文義者然其時職專辦內府衙門事出差者尚少宣德間差出頗多然事完即回今則干預外政如邊方鎮守京營掌兵經理內外倉場提督營造珠池銀礦市舶織染等事無處無之嘗在通州遇張太監交趾人云永樂年間差內官到五府六部稟事內官俱離府部官一丈作揖路遇公侯駙馬伯下馬旁立今則呼喚府部官如呼所屬公侯駙馬伯路遇內官反回避之且稱呼老爹矣

園

記

選用閹人

京畿民家羨慕內官富貴私自奄割幼男以求收用亦有無籍子弟已婚而自奄者禮部每爲奏請大率御批之出皆免死編配口外衛所充淨軍遇赦則所司按故事奏送南苑種菜遇缺選入應役亦有聰敏解事躋至顯要者然此輩惟軍前奄入內府者得選送書堂讀書後多得在近侍人品頗重自淨者其同類亦薄之識者以爲朝廷法禁太寬故其傷殘肢體習以成風

神史彙編

卷之八十

七

內官忠能

洪武間雲哥南粵人守西華門知丞相胡惟庸謀逆冀其因隙以發未幾胡誅上所居井湧醴泉邊上觀之車駕當西出公聞慮上及禍奔衝蹕道勒馬啣以言氣喘舌缺不能達上怒不敬左右撻撻亂下公垂死忍痛指賊第上悟遂命左右回駕登城近胡第而觀之見其內伏壯士於屏帷間數匝亟還則罪人就縛時召公則息絕矣遂贈官賜葬地於鍾山之西至今春秋祭焉又沐敬建文朝太監從永樂征北逾月不與虜遇人馬困

上猶未已也敬諫再四上晉之曰反蠻敢

爾敬仰視曰固不知誰是反蠻上怒命曳斬之

顏色不動上曰我家養人皆若人豈不有益釋

之金英不知何許人正統己巳虜騎薄都城廷議

有欲南遷者英大言曰死則君臣一處死爾敢有

以遷都爲言者上命必誅之衆心稍定惜不知

英始終也

陳蕪恩寵

陳蕪交趾人永樂丁亥入內侍皇太孫宣廟既

御極即陞御用監太監賜姓名曰王瑾字潤德

神史彙編

卷之八十

六

又賜蕭慎圖書武定州下賜玉帶金鞍廐馬及金

帛寶楮陳廬陵循誌云東夷北虜西戎南閩竊發

蕪皆與征行皆被重賜又嘗被賜詩章又範金爲

圖書曰忠肝義膽曰金貂貴客曰忠誠自勵曰心

跡雙清以賜之且與兩夫人及養子陳林一官今

亦從其姓曰王春景泰中疾命太醫院官八人

絡繹齎御藥往視中官遺金帛飲饌問安不絕于

道既卒官其家與其從者十二人賜祭賜帛賜

鈔五十萬緡諸內臣恩寵鮮有出其右者蓋蕪又

有抱保皇子之功誌秘不言也中官之寵任肇

於永樂中如孟繼諸人可知門後益盛矣嘗記童
稚時無過太倉封西洋寶瓶勢張甚此志所不具
聞燕性慈仁而其下人則不可犯蓋中官這病云

神史彙編卷之八十

卷之八十

七

史彙編卷之八十一

海右開民王圻纂集

職官門

內侍類下

王振黷貨

張太后崩王振始弄權正統某年雷擊奉天殿賜吻
敕群臣言得失翰林侍講劉球上言十事一言
上宜親政務權不可移于下振覽之怒以錦衣衛
指揮馬順為爪牙令以他事于陛前猝去球不知
所以但曰必訴 太祖太宗遂支解其體自是人
緘口不敢言球覓附順子數順之罪順乃命緇流
誦經度之振既得權喜人趨附廷臣初不知數以
微譴罪人人始惧兵部尚書徐禧工部侍郎王佑
僉邪小人首開趨附之路百計劾勤極盡諂媚之
態衆聞知皆具禮進見初惟府部院寺大臣以後
百執事在外方面俱習以為常 朝覲日大開其
門郡邑庶職能具禮者無不進見以百金為尋常
至千金者始得一醉飽而出由是以廉者為拙以
貪者為能被其容接者若登龍門上下交征利如
水去隄防勢不可止君子付之太息而已

神史彙編

卷之八十一

十一

三十一

王辰怒不預宴

世言王振之橫也公卿皆往拜于其門 天子亦以先生呼之三殿初成宴百官故事宦官雖寵不預外廷之宴是日 上使人視王先生何爲振方大怒曰周公輔成王我獨不可一坐乎使以聞 上爲感然 命東華開中門出入振至問故曰 詔命公由中出入振曰豈可乎及至門外百官皆候拜振始悅

王振追復元官

正統壬戌張太后既崩王振尤無忌憚作大第于皇城東又明年作智化寺于所居東以祝釐自撰碑文土木之難言者論其擅權誤國或有謂振陷虜爲所用者振族黨並坐誅夷居第没入于官後爲京衛武學天順改元振黨以聞 裕陵大怒云振見殺于虜乃朕親見追責言者失實皆貶窜 詔復振元官命于智化寺北塑像祀之 敕賜祠額曰旌忠

王振止遊幸

北京功德寺後宮像設工而麗僧云正統時張太后嘗幸此三宿乃返 英廟尚幼從之遊宮殿別寢

皆具太監王振以爲后妃遊幸佛寺非盛典也乃密造此佛既成請 英廟進言于 太后曰母后大德子無以報已命裝佛一堂請致功德寺後宮以扇厚德 太后大喜許之 命中書舍人寫金字藏經置東西房自是 太后以佛及經在不可就寢遂不復出幸當時名臣尚多而使宦者爲此可嘆也

曹欽之變

曹欽逆謀既就知朝廷以七月某日寅時出師征麓川期以其時爲亂先日以語都督吳瑾瑾其妻姪也令以兵從瑾陽許之曰斯事非有內應殆難爲接手欽即以屬之令與守門者通謀瑾諾之曰翌旦必伺吾報始可舉兵欽亦諾之瑾遂去匿他所作奏請翌日勿遣兵第不開朝門以伺其變奏成不敢命人書瑾書素不善勉自寫之大字數行而已薄暮詣宮門呼守兵自門隙投奏入語門者奏有急情須即上之比欽伺至鷄鳴猶不見瑾來欽往問其家人家人曰瑾自昨日早出竟未嘗歸欽色動知爲所賣矣即往索諸門旁得之投之以兵墮溝中遂被射死朝廷得奏不啓關欽等擁衆馳馬

長安東街天大明城門猶未闢欽知事露無以爲計第索二三大臣將殺之軍卒無紀律騎馳縱橫市中欽入朝房朝士奔迸遂殺遼景寇都御史深方俯首着靴欽以大刀斫其首身破而兩旣而孫懷寧鏜提兵來襲欽戰敗伏誅頃吏事定方戰時孫令士巡街大呼居民令勿開門故無誤嬰鋒鏑者已而朝門開即傳宣街市覓瑾不得內中接次遣人傳呼有藏得瑾賞若干無應者午後方得其屍于溝遂收葬之與寇深皆蒙恤典瑾贈恭順侯後追封涼國公謚忠壯欽旣敗捕其家人訊同謀者終不得家已族獨一妾賀氏在官問汝夫同謀否不知又問朝官誰爲汝夫門下人賀曰汝等無一人非吾夫門下人尚孰問官愕然無言屢易訊者賀對皆如前竟不得而賀受酷楚已甚其後乃曰有馮先生特厚馮先生者山陰馮益損之也捕之來馮佯不識賀醜詬賀曰馮先生胡詬爲何事吾夫獨與君密議不記一夕吾夫問古有宦官家爲天子乎先生言曹操乃曹節家人竟成帝業吾夫大喜鵬先生尚命妾侑飲庸何諱乎益無語與賀對斬於市或曰孫始佯與欽連謀人孫帥兵

東坡志林

卷之八十一

四

三月十九

孫言馬浪素乘熟者欽令十勇士隨孫往取馬孫入門輒鎖之重重入幾十兵于家從後門出治軍嚴欽欲殺孫之子孫遂成藏渠之勳時欽遍覓大臣惟寇遇害及執李相賢頻擬以刃而釋之索王尚書朝尚書正在一室窘迫一主事長犬有力遽負王適而免王後擢此人要津時呼爲馭官人

阮安

太監阮安一名阿留交趾人爲人清苦尚介潔善謀畫尤長于工作之事其脩營北京城池九門兩宮三殿五府六部諸司公宇及治塞楊村驛諸河皆御史梁綱

卿史梁綱

卷之八十一

五

三月十九

中官才調

成化間太監黃賜常膺朝審之命時陸公瑜爲司寇王恭毅公榮爲廷尉二公名臣持論侃侃初不因黃有所低昂有兄與人爭弟庇之因而致死者法司奏當以歟黃欲從末減二公持不可黃大言曰

同室之人闢者尚披髮纓冠而往救之況其兄乎正在矜疑之列二公無以應卒免死戍邊乃知宦官攬權必其才術有動人主非特左右承順而已

西廠屈辱無辜

五月十九日罷西廠上使御馬監太監汪直即西廠審問妖尼遂以校尉百人與直專以伺察為事而百戶韋英為直鷹犬遣人四出所得賊吏一二然自達官以下許先報後聞凡文官無辜受其屈辱者甚多御史黃本以道遇韋英失敬遂為英鞭撻不可言左都御史李實迎候風旨惟恐或後復

神史彙編 卷之八十一

六

三百五十四

與英結為父子恬不為耻自後尚書以下人人自恐至內官黃賜等亦受窘迫賜等拉內閣商輅等及六部尚書同日奏直年幼不識世務韋英奸惡小人害及無辜有傷政體上即日令革去西廠官校各回原籍看役汪直入內

覃吉識大體

東宮官典璽局郎覃吉廣西人自云九歲入內其人亦溫雅誠篤之士識大體通書史議論方正雖儒生不能過輔導東宮之功為多大學中庸論語等書皆其口授動作舉止悉導以正暇則開說五府

六部及天下民情農桑兵務以至宦官專權蠹國情弊悉直言之曰吾老矣安望富貴但願得天下有賢主足矣上嘗賜東宮庄吉備陳以不當受曰天下山河皆主有何以庄為徒勞民傷財為左右之利而已竟辭之東宮嘗隨老伴念高王經而吉適至殿下駭曰老伴來矣即以孝經自携吉跪曰王得無念經乎曰否吾誦孝經爾其見畏憚如此東宮出講吉必使左右迎請請畢則詔東宮官云先生吃茶茶局丞章端頗不以為然吉曰尊師重傳禮當如此

神史彙編 卷之八十一

七

三百五十五

內官奏罷進奉

各鎮守內官競以所在土物進奉謂之孝順陝西有木實名榲桲肉色似桃而上下平如柿其氣甚香其味酸澁以密製之歲為進貢然終非佳味也太監王敏鎮守陝西時始奏罷之省費頗多敏本漢府軍餘善躡鞦

王振禁內侍

皇明中官自正統年間以來專權擅政者固常有之而傷害忠良勢傾中外者莫如大監王振然宣德年間朝廷起取花木鳥獸及諸珍異之好內官

接跡道途騷擾其矣自振秉內政未嘗輕差
出外十四年間軍民得以休息是雖 聖君賢相
治効所在而內官之權振實挽之不使波溢肆及
天下陰受其惠此亦不可掩也

宋昌墓宋濂

宋景濂先生以學際遇 高皇禮眷特優洪武十四
年其孫某犯罪舉家當坐重辟 上不忍特赦宋
景濂安置四川茂州未至歿于夔府葬蓮花池山
下成化間墓圯巡撫都御史池州孫公仁爲遷葬
成都適蜀王府宋承奉昌新作壽藏于成都東門

卷之八

卷之八

八

三

外孫公令人求以葬先生承奉聞其同姓人也慨
然許之因以墓焉計其直可費白金千兩夫 開
國以來將相大臣功名富貴烜赫一時者多矣沒
齒之後陵谷變遷皆不能保其墳墓非國有恩典
誰復爲經營之先生歿百餘年矣而其良會如此
益有以見秉彝好德之心不以遠近親疎而有間
也

懷恩

司禮太監懷恩成化初以祖充雲南某衛軍乞取其
族子一人爲後尋官之太倉有武職以將才舉者

久不選寅緣其族求官恩答其族子而推之都御
史王公越嘗至其內宅恩命小宦者三三人以頭
拄其腰而出之越之不得入兵部王公恕之得召
爲吏書皆其力也成化末邵妃方挾寵 上將有
廢易意召恩與之謀恩叩頭曰此朝廷大事不敢
苟且明早退朝當與內閣大臣議之 上以爲然
明日將臨御呼恩左右以疾對使問之云本無疾
昨聞 聖旨驚成疾耳由是事不諧而止未幾發
遣司香皇陵 今上即位復召入多所匡正卒于
官

神史彙編

卷之八

九

三

林俊之効繼曉也下之詔獄事且不惻懷恩叩頭
曰不可自古未聞有殺諫官者我 太祖太宗之
時大開言路故底盛治今欲殺諫官將失百官之
心將失天下之心奈何臣不敢奉詔 上大怒曰
汝與俊合謀誅我不然彼安知宮中事舉所御硯
擲之恩以首承硯不中復怒仆其卓恩脫帽解帶
于御前號哭不起曰不能復事 陛下 上命左
右扶出至東華門使謂鎮撫司曰若等諂梁芳合
謀傾俊俊歿君等不得獨生乃還歸卧于家曰中
風矣不復起視事 上無可奈何命醫調治使者

千道倭獄得解

章璽以寶石求進鎮撫司命懷恩傳旨恩曰鎮撫掌天下之獄極武臣之美選也奈何以貨得之不肯傳上曰汝違我命乎恩曰非敢違命恐違法也不得已乃命覃昌傳之恩曰倘外廷有諫者吾言尚可行也時俞子俊爲兵部尚書恩諷之曰第執奏吾爲從中贊之俞謝不敢恩歎曰吾固知外廷之無人也時都御史王恕屢上疏切直恩力扶之卒免于禍每怨疏至恩則歎曰天下忠義一人而已及弘治初言路大開進言者過爲激切或指

稗史彙編

卷之六十一

十一

三百七十一

內臣爲刀鋸之餘覃昌大怒恩曰彼言是也吾儕本刑餘之人又何怒焉初內帑之積金凡十窖窖凡若干萬蓋累朝儲之以備邊未嘗輕費景泰末頗事奢侈英宗在南內聞之歎曰累世之積其盡乎甫復位即往視之則金皆在缺其一角耳旋節他費補完之成化中梁芳韋興等作奇技淫巧禱祠宮觀寶石之事興于是十窖俱罄懸久之上一日指示芳等曰帑藏之空皆爾二人爲之興惧不敢言芳仰而言曰臣爲陛下造齊天之福何謂虛費因數三官廟靈言之類曰此皆陛下

後世齊天之福也上不懌起曰吾不與汝計後

之人必有與汝計者指東宮也芳等退而惧寢

食俱廢是時上鍾愛興王或爲芳計曰不如

勸昭德勸上易立興王是昭德無子而有子

興王無國而有國如此可保富貴于無窮豈直免

禍哉芳大以爲然言于昭德昭德勸易儲時懷恩

在司禮監曰此事只在懷恩上召懷恩微露其

意思免冠叩頭曰奴婢竊不敢從寧陛下殺恩

無使天下之人殺恩也伏地哭泣不起上不懌

而罷恩退閉門不出詔往鳳陽守陵恩既去次

稗史彙編

卷之六十一

十一

三百七十一

及覃昌昌曰以懷太監之力量尚不能支我何能爲憂不知所出或爲之謀曰不如謀之閣下使分其責昌以爲然于是各賜金一篋乃詣閣下言之萬安默然不對次劉吉亦默然上又質責昌昌無以容屢欲自縊死會泰山震內臺奏曰泰山東岱應在東朝得喜乃解上曰彼亦應天象乎曰陛下即上帝東朝上帝之子也何謂無應上首肯始詔爲東朝選妃不易太子矣弘治改元逐左道革傳奉罷採買起端毅王公爲冢宰勒萬閣老安致仕皆懷恩力恩在內璫中最賢

何文鼎

文鼎餘杭人性儉好讀書冬夏衣服止是數襲弘治間目見張后兄弟出入宮中心甚忿以爲祖宗法度不許外人到此一日孝宗與張飲偶起如廁除御冠于執事者張戲之又帶酒污宮人鼎遂持瓜候宮門擊之賴李廣太監傳諭得脫明日上疏隨被張后杖歿海子時翰林某有詩曰外戚擅權天下有內臣抗疏古今無道合比于惟異世心于巷伯却同符之句又以皇親入禁城觀燈諸事極言下錦衣衛雜治究所主者文鼎曰有

神史彙編

卷之十一

十一

兩人但不可執按曰姑言之曰孔子孟子也文鼎亦猶能于禁中搜銅缸作聲若稱冤者上特命勒碑祭之人言文鼎少習舉子業能古文詩壯始闊也

蕭敬

蕭敬閩人知累朝制度而且勤學善書弘治間當國甚憚時宜正德間內臣用事蕭不與其黨景泰間興安剛直亦俱可取

中官孝義

陳榮者弘治中爲太監管珠池知書有守謁陳獻章

步行二十里無難色好施予所得俸給皆以分餉兄姪或往求索而無餘銀毀所用銀器與之奉母尤孝謹一物不以食母必不先嘗母卒孺慕哀毀儒者弗能逮其篤疾也口呼老母不絕聲左右言母死久安得來曰吾適見之耳蓋慕思之極見于夢寐云

李廣納賄簿

弘治中太監李廣以左道見寵任權傾中外大臣多賄求之戊午歲建毓秀亭于萬歲山下旣成後適一小公主患痘瘡衆醫莫効廣飲以符水遂殤宮

神史彙編

卷之十一

十一

中方歸咎于廣未幾清寧宮灾有謂亭之建年月不利犯坐殺向太歲故有此灾大皇太后怒云今日李廣明日李廣與工動土致此灾禍累朝所積一日灰燼廣俱飲鴆計聞上意其所藏必有奇方秘書即命內侍搜索遂封其外宅搜得一帙納賄簿籍首進之簿中所載某送黃米幾百石某送白米幾千石通計數百萬石上因詢左右曰廣所食幾何乃受許多米對曰黃米即金白米即銀因悟廣賍濫如此遂籍沒之科道請出簿籍按名究問凡與名者各自星夜赴戚曉求救不期而

者凡十三人月下見輪影幢幢而一人獨乘輜輶事雖得寢而納賄者之名一一盛傳于朝野人亦安然無復羞愧賴上英明終漸去之

錢能

王端毅巡撫雲南回錢塘吳公誠代之太監錢能遣都指揮吳亮迎宴于平夷亮回能問這巡撫比王某何如亮曰這巡撫十分敬重公與王某不同能微笑曰王某只不合與我作對頭不然這樣巡撫只好與他提草鞋

劉瑾

神史彙編

卷之八十一

十四

五

王宸濠貪殘僭侈而以文行自飾正德二年知政歸宦官陰賂劉瑾以希寵幸使南昌儒學生徒頌已孝行迺相中達撫按官奏聞降勅褒獎刑部侍郎李士實者南昌人素有詩名且善書暨致仕王招致厚遇之遂爲知己陸完者蘇州人爲江西按察司獨爲王所器重常曰陸先生他日必爲公卿士實完以是皆心附王寧府南昌護衛并屯田天順間以事革罷王賂瑾復得之又納賄于瑾薦完與士實可當巡撫都御史之任瑾令吏部舉完爲都御史巡撫宣府士實以侍郎改都御史巡撫

完見劉瑾言動遲緩瑾怒以爲不稱任改試僉都御史巡撫完家巨富厚賂瑾得陞兵部右侍郎後至兵部尚書李士實亦得陞右都御史都察院管事瑾誅寧府護衛屯田俱革罷

劉瑾用事專抑文臣右武官尤崇重內官瑾等數人皆封贈父祖爲都督都指揮母爲夫人造墳祭葬誥命祭文皆內閣李東陽楊廷和等所撰陝西清澗縣侍郎郝志義病故其子舉人郝序援例乞祭塋瑾以爲洪武禮制文官無祭塋之例皆後來文臣專權擅加者遂下錦衣獄問發充軍山東沂水縣學士武衛病故其子乞恩亦下獄弘治間李東陽等奉准纂脩大明會典自東陽而下翰林春坊官皆陞職瑾以爲破壞祖宗制書妄雜以新例毀其書悉追奪之惟東陽不奪又以翰林官不諳事體悉調除南北部屬後瑾誅復脩會典翰林官皆復原職劉瑾欲專權盡除軋已者一日伺隙言于上調張永南京奏既可即日逐永出就道榜諸禁門不許放張永入永知覺直趨至語不合永即搏拳殿之谷大用等解之今諸近臣皆置酒和解由是永深惡瑾會寧夏事變檄書首以誅

神史彙編

卷之八十一

五

瑾爲名且曰非敢竊窺神器也衆舉永并楊一清
徃征之至則爲變者已被獲永等至寧夏謀因此
陷瑾乃因張雄張忠等共訴于上前以謂瑾激
變寧夏心不自安陰謀不軌其形已具宜早處之
上猶豫未決衆曰少遲我等皆爲壘粉陛下
安所之乎上允其奏命牌子頭往召瑾衆勸上
親行至瑾宅近地觀變時漏下三鼓瑾方熟寢令
牌子頭入問曰上安在對曰在豹房瑾披衣出
謂家人曰事可疑矣出門有牌子頭數人執瑾就
內獄黎明送錦衣獄坐以謀反凌遲處死悉誅其
家屬抄沒財產京師稱快咸頌永功李東陽楊廷
和亦奏瑾惡以爲旬日之間二難交作悉底平定
歸功于永等封永兄富弼容俱爲伯魏彬弟英爲
鎮安伯馬永成弟山爲平涼伯谷大用弟大珰爲
永清伯又封義子朱德爲永壽伯各給券世世承
襲食祿一千石廕李東陽楊廷和梁儲楊一清子
各一人爲錦衣衛世襲正千戶辭改中書舍人楊
一清陞戶部尚書加太子太保兵部尚書王敞一
子爲錦衣百戶時劉瑾雖誅而政權仍在內臣魏
彬掌司禮監印決大政馬永成等又奏有旨凡

朝廷大事須彬等同議時東陽廷和梁儲費宏四
人在閣以窮苦魚菜四字爲題各作長詩以獻永
東陽爲窮字詩拆點畫爲句極工巧永大悅命工
刊印裝錦軸送人未久山東盜起人以爲窮苦之
應遂秘不以示人東陽又偏楊一清作平定寧夏
碑頌永功德後亦不復傳
正德初劉瑾用事益務嚴刻動輒用一百五十斤大
枷枷號時給事中安奎御史張瑄因監糧數不明
枷于西東長安公生明門時暑雨不輟不敢少移
都御史劉孟以到任遲延枷於吏部門外文臣垂
首喪氣惟恐橫及主事王公守仁抗章論瑾等專
權亂政瑾矯旨捷于朝堂不死降謫貴州龍場
驛丞守仁之名由此著聞天下
武宗嗣位之初舊東宮侍衛內臣劉瑾通文墨熟世
務而性剛狠深惡文臣專權屢于上前譖毀得
進身司禮監上悉以天下奏章付瑾剖斷初亦
送內閣票旨後瑾自以私宅檢取票旨奏聞批出
專用松江人張文冕紀錄騰寫府部衙門官稟事
盈門自科道部屬以下皆行跪禮都察院一日奏
審內寫劉瑾字樣重複瑾大怒罵之都御史屠鏞

率十三道御史謝罪御史跪階下瑾數其罪斥責皆叩頭不敢仰視大小官公差出外及回京者見畢皆赴瑾宅見釋以為常瑾既奪內閣權而李東陽焦芳楊廷和皆瑾引用坐保富貴一任瑾所為而已權傾內外威振百僚莫敢誰何

正德三年間瑾等用事中外憤怨有偽為黔國公及魏國公檄書皆以誅瑾為名又有作檄書以應天府上元縣生員狄元出名謄寫于公生明門外鬻之瑾捕下獄拷訊轉展攀指竟不知其由乃遣官校詣上元縣求之亦無狄元名姓說者謂狄者夷

和史乘編

卷之八十一

十八

三百七

狄元者胡元也寓意于此耳又一日早朝畢御道遺一紙帖上親見之命拾以進乃言瑾等亂政事瑾下殿人班分付五品以下官出午門外跪聽屢分至午後不放時六月盛暑熟死者十餘人復下獄追究竟無所得

華容劉尚書大夏既致仕逆瑾知其受知先朝常欲搜致干法又被同年焦芳忌嫉會廣西土官岑猛先年被大夏與都御史潘藩奏遷廣東至是厚賂得復瑾遂以遷徙土官為非法通逮至京欲重辟下之獄廷議諸大臣不敢吐一語獨

史鏞曰劉大夏此何罪必欲致之死當擬不應瑾怒罵屠惡黨劉耶明日大臣以屠議奏瑾謀于焦芳并劉宇宇又素嫉劉者乃言劉某輕將夷人遷徙與潘藩俱發邊戍初擬廣西邊衛焦曰是送二人歸也乃定肅州衛劉赴肅州時故舊皆避不來

謝閣老為民

和史乘編

卷之八十一

十九

三百四十八

浙江紹興府勘報經明行備四人內餘姚三人逆瑾以為謝閣老遷所私執送錦衣衛鎮撫司問其一人妄招詞連謝因及洛陽瑾以為奇貨可騁宿忿笑曰今落我彀中矣言于上必欲致謝于邊戍賴李閣老曲為辨析令其為民

孫隆

中使孫隆號東瀛萬曆初年出監蘇杭織造性闊達好施尤娛情山水嘗泛石湖眺支硎虎丘飄然有天際真人之想遂嘆曰人生何必中貴即老于湖光山色間足矣所餘貲不為第館冰紈霧縠之積

悉出以點綴名山繕葺梵宇虎林吳苑叢林古刹
樓觀臺榭逶迤周遭不下百數屢悉尋蹤布巧結
境撰奇如築十錦塘建嘉清閣龍井寺拓鄂王祠
與昭慶靈隱寺葺千頃雲萬佛閣點綴林尹二叟
栖逸所尤極壯麗軒廠所費以萬計當戊巳歲時
大侵蓋假卹建以贍飢民非祇爲遊觀也若施粥
施衣仁澤難以枚舉然每念豐蔀之貼危惜東南
之財力稅使四出曲爲調停使惡少慙通至者不
得擾噪間里間蓋造福黎庶良不淺矣稱爲宦中
之俠夫豈虛哉

神史彙編 卷之八十一 十

元祐奸黨

文臣曾任執政官二十七人

司馬光 文彥博 呂大防 呂公著 劉摯

范純仁 韓忠彥 曾布 梁燾 王岩叟

蘇轍 王存 鄭雍 傅堯俞 趙瞻

韓維 孫固 范伯祿 胡思愈 李清臣

劉奉世 范純禮 安燾 陸佃 黃履

張商英 蔣之奇

曾任待制以上官四十九人

蘇軾 劉安世 范祖禹 朱光庭 姚勛

趙君錫 馬鼎 孔武仲 孔文仲 吳安持

孫覺 錢勰 李之純 鮮于侁 趙彥若

趙尚 王欽臣 孫升 李周 王份

韓川 顧林 賈易 李希純 曾肇

王觀 范純粹 呂陶 王右 豐稷

張舜民 張問 楊畏 鄒浩 陳次升

謝文雅 岑象求 周鼎 徐勣 路昌衡

董敦逸 上官均 葉濤 郭知章 楊康國

龔原 朱紱 葉祖洽 朱師服

餘官一百七十七人

神史彙編 卷之八十一 五

秦觀 黃迂堅 晁補之 張耒 吳安詩

歐陽棐 劉唐老 王鞏 呂希哲 杜純

張保源 孔平仲 湯馘 司馬康 宋保國

黃隱 畢仲淹 常安民 汪衍 余爽

鄭俠 常立 程頤 唐義問 余卜

李格非 陳璣 任伯雨 張廷堅 馬洵

孫諤 陳邦 朱光裔 蘇嘉 龔夫

王回 呂希績 吳儔 歐陽中立 尹材

葉伸 李茂直 吳慶厚 李續中 商倚

陳祐 虞仿 李祉 李深 李之儀

止平	曹蓋	楊紉	蘇嗣	葛茂宗
劉渭	柴袞	洪羽	趙天佐	李新
衛鈞	袞公適	馮伯樂	周誼	孫琛
范彙中	鄧考甫	王察	趙珣	封覺民
胡端脩	李傑	李賁	趙今時	鄧執中
石芳	金極	高公應	安信之	張傑
黃策	吳安遜	周永微	高漸	張夙
鮮于緯	呂諒卿	王貫	朱絃	吳明
梁安國	王古	蘇迥	檀固	何大受
王讓	鹿敏求	江公望	曾紆	高士育
種史稟編	種師極	韓治	郁况	秦希甫
錢景祥	周緯	何大正	呂彥祖	梁寬
沈千	曹興示	羅鼎臣	劉勃	王極
黃安期	陳師錫	干肇	黃遷	黃正
許堯甫	楊朋	胡良	梅君俞	寇宗彥
張居	李脩	逢純熙	高道恪	黃才
曹興	侯准道	周尊道	林膚	萬輝
朱壽岩	王公彥	王交	張溥	許安脩
劉士甫	胡潜	童祥	楊懷玉	倪直
蔣津	王守	陸表民	梁俊民	王陽

張裕	郁元中	葉世英	謝潜	陳唐
劉經國	應克	張恕	陳并	洪芻
周諤	蕭荆	趙越	勝交	江詢
方适	許端卿	李昭玘	向訓	陳察
鍾正甫	高茂筆	楊彥璋	廖正一	李夷行
彭醜	梁士龍	並元		
武臣二十五人				
張異	李脩	王獻可	胡田	馬諗
王履	趙希夷	任璿	郭子旂	錢盛
趙希德	王長民	李永	王庭臣	吉師雄
種史稟編	吳休復	崔昌符	潘滋	高士權
李嘉亮	李玩	劉廷華	姚雄	李基
內臣二十九人				
梁惟簡	陳衍	陳士良	梁知新	李倬
譚辰	竇鉞	趙約	黃卿從	馮說
魯肅	蘇舜民	楊僈	閻子勤	王紱
李穆	梁弼	陳恂	張茂則	張林
裴彥臣	李僈	蔡克明	王化基	王道
鄧世昌	鄭居簡	張祐	王化臣	並元
為臣不忠曾任宰臣二人				

王瑾元 章惇元

右今准尚書兵部符倫降勅命指揮立看監司廳崇

寧四年二月日此兩浙常平司所立碑時天下
監司郡守皆立之後星雲遂毀

神史彙編卷之八十一

二十四

神史彙編卷之八十二

海右閒民王圻纂集

仕進門

仕進類

仕有五瘴

景祐初梅中丞知韶州嘗為瘴說其略云仕有五瘴
急催暴斂剥下奉上此租賦之瘴也深文以逞良
惡不白此刑獄之瘴也昏晨酣宴廢弛王事此飲
食之瘴也侵牟民利以實私儲此貨財之瘴也盛
驕驕妾以娛聲色此帷箔之瘴也有一於此民怨

神史彙編卷之八十二

二十四

神怒安者必疾病者必殞雖在輦下亦不可免何
但遠方而已仕者不知而歸咎於土瘴不亦謬乎
此說深中士大夫之疾

始進以義

或問孔孟一聖一賢轍環天下周遊列國非不求進
而卒不肯遽進豈其情也先生曰君子之進不敢
苟也必於義焉則終身為榮雖後世亦榮之一或
不當終身受辱劉禹錫結王叔文元稹結崔渾峻
一遭斥逐雖悔無益武元衡以青蠅見譏書之史
冊後人讀之為之愧汗想在當時何以自處李栖

筠抗元載不得相李鄲因此突承璫得相而不願受至今猶敬重其人大抵窮達貴賤皆有分定切不可譌用其心以自取千載笑

船人

說苑晉平公遊于河而嘆曰安得賢士與之樂此也船人孟胥跪而對曰王君亦不好士耳何患無士乎公曰吾食客門左千人右千人何謂不好士乎對曰夫鴻鵠一舉千里所恃者大翮耳背上之毛腹下之毳益一把飛不爲加高損一把飛不爲加下今君之食客門左右各千人亦有大翮在其中

釋史彙編

卷之八十一

二十三

有翮者背上之毛腹下之毳耶

樹人

陽虎去齊走趙簡子問曰吾聞子善樹人虎曰臣居魯樹三人皆爲令尹及虎抵罪於魯皆搜索於虎也臣居齊薦三人一人得近王一人爲縣令一人爲候吏及臣得罪近王者不見臣縣令者迎臣執縛候吏者追臣至境上不及而止虎不善樹人也簡子笑曰夫樹橘柚者食之則甘嗅之則香樹枳棘者成而刺人故君子慎所樹韓非簡子曰夫樹桃李者夏得休息秋得食焉樹蒺藜者夏不得休

息秋得其刺焉說苑

七國用人

七國虎爭天下莫不招致四方遊士然六國所用皆其宗族及國人如齊之田忌田文韓之公仲公叔趙之奉陽平原君魏王至以太子爲相獨秦不然其始與之謀國以開霸業者魏人公孫鞅也其亡若棲緩趙人張儀魏冉范雎皆魏人蔡澤燕人呂不韋韓人李斯楚人皆委國而聽之不疑卒并天下諸人之力也燕昭王任郭隗劇辛樂毅皆趙人也楚悼王任吳起爲相諸侯患楚之強蓋魏人也

釋史彙編

卷之八十一

二十三

進士

撫言曰周諸侯貢士于天子升之太學曰造士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其事見於禮王制及周官樂正之職此蓋進士之始也撫言又云隋大業中始制進士之科蓋設科之制也

明經

漢始以明經射策取人以通經多寡補文學掌故唐乃置明經之科開元中崔元瓘上元問大義十道特務策三道宋朝定業三經義三十道

射策

漢時射策對策其事不同蕭望之傳注云射策者謂為難問疑義書之於策量其大小署為甲乙之科列而置之不使彰顯有欲射者隨其所取得而擇之以知優劣射之言投射也對策顯問以政事經義令各對之以觀其文詞定高下也晉良吏潘京為州所辟謁見問策探得不孝字刺史戲曰辟士為不孝耶答曰今為忠臣不得為孝子亦射策之遺法耳

明法

神史彙編 卷之八十一
漢新有國詔明法者得詣相府此明法之始也唐始設明法科

秀才進士

漢氏取士又有孝廉秀才二等齊宋以來州有秀才之舉隋唐之代其科最上貞觀中有舉而不第者坐其州長由是其科廢故自唐至今雖進士猶以秀才為號自漢唐之舊也蘇氏演義曰漢武有策秀才文是也李肇國史補曰進士為時所尚又矣又實由此出者終身為文人其通稱謂之秀才投刺謂之鄉貢肇元和中人益自憲宗時已為進士

之稱

試題

漢文帝始以策試取士武帝加問經疑左雄加章奏梁武帝始以詞賦唐太宗加律判及詩德宗加論及詔詰

試格

漢武帝始殿試唐太宗始設鄉試會試武后始彌封中宗初分三場玄宗始令禮部知貢舉宣宗始置登科錄唐明宗始印卷宋太宗始唱進士各分五甲而賜燕及置試院巡綽監門官真宗始印題

神史彙編

卷之八十二

五

詞賦

唐書薛登傳天授中上疏曰漢世求士必先其行魏取放達晉先門閥陳梁取士特尚詞賦唐天寶十三載始試詩賦蓋用梁陳之意云

不黜詩賦

崇寧以來專意王氏之學士非三經字說不用至政和初公議不以為疑蔡疑為翰林學士慕容彥逢為吏部侍郎宇文粹中為給事中張琮為起居舍人列奏欲望今後時務策並隨事恭以漢唐歷代事實為問詔從之未幾監察御史兼權殿中侍御

史平彥章言詩書周禮明三代之政而史特載秦漢隋唐之事伏望罷前日詔使士一意於先王之學天下幸甚紀事之史士所當學然非上之所以教也今罷黜詩賦而使士兼習漢唐故事流於俗好恐非先帝經術造士之志

大觀試格

大觀四年四月禮部奏今擬立到歲試辭學兼茂科試格制章表依見行體式露布如唐人破吐蕃賊露布之類已上用四六頌如韓愈元和聖德頌詩柳宗元平淮夷雅之類箴如楊雄箴九州又如柳宗元集編卷之八十一

宗元金石銘張孟陽劔閣銘之類誠論如近體誠論風俗或百官之類序記依古今體亦許用四六臨時取四題分作兩場內二篇以歷代史故事借擬為擬題餘以本朝故事並限二百字以上箴銘限一百字以上

二場添賦

嘗怪前元博雅之士朝野甚多以為時運如此及觀取士之法用賦乃知所謂博雅者上使然也今則抑詞章之習專欲明經致用竊謂經義策論拘於正義雖不博雅可也試於二場中仍添一賦不十

數年士不博雅者吾未之信也

貢士

周禮大司徒邦國舉賢者于王則貢舉之始也唐武德初諸州號明經俊秀州縣試取合格者每年十月隨方物入貢撫言曰武德辛巳歲四月一日勅也按辛巳武德四年云

學究

唐選舉志取士之科有明經有進士有明法有九經有五經有三經有七經有學究舉之掌選學究設科自唐始也宋朝神宗熙寧中以經術與三舍尋

三禮

唐會要曰德宗正元五年五月五日置三禮科唐百官志則云二月勅置三禮開元禮科

三傳

又會要曰穆宗長慶二年二月有奏置三傳及三禮科宋朝神宗以經義取士獨立進士明法二科餘並廢

武舉

唐選舉志武舉起武后時其始置在長安二年也唐

李太白開元三年正月十七日詔天下諸州宜教
成武藝每歲準明經進士首舉例送此武舉之始
也宋朝其科雖不廢亦不常舉神宗立武學始詔
三歲一次隨廢治平元年樞密院言不可罷奏復
之

進士科

進士科始於隋大業盛於正觀永徽之際縉紳雖位
極人臣不由進士者不以爲美其推重謂之白衣
卿相又曰一品白衫其不利者謂之三十老明經
五十少進士有老於文場者亦無恨焉故有詩云

神史彙編

卷之八十二

人

太宗皇帝真長策賺得英雄盡白頭

唐諸科名

志烈秋霜科

幽素科

詞殫文律科

岳牧科

詞標文苑科

蓄文藻之思科

抱儒素之業科

臨難不顧徇節寧邦科

長才廣度沉迹下僚科

文藝優長科

絕倫科

拔萃科

疾惡科

龔黃科

才膺管樂科

才高位下科

材堪經

邦科

賢良方正科

抱器懷能科

茂才異等

科 文以經國科

藏名員俗科

文經邦國科

藻思清華科

興風興化科

道侔伊呂科

手筆俊拔超越輩流科 直言極諫科 哲人奇

士逸淪屠釣科

良才異等科

文史兼優科

文儒異等科

傳學通議科

文詞雅麗科

帥科

武足安邊科

高才沉淪草澤自舉科

才高未達沉迹下僚科

博學宏詞科

多才科

王霸科

知謀將帥科

文詞秀逸科

風雅

古調科

詞藻宏麗科

樂道安貧科

諷諫王

文科

文詞清麗科

經學優深科

高蹈丘園

科 軍謀越衆科

孝弟力田聞於鄉閭科

博

通墳典達於教化科

識洞輶略堪任將帥科

神史彙編

卷之八十二

九

清廉守節政術可稱堪任縣令科

詳明政術河

以理人科

才識兼通明於體用科

達於吏理

可使從政科

軍謀宏遠才任將帥科

詳明吏

理達於教化科

百篇科

吳士孫發嘗舉百篇科故皮日休贈以詩云百篇宮

體喧金屋一日官衙下玉除龜蒙亦有云直應天

授與詩情百味唯消一日成其見推於當時如此

此科不知創於何代宋初亦無定制惟求應者即

命試太平興國五年有趙昌國願試此科帝御殿

命試太平興國五年有趙昌國願試此科帝御殿

命試太平興國五年有趙昌國願試此科帝御殿

出四句詩爲題云松風雪月天花竹鶴雲烟詩酒
春池雨山僧道柳泉每題五篇篇四韻至晚僅成
數十首方欲激勸後學特明及第仍詔今後應此
科者約此題爲試

德行議

楊龜山以三代兩漢人材之盛恥士以行不專以言
宋詔內外官取經明行修之士中第優其恩典庶
幾近古然不由鄉里之選又無考察之實隨衆校
牒試於有司糊名謄錄祇校一日之長且失自重
之義謂宜別立一科稍倣三代兩漢取士官人之

神史彙編

卷之八十二

十一

法而投牒乞試糊名謄錄之類一切罷之予以爲
此亦今日急務若使取用其法提調得人別設德
行一科不必責之文詞要在通曉當世之急務待
之異等必能以禮義廉隅自勵士之習熟於言語
文辭而於身心德行漫不相顧者庶改行而滌慮
矣

殿試

茲禮起于漢武帝其策賢良文曰興自朕躬是也通
典唐武后載初元年二月十四日策問貢人于洛
成殿殿試人自此始宋朝會要曰開寶六年三月

太祖御講武殿覆試宋準以下先是禮部放準等
下第徐士廉擢爲聞鼓上言知貢舉官取捨非當
卽詔禮部籍入策進士并終場經學準等並覆試
於殿廷自是爲常制編年通載云三月庚午也御
試舉人自此始

三場

貢士前漢雅射策唐初并試雜文天寶十三載舉人
問束外更試詩賦并雜文貼經爲三場通典云撫
言曰進士與俊秀同源異派兩漢有射策唐高宗
垂拱元年吳師道等及第勅批云略觀其策並未

神史彙編

卷之八十二

十一

盡善調露二年劉思玄請加試雜文神龍元年方
行三場試云

知舉貢

唐選舉志曰隋唐貢士皆考功主試開元二十四年
考功員外郎李昂爲舉人詆訶玄宗以員外郎望
輕遂移貢於禮部以侍郎主之禮部選士自茲始

開卷之弊

宋之科舉極狼狽只緣多試一日以至士子多謄公
本只書義終場自有三萬三千餘卷攷官例以雷
同冗長視之僅看二三日已厭惡矣其間好文字

多不及閱之而謀理之致官亦不能識中才之考官
恥惑於文之多又無所別白加之吏胥作弊不一
取士之法于是大壞

校士忽略

崔公銑言吾為考官時同事者謀以予為得士大槩
校士有二一曰聰明二曰鑒別三曰精神吾往見
同事者閱卷多忽略于稍可取者皆不錄及日期
將至又將未及閱者補數或又不能藻鑑疑留不
斷惟取已所已閱者未及者盡棄之吾嘗謂欲選
士子當先擇考官

神史典編 卷之八十一

三紅

近時場屋有三紅說謂醉眼紅蠟燭紅朱卷紅三紅
併一時較文欲優劣不遺錙銖亦已難矣

試題嚴肆

嘉靖中科場題目最嚴省試以正南面題杖死者葉
御史也會試以驅蛇龍題嚇死者張學士也至萬
曆間而科場題目始最肆已卯進而擬君臣相禪
則題曰舜亦命禹矣庚辰又進而擬父子相繼則
題曰王者必世矣乃今而科場字眼亦最隱吳人
呼女為因音那近既以因字為前場中婿眼閩人

呼子為因音塞安知不以因字為後場中兒眼必
且尤而效之是故惡作俑者

虜中出題

聞虜中科舉罷即曉示云後舉於某經某史命題仰
士子各習此業使人心有所定止專心看一經一
史不過數舉則經史皆通法甚好今為主司務出
隱僻題目以乘人之所不知使人獎精神檢閱茫
然無所向方是果何法也

對拜

學談曰禮部貢院試進士日設香案于堦下主司與
舉人對拜此唐禮也設為供帳有司具茶湯至試

神史典編 卷之八十一

學究則悉徹帳幕龜席之具亦無茶湯防龜幕及
供應人私傳所試經義蓋常有敗者故也

別試

唐選舉志曰開元二十四年以禮部侍郎王選其親
故移考功謂之別頭正元十六年高郢奏罷之元
和十三年又復之宋朝謂之別試所試有別頭唐
開元始

群見

唐高祖始詔舉人隨方物入貢會要曰長壽二年十

月十日劉承慶疏伏見比來天下所貢物至元日皆陳在御前唯貢人獨于朝堂拜見恐所謂重物輕人請貢人列方物之前從之此貢人群見之始也筆談曰舊制貢舉人到闕悉入對謂之群見遠方士不知朝廷儀制班列紛錯見之日至有科尋又叙經史義假設甲乙丙丁令舉人判斷

印卷

五代會要曰清泰四年勅舉人試前五日納試紙用中書省印印訖付貢院院司緣所試場數極多旋旋印紙鑲宿內中往來不便請祇用當司印後世神史彙編卷之八十一
試卷之用印自唐明宗始

殿試卷幅

殿試卷謄真以十三幅為格用紙二張每一幅十二行近見南克楊知州順明言殿試卷凡擡頭字須在格內此固是又策後仍須空十八九行以備列讀卷官名職如此卷雖不在一甲亦為二甲每科如是知此者不過十餘人往長才博學之士肆意極言於草稿及謄真時紙幅不足或陰截數段強完或有雙款或後無空行雖有見董之對不能達御覽本朝廷對策惟羅一峰極長嘗疑其十三

幅卷寧能寫此數萬字又詢諸故老云一峰既中會試于禮部領卷時自見久於場屋有志廷對願增紙以畢所欲陳禮部官壯其志許之謄真遂有二十幅時李文達進讀羅卷幾一時餘李年漸高跪久至不能起上命兩內臣掖之是年羅遂為大魁至次科會試亦有欲比羅例者禮部官以為有意希望竟不從故至今惟以十三幅為式

彌封

即糊名也唐初以試有官人按選舉志唐初擇身言書判六品以下集試初試選人皆糊名令學士考判又張說傳曰永昌中策試賢良詔李景謨糊名考覆國史異纂曰武后以吏部選人多不實乃令試日自糊其名暗取州縣案牘疑獄試之剖斷定其等第蓋糊名考校自唐始也今貢舉發解皆用其制更相抱持以望黼座有司患之近歲止令解頭入見蓋自仁宗始也

印題

宋朝會要曰大中祥符五年三月二十二日真宗親試進士於崇政殿內出三題摹印以賜益印題自此始也

巡鋪

宋制會要曰雍熙二年正月詔禮部引試分差官廊下察視勿容私相教授此巡鋪之始也初以檢視九經諸科至景德四年十二月十三日命喬希顏等始為巡鋪遂為定制

謄錄絕弊

取士至仁宗時始有糊名之律雖號至公然尚未絕其弊其後袁州人李夷賓上言請別加謄錄因著為令而後識認字畫之弊始絕

放榜

神史彙編 卷之八十一
撫言曰進士榜頭立粘黃紙四張以瓊筆淡墨篆轉書禮部貢院四字或曰文皇親以飛白書之又云象陰注陽受之狀蓋亦自唐室始也張洎賈即中談錄曰賈居常問放舉人榜貢院自用淡墨瓊書何也對曰聞諸祖說李紱侍郎將舉人命吏書之會暮卒令史王昶終其事昶被酒揮染不能加墨逮明張榜始覺無及矣一榜之內字有二體反致其妍自後因模法之遂成故事今用瓊書益益增其奇麗

長名榜

會要曰大中十年四月禮部侍郎鄭顥上進士諸家科目記十三卷勅自今後放榜訖仰寫及第人姓名仍付所司逐年編次撫言云永徽已前俊士秀才二科猶與進士並列咸亨後由文學舉于有司者競集於進士繇是趙條刪去俊秀故目之曰進士登科記其事之始疑是唐初而獨以進士登科名記當起于高宗時云

龍虎榜

貞元八年陸贄王司試明水賦御溝新柳詩其人賈駿陳羽歐陽詹李博李觀馮宿王涯張季友齊孝君劉遵古許李同侯繼穆贄韓愈李絳溫商庾承宣元結胡諒崔群邢冊裴光輔萬是年一榜多天下名雋偉傑之士號龍虎榜

葦榜

唐人進士榜必以夜書書必以淡墨或曰名第者陰注陽受以淡墨書者若鬼神之迹也世傳大羅天放榜於葦珠宮故又稱葦榜李義山贈同年詩曰同記大羅天上日葦珠宮裏詠霓裳又放榜後必有一人下世者謂之報羅使

唱名

宋勅會要曰雍熙二年三月十五日太宗御崇政殿試進士梁顥首以程式上進帝嘉其敏速以首科處焉十六日帝按各一一呼之面賜及第唱名賜第自是為始

五甲

又曰淳化三年三月四日帝御崇政殿試進士糊名考校定其優劣為五等第一至第二賜及第第三第四賜出身第五賜同出身五第之分自此為始天聖五年始曰甲

釋褐

釋史彙編 卷之八十一

十一

宋勅會要曰太平興國二年正月十二日賜新及第進士諸科呂蒙正以綠袍靴笏非常例也御前釋褐蓋自是始吳處厚青箱雜記曰世傳潘閭安鴻漸八才子圖皆策蹇重戴又禹偁贈崔遵度及第未脫白詩曰且留重戴士風多則國初舉子猶重戴矣此唐風也英宗在諒陰於及第後用其禮云

賜宴

又開寶八年賜新及第進士王嗣宗等錢百千令宴樂太平興國二年正月初七日太宗親試呂蒙正以下並賜及第仍賜宴開寶寺兼降御製詩二首

賜之此及第賜詩之始也唐制禮部放榜後勅下之日釀錢於曲江為聞喜宴近代多以名園佛廟至是官為供帳為盛集焉景德二年始賜宴於瓊林苑自此為定制按李肇國史補云曲江大會此為下第舉人其筵席簡率比之幕天席地邇來漸加侈靡皆為上列所據向之下第舉人不復預矣摠言曰曲江遊賞雖云自神龍已來然盛於開元之末今瓊林賜宴亦唐曲江杏園之事爾

題名

宋勅會要曰太平興國二年正月十二日賜新及第進士諸科呂蒙正以綠袍靴笏非常例也御前釋褐蓋自是始吳處厚青箱雜記曰世傳潘閭安鴻漸八才子圖皆策蹇重戴又禹偁贈崔遵度及第未脫白詩曰且留重戴士風多則國初舉子猶重戴矣此唐風也英宗在諒陰於及第後用其禮云

十一

題名慈恩寺為始劉禹錫嘉話錄曰慈恩題名起自張宮本於寺中閑遊而題其同年人因為故事摠言曰神龍以來杏園宴後皆於慈恩寺塔下題名又曰進士題名自神龍之後遇開宴率皆期集慈恩塔下題名

賜儒行

宋勅會要曰淳化三年三月詔以新印儒行賜近臣先是御試進士日以儒行篇為論題帝欲激勸士流熟儒行故特令雕印至是首賜新及第舉人孫何聖旨諭令依此修身為治天聖五年四月賜新

及第進士王堯臣以下禮記中庸各一本八年四月王拱辰以下又賜大學篇

謁先師

唐書劉伯芻傳伯芻子允章咸通中爲禮部侍郎請諸生及進士第並謁先師則茲禮起於唐懿宗之世劉允章請也又選舉志曰開元五年始令鄉貢明經進士至國子監謁先師是則開元之禮第施於貢士而咸通時允章所請又廣開元貢士之禮而爲之始也

慶狀元

御史彙編卷之八十一
彭文憲及第除修撰同年陳緝熙岳李方俱編修謝恩後卽詣閣下拜先生時曹翥陳循苗衷高穀四先生俱以侍即兼翰林學士下至孔目皆出錢置盛筵於後堂用教坊樂學士列坐于上予三人坐前之左講讀坐前之右餘皆傍坐謂之慶狀元蓋公宴之盛又諸衙門所無後月予三人同回席比前尤盛予出錢倍二公亦循舊典故也翰林同寅皆尚齒與諸司不同然必以類分學士自爲一類侍讀侍講自爲一類修撰編修檢討自爲一類等級截然不少紊蓋其所從來久矣

新文拔解

進士下第當年七月復獻新文求拔解故曰槐花黃舉子忙王維重陽應制詩曰四海方無事三秋大有年無窮菊花節長奉栢梁篇

探花宴

進士杏園初宴謂之探花宴差少俊二人爲探花使遍遊名園若他人先折花二使皆被罰

唐登科記

唐趙係登科記云德宗貞元七年是歲辛未刑部侍郎杜黃裳知貢舉所取三十人尹樞爲首林藻第

御史彙編卷之八十二

王

十人是榜其後爲宰相者四人令狐楚竇參皇甫鑄蕭俛賦題珠還合浦詩題青雲千里次舉貞元八年是歲壬申兵部侍郎陸贄知舉所取二十三人賈稷爲首歐陽詹第三人是榜其後爲宰相者三人王涯李絳崔羣賦題明水詩題御溝新柳

宋登科記

宋朝科舉之日試士之題取士之目各朝不同載於文獻通考可知矣至殿試復有黜者進士凡五甲朱文公之科二百三十八人文文山之科六百一人會試鎖院二月二十八十九二十則賦詩賦

我論策爲三場四月初三日御賜策一道文公之科十七日皇帝御集英殿賜狀元王佐以下及第出身同出身文山之科五月二十四日賜狀元及第以下出身賜宴謁廟日各不一其登科錄刻姓名籍貫行幾併小名小字選或有至縣丞及簿者然人才亦各稱職寔登清華不以下僚無聞

進士沿革

開寶元年因徐士廉訴知舉李昉不公帝御講武殿覆試親試自此始及第人皆賜綠袍靴笏賜宴賜詩自興國八年呂蒙正榜始分甲賜同進士出身自興國八年宋白王世則榜始封印試卷自咸平二年始置謄錄院彌封官覆考編排皆自祥符八年始唐制禮部試舉人夜以三鼓爲限宋朝率用白晝不復繼燭

衣鉢

衣鉢二字始自佛氏五祖傳心印於盧行者謂之傳衣鉢五代和凝應舉日以榜首期待後乃第五清他及知選舉見范質之文尤爲驚賞卽以第五處之語范曰欲君傳老夫衣鉢爾後范歷官皆與和同因而場屋間謂之傳衣鉢時有詩曰從此廟

添故事登庸衣鉢亦相傳及後馮當世知貢舉特擢彭器資爲首而彭官後不如馮有詩云當時已自傳衣鉢羞愧猶爲食肉僧乃爲科第云然今人動以衣鉢傳言錯矣

王維

王維右丞年未弱冠文章得名性嫺音律能琵琶遊歷諸貴間猶爲岐王所眷重時進士張九臯聲稱籍甚客有出入公主之門者爲其地公主牒京兆試官令以九臯爲解頭維方應舉言於岐王仍求庇借岐王曰貴王之強不可力爭吾爲子畫焉子

神史彙編

卷之八十二

王維

之舊詩清越者可錄十篇琵琶新聲之怨切者可度一曲後五日來維依命如期而至岐王乃出錦綉衣服鮮華奇異遣維衣之仍令齋琵琶同至公主第岐王入曰承貴王出內故攜酒樂奉醺卽令張筵諸伶旅進維妙年潔白風姿都美公主顧之謂岐王曰斯何人哉答曰知音者也卽令獨奏新曲聲調哀切滿坐動容公主詢曰此曲何名維起曰號鬱輪袍公主大奇之岐王因曰此生非止音律至於詞學無出其右公主猶異之則曰子有所爲文乎維出懷中詩卷以呈公主既讀驚曰此皆

兒時所誦習常謂古人佳作乃子之爲乎因令更
永昇之客右維風流蘊籍語言諧戲大爲諸貴所
欽囑岐王曰若令京兆府今年得此生爲解頭
誠爲國華矣公王乃曰何不應舉岐王曰此生不
得首薦義不就試然貴主已託張九臯矣公王笑
曰何預兒事本爲他人所託顧謂維曰當爲子力
致焉維起謝公主召試官至第遣宮婢傳教維遂
作解頭及爲太樂丞爲伶人舞黃獅子坐黜天寶
末祿山陷西京維及鄭虔張通等皆處賊庭洎尅
復俱囚於宣陽里楊國忠舊宅崔圓因召於私第

卿史彙編

卷之八十二

七

令畫數壁運思精巧由此從寬典貶黜亦獲善地
及賊平兄縉爲北都副留守請以已官爵贖之出
是免死累爲尚書右丞於藍田置別業留心釋典
焉出集

制科題

宋制科題有堯舜湯禹所舉如何乃漢時官中謂者
趙堯舉春李舜舉夏兒湯舉秋貢禹舉冬各職天
子所服也又湯周福祚乃張湯杜周也當時士子
以唐虞三代爲對遂無一人合者見沈氏

崔羣

陸相贊知舉錄崔羣後羣知舉陸氏子簡理被黜妻
李夫人謂羣曰子弟成長盍置莊園公曰今年已
置三十所矣謂知舉放三十人也夫人曰君非陸
贊門生乎君掌文柄陸氏子無一得進者如以君
爲良田陸氏一莊荒矣羣無以對出傳

李翱女

李翱江淮典郡有進士盧儲呈卷翱禮待之置文卷
几案間因出視事長女及并閑步鈴閣前見文卷
尋釋數四謂小青衣曰此人必爲狀頭李公退聞
之深異其語乃令賓佐至郵舍具白於盧選以爲

卿史彙編

卷之八十二

七

三

壻盧謙讓久之終不却其意來年果狀頭及第繼
過闕徑赴嘉期催妝詩曰昔年將去玉京遊第一
仙人許狀頭今日幸爲秦晉會早教鸞鳳下妝樓
後盧止官舍迎內子適庭花開有舊題曰芍藥暫
新栽當庭數朵開東風與拘束留待細君來益人
生前定固非偶然耳出詩

丁稜

盧肇丁稜之及第也先是放榜訖則須謂宰相其導
啟詞語一出榜元俯仰疾徐猶宜精審時肇首冠
有故不至次乃稜稜口吃又形體小陋迨引見卽

僥而致詞意本言稜等登科而稜頽然發汗執躬
移時乃曰稜等登三字竟不能續語而罷左右皆
笑有人戲之曰聞君善筆可得聞乎稜曰無之曰
昨日聞稜等登非筆聲耶出王
家子

越人善泗

王延拜中書舍人知貢舉吏部尚書盧紀與故相崔
協有隙時協子頽舉進士紀謂曰貢舉選士當求
實効無以虛名昔有越人善泗生子方晬其母浮
之水上人怪問之則曰其父善泗子必能之若是
可乎延退曰盧公之言爲崔協恨其父蓋及其子

神史彙編 卷之八十二

王氏
三十五

明年選頽甲科人稱其公王氏
雜錄

五老榜

天復元年杜德祥榜放曹松王希羽劉象柯崇鄭希
顏等及第時上新平內難聞放新進士喜甚詔選
中有孤貧之人宜令以名聞特敕授官故德祥以
松等塞詔各授校正制略曰念爾登科之際當予
反正之年宜降異恩各膺寵命松舒州人學賈司
倉爲詩此外無他能時號松啟事希羽劍州人詞
藝優博松希羽甲子皆七十餘象京兆人崇希顏
閩人皆以詩卷及第亦俱年逾耳順時謂五老榜

出
言

紙毬

宋藝祖以初御試特優與取放以示異不許稱門生
於私門一洗故習又承平時假手者用薄紙書所
爲文揉成團名曰紙毬公然貨賣

狀元八十及第

梁灝八十二歲雍熙二年狀元及第其謝啟曰白首
窮經少伏生之八歲青雲得路多太公之二年後
終秘書監卒九十餘

狀元給騶從

大中祥符八年蔡文忠公狀元及第真宗視其狀貌
秀偉舉止安重顧謂宰相寇萊公曰得人矣因詔
金吾給騶從傳呼狀元給騶從始於此也

四元

王沂公歐陽公登第皆有三元之目沂公自鄉而省
自省而殿皆占第一歐陽則自鄉而監自監而省
皆占第一楊寔在仁宗朝自鄉舉至朝對皆第一
未唱第仁宗已顧在列曰狀元豈楊寔乎啟封果
然蓋寔有先聲徹宮禁也既得寔上甚喜在列以
得人爲賀政和中張伯綱以三舍釋褐徽宗御崇

政殿賜之及第顧知舉吏書張克公等曰人言祖宗時有三元今綱係四元果何若克公等對綱自本州升貢次公試次內含校定次上含合格次升補上等上含皆第一人所以京師有五元之目上曰可謂得人自來止說三元今張綱五處作元必不是偶中當優獎之遂除太學博士綱金壇人其後立朝有大節爲世名臣

殿試不黜

宋進士過省赴殿試尚有被黜者遠方寒士殿試不第貧不能歸多至失所有赴河而死者仁宗聞而惻然自此殿試不黜落雖犯亦收之

稗史彙編

卷之八十二

宋史

獻詩

孝標元和下第作歸燕詩留獻侍即庾承宣云舊疊危巢泥已落今年故向社前歸連雲大厦無棲處更望誰家門戶飛承宣吟諷誠恨遺才及重典禮闡孝標擢第僖宗時干化成依中丞蔡授門館一日告去作燕離巢詩主人復留之與章詩同但改落字爲墮豈化成竊孝標之舊什將傳之君謬也化成事見青瑣高議孝標事見雲溪友議

宰執子弟下第

宋史許仲宣傳仲宣子待問雍熙二年舉進士與李

宗諤呂蒙亨王扶並預廷試宗諤宰相昉之子蒙亨參知政事蒙正之弟扶鹽鐵使明之子上曰斯並勢家與孤寒競進縱以藝升人亦謂朕有私也皆下第仲宣時爲度支使仁宗朝韓忠憲公億爲參知政事子維以進士奏名禮部不肯試大廷受蔭入官唐質肅公介參政子義問鎖廳試禮部用舉者召試秘閣介引嫵罷之舊制嚴於宰執子弟如此與夫秦益公柄國而子煒孫塤皆於省殿試輒冠多士者異矣

稗史彙編

卷之八十二

宋史

祖曰吾聞穀不能教子命覆試之穀子名邴覆試仍入選因爲令曰凡關食祿之家皆令中書覆試

周邵聯魁

宋邵澤廷對日午未得一說有中貴人巡案見澤所磨京墨甚佳擬求之澤與之無吝色中貴曰主上三日前御苑中方建一亭命名曰定一上謂若人用此立說取爲狀元邵得其說揮毫如飛中貴見其文字圓奏曰陛下三日前方建定一亭一士人用以立說上大喜於是搜求此卷遂得邵澤欲置首選時已取周坦爲狀元羣臣賀曰喜陛下今日

得周邵於是澤為榜眼

東坡續志

魏公賢

宋朝引試率在八月中韓魏公當國日二蘇將就試黃門忽臥病魏公輒奏上曰今歲召制科之士惟蘇軾蘇轍最有聲望今聞蘇轍偶病未可試如此人兄弟中一人不得就試甚非衆望欲展限以俟上許之黃門病中魏公數使人問訊既聞全安方引試比常例展二十日自後試科目並在九月後相國呂微仲語及科目何故延及秋末東坡為具言之呂曰韓忠獻其賢如此深可慕爾

卿史彙編

卷之八十一

三

狀元識

黃裳叙浦人素有魁天下志唐時杜黃裳應謠云非紅非綠非衣非服泉州有柳道人遇愚僧授以要旨自能預言來兆或戲扣之今狀元何氏答曰不黑不白非朱非綠復問亦知其名迴舉衣裙以示後數日果捷報黃裳狀元

大魁識

詹駉會稽人弱冠時問前程於木杓謂之響卜聞童語黑蛇頭驄馬尾青羊騰空見魁偉識者即以其名與歲干支解曰黑蛇癸巳驄馬甲午青羊乙未

癸馬為君名迤邐至乙未年當魁天下後果應官為舍人侍從

魁兆

鄭獬安陸人初舉國子監第五謝啟曰李廣才氣自謂無雙杜牧文章止得第五臨軒前一日上以首選卷焚香祝願得忠孝狀元洎唱名乃鄭也故謝啟有何以副上心忠孝之求又徵時夢至一處小池方濶數尺甃以玉鄭回視壁上白鮮水中影頭已角出有吏曰此玉龍池故登第詩云霹靂一聲從地起到頭身是白龍翁官為翰林學士

卿史彙編

卷之八十一

三

圓丘賦程

內翰鄭毅夫久負魁望而滕甫元發名亦不在其下暨試禮闈鄭為南宮西場魁滕為南廟別頭魁及入殿試圓丘象天聖中議下筆皆得意時將唱名二公相遇各舉程文破題滕云大禮必簡圓丘自然及聞鄭賦云禮大必簡丘圓自然滕即歎服曰公在我先矣然未忘魁望及唱第鄭果第一滕果第三皆如素望

偶竊密緘

宋元祐中東坡知貢舉李方叔就試將鎖院坡緘封

一簡令其子叔黨持與方叔值方叔出其僕受簡置几上有項章子厚二子曰持曰援者來取簡竊觀乃楊雄優於劉向論一篇二章驚喜携之以去方叔歸求簡不得知爲二章所竊悵惋不敢言已而果出此題二章皆模倣坡作方叔幾於閣筆及拆號坡意魁必方叔也乃章援第十名文意與魁相似乃章持坡失色二十名間一卷頗奇坡謂同列曰此必方叔視之乃葛敏修時山谷亦與校文曰可賀內翰得人此乃僕宰太和時一學子相從者也而方叔竟下第坡出院聞其故大嘆恨作詩送其歸謂平生漫說古戰場過眼空迷日五色者是也其母嘆曰蘇學士知貢舉而汝不成名復何望哉抑鬱而卒余謂坡拳拳於方叔如此真盛德事然卒不能增益其命之所無反使二章得竊之以發身而子厚小人將以坡爲有私有黨而無以大服其心豈不重可惜哉

鶴林玉露

殿試无座主

馬涓字巨濟爲狀元乃劉元城取涓不修門生之禮曰省試有主文故稱門生殿試則天子爲座主豈可爲它人門生器之大服其言

黠鬼見夢

清漳楊汝南少年時以鄉貢試臨安待捷放邸夜夢有人以油沃其首驚而寤榜旣出輒不利如是者三竊怪之紹興乙丑復與計偕俱其復夢也榜揭之夕招同邸者告以故益市酒殺明燭張博具相與劇飲期以達旦夜向闌四壁咸寂有僕曰劉五卧西牖下呻吟如魘亟振而呼之醒乃具言初以視博方酣幸主之不呼竊就枕忽有二人者扛油甕自樓而登倉皇若有所訪顧見主之在座也執而注之我怒而爭是以魘汝南聞之大慟曰二千

吳乃侮我耶二事絕相類要知科第有定分非可以智力求也史怪

年老自嘲

詹義登科後解嘲讀盡詩書五六担老來方得一青衫人人問我年多少五十年加二十三

觸擔得魁

張客省退夫自言應舉時因醉乘驢過市誤觸倒雜賣擔子其人喧爭不已視擔中止有樂記疏一冊遂五十錢市之其人乃去張初不携文籍而行遇醉醒止閱所買樂記疏無何省試黃鍾爲樂之末神史彙編 卷之八十二 詩六十八

節論獨樂記爲詳論擅場南省遂高選明年擢甲第

覆試

端拱初宋白知舉取二十八人物論喧然以爲多遺材詔復取落下人試於崇政殿於是再取九十九人而葉齊猶擊登聞鼓自列朝廷不得已又爲覆試頗惡齊囂訟考官賦題特出一葉落而天下秋凡放三十一人而齊乃在第一

策試

呂公著知貢舉密奏曰天子臨軒策士而用詩賦非

舉賢求治之意今來廷試乞出自宸衷惟以詔策客訪治道自是上臨軒惟以策試進士呂氏家傳

燒尾

唐書言大臣初拜官獻食天子名曰燒尾蘇瓌爲相以食貴百姓不足獨不進然唐人小說所載與此不同乃云士子初登科及在官者遷除朋僚慰賀皆盛置酒饌音樂宴之爲燒尾舉韋嗣立入三品趙彥昭假金紫崔湜復舊官中宗皆令興慶池燒尾則非獻食天子也其解燒尾之義迂誕無據然謂太宗已嘗問朱子奢則其來益已久矣唐時拜神史彙編 卷之八十二 詩六十八

官例許進食昌容拜僕射獨無所進將作大匠宗進卿曰拜僕射不燒尾豈不喜耶昌容曰宰相主調陰陽代天理物今粒食踊貴百姓不足臣見宿衛兵至有三日不食者臣愚不稱職不敢燒尾何子容曰燒尾之義或謂虎化爲人唯尾不化須爲焚除乃得成人或謂龍門唯尾不化必雷火燒之乃成爲龍或又謂新羊入羣爲諸羊所觸火燒其尾則定封氏聞見錄載太宗問朱子奢以燒羊爲對夫一宴之名何關大體而爲說者誕漫不勝其異侯鯖錄石林燕語莫之能折衷焉而況非

此類者聖經文史墜簡殘編經秦煨燼出漢杓鑒
郭書而燕說之安得不紛紛於後世乎

暗號

蜀中類試主司多私意與士人相約爲暗號李璧李
璋二公皆以文名一時而律賦非所長鄉人侯姓
者以能賦稱因資之以潤色既書卷不以示侯侯
頗疑之將出門故少留候李出而踵其後至納卷
所以小金牌與吏取視二李卷子策聯皆曰日射
紅鸞扇風清白猷樽侯卽於已卷改用之既而皆
中選二李謝主司主司問此二句何爲又以與人

神史彙編 卷之八十二

李璧李璋

二李恍然他日偶有所聞終身與侯不協

蜀檮

陳修

鶴林玉露載紹興中黃公度榜第三名陳修唱名時
高宗問年幾何曰七十三問幾子曰未娶遂詔宮
人施氏嫁之時人戲曰新人若問即年紀五十年
前二十三清波雜誌又謂閩人韓南談資陳修福
州人解試四海想中興之美賦第五韻云慈嶺金
堤不日復廣輪之士泰山玉牒何時清封禪之塵
高宗親書此聯粘之殿壁

張九成

張九成及第時其對策略曰禍亂之作天所以開聖
人願陛下以剛大爲心無遽以驚憂自阻又曰陛
下之心臣得而知之方當春陽晝敷行宮列殿花
氣紛紛切想陛下念兩宮之在北邊塵沙漠不得
共此時和也其何安乎盛夏之際風窓水院涼氣
淒清切想陛下念兩宮之在北蠻氍擁蔽不得共
此疎暢也亦何安乎澄江瀉練夜桂飄香陛下享
此樂時必曰西風淒動兩宮得無憂乎狐裘溫暖
獸炭春紅陛下享此樂時必曰朔風衰丈兩宮得
無寒乎至於陳水陸飽珍奇必投筋而起曰鴈粉

神史彙編 卷之八十二

李璧李璋

腥羊兩宮所不便也食其能下咽乎居廣廈處深
宮必撫几而嘆曰穹廬脫兩宮必難處也居其
能安枕乎今閭巷之人皆知有父兄妻子之樂陛
下雖貴爲天子富有四海以金虜之故使陛下冬
不得溫夏不得清皆無所於定晨無所於省問寢
之禮何時可遂乎在原之急何時可救乎日往月
來何時可歸乎每歲時遇物思惟聖心雷厲天淚
雨流撫紉長吁思欲清蠻帳還二聖之車此臣心
所以知陛下者如此上感其言擢九成第一餘杭
凌景夏次之臣呂願浩言景夏之詞實勝九成以

景夏為第一上曰九成對策文雖不甚工然上自朕躬下逮百執事之人無所回避擢置首選誰曰不然右張橫浦對策全文錄出之著其敢言以不沒高宗容言之善

狀元宰相

皇明二百餘年為龍首者八十餘矣而入閣者止胡文穆廣曹文忠魯陳芳洲循商文毅輅彭文時謝木齋遷費鵞湖宏顧味齋鼎臣李石麓春芳申瑤泉時行數人可以為難矣較宋人咏曰聖朝龍首四十二身到黃扉止六人則又過焉

會試愆期

皇明開科取士京畿與各布政司鄉試在子卯午酉年秋八月禮部會試在辰丑未戌年春二月蓋定規也洪武癸未太宗渡江天順癸未貢院火皆以其年八月會試明年三月殿試於是二次有甲申科貢院火時舉人死者九十餘人好事者為詩云回祿如何也忌才春風散作禮闈災碧桃難向天邊種丹桂翻從火裏開豪氣滿場爭吐焰壯心一夜盡成灰曲江勝事今何在白骨稜稜漫作堆至今誦之令人傷感或云蘇州奚昌元啟作

國朝登科錄

國朝登科錄自洪武四年始蓋開科之首也大魁吳伯宗然考之於錢氏世譜云庚戌安大全榜姑蘇志云全璫則以一歲而三開科三榜取士也如乙丑之歲春榜狀元花綸秋榜狀元丁顯辛未春榜盡取南士狀元許觀夏榜六月一殿試盡取北士狀元韓克忠是一歲二開科也又有狀元張顯陳郊不知為何科相去未二百年已不得其詳

歷科狀元

國朝科第自洪武庚戌至甲寅五年皆秋試辛亥春試宋濂所謂二月入試畢三月太祖幸臨濠八月駕旋九月廷試傳臚唱名於午門外是也會元俞友仁狀元吳伯宗十五年以後仍舉秋試而春試定於乙丑方孝孺撰南畿鄉試錄序謂至甲子而始盛乙丑春試會元黃子澄狀元吉安登科錄作程以善平陽縣志作丁顯當是戊辰會元施顯狀元任亨泰辛未會狀元皆許觀即黃觀登科記作韓克忠雜志是年狀元福建陳郊太祖以一榜皆南人覆試得克忠以丁皆北人故陳郊無傳甲戌會元彭德登科錄不載狀元張信丁丑會

元宋琮吉安題名記以尹昌隆爲狀元或云宋琮陳郊皆除名故以尹昌隆爲首陳都憲鳳梧言國初有詹狀元者以事除名故登科錄缺而國子監碑亦廢疑卽是科也庚辰會元缺狀元胡靖卽胡廣廣與楊溥同與廷試初擬溥爲狀元而廣次之上偶問今年狀元何人中官以湖廣人對蓋謂溥也館閣誤聞遽以廣爲第一永樂甲申會元楊相水東日記作劉子欽狀元曾榮丙戌會元鄭文興吉安題名錄作朱縉狀元林環已丑會元陳遂是永樂七年試畢上幸北京至九年辛卯廷試狀元

神史彙編

卷之八十二

聖旨

蕭時中見王直撰錢文肅神道碑壬辰會元林誌而狀元亦擬之

三元

洪武二十四年三月廷試進士許觀等五十一人及第出身有差觀貴池人字潤伯三試居第一後復姓黃仕至禮部侍郎死於靖難妻翁氏及女二人亦死節以革除事故無傳者世但知商輅三元不知有許觀也

廷試御批

永樂二年曾榮舉狀元及第周述周孟簡次之皆江

八述與孟簡兄弟也 文皇御批榮策曰貫通經史識達天人有講習之學有忠愛之誠擢魁天下昭我文明尚資啟沃惟願良哉批述曰瓌偉之才克實之學朕用爾嘉擢居第二勿自滿假惟時懋哉批孟簡曰辭足以達意學足以明理兄弟齊名古今罕比擢爾第三勉其未至勿俾二蘇專美於世欽哉

進士分六甲

永樂中取進士六百人分爲六甲狀元曰李馬改馬爲騏驎而騏驎除名故今人罕知其尾榜者曰宜生

神史彙編

卷之八十三

聖旨

是年勅進士年二十以下者遣歸仍附本學肄業皆豫注擬其官待缺取用悉出 御意人人自擬之就註登科錄下是歲進士有林廷美者閩人儀貌頗偉 上欲俾近侍問其貫籍林以鄉音對上嫌之乃擬爲某京官林退數步復召曰這蠻子也沒這福卽改爲山東某州知州凡二任會有朝旨有司繁劇地陞一級林時在京師三司以下皆保奏林州係繁劇林當準 敕時程襄毅公信謂林曰公必與駿典然亦應稍通人事林曰我何爲爾程曰官不須爾當承青輩一語無傷林亦不

從一日倚部門吏出揖曰公某州使君乎林曰然
吏曰公在升格可賀矣林曰然吏曰某當承效殷
勤公少顧之乎林曰否吏曰再三林曰吾有銀五
錢爲日費姑以餽爾吏欲十兩林不答去吏明日
抱文書曰所司言某州保結恐三司失實異時連
坐官曰奈何吏曰當更行下軍衛其保乃可官從
之林知之窘矣問之吏吏曰公亦問我乎今欲集
事反手耳第予我金然當倍之林予之十五金吏
乃曰公高枕旅邸以伺新命候有帖子召公當來
越二日果然蓋吏又白官移文往返應得半歲期
聖

神史彙編

卷之八十一

一母二元

長樂縣民馬某娶妾生一子名鐸嫡妬不容嫁同邑
李氏復生一子馬後中永樂壬辰科狀元李戊戌
科狀元上於馬旁加其字名李騏一母生二狀
元真是異事

孫暴邢寬

甲辰賜寬等及第 上初取第一孫曰恭也嫌其名
近暴曰孫暴不如邢寬遂擢寬第一梁稔第二曰
恭第三俱用朱書填黃榜遠近稱異事云

卷飛上天

景泰辛未知貢舉官胡濙楊寧俱禮部尚書主考修
撰林文同考廣東叅政羅崇本教授學正訓導各
一是歲 廷試王越卷飛上天復給卷足成之或
云墮於朝鮮次歲進還 上悅擢越御史後拜威
寧伯爲文臣極品

舉人贈進士

神史彙編

卷之八十一

聖

癸未二月當會試日大火焚死者九十餘人餘及主
試官俱踰越牆壁以出 上憐之贈死者進士出
身八月再試取吳錢等二百四十七人明年 廷
試初命學士陳文柯潛再命學士彭時錢溥

欽賜舉人

景泰中北京鄉試陳循王文以考官劉儼呂原抑其
子諱於上謂儼私解元徐經及所取士顛倒實不
私也 詔覆試如初定然難陳王二相特各許其
子會試時謂之欽賜舉人

欽降秀才

青靖癸卯年北京冒籍者翟鍾玉丁子載等俱發原籍肄業時謂之欽降秀才與上二事正相對云

曹魯

皇明狀元曹魯爲人疏通俊爽初爲教官不樂願得繁劇一職乃改泰和典史益進學不倦復修舉子業遂登進士第西楊先生嘉其志薦入經筵復入閣與政士林榮之自東楊歿後議大事多決于魯明敏之才頗相類焉雖王振恣橫亦曲加禮敬沒于土木之難

詩識

和史彙編 卷之八十一

聖三十四

正統三年六月開科取士而吳學之得舉者三人周郁爲春秋魁第四名張獻第十一施槃第十五既而赴會試槃作詩留別其詩有日紅雲紫霧三千里黃卷青燈十二時又咏蝴蝶云莫怪風前多落魄三春應作探花郎已未果狀元及第

會試謬誤

天順初元會試同考官多出於權貴所薦引及揭曉日錄文謬誤去取徇情訪議洵洵無名詩詞紛然雜出一排律云 聖主開科取俊良主司逃謬更荒唐薛瑄性理難包括錢溥春秋欠主張吳節只

知貪賄賂孫賢全不曉文章問仁既是無顏子配祭如何有太王告子冒名當問罪周公係井亦非常閣老賢即真慷慨總兵令姪獨軒昂榜上有名誰不羨至公堂作至私堂蓋許道中之子及石亨之侄皆以私取而錄文論語題節去顏子起克已復禮爲仁孟義本公都子之言而云告子故詩中備言之其他招擬祭文不可勝紀

丙戌科目之盛

成化丙戌科至弘治辛亥二十六年間同年在京仕至尚書二人右都御史一人侍郎四人副都御史

和史彙編 卷之八十一

聖三十四

七人僉都御史三人卿三人少卿一人通政二人祭酒二人在外布政使七人叅政十五人叅議十七人按察使十一人副使三十三人鹽運使一人知府五十七人雖存亡不一通計腰金者一百六十六人故近時言科目之盛者多以丙戌爲首稱然其間如羅倫上疏論李文達奪情起復之非卒著爲令章懋黃仲昭莊景諫鰲山燈火之戲陸淵之論陳文謚莊靖之不當賀欽胡智鄒已張進祿輩之劾商文毅姚文敏強真之劾汪直陳越皆氣節凜然表表出色後來各科在翰林科道部屬者

皆無此風此丙戌科所以爲尤盛也

選庶吉士

天順間春廷試進士第一甲王一璉等三人後數日
上御文華閣召李賢諭曰永樂宣德中常選庶
吉士教養待用今科進士中可選人物端正語音
正當者二十餘人爲庶吉士可止選北方人不用
南人南方若似彭時方選取賢出以語時時疑賢
欲抑南人進北人故爲此語因應之曰立賢無方
何分南北賢曰果上意也奈何已而太監牛玉
復傳上命如前令內閣會吏部同選時對牛玉

稗史彙編

卷之八十二

聖

三十五十四

九科得士最盛

皇明成弘間天下舉人會試禮部者數踰四千前此
未有也自成化丙戌至弘治庚戌九科而南畿會
元七人前侍講學士崑山陸鼎儀禮部侍郎冊徒
費廷言今少宰長州吳原博侍讀學士吳邑王濟
之考功郎中泰州儲靜夫刑部郎中吳江趙栗夫
翰林修撰華亭錢與謙是也七人中吾蘇四人焉

明文運其盛南畿而猶盛吾蘇也況原博與
謙皆狀元及第鼎儀及第第二濟之及第第三其
他凡不由會元狀元及第者毛憲清朱懋忠亦蘇
人而濟之與賀其榮又南畿鄉試第一吁盛矣哉

得東掇魁

皇明成化辛丑科山東劉珥在內閣其西席乃餘姚
黃珣也一日劉使其子送東於黃曰漢七制唐三
宗宋遠過漢唐者八事亦可出乎黃答曰但刻本
常有之蓋劉之意欲西席詳考策掇魁而黃則
未盡領會也他日黃之鄉里王華來訪見案間此
東意或謂廷試策問也歸即操筆成篇至日果問
此策王遂大魁天下而黃居第二黃固不當漏泄
此東而劉亦不意爲他人所得也此與東坡送東
與李方叔而爲二章所得事頗相類嗚呼豈非其
數耶

稗史彙編

卷之八十二

聖

三百五十二

京官主外試

國初考試官雖儒士亦在所聘惟其人而已後專任
教職乃有遺珠之歎弘治甲子禮部議各省主試
以進士爲之而不拘見任致仕故少卿楊濂以服
闋主浙江試主事王守仁以病痊主山東試言官

劾楊爲不孝王爲不忠法遂廢至嘉靖戊子復行之而兩畿同考亦用京朝官僅兩試而止萬曆乙酉以來行之不變

廷試愆期

正德五年二月會試取中式舉人三百三十名禮部請殿試時楊閣老廷和議稱臨軒策問必天子親御且因是或早有廻鑾之機一向未舉延至冬未回次年辛巳今上卽位方御西角門賜策問乃五月十五日也又次日放榜賜楊維聰爲狀元餘如制內浙人史立模常得夢云汝已年

神史彙編

卷之八十一

果

三百三十五

進士衆以爲寅申已亥非開科之年恐無分耳至是始驗云

楊慎

皇明制殿試讀卷大臣凡有親屬與試俱請迴避正德末楊少師廷和在內閣其長子慎會試既列名第二將殿試廷和亦以迴避請不准卽入是科慎遂爲大魁慎能詩其舉業亦可以取高第但爲大魁尚未服衆志其父復在讀卷官列人愈疑當時有送一詩于楊末云假使四公皆有子狀元不識着誰填盛爲衆所傳時內閣有四閣老故詩云云

章禮

嘉靖中會稽章禮始爲諸生後棄之走燕仍得入試主試者甫閱其卷有巨幘鼓甲而前異之遂置第一時衆論以章昂籍首薦攻之急事聞世廟問璫者曰何謂昂籍璫者對曰各省士子以順天籍獲雋者名之爲昂世廟曰普天下多是我的秀才何得言昂卽是年試題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世廟因閱章卷詰主試者曰此卷何以冠多士對曰各卷只言五臣之賢惟此卷先發太堊如舜原足治天下而又得五臣所以天下益歸于治深

神史彙編

卷之八十一

九

得尊君之意允宜首薦

世廟大喜昂籍遂寢

仕進門

雜宦類

世廕

尚書大禹謨皋陶稱舜之德曰賞延於世則世廕之始蓋起於有虞氏 宋朝任子令最廣即位推恩郊祀推恩七品以上率有任子宰相之子即授六品清銜任子有官至宰相者任子之子有復廕為宰相者大抵宋以仁厚立國恩似過溢 皇明限以

神史彙編

卷之八十三

三

三品廕子有官至方面而不及廕者或遷轉屆期未及考而不得與恩者身為大僚而其子不免為齊民一生賢勞王事或廉慎不苟子不免於饑寒視宋世又大隘矣若方面致政歸果廉而賢者勅督學憲臣選入黌校教育以期後用亦或盛世之優典哉

彩選

彩選序曰唐之衰任官失序而廉耻路斷李賀州郡識之當而退避職任乃用投子之數均班爵賞謂之彩選言其無實惟彩勝而已宋朝劉夢瑩陳

夷佐雖各有損益而大抵取法及趙明遠唐雜任之門盡以今制專以進士為目時慶曆中也元豐末官制行朱昌國又以寄祿新格為名

權行守試

宋朝職事官並以寄祿官品高下為權行守試侍郎尚書始必除權郎真後始除試守行考之漢試守郎權也年終令吏二百石以上滿秩如真如淳曰諸官吏初除皆試守一歲為真食全俸趙廣漢守京兆韓延壽守馮翊尹翁歸守扶風皆滿歲為真是守試即權未得為真也權字唐始用之韓愈

神史彙編

卷之八十三

二

三

權知國子博士三歲為真今以權與守試分真假全無意義

階帶左右

宋孝宗初銳意經武而不樂士大夫以科目自眩有趙善俊者虞丞相允文薦之上殿遂奏曰進士任子自分兩途仕州縣者不相上下蓋由階帶左右流弊至此頃楊時常論之今華貴清途非進士自不可至豈在二字以寓分別宜如元豐官制去左右二字有肯從之初自有出身者曰左無出身者曰右犯賍者乃削而不繫及是詔下而流品混襍

天下賍吏無以示戒而貪奸白晝剽金人不以爲怪矣

選將相人

李勣每臨陣選將必相有福祿者而後遣之人問其故對曰薄命之人不足與成功名君子以爲知言

出譚
肩錄

銅臭

將錢買官謂之銅臭後漢崔烈有重名靈帝時入錢五百萬拜司徒烈名譽遂減乃問其子鈞曰外人譏我以爲何如對曰人盡嫌大人銅臭烈怒舉杖

神史彙編

卷之八十三

三

百六

擊之

承乏

鄭澣以素儉自居尹河南日有從父昆弟之孫來謁力農自贍未嘗干謁拜揖甚野澣憐之問其所欲則曰思得承乏一尉乃錦衣鄉里可也澣許之

王僧虔

江左甲族向來多不居憲臺王氏以分枝居烏衣者官位微減王僧虔初除御史中丞謂人曰此王衣諸郎坐處我亦可試爲耳

泣陛致嘲

盛度以久任泣於上前遂叅知政事王傳文倣度泣遂自龍圖學士爲樞密副使蕭定基爲殿中侍御史亦泣上前士人匿名以河蒲子嘲之一日奏事上曰聞外有河蒲子定基曰臣知之上令定基自歌於殿上既而貶之時有語曰殿院一聲河蒲子龍圖雙目泪君前

三相去國之易

大臣進退聽望所繫而館閣輔導密勿之任所繫尤重國朝閣臣之去自商文毅後皆不以禮壽光劉公一日朝退將入閣有校尉邀于路云免入

神史彙編

卷之八十三

四

三

請回公徑行翼日辭眉州萬公之去一太監到閣下摘去所佩牙牌公遂出昇轎者非其時未至徒行至朝房借馬歸遂辭傳野劉公之去一使至其家促進本辭三公之去皆甚易可疑是雖朝廷失所以禮貌之意必諸公有以自取也聞壽光以私受德王名酒眉州以認萬貴妃同族傳野以撰張繼鐵券文過遲致嫌謗未知然否

徐霖倖進

徐髯仙少有異才在庠序赫然有聲南都諸公甚重之然跡跡不羈卒以罪謫落籍後武宗南巡獻

樂府遂得供奉 武宗數幸其家在其晚靜
打魚隨 駕北上在舟中每夜常宿御榻前與
上同卧起官以錦衣衛鎮撫賜飛魚服亦異數也
後 武宗晏駕幾及於禍賴諸公素知之力爲之
保全遂得釋放還家

薦舉類

總論

做宰相要辦一片心辦一雙眼心公則能進賢退不
肖眼明則能識得孰賢孰不賢朱子嘗誦此前輩
語以爲是盡宰相之道今之宰相朝夕疲精神於

科史彙編

卷之八十三

五

應接書簡之間更不暇理會國事俗論乃稱此爲
相業要得牢籠人耳天下之大人才之衆可一一
牢籠得否耶彭思永曰牢籠之事吾所不爲王沂
公當國門下未嘗顯拔一人范希文乘間諷之曰
明楊士類宰相之任公之盛德獨少此爾公徐應
之曰思若已出怨將誰歸希文惘然嘆曰真宰相
也或問朱子沂公所云似不可爲通法朱子曰他
意不欲牢籠人才說使必出自我門下他亦未嘗
不薦人才韓魏公曰沂公爲相論其事則無可數
者論其人則天下信之以爲賢相呂申公以進賢

自任恩歸於已時士皆出其籠絡獨歐范尹旼收
旋失終不受其籠絡欽宗每對臣僚即問識胡安
國否許中丞翰曰自蔡京得政士大夫無不受其
籠絡超然遠跡不爲所汙如安國者實鮮欽宗歎
息以是觀之入人籠絡之人亦決非大賢矣

恬退薦辟

黜奔競是矣然非崇恬退必無以塞奔競之端抑僥
倖是矣然非行薦辟必無以絕僥倖之漸故太學
者始進也惟一尊魏野遂能倡陳東而數群奸賣
官者亂朝也惟三詔焦先猶足激孔融而扶末祚

科史彙編

卷之八十三

六

舉士當審

轉運黃虞部好舉恃才之士有勸之者曰太凡舉人
須舉好退者庶慎知耻舉之則志節愈堅少有敗
事若彼奔競者能曲事誦媚求人知已苟誤舉之
必致矜才好利累及舉官禍不少矣

掃門得官

漢書魏勃欲見齊相曹參無人相導勃每日平明即
往參之門掃淨街路舍人怪而問之魏勃答曰願
見丞相於是爲之通達參遂納之擢爲舍人

元弼干謁

元弼越人文蒙之子嘗以賢良方正科被召太史公極愛之嘗三薦於朝廷以太史公之薦時弼雖廢補未登科亦除陳州教授元弼好謁當途巨公嘗自咸平晨食行七十五里入都懷刺來謁中途不遑秣馬色甚瘦悴隆冬短褐冠敝履穿併日而食陳州之行太史公之賜厚矣

范質用人

范質在中書急于銓品人物凡清資華級未嘗虛授於人延士大夫講貫世務以觀器識顯德中殿中御史柴自牧補闕裴英同謁質于中書質語及民

神史彙編

卷之八十三

七

間利病因謂自牧曰嘗歷州縣乎自牧對以數任職事次問英英唐相贊之後門地自負乃曰徒勞之役惟英偶免質怒責曰質雖不才脩位宰相坐政事堂與諫官御史論生民疾苦非戲言也浮薄之徒安可居諫署英慙懼而退明日質具奏上聞英遂授散秩

劉大簡薦士

蘇老泉布衣時初未有名雅安守劉大簡獨深知之以書薦於韓魏公歐陽文忠公張文定公辭甚切至文亦高雅今人多傳其本而東坡頴濱二公獨

無一語及大簡者老泉集中與大簡往來亦止有辭召試一書耳如與大簡請納拜書蜀人至今傳之集亦不載初疑偶然耳久之又得老蘇所作大簡墓銘亦不在集中乃知編集時有意刪去不知其意果何在也

歐文忠薦蘇老泉

東坡嘗云頃年文忠歐公薦先君薦章纔上一時公卿爭先求識面交口推服聲名一日大振蓋歐公之言既取重於世而當時之人亦有喜賢好善之心無紛紛翕訛之間言也東坡云頃同黃門初赴制舉之召到都下是時同召試者甚多一日相國韓公與客言曰二蘇在此而諸人亦敢與之較試何也此言既傳有不試而去者十益八九

片紙折封

楊文公與王魏公一帖用半幅紙有折痕其略云昨夜有進士蔣堂携所作文來極可喜不敢不布聞謹封拜呈蘇子瞻曰夜得一士旦而告人察其情若喜而不寐者世言文公為魏公客公經國大謀人所不知者獨文公得與觀此帖不特見文公好賢樂士之思且得一士必亟告之其補於公者亦

多美片紙折封猶見前人至誠相與簡易平實
爲虛文安得復有隱情皆可爲後世法

按王稱東都事畧曰楊億字大年建州浦城人七
歲善屬文十一以童子召對試詩賦五篇下筆立
成太宗歎異以爲秘書省正字歷官翰林學士謚
曰文

判牒見知

歐陽公好推挽後學王向少時爲三班奉職勾當滁
州一鎮公守滁日有書生爲學子不行束脩自往
詣之學子閉門不接書生訟于向向判其牒曰禮

神史彙編 卷之八十三

九

聞來學不聞往教先生既已自屈弟子寧不少高
盍二物以收威豈兩辭而造獄書生不喜向判徑
持牒以見歐公公一閱大稱其才遂爲延譽卒成
聞人

孫夢得薦士

孫夢得爲中丞薦唐介吳中復爲御史或人問曰聞
君未嘗與彼相識而薦之何也孫答曰昔人恥呈
身御史今豈求識面臺官耶後二人俱以風力稱
於天下孫晚年執政嘗歎曰吾無功以輔政唯薦
二臺官爲無愧耳

張安道薦士

張安道與歐陽文忠素不相能安道守成都日文忠
爲翰林蘇明允父子自眉州走成都將求知於安
道安道曰吾何足爲重乃爲作書辦裝使人送至
京師謁文忠文忠得明允父子所著書亦不以安
道所薦爲嫌大笑曰後來文字當在此即極力推
挽天下高此兩人

徵聘

中書左丞魏國文正公魯齋許先生衡中統元年應
召赴都日道謁文靖公靜修劉先生因謂公曰一

神史彙編

卷之八十三

十

聘而起母乃太速乎答曰不如此則道不行至元
二十年徵劉先生至以爲贊善大夫未幾辭去又
召爲集賢學士復以疾辭或問之乃曰不如此則
道不尊

選舉貴精

天下官員額設若干計算取士若干足勾除用若干
官多人少則官職虛曠或官少人多則人才壅滯
洪武初天下學校養士歲貢一人後三歲貢一
人通計三歲不過一千餘人後開設舉人科進士
科每省多不過四十人進士多不過百人取士之

數足當任官之數而又罷黜者多久任者少是以人才常不足用科貢之外又有人才之選自後人才雖稍壅積然待選吏部者三月之外亦皆選除今各部歷事監生三月之外考勤上選舊法猶存也但因歷年開貢開科加以納銀納粟事例監生積累至數萬餘人考勤後一年餘仍留在部及放回聽選必十四五年方得挨次取選往往衰頹遲暮之人方入仕途是以吏治不精民不得所若取士貴多及既用之後賢者久任不賢者速去久之使百司庶府盡皆得人民生有不安天下有不治者未之信也又科貢二途未必能盡網羅真才如黃福以貢士楊一奇以儒士胡儼以舉人是以進士未必皆優於舉人舉人未必皆優於貢士進士舉人貢士之外未必無奇才異能之士惟試之以事而後可見貴乎能察識而超拔之斯能盡一世人才之用而科目之選並行不悖矣

三朝薦舉

宣德初學士楊士奇輩以方面大職亦任吏部自舉未盡得人乃令在京三品以上官各舉所知當時以爲美事行之既久公道者少時人有拜官公朝

御史彙編

卷之八十三

十一

受恩私室之議景泰初遂罷此仍從吏部自舉予在銓司乃將六部即署年深者第其才之高下爲一帖御史爲一帖給事中爲一帖南京者附之方面有缺持此帖于尚書王直前斟酌用之將盡復增之其推用之時人皆不知命下令人傳報彼方驚喜先是各官舉時有九年將滿者以其自守不求知於人耻爲奔競至此不得已亦造人之門況其素行奔競者會舉方退其舉之人已預知之不待命下而職位地方無不曉悉且又不知所舉之人才能高下但以舉主官大列名在前其所舉之主亦大以此輿論不平及吏部自擢較短量長多愜輿論然各舉所知本是良法若皆存薦賢爲國之心豈有不善但各出于私情反不若吏部自擢雖不能盡知其人却出于公道故也宣廟時二楊用事思天下之士不由已進退勅方面風憲郡守令在京三品以上舉保且薄吏部尚書郭璉不學無術但以老成至於此尋勅今後御史知縣許在京五品以上官舉保由是天下要職吏部不得除已而奔競之風大作以賍露者甚衆尋有以弊言者遂罷御史知縣舉保之例郡守

以上仍舊出于二楊之門皆出其操去取之權也
下場雖偏而無私猶持公論當時天下方面頗亦
得人正統六七年以後張太后崩二楊相繼而
亡進退天下人才之權遂移於中官王振邪正倒
植矣天順以前天下方面布政司按察司官及
知府皆由吏部查各衙門官歷俸淺深奏請銓除
奏內云查得某官歷任年深相應陞除某官而已
宣德間三楊用事勅方面風憲郡守令在京三
品以上官舉保天下要職吏部不得除皆出三楊
之門後亦革去不用天順末李賢令吏部方面官
和史彙編 卷之六十三
有缺推舉二人請旨簡用至今爲例世宗中
葉時兩浙都運周公名祖堯山東東平州人古心
實行坎軻仕路于時巡臺御史閩侯官王公應鍾
知而薦之語云儼寒非善宦之人循介著直躬之
節登第三十年官未方面歷職凡幾任業無餘資
在任已踰二年隨身止帶一僕虛名不暴實行偉
然王公於周可謂知己矣及予甲子考試之闕中
造王公之廬廳事不周僅平屋數間家事清約授
徒講藝蓋以若人知若人觀人各於類信哉
恬退

處士
史記伊尹干湯致於王道曰伊尹處士湯迎之五反
然後往此名處士之始也宋朝有冲晦處士李退
夫在慶曆皇祐之間林希朝寶訓曰康定中賜興
化徐復號冲晦處士終南高擇號安素處士又星
經少微四星在太微西南北列第一爲處士星
虞丘子
楚令尹虞丘子復於莊王曰臣聞奉公行法可以得
榮能淺行薄無望上位不名仁智無由顯榮才之
不若無所當處臣爲令尹十年矣國不加治獄訟
和史彙編 卷之六十三
不居處士不升淫禍不討久踐高位妨群賢路尸
祿素餐貪欲無厭臣之罪當稽於理臣竊選國俊
下里之士曰孫叔敖秀羸而多能其性無欲君舉
而授之政則國可使治而上民可使附莊王曰子
輔寡人寡人得以長于中國令行於絕域遂霸諸
侯非子而何處丘子曰久固祿位者貪也不進賢
能者誣也不讓以位者不廉也不能三者不忠也
爲人臣不忠君王又何以爲忠臣願固辭莊王從
之賜虞丘子采地三百號曰國老以孫叔敖爲令
尹少焉虞丘子家干法孫叔敖執而戮之虞丘子

入見於王曰臣言孫叔敖果可使持國政奉國法而不黨施刑戮而不訛可爲公乎莊王曰夫子之賜也已

范蠡

范蠡去越不能復有所爲而黃東發以爲蠡功成身退徙齊徙楚復皆顯名於天下材識卓出春秋戰國之上向使不以致產自見而退逸山林豈不誠有道之士耶雖然春秋戰國近五百年以功名始終者蠡一人耳張孟談既爲趙襄子滅智伯而去之耕於負薪之丘可與蠡五湖同風

稗史彙編

卷之八十三

五

三

陶淵明

陶淵明在彭澤悉令公田種秫曰吾嘗得醉於酒足矣妻子固請種秫乃使二頃五十畝種秫五十畝種秫其自叙云公田之利足以爲酒故便求之猶望一稔而逝然仲秋至冬在官八十餘日即自免去職洪容齋嘗悲其所謂秫秫未常顆粒得到口也春觀蘇子瞻之買田陽羨有終焉之志自黃州歸時貲用罄竭上書乞居常州既得請而登州之命下矣在惠州時其長子邁授仁化令當挈家至乃買地白鶴峯斫木陶瓦作屋二十間待至明年

二月新居成而遺諸孫至五月被命徙儋王

家惠州獨與幼子過肩擔過海邁之求仁化便親也既不獲遂無何卒於官子瞻至儋與程文輔書云初至儋官屬糴近復遭迫逐不免買地結鄰又與程儒書云近結茆數椽勞費不貲賴十數學者助作躬泥水之役靖國改元子瞻北歸被病至毗陵遽卒明年葬汝州郟城所謂陽羨之田白鶴之居竟不能終歲享也不亦可悲哉陶令之襟抱坡翁之器識吾知於此無復一毫戚戚者矣聊書之以拓我輩隘者之臆

稗史彙編

卷之八十三

十六

三

張翰

張季鷹見齊王問執權謂同郡顧彥先曰天下紛紛禍難未已夫有四海之名者求退良難吾本山林間人無望於時子善以明防前以智慮後顧捉季鷹手愴然曰吾亦與子採南山蕨飲三江水耳

沈慶之請老

南史沈慶之當朝雖議其不學而所見超絕有庸常者不可及孝建中慶之請老表數十上詔聽以公就第頃之宋主復欲起用使何尚之往諭之慶之笑曰沈公不效何公往而復返尚之慙而止盛尚

之嘗致仕後復起而效用且受元凶劾之爵秩故沈特譏之

陶季直

梁陶黃門季直嘗嘆曰仕至二千石始願畢矣無爲久預人間事遂以病歸

蕭嵩

蕭嵩爲相與韓休不協因乞骸骨玄宗曰朕未厭卿卿何庸去嵩俯伏曰臣爵位已極幸陛下未厭臣得以乞身如陛下厭臣臣首領不保又安得自遂乎

科史彙編

卷之八十三

七

虞卿知止

陳之奇字虞卿鄉人以其有賢德故以君子稱之累官至太子中允乞致事時年未五十俄除平江軍節度掌書記復以爲教授詔裝錢促遣之力辭不赴公道德著於鄉雖閭巷小兒亦知愛敬有爭訟久不決者踰蹇驢至其家以大義感動之皆爲之革心始公之謝事也蔣堂侍郎語人曰舉天下皆知有富貴而虞卿獨以知止易衆人之心吾喜林下有人矣

請老不謀於家

李日知爲刑部尚書屢乞骸骨許之將請不謀於家歸乃治行妻驚曰產利空空何辭之遽日知曰仕至此已過吾分人亦何厭之有既罷不治田園唯歸臺池引賓客與娛樂開元年辛

裴佖

朱泚既亂裴佖與衣冠數人佯爲奴求出城佖貌寢自出稱耳草門兵曰此數子必非人奴如耳草不疑也

出國史補

李建勳知幾

光宗嗣位李建勳出師臨州將行謂所親曰今主上

科史彙編

卷之八十三

本

三

寬仁廣大之度比於先帝遠矣但性習未定左右獻替須得方正之士若如目前所覩終恐不守舊業及馮延魯陳覺出討閩中徵督軍糧急於星火建勳以詩寄延魯曰粟多未必爲全計師老須防有援兵既而福州之軍果爲越人所敗歸拜司空累表致政自稱鍾山公詔授司徒不起時學士湯悅致狀賀之建勳以詩答曰司空猶不授那敢作司徒幸有山公號如何不見呼先是宋齊丘自京口求退歸青陽號九華先生未周歲一徵而起時論薄之建勳年德未衰時望方重或有以宋公比

之因為詩曰桃花流水須相信不學劉郎去又來
損館之夕告門人曰時事如此吾得保全為幸已
甚吾死不須封樹立碑冢土任民畊鑿無延它日
毀斷之弊其後甲戌之年公卿坐域為兵發殆遍
獨建勳莫知葬所訖不及禍

孫冕拂衣

孫集賢冕天禧中直史館幾三十年晚年守蘇已及
期年大書詩於廳壁拂衣而去詔下公已歸矣其
詩曰人生七十鬼為隣已覺風光屬別人莫待朝
廷差致仕早謀泉石樂閒真去李河北曾逢李今

神史彙編卷之八十三

十九

六九五

神明山
日淮西又見陳寄語姑蘇孫太守也須抖擻老精

作五知堂

任布字應之河南人也後唐宰相園四世孫慶曆間
召拜樞密副使歸休洛下作五知堂曰知恩知道
知命知足知幸也卒謚惠忠

骰子選

楊億在翰林進參知政事同列賀焉語同列曰骰子
選爾何多尚哉未幾辭親還歸陽翟別墅

楊誠齋

楊誠齋年未七十退休南溪之上老屋一區僅庇風
雨聰明強健閒退十有六年寧宗初與朱文公同
召公獨不起文公與公書云更能不以樂天知命
之樂而忘與人同憂之憂毋過於優遊毋決於道
思則區區猶有志於斯世也公已決於高蹈遂自
贊曰江風索我吟山月喚我飲醉倒落花前天地
為衾枕又云青自不形眼底雌黃不出口中只有
一罪難赦唐突明月清風

新進挂冠

淳熙辛丑孝宗策士有昌元王昂應祥者既賜第調
潭川府司戶叅軍自言年踰六十不願出仕上嘉

神史彙編卷之八十三

二十

三五六

之特改承務郎致仕其年六月朔日蜀人在朝者
皆以詩送之著作郎朱師古詩一聯云集英殿下
初登第神武門前便挂冠最為的切紹熙癸丑光
宗策士臨邛李僑年五十四調成都司戶叅軍自
以祿不及養乞以一官回贈父母上嘉其志特詔
以本官致仕及加父母官級益異數也嘉定辛未
廷試眉人史公亮少弱援得故事以請詔並備從
事郎致仕仍予官封宋朝三百年新進士即日挂
冠者惟西蜀四人而已

買田求歸

浮玉老師元公欲爲吾買田京口要與浮玉之田相近者此意殆不可忘吾昔有詩云江山如此不歸山山神見怪驚我頑我謝江神豈得買已田不歸如江水今有田矣不歸無食言於神也耶

許王真隱

士大夫退居林下非真有隱情非真得隱趣則鮮有不以山林爲桎梏者嘉靖中海寧有許相卿以給諫家居十年矣貴溪相與之有舊比再入相以書邀許且欲以南大司成相處許辭之曰公此出已

神史彙編

卷之八十三

王真隱

誤可復誤人耶後來貴溪不終人服許之先見吳中王祿之以吏部郎不肯依阿時貴謫官不赴家居二十年座主甌寧李公默時爲冢宰欲強起之祿之以書辭曰豈有青年解綬白首彈冠者乎隆慶初即家起南吏部竟亦不受大都長往不返之人其興味目與人別善乎馬公之言曰貴爵祿者以巢由爲愚鈍愛山林者以伊呂爲糠粃信哉

失意類

無髭不第

何朝宗萍鄉人年十八到殿前太祖曰此人未有髭

鬚恐未老成不宜與第且令歸讀書至太宗朝登第

王經

長洲學士王經弘治己酉初應鄉試時有校官托所親鬻舉于蘇適無願者亟欲賤售焉同學生奚純來招經共圖之事濱就美一夕經夢身中鄉試六十七名甫中試而父死既而妻之父亦死俄而身亦死及覺心怪之但往見純秘不言夢純怒責以重利輕名曰我即自爲之計所費不過數十金已純果中式名次正如所夢經方以爲異既而其父

神史彙編

卷之八十三

王真隱

店底貨

吳中惡濫不售之貨謂之店底故庠生久滯不升者亦以此目之宣德中從胡忠安公湊之請起四十歲以上廩生入國學需次出身天順初從都御史李公賓之請又行之皆姑恤之政也然宣德正統監生惟科貢官生三種而已故此輩得以次進用景泰以來監生有納粟納馬助邊者有納粟賑荒

者雖科貢之士亦爲阻塞中間有自度不能需次者多就教職餘至選期老死殆半矣近聞北畿巡按張公鼎亦建此議禮部寢之是能不以姑恤結人心者也

買春錢

進士下第者親知供酒肴費號曰買春錢

承元
卷之八十三

稗史彙編卷之八十三

稗史彙編

卷之八十三

十三

卷之八十三

稗史彙編卷之八十四

海右閒民王圻纂集

人事門

遭逢類

甯戚

甯戚欲干齊桓公厥路無從飯牛車下逢桓公出乃叩角而行歌商酌之詩詩曰南山燦白石爛生不逢堯與舜禪短布單衣不掩骭黃昏飯牛至夜半長夜漫漫何時旦桓公聞而異之命後車載以歸與之語擢爲上客

稗史彙編

卷之八十四

一

卷之八十四

丁字

蔣堅享群臣賦詩姜平子詩有丁字直不曲堅問其故平子曰臣丁至剛不可以曲且曲下不直之物未足獻遂擢上第唐張弘靖節度盧龍祭佐常雍輩詬責將士曰天下無事尔輩挽兩石弓不如識一丁字街之後遂殺雍丁字一也或以擢第或以殺身

馬周

馬周西行長安至新豐宿於逆旅主人唯供諸商販而不顧周遂命酒悠然獨酌主人翁深異之及爲

常何陳便宜二十餘事太宗怪其能問何答曰此非臣發慮乃臣家客馬周也太宗即日召之未至間遣使催促者數四及謁見語甚悅授監察御史遷中書令周病消渴彌年不瘳時駕幸翠微宮敕求勝地爲周起宅名醫內使相望不絕每令尚食以御膳供之太宗躬爲調藥皇太子臨問出談賓錄

員半千

唐高宗策士員半千曰師出以義有若時雨天陣也兵在足食且耕且戰地陣也卒乘輕利將帥和睦人陣也上奇之充吐蕃使則天即位留之曰境外

神史彙編 卷之八十四

十一

三

不足煩卿撰明堂新禮上之又撰封禪壇碑十二首選正諫大夫兼控鶴供奉半千以古無此名又授者皆薄徒請罷之由是忤旨出廣德神異錄

西京飲子

長安完盛日有一家於西京賣飲子用尋常藥不過數味亦不開方脉無問是何疾苦百文售一服千種之疾入口而愈常於寬宅中置大鍋日夜煎所煎煮給之不暇人無遠近皆求取之門市駢羅喧闐京國至有齋金守門五七日未獲給付者獲利甚厚時田令孜有疾海內醫工召遍了無徵驗忽

親知曰田曰西市飲子何妨試之令孜曰可遂遣僕馳乘往取之僕人得藥鞭馬而迴將及近坊馬蹶而覆之僕既惧責勢難復取遂詣一染坊丐得池脚一餅歸以給其主服之病立愈田亦惟知病愈不知藥之所來遂償藥價甚厚飲子之家聲價轉高此蓋福醫也近年鄴都有張福醫者亦然積貨甚廣以此有名爲番王挈歸塞外出王堂問話

盧渥

盧渥於澹水途旅遇宣宗微行意其貴人歛身避之帝呼與相見乃自稱進士盧渥帝請詩卷袖之而去他日對宰臣語及渥令王司擢第宰臣問渥與

神史彙編 卷之八十四

十二

三

主上有何階緣渥具陳其由溫廷筠遇宣宗於途旅不識龍顏傲然詰之曰公非長史司馬之流帝曰非也又曰得非錄參簿將之類帝曰非也明日請爲方城尉制詞有徒負不羈之材罕有適時之用句竟流落而死二人皆遇宣宗而一進一黜雖其自取然亦有幸不幸矣

錢適

元符中錢適爲侍御史方入對急論魯布會子死竟命警而去朝廷知之布敗除適中丞出詞有云方

蹇蹇以匪躬子咏咏而弗恤未幾轉工部尚書言
路數其躁進坐罷其責詞乃云匿哀請對藥資軒
墀夫通於其子之死也始謂其忠終謂其忍其與
彌子瑕獻餒桃乘路馬先後榮辱顧不似與樂天
行路難云君心好惡苦不常好生毛髮惡生瘡是
故事君者之必謹也夢蕉詩話

張燦

張燦本農家子年三十餘始就學遂號通儒晚居絳
臺會絳牧左右無佳士率撓郡政牧患之而未有
策有客諭以燦者宜置諸賓席牧備禮以請燦辭

稗史彙編

卷之八十四

四

三

以病牧訝之燦曰郡牧左右非才燦欲盡去之慮
不能行且憂反為此輩所賣牧聞之嗟賞且三尋
奏辟絳州防禦推官向來所謂不法者盡逐之杜
絕請託獄訟無私翕然稱治後明宗因是識擢歷
漢周官至侍御史

梁適

王堯清話云梁適就判院廬南金上殿案中有名次
公者仁宗因問何名次公南金不能對適曰漢黃
霸字次公上曰卿是何人曰詳議官梁適又問那
箇梁家曰祖顥父固俱中甲科上曰恠卿面貌酷

梁固適奏曰臣父祖頃事太宗真宗不知陛下
何以知之上曰天章閣有名臣頭子朕觀之甚熟
適後除記注知制誥至翰林學士除目皆自御批
不十年至台輔

兄弟互草制

熙寧中韓子華自鄧州再入相韓持國方在翰死途
當制縉紳榮之元豐中官制行曲阜公除天官南
豐先生為西掖行詞元符末魯公拜相曲阜以學
士草制曲阜對便殿以親嫌辭上云禁中已檢見
韓維故事乃批有兄弟迭居詞禁兄行弟草兄制

稗史彙編

卷之八十四

五

三

弟書是日以天寧前二日樞密院罷散齋筵魯公
押宴曲阜居席面會徹旦召瑣院魯公拜相榮耀
一時又非韓氏之比

唐華廉訪

京都之俗士夫家殯塋經由之處巡檢司例以十數
卒持采旗導前不待告約到墓次俱量犒酒炙而
已宣和間保義郎唐華為城北壁巡檢有貴瑤塋
其父華率眾迎引頗盛瑤常時瑤大喜邀之相見
極口言謝問華今是何官資曰保義郎又問做得
恁差遣曰不過兵馬監押耳曰可作廉訪乎華知



其不曉外間官秩高下乃曰此在朝廷擢用章豈敢望耶留飲而去至十日中午批唐革職事脩舉特與轉脩武郎繼除河北路廉訪使革駭不敢承詣璫門求見守候連日始喚入亦不接坐方欲致詞叙謝璫抗聲曰朝廷用人何預我事叱之使出後宛轉再三懇辭改知霸州任蒲竟申前命璫不招恩歸已一時流輩中亦爲可嘉

韓郡王薦士

韓與中韓郡王既解樞柄道遙家居常頂一字巾跨駿驄周游湖山之閒繞以私童吏五六人自隨時

神史彙編 卷之八十四

木

三百七十一

李聯叔自楚北幕官來改秩而失舉牘憂撓無計當春日同邸諸人相率往天竺李辭以意緒無聊皆曰正宜適野散悶強挽之行各假僦鞍馬過九里松值暴雨衆悉途避李奔至冷泉亭衣袂沾濕愁坐長歎遇韓王亦來相顧揖矜其憔悴可憐之狀作秦音發問曰官人有何事縈心而悵悵若此李雖不識韓但見姿貌魁異頗起敬乃告以實韓曰所失文字不是職司否答曰常員也韓曰却得一紙明日當相贈命小吏詳問姓名階位仍詢居止處李遜謝感泣明日一吏持舉牘授之曰郡王

來仍助以錢三百千李遂陞京秩脩牋詣韓府欲展門生之禮不復見

常思明

李彙征客遊閩越至循州冒雨求宿或指常氏辟署常氏杖屨迎賓年八十餘自稱曰野人常思明每與李生談論或詩或史淹留累夕次第至李涉詩常思慨然變色曰老身弱齡不肖浪遊江湖交結奸徒爲不平事後遇李涉博士蒙簡一詩因而跼跡李公待遇擬陸士衡之薦戴若思中心怛焉遂隱羅浮經於一紀李既云亡不復再遊秦楚追惋今昔時或潛然乃舉觴相酬反袂而歌云春雨蕭蕭江上村綠林豪客夜知開相逢不用相迴避世上如今半是君乾符辛丑歲范攄客於雲川值彙征細述其事云

唐詩紀事

神史彙編 卷之八十四

七

三百七十八

彭友信

彭友信者攸人也歲貢至京一日太祖微行途中相值忽見虹霓上因口占二句云誰把青紅線兩條和雲和雨繫天腰友信即應聲曰玉皇昨夜駕輿出萬里長空駕綵橋上異之相約詰朝候於竹橋全早朝明日信果往候久不至遂失朝已

而宣入曰有學有行之君子也以爲北平布政使

上仲不避難

王半軒先生止仲嘗主趙澤民家塾澤民富而愛賢命厨人每食必具一單請先生求判方敢進食先生雅喜啖蛙隆冬澤民以蛙蟄不忍先生疑主人有慢意明日遂行其友勸之曰賓主盡東南之美何遽去邪先生曰寧能鬱鬱久居此其友曰然則今將何之曰第往金陵耳時高皇帝造邦法制嚴峻其友復痛沮止之先生大聲曰虎穴中好歇息也迺遷至京久無知者偶舍於藍都督第旁藍

神史彙編

卷之八十四

八

三百五十三

有家人子肄業先生一日歸藍取其學課以觀重加稱賞因延見先生先生所談皆韜畧無一語及文藍驚喜曰先生文武才也相見晚矣乃徙置府中以師事之未幾藍氏禍作或勸先生曰可以行矣先生曰臨難毋苟免遂被執

王翔

永樂乙未科始開會闈於北京泊菴先生主考得一卷三場俱優取定爲會元拆卷乃陳芳洲循先生以鄉故爲嫌欲取文林枯而又以稽字難識進呈不便因見第五名洪英曰此洪武間英才也遂取

爲會元而循居二王翔第五太宗見其名喜北京初啟會闈而經魁得一畿甸士遂以布衣召見賜酒飯後翔至宮保太宰祿壽名位非常可及

楊文敏知遇

楊文敏公嘗言十事指斥五府六部三法司積弊文皇帝密諭曰實切時病但卿言之人將汝充不若令謹密御史言之由是文敏以授御史鄧真疏入衆待罪有詔即日峻改怙終者不貸衆頗聞出於文敏會祭酒員缺共舉推公欲疏之也上不允其知遇如此

神史彙編

卷之八十四

九

三百五十二

陳給事受知

成祖嘗御便殿召二三給事中至榻前詢其姓名其一脩脩者對曰臣姓黃名某由進士出身除給事中上曰問汝姓名只對以姓名何用縷陳某曰臣幼讀魯論對君不可不詳上喜遂陞爲山西布政使

三楊

文廟英武群臣奏對少能侔旨惟愛東楊先生之才自編脩同解縉胡廣等入閣議政未嘗一日離左右凡事密計必參與焉或大臣謀事未決文廟

不樂至發怒東楊一至輒霽威事亦隨決有濟人利物之仁而不忍却人之餽人以爲愛錢 文廟亦知之每遂其所欲或鄉人來餽者必訪其貧富何如若知其貧亦不却其餽但以別物與所餽相稱酌之若富者以十分爲率亦答其一二或坐法乞救或在卑求薦必留意焉報者相繼而不厭也

兩字尚書

國朝諸司奏事御前准行者 上以是字答之成化

十六七年間 上病舌澁每答是字苦之鴻臚卿

施純彥原揣知之陰獻計於近侍云是字不便

聖訓彙編

卷之八十四

十四

以照例字易之 上得此甚喜問計所出近侍以

絕對由是得陞純侍郎掌寺事尋陞尚書加太子

少保純京師人成化丙辰進士長軀偉幹而音吐

洪亮初任戶科給事中遷鴻臚少卿未二十年驟

陞至此人爲之語云兩字尚書何用萬言

紹興賣卜人

隆慶庚午紹興興太守有姬方姪太守出一人衡道

縛至府叱曰汝業何事曰賣卜太守曰我夫人有

娠弄璋乎弄瓦乎試爲卜之其人俗子莫曉何謂

漫應曰璋也弄瓦也弄太守怒責逐之未幾偶雙

生一子一女太守途大奇其術禮而敬之卜人名遂著

感慨類

明皇見臂環

新豐市有女伶謝阿蠻善舞凌波曲常出入宮中貴

妃遇之甚寵明皇廻鑾復令召入舞罷阿蠻因出

金粟粧臂環曰此向貴妃所與上持之凄然出泪

從官左右莫不嗚咽

樂工李龜年

樂工李龜年特承顧遇于東都通遠里中建堂制度

狎史彙編

卷之八十四

十一

甲于都下今裴公度于定鼎南門別墅號綠林堂

是也其後龜年流落江南每遇良辰勝賞爲人歌

數闕座客聞之莫不掩泣罷酒杜甫嘗贈詩曰岐

王宅裡尋常見崔九堂前幾度聞正是江南好風

景落花時節又逢君

元宗北顧

元宗割江南之後金陵對岸卽爲敵境因遷都豫章

舟車之盛旌旗絡繹凡數千里百司儀衛泊禁校

帑藏不絕者一載上每北顧忽忽不樂澄心堂承

旨秦裕祿徵多引屏風障之嘗吟御製詩云靈槎

思浩渺老雀憶崆峒

俘三學生

至元丙子三宮赴北行省俘三學生一百人從行責
齋臧足其數時見幾者悉已竄本齋有兩人同舍
州橋吳府子弟名棠孫歲僅一入齋至是乃為齋
臧所指驅之北去出關後諸生起趨不行人箠以
棍棒三下登舟餓甚得飯一桶無七筋乃於河邊
拾蚌蛤之殼爭攫而食之饑寒困苦道亡者多皆
身膏草野後放回授諸府教授僅餘十七八人耳

恩幸類

神史彙編 卷之八十四

十二

宗世林

南陽宗世林與魏武同時而甚薄其為人不與之交
及魏武作司空總朝政從容問宗可以交未答曰
松柏之志猶存世林既以忤旨見疎位不配德文
帝兄弟每造其門皆獨拜床下其見禮如此

茂弘却坐

元帝正位引王丞相登御床王公同辭中宗引之彌
苦王公曰使太陽與萬物同暉臣下何所瞻仰

張幾

陳張博士幾議論詳雅後主於東宮造玉座

成曰當今雖多士如林堪提此者獨張幾耳便以
授之令講老莊又於鍾山開善寺命講索麈尾未
至勅取松枝代之

呵牙筆

天寶遺事李白嘗于便殿對明皇撰詔詰時十月大
寒筆凍莫能書字帝勅宮嬪十人侍于李白左右
各執牙筆呵之

廊殮

唐會要曰正觀四月詔所司于外廊置食一頃五代
會要曰唐室昇平日常祭官每朝退賜食謂之廊

殮今起居幕中賜酒饌是也蓋自唐太宗始

三

寶章集

龍朔二年四月高宗自書與遼東諸鎮使許敬宗曰
許國師愛書可於朝示之神功二年上謂鳳閣侍
郎王方慶曰卿家合有書法方慶奏曰臣從伯祖
義之先有四十餘紙貞觀十二年俱已進訖止有
一卷臣近又進訖十一代祖洽九代祖珣八代祖
曇首七代祖僧綽六代祖仲寶五代祖審高祖規
魯祖褒并九代三從伯祖晉中書令獻之以下二
十八人書共十卷見在上御武成殿召群臣取而

觀之仍令鳳閣舍人崔融作序目爲寶章集以賜方慶朝野榮之

挿御花

天寶遺事長安春時盛於遊賞園林日無閒地蘇頲應制詩云飛埃結紅霞遊蓋翻青雲帝覽詩嘉焉遂以御花挿頭之巾上時人榮之

杜牧感恩

牛奇章帥維揚杜牧之在幙中夜多微服逸遊公聞之以街子數輩潛隨牧之以防不虞後牧之以拾遺召臨別公以縱逸爲戒牧之始猶諱之公命取

神史彙編

卷之八十四

十四

三

一篋皆街子報帖杜見之乃大感服

九龍燭

杜黃裳當憲宗初載深謀密議春禮特優生日例外別賜九龍燭十挺

賜柳圈

唐史李適爲學士凡天子饗良遊豫唯宰相及學士得從春幸梨園並渭水夜除則賜細柳圈辟瘴

一顧成名

韓愈皇甫湜一代龍門牛僧孺攜所業謁之其首篇說樂韓始見題即掩卷問曰且以拍板爲什麼僧

孺曰樂句二公大稱賞俟其他適訪之大書其門曰韓愈皇甫湜同訪翌日遺闕以下咸往投刺因此名振

夏侯孜

夏侯孜爲左拾遺嘗着綠桂管布衣朝謁文宗問孜何太麤澁具以桂布爲對云此布厚可以欺寒他日上問宰臣朕察拾遺夏侯孜必貞介之士宰臣具稱密行今之頗冉上嗟嘆久之亦効着桂管布蒲朝皆倣效此布爲之踊貴

文宗重王起

神史彙編

卷之八十四

十五

三

王懿公起三任節鎮敷歷省事文宗頗重之曾爲詩寫于太子之笏以賜之又蓋儀容於便殿師友目之曰當代仲尼雖歷外鎮家無餘財知其甚貧詔以仙韶院樂官逐月俸錢三百貫給之起昧於理家俸入盡爲僕妾所有老年寒餒故加給焉識者以起不能陳避而與伶人分俸利其苟得此短也

真宗教授

張侍中耆與楊太尉崇勳夏太尉守蟻俱緣藩邸致位使相嘗因侍立真宗謂曰知汝等好學文筆吾當親爲教授張耆等拜於庭下曰實臣之幸也乃

命張耆爲學長張景宗觀察爲副學長楊崇勳夏
守贊爲學察安守中團練而下爲學生帝授以孝
經論語又教以虞世南字法時以爲榮

王岐公際遇

王岐公在翰林時中秋有月上問當直學士是誰左
右以姓名對命小殿對設二位召來賜酒俄頃宣
學士設坐公奏故事無君臣對坐之禮乞正其席
上云天下無事月色清美與其醉聲色何如與學
士論文若要正席則外廷賜宴正欲畧去苛禮放
懷飲酒公固請不已再拜就坐上引謝莊賦李白

東坡編

卷之六十四

六

詩稱美其才又出御製詩示公公歎仰聖學高妙
每起必勅內侍扶掖不令下拜夜漏三鼓上悅甚
令左右官嬪各取領巾裙帶或團扇手帕求詩內
侍舉牙床以金瓶水晶硯珊瑚筆格玉管筆皆上
所用者公應之畧不停綴都不蹈襲前人盡出一
時新意仍稱所長人人得其歡心悉以呈上云豈
可虐辱須與學士潤筆遂各取頭上珠花一朵簪
公幘頭戴不盡者置公袖中宮人旋取針線縫聯
公袖口宴罷月將西沉上命撤金蓮炬令內侍扶
掖歸院都下盛傳天子請客明年中秋公已叅政

確爲學士上講故事命宮嬪求詩蔡奏才思短
澁酒再行而止左右不悅云這個學士上何須鍾
愛

君臣相得

先公致政之明年正月望夜上御乾元門樓觀燈召
先公預焉初夕樂作酒三行上起凭闌四顧見燈
燭士庶之盛詔移先公御座側別賜一榻在丞相
上上自取御尊醕酒并親授果餚因顧問先公晉
漢朝舊事又目先公語侍臣曰李某可謂善人君
子矣侍朕二十年兩在相位未嘗有傷人害物之

狎史彙編

卷之六十四

七

事餘可知也先公俯伏拜謝至中夜方退先公休
致之明年七十一思欲繼白樂天洛中九老之會
時吏部尚書宋琪年七十九左諫議大夫楊徽之
年七十五郢州刺史判右金吾事魏至年七十六
太常少卿致仕李運年八十兵部郎中直祕閣朱
昂年七十一廬州節度副使武觀年七十九太子
中允致仕張好古年八十五吳僧在家講經首座
贊寧年七十八介公九人欲譙於家園合九老之
會已形於歌咏布在人口會蜀寇亂朝廷方議出
師蹠是不成而罷

辭忠直坊

范忠宣公薨朝廷賜墓碑之額曰世濟忠直時唐彥猷君益知賴曲爲表其居曰忠直坊范公之子正平謂君益曰荷公之意但上之所賜刻于螭首揭于墓隧假寵於范氏足矣若施於康莊爲往來之觀非朝廷意也君益曰此州郡之事於君家無與正平曰先人功名聞於遠邇何待此而顯且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派俗所尚識者耻之異時不獨吾家爲人嗤誚公亦寧逃於指議故不得不力請耳

金蓮歸院

神史彙編

卷之八十四

太

三

危言金蓮燭送歸人知有蘇軾而不知有王珪余讀周必大玉堂雜記孝宗召侍讀史少保浩錫宴澄碧殿抵暮送以金蓮燭宿玉堂直廬史進古詩三十韻有金蓮引雙燭再拜離階肥之句上亦和韻答之又命必大和以進則金蓮之送宋時盖有三入唐語林載令狐綯上令中使持燭送學士歸院是唐已有故事矣如錢氏私誌載王岐公亦云

優禮閣臣

元祐中哲宗旬日一召輔臣於邇英閣聽講讀時曾肇子開蘇轍子由是左右史竝除中書舍人入侍

講筵子由作詩呈同省諸公悉和之邇英延英皆仁宗所建講讀記注官賜坐飲茶將罷賜湯乃皆免拜不用外廷禮

御書画扇

崇寧中初興書畫學米芾元章方爲太常博士奉詔以黃庭小楷作千文以獻繼上其所藏法書名畫賜白金十八笏是時禁中萃前代筆蹟號宣和御覽宸翰序之詔丞相蔡京跋尾芾亦被旨預觀已而出知無爲軍復召爲書學博士便殿賜對詢逮移晷因上其子友仁是山清曉圖既退賜御書畫扇各二遂除春官員外郎

神史彙編

卷之八十四

十九

三

曲燕記

宣和元年九月十二日皇帝召蔡京王黼童貫越王俛燕王似嘉王楷嗣濮王仲忍馮熙載蔡攸譙保和殿先賜茶全真殿上手御筆注湯出乳花盈面臣等皇恐前曰陛下畧君臣夷等爲臣下烹調臣等悸怖豈敢啜上曰可少休乃出琮林殿中使馮夷傳旨留題殿壁喻臣筆墨已具乃前題曰璵璠錯落密成林檎竹交加午有陰恩許免塵時終步不知身在五雲深頃之就坐女樂竝作坐間賜

子黃橙金柑相間布列前後命師文浩剖橙分賜酒五行并休許至玉真軒軒在保安西南廡即安妃妝閣命使傳旨曰雅燕酒酣添興逸玉真軒內看安妃詔臣廣補成篇題曰保和新殿麗秋輝詔許塵凡到綺闌方是時人自謂見妃矣而但画像挂於西壁臣即以謝奏曰玉真軒檻煖如春只見丹青未見人月裡姮娥終有恨鑑中姑射未應真須更中使召臣至玉華閣上手持謝曰因卿有詩况姻家自當見臣曰頃緣葭莩已得拜望故敢以詩請上大笑妃素妝無珠玉飾綽約若仙子臣前

申前奏丐罷始退十三日臣京序延福宮曲燕記宣和二年十二月癸巳召宰執親王等曲宴于延福宮特召學士承旨李邦彥字文粹中示異恩也是日初御睿謨殿設席如外廷賜宴之禮然器用肴品環奇精致非常宴比仙韶執樂和音曼聲合變爭節亦非教坊工人所能彷彿上遣殿中監察行御旨曰此中不同外廷無彈奏之儀但飲食自如食味果實有餘自當携歸酒五行以碧玉盞宣論侍宴諸臣云前事此曲宴早坐未嘗宣勸今出異數少憇于殿門之東廡晚召赴景龍門觀燈玉華閣金碧絢耀疑在雲霄間設衛尊鈞樂于都下皆熙然且醉且戲繼以歌頌示天下與民同樂之恩侈太平盛事次詣穆清殿入崆峒天過霓裳會寧殿有八閣東西而對列曰棊棋書畫茶丹經香臣等熟目視之崆峒入至閣所陳之物左右上下皆琉璃也映徹焜煌心目俱奪閣前并坐小案玉竿珍異_并陸羞鼎又與睿謨不同酒三行甚速詣殿側縱觀上語保和殿學士蔡脩曰引二翰苑仔細看一一說與諄諄再三次詣平成殿鳳燭_能燈燦然如畫上命近侍取茶具親手注湯擊拂少

頃白乳浮盞面如踈星淡月願諸臣曰此自布烹飲畢皆頤首謝既而坐酒行無筭復出宮人合曲妙舞蹁躑態有餘妍凡目創見上諭臣邦彥粹中曰此畫是嬪御自來翰林不曾與此集自卿等始又曰翰林志誰脩太宰王黼奏云承旨李邦彥上顧邦彥曰好翰林志可以畫載此事邦彥謝不敏璵瑤王丹宣勸非一上每親臨視使酌後頤臣某曰李承旨善飲仍數被特進夜分而罷

史越王

史越王罷相歸里經從慈溪邑宰蔣鵬遠迎既見邑

宰

廿

三

吏而下皆羅拜庭下越王荅拜蔣宰踴躍

曰門下與之有名分某與之爲鄉曲

陳遇

陳遇字中行居金陵元時江東明道書院山長教授

溫州太祖渡江御史秦元薦之上致書徵之

與語大悅俾典戎務諮以機密授供奉不受後又

拜學士中書左丞弘文館大學士太常卿禮部尚

書皆辭又賜金銀及等物亦不受高廟三

幸其第引入內賜坐宴澡浴病則賜醫年七十二

而終上再三哀悼賜以棺帛當時在廷以爲公

無此寵遇予以陳乃忠於元者故不受職簪第畏死而爲太祖致之此元史所以不收也

浴賢池

浴賢池在太學之左稍後太祖嘗使人覘祭酒宋

訥何爲答以浴於溪水 上召問之曰卿何不浴

於家荅曰乏薪耳諸生散臣乘間而浴罪當萬死

上乃賜太學官僚買薪錢而立碑其上號溪曰

浴賢池以旌之訥以元臣降極意嚴刻用稱聖

主意監生自縊者月不乏人死必檢視乃得殮其

酷虐甚於周來輩云

和史彙編 卷之八十四

廿

三

樣房

太祖皇帝嘗語及大臣所居曰大官人必得大第宅

即與刑部尚書開濟創爲之製其宏麗令有司以

此爲式俗因呼爲樣房予前年過金陵宴今刑部

尚書前左都御史蕭公語及此相與感嘆 祖宗

禮臣下如是其厚也

信國語文

中山王徐達初封信國公加持進 上親製語文有

云從予起兵於濠上先存捧日之心來茲定鼎於

江南遂作擎天之柱末云太公歸畧當弘一統之

規鄧禹功名特列諸侯之上其見重如此

仁皇過文貞第

仁皇好微行一夕已漏下二十刻從四騎過楊文貞第倉皇出迎上已立月下楊俯伏進曰奈何以宗社之重而自輕若此萬有一倉猝何以爲備上笑曰亟思見卿一言爾遂屏左右語訖駕還明日遣人密問曷不謝楊公對使者曰昨至尊輕出至今中心惕然恐臣民竊聞豈敢言謝會錦衣獲盜有結約車駕之玉泉寺挾弓矢伏草莽爲變者上嘆曰士奇言誠不欺當以爲戒遂禁御史彙編卷之八十四
微行楊之老成謀國盡言不諱如此

訾毀同列

永嘉黃文簡公淮永樂中以漢庶人之譜下錦衣獄十年憂畏不測積成勞瘁仁廟嗣位荐進孤卿宣德丁未以病歸時甫下壽而父已封少保年踰九十慈孝具樂世以爲榮癸丑公以父卒蒙卹典即吉赴京謝留數月賜遊西苑嘗見博識諸大夫謂方正學之誅夷尹昌隆之籍沒許白雲之極刑皆出於文簡祭酒劉益嘗謂文簡好訾毀同列一日便殿未入侍宣廟問淮何在東陽對曰

素病瘵瘵病能染人自是有旨免奏對久乃請告侍親文簡好短毀人固宜有反爾之報至謂方尹許之慘禍一出於文簡則未必然

女婢承寵

楊文貞公在內閣時夫人已下世惟一婢侍巾櫛而已一日中宮有喜慶事文武大臣命婦皆朝賀太后聞公無命婦令左右召其婢至則諸命婦已退矣太后見婢貌既不揚衣服儉陋命妃嬪重爲梳整易內制首飾衣服其眷遇之隆如此聞此即南京太常少卿導之母也導字叔簡能詩文善談論以尚寶卿陞是官
御史彙編卷之八十四

太守重士

蘇州知府姚公善多才下士在郡間有才者必躬詣之有王賓仲光博學能文隱于鑿姚公過之賓不爲禮姚公笑而退明日又過之賓衣母氏布襖持扇佯狂踞坐姚公上與語輒吐涎什跌姚公又笑而退洎三過之始款論如平生又有俞直木者姚公以米貺之而誤送錢繼忠所繼忠以太守所貺勉爲之受他日直木見姚公姚公言貺米事直木曰吾不知得無送吾隣友錢繼忠所乎則再拜貺

也姚公曰繼忠如何可得見乎真木曰可姚公使人迎之繼忠曰吾民也姚公太守也太守與民分如是之絕吾不得請府然太守主也吾爲儒賓也以賓主相見必在郡學乃可人以復于姚公姚公笑許之明日詣學繼忠已先在遂抗言曰太守以民待繼忠繼忠無所置身若以儒見待請就賓位姚公許諾即堂上相拜繼忠袖出書授姚公即去姚公甚重之

欽賜舉人

景泰間吏書王公文戶書陳公循皆以少保大學士
神史彙編 卷之八十四
居閣王之子倫陳之子瑛順天府鄉試俱不中式
二公上章指摘考試官劉儼之失欲罪之上不儼而許倫瑛得會試是以附會者有欽賜舉人之稱此亦一代異事也二公在當時王以廉稱而不學陳以學識稱而不廉然此等事亦廉介有識者所不爲也其後文遇害循謫戍儼卒謚文介

臧賢被讒

伶官臧賢頗解音律能作小詞爲武宗所眷得賜珠服優寵嘗奉勅祠泰山攝卿而行後乞骸骨歸山自號雪樵尋被召用特賜堂名曰勉起中

外爭以奇貨賂之得所願者賢報以名香目曰雪中春信爲朱寧中傷杖死賢父亦以技受寵憲廟任爲中書舍人

經筵酒飯

正統以來經筵每日講畢上必曰先生每喫酒飯閣老與四講官皆承旨叩頭乃退成化丙戌劉主靜入閣遞託中貴獻言今後酒飯以常例則毋煩玉音自是儼然而進黯然而退君臣之間無一語接而先生之稱亦不復聞久而左右無復知講官之爲重隆慶中圻以監禮侍經筵講畢上親發玉音此禮猶不廢

鄉席尚齒

鄉黨莫如齒此先儒之成說然禮亦有一命齒於鄉再命齒於族之文今學校老先生凡遇仕而歸鄉者輒以齒自居畧無貴貴之義彼爲士大夫者又皆避嫌從厚不以自明於是先王之禮遂成偏廢而不明不行於天下以所見之不廣也聞安福彭文憲公時省祭還家族黨以三命齒於族致隆於公公不敢當乃受異席蓋其族黨多讀書知禮之士故耳

上官禮士

杭州先輩士夫居鄉者往往以名節自勵上官蒞于茲土者亦以出格之禮待之如成化間布政甯良等建西湖書院以居大理卿夏時正郡守胡濬建怡老園于帳前營以居兵部正郎陳謙此誠一時希有之盛事較之目前炎涼之態何如也聞時正孤山種梅而藩司携酒見訪因賡酬有詩吁禮風度如此縑衣好士豈虛語哉

神史彙編

卷之八十四

六

百五

彙編卷之八十五

海右閒民王圻纂集

人事門

品騰類

九牛一毛

或問華譚諺曰人之相去如九牛一毛寧有此理乎譚曰昔許由巢父讓天子之貴市道小人爭半錢之利此之相去何啻如九牛一毛

荀楊王得失

或問荀楊之得失安在曰立言則荀不雕琢雄多模

神史彙編

卷之八十五

一

百五

倣辨理則雄有據依荀多偏執荀楊得失王通蓋兼有之

評史

司馬遷敢亂道却好班固不敢亂道却不好不亂道又好是左傳亂道又不好是唐書

生死兩異

淮南子載齊人乘舟遇風波而恐死不暇久之自投水中東晉時太白已少微處士戴逵憂其必當死後隱者謝敷卒一可謂求生不生一可謂求死不死又元人鄭玉字子美順帝召為翰林待制辭而

不仕 天兵入徽州時要致之自曰吾豈事二姓者邪遂縊而死方圓字萬里仕宋爲嚴州守宋末降元爲總管皆歛人也鄭既不受元爵正當仕我朝却死於元此可謂當生不生方乃宋臣甘心仕虜此可謂當死不死

品格分限

嘗謂人之品格自有分限言窮理固士人分內事然亦有不係於此者如申屠嘉以蹶張武夫爲相能辱鄧通張禹以經學儒者而謂奉董賢賀夢炎以狀元宰相降元丁好禮以小吏致公卿死節然則人品優劣何係於讀書哉若小人冒儒者之名即讀書適足以文其奸耳故士莫貴于定志志不立雖旁通博洽無益也

聖賢不係世類

劉向盡忠帝室而歆爲王莽之臣稽康不從晉昭而紹死蕩陰之難父子不同性矣孔明爲時臥龍而誕短智輕佻成晉之勢文文山爲宋盡節而弟壁甘心降虜爲元之臣兄弟不同群矣陳太丘之孫爲群三世至於慚長荀氏之龍爲或再傳竟於輔曹張湯之子爲安世上蓋父愆桓溫之弟爲

神史彙編

卷之八十五

二

三四五

仰懲兄惡故盛美者每與惡稱而流毒者或有善緣古之聖賢已不係於世類矣否則丹朱累堯象累舜鯀累禹管蔡累周公而天下鮮全人萬古無元聖矣

知機

韓信知得而不知喪張華知進而不知退袁紹知存而不知亡李光弼知生而不知死項藉知勇而不知怯故鼎囊無述勳望不終郭子儀知得喪矣張子房知存亡矣疏廣受知進退矣司馬懿知生死矣樂毅知勇怯矣故助伐傳於後代慶澤緒於無

神史彙編

卷之八十五

三

三十五

窮餒覆之間成毀殊致幾微之際榮瘁異途是以君子道妙於審勢義貴乎識微種蠶以勾踐平吳幾霸天下甬東一虜蠶遂五湖豈無見三公之尊榮而萬鍾之炫赫哉海翁易慮鷗鳥不飛繒網及之矣是大夫種之所由死與故曰色斯舉矣翔而後集

喜恨優劣

荀爽喜得御李膺車倪若水恨不得爲班景侍僕喜者爲得近有德人恨者爲不得與內朝列喜恨間可以見人品優劣

孔北海駱賓王

孔北海大志直節東漢名流而與建安七子並稱駱賓王勁辭忠憤唐之義士而與垂拱四傑爲列以文章之末技而掩其立身之大閑可惜也君子當表而出之。

儒梟

後漢書董仲舒智爲儒梟三國志魏諷有惑衆才二人其何如人哉文子所謂狙學以擬聖華誣以脇衆莊子云使一世之人吞聲而陽服之然非心服也然則少正卯之流何代無之

稗史彙編

卷之八十五

四

三

器局

或云陶淵明嚴子陵儘高尚其事但淵明不及子陵不免借盃中物自遣若顏子連貧亦樂而忘之不形于言也斯言也律人太嚴矣顏子蓋下聖人一等者若淵明冲尚高曠今其言尚在果何怨尤人之器局不同各成一個是執彼例此不得謂之見道可也

用諫

戰問漢唐孰能用諫曰漢祖實副其名唐宗名過其實名實隱然莫如文帝終身受言得之賈山終身

務農得之賈誼終身重穀得之晁錯

名慕先賢

司馬長卿慕蔣相如之爲人名相如陶淵明慕諸葛亮名元亮范希文慕王通名仲淹宋景濂慕周茂叔名濂司馬文浮於行與蘭不倫陶有隆中抱膝風槩未見施爲文正公道德功名於文中子無愧景濂資稟甚高讀書過目終身不忘苟用心於正學其造周子之地不難也第徒攻文詞且傍覽佛書以誇多於時深可惜耳

魏相裴度

稗史彙編

卷之八十五

五

三

史稱漢相丙魏有聲丙無間然矣而魏相初奏封事白去副封皆借徑于許伯于是許后被霍氏之謀得聞于上卽詔爲給事中給事中近習之官非士大夫所任相不耻爲之疎廣諫沮平恩諫太子家而相謂非臣所及乃不自言王吉言許史貴寵謝病歸而相不能留蓋德許氏汲引之恩耳至若唐裴度公度比郭汾陽謂身繫天下安危固也然自東都復起爲相一二月間三易主皆不預聞而卒不能討賊何係于安危哉夫由后戚取相位而起漢家后戚之禍魏不能無罪俛首於群阹之

間而不能討弑君之賊裴不能無罪然一則與西
吉同稱一則與子儀比美史皆不甚少之豈非君
子成人之美哉抑善善長也

郭泰類康節

李侗讀郭泰傳嘗問其父以泰之爲人父曰泰在漢
末有類康節之在宋侗曰康節經世之學何可當
恐非泰之所能及也父曰讀史之法若遠代史可
作一項看近代史又作一項看蓋近者詳而遠者
畧也林宗在漢不遭黨禍此一節極爲康節之所
取然汲引後進似非康節所能今人謂康節爲自
和史彙編 卷之六十五 六

李冠得失

李贊皇冠萊公唐宋名流炳然相業李前無姚宋冠
後無富韓其智謀寒澤潞之奸雄而威望起契丹
之敬畏四方倚重一代宗臣然李謫朱崖冠寬海

皆一斥不復竟死南中何耶蓋李之專擅足以
殺身而冠之矜誇尤可召禍使其當逆藩授首狂
虜請和社稷之功一歸君父優游相位口不言勞
小人雖欲中之其何爲詞是以公孫碩膚赤舄凡
几者終感變風雷而功高一世位極人臣者竟格
於上下孔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
餘不足觀也已

李王歐優劣

李含光聞人言已筆迹過父終身不書獻之小歐皆
以已書過父自喜推含光心則舜有瞽叟不當至
重華禹有伯鯀不當入聖域以勝父故耳初不知
父有善子宜繼有未善子宜創爲創爲繼正所以
揚顯其父也執此以論若含光所爲亦是過中若
獻之小歐是與父爭長矣竊謂三人均未爲是

僭閔正統君臣得失

蕭衍不從蕭穎胄請師于魏以爲求救狄示弱天
下其見固高出唐太宗肅宗資突厥回紇若石敬
瑭無足責已王軌奴與彭寵奴一也竇建德斬之
漢光武封之光武殆愧於建德李昇嫁种氏過漢
高皇帝不能處戚姬李璟保景遇過漢惠帝不能

保如意劉曜欲王劉熙而立劉胤爲太子胤卽下
秦甥秦立止之曜亦嘉其忠公視長孫無忌欲立
治不立恪之心何如夫以漢高祖光武唐太宗肅
宗爲君長孫無忌爲臣俱正統君臣裒然者其所
失至不如梁武竇建德李昇李璟下秦君臣真可
發嘆論者多畧僭閹崇正統初不知僭閹君臣所
行有正統君臣不能及者殊多

王十朋文天祥羅倫練子寧

王十朋文天祥羅倫廷對亡慮萬言十朋專指攬權
天祥以法天不息倫則明倫理正綱常皆自當時

稗史彙編 卷之八十五

八

三十四

所急務而言切中事機指陳要實使其說而用類
非迂遠空談後天祥身殉宋社而王羅二子偉然
名臣誠世儒所謂士人第一步也練子寧乙丑廷
試以輕才殺士直犯 高皇擢進士第二授修撰
今其言在讀之豎毛 高皇聖性嚴重不知當時
何以容之坊間刻梅溪文山一峯三策遺練不錄
豈以其名第二耶抑其時練犯國禁而所對未傳
也練臨江人死革除之難

莊周

莊周號爲達觀故能齊萬物一死生至於妻亡則鼓

盆而歌夫哀樂均出於七情周未能忘情強歌以
遣之其累一也奚爲是紛紛歟楊子云莊周蕩而
不法信知言矣

管鮑

或問曰管仲鮑叔孰優岳子曰亦叔也已矣仲得桓
公而佐之率諸侯一匡九有仲尼歸仁仲也而叔
則載籍蔑聞焉雖其自稱亦曰臣所不如管夷吾
者有五將安在其爲優哉噫牙進仲而齊霸仲庇
三豎而齊亂亂齊者仲而霸齊者叔也叔惡乎不
仲優邪公曰以伍員比管仲猶鷹隼與鳳雛

稗史彙編 卷之八十五

九

三十四

顏淵安貧

顏淵與齊王遊食必大牢出必乘車妻子衣服麗都
顏辭去曰玉出於山制則破焉非不寶貴也然而
璞不完士生於鄙野推選則祿焉非不尊遂也然
而形神不全顏願得歸晚食以當肉安步以當車
無罪以當貴清靜貞正以自娛嗟乎戰國之士未
有如魯連顏淵之賢者也然而不聞道也晚食以
當肉安步以當車是猶有意於肉於車也晚食自
美安步自適取其美與適足矣何以當肉與車爲
哉惟顏可謂巧於居貧者也未飢而食雖八珍猶

草木也使草木如人珍惟晚食為然固固巧矣
非我之久於貧不能知燭之巧也

李斯

李斯相秦盡取儒書燔滅之或謂斯從荀卿學必其
師學之不正有以使然乎曰荀卿著書固非十二
子然使之焚坑亦必不為也蓋心術之正不正則
存乎人師何尤焉

李斯入秦會秦厭諸侯客下逐客之令斯上書極言
稱引明客之有益于秦而無害秦留用之後至丞
相與趙高謀殺扶蘇立二世以保利祿終以下獄

稗史彙編

卷之八十五

十一

三十四

父子俱戮東市思欲牽黃犬出上蔡東門不可得
使其初放逐不上書于秦得禍未必若此然觀斯
窮時有感於倉鼠之言則其志專在利祿卒之無
益于秦而身嬰顯僇是專利祿之足以殺身若此

范增非人傑

世謂范增為人傑夷攷平生蓋出戰國從橫之餘見
利而不知義者也勸項氏立懷王及羽奪王之地
遷王於郴已而弑之增不能引君臣大誼爭之以
死懷王與諸將約先入關者王之沛公既先定關
中則當如約乃勸羽殺之又使之蜀漢羽之伐趙

殺上將宋義增為末將坐而視之坑秦降卒殺秦
降王燒秦宮室皆親見之未嘗聞一言也至於榮
陽之役身遭反間發怒而去於平厓美哉坡公論
此事甚備猶未盡也

張良陳平

張良陳平皆漢祖謀臣良之為人非平之可比也平
嘗曰我多陰謀道家之所禁吾世即廢矣以吾多
陰禍也平傳國至曾孫而遂絕如其言然良之爵
但能至于去其死纔十年而絕后世不復紹封其
禍更重於平何哉蓋嘗攷之沛公攻堯關秦將欲

稗史彙編

卷之八十五

十一

三十四

連和良曰不如因其懈怠擊之公引兵大破秦軍
項羽與漢王約中分天下既解而東歸矣良有養
虎自遺患之語勸王回兵追羽而滅之此其事固
不止殺降也其無後宜哉

趙堯

方與公謂周昌之吏趙堯年雖少奇士君必異之且
代君昌笑曰堯刀筆吏爾何至是居頃之堯說高
祖為趙王置貴強相獨周昌為可高祖用其策堯
竟代昌為御史大夫呂后殺趙王昌亦無能為特
謝病不朝爾由此觀之堯特為此計代昌爾安能

爲高祖謀哉呂后怨堯爲此計亦抵堯罪堯非特不能爲高祖謀其自爲謀亦不善矣昌謂之刀筆吏豈誣也哉

召平范粲王用文

召平仕秦封東陵侯秦亡爲布衣種瓜長安青門瓜五色甚美世謂之東陵瓜鄭侯何知其入客之當勤何辭加封食邑五千戶後何乃以功名終君子曰平古之高人也齊王芳廢魏中郎范粲拜送出邸因發病狎狂不言寢所乘車足不履地三十六年竟卒車上車蓋魏所賜者君子曰粲古之義人

卷之八十五

十三

也吾蓋於元得一人焉荅罕氏王用文仕爲潮陽路總管城亡自縊不死迺入福清山中者殆十年我朝旣一區宇使徵之慷慨賦詩竟仰藥死用文蒙古人從容赴義有重泰山可以勸忠矣其詩曰昔日潮陽我欲死宗祀如絲我無子此時我死作忠臣絕祀覆宗亦可耻今年辟書親到門丁男屋下三人存梅花片腦如雪白一死了却君親恩

死鼠死舌

荀卿儒耳李斯學荀而失之者也不死于犬而死于鼠鬼谷仙耳蘇張學鬼而失之者也不死于壽而

死于舌

霍子孟

霍光有日磾之忠而無其斷故中陰妻之禍有安世之慎而無其和故萌震主之疑

酒肉僧父

樊舞陽特酒肉僧父耳當擁盾入軍門其語壯能使意盛者銷及排闥入臥內其語悲能使氣衰者動此非鼓刀舌端所易辦故自高于絳侯一等

虛名實效

或言東晉純虛名鮮實效然則王茂弘之宅建康收

神史彙編

卷之八十五

十三

人望果虛名乎謝安石之却符秦阻桓溫非實效乎斯言過矣

諸葛武侯

古人讀書正不在多如得一二語便是終身用之不盡余觀淮南鴻烈云非澹泊無以明德非寧靜無以致遠而武侯纔改德爲志字愈覺有旨今考其生平龍臥而娶醜婦何澹泊也鼃聲而吟梁甫何寧靜也及至鼎足三分桑餘八百則致遠明志之效彰彰著矣彼五車云者雖多亦奚以爲

師相

漢之文成唐之郭侯皆師而可相者也兩人以師自
尊故相爲師隱而其用多藏唐之郭子儀宋之曹
彬皆將而能相者也兩人以將自任故相爲將掩
而其機不露

何鄧四傑

公明之徵何鄧也以相不以心故卒召老生之議行
儉之鑒四傑也以貌不以人故竟失賓王之義

清士腐儒

晉之清士喜談名理而苟完身故嵇阮貽笑于蘇門
宋之腐儒善言實學而缺應世故河南見排于蜀

神史彙編 卷之八十五

南

二九六

黨

汙色逃酒

晉人畏禍故畏事避讒故避名阮嗣宗謝幼輿之於
色皆自汙也畢茂世劉伯倫之於酒皆自逃也

穆申優劣

楚元王爲穆生設醴王戊卽位忘設穆生遂謝病去
申公曰公留戊稍淫暴二人諫不聽赭衣襍舂于
市申公愧之歸魯而趙主王臧言於武帝以蒲輪
召卒坐綰臧事病免穆生遠引於未然之前申公
曉懸於既然後謂禍福皆天不可避絕者未必

然也

司馬相如東方朔

世言司馬相如文人無行蓋無賴也初以琴音挑臨
叩寡女私而淫之遂竊以奔興販蜀市後貢緣狗
監得獻賦召見又勸上開叩焚之道持諭蜀之文
錦節歸鄉辟威自恣郡守郊謁縣令負弩先驅武
帝亦薄之不甚登用後欲娶茂陵人女與卓反目
今樂府有白頭吟蓋卓賦也使在文景之朝父嬪
斥矣晚終遺書導武帝東封泰岱此與古人死以
尸諫者何如哉或曰東方朔何如曰朔賢而隱於
下位者也諷諭婉愉足以開悟談言微中可以解
紛王仲淹謂朔詭跡混俗不自求別目曰人隱蓋
簡兮碩人之儔非寺人巷伯之比乃其恢諧譎浪
多寓深機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史記謂武
帝以俳優畜朔豈惟不知朔亦不知武帝也

亞夫塞倨

周亞夫細柳之軍行伍精明金華整暇天子至轅門
而不得入嚴矣然介冑之士不拜豈臣子施於君
父之禮哉其所遇幸漢文使當高帝之時則淮陰
之誅夷已不在鍾室而彭王之祖臨更不俟洛陽

神史彙編 卷之八十五

十五 三四九

矣快快非少主臣景帝在東朝已陰銜之特俟時而舉耳亞夫之蹇倨人臣固不可以立爇而漢文之謙冲則世主尤當以爲訓

孟劉優劣

孟敏餽已破矣視之何益之言郭林宗亦以爲有分决後世類引以爲證近見賔退錄載劉卞功事言卞功六歲時誤觸甕碎家人譙之則曰候釘鉸者來當全之人破尚可修矧甕乎語未絕釘鉸至相與料理項之如新予論破甕之戒有使人安敗樂退之心釘甕之言有使人補過遷善之義劉所見

神史彙編

卷之八十五

十六

固優於孟

劉杜難易

漢書杜密劉勝兩人皆去官歸鄉里密每謁守令多所陳說劉勝閉門掃軌無所干及太守王昱一日謂密曰劉季陵清高士公卿多舉之者密知昱激已對曰劉勝位爲大夫見禮上賓而知善不薦聞惡無言隱情匿己自同寒蟬此罪人也今者尚義力行之實而密達之遺道失節之士而密糾之使明府賞刑得中令聞休揚不亦萬分之一乎雖然爲劉勝易爲杜密難使密所托一出於公而足以

取信則可爲不則寧爲劉季陵者之不至失已也此魯男子所謂以我之不可學柳下惠之可

蔡邕晚節

蔡伯喈峻行危言屢遭困折桓靈之際幾于殺身晚跡塞垣亡命吳會艱難踴躍氣不少衰固獨行之君子也其視梅子真劉更生相去幾何哉晚節依通受官逆卓優游朝寺比之匪人味篤信善道之真寡既明且哲之義身死世絕蓋舉其平生而盡棄之其瘦死于獄非不幸也雖然王允誅卓并以及邕至因馬日磾之言有武帝不殺遷之論刻亦

神史彙編

卷之八十五

十七

甚哉是故禍機旋踵勲業所以不終

仲長統

晉人多喜言仲長統所爲史言其少不應州郡辟命常以名不常存人生易滅優游偃仰可以自娛欲卜居清曠以樂其志斯言信美然吾卽其行事本未攷之統乃徒有是言耳蓋潘岳閒居賦之類實未嘗以身爲之也旣從荀彧舉得尚書郎輒不復辭則前日不就州郡之辟豈其本意遂參曹操軍事不知果欲娛清曠保性命從操何求乎史又言統每論說古今及時俗行事常發憤歎息遂著昌

言允非其實退不得踐前言以安田里進又不擇所主輕犯世故兩未見其有得統死年纔四十一幸其早耳不然恐未必免禍正平之禍時人謂之狂生信有以取之范曄徒錄其言更不復辨後世遂槩以爲高世遠行之士李文饒知止賦云仲旣得於清曠雖文饒猶然人固亦易欺耶

陳元龍

許汜與劉玄德並在劉荊州坐共論人物許曰陳元龍湖海之士豪氣不除玄德問許君言豪寧有事耶許曰昔遭亂過下邳見元龍無客主之意不相

神史彙編

卷之八十五

十八

與語自上太床臥使客臥下床玄德曰君有國士之名今四海橫流帝王失所君須憂國忘家有救世之意乃求田問舍言無可採是元龍所諱也何緣當與君語如我日臥百尺樓上臥君於地下何但上下床之間哉荊州大笑玄德因言曰若元龍文武膽志當求之於古耳造次難得比也

孔明

孔明高尚隆中年未三十而完名大雅至四海稱爲臥龍先主帝室華胄一代英豪目無吳魏親爲折節三顧其廬投耒而興據荆跨益連衡鼎足亦以

自雄矣然愚嘗謂孔明之賢而不能成子房之烈使三分之勢合爲一家蓋三國之時天造草昧才識相埒知勇俱齊孔明所遇不幸之子房耳唐人有詩云當時諸葛成何事只合終身作臥龍王荆公晚居鍾阜每誦此詩其意固有在云

元龍所敬

陳元龍使功曹陳季弼詣許謂之曰許下論議待吾不足足下相爲觀察還以見誨季弼還曰聞遠近之論頗謂明府驕而自矜元龍曰夫閨門雍穆有德有行吾敬陳元方兄弟淵清玉潔有禮有法吾

神史彙編

卷之八十五

十九

敬華子魚清修疾惡有識有義吾敬趙元達博聞強記奇逸卓犖吾敬孔文舉雄姿傑出有王伯之畧吾敬劉玄德所敬如此何驕之有餘子瑣瑣亦焉足錄哉魏志曰陳季弼字季弼東陽人初爲功曹功曹太叔時爲司空掾歷官侍中龍名登元

兗州八伯

州里目陳留阮放爲宏伯晉書曰阮放字思度陳留人放與族弟平放知名中興時爲太子舍人雖受寵而常說老莊不及軍國明帝甚愛之素情約不營產業爲吏部郎不食高平鄒鑒爲方伯泰山胡毋輔之爲達伯濟陰卞壺爲裁伯陳留蔡謨爲

朗伯阮孚為誕伯已見高平劉綏為委伯劉綏字子曼安高平人祖與太視今父泰山羊曼為黠伯羊曼字曼卿武著作郎綏歷驍騎長史泰山羊曼為黠伯別傳日曼字延祖泰山南城人父驍騎太守曼和綏安任飲酒節與陳留阮放等號兗州八達緊選月陽尹為凡八人號兗州八伯以擬八雋蘇峻所害

曹袁興亡

東坡論曹袁興亡曰魏武帝既勝烏桓曰吾所以勝者幸也前諫我者萬全之計也乃賞諫者曰後勿難言袁紹既敗于官渡曰諸人聞吾敗必相哀惟田別駕不然當幸其言之中也乃殺豐為明主謀而忠不惟無罪乃有賞為庸主謀而忠賞固不可得而禍隨之乃知孟德本初之所以興亡也

曹丕忌植

別史言曹丕奪漢山陽下賓曹植素服發哀為位而哭丕聞之遂取跡忌至禁錮防閑終其身以死若然則操之不立植亦見其恭順之節將以服事殷而弘遠之謨必不能造魏客隱以立不不得已也植非首陽之餓叟母亦洛邑之頑民耶然吾觀丕才氣弱植志武武器雄使丕守文有餘而植開基可求但天惡曹氏固不使統業得以屬植耳吾每於是傷植

能脫於桎梏哉吁善觀人者當攷其迹而逆察其心乃可也

王祥李密

古今稱孝子順孫曰王祥李密然祥仕魏親為三老封萬歲亭侯而俛首事晉終官太保密至以少事偽朝列職郎署之語形諸陳情表奏之文豈世教不明人心陷溺知有父子而無君臣也吳幼清著述滿家身磨道望親宋貢士北而事元彼固儒者之高蹈貪目乃爾則祥與密抑又何云劉因杜本隱不違世出不混塵睥睨當時卒行其志吳視之有餘媿矣

張華

阮籍見張華鷦鷯賦嘆曰此王佐才也觀其意獨欲自全於禍福之間耳何足為王佐乎華不從劉卞言竟與賈氏之禍畏八王之難而免倫秀之虐此正求全之過失鷦鷯之本意

王祥何曾褚淵

王祥何曾褚淵皆孝友立德人也祥曾處魏晉之間不能死職淵受宋顧命而乃心齊禪不忠莫甚焉然則古人求忠臣於孝子之門矣足據哉楊雄之

恬退阮籍之放逸周顒之高蹈計其人非利達所能動者而雄乃著美新籍爲晉造九錫文顒代蕭道成答沈攸之書竟以矯妄之詞虧損忠貞之節將無天奪其鑒耶

王逸少

王逸少在東晉時蓋溫太真蔡謨謝安石一等人也直以抗懷物外不爲人役故功名成就無一可言而其操履識見議論闊卓當世亦少其比公卿愛其才器頻召不就殷深源輔政勸使應命遺之書曰足下出處正與隆替對豈可以一世之存亡必

神史彙編 卷之八十五

三六四

從足下從容之適逸少報曰吾素志無廊廟王丞相欲內吾誓不許之手跡猶存由來尚矣不於足下叅政而妨進退自見婚女嫁便懷尚子平之志數與親知言之非一日也及殷侯將北伐以爲必敗貽書止之殷敗後復謀再舉又書曰以區區江左所營綜如此天下寒心久矣自冠亂以來處內外之任者疲竭根本各從所志竟無一功可論一事可紀任其事者豈得辭四海之責哉若猶以前事爲未工故復求之於分外宇宙雖廣何所自容又與會稽王牋曰今雖有可欣之會內求諸已而

所憂乃重於所欣以區區吳越經緯天下十分之九不亡何待願令諸軍皆還保淮須根立勢舉謀之未晚其識慮精深如是其至恨不見於用耳而書名所蓋後世但以翰墨稱之藝之爲累大哉

淵明讀書

晉書云陶淵明讀書不求甚解此語俗士之見後世不曉也余思其故自兩漢來訓詁盛行說五千之文至于二三萬言後進彌以馳逐漫美而無所歸陶心知厭之故超然真見獨契古初而晚廢訓詁俗士不達便謂其不求甚解矣又是時周續之與

神史彙編 卷之八十五

三五十一

學士祖企謝景夷從刺史檀韶聘講禮城北鄉以警校所住公廨近于馬肆淵明示以詩云周生遠孔業祖謝響然臻馬隊非講肄校書亦以勸蓋不屑之也觀其詩云先師遺訓今豈云墜又曰詩書敦夙好又云游好在六經又云汎覽周王傳既博山海圖其著聖賢群輔錄三孝傳贊考索無遺又跋之云書傳所載盡于此矣豈世之鹵莽不到心者耶予嘗言人不可不學但不可爲講師溺訓詁見淵明傳語深有契耳

王主不明

王景畧冠世才雄心明正閭東遷有晉惜其所事者
符堅許平仲淵源道學志辦華夷南渡有宋惜其
所主者蒙古堯君素疾風勁草之死不移其固守
蒲東乃甘心于逆廣王鐵鎗畧雄霸逢時自奮
其圓翔河上乃效節於賊溫是皆擇非其主比之
匪人雖偶襲一時之奇名終莫逃沒世之遺論是
以君子仕止之間須嚴冠履之分從違去就逆順
是非皆當曉然使不迷謬則常變從容其寡過矣
古之人有行之者茅容徐稚造次以之

劉凝之沈士麟

和史彙編

卷之八十五

三十三

梁史劉凝之爲人認所着履卽與之此人後得所失
履送還不肯復取又沈士麟亦爲鄰人認所着履
士麟笑曰是卿履耶門與之鄰人得所失履送還
士麟曰非卿履耶笑而受之此雖小事然處事當
如士麟不當如凝之也

邢魏任沈

魏佛助與邢子才意趣不協更相詆毀魏每議陋邢
文邢云江南任昉文體本疎魏收非直模擬亦大
偷竊魏聞乃曰伊嘗於沈約集中作賦何意道我
偷任昉任沈俱有重名邢魏各有所好武平中黃

門郎顏之推以二公意問祖僕射祖曰見刑魏之
臧否卽是任沈之優劣

王方慶魯鈍

王方慶魯鈍同時爲鳳閣侍郎或問張元一二子孰
賢元一荅曰魯如九月得霜鷹王如十月被凍蠅
朝野僉載曰或人又問其故元一荅曰得
霜鷹俊健被凍蠅頑怯人服其能體物

唐室文人

張燕公徐元固

張說

同在集賢十餘年好尚頗同情

契相得諸學士凋落者衆燕公手疏諸人名與元

和史彙編

卷之八十五

三十三

美敢問孰爲先後燕公言李嶠崔融薛稷宋之問

如良金美玉無施不可

辭學知名同在富嘉謨之文如孤峯絕岸壁立萬

仞叢雲鬱興震雷俱發誠可貴乎若施於廊廟則

駭矣

唐詩紀事曰富嘉謨武功人長安中爲晉陽

主簿稱其少微齒亦弱晉陽有疑倚者爲太原

隱之文如麗色淨妝衣袂綺繡燕歌趙舞觀者忘

憂然類之風雅則罪人矣

唐詩紀事曰開朝隱字

後進文辭孰賢燕公曰韓休之文如太羹玄酒雅

不典則而薄於滋味劉陶唐書曰韓休京北人
方直不務進許景先之文如豐肌賦理穠華可愛
而乏風骨張九齡之文如輕絲素練雖濟時用而
窘於邊幅王翰之文如瓊杯玉笋爛然可珍而有
玷缺唐詩紀事曰王翰字子伯晉陽人少豪健恃
才張嘉正張說為并州長史厚禮之為駕部
郎坐事貶若能懲其所闕濟其所長亦各一時之
秀也

六真

皮日休曰皮子之志常以真純自許每謂贊大化者
必有真相以房杜為真相焉定大亂者必有真將

神史彙編 卷之八十五

七

以李太尉為真將焉做大君者必有真隱以盧徵
君為真隱焉鎮澆俗者必有真吏以元魯山為真
吏焉負逸氣者必有真放逸以李翰林為真放逸
焉擅名臣者必有真才以謝太傅為真才焉

一鵬挾兩兔

張九齡裴耀卿罷免之日二人鞠躬卑遜李林甫楊
揚自得觀者謂一鵬挾兩兔

馮道

世譏馮道事四朝十一帝不能死節改其言未嘗詭
道免於亂世蓋天幸而石晉之末室寤錄無敢奉

使者少主批令宰相擇人道奉批云臣道自去舉
朝失色皆謂墮于虎口道竟生還初郭威遣道迂
湘陰道曰不知此事由秉否道平生不曾妄語又
周世宗欲收河東自謂此行若太山壓卵道曰不
知陛下做得山否凡此皆推誠委命未嘗顧避依
阿也又虜主問萬姓紛紛何人收得道發一言以
對不啻活生靈百萬俗人徒見道之迹不知道之
心富文忠論道之為人曰此孟子所謂大人也王
荆公論道能屈身安人如諸佛菩薩之行唐介曰
道為宰相使天下易四姓身事十一主謂為純臣

神史彙編 卷之八十五

二十八

平安石曰伊尹五就桀正在安人而已介曰有伊
尹之志則可荆公變色趙鳳女嫁馮道之子夫人
嘗怒之鳳使乳媪訴之累百言道但云傳語親家
翁今日好雪愚觀此老無他只是得一忍耐字真
所謂凝頑老子也

竇儀陶穀

周世宗嘗欲以竇儀陶穀並命為宰相以問范質對
曰穀有才無行儀執而不通遂寢其事

陳搏非隱士

陳圖南非隱者也其對太宗及宋琪之語蓋經綸蘊

籍志識精明豈惟誣玄虛之傳真中行獨復之士也五季喪亂間關往來洛日嵩雲濡遲瞻眺其心曷嘗一日忘天下哉偃蹇華山睡斲石室特托於神仙之幻妄自文其經畧之雄奇太祖代周墜驢失笑野花啼鳥歸拂輕塵已知宋祖之興天下不足定矣搏善辟穀能一月不食死年僅六十五

楊詞規益

爲宰相者先德量次器識次才能宋之張忠定寇忠愍兩公皆繫宰輔之望寇相而張不入相論者謂有忠定之才而無宰相之位於忠定何損有宰相

神史彙編

卷之八十五

三十五

三十五

之位而無忠定之才於宰相何益不知所謂宰相者不專以才自見而斷斷休休則所用之才皆其才也忠愍拜相楊文公億草制曰能斷大事不拘小節有干將之器而不露鋒鏑懷照物之明而自能包納寇得之甚喜而不公之詞正規益其所未備觀其於丁謂拂鬚三言面折則鋒鏑太露卒以致雷陽之謫此正有照物之明而未能包納處惜乎萊公不悟此也

滕達道

滕達道守巴陵日修岳陽樓樓成或贊其落成滕曰

說甚落成只須凭欄太慟數場耳夫放臣逐客棄置遠外其憔悴無聊不自遣者有之何至若是韓文公諫佛骨表云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監臨臣不怨悔言切直矣及貶潮州謝表則欲論贊功德作爲歌詩復自言負罪嬰累懷痛處窮死不瞑目天地父母哀而憐之若以覲召還者夫臣子處謫與子弟書曰歲中以言事得罪不能逆道苟時爲千古罪人雖貶居遠方終身不耻其平生忠義

節所自守若此

神史彙編

卷之八十五

三十一

三十六

傳簡獻公

傳簡獻公事仁英兩朝居言路榻前論事是非非正色抗言未嘗少有苟容姑息之意退而與人道之亦未嘗少有矜驕自負之色及出爲郡循循然遵奉詔條惟謹或問之曰公以直節聞天下今雖爲郡謂當有所縱捨以自表見奈何俛首奉法如此何以自別於常人乎公曰不然君子素其位而行言官行言事之職牧守行守之任此古人所以安分而明守也聞者歎服司馬溫公嘗謂邵康節論近代人物曰清直勇三者人所難能也吾於

欽之畏馬康節曰欽之清而不耀直而不激勇而不愠尤爲難矣世以爲名言

思治論

坡公初年亦銳意天下事其思治一論則志向之發泄也所謂豐財疆兵擇吏卽王氏富國疆兵更化之意然王以拘執蘇以通達王恃一己之必可行蘇欲合衆人而定於素其見固自不同王後終以紛張變置海內極於罷敝而蘇自海外歸亦絕口不作異時之論惟專以拯救蘇息爲言殆知病於三折之後者矣

稗史彙編

卷之八十五

三十一

三十九

周程淵明

趙宋之儒周子大程子別是一氣象胸中一塵不染所謂光風霽月也前此陶淵明亦此氣象陶雖不言道而道不離之何也以日用亦道也他人非無講明述作之功然涉有意矣

戒誇

歐陽永叔每誇政事而不誇文章蔡君謨不誇書呂濟叔不誇棋何公南李公素不誇飲酒司馬君實不誇清約大抵不足則誇也

溫公蜀公

元祐年召用司馬公范蜀公司馬再入相蜀公事四上辭免益力曰六十三而致仕抑有前聞七十而復來豈爲得體公竟不出或以公不出爲問者公曰凡我所欲爲者司馬君實已爲之矣東坡作二公贊于司馬則稱其忠誠而畧言功於公則曰廉頑起懦孰知其功蓋溫公之功著于當世者顯顯在人奚俟於言而蜀公之廉退足以激興頑懦以無用爲用故稱其功亦微顯闡幽之意

近世鉅公

嘗論近世鉅公歐文忠公似韓退之司馬文正似蘧

稗史彙編

卷之八十五

三十一

四十五

伯玉王荆公似王夷甫蘇東坡似司馬遷文忠似退之夫人而能言之然其所以似之者人或不能知也

寇丁邪正

袁抗太監嘗言魯守官營道聞吏民言寇萊公始謫爲州司馬素無公宇百姓聞之競荷瓦木不督而會公宇立成守土者聞于朝遂再有海康之行始戒途吏民遮道馬復踏蹠不進寇以策叩馬曰汝尚敢滯耶汝何不行馬卽前去寇泣且曰語丁謂我負君何事致我于極地耶其後丁自朱崖移道

州袁嘗接其語論遂以所聞質之丁曰寇自粗疎
先朝因節日賜宴于寇相第寇好以大白飲人時
曹利用爲樞密副使不領其意寇曰某勸太傅酒
何故不飲曹竟不濡唇寇怒曰若一夫耳敢爾耶
曹厲聲曰上擢某在樞府而相公謂之一夫明日
當于上前辨之自此二公不協厥後發萊公之事
者曹貂也預謂何事然中外皆知萊公之禍丁有
力焉二公之在政府也當太平之盛至于贊燮王
度亦無善惡之大者至今天下識與不識知與不
知聞萊公之名則許以忠蓋言晉公之爲則目以

御史彙編

卷之八十五

三

三百五十九

姦諛豈非丁以才過其實寇以誠過其才歟

張無垢私印

張無垢云貪冒之士如落穢溷汙渠如何使人敢近
廉正之士如竹間清風湛露灑灑襲人觀者已覺
心目頓快況處其間哉常刻一私印云萬竹間清
風湛露或作竹間風露既有本且以自勵

張浚自用

朱勝非秀水閒居錄曰紹興七年張浚摺撫岳飛之
過以張宗元監其軍蓋浚方謀收内外兵柄舉措
如此既而事蹶勢敗失於急欲制諸將之故使是

時朝廷不堅起武穆則荆襄之變在淮西之前久
矣豈非寡謀自用之咎歟後武穆之禍王貴告牒
乃以雲憲謀還兵柄爲辭觀此則武穆步歸廬山
其部曲亦必有不安者矣亦宜其來貴之讒口也

岳飛

宣和之末將弱兵驕虜入都城束手無策勤王數十
萬衆皆觀望近郊康邸既南散爲盜賊兀朮劉豫
撫而有之布滿河南而中原遂不可復建紹以後
前鑒甚明故諸將各擁強兵隱然重鎮韓世忠維
揚劉光世廬皖張俊浙右岳飛武昌而吳玠兄弟

稗史彙編

卷之八十五

三十四

一百五十五

保蜀皆招見軍馬擅用賦財移易官師辟置叅慕
蓋幾於唐末藩鎮矣行都在抗頗厭其逼奸檜伺
其機括持虜未滅而將難制之說以聳動君心陰
謀釋諸將之權而倡和投弱主之欲是時惟俊與
檜善諷速解兵退保湖山止濃玉帛世忠又潛龍
之舊上結主知故威逼不疑終保祿位玠兄弟處
蜀無隙可乘惟飛忠勇剛明誓欲殺虜君無中眷
相有深仇羅織殺之以屬諸將飛平生雖稱文雅
而崛起武流資稹豪直前不顧逆龍傳虎遂陷
禍機耳然當時諸將惟飛有氣魄可以敵愾使用

於宣和宗社無淪虜之禍展於建紹車駕有南轅之期豈天欲強胡以成蒙古之勢使人謀之不臧耶

二張

張弘範張世傑本兄弟也而一爲元伐宋期於削平一奉宋抗元志存社稷比於諸葛弟兄又有間矣

文溪附元

文文山死宋而其弟壁號文溪者附元當時有詩云江南見說好溪山兄也難時弟也難可惜梅花各心事南枝向暖北枝寒迨元皇慶中丞相子陞仕

神史彙編 卷之八十五

三十五

爲集賢學士奉使贛州道卒時有挽之者云地下修文同父子人間讀史各君臣由是言之天下是非之顯然者在當時固已定矣初無俟于百年也先是丞相子道生佛生皆流離中死亡治命以陞爲後按陞爲璧之子則陞之失其本心者有自矣

文天祥

爲將忌重名尤忌英氣郭子儀始無重名立功後多愼緩開冗黷默自容故猜忌如唐德宗收狼如魚朝恩竟亦莫可如何終其身不忍加害猶悍島夷吐蕃回紇亦款服歸誠焉宋南渡諸將韓世忠庶

幾近之宗澤岳飛雖忠勇然宗名重岳又英氣俱不克功名終其後文天祥起狀元爲執政天下想望風采及以兵勤王所集南中烏合而上已忌之李庭芝張世傑一時名將當天祥走入真州李疑其不得獨脫陰嗾苗再成害之苗不忍乃逸去至行都世傑惡其才望力遏之以致五坡就執雖天命有在亦人謀不臧也然天祥初以相麻使伯顏軍一見卽留不遣令其副歸則夷亦忌之亦奚怪地望之相埒者耶若天祥詩日出師三年勞且苦咫尺長安不得覩其志則可悲矣

神史彙編 卷之八十五

三十五

陳仲微

宋有陳仲微者咸淳中以言事切直罷官後起爲兵部侍郎修國史丙子從二王入廣暨厓山敗流落安南臨歿有詩曰死爲異國他鄉鬼生是江南直諫臣安南國王挽之以詩曰痛哭江南老鉅卿春風搵淚爲傷情無端天上編年月不啻人間有死生萬疊白雲遮故國一堆黃土覆香名同天力量隨流水流水灘頭共不平仲微之詳見本傳其偷生外國雖與陳宜中同科然宜中身爲大臣且當國用事國亡與其君同死社稷固其職也顧遺君

棄親避他國於國則不忠於家則不孝一死有餘責矣若仲微視陸秀夫輩雖有愧要之猶愈於投降賣國者其踪跡亦可憐也

許平仲

許平仲生於元人域中俛仰從仕是時中原淪入金狄百數十年河洛之間腥膻已久雖豪傑之士亦忘其身之爲胡況平仲隨世以就功名者丘仲深不滿其出蓋責備賢者之意也是豈易言耶許衡之學初頗出入從老氏用功極多至讀三蘇書亦喜其縱橫押闔後得閩南傳義始從事伊川考亭之說然亦厭宋末以來訓詁箋註深入絲毛故平生不好著書其爲教甚有矩度國監造士之法至今可行然所養雖純學未見道辭受取與終是未合聖賢使其得濂溪明道之學以淑其身則所造請當不止此

使虜詞

宋人送朝士使虜詞中云堯之都舜之壤禹之封於中應有一箇半箇耻臣戎萬里腥膻如許千古英靈安在磅礴幾時通夫桑維翰劉豫秦檜之徒固無足言矣而入元以來若許衡姚樞竇默劉秉忠

輩高談皇帝帝伯之道自謂列聖相傳道統爲在伊輩而考圖推運謂朔元爲中國正統推心臣服援經據史從而爲之辭嗚呼使其觀於此言宜愧死無地矣或曰元奄有中國士君子生斯世爲斯民非元則無所效用必若子言宜若之何而可則應曰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夷狄主中國斯亂世無道之極也許衡輩知誦法孔子雖不出可也

武寧忠武

太祖高皇帝取張士誠城破日開平常忠武王入齊門所過屠戮殆盡中山徐武寧王入闔門不殺一人至臥佛寺前兩王相遇武寧始戒忠武勿殺嗚呼同一吳民也遇忠武何不幸遇武寧何幸耶厥後忠武之爵不續而武寧今已五傳子姓繁衍茲固嗜殺與不嗜殺之明驗也觀宋曹翰曹彬傳益信不誣

寒義十人優劣

太宗與解縉論群臣御筆書寒義等十人名命各疏于下十人者皆上所信任政事之臣亦多與公善而具以實對於義曰其資厚重而中無定見於夏原吉曰有德有量而不遠小人於劉雋曰雖

有才幹不知顧義於鄭陽曰可爲君子頗短於才
於李至剛曰誕而附勢雖才不端於黃福曰秉心
易直確有執守於陳瑛曰刻于用法好惡頗端於
宋禮曰慙直而苛人怨不恤於陳洽曰疏通警敏
亦不失政於方賓曰簿書之才馴僉之心既奏
上以授 仁宗曰李至剛朕洞燭之矣餘徐驗之
後至剛壽終雋以節死交趾得贈謚

楊文貞

楊文貞于本朝大臣爲巨擘列于宋之公卿終有愧
焉試以一二較之王文正以張師德兩造其門惡
其奔競終身不用文貞必以造門者舉之甚至人
舉所知自以爲不知而阻之宜恬淡自守者不出
其門也文彥博以唐介攻已被謫再三申救後卒
舉用文貞以攻已者爲輕薄生事必欲黜之禁錮
終身吁休休有容宅揆舉賢之道失矣以二公所
行較之品格何霄壤哉

吳與弼

撫州吳子傳名與弼正統景泰中勇往任道不事章
程規範尊嚴負荷崇重一時文士亦不甚喜之吳
有詩厭宋末箋註之繁云靈臺清曉玉無瑕獨立

東風玩物華春氣夜來深幾許小桃又放三花
識者謂其有浴沂舞雩氣象但其人規局頗拘於
持稍過固緣氣質之偏滯泥成法爲信舊聞一守
章句之陋自謂宦官釋氏不除吾終不出人咸目
之爲迂後忠國公石亨疏其行于 朝大學士李
賢力贊之遂遣行人召至 賜見文華命坐拜
太子諭德固辭歸至家益杜門不出罕得接見其
門田是謗議自起至誣以囚首告弟長跪縣庭且
譏其說書不記傳註者君子之所爲豈俗學糠粃
所儲藏是發一笑耳然吳亦見道未至執德不弘
羈縻禮門動有括礙使如濂溪明道則雖卑俛庶
僚得沉下邑人不得而損益之矣

二楊

正統初政歸內閣楊士奇雖偏而小私能持公論楊
榮能恤刑休息小民如兵部尚書王驥建議欲差
御史巡行天下清勾軍丁止之驥後力奏不能
止方從之凡事循守舊規不輕改變亦未敢肆意
行私復恩報怨蓋雖承 祖德之權之後亦二公
心術純正非奸邪之流也 國家大治體似未
諸君如北征之馬聚於馬戶營之兵終歸匠籍

中官委外遂爲常規南京兵冗而不知悉減入屯田北京衛多而不知沙汰爲精銳律書變改至於徒法廢而流法亡軍職冗濫併鎗比試之法爲虛文降級充軍之法棄而不用皆不能講究修復至於新增漕運北京米四百餘萬石遠及於江浙湖廣而不知折徵以寬直達舊額漕運南京米四百餘萬石俱改折徵每石銀二錢五分而山東山西河南陝西之民歲輸六邊稅糧五百餘萬石則令陸運本色若折徵每石折銀一兩是北民稅一石輸兩方民稅四石之數遂使祖宗什一中正之制有南北輕重之偏故曰國家大治體似未諳習者豈敢誣哉

李昌祺

李布政昌祺爲人正直不阿於才學亦贍雅少雙其作剪燈餘話雖寓言小說然多譏失節有爲而作也同時諸老多面交心惡之而彈琴記有江南舊事休重省桃葉桃根盡可傷之句亦別有所指葉文莊公水東日記亦稱紀其行概及韓公雍按江西亦以公有此書不入鄉賢祠蓋時獨以爲文人且病其怪亂乃爾未知此公大節高明安得以筆

墨莊戲墨之

神史彙編卷之八十五

神史彙編卷之八十五

稗史彙編卷之八十六

海右閒民王圻纂集

人事門

家範類

華歆家法

華歆遇子弟甚謹雖閭室中儼若朝典陳元方兄弟恣柔愛之道而一門內兩不失雍睦之軌

柳玘家訓

柳玘述家訓以戒子孫曰行道之人德行文學爲根株正直剛毅爲柯葉有根無葉或可俟時有葉無根膏雨所不能活也至於孝慈友弟忠信篤行乃食之鹽醬可一日無哉予揭之坐隅使爲子若孫者觀覽之

稗史彙編

卷之八十六

一百卅五

竇尚書家法

竇儀尚書家法整肅每對坐客卽二侍郎三起居四叅政五補闕皆侍立焉

李宗愕家法

李宗愕爲翰林學士家雖百口雍睦有制真宗常語侍臣曰臣寮家法當如宗愕

呂氏家禮

呂氏舊俗姆母受嬪房婢拜以受其主母拜也嬪見姆母房婢妮答拜是亦尊尊之義也姆母呼嬪房人並斥其名嬪呼姆母房人於老成親近者則並以姐稱之諸婢先來卽呼後來者各後來者呼爲姐姆母於嬪處自稱名或去名止稱新婦嬪於姆母處則稱之

呂汲公在相位其兄晉伯自外郡代還相與坐東府堂上夫人自廊下降階趨謁以二婢掖持而前晉伯遽曰宰相夫人不須拜微仲解其意叱二婢使去夫人獨拜于赤日中盡禮而退晉伯略不顧勞

稗史彙編

卷之八十六

一百五十六

闕者歎服其家法之嚴

宋史曰呂大防字微仲其先汲郡人祖通太常博士父黃比部郎中徙京兆藍田遂家焉大防元祐中拜中書侍郎封汲郡公兄大忠字晉伯大忠大防與弟大臨同居相切磋論道考禮冠婚喪祭一本於古關中言辭學者推呂氏

諫議家法

陳諫議省華三子堯叟堯咨皆舉狀元堯佐亦中第後堯叟至樞相堯咨至節度使堯佐至丞相而諫議家法甚嚴堯叟娶馬尚書女日執饋馬於朝路

詔諫議以女不習乞免其責諫議答云未嘗使之執饋自是隨山妻下厨耳馬遂語塞三子已貴秦公尚無恙每賓客至其家堯佐及仲季子侍立左右坐客踧踖不安求去秦公笑曰此兒子輩爾後天下皆以秦公教子有法而以陳氏世家爲榮

孝肅家訓

包孝肅家訓云後世子孫仕宦有犯賊盜者不得放歸家亡歿之後不得葬於大塋之中不從吾志非吾子孫共三十七字其下押字又云仰珙刊石堅於塋屋東壁以詔後世珙者孝肅之子也

神史彙編 卷之八十八

三三八

欲焚羅帷

絕純仁娶王氏婦將于歸有言婦以羅爲帷幔者文正公聞之不悅曰羅綺豈帷幔之物耶吾家素清儉安得亂我家法敢持至吾家當火於庭

禁婦觀燈

司馬溫公在洛陽開居時上元節夫人欲出看燈公曰家中自點燈何必出看夫人曰無欲看游人公曰要着游人我豈是鬼耶遂止

裘承詢

祥符中越州言會稽縣民裘承詢同居十九世詔表

其門閭屈指今二百三十六年矣其號義門如故

余嘗至其村廳事猶在族人雖異居同在一村中

世推一人爲長有事取決則坐於廳事有竹簞亦

世相授族長欲撻有罪者則用之至今免役不知

十九世而下今又幾世矣余嘗思之裘氏力農無

爲士大夫者所以能久聚而不散苟有驟貴超顯

之人則有非族長所能令者況貴賤殊途炎涼異

趣父兄雖守之子孫亦將變之義者將爲不義矣

裘氏雖無顯者子孫世守其業猶爲大族盛於乍

盛乍衰者多矣天之祐裘氏者豈不甚厚乎

神史彙編 卷之八十八

四三六

三君孝友

吳顧悌疾篤妻出省之悌命左右自扶起冠憤加襲令妻還南齊劉璉兄璉夜聞壁呼璉而璉不答方下床着衣立然後應璉問其久璉曰向束帶未竟唐王疑每就寢息必叉手而卧慮夢寢中見先靈也三君恪敦孝友至嚴隱微誠不愧屋漏矣

陸氏家法

具有陸氏蓋抗遜裔也其家閨門極嚴壻輩年老者終得至內廳一揖丈母而已三尺之童不許入內惟以老嫗傳命嬾人亦不得與外政其家族甚盛

世守其規文內翰徵仲之家法亦嚴自其父温州以來弟見兄必侍坐拜揖之間兄未嘗吝徵仲雖老每日必衣冠謁家廟雖極冗不輟如一物未薦不先入口皆可爲師法

浮丘詩

子孫才分有限無如之何然不可不使讀書貧則教訓童稚以給衣食但書種不絕足矣若能布衣草屨從事農圃足跡不至城市大是佳事關中村落有魏鄭公庄諸孫皆爲農張浮丘過之留詩曰兒童不識字畊鑿魏公庄夫仕宦豈能常哉不仕則農可無憾也但切不可迫於衣食爲市井小人之事戒之戒之

神史彙編 卷之六十六

五

修持類

陰德

人之處世不可不積陰德夫不積陰德者未見其有後也故于定國治獄多陰德而知其子孫必興孫叔敖有埋蛇之陰德而毋知其必貴然陰德亦甚易積不必廣散金穀多方布施設僧道建造寺觀也夫所謂積陰德者時時有收濟愛物之心刻刻無害物之意出入起居種種行方便如此便是

積陰德也今姑以小者言之如蛾之赴火螳之墜淵而吾能救之亦是陰德也知夫人有飢寒吾能飽之人有疾厄吾能療之救人之患難解人之仇怨濟人之貧困不成人之惡不幸人之過不談人之短不喪人之善凡此之類皆陰德也積德之士苟常以方便存心隨力行之不已則陰德亦厚矣

十四忌

一不可亂人男女二不可負人錢米三不可占人田宅四不可奪人玩好五不可妄求財物六不可貴人飲食七不可揀擇便利八不可優劣前輩九不可毀長上及它人文字十不可互相品題高自標榜十一不可自滿自矜十二不可酣飲肆酒恣意蕩蕩十三不可好勝鬭訟十四不可以怒氣加人

神史彙編 卷之六十六

六

清福

金溪胡九韶從吳康齋學易造詣修潔家甚貧課兒力耕僅給衣食每日晡焚香頓首謝天賜一日清福其妻嗤之曰一日三餐菜粥何名清福九韶曰吾幸生長太平而無灾禍一家飽煖而無飢寒榻無病人獄無囚人非清福而何

興念投豆

康靖公槩既休致居鄉里晏居之室必置三器凡上一貯黃豆一貯黑豆一空有間投數豆空器中人莫喻其意問之曰吾平日興一善念則投一黃豆興一惡念則投一黑豆用以自警始則黃多於黑近者二念俱亡亦不復投矣

三無奈何

人間有三大事皆無可奈何須歸委順而已謂身也世也劫也人之自身生之始不能知化之終不能知無可奈何此委順之大者一也處於世則有因緣之善惡身心之苦樂無可奈何此委順之大者二也又說浩劫運數中則有陷歷陽之地居人變水族之類鑿昆明之池胡僧辨劫灰之理無可奈何此委順之大者三也唯聞別有至神至聖之人超出此三事之外無能及者故謂之大雄氏

肯不靠物

范忠宣公堯夫居常正坐未嘗肯靠着物見客處有數胡床每暑月蒸濕時其餘客所坐者皆所着處有汗流痕迹惟公所坐處常乾也公衣服每易以澣並無垢膩履屨雖敝亦皆潔白子弟書室中皆

坐草縛整或杌子初無靠背之物有一幕客好修飭邊幅其衣巾常整公未嘗以目視之每遇筵會公不以上官自居必再三勉客待其飲盡而後已惟勸至此幕客一舉而退然此客不悟每遇赴席愈更潔其服而進予每舉此以戒吾家子孫

孝友

司馬溫公作迂說其一章云迂叟之事君無他長能勿欺而已其事親亦然此天下名言也世人事親未有能免於欺者何者雖授教言面從而不行欺也

我輩言欺也佯為美觀之事未必出於情欺也趙中丞無愧喪母父多侍妾每抱其父足以寢不敢去跣步設心如此其誰曰不然而或者父母年高夜率三起扣寢戶問安至增損衣衾以時其寒溫親反厭煩不得安若是者以為情可乎汝曹願為無愧不願為或者古之人以立身揚名為孝而口體之奉不預焉推此非特為天下孝子亦當為天下忠臣也兄弟輯睦最是門戶久長之道近世兄弟間失和氣事雖不一然其大有二溺愛妻妾之私以口語相譏校財貨之入以爭奪相傾不可不

預知而早戒也吾恨平生無兄弟不得以所行示汝等然許章二姑氏則汝等親聞之矣少師持節惟二姑氏未嫁榮國太夫人追念不已吾思無以得其意初免喪家無餘貲爲汝陽守假貸於陳州蔡寬夫侍即得三十許緡而吾汝陽俸入日給外銖寸儲積汝母盡廩篋所有僅留伏臘衣衾其餘一金不以自有如是數月併歸二婿奩具亦不至儉薄汝母不幸至今二姑氏語之則出涕此豈可強爲而吾二十年間所以待二姑氏者如一日也自喪亂以來相率共居北山不惟榮國太夫人年

神史彙編 卷之六十六

九

高二姑氏朝夕左右足以供養今汝兄弟五人能如我所以處二姑氏則吾門戶猶未艾也

陽明示子

王陽明示子正憲歌曰幼兒曹聽教誨勤讀書要孝弟學謙恭循禮義節飲食戒遊戲毋說謊毋貪利毋任情毋鬪氣毋責人但自治能下人是有志能容人是大器凡做人在心地心地好是良士心地惡是凶頑譬如果心猶蒂蒂若壞果必墜吾教汝全在是汝諦聽勿輕棄

箴規類

握髮吐哺

史記周公輔政七年其子伯禽驕慢公訓之曰吾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於天下可謂貴矣猶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以接賓客恐遺天下賢士之談汝慎勿驕慢於四方君子也

客箴春申君

韓詩外傳客說春申君爲賊曰瓊玉瑤珠不知佩維布與錦不知異閭妃子都莫之媒娼母力父莫之喜荀子注閭妃古美女楚詞七諫謂閭妃爲醜惡一名明妃無鹽亦醜人齊王后

神史彙編 卷之六十六

十三百十五

老萊規子思

老萊謂子思曰子性清剛而傲不肖不可以事君子不見齒惟堅固是以相磨舌柔順是以不教子思曰吾不能爲舌故不可事君

常從遺教

常從有疾老子問之曰先生疾甚無遺教以語弟子乎從曰過鄉里而下車子知之乎老子曰非爲其不忘故耶從曰嘻是已過喬木而趨子知之乎老子曰非爲其敬老耶從曰是已張口曰吾舌存乎曰存吾齒存乎曰亡舌存于柔齒亡於剛從曰是

已天下之事盡矣

馬援

馬援調梁松實固曰凡人富貴當使可復賤如卿等欲不可復賤居高堅自持勉思鄙言嗚呼富貴而不可復賤此言不可不勉思吾見往事人之富貴欲求復賤而不可得也多矣

孫登知稽康

稽康遊於汲郡山中遇道士孫登遂與之遊康臨去登曰君才則高矣保身之道不足

劉獻之誨門弟

稗史彙編卷之六十六

士三十八

後魏劉獻之少好學尤精詩傳泛觀子史見各法之言掩卷而笑曰若使楊墨之流不爲此書十載誰知少也又謂所親曰觀屈原離騷之作自是狂人死何足惜時人有從之學者獻之曰立身雖百行殊途準之四科要以德行爲首子若能入孝出悌忠信仁讓不待出戶天下自知儻不能然雖復下帷針股其於立身之道何益乎孔門之徒初亦未悟見吾丘之歎方乃歸而養親嗚呼先達之人何自覺之晚也由是四方學者慕之歎曰吾不如莊周樛散遠矣固以疾辭出談

鄭伯調魏收

魏收隨父赴邊欲以武藝自達鄭伯調之曰魏即美戟多少收慚沮遂折節讀書夏月坐板牀隨樹陰諷誦積年月牀板爲之銳減而精力愈奮年二十七上南狩賦甚見褒美伯謂曰不遇老夫猶應走兔夫成德達材鄭伯有焉不則魏收失此生矣

文中子至言

芮城府君起家爲御史將行謂文中子曰何以贈我子曰清而無介直而無執曰何以加焉文中子曰太和爲之表至心爲之內行之以恭守之以道予

稗史彙編卷之六十六

主三八

見世有拔俗者清而多介直而多執先生之言至矣哉

賀敦刺舌

賀若弼父敦爲宇文護所忌臨刑謂弼曰吾以舌死汝不可不思因引錐刺弼舌血出誠其慎口其後弼事隋竟不免以舌死然賀若弼之刺舌不及磨堯堅之緘口戒之哉

父老諷言

令狐絢父楚鎮東平總侍以赴任嘗送親友郊外道中有父老似不知其令狐公也時方旱絢因問

民間疾苦父老卽陳以旱歉盜賊且起復曰而今却是風不鳴條雨不破塊時也絢以其言前後相反詰之父老荅曰自某月不雨至於是月得非不破塊乎賦稅征迫販妻鬻子不給繼以棗柘得非不鳴條乎絢卽命駕掩耳而去

宰相施錢

乾符中有宰相自中書還第使人以布囊盛錢數千沿路施丐者於是貧乏相率羅列路隅所分既微漸不能普台鉉行李無復威儀時有朝士投牋諫之其略云方今兵寇互興民力凋敝所望明公弼

稗史彙編

卷之六十六

三十三

成化化彌綸紀綱舉賢任能以光庶事俾萬物各得其理百姓日用不知損不急之官杜私門之請如此則刑清俗富天下自無窮人不宜專政廟堂厘行小惠普子產以已車濟人於溱洧孟子謂不知爲政惟明公察焉執政者覽書恚怒俄而巢寇陷京遂及于難

衲衣道人

唐有士人退朝詣友生見衲衣道人在坐不懌而去他日謂友生曰公好毳褐夫何也吾不知其言適且覺其臭友生荅曰毳褐之夫豈甚銅乳銅乳之

臭並肩而立接跡而趨公處其間曾不嫌耻乃譏予與山野有道之士遊乎南朝高人以蛙鳴勝鼓吹吾視毳褐愈于今之朱紫遠矣

世說

文正諫殺

慶曆中劫盜張海橫行數路將過高郵知軍晁仲約度不能禦諭軍中富民出金帛具牛酒使人迎勞且厚遺之海悅徑去不爲暴事聞朝廷大怒時范文正在政府富鄭公在樞府鄭公議欲誅仲約以正法范公欲宥之爭於上前富公曰盜賊橫行守

稗史彙編

卷之六十六

三十三

之欲食其肉不可釋也范公曰郡縣兵械足以戰守遇賊不禦而反賂之此法所當誅也今高郵無兵與械雖仲約之義當勉力戰守然事有可恕戮之非法小民之情得醢出物而免於殺掠理必喜之而云欲食其肉傳者過也仁宗釋然從之仲約由此免死既而富公愠曰今方患法不舉予欲舉法而多方沮之何以整衆范公密告曰祖宗以來未嘗輕殺臣下此盛德之事奈何欲輕壞之且與公在此同僚之間同心者有幾上意亦未知所定而輕導人主以誅戮臣下他日手滑雖吾輩亦未

自保富公終不以爲然及富公自河北還國門不可入未測朝廷意此夜徬徨不能寢遠度歎曰范六夫聖人也

韓公敬神

邵康節與富韓公在洛每日晴必同行至僧舍韓公每過佛寺神祠必躬身致敬康節笑曰無乃爲佞乎韓公亦笑自是不爲

名臣奢儉

蘇東坡歐陽永叔官洛陽時同遊嵩山歸暮抵龍門雪作留守錢文僖公惟演遣吏以厨傳歌妓

神史彙編

卷之六十六

五

三百三十九

至且勞之曰山行良勞少留龍門賞雪府事簡無遽歸也錢遇諸公之厚如此王文康公贈代錢爲留守御史如束濕諸公俱不堪王訝其多出游責曰公等自比萊公何如萊公尚坐奢縱貶貶死況其下者乎希深而下不敢對永叔取手板起立曰萊公之禍不在杯酒在老不知退爾時王年已高若爲之動卒薦永叔入館按歐陽歸田錄云寇萊公自少年富貴不點油燈尤好夜宴劇飲雖寢室亦燃燭達旦每罷官去後人至見廁溷間燭灰成堆杜和公爲人清儉在官未嘗燃燭油燈一炷

然欲減與客相對清談而已二公皆爲名臣而儉不同如此和公壽考終吉萊公晚有南遷之禍雖其不幸亦可爲戒此則永叔之正論而前日之對特借以譏王也

出餘冬錄

呂富好佛

呂晦叔爲中丞一日報在假館中諸公因問何事在假時劉貢父在坐忽大言今日必是一箇齋日蓋指晦叔好佛也洛中有一僧欲開堂說法司馬君實夜過邵堯夫云聞富彥國呂晦叔欲往聽此甚不可但晦叔貪佛已不可勘如何勘得彥國堯夫

神史彙編

卷之六十六

六

三百四十

曰今日已暮矣姑止之明日二人果偕往後月餘彥國招數客共飲堯夫在焉因問彥國曰主上以裴晉公之禮起公公何不應命又聞三遣使公皆卧內見之彥國曰衰病如此其能起否堯夫曰上二命公不起一僧開堂以片紙見呼卽出恐未是彥國曰弼亦不曾思量至此

讀霍光傳

張忠定公守蜀聞萊公大拜曰冠準真宰相也又曰蒼生無福幕下怪問之曰人千言而盡然名太早用太速不及學爾張冠而衣也萊

公兄事之忠定常面折不少恕雖貴不改也萊公
在此忠定任蜀還既別顧萊公曰曾讀霍光傳否
益以不望為戒耳

呂正獻

正獻公嘗薦常夷甫秩後差改節呂對程伯淳有
悔薦之意伯淳曰願侍郎寧受人欺不可使好賢
之心少替

賞心亭詩

熙寧七年四月王荆公罷相鎮金陵是秋江左大蝗
有無名子題賞心亭曰青苗免役兩妨農天下嗟

御史彙編

卷之六

七

嗟怨相公惟有蝗蟲感恩德又隨鈞旆過江東荆
公一日餞客至亭上覽之不悅命左右物色竟莫
知其為何人

安石客過

曾子固初見神宗上問曰卿與王安石布衣之舊安
石何如對曰安石文學行義不減楊雄然客所以
不及古人曰安石輕富貴非各也對曰非此之謂
勇於有為各於改過上領之

王平甫

王元澤病亟介甫命道士作醮大陳楮泉平甫啟介

甫曰兄在位要須令天下後世人取法焉雖在
之禱久矣為此奚益且兄常以倉法繩吏姦今乃
以楮泉徽福安知三清門不行倉法耶

東坡戒李廌

李廌少時有好名急進之弊獻書公車者三多觸忌
罷然其志不已復多游巨公之門東坡嘗誨之曰
如子之才自當不沒要須循分不可躁求王公之
門何必時曳裾也自是二三名卿與相知外八年
中未嘗一謁貴人有貴人使人諭殷勤欲相見又
其人之賢可親然廌終守匹夫之志亦未敢自變

御史彙編

卷之六

太

也嘗為太史公言之公曰士人正當爾耳李文正
嘗曰使王公聞名多而識面少此最名言蓋寧使
王公訝其不來無使王公厭其不去如子尚何求
名惟在養其高志爾廌以此言佩為韋弦

馬糞諸王

蘇叔黨嘗讀南史東坡卧聽之因語叔黨曰王僧虔
居建康禁中里馬糞巷子孫賢實謙和時人稱馬
糞諸王為長者東漢贊論李固云觀胡廣趙戒如
糞土之穢也一經僧虔便為佳號而以此胡趙則
糞有時而不幸汝可不知乎

貓噬鸚鵡

宗楊甲有聲西川部使怒其不降意誣劾之趙衛公聞之亟白于廟堂曰譬之市猫于鄰將以咋鼠也至抉雕籠以噬鸚鵡可乎當國者問其故相與大笑牘格不下蜀人相譴以排善類者爲猫噬鸚鵡

俞清老

山谷跋贈俞清老詩俞清老舊與庭堅同學才性警敏無所不能喜事而多聞白頭不倦談諧戲弄則似優孟東方朔之爲人然資性辯急少不當其意使酒呵罵又似灌夫蓋寬饒以是忿溫欲祝髮着

神史彙編

卷之八十六

九

三十九

浮圖人衣曰免與俗子浮沉予曰公能少自寬俗子安能爲輕重去而與祝髮者游其中雖有道人亦如沅江九肋鼈爾

荆公寓言

王荆公寓言詩一曰言失於須臾百世不可除行失几席間惡名滿八區百年養不足一日毀有餘諒彼耻不仁戒哉惟厥初此言可法

李似之十事

宋人雜錄云忠簡貶時李似之侍郎書十事以贈一曰有天命有君命不擇地而安之二曰唯君子

困而不失其所享三曰名節之士猶未及道更宜進步四曰境界違順當以初心對治五曰子厚居柳築愚溪東坡居惠築鶴觀若將終身焉六曰無我方能作爲大事七曰大者任之必大有摧抑八曰建立功名非知道者不能九曰太剛忍易折須養以渾厚十曰學必明心記問辨說皆餘事爾

王葆上秦檜書

王葆字彥光素爲秦益公器重和議既定梓宮及太后皆還彥光時王宗正寺簿上書於益公僅三百字其大意謂古宰相功業之盛無如伊尹周公究

神史彙編

卷之八十六

十

三十九

其始終之言伊尹過周公遠矣方其相成湯輔太甲其功無與比當是時遂思復政於君而啟其告歸之意今咸有一德之書是也周公則不然夾輔成王坐致太平之功此時可以告老矣而卒不之魯故其後有四國流言之禍今欲爲伊尹乎欲爲周公乎惟閣下所擇益公得之頗喜既而彥光丁內艱服闋還舊職益公謂曰檜欲告老如何彥光曰此事不當問之於某益公曰他人不能言以公有直氣故問之往時勸某去位保全功名今何故不言彥光曰果欲告老不問親與疎擇其可任國

家之事者使居相位誠天下蒼生之福益公默然

晚歡戲語

孔某者元皇慶癸丑間爲江浙省掾史身軀短小僅與堂上公案相等凡呈置牘文必用低凳閣足令高晚歡丞相以先聖子孫且才學優長甚禮遇之時有詔許文正公從祀夫子廟庭公之子孫知政事惡孔風度不雅因小過叱之退丞相曰他祖公尚容得參政之父親坐參政反不容其子孫立耶許大慙史野

宋彥瞻答狀元書

稗史彙編

卷之全六

主三

稗史彙編以書答狀元留夢炎略云嘗聞前輩之言吾鄉昔有第奉常而歸旗者鼓者饋者送者往來而觀者闐路駢陌如堵牆旣而闔門賀焉宗族賀焉姻者友者客者交賀焉至於離者亦蒙耻含愧而賀且謝焉獨鄰居一室局鑄達引若避寇然予因怪而問之愀然曰所貴乎衣錦之榮者謂其得時行道也將有以庇吾鄉里也今也或竊一名得一官卽起朝富暮貴之想名愈高官愈尊而用心愈謀武斷者有之庇姦慝持州縣者有之是一身之榮一鄉之害也其居日以廣隣居日以蹙吾將入

山林深密之地以避之是可吊何以賀爲山齊果野語

文襄服善

巡撫周文襄公初至崑山甫登岸盛怒撻一人儒學教諭朱冕叱皂隸令止進白公曰請姑息怒至衙門治之可也公從之入見後公召冕問故對曰下車之初觀瞻所繫恐因怒傷人累盛德耳公謝之未幾太倉開設衛學公奏保冕爲教授且語二衛武職云吾爲爾子弟得一良師甚隆重之冕字士

稗史彙編

卷之全六

主三

水東日記

黎古岡詩

古岡黎先生名貞號秋坡國初名儒嘗以非罪謫戍遼左同里馬某與焉旣先生有回而馬獨不與馬之兄盛席以邀先生侑觴之妓皆絕色先生不往遺之以詩曰錦瑟銀箏白玉卮賞音元自有鍾期可憐孤雁長城外叫斷南雲總不知其兄得詩爲之墮淚而罷宴

楊文貞戒子

不畏三司千紙狀只怕鄉民三寸刀此楊文貞戒子語也此語可爲巨族藥石

諷諫割碑

潁川有姚尚書墓其神道碑穹隆豐厚四面均焉其規制類顏魯公所書神道碑國初州人侍郎某者營壽域欲割三分之一以刻墓表畏州守阻難乃曲意懇之州守曰吾聞姚尚書子孫微矣莫有主者况其碑甚厚便割三分之二有何不可侍郎喜出望外乃命工割之或問州守曰侍郎割尚書之碑子不能禁又從而過許之何也州守曰吾意欲使後人割侍郎之碑者猶得中分耳侍郎聞之慚悔無地事遂寢

神史彙編

卷之八十六

五

瑞安高世則墓有穹碑一通吳中太湖石所礱碑陰鐫文朗朗而歌宣德間永嘉黃少保淮葬父鋸其半爲神道碑鋸且盡高之裔孫某曰相公取之薄矣黃問故高曰恐後人欲鋸耳黃默然

慶成宴位書

朝廷盛禮慶成宴其一也而禮官多因時遷就不協公論識者不能無議焉成化間泰和楊導叔簡爲尚寶卿有以六品七品位其上者叔簡貽書葉文

公有曰慶成之宴非以酌講讀之勞榮有事也中左之序非以彰彈劾之能念駿奔也而果格之設戾于告示亦愚美賢士矣暗定之計形於手本豈非尊禮勢要乎以經筵爲講讀之官則符寶所司蓋實密務况其間有翰林而任春坊者以給舍爲近侍之列則尚寶正官實非外屬又其間有正五品從七品之異乎不肖承乏近侍數載有餘每以司丞列於銀臺棘寺之亞今以正卿班於經筵給事之右豈有司倉卒所致而不加思乎叔簡以文莊素厚而必貽之書亦庶幾執禮者矣

神史彙編

卷之八十六

五

俞珩詩諷

弘治初有俞珩鳴玉者以軍餘爲浙鎮守內官嘗慶掾史略知吟咏時金陵陳榮知仁和縣適虎爲害命獵人捕得之縉紳多爲詩歌寄快以贈陳珩賦一聯云虎告相公聽我歌相公比我食人多相公若肯行仁政我自雙雙去渡河夫珩銓爲華中官輕于譏刺然詩語諷而有規不可以人廢言也

崔銓止開河

崔公銓言吾鄉張御史士隆正德末在河東巡鹽書來舉予言河東水道五日可至黃河欲疏開之予

以書亟止之議甚多大意謂今兩淮兩浙鹽利多
爲權要所專以鹽稅之便耳惟河東鹽以鹽課駝
載權要不甚專利故今國家鹽利惟河東而已若
開河以便鹽稅將來河東鹽利亦不復爲國家有
矣張得書即止且刻之石後巡鹽官欲開水道者
皆以予言而輟

御聘牌坊

羅一峯訪吳康齋見起御聘牌坊乃謂其子云不必
有此牌坊不見康齋而去此羅公高處康齋孔門
之原憲也而亦有此乎使其見大則富貴貧賤處
之一等聲勢如鴻毛耳此康齋所未到也

貽遂庵書

給事中王昂疏論楊太宰一清王虎谷雲鳳貽書楊
曰山中屢聞忠讜之言近者留王昂一疏尤爲人
所傳誦不聞唐介初貶之時潯公有此也然介雖
貶未幾而復其殿中侍御史今王昂卽不獲還之
青瑣則推薦超陞在執事端耳他日秉史筆者
書此一行豈不足以照耀千古哉每恨李文達近
稱賢相然惡羅倫淪落以死擯斥岳正坎圻終身
今文達之富貴安在哉一時快意可累也前輩影

樣之多後人是非之公可畏也一人私情可累也
天下指視之嚴史氏紀載之實可畏也一身極榮
極貴極富可累也每日光陰之易去過者不可復
補百年歲月之無多來者未必可追可畏也

張綵諫納饋

初張綵爲文選郎中每見瑾談論瑾喜納之陞右僉
都御史尋陞吏部左侍郎未幾劉宇入閣以綵代
之綵嘗勸瑾今天下諸司官有饋送官禮物者非
取于官庫則欵于小民取怨貽患所當知也瑾大
開納遂禁察饋遺者適山東巡按御史胡節回饋

未至瑾偵知之捕下錦衣獄搢死少監李宣侍郎

張鸞指揮趙良差往福建回欵銀二萬饋于瑾瑾
奏收其銀於承運庫李宣降長隨趙良降南京百
戶張鸞以不知欵銀令致仕其餘因饋送得罪者
甚多剝削之弊一時少息綵又言于瑾曰公左右
用事者多騙財壞事瑾遂逐去之其他收正頗多
衣冠之禍少減

庠士書刺

何吉陽遷故與黃州庠士某以學問友善吉陽巡撫
江西過家某青衫來謁門者不卽爲通因散步堂

上環視壁間懸軸其首則嚴分宜筆也遂索前刺書一絕曰椒山已死虹塘謫天下誰人是介翁今日華堂誦詩草始知公度却能容囑門者投之遽拂衣去吉陽得詩自慙亟遣追之舟去遠矣

鳳洲詩諫

長沙有朝士某者還鄉意氣滿盈賓至鼓吹喧闐以迎一日有父執來謁之朝士曰翁素好誦詩近日誦得何詩父執曰近日誦得孫鳳洲贈歐陽圭齋一詩甚有味乃朗然誦之曰圭齋原是舊圭齋不帶些兒官樣回若使他人居二品門前簫鼓鬧如卿史彙編卷之八十六

詩嘲大書

雷朝士聞之默然明日賓至門庭寂然夫此翁導之以正誠不愧父執而朝士勇于服善蓋兩辭之十三道御史與六部各司平行文移謂之手本御史有欠謹厚者頗以言路自恃書名特大寸許一即官厭之貽以口占云諸葛大名垂宇宙今人名大欲如何雖於事體無妨碍也恐文房費墨多諸司傳聞以為談笑大書之風由是稍息或云即官為王兵侍偉

詩諫

東陽盧御史格字正夫著荷亭辨論多非失予其友某或云居尚書見之寄以詩云桃花開遍玉樓春杜宇聲聲花外聞啼得血流唇舌破桃花依舊發精神譏其勞而無益也然盧公自任朱子之忠臣不以是詩為病

勸爭詩

祝知府勸爭詩曰爭財何以鬧頻頻多寡原來只要均萬頃易求田地業千年難買弟兄心分金管鮑非同母讓國夷齊亦是人寄語睜睜高着眼好看富貴若浮雲羅壯元詩曰來過園籬築過牆此情

卿史彙編卷之八十六

非是我呆因我讓到頭誰弱又誰強普天之下皆王土再過些兒也不妨

夏香諫尹

夏香字曼卿永興人也年十五縣長葛君會合飲宴時郡遭大旱香進諫曰昔殷湯遭旱以六事自責而雨澤沛成王悔過偃禾復起自古先聖畏天異必思變服以濟民今令始羅天災縣界獨甚未聞明達崇殷周之德飲宴獨歡百姓枯悴神祇有靈必不享也長即罷會身捐俸資以贍民饑

詩鑒類

大夫種得范蠡

范蠡其始居楚曰范伯一癡一醒時人盡以為狂大夫種入其縣知有賢者汎汎之得蠡而悅乃從官屬問治之術蠡謂種曰三王則三皇之苗裔也五霸乃五帝之末世也天運曆紀千歲一至黃帝之元執辰破已霸王之氣見于地戶子胥以是挾弓矢于吳王於是要求大夫種入吳蠡曰吳越二邦同氣其俗地戶之位非吳則越彼為彼我為我乃入越越王嘗與言盡日乃去

神史彙編

卷之六

元

伯通善鑑

漢臯伯通所居之地有橋梁鴻娶孟光同至吳居伯通廡下為人春役伯通察而異之舍於家皮日休詩云臯橋依舊綠楊中問里尤存隱士風惟我到來居上館不知何處勝梁鴻

亂世姦雄

曹公少時見喬公玄玄謂曰天下方亂羣雄虎爭撥而理之非君而誰然君實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姦雄恨吾老不見君當以子孫相累

王通識房玄齡

房玄齡幼稱日王通說其文謂此細眼奴非立意則為亂賊非輔帝者則為儒師綽有大譽矣

杜懷恭

唐杜懷恭乃李勣姪伐高麗欲與偕行懷恭托故再三終于亡匿謂人曰公欲以我立法耳勣聞之曰此杜即疎放或有之乃止夫以懷恭疎放能知勣心英明如太宗顧謂勣可托孤而勣竟以一語衰唐祚是太宗托孤之明不如懷恭保身之智也

韋岫

唐丞相盧攜或云杞大初中舉進士風貌不揚語亦不正呼攜為慧蓋舌短也韋氏昆弟皆輕侮之獨尚書岫加敬謂昆弟曰盧雖人物甚陋觀其文章有首尾以此卜之他日必為大用後盧果策名竟登郎廟獎拔岫至福建觀察使同時輕薄諸弟率不展分所謂以貌失人者其韋氏諸季乎

神史彙編

卷之六

三

盧懷慎

盧懷慎身為上相家無擔石孜孜體國至死益堅屬疾革念明皇倦勤將有憐人乘間之患遺言薦宋璟諸賢以為社稷無窮之謀豈區區才智之士矜眩目前以為功必已出者能爾耶史以伴食說之

亦俗見耳

虞允文

虞雍公戰伐之奇妙笑之策忠烈義勇為南宋第一與張魏公相上下特魏公有南軒為之子而朱子亟稱之遂大顯揚雍公無人發其茂績耳丘文莊公曰古今水戰禾石比赤壁尤奇且難周瑜王將而允文書生也瑜握重兵而允文空拳也瑜有孔明為掎角而允文隻手也以此較之難易見矣

呂溫

勸李紳赴薦常以古風求知呂溫溫調員外郎齊照

神史彙編 卷之六十六

主

三百三十三

及弟恭曰吾觀李二十秀才之文斯人必為卿相果如其言詩曰春種一粒粟秋成萬顆子四海無閑田農夫猶餓死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誰知盤中食粒粒皆辛苦

出雲溪友識

薛季昶

左相陳希烈初進士及第曾與人製碑文其人則天時破家因搜家資見碑文以為與反者通所司便以枷杖送陳於府見河南尹薛季昶陳神色無懼自辯其事百餘言薛尹觀而奇之便引上廳謂之曰公當位極台鉉老夫當以子孫見託耳後陳位

果公丞相命出定

韋宙識劉謙

丞相韋公宙出鎮南海有小將劉謙者職級甚卑氣宇殊異乃以從女妻之其子以非我族類慮招物議諷諸懷察請諫止之丞相曰此人非常流也他日吾子孫或可依之謙以軍功拜封州刺史韋夫人生子曰隱曰嚴隱為廣帥嚴嗣之奄有嶺表四府之地自建號曰漢改名襲在位二紀而終之鑑非謬也

曹彬識量

神史彙編 卷之六十六

主

三百三十四

建隆中曹彬潘美統王師平江南二將皆知兵善戰曹之識慮尤遠潘所不遠城既破國主李煜白衫紗帽先見潘設拜潘答之次見曹設拜曹使人附語曰介胄在身不敢拜禮不及答識者善其得體二公先登舟召煜飲茶舟中設一獨木脚道煜問之國主儀衛甚盛至是獨登徘徊不能進曹命左右翼而登焉既一啜曹謂李歸辦裝詰旦會于此同赴京師來曉如期而赴始潘惑之曰詎可放歸曹云適來獨木板尚不能進畏死甚也既許其生赴中國焉能死衆方服其識量

曹瑋料元昊

天聖中曹瑋以節鎮定州王驥為三司副使決河北
囚徒至定州瑋謂驥曰君相甚貴當為樞密使然
吾昔為秦州聞德明歲使人以羊馬貨易於邊課
所獲多少為賞時將以此殺人其子元昊年十
三諫曰吾本以羊馬為國今反以資中原所得皆
茶絲輕浮之物適足以驕情吾民今又欲以此戮
人茶絲日增羊馬日減吾國其削乎乃止不戮吾
闖而異之使人圖其形信奇偉若德明死此子必
為中國患其當君之為樞密時乎蓋自今舉兵請

神史彙編

卷之六十六

三

蘇明允

蘇明允最早識王介甫當嘉祐初介甫名始盛交友
傾一時歐陽修亦善之勸蘇明允與之遊而介甫
亦願交明允明允曰吾知其人矣是不近人情者
鮮不為天下患安石之母死士大夫皆吊明允獨
不往作辯奸一篇以譏之

唐公遠識

兵有鑒識

待制唐公爾雅有遠識先與丁晉公同舉進士極相
善居水榭街與晉公宅相對一日朝廷自金陵召
晉公將大用唐遂徙居州北避之虞部員外郎李
暉往諮其由唐曰謂入即大拜權勢日隆若數與
往還事涉依附或經旬不見情必猜疑故避之耳
甚歲晉公出領外李復謂唐曰果然蓋丁之才術
乃季養皇之流任智而鮮仁若太祖朝以趙中令
居其上則丁之位不危矣朝士莫不服唐之遠識

神史彙編

卷之六十六

三

陳了翁

蔡京與陳了翁有筆研之舊了翁深疾之嘗入朝同
立班上御殿差曉杲日照耀衆莫敢仰視京注目
久而不瞬謂同省曰此公真大貴人也或曰公明

其貴胡不少貶而議論之間不怨何耶了翁誦社詩曰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且此人得志乃國家之大賊天下之大賊遂以急速公事疏京背逆姦詐十事

司帑遠慮

楊王沂中閒居郊行過一相押字者相者以筆札進王拒之但以所執杖書地上作一畫相者再拜曰閣下何爲微行至此宜自愛重王愕然詰其所以相者拜曰土上一畫乃王字也王笑批緡錢五百萬仍用常所押字命相者明日請司帑司帑持券

稗史彙編 卷之六十六

三五

熟視曰你何人乃敢作我王壓押來嚇物吾當執汝請有司問罪相者具言本末至聲屈與動王聽王之司謂與司帑同合金五千緡與之相者持金大慟痛罵司帑而去乃因僉押支用乘間白王前日批與相者五百萬緡有之乎王曰是司帑進曰某以非恩王押寧拒之衆人打合五千與之矣王驚曰汝何故曰不可他今日說是王者來日又胡說增添則王之謫厚矣且恩王已開王社何所復用相王起而撫其背曰爾說得是就以予相者幾百萬旌之

魏公見幕官

魏公在永興一日有一幕官來忝公一見熟視蹙然不樂凡數月未嘗交一語儀公乘間問幕官者公初不識之胡然一見而不樂公曰見其額上有塊隱起必是禮拜當非佳士恁地人緩急怎生倚仗

冢宰虛心

奉化應方伯履平洪武間進士任福建德化知縣三年考滿吏部試論一篇文雖優而貌頗侏儒不得列乃題詩部門之前云爲官不用好文章只要鬚鬚又胖長更有一般堪笑處衣裳漿得硬細細末

稗史彙編 卷之六十六

三六

不書名聞者以此呈冢宰冢宰曰此必應知縣也取其文覽之果優次日奏陞考功郎中歷官雲南左布政使夫一詩之感動於人而冢宰能虛心從善良有可錄者矣

劉基論相

上欲去中書李丞相善長間與誠意伯劉基曰朕欲易相誰可劉基曰宰相猶人家棟柱未毀壞不宜易之非得大木不可輕易也上曰楊速何如曰速有相才無相量曰汪廣洋何如曰廣洋懦不任事曰胡惟庸何如曰此子若用必敗壞破犁曰然則

無如卿矣曰臣老且性剛不堪作相上乃竟相胡
惟庸庸怒其言投毒藥陰攻之七日而斃其事稍
露上問汪廣洋廣洋不以正對依違而已後惟庸
養死士數百占蘇松常鎮民田之半上惡其專權
益思基言收付詔獄于是盡得其不軌之謀戮之
誅其黨前後共六萬餘人分中書為六部以散其
權賜汪廣洋死

佯醉露金

洪武中郭德成為驍騎指揮營入禁內 上以黃金

二錠寘其袖曰第歸勿宣德成敬諾比出宮門納

釋史彙編

卷之八十六

三

韓中佯醉脫鞵露金闌人以聞 上曰吾賜也或

尤之德成曰九關嚴密如此藏金而出非竊邪且

吾妹侍宮闈吾出入無間安知 上不以相試衆

乃服

胡儼識石首

石首楊先生初入試得首選胡儼批其文曰初學小

子當退三舍老夫亦讓一頭地又曰他日立玉堦

方寸地必能為董子之正言不效公孫之阿曲人

以胡儼為知人後儼歷官祭酒先生已在禁垣既

而儼以病免

仁宗朝先生位望甚高終身執門

生禮儼亦自任而不辭士論兩高之

張紘知人

楊文貞公初以明經徵入翰林任編纂未幾有 旨

諸編纂悉送吏部試文章考第高下而官之尚書

張紘讀文貞策喜曰明達時務有用之才不但文

詞之工也以爲第一奏授親王府審理文貞由是

著名後果大用知人之鑑張公有焉

詩定人品

泰和隱士劉伯川善人倫楊士奇與陳孟潔年皆十

四五以故人子見伯川留之坐是日雪霽酒酣伯

卿史彙編

卷之八十六

三

川命二子各賦一詩以見志孟潔賦詩云十年勤

苦事鷄窓有志青雲白玉堂會待春風楊柳陌紅

樓事看綠衣郎士奇即景賦云飛雪初停酒未消

溪山深處踏瓊瑤不嫌寒氣侵人骨貪看梅花過

野橋伯川顧孟潔笑曰十年勤苦止博得紅樓一

看耶當不失風流進士顧士奇曰好耐寒必將遠

到勉之惜予不及見也後孟潔果登第為庶吉士

以不檢去而士奇官至少師遭逢之盛 本朝莫

及前輩于二十八字間遂能定人品之高下裴行

儉不是過也

黜士訴冤

天順初有歐御史考選學校士去留多不公富室子弟俱黜者咸以賄免吾昆鄭進士文康篤論士也常誦一被黜生詩篇末云王嬭本是傾城色愛惜黃金自誤身事可知矣時有被黜者相率鳴訴于巡撫李公秉公不為理未幾李得代順德崔公恭繼之諸生復往訴公一一親試之取其可者檄送入學不數年有中鄉試者有登進士第者二公一以鎮靜為務一以伸理為心似皆有見若其就為得失必有能辨之者

科史彙編 卷之全木

三

王文端知人

泰和王文端公直為大冢宰時中官蕭某往來門下一日退堂蕭偶至南陽李文達公賢為正即適入白事公令蕭某見之乃復謂蕭曰此人異日必為大器汝見已難矣蕭不以為意公薨後李公繼為少宰遂入閣為首相蕭始追憶公知人之明

王黼識鑒

鹽山王公黼精識鑒為冢宰時淮安葉進士洪在吏部辦事差回以良醢二罍餽公門吏受之次日公謂葉曰子在部辦事以酒餽我或不知者疑中有

物將何以鮮我已命人取至子當領回葉退公呼葉至後堂曰觀子姿儀後日亦至我位乃命吏開罍注酒與葉互飲飲畢方退後洪果至戶部尚書一日大選黜人畢顧二侍即曰無一人束花帶者二侍即不以為然公乃令為常帶闔十花帶闔一命十人聚拈無一人得花帶闔者選後皆如公言二侍即始嘆服

王端毅

內江鄒公智謁端毅王公語蟬連不已鄒出公笑謂左右曰佳士然非享福器後鄒果以直言貶死

科史彙編 卷之全木

甲

宰相胥心人物

東里楊先生常見崑山屈昉送行詩佳句默識其名一日知崑山縣羅永年以事上京投謁東里問崑山有屈昉何如人永年茫然無以對東里云士尚不知邪永年慚愧赧然而退及還任方求昉識之未幾有詔舉經明行修之士永年乃以昉應詔除南海縣丞卒於官前輩留心人物如此嗚呼昉何幸而生於斯時今之文士又何不幸而不生於斯時宰相之賢否士習之盛衰於是乎可知

王瓊料敵

王季羣現在本兵時人或告以宸濠謀逆者王謂不足慮聞者竊笑及濠變王謂司馬曰焉有穿草鞋登子能取天下若輩試觀其能越鄱湖岸一步否且蒼輩以太宗爲何如人起事時有義兵三萬尚爾云云宸濠能比耶次日會議王布置各路軍馬委曲周悉皆信筆具稿且撫案曰此皆無所用大功必王守仁成之此時料守仁或已擒濠矣卒如所言

神史彙編卷之八十六



神史彙編卷之八十七

海右閒民王圻纂集

人事門

稗史類

時苗

漢時苗爲壽春令謁治中蔣濟濟醉不見歸刻木人書酒徒蔣濟以弓矢之牧長聞之不能制

虞翻

虞翻翔性疎直數有酒失孫權嘗自入行酒翻伏地賜爵不持權去乃起坐權手劍欲擊之大司農劉

神史彙編卷之八十七

基抱權諫曰大王以三爵之後手殺善士雖翻有罪天下訛知之且大王以容賢畜衆海內望風何故一朝棄之權曰曹孟德尚殺孔文舉孤于虞翻何有哉基曰孟德輕害士人天下非之大王欲與充舜比路何得自喻于彼由是得免權又與張昭論神仙翻指昭曰彼皆死人而語神仙世豈有仙人乎權怒非一遂徙翻交州雖處罪放而講學不倦門徒常數百人自恨疏節骨體犯上獲罪當長沒海隅生無可與語死以青蠅爲弔客使天下無一人知己者

李嶠

李嶠有三戾性好榮遷憎人升進性好肥鮮綺羅憎人食肉衣錦性好內嬖憎人畜聲色

皇甫湜

唐皇甫湜爲古文雅恃才傲物性復褊急分務東洛值伊瀍歲歉淹滯不遷省俸甚微困悴且其嘗因積雪門無行跡庖突不烟裴度時保釐洛宅以美詞厚幣辟爲留守府從事湜簡率少禮度亦優容之先是度討淮西日恩賜鉅萬貯于集賢私第度信浮圖教念殺戮者衆恐貽其殃因捨所得再修

神史彙編

卷之八十七

三

三百五十五

稱先佛寺脩極壯麗就有日矣將到寺下白居易請爲碑湜在座發怒曰近捨湜而遠徵白湜請長揖而退賓客無不驚慄度婉詞謝之曰初不敢仰煩長者慮爲大手筆見拒今既爾是所願也湜怒稍解則請斗酒而歸至家獨飲其半乘醉揮毫其文立就又明日潔本以獻文思古謬字復怪僻度尋繹久之不能分其句讀畢歎曰木玄虛卽景純江海之流因以寶車名馬繒綵罷玩約千餘緡置書遣小將就第酬之湜省書大怒擲書于地謂小將曰寄謝侍中何相待之薄也某之文非常流之

文曾與顧況爲集序外未嘗造次許人今者請爲

此碑蓋受恩深厚耳其碑約三千字一字三匹絹

更減五分錢不得小校既恐且怒歸具告之僚屬

列校咸扼腕憤悱思讎其肉度聞笑曰真奇才也

立依數酬之自居守府正郎里第輦負相望洛人

聚觀比之雍絳汎舟之役湜領受之無媿色而褊

急之性獨異于人嘗爲蜂螫手指因大躁急命奴

僕臂里中小兒輩簍歛蜂巢購以善價俄頃山聚

于庭則命碎于砧凡爛于杵曰絞取津液以酬其

痛又嘗命其子松錄詩數首一字小誤詬詈且躍

神史彙編

卷之八十七

三

三百五十五

手杖不及則嚙腕血流其性褊急皆若此

史出關

啗樣

李佑晉臣初在河朔守官監司怒其啗不平正高低不等對衆責之翌日請見遂極粗武監司愈怒欲責之問佑供狀乃云高來不可低來不可乞指揮明降啗樣一個蓋用俚言也

倪元鎮

倪元鎮脩潔不能容物嘗寓其姻鄭氏家鄭塾師陳子章有壻曰金宣伯一日來訪元鎮聞宣伯儒者倒屣迎之見其顏貌龐率大怒掌其頰宣伯媿忿

不見主人而去鄒出頗恠之元鎮曰宣伯面目可憎語言無味吾斥去之矣

秦廷善

皇明秦廷善常熟故族也由舉人爲知縣而性慙恠人多笑之嘗閱史至不平事必拊案切齒一日觀秦檜殺岳飛大怒且罵且拍案妻勸之曰家惟十几已碎其八矣奈何復爾廷善乘忿叱妻曰不良婦汝與秦檜通奸不然何相爲至此痛撻之乃已

汰侈類

郭氏巨富

神史彙編

卷之八十七

四

三十四

郭況光武皇后之弟也累金數億家僮數百人以黃金爲器工冶之聲震于鄰鄙時人謂郭氏之室不雨而雷言其鑄鍛之聲盛也庭中起高閣長廡置衡石于其上以秤量珠玉閣下有藏金窟列武士以衛之錯襍寶以飾臺榭懸明珠於四垂晝視之如星夜望之如月俚語曰洛陽多錢郭氏室夜月晝星富無匹其寵者皆以玉罷盛食故東京謂郭家有瓊樹金穴况小心畏慎雖居富勢閉門優游未嘗干世事爲一時之智

壺中景

后崇初上就苔薛刻成百花飾以金玉曰壺中之景不過如是明宗偶記

一食萬錢

曾食日萬錢猶曰無下箸處曾子邵一日之供以錢二萬爲限任愷諭之一食萬錢事見三人傳中今人但知食萬錢爲曾事耳曾食日萬邵三萬愷乃一食一萬窮極滋味愷又出曾上古所謂饕餮氏豈復過斯人歟

河間王琛

河間王琛駸馬千餘匹以銀爲槽窓戶之上玉鳳叩

神史彙編

卷之八十七

五

三十五

快牛

陳顥達子與王敬則諸兒並精乘牛麗服飾當世快牛稱陳世子青王三郎烏鬚文顥折角瞿曇白鼻後皆集陳氏家

高陽王雍

後魏高陽王雍性奢豪嘗食味厚自奉養一食必以數萬錢爲限海陸珍羞方丈于前陳留侯李崇謂人曰高陽一食敵我千日

殺奴蒸妻

隋末深州諸葛昂性豪俠渤海高瓚聞而造之爲設
雞肫而已瓚小其用明日大設屈昂數十人烹猪
羊等長八尺盤作酒盤行巡自爲金剛舞以送之
昂至後日屈瓚客數百人大設車行酒馬行炙挫
確斬膾醢蒜菲唱夜叉歌猓子舞瓚明日殺一
奴子十餘歲呈其頭顧手足座客皆搜喉而吐之
昂後日報設先令愛妾行酒妾無故笑昂叱下須
臾蒸此妾坐銀盤仍飭以脂粉衣以綾羅遂擘劖
肉以啖瓚諸客掩目昂于妳房間撮肥肉食之盡
餉而止瓚羞之夜遁去昂後遭離亂狂賊來求金

稗史彙編

卷之八十七

六

六

寶無可給縛于椽上炙殺之

移春檻

唐楊國忠子弟每春至之時求名花異木植于檻中
以板爲底以木爲輪使人牽之自轉所至之處檻
在目前便耶歡賞因目之爲移春檻

因障扇炭

楊國忠于冬月常選婢妾肥大者行列于前令遮風
蓋籍人之氣相煖故謂之肉障又以炭屑用密捏
塑成雙鳳至冬月則燃于爐中又先以白檀木鋪
于爐底餘灰不令叅雜

百枝燈樹

韓國夫人置百枝燈樹高八十尺豎之高山上海元夜
點之百里見光明奪月

涼健

房壽六月召客坐藤竹簟凭狐文几細香藤爲俎列
椰子爲杯擣蓮花製碧房酒調羊酪造合風鮮皆
涼物也

燭圍

韋陟家宴每使婢執一燭四面行立呼爲燭圍長安後記

郇公厨

租史彙編

卷之八十七

七

齊文十八

韋陟厨中飲食之品香美錯雜人入于中多飽飫而
歸語人曰人欲不飭筋骨舒實緣入郇公厨陟
嘗有疾房尚書珣使子弟問之延入卧内行步悉
藉茵毯房氏子輓而登階侍婢皆笑之舉朝以爲
韋氏貴盛房氏清儉俱爲美談出國史補

羊魁遭遇

李華燒三城絕品炭以龍腦裹羊魁煨之擊爐曰羊
魁遭遇矣三賢史記

德裕奢侈

李德裕奢侈每食一盃羹其費約錢三萬珠玉寶

貝雄黃硃砂煎汁爲之過三煎即去其滓

豪士煉炭

唐軋符中有豪士承襲勳歷錦承玉食極口腹之欲
嘗謂門僧聖剛曰凡以炭炊飲先燒令熟謂之煉
炭方可入炊不然猶有烟氣難食及大寇先陷瀝
洛財產漂盡昆仲數人與聖剛同窟潛伏山草不
食者三日賊退徒步往河橋道中小店買脫粟餅
于土杯貯食自覺美于梁肉僧笑曰此非煉炭所
炊慙惡無對

段相踏金蓮

稗史彙編

卷之八十七

八

三十一

唐段相文昌家寓江陵少貧窶常患口食不給每聽
寺齋鐘動輒詣謁殮爲寺僧所厭自此乃參後扣
鐘冥其晚屆而不逮食也後登台座連出大鎮拜
荆南節度有詩題僧寺云曾遇闍黎飯後鐘蓋爲
此也富貴後打金蓮花盆盛水濯足徐相商致書
規之鄒平曰人生幾何要酬平生不足也

鄒鳳熾

西京懷德坊南門之東有富商鄒鳳熾肩高背曲有
似駱駝時人號爲鄒駱駝其家巨富金寶不可勝
計常與朝貴遊邸店園宅遍滿海內四方物盡爲

所藏之貨不計其數其家男女婢僕通衣
王食服用器物皆一時驚異嘗因嫁女邀諸朝士
侍臨禮席賓客數千夜擬供帳備極華麗及女郎
將出侍婢圍遶綺羅珠翠垂釵曳履尤艷麗者至
數百人衆皆愕然不知孰是新婦又嘗謁見高宗
請市終南山中樹估絹一匹自云山樹雖盡臣絹
未竭事雖不行爲天下所誦後犯事流瓜州會赦
還及卒子孫窮賤

燈燭氣

宋時江南平大將獲李後主寵姬見燈輒閉目云烟
氣易以蠅燭亦閉目云烟氣愈甚曰然則宮中未
嘗點燭邪云宮中木閣每至夜則懸大珠光照一
室如日中觀此則李氏之豪侈可知

稗史彙編

卷之八十七

九

三十一

錦帳嫁女

王介甫以次女適蔡下吳因夫人吳氏驟貴又愛此
女乃以暈錦爲帳未成禮而華侈之聲已聞于外
神宗一日問介甫云卿大儒之家用錦帳嫁女
愕然無以對歸問之果然乃捨之聞寶寺福勝閣
下爲佛帳明日再對惶惧謝罪而已

軟秀天街

明以親王尹開封謂之判南衙羽儀散從燦如圖
画京師人嘆曰好一條軟秀天街近日士大夫駢
吏繁華者亦號半里橋

僧遺飯類

王黼宅與一寺爲鄰有一僧每日在黼宅溝中取泥
出雪色飯顆漉出洗淨晒乾不知幾年積成一圓
靖康城破黼宅骨肉絕食此僧即用所囤之米復
用水浸蒸熟送入黼宅老幼賴之無飢

螢囊

沈存中清夜錄云丁朱崖敗有司籍其家有
科史彙編 卷之十七

十大如燭籠而無燈無拖不知何用其家曰
囊也詳其此制有火之用無火之熱亦已巧矣然
隋煬帝已常爲之曰大爲之囊照耀山谷丁氏之
囊蓋具舩而微者耳

擁帳

王黼居相位當全盛時又寵幸故極富貴于寢室置
一榻以金石爲屏翠綺爲帳圍以小榻數十擇美
姝處之名曰擁帳後事變于道踐之身首異處人
生富貴可保終身享用乎

蔡京焚香

吳行正仲云渠爲從官與數同列往見蔡京坐于後
閣京諭女童使焚香久之不至坐客皆竊恠之已
而報云香滿蔡始倦簾則見香氣自他室而出諸
若雲霧濛濛坐客幾不相睹而無烟火之烈既歸
衣冠芬馥非數十兩不能如是之濃也

縷葱絲妾

有士夫于京師買一妾自言是蔡太師府厨中人一
日命其作包子舜以不能詰之曰既是厨中人何
爲不能作包子對曰妾乃包子厨中縷葱絲者曾
無疑乃周益公門下士有妾之作誌銘者無疑援
此事以舜曰某于益公之門乃包子厨中縷葱絲
者也豈能作包子哉

金鳳凰

周光祿諸妓掠髮用釐金油傅面用龍硝粉染衣以
沉香月終人費金鳳凰一隻傳芳集

羔羊揮泪

孫皓以鐵床煬肉肥膏見火則油焰淋漓皓戲言曰
羔羊揮泪矣又云我以三千貫錢償鐵匠而得此
奉養豈不大過方疏達金陵記

七井

雲林異景志霍仙鳴別墅在龍門一室之中開七井皆以銅鑊盤覆之夏月坐其上七井生涼不知暑

肉屏風

杜馴者為杭州別駕遇冬月則令魁肥婢妾駢立于前後自號曰肉屏風

松俗繁盛

松江不但文物之盛可與蘇州並稱雖富繁亦不減于蘇勝國時在青龍則有任水監家小蒸有曹雪西家下沙有瞿運發家張堰有楊竹西家陶宅有陶與權家呂巷有呂璜溪家祥澤有張家千巷有

州史彙編 卷之八十七

十三

三百五

侯家呂璜溪即開應奎文會者是也走金帛聘四方能詩之士請楊鐵崖為主考試畢鉄崖弟甲乙一時文士畢至傾動三吳署氏即誌中所謂浙西園苑之盛惟下沙瞿氏為最者是也曹雲西即所謂東吳富家唯松三書雲西無銀倪雲林崑山顧玉山聲華文物可以並駕餘不得與其列者是也楊竹西即有不碍雲山樓者是也嘗見其像吳澤為像倪雲林布景元時諸名勝題贊皆滿千巷侯家亦好古所藏甚富一日遭回祿其家有盈尺玉觀音白如凝脂乃三代物至寶也拾襲藏之樓上

火熾主人至樓上取觀音為烟所蔽不得下抱觀音焚死于樓梯者是也張氏即有三味軒者是也

儉嗇類

衣食之儉

公羊春秋趙盾晉卿而食魚殮儉也戰國策孟嘗君上客食肉中客食魚王安石謂魚羹飯何處無之晏子相齊一狐裘三十年趙咨令東海獲魚噉噉之二年不盡人衣食每如是寧復有寒氣之憂

州史彙編 卷之八十七

十三

三百五

婪之耻乎

雨不假蓋

孔子將出于途雨無盖門人曰雨無盖子曰商之為人也甚愆于財吾聞與人交推其長者遺其短者故能久也遂不假盖

士孫奮鄧差

三輔決錄平陵士孫奮富聞京師性儉悵嘗宿客舍顧錢甚少主人曰君惜錢如此欲作孫景卿邪奮後為梁冀徵其家財下獄死廣五行記鄧差南郡臨沮人大富道逢賈人相對共食羅布殊品呼差

與焉差曰君達行商賈勢不在豐何爲頃爾參差
美食賈人曰人生在世終止爲身口耳一朝病死
安能復進甘味乎終不如臨沮鄧生平生不用爲
守錢奴爾差不告姓名歸至家宰鵝自食動筋敲
骨哽其喉而死

漢世老人

漢世老人家富儉齋惡衣蔬食侵晨而起侵夜而息
營理產業聚斂無厭而不敢自用人或從之求丐
者不得已入內取錢十自堂而出隨步輒減比至
于外纔餘半在閉目以授乞者復囑云我傾家贍

卿史彙編

卷之八十七

十四

三十五

君慎勿他說令相效而來老人俄死田宅沒官

陸納率素

晉陸納爲吳興太守至姑熟辭桓溫因問公酒可飲
幾升食肉多少溫曰年大來飲三升便醉肉不過
十簋卿復云何曰素不能飲止可二升肉亦不足
言後伺溫問曰外有微禮方之達郡欲與公一醉
以展下情溫欣然受之時王坦之刁彘在坐及受
禮唯有酒一斗鹿肉一梓客主驚愕納徐曰名公
近云飲酒三升納止可二升今有一斗以備杯酌
餘瀝溫及賓客並歎其率素此事可爲奉已待賓

之法今人飲饌務尚豐腴一筵之設水陸畢具賓

客向口蓋無幾堆盤累碟深杯大瓢祇以厭飫諸
僕從耳不知此何益也宋司馬溫公言其先公爲
郡牧判官時客至未嘗不置酒或三行或五行不
過七行酒沽於市果止梨栗棗柿肴止脯醢菜羹
器用瓷漆當時士大夫皆然人不相非也會數而
禮勤物薄而情厚近日士大夫家酒非內法果非遠
方珍異食非多品器皿非滿案不敢作會常數日
營聚然後敢發書荷或不然人爭非之以爲鄙吝
故不隨俗奢靡者鮮矣風俗頹弊如是居位者忍

卿史彙編

卷之八十七

十五

三十六

助之乎公之在洛也文潞公范忠宣公相約爲真
率會脫粟一飯酒數行過從不間十日潞公有詩
云啜菽盡甘顏子陋食鮮不愧庾郎貧范和之云
盍簪既屢宜從簡爲具雖疎不愧貧公和之云隨
家所有自可樂爲具更微誰咲貧數公極得救弊
之意又惜福養財吾故備錄之以貽諸同志者

夏侯妓衣

梁夏侯亶爲九列家貧而好置樂妓無衣爲飾客至
即令隔簾奏曲時人以簾爲夏侯妓衣

山獨
異志

李崇

李崇爲尚書令儀同三司亦富傾天下億萬二人而性多儉吝惡衣粗食食常無肉止有韭茹韭菹崇家客李元祐語人云李令公一食十八種人問其故元祐曰二韭十八聞者大笑出洛陽伽藍記

妄破軍糧

唐天寶中相州王叟者家鄴城富有財積粟至萬斛而夫妻儉嗇常食陳物纔以充腸庄宅尤廣客二百戶叟常巡行客坊見一客方食盤殮頗盛叟問汝有幾財而衣食過豐也此人云惟有本五千逐日食利但存其本不望有餘故衣食常得足耳叟

稗史彙編

卷之八十七

十六

三言對句

適大悟歸語其妻發倉庫市珍好恣其食味不數日夫妻俱夢爲人所殺云何得妄破軍糧覺後數年夫妻並卒官軍圍安慶諸子相盡發其廩以供焉固無惟乎其然也而世有蒼上大夫者尤不能忘情於是將無亦有物焉以司其子奪哉

斤麵瓶醋

唐夏侯慶信爲荊州長史有賓過之處信命僕作食僕附耳語曰洩幾許麵信曰兩人一斤即可矣僕入久不出賓以事告去信遽呼僕僕曰已洩訖信嗚指曰大異事良久乃曰可認燔作餅吾公餘退

食之信又嘗以一小瓶貯醯一升自食家人不沾餘瀝僕云醋盡信取瓶合于掌尚餘數滴因以口吸之凡市易必經手乃投直識者鄙之出朝野僉載

鄧祐

唐安南郡都護鄧祐韶州人也家巨富奴婢千人庄田綿亘口腹自供未嘗設客孫子將一鴨費用祐以檀破家貲鞭二十

鄭餘慶

鄭餘慶清儉有重德一日忽召親朋官數人皆驚朝條以故相望重皆凌晨詣之至日暮方出閑話移時諸人皆愕然餘慶呼左右曰廚家爛蒸去毛莫拘折項諸人相顧以爲必蒸鴨之類遂巡昇臺盤出醬醋亦極香新良久就餐每人前下粟米飯一碗蒸葫蘆一枚相國餐畢諸人強進而罷出盧氏雜記

鄭澣

鄭澣以儉素自居尹河南日有從父昆弟之孫自覃懷來謁者力農自贍未嘗干謁拜揖甚野束帶亦古澣之子弟僕御皆笑其疎質而澣獨憐之問其所欲則曰某爲本邑以民禮相待思得承乏一尉

乃錦游鄉里也潸然之將去前一日召甥姪與之會食有蒸餅鄭孫去其皮而後食之潸大嗟怒謂曰皮與中何以異也予嘗病澆態詭俗驕侈自奉思得以還淳反樸敦厚風俗且憐子力田弊衣必能知艱于稼穡奈何歸浮甚于五侯家綺紈乳臭兒耶因引手取所棄者盡食之遂揖歸賓閣贈五

繼而遣之

出闕史

南漢

南漢地狹力弱事例卑猥州縣時會寮屬不設席但分餽阿堵號為潤家錢

稗史彙編

卷之八十七

十八

三百六十六

杜祁公

杜祁公語錄云公為相食于家惟一麵一飯而已或美其儉公曰衍本一措大爾名位服用皆國家者俸入之餘以給親族之貧者常恐浮食焉敢以自奉也一旦名位爵祿國家奪之却為一措大又將何以自奉養耶黃庭堅文集云予謫處宜川半載官司謂予不當居關城中乃抱被入宿于城南予所僦舍雖上雨旁風無有蓋障市聲喧嚷人不堪其憂予以為家本農桑使不從進士則田中廬舍如是又何不堪其憂邪然則士當富貴之時丁患

難之際恒思自反此生有定分焉可也

王曾韓億

王丞相沂公曾與孫冲同榜冲子京一日往辭公相留云喫食了去飭子弟云已留孫京喫食安排饅頭饅頭時為盛饌也韓忠獻公億布衣時與李康靖公若谷同遊至汝州太守趙學士請康靖為門客尤敬待公每公至即令設猪肉康靖嘗有簡戲云久思肉味請兄早訪今人以饅頭為粗食猪肉則齊人所恒用往往飫及僮奴官貴席上不以是稱口味也

稗史彙編

卷之八十七

十七

三百六十五

查道惜福

查道以謹儉率已為龍圖閣直學士每食必一器度不勝則不復下筯雖蔬茹亦然嘗謂諸親曰福當如是惜之

張昺菜羹

宋太宗時張昺在史館家多食客上問卿何賓客之多每日聚說何事昺曰臣親舊多客都下貧乏糧臣累輕而俸有餘故常過臣飯止菜羹而已臣愧菲薄而更以為美故其來也不得而拒之一日上遣快行人伺其食時直入昺方對客飯即于坐

上取一客之食以進果止糲飯菜羹仍皆粗粝陶
器上喜其不隱時號菜羹張似三子益之品之查
之皆常為郎官至今呼其所居曰張郎中巷

景咸鄙吝

田景咸性鄙吝所至聚飲為務家財積累鉅萬未嘗
輒有施與每使命至惟設肉一品賓主共食之後
罷鎮常忽忽不樂妻識其意引景咸徧閱囊儲景
咸乃歡然自釋在邢州日供奉官王班者奉使至
郡景咸勸班酒曰王班請飲滿杯客遽曰此使者
姓名也景咸始悟曰何不素教我我謂王班是官

神史彙編 卷之六十七

三十八

衡爾聞者皆笑之

不動前

宣武劉訓錢民也鑄鉄為簪子其薄游妓求釵奩劉
子舜之姥曰郎君居家庫裡許多青銅叫做不動
尊可惜爛了風流債拋撇去能幾何劉子云我父
喚簪子作長鉄况于錢乎彼日日燒香禱祝天
地三光要錢生兒綰生孫金銀千百億化身豈止
不動尊而已為人父者聞此可以少戒

報施類

慶封

慶封奔吳吳與之朱方富子其舊惠伯曰天殆富
人慶封又富矣穆子曰善人之富謂之賞惡人之
富謂之殃天其殃之也其將聚而殲旃

豫讓

豫讓為知伯報仇欲刺襄子伏于橋下為襄子所得
環之以兵讓願請其衣而擊之襄子脫附身之衣
以與讓讓拔劍三躍呼天擊之衣盡出血曰今可
以報知伯矣遂伏劍而死襄子聞車卑輪未周而
亡

戰國策
史索隱

聶政

神史彙編 卷之六十七

三十九

琴曲曰聶政刺韓王者聶政所作也政父為韓王治
劍不成王殺之時政未生及壯問母父何在母告
之政欲殺王乃學塗入王宮拔劍刺王不得踰城
出入泰山遇仙人學鼓琴漆身為癯吞炭變其音
七年而琴成欲入韓國道逢其妻妻對之泣政曰
夫人何故泣妻曰聶政出遊七年不歸吾嘗夢見
君對妾笑齒似政故悲而泣政曰天下人齒盡政
若耳曷為泣乎即復入山中授石擊落其齒留山
中三年後入韓國人莫知政政鼓琴闕下觀者成
行王乃召政政內刀琴中而見王王使之琴政援

琴而歌于是左手持衣右手出刀以刺王殺之自知當及母即自剗面皮斷其形體人莫能識乃梟裂于市懸金其側有知此人者賜金千斤一婦人往哭曰嗟乎爲父報讎耶顧謂市人曰此再政也爲父報讎知當及母乃自剗面何愛一女子身而不揚吾子名我乃抱政屍而哭絕行脈而死

饋馬備乏

杜林與馬伏波鄉里親厚伏波南方還時杜馬適死伏波令子持一匹馬遺杜曰朋友有車馬之饋可且以備乏杜受之後數月遣子奉書曰將軍肉

經史彙編

卷之八十七

二十三

言

九族外存賓客望恩者多林父子兩人食常有盈今送錢五萬伏波受之謂子弟曰人當以此爲法

胡商

晉胡商本長樂鄭梅之子其母婢也姓張氏婉麗善舞又善聲詩梅絕嬖之及梅死主母聞張幸有身妬之屢欲殺張張走之七岩山中其夜覓乳生子商後二日主母之子使人共求張張惶急告求者曰予我兒棄之幸有舉之者毋令并死求者許諾張乃齧指血書帛棄兒山中其詞曰結髮事君子

降寵充下陳君命既勦絕人疏將何親賤妾罪當延兒子生不辰出腹甫再昔棄指荆與榛一步一反顧五內爲摧崩聞穀委楚澤后稷生寒氷天命倘不絕虎鳥或慈仁其後張氏爲其家所賣嫁爲會稽賈人婦是時七岩山中有老狐能變形爲麗人誑惑男子行于山中而見鄉者張氏所棄兒哀而乳之居四五歲建康人商景過之狐因託爲寡婦請寄所棄兒于景謂景曰善藏兒帛書言訖復故形而去景遂携入建康名之曰小乙冒姓商氏教之讀書習京氏易公羊春秋既長每見帛書輒

神史彙編

卷之八十七

二十三

言

晝夜哭不絕聲太和六年景爲桓溫裨將所殺商涕泣曰嗟乎身親爲人長養而不與其雖是人頭而畜鳴耳我必爲報仇而死乃挾匕首僞爲言事者直入轅門刺殺之左右大亂復擊殺數人因自刺伴死夜從狗竇中出亡更名姓曰胡商亡命出關轉入河間而歌其帛書詩乞于市間者無不垂淚流涕初其母張氏從賈人之會得傳數家至河間以歌舞得幸于富人吳翁商適遇聞之大駭召見問之具言其故因出帛書其母持之而泣商亦伏地泣幾不自勝一市皆泣遂與母自言翁始載

歸闔中比至先母之子相繼死歿惟孤兒留孫始
生浹辰商令妻哺養之與子等曰奈何絕先母嗣
後至七岩山中求老狐不得于是環七岩山而拜
之竟以胡爲姓以致報德之意每伏臘并祀老狐
商景

顧榮

顧榮與同寮宴飲見執炙者狀貌不凡有欲炙之色
榮割炙啗之坐者問其故榮曰豈有終日執之而
不知其味者乎及趙王倫篡位以榮爲吏倫敗
榮被執將誅而執炙者督卒救之得免

印史彙編 卷之八十七

王

言

王褒稽紹

舜之罪也殛鯀其舉也與禹鯀之罪足以死舜猶天
下之公議以誅之故禹不敢恣而終治水之功以
蓋父之讐魏王褒稽紹其父死於非命褒之父儀
爲司馬昭安東司馬因詣昭受告褒終身不西嚮
而坐紹之父康以魏臣鍾會誅之于昭昭方謀篡
魏忌之以故及誅紹乃仕于晉武之世至爲惠帝
盡節而死紹之事親視王褒遠矣溫公通鑑猶取
其蕩陰之忠蓋不足道也此洪容齋之論也予謂
紹之失不在死惠之日而在事晉之日既仕爲臣

無不死之義矣以此責紹紹乃心服

劉三復

劉三復以文章見知于李德裕能記三生事云曾爲
馬常患渴望驛而嘶傷其蹄則連心痛後三復乘
馬過磽确之地必爲緩轡有礫石必去之其家不
施門限慮傷馬蹄也其子鄴救賜及第登廟廊上
表雪德裕冤以朱咤神視歸葬洛中報其先恩也
言語瑣

宋祖報王彥超

宋太祖微時嘗遊鳳翔從王彥超彥超遺十千遣之
後即位悉徵藩侯入覲宴苑中縱酒爲樂諸帥競
論疇昔功勳惟彥超獨言久忝藩寄無功能可紀
願納符節入備宿衛上喜曰前朝異世事安足論
彥超之言是也後從容語彥超曰卿當日不留我
何也對曰蹄涔之水安可延容神龍萬一留止又
豈有今日之事帝王受命非細事也上益喜曰當
復遣卿還鎮正以爲報餘諸帥悉歸班

印史彙編 卷之八十七

王

言

溫公論報施

司馬溫公曰受人之恩而忘之者其爲子必不孝爲
臣必不忠古人有一飯必報者矣東漢高辟舉采

魯由曹椽而升王朝者往往爲故主解官奔喪治冢廬墓下逮魏吉黃輩又伏法違科之死靡悔論者以爲惠怨太明報施過當不知士當爲知己者死報而厚焉匪過也被其私恩且不負恩莫大于君父宵背之乎此東漢所以多伏節死義之臣也噫後有受人之恩非惟弗之報又從而排之者其人品之高下視此何如哉此操戈入室之徒爲人道所不齒也

異類知恩

宋太宗崩有馴犬號呼不食遣送陵所徽宗北狩四

果彙編

卷之八十七

主末

三

太子請王婉容爲粘罕子婦上遣之曰好事新主及行大哭曰何忍以一身事兩主就輿中以奩刀自刎太子曰南宋大臣未有如此者擇地葬之立碑曰貞婦冢錢唐僧惠勤從歐公游及公卒每對人言未嘗不流涕愚謂婉容妾婦也僧夷教也犬畜類也而有德性焉今忘恩背義之人如趙憬之負陸宣公白敏中之負李衛公張洎之負寇萊公溫仲舒之負李文穆蔣之奇之負歐陽公呂惠卿之負王荊公所謂未乾薦禰之墨已彎射羿之弓曾此婦此僧此犬之不若程公所以大書其門

王公一飯必償

王章惠公隨舉進士時甚貧遊于冀城通人飯錢執而入縣石務均之父爲縣吏爲償人飯錢館之於其家而其母尤所加禮一日務均醉令王起舞舞不中節毆之王遂去明年登第久之爲河東轉運使務均恐俱逃竄至是事敗文潞公爲縣捕之急往投王王已爲御史中丞矣未幾封一錠銀至縣葬務均之母事少解尋而王爲叅知政事泰務均教練使務均亦改行自修以此知王公長厚而不忘一飯之恩也

神史彙編

卷之八十七

主末

三

孔公報德

侍郎長洲孔公鏞字韶文爲諸生時家赤貧至寒食不給每詣學則買二餅充飢五聖閣有道媼見其旦晚經門一日迎入問故公以實告媼心憐之謂曰吾家晝則有晝夜則有燈秀才肯偁居此乎公從之遂得肆志于學後舉進士歸媼已卒公斬衰冠送葬焉嗟乎是媼之濟孔公也恩于漂母矣淮陰贈生義重千金詔文事死禮齊喪此古今英雄報德之盜固如是夫

岳正報復

丁丑承天門灾岳編修正草罪已詔曹石言奸邪蒙蔽不謂我曹抑謂徐有貞乎請干 上上命杖岳一百滿成肅州室廬財產盡賜指揮李鐸鐸得旨自往據岳門檢括淨盡家人出門一一搜檢苛辱特甚無幾 上宥岳還適鐸得罪 上曰李鐸家產盡是岳正物可悉取還之岳亦往據鐸門搜括如鐸以復昔怨初岳為儒臣貴無幾何鐸素積不貲皆歸于岳岳復加厲凡鐸婦女出門亦加漠索猶極醜辱

神史彙編卷之八十七

神史彙編

卷之八十七

宋

百七十六

神史彙編卷之八十八

人事門

稱謂類

名原

燧人始稱皇少昊始稱帝禹始稱王商人始稱天子周穆王始稱堯為皇帝孔子始稱王為天子漢人始稱天子為官家司馬遷始稱天子為上晉人始稱天子為大家

戰國之時貴賤通稱皆曰足下秦漢始稱天子為陛下

神史彙編

卷之八十八

百七十七

下太子諸王為殿下將為麾下使為節下公卿牧守為閣下父母為膝下師傅為講下婦人為簾下惟比肩稱足下

古者有國稱君卿大夫士稱子見于紀傳歷歷可攷後乃或有其德或有其位者通以君子稱之蓋自虞書已有君子小人之說矣漢稱太守曰使君曰府君曰明府君韓延壽龔遂孫寶劉寵傳及虞翻說豫章太守華歆歷可參質後乃以守令一體併稱令曰明府至唐用以稱縣令見于唐詩者可知也

海右閭民王圻纂集

續名原

天子曰縣官太子曰副主懦弱曰孱主工侯孫曰內外公孫苗裔曰苗緒近戚曰陰臣家臣曰家丞陪臣曰陪僕主事之臣曰尸臣王家駙騎曰官騎宦者爲騎曰宦騎童奴爲騎曰童騎門卒曰門士主典欠負曰典負佐收鄉賦曰鄉佐工作曰工徒可保信曰保役塗暨曰擾人船長曰榜人市僧曰大駟父老曰路叟兒豎曰游童除草曰芸夫新學後進曰小生生徒曰學徒耆宿曰名宿都吏謂太守曰明府中等曰中家望族曰姓族高姓曰右姓大

神史彙編

卷之八

七

家豪右曰大人毋亦曰大人嫗亦曰大人微細曰

孤生平民曰齊民曰編氓曰編人曰萌庶曰萌隸

權要子曰長者家兒庶人家子曰家人子曰邑子

子賓客曰子客門客曰門賓客卒至曰急客傭奴

曰客傭侍者曰小史亦曰從奴知家事者曰監奴

霍光幸馮子都梁冀愛秦官皆是也官奴青幘給

事殿中曰廬兒官婢侍史生兒曰弄兒宗屬曰宗

家外家曰外屬家屬曰累重稱十年以長者曰老

兄遠祖爲相曰宗衮伯父曰世父兄弟曰同產曰

同生見在子曰留子支子曰支庶賤子曰庶孽不

肖曰輕薄子曰無狀子呼人子曰郎子庶孫曰孽

孫最後孫曰末孫玄孫子曰耳孫婿爲半子曰子

婿贅婿曰贅子姊妹婿曰姊妹婿同門婿曰友婿

兩婿相謂曰親姪列侯母曰太夫人老母曰阿

負男子爲大夫曰命夫妻曰命婦已所生女曰息

女妾母曰媵母兄弟妻相謂曰姊妹曰妯娌

娶婦無嗣曰天閹賤婦曰僮婦相衣服衽席事曰

傳婢傳母曰阿保乳母曰阿母傭工曰客作不肖

曰奴才婢妾年高曰房老又曰房長被賍沒入官

爲奴曰穢獲內外皆毀形骸尚存曰浮屠僧有妻

曰婦

曰婦

曰婦

曰婦

曰婦

曰婦

曰婦

曰婦

曰婦

曰婦

曰婦

神史彙編

卷之八

七

之長子曰大耿陳寔與子元方季方曰三君周澤
字稚都堪字子穉行類于澤曰二穉段紀明皇甫
威明張然明曰涼州三明許邵與兄虔皆知各汝
南人曰平輿二龍宣帝時馮楊有八子皆二千石
曰萬石君嚴延年兄弟五人皆至大官東海曰萬
石嚴熲秦彭與羣從同時爲二千石三輔曰萬秦
氏張公超所居城市曰公超市裴潛二子長曰東
眷次曰西眷長子曾孫曰中眷夏侯建受書于勝
曰小夏侯勝曰大夏侯周續之通五經五緯曰十
經陶季直曰聘君宗元卿曰宗曾子何點曰大山
卿史彙編卷之八十八

何胤曰小山與胤兄求曰何氏三高

稱人曰君

秦漢時人自稱猶曰臣天子呼公卿亦曰君後則不
然惟對君則稱臣然今之人呼它人猶曰君者以
君之稱加於人非不恭也今世人見稱公則以爲
重已稱君則以爲輕已不知何謂

僕馬走

古人有曰僕馬走者稱謙損也夫自況曰僕非不卑
也稱人曰君又稱人云足下非不恭也常觀唐賢
如韓退之凡與人書遇尊者則曰閣下與在下者

多云某君足下而又稱曰僕以退之才識宜所言
不苟者豈習俗之變不能易耶

君卿即

君有君國卿有卿列即有卿曹夫稱人曰君曰卿曰
即者皆所以貴美之也曰平原曰商於漢碑曰府
君東坡曰何止容君數百人用周顒故事指王茂
弘之流也王子猷愛竹目爲此君尊尚之無可疑
至於卿則有不同曰荀卿曰虞卿杜少陵指花將
而卿之曰人道花卿絕世無似乎溢美及鄭善果
諸卿中丞奈何卿五卿乃知卿亦可重而亦
卿史彙編卷之八十八

五

可輕也然宋璟復鄭之語曰爾非張家奴何卿之
有嘗攷武承嗣諂二張呼爲五郎安祿山畏林甫
呼爲十郎王繇畏王珙呼爲七郎宦者不敢名李
輔國呼爲五郎是承嗣輩奴事於人而稱之明矣
似呼即甚尊足爲美名然少陵詩中有送蘇四郎
答鄭十七郎例以奴於人而即稱之者論之不可
也予謂孫郎周郎潘郎沈郎等皆一世文人少年
勲業才名貴重人美之即不然劉中山何自稱曰
前度劉郎乎自君卿即之外又以行稱如高三十
五孟六歐陽九蘇二之稱又何耶今人若此必蒙

其嚙罵矣

高明

謂人爲明公閣下之類亦可謂之高明孔融每李膺謂融曰高明必爲偉器又曰高明父祖與僕有舊恩明公亦可謂之仁公溫嶠書與陶侃爲仁公明府亦可謂之明庭張儉傳李篤謂毛欽曰欽雖好義明庭今日載半去矣賢相亦可謂之賢宰左雄傳論曰陳蕃楊秉世稱賢宰

先生

先生之稱見於經傳者不一然古人亦有止稱生者

神史彙編

卷之八十八

本

如魯有兩生楚有韓生漢世則有賈生伏生董生歐陽生之類顏師古曰生猶言先生也卽子亦男子之美稱如老子莊子荀列諸子卽孔孟大聖大賢亦稱子後世不明其義以生與子爲賤薄之稱上下之間靡然諛諛尊之以先生則喜或以生子稱之則怫然矣士不通古一至於此又古人惟稱字母論中古卽孔門弟子得稱孔子爲仲尼子章縫時入黌校猶及見前輩膳堂諸友皆稱字今則廝卒隸役之輩皆有號何況青衿弱冠車稱號字而加以翁老令人酸鼻汗顏

小名

周宇文護與母闔書曰受形稟氣皆知母子誰知薩保如此不孝此乃對母自稱小名南齊武帝崩鬱林王卽位明帝謀廢立右僕射王晏屢盡力助之從弟思遠謂晏曰兄荷武帝厚恩一旦替人如此何以自立因勸之引決及晏拜驃騎謂思遠兄思微曰隆昌之末阿戎勸吾自裁若用其語豈有今日思遠曰如阿戎所見尤未晚也此乃對兄自稱小名畢景傳幙府燕閒錄載蘇易簡初及第時與母書自稱岷岷亦小名也從伯父右司小名馬哥

神史彙編

卷之八十八

七

在京師省祖母楚國夫人出上馬楚國偶有所問自後呼爲哥執事官聞之自伯父曰夫人請吏部蓋此輩亦習聞之也今吳人子弟稍長便不欲人呼小名雖尊者亦以行第呼之風俗日薄如此

稱臣呼卿

古者稱臣蓋示謙卑已而上下通行不特稱于君上之前也如齊太子對鑿者文舉云臣以死爭之號君見扁鵲曰寡臣幸甚呂公謂漢高祖曰臣少好相人高祖謝項羽曰臣戰河北將軍戰河南之類是也晉宋間彼此相呼爲卿自唐已來惟君上以

呼臣麻士大夫不復敢以相稱謂矣

稱萬歲

萬歲之稱不知起於何代自商周以前不復可攷呂氏春秋云宋康王飲酒室中有呼萬歲者堂上悉應戰國策馮驩燒債券民稱萬歲蘭相如奉璧入秦秦王大喜左右皆呼萬歲韓非子曰巫祝之祝人曰願君千秋萬歲萬歲之聲括耳新序梁君出獵歸入廟門呼萬歲曰幸哉今日也紀信乘黃屋左纛曰食盡漢王降楚楚呼萬歲陸賈奏新語左右皆呼萬歲漢武帝登高嵩聞稱萬歲者三元帝

稗史彙編

卷之八十八

上

送許后入太子家謂左右酌酒賀我左右呼萬歲馮異傳趙臣將兵助異并送縑縠軍中皆呼萬歲馬援封侯乃擊牛釃酒勞餐軍士軍士皆伏呼萬歲王望曰今日歲首請上雅壽祿史皆呼萬歲吳其寧入魏營斬數十級還入營作鼓吹稱萬歲是則慶賀之際上下通稱之初無禁制不知自何時始專爲君上之祝也又按東漢臣下多呼萬歲馮魴既降羣盜赦其罪各返農桑皆稱萬歲耿恭於虜圍中拜井得泉以濟兵渴衆稱萬歲馬援曰今賴士大夫之力蒙被大恩紆佩青紫吏士皆稱萬

歲而爲臣下者往往若此不以爲僭此尤可也觀漢制中有故民吳仲山碑其銘中有子孫萬歲之語民猶稱萬歲官吏可知鮮有非之者唯竇憲爲將軍至長安尚書以下議欲拜之伏稱萬歲韓稜正色曰禮無臣下稱萬歲之制議者皆慚所避忌者惟此語在當時不無諱避但不至如後世之切耳

宗室稱謂

宋宗室凡南班環衛皆以皇伯叔侄加於銜上更不書姓雖祖免外親亦然熙寧中始有換授外官者

稗史彙編

卷之八十八

九

則去皇屬而加姓宣和中又并姓除之時以爲非靖康中乃復舊制常袞集載李諲除秘書監詞云昔劉向父子代典文籍今之宗賢豈可避親再從叔正議大夫守光祿卿同王員嗣澤王諲幼嗣藩國夙彰忠孝蓋唐世非期親不加皇字雖出閣外任亦不著姓而以堂從載於銜上似爲得也然本朝宗子皆複名而連字宗派服屬見而知之又漢唐以來所弗逮者

王儉紅蓮

庾杲之爲王儉衛將軍長史蕭緬與儉書曰盛府元

僚實難其選更景行泛綠水依芙蓉何其麗也卽
今臺榭客多用紅蓮故事始此按齊衛將軍實預
朝政猶漢三公開府豈汎常僚屬可比用之樞宰
掾則其類也不然則用於諸戎之幹官却無害

大人

大人世惟子稱父爲然若施之於他則衆駭笑之矣
今略舉經史子傳之所云以證易乾卦大人造也
謂君論語畏大人註卽聖人孟子大人者不失赤
子之心謂國君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大人正
已而物正皆謂輔臣養其大者爲大人大人弗爲

神史彙編 卷之八十八

十三

大人者言不必信亦通稱惟漢高祖云始大人以
臣爲下賴霍去病云不早自知爲大人遺體崔豹
云大人少有疾稱晉陳騫云大人大臣唐裴敬瓘
云大人病痛皆呼其父而跪受叩頭曰衆大人議
則又名其叔張博云王遇大人益解范滂云惟大
人割不忍之恩蓋謂其母唐柳宗元謂劉禹錫之
母亦曰無辭以白其大人註大人長老稱尊事之
也岑彭傳韓歆南陽大人註謂大家豪右高駢傳
女巫王奉光謂畢師鐸曰楊州災有大人死秦彥
曰非高公邪呼韓單于傳大人相難久之後漢北

匈奴大人車利涿唐蓋麻爲東部大人則夷狄亦
指尊長爲大人又北人恒呼子爲大人此尤異也
又且鞮侯單于謂漢天子我丈人行註云丈人尊
老之稱也故荆軻傳高漸離家丈人召使前擊筑
杜甫贈韋濟詩云丈人試靜聽而柳宗元呼妻父
楊詹事爲丈人母獨孤氏爲丈母故今時婿呼婦
翁亦然至呼父爲爹謂母爲媽以兄爲哥則莫知
其義是爹字見於南史梁始興王憺云始興王人
之爹救人急於水火何時復來乳哺我注云方言
謂父爲爹乃音徒我切又與世人之遮之音異也

神史彙編

卷之八十八

十一

三七

翁公兒郎等號

古人自以公稱者獨范蠡曰陶朱公人號之者晉諸
葛恢曰黑頭公宋沈慶之羣蠻號曰蒼頭公梁綰
曰百六公齊何楫曰小褚公後魏于栗碑曰黑稍
公古弼曰筆頭公北齊許惇曰長胤公崔伯謙曰
白頭公後周韋瓊帝呼曰逍遙公唐李德裕稱牛
僧孺曰太牢公若翁號則漢田蚡罵實嬰曰一秃
翁北齊武成帝小字曰晃翁唐盧從愿帝稱曰多
田翁實輩人號曰囁囁翁陸羽自稱曰桑苧翁杜
牧自號曰樊川翁本朝黃魯直自號涪翁張師雄

人嘲之曰密翁若即號則晉桓冲小字曰買得即人稱者吳周瑜曰周郎晉謝道韞稱夫王凝之曰王郎何晏曰何郎粉郎潘岳曰潘郎檀郎宋王僧虔曰王郎齊江敦曰江郎劉顯父曰劉郎梁顧協曰顧郎北齊盧師道曰盧郎袁孝修曰清郎後周獨孤郎隋滕穆王曰楊郎宇文弼曰宇文三郎唐明皇曰三郎張昌宗曰六郎元結曰漫郎錢起曰錢郎程元振曰十郎蕭悅曰蕭郎劉禹錫自稱曰劉郎五季閩王審知曰白馬三郎皆即稱也如晉王敦曰可兒司馬高曰羅兒唐白居易妹曰龜兒是皆小字也後漢賈復稱其子曰大宛兒崔暹曰獺兒人稱者漢東方朔曰偷兒金日磾曰美兒曹操呼孫策曰獅兒呂布呼先主曰大耳兒蜀譙周曰長兒晉王衍呼裴邈曰白眼兒山濤稱王衍曰寧馨兒後魏長孫業諸子曰錢小兒祖瑩曰聖小兒唐楊儉蘇特曰黃面兒五季李鄴曰僕羅兒李存信曰牧羊兒乃皆兒稱也以童得名則漢終軍曰終童後漢杜安晉潘岳唐李百藥俱曰奇童齊鬱林王曰顛童以奴得名晉桓嗣曰豹奴王澄曰阿奴石崇曰齊奴潘岳曰檀奴陳任忠曰蠻奴

北齊孫騰曰僧奴亦皆小字也晉陸機人罵曰豹奴明帝人號曰鮮卑奴不義符稱父武帝曰壽奴後魏古弼帝稱曰筆頭奴唐顏杲卿罵安祿山口牧羊羯奴梅聖俞呼謝師直曰錦衣奴

檀郎

李商隱詩花街柳陌未成行今朝歌管屬檀郎李賀詩云檀郎女眼歸何處

郎子

北史齊楊休之傳崔暹字子達幼而聰敏年數歲能作五言詩暹將示朝士休之獨正言曰郎子聰明神史彙編 卷之八十八 七 三百九十一 方成偉器又慕顯傳有一沙門指之曰此郎子相好南史梁鄧元起母老乞歸時為益州刺史以西昌侯蕭藻代之藻入城求其良馬元起曰少年郎子何不徒行用馬為遂止

郎君

世說諸葛瑾為豫州別駕諸臺語云小兒知談卿可與語速往請恪恪不與相見後相遇別駕喚出即君云文選應璩與蒯衡書亦云外喜郎君謙下之用璩嘗事其父寵故稱郎君也

行第之稱

前輩以行第稱多見之詩少陵稱謫仙爲李十二鄭
虔爲鄭十八嚴武爲嚴八鄭賁爲鄭八蘇澳爲蘇
四張建封爲張十二唐頌爲唐十五裴虬爲裴二
李御爲李十一文公稱王涯爲王十李建爲李十
一李程爲李二十崔立之爲崔二十六張署爲張
十一張籍爲張十八李正封爲李二十八馮宿爲
馮十七侯喜爲侯十一柳柳州稱韓文公爲韓十
八劉禹錫謂元稹爲元九韋蘇州稱李澹爲李十
九歐陽詹稱徐晦爲徐十八錢起稱李勣爲李四
李勉爲李七嚴武高適俱稱少陵爲杜二樂天稱
劉大敦爲劉三十二李大略爲李二十王質夫爲
王十八崔元亮爲崔十八李義山稱杜勝爲杜二
十七李潘爲李十七趙汾爲趙十五令狐綯爲令
狐八高適稱張旭爲張九陳子昂稱王無競爲王
二韋虛已爲韋五趙貞固爲趙六李崇嗣爲李三
儲光曦稱王維爲王十三皇甫湜稱柳柳州爲柳
八鄭堪爲鄭三孟浩然稱張子容爲張八王摩詰
稱韋穆爲韋十八山谷稱東坡爲蘇二后山稱少
游爲秦七少游稱后山爲陳三山谷爲黃九亦有
未知者不可枚舉

神史彙編

卷之八十八

五

五

先子先君先人

人稱先子先君先人爲父然不獨父也祖宗皆可
如曾西稱曾參曰予先子之所畏也則稱祖爲先
子子順曰吾先君之相魯也則稱六世祖爲先君
孔安國曰先君孔子又曰我先人用藏其家畜於
屋壁則稱十一世祖爲先君稱五世祖子襄爲先
人也

足下

異死曰介子逃祿抱樹燒死文公拊樹哀嗟伐而製
屨每懷其功俯視其屨曰悲乎足下足下之稱當

神史彙編

卷之八十八

五

五

緣此爾史記戰國之士或上書時君或談說君前
及相與論難多相稱足下蓋自七國相承至今也

小冠子夏

漢書杜欽杜鄴俱有大名於時兩人俱字子夏欽耿
一目人呼盲子夏欽惡以盲字爲號自作一小冠
戴之時皆呼爲小冠子夏

卑末

後漢杜根傳根爲桂陽太守幹事謙謹自稱卑末

下官

通典曰宋孝武帝多猜忌詰國史人于本國君不得

稱下官事在孝武建中者也本為王國避臣之稱而今人或以自謂

稱呼通上下

父命得為勅後漢樊重焚券諸子從勅是也父可以稱聖善楊修荅曹植書有聖善之教注謂武帝也上父母壽可稱萬壽潘岳閒居賦稱萬壽以獻鵬是也屋之高嚴通謂之殿前漢霍光傳鳴鳴殿前樹上黃霸傳郡國上計長吏一輩先上殿是也白事丞相亦可謂之奏事魏相傳帶劔奏事是也造謂人亦可謂之朝相如傳云臨叩今日往朝相如

御史彙編 卷之八十八

太

是也人臣得言垂拱薛宣自言垂拱成家是也人臣得言端拱謝子言端拱笑咏謝鮑言端拱廟堂是也人臣得言諒闇山濤傳武帝詔云山太常雖居諒闇是也人臣得稱聖君晉書曹摅一縣號曰聖君薛宣傳屬縣各得賢君是也

孔平仲雜說

稱謂四反

余讀儀禮見古今稱謂有四反焉古六月而名今六歲而名一反也古冠而後字今未冠而號二反也古五十而加伯仲今早生而字伯仲三反也古死而尊之曰甫今生而稱之曰甫四反也古今相絕

即一事猶然哉

俗言有出

今世俗言無用者曰不中用此出史記始皇聞盧生竊議亡去大怒曰吾前收天下書不中用者盡去之罵人曰老狗此出漢武故事上嘗語栗姬怒弗肯應又罵上老狗上心慙之未發也鄙人之庸微薄者曰小家子此出漢書霍光傳霍禹長史任宣謂禹曰使樂成小家子得幸大將軍至九卿封侯然則雖里巷常談其所從來者遠矣

遺物稱餉

御史彙編 卷之八十八

七

太宗將致櫻桃于鄴公稱奉則尊言賜則卑謂于國世南對曰昔梁武帝遺齊巴陵王稱餉從之

近時別號

道號別稱古人間有之非所重也近世士大夫稱者固多其他雖農夫市村曲細未嘗無別號者而其所以稱非庸淺則狂怪又重可笑蘭桂泉石之類此據彼占所謂一座百犯又兄山則弟必水伯松則仲叔必竹梅父此物則子孫引此物於不已噫愚矣哉至于近者則婦人亦有之又傳江西一令嘗訊盜忽對曰守愚不敢令不知所謂問之左右一

胥云守愚者其號耳則今之賊亦有別號矣

師稱膝下

朱晦菴與李延平書熹十八日離膝下則先生處亦可稱膝下公必有攷也

稱神主襲古式

前代稱祖父母為王父王母歿稱皇考皇妣今世無官者神主稱府君皆襲古式而不知本朝有禁也嘗見朱鹵菴教授題無官神主稱處士鄭介菴葉及菴作無封贈婦人墓誌稱碩人蓋處士本不可易稱必若嚴光徐穉之流可也今舍此則無以

神史彙編

卷之八十八

太

古今稱類

古人稱呼簡質如足下之稱率施於尊貴者蓋不能自達因其足下執事之人以上達耳觀史遷叙秦漢時事可見矣後世遂定以天子稱陛下王稱殿下宰相稱閣下今平交相謂亦稱閣下聞人稱足下則不喜矣又如今人遇主事稱主政評事稱廷評之類此特換字耳何輕重耶至若給事中與古中黃門小黃門監察御史與古綉衣直指稍不同

今聞稱給事中御史輒皆不喜大抵黃門綉衣隨俗稱呼猶可施之文章記載似不可也

稱謂字義

文王可以為文君張衡賦文君為我端著是也北狄可以為蠻史記匈奴傳獫狁獯粥居於北蠻是也二典可以為謨馬融曰曼擊鳴球載於虞謨注虞謨舜典是也堯典亦可謂之唐書吳陸抗傳靜言庸違唐書攸載是也韶可以為禹樂史記禹典九韶之樂是也三王亦得稱帝史記夏命帝桀是也獻俘不獨人也物皆可以為俘俘取也書云俘厥

神史彙編

卷之八十八

九

寶玉是也弓不止於自乞與人亦可稱弓前漢廣川王越傳盡取善繒弓諸宮人注弓遺也賄不獨賂也賜皆可以為賄書賄肅慎之命是也診不止脉也視物皆可以為診後漢王喬傳尚方診視易是也餉不止飲食也贈皆可以為餉魏文紀注以詩賦餉孫權徐孝穆有答餉鏡詩是也城邑亦可謂之幣趙世家馮亭以城市邑十七幣吾國是也稱譽亦可謂之薦伯夷傳七十子之徒仲尼獨薦顏淵是也

以龍喻人

龍不獨以譬君德凡有德者皆可以龍言也龍言亮稽康皆號卧龍孔融薦禰衡云龍躍天衢袁宏武侯云初九龍蟠雅志彌確樊英傳注安帝徵隱士策文云使難進易退之人龍潛不屈許劭許虔汝南平輿人人稱平輿淵有二龍焉唐鳥承珖與兄承恩亦號轅門二龍陰興謂貴人曰亢龍有悔以譬外戚之家則龍不止於比君德矣

大僚呼名

趙大周在內閣日如楊虞坡冢宰王南岷都憲大周皆直呼其名或以爲言大周曰昔微生畝謂孔子

稗史彙編

卷之八十八

主

事

曰丘何事栖栖者歟當時人亦稱孔子之名則我豈得爲薄待二人哉嘗觀雙槐歲抄云王忠肅翱自總督兩廣入爲太宰馬恭襄昂代公總督後恭襄入爲大司馬忠肅猶呼其名恭襄未嘗不敬諾也乃知此事前輩常有之不以爲異若大周行之於今日豈能一日容哉

告假名義

孟康曰古者名吏休假日告漢律吏二千石有予告有賜告予告者在官有功毘法所當得也賜告者病滿三月當免天子優賜其告使得帶印綬將官

屬歸家治病師古曰告者請謂之名謂請休耳或謂之謝謝亦告也左氏傳曰韓獻子告老禮記曰若不得謝漢書諸云謝病皆同義兩漢博聞

浩浩育育

齊桓公使管仲求甯戚戚應之曰浩浩乎育育乎管仲不知婢子曰詩有之浩浩者水育育者魚水有室家安召我居管子

忌諱類

周諱

周禮小史之職有事詔王之諱注云先王之名禮卒

稗史彙編

卷之八十八

主

事

與以木鐸徇于路舍故而諱事神名終將諱之則是諱名自周人始也禮祭義云文王稱諱如見親

古人無忌諱

諡者死後易名也而左傳衛侯賜北宮喜諡貞子賜析朱鉏諡不以爲不祥今人不達畏死畏禍百種忌諱古人皆不然只看檀弓季武子成寢杜氏之塋在西階下許合塋伯高死于衛孔子以爲由賜也見我遂哭諸賜氏命子貢爲之主來者拜之子夏喪明曾子曰朋友喪明則哭遂往哭之子夏亦哭曾子與客立於門側其徒趨出曰吾父死將哭

出於魯曾子曰及哭于爾次因北面而弔季武子寢疾蟄固不脫齊衰而入見曰士惟公門脫齊衰武子曰善哉蓋未有如今人之多忌諱也

表不當諱

昔人有誠後生不可稱前輩表德此忠厚之至也然一時出於中心至誠未嘗深攷字所以表德也古人以爲美稱發人以諱事神而後有字儀禮于祭父云敢昭告于考伯其父稱字也子思作中庸稱其祖曰仲尼蒙益之侄謂益曰絲能日飲亡何近世子由與坡公多言子瞻兄陳了齋師事龜山簡

神史彙編

卷之八十八

三

車稱中立先生非今世俗既諱其名又諱其字自今往往有台諱尊臨之語尤非是生日名死曰諱載之禮經可覆禮部韵載先帝廟諱曰諱今上皇帝御名止曰名稱生人名乃曰諱不祥之甚也

襍三煞

漢世京房之女適董奉子奉擇日迎之房以其日不吉三煞在門故也三煞者謂青羊烏雞青牛之神凡是三者入門新人不得入犯之損尊長及無子奉以謂不然婦將至門但以穀豆與草穰之則三煞自避新人可入也自是以來凡嫁娶者皆置草

于門闕內下車前則撒豆穀既至感章于側而入今以爲故事

上任忌

正五九忌上任之說攷前漢張敞爲山陽太守奏曰臣以地節三年五月視事則知前漢之俗未嘗忌五月也然敞後徵爲江東相亦不聞有凶橫之說又觀後漢朔方太守碑云延嘉四年九月乙酉詔書遷衛令五年正月到官乃知拘忌之說起於兩漢之後然又觀獨孤及集有爲舒州到任表曰九月到州訖乃知唐人亦有不忌九月者至宋迄今

神史彙編

卷之八十八

三

偏諱

漢人以高祖名邦故諱邦爲國史遷以其父名談故諱談爲同唐作南北史劉涓傳以其字元海爲行者爲高祖之父諱也夫禮臨文不諱臣子之義難言也乃各不偏諱不諱嫌名禮經晰然無可疑者唐人以太宗名世民石經世字不敢全畫李賀以父名晉肅應舉不敢舉進士失禮之體矣

前代不諱

漢范曄父名泰故後漢書無泰字郭泰鄭泰皆改作
太字李翱父名楚金故其所爲文皆以今爲茲韓
愈作諱辯持言在不言徵之說故父名仲卿未嘗
諱焉晉曹志者植子也奏議武帝云榦植不強不
諱植字三國時猶不諱其君呂岱傳張承與岱書
云功以權成是斥孫雄名也

諱正

王羲之先諱正故法帖中謂正月只爲一月或書初
月其他正字率以政代之

諱胡

神史彙編

卷之八十八

孟

三十九十四

石勒諱胡胡物皆改名胡餅曰麻餅胡荽曰香荽胡

豆曰國豆

居官不諱

宋書范曄泰之子爲太子詹事曄固辭議以禮不諱
嫌名乃居之唐肅宗延和元年賈曾授中書舍人
以父名宗辭不受議者謂中是曹司名又與曾父
名音同字別禮無嫌曾乃就職

不諱先聖

學者犯不諱先聖名自唐人始雖韓文公亦然我朝
諸公亦未有知其非者莊子云仲尼語之以爲博

東坡寶墨堂記特改作孔丘語之以爲博子由和
歸去來辭曰或以侯而疑丘俞文豹前集嘗論之
近閱柳文見其前後所稱不曰夫子孔子乃曰仲
尼尼父則知子厚有識見

道隆觸諱

謝超宗是謝鳳子有文才補新安王常侍作王母殷
淑儀誅帝大嗟賞謂謝莊曰超宗殊有鳳毛時右
衛將軍劉道隆在御坐出候超宗曰聞君有異物
欲覓一見謝曰懸磬之室何得異物耶道隆武人
直述上語正觸其父諱謝徒跣還內道隆謂檢覓
鳳毛候至日暗不出乃去

神史彙編

卷之八十八

孟

三十九十三

避僧

蘇氏演義曰鄴中記云北齊忌黑文宣帝殺第七弟
上黨王渙以七者屬黑又僧衣多黑而出師決勝
之辰多所避忌忌見僧尼者始此

誠臣避諱

唐初魏鄭公等撰隋書以隋文帝之父名忠故凡忠
字皆諱之謂死事之臣爲誠節傳書中凡忠臣皆
曰誠臣書作於唐尤爲隋諱驟讀之殆不可曉太
宗詩云疾風知勁草板蕩識誠臣亦是避隋諱耳

應舉忌落字

柳冕秀才性多忌諱應舉時同輩與之語有落字者則忿然見於詞色僕夫悞犯輒加杖楚常謂安樂爲安康忽聞榜出亟遣僕視之須臾僕還冕迎門問曰我得否僕應曰秀才康了

物以諱易

物以諱避相傳已久今姑舉其數端如石晉敬瑭諱淬鏡者爲淬鑑宋朝趙太祖諱以香印字近之乃名香爐山藥本名薯蕷唐代宗諱預改名薯藥宋避英宗諱遂名山藥炊餅本名蒸餅避仁宗諱故改南唐李主諱煜改鸛鵒爲百哥錢王諱鏐改石榴爲金櫻至今吳中金劉二姓不可辯皆此類也

唐人避諱

唐人避諱甚者父名岳子終身不聽樂父名高子終身不食糕最爲無謂今士大夫以禁網踈闊全不避忌如文皇御諱詩文中多犯之楊東里作棠杖似爲得體

門禁

南京洪武門朝陽門通濟門旱西門皆不許出喪北京正陽門無敢出喪餘皆不禁大明門雖空棺亦

不許過各門空棺亦不許昇入常有不知此禁者文臣家住關西買棺關東不得過乃從北上門過統家塔而至其家亦有帶壽_禮上京知有禁忌門外而止人以爲笑古人入國問禁良有以也外京城則無禁以爲禁者軍衛索賂之術也如仕遼東故者返樞山海城入仕陝西故者必由潼關城入仕口外過者必由居庸等關入此外無他途也

字禁

正統十年進士登科錄凡天宇皆作萬云出內閣意景泰中幸太學謝表內閣自爲之中有管窺雷轟測海何益亦避天宇也偶見宋宣和時禁君天等八字識者驚異不能無感於往事焉

俗諺

天下方俗各有所諱亦有爲而然涇州潘原諱賴太祖徵時往鳳翔謁節度使王彥才得錢數千遂過渭州卧于田間而樹陰移覆之至今猶存謂之龍潛木至潘原與市人博大勝市人欺其客也毆而奪之及卽位未幾欲遷廢此縣故以賴爲耻然未知以欺爲賴其義何見常州諱打爺賊云有子伍伯而犯刑恐他人撻之楚而自施杖焉雖有愛心

於禮教則疏矣楚州人諱烏龜頭云郡城之龜形嘗被攻而術者教以擊及首而破也泗州多水患故諱靠山子真州多回祿故諱火柴頭連水地漏多流人以食蘆根爲諱蘇州人喜盜諱言賊世云范文正知杭州乃平江人言夜者被盜不敢言賊乃曰恭政鄉人是可笑也秀州之諱佛種以昔有回祿和尚以奸敗良家多爲所染故爾衛率諱乾醫家以顛狂皆陽盛而然疑乾者謂是也蜀人諱雲以其近風也劉氏以畜馬奴爲畜生恐其見辱而自殺浙人雖父子朋友以畜生爲戲語而對子

押史彙編

卷之八十八

未

稱呼父祖名爲傷殘之語在龍泉見村人有刻石而名嬌之類問之云欲難犯又可怪也

尤悔類

撲鏡

魏夏侯惇爲流矢傷左目每照鏡志怒輒撲鏡於地蜀張裕曉相術每舉鏡自知形死未嘗不撲鏡於地吳孫策殺于吉後被創方差引鏡自照見吉在鏡中因撲鏡大呼瘡裂而死

好還

晉明帝問王導晉所以得天下導爲陳宣帝創業之

始及文帝弑高貴鄉公事明帝以面覆牀曰若如公言晉祚復安得長明帝蓋不自知牛繼馬後晉已絕矣齊明帝遣華伯茂殺巴陵王子倫子倫曰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昔高皇帝殘害劉氏今日之事理固當然嗟夫不仁而得天下者雖其子孫不能無憾於好還也世之姦雄亦何樂以此遺後人

何昂

宋江夏王義恭性愛古物常徧就朝士求之侍中何昂已有所送而王徵索不已何甚不平嘗出行於

押史彙編

卷之八十八

未

邊中見狗枷犢鼻乃命左右取之還以箱擊送之賤曰承復須古物今奉李斯狗枷和如犢鼻

未解思量

太宗征遼作飛梯以臨其城有應募爲梯首者城中矢石如雨因競爲先登英公李世勣指謂中書舍人許敬宗曰此人豈不太健敬宗曰非健也要是未解思量耳帝聞罪之

何后感君

何皇后始以色進及上登位不數年恩寵日衰后憂畏之狀愈不安然撫下有恩幸免謗語其危其禍

一日泣訴于上曰三郎獨不記何忠脫新紫半臂更得一斗麵爲三郎生日湯餅耶何忍不追念於前時上聞之戚然改容有閔皇后之色由是得延其恩者三更秋終以諸妃恩遇日盛皇后竟見黜焉皇后無罪被擯六宮其怜之

李紳不禮士

新昌李相紳性暴不禮士鎮宣武有士人過於中道避不及而爲前驅所拘鞠之乃宗室答曰勤政樓前尚容縱步開封橋上不許徐行汴州豈大於帝鄉尚書朱尊於天子公失色使去

神史彙編 卷之八十八

主 三

新昌飲毒

王知訓陪烈祖曲宴引金觴賜酒曰願我弟有年長壽魏王意烈祖寔毒引他器勻之曰願與陛下各享五百歲烈祖不飲久之申漸高乘詆諧併而飲之內金鍾於懷袖亟趨而出到家腦潰而終

丁謂責詞

寇萊公貶時楊文公在西掖旣得詞頭有請於晉公公曰春秋無將漢法不道皆其罪也楊深不平之及晉公去位楊尚當制爲責詞曰無將之戒深著於魯經不道之誅難逃於漢法一時快之

鞋底樣

楊文公億有重名嘗因草制爲執政者多所塗削楊甚不平因取稿本上塗抹處以濃墨付之就加爲鞋底樣題其旁曰世業楊家鞋底入或問億曰此語見別人脚迹當時傳以爲笑後舍人草制被墨黜者則相譔曰又遭鞋底

楊大年

楊大年弱冠與周翰等同在禁掖二公睹然老矣大年每論事則侮之曰二老翁以爲何如翰不堪正色對曰君莫欺侮我老老亦終留與君昂曰莫

神史彙編 卷之八十八

主 三

留與他免得後人也欺侮他後大年不及五旬而終求爲老翁亦不可得此事可爲少年英俊侮老慢賢之戒

絮言

韓富並相時偶有一事富公疑之久而不決韓謂富曰公又絮矣富變色曰絮是何言也劉夷叔嘗用爲如夢令云休絮我自明朝歸去

題齋宮詩

京師祭二社多差近臣王禹玉在兩禁二十年歷寧三年爲翰林承旨又膺是差題詩齋宮曰隣馬未

動曉驂催又向靈壇飲福笑老聾知不足明年強健更重來執政聞而憐之

文正不樂東坡

司馬文正公見賓客多論事語言不窮一日東坡謁謂文正曰告相公少住教誨之言容軾道幾句文正大不樂遂不復言

東坡昇仙

東坡嘗謂昔謫黃州曾子固居憂臨川死焉人有妄傳與子固同日化去且云如李長吉時事以上帝召他時先帝亦聞其語以問蜀人蒲宗孟且有歎

神史彙編

卷之八十八

三

應請令謫海南又有傳吾得道乘小舟入海不復返者京師皆云兒子書來言之今日有從黃州來者云太守何述言吾在儋耳一日忽失所在獨道服在耳蓋上賓也吾平生遭口語無數蓋生時與韓退之相似吾命在斗間而身官在焉故其詩曰生我之辰月宿斗直且曰無苦聲以聞無惡聲以揚今謫我者或云死或云仙退之之言良非虎耳

寓言

東坡云予飲少輒醉卧則鼻鼾如雷旁舍為厭而已不知也一日因醉卧有魚頭鬼身者自海中來告

予廣利王來請端明予被褐履草黃冠而去亦不知身步入水中但聞風雷之聲暴如觸石意亦知

在深水處有頃豁然明白真所謂水晶宮殿相照耀也其上則有驪日夜光文犀尺璧南金火齊眩目不可仰視而琥珀珊瑚又不知多少也廣利少間冠劍而出從者二青衣予對以海上逐客重煩

邀命廣利且笑南溟夫人亦造焉曰知不在人世少間出素蛟鮪丈餘命予題詩予乃賦之曰天地雖虛廓惟海為最大聖主皆祀事位尊河伯拜祝融為異號恍惚見百怪三氣變流光萬里風雲快

神史彙編

卷之八十八

三

靈旗搖紅霧赤虬噴湧洋家近玉皇樓彤光照無界若得明月珠可償逐客債駕畢進廣利諸仙咸稱妙獨廣利旁一冠簪水族謂之鯨相公進言蘇軾不避忌諱祝融字犯王諱王大怒予退而嘆曰到處被相公廝壞

單隱岩

魏仁普長百寮提獎單隱岩至列卿即又附他相仁普不悅一日浮屠來乞山資留飯而隱岩至仁普曰到頭庵主徹底門生今昔所難師宜勉之隱岩面不類人唯唯而退

縣令判僧

士人有雙漸者性滑稽嘗為縣令入僧寺中主僧半
酣矣因前曰長官可同飲三盃漸怒判云談何容
易邀下官同飲三盃禮尚往來請上座獨吃八棒
竟筓而退之

呂元膺

呂元膺為東都留守常與處士對碁次有文簿堆擁
元膺方秉筆閱覽碁侶謂呂必不顧句矣因私易
一子以自勝呂已窺之而碁侶不悟翼日呂請碁
處士他適內外人莫測碁者亦不安乃以束帛贖

神史彙編

卷之八十八

三

四

之如是十年許呂寢疾將亟兒姪列前呂曰遊處
交友爾宜精擇吾為東都留守有一碁者云云吾
以他事俾去易一着碁子亦未足介意但心跡可
畏亟言之即慮其憂懾終不言又恐汝輩滅裂于
知聞言畢長逝

出芝
附錄

降虜見嘲

三朝野史至元丙子淮南開帥夏貴歸附元授中書
左丞至己卯歲死有贈以詩云自古誰無死惜公
遲四年問公今日死何似四年前又有人吊其墓
云享年八十三而不七十九嗚呼夏相公萬代名

不朽昔宋褚淵身事二姓弟焯歎曰使淵作中書
而死不當是一名士世德不昌今有期願之壽

京師索盜

成化末年患京師多盜兵書余公議欲大索京城內
外居民予嘗以曹參告後相獄市并容之說止之
公不聽語人曰陸郎中書本作字秀才耳乃奏科
道部屬等官五十員分投街巷望門審驗時有未
更事者凡遇寄居無引者輒以為盜悉繫兵馬司
一二日間監房不能容都市店寺傭工皆聞風匿
避至開門罷市者累日騷擾之謗漸聞禁中公始

神史彙編

卷之八十八

三

四

悔之早朝時途中有拋擊篋石者公益惧乃促畢
事第令五兵馬司造冊復命而止徒爾擾下無補
於治一日公語劉時雍云陸郎中向以曹參事止
我我嘗笑其迂今乃知古人誠有見後人莫能出
其範圍也

英廟悔悟

于公謙王公文被禍以迎立外藩之故臨刑時文稱
冤謙但云親王非有金符不可召當辯之時印綬
尚寶諸內官聞之檢閱各王府符俱在獨無襄王
府者衆皆危疑不知其故乃問一退任內官云嘗

訖宣德間老娘娘有 旨取去但不知何在老官
人某必知其詳遂往問之云是 宣廟賓天時
娘娘以爲國有長君社稷之福嘗欲 召襄王取
入後以三楊學士議不諧而止符今在後宮暖閣
中老娘娘太后所於是啟 太后求之果得其處
蓋已積塵埋沒寸餘矣此老閹老嫗不存則典守
之死於冤者亦有之其後 英宗悟二人之冤而
悔者此也

任佃

嘉靖間湖廣江陵知縣任佃以御史謫官或有公移

稗史彙編 卷之八十八

三十一

與隣縣知縣輒稱即將某人如何某事如何隣縣
知縣不堪因署其公移尾答之曰即將即將又即
將即將二字好難當寄與江陵任大尹如今不是
繡衣即任見之嘿嘿聞者爲解頤

詩說子孫

長洲相城有一翁不欲言其姓名雅善詩年老子孫
頗怠於奉養翁意鬱鬱不樂一日大書于堂壁云
人生七十強支持簾捲西風燭半枝傳與兒孫好
看待眼前光景不多時其二子方以文學有時名
大懼托所親懇請乃得滌去然其詩已爲鄉人傳

誦矣

稗史彙編

卷之八十八

三十一

人事門

評詆類

湯武

君天也父也亦元首也天不常雨澤而潦旱爲下土者傾而陷之可乎父不理生產而博飲爲子孫者鵠而戕之可乎頭目昏重一身之累爲腹心股肱者謀而易置之可乎其不可也必矣湯武之罪當無所逃彼其自恕與天下後世恕之者不過曰誅

神史彙編

卷之八十九

一

三

一殘賊而拯億兆於塗炭耳夏書成湯放桀於南巢惟有慙德夷齊仇周而餓死君子曰義士則不義之名將有歸矣若曰應天順人湯武豈得已哉此書生之所知也

伊周

伊尹周公非純臣也非經行也不可以爲後世法夫跖犬吠堯各護其王臣無二主天之制也伊尹去湯就桀醜桀歸湯去就之罪迹同奸謀使兵家得引爲反間伊尹自取之也桐宮之放與拜冪等耳此豈人臣所當爲者哉家宰居攝召公不悅非

敢遂有之也亦意其起當時之釁開後世之端耳是以效伊尹而不得盡其心者爲霍光效霍光而不得盡其心者爲王莽董卓曹氏代漢司馬代魏劉裕代晉紛紛至於五代未常不托迹伊周以階亂故曰伊尹周公非純臣非經行也

三高士評

毘陵謝應芳子簡常論三高祠不宜祀范蠡云季膺魯望吳產也吳人眎爲東家丘是已鳴夷子皮始終事越間以行成留吳其心未嘗一日忘乎越也進美女獻寶器以惑吳之君臣乘虛進兵以滅吳

神史彙編

卷之八十九

二

三

之宗社大率皆蠶之謀越人論功蠶居第一豈非吳之大仇乎惟其功成名遂遯跡而去識見固高於常人然浮海之裝載珠玉在齊復營致千金之產自齊居陶父子耕畜展轉物利復積畜鉅萬太史公前後不一書者蓋深鄙之非美之也較諸子房辭漢從赤松子遊相去多矣杜牧之蘇子瞻皆謂蠶私西施以申公夏姬爲比由是觀之謂其人爲貪爲穢亦不爲過尚何氣節足慕乎今也以吳人馨香之黍稷享獻貪穢之仇讐於理可乎哉禮云民不祀非族况仇敵乎吳有三高人特未之

思耳泰伯仲雍延陵季子其天下所共高者也凡謂吳人苟非土木孰不有高山景行之思宜遵三讓至德之聖祠於堂上配以二賢仍以季膺魯望列之從祀如此則正前人之謬新斯民之耳目振高風崇禮讓激衰世薄俗而勸之於風化豈小補哉若謂蠡有功而祀之則越人祀之宜矣如諸葛武侯之賢蜀人祀之吳魏未嘗有祠焉斯理之公古今一致所謂質鬼神而無疑者也

彈范蠡文

嘗覽友人彈范蠡文云匿怨友其人丘明所恥非其

釋史彙編

卷之八十九

主

三百七十五

而祭聖經是誅今有竊高人之名處衆惡之所讎識之士莫不共憤無知之魄豈當久居可不雪仇恥於千載之前正禮義於萬世之下吳江三高即越人范蠡晉張季膺唐陸魯望也攷之世代相去其遠揆之名節乃大不同切見范蠡越則謀臣吳爲敵國以利誘太宰嚭而脫彼勾踐鼓與却王孫雄而滅我夫差既遂厥謀反疑其主鄙若如鳥喙累大夫種以伏誅目已曰鴟夷載西施竿而潛遁且古之隱者自稱草野易稱高尚其事不事王侯如蠡者致產累數千萬而變姓名於齊陶轉展

遂什一利而詭踪跡於江海語其高卽則未可謂之智術則有餘假扁舟五湖之名居笠澤二高之首况當無邊勝地之上着此不共戴天之仇其視振策車羹敝屣名節筆牀茶灶短棹江湖者豈容與之並駕臨風臨鑑釣雪耶載觀往古歷攷近今九江王之廟柳陽紹興劉領謂放弑之賊而毀其貌伍子胥之祀荆楚南軒張公以仇隙之人而廢其祠事正相符言不容遏可笑吳痴忘越憾却誇范蠡作三高劉清軒見譏固已深千年家國無窮恨只合江邊祀子胥黃東浦賜誚尤不淺得罪名

釋史彙編

卷之八十九

四

三百七十五

而並清高所合就其祀於斯堂沉其體於濁水別議高尚如李膺魯望者充其祀庶幾笠澤之高風益凜松江之夜月增明不惟公論可以大伸抑且風教實非小補此文雖近乎刻亦有大議論存焉因錄記之

鄭莊結黨

左傳隱公十年鄭莊公以王命討宋得郕防而以歸於魯左氏謂鄭莊公於是乎可謂正矣以王命討不庭不貪其土以勞王爵正之體也福謂未足爲正以王命討不庭所得人民土地當悉歸王以賞

有功可也魯雖與有力焉奈何桓與之乎無王結黨而謂之正不知其為何說也

伍胥復讐

伍子胥之為人曾無足取何者父兄之讐不共天然君臣之誼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則二者固相等也伍氏三世為楚忠臣子胥則忠賢之後宜與國共休戚者也奢尚之成雖曰非辜然本由費無忌之譖平王特失於不明耳以桀紂之惡而能逢比干之後不敢讐其君曾謂忠賢之後同休而共戚者顧可甘心於宗國乎方其奔吳也既身預公子光

神史彙編卷之八十九

五

三

之弑復計滅王僚之亂較其心迹去交亂四國者不遠也入郢之後暴及陵墓夫乃祖乃父向嘗北面而事之矣今為子孫世臣之列者乃一旦而鞭撻其屍可乎太伯之梟君子猶不滿於武王胥獨何人敢遂不顧天下之名義也且信讒而戮賢乃平王之罪昭王何預焉今讐人之父而伐及其嗣讐人之主而辱及其夫人則復讐之誼不已濫乎故子胥者知有父子而不知有君臣知有強吳而不知有宗國屬鏹之賜天益以平王之戮奢尚者報其入郢之無禮非不幸也山陽瞿氏於胥謂其

能用兵以復父兄之讐又能為夫差復父之讐

其孝為有餘夫以父兄之故而讐君則移孝為忠老何誼懷宗國之恨而外引強敵則始終為韓者何心瞿氏之論要非義理之正不可訓於後世而世之君子徒以胥盡誠于吳而彼戮父例為之悼恨吾今暴之亦春秋不隱之誼也又按楚郢公曰自敵以下則有讐非是不讐上虐下為討君而討臣何讐之為若皆讐君則何上下之有乎鄭公之言如此則春秋之士固以為君父不可讐矣乃知申胥之言其責胥者雖甚正然亦落第二義也

神史彙編卷之八十九

木

三

么麼丈夫

秋後語曰齊孟嘗君入秦秦王留之不令歸國孟嘗君乃逃去至函谷關關未開秦法鷄鳴方開關孟嘗君有門客詐作鷄鳴關乃開遂得出關往趙趙之人聞孟嘗君至觀者如堵乃曰向來聞孟嘗君名將為是魁梧之士此乃么麼丈夫耳孟嘗君聞之大怒手刃三十餘人遂歸本國

論諸葛亮

古今論諸葛亮者莫不以忠義許之然孔明之才謂之識時務則可謂之明大義則未也謂之忠

備則可謂之忠於漢室則未也其說有四一者備雖爲中山靖王之後然其服屬疎遠世數難攷溫公謂猶宋高祖自稱楚元王後故通鑑不敢以紹漢統况備又非人望之所歸周瑜以梟雄目之劉巴以雄視之司馬懿以詐力鄙之孫權以猾虜呼之亮獨何見而委身焉借使以爲劉氏族屬然獻帝在上當如光武之事更始東征西伐一切聽命焉可也二者備之枉駕草廬也始謀不過曰王上蒙塵孤不度德量力欲伸大義於天下其辭甚正其志甚偉自孔明開之以跨荆益成霸業之利

稗史彙編

卷之八十九

七

而備之志向始終無復以獻帝爲念由建安舉兵以來二十四年天子或都許或都長安或幸洛陽宮室煨燼播越在籬棘間備未嘗使一介行李詣行在所今年合衆萬餘明年合衆三萬未嘗一言稟命朝廷而亮亦未嘗一談及焉蓋其帝蜀之心已定於草廬一見之時矣三者曹操欲順流東下求據於吳無一言及獻帝而獨說以鼎足夫鼎足之說始於蒯通然通之說韓信以此尤有漢之一足當三國時而爲是說則獻帝無復染指之望矣賴周瑜漢賊之罵足以激怒孫權故能成赤壁之

功若備若亮何以厲將士之氣服曹操之心哉荆楚之士衆從之如雲非從備也乃從漢也四者備之稱王漢中則建安二十四年也獻帝在上而敢於自王及稱帝武擔則聞獻帝之遇害也亮不能如董公說高祖率三軍爲義帝縞素仗大義連發吳聲罪討賊乃遽乘此即帝位而反鋒攻吳晉文公有言父死之謂何又因以爲利故費禕以爲大敵未克便先自立恐人心疑惑而諫以高祖不敢王秦之事亮反怒而黜之夫以操之奸雄其王其公尤必待天子之命苟或且以此憤歎以不之慕

稗史彙編

卷之八十九

八

逆亦必待獻帝之禪楊彪不肯臣之備雖入室而亦臣也何所稟命而自王自帝固方嘒嘒以興復漢室爲辭不知興復漢室爲獻帝耶爲劉備耶亮既有心于帝備矣萬一漢家果能興復將置獻帝於何地出師二表雖忠誠懇懇特忠於所事耳其於大義實有所未明也管仲樂毅之事君子所羞道者以其但知有燕齊而不知有王室也亮乃以管樂自許宜其志慮之所圖回功業之所成就止於區區一蜀耳或者但謂備劉氏宗也備帝蜀則漢祚存矣亮忠於備即忠於漢矣吁無獻帝則可

帝而君臣自相推戴則赤眉之立劉盆子亦
有辭於世矣春秋之末諸侯爭強周室微弱孔子
無一日不以尊王之心爲念若如亮之見則魯同
姓也亦可奉之爲王矣天下後世惟持此見故於
孔明之事無敢置異議於其間文中子曰通也敢
望太王昭烈之懿識孔明公瑾之盛心噫漢之君
既稱獻帝魏之君又稱武帝吳之君又稱大皇帝
蜀之君又稱昭烈皇帝天無二日民無二王一天
下而四帝並立可乎通之見如此宜其爲續書之
僭也

神史彙編

卷之八十九

九

里克胡廣

里克于申生之廢以中立自居夫中立者以不倚見
之克知君將廢長立幼乃以不敢不忍爲言是已
置申生于死地陰助奚齊之立矣既陰助奚齊則
心已倚于奚齊可謂中立乎胡廣以中庸自處夫
中庸者無過不及適可平常廣與世浮沉歟而後
已于無過不及適可平常寧有一二耶噫中庸皆
吾儒正路而小人籍以文其奸真可慨也

叔孫面諛

叔孫通希世苟合之士其爲秦博士二世怒諸生之

言反者通即詭曰諸生言皆非也夫天下合爲一
家毀城鑠兵示天下不復用且明王在上法令具
於下使人人奉職四方輻輳安敢有反者此特群
盜鼠竊狗偷何足置之齒牙間二世乃喜追秦亡
則事楚楚蹶則降漢短衣楚製取悅高祖兩生有
言通所事者且十王皆面諛以取親貴是其志不
信於人久矣然則豈以身徇國者哉其諫易太子
特一時小忠而楚漢春秋乃云臣三諫不從請以
身當之撫劍將自殺太史公亦載其言曰陛下必
欲廢適而立少臣願先伏誅以頸血汚地此不過

神史彙編

卷之八十九

十

魏爲危言以聳動高祖倘信其守死不貳則誤矣

亞夫持重

亞夫拒吳楚堅壁不出軍中夜驚內相攻擊擾亂
至帳下亞夫堅臥不起項之復定吳奔壁東南服
亞夫使備西北已而果奔西北不得入漢史書之
以爲亞夫能持重按亞夫軍細柳時天子先驅至
不得入文帝稱其不可入而犯今乃有軍中夜驚
相攻之事安在其能持重乎

楊子雲

楊子雲作法言蜀富人載錢五十萬求書名子雲不

李仲元鄭子真不持錢子雲書之夫富人雖無足稱其得罪名教必不至如王莽子雲於王莽不惟書且譽之何取舍如此悖乎且書富人猶可附於馬遷錄貨殖意今美莽過於湯武比之春秋誅亂臣賊子之法何在予想子雲落筆時未有不汗顏赤面特以莽方操生於榮辱之柄子雲懼歟懼辱是以有此視東坡不輕爲人作誌銘者奚啻霄壤溫公註法言至此曲爲辨釋獨不思孔子於三桓陽貨雖有遜言而祿去公室五世之論盜竊寶玉大弓之書不一而足何嘗有毫髮私貸哉何溫公之不思而恕子雲也

神史彙編

卷之八十九

士

三五十一

法言符命

謂菽爲麥大愚也謂鹿爲馬大好也楊雄以法言僭論語以太玄僭易當時諸儒引春秋吳越之君比之引春秋一王之法誅之母乃太甚此正如兒曹斂容危坐以效老成拜揖趨踰以效賓王羅屢列瓦以效俎豆長者見之特一笑耳何足深罪哉惟符命之作非大好則大愚也清淨寂寞者爲之乎

令伯師譙周

李令伯陳情表中云臣少事僞朝此句甚非令伯嘗

其大義不明有自來矣福嘗戲云譙周先爲劉璋奉書乞降又爲劉禪奉書乞降五代時李昊先爲王衍草降表又爲孟昶草降表或署其門曰世修降表李家若周亦可謂世奉降書譙家也

曹植未知道

曹操好方外之士所招致者甘陵甘始廬江左慈陽城卻儉悉善辟穀號數百歲曹植作論辯之以操爲匹夫所罔納虛妄之詞信眩惑之說是矣其曰玄黃所以娛目鏗鏘所以聳耳媛妃所以紹先芻豢所以悅口何以甘無味之味聽無聲之樂觀無采之色也以予觀之植雖辯多未爲知道也夫無味之味天下之至味也無聲之樂天下之至樂也無采之色天下之至色也

神史彙編

卷之八十九

士

三五十一

王導

周顒清直公忠東遷之初輔晉爲烈其中救王導實亦知其無他蓋附於所奚與叔向之義也豈意導之熱中切齒哉敦入臺城初無戮顒之意其云周戴南北之望是尚知所敬畏而不敢導乃陰逢其惡使之甘心賊劉琨之司蹀血都亭之上老氏禍首實誰爲之彼見人心不順致事無成始倡大

義滅親私計保族所幸天殛就死江漢始平我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歿幽冥之間負此良友天欲彰導之惡使自爲詞否則晉史多爲導諱誰則知之耶宋人謂褚淵身後何以見宋明帝地下予於王導伯仁亦云

伯仁方樂

庾元規語周伯仁人皆以君方樂周曰謂樂毅邪庾曰不爾樂廣耳周曰何乃刻畫無益唐突西子

沉文藏拙

梁徐陵使於齊時魏收有文學北朝之秀錄其文集

梁史彙編

卷之八十九

圭

二

以遺陵命傳之江左陵還濟江而沉之從者問故曰吾與魏公藏拙

王導軟熟

王導爲相只周旋人過一生嘗有坐客二十許人逐一稱讚獨不及一胡僧與一台州臨海人二人皆不悅導徐顧臨海人曰自公之來臨海不復有人矣又謂胡僧曰蘭閣蘭閣乃胡語之褒譽者于是二人亦悅其與蘇味道模稜無分別軟熟取容者一何異哉

劉祥

東莞苦人也宋世解褐爲征西行參軍少好文

學性度剛疎輕言肆行不避高下司徒褚淵入朝以腰扇障日祥從側過曰作如此舉止羞而見人扇障何益淵曰寒士不遜祥曰不能殺袁劉安得免寒士永明初遷長沙諮議參軍撰宋書議斥禪代王儉密以啓聞上銜而不問兄整官廣州立祥就整妻日索宦資撰連珠多肆譏訕事聞上別遣敕祥曰卿素無行檢朝野所悉輕棄骨肉侮蔑兄嫂輕肆口噉近見卿連珠寄意悖慢益不可長原卿性命今卿萬里思營若能改革當今卿還後至

梁史彙編

卷之八十九

古

一

廣州終日縱酒病卒

虞世基

虞世南兄世基與許敬宗父善心同爲宇文化及所害封德彝時爲內史舍人備見其事因謂人曰世基被戮世南匍匐以請代贖以求生

見人多忘

中書令許敬宗見人多忘之或謂其不聰曰卿自難記若遇何劭沈約隋中執索着亦可識

何曾

王福時謂何曾既忠且直以日食萬錢得謚爲糲

傳考之存盡其和事盡其敬亡盡其哀曾固近
孝然爲魏世臣復官於晉司馬炎廢曹髦曾又與
謀忠何有乎不忠即爲不孝秦秀謚爲繆醜意正
在是特不敢顯言福時乃以日食萬錢得謚非是

臺穢

唐則天革命貝州舉人趙廊眇小起家至監察御史
時人謂之臺穢

借驢譏冗官

武后初稱周恐下心不安乃又自舉供奉官正員外
多置裏行拾遺補闕御史符至有車載斗量之詠

神史彙編

卷之八十九

五

五

有御史臺令史將入堂值裏行御史數人聚立門
內令史下驢衝過其間諸御史大怒將杖之令史
云今日之過實在此驢乞先數之然後受罰御史
許之令史謂驢曰汝之伎藝可知精神極鈍何物
驢畜敢干御史裏行諸御史含羞而止

時人口號

周鳳閣侍郎杜景佺文筆宏瞻智識高遠在鳳閣時
人號爲鶴鳴鷄樹王及善才行庸假風神鈍濁爲
內史時入號爲鳩集鳳池王俄遷文昌右相無它
政但不許令史奴馭入臺終日迫逐無時暫捨時

人號爲驅驢宰相

司馬承禎

唐盧藏用始隱於終南山中宗朝累居要職道士司
馬承禎睿宗追至京將還山藏用指終南山謂之
曰此中大有佳處何必在遠承禎徐答曰以僕所
觀乃仕宦捷徑耳藏用有慙色

出唐新話

火迫鄒侯

唐源休受朱泚僞官自比蕭何之功入長安日首收
圖籍時人笑之目曰火迫鄒侯宋南渡有邵侃爲
將自比諸葛酒後輒詠三顧頻繁兩朝開濟之句

神史彙編

卷之八十九

五

五

李泌變節

李鄴侯與肅宗布衣之交萬里赴難拯其艱危既非
嚴子陵不仕之心又無陶淵明歸去之節甘盤舊
學隱忍依違致軍中有白衣山人之稱乃後受行
軍長史之秩難夷而去舉措光明似矣夫何捨肅
宗於齟齬之時而相德宗於垂白之日兄初辭相
位後綰郡符終始參差倉皇錯落與其初節判若
二人何也蓋其識不達時學未聞道避險而去見

可而趨進退行藏原無定擬史言泌好談神仙詭
秘爲世所鄙薄其自言見懶殘衡山食糞煨芋云
領取十年宰相其志趣可知矣

陸餘慶

陸餘慶爲洛州長史善於說事而謬於決判時嘲之
曰說事喙長三尺判事手重五斤其子曰筆頭無
力嘴頭硬

柳宗元誕妄

柳宗元敢爲誕妄居之不疑呂溫爲道州衡州及夔
二州之人哭之逾月客舟之過于此者必呱呱然

柳宗元誕妄

卷之八十九

十七

雖子產不至此溫何以得之其稱溫之弟恭亦賢
豪絕人者又云恭之妻裴延齡之女也孰有士君
子肯爲裴延齡壻者乎柳宗元與侄叔文交蓋亦
不差於延齡姻也恭爲延齡婿不見于史宜表而
出之見宗元文集恭墓誌云任叔文

韓愈

本字肇國史補記韓退之好奇與客登華山絕峯不可
下發狂大慟華陰令有計取之得下或辯其無是
事蓋爲退之諱也而辯者又言退之詩實有之退
之蓋欲以警諸在位者能上不能下之戒耳夫退

之誠欲警諸在位者然何至不自愛乃如此乎此

真好奇之過耳史補記陸長源以舊德爲宣武行

軍司馬退之爲巡官同在使局或譏其年輩相懸

退之曰大虫老鼠俱爲十二相屬何恠之有此言

亦近乎戲退之送王庭湊至壽陽絕句有園花巷

柳之思語林載之謂指其二妾絳桃與柳枝也鎮

州初歸詩云別來楊柳皆頭樹擺弄春風只欲飛

還有小園桃李在留花不發待郎歸則謂其妾柳

枝後逾垣遁去家人追獲故詩云云自是專寵絳

桃豈其然乎退之有二侍女見贈張籍詩無疑然

柳史彙編 卷之八十九

太

子

至箋其詩而實之事如此恐近於誣君子矣語林

又記退之病將卒召群僧曰吾不樂將死汝詳視

吾手足無詭人云韓愈癩歟也夫退之學道之士

當啓手足之時何暇慮僧之詭而詔戒如此是知

爲語林者正誑退之者也常絢紀劉禹錫語云韓

十八愈直是太輕薄謂李程曰崔大丞相群同年

往還直是聰明過人李曰何處過人韓曰與愈往

還三十餘年不曾共愈說着文章此是過人也又

曰韓愈初貶制詞席舍人爲之曰早登科第亦有

聲名席旣物故友人曰席無令子弟豈有病陰毒

傷寒而與不潔喫印韓曰席十八喫不潔大遲也問何謂曰出語不當蓋忿其責詞也劉云退之真自一輕薄者然以劉禹錫其人而議韓愈輕薄吾未見劉之能重厚手愈也退之修順宗實錄劉柳之黨直筆而書禹錫所以謗退之者有在天

劉黃

劉黃精於儒術嘗看文中子忿然言曰才非殆庶幾上聖述作不亦過乎客曰文中子於六籍何如黃曰若以人望人文中於六籍猶奴婢之於郎主也予以爲文中子若以爲羽翼聖經純粹學殊分

律史彙編

卷之八十九

九

墨縣隔若表表儒林成一家之言夫豈無可稱而盡疵之耶劉去華博學則直舉直言極諫論時事第策官稱賞嗟服以爲過晁董竟畏中官不敢取然則劉之品格高而少許可殆可知矣其不遇也惜哉

毀茶論

御史大夫李季卿宣慰江南至臨淮或言常伯熊善茶者李公請之伯熊着黃初烏紗帽手執茶器口誦茶名區別指點左右刮目茶熟李公爲歡兩盃至江外又召陸鴻漸深衣野服隨茶具而入既坐

狀如伯熊故事公心鄙之茶畢命奴子取錢三十文酬煎茶博士鴻漸久遊江外通俠勝流至此羞愧復著毀茶論

白蟻明經

張鷟號青錢學士以其萬選萬中時有明經董萬舉九上不第號白蟻明經

選人被放

吏部侍郎李迥秀好機警有選人被放訴云羞見來路迥秀問從何來曰從蒲津關來迥秀曰取潼關路法選者曰肥見妻子迥秀曰賢室本自相隨

律史彙編

卷之八十九

九

應不怪

目睹耳聾

南唐魏明好吟詩動即數百言而氣格卑下嘗袖一謁韓熙載熙載佯辭以目睹且置几上明曰然則某自誦之可乎曰適耳忽聾明慙而去

馮謐

南唐馮謐嘗對諸閣老言及玄宗賜賀知章鏡湖三百里事因曰他日賜歸得玄武湖三十里足矣徐鉉答曰至上尊賢下士豈愛一湖所乏者賀知章爾謐大慙

陶穀

世嘗以陶穀文雅清致之士多資講談而稱賞之
見諸書所載穢德頗衆舉一二已見大節穀乃
唐彥謙後也石晉時避諱改曰陶穀後納唐氏爲
婿已可恠矣又初因李崧得位後乃排之此負恩
也袖中出空頭勅不忠孰甚奉使兩浙獻詩錢俶
云此生頭已白無路掃王門辱命無恥可知又出
使淫婦而有奸姻緣之聞臥病思金鍾而有乞與
金鍾病眼明之詩至欺待詔使書密旨以取良馬
此何等人也史稱遇名望者巧言以詆之嗚呼一
稗史彙編 卷之八十九 圭

李匡堯

宋齊丘鎮鍾陵有布衣李匡堯累贅詢於宋宋知其
忤物托以他故終不與之見一日宋公喪子匡堯
隨吊客造謁賓司復却之乃就賓次大書二十八
字云安排唐祚強吞吳盡見先生設廟謨今日喪
雛猶自哭讓皇宮眷合如何

王濟譏張齊賢

張齊賢形體恢肥飲食兼數人爲相嘗有邊功然與
王濟不相能濟剛峭之士也其後齊賢罷相歸洛

陽買午橋裴晉公綠野堂營爲別墅一日濟官洛
至京師公卿間有問及齊賢午橋別墅者濟忿然
曰昔爲綠野堂今作屠兒墓園矣聞者大笑

碧雲駮

魏泰托梅聖俞之名作書號碧雲駮以詆當世巨公
范公文正亦不免其曰范公欲附堂吏范仲之故
名仲淹意欲結之爲兄弟耳

常秩論孫復

常秩之學尤長于春秋或問秩孫復文學何如秩曰
此商君法爾步過六尺與棄灰于道者有誅大不
近人情矣
稗史彙編 卷之八十九 圭

麀糟叔孫通

司馬溫公之薨也當明堂大享朝臣以致燕不及奠
祀赦畢蘇子瞻率同輩以往而程頤引論語子于
是日哭則不歌子瞻曰明堂乃吉禮不可謂歌則
不哭也頤又論曰司馬諸孫不得受吊子瞻戲曰
頤可謂麀糟鄙俚叔孫通也聞者笑之

文館寂寥

張天覺言近世文館寂寥向所謂有文者歐陽修已
老劉敞已歿王珪王安石已登兩府後來所謂有

者皆五房檢正三舍直講崇文校書閣有十許人今日之所謂詞臣者曰陳絳曰王益柔曰許將而已覺嘗評之陳絳之文如款段學驥筋力雖勞而不成步驟王益柔之文如村夫織機杼雖成幅而不成錦繡許將之文如穉子吹埙終日喧呼而不合律呂此三人者皆以出辭令行詔誥以告四方而揚休外庭者也今其文如此恐不足以發帝猷炳王度矣

蔡京屠沽

蔡京先生病中介甫日造臥內邸報蔡京召試介甫神史彙編 卷之八十九云他如何做得知制誥惟一屠沽耳

米元章

崇寧四年米元章為禮部員外郎有言章傾邪險恠詭詐不情敢為奇言異行以欺惑愚衆惟誕之事天下傳以為笑人皆目之以顛儀曹春官之屬士人觀望則効之地今芾出身冗濁冒玷茲選無以訓示四方有旨罷差知淮陽軍言章謂出身冗濁者以其母為產媼故也

兩陳賈

宋陳賈論劾朱子人作詩誚之云姬周大聖猶遭謗

洛名賢亦被譏堪笑古今兩陳賈如何慣把聖賢非我朝胡廣洪武庚辰狀元與楊東里善廣病篤人投詩假楊作云漢朝胡廣號中庸今日中庸又見公堪笑古今兩姦究天教名姓正相同厄言所謂異代而相類未有如此二人者也

洪景廬

洪景廬奉使其父忠宣嘗薦之景廬為虜困辱而歸太學諸生作詞云洪邁被拘留番哀告彼酋七日忍飢猶不耐堪羞蘇武曾禁十九秋厥父既無謀厥子安能解國憂萬里歸來誇舌辯村牛好擺頭神史彙編 卷之八十九時不擺頭蓋洪好搖頭也

魏公短於知人

張魏公浚南軒先生父也其故人蘇雲卿稱其長於知君子短於知小人後儒以為確論福竊以為不然蓋張公忠亮是其所長知人是其所短也其在當時嘗劾奏李綱又與趙鼎不合而岳飛亦其所不平至以譖者之言而殺曲端謂之長於知君子可乎與黃汪同朝而不察其姦刀引秦檜而不覺其詐是昧於知人之鑒矣

晦菴遭詆

稽史載呂東萊歟陳同甫作文祭之中間頗追敘東萊平日推服之語朱晦菴讀之甚不悅貽書發人曰諸君聚頭磕腦作何等事乃至有此等怪論同甫聞之不悅他日言于帝曰今世之所謂儒者自謂得正心誠意之學百風痺不知痛痒之人也舉一世安於君父之大讐而方且揚眉袖手高談性命不知何者謂之性命乎蓋詆晦菴也初嘗信之及觀同甫跋晦庵送邵秀才序蓋深服晦庵務爲實學有用而痛斥世儒宏大高濶之習爲之興慨若如前言則前後背戾甚矣周公瑾有言世有一

稗史彙編

卷之十九

圭

宋

種淺陋之士自視無堪以爲進取之地輒亦自附於道學之名褒衣博帶危坐濶步或抄節語錄以資高談或低眉合眼號爲默識而試叩其所學則古今無所聞知考驗其所行則義利無所分別此聖門之大罪人也吾意同甫所嫉者正爲此輩而岳氏不察謂指晦庵云爾

不吠之犬

寶祐乙卯御史洪天錫劾內宦盧允升董宗臣疏不行六月御史丁大全除司諫御史陳大方除正言胡大昌除侍御洪天錫遂左遷大理少卿有人上

書云丁大全陳大方胡大昌三人乃不吠之犬

伎人彩帳

寧廟朝高文虎知貢舉日以天子大采朝日爲賦題試貢士而舉人困厄於此學舍皆歎怨後文虎因作西湖放生池碑悞引故事及上殿墜笏失儀兩學士合衆合作采帳贈伎人趙十郎寓意以譏之其中有云鼠猴搢笏而不失其儀士有所愧禽鳥詭書而咸知所出人反不如

賢牧堂詩

會稽郡治有賢牧堂祠范文正公趙清獻公程忠惠

稗史彙編

卷之十九

圭

宋

公朱忠靖公趙端簡公史越王張毘陵守像從善嘗帥浙東日使門吏諭耆宿陳乞以州治賢牧堂增從善像兩司一時奉承從請既成有郡士朱萬年題詩于堂曰兩司使衆作祠堂要學朱張與鄭王大鵬飛上梧桐樹自有旁人話短長

嚴續

僕射嚴續初以位高寡學爲時所鄙江文蔚作蟹賦議之有云外視多足中無寸腸口裡雖黃舞失塗而相煦胸中戈甲常聚衆以橫行

三鹿郡公

利見性頑獷方棠謂表生已封三鹿郡公蓋譏其太疎麤也幽燕記

鄭世尊

或謂不肖子傾產破業所病不瘳其終奈何司馬安仁曰為鄭世尊而已蓋鄭子以李娃故行乞于市幾為餒鬼佛世尊欲與一切衆生結勝因緣遂於舍衛次第乞食合二義以名之非不肖子尚誰當乎

鸚歌嬌

劉十五論李十八草書謂之鸚哥嬌意謂鸚鵡能言神史彙編卷之八十九毛不過數句大率雜以鳥語十八後稍進以書問僕近日比舊何如僕答曰可稱秦吉了矣

張珏趙子昂

張珏守合元將貽之書云君之為臣不親於宋之子孫合之為州不大於宋之天下蓋言宋主族屬皆為周見也因記少時見友人臨趙子昂詩登樓望闕一篇於便面者戲續四句於後曰錢塘舊是宋長安禾黍高低眼盡看更莫登樓臺北望別家門戶倚闌干夫子昂親為王孫早登名第仕雖不通顯而身出天潢宗國既亡黍離興歎微子抱甯東

陵種瓜終身布衣良亦何憾今觀其詩逼唐聲書臨晉墨天然畫品雅麗精工東海西湖地非偏勝苕溪天目景有全奇名教之中無往非適何必失身冠冕交臂胡夷汗顏洛邑之頑民俛首唐冢之供奉哉珏武人守死不易與城俱亡子昂為翰林知國史見元將所云云曾一動心否

危素

危學士素以勝國名卿事我太祖年既高矣上重其文學禮待之一日上燕坐屏後素不知也步履屏外其為舒徐上隔屏問為誰素對曰老神史彙編卷之八十九毛臣危素語復雍緩上低聲笑曰我只道是伯夷叔齊來或云文天祥來

靖難迎戴

太宗文皇帝初駐金川蹇夏二公首出迎戴而解胡三楊諸公則以召命至然皆不自靖而竊自比於魏徵夫承乾未登大位統天下故魏徵若事秦王不自作焉今建文嗣統五年矣當時群臣如如周是修之歟太宗有彼食其祿自盡其心之旨今二公乃安然忘徇何其忍也大節已虧而猶謂之名臣士林莫有非議之者予則獨不難焉故

列諸名臣而謂之通其中惟解公纔歸自謫所告
冗散則其責任又非蹇憂諸公比然亦薄乎云耳

陳公懋非朱子

無錫陳公懋著書專非朱子之說有曰易本開物成
務之經朱某乃以一占候小之何故其象占如此
之多又曰觀過知仁之仁即人字如井有仁焉古
字通用豈有小人之過亦可知其仁者又曰大學
本全書朱某故生出本末一章而以釋致知格物
為缺文又曰中庸一氣呵成之書豈應分章句天
道人道費隱大小瑣瑣如此子思當時未必用心

神史彙編

卷之八十九

五

之過且道其不行矣夫亦自為章可怪之甚此類
甚多成編入京以進 上大怒欲依永樂責朱季
文事例罪之徐文靖吳文定諸公以為言乃得歸
猶不肯變曰吾說終是天下後世豈無楊子雲耶
俗云公懋刻朱子木像挂於壁誤則以杖敲之曰
跛翁又差矣此乃王輔嗣故事或好事者惡其說
而加之云爾

戲言取怨

戲言辯口輕為訐迫亦足以取怨得罪於人嘗聞脩
永樂大興時諸儒群集一日有及凡例未當者王

偁孟楊曰譬之欲構層樓華屋乃計工於蘊棟都
料得不有誤耶景泰中徐左僉有貞治河無成功
于少保嘗笑謂同官曰徐先生五墨匠耳奈何令
一脫土塹也

詩誚獻章

天順間江西儒士吳與弼講明理學名重一時常被
荐徵至京師授春坊諭德力辭不受遣還田里成
化間海南貢士陳獻章亦被荐奏除翰林院檢討
駕部員外郎張汝弼書韻語誚之云君恩天地寬
臣節日月皎無事徒受官優游豈不好未識義如

神史彙編

卷之八十九

三

何借問程明道李密是何人亦有陳情表獻章不
能答未久辭歸獻章與弼門人

陳獻章蚤習舉業領鄉荐上春官屢不偶乃卒業成
均從衆掾歷記選而歸隱終身獻章喜得此名益
務詭異高談濶論後以舉者言徵到京吏部欲如
例試而後授官乃托病潛作十絕太監梁方言於

上投以檢討致仕軒軒然自以為榮楊惟新謂
其既托病不能謝 恩辭朝乃即口乘輜出城輒
張蓋開道無復故態此豈知道義者哉後梁方以
其所頌十絕刻梓示人丘仲深遂采以載諸 憲

廟實錄亦可謂遺穢青史矣張汝弼又贈一絕云
平生渾未識丹悟赤土時將向客誇忽悟自家丹
一寸辰砂猶自隔天涯蓋識其不得進士乃假道
學以欺人也

威寧伯

同僚嘗會飲于官舍坐有譽威寧伯之才美者方伯
劉時雍云人皆謂王世昌智以予言之天下第一
不智者此人也以如此聰明如此才力却不用以
爲善及在大臣地位却又不自重阿附權宦以取
功名名節既壞而所得爵位畢竟削奪爲天下笑
神史彙編 卷之八十九 圭

吳訥

海虞吳訥宿儒也有文章辯體行于世以文無根據
之學而小小記聞者謂之韻府群玉秀才亦可謂
善喻矣

張孚敬

張閣老孚敬免相至三既歸猶冀起用因得半身
不遂疾浙人言羅峯至此一身兩屈以望望環召
爲半屬 朝廷患痿痺爲半屬地獄張意以是疾
歟

王唐大似河汾

翁昌穀薛君采本後先詞苑登壇乃王伯安唐應德
輒援引儒門標幟大似河汾牽房杜爲答問昌黎
收籍湜作生徒正恐諸君卒未肯北面殊自慚惶
殺人

履史

黃叔度爲百世下景慕而不可即者正以其無一言
語留在人間而能使當時知名士盡歛容改色退
避不前故足貴耳近崑山王逢年者贗作天祿外
史詭稱徵君且云賓韓等漢安所得此復曉曉國
神史彙編 卷之八十九 圭

假譎類

楚公子

公子微服過宋門者難之其僕操箒而驚曰隸也
不力門者出之蘇東坡謂事固有倒行而逆施者
以僕爲不愛公子則不可以爲事公子之法亦不
可也晉元帝爲瑯琊王至河津爲吏所止從者朱
典後來鞭帝馬而笑曰舍長官禁貴人汝亦被拘
邪吏乃聽過宋王獻討王恭敗走少子華隨沙門
曇永逃匿使提衣襪從後津還爲永河曰

怠行不及我以杖捶之數十由是得免袁顗起兵襄陽不成而苑子昂藏于沙門將以出關關吏疑非常人沙門救而語之遂免後周宇文泰與侯景戰河上馬逸墜地李穆見之以策杖泰背曰龍凍軍士爾曹王何在爾獨留此追者不疑其為貴人與之馬俱還是皆類於楚公子之僕者也事有倒行逆施而可以脫人之難者夫苟可以脫難雖倒行逆施未必非良計也

鄭武公

韓非子鄭武公欲伐胡乃以其子妻之因問臣曰吾

神史彙編 卷之十九

三

欲用兵誰可伐者關其思曰胡可伐乃戮關其思曰胡兄弟之國也胡君聞之以鄭為親已也而不備鄭鄭人襲胡取之燕泉何先生曰以武公之賢而有是也余謂武公年世已久韓非所傳未必實武公事觀其不從武姜之言而廢莊公未必肯以其女行詐也漢使公主嫁單于實自此事始鄭欲圖之漢欲餌之

分謗

昔韓獻子將欲斬人卻獻子往救之至則已斬卻獻子曰吾為韓君分謗也

伍子胥

伍子胥出走遑候得之子胥曰上求我以我有美珠也今我已亡若見上必曰子取之遑候恐而釋之

馮旦

西周昌他亡之東周盡輸西周之情西周大怒馮旦曰臣能殺之須分金三十斤馮旦使人操金與書問遺昌他曰事可成勉成之不可成亟已事久且泄自令身死東周立殺昌他此岳武穆殺劉豫之祖也

詐言璧瑕

神史彙編 卷之十九

五

史記曰趙王得卞和之璧秦王聞之使人請以十五城易之趙王欲不與畏秦強與之又恐不得十五城遂與群臣選擇有氣度者為送璧使聞官舉商相如相如既受命晉璧入秦獻與秦王秦王得璧之後唯與宮嬪傳玩全無附城之意相如乃詐云璧有微瑕請指示大王于是相如曰趙獲卞和之璧大王特祭使許以十五城易之趙王不敢拒命遣臣賁璧至此大王受璧之後曾無剖城之意相如遂睥睨柱礎曰若乃見逼臣請頭與璧俱碎秦王恐損至寶遂令且歸館相如乃密遣使者懷璧

歸趙後乃請鼎鑊之誅秦王恐絕二國之好亦不加罪

袁盎溫嶠

趙談常害袁盎盎兄子種曰若當闕庭辱之使其毀不用文帝出談驂乘盎前曰天子所與共六尺與者皆天下豪英陛下奈何與刀鋸餘人載上笑下談泣下車溫嶠將去王敦慮錢鳳爲之奸謀因敦餞別嶠起行酒至鳳擊鳳憤墜作色曰錢鳳何人溫太真行酒而敢不飲鳳跪而飲之及發後風謂敦曰嶠於朝廷甚密未必可信敦曰太真昨醉小加聲色豈得以此便相讒貳由是鳳之謀不行二公之智皆如此

四皓

焚坑既烈四皓初以商巖爲歸其後辭漢弓旌亦散之巖穴或老或死已不可知高帝旁求既鮮踪跡商山咫尺去不崇朝非兩生之不來即七人之繼作矣冥鴻一舉羅網何施呂澤子房亦奚自而得之乎顧子房策士雄心必其見高帝於平日所嘆不能致者四人乘其機括巧爲之圖帝不察知而墮良警計至謂羽翼已成形諸歌詠可見帝之雄

蜀志先王從曹操歸許昌操從容謂先王曰天下英雄唯使君與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數也先王食次不覺七筋墮地蓋畏曹操此語恐相害也

魏武詐殺王者

安帝時闕尚書詔將大夫六百石以上試對政事天文道術以高第者補之翟酺自侍能高而忌故太

史今孫懿恐其先用乃往候懿既坐苦無所及惟涕泗流連懿恠問曰圖書有漢賊孫登將以才智爲中官所害觀君表相似當應之酺受恩接悽愴君之禍耳懿憂懼移病不試出是酺對第一拜尚書

食失七筋

魏武詐殺王者

嘗行軍廩穀不足私召王者問如何王曰可
行小斛以足之太祖曰善後軍中言太祖欺衆太
祖謂王者曰特當借君一歛以厭衆不然事不鮮
乃斬之取首題狗曰行小斛盜官穀

誤食懷詐

王敦一曹操也乾棗澡豆何至誤食必詐也王安石
誤食魚餌亦似之凡不近人情者必爲大奸

郅超

郅超雖爲桓溫腹心以其父情忠於王室不使知之
將外出一箱付門生曰本欲焚之念家公年尊必

稗史彙編 卷之八十九

以相傷爲斃我外後公若大損眠食可呈此箱不
爾便燒之惜後果哀悼成疾門生如指呈之則悉
與溫往反密計惜大怒曰小子必晚矣更不復哭

注解借名

左思造張載問岷蜀事交接亦疎皇甫謐西州高士
摯仲治宿儒知名非思倫匹劉淵林衛伯輿並蚤
終皆不爲思賦序注凡諸注解皆思自爲欲重其
文故假借名姓也

義康秦檜

宋書彭城王義康東政時四方獻饋皆以上品薦義

康而以此者供御上嘗冬月啖柑歎其味色並劣
義康在坐曰今年柑殊有佳者遣人還東府取柑
大三寸識者知義康之禍蓋萌於此宋四朝聞見
錄憲聖太后召秦檜夫人入禁中賜宴進淮青魚
憲聖顧問夫人曾食此否夫人對食此已久又魚
視此更大且多容妾進納夫人歸亟以語檜檜恚
曰夫人不曉事翌日遂糟鱠魚大者數十枚以進
憲聖歎曰我道是無許多青魚夫人誤爾檜之奸
過於義康之不曉事矣

唐皎

稗史彙編 卷之八十九

宋

唐貞觀八年十一月唐皎除吏部侍郎常引入銓
問何方穩便或云其家在蜀乃注與吳復有云親
老先住江南即注之隴右論者莫測其意有一信
都人希河朔因給云願得江淮即注與河北一尉
由是大被選人詬罵

盈盈

盈盈者天寶中貴人之妾姿艷一時會貴者病同官
之子爲千牛者父遣往問之因是以秘計相親盈
盈遂匿於其室甚久千牛父索之甚急明皇聞之
詔大索京師無所不至而不見其迹因問近往何

處其父言貴人病嘗往問之詔且索貴人之室盈謂千牛曰今勢不能自隱矣出亦無甚害千牛俱得罪盈盈因謂曰第不可言在此若上問何往但云所見人物如此所見轡幕屏幃如此所食物如此勢不由已決無患矣既出明皇大怒問之對如盈盈言上笑而不問後數日號國夫人入內明皇戲謂曰何久藏少年不出耶夫人亦大笑而已

劉玄佐

軍士乏糧劉玄佐守汴或言相國寺佛有汗玄佐遽往將金帛以施繼遣其家屬往禮之翌日復起坐場由是士庶競集捨施甚眾乃令將吏籍其物十日乃閉寺曰佛汗止矣所得數萬盡以贍軍

不攻金陵

黃巢攻金陵人說之曰王母攻也王名巢入金陵則鏃矣遂解去

曹翰下江南圖

曹翰以罪責為汝州副使凡數年一日有內侍使京西朝辭曰太宗密諭之曰卿密至汝州當訪曹翰觀其善惡謹慎公私勿泄我意也內侍如旨往見因吊其遷謫之久翰泣曰罪犯深重感念聖恩不

我殺也無以報王敢訴苦耶但以口衆食貧不能度日幸得內侍哀憫欲以故舊之衣數件為質以繼飯粥可乎內侍曰大尉有所須敢不應命何煩物也翰固不可於是封裹一複以奉之泊回奏翰之語及言質衣事太宗命取複開視之乃有六幅画屏題曰下江南圖太宗惻然念其功勞即日旨下急召赴闕除金吾將軍

市用鐵錢

文彥博知永興軍起居舍人母湜鄆人也致和中湜上言陝西鐵錢不便於民乞一切廢之朝廷雖不從其鄉人多知之市以鐵錢買物者不肯受長安為之亂民多閉肆僚屬請禁之彥博曰如此是愈使擾也召絲絹行人出其家縑帛數百疋使賣之曰納其直盡以鐵錢勿以銅錢也於是衆曉然知鐵錢不廢市肆復安

文潞公

文潞公以樞密直學士知成都公年未四十成都風俗喜行樂公多謙集有飛語至京師御史何聖從因謂告歸上遣伺察之何將至潞公亦為之動有幕客張少愚謂公曰聖從之來無足念少愚與聖

行部因迎見于漢州命酒設樂有營妓等雖聖
從狎問其姓妓曰姓楊聖從曰所謂楊臺柳者少
愚即取妓頂帕題詩曰蜀國佳人號細腰東臺御
史惜妖嬈從今喚作楊臺柳舞盡東風萬萬條命
其妓作柳枝詞歌之聖從爲之需醉後數月聖從
至成都頗嚴重一日潞公大作樂以譙聖從迎其
妓雜府妓中歌少愚之詩以侑觴聖從每爲之醉
聖從還朝潞公之謗乃息

買田自污

垂崖在陳一日方食進奏報至且食且讀既而抵案
柳史彙編卷之八十九

聖

聖

聖

慟哭久之哭止復彈指罵詈久之乃丁晉公逐萊
公也垂崖知禍必及已乃延三大戶於便坐與之
博又欲買田宅爲歸計以自污晉公聞之亦不加
害余謂此智者爲之賢者不爲也賢者有義而已
寧避禍哉禍豈可避耶

貢父易門狀

劉貢父爲館職節日同舍有公從者以書筒盛門狀
徧散於人家貢父知之乃呼所遣人坐于別室揭
以酒肴因取書筒視之凡與貢父一面之舊者盡
易以貢父門狀其人既飲食再三致謝徧走恭

實爲貢父投刺而主人之刺遂不得達

元章矯潔

米芾元章或云其母本產媼出入禁中以勞補其
爲殿侍後登進士第尤工臨摹人有古帖假去率
多摸易真本至於絹素破污皆能爲之卒莫辨也
有好潔之癖仕太常博士奉祠太廟乃洗去祭服
藻火坐是被黜然亦半出矯情其知漣水軍日先
公爲漕使每傳觀公移未嘗不滌手以是知其爲
僞也示室華源郡王仲御家多聲妓嘗欲驗之大
會賓客獨設一榻待之使數卒解衣袒臂奉其酒
柳史彙編卷之八十九

聖

聖

聖

無嫌侍環於他客盃盤狼籍久之亦自遷坐於衆
賓之間乃知潔疾非天性也然人物標致可愛故
一時名士俱與之游其作文似狂惟嘗作詩云飯
白雲留子茶甘露有兄人不省露兄故嘗叩之乃
曰只是甘露哥哥耳大觀中至禮部員外郎知淮
南軍卒

丁崖州

宋丁崖州多智數在海外有一販夫輒與數百緡歲
久不問商人疑其意且欲報之丁預計南京春宴
必有中使在坐因作表乞還封爲書投府坐約商

於是日宴次投之商人如其言府坐懼不敢發又中使已見遂因之附奏得移允州其表云難遷陵之罪大然立主之功多

平燕首議

宣和四年金人攻遼遣王緯來乞師宰相王將明王其議以童貫爲宣撫使蔡居安副之蔡元長作詩送行以爲非計蓋欲爲他日敗事張本耳殊不知政和中元長首建平燕之議招納燕人李良嗣以爲謀主又欲以妖人王仔息服錦袍鐵幘爲大將計議已定會仔息抵罪伏誅遂止將明所爲乃推

神史彙編

卷之六

聖

三五

行元長之意耳元長始以紹述兩字劫持上下擅權久之知公議不可久鬱宣和間始令其子約之招致習爲元祐學者是以楊中立洪玉父諸人皆官於中都又使其門下客著西清詩話以載蘇黃語亦欲爲他日張本耳終之禍起朔方竟以不免

假兵退虜

康定中羌人盜邊陷金明縣又迫延州北關破之王師敗于五龍川都總管劉平石元孫被擒後數日賊乃出寨時許懷德爲鄜延總管聞賊深入自東路歸所統兵纔數千至延州東有日餘里山下見

馬幾萬騎許皇遽妄呼曰令河東廣銳若干指揮往某處令折家番兵幾萬騎往某處既而羌亦退明日入城見通判計用章握手竊語曰不意賊馬遂至寨外某黨草來亦爲擒矣昨日忽逢賊兵不覺皇駭遂詐爲河東救兵妄語分布今日幸得相見切勿與他人說也相次諸州擒番俘問元昊遁歸之因咸云聞河東救兵至遂走去塞其鈴轄盧押班訟通判計用章之失自稱賊圍城時守捍有功用章屢進狀言賊之遁去由許懷德假言河東救兵使然完延州者懷德也既而盧計皆得罪朝廷嘉懷德之功擢爲殿前侍衛馬步軍都指揮使後以年踰七十特減歲數仍總禁衛之職凡領節鉞者二十餘年

賈似道

普恒落伽山或作補陀落伽在寧波府定海縣海中約遠二百餘里世傳觀音大士嘗居此愚夫往往有發願渡海拜其像者偶見一鳥一獸遂以爲大士化身之應餘姚誌中載賈似道嘗至此山見一老僧必至大位而去再求之不復可得亦以爲大士應驗予以爲此正似道試其姦以冀

神史彙編

卷之六

聖

三五

作耳蓋自古邪取非其有未有不託鬼神協助以塗人之耳目者似道自知倖致高位恐人議已故詐為此說使人知已之富貴非倖致耳

試閱江樓記

洪武初欲於南京獅子山頂作閱江樓樓未建太祖先令儒臣作記即日文成上覽之曰乏人矣昔唐太宗繁工役好戰間宮人徐克容猶上疏曰地廣非久安之道人勞乃易亂之源東戍遼海西役崑丘誠不可也今所答皆順其欲則唐婦人過今儒者又曰昔與君遊者皆和而不同今與我遊

御史彙編

卷之八十九

中五

者皆同而不和樓竟不作乃試作記者耳

袁凱佯狂

獄有疑囚上意欲殺之太子諫諍不可御史袁凱侍上顧謂凱曰朕與太子之論何如對曰陛下欲殺之法之正也太子欲宥之心之慈也上以為持兩端下獄三日不給食後赦出之遂佯病癩雜啗污穢上曰吾聞癩者不膚撓乃以木槌凱凱笑始釋之自縲于樹久之上使使者召之凱慢坐對使者噉其縲使者還奏狀上不為疑已而上晏駕凱始出優游以終

恩張

隆平侯張信初為北平指揮使時建文疑忌諸王忌燕尤甚密勅信擒以來信意未決日憂危而不敢言其母問之曰子何為其憂也信曰見統軍馬千萬能無憂乎其母曰吾觀子之才統軍馬有餘汝憂非此子其語我信乃屏人言曰今上有勅取燕王為之奈何母驚曰是不可也吾聞燕王富有天下王者不亦非汝之所能擒也汝不聞爾父之言乎蓋其父嘗言王氣當在燕分也信聞之益憂不知所出未幾復有勅命趣之信涕

御史彙編

卷之八十九

四六

然起曰何太甚乎乃唐欲見王不可三啓終不可乃乘女車徑詣王府求見王素忌信見其挺身來造乃入之信拜於床下王徃風疾不能言信曰殿下無疾有事當以告臣王復曰我真有疾信復曰殿下不以誠語我今朝廷以勅命信擒王果無意乎信當執獻如其有意當以告我王見其誠不覺下拜曰子救我一家之命呼為恩張乃召姚廣孝共謀靖難語未幾詹瓦飄墜地碎王以為不祥不懌廣孝曰祥兆王焉曰子又妄言若此何祥為廣孝曰祥也天欲

易黃瓦耳是日乃定計

陽明計化後母

陽明公年十二繼母待之不慈父官京師公度不能免以母信佛畏神乃夜潛起列五托子於室門母晨興見而心驚未甚也他日又置五梔焉母始駭而猶不易慮公乃於郊外行求射鳥者得異形者一枚生縛置母衾下日暮母往整衾見惟鳥飛去大惧命公召巫媼問之公乃懷金見媼曰能從我言則以此金相餉兼得我母謝物不從吾父有同年某官在吾則告汝妖言坐汝以巫媼惶恐從命

神史彙編

卷之十九

聖

公教之以詞甚悉入其門即狂躍大叫我非他鬼乃王狀元前室也吾不幸早亡遺此一息汝乃虐及嬰孺某月某日以杖笞之若干有諸後母大怖曰有之巫曰我以汝非他意不過教吾兒爲善耳當尋改悔其後某月日又以杖杖之我又冀汝之有悛心也薄示一警列櫟列櫟于門非我也耶母拜泣曰誠有之巫曰汝復蛇虺其心狠毒百端畧無毫髮憫念吾兒意昨訴陰府遣兵卒藏汝被收汝魂魄今必去安能舍汝令吾兒橫歟毒手後母大慟扣頭言不敢公亦泣拜曰今母爲我作好人

耳母勿怒望舍之今不復似前時若一旦湔亡兒益無藉賴當填溝壑也巫乃作恨聲曰且看吾兒面怨汝汝後改過不改死無日矣母泣曰敢不從命巫乃蹶然甦自是母保抱公逾於親生而公事母亦以孝聞公以齠髻之年能權宜處變如此合于古之諫諍其君父者他日以智術大建功名以終豈偶然哉

陽明計脫瑾禍

新建伯初被謫至杭寓勝果寺恐逆瑾議其後托投江外留題于壁其序畧曰予餘姚王守仁也以罪

神史彙編

卷之十九

聖

南謫道錢塘以病且暑寓居江頭之勝果寺一日有二校排闥而入直抵予臥內挾予而行有二人出自某山蒙茸中其來甚速若將尾予者既及執二校二校即挺刃厲聲曰今日之事非彼即我勢不兩生吾奉吾主命行萬餘里至謫所不獲乃今得見于此尚可少貸以不畢吾事耶二人請曰王公今之大賢令死乃下不亦難乎二校曰諾即出繩丈餘令予自縊二人又請曰以縊與刃其慘一也無已令自溺江外何如二校曰是則可耳將予鎖江頭室室中予從惡謫二人曰予今夕固決死

我報家人知之二人曰使公無手筆恐無所取信予告無以作書二人則從牕隙與我紙筆予爲詩二首告終辭一章授之以爲家信詩曰學道無聞歲月虛天乎至此欲何如生曾許國慙無補夙不忘親恨有餘自信孤忠懸日月豈論遺骨塋江魚百年臣子悲何極日夜潮聲泣子胥其一曰敢將世道一身擔顯被生刑萬歎其滿腹文章方有用百年臣子獨無慙洎流禪海今真見片雪填溝舊齒談昔代衣冠誰上品狀元門第好奇男其告終辭文多不錄是歲正德丁卯仲秋當三試之後

神史彙編 卷之八十九

完

舉子畢集於杭一日忽失王公所在舍人見所寓僧舍壁上有二紙或又得其雙履於江上以爲真矣矣告諸其弟伯敬因而省中皆聞之執僧四出追訪王公七日後至廣信府自言入江有神人救之一夕漂自漳州府境登岸有中和堂主人邀歸山室中贈以詩曰十五年前始識荆此來消息最先聞君將性命輕毫髮誰把綱常重一分寰海已知誇令德皇天終不喪斯文武夷山下經行處好對青樽醉夕曛公自言從漳至廣信所經寺觀驛舍皆有留題其說甚奇人頗知其意不復細驗也

聞淵馬理

聞家宰淵爲文選郎中盜夜至宦次竊金帛甚多後盜爲緝事者獲且供此皆聞郎中物所以移聞聞言吾官得五品俸資不能供日費何能積金帛竟不承其物卒歸官馬理以考功郎中擢南京通政使行至良鄉盜劫其裝齋馬但移文有司曰所劫惟書籍有司嚴捕盜不數日亦獲自供劫馬物若干金石若干有司令人追復于馬馬曰盜妄言吾何有是亦竟不受令置諸官庫

林公決獄

神史彙編 卷之八十九

辛

一小家婦自母家獨行歸避雨一野寺中有僧延入而婦有姿貌師徒皆欲淫之乃婦意常在其徒師怒殺婦埋園中次日母與夫家互尋不得交訟于官時閩人林公大合爲都司斷事掾不能決疑必有故適一門子得罪當譴公曰汝故以得罪遁出徧踐村市但探出此事當宥汝久之門子入此寺寺僧師徒以其美皆與狎昵有小沙彌語洩門子入以白公公曰是矣翌日過寺中焚香頌仰首向天自應曰臣知道了衆僧中獨一僧色變公即令縛之曰上天已語我殺某家婦者汝也一訊

吐實瘞屍出其園中殺二僧而兩家疑解

偽書

潛心錄乃沈道原作非林和靖也指掌圖非東坡所作陳無已云嘗見東坡言世傳王氏元經薛氏傳關子明易傳李衛公對問皆阮逸著撰非獨此世傳龍城記載六丁取易說事樹萱錄載杜陵李太白諸人賦詩事體一律而龍城記乃王銍性之所為樹萱錄劉蕡言自撰也至於書刻亦然小字樂毅論實王著所書李太白醉草則葛叔忱戲欺其歸翁者山谷道人嘗言之矣

神史彙編 卷之八十九

李

一字玉佛

陳州城外有厄基寺乃孔子絕糧之地今其中有一字玉佛云是孔子像舊文榜宣王因風雨洗剝但存一字玉而釋氏附會為一字玉佛也其侍者冠服猶是顏淵之狀如杜甫之作十姨天下如是不可勝數

張仙

近世無子者多祀張仙以望嗣然不知其故也蜀主孟昶美丰儀喜獵善彈弓乾德二年蜀亡掖庭花入人隨輦入宋宮夫人心中嘗憶昶悵悵不敢言

因自画昶像以祀復佯言於衆曰祀此神者多子一日宋祖見而問之夫人亦托前言諱其姓遂假張仙翌日宋祖命夫人作蜀亡詩蓋因有疑於張仙夫人則荅曰君王城上樹降旗妾在深宮那得知四十萬人皆解甲並無一箇是男兒因亦自見其情也嗚呼假神祀昶詩不惧禍花並亦可謂鍾情義者張仙名遠霄五代時遊青城山成道老泉有贊譚纂只知假托又不知真有張仙也

金山廟巫

神史彙編

卷之八十九

李

李

華亭金山廟瀕海乃漢霍將軍祠相傳云當錢武肅公時吳越時嘗以陰兵致助故崇建靈宮淳熙末縣人因時節競集一巫方焚香啓祝唱說福祿錢寺正家幹沈暉者獨不信心語謔玩侮所善交相勸止恐其撥禍巫宣言詈責其苦暉正與爭辨俄踉蹌仆地涎流于外若厥暈然從僕奔告其家妻子來視拜巫乞命巫曰悔謝不早神已盛怒既執錄精魄付北豐巫在頃刻不可救矣妻子徬徨無計但拊屍泣守暉忽奮身起傍人驚散謂為強魂所驅沈笑曰我故戲諸人耳初無所覩也巫悚然潛出闔廟之人亦捨去

陳五治巫

師閭閻多信女巫有武人陳五者厭其家崇信也
篤莫能治一日含青李於腮給家人瘡癰痛甚不
食而臥者竟日其妻憂甚召女巫治之巫降謂五
所患是名丁瘡以其素不敬神神不與救家人羅
拜懇祈然後許之五佯作呻吟其急語家人云必
得神師入視救我可也巫入按視五乃從容吐青
李視之梓巫批其頰而出之門外自此家人無信
崇者常聞曾驗封談笑及此

酒望子詩

神史彙編 卷之八十九
王以淵部外郎知福州尚氣自矜福唐有當壚老
婦嘗釀美酒士人多飲其家有舉子謂曰吾能與
媼致十數千媼信乎媼曰儻能之敢不奉教因俾
媼市布爲一酒帘題其上曰下臨廣陌三條濶斜
倚危樓百尺高又謂曰太守若出呵道者必令媼
卸酒帘但佯若不聞俟太守行馬至帘下即出卸
之如見責稽緩即推以事故謝罪而已必問酒帘
上詩句何人題寫但云某嘗聞飲酒者好誦此二
句言是酒望子詩媼遂託善書者題于酒旗上自
此酒售數倍王果大喜呼媼至府與錢五千酒一

賜汝作酒本詩乃王詠酒旗詩也平生最爲
得意

史彙編卷之八十九

神史彙編 卷之八十九

書

神史彙編卷之九十

海石間氏王圻纂集

人事門

仇怨類

戲言取禍

左傳宋萬歸宋宋公戲之曰始吾愛子今子魯囚也吾不愛子矣萬遂殺宋公晉書孝武帝耽于酒色張貴人有年及三十帝戲之曰汝以年當廢矣貴已屬謝少矣貴人潛怒帝醉卧貴人遂令其婢蒙之以被暴崩嗚呼幸臣如萬女寵如張

神史彙編

權髮之罪

魏大夫須賈讒蒞于魏齊齊使人毆賈折齒搥脇賈于廁中睢求賈者賈死後遂改姓名稱張豫入秦為相須賈克使至秦范雎賈對曰某有湯鑊之誅請屏于胡狗之地睢問曰汝罪有幾何賈曰權某之髮不足贖其罪

霍光廢賀

昌邑王與張敞語真清狂不慧者耳烏能為惡既廢則已矣何至誅殺其從官二百餘人意其從官中

必有謀光者光知之故立廢賀非專以淫亂故也二百人者方誅號呼于市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此其有謀明矣特其事秘史無緣得之著此者亦欲後人微見其意也武王數紂之罪孔子猶且疑之光等疏賀之惡可盡信邪

賣文獲罪

楊子雲恬淡寡營不競時名以賣文自贍文不虛美人多惡之及雄卒讐家取其法言援筆益之曰周公以采未有漢公之懿也勤勞則過于阿衡云云繕寫多行于世至今靡有白其心跡者

神史彙編

恃才被劾

劉孝綽幼聰敏七歲能屬文舅中書郎王融深賞異之每言天下文章若無我當歸阿士阿士孝綽小字也與劉洽友善同侍東宮孝綽自以才優于洽每于宴坐嗤鄙其文洽銜之孝綽為廷尉正携妾入官府其母猶停私宅洽為御史中丞劾奏之坐免官高祖時奉詔作詩數人惟孝綽尤工即日勅起為諮議後遷黃門侍郎坐受賕為餉者所訟左遷孝綽少有盛名而仗氣負才多所凌忽領軍城驛太府卿沈僧果等並被時遇孝綽尤輕之每于

朝集會同處公卿間無所與語反呼騶卒訪道
問事由此多忤

淫士得禍

楊戩貴盛時嘗往鄭州上冢挈家而西其姬妾畱京
師者猶數十輩中門大門悉加扃鎖但壁隙裝輪
盤傳送貨物監護牢甚有館客在外舍一妾慕其
丰標置梯踰屋取客以入極其歡昵將曉送之去
次夕復施前計同列寢聞之遂展轉延納逮七八
晝夜賂院奴使勿言客不勝困憊而報戩且至亟
升屋兩股無力不能復下戩還宅望見訝其爲祟

神史彙編

卷之九十

三

三百五十五

所憑遣扶以下招道士嘆治因妄云爲鬼迷惑了
不自覺經旬良愈戩固深照其姦姑置酒叙慶極
口慰撫客謂已秘其事弗泄矣一日召與共食竟
令憩密室則有數壯士挽執縛於臥榻上持刀剖
其陰剔出雙腎痛極暈絕戩命以良法灌傳藥後
十餘日僅能起坐喚湯沃面但見墮鬚在盆無數
日以益多已而儼成一宦者自是主人待之益厚
常延入內閣與妻女同宴飲蓋知其不必防閑且
以爲玩具也客素與方務德相善每休沐輒出訪
尋是時牛歲無穀跡皆傳已死偶出泮相國寺遇

之於大慈悲閣下視其形模容色疑爲鬼客呼曰
務德何忽然無故人意乃前揖之客拱手流涕道
遭變本末深自咎悔云何顏復與士友接待貪戀
餘生未忍死耳後不知所終

作讖取禍

黃巢令皮日休作讖詞云欲知聖人姓田八二十一
欲知聖人名果頭三屈律巢大怒蓋巢頭醜掠髮
不盡疑三屈律之言是譏之遂及禍

改文獲罪

牛奇章赴舉時每爲同袍見忽嘗投贄于劉補闕禹

神史彙編

卷之九十

四

李三百五十一

錫劉對客展卷飛筆點竄其文一時雖謝礪礪終
爲執執後劉轉汝州奇章出鎮漢南枉道至汝駐
旌旄信宿酒酣以詩喻劉劉承詩意方悟往年改
牛公文卷因作詩謝過牛公吟諷前意稍解移宴
竟夕方整前驅

妬相被讖

盧相多遜南遷食於道旁逆旅有老嫗頗能言京邑
事盧問其何爲居此嫗舉應曰我本中原士夫家
子任某官盧多遜作相今吾子在道爲某事吾子
不從盧衡之中以危法盡室竄命荒木周歲骨肉

淪沒惟老身流落山谷間彼廬相老
行無忌終當南窳幸未死間或可見之

姬言默然趣駕

窺園被誣

崔鵬字頴昌陽翟人元祐中畢漸榜登科不及及
于仕宦宣和中監西京洛南稻田務時中官容佐
掌公鑰于洛郡察事之惟恐不及惟德符不屑見
容極銜之德符一日送客于會節園時梅花已殘
與客飲梅下已而容奏陳以會節園爲景華御苑
德符初不知明年暮春復騎瘠馬從老兵徑入園
中梅下哦詩徘徊而去次日容見地有馬迹問園
吏吏以崔對容怒其輕已遂劾奏鵬徑入御苑以
此罪廢累年靖康初起爲左正言未幾卒贈直龍
圖閣歸葬郊城詩文甚高

錢李之禍

宋邵伯溫曰南唐主李煜以太平興國三年七月七
日卒吳越王錢俶以雍熙四年八月二十四日卒
二君歸宋奉朝請于京師其卒之日俱其始生之
辰太宗於是日遣中使賜以罷幣與之燕飲皆飲
畢卒蓋太宗殺之也予按野史李後主以七夕誕

神史彙編

卷之九十

五

三百五十八

辰命故妓于賜第作樂侑飲聲聞于外太宗聞之
大怒又傳其小詞有小樓昨夜又東風故國不堪
回首夢魂中之句緣是怒不可解是日命秦王移
昇過飲既畢而李主遇牽機藥發於庭前反卻數
十回遂卒是李之禍詞語促之也予因記錢鄧王
有玉樓春詞亦云帝鄉烟雨鎖春愁故國山川空
淚眼其感時傷事不減于李然則其誕辰之禍豈
亦緣是耶

山谷戲傲

山谷嘗與趙挺之同脩書每日庖丁請食品挺之輒
曰來日吃蒸餅山谷竊咲之明日食會擬合四字
奏成一字爲令挺之首云禾女委鬼魏次當山谷
應聲曰來力勅正整與來日吃蒸餅同聲衆聞之
開堂大笑挺之赧然厥後挺之當國山谷以貶過
荊州爲太守寫承天寺碑刻適二漕使至太守具
饌請二使往觀寫碑山谷低頭書丹不一顧二使
寫畢二使請願附名于碑尾山谷不荅翩然而起
二使慚甚遂摹碑刻還呈挺之中以幸災謗國貶
死宜州觀此二事山谷不自覺而不知在人實難
忍豈非以戲侮傲忽之所致哉是知士君子當以

神史彙編

卷之九十

六

三百五十八

爲戒

董叅政

歐陽董體仁累舉不第用特恩得州助教貧甚無以自養乃從婦人家書館紹興丁卯秋試諸生有赴漕臺請舉者欲使偕入貢場董時年已高無復有志不肖往強挽以東道過臨江郡守彭子從全鄉人也視其刺字曰老榜官耳何足道畧不加恤是歲預薦送次年南省奏名廷試居第一以有官之故詔升王宣子居上而董次之恩例與大魁等得左承事郎食書鎮南軍判官歸次臨江彭守遣介

押史彙編 卷之九下

七

醉蓬萊詞

歐公甥通張氏夫死携孤女歸父家嫁公族子晟晟之官至宿州赴郡宴歸而失其舟捕至京師得之開封府勘乃稍人與晟妾通妻知而欲笞之反爲妾所誘併與稍人通府尹承當路風旨令張氏引

公以自解獄奏仁宗大駭遣中使王昭明監斷張氏反異公雖得明白尤坐以張氏僞具買田作歐陽戶名出知滁州時劉輝挾省闕見黜之恨賦醉蓬萊詞以醜之

李客覆鼎

蘇子美勾當進奏院因賽神之會而召館中同列是時洪州人李中含奉朝請于京師因梅聖俞而謁子美且願預此會聖俞以爲言子美荅曰食中不設饌羅饌夾坐上安有國舍虞比也李銜之遂暴揚其會上茲事于言路子美竟坐責而聖俞有客至詩曰客有十人至共食一鼎珍一客不得食覆鼎傷衆賓蓋指李也

押史彙編 卷之九十

八

三百三十八

歐陽效詞

歐陽文忠任河南推官染一妓時先文僭罷政爲西京留守梅聖俞謝深尹師魯同在幕下惜歐有才無行共白于公屢微諷而不之恤一日宴于後圃客集而歐與妓俱不至移時方來在坐相視以目公責妓云來遲何也妓云中暑往涼堂睡着覺而失金釵尤未見公曰若得歐陽推官一詞當爲償汝歐即度云柳外輕雷池上雨雨聲滴碎荷聲小

四角斷虹明闌干倚遍待得月華生燕子飛來
栖画棟玉鈎垂下簾旌涼波動簾紋平水晶雙枕
旁有墮釵橫坐客皆善逐命妓滿酌賞歐而今公
庫償其失釵咸謂歐當少戢不惟不恤翻以爲怨
後脩五代史十國世家痛毀吳越又于歸田錄中
說文信數事皆非美談從祖希白嘗戒子孫毋得
勘人陰事賢者爲恩不賢者爲怨後爲人言其盜
甥表云喪厥夫而無托携孤女以來歸張氏此時
年方七歲內翰伯見而笑云年方七歲正是學箕
錢時也歐詞云江南柳葉小未成陰人爲絲輕那
忍折鶯伶枝嫩不勝吟留取待春深十四五間抱
琵琶尋堂上箕錢堂下走恁時相見已留心何況
到如今歐知貢舉題目出通其變使民不倦乃云
通其變而使民不倦賢良伯富唱云試官偏愛外
生而于是科場大哄皆報東門之役也

溫卿中傷

呂溫卿爲浙漕既起錢濟明獄又發廖明略事二人
皆曠斥復欲網羅參寮未有以中之會有僧與參
寮有隙言參寮度牒冒名益參寮本名曇潛因子
瞻改曰道清溫卿索牒驗之信然竟坐謫

方圭惡詩

文思副使方圭好爲惡詩逢人即誦數十篇其言味
噪可憎宋丞相以資政殿學士知揚州圭假道淮
上一日宋宴客于平山堂圭譚詩于坐宋惡之欲
已圭之詞時望見野外一牛就樹磨痒宋顧座客
胡恢曰青牛恃力狂挨樹恢應聲答曰妖鳥啼春
不避人宋公大咲圭曉其意泊飲罷至客次奮拳
擊恢衆掾之而免

虎臣殺似道

賈似道貶循州沿路占牌題云三朝元老手執一白
扇題云一場夢行至建寧府鄭虎臣至悉拘其行
李所帶珍貨及諸郡饋遺皆奄有之制其出入節
其飲食窘辱備至似道不堪其苦初似道在相位
嘗夢鄭姓者殺已于是朝士有姓鄭者皆以事去
之迨其既敗則殺之者乃虎臣也虎臣之遣史但
謂福王與芮怨賈故欲使之甘心而不言其故先
是咸淳中王似帥越有清名福邸干政必以法繩
之福王素信任幹辦丘淵越有水患民訴者千餘
人必累日不能決淵陰嗾民突入擊必必窘逃避
于廁掠其家而去似道聞之乃罷必命捕淵欲誅

之淵匿于王所。有司捕之急，王以書責上，上謂似道曰：「叔叔書也，師相當何如？」似道不得已，寢其事。故丘淵深憾似道，欲置之死地，其後似道敗，遣虎臣者淵也。

詹徽殘忍

太祖嘗命詹徽與懿文太子同錄重囚。太子屢欲有所出，徽性殘忍，不從間以言于上。上曰：「彼所執是也。」太子因言治天下當以仁厚。上怒，作色曰：「俟汝有天下爲之。」太子皇遽自投金水河中。左右遽入水抱持者，免罪解衣而救者，皆死。太子以是得疾，語皇孫曰：「戎之死，微爲之也，無忘我警他日復與皇孫錄囚，同死，因當加何刑？」曰：「斷其手足，遂叱徽曰：『汝罪當死，速即此刑。』」

羅倫作威

羅狀元應魁復官後，乞養病還鄉。從游者頗衆，遂立爲鄉約。凡爲不善者，衆不之齒。大惡者棄之。于是有強梁者，一二人皆被執，投之水。鄉人不平，訟于官。而應魁適已卒，其徒十餘人皆坐謀殺人爲從者，律使應魁不死，將置之重辟，無辭矣。

于少保受冤

景泰間，用人多密，訪于少保。謙時缺祭酒，翰林徐有貞意圖之以門生楊誼爲公內姻，托爲之請。至于再四，于公曲意從之。因中使言于上，上一日退朝，宣少保至文華殿，辟左右諭之曰：「徐有貞雖有詞華，然其存心奸邪，豈堪爲祭酒？若從汝用之，使後生秀才被他教壞了心術，少保不能對惟叩頭謝而已。」退則汗出浹背。左右遙聞祭酒之說而未悉有貞竟不得知，遂銜少保中阻。至天順元年正月十七日，果誣于公重罪。

毛伯溫傲肆

興獻帝在興邸，雅重文士，有朝者輒令見。世宗毛御史伯溫朝時，亦獲見。時上年十一，溫以手撫弄，上首與額，且曰：「貌相良雅秀。」上退屏後，憤然不平。正位嘗以問內侍曰：「何御史大如此？」或對曰：「彼以代巡爲職，故當時敢爲傲肆。」上然之，因是漸以裁抑御史爲念。

陳文復仇

錢溥素善內官王倫，陳文與東西隣，謂溥曰：「倫來君當見報。」一日倫至而溥不言，文甚銜之。上初即位，倫以潛邸舊人，頗自尊大，于老內官若牛倫輩

皆易視之 仁壽太后初嘗欲見 上于東宮爲
倫所阻以故大惡之遂下倫獄溥坐交通預草
上即位 詔并下獄黜爲順德知縣文在內閣頗
與力焉

宦途宜然

餘冬序錄云予登進士觀政工部父執徐公孟章謂
予曰仕路乃毒蛇聚會之地君平昔心腸條直今
却不宜如此坐中不可談論人長短得失作文詩
亦須慎之不然忌者謗議交作矣予初不以爲然
後任兵部職方主事考滿同年與予有隙者適在
河南道遂以考語中之吏部詢知爲誣而寢且一
歲得連遷予于是始信徐公之言爲不妄而又喜
人自有命非作惡者所能告

何兢復讐

蕭山庠士何兢父爲侍御時按浙者亦何姓將臨越
蕭山令鄒志遠迎之途適兢父盛驪從來令誤爲
按浙者長跼道左遂大恚兢父誣以不法事密擬
遣戍伴召飲預具文牒至即促之行途中令擦其
雙目致之死兢傷父死非命以姑蘇王某其父執
也與謀報復之策王與寢同一室兢終夕不寐王

試呼之無不應王知其意堅夾輔之踰十六年志
遠晉江西僉憲尚未履任兢亦擦其雙目聞之于
朝兢與志遠對鞠齧肱肉幾盡志遠曰汝如何毆
父母官兢曰印不在手曰汝如何毆江西僉事曰
憑不在手志遠曰汝當念我八旬母兢曰吾父死
吾止十二歲兒志遠無以對坐無辜殺人論死兢
父冤得白

發棺報復

青州生貢古清恃才妄作凌虐鄉里死後人發其屍
支解之縣于林木濬縣王都憲越之父既葬被發
而喪其元求之不得乃刻木以代而葬之後食醬
至甕底其元在焉王以是終身不食醬

戴章甫剛戾

戴冠章甫號濯纓子爲人伉爽大言詩不甚工而自
負不淺嘗與外舅都公會于虎丘終夕誦其所爲
詩公惟取其子胥一絕云鑄鏤冤血洒黃埃霸業
明朝便艸萊刺目吳門留死諫不因南望越兵來
累以解首自期而不中式程永齡以詩嘲之曰章
甫哥兮章甫哥年年指望掇高科解元振在荷包
裏誰道京城剪柳多後以歲貢得山陰訓導提學

司馬堊在吳曾撻章甫至是胥會不以師禮待堊堊怒因而忿爭堊入郡訴太守而章甫隨跪堊下歷舉堊在吳淫虐事堊歸一疾卒章甫被訟失官其勁健之志老而不衰云

師誣門人

戴御史用字延獻江西萬安人未第時常延一師于家塾師好爲人作訟牒用乃却之其俗凡爲師棄于人者無所容身由是怨之乃匿處隣郡令家人訟於官云師有經義值銀若干用圖之致死用不勝撻掠乃自誣服用家以重賞購求能得其踪跡

稗史彙編

卷之九十

十五

傾險類

沈尹華

莊王學書于沈尹華昭釐惡之王好制使中謝乘間謂王曰國人皆曰王乃沈尹華之弟子也王不悅因疏沈尹華大夫曰中謝小人也一言而使王不聞先王之道令昭釐得行其私不可不審也莊王于是罰中謝而黜昭釐

司馬申

史載陳司馬申能候人主顏色有忤已者必以微言諧之申嘗晝寢於尚書省有烏啄其口流血被面時人以爲諧賢之報

冶葛

隋諸葛穎得幸于煬帝多所諧致時人謂之冶葛

蕭實被諧

唐宣宗聽政之暇好作詩令學士屬和蕭實手狀謝曰此詩雖桂水日千里無以加也肅渙奏云宋太子家令沈約詩蕭實以瘠瘠清新北方沈約爾上

稗史彙編

卷之九十

十六

不悅曰何以將人臣比我出實爲浙西觀察使

笑面夜叉

蔡元度對客嬉笑溢于顏面雖見所甚憎者亦加親厚無間人莫能測謂之笑面夜叉盛章尹京典藩以慘毒聞殺人如刈艸管然婦態雌聲欲語先笑未嘗正視或置人死地時亦柔懦不異平日

林甫陰賊

李適之與李林甫爭權不協林甫陰賊好諛謂適之曰華山上金采之可以富國願上未之知適之性疎信其言他日從容爲帝道之帝喜以問林甫林

甫對曰臣知之舊矣顧華山本朝王氣之舍不可穿治故不敢以聞帝以林甫爲愛已而薄適之

劉仁之矯詐

劉仁之外示長厚內多矯詐其對賓客破牀散蓆粗飲冷漿衣服過惡每于稠人廣眾或搃一奸吏或縱一孤貧淺識者皆稱其美而不知其飾情行詐

肉腰刀

李林甫妬賢嫉能不協羣議每奏御之際多所陷人衆謂林甫爲肉腰刀又云林甫常以其言誘人之過譖于上前時人皆言林甫其言如蜜雖面有笑容而腹中鑄劍人皆側目而視

御史彙編

卷之九

七

言九

宋之慈

唐洛陽丞宋之慈太常主簿之間弟羅織殺駙馬王同皎初之慈諂附張易之兄弟出爲兗州司倉遂亡而歸王同皎匿之于小房同皎慷慨之士也忿逆韋與武三思亂國與一二所親論之每至切齒之慈于簾下竊聽遣姪曇上書告之以希韋之旨武三思等果大怒奏誅同皎之黨兄弟並授五品官之慈爲光祿丞之間爲鴻臚丞曇爲尚永奉御天下怨之皆相謂曰之間等緋衫王同皎血涂也

誅逆韋之後之慈等長流嶺南

杜肅

則天時斷屠極切左拾遺張德妻誕一男私宰一羊宴客坐中杜肅私囊一餛飩進狀告之明日至御前則天謂張德曰郎妻誕一男大歡喜德拜謝則天又問曰然何處得肉德叩頭稱死罪則天曰朕斷屠吉凶不與卿命客亦須擇交無賴之人不須共聚集出肅狀以示之肅流汗浹背舉朝唾其面

海燕詩

張曲江與李林甫同列玄宗以文學精識深器之林甫嫉之若讐曲江度其巧譎慮終不免爲海燕詩

御史彙編

卷之九

六

三

以致意曰海燕何微眇乘春亦暫來豈知泥滓濺祇見玉堂開綉戶時雙入華軒日幾迴無心與物競鷹隼莫相猜亦終退斥

李繁背義

昔陽城盡疏裴延齡過惡欲密論之以季繁爲故人之子且其家教之素也使其繕直嚴密得其情徑告延齡及陽城疏入而延齡知其情一一解之德宗遂以爲妄而不之省

盧杞奸巧

杞忌張鑑剛直欲去之時朱泚以盧龍卒戍鳳翔帝澤人代之杞即謬曰鳳翔將校班秩素高非宰相信臣不可鎮撫臣宜行帝不許杞復白陛下必以臣容貌寢陋不為三軍所信恐後生變臣不敢自謀惟陛下擇之帝乃顧鑑曰卿文武兼資望重內外無易卿者為朕撫盧龍士乃以中書侍郎為鳳翔龐右節度鑑知為杞陰情旨莫申因再拜受詔

冠角書名

劉貢父云張鄧公當國有遺其子友直珠冠者使者

稗史彙編

卷之九十

十九

三百六

不能徑通劉相沆謂曰我識學士我為汝通之因以歸破其書別錄一通用已圖書印之留其真本又于珠冠之角小書已名乃復封題如看以授使者使自通之他日以語友直友直大驚劉時權三司判官尋即真俄知制誥

軟裹赴朝

乖峴自成都召為參知政事既而腦疽大作不可巾幘乖峴自陳求補外真宗使軟裹赴朝乖峴曰豈可以臣一人而壞朝廷法制耶乃知抗而疾愈上聞之使中人往視之言且將召也丁晉公以白金

千兩賜使者還言如故乃不召

石介被誣

石介性純古學行優敏以誘掖後進敦獎風教為已任慶曆中在太學生徒咨問經義日數十人皆怡顏和氣一一為講解殊無倦色嘗請仁廟駕幸太學欲為儒者榮觀因作慶曆聖德頌詆忤當途大臣既而誘介請駕幸太學將有他志介因罷官得太子中允直集賢院通判濮州待闕于徂徠故栖歲餘病死當途者誣奏云介投契丹死非其實遂詔京東提刑司發墳剖棺驗其事繼而有孔直溫者狂悖抵罪直溫昔嘗在介書院為學以為黨惡遂編置介之子弟于諸郡

徐李被譖

天順日錄

稗史彙編

卷之九十

二十

三百四十二

正統十四年間上既回鑾入南城天下人心慕向不棄聞復位無不歡欣鼓舞及石亨張軏輩竊弄威權有御史自河間來者言石亨家人霸占民田上謂賢與徐有貞曰御史敢言如此實為難得亨輩遂謂賢與有貞主使于上前訴其逆駕奪門之功且言賢等欲排陷之悲哭不已上不得已下賢與有貞詔獄是日忽雷電大風拔木承天

門災京師震恐翌日出賢等干獄左遷叅政等官
輩諸家大木俱折冰雹尤甚李賢後轉吏部左
侍郎

曹石傾徐有貞

景泰末在廷多擇君之志二張都督輓輒石武清亨
楊鴻臚善曹太監吉祥謀主復辟譏于許學士彬
許薦徐公有貞諸人就徐議徐覽步軋象言時在
今夕遂成取日之功徐既錫節鉞權寵傾朝始凡
批荅制旨皆出閣臣後入宦寺手至是徐復請歸
閣宦人浸失權嫌徐迫曹石私謁徐以事輒不從

神史彙編 卷之九十

三

五

去自陳請于 上徐復諫止毋節縮恩典益衡之
會御史楊瑄劾曹石中批令銓曹記瑄名曹石愈
憾 上與徐多屏人語曹石乃令小監竊伏得之
以聞 上果驚疑徐賣直久之 上意既動曹石
因造奏誹毀朝政多危語假給事中李秉彝上之
李時已丁艱去曹石以貌類一人持奏入接本小
堅視其續甚長言大人說何事有許多文字其人
不語堅觀懸牌吏科給事中也奏入明日 命召
某人則亡之矣建捕甚急校尉妄持一人入視小
堅堅曰非也昨肥而髯今瘠而鬚乃復大搜常熟

張廷端以駕竹游都下捕者視其貌惟肖且吳語
也取以入加掠亡狀後乃得李竟死酷烈之下曹
石因言此徐有貞怨望使所密奏州布衣馬士權
及某官某吏楊某共爲之而滅其迹耳遂收四人
及徐家屬下詔獄加之酷烈益甚瀕死數四竟亡
狀馬尤毒虐馬曰今欲吾三人何所承刑官曰徐
有貞欲作逆與汝三人謀先爲此以惑 朝廷士
權顯建計謀某執筆作狀楊某書牒之士灌大呼
曰徐有貞欲使今 皇帝爲堯舜之君今百姓爲
堯舜之民如此而已不知其他刑官不能折獄竟
不成會承天門災徐遂得釋謫金齒

神史彙編 卷之九十

三

五

王官不得居京職

國初凡文官與王府有姻者皆不得居京職 成祖
在御始嚴猶未著 令典至成化間會議條例時
吏部田侍郎景文與王府稍瓜葛田與刑部某有
隙某當會議力陳文官與王府有姻者不當爲京
職議上遂列爲 令典田告歸卒中某計夫自漢
至宋宗室子弟往往應賢科居大位延至 本朝
宗室曲爲防閑庶民間豪傑稍與王府有姻者亦
終身無京選望嘗疑此例未善而不知其出于一

人之忌嫉也

尹萬報復

歲化以後居內閣者存心正大不招權納賄與六部
官相處自無矛盾六部事有遺失內閣官密裁抑
之六部自然畏服惟欲招權自專遂生讐隙尹旻
由吏部侍郎陞尚書掌銓衡者十八九年選法公
平士有定守萬安爲內閣首深惡之每語所親厚
者曰言官有能劾尹同仁者勿憂無大官做也然
旻在吏部久公論已歸又壽光劉珣與旻同鄉相
厚亦在內閣位亞于安能持正論安雖欲害旻爲

神史彙編

卷之九十

二五

珣所梗不得行及珣因易儲事爲安所譏間罷免
安遂引尹直入閣托所私道士李孜省讒請旻罪
下旻子侍講罷于獄令旻致仕連及旻鄉里故舊
皆降謫外補才望如侶鍾張海董亦在貶謫之數
成化丁未 孝宗登極李孜省下獄死尹直罷黜
萬安臺諫文章論劾極其醜詆時劉吉亞安位素
附安因爲之地寢不行庶吉士鄒智進士李文祥
中書舍人吉人皆論之安自票 旨令吏部選除
李文祥繁難衙門做縣丞着歷練鄒智與安皆獨
人智言安貪位固寵老無廉耻劉吉附下罔上漫

無可否天下之小人也王恕彭韶天下之君子也

尤忤內閣意鄒智李文祥吉人相繼卒人以比之

王炯廬照鄰云弘治改元司禮監太監懷恩先以

直道黜居鳳陽至是 召還司禮監預聞 朝政

恩素知萬安諂佞及知王恕巡撫蘇松時奏發中

官王敬欺罔事跡及巡撫雲南時禁制鎮守太監

錢能不得肆行奏于 上去萬安用王恕早朝退

恩詣內閣傳 旨令安出自陳解其牙牌安趨出

東長安門外從者不知也即日降 勅差人起取

王恕爲吏部尚書進賢退不肖一旦勇決如此人

神史彙編

卷之九十

二五

劉吉奸邪

弘治初劉吉用事 權隆赫無敢少忤其意者獨諭
德張昇上章極言吉奸邪蔽主之狀且言其能駕
馭臺諫聽其指揮害人吉諷六科十三道交章劾
昇陰阻言路調南京工部員外郎吉初報復言官
已悉加貶竄而言官甘爲鷹犬不恤昇江西人中
狀元後官至禮部尚書爲劉瑾所逐致仕
弘治初言官論薦大臣必以王恕爲首及論劾大臣
指斥萬安必連及劉吉至于南京科道保舉王恕

人閣乞速罷去萬安劉吉言尤激切巡河御史姜洪專劾劉吉舉李東陽謝遷等吉深銜之及王恕召至不得入閣而劉吉代萬安專政內外不合恕有所行吉從中沮之恕舉羅明丘萬吉以為私故舊票 旨云留邊方用時中官蔣琮等守備南京許奏給事中方向等劉吉報前劾已恨貶謫殆盡給事中周紘御史張昂南京教場點軍數少不准破調守備官奏其刁蹇劉吉票 旨令吏部調外任恕執奏紘昂奉 命點軍不宜調吉票 旨云周紘張昂點軍不到如何不即奉聞却乃展轉刁蹇史彙編 卷之九十一 三十一

人望調外任知府恕憤沮抑然不敢明言為吉所沮但屢疏辨明求退吉票 旨云不必深辨人皆知恕為吉所媚嫉畏其威權不敢言如魏璋等為其鷹犬者皆得京堂美官御史湯鶴至叩馬赴內閣會 勅達新政之初語言公等輔相國政未得盡善萬安曰我輩極力營襄裏而不從傳退即上章劾安等不當以裏面二字語外人山是內閣深銜之及安罷劉吉當國適壽州知州劉槩考滿來京鶴州人與槩往來談論時政常遺書與槩言夢一人騎牛背上脂澤中公左手把五色石子右手提牛角引入正路其人謝而去蓋人騎牛背正我朝姓字惟五色石子不可曉意者公首抗疏論時政為彈文第一義邪附內閣者發其事下與槩獄論槩以受槩饋遺誹謗 朝政發邊衛充軍槩比擬造妖言者律罪至死時言官畏內閣威權無一人敢為槩申白者獨王恕上言槩之書詞固為狂妄其夢有無亦未可知但原其心不過與人為善之意初無惑眾亂民之情今比擬妖言論死使槩囚死于獄中豈不傷天地之和吉票 旨云劉槩捏造妖言引喻非謬法司比擬未為不當你

如何這等來說且監看後竟發充軍吉等雖沮抑
怒然以懷恩在不敢加害及恩死丘濬附吉恕不
自安求去始准致仕

盛中丞受誣

都御史盛公應期歷官勤著聲其總治兩廣兵政
時田州土官岑猛爲亂公懸示軍門有能擒猛者
賞千兩倘自歸降當待以不死猛怙終不降遂議
進兵勦之疏陳便宜而公已被命改督易州矣
田豫陽謂猛不軌公持此端猛冀其貴猛詞不
遜公恚恨奏猛必反請征其說殊謬江右尹宗伯
釋史彙編 卷之九十 壬午 三十一
云此出于公同年姚中丞之口田據以書而不知
姚素與公有隙也公性不食牛肉而張山人記其
嗜啖牛頭官轍所至日殺一牛不可勝數異哉山
人妄語若是乎抑誤聽毀公者乎公受誣類前所
聞附識于此

王瓊中傷彭澤

正德間都御史彭公澤嘗與言官論朱寧念曰吾恨
不手刃此奴有白于大司馬王公瓊者王以語寧
且曰爲君致彼君私察之于是匿寧屏後彭過王
激怒之彭復大罵寧乃街之即傳旨罷彭官而

意未已也使衛校至其家察得其教兵官調用
軍事令言官劾之彭坐擅調官軍公卿廷議籍其
家衆皆秉筆署名惟禮書毛公澄爲之稱冤時陸
太宰完稱病不出明日出亦從王議毛復大呵于
朝幸得免時科道有敢言者即傳旨謫任未幾
寧貶王與陸皆以宸濠黨編籍嘉靖初詔起彭
公爲兵部尚書

楊廷和賣友

正德中 上御經筵講書故事講解書義既畢必獻
規諫之語是日詹事楊廷和學士劉忠直講既罷
釋史彙編 卷之九十 壬午 三十一
上謂劉瑾曰經筵講書耳何添出書外許多說
話忠與廷和等皆舊東宮官瑾奏此二人當打發
南京去陸二人南京侍郎是時南京無缺皆添注
者雖陸之實遠之也忠謂廷和曰此行須別瑾否
廷和曰瑾所爲如此不可再見人知必以我輩交
瑾矣忠深然之廷和密以錦幣辭瑾瑾曰劉先生
不足我邪後瑾遂厚廷和而疎忠其實友如此

楊廷和庇姪

楊閣老廷和從子愷恃楊勢武斷于託里黨苦之適
御史蘇恩巡按四川瀕行辭楊曰從子愷在家

不法煩道長懲以重刑恩至蜀令新都尹陳章
愷事得九十二條章具揭帖呈恩恩曰汝能擒
愷我疏薦汝章果擒愷至恩即榜答愷以大辟議
罪上下咸駭異已而有承差請京恩令以此復楊
楊曰吾家人奚有茲事縱有亦不當如是處恩聞
而惧立命釋愷未復命即移疾歸因以陳揭帖寄
楊言此事皆章所為明年考察章遂罷官

胥魁桀黠

陳學士貫為省副時三司有一胥魁桀黠倖
權倖省中之事率以諮之每聲喏使司往往陽

神史彙編

卷之九十

二十九

三百五十五

欠伸不敢當其禮陳聞而不平決意入省斥逐之
既來叅見嚴顏以待胥知其意奉事彌謹稟承明
敏舉無留事歲餘陳亦善待之一日陳謂胥曰宅
中欲會一二女客何人可使幹辦胥曰某公事之
隙暫往督視亦可陳不知其心有包藏乃曰爾若
自行甚善宴席所須十未具一胥乃携十餘歲女
子于東華門街插紙標于首曰為陳省副請女客
令監厨無錢陪俗因嫁此女要若干錢遂結皇城
司密邏者俾潛以聞朝廷將行黜降賴宰臣辨
解終歲竟罷去止得集賢學士

友生齊制

畢陵翟頴二生素交厚每相會輒談及國事一日頴
書其所志以示翟言頗不謹既而自悔急遣人追
索翟已執之為奇貨矣後頴得第為京職翟毋從
假貸即應之弗吝人以頴為義而不知為其制
也一書記辛稼軒帥淮時陳同甫往謁之與談天
下事稼軒酒酣言錢塘非帝王之居斷牛頭之山
稼軒酒醒必悔恐殺已以戒口乃逝去月餘致書
稼軒假十萬緡以濟貧稼軒如數與之古今人事
神史彙編 卷之九十 二十九 三百五十五

固有偶同然者同甫平生自許甚重其為為此耶

人事門

攝生類

肉竈燒丹

開運中術士曹盈道來謁自陳能肉竈燒丹借廳修養詢其說肉竈者未生朱砂飼羊膏脂乃供厨借廳者素女容成乃閉陽採陰之道

種壽泉

長生之藥惟積津液灌漑丹田為上仙家以津液為

神史彙編 卷之九十一

種壽泉祖黃庭也

讀書節慾

士子讀書作文辛苦最宜節欲蓋勞心而不節欲則火動火動則腎水日耗而火熾則肺金受害傳變為勞瘵出儒門事親書

疾疾類

醫和語

醫和曰天有六氣淫為六疾陽淫熱疾陰淫寒疾風淫木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夫女陽物而晦時淫則室熱蠱惑之疾女為蠱惑世之

知者眾其為陽物而內熱雖良醫未之言也五痔七傷皆熱中而蒸晦淫者不為蠱則中風皆熱之所生也醫和之語吾當表而出之

賺瘡

瘡發於足脛骨傍肉冷難合色紫而痒者北人謂賺瘡南人呼為肝瘡其實一也然西北之人千萬之中患者乃無一二婦人下實血盛尤罕斯疾南方婦人亦多苦之蓋俗喜飲白酒食魚鮓嗜鹽味而鹽則散血走下魚乃發熱作瘡酒則行藥有毒三物氣味皆入於脾腎而足脛之間二脉皆由故瘡

神史彙編 卷之九十一

之發必在其所素問云魚鹽之地海濱傍水民食

魚而嗜鹹魚能使人熱中鹽能勝血魚發瘡則熱中之信鹽發熱則勝其民皆黑也酒之病為癰瘍熱血而弱故喜為癰又

本草酒大熱有毒能行百藥服藥石人不可長以

酒下遂引藥入于四肢滌血為癰疽今日酒麴中

多用草烏之藥皆有大毒甚於諸石釋經謂貪刀

刀之蜜忘截舌之患况又害不在於目前者乎諺

謂病從口入禍從口出信矣

純佑狂病

范文正公四子長曰純佑材高善知人通兵書學道

家能出神一日方跌坐為妹婿蔡交以杖擊戶神驚不歸自爾遂失心然居喪猶知禮草文正行狀皆不失誤至其得疾之歲即書曰天下大亂遂擲筆于地蓋其心之亂也有子早世只有一孫女喪夫亦病狂嘗閉於室中窓外有大桃樹花適盛開一夕斷橋登木食桃花幾盡明日人見其裸身坐於樹杪以梯下之自是遂愈再嫁洛人表議郎任謂以壽終

嗜酒奇疾

秘書丞張鏐嗜酒得奇疾中身而分左常苦寒雖暑月中着襪袴紗綿相半右則苦熱

釋史彙編

卷之九十一

三

三百十八

徐氏奇疾

叅政孟庾夫人徐氏有奇疾每發於聞見即舉身戰慄至於幾絕見母與弟皆然至死不明又惡聞徐姓及打銀打鐵聲嘗有一婢使之十餘年甚得力極喜之一日偶問其家所為業婢曰打鐵疾遂作更不欲見竟逐去之醫遂無能施其術

腸痒疾

傳舍人為太學博士日忽得腸痒之疾滿腹作痒又無搔處欲笑難笑欲泣難泣數年方愈

傳屍病

隋煬帝大業末年洛陽人家中有傳屍病兄弟數人相繼亡歿後有一人死氣猶未絕家人並哭其弟忽見物自死人口中出躍入已口自此即病歲餘遂卒臨終謂其妻曰吾疾乃所見物為之害吾氣絕之後便可開吾胸喉視有何物言終而死妻子依命開視胸中得一物形如魚而有兩頭遍體悉肉鱗置鉢中跳躍不止試以諸味雖不見食須臾皆成水投以諸毒藥皆隨銷化時憂中藍熟因以少旋置鉢中此物即奔馳須臾間便化為水相傳

釋史彙編

卷之九十一

四

三百廿六

詭以療喧

出廣古今五行記

異症

常聞河內縣丞韓肇云一人病耳癢命鑄工肥剔之耳中出線帛碎屑終亦無恙近時吳書濬水張公患瘡在告一日閒坐忽臂肉作癢搔之覺有物在指下摘之抽出肉內紅線五六寸初疑是魴詳視之實線也方怪之俄而作痛瘡遂作即此推之則耳中碎帛亦或不誣

嗜酒吐物

鎮陽有士人嗜酒日嘗數斗至午後興發不可遏家

業由是殘破一夕大醉嘔出一物如舌初視無痕
竅至欲飲時眼徧其上轟然而起家人沃之以酒
立盡至常日所飲之數而止遂投猛火中忽暴烈
爲數十片土人自此惡酒

腹鳴如鼓

陳子直主簿之妻有異疾每腹脹則中有聲如擊鼓
遠聞于外腹消則聲亦止一月一作經數十醫莫
能治

奇疾

張南軒晚得奇疾虛陽不秘每嘆曰養心草上於寡
神東彙編 卷之九十一 五

悠吾平生理會何事而心失所養乎竟莫制之踰
年遂卒既浴通身透明肝膽筋骨歷歷可數

醫療類

論醫

醫之難明古今所病也至虛有盛候而大實有羸狀
疑似之間便有死生之異士大夫多秘所患以驗
醫能否使索病於冥漠之中辨虛實冷煖於疑似
之際醫不幸而失終不肯自謂失也巧飾遂非以
全其名間有謹愿者雖或主人言之亦泰以所見
兩存而雜治吾平生求醫蓋於平時默驗其工拙

有疾求療必盡告以所患使醫了然知患之所在
然後診之虛實冷煖先定于中脉之疑似不能惑
也故雖中醫治吾疾嘗愈吾求疾愈而已豈以困
醫爲事哉

火輪三昧

凡病膏肓之際藥難效此鍼灸之所以用也鍼長於
宜壅滯灸長于行氣血古人謂之延年火又曰火
輪三昧

僧治蛇傷

徑山寺主園僧行菜畦間爲蛇傷足久之毒氣蔓延
神史彙編 卷之九十一 六

一脚皆爛號呼宛轉常住爲招醫積費數千不能
愈有遊僧見之曰吾能治此病汲淨水洗脚去腐
膿敗肉挹以軟帛取藥末均糝瘡中惡水泉涌良
久乃止明日又淨洗如初日日皆然但見水漸少
肉漸生一月之後平復如舊主僧及合寺大喜欲
謝以錢物僧云吾與山門結緣豈以利也却不受
他日主僧盛食筵之謂曰山中蛇虺多被傷者時
有之願得奇方以備緩急僧云和尚有命敢不從
但此方來處絕妙不必廣傳香曰正爲末人鴨嘴
膽簪射香各以許臨期以意斟酌之未幾僧去長

老升座以此方通告諸人無不効驗

荊芥治中風

荊芥穗爲末以酒調下三二錢凡中風者服之立愈前後甚驗有兒疾已革以酒滴水中調一服服之立定真再生也

內障

痘瘡後餘毒上攻遂成內障目不辯人其方用蛇蛻一具洗淨焙燥又用天花粉各等分爲細末以羊肝破開入藥在內麻布縛定用米泔煮熟切食之經旬而愈此奇劑也

神史彙編

卷之九十一

七

喉痺乳蛾

治喉痺并生乳蛾用蝦蟆衣鳳尾草洗淨搗細入鹽霜梅肉煮酒各少許和再研細用細布絞汁鷄毛拂掃患處隨吐涎痰即消

杖瘡

鄭金曜有杖丹一方用水蛭爲末和朴硝少許以水調付瘡上屢施於人良驗

閉結

饒醫能彥誠年五十五歲病前後便溲不通五日腹脹如鼓同輩環坐候視皆不能措力與西湖妙果

僧慧月相善遣信邀致訣別月驚馳而往過釣橋

逢一異客風姿瀟灑出塵揖之曰方外高士何子予趨走如此月曰一善友久患閉結勢不可料急欲往問之客曰此易事耳待奉施一藥即脫靴入水搥一大螺而出曰事濟矣持抵其家以鹽半匕和殼生搗碎置病者臍下三寸三分用寬帛緊繫之仍辦畜器以須其通月未以爲然姑異謝之而前及見熊昏不知人妻子聚泣諸醫知無他策漫使試之曾未安席若然暴下醫愧嘆而散月歸訪異人無踪矣熊後十六年乃終白下董守約以脚氣攻注爲苦或教之槌數螺傳兩股上便覺冷氣追下至足既而亦安

神史彙編

卷之九十一

八

解斷腸草毒

斷腸草形如阿魏葉長尖餘蔓生食三葉以上即死乾者或收藏經久作末食亦死如食未久即以矢汁灌可解其毒此草近人則葉動將嫩葉心浸水涓滴入口即百竅潰血其法急以伏卵不生鷄鵝者細研和香油灌之乃盡吐出惡物而甦少遲不可救矣一名胡蔓草言凡中一切毒即以香油飲之無不效

却病十法

靜坐觀空照見一切生死是非利害毀譽得失皆妄
非真譬如泡影當下消亡一也煩惱見前一時不
能排遣便宜尋一暢快事令其釋然所謂借境調
心二也常將不如我者巧自寬解三也造物勞我
以生遇病稍間友生慶幸四也宿業現逢不可逃
避歡喜受之五也家庭和順朋友契合無交謫之
言六也日與竹石魚鳥相親常使有翛然自得之
趣而畔援歎羨寂然一念不生七也慎風寒節飲
食嗜慾澹泊思慮減少行住坐臥惟期自適無以
自強八也覓高明親友講開懷出世之譚九也毋
以病為苦母以死為患常令胸次寬平襟期洒落
十也

枸杞妙藥

枸杞氣血中之妙藥昔浙金憲南昌唐貞山公對予
言舊患腰痛疾轉側頗難後有人教以服枸杞因
袖裹之不時常食腰痛既已脫然而精神更覺倍
昔及考朱孺子得枸杞根食之忽覺身輕能飛峯
巔載覽天隨生與蘇子瞻杞菊賦至以杞為糧以
菊為糗乃知此為上藥

蘿蔔治狂疾

羅德中齊州有人病狂每歌曰幼年步步踏陽春人
間二月雨和塵陽春踏盡秋風起腸斷人間白髮
人又歌曰五雲華蓋曉玲瓏天府由來汝腑中惆
悵此情言不盡一丸蘿蔔火吾官後遇一道士作
法治之云每見一紅衣小女引入宮殿皆紅多召
紫洲小姑令歌道士曰此正犯大麥毒女即心神
小姑脾神也按醫經蘿蔔治麴毒故曰火吾官即
以藥兼蘿蔔而食其疾遂愈

眼齒

神史彙編 卷之九十一
歲日與歐陽叔弼晁無咎張文潛同在戒壇余病目
昏數以熱水洗之文潛曰目忌點洗目有病當存
之齒有病當勞之不可同也又記魯直語云眼治
日當如治民治齒當如治軍治民當如曹參之治
齊治軍當如商鞅之治秦頗有理由故追錄之

枕汗療疾

歐陽文忠公嘗言有患疾者嘗問其得疾之由曰乘
船遇風驚而得之醫取多年枕牙為枕工手汗所
漬處刮末雜丹砂茯苓神之流飲之而愈今本草注
別藥性論云止汗用麻黃根節及故竹扇為末

之文忠因言醫以意用藥似或有驗殆未易致詰也予因謂公以筆墨燒灰飲學者療貪食比干之餒餘可以已佞砥焚膏之盾可以治怯嗅西子之珥可以療惡疾矣公大笑

藕節治痢

孝宗嘗患病衆醫不效德壽愛之過宮偶見小藥肆遣中使宣之至請問得病之由語以食湖蟹多故致此疾遂令診脉醫曰此冷疾也其法用新采藕節細研以熱酒調服如其法杵細酒調數服即愈德壽大喜就以金杵曰賜之乃授以官至今呼爲

神史彙編

卷之九十一

十三

金杵曰家可謂不世之遇

公安藥方

向友正元仲之子也淳熙八年爲江陵長史攝公安令癰發于胸臆間療半歲弗愈嘗浴罷痛甚委頓而臥似夢非夢見一偉丈夫長鬚巨目執拂塵披衫微揖而坐傳藥方與之曰用未藥瓜萆乳香三味以酒煎服之且言桃源許軫知縣亦錄此方但不用瓜萆若欲速效宜服此友正敬謝即如其戒不終劑而痊後請玉泉壽雨瞻壽亭關王像語所感夢者因繪祀於家

類

土饅頭

仙傳有賣藥翁嘗呼曰有錢不買藥喫盡作土饅頭去此言最警悟范石湖所謂總有千年鐵門限終須一箇土饅頭本此

處在人亡

後漢東平憲王蒼顯宗母弟也上問處家何等最樂對曰爲善最樂及薨肅宗東巡幸其宮追感謂其子曰思其人至其處其處在其人亡因大慟

王戎喪兒

神史彙編 卷之九十一
王戎喪兒萬子山簡徃省之王悲不自勝簡曰孩抱中物何至於此王曰聖人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鍾正在我輩簡服其言更爲之慟

張曙製詞

唐張曙侍郎朝望甚高有愛姬早逝悼念不已因入朝未回其猶子右補闕曙才俊風流思增大阮之悲乃製浣溪沙詞曰枕障熏爐隔曉窗二年終日兩相思好風明月始應知天上人間長一箇歡新夢覺來時黃昏微雨畫簾垂此詞入大阮退朝凭几無聊忽睹此詞不覺哀慟乃曰此必阿灰

所作阿灰卽中諫小字也諺曰小舅小叔相掇相搏謹戲固不免也

宰相賜殮

韓熙載既貶謫上表其畧云無橫草之功可禪於國有滔天之過自累其身又老妻伏枕以呻吟稚子環床而涕泣三千里外送孤客以何之一葉舟中泛病身而前去遂免南行後臥病終於南城戚家山後主賜余被以殮贈同平章事所以爲無贈宰相之故事後主曰當自我始徐鉉祭文所謂黔婁之食賜從御府季子之印佩入泉扃

神史彙編 卷之九十一

十三

挽詩

韓獻肅諱絳字子華發解過省殿試皆第三以元祐三年三月薨皆三數亦異事也故蘇惠公頌挽詩云三登慶曆三人第四試熙寧四輔尊公蓋自樞密遷參政宜撫陝西卽軍中拜昭文相再入史館

發引曲

神宗將薨永昭陵大行梓宮發引王禹玉時爲翰林學士作平調發引二曲一曰玉宸朝晚忽掩楮黃衣愁霧鎖金扉蓬萊待得仙丹至人世已成非龍輶天仗轉西畿旌旆入雲飛望陵宮女垂紅淚不

翠輿歸其二日上林春晚曾侍奉晨游六殿戲龍舟玉簫聲斷催仙馭一去隔千秋遊人重到曲江頭事往涕難收空餘御帳傳錫處依舊水東流聞者無不淚下

忠宣謚議

范純仁堯夫丞相薨禮官謚曰忠宣考功鄧忠臣撰謚議詞甚激切有曰父母之國有時而去股肱之義於是或虧放之江湖忽如草芥紉蘭澤畔更輪屈子之忠占鰲坐隅已分賈生之死時論皆以爲允當

神史彙編 卷之九十一

十四

仁宗德感

仁宗既疾京師小兒會闕下燃首以祈福日數百人有所司不能禁將葬無老幼男女哭泣過哀計於契丹所過聚哭既計其主號慟執使者手曰四十年不識兵矣葬而來祭以黃白羅爲錢他亦稱是

木稼山摧

熙寧六年冬京師雪後大風草木盡折七年華山宸阜頭圯又二年司徒侍中韓公自薨王丞相作哀詞曰木稼嘗聞達官怕山摧今見哲人萎蓋紀實事也

祭東坡文

東坡之沒士大夫及門人作祭文甚多惟李廌方叔文允傳如道大不容才高爲累皇天后土鑒平生忠義之心名山大川還千古英靈之氣

公主挽詞

秦國公主薨神考賜挽詞曰海濶三山路香輪定不歸帳深閒翡翠珮冷失珠璣明月留歌扇殘霞散舞衣都門送車反宿草自春菲又曉發城西道靈車望更遙春風寒魯館明月斷秦簫塵入羅衣暗香隨玉篆消芳魂無北渚那復可爲招又慶自天

神史彙編

卷之九十一

五

三十一

陽大年哀詞

宋時北狄致祭宋皇后楊大年捧讀空紙隨自撰曰惟靈巫山一朵雲閨苑一團雪桃源一枝花秋空一輪月豈期雲散雪消花殘月缺伏惟尚享仁廟大喜宋洪忠宣自嶺外從宜春沒于保昌張子韶致祭但云維年月日具官某謹以清酌之奠昭告于其官之靈嗚呼哀哉尚享其情哀愴過於詞也

正人薨逝

三原王端毅公以清忠勁節負天下重望爲一時名卿之冠年七十八致仕九十三而終臨終之日遷於正寢戒家人曰吾氣將絕必有風雷環繞吾居爾輩謹無哭當靜以待之公方瞑目少頃震雷大風雨下如注家人相戒屏息良久開霽乃敢舉哀及殮視公貌如生焉時正德某年月日也嘗聞河津薛文清公沒時亦有風雷之異白虹貫空經時乃滅正人君子氣與天地相爲感召者固如此夫

神史彙編

卷之九十一

十六

一七三

人物門

自新類

周處自新

周處義興人年少克俠爲鄉里所患又義興水中有蛟山中有虎並皆暴犯百姓謂之三橫而處尤劇或說處殺虎斬蛟冀除三橫惟餘其一處卽刺殺虎又入水擊蛟蛟或浮或沒行數十里處與之俱經三日三夜鄉里皆謂處已死更相慶竟殺蛟而

神史彙編

卷之九十二

一

三十三

出處亦知爲人情所患有自改意乃入吳訪二陸平原不在止見清河具以情告并云欲自修改而年已蹉跎終無所成陸機爲平原內史清河曰古人貴朝聞夕死况君前途尚可持患志之不立亦何憂令名不彰邪處遂改勵卒爲忠臣孝子

朱原虛

江州朱原虛爲學究有詩名父母亡而二弟垂髫父母所遺綾錦十餘篋原虛匿之又逐二弟於外流離不振一日隣人降紫姑仙原虛在坐請曰聞仙姑能詩幸見教仙降筆曰何處西風夜捲霜鴈行

斷各悲涼吳綾越錦成私篋不及姜家布被香原虛得詩皇恐卽召二弟還家完聚教之業儒俱登科典州郡二弟事原虛如事父焉夫二弟固賢矣而原虛始垂友道繼卽改圖殆庶幾哉遷善徙過者矣

集慶寺二老人

杭郡集慶寺自宋來有戴老人巾二像爲楊君余君云昔二人俱有田在南高峯下所謂九宮八卦者楊富余貧楊因凌之使其無穫而余自揣力不能抗抱恨成病將卒語匠曰棺鑿前後二孔吾必化

神史彙編

卷之九十二

二

赤蟒以嚙此僦或以語楊楊大懼悔罪卽具盥櫬往願割軀以謝過因將炙啖病者張口噓氣卽有小蛇數十自其喉出取炙而尾尚未成楊益大懼知果業非虛卽與余並捐田集慶寺而身就禪誦皆近百歲旣化塑其像受供至今楊君險而知改悟翻然竟結善果享祝百世所謂放下屠刀立便成佛者耶

虞一

奉化海上漁人虞一以取何螺爲生每得時率用生絲綿作圈套其上候吐肉出則盡力緊縛之一拔

無餘數年後右手背生惡瘡五指及皮俱脫落痛
苦之甚畧不能運動追悔前業誓不復更爲久之
乃愈遂棄妻子捨身爲寺家奴

言語類

晏嬰辭辯

齊晏嬰短小使楚楚爲小門於大門側乃延晏子嬰
不入曰使狗國從狗門入今臣使楚不當從狗門
入王曰齊無人耶對曰齊使賢者使賢王不肖者
使不肖王嬰不肖故使王耳王謂左右曰晏嬰辭
辯吾欲傷之坐定縛一人來王問何爲者左右曰

齊史彙編

卷之九十二

三

三十四

齊人坐盜平對曰嬰聞橘生於江南至江北爲枳
枝葉相似其實味且不同水土異也今此人生於
齊不解爲盜入楚則爲盜其實不同水土使之然
也王笑曰寡人反取病焉

父重于君

齊宣王謂田過曰吾聞儒者親喪三年若與父孰重
過曰父重王忿然曰曷爲士去親而事君對曰非
君之土地無以處吾親非君之祿無以養吾親非
君之爵無以顯吾親受之于君致之于親凡事君
皆爲親也宣王悵然無以應之

張溫秦宓問荅

蜀志曰吳使張溫來聘溫問秦宓曰天有十日宓曰
有之溫曰在何方宓曰詩云乃眷西顧以此推之
頭在西方溫曰天有耳乎宓曰天處高而聽卑詩
云鶴鳴九臯聲聞於天若其無耳何以聽之溫曰
天有足乎宓曰詩云天步艱難告其無足何以步
之溫曰天有姓乎宓曰姓劉曰何以知之曰天子
姓劉是以知之宓之援經荅問殊不詭于正至末
一語詞嚴義正其與帝曹魏而書蜀人冠者殊失
春秋之義

神史彙編

卷之九十二

四

三十四

劉楨

典畧曰文帝嘗賜楨廊落帶其後即死欲借以爲像
因書嘲楨云夫物因人貴故在賤者之手不御至
尊之側今雖取之勿嫌其不及也楨答曰前聞荆
山之璞曜元后之寶隋侯之珠爛衆士之好南垠
之金登窮究之首麗貂之尾綴侍臣之幘此四寶
者伏朽石之下潛汙泥之中而揚光于載之上發
彩疇昔之外亦皆未能初自接于至尊也夫尊者
所服卑者所修貴者所御賤者所先也故夏屋初
成大匠先立其下嘉禾始熟農夫先舂其粒張楨

所帶無他妙飾若實殊異尚可納也植辭旨巧妙皆如是

李令伯

李令伯嘗聘吳吳主與群臣汎論道義因言寧爲人弟令伯曰願爲人兄吳主問何願爲兄令伯荅曰爲兄供養之日長吳主及群臣稱善

車浚

陸遜聞車浚令名請與相見謂曰早欽風彩何乃龍蟠鳳峙不肯降顧和荅曰誠知君侯敦公旦之傳納同尼父之善誘然蜥蜴不能假重雲以升舉鸚

神史彙編

卷之九十二

五

三百九十一

雀不能從激風以飛揚是以無因爾時坐上賓客多是吳人皆相顧謂曰武陵蠻夷郡乃有此奇人浚曰吳太伯端委之化以改被髮文身之俗今乃上挺聖主下生賢佐亦何常之有遜歎曰國其昌也乃有斯人

出劉氏小說

陸士衡

士衡在座安仁來陸便起去潘曰清風至塵飛揚陸乃應聲荅曰衆鳥集鳳凰翔

士語

晉世不惟士人語清標玄致而釋子輩語亦復可聽

高僧傳所載是已如鳩摩羅什偈云哀鸞孤桐上清音徹九天惠齊謹寶淵曰昔謝氏青箱不至不作文章今卿白麓未到判無講理淵曰殊不然此乃打狗杖耳道賁聞蟋蟀曰時聞此聲足代簫管薛道衡稱則公之文曰屢發新彩英英獨照慧常聞梵唄曰疊疊漚漚似伏流之吐波又曰却轉弄響飛揚長引聲發喉中唇口不動又曰以哀婉爲入神用騰擲爲清舉文句則如端夏多隙無事忽景又云依義莫依語又云當爲心師不師於心又云籠食詎貴釣餌難嘗又云忘懷去來者朝市一江湖眷情生死者幽栖猶桎梏又云沙漠織寒長風負雪又云莊衿老帶彈沐斜陽又早帳風首春席雲阿又云雖淚至之有端固憂來之無兆使入世說固不能辨也

俗耳鍼砭

戴顓春携雙柑斗酒人問何之曰往聽黃鸝聲此俗耳鍼砭詩腸鼓吹

高隱外傳

王僧虔

齊高帝嘗與王僧虔書畢帝曰誰爲第一僧虔曰臣書臣中第一陛下書帝中第一帝笑曰卿善自謀

蕭顯

梁蕭侍中子顯侍高祖曰我為通史衆史可廢答曰仲尼贊易道黜八索述職方除九丘聖製同符復在今日時為名對

名子

後魏高祖名子曰恂愉悅澤崔光名子勵勗勉高祖謂光曰我兒名傍皆有心卿兒名傍皆有力答曰所謂君子勞心小人勞力上大嗟悅出談藝

盧詢祖

盧詢祖才辨機敏邢子才嘗戲之曰卿少年才學富神史彙編卷之九十二 七

盛戴角者無上齒恐君不壽盧答曰詢祖初聞此言實懷恐懼見丈人蒼蒼在鬢羞以自安邢大賞其敏贍

李諧

北使李諧至南梁武與之遊歷偶至放生處帝問曰彼國亦放生否諧答曰不取亦不放帝大慙

方時遠

隋國子博士方時遠煬帝問天子有女樂否朝臣不對乃進曰窈窕淑女鍾鼓樂之此即王者房中樂著於雅頌帝悅之

辛郁

唐辛郁管城人舊名太公弱冠遭太宗於行所問行人曰辛太公太宗曰何如舊太公郁曰舊太公八十始遇文王臣今適年十八已遇陛下過之遠矣太宗悅命直中書出御史臺記

蘇易簡

蘇易簡在翰林太宗一日召對賜酒甚歡上謂易簡曰君臣千載遇易簡應聲答曰忠孝一生心上悅以御金器書度悉賜之

李白

神史彙編卷之九十二 八 李白登華山落雁峯曰此山最高呼吸之氣相通天帝座恨不携謝朓驚人詩來搔首問青天耳搔首集

清高門戶

白樂天語人曰吾已脫去利名枷鎖開清高門戶但連龕子母丹不知何時可成

走丸之辯

張九齡善談論每宴賓客議論經旨滔滔不竭如下坂走丸時人服其俊辯

裴令遺言

裴令臨終告門人曰吾死無所繫但午時當公雪嶺

未成軟碧池綉尾魚未嘗漢書未終篇可為恨耳

聖公遺語

掃露明軒

王施避寇入天台山主人賀理給以牛粥練裙施謝日公乃司命延我光景當為掃露明軒永為下吏

王仲連

左散騎常侍王仲連北土人士元宗嘗謂曰自古及

今江北文人不及江南才子仲連對曰誠如聖旨

陛下聖祖玄元皇帝降亳州真源縣文宣王出於

兗州曲阜縣亦不為少矣嗣主有愧色

稗史彙編

卷之九十二

九十三

孫忌

世宗即位嗣主遣孫忌奉表稱藩既而背約世宗問

忌江南虛實忌曰本國雖小甲兵尚有三十萬未

易可圖世宗曰江南不足十數郡何見欺也忌曰

精兵雖止十餘萬然長江一條飛船千里可敵十

萬國老宋齊丘乃王猛謝安之徒可敵十萬

宋閣使者

元豐間宋閣使者善人倫上知而問云朕相法如何

對云陛下天日之表神明之姿下臣不得而名又

問王安石如何對云安石牛行虎視牛行足以任

重虎視足以威遠又問卿如何臣草木之質陛下用之則貴不用則賤

東坡論動靜

王介甫一夕以動靜二字問諸門生諸生作答數百

言公皆不然之時東坡維舟秦淮公曰侯蘇軾明

日來問之既至詰前語東坡應聲曰精出為動神

守為靜動靜即為精神也公擊節稱歎

日月燈光

王介甫嘗見舉燭因言佛書有日月燈光明佛燈光

豈得以配日月呂吉甫惠卿曰日豈乎晝月豈乎

稗史彙編

卷之九十二

十三

夜燈光豈乎晝夜日月所不及其用無差別介甫

大以為然

澆書攤飯

東坡謂晨飲為澆書李黃門謂午睡為攤飯

南北曆異

蘇頌子容丞相博學無所不通熙寧十年為遼生辰

國信使在虜中適遇冬至時本朝曆先北朝一日

北朝曆後一日北人問公孰是公曰曆家弄術小

異遲速不同然各從本朝之曆可也虜人深以為

然遂各以其日為節慶賀使還奏之上喜曰朕思

之此最難處卿之所對極中事理

輝僧

孝宗幸天竺有輝僧相隨至靈隱見飛來峯問僧曰
既飛來何不飛去僧對曰一動不如一靜又見觀
音像手持數珠問僧曰持此何爲曰念觀音經上
問自念則甚僧曰求人不如求己孝宗大喜

子瞻喜談

蘇子瞻在黃州及嶺外每旦起不招客與語必出而
訪客所與遊亦不盡擇各隨其人高下談諧放蕩
不復爲畛畦有不能談者則強之使談鬼或辭無

釋史彙編

卷之九十二

十一

三百六

有則曰姑妄言之於時聞者無不絕倒

和靖對語

宋高宗問尹焞曰紂亦君也孟子何以謂之一夫曰
此非孟子之言武王誓師之辭也獨夫受洪惟作
威高宗又問曰君視臣如土芥臣便可視君如寇
讐曰此非孟子之言書云撫我則后虐我則讐高
宗大喜嗚呼儒者對君之言從容中道如此所養
可知已近世名公以道學自負一趨宣召對君自
稱學生可笑也

陳理功賞

隆興初賀子忱知樞密院有武臣陳理功賞理

三十餘年累立戰功宣和年第一次燕山府立功
靖康年第二次白溝河立功第三次黃河立功第
四次京城立功建炎年第五次海州立功第六次
楊州立功紹興年第七次瓜州立功第八次和州
立功第九次太平州立功辭氣不平謂朝廷推賞
一次輕如一次賀正色云只爲邊面一次近如一
次武臣無詞聞者稱服

王遇對孝宗

孝宗初臨御萬幾之餘留心經術無所不法百寮奏

釋史彙編

卷之九十二

十一

三百四

對時有顧問多致失措有王遇者蜀人著雋聲在
選調宰相薦之上殿孝宗驟問之曰李融字曰若
川謂何遇即對曰天地之氣融而爲川結而爲山
李融之字若川如元結之字次山也上大喜遂詔
改入樞密院

治天下底

中書令耶律文正王楚材字晉卿在金爲燕京行省
員外郎國亡從太祖征伐諸國夏火常八斤者以
治弓見知於上上曰本朝尚武而君欲以文進不
已左乎王曰治弓尚須弓匠豈治天下不用治天

下匪耶上聞之喜自是待王益密

楊石齋善對

辛巳 武宗宴駕 世宗繼大統方在冲年登極之日 御龍袍頗長 上俛視不已大學士楊廷和奏云 陛下垂衣裳而天下治 聖情甚悅

詹蘇諧語

詹侍御蘇行人五鼓行長安街將入朝呵導聲相近蘇問前行爲誰從者曰道裡詹爺即曰瞻之在前詹聞問後來爲誰從者曰行人司蘇爺即回首曰後來其蘇

御史彙編

卷之九十二

十三

二六八

宴會類

前筵後筵

古享禮猶今前筵古燕禮猶今後筵杜預曰享有禮貌設几而不倚爵盈而不飲有乾而不食燕則析俎相與食飲

卷白波

資暇云卷白波起於東漢初擒白波賊戮之如席卷故酒席倣之以快人情

旣宰

廣席多賓必差一人慣習精俊者充爲旣宰使之舉

職律衆

羊曼宴客

羊曼在丹陽日客來早者得佳設日晏則漸不復精隨客早晚而不問貴賤時羊因拜臨海守竟日皆美雖晚至者猶獲精肴時言固之豐腆不如曼之真率

飛英會

蜀公居許下於所居造大堂以長嘯名之前有茶藥架高廣可容數十客每春季花茂燕客於其下約日有花飛墮酒中者爲嚙一大白或語笑喧譁之際微風過之則滿座無遺者當時號爲飛英會傳之四遠無不以爲美談

御史彙編

卷之九十二

十四

二六十九

花酒

學士許慎選放曠不拘小節多與親友結宴於花圃中未嘗具帷幄設坐但使僕輩聚落花鋪於坐下曰吾自有花酒

陪酒陪歌

釋仲殊每歲禁烟前後置酒饌以待來賓賞花者不問親疎謂之看花局俚語云彈琴種花陪酒陪歌過廳羊

熊翻每會客至酒半增前旋殺羊令眾客自割隨所
好者綵線繫之記號畢蒸之各自認取以剛竹刀
切食一時盛行號爲過廳羊青州雜記

鼎社

廣順三年以柴守禮子榮爲皇子拜守禮爲太子少
保致仕皇子即位是爲世宗守禮居西洛與王溥
王彥超韓令坤之父結友游嬉裘馬衣冠僭逼逾
制常日具設樂集妓輪環歡譁無已謂之鼎社又
洛陽多妙妓守禮日點數名以片紙書姓氏押字
大如掌使人持呼之被逮者詣府尹出紙呈示尹
從旁僉字妓見尹押印時爭至買笑陪禮

釋史彙編

卷之九十二

十五

三百五十三

真率會

溫公熙寧三年辭樞密副使不拜四年自永興路安
撫使遷京西路安撫使又辭不赴請西京留守許
之優游多暇訪求河南境內佳山秀水之處凡目
之所覩足之所歷窮盡幽勝之趣十數年間勤於
登覽于是耆老六七人時相與會于城中之名園
古寺且爲之約果實簡則易繼命之曰真率會又
潞公時以太尉守潞公伺其會戒中厨具盛饌直
往造焉笑而延之戲曰此會可却矣相與歡飲夜

分而散後溫公語人曰吾不合以此人入吾會也

席中口號

趙叔平罷叅政致政居睢陽歐陽永叔罷叅政致政
居汝陰叔平一日乘安輿來訪永叔時呂晦叔以
金華學士知潁州啟宴以召二公於是歐公自爲
優人致語及口號高誼清才縉紳以爲美譚口號
曰欲知盛集繼荀陳請看當筵主與賓金馬玉堂
三學士清風明月兩閒人紅芳已過鶯猶囀青杏
初嘗酒正醇好景難逢良會少乘歡舉白莫辭頻

陳烈

釋史彙編

卷之九十二

十六

三百五十四

泰伯一日與處士陳烈同赴蔡君謨飯君謨以官妓
佐酒烈已不樂酒行衆妓方歌烈併酒擲于案上
作皇懼狀踰牆攀木而遁泰伯坐上賦詩云七閭
山色掌中窺乘興登臨對落暉誰在畫樓酤酒處
幾多鳴鷺送潮歸晴來海色依稀見醉後鄉心積
漸微山鳥不知紅粉樂一聲檀板便驚飛烈聞之
遂投牒云李觀本無士行輒造賓筵詆釋氏爲妖
胡指孟軻爲非聖按吾聖經云非聖人者無法合
依名教肆諸市朝君謨覽詩云謂未若云傳語先
生今後不使弟三乘也

內庭侍宴

仁審琦昭德皇太后之兄視太祖太宗皆甥也一日
陳內宴於福寧宮憲后臨之祖宗以渭陽之重終
宴侍焉及爲壽之際二帝皆捧觴列拜樂人史金
者麓能屬文致詞於簾陛之外其畧曰前殿展君
臣之禮虎節朝天後宮伸骨肉之情龍衣拂地太
祖太宗特愛之

宋京

宋京修唐書嘗一逢大雪添帝幕然椽燭一秉燭二
左右熾炭兩巨爐諸姬環侍方磨墨濡毫以澄心

神史彙編 卷之九十二

十七

堂紙草列傳未成謂諸姬曰汝輩俱曾在人家見
主人如此否可謂清天皆曰實無也其間一人來
自太尉家京曰汝太尉如此天氣亦復何如對曰
只是擁爐歌舞舞罷則引滿大醉而已如何比
得內翰子京點頭三也自不慙乃閣筆掩卷起索
酒飲之幾達晨明日對客客言其事後每燕集
屢舉以爲笑

禁夜飲

古人飲酒有節多不至夜故長夜之飲君子非之京
師惟六部十三道等官飲酒多至夜蓋散衙時纔

得赴席勢不容不夜飲也若翰林六科及諸閒散
之職皆是晝飲吾鄉會飲往往至昏暮纔散此風
亦近年後生輩起之殊不思主人之情固所當盡
僮僕伺候之難父母掛懷之切亦不可不體本
朝李賓之學士飲酒不多然遇酒筵聯句或對奕
則樂而忘倦嘗中夜飲酒歸其翁猶未寢候之賓
之愧懣當作自是赴席誓不見燭將日晡必先告
歸此爲人子者所當則效

雅戲

狂客過豪家索酒飲知有饋魚蟹未出客曰孟嘗君

神史彙編 卷之九十二

十八

門下焉得無魚畢吏部船中定須有蟹一女奴速
出將母命荅云主人不殺已付校人畜去上空先
期都爲學士嘗空玄亭

稗史彙編卷之九十三

海右閒民王圻纂集

人事門

遊覽類

載油幕

天寶遺事長安貴家子弟每至春遊宴供帳於園圃中隨行載以油幕或遇陰雨以幕覆之盡歡而歸

掛裙幄

唐輦下歲時記長安士女遊春野步遇名花則設席藉草以紅裙掛樹爲宴幄其奢侈如此

稗史彙編

卷之九十三

一

二十四

惜春御史

穆宗每宮中花開則以重頂帳蒙蔽闌檻置惜春御史掌之號曰拈香王廔集

樂天遊山

白樂天爲郡時夜嘗携容滿蟬態等十妓遊西武丘等山嘗賦紀游詩其末云領郡時將久遊山數幾何一年十二度非少亦非多

看花馬

長安俠少每至春時結朋聯黨各置矮馬飾以錦韉金鞵並轡於花樹下往來使僕從執酒皿而隨之

遇好園則駐馬而飲

探花使

秦中歲時記進士杏花園初會謂之探花宴以少俊二人爲探花使徧游名園若他人先折得名花則二使皆有罰

元宗宴游

南唐元宗友愛之分備極天倫登位之後與太弟遂燕王邊齊王達出處游宴未嘗相舍軍國之政同爲參決保大五年元日大雪上詔太弟以下登樓展宴咸命賦詩令中使就私第賜進士李建勳方

稗史彙編

卷之九十三

二

三十五

會中書舍人徐鉉勤政殿學士張義方於溪亭卽時和進元宗乃召建勳鉉義方同入夜艾方散侍臣皆有興咏徐鉉爲前後序太弟合爲一圖集名公圖繪曲盡一時之妙御容高冲古主之太弟以下侍臣法部絲竹周文矩主之樓閣宮殿朱澄主之雪竹寒林董元主之池沼禽魚徐崇嗣主之圖成無非絕筆侍宴詩纔記數篇而已御詩云珠簾高捲幕輕遮往往相逢隔歲華春氣昨朝飄鳳管東風今日散桃花素姿好把芳姿吐落勢還同舞勢斜坐有賓朋尊有酒可憐情味屬農家建勳詩

云紛紛忽降當元會著物輕明似月華狂洒玉屏
初散伏密粘宮樹未妨花迴封雙闕千尋峭冷壓
南山萬仞斜寧意晚來中使出御題宣賜老僧家
鉉詩曰一宿東林正氣和便隨仙仗放春華散飄
白獸惟分影輕輟青旂始見花落砌更依宮舞轉
入樓偏向御衣斜嚴除幸待金門詔願布堯言賀
萬家義方詩曰恰當歲日紛紛落天寶瑤華助物
華自古最初飄瑞葉有誰輕擬比楊花密飛粉署
光同冷靜壓庭枝勢欲斜豈但小臣添興詠狂歌
醉舞一家家

續史彙編

卷之九十三

三

遊栖賢谷 東坡志林

元豐三年夏六月過廬山涉其山之陽入栖賢谷谷
中有大石岌業相倚水行石間其聲如雷霆如千
乘車行者震掉不能自持雖三峽之險不過也故
其橋曰三峽渡橋而東依山循水水平如白練橫
觸巨石匯爲大車輪流轉洶湧窮水之變院據其
上游右倚石壁左俯流水石壁之趾僧堂在焉狂
峰怪石翔舞於蒼上杉松竹箭橫生倒植葱蒨相
糾每大風雨至堂中之人疑將壓焉問於習廬山
者曰雖茲山之勝栖賢蓋以一二數矣

游沙湖 東坡志林

黃州東南三十里爲沙湖亦曰螺螄店予買田其間
因往相田得疾聞麻橋人龐安常善醫而聾遂注
求療安常雖聾而穎悟絕人以指畫字書不數字
輒深了人意余戲之曰余以手爲口君以眼爲耳
皆一時異人也疾愈與之同游清泉寺寺在蘄水
郭門外二里許有王逸少洗筆泉水極甘下臨蘭
溪溪水西流余作歌云山下蘭芽短浸溪松間沙
路淨無泥蕭蕭暮雨子規啼誰道人生無再少若
看流水尚能西休將白髮唱黃雞是日劇飲而歸

續史彙編

卷之九十三

四

記遊廬山 東坡志林

僕初入廬山山谷奇秀平生所未見殆應接不暇嘗
發意不欲作詩已而見山中僧俗皆云蘇子瞻來
矣不覺作一絕云芒屨青竹杖自挂百錢游可怪
深山裏人人識故侯旣自哂前言之謬又復作兩
絕云青山若無素偃蹇不相親要識廬山面他年
是故人又云自昔憶清賞初游杳靄間如今不是
夢真箇是廬山是日有以陳令舉廬山記見寄者
且行且讀見其中云徐凝李白之詩不覺失笑旋
入開先寺主僧求詩因作一絕云帝遣銀河一派

垂古來惟有謫仙辭飛流濺沫知多少不與徐凝
洗惡詩往來山南北一餘日以爲勝絕不可勝談
擇其尤者莫如漱玉亭三峽橋故作此二詩最後
與總老同游西林又作一絕云橫看成嶺側成峰
到處看山了不同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
山中

中秋月 志林

今歲中秋初夜微陰不見月吾與周子集適自山中
還是時暑尤未退相與散髮披衣坐溪上二更後
雲始解剝三更遂洞徹澄爽月色正午溪面如鏡

稗史彙編 卷之九十三

五

平月在波間不覺水流意甚蕭然並溪居人樓閣
相接上下時聞飲酒歌 襍以簫鼓計人人皆以
得極所欲爲至樂然不過其狂樂淫聲不失此時
節耳安知我二人真有此月乎世人多言李太白
以醉入水撈月溺死此謠若好奇之過李太白對
月能作今人不見古時月今月曾經照古人之句
意氣本自超出宇宙間對飲三人雖醉豈復狂惑
至此因舉寒山頌吾心如秋月爲潭清皎潔無物
堪比倫教非如何說四海今夕共爲中秋不知有
一人能作此公見處否雪竇禪師初住洞庭翠微

寺道未甚行從學者無幾寺在太湖中所謂東山
者嘗有詩云太湖四萬八千頃月在波心向誰問
固已有津梁斯道之意然月一也東山以爲無物
可比而不可說雪竇以爲無可說而不可說竟可
說乎吾不能奈靜却復逗此一重公案

泰山

東郡趙承之致和七年嘗詣東岳游玉女池水盡竭
出敗堵如山縣尉因決水取池中所投物籍而歸
之觀中得黃金二百銖白金數倍縑繒衣服數百
計趙至岱觀過大小水簾遂登黃峴山愈奇路愈

稗史彙編 卷之九十三

六

險深崑崙應蒼不暇至龍口泉水出石縫間其
寒凝冰其甘天成月望登十八盤絕頂自山俯視
見太陰如盤亭亭于霄漢之表至觀峯曉色未分
有赤光於極望之東須臾霞采四出炫晃騰射金
規一縷隱起於青冥杳靄間既而大明赫然湧出
雲端恍如車輪萬里直上光耀所燭東極滄海

游山櫟

有殘縑敗素繪一山一水愛之若寶居之必千金至
於目與真景會則畧不加喜毋乃貴僞而賤真邪
夫樂之真今日政在我輩春雪既霽春風亦和或

王初於鷗邊或行歌於犢外百年瞬息歡樂幾何
為核孟盤隨意所命毋以豐約拘也檄書馳告盡
勇而前

王文端

王文端公天順初致政家居年踰八十子孫賢孝田
園繞郭春夏間諸子集諸佃僕數人插秧擊鼓唱
歌公與陳夫人各乘肩輿循觀於阡陌午憩庄所
諸子孫更迭稱觴上壽宴樂終日形諸賦詠鄉邑
以為美談一日登江洪漲公跼門坐觀徐論諸子
孫曰初東里先生不欲吾同事于內閣調出理部
事我時不能無憾然使我在內則天順初年當坐
首禍必有遼陽之行今日安得與汝曹觀水為樂
邪以此知出處自有定分非人力所能為也

俳調類上

不死藥

有薦不死藥於荆王射士取而食之王欲殺射士射
士曰臣謂不死藥而食之今殺臣是殺人之藥而
食之何也王乃笑而赦之

三臚

艾子好飲少醒日門人相與諫曰此不可以諫止唯

以險事休之庶可誠一曰大飲而噦門人密按
腸致噦中持以示曰凡人具五臟方能活今公止
四臟矣何以生耶艾子訕視而笑曰唐三藏猶可
活况有四耶

齊王築城

齊王一日臨朝顧謂侍臣曰吾國介於數強國間歲
苦支備今欲調丁壯築大城自東海連卽墨經太
行接輿下武關迤逗四千里與諸國隔絕使秦不
得窺吾西楚不得竊吾南韓魏不得持吾之左右
豈不利邪今百姓築城雖有少勞而異日不復有
征戍侵陵之患可以永逸矣艾子對曰今日大雪
臣趨朝見路側有民裸露僵踣望天而歌臣怪問
其故荅曰大雪應候且喜明年人食賤麥我即今
年凍死矣正如今日築城百姓不知享永逸者當
在何人也

禽大

艾子曰田巴居于稷下是三皇而非五帝其辯無能
窮之者弟子禽滑釐辰出逢楚媼揖而問曰子非
田巴之徒乎宜得巴之辯也媼有大疑願質于子
滑釐曰姑言之媼曰馬駿生向上而短馬尾生向

下而長其故何也滑釐笑曰此殆易曉事馬駿上
搶勢逆而強故天使之短馬是下垂勢順而遜故
天使之長媼曰然則人之髮上搶逆也何以長鬚
下垂順也何以短滑釐茫然自失乃曰吾學未足
以臻此當歸咨師媼幸專留此以須我還其有以
奉酬卽入見田巴曰適出雙媼問駿尾長短弟子
以逆順之理荅之如何曰甚善滑釐曰然則媼申
之以鬚順而短髮逆而長則弟子無以對願先生
折之媼方坐門以俟期以餘教詔之巴俛首久之
乃以行音杭呼滑釐曰禽大禽大幸自無事也可省
出入

柳史彙編 卷之九十三 九

公孫龍辯屈

公孫龍見趙文王將以夸事眩之因爲王陳大鵬九
萬里鈞連鰲之說文王曰南海之魚吾所未見也
獨以吾趙地所有之事報子寡人之鎮陽有二小
兒曰東里曰左伯共戲于渤海之上須臾有所謂
鵬者群翔於水上東里遽入海以撞之一攫而得
渤海之深纔及東里之脛願以貯也於是挽左
伯之中以囊焉左伯怒相與鬪久之不已東里之
母乃拽東里回左伯舉太行山擲之誤中東里之

母一目眯焉母以爪剔出向西北彈之故太行中
斷而所彈之石今爲恒山也子亦見之乎公孫龍
遂巡喪氣揖而退弟子曰嘻先生持大說以夸炫
人宜其困也

營丘諸難

營丘士性不通慧每多事好折難而不中理一日造
艾子問曰凡大車之下與橐駝之項多綴鈴鐸其
故何也艾子曰車駝之爲物甚大且多夜行忽狹
路相逢則難於回避憑藉鳴聲相聞使預得回避
爾營丘士曰佛塔之上亦設鈴鐸豈謂塔亦夜行
而使相避邪艾子曰君不通事理乃至如此凡鳥

柳史彙編 卷之九十三 十

鵲多託高以巢糞穢狼藉故塔之有鈴所以警鳥
鵲也豈以車駝比邪營丘士曰鷹鵠之尾亦設小
鈴安有鳥鵲巢於鷹鵠之尾乎艾子大笑曰怪哉
君之不通也夫鷹隼擊物或入林中而絆足縮線
偶爲木之所綰振羽之際鈴聲可尋而索也豈謂
防鳥鵲之巢乎營丘士曰吾嘗見挽郎秉鐸而歌
雖不究其理今乃知恐爲木枝所綰而便於尋索
也抑不知挽郎之足者用皮乎用線乎艾子愠而
答曰挽郎乃死者之導也爲死人生前好詰難

鐸以樂其尸耳

鴨搗兔

趙以馬服君威名擢其子括為將以拒秦而適當武安君白起一戰軍破掠趙括坑其衆四十萬艾子聞之曰昔有人將獵而不識鶻買一鳧而去原上兔起颺之使擊鳧不能飛投于地又颺之又投于地至三四鳧忽蹕蹕而人語曰我鴨也殺而食之乃其分奈何加我以提擲之苦乎其人曰我謂爾為鶻可以獵兔耳乃鴨耶鳧舉掌而示笑以言曰看我這脚手可以搗得他兔否

神史彙編 卷之九十三

士

誘有尾

艾子浮于海夜泊島嶼中聞水下有哭聲復若人言遂聽之其言曰昨日龍王有令水族有尾者斬吾鳧也故懼誅而哭汝蝦蟇無尾何哭復聞有言曰吾今幸無尾但恐更理會科斗時事也

龍王問蛙

艾子使於燕燕王曰吾小國也日為強秦所侵徵求無已吾國貧無以供之欲與兵一戰又力弱不足以拒敵如之何則可先生其為謀之艾子曰亦有分也王曰有說乎艾子曰昔有龍王逢一蛙於海

濱相問訊後蛙問龍王曰王之居處何如王曰珠宮貝闕羣飛璇題龍復問汝之居處何如蛙曰綠苔碧草清泉白石復問曰王之喜怒如何龍曰吾喜則時降膏澤使五穀豐稔怒則先之以暴風次之以震霆繼之以飛電使千里之內寸草不留龍問蛙曰汝之喜怒何如曰吾之喜則清風明月一部鼓吹怒則先之以怒眼次之以腹脹然後至於脹過而休於是燕王有慙色

蝦三德

艾子一夕夢一丈夫衣冠甚偉謂艾子曰吾東海龍王也凡龍之產兒女各與江海為婚姻然龍性甚暴又以其類同少相下者吾有小女甚愛之其性

神史彙編 卷之九十三

士

三百七十七

尤戾若吾女更與龍為匹必無安諧欲求耐事而易制者不可得子多智故來請問姑為我謀之艾子曰王雖龍亦水族也求婿亦須水族王曰然艾子曰若取魚彼多貪餌為釣者獲之又無手足若取鼃鼃其狀醜惡唯蝦可也王曰無乃太卑乎艾子曰蝦有三德一無肚腸二割之無血三頭上帶得不潔是所以為王婿也王曰善

食肉之智

艾子之鄰皆齊之鄙人也聞一人相謂曰吾與齊之
公卿皆人而稟三才之靈者何彼有智而我無智
一曰彼日食肉所以有智我平日食麤糲故少智
也其問者曰吾適有糴粟錢數千姑與汝日食肉
試之數日復又聞彼二人相謂曰吾自食肉後心
識明矣物事有智不徒有智又能窮理其一曰吾
觀人脚面前出甚便若後出豈不為繼來者所踐
其一曰吾亦見人鼻竅向下利甚若向上豈不為
天雨注爛乎二人相稱其智艾子笑曰肉食者其
智若此

稗史彙編 卷之九十三

東方朔

漢武游上林見一好樹問東方朔朔曰名善哉帝陰
使人落其樹後數歲復問朔朔曰名為瞿所帝曰
朔欺久矣名與前不同何也朔曰夫大為馬小為
駒長為雞小為雛大為牛小為犢人生為兒長為
老且昔為善哉今為瞿所長少死生萬物敗成豈
有定哉帝乃大笑

張裕

張裕饒縣志曰張裕字南和蜀郡人蜀先主在劉
璋坐嘗窮之曰昔吾居涿郡時多毛姓東西南北

皆諸毛也涿令稱曰諸毛繞涿居乎裕即答曰昔
有作上黨潞長遷為涿令去官還家時人與書欲
署路則失涿署涿則失潞乃署曰潞涿君先主無
鬢故裕以此嘲之

鄒志完

鄒志完徙昭陳瑩中貶廉間以長短句相諧樂有個
胡兒模樣別滿領髭鬚生得渾如漆見說近來頭
也白髭鬚那得長長黑志完箭子摘來須有千堆
雪莫向細君容易說恐他嫌你將伊摘此瑩中語
謂志完之長髭也

稗史彙編 卷之九十三

薛綜

蜀使張奉嘲尚書令闕澤姓名澤不能荅薛綜云蜀
者何也有犬為獨無犬為蜀橫目勾身蟲入其腹
奉曰不當復嘲君吳耶綜應聲曰無口為天有口
為吳君臨萬邦天子之都於是眾坐喜笑而奉無
以荅也出略

王尼

王尼見司馬太傅曰公負尼物太傅言初不識此事
尼曰昔楚人失布謂令尹盜者以令尹執政盜賊
公行是與自盜無異今君左右有屋舍尼獨窮困

亦明公負尼物也太傅大笑與尼絹五十匹

郝隆

晉郝隆為南蠻參軍三月三日作詩曰姬鴈躍清池
桓溫問何物荅曰蠻名魚為姬鴈桓曰何為作蠻
語隆曰千里投公始得一蠻府參軍那得不作蠻
語出世

羅友

羅羅友家貧乞祿於桓溫雖以才學遇之而譏其誕
肆非治民才許而不用後同府人有得郡者溫為
坐飲敘別友亦被命至尤遲晚溫問之荅曰臣昨
拜史乘編卷之九十三 五

奉教旨出門於中路見鬼椰榆云我只見汝送人
上郡何不見人送汝上郡友始終慙迴不覺成淹
緩之罪溫笑其滑稽而頗愧焉後以為襄陽太守
出省官
舊事

劉道真

晉劉道真遭亂於河側與人牽船見一老嫗操櫓道
真嘲之曰女子何不調機弄杼因甚傍河操櫓女
荅曰丈夫何不跨馬揮鞭因甚傍河牽船又嘗與
人共飯素盤草舍中見一嫗將兩小兒過道着青
衣嘲之曰青羊引雙羔婦人曰兩猪共一槽道真

無語以對出唐顏錄

伍伯駒僧

晉庾純之父嘗為伍伯賈充之先嘗為駒僧充置酒
而純未至充曰君行常在人先今何後純曰會有
小市井事未了是以後爾

目方

范武子嘗患目痛晉中興書曰范甯字武子博學就
通覽累遷中書郎豫章太守
張處度求方晉東宮官名曰張湛字處度高平人
張氏譜曰湛祖處正員郎父曠鎮軍
司馬湛任
至中書郎處度因嘲之曰古方宋陽里子少得其
術以授魯東門伯魯東門伯以授左丘明及漢杜

釋史乘編

卷之九十三

末

子夏鄭康成魏高堂隆晉左太沖凡此諸賢並有
目疾相傳此方云損讀書一減思慮二專內視三
簡外觀四旦晚起五夜早眠六凡六物熬以神火
下以氣隨蘊於胸中七日然後納諸方寸修之一
時近能數其目睫遠視尺捶之餘長服不已洞見
牆壁之外非但明目乃亦延年

方干

方干瘦而唇缺性好侮人與龍丘李主簿同酌李目
翳干改令譏曰措大喫酒點鹽軍將喫酒點醬只
見門外着籬未見眼中安障李荅曰措大喫酒點

監下人喫酒點鮓只見手臂者欄未見口唇開袴

真猴

何尚之與顏延年少相好狎二人並短小尚之嘗謂延年為猴延年目尚之為猴一日同游太子西池延年問路人云吾二人誰似猴此人指尚之為猴延年喜笑路人曰彼似猴君乃是真猴

劉諒

劉諒為湘東王所善梁元帝始封湘東王湘東一日眈一日與諒共游江濱歎秋望之美諒曰今日可謂帝子降於北渚湘東以為刺已因語諒曰卿言

神史彙編 卷之九十五

七

目眈眈而愁予耶由此嫌之

徐之才

徐之才聰辯強識有兼人之敏尤好劇談公私會聚多相嘲戲常嘲王昕姓云有言則誑近犬則狂加頸足而為馬施角尾而為羊盧元明因戲之才云卿姓是未人人名是字之誤徐即荅云卿姓在亡為虐在丘為墟生男則為虜養馬則為驢又嘗與朝士出游遙望群犬競走諸人試令目之徐應聲曰為是宋鵲為是韓盧為逐李斯東走為負帝女南徂

薛道衡

隋薛道衡為聘南使南朝無問道俗但機辯者即方便引道衡見之一僧甚辯捷令於寺上佛堂中讀法華經將道衡向寺禮拜至佛堂門僧大引聲讀法華經云鳩槃荼鬼今在門外道衡即應聲還以法華經荅云毗舍闍鬼乃在其中僧徒愧服更無以報

蕭瑀

蕭瑀嘗內宴太宗謂近臣曰自知一座最貴者先把灑長孫無忌房玄齡相顧未言瑀引手取盃帝問瑀有何說瑀對曰臣是梁朝天子兒隋室皇后弟唐朝左僕射天子親家翁太宗撫掌極歡而罷

長孫無忌

唐太宗宴近臣戲相嘲謔趙公長孫無忌嘲歐陽詢曰聳膊成山字埋肩不出頭誰家麟閣上畫此一獼猴詢應曰縮頭連背煖浣襦畏肚寒只因心瀾瀾所以面團團帝歛容曰歐陽詢汝豈不畏皇后聞邪趙公皇后之兄也

趙仁獎

趙仁獎住王戎墓側善歌黃顰具龍中負薪詣闕云

監國調鼎卽除臺官中書令姚崇曰此是黃鸞耶
改授當州一尉宋務光嘲曰趙仁獎出王戎墓下
入朱傳臺中舍彼道薪登茲列柏行人不避驄馬
坐客惟聽黃鸞忽一夫負兩束薪曰此合拜殿中
人問其由曰趙以一束拜監察此兩束合授殿中

裴談

中宗朝御史大夫裴談崇奉釋氏妻悍妬談畏之嘗
謂妻有可畏者三少妙時視之如生菩薩安有人
不畏生菩薩耶及男女滿前視之如九子魔母安
有人不畏九子魔母耶及五十六薄施粧粉視
之如鳩盤荼安有人不畏鳩盤荼耶時韋后頗襲
武氏風軌中宗漸畏之內宴唱迴波詞有優人嘲
曰迴波爾時栲栳怕婦也是大好外邊祇有裴談
內裏無過李老韋后意色自得以束帛賜之

賀之孚

祕書監賀知章有高名告老歸吳中明皇加重之每
事優異將行泣涕上問何所欲曰臣男未有定名
幸陛下賜之歸爲鄉里之榮上曰爲道之要莫若
信乎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卿之子必信順人也宜
名之乎再拜而受命焉久而謂人曰何謔我也我

稗史彙編

卷之九十五

九

三百五十八

是吳人乎乃瓜下子豈非呼我兒瓜子耶

黃幡綽

玄宗問黃幡綽是勿兒得人怜是勿兒猶對曰自家
兒得人怜時楊妃寵極中宮號祿山爲子肅宗
又常登苑北樓望渭水見一醉人傍水卧問左右
曰是何人左右對不知將遣使問之幡綽曰是年
滿令史上問曰尔何以知之對曰更一轉卽入流
矣上笑而止又與諸王會飲寧王對御坐歎飯直
及龍顏上曰何故錯喉幡綽曰此非錯喉是歎哽
也幡綽優人假戲謔之言警悟人主
也解紛救禍之事甚衆真滑稽之雄

稗史彙編

卷之九十五

十

三百五十九

松壽

唐韋慶本女選爲妃詣朝堂欲謝而慶本兩耳先卷
朝士多呼爲卷耳時長安公松壽見慶本而賀之
因曰僕固知足下女得妃慶本曰何以知之松壽
乃摸其耳而捲之曰卷耳后妃之德出唐書

蘇味道

唐宰相蘇味道與張昌齡俱有名暇日相遇互相誇
誚昌齡曰某詩所以不及相公者爲無銀花合故
也蘇有觀燈詩曰火樹銀花合星橋鐵鎖開暗塵
隨馬去明月逐人來味道云子詩雖無銀花合還

金銅釘昌齡贈張昌宗詩曰昔日浮丘伯今

丁令威遂相撫掌而笑

出本
事詩

黃幡綽圓夢

安祿山之叛也玄宗播遷于蜀百官多陷在賊中黃幡綽亦在其數及賊黨就擒幡綽被拘至行在上素於其敏捷釋之有謂幡綽在賊中與大逆圓夢皆順其情而忘陛下積年之恩寵祿山夢見衣袖長忽至階下幡綽曰當垂衣而治之祿山夢見殿中榻子倒下幡綽曰陛下革故從新推之多此類也幡綽曰臣與大逆圓夢必知其不可上曰何以知之曰逆賊夢衣袖長是出手不得也又夢榻子倒是糊不得也以此臣故知之上大笑而止

皮日休

皮日休嘗謁歸仁紹數往而不得見皮既心有所憐而動形於言因作詠龜詩硬骨殘形知幾秋屍骸終不是風流頑皮死後鑽須遍都為平生不出頭仁紹聞之伺其復至乃於刺字皮姓之下題詩投之曰八片尖裁郎作毡火中爆了水中揉一包間氣如長在惹腸招拳卒未休時人以爲日休雖輕俳而仁紹亦浮薄矣

出皮日
休文集

安鴻漸

安鴻漸有滑稽清才而復懼內婦翁死哭於路其鵠人性素嚴呼入孝幕中詬之曰路哭何因無淚漸曰以帕拭乾妻嚴戒曰來日早臨棺須見淚漸曰唯計既窘來日以寬巾納濕紙於額大叩其額而慟慟罷其妻又呼窺之妻驚曰淚出於眼何故額流漸對曰豈不聞自古云水出高原聞者大笑

薛昭緯

薛保遜大中朝恣肆輕佻因之侵侮諸叔故自起居舍人貶澧州司馬子昭緯頗有父風嘗任祠部

神史彙編 卷之九十三

圭

員外時李系任禮部員外王堯任主客員外正旦立仗班昭緯朗吟曰左金烏而右玉兔天子旌旗堯遽請其下句應聲答曰上李系而下王堯小人行綴聞者靡不大哂天復中自臺丞累貶登州司馬中書舍人顏堯當制略曰凌轢諸父代嗣其凶

張仲素

元和中大官有婚於中表者已涉溱洧之嫌及夜深女家索詩償者張仲素朗吟曰舜耕餘草未禹鑿舊山川坐有李程者應聲答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久之方悟大笑

雌甲辰

唐裴晉公度在相位日有人寄槐癭一枚欲削為枕時郎中庾威世稱博物召請別之庾捧良久白曰此槐癭是雌樹生者恐不堪用裴曰郎中甲子多少庾曰某與令公同是甲辰生公笑曰郎中便是

雌甲辰出盧氏雜說

姚峴

唐姚峴有文學而好滑稽遇機即發僕射姚南仲廉察陝郊峴初釋服候見以宗從之舊延於中堂門外忽投刺云李過庭南仲曰過庭之名甚新未知

仲史彙編卷之九十三

重

三

誰家子弟峴歛手言曰恐是李趨兒南仲久方悟而大笑出因話錄

周愿

陸長源以舊德為宣武軍行司馬韓愈為巡官同在使幕或譏年輩相懸周愿曰大虫老鼠俱為十二屬何怪之有旬日布於長安出因話錄

李可及

唐咸通中俳優人李可及滑稽諧戲獨出輩流因延慶節緇黃講論畢次及侶優為戲可及褒衣博帶攝齋昇座自稱三教論衡偶坐者問曰既言博通

三教釋迦如來是何人曰婦人問者驚曰何也曰

金剛經云數座而坐非婦人何謂夫坐然後兒坐也上為之啓齒又問曰太上老君何人曰亦婦人問者曰益所不論曰道德經云吾有大患為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儻非婦人何患於有娠乎上大悅又問曰文宣王何人曰婦人也問者曰何以知之曰論語云沽之哉沽之哉我待價者也何非婦人待嫁奚為上意極歡寵錫頗厚出唐關史

姚涓

唐裴廷裕字庸餘乾寧中在內廷文書敏捷號為下

仲史彙編卷之九十三

重

水船梁太祖受禪姚涓為學士上嘗從容問及廷裕行止涓對曰頃歲左遷今聞旅寄衡永上曰頗聞其人才思甚捷涓對曰向在翰林號為下水船太祖應聲謂涓曰今卿便是上水船也涓深有慙色議者以涓為急灘頭上水船出撫言

禁月明

李茂貞居岐以地狹賦薄嘗下令榨油因禁城門無納松薪以其可為炬也有優者笑曰臣請并禁月明五代史記曰李茂貞深州博野人為博野令茂貞鳳翔光啓中以功臣拜鳳翔副使

姓方人

唐有姓方人好矜門地但有姓方為官必認云親屬知識疾之謂曰豐邑方相豐邑坊在上都是是君

何親曰是某再從伯父其人大笑曰君既是方相

姪兒只堪嚇鬼出啓顏錄

封抱一

唐封抱一任櫟陽尉有客過之面黃身短又患眼及鼻塞抱一用千字文語嘲之曰面作天地玄鼻有雁門紫既無左達承何勞罔談波出啓顏錄

苛飲取嘲

釋史彙編卷之九十三

圭

王知訓為宣州帥苛飲暴下百姓苦之因入覲侍宴伶人戲作綠衣大面胡人若鬼神狀旁一人問曰何者綠衣對曰吾宣州土地神王入覲和地皮掠來因至于此

戒色

唐司空圖詩云昨日流鶯今日蟬起來又是夕陽天六龍飛轡長相窘更忍乘危自著鞭戒以色自戕也楊誠齋善謔嘗謂好色者曰閻羅王未曾相喚子乃自求押到也即此詩之意出啓顏錄

釋史彙編卷之九十三

釋史彙編卷之九十四

海右閒民王圻集

人事門

俳調類下

李相戲陶穀

陶尚書穀本姓唐氏避晉祖名而改焉小字鉄牛出唐書門先生李相濤出典河中常有書與陶公云每過中流潛思今德陶初不為意細思方悟出唐書牛故也

輕言自銜

釋史彙編卷之九十四

柳如京與潘闓為莫逆之交尚氣自任潘常嗤之端拱中典全州途出睢陽潘先卜居在彼迎謁時正炎酷柳云可偕往傳舍就涼宵話也泊到傳舍止于廳事中堂扇鑰甚秘柳怒將笞驛吏吏曰舊傳宿者多不自安向無人居十餘年矣柳強曰吾文章可以驚鬼神膽氣可以響夷夏縱有凶恠何畏之有于是啓戶中坐闥謂柳曰今夕且歸製少湯餅詰朝用藉手為別柳諾之闥薄暮以黛染衣豹文犢鼻跣牙披髮執巨筆由外垣上正據廳春俯視堂前是夜月色晴霽洞鑒毛髮柳尚不寐闥忽

或之柳初不甚俱再呵之遽云某假道赴任此館非意于忤幸乞恕之闕遂數柳平生幽隱不法之事揚聲陰府俾吾持符攝汝柳乃茫然下拜曰事誠有之其如官序未達家事未了盛年昭代勿忍便舍倘垂恩庇誠有厚報言訖再拜繼之以泣闕徐曰汝識吾否吾便是潘閔也柳知其所為不勝慙沮再三邀闕下屋闕曰公性躁暴不奈人戲他日必辱我以惡言矣于是潛遁柳亟歸舟解纜便去聞者為之絕倒

伶人戲范

景祐末詔以鄭州為奉宰軍蔡州為淮康軍范雍自侍郎領淮康節鉞鎮延安時戍邊之卒延安為盛有內臣廬押班者為鈴轄心嘗輕范一日軍府開宴有伶人雜劇稱泰軍夢得一黃瓜長丈餘是何祥也一伶賀曰黃瓜上有刺必作黃州刺史一伶批其頰曰若夢見鎮府蘿蔔須作蔡州節度使范疑廬所教即取二伶杖背黥為城旦

苑中獅子

石叅政中立性滑稽天禧中為負外郎帖職時西域獻獅子畜于御苑日給羊肉十五斤幣率同列往

觀或歎曰彼獸也納肉乃爾吾輩忝郎曹日不過數斤人反不及獸乎石曰君何不知分彼乃苑中獅子吾曹負外郎耳安可比耶

陳蔡戲譔

陳少常亞以滑稽著蔡君謨常以其名戲之曰陳亞有心終是惡陳復之曰蔡襄無口便成衰時以為名對知嶺南思州到任書與親舊曰使君五馬雙旌名目而已螭螭兩螯八足真實不虛又嘗曰平生得一對最親切者是生紅對熟白也

瓜壘譜

韓龍圖贊山東人鄉里食味好以醬漬瓜啗之謂之瓜壘韓為河北都漕解字在大名府府中諸軍營多齎此物韓謂曰某營者最佳某營者次之趙閱道笑曰歐陽永叔常撰花譜蔡君謨亦著荔枝譜今須請韓龍圖撰瓜壘譜矣

俚言可笑

李廌侍范蜀公公曰家中子弟連名百字幾乎盡矣至于百發百中亦取以為名廌曰百伶百俐百巧百窮亦可取為名否蜀公為之掀髯大笑

王三惜命

王三名觀恃才放誕陸子履慎默于事無所可否觀
常以方直少之然二人極相善觀嘗寢疾子履往
候之觀以方帽包裹坐覆帳中子履笑曰體中小
不佳何至是所謂王三惜命也觀厲聲曰王三惜
命何如六四括囊以子履行第四也聞者大笑

熱熟顏回

陳和叔爲舉子時通率少檢後舉制科遂爲質朴淳
古之士時目之爲熱熟顏回熙寧初居兩制益事
厚重時孔文仲對制言天下有可歎息慟哭者既
而被斥陳言于廣座曰孔生真土_杜園賈誼也王
和史_史編_{卷之九十四} 四 三百六十五
平甫時在席咲曰土園賈誼好對熱熟顏回

獻香雜劇

熙寧九年太皇生辰教坊例有獻香雜劇時判都水
監侯叔獻新卒伶人丁仙見似爲一道士善出神
一僧善入定或詰其出神何所見道士云近曾至
大羅見玉皇殿上有一人披金紫熟視之乃本朝
韓侍中也手捧一物竊問傍立者云韓侍中獻國
家金枝玉葉萬世不絕圖僧曰近入定到地獄見
閻羅殿側有一人衣緋垂魚細視之乃判都水監
侯工部也手中亦擎一物竊問左右云爲柰河水

淺獻圖欲別開河道耳時叔獻與水利以圖恩賞
百姓苦之故伶人有此語

莊敏求字

韓莊敏公諱縝字玉汝初求字于歐陽文忠公公以
小合幅紙書玉女二字送來莊敏大不樂明日相
見猶有愠容文忠公曰出處無點水也君何恠耶
取筆添女字三點相與一笑前輩亦雅戲若此

韓玉汝李金吾

韓縝縝秦州以賊殺不辜去官秦人語曰寧逢乳虎
莫逢韓玉汝孫臨最滑稽或問莫逢韓玉汝當以

和史_史編_{卷之九十四} 五 二十九十六

何_何臨曰可怕李金吾

活卦影

熙寧間蜀中曰者費老筮易以丹青寓吉凶謂之卦
影其後轉相祖述其畫人物不常鳥或四足獸或
兩翼人或儒冠而僧衣故爲恠以見像朝士米芾
好恠常戴俗帽衣深衣而躡朝靴糾緣纈朋從目
爲活卦影

老米

劉貢父爲中書舍人一日朝會幙次與三衛相鄰時
諸帥兩人出軍伍有一水晶盃傳玩良久一帥曰

不知何物所成瑩潔如此貢父隔幙謂曰諸公
不識此乃多年老水耳

劉蘇善譏

劉貢父觴客蘇子瞻有事欲先起劉謂之曰杏棗梨
且從容子瞻曰柰蔗柿須當歸各以三果一藥爲
對

蔡卞妻七夫人是荆公女頗知書能詩詞蔡每有國
事先謀之牀第然後宣于廟堂時執政相語曰吾
輩每日奉行若皆其咳唾之餘也蔡拜右相家宴
張樂伶人揚言曰右丞今日大拜都是夫人裙帶

稗史彙編 卷之九十四

六

中外傳以爲笑

蘇公譏談

蘇公自黃移汝過金陵見王荆公公曰好個翰林學
士某久以此奉公公曰撫州出杖鼓鞞淮南豪子
以厚價購之撫人保而有之已數世矣豪子不遠
千里登門求售擊之無聲遂不售撫人恨怒至河
上投之水中吞吐有聲熟視而歎曰你早作聲我
不至此

祭春牛文

元豐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天欲明東坡夢數吏持

一幅其上題云持紙請祭春牛文予取筆疾書云
三陽既至庶艸將興爰出土牛以戒農事衣被丹
青之好本出泥塗成毀須臾之間誰爲喜愠吏微
笑曰此兩句復當有怒者旁一吏云不妨此是喚
醒他

歐陽公捷對

一長老在歐陽公座上見公家小兒有小名僧哥者
戲謂公不重佛安得此名公笑曰人家小兒要易
長育往往以賤物爲小名如狗羊犬馬之類是也
聞者莫不服公之捷對

稗史彙編 卷之九十四

七

荆公字說

王荆公好解字說而不本說文妄自杜撰劉貢父曰
易之觀卦即是老鶴詩之小雅即是老鴉荆公不
覺欣然久乃悟其戲又問東坡鳩字何以從九東
坡曰鴈鳩在桑其子七今連娘帶爺必是九個又
字言波者水之皮坡公笑曰然則滑是水之骨也

禹玉頌蝨

荆公禹玉熙寧中同在相府一日同侍朝忽有蝨自
荆公襦領而上直緣其鬚上顧之而笑公不自知
也朝退禹玉指以告公公命從者去之禹玉曰未

可輕去輒獻一言以頌蟲之功公曰如何禹玉笑而應曰屢遊相鬚曾經御覽荆公亦爲之解頤

尤楊雅譔

尤延之極短小壽皇嘗問外廷謂嗚爲秤鎚何故對曰秤鎚雖小斤兩分明上喜之楊誠益嘗戲呼尤延之爲螭蚌延之呼誠益爲羊一日食羊白腸延之曰秘監錦心綉腸亦爲人食誠益笑吟曰有腸可食何須恨尤勝無腸可食人世稱蟹爲無腸公子一坐大笑

換羊書

神史彙編 卷之九十四
黃魯直戲語子瞻曰晉右軍字爲換鵝字韓宗儒餐餐每得公一帖于殿帥姚麟處換羊肉十斤可名二丈書爲換羊書矣一日公在翰苑以生辰撰著正冗宗儒作簡以圖報章來使立庭下督索甚急公咲曰傳與本官今日斷屠

東坡嘲呂微仲

東坡喜嘲譔以呂微仲豐碩每戲之曰公真有大臣體此坤六二所謂直方大也微仲拜相坡當制其詞曰果藝以達有孔門三子之風直大而方得坤爻六二之動一日東坡謁微仲方畫寢久而不出

東坡不能堪良久見于便坐有一莒蒲盆畜綠毛龜東坡曰此龜易得若六眼龜則難得微仲問六眼龜出何處東坡曰昔唐莊宗同光中林邑國常進六眼龜時伶人敬新磨在殿下進口號曰不要開不要噪聽取這龜兒口號六隻眼兒分明睡一覺抵別人三覺

東坡戲針

東坡嘗謂錢穆父曰尋常往來止可稱家有無草草相聚不必過爲具穆父一日折簡召坡晶針坡至乃設飯一盂蘿蔔一椀白湯一盞而已蓋以三白爲晶也後數日坡復召穆父毳飯穆父意坡必有毛物相苦比至日晏並不設食穆父餒甚問之坡曰毳穆父笑曰子瞻可謂善戲譔矣毛音冒諺云無也

蘇姜相譔

東坡一日退朝食罷捫腹徐行顧謂侍兒曰汝輩且道是中有何物一婢遽曰都是文章坡不以爲然又一人曰滿腹都是識見坡亦未以爲當至朝雲乃曰學士一肚皮不入時宜坡捧腹大咲常與姜潛同坐姜字致之先舉令云坐中各要一物是藥名乃指子瞻曰君藥名也問之曰子蘇子子瞻應

聲曰君亦藥名也若非半夏定是厚朴姜請其故曰非半夏厚朴何故曰姜制之

四聲戲語

東坡知湖州嘗與賓客游道場山屏退從者而入有僧憑門闢熟睡東坡戲云髡闌上困有客即荅曰何不用釘頂上丁去声

佛印嘲戲

佛印未爲僧日乃儒家流群書無不徧讀滑稽應對當時無出其右者與東坡厚善會飲必相諧謔在神廟時因禱旱詔在京各僧入內修設道場演經

神史彙編 卷之九十四

十

三百三十七

說法東坡乃戲謂佛印曰君素喜釋教竊聞詔僧供奉盍冒侍者之名入觀盛事佛印信之既入上適見之狀貌魁偉遂板刺佛印不得已而順受實非本意亦頗愀恨後東坡宴而戲之曰向嘗與公談及昔人詩時聞啄木鳥疑是扣門僧又云鳥宿池邊樹僧敲月下門未嘗不歎息前輩以僧對鳥不無薄僧之意豈謂今日公親犯之佛印曰所以老僧今日得對學士東坡愈喜其辨捷

東坡題軸

佛印令一僧每于東坡前言詩公甚鄙之一日僧乃

携詩軸求公爲序公戲題之曰大杜之下有小杜之下翹然傑出者非吾師而誰

佛印直贊

東坡一日爲佛印禪師題真贊云佛相佛相把來倒挂只好播醬別一日佛印禪師却與東坡居士題云蘇鬚蘇鬚比上不足比下有餘蓋子瞻多髯也

石曼卿自戲

石曼卿隱于酒謫仙才也然善戲嘗出遊天寧寺馭者失控馬驚曼卿墮地從吏遽扶掖升鞍市人聚觀其意必大震怒曼卿徐着鞭謂馭者曰賴我是

神史彙編 卷之九十四

十一

三百三十八

石學士若瓦學士豈不跌損乎

戲添米老菴字

米元章居鎮江嘗在甘露寺榜其所處曰米老菴耳露寺大火惟李衛公塔及米老菴獨存元章作詩云神護衛公塔天存米老菴有戲之者每句各添一字云神護李衛公塔天存米老娘庵蓋元章母乃入內祇應老娘元章以母故命官耳

司空見慣

蔡京爲左僕射日官守司空坐筵星筵天去太學諸生用坡公滿庭芳詞嘲之今記其數語云光

長萬丈司空見慣應謂尋常末句云仍傳僊崖父
老祇候蔡元長蔡命字正取元者善之長也長音
丁丈反而其解易以爲長短之長故因以爲戲及
再當國密諭學官訪首唱者斥逐之

優戲蔡卞

宋蔡卞欲妄尊其婦翁王安石于孟子之右優人對
御設孔子正坐顏孟與安石侍側孔子命之坐安
石遜孟子孟子曰爾真王也當坐上再遜顏子顏
子曰爾真儒也當坐上安石遂處其上夫子不能
安席子路憤憤不能堪挽公治長臂而出曰長何
罪見責子路曰汝全不揀護丈人看取別人家女
婿是何等妄尊丈人

嘲林靈素

林靈素以術顯附之者多得美官或題靈素画像曰
當日先生在市廛世人那識是真仙只因學得飛
昇後鷄犬相隨也上天

優語

宣和中童貫用兵燕薊既敗而竄一日內宴教坊進
伎爲三四婢首飾皆不同其一當額爲髻曰蔡太
師家人也其二髻偏墜曰鄭太宰家人也又一人

滿頭爲髻如小兒曰童大王家人也問其故蔡氏
者曰太師觀清光此名朝天髻鄭氏者曰吾太宰
奉祠就第此名嬾梳髻至童氏者曰大王方用兵
此三十六髻也近者已亥歲史某爲京尹其弟以
叅政督兵于淮一日內宴伶人衣金紫而幞頭忽
脫乃紅巾也或驚問曰賊裹紅巾何爲官亦如此
旁一人荅云如今做官的都是如此于是褫其衣
冠則有萬回佛自懷中墜地其旁者云他雖做賊
且看他哥哥面又道官吳知古朝事人皆側目內
臺曰叅軍肆筵張樂胥輩請金文書叅軍怒曰我
御史彙編 卷之九十四 三十九

方曉廉粟可稍緩請至三四其荅如前胥擊其首
曰甚事不被盛粟壞了蓋俗呼黃冠爲盛粟也又
蜀優尤能涉獵古今引經史以佐口吻資笑談當
史丞相彌達用事選人改官多出其門制閫大宴
有優爲衣冠者數輩皆稱爲孔門弟子相與言吾
儕皆選人遂各言其姓曰吾爲常從事吾爲于從
政吾爲吾將仕吾爲路文學別有二人出曰吾宰
予也夫子曰于予與改可謂僥倖其一曰吾爲顏
回夫子曰回也不改回曰吾爲四科之首而不改
汝何爲獨改曰吾鑽遂改汝何不鑽回曰吾非不

鑽而鑽彌堅耳曰汝之不改宜也何不鑽爾遠乎其巧瑛微中有足稱者焉

戲對

高宗南幸方在道中每泊近岸執政必登舟朝謁行于沮洳則躡芒鞋呂元直時為宰相顧同列戲曰艸屨便將為赤舄既而旁舟水架乃積稻稈以進叅政范覺民曰稻楷聊以當沙堤

優嘲循王

內宴優人作善天文者云世間貴人必應天象用渾天儀窺之但見星不見人今可用一銅錢代

稗史彙編

卷之九

十四

三百七

渾儀乃今窺光堯曰帝星也秦師垣曰相星也韓蘄王曰將星也張循王曰不見星眾皆駭再令窺之曰終不見星只見張循王在錢眼裡坐耳殿上大笑張最好錢故也

高談謔對

淳熙間高雲登對上稱其才為高談梁柏戲云高雲能為高談以何為對周益公對云卑牧且得卑職蓋武臣卑牧見知黔州沈丞相該為樓貯書禮佛其上人謂五體投地之樓以對秦檜一德格天之閣

朱頰去

晦菴為倉使時某郡太守頗遭居擬幾為按治憂惶百端未幾晦菴易節他路喜可知也有寄居官因招守飲出寵姬歌人聖樂至末句云休眉鎖間朱頰去了還更來麼守為之啓齒

許洞誚林逋

林逋傲許洞洞作詩嘲之曰寺裡較齋飢老鼠林間咳嗽病獼猴豪民送物鵝伸項好客窺門鼃縮頭

聶郭相謔

郭忠恕與聶宗義會戲以聶字嘲之曰近貴全為聶

稗史彙編

卷之九

十五

三百九

攀龍即是聶雖然三个耳其奈不成聰義即以忠恕二字嘲之曰勿誤有三耳還勝有两心又呂擴謝暉亦以名相嘲云無才終入廣謝暉云不日便充軍呂謝因而起釁爭端是知不可戲謔

陳無損謔

會稽富人馬以入粟得官號馬殿幹有美姬善歌時出佐酒馬死一梁縣丞得之亦角觴陳無損酒酣屬句曰昔屈般幹之家爰喪其馬今入縣丞之室毋逝我梁一座大呼咲

詩誚陳晦行

高文虎作西湖放生池記以鳥獸魚鱉咸若為商

事太學諸生為謔詞哂其誤陳晦行史集賢制用

昆命元龜字閻帥倪侍郎駁之陳累疏援引唐人

及本朝命相制皆用此語史權陳臺端劾倪削秩

罷去或為一聯云舍人舊錯夏商鑒御史新爭舜

禹龜聞者絕倒

蘇字相戲

李章赴鄰人小集主人素鄙會次章適坐其旁既進

饌主人前一魚特大于眾客者章即說于主人曰

章與主人俱蘇人每見人書蘇字不同其魚不知

神史彙編 卷之九

三

今在左邊者是右邊者是主人曰古人作字不拘

一體移易從便也章即引手取主人之魚對眾云

領主人指揮今日左邊之魚亦合從便移過右邊

一座輟飯而笑終席乃已

吾衍倒印

趙魏公夫人管道昇善書畫陶九成書史會要曰台

與人封魏國夫人有才學過人吾竹房吾竹房

題其所画竹石竹房有一私印是好嬌子三字即

以此印倒用于跋尾人皆以為竹房之誤魏公見

之曰此非誤也這瞎子道婦人會作画倒好嬌子

晉裝

伯壽俊爽好奇中服一如唐人自名唐裝能清言

工篆及八分書一日往見許彥周彥周髻髻着幘

鼻禪蹕高展出迎伯壽愕然彥周徐曰吾晉裝也

公何怪耳

子昂被嘲

趙魏公趙孟頫有一私印曰水晶宮道人周草窓以瑪

瑙寺行者對之夏彥文圖繪寶鑑曰周密魏公遂

不用此印後見草窓同郡崔進之藥肆縣一牌曰

養生主藥室魏公以敢死軍醫人對之進之亦不

神史彙編 卷之九

七

復設此牌魏公語人曰我今日方為水晶宮吐氣

陳君佐滑稽

陳君佐以滑稽有寵于太祖一日令人押之投江

君佐濡裳而還上問何不死荅曰臣遇屈原見

却是以還原云我逢暗主投江死汝遇明君莫下

來按朝野僉載云散樂高崔魏善弄痴唐明皇令

博士捺其頭向水云臣適見屈原云我逢楚懷王

自沉汨羅水汝遇聖明君何為亦來此明皇大笑

周大有善謔

水東日記載永樂中夏忠靖公治水蘇松與其給事

中同事一日偕宿于天寧寺給事早如廁行甚急公戲之曰披衣輟履而行急事急事其即應聲曰棄甲曳兵而走常輪常輪其一時善謔可喜然不著給事之名氏一日觀永豐周氏文獻纂要其先世有名大有者洪武中以監生擢任兵科都給事中時甫弱冠天才逸發高皇帝特加寵異使讀書樓上呼為樓上秀才後為朝貴中傷謫戍遼海永樂中用薦者召復原職未幾治水吳中病卒于蘇之卧佛寺夏忠靖公為棺殮而歸之然後知給事者大有其人也

柳史彙編

卷之九十四

十八

川三

修史人李至剛

李至剛與脩國史偶有事上命視其冠服只服土人衣巾每旦暮出入禁門門者詰究至剛既不敢稱其職銜欲但稱史官又冠服不相當乃自稱為修史人李至剛而至剛操鄉音史如死時館中諸公聞之大笑遂呼為羞死人李至剛

呂震謔句

呂尚書震與學士解公縉一日談及食中美味呂曰駝峰甚美震未之識也解云僕常食之誠美矣呂公知其誑已他日從光祿得死象蹄脰語解曰昨

有駝峰之賜宜共饗焉解因大嚼去呂寄以詩曰翰林有人解痴哥光祿何曾宰駝駝不是呂生來說謊如何嚼得這般多

李陸善謔

西涯公善謔居政府時庶吉士進見公曰今日諸君試屬一對云庭前花始放眾晒其易各思一語應之曰揔不如對閣下李先生眾一哄而散

陸式齋大叅在成化間留滯郎署最久其遷職方也西涯時為學士戲語之曰先生其知幾乎易為久入職方也式齋應聲曰太史非附熱者奈何只管

柳史彙編

卷之九十四

十九

三

翰林郎聞者以為善謔

五更啼

正德丁丑科學士程敏政為禮部主考官既入簾給事中中華景劾之以為鬻題遂詔獄景坐不實去有石杲者亦被罪當時雖廷辨狀皆為翰林諱而卒不得白後察案置酒有優人祇應扮出提雞者大叫曰我有一隻鷄價賣一千兩一人曰誰家的賣得此價對曰程學士家的只買他个五更啼一座報顏敏政亦窘尋即致政

張倬

張傳山陰人景泰初為崑山學訓年未三十以聰敏
聞與史某體肥嘗戲張云二三十歲小先生倬
應云四五百斤肥典史有與僧會者常對客云儒
教雖正不如佛學之博如僧人多能讀儒書儒人
不能通釋典是也本朝能通釋典者宋景濂一人
而已倬云譬如飲食人可食者狗亦能食之狗可
食者人決不食之矣此雖一時戲言亦自可取

脩書貽笑

聞見錄載熙寧中王荊公改新法日為生事曾魯公
牟老依違其間富韓公稱病不出唐叅政與荊公
相史彙編卷之九十四
已時人稱為生老病死苦

景泰間朝廷銳意欲脩續通鑑綱目俾侯志書完日
開館時諸閣老乘間詆本院官怠緩完期不可必
因各薦所知于是丁叅議程等皆被召聶大年教
授扶病入館退食松林下經宿而死其中病如章
主事諷老如劉治中實劉宣化先生因譏之曰生
老病死苦史館脩矣一日丁叅議與宋尚寶懷尚
氣失色忿詈于館中陳緝熙遽成一詩云叅議丁
公性大剛宋卿凌慢亦難當亂將毒手拋青史故

不知班馬韓歐輩曾為脩書開幾場明日二人
聞之悔恨自解謝曰毋更貽斯文笑也識者以是
知此書畢竟無成蓋執筆者多非其人也

誚鼎甲

景泰甲戌廷試第一甲孫賢而黑徐溥面白徐輅面
黃時謂鉄狀元銀榜眼金探花

詩誚創語

詩林廣記載倒語詩所謂如何作元解歸去學潛陶
者人皆知之景泰中吾蘇一監郡不學誤呼石人
為仲翁滑稽者作詩云翁仲將來作仲翁只因書
讀少夫工馬金堂玉如何入只好州蘇作判通

偽泣偽去

正德初大臣議攻劉瑾西涯李公飽首不語蓋與劉
厚也後劉公健謝公遷被斥回日李公祖道款款
劉曰當日出一語不用今日泣也及後呂公柝斥
回之日陸公完亦祖道相送陸曰公去矣予不知
何日得行呂曰汝真心去我在三十里外候若

內臣善謔

正德間戶部王侍郎瓊擢尚書廷推至九次方被命

時有一內臣言天子籍田內臣曰籍田事九推而已嘉靖間席都御史書以議禮擢禮部尚書海加少保兼太子太保一內臣見其東玉陽為不識曰此帶無乃大理石所為同儕曰奈何以玉為石渠笑而去闢寺流亦能譏議如此

十七字詩

正德間徽郡天旱府守祈雨欠誠而神無感應無賴子作十七字詩嘲之云大守出禱雨萬民皆喜悅昨夜推窓看見月守知令人捕至責過十八曰汝善作嘲詩耶其人不應守曰汝能再作十七字詩則恕之否則將置重典無賴應聲曰作詩十七字被責一十八若上萬言書打殺守亦晒而逐之

縣令善謔

太監谷大用迎駕承天所至暴橫官員接見多遭撻辱欲撻辱必先問曰你紗帽那裡來的湖廣某縣令聞之畧不為意云我必不受辱及大用過其地某令見大用仍喝問云云某答言知縣紗帽在十王府前三錢五分白銀買來的大用一笑而罷竟無所加某出人問之曰中官性屬陰一笑更不能作怒矣是令亦智謀之士也

監生譏對

南京內守倫太監府例有監生歷事遇大比本監考取送名得入場嘉靖初某公不深書義曰不必考我但出一對佳者送入對云子路乘肥馬諸生俯首匿笑一生云堯舜其病諸謂騎猪也公不解曰好送去聞者絕倒稱為才子後果中南京解元

優人譚語

吳中有僧俗姓王因元登第還家娶婦氣遂驕縱眾鄙之一日宴會眾謂優人曰王和尚頗作怪汝能謂之否曰可因演蘇季子家招人起課笑命一人爭錢命者曰汝小數能消受得幾何錢起課者曰王和尚尚有成親日起課人無得運時滿坐哄然王逃席去

急就諧

嘉靖庚寅間四郊並建一時工部司官督工者以營建功陞太僕少卿順天府丞等官又有不能得者為急就語以紀其事云馬前雙馬後方腰間黃立堂旁管工郎郎不郎堂不堂其時有以上部管繕郎中陞少卿仍管司事者是以云然

鵲鴉公

南京國子監日有鷓鴣鳴于林間祭酒周先生洪謨惡之令監生能捕逐者放假三日一時所弛之士多得放假人目爲鷓鴣公以譏之其後劉先生俊爲祭酒好食蚯蚓監生名之曰蚯蚓子以爲鷓鴣公之對

劉函山小牘

劉函山憲副與陳東渚通政小牘云往年被兄詛呪欲僕無所不做今杲無所不爲矣居常有三喻沿街擡轎若禱雨之龍王入院打躬若報時之日者坐堂斷事若訊鬼之判官此外則斟酒之博士也

種史彙編 卷之六十四

二五

三百七

定之雅譚

劉洗馬定之朝遇王偉兵侍王戲之曰吾太僕馬多洗馬須一一洗之劉應聲曰何止太僕也諸司馬不潔我固當洗之耳聞者快焉

張妓諧語

吳中妓張好兒婉麗而貌已似徐娘一日爲人携遊登舟客杜君者望見即謂曰他老便老也是个小娘杜本無籍借太醫籍入貲成吏目張即應聲曰你小便小也是个老爺衆皆鼓掌

言路不通

近時言官言宮闈之事常受挫辱自是事無大小噤不敢言有孫御醫者素善譌人問生亦何以愈之曰請六科給事中啣食之問故曰不語唾可治疥也崑山有徐生善寫竹常遊京師吏科有知者請寫竹于壁寫畢欲題其上云朝陽鳴鳳或云恐致人口語不若易以舞或又以爲不可乃以彩鳳易之有從旁語云鳴也鳴不成舞也舞不成好好衣服搖擺擺擺過日可也衆哄堂一笑而散此等笑談固言路之不幸亦非國家之幸也

種史彙編 卷之六十四

三五

三百五

戲言即真

爲人上者言動不可不謹否則下人承譌踵誤不勝其弊矣丁酉考校至新安遙劉御史廷珪按其地遣人招飲戲語饌有驢板腸即赴蓋京師朋輩相戲各有指斥風土所諱以爲話者如蘇州云搥豆江西云臘鷄湖廣云乾魚之類是也河南人諱偷驢廷珪南衛輝人而舊傳有西風一陣板腸香之句故以戲之日暮歸縣官率吏人捧熟饌以進問之云聞公嘗驢板腸故以奉也予以實告而遣之既而自悔自是不敢戲言

忠肅善謔

王忠肅公翱素不喜諧謔間有之亦若寓規警者一日與一大臣同行彼大臣日送一美姝復回顧之忠肅云此姝甚有力大臣曰何以知之先生應云不然公之頭何以被他掣轉去

理齋戲語

鳳林夏五名景倩者延師周四維訓子以不稱欲再延妻曰何爲又增人口夫不從又延羅成吾時諸埋齋先生亦館于夏戲爲口號曰夏五本是五增四却成吾四維又未去如何又請羅又夏五甚短

神史彙編

卷之九十四

三六

三

三星

北京吏部前諸小兒賣食物者常云相公每都是三星的纔得到此予初不知問之曰舉人進士是福星歲貢是壽星納監的財星也

京師月令

指揮陳鐸善詞曲又善嘲屈京師作月令不甚記惟二月下曰是月也壁蟲出溝中臭氣上騰輒化爲

鞋最善名狀化爲鞋更可笑也

才寬共謔

才太守寬高才抗節喜談謔常與筆尚書琦史知州確同飲各以名爲戲才首曰作音就衣裳穿不得裁寬葉曰鑼鳴鼓响軍不動拽旗至史曰拚死吃河鮑尿管三人大笑又才公嘗謁都御史一主事丁憂還家與都公有姻求見而門適閉才公勸以擊魚自通主事不可乃拱候于旁解公戲曰有句請公對之乃曰座上木魚敲夜月主事不答公曰我自對云簷前鉄馬打秋風主事怒而去公抗嚴

神史彙編

卷之九十四

三七

三

嘲六科

國朝有爲六科者嘲禮科都給事曰一官騎馬一官行皂隸家人共四丁名分有餘威不足六科都叫老先生又嘲六科曰吏科官吏戶科飯兵科皂隸工科炭刑科紙札禮科看蓋言吏科多官吏戶科供給盛兵科皂隸多工科水和炭刑科罪罰紙札多而禮科一無所有止看五科受用而已然此皆武廟以前及世宗初年事而今則俱不音天

童廩子善謔

庶子緣京師人善譔談常撰一事云元世祖既主中華令華人辨髮椎髻胡服常視太學見塑先師孔子及四配十哲像皆冠冕章服命有司作椎髻胡服以易之子路不平愬于上帝上帝曰汝何不識時勢自盤古以來歷代帝王下至庶人皆稱我曰天今名我曰統格落只得應他蓋今日是他時勢不得不然且須耐心守待必有一日復舊也此即天定亦能勝人之意可謂善譔者矣

水香勸盞

龜戰畏內特甚未仕時欲出則謁假細君細君滴水于地指曰未乾前須歸若去遠則燃香印插至某所以為還家之驗因筵聚方三行酒載色欲進適

釋東叢編

卷之九

三六十一

朋友默曉譔曰扈君恐砌水隱形香印過界耳是當罰也我衆人撰新句一聯勸酒一盞衆以為善乃俱起一人捧甌吟曰解稟香三令能遵水五甲逼載飲盡一云細彈防事水短契戒時香一云戰兢思水約匍匐赴香期一云出佩香三尺歸防水九章一云命繫逡巡水時牽決定香載連沃六七巨觥嘔吐淋漓既上馬群笑曰若細君怪遲但云被水香勸盞留位

陳亞戲語

有僧歲旱市中求雨陳亞作藥名詩贈云無雨若還經半夏和師變作葫蘆巴壽州有效魁肥亞問爾何處人曰本是肥上人亞笑曰我喚作是肥下人亞自為名贊云有口如啞無心作惡中心都無一物外面許多稜角有僕黃興外府煮料置猪蹄其中小婢如僧竊食之興訟于公公曰此正合古詩云如僧清早厨邊過偷去黃興料裏蹄亞幼孤有舅家舅為醫工人呼作衙推亞登第人皆賀其舅亞有詩云張公吃酒李公醉自古人言信有之

釋東叢編

卷之九

三六

陳亞今年新及第滿城人賀李衙推

孫山謔語

孫山未擧解時有同試者託山探得失山曰解名盡虜是孫山吾兄更在孫山外山後以恩榜成名作詩云盤古榜中同進士伏羲手裡探花郎

趙葫蘆

宗室李公衡秀州人性和易善與人欸曲但天資滑稽遇可啓顏一笑衡輒嘲之里閭親戚以至優伶無所不狎侮素寡髮俗目為趙葫蘆好事者作小詞詠之曰家門希差養得一枚依樣画百事無能

只去籬邊纏倒藤幾回水上乾捺不翻真个穩無處容他只好炎天聯作巴讀者無不絕倒

煩惱自取

有夫臣以事煩惱伶人作院本于前先一人至曰樊湏問此名孰取者曰孔子又一人至曰樊噲問此名孰取者曰漢高又一人至曰煩惱問此名孰取者曰自取者乃笑曰而今乃知煩惱是自取的

馬錢相詬

與人馬承學性好乘馬必馳驟乃與同學錢同愛戲國馬承學學乘馬汲汲而來馬應曰錢同愛愛銅

御史本編 卷之九

三十

三十九

錢孜孜爲利且曰但對取其切非欲謂公同愛亦稱爲奇

御史本草

聞記言御史舊例初入臺陪直二十五日爲伏豹取不出之義謂之豹直賈忠言撰御史本草以裏行爲合口椒殿中爲蘿蔔侍御史爲脆梨言漸入佳味還南省號甘草言可以久安也

才仲戲題

同州澄城縣有九龍廟然只一妃耳土人馮瀛王之女也夏縣司馬才仲戲題詩云身既事十主女亦

配九龍

鷄鳴詩

巡尉下鄉擾人雖監司郡守亦不能禁止邇來尤甚京口旅邸中有戲効風雅之體作鷄鳴詩曰鷄鳴喈喈鳴鳴呶呶縣尉下鄉有獻則納鷄鳴于時鳴鳴于池縣尉下鄉靡有子遺鷄既鳴矣鴨既美矣鑼鼓鳴矣縣尉行矣鷄鳴三章章四句

李璋戲題

有一故相遠派在姑蘇嬉遊書其壁曰大丞相再從經籍常遊有士人李璋工于詵謹題其旁曰混元

御史本編

三十

二百九

皇帝三十七代孫李某繼至

三人解嘲

一入喜附炎一人嘲之曰旋斫生柴帶葉燒冷竈裡也着一把熱竈裏也着一把其人答之曰隔斷紅塵三十里你也看不見我我也看不見你二人遂怒而爭旁一人解之曰點溪荷葉疊青錢你也使不得他也使不得

賀美之善謔

有富民延賀美之伊德載飲民以德載貴人也詔奉之而不識伊字呼曰尹大人與之酬酢重沓了不

顧美之美之不堪斟二觥名呼之曰爾且與我飲
一杯不要旁若無人也世以爲善譔

嘲拙字詩

李都荆南從事時朝官親熟自京寓書筆踪甚惡李
寄詩戲曰華絨千里到荆門章草縱橫任意論應
笑鍾張虛用力却教義獻枉勞魂惟堪愛惜爲珍
寶不敢留傳誤子孫深荷故人相厚處天行時氣
許教吞

忠奴孝奴

史人年老納二寵托其友命名友以忠奴孝奴
稱之其人曰忠孝誠美名然以命婢則非稱友曰
有出處孝當竭力忠則盡命

詩文諧謔

徐淵子舍人好以詩文諧謔丁少詹與妻有違言棄
家居茶寮山茹素誦經日買海物放生久而不歸
妻患之祈徐譬解徐許諾出門見賣老婆牙者買
一巨籃餉丁且作詞曰茶寮山上一頭陀新來學
得麼蝨蚌螭蟬與烏螺知他放幾多有一物似蜂
窠姓牙名老婆雖然無奈得他何如何放得他丁
見詞大笑而歸

彥齡趙韻

彥齡懷州人高才不羈爲太原掾官常作青玉案
望江南小詞以嘲帥與監司監司聞之大怒責之
彥齡歛衽向前應聲答曰某居下位常恐被人讒
只是曾填青玉案何曾敢做望江南請問馬都監
都監適與彥齡並坐馬惶恐亟自辨訴既退詰彥
齡曰其實不知子乃以某爲証何也彥齡笑曰且
借公趙韻幸勿恠

風之始

史事女敏惠工詩詞後歸華陽陳子朝名儒也晚
年感一妾緣此遂染風疾一日親戚來問吳同妾
在側因指侍妾曰此風之始也後西南士夫凡有
所惑者皆以風之始爲口實

鑲鉗缺耳

三衢一子弟淫其里煨工之女爲工所擒不忍殺以
鉄鉗缺其左耳縱之去輕薄子作賦謔之內一聯
云君子將有爲也載寢之床匠人斲而小之言提
其耳

王申詩謔

王申建陽人有才而輕薄鄉人游必舉連生二女作

湯餅王必與席至于三慙不招客王贈詩曰數年
生女必相邀今席如何不見招但願君家常弄瓦
弄來弄去弄成窰

戲題春秋

雪川月河莫氏稱望族常言某祖某宗以春秋馳聲
嘗至一酒樓飲壁間有題字云春王三月公與夫
人會于此樓蓋輕薄子携娼妓飲于此所題耳莫
即援筆題其下云夏大旱秋飢冬雨雪公薨君子
曰不度德不量力其死于飢寒也宜哉見者大笑
王仲舒

神史彙編

卷之九十四

三十四

三百三

王仲舒為郎官與馬逢友善逢曰貧不可堪何不
尋碑誌相救逢曰適見誰家走馬呼鑒君可待也

措大吃飯

有二措大相與言志一云我平生不足惟飯與睡耳
他日得志當飽吃飯了便睡睡了又吃飯一云我
則異于是當吃了又吃何暇復睡耶適來廬山聞
馬道士弟子睡中得妙然終不如彼措大得吃飯
三昧也

庖犧氏物

齊公子嗜古器物龍門子謁之公子歷出三代秦漢

之器龍門子曰公子所藏非古也必若古者其庖
犧氏之物乎公子齎三日龍門子乃設几布筵寘
寶積其上籍以文錦各再拜而興啓積視之乃伏
義氏之八卦也其命意雖高然頗近詼態因記褻
在太原一日王邸置宴優伶有呈戲者以文錦
冒一寶積寘几案間一伶前作誇語云內所蓄一
古物自開闢之初暨洪荒之世人文未通制作未
備此物固先具夏鼎商盤不足論也旁一伶號博
古請啓觀之伶作矜斬態凡請再三乃出之則破
書一張檢之則三皇五帝紀也眾哄堂一笑今讀

神史彙編

卷之九十四

三十五

三百三

龍門子知優之取譚乃做竊其餘意耳

重內輕外

世俗尊京職而薄外官古者刺史入為三公郎官出
宰百里內外均平時罔攸擇而輕重之偏則起于
末世秦檜時有王仲荀者素稱滑稽因講一謔話
云昔有一朝士出謁未歸有客投刺請見聞者以
不在告之客勃然叱聞者曰凡人死者稱不在我
與某官甚厚汝奈何無忌諱敢出此言聞者拱謝
曰然則當為何語以辭客客曰第云出外去可也
聞愀然感額曰我官人寧死却是諱出外去三字

蓋譏朝士不欲出外也此言雖謔亦足以破嗜進者之心

經生不省文

經生多有不省文章嘗一邑有兩人同官其一或舉杜荀鶴詩稱贊也應無計避征徭之句其一難之曰此詩悞矣野鷹何常有征徭乎舉詩者解曰古人有言豈有失也必是當年科取翎毛耳

史彙編卷之九十四

神史彙編

三

神史彙編卷之九十五

海石閒民王圻纂集

人事門

於術類

千丈松

齊有席昆嗤鄙文學嘲劉逖曰君文如朝菌須臾之翫豈比吾千丈松常有風霜劉蒼云既有寒木又發春花可乎席不能屈

陽冰善篆

李陽冰善小篆自言斯翁之後直云小篆傳云蔡邕神史彙編卷之九十五

不足言開元中張懷瓘撰書斷陽冰張旭並不載絳州有篆字與古不同頗爲怪異李陽冰見之臥其下數日不能去

五步成詩

史育唐開元中上書自薦能詩謂子建七步臣五步之內可塞明詔明皇試以除夜上元等詩遂應口而出除夜云今歲今宵盡明年明日來寒隨一夜去春逐五更回氣色空中改容顏暗裏催風光人不覺移入後園梅

釣鰲客

引旨謁李紳自稱釣巨鰲客李盛怒因詰之曰以何爲竿曰以虹爲竿問以何爲釣曰以月爲釣又問以何爲餌曰以短李相爲餌紳默然厚贈之

殷安

唐逸士殷安冀州信都人謂薛黃門曰自古聖賢數不過五人伏羲八卦窮天地之旨一也乃屈一指神農嘗百草濟萬人之命二也乃屈二指周公制禮作樂百代常行三也乃屈三指孔子前知無窮後知無極援乎其萃出乎其類四也乃屈四指自此之後無屈得指者良久乃曰并五也遂於五

神史彙編

卷之九十五

三

三

指而疏慢卿相男徵諫曰卿相尊重大人稍敬之矣曰汝亦堪爲宰相徵曰小子何敢安曰汝肥其輕物皆此類

東坡客示

東坡與客論食次取紙一幅書以示客云爛蒸同川羊羔灌以杏酪食之以匙不以箸南郡麥心麵作槐芽溫淘糝裹邑抹猪炊共城香梗薦以蒸子鵝吳興庖人斫松江鱸既飽以廬山康王谷廉泉烹曾坑茶少焉解衣仰臥使人誦東坡赤壁前後

亦足以一笑也

劉子欽

劉子欽江西人爲舉子業最工由省元會元將殿試解縉在翰林會間稱之曰狀元屬子矣子欽自負略不孫避縉少之密以題意示曾榮明日進對榮策詳瞻殆及萬言遂爲狀元十人之後方及子欽壓其負也後子欽終於教職名位竟不顯云

車相不永

醫治間山西車相年十八中省元會試主考先生見其文字無傳註以爲必老舉人也憐而取之開榜乃知是相他日車來見主考主考語曰足下才華甚克但傳註亦當誦之車應聲曰傳註乃聖賢糟粕也後有憐其少年而才主考因述其言曰此子必不永無何車果卒

神史彙編

卷之九十五

三

三

湯一面

湯都指揮勳博學強記論議英發爲詩文雄健有氣然性傲狠輕時輩於朝士一日之長輒以賢弟賢姪呼之人多不堪以其有時名不較也成化初言者以將才薦有才兼文武可當一面之語戲者以湯一面名之陝西孤山兒頗稱險要適參政自

缺兵部以胤勸舉充即鎮未久有故人來謁方與
數酌遇報虜數騎薄城下胤勸語故人云先生姑
自酌吾性生擒胡雛來共觀也方出城未進有胡
匿溝中一箭中咽而死人又名之曰湯一箭此可
以爲將官誇大輕率之戒

李兆先諷父

太師李西涯東陽成弘間文章爵位天下爲最一子
名兆先字貞伯有一目數行之資時稱過父然每
厄於科場輿情不慊而主試者多注意尋取或失
或缺竟弗能中人皆知爲命也遂賞志而沒西涯

稗史彙編

卷之九十五

四

絕嗣初嘗聞其好聲妓特書其精舍之門曰今日
柳巷明日花街誦詩讀書秀才才子回見之即
續書曰今日驟雨明日狂風變理陰陽相公相公
予因此足以占其不貴而天折矣豈有父書之子
亦可反諷之邪

三品秀才

章學士珉爲布衣以宰相自許高蓋大車盛服群從
而後出入謂之三品秀才

三不由

羅公欽順爲祭酒時一舉人書卯不至羅欲薄責其

人析免不獲即言已爲解元羅曰子焉如吾三不
由卒責之或以由請羅曰吾子子以儒士發解癸
丑及第授編脩不由鄉舉不由成均不由銓選非
三不由乎

簡傲類

恃才矜傲

唐書藝文傳所載文章士多誕傲鄭世翼鄭州滎陽
人嘗遇崔信明江中謂曰聞公有楓落吳江冷願
見其餘信明欣然出衆篇世翼覽未終曰所見不
逮所聞投諸水引舟去又杜審言恃才傲世蘇味

稗史彙編

卷之九十五

五

道爲天官侍郎審言集判出謂人曰味道必死人
驚問故荅曰彼見吾判且羞死又嘗語人曰吾文
章當得屈宋作衙官吾輩當得鍾王北面及病甚
宋之問武平一等省候如何荅曰甚爲造化小兒
相苦尚何言然吾在久壓公等今且死故大慰但
恨不見替人云其矜誕若此予在鄉時聞鄒御史
亮作三誇詩一言蘇平其一言湯公子曰湯家公
子善誇誇好似蜉蝣撼大樹文章光燄萬丈長却
說杜陵無好句其三言劉草窓此三人者予獨不
識蘇平湯名胤勸字公讓在江陰時予與同寓舍

有松陽學論錢端學聞訛勸名乃候拜之坐定端學屢煩所爲詩訛勸始曰可中而厭終則勃然且曰何絮絮如此端學踟躕去予戲之曰向有人言公謂杜陵無好句以今觀之乃果然也訛勸曰吾詩正學杜何嘗云杜無好句若云學杜者無好句則有之耳草窓名薄字厚溥嘗爲蘭窩詩有今古茫茫白雲老之句衆推其工有謂雲者聚散無常之物豈得爲老草窓曰不聞天若有情天亦老乎其人辨不已草窓怒曰不讀二萬卷書看溥詩不得予以爲白雲老蓋指蘭窩如白雲常在則謂之

此頗近誇而誇者亦復自屈於誇者要以過其敵而然也當時有吳鏐王海及平筆謂之十才子楊思玄傲慢唐吏部侍郎楊思玄恃外戚之貴待選流多不以禮爲選人更侯彪之所訟御史中丞郎餘慶奏免中書令許敬宗曰固知楊吏部之敗也或問之宗曰一彪一狼共着一羊不敗何待

楊炯簡倨

唐衢州盈川縣令楊炯詞學優長恃才簡倨不容於時每見朝官目爲麒麟植人問其故楊曰今麒麟倨弄麒麟者刻畫頭角脩飾皮毛覆之驢上廐場而走及脫皮褐還是驢耳無德而承朱紫者與驢覆麟皮何別出朝野僉載

姚岩傑倖忽

姚岩傑梁公元崇之裔孫也童非聰悟絕倫弱冠博通墳典慕班固司馬遷之爲人時稱大儒常以詩酒放游江左尤凌忽先達旁若無人唐乾符中顏標典鄱陽郡鞠場公字初構請岩傑紀其事文成粲然千餘言標欲刪去三字岩傑不從標怒時已刊石命碎其碑岩傑以篇紀之曰爲報顏公識我

無寸心唯祗與天那眼前俗物關情大醉後青山
入意多馮子每嫌彈鋏恨甯生休唱飯牛歌聖朝
若爲蒼生計合有公車到薜蘿盧肇牧歛州岩傑
在葵源先以著述寄肇肇知其使酒以手書褒美
贈以布帛辭云兵火之後郡中凋敝無以奉迎大
賢若傑復以長箋激之肇不得已遷至郡齋禮若
公卿而姚傲睨自如肇以篇詠誇于岩傑曰明月
照巴天岩傑笑曰明月照一天奈何獨言巴天耶
肇慚甚無何會于江亭時蒯希逸在席盧請目前
取事爲酒令尾有樂器之名肇令曰遠望漁舟不
令曰凭欄一吐已覺空喉其侮慢倨傲如此

杜甫自頌
杜甫審言之孫少貧不自振客吳越齊趙間舉進士

不第天寶間奏賦三篇帝奇之使待制集賢院數
上賦頌因高自稱道且言先臣恕預以來承儒守
官十一世迨審言以文章顯臣賴緒業自七歲屬
辭且四十年然衣不蓋體常寄食於人竊恐轉死
溝壑伏惟天子哀憐之若令執先世故事則臣之
述作雖不足鼓吹六經至沈鬱瑣瑣隨時敏給楊

放臯可企及也有臣如此陛下其忍棄之祿山
亂天子入蜀甫避走三川會嚴武節度劍南往依
焉武以世舊待甫甚善甫見之或時不巾而性褻
躁傲誕嘗醉登武牀瞪目視曰嚴挺之乃有此兒
武銜之好論天下大事高而不切然數嘗冠亂挺
節無所汙爲詩歌情不忘君人憐其忠云

韓熙載

韓續僕射請韓熙載爲父撰神道碑其貨外仍輟一
姬爲潤筆韓受姬及文成但叙諸系品秩及薨葬
哀贈之典而已續嫌之乃封還意其改竄熙載亟
以歌姬并珎贈還之姬登車書一絕於泥金雙帶

云風柳搖搖無定枝陽臺雲雨夢中歸他年蓬島
音塵斷留取尊前舊舞衣

曾子固恃才

呂居仁言曾子固初爲太平州司戶時張伯玉作守
歐陽公與荆公諸人咸薦之伯玉殊不爲禮一日
就廳設作大排召子固惟賓王二人亦不交一談
既而召子固於書室謂曰人以公爲曾夫子必無
所不學也子固辭避而退一日請子固作六經問
記子固屢作終不可其意乃謂子固曰吾試爲一

卽令子固代書曰六經閣者諸子百家皆在焉不
書尊經也文多伯玉字公達范文正公客年少恃
才名私以不識字詆之伯玉有所聞故耳

置帽僧頭

張逸知成都善待僧文鑒大師一日文鑒謂張公未
及見時華陽主簿張唐輔同侯客次唐輔欲搔髮
方脫巾睥睨文鑒罩於其首文鑒大怒喧呶張公
遽召纔就坐卽白曰某與此官人素不相熟適來
輒將幞頭罩某頭上張公問其故唐輔曰某方頭
痒取下幞頭無處煩放見師頭閒遂因權置少時

神史彙編

卷之九十五

十 三百三十八

不意其怒也張公大笑而已

葉祖義輕忽

葉祖義字子由婺州人少游太學負雋聲天資滑稽
不窮多因口語譁浪所至遭嫌惡嘗曰世間有不
分曉事吾以一聯詠之曰醉來黑漆屏風上草寫
盧仝月蝕詩後登科爲杭州教授輕忽生徒及同
僚無不歛怨一旦以事去官無一人祖餞獨與西
湖僧兩三人差善至是皆出城送之葉與之酌酒
叙別半醉酣歌曰如夢如夢和尚出門相送聞
絕倒

惑溺類

愛忘其醜

呂氏春秋曰陳有醜人名敦洽麗眉權頰廣眼重
唇薄鼻昂皮膚皴黑陳侯悅之外使治國內使制
身後爲楚兵所圍發言拙僻楚遂大怒促兵伐陳
三月而滅人有言曰敦洽貌陋足以駭人語拙足
以喪國陳侯可謂愛忘其醜者耳

大臣好尚

士大夫要不可有所好一爲所蔽未有不爲害者房
次律瑄平生自視爲何等人豈逢君之欲托賤後

神史彙編

卷之九十五

十

三百三十九

以目售者哉史稱天寶中明皇有逸志數遊幸廣
溫泉爲華清宮環宮所置百司區署以瑄資善機
笑時方爲給事中詔撝經度驪山蹴剔品藪爲天
子游觀此等事在當時常堅王鉷楊慎矜之徒乃
當任之瑄顧安爲不耻攷其平素未必不出於本
心殆適中其好耳徽宗朝有建言請毀艮岳以其
地還民方議具請內出圖本宣示宰執吳相元中
觀至其間佳處失聲稱善上顧笑曰卿亦好此乎
元中一時失言出於無心於義固未有所傷然使
在天寶間不知果能不爲房瑄耶

古今偏嗜

文王嗜菖歎

武王嗜鮑魚

吳王僚嗜魚炙

屈

到嗜菱

曾哲嗜羊棗

公儀休嗜魚

漢王莽

嗜鯁魚

王右軍嗜牛心

高帝嗜肉膾

宋明

帝嗜蜜漬鱖鱖

齊宣帝嗜麪餅鴨臠

陳後主

嗜驢肉

齊蕭頴暉白肉膾三斗

後魏辛紹光

嗜羊肝

唐陸羽嗜茶

魏明帝好槌鑿聲

唐

溫飛卿乾牒子載宋劉邕嗜瘡痂

邕往詣吳興太

守孟靈休休脫襪枯痂落地邕俯取而食之

劍

南節度鮮于叔明好食臭虫

時人謂之蟠虫每散

和史彙編

卷之九十五

十一

三百五十七

令人採拾得三五升即浮于微熱水上以泄其氣

候氣盡以酥及五味熬卷餅而食之云其味甚佳

長慶末前知福建院權長孺犯事流滯廣陵多

日將赴闕求官臨行郭公餞飲于禪智精舍有狂

士蔣傳知長孺有嗜人爪之癖乃於健步及諸傭

保處得爪甚多洗濯未清以紙裹候長孺酒酣進

曰侍御遠行有少佳味獻進遂以所聚人爪奉上

長孺視之欣然如獲千金饒涎流吻連撮啖之甚

愜思欲神色自得合生大驚蓋性之所嗜者自不

覺其穢汚也

國初僧泐季澤喜糞中芝麻雜米

煮粥食之

駙馬都尉趙輝食女人陰津月水

南京內官秦力強喜食胎衣

南京國子祭酒劉

俊喜食蚯蚓

染髮

陸辰染白髮以媚妾寇準促白髮以求相皆溺於所

欲而不顧其自然者也然張華博物志有染白髮

法唐宋人有鑷白髮詩是知此風其來遠矣今之

媚妾者鮮大抵皆聽選及戀職者耳吏部前粘壁

有染白髮藥條補門牙法觀此可知

左傳癖

和史彙編

卷之九十五

十三

三百五十八

晉武帝問杜預卿有何癖對曰臣有左傳癖

本傳

馬癖錢癖

晉王濟拙愛馬杜預謂有馬癖

本傳

晉和嶠家產豐富性至吝杜預謂之錢癖

陸雲之癖

晉陸機兄司空張華華曰君弟何不來機曰舍弟有

笑疾不敢不先陳張華編續遂用錦囊盛之雲見

果大笑華終不惟又嘗衰經上舟水中見已之影

大笑落水幾至死

見美忘怒

晉桓溫娶妾甚都嘗貯齋中妻妬幸婢持刀往害妾正梳粧見其髮玄委地膚色玉羅遂擲刀前問曰我見尚怜惜何況老奴唐李百藥夜入楊素內室素併妾執之將斬見其裸袒俊秀玉色遂愛之曰汝能詩當免百藥立就因併妾與之夫婦人妬忌丈夫執姦怒發難遏不俟溫妻與素之勢力者也今見其美而反爲之喜色之移人爲何如

寶襖帖

趙子固嘗得姜白石所藏定武不損本襖帖乘丹夜泚而歸行至雪之弁山風起舟覆行李襖被皆淪溺無餘子固方披濕衣立淺水中手持襖帖謂人曰蘭亭在此餘不足問也因題於卷首云性命可輕至寶是保

愛好鍾書

王脩字敬仁仲祖之子官至著作郎少有令譽年十三著賢令論劉真長見之嗟嘆不已善隸行書常就右軍求書乃寫東方朔畫贊與之王僧虔曰敬仁書殆窮其妙王子敬每看咄咄逼人昇平元年卒年二十四歲始王導愛好鍾氏書喪亂狼狽遺衣帶中盛尚書宣示過江後以賜逸少逸少與敬

仁卒其母見此書平生所好以入棺中敬仁諱行入妙歟仲堪書亦敬仁之亞也

桓玄重二王書

獻之嘗與簡文帝書千許紙題最後云下官此書甚合作願聊存之此書爲桓玄所寶玄愛重二王不能釋手乃選縑素及帛書正行之尤美者各爲一帙常置左右及南奔雖甚狼狽猶以自隨將敗並投于江或謂小王爲小令非也唐之爲中書令卒于官族弟珉代之時子敬爲大令季琰爲小令

棋癖

神史彙編 卷之九十五 王謙
東明帝好圖棋置圖棋州邑

錢愚

梁武帝弟宏愛聚錢武帝子綜作錢愚論譏之

水淫

梁何脩之性好潔一日之中洗濯十餘遍猶恨不足謂爲水淫 本傳

李約好飛白

武帝造寺令蕭子雲飛白大書蕭字至今一字一筆李約竭產自江南買歸東洛建一小亭以居蕭蕭

登床競書

太宗嘗召三品以上賜宴於玄武門帝提筆作飛白書衆臣乘酒就太宗手中相競散騎常侍劉順登御床引手然後得之其不得者咸稱順登牀罪當死請付法帝笑曰昔聞婕妤辭筆今見常侍登牀廣僧三寶

王羲之書蘭亭會序隋末廣州好事僧永禪師有三寶寶而持之一曰右軍蘭亭書二曰神龜三曰如意太宗聞右軍蘭亭真蹟在廣州僧諒難以力取使人誑僧辨才得其書僧曰第一寶既亡其餘

蘭亭癖

蘭亭者晉右軍將軍會稽內史王羲之逸少所書詩序也逸少以穆帝永和九年暮春三月三日宜游山陰與太原孫統承公孫綽興公廣漢王彬之道生陳郡謝安石高平郗曇重熙太原王蘊叔仁釋支遁道林并逸少子凝徽操之等四十一人脩褻祓之禮揮毫製序興樂而書垂繭紙鼠鬚筆逾媚勁健絕代所無凡二十八行三百二十四字有重者皆構別體就中之字最多至三十許字悉

神史彙編

卷之九十五

七

三

無同者一云變轉悉異是時殆有神助及醒後他日更書數千百卷終不及之右軍亦自愛重留付子

孫傳掌至七代孫智永即右軍第五子微之之後族號永禪師克嗣箕裘專精此藝常居永興寺閣上臨寫所退筆頭置大簏中簏受石許而五簏皆滿凡三年所臨真草千文八百餘本禪師年近百歲乃終其遺書付弟子辨才才俗姓袁氏梁司空之玄孫博學工文琴棋書畫皆臻其妙嘗於寢處牀梁上鑿爲暗檻以自給下重不師在日至貞觀中太宗銳意學二王之書訪慕真迹

神史彙編

卷之九十五

七

三

脩盡惟蘭亭未獲尋知在辨才處凡三召之恩賚優洽多方善誘却稱往日侍奉先師實常獲見經由喪亂墜失不知所在竟斬固不出上謂侍臣曰右軍之書朕所秘寶求見蘭亭勞於夢寐此僧者年又無所用若得一智畧之士以計取之庶幾必獲尚書左僕射房玄齡奏曰臣聞監察御史蕭翼梁元帝之曾孫今貫魏州莘縣負才藝多權謀可充此使上遂召翼翼曰若公然遣往義無得理臣請私行必得二王雜帖三數通上悉依之翼遂微服至洛潭隨商船至越身着黃衫寬袖如山東書

生狀抵寺之夕閱壁間畫過辨才所居才適過見
乃問曰檀越何來翼因就前致謁云弟子是北人
携鬻蚕種歷寺縱觀幸途一見語意投合延至室
內即共圍棋操琴投壺握槊間及文史乃曰傾蓋
若舊後無復形迹也既下榻復設缸面酒江東云
缸面酒
謂初熟酒也酣樂之餘分韵賦詩才得來字其詩
曰初醞一缸開新知萬里來披雲同落莫步月共
徘徊夜久孤琴思風高旅鴈哀非君有祕術誰照
不燃灰翼得招字云邂逅款良宵殷勤荷勝招彌
天俄若舊初夜豈成遙酒蟻傾還泛心猿躁似調
神宋集編卷之九十五 三十九

誰伶失群翼良苦葉風飄妍媸略同彼此諷咏恨
相知之晚通宵盡歡翌日乃去才云檀越問時即
來一玩翼繼乃載酒赴之相與酬唱者數四一日
翼見師梁武帝自畫職貢圖嗟賞不已因談及翰
墨翼曰家世留下二王楷帖自幼耽玩今亦有數
帖自隨才忻然謂曰詰旦可携來翼如期而往且
出帖示之才熟視曰是則是矣恐未真也資道有
蘭亭真跡頗亦殊常翼曰數經亂離真跡豈復在
乎必是摹臨響榻者耳才曰先師圖叙親手付之
端有原緒那得參差次日乃于梁檻內取出以

翼翼故較其華畫駁瑕指類曰果響榻書也紛
不已自是更不復藏弁翼諸帖並留几案間才時
年餘八十日於窓下臨數遍自翼往還既密與其
徒畧無疑間未幾辨才赴靈泥橋嚴遷家竺翼途
私來謂其徒曰偶遺帛於案童子即開門翼因就
取蘭亭及御府所借帖徑赴永安驛喚驛官凌懇
曰我乃御史奉命來此有墨勅可報汝都督知之
齊善行聞知馳來拜謁翼出宣命具言所由善行
走价召辨才才在嚴遷家未回遽見追不知所借
繼遣散直云侍御須見及才至見御史乃房中蕭
神宋集編卷之九十五 七十九

生翼云被命追蘭亭已得矣故喚師來告別辨
才聞之哽咽絕倒良久始甦翼即馳驛而發至都
奏御太宗大悅以玄齡舉得其人賞錦彩千段罷
拜翼爲員外郎加秩五品賜銀瓶一金縷瓶一瑪
瑙碗一竝實以珠嵌內廐良馬二兼寶裝鞍轡第
宅一區太宗初怒老僧祕恡俄以其年老不忍加
刑數月後乃賜帛千疋穀千石勅越州支給辨才
不以入已建造三生塔甚精麗至今猶存辨才因
驚悸成疾歲餘乃卒太宗命供奉僧人趙模韓
道正馮承素諸葛貞等數人各榻數本以賜皇太

子諸王及近臣貞觀二十三年帝不豫幸玉華宮
含風殿謂高宗曰吾欲從汝求一物汝誠孝也豈
能違吾心耶高宗哽咽流涕引耳聽受制命曰吾
欲將所得蘭亭去及弓劍不遺同軌畢至竟隨仙
駕入玄宮今趙模等所榻本尚直錢數萬辨才弟
子玄素俗姓楊氏猶居永興寺永禪師之故房親
向予說聊以退食之暇略疏其始末

魏徵芹癖

太宗嘗謂侍臣曰此羊鼻公不知遺何物而能動其
情侍臣曰魏徵好嗜醋芹每食之忻然快此見其
真態也明旦召賜食有醋芹三盃公見之忻喜食
未竟而芹已盡

朱前疑

兵部郎中朱前疑貌醜其妻有美色不相愛天后時
洛中殖業坊西門酒家有婢蓬頭垢面偃肩瞠腹
醜惡之狀舉世所無而前疑大悅之殆忘寢食乃
知前世言宿瘤蒙愛信不虛也

好食人精

周舒州刺史張懷肅好服人精唐左司郎中任正名
亦有此病

黃嘗丹癖

黃嘗酷好燒煉晚年疾篤詔諸子曰吾死以大缸一
隻坐之以大缸覆之用鉄線上下管定赤石脂固
縫置之穴中足矣

茶神

唐陸羽嗜茶鬻茶者陶羽形置場間祀爲茶神

王氏多癖

唐王福時各行溫恭累受齊澤二州世以才學稱子
勔勔勃俱以文筆著天下福時與韓琬父有舊及
婚崔氏生子嘗致書韓父曰勔勔勃文章並清俊

神史彙編 卷之九十五

廿一 二五十一

似不惡韓復書曰王武子有馬癖明公有譽兒癖
王氏之癖無乃多乎要當見文章方可定耳福時
乃致諸子文章韓與名人閱之曰生子若是信亦
可誇出御

地癖

唐李澄頗植產占膏腴自都至關口疇野彌望時謂
地癖 本傳

水癖

德裕取惠山泉自常州至京置驛迤水時號水癖
馮吉琵琶

五仁時馮吉雅好琵琶極臻其妙教坊供奉名手亦莫能及馮相道欲辱之因家宴令吉奏琵琶爲壽賜以束帛吉置於肩左抱琵琶按膝再拜如伶官狀了無忤色家人皆大笑吉善屬文工草隸而重有此好入宋以佻薄不至大位歐陽迴仕蜀爲散騎常侍嶺南平分司西京太祖知其善留常召於便殿令奏數曲御史中丞劉溫叟聞之叩殿門求見諫曰禁署之職典司誥命不可作伶人之事上曰朕嘗聞孟昶君臣溺於聲樂迴至宰司尚習此

神史彙編

卷之九十五

三十五

三十五

從義善擊毬嘗侍太祖於便殿命擊之從義易衣跨驢馳驟殿庭周施擊拂曲盡其妙既罷上賜坐謂之曰卿技固精然非將相所爲從義大慙太祖辱二臣所以爲時之鑒戒者深矣

花精

吳越錢仁傑忠懿王從兄也酷好種花人號花精

卜者許壽

王溥五代狀元相周高祖世宗至宋以宮師罷相其父祚爲周觀察使致仕祚居富貴久奉養奢侈所不足者未知年壽耳一日居洛陽里第聞有等卜

者呼之迴瞽者密問老卒云何人呼我荅曰王公父也貴極富溢所不知者壽今以告汝俟出當厚以卦錢相酬既見祚令布卦成文推命大驚曰此命惟有壽也祚喜問曰能至七十否瞽者笑曰更向上又問至八九十否又大哭曰更向上又問能至百歲乎又嘆息曰此命至少亦須一百三四十歲也祚大喜曰其間有疾病否曰竝無之其人又細數曰俱無祇是近一百二十歲之年春夏間微苦臟腑尋便安愈矣祚喜回顧子孫在後侍立者曰孩兒每切記之是年且莫教我喫冷湯水

神史彙編

卷之九十五

三十五

三十五

韓莊敏食驢

韓莊敏丞相嗜食驢腸每宴客必用之或至于再三欲其脆美而腸入鼎過熟則糜爛稍失節則堅韌庖人畏刑責但生縛駟於柱才報酌酒輒刺其腹抽腸洗治略置湯中便取之調劑五味以進而持紙錢伺於門隙俟食畢放箸無語乃向空焚獻焉在泰州日一客中席起更衣自公厨傍過正見數驢咆頃柱下皆已剝腸而未即死爲之悚然客三關中常食此肉自此遂不復挂口

去欲

東坡與客論事難在去欲客曰蘇子卿噬雪嚼毡

背出血無一語少屈可謂了死生之際矣然不免

為胡婦生子窮居海上且爾况洞房綺疏之下乎

乃知此事不易消除見東坡志林王相公旦性儉約初

無姬侍其家以二直省官治錢真宗使內東門司

呼二人者責限為相公買妾二人以告公公不樂

然難逆上旨遂聽之初沈倫家破其子孫鬻銀器

直省官議以銀易之白公公曰吾家安用此及姬

侍既具呼二人問昔沈氏器尚在可求否二人謝

曰向私以銀易之今見在也公喜用之如素有聲

神史彙編 卷之九十五 廿五

色之移人如此龍川志以是觀之退之中秋夜琵琶

箏見於張藉之詩范文正慶朔堂前花著于都陽

之石刻者槩其平生其可弗信矣杜祁公衍兩

長安其初守清儉宴飲簡薄娼妓不許升廳服飾

粗質襦至以布為之及再至筵會或至夜分自索

歌舞或繫紅累壯勒帛吳魯漫錄以為公之道變

胡澹庵海外歸為侍姬黎倩作詩殊累其為人朱

子胡氏客館觀壁間詩自警云十年湖海一身輕

歸對黎澗却有情世路無如人慾險幾人到此誤

平生為胡發也賢者於此且借以自警况在

乎善哉魯男子吾所願學者

絮疾

世傳米芾有絮疾初未詳其然後得芾一帖云月

偶為他人所持心甚惡之因屢洗遂損不可穿又

芾方擇塔會建康段拂字去塵芾曰既拂矣又去

塵真吾婿也以女妻之

潘炕溺妾

內樞密使潘炕字凝夢河南人有器量家人未嘗見

其喜怒然嬖於美妾解愁遂成疾妾姓趙氏其母

夢香海棠花蕊而生頗有國色善為新聲及工小

神史彙編 卷之九十五 廿五

詞蜀王建嘗至炕第見之謂曰朕宮無如此人意

欲取之炕曰此臣下賤人不敢以薦於君其實

之弟蛸謂曰綠珠之禍可不戒邪炕曰人生貴適

意豈能愛死而自不足於心哉人皆服其有守

書換銅器

張文潛嘗言近時印書盛行而鬻書者往往皆士人

躬自負擔有一士人盡其家所有約百餘金買

書以入京至中途遇一士人取書目閱之愛其書

而貧不能得家有數古銅器將以貨之而鬻書

雅有好古之癖一見喜甚曰毋庸貨也我與

共直而兩易之於是盡以隨行之書換數十銅器
途返其家其妻方說夫之回疾視其行李但見二
三布囊磊塊鏗鏘有聲問得其實乃詈其夫曰你
換得他這箇幾時近得飯吃其夫曰他換得我那
箇也幾時近得飯吃因言人之惑如此坐皆絕倒

陳亞嗜書

陳少卿蓄書數千卷名圖數十幅晚年退居有華亭
唳鶴一隻恠石一株奇峭可愛與異花數十種列
植於庭爲詩以戒子孫曰蒲室圖書雜典墳華亭
仙客步雲根他年若不和花賣便是吾家好子孫

神史彙編

卷之九十五

共三十四

陳死未幾皆散落民間吳處厚青箱雜記曰陳亞
楊州人仕至太常少卿年
七十卒蓋近世
滑稽之雄也

香癖

袁象先判衢州時幙官謝平子癖於焚香兀坐忘形
廢事同寮蘇收戲作一刺伺其亡也而投之曰門
炷郎官守靜坐閱焚香不理民間事叅軍誑帝鄉

富可埒國

彭淵才游京師十餘年其家饘粥不給父以書促歸
跨一驢携一布囊親舊相慶曰布囊中必金珠也
君官爵雖未入手且使父母妻兒脫凍餒之厄

中所有可早出之淵才喜見鬚眉曰吾富可埒國
汝可拭目以觀既開囊乃李廷珪墨一九文與可
墨竹一枝歐陽五代史稿草一巨束

愛雲

晁采性愛看雲其尤愛者赤黑色也故其室名曰雲
窺室其館名曰期雲館內觀
日疏

神史彙編

卷之九十五

三十一

神史彙編卷之九十五

人事門

謬誤類

太公

古今之事有可資一笑者太公八十遇文王世所知也然宋玉楚詞云太公九十乃顯榮今誠未遇其匹合東方朔云太公體仁行義七十有二乃見用於周武噫太公老矣方得東方朔減了八歲却被宋玉增了十歲此事真可絕倒

釋史彙編

卷之九十六

君主

史記年表秦始以君主妻河君主秦君之女主猶後世公主也妻河沉之河水如河伯娶婦故事蓋戎俗也呂東萊作大事記不達君主之義改主爲生又改生作甥失之遠矣是以君子無貴鑒

史記差訛

史記近無善本屢經翻刻愈益差訛蓋苦爲不知者妄改耳如韓信傳此特匹夫之勇耳也耳下元有也者須溪批云此耳也字異司馬相如傳文君已失身於司馬長卿故倦游須溪云已失身於司馬

爲一句長卿故倦游爲一句今俗士不得其讀於長卿下又添長卿二字失古人之意矣然俗士以帖括講麗之耳目而欲窺雄深雅健之心胸無怪其然獨可爲一二好古之士道耳

葉障

楚人居貧讀淮南子有螳螂伺蟬自障葉可隱影之說遂自樹下仰摘螳螂所影之葉葉落樹下混衆葉中不能復別乃悉掃取數十歸一一以葉自障問其妻汝見我否始恒答言見經日厭倦不堪紿曰不見於是懷葉入市對面取人物爲市吏所縛

釋史彙編

卷之九十六

七

痴人無識

北齊高阿那肱錄尚書事屬孟夏源師攝祠部以龍見請零那肱驚善問龍所在作何顏色師曰此是龍星初現理當零祭非謂真龍也那肱曰漢兒強知星宿痴人無識可笑至此人之不學者不有如劉道隆高阿那肱者乎

吞蠶

孫光憲瓊言唐張揚尚書少子嘗聞古方術說壁魚

入達經田中盡食神仙字身有五色人恥而吞之
可致神仙意遂感之乃多書神仙字碎剪以實瓶
中捉壁魚投之與其蠹蝕後不能得遂成心疾張
氏子之癡也不亦可哀乎世固有讀聖賢書而竊
其言以求濟已之私欲者其為喪心抑又甚矣

江西驛官

江西有驛官以幹事自任白刺史驛中已理請一閱
之乃往初一室為酒庫諸醞畢熟外有畫神問曰
何神也曰杜康刺史曰功有餘也又一室曰茶庫
諸茗畢貯復有神問何神也曰陸鴻漸刺史益喜

神史彙編

卷之九十六

又一室曰茹庫諸茹畢備復有神問何神也曰蔡

伯喈刺史大笑曰君誤矣

史補

監司輕儉吏

王彥輔塵史記華繆二事其一曰京西憲按行至一
邑辱縣尉張伯豪斥使下騎而步且行且數其不
才既入傳舍有白直廩候者曰提刑適罵官員乃
陶中丞女婿憲震然曰何不早告我亟召尉與之
坐茶罷乃曰聞君有才適來聊相沮君詞色俱不
變前途豈易量耶即命書吏立發薦章與之其一
某路憲至一郡因料兵見護戎年高謂守倅曰護

戎老不任事何可容也守倅並默然戎抗聲曰我
本不欲來為小兒輩所迫今果受辱憲問小兒謂
誰曰外甥章得象也蓋是時方為宰相憲曰雖年
高顧精神不減不知服何藥戎曰素無服餌憲又
曰好個健老兒惠酒而去乃知監司上官輕薄郡
縣僚吏卒貽說誚從昔有之

汲桑

汲桑六月盛暑而睡重裏累茵使十餘人扇不得清
涼竟斬扇者軍中為之謠曰奴為將軍何可羞六
月重茵被狐裘不識寒暑斷人頭

神史彙編

卷之九十六

弄塵

唐李林甫不學太常少卿姜度妻誕子林甫手書慶
之曰聞有弄塵之慶客視之掩口

伏獵侍郎

唐李林甫引蕭冕為戶部侍郎冕不知書嘗與嚴挺
之共語稱悉嘗伏臘乃呼為伏獵挺之語九齡曰
省中乃有伏獵侍郎乎

蕭嵩

唐玄宗嘗器重蕭嵩欲倚以為相秘密不欲令左右
知迨夜又乃令草詔訪手侍臣曰外庭誰直宿命

秉燭召來至則中書舍人蕭嵩上即以題姓名授
嵩令草制書既成詞中有國之褒實上拜釋三四
謂嵩曰題環之子朕不欲斥其父名卿爲刊削之
上仍令撤帳中屏風與嵩懣懣流汗筆不能下
者久之上以嵩抒思移時必當稍密不覺前席以
觀唯改曰國之珍寶他無更易嵩既退上擲其草
于地曰虛有其表耳嵩長大多鬚故右光言左右失笑上聞
遽起掩其口曰嵩雖才勢非長人臣之貴亦無與
比前言戲耳其默識神覽皆此類出明皇雜錄

孫彥高

釋史彙編

卷之九十六

周文昌左丞孫彥高無它識性惟頑鈍出爲定州刺
史歲餘默毀賊至圍其郭郭彥高却鎖宅門不敢
詣廳事文案須傳發者令於小窓內接入賊既乘
城肆入彥高乃謂奴曰牢關門戶莫與鑰匙俄而
陷沒刺史之宅先殲焉浮休子曰彥高之智也似
鼠固其穴不知水灌而鼠出焉固其巢不知林燔
而鳥殞禽獸之不若何處二千石之秩乎

龍褒

龍褒爲瀛州刺史歲暮京中人附書云改年多感乃
將書呈判司以下云有司改年爲多感元年一日

謂府吏何名私忌對曰父母亡日請假獨房中靜
坐青狗突入大罵曰衝破我忌日更牒改作明
日談者笑之景龍中爲左武將軍不知聲律而好
賦詩其失韻俚語博人談笑者甚多

杜豐

唐齊州歷城縣令杜豐開元十五年東封泰山豐供
頓乃造棺器三十枚冥行宮諸官以爲不可豐曰
車駕今過六宮偕行忽暴死者求棺如何可得若
事不預備其悔可追乎及置頓使入行宮見棺木
陳于幕下光彩赫然驚而出謂刺史曰聖主封樹

釋史彙編

卷之九十六

九十四

祈福祚延長此棺器者誰之所造何不祥之甚將
秦聞刺史令求豐豐逃于妻卧床下詐稱已死其
家哭之賴妻兄張搏爲御史解之乃得已豐子鍾
皆爲兖州參軍都督令堂廐馬芻豆鐘曰御馬至
多臨日煮粟恐不可給不如先辦乃以鑊煮粟豆
二千餘石納于窖中乘其熱封之及供頓取之皆
臭敗矣乃走遁懼不免命從者市半夏一升和羊
肉煮之食而求死藥竟不効而體愈肥時人笑云
非此父不能生此子出紀

蕭良

張九齡知府人不學故相謂一日送半書稱職也
蕭谷云損半拜席惟踣未至耳然僕家多怪亦
不願兄此惡言也九齡以書示客滿坐大笑新集

史思明詩

安祿山敗史思明繼進至東都遇櫻桃執其子在河
北欲寄遺之因作詩云櫻桃一籠子半赤與半黃
一半與懷王一半與周至詩成皆贊美之或曰明
公此詩大佳若能言一半周至一半懷王即與黃
字聲音稍穩思明大怒曰我兒豈可在至下周至
即其傳也

神史彙編

卷之九十六

七

裴休

曲江池本唐開元中疏鑿為勝境南即紫雲樓芙蓉
院西即杏園慈恩寺花卉環周烟水明媚都人遊
賞盛於中和上巳節即賜宴臣僚會于山亭賜太
常教坊樂池備綵舟唯宰相三使北省官翰林學
士登焉傾動皇州以為盛觀裴休廉察宣城未離
京值曲江池荷花盛發同省閣名士遊賞自慈恩
寺各屏左右隨以小僕步至紫雲樓見教坊人坐
於水濱裴與朝士慰其旁中有黃衣半酣軒昂自
若指諸公笑語輕脫裴意稍不平揖而問曰賢所

任何官率爾對曰諾即不敢新授宣州廣德令反
問裴曰抑衙所任何職裴效之曰諾即不敢新授
宣州觀察使于是狼狽而走同座亦皆奔散朝士
撫掌大笑不數日布於京華後於銓司訪之云有
廣德令請換羅江宣皇在藩邸聞是說與諸王每
為戲談其後龍飛裝入相因書麻制廻樞近曰諾
即不敢新授中書門下平章事矣新集

元德秀死

唐元德秀退居安陸縣去家獨處一室值大雨水七
日不通餓死中書舍人盧載為誄文曰誰為府君
犬必啗肉誰為府君馬必食粟使役元君餓死空
谷丁用聊載之於芝田錄以為美事予意盧子不
當以二畜比之然其清貧固也但卒於家不聞退
居安陸此又不知何從來

昭應書生

唐有德音搜訪懷才抱器不求聞達者有人於昭應
逢一書生奔馳入京問求何事答曰將應不求聞
達科出因

權懷恩

唐荊州刺史權懷恩無賴除洛州長史州差奉軍劉

犬于迎至懷州路次拜懷恩突過不與語步趨二百餘步亦不遣乘馬犬子乃自上馬馳至驛令脫靴訖謂曰洛州幾個叅軍對曰正員一人員外一人懷恩曰何得有員外對曰餘一員遣與長史脫靴懷恩驚曰君誰家兒對曰阿父爲僕射懷恩憮然而去僕射劉仁軌謂曰公草裏刺史何州不可造次叅軍雖卑微豈可令脫靴耶出朝野僉載不復出旬日犬子爲益州刺史

李秀才

即中李播典新州日有李生稱舉子來謁會播病

神史彙編

卷之九十六

九

三百七十一

疾子弟見之覽所投感播詩卷既退呈於播驚曰此昔應舉時所作卷也唯易其名耳明日遣其子邀李生從容詰之曰奉大人咨問此卷非秀才所制乎李生聞語色變曰是某平生苦心所著非謬也子又曰此是大人文戰時卷也無賤翰末更却請秀才莫妄言遽曰向來誠爲誑耳二十年前實於京輦書肆中以百錢買得殊不知是賢尊郎中佳製不勝恐悚子復問于播笑曰此蓋無能之輩亦何怪乎饑窮若是寔可哀也遂令子延食于齋數日後辭他適遺之縑繒是日播方引見李

拜謝前事畢又云某執即中盛卷遊于江淮間已二十載今希見惠可乎播曰此乃某昔歲未成名時所懷者今日老爲郡牧無用處便奉獻可矣亦無愧色旋置袖中播又曰秀才今擬何之生云將往江陵謁表丈廬尚書耳播曰賢表丈任何官曰見爲荆南節度使播曰何名對曰弘宣播拍手大笑曰秀才又錯也荆門廬尚書是某親表丈生慙悻失次乃復進曰誠若郎中之言則并荆南表丈一時曲取於是再拜而出播歎曰世上有如此人荆郭間悉話爲笑端

神史彙編

卷之九十六

十

三百七十七

用事謬誤

唐事謬誤雖文士時有之韓文公作孔子廟記云社稷之祀不屋而壇豈如孔子堂巍然坐用王者之禮若以爲壇祭之禮不如屋則何天地員丘方澤初不屋也孔子之禮雖極隆比天地則有間矣豈以壇屋爲隆殺乎又巍然端坐后世爲士偶乃有此古祭用主安能巍然而坐乎退之未三思也

却昂

唐却昂與韋陟交善因話國朝宰相誰最無德昂誤對曰韋安石也尋自覺驚走路逢吉溫溫問何故

倉惶如此答曰適與韋尚書詰國朝宰相最無能者本欲言吉頊誤言韋安石既言又鞭馬而走抵房相館之第執手慰問復舍頊以房融為對言訖大慙越出昂有時稱忽一日而犯三人舉朝嗟嘆唯韋陟遂與絕交出國史補

張長史

唐臨濟令李回妻張氏其父為廬州長史告老歸以回之薄其女也故往臨濟辱之誤至全節縣問門者曰明府在乎門者曰在張遂入至廳前大罵全節令趙子餘不知其故私自簾以窺之見一老父

押史彙編 卷之九十六

十一 三五五十三

詬罵不已而縣中常有狐鳥魅以張為狐乃密召吏人執而鞭之張亦未寤罵仍恣肆擊之困極方問何人輒此詬罵乃自言吾李妻父也回賤吾來怒回耳全節令方知其誤寘之館給醫藥焉張之僮夜亡至臨濟告回回大怒遣人吏數百將襲全節而擊令令懼閉門靜守回遂至郡訴于太守太守恕其誤也使出錢二十萬遣張長史求和回仍至縣張喜回之報復卒不計其薄女遂歸出紀

張由古

唐張由古有吏才而無學術累歷臺省嘗於衆中

玆固有天才而文章不入文選或謂之曰兩部燕山銘等並入文選何為言無由古曰此並班固堅文章何關班固事聞者掩口而笑又謂同官曰昨買得王僧孺集益僧大有道理杜文範知其誤應聲曰文範亦買得佛袍集倍勝僧孺集由古竟不知覺

馮光震

唐率府兵曹參軍馮光震入集賢院校文選嘗注蹲鴟云蹲鴟者今之芋子即是着毛蘿蔔也蕭令聞之謂掌大笑出譯實錄

押史彙編 卷之九十六

十一 三五五十三

李文禮

唐李文禮頓丘人好學有文華累遷至楊州司馬而質性遲緩不甚精密時在楊州有吏自京還得長史家書云姊亡請擇日祭之文禮忽聞姊亡乃號慟吏伺便復白曰是長史姊文禮徐問曰是長史姊耶吏曰是文禮曰我無姊向亦怪矣出紀

講論語

魏傅節度使韓簡性粗質每對文士不曉其說心耻之乃召一孝廉講論語為政篇翌日謂從事曰近日方知古人淳朴年至三十方能行立聞者大

假作僧道

南中小郡多無繼流每宜德音須假作僧道陪位昭宗卽位柳韜爲營管宣告使赦下到屬州自來無僧道習臨事差攝宣時有一僞僧不伏排位太守王弘大怪而問之僧曰役次未到差遣偏併去歲已曾攝文宣王今年又差作和尚聞者絕倒

馮宿

馮宿文宗朝敎歷中外甚有美譽垂入相者數矣又能曲事北司權貴咸得其惟心焉一日晚際中尉封一合送與開之有巾二頂暨甲煎面藥之屬時

神史彙編卷之九十六

主三

理行結中貴者將大拜則必先遺此以爲信馮大喜遂以先呈相國楊嗣復蓋常佐其幕也馮又性好華潔自夕達曙重衣數襲選駿足數疋鞍轡服耀無與比馮以旣有的信卽不宜序班遂修容易服而入至幕次吏報有謁者捧麻必相也將宣則謁者向殿執敕整折朗呼所除拜大僚之姓名曰蕭倣馮乃驚仆于地扶歸第得疾而卒蓋其夕擬狀將付學士院之時文宗謂近臣曰馮宿之爲人似非沉靜蕭倣方判鹽鐵朕察之頗得大臣之體遂以易之

出正堂

書題籤

大僚題上紙籤起於丞相李趙公也元和中趙公權傾天下四方絨翰日滿闕者之袖而潞帥却士美時有珍獻趙公喜而回章盈幅曲叙殷勤誤卷入振武封內以遺之而振武別紙則附于潞時阿跋先進帥覽盈幅手字知誤書特飛還趙公趙公因命書吏凡有尺題各籤記以送故於今成風

會粹

唐史載鄭虔集當世事著書八十餘篇目其書爲會粹老杜哀故著作即貶台州司戶榮陽鄭公虔詩

神史彙編卷之九十六

古三

云蒼龍何技癢按韵略蒼鳥外切草多貌如蒼今蔚今之蒼龍但外切小也如蕞爾小國之蕞虔自謂其書須多而皆零碎之小事也后人乃快呼爲會粹意謂會取其純粹失之遠矣

三切

宋初執政私第接賓客有數庶官幾不復可進自王荆公欲廣收人材於是不以品秩高卑皆得進謂然自是不無賁緣干求之私進見者旣不敢廣坐明言其情往往皆於送客時羅列於廡下以久留身叙陳而退遂以成風執政旣日接客至

皆杜門不復通關吏亦以榜揭於門曰假日不見客故事見執政皆着靴不出笏然客次相與揖則皆用笏京師士人因言廳上不說話而廡下說話假日不見客而非假日見客堂上不出笏而客次出笏謂之三拗燕語

唐虞對仲尼

東齊記事載楊文公知舉日於簾下大笑既開院上殿其際怪問貢舉中何得多笑對曰舉人有上請笑笑事臣對以有疑事不多便以故同官俱笑矣近有士大夫移殿謝論薦者云措諸

神史集編

卷之九十六

五

唐虞與仲尼為對始是欲與同時舉人分論

試文可笑

科場中進士程文多可笑者治平中國學試策問體貌大臣進士策對曰若文相公富相公皆大臣之有體者若馮當世沈文通皆大臣之有貌者意謂文富豐碩馮沈美少也劉原甫遂目沈馮為有貌大臣又歐陽永叔主文試貴老為其近於親賦有進士散句云觀茲黃耆之狀類我嚴君之容時堂大笑

匍匐圖

陳烈福州人博學不狗時動遵古禮蔡君謨告之于莆田烈往弔之將至近境語門人曰詩不云民有喪匍匐救之今將與二三子行此禮于中欄轉與二十餘生望門以手據地膝行號慟而入婦人望之皆走君謨匿笑受弔即時李遵勗圖蘇仲預言項在先帝朝蔡溫叟嘗提舉陝西保甲忽有詔曰御批問所隸諸州所教保甲精如何蔡上札子言臣所教保甲委是精楠奏至神宗謂特臣曰蔡溫叟將楠字認是精確

神史集編

卷之九十六

末

蝎虎祈雨

唐中京師久旱按古法令坊巷各以大甕貯水插柳枝泛蜩蜥使青衣小兒環遶呼曰蜩蜥蜩蜥雲吐霧降雨湧沱放汝歸去開封府准堂劄上具坊巷寺觀祈雨甚急而不能盡得蜩蜥往往以蝎虎代之蝎虎入水即死無能神變小兒更其語曰冤苦冤苦我是蝎虎似恁沉昏怎得甘雨

小孤山

歐公歸田錄云江南有大小孤山在江水中巖然立而世俗轉孤為姑江側有一石磯謂之澎湃

遂轉爲彭即礪云彭即者小姑娘也余過小孤廟像乃一婦人勅額爲聖母廟豈止俚俗之謬哉

科舉之變

王荆公改科舉暮年乃覺其失曰欲變學究爲秀才不謂變秀才爲學究也蓋舉子專誦王氏章句而不解正義如學究誦註疏爾教坊雜戲亦曰學詩於陸農師學易於龔深之蓋訛士之寡聞也王無父黎宗孟皆爲王氏學世謂黎爲模畫手一點一畫不出前人王爲轉般倉致無贏餘但有所欠以其因人成能無自得也

科史彙編

卷之九十六

七

苗振

苗振以第四人及第既而召試館職一日謁晏丞相晏謂之曰君久從吏事必疎筆硯今將就試宜稍溫習振卒然答曰豈有三十年作老娘而倒棚孩兒者乎晏公悅而哂之既而試澤宮選士賦韻有王字振押之曰事土之濱莫非王語遂不中選晏公聞而笑曰苗君竟倒棚孩兒矣

差吏誤對

李獻臣好爲雅言知鄭州時孫次公爲陝漕罷赴關先遣一使臣入京所遣乃獻臣故吏到鄭庭參獻

臣甚喜欲令左右延飲乃問之曰餐來未使臣誤意餐者謂次公也遽對曰離長安日都運已治裝獻臣曰不問孫待制官人餐來未其人慙沮而言曰不敢欺爲三司軍將日曾喫却十三杖俗語謂遭杖爲餐獻臣掩口曰官人誤也問曾餐不曾餐飯欲奉留食耳

諂謬

王荆公作相日當生朝光祿卿輩申以大籠貯雀詣客次播笏開籠且祝曰願相公一百二十載時有邊寨之主妻病而虞候割股以獻天下駭笑時人爲之語曰虞候爲縣君割股大卿與丞相放生

馬從一

繼聖間馬從一監南京排岸司適漕使至隨衆迎謁漕一見怒甚即叱之曰聞汝不職本欲按汝何不亟去尚敢來見耶從一惶恐自陳湖湘人迎親親祿求哀不已漕察其語南音也乃稍霽威云湖南亦有司馬氏乎從一答曰某姓馬監排岸司耳漕乃微笑曰然則勉力職事可也初蓋誤認爲溫人故欲害之自是從一刺謁但稱監南京排岸而已傳者皆以爲笑

西蜀方言

唐人言冬烘是不了了之語故主司頭腦大冬烘錯認顏標是魯公之語人以爲戲談今蜀人多稱之崇寧末于安國爲郎官成都人詹丕爲諫官以安國嘗建言移事省上章擊之其辭略云謹按某官人才闕茸臨事冬烘蓋以其蜀人聞者無不笑之

春帖子

大觀間翰苑進春帖子有一學士撰詞云神祇祖考安樂之草木禽獸裕如也以鳥獸祖考非所宜竟以是得罪

神史彙編 卷之九十六

九

改我爲小人

燕北風俗不問士庶皆自稱小人宣和間有右金吾衛上將軍韓正歸朝對中人以上說話卽稱小人中人以下卽稱我家每日到漏合誦天童經數十遍其聲朗朗然且云對天童豈可稱我目皇天生我皆改爲小人云皇天生小人皇地載小人日月照小人北斗輔小人前後二十餘句應稱我者皆改爲小人識者聞而笑之然小人有母皆嘗小人之食小人之稱其古矣施之一經是可嘆也

犯夜證見

事張觀嘗知開封府府有犯夜巡者觀據案訊之曰有証見乎巡者曰苦無証見證見亦是犯夜左右無不大笑

党彥進

党彥進在許昌有說話客請見問說何事曰說韓信卽杖之左右問故曰對我說韓信對韓信亦說我失見山客彥進武人闇不曉事然使韓信復生不能不服此言語云來說是非者便是是非人說韓信人喫杖不亦宜乎

党進

神史彙編 卷之九十六

三

党進不識一字朝廷遣防秋於高陽朝辭日須欲致詞閣門曰太尉邊臣不須如此進性強狠堅欲致之進把笏前跪移時不能道一字忽仰面瞻天表厲聲曰朕聞上古其風朴略願官家好將息仗衛掩口後左右問曰太尉何故念此二句進曰我常見愛掉書袋我亦掉兩句要得官家知我讀書

帷帳

朱紹興省試高祖能用三傑賦一卷文甚奇古而第四韵押運籌帷帳考官以漢書乃帷幄非帳字不敢取出院以語周益公公曰有司誤矣非作賦者

之誤也史記正是帷帳漢書乃作帷幄

遮說

淳熙丁未洪景盧知舉一考官大笑絕倒問之則云試卷中有用董公遮說漢王事以公遮爲董三老之名洪曰其下無注文安知其非名邪既撒棘有考官出道此語予曰洪非不知但惡後生輕薄故爲此說耳其人未諭予曰不然則周亞夫傳趙涉遮說將軍涉遮亦趙之名乎坐客皆笑而罷

無着居士

趙德善尚書自號無着居士家居吳郡從善尹天府

神史彙編

卷之九十六

王

目招郡學喬木在家塾訓子希蒼而喬生乃饗餐實無所知不能責成其子弟後希蒼公倅紹興日令庖人造燥子茄欲書判食單問廳吏茄字吏曰草頭下着加卽援筆書草下用家字乃蒙字郡人目曰燥子蒙

三覺侍郎

趙叔問爲天官侍郎肥而喜睡又厭賓客在省還常挂歇息牌於門首呼爲三覺侍郎謂朝回飯後歸第也

苦海

鄭光業兄弟每柄文有一巨皮廂凡人投獻詞句不可強者卽投其中號曰苦海用資諧戲每有宴集卽命二僕昇苦海於前其間一編靡不極歡而罷

私印對

天順間桂廷珪者嘗館於錦衣門達家刻私印曰錦衣西席後松陵驛永其洗馬江朝宗之壻印曰翰林東床一時傳笑以爲的對

餘姚兩生

大學士李文達公先任浙江督學使行至餘姚有兩生當門對奕或曰太宗師至尚奕乎兩生曰吾何

神史彙編

卷之九十六

王

畫不讀詩經試太宗師能作百人名題目試我乎及試餘姚論題目用兵最精策題曰孔門七十二賢賢賢何德雲臺二十八將將將何功諸生茫然齊起跪問公曰千字文不能記百人名亦不省何謂讀書固知汝諸生今科無舉人在內餘姚科第極多是年果無一人中督學之言不偶

建言可笑

成化間一御史建言順適物情事近京地方車輶騾驢相雜騾性快力強驢性緩力小今並一處驅馳物情不便乞要分別改正各自行使弘治初一給

事中建言處置軍國事一條云京城士人多好着馬尾襯裙管操官馬因此被人偷拔鬃尾有悞軍國大計乞要禁革此事近一員外建言崇節儉以變風俗其疏專論各處茶食舖店所造者卓糖餅大者省功而費料小者料少而費功乞要確量定式功料之間務在減節使風俗歸厚云云所司亦爲之覆奏肉食者謀國乃有此輩可笑鷄鶩御史何代無之朱子語錄高宗朝有人上言聖節殺鷄鶩太多只令殺猪羊大牲適傳一龍虎大王南侵邊方以爲悞胡侍郎云不足慮此有鷄鶩御

神史彙編

卷之九十六

幸

史足以當之

俗字古字

有一詩人謂草虫不可言啼遂疏之不知絡繹啼太白日已道之矣客終無以自明二人蓋未嘗讀李詩故也成化間有吏建言時事禮科給事中忌之以激厲風俗之厲不從力參送法司問罪不知厲本出自漢書凡云風厲勉厲皆不從力此吏亦不能自明二人蓋未嘗讀漢書也兵科給事中因兵部題本以伎不從女呼吏答之翌日有

識古字故也凡遇人文字所見未的輒疵議不能無悔

芝蔴通鑑

郡人有韋政者貌大不檢人稱之曰韋大夫平生好訐凡官吏貪酷豪強侵漁人所不能直者皆被其訐訐則必去其人乃已宣德正統間累繫獄幾死後得脫政素不讀書好大言偶記君臣故事數對客談之既畢寂然無聲蓋已罄矣一日友人王翁酒間戲謂曰如君之所談乃芝蔴通鑑耳蓋吳人愛以芝蔴點茶粥者必以紙裹授之有一粥芝蔴

神史彙編

卷之九十六

吉

年號犯舊

年號犯前代者三前涼張重華五代蠻人張遇賢宋方臘皆僭永樂元武宗太子阿速急八即位上都僭天順夏主李乾順僭正德正德紀元詔下馬宰試選人題爲宰相須用讀書人論蓋川宋事譏內閣也

陳音健忘

陳公音字師召福建莆田人有文行而性恍
惚多誤前輩傳其事以爲笑近又得數事叙列於
左刑部郎中浙江楊某字文卿又有山西人楊文
卿爲戶部郎中一日浙江楊氏招飲而師召造山
西楊氏時文卿尚寢聞其來亟起迎之坐久師召
不見酒榼乃謂曰觴酒豆肉足矣毋勞盛設文卿
愕然應曰諾入告家人使治具俄而浙江使人至
白以主公文候師召始悟曰昨日所請者乃汝主
耶我誤矣一笑而去嘗檢書得友人招飲舊帖忘
其書所藏也如期而往累茶不退主人請其來故
神史彙編 卷之九十六 三九十二

是六反之果六也各散皆然師召大驚語人曰密
之天才也或喻之曰彼給公耳上么下六散之定
數何足爲異師召歎曰然則我亦可爲因詣西崖
告之西涯先度其必至別製六散錯亂其數師召
屢擲不中乃嘆曰兄真不可及也豈欺我哉



釋史彙編卷之九十七

海石間民王折

文史門

經書類

古經書

易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連山八萬言歸藏四千三百言古文尚書舊有四十五卷為十八篇古秩禮記有五十六卷古論語二十一卷古孝經一卷二十章千八百二十二字今異者四百餘字

釋史彙編卷之九十七

七經緯

經緯三十六篇並云孔子所作漢代有郊氏表氏說宋均鄭玄並為識緯之注文辭淺俗不類聖人之旨隋志七經緯者易緯稽覽圖乾鑿度坤靈圖通卦驗是類謀辨終備書緯璇璣鈴考靈曜刑德放帝命驗運期授詩緯推災度厄歷樞含神霧禮緯含文嘉稽命徵斗威儀樂緯動聲儀稽耀嘉叶圖微孝經緯援神契鈞命決春秋緯演孔圖元命苞文耀鉤運斗樞感精符合誠圖考異郵保乾圖漢含孽佑助期握誠圖潛潭巴說題辭又有尚書中

侯論語載在七緯之外河洛七緯合為八十一篇河圖九篇洛書六篇又別有三十篇玉海

釋經

漢儒釋經易有畧書有古詩有細春秋有微

國朝陸文裕公曰先秦兩漢問書名爾雅曰故者如毛詩故魯故后氏故翰故杜林蒼頡故曰微者如左氏微鐸氏微張氏微虞卿微曰通者如陸君通白虎通風俗通魏晉而下則華靡矣宋王景文有總聞聞音曰音韻聞訓曰字義聞章曰分數聞句曰句讀聞字曰字畫聞事曰事實聞人曰人姓號

釋史彙編卷之九十七

聞物曰鳥獸艸木器物聞地曰山川土壤州縣鄉落之類聞共十聞每篇為總聞又有聞風聞雅聞頌等觀其命名已得古意惜未得其書而讀之也戊戌歲借錄于李文選開先其書頗與宋傳不合亦有前人所未發云

注君通

注丹作易通論七篇世號注君通杜撫作詩題約義通學者傳之曰杜君法馬融作周官傳授譙該通解左氏疑滯名謝氏釋

七經小傳

圖史云慶曆以前學者尚文辭多守章句注疏之學至劉原父爲七經小傳始異諸儒之說王荊公修經義蓋本于原父云

秦誓之始

漢宣帝太始中河內女子得秦誓一篇獻之與伏生所誦合三十篇漢世行之

陸德明經典釋文

五經刻石

漢宦者汝陽李巡以爲諸博士試甲乙科爭第高下頭相告言至有行賂定蘭臺漆書經字以合其私史者乃白靈帝與諸儒共刻五經文于石于是詔

經史彙編

卷之九十七

三

等正其文字自是五經一定爭者用息

後漢書

石經考

漢靈帝光和六年刻石鐫碑載五經文于太學講堂前此初刻也蔡邕以熹平四年與五官中郎將高堂谿典禮議郎張訓韓說太史令單鳳秦求正定六經文字靈帝許之邕乃自書丹于碑使工鐫刻立於太學門外此再刻也魏正始中又立古文篆隸三體石經古文用鳥跡科斗體篆效史籀李斯胡毋敬體隸用程邈體晉永嘉中王彌劉曜入洛焚毀過半魏世宗神龜元年從崔光之請補石

唐天寶中刻九經于長安禮記以月令爲首從李林甫請也五代孟昶在蜀刻九經最爲精確是時僭據之主惟昶有文學而蜀不受兵又饒文士故其所製獨善朱子論語注引石經者謂孟蜀石經也宋淳化中刻于汴京今猶有存者

杭石經考

宋紹興二年高宗宣示御書孝經易詩書春秋左傳論語孟子中庸大學學記儒行經解五篇刻石太學淳熙中孝宗建閣藏之親書扁曰光堯石經之閣朱子修白鹿洞書院奏請石經本即此是也元

經史彙編

卷之九十七

四

初西禿楊璉真伽造塔于行宮故址欲取碑石疊塔時杭州路官申屠致遠力爭止之幸而獲免後學爲西湖書院碑閣俱廢國朝改爲仁和學後洪武末徙仁和學于城隅之貢院而石經亦昇致焉歲深零落踣卧草莽間而龜趺螭首十缺其半宣德元年侍御吳訥屬郡縣收緝凡得百片真之大成殿後兩廡已爲不全之器矣近于正德十三年宋侍御復移至杭州府學之廡至于歷代石經漢有蔡邕隸書傳稱六經止是易書公羊禮記論語

見洛陽記此石在洛陽太學門外魏有邯鄲淳所書

三體石經予意此亦恐訛蓋淳乃漢順帝時人作曹娥碑時年必二三十矣至魏文帝已百數十年魏畧載淳為博士恐又一人否則或梁鵠鍾繇等書晉惠帝時侍中裴頠修學書經刻石皆在洛陽唐貞觀時太宗命唐元度書九經訓釋是名九經字樣文宗時高重為祭酒與鄭覃復刻九經皆在長安國學也後蜀孟昶孫逢吉等五人書刻七經周易爾雅毛詩尚書儀禮禮記周禮于成都宋嘉祐中楊南仲章友直篆書六經於國學至高宗之刻共八次也

五經之始

神史彙編

卷之九十七

五

三

本莫始畫八卦則易之始也又有網罟之歌則詩之始也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則書之始也易始八卦而文王六十四卦調之周易蓋夏曰連山商曰歸藏故謂之周易也濟南伏生以其上古之書故曰尚書秦焚六籍書亡其半詩存者六篇春秋偶完而禮樂之書無復遺文易以卜筮故得全今禮記又雜出于漢儒月令出于呂不韋蔡邕王肅則以為周公作漢文帝令諸儒士作王制子思作中庸劉歆云公孫尼子作緇衣而樂記一篇司馬遷以為公孫弘所記著以為樂書在八書

一他皆錯雜出自漢世也

三家論六經

文心雕龍宗經篇曰論說辭序則易統其首詔策章奏則書發其源賦頌歌贊則詩立其本銘誄箴祝則禮總其端紀傳銘檄則春秋為其根陳駢文則曰六經之道既曰同歸六經之文容無異體故易文似詩詩文似書書文似禮中孚九二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糜之使入詩雅孰別文辭抑二章曰其在于今與迷亂于政顛覆厥德荒湛于酒女雖湛樂從弗念厥紹罔敷求先王釋史彙編卷之九十七克其明刑使入書誥孰別雅語顧命牖間南嚮敷重慶席黼純華玉仍几西序東嚮敷重底席綴純文貝仍几東序西嚮敷重豐席画純雕玉仍几西夾南向敷重筍席玄粉純漆仍几使人春官司几筵孰別命語宋景濂曰五經各備文之眾法非可以一事而指名也福按劉氏之言言其大凡耳陳氏特指其一二相似者而言宋氏則謂五經可以備諸體雖然微劉氏不足以啓陳氏微陳氏則宋氏無由出此言也後之論者固不可以此而廢彼

緯書說

漢世稱五經七緯今緯書都不存而散見于各書者
則有易緯如乾坤鑿度之類詩緯如含神霧之類
書緯如考靈曜之類春秋緯如元命苞之類禮緯
如含文嘉之類樂緯如動聲儀之類孝經緯如援
神契之類論語緯如撰考識之類河圖緯如挺佐
輔之類洛書緯如甄曜度之類此皆其篇目其他
尚不能悉舉皆是東漢時因光武喜識緯故諸儒
作此以干寵而世遂傳用之其不與于西京之世
明矣然據此則當是十緯或者漢儒亦以樂記并
之而河圖洛書別自有緯不在此數則五

經史彙編

卷之九十七

經史彙編論語正合七緯之目矣

出四友
三業說

六經志體

聖人有民人則有政事有政事則書有山川則
有題詠有題詠則詩有星緯則有陰陽有陰陽則
易有上下則有和節有和節則禮有人物則有衰
貶有衰貶則春秋是六經一志已

經書補注

四明黃潤玉是 國朝人所著有經書補注如云易
之道扶陽而抑陰卦之位貴中而賤極陽過乎極
雖剛不吉陰得其中雖柔不凶又曰易動而

方而靜八卦中虛故圓九疇中實故方其言多有
可采

黃東發日抄

五經朱子于春秋禮記無成書慈溪黃東發取二經
大全為之集解其義甚精蓋有志補朱子之未備
者耳且不欲顯故附于日抄中其後程端學有春
秋本義東匯陳皓有禮記集說皆不能過之永樂
初脩五經大全諸儒皆未見日抄故一無所取

易類

易

經史彙編

卷之九十七

八

易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張晏曰庖犧氏將興
神龍負圖而至帝王世紀曰黃帝游于洛水上大
魚鯀五牲祭之雨七日夜魚流始得圖書春秋緯
云河以通乾出天苞洛以流坤出地符河龍圖發
洛龜書發孔安國以為河圖八卦洛書九疇是也

繫爻

繫辭曰易之興也當商之末世周之盛德耶其文王
與紂之事耶司馬遷曰文王囚而演易楊子法言
曰文王重易六爻漢書楊雄傳曰文王附六爻天
文志曰文王重易六爻作上下篇按升之六四曰

王用享于岐山謂文王也文王之追王在克商之後明夷之六五曰箕子明夷在觀兵之時二者非文王所及也乾鑿度曰垂皇者犧卦道演德者又通卦驗蒼牙通靈昌之盛蓋言卦繫辭文王作也春秋左氏傳曰韓宣子適魯見易象云吾乃知周公之德蓋言卦辭周公作也易更三聖不言周公穎達謂父紂子業故也

十翼

漢藝文志重易作上下篇孔氏爲之彖象繫辭序卦之屬凡四十篇孔穎達周易正義曰彖象十翼以

神宋集編

卷之九十七

九

三

孔子所作謂上彖一下彖二上象三下象四上繫五下繫六文言七說卦八序卦九雜卦十也翼附其體而有所行之謂也易非十翼以輔之則人指爲卜筮之書而行不遠矣易上下經之分或指體或指用如天行如地勢皆體也故上經之卦多指體如海雷如蕪山如隨風等是用也故下經以下多指用

繫辭說

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自古聖賢之意萬古得以推而求之者豈非言之傳歟而聖人之言所以爲

得非書乎然則書不盡言之煩瑣而盡其要者不盡意之委曲而盡其理謂書不盡言言不盡意者非深明之論也子謂繫辭非聖人之作初若可駭迨今二十五世或稍稍以予言爲然

易卦言酒

易惟四卦言酒而皆險難時需于酒食坎樽酒簋困于酒食未濟有孚于飲酒

引易之誤

永叔作傳易圖序云予讀經解至引易曰差之毫厘繆以千里之句恠今易无此文或遂謂易非完書

神史彙編

卷之九十七

十

易

然經解所引按王充論衡注乃易之緯文永叔于易經求之誤矣

論易

帝王世紀曰庖犧氏作八卦神農重之爲六十四卦黃帝堯舜引而伸之分爲三易至夏人因炎帝曰連山殷人因黃帝曰歸藏文王廣六十四卦著九六之爻曰周易王弼虞翻韓康伯孔穎達及淮南子皆云伏羲已重爲六十四卦乾鑿度亦曰庖犧氏畫爲六十四卦文王作彖辭周公作爻辭鄭氏則曰神農重卦蓋本世紀之言司馬遷揚雄言文

王重之非是繫辭曰八卦成列象在其中因而重之爻在其中味其文義為伏羲分為十三卦制作其重卦名皆在文王前如神農耒耜之教蓋取諸益之類昭然可証至于卦辭則作于文王爻辭作于周公馬融釋經陸續序太玄及王弼並依此說若以爻辭為文王作則辭多文王事明夷六五可見韓宣子使魯見易象乃歎周公之德則爻辭為周公作無疑班固亦云十翼作于孔子或疑春秋傳穆姜之筮得文言是時未有孔子安得為孔子作或曰此左氏之謬或曰古有是語孔子用之

神史彙編

卷之九十七

十一

周禮三易

周禮太卜掌三易之法于今升注云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此小成之易也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此連山之易也初乾初夷初艮初兌初肇初釐初震初巽此歸藏之易也小成者伏羲之易也而文王因之連山者列山氏之書也而夏人因之歸藏軒轅氏之書也而商人因之夏得人統故歲首建寅而卦首艮商得地統故歲首建丑而卦首坤周得天統故歲首建子

乾伏羲之易小成為先天神農之易中成為中天黃帝之易大成為後天子按邵康節之易先天後天其源出于此今之讀易者知有先天後天而不知有中天讀尚書者知有古文今文而不知中文可乎中文尚書見後漢書

卦爻名義

易者廬壘之名守官是矣守官即班固也與龍通氣故可辟雨與利同形故

者茅犀之名稀神是矣犀亦曰茅犀狀如犀而小角善知吉凶交廣有之土

者名曰犀形獨角知幾知祥是則家者取于幾也

神史彙編

卷之九十七

十二

大荒之獸也人希見生象按其圖以想其形

之曰像故其為字從人于象也孔穎達曰卦者

也掛之于壁蓋懸物之枝也水經云爻者交疏之

窓也其字像窓形今之象眼窓也一窓之孔六十

四六窓之孔凡三百八十四所取于爻者義取于

旁通所取于卦者懸有大小也

讀易

孔子讀易韋編三絕鉄搥三折漆書三滅論語

噬嗑解

易噬嗑九四噬乾肺得金矢王弼注金剛也矢有也

程子傳云金取剛矢取直以九四陽得也朱子乃引周禮古之訟者先入鈞金束矢而後聽之黃東發云周禮出于王莽之世未必盡皆周公之制若先取出金而後聽其訟周興來俊臣之所不爲況成周之世哉蓋劉歆逢王莽之惡爲聚財之因旋激天下之亂而不果施行又可以誣聖經乎其說卓而正矣慎按淮南子齊桓公將欲征伐甲兵不足乃令輕罪者贖以金刀訟不勝者出一束箭百姓皆悅乃矯箭爲矢鑄金爲刀遂霸天下歆之附會周禮實本于此慎又以爲此說乃六國陰謀托

神史彙編

卷之九十七

三

三

飛遜

遜封肥遜無不利肥字古作𦵏與古𦵏字相似後世因訛爲肥九師道訓云遁而能飛吉孰大焉張平子思玄賦云欲飛遁以保名注引上九飛遜無不利謂去而遷也曹子建七啓云飛遁離俗金陵攝山碑偏懷飛遜皆可證

宣髮

考工記車人之事半矩謂之宣註頭髮皓落曰宣易

巽爲宣髮宣字本或作寡周易巽爲寡髮釋文本又作宣黑白雜爲宣宣髮二字甚奇

易林

馮玄岳曰焦氏易林其辭古雅秀逸其中皆有深旨如曰人面鬼口長舌如芥斲破瑚璉殷商絕祀言女禍也多虛少實語不可知尊空無酒飛言如雨言讒昌也登堦上堂見吾父兄左酒右漿與福相迎言退樂也南行載鎧登履九疑車傷牛罷日暮嗟咨戒行險也家在海隅桄榔短流深企立望宋無木以趨悲寡援也去草就蓼毒愈酷甚避井入坑

神史彙編

卷之九十七

古

三

憂患日生即詩人感感靡所騁之旨也三驪負衡南取芝香秋蘭芬馥利我少姜喻悅賢也長女三嫁進退多態譏不知止也千雀萬鳩與鷓鴣爲仇威勢不敵雖衆無益畏權貴也大樹之子百條共母當夏六月枝葉盛茂鸞鳳以庇召伯遊暑翩翩偃仰各得其所羨吏隱也五葵解墮頃斬獨宿憂爲身福喜達色也環緒倚鉏斗升屬口羞小利也救筍在梁魴逸不禁刺無政也三姬治民不勝其任又三手六目政多煩惑戒多門也東風啓戶隱代歡喜懷仁澤也葛藟蒙棘華不得實疾佞蔽也他

如張羅搏鳩鳥麗其災如從蟬見虎雖危無殆如
三狸捕鼠遮遏前後如天之與隅堯舜所居如酒
絲徽伯除憂來樂如簪短帶長出思苦窮如乾作
聖男坤為智女如鬪鬪齧齧貪鬼相責如鳬雁啞
啞以水為家如精誠所在神為之輔如汶山蹲鵠
肥脂多脂如戴篲望天不見星辰如陰淫不止白
馬為海如方口圓舌為知樞門如九雁列陣雌獨
不群如雷君出裝隱隱西行如道涉多阪半馬蛇

詩類

山空
雜錄

釋宋榮編卷之九十七

五

詩注疏

詩注疏中序大小雅云自鹿鳴至菁菁者莪二十二
篇皆正小雅六篇已亡惟十六篇從鹿鳴至魚麗
十篇是文武之小雅先其文王以治內後其武王
以治外宴勞嘉賓親睦九族事非隆重故為小雅
皆聖人之跡故謂之正自文王至卷阿十八篇是
文王武王成王周公之正大雅據盛隆之時而推
序天命上述祖考之美皆國之大事故為正大雅
自文王至靈臺八篇是文王之大雅下武至王
有聲三篇是武王之大雅如此等言論皆詩家切

實緊要者不知何故削去然何可使讀詩者不知
今之讀詩者若問其何謂小雅何謂大雅何者為
正何者為變必茫然不知則注疏其可盡廢我

詩正變

風雅之正變以治言自邶至曹治固多變鄘衛鄭秦
有美有刺太王治幽風化所基何皆言變風節南
山至魚藻治固變矣六月車攻斯干諸詩何以言
變小雅民勞至桑柔治固變矣崧高韓奕烝民江
漢諸詩何以言變大雅或曰衛鄭與秦皆國人私
美其君不合于治之正幽以周公遭變宣王功業

釋宋榮編卷之九十七

六

不終悉難曰正風正雅然六月序言小雅盡廢
夷交侵中國微矣宣王出而周道粲然復興變雅
不始干厲王而始于宣王何也若專以治言則
美其君豈得為詩夫子安得存之周禮篇章歌
詩幽雅幽頌幽治未純于正胡用之于樂章况七
月陳王業與公劉戒民事無以異一繫正雅一繫
變風何也詩大小雅以治言則受命作周代商繼
治為政之大燕群臣嘉賓燕兄弟朋友為政之小
嘉魚山臺菁莪卷阿棫樸均為養才用才之詩何
以分政之小大六月采芑車攻江漢常武均為宣

王中興之詩何以分政之小大周魯商三頌以盛德成功為主則周頌之薦宗廟告神明稱述祖宗功業極其形容自稱曰維予小子閔予小子曾孫篤之皆謙冲退托而商頌言假祖之孝曰湯孫奏假言赫赫之功曰於赫湯孫言奉祀之誠曰湯孫之將言天命之久曰在武丁孫子不過頌美主祭之君周頌簡嚴商頌敷暢已非一體魯頌稱美之辭益侈以衰微不振之魯奔走于霸主之號今惴惴自保不暇乃謂其懲荆舒服戎狄修復伯禽之德慶與經傳大率相戾聖人合商周與魯並以頌稱又何也謂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則幽何以有雅謂美盛德告成功則幽何以有頌予謂求詩于詩不若求詩于樂天子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及言關雎之亂洋洋盈耳以樂正詩則風雅與頌以聲而別古者詩存于樂延陵季子觀樂於魯使工爲之歌乃于五聲和八風平節有度守有常記禮言鄭宋衛齊之音其聲淫及商知非武音歌頌大小雅以爲聲歌各有所宜書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周禮教六詩以六律爲之音左傳晉得楚囚問其族曰伶人也與之琴

南音文子曰樂操土風不忘舊也有娥之北音塗山之南音夏之東音周之西音專以音樂爲主聲相形故生變五音樂之正也應鍾爲變宮蕤賓爲變徵樂之變也後之言樂有三宮二十一變樂有正聲必有變聲夫子正詩於樂豈獨風雅有正聲而無變聲哉故國風十五國之土歌土歌之正爲正風土歌之變爲變風採詩者以聲別之列國非無正音散而不傳耳幽風國風周之變音周南召南周之正音其雅樂之正變也亦然賢誦工歌既別其聲之正變復析爲小雅大雅亦不過雅音之大小者爲大樂章大燕享用之雅音之小者爲小樂章小燕享用之春秋穆子如晉晉侯享之金奏肆夏歌文王俱不拜歌鹿鳴而後拜韓子以捨其大拜其細爲問對曰王夏天子所以享元侯文王兩君相見之樂皆不敢當鹿鳴所以嘉寡君敢不拜嘉足見雅音小大即樂章之小大也以言于頌周頌雖簡商魯之頌雖繁周頌雖敬懼而謙恭商魯之頌雖侈麗而誇大其音苟合何往非頌人不以言求詩而以樂求詩始知風雅之正變小大與三頌之殊奎同歸矣孔穎達云取大雅之音歌其政

事之變者謂之變小雅言政而參以音其論得
矣蓋樂與政通謂無關於政固不可悉以政事解
之則有不可解者今之樂章至不足道猶有正調
轉調大曲小曲之異風雅頌既欲被之絃歌播之
金石安得不別其聲之小大正變哉

鄭衛之音

鄭衛之音皆淫音也夫子獨曰放鄭聲不及衛音何
也衛詩所載皆男奔女鄭詩所載皆女奔男所以
放之聖人之意微矣

夏屋

釋東萊編 卷之九七

九

詩夏屋渠渠注夏屋大具也渠渠勤勤也言于我設
禮食大具以食我其意勤勤然初不指屋宇也經
言夏屋惟此而已至楊子雲法言乃云震風凌
然後知厦屋之幷幪則誤以爲屋宇矣蓋由漢人
言廣厦大厦已差忒矣

書類

七觀

孔子曰智者見變思形愚者覩怪諱名李固奏記梁
商孔子曰六誓可以觀義五誥可以觀仁甫刑可
以觀誠洪範可以觀度禹貢可以觀事臯陶謨可

以觀治堯典可以觀美見大傳文心雕龍云書
七觀正此孔叢子云帝典觀美大禹謨禹貢觀事
臯陶謨益稷觀政秦誓觀義與此各異

書緯

孔子求得黃帝玄孫魁之書是秦穆公凡三千二百
三十篇乃刪以一百篇爲尚書十八篇爲中候今
百篇之內見亡四十二篇書緯

予若觀火

予若觀火予亦拙謀或以我視汝情明若觀火非也
夫火雖不可嚮避猶可撲滅故火蔓延則當撲之
今乃坐視其延蔓是拙謀矣人臣不從上令則當

釋東萊編 卷之九上

二十

以道論尚書有曰予于堯典見天文矣而言四時者
不知中星禹貢敷土治水而言九州者不知水經
洪範性命之原而言九疇者不知敷言舜于四凶
以充廷之舊而流放竄殛之穉王將箕其祥刑而
先醜其耄荒湯之伐桀出不意而奪農時文王受
命爲僭玉召公之不說類乎無上太甲以不順伊
尹而放羣叔才有流言而誅啓行桀戮之刑以告

晁以道論書

以道論尚書有曰予于堯典見天文矣而言四時者
不知中星禹貢敷土治水而言九州者不知水經
洪範性命之原而言九疇者不知敷言舜于四凶
以充廷之舊而流放竄殛之穉王將箕其祥刑而
先醜其耄荒湯之伐桀出不意而奪農時文王受
命爲僭玉召公之不說類乎無上太甲以不順伊
尹而放羣叔才有流言而誅啓行桀戮之刑以告

不用命盤庚行剗殄之刑而遷國周人飲酒而死
魯人不板幹而屋誅先時不及時而殺無赦咸不
足訖老不足敬禍不足畏凶德不足忌之類惟此
經遭秦火之後孔壁朽折之餘孔安國初以隸篆
推科斗既而古今文字錯出東京乃取正于杜林
傳至唐彌不能一明皇帝詔衛包悉以今文易之
其去古幾何其遠矣今之學者盡信不疑殆如手
授于洙泗間不亦惑乎

洪範商書

左傳襄公三年君子謂祁奚于是能舉善矣商書曰
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其祁奚之謂矣注云商書洪
範也按洪範今在周書而當時謂之商書豈以箕
子爲商人耶抑不知當時編在商書而經秦火之
後編入周書耶但箕子雖商人而洪範之篇寔成
于武王訪問之日只當作周書爲正

舜七始詠

漢書律曆志引古文尚書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七
始詠以出納五言今文七始詠作在治忽史繩祖
據漢郊祀歌七始華始肅倡和聲而以今文在治
忽近于傅會以予考之此言聲律音詠是一類事

但漢書注不注七始之義今之切韻官商角徵羽
之外又有半商半徵蓋牙齒喉唇之外有深喉
淺喉二音此即所謂七始詠詠即韻也汗簡隸古
七始作夾始蓋古文七作來來與夾相近而誤尤
可驗史氏之說爲是由此言之切韻之法自舜世
已然不起于西城胡僧又可知予特表而出之
云七始者天地四時人
也此說乃意料之言

尚書改誤

明高皇帝以尚書咨義和與唯天陰陽下民二簡
蔡沉注誤命禮部試右侍郎張智與學士劉三吾
改爲書傳會選劄示天下學子
神史彙編 卷之九十七 二五

春秋類

郭公

春秋書夏五郭公人皆以爲闕文夏五固無可疑至
郭公胡氏以爲郭亡蓋齊威有郭何故亡之間父
老有善善惡惡之對然以公爲亡疑其未然按春
秋書有蟻有蜚謂昔無而今有也至螽之一字傳
文宣哀之世凡六書之而無他說以此爲例恐郭
公亦止是一物直書之以記異爾本州布殺一條
江東呼爲郭公豈此物邪

春秋天事

孟子曰春秋天子之事葉石林謂春秋不特天子之事乃天之事也蓋天子僅可賞罰一時之諸侯卿大夫時之得失誰得而治之故曰春秋爲天之事天有四時賞以春夏刑以秋冬旣因魯史之舊每年必書春夏秋冬石林謂自隱至哀凡十二公以象天之十二月謂十二爲天之大數是但以二百四十二年象天之二十四氣則失之鑒春秋惟桓公以不義得國經于四年七年闕秋冬十二公皆書春王正月桓公惟元年二年十年十八年書王

神史彙編

卷之九十七

三十三

三十三

齊桓九合辨

齊桓公衣裳之會十有一兵車之會四盟姚盟牡丘會鹹會淮此則兵車之會也莊十三年會北杏十四年會鄆十五年再會鄆十六年盟幽二十七年再盟幽僖元年會榿二年盟貫三年會陽穀五年會首止七年盟甯毋九年會葵丘此則衣裳之會也

十有一孔子只說九合諸侯不以兵車何也蓋北杏始圖霸初會鄆霸未成惟莊十五年再會鄆左傳曰復會鄆齊始霸也夫子所謂九合諸侯乃是再會鄆爲始

世道之變

平王東遷而雅亡齊桓伯而王風亡楚莊伯而諸侯之風皆亡讀隱桓公之春秋見王迹熄而天下爲五伯也讀定哀之春秋見伯迹熄而天下爲戰國也呂東萊云春秋之時堯舜禹湯文武之澤幾絕而僅存戰國秦漢之風方生而未艾此正是世變

神史彙編

卷之九十七

三十三

三十三

經典無騎字

春秋左氏傳昭公二十五年左師將以公乘馬而歸宋劉炫謂欲與公單騎而歸此騎馬之漸也予按古者服牛乘馬馬以駕車不單騎也六國之時始單騎蘇秦所謂車千乘騎萬匹是也曲禮云前車騎者禮記乃漢書耳經典並無騎字

策書

孔子作春秋二尺四寸之策書之孝經一尺二寸之

策書之鈞命

孔子在庶德無所施功無所就志在春秋行在孝經以春秋屬商孝經屬參

何休

何休美公羊學遂著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鄭玄乃發墨守鍼膏肓起廢疾休見而嘆曰康成乃入吾室操吾戈以伐我乎

禮經類

禮經會元

康公時著禮經會元于周禮大義多所發明

釋史彙編卷之九十七

五

一其言漢河間獻王以考工記補冬官之缺何異于
一職醫之方以補廬扁之書庸人按文適足為病且
一官工事固非周官所可無而與周公設官之義何
一職况秋官有典瑞玉人不必補可也夏官有量人
一匠人不必補可也天官有染人鍾氏慌氏雖缺何
一害地官有鼓人鮑人韞人雖亡何損雖無車人而
一巾車之職尚存雖無弓人而司弓矢之職猶在匠
一人溝洫之制已見于遂人校人射侯之制已見于
一射人有如攻皮之工五既補其三而又缺其二不
一知韋氏裘氏豈非天官司裘掌皮之職乎周禮無

行于考工記獻王以此補之亦陋矣自考工記補冬官之後先儒論議周禮者頗多考之集說可見而未有為此說者記之以就正于有道云

周禮補遺

讀周禮註疏厭其太繁後得周禮集說頗愛之然缺地官一卷惜其未為全書近得周禮句解乃先儒朱周申翰所緝成化間陝西提學僉事伍福天賜所刻板也愛其簡明時留左右以備考按間有舊記一二求之不得乃取周禮本文校勘之脫漏甚多如天官脫獸臣夏采二十條共九十三字又

釋史彙編卷之九十七

五

三

魯條共漏一千一百五十四字地官脫漏訓山虞林衡川衡澤虞掌染掌州掌炭掌茶園人場人凡一十一條共四百三十六字又各條共漏一萬一千三百五十二字春官脫家人墓大夫職喪祝詛司巫男巫巫凡八條共五百一十三字又各條共漏一千五百六十三字夏官脫服不氏射鳥氏羅氏掌畜方相氏隸僕巫馬牧師圉師圉人凡十條共三百一十字又各條共漏一千一百三十三字秋官脫罪隸蠻隸閭隸夷隸貉隸蜡氏冥氏庶氏亢氏翼氏哲族氏剪人赤荑氏蠹氏壺涿氏

庭氏卿枚氏伊耆氏凡十八條共六百三十八字又各條共漏三千七百九十七字共記脫漏一萬三千七百零七字前人說九經字數周禮字凡四萬五千八百六字今脫漏如許決非原本缺文意伍公繕錄之時只知付託能書之人更不問其賢否彼偷薄小人視此為不急之務是以厭繁取捷刪節至此

周公禮儀

周禮儀禮並周公作禮儀三百即周禮威儀三千即儀禮周禮遭秦火藏於山岩屋壁得不亡漢武帝時耕者獲之以上河間獻王獨缺冬官千金訪求不得以考工記奏上秘省時儒以為非是不行即魯文志周經六篇是也至劉歆始識以為太平之遺乃立學官在三禮中最晚出康成注

月令字誤

月令仲夏云今民母艾藍以涿毋燒灰鄭氏注為傷火氣也火之氣于是為盛火之滅者為灰按文全無義理若謂傷火氣則當若古者寒食不舉火然後無傷是可一笑耳季秋乃有柶木黃落伐薪為炭之語意炭字必是炭字但無他據未敢斷以為

是後讀目不韋春秋十二月記仲夏云無刈以涿無燒炭高誘注柶木未成不欲天物季秋云柶木黃落乃伐薪為炭注草木節解斧入山林伐木作炭詳二注其義甚曉然則灰當為炭一時書寫之誤鄭氏注書之時又未致審耳不韋之書漢人於文字間多所引用非特記禮者取以為月令如班固律曆志伶倫取竹嶰谷等事皆本其書今人罕讀之耳

除服

禮記雜記下曰親喪外除兄弟之喪內除外除謂日月已竟而哀未忘內除謂日月未竟而哀已殺

周禮考注

臨川吳氏考注周禮一本于尚書周官之文凡職之合于某官者則分隸于某官以是而冬官亦係

儀禮逸經

談苑醍醐云一統志載劉有年沅州人洪武中為監察御史永樂中上儀禮逸經十八篇則古經之殘缺多矣不知有年何從得之意者聖經在世如日月正中不可掩耶然當時廟堂諸公不聞有表章傳布之請今求內閣亦不見其書出非其時亦此

書之不幸

姑息

楊用修曰檀弓曰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注姑息也
息休也其義殊晦按尸子云紂棄其老之謂而用
姑息之語注姑婦女也息小兒也其義始明

婦教

內則婦教婉婉聽從陳注婉謂言語婉婉容貌俱順
柔婉坤雅云婉妻道也婉母道也聽婦道也從姑
道也左傳云姑慈而從婦聽而婉

逸禮

神史彙編

卷之九十七

壬元

正義引辨名記云倍人曰茂十人曰選倍選曰
倍十人曰英倍英曰賢萬人曰傑倍傑曰聖白虎
通引禮列名記惟五人曰茂萬傑曰聖二句少異
蓋禮記逸篇

飲歌

武王克商作詩以遺後之人使永鑒焉以爲飲歌名
之曰支體之立成者爲飲其詩曰天之所支不可
壞也其所壞亦不可支也武周制作大脩而遺訓
尤詳於歌詠所以人人深而歷世長此詩不見於
雅頌作於克商之後亦可以見應天順人之舉不

得而已也玄亭

丹書

太公丹書大戴禮武王踐祚篇載之甚脩悉錄以遺
好古君子云武王踐阼三日召士大夫而問焉惡
有藏之約行之萬世可以爲子孫常者乎皆曰未
得聞也召師尚父而問焉曰黃帝顓頊之道可得
見與師尚父曰在丹書王欲聞之則齋矣王齋三
日尚父端冕奉書書之言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
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凡事不強則枉弗
敬則不正枉者滅廢敬者絕藏之約行之萬世可

神史彙編

卷之九十七

三十

以爲子孫常者此言之謂也又曰以仁得之以仁
守之其量百世以仁得之以不仁守之其量十世
以不仁得之以不仁守之不及其世王聞書之言
惕若恐懼退以爲戒書于席之四端以爲銘前左
端曰安樂必敬前右端曰毋行可悔後左端曰一
反一側亦不可以忘後右端曰所監不遠視爾所
代鑑之銘曰見爾前慮爾後盤之銘曰與其溺于
人也寧溺于淵溺于淵猶可游也溺于人不救
也楹之銘曰毋曰胡殘其禍將然毋曰胡害其禍
將太母曰胡傷其禍將長杖之銘曰惡乎危于忿

意惡乎失道于嗜欲惡乎相忘于富貴帶之銘曰
火滅修容謹戒必共則壽屨之銘曰謹之勞勞之
富觴豆之銘曰夫名難得而易失無勤弗志而曰
我知之乎無勤弗及而曰我杖之乎屨阻以泥之
若風將至必先搖搖雖有聖人不能爲謀也牖之
銘曰隨天之時以地之財敬祀皇天敬以先時劍
之銘曰帶之以爲服動必行德行德則興倍德則
崩弓之銘曰屈申之義發之行之無忘自過予之
銘曰造予造予少間弗忍終身之羞予一人所聞
以戒後世子孫凡十六銘賈誼政事書所陳教太
神史集編下卷之九十七

十八銘

群書注中載武王銘又多與大戴禮不同後漢朱穆
傳注引太公陰謀武王衣之銘曰桑蚕苦女工難
得新捐故後必寒鏡銘曰以鏡自照見形容以人
自照見吉凶觴銘曰樂極則悲沈湎致非社稷爲

危崔駰傳注引太公金匱武王曰吾欲造起居之
誠隨之以身凡之書曰安無忘危存無忘亡熟生
二者後必無凶杖之書曰輔人無苟扶人無咎太
平御覽諸書引太公陰謀筆之書曰毫毛茂茂陷
水可脫陷文不活筆之書曰馬不可極民不可劇
馬極則殲民劇則敗又引金匱其冠銘曰寵以着
首將身不正遺爲德咎書履曰行必慮正無懷僥
倖書劍曰常以服兵而行道德行則福廢則覆書
車曰自致者急載人者緩取欲無度自致而反書

神史集編下卷之九十七

主

三

審且念所得可思所忘鑰之書曰昏謹守深察訛
視之書曰石墨相着而黑邪心讒言無得汙白書
鋒曰忍之須臾乃全汝軀書刀曰刀利磴磴無爲
汝開書井曰原泉滑滑連早則絕取事有常賦歛
有節蔡邕銘論謂武王踐祚咨于太師作席几楹
杖器械之銘十有八章參考金匱陰謀之書則不
止于十八章矣又考古今原始載黃帝中凡之銘
曰毋掩弱無犯德毋違同毋傲禮毋謀非德毋犯
義此成周諸銘之始併錄於此

孝經援神契

孝經援神契云天子孝曰就就之爲言成也天子德被天下澤及萬物始終成就則其親獲安故曰就也諸侯孝曰度度者法也諸侯居國能奉天子法度得不危溢則其親獲安故曰度也卿大夫孝曰譽譽之爲言名也卿大夫言行布滿能無惡稱譽達遐邇則其親獲安故曰譽也士孝曰究究者以明審爲義士始升朝辭親入仕能審資父事君之禮則其親獲安故曰究也庶人孝曰畜畜者含畜爲義庶人含情受朴躬耕力作以畜其德則其親獲安故曰畜也

舊唐書
禮志

孝經引詩

孝經章末引詩先儒以爲後人增益然匡衡上疏大雅曰無念爾祖聿脩厥德孔子著之孝經首章蓋孝德之本也乃知由漢以來所傳如此恐實夫子所引也史記仲尼弟子傳曰曾參子輿孔子以爲能通孝道故授之作孝經蓋孝經以曾子故作也

論語

孔子沒七十子之儔會集夫子之言以爲論語蓋其書成于曾參有若故其文每至二子所記多曰

子有子他則皆字也柳宗元亦謂成于曾子子思之徒宋朝翰林鄭學士辯亦謂論語成于曾子弟子之所記

九夷辨

子欲居九夷朱子注但云東方之夷有九種欲居者亦乘桴浮海之意不著其名近見遼東志有九夷畎夷方夷黃夷白夷青夷玄夷風夷陽夷千夷率皆土著喜飲酒歌舞或冠弁衣錦器用俎豆所謂中國失禮求之四夷者也今不可考此正孔子所欲居者云子因憶孔子欲居夷浮海者亦以海與

釋史集編
卷之九十七

三十四

三百六

爾雅

郭璞爾雅序曰興于中古隆于漢代豹鼠既辨其業亦富大抵解詁詩人之旨或曰周公作以其文考之如瑟兮個兮衛武公之詩也猗嗟名兮齊人刺魯莊公詩也而文皆及之則周公安得述也當是出于孔子刪詩書之後爾西京雜記曰郭璞謂爾雅有張仲孝友張仲宣王時人非周公之制明矣劉子駿以問楊子雲子雲曰孔子門徒游夏之儔所記以解釋六藝者也劉向以爲外戚傳稱史記

教其子以爾雅學又記言孔子教魯哀公學爾雅之出逮矣舊傳學者皆云周公所記張仲孝友之類後人所足耳

非孟子

李泰伯著論非孟子後舉茂材論題出經正則庶民與不知出處曰吾無書不讀此必孟子中語也擲筆而出晁說之亦著論非孟子建炎中宰相進擬除官高宗以孟子發揮王道說之何人乃敢非之勒令致仕鄭叔友亦非孟子曰何忍人也辨士也儀秦之流也戰國縱橫捭闔之士皆發冢之人而抑史彙編卷之九十七

三十五

三十五

輔能以詩禮著也余曰孟子何可非泰伯所以非之者謂其不當勸齊梁之君以王耳昔武王伐紂舉世不以爲非而伯夷叔齊獨非之東萊先生曰武王憂當世之無君者也伯夷憂萬世之無君者也予于泰伯亦然至于說之叔友拾其遺說而和之吾無取焉

泰伯盱江人賢而有文子瞻諸公極推重之素不喜佛與孟子一日有達官送酒數斗泰伯家釀亦一士人知其富於酒無計得飲乃作詩數首子其一云完廬捐階未可知孟軻深信亦深

人尚自爲天子女婿如何弟殺之李見詩大喜留連數日所與談莫非罵孟子也無何酒盡辭去既而又有寄酒者士人聞之再往作仁義正論三篇大率皆詆釋氏李覽之笑曰公文采甚奇但前次被公吃了酒後極索寞今次不敢相留聞者絕倒

外國書

五代廣順中高麗進別敘孝經一卷記孔子所生及弟子從學事又有孝經雌圖說日之環暈星之彗字宋軋道中南詔使者言其國有五經廣注春秋後語三史加注張孟抑韵集聖曆諸書歐陽公曰抑史彙編卷之九十七

三十六

三十六

本乃歌徐福行時經未焚逸書百篇今尚存今嚴不許傳中國舉世無人識古文由此觀之則尚書全文日本國尚有之也

王會圖

王會圖所貢諸物其尤異者穢人之前兒也良夷之在子也周頭之輝玆也義渠之茲白也史林之尊耳也渠叟之貽犬也樓煩之星施也蜀人之文翰也良之閭采也康民之桴鼓也州靡之費費也都郭之生生也奇翰之善芳也高夷之嗽半也不令支之玄模也不屑何之青能也數楚之每牛也權

狀之三目也前兒若彌猴立行聲似小兒在子
身人首脂其腹炙之霍霍鳴輝絃赤羊也茲白者
若白馬鋸牙食虎豹尊耳者身若虎豹尾長三尺
彪犬者露犬也能飛食虎豹星施者珥旄也文翰
者若臯鷄闢采生火中色墨面光其堅若鉄桴以
者其實如李食之宜子費費即山都也生生若黃
狗人面能言善芳者頭若雄雞佩之令人不昧
羊者羊而四角玄模黑狐也每牛者牛之小者也
王之有光明者曰三目其形甚小嗟乎明王之世
貢有經獻有令而又何用此異物陳於亦奕陰羽

神史彙編

卷之九十七

三十七

三十九

之前乎其爲後人之侈言也山經按史林當是夾
林尊耳當是首耳獸身人首當是鰲身令人不昧
當是不寐善芳一作孟芳亦奕奕帳也陰羽陰鵠
也以羽飾帳也然王會異物亦不止此如揚州之
禺禺也俞人之雖馬也且甌之文蜃也共人之玄
貝也海陽之大蟹也區陽之鰲封也獨鹿之叩叩
也白州之北閭也魚復之鐘牛也禺禺魚名解偷
寇雖馬一角大者曰麟文蜃大蛤也玄貝黑貝也
鰲封若蜃前後有首叩叩獸似距虛負鰲而走北
閭其華若羽伐其本以爲車終行不敗鐘牛

似牛形者乃其四夷國名亦多古與如以肅慎爲
稷慎韓穢爲穢人樂浪之夷爲良夷東甌爲且甌
吳越之蠻爲共人高句麗爲高夷至于自深貢桂
規矩以麒麟西申以鳳鳥丘羌以鸞鳥巴人以比
翼鳥方揚以皇鳥皇鳥配鳳者也方人以孔鳥孔
與鸞配者也卜人以丹砂倉吾以翡翠翡翠者所
以取羽其國名皆異官有彌宗郭叔爲天子蒙幣
要服之內曰比肥外臺臺四隅張赤奕爲諸侯欲
息者皆息焉命之曰父問注侯稱父未篇引伊尹
四方令內有江歷龍角注江歷珠名龍角也其夷
有正北大夏匈奴樓煩月氏東胡等名與漢
其來舊矣

神史彙編

卷之九十七

三十八

文史門

史評類

史原

呂氏春秋曰蒼頡造史帝王世紀曰黃帝時造史蒼頡始作文字史官之作蓋自此始記其言行策而藏之則史之原始於黃帝

作史

室堂之言聞外不知比隣所傳朝與夕異作史而有

稽史彙編卷之九十八

二

易心則見聞不無失實故孫携謂史書曰墨兵

實錄

周公制左右史左史爲尚書右史爲春秋魯隱公始制私史漢司馬遷始爲紀傳武帝始爲起居注梁周興嗣始爲實錄唐姚鑄始撰時政紀

越絕不經

越絕書不知作者誰氏或謂子貢子胥作者妄也觀其援引不倫序次無法類謬淺者所爲而所記有及西漢時事者又其間文法有類吳越春秋處其正言無幾而雜說旁出復疑古有是書後人從

勦入他說豈東漢之際如趙曄輩者所著耶其

不經者謂舜有不孝之行去耕歷山三年大熟身自外養父母皆飢舜父頑母嚚兄狂弟傲考之經典孔孟皆稱舜爲大孝舜豈有外養之理四岳曰瞽子父頑母嚚象傲舜固未聞有兄也又謂子胥妻楚王之母吳越春秋載子胥入郢令吳王納昭王之夫人然則子胥固未嘗身此舉也凡此皆有惑於後之學者予故深闢之

三皇歲數

三皇本紀係小司馬撰其稱天皇地皇人皇各一萬八千歲蓋本皇極經世書云一萬八千歲而天開

稽史彙編卷之九十八

二

于子又一萬八千歲而地闢于丑又一萬八千歲而人生於寅此卽三皇之歲數而本紀乃附會爲之耳經世蓋自古相傳之數也

晉語

晉語胥臣對文公曰昔者太任娠文王不憂少溲於尿牢而得文王不加疾焉韋氏云小小也溲便也尿牢廁也不加疾言易也設有是事尤當剪焉況於誣乎老泉帝學論嘗闢吞卵等事猶爲庶幾信臣之言無稽甚矣

諸史優劣

史記父子兩手所作父文字密子文字疎蕩西漢父子及班昭三人之文叔皮文字頗跌宕近於子長有波瀾段落孟堅則工細曹世叔之妻則平而無意味矣東漢三四種文字有班叔皮孟堅之文有范甯之文有蔡邕之文有范曄之文二班有旨趣如隗囂公孫述馬文淵之傳是也如黃叔度郭林宗范滂乃父子家傳之作其他撫事而無文氣皆范曄之文也伯喈文字不多亦不及二班

日者傳

日者傳
神史彙編 卷之九十八
子貴義篇墨子北之齊遇日者曰帝以今日殺黑龍于北方而先生之墨不可以北墨子不聽遂北至淄水不遂而反太史公因之作日者傳大似莊漁父褚先生續龜策傳亦本騷卜居皆寓言也

封禪書

封禪書
西漢司馬遷作史記於封禪書中述武帝神仙鬼神方士之事甚備故王允謂之謗書宋景德祥符間治安之極王文穆陳文忠陳文僖丁晉公諸人造作天書符瑞以為固寵容悅之計及真宗上仙王沂公懼貽后世譏議故請藏天書於梓宮以滅跡

而實錄之成乃文穆監修其載崇奉宮廟祥雲崔惟恐不詳遂為信史之累蓋與太史公謗書意異而實同也

司馬遷學不醇

司馬遷史記可謂大矣予恨其學不醇而言多駁焉春秋之法惟諸侯方得世祿雖卿大夫亦不可而以孔子列于世家豫讓漆身報德氣節凜凜可畏天下之義士也而列于刺客其作序傳則尊道術而薄六經尚可得謂所學之醇乎

史不足信

史不足信
神史彙編 卷之九十八
以史記趙氏孤兒作雜劇是以雜劇為史記也史記好撫拾不經之言為傳又或辨其有無噫不足辨也經曰趙盾弑其君則盾故未嘗殺於靈公而盾之善終何嘗死於屠岸賈史之不足信者多矣

史書功過

史書功過
老蘇論史遷之傳廉頗也議抹闕與之失不載馬見之趙奢傳傳食其也謀撓楚權之謬不載馬見之留侯傳傳周勃也汗出浹背之耻不載馬見之王陵傳傳董仲舒也議和親之疏不載馬見之匈奴傳皆功十而過一焉苟列一以疵十後之庸人必

曰十功不能贖一過將苦其難而戶矣本傳勝他傳發之其與善也不隱而彰乎遷論蘇秦稱其知過又不獨使蒙惡聲論北官伯子多其愛人長者固贊張湯與其推賢揚善贊酷吏人有所褒不獨暴其惡皆過十而功一也苟舉十而廢一後之凶人必曰雖有善不錄矣吾復何望哉是窒其自新之路而堅其肆惡之志者也故於傳詳之於論於贊復明之其懲惡也不亦直而寬乎

項羽本紀

南園漫錄云史紀於項羽爲本紀最見其據實立名

釋史彙編

卷之九十八

五十五

余觀鴻門之宴羽東向坐范增南向坐漢高北向坐張良西向侍一時之分封王侯其以人君自處而衆亦尊以爲君可見矣故史記據實而爲本紀至班固始改爲列傳蓋太史爲項羽作本紀非尊之也夫所謂紀者卽通曆之紀年如不立項羽本紀則秦旣滅之後漢未得天下之先數年之曆當屬之何人耶蓋本紀之立爲通曆立非爲項羽也共和爲政紀亦不廢項既亡秦而立楚懷王殺義帝殺卿子冠軍分王諸侯皆項王之制安得不爲羽立本紀耶若班固作漢書所紀之曆皆屬漢

而項羽之事但載紀耳則自當作傳安得謂班固爲奸諛曲筆耶

二琰評

蔡琰邕女也初適衛仲道爲胡騎所獲在胡生二子曹操贖歸再嫁都尉董祀不特再醮而已也雖天生知音能辨琴絃之斷善書能文不忘父書之遺何係於四德哉所謂大本已失其餘不足論也鍾琰絲孫也適王渾生濟渾渾嘗與之同坐濟過庭而渾曰生子如此足慰矣琰笑曰若使新婦得配參軍生子不翅如此參軍渾弟淪也設心欲淪何其

釋史彙編

卷之九十八

六

五十五

渾也不滿於夫可知矣雖聰慧弘雅能文有識婦人何貴於此哉二琰收入列女傳是故顯其醜也

南董

漢末之董承耿紀晉初之諸葛母丘齊典而有劉康衣祭周滅而有王謙尉遲斯皆破家殉國視死猶生而歷代諸史皆書之曰逆將何以激揚名教以勸事君者乎古之書事也令賊臣逆子懼今之書事也使忠臣義士羞若使南董有靈必切齒泉下

漢書之誤

班孟堅漢書大抵沿襲史記至季布蕭何表蓋張敖

衛李廣等贊率因史記舊文稍增損之

張氏史記

大宛傳後

或有全用其語者前作後述其體當然至如

司馬相如傳贊乃固所自爲而史記反全載其語而作太史公曰何邪又遷在武帝時雄生西漢末安得謂楊雄以爲靡麗之賦勸百而風一哉諸家註釋皆不及之又公孫弘傳在平帝元始中賜弘子孫爵徐廣註謂後人爲此以續卷後然則相如之贊亦後人剿入而誤以爲太史公無疑至若管仲傳云後百餘年有晏子孫武傳云後百餘歲有孫臏屈原傳云後百餘年有賈生皆以其近似類推之耳至於優孟傳云其後二百餘季泰有優旃而淳於髡傳亦云其後百餘年楚有優孟何邪殊不思優孟在楚莊王時淳於在齊威王時楚莊春秋之世齊威乃戰國之時謂前百餘年楚有優孟可也今乃錯謬若此且先傳髡而後叙孟其次序曉然謂之非誤可乎

孫皓答問不同

十三國春秋云晉武帝與侍中王濟奕濟問孫皓聞君在吳剝人面別人足有之乎皓曰人臣失禮於君者則如是濟時伸足局下矍然收之晉史綱目

但獨少微鑑又改王濟爲賈充剝人面鑿人臣弑君不忠者則如是伸足收之則無也以論之答賈充甚當而濟足事微對君或不坐史之不同如是

趙逸論史

正光初有隱士趙逸者來至京師云是晉武時人晉舊事多所記錄市里所經每識故處人皆號爲聖人好事者尋逐問之逸云自永嘉已來二百餘年建國稱王者十有六君皆遊其都邑目見其事國滅之後觀其史書皆非實錄莫不推過於人引

釋史彙編

卷之九十八

人

一

善自向苻生雖好勇嗜酒亦仁而不煞觀其治典未爲凶暴及詳其史天下之愚皆歸焉苻堅自是賢王賊君取位妄書生惡凡諸史官皆是類也人皆貴遠賤近以爲信然當今之人亦生愚死智惑已甚矣人問其故逸曰生時中庸之人耳及其死也碑文墓志莫不窮天地之大德盡生民之能事爲君其堯舜連衡爲臣與伊臯等跡牧民之官浮虎慕其清塵執法之吏埋輪謝其梗直所謂生爲盜跖死爲夷齊妄言傷正華辭損實當時構文之士慙逸此言汝南王聞而異之拜爲義父因問曰

所服餌以致長年逸云吾不閑養生自然長壽郭璞嘗爲吾筮云壽年五百歲今始餘半帝給步挽車一乘三年以後遁去莫知所在

伽藍記

晉史烈女傳

唐太宗英明之主而有慙德故修晉史不辯薰蕕其烈女傳中所收不過三十而無中閨之禮者四人餘者或識明才膽不過一事一藝之美雖陶侃周顗之母可稱曰賢而已謂之曰烈可乎王渾妻鍾琰已載之於後實可耻之甚王凝之妻謝道韞每不樂夫致謝安責以何恨之言且聞叔與客談不

神史彙編

卷之九十八

九

史卽經

史之與經上古元無所分如尚書之堯典卽陶唐氏之史也其舜典卽有虞氏之史也大禹皋陶謨益稷禹貢卽有夏氏之史也湯誓伊訓太甲說命盤

庚卽有殷氏之史也泰誓牧誓武成金縢洛誥君奭君牙諸篇卽有周氏之史也孔子修書取之爲經則謂之經及太史公作史記取之以爲五帝三王紀則又謂之史何嘗有定名耶陸魯望曰書則記言之史春秋則記事之史也記言記事前後參差曰經曰史未可定其體也按經解則悉謂之經區而別之則詩易爲經書與春秋實史耳及孔子刪定六經之後天下不復有經矣而周天王及各國皆立史官如周有史佚太史儋內史過內史叔興叔服號有史囂衛有史華晉有史蘇史狐史墨

神史彙編

卷之九十八

十

三六十三

正史

歷代之史其不在十九代正史之數者在古則有帝王世紀在兩漢則有司馬彪續漢書謝承後漢書

五嶠後漢書袁山松後漢書在魏則有魚豢魏書
江表傳在晉則有王隱晉書臧榮緒晉書陸機晉
書曹嘉之晉書晉中興書在宋則有徐爰宋書

編年

其編年之史在兩漢則有荀悅漢紀東觀漢記張璠
漢紀袁宏漢紀薛瑩漢記漢晉春秋獻帝春秋在
三國則有魏氏春秋魏氏春秋異同魏武帝雜事
魏畧蜀記吳曆張勃吳錄在晉則有孫盛晉陽秋
檀道鸞晉陽秋于寶晉紀徐廣晉紀在宋則有裴
子野宋畧南史北史此皆載一代之事耳至司馬
遷史集編卷之九十八
文正公遂起自周威烈王迄於五代周之顯德通
作一史名為資治通鑑而天下始有通史矣李書
長編則繼司馬公而作者宋七朝之史也後又有
續長編朱晦菴作通鑑綱目大率即通鑑之事而
稍寓以書法綱以法經目以法傳蓋欲以繼春秋
之筆也

霸史

古稱國滅史不滅故雖偏霸之朝亦皆有史古有吳
越春秋越絕書華陽國志蜀王本紀漢末有九州
春秋載袁紹公孫瓚諸人事晉有崔鴻十六國春

五胡之事又有車穎秦書趙書燕書有秦記
涼記蜀李雄書南唐有馬令南唐書陸務觀南唐
書大率皆霸史也余家舊得一抄本乃載安祿山
與史朝義時事共三卷又宋徽欽北狩亦有竊憤
錄諸書乃知史固未嘗一日滅於天下也

孔子世家

人謂太史公為孔子立世家非是蓋以論道德則孔
子為帝王師不當在諸侯之列語其位則孔子未
嘗有封爵不當與有土者並是大不然蓋方漢之
初孔子尚未嘗有封號而太史公逆知其必有褒
崇之典故遂為之立世家夫有土者以土而世其
家有德者以德而世其家以土者土去則爵奪以
德者德在與在今觀自戰國以後凡有爵土者
有能至今存耶則世家之久莫有過於孔子者史
記又以孔門七十二弟子與老子孟子荀卿並列
為傳則尊之至矣孰謂太史公為不知孔子哉

游俠傳序

史記游俠傳序論此正是太史公憤激著書處觀其
言以術取宰相卿大夫輔翼世主功名俱著者為
無可言而獨有取於布衣之俠又以虞舜井廩

尹鼎俎傳說版築呂尚賣食夷吾百里極枯飯
以至孔子畏匡之事以見緩急人所時有世有如
此者不有俠士濟而出之使拘學抱咫尺之義者
雖累數百何益於事又引鄙語何知仁義已享其
利者爲有德蓋言世之所謂有德者未必真有德
也故竊鈎者非誅之是矣而竊國者天下之大非
也宜爲誅首而爲諸侯夫爲諸侯則天下之爲仁
義者爭趨之仁義所往遂謂之仁義不復計其昔
之大非矣此不曰侯之門仁義存耶故曰已享其
利者爲有德然則世之所是者果真是耶世之所

神史彙編

卷之九十八

主

三十五

史臣不載實事

前漢蕭何傳不言律令新唐書李邕傳無一字及筆
札五代史劉昫傳不書領修唐史

隋書

隋書爲魏鄭公所修然義例欠精而與奪殊舛今印
其所名目而按其所傳如崔弘昇治狀無愆而列
之酷吏辛彥之崇信佛道而廁之儒林王通顏

也而取其文學崔順登宦途以死徐則本黃冠之
流而目爲隱逸凡此皆當改削者也

時政記

唐會要曰永徽以後左右史惟得對仗下謀議皆不
聞姚璿請仗下所言軍國正要宰相二人撰錄號
時政記又李吉甫對憲宗問時政記曰是宰相記
大子事以授史官之實錄也古左史記言今起居
郎是右史記動今起居舍人是永徽中宰相姚璿
慮造膝之言或不下聞因請隨奏對而記是則其
事起自唐高宗時姚璿之請耳

事物紀原

神史彙編

卷之九十八

南

三十五

唐論

孫之翰唐論中宗景龍四年睿宗即位未踰年而改
元景雲之翰書去其元字而書景雲年慎謂前若
書景龍四年正月自五月後止書景雲六
月至十二月庶得其實而貶亦在其中矣之翰之
論曰古之人君即位必踰年而改元者先君之年
不可不終也後君繼位不可無始也一年不可二
君也不終則忘孝矣不始則無本矣一年二君則
民聽惑矣故書景雲年戒無禮而正不典也噫凜
凜乎春秋之筆也之翰名甫吾蜀人所著唐論筆

方在范祖禹之上與青神王當所編春秋名臣傳
皆有史遷之風今罕傳于世惜哉

貴侯傳

宋時史館作一貴侯傳其人少賤嘗屠豕為業諱之
卽非實錄書之卽難遺詞以問胡旦胡曰何不云
某少嘗操刀以割示有宰天下之志予謂操刀以
割凡起自庖人灶養者皆可用若取意于太公鼓
刀朝歌與樊噲屠狗則尤妙矣蓋二公後皆封侯
而鼓刀屠狗皆史中事於以傳貴侯更切

評五代史

神史彙編卷之九十八

五

劉昫嘗摘歐陽公五代史之訛誤為糾繆以示東
坡東坡曰往歲歐陽公著此書初成王荊公謂余
曰歐陽公修五代史而不修三國志非也子盍為
之余固辭不敢當夫為史者網羅數百年之事
以成一書其間豈能無小得失余所以不敢當荆
公之託者正畏如公之徒撫拾其後耳

韓通無傳

齊武帝使沈約撰宋書疑立袁粲傳而謂粲自是宋
家忠臣何為不可歐陽公五代史乃不為韓通立
傳此當時所以議其為第二等文字

看五代史

神考嘗問荆公卿曾看五代史否公對曰臣不曾仔
細看但見每篇首必曰嗚呼則事事皆可嘆也余
謂公真不曾仔細看若使曾仔細看必以嗚呼為
是五代之事豈非事事可嘆者乎

筭子

五代史漢王章不喜文士常語人曰此輩與一把筭
子未知顛倒何益於國筭子本俗語歐公據其言
書之殊有古意溫公通鑑改作授之握筭不知縱
橫不如歐史矣

神史彙編卷之九十八

五

山谷讀史

黃山谷言每相聚輒讀數葉前漢書甚佳人胸中久
不用古人澆灌之不覺俗生其間照鏡則面目可
憎對人則語言無味

史書所祕

唐僖宗之崩以馬踐宋太宗之崩以箭瘡發二事史
冊皆不明言蓋當時祕之也僖宗寵內園小兒張
浪狗一日浪狗以無馬告因密與百金俾自買之
浪狗求得馬置宣徽南院中僖宗因獨行觀之巡
繞馬左右謂浪狗曰好馬好馬其馬未經調習

爾騰躍踏傳宗左脇遂倒地欲死浪狗驚惶以泉
孟注尿灌之良久方甦後稱氣疾醫人候脈謂
為勝狀氣作投治莫效卧十二日而崩太宗既下
太原遂伐契丹至幽州虜兵大至宋師奔潰虜急
追之太宗僅得脫凡乘輿御寶器悉為所擄從
行宮嬪皆陷沒太宗股中二箭歲歲瘡發云傳宗
事具於幸蜀記太宗事得於神宗論滕章敏之言
卽此二事例之知古今史書其不得盡實者必多

史評

唐子西云左傳不亂道却好班史不亂道却不好史

神史彙編

卷之九十八

七

記敘亂道却好唐書不敢亂道却不好其好與不
好姑未論若言不敢亂道與敢亂道者則切中矣

續綱目例

續綱目於我太祖初起兵卽夷元於列國蓋用綱
目於勝廣起兵卽夷秦於列國之例秦人暴戾苛
虐舉古帝王禮樂制度而滅裂之其不道已極而
元人以夷狄干統隳亂天常腥污華夏較之秦尤
甚焉故以仁易暴內夏外夷書法如此凡爲世道
計非有私好惡也然秦後猶大書紀元至子嬰降
乃絕說者謂秦雖無道猶中國世統所在義不得

述絕之也若元則非族醜類竊據中國先王之疆
土本非其所宜立者我皇明於至正二十四年
建國二十六年紀元則中國有主矣于時雖未統
一然正當大書甲子黜元之年併以我吳元年
並注行下斯足示進退之大義而秉筆者不然於
此伐之年元猶如秦得循正統之例豈別有意義
耶惜予生晚不及踵諸公之門牆而一叩其說

陳子桎

元四明陳子桎作通鑑續編書宋太祖廢周主爲鄭

王舊書周本

王周主爲鄭王雷忽震几子桎厲聲曰老天便打

神史彙編

卷之九十八

太

折陳桎之臂亦不換矣翼日又夢至一殿中有衣
黃如王者起坐謂子桎曰朕何負卿乃云朕爲纂
耶子桎心知爲宋祖對曰陛下欲臣死卽死史貴
直筆也後陳爲我太祖所戮人以此爲報子以
太祖戮之非於廢字也報於元字也秦臣之逐君
非廢而何雷聲之震偶相值耳苟有是夢宋祖亦
自知愧又何能假太祖之手而戮之耶然則唐
太宗之托夢溫公又何曾有所據耶且續綱未論
宋三而借邵子皇帝王伯之數爲元會理世之說
以爲大元混一揭宋之土地而歸職方圖說曰元

年譜曰元豈非世復為元之數乎夫經世之元十二會之名也胡元之元取大哉乾元之義今以宋為末世元為皇初謂冬復為春世復為元諂諛張大謬妄牽合謂之直筆可乎不知中華夷狄之道罪名敦何如哉 太祖聖明而清華政其所以當誅也

名臣錄

我朝名臣即言行錄所載諸公大事皆是矣但所載皆用墓誌碑文以及候贈序記之語編入此等皆粉飾虛美之詞且多是套語以之入于史傳後人

神史彙編

卷之九十八

九

誰肯信之如李文毅 英宗時為國子祭酒以廂房前柏樹枝柯蔽覆妨士子肄業遂剪去數條王振素忌其剛直即誣以擅伐孔廟古木之罪枷于監門監生石大用數千人號救請代而獲免但當直書其事今但取古穢雜錄云王振怒其持儒禮備以罪又取羅倫跋帖語云文毅見辱石大用代死觀者終不得其始末豈得謂之實錄耶

晉宋元三史

作史其文貴約而該約則覽者易編該則始末弗遺古史莫如書春秋孔子刪修篇纂而字嚴左氏繼

之辭義精詳遷固博采簡帙成編以上五史讀財日可了其冊可挾而行可箱而徙後之作本乏三長竊名效勞輒附筆削義非指南辭殊禁櫛傳叙繁蕪事無斷落茫昧後漢亦知史不貴繁然剝精剝采着力字句之間故其言枯體晦文之削者也蓋不知古史文約而意完非故省之之妙耳下逮三國南北諸史遠不及漢漫浪難觀晉書本出群手體製混雜俗雅錯勢歐陽人雖名世但唐書新靡加故今之識者購故而廢新五代史成一家言是矣然古史如畫筆形神具出覽者踴躍卓

神史彙編

卷之九十八

十

如見之歐無元也至於宋元二史第據文移一槩抄謄辭義兩其其書各逾百帙觀者無所啓發展卷思睡得其書者往往束之高閣僕謂諸史他猶可耳晉宋元三史必修之書也若宿學碩儒才敵班馬後漢而下種種筆削誠萬世不刊之典或憚其難止取三史約而精之亦弘文之嘉運昭代之景勲耳

宋元遼金四史

史至宋元遼金四家而鄙猥極矣余在南都時趙大周先生嘗議欲刪改宋史余以為非同志三四人

不可蓋列傳中有事不關於朝廷又非奇偉卓絕之行或武臣之業非以勞定國以死勤事而其功但在一方者皆不得立傳須削去數百人其有一事或相關數人而彼此互載重複太甚者當盡數抹去或本傳中其一二事可錄而因及他事有猥瑣不足紀載者亦盡數抹去然後以宋朝諸名公小說可以傳信者以次添入則庶乎其書可傳大周深以為是後大周以內艱去余亦羈旅落拓無可共事者其事遂寢

本朝史

釋史彙編

卷之九十八

前代史左史記言右史記動官中有起居注如晉董狐齊南史皆以死守職司馬遷班固皆世史官故通知典故親見在廷君臣言動而書之後世讀之如親見當時之事我朝翰林皆史官立班雖近螭頭亦遠在殿下成化以來人君不復與臣下接朝事亦無可記凡修史則取諸司前後奏牘分吏戶禮兵刑工為十館事繁者為二館分派諸人以年月編次雜合成之副總裁刪削之內閣大臣總裁潤色其三品以上乃得立傳亦多紀出身官階遷擢而已間有褒貶亦未必盡公後世何所取

信乎

通鑑續編

宋有天下大抵皆太祖之功其所未并者獨河東一彈丸地耳四明陳氏於通鑑續編乃終其世如列國分書至太宗方入正統似非能達理勢之宜者今奉敕纂修續通鑑綱目乃取天台徐氏之說於開寶八年即大書以承正統而以北漢末亡比迹於唐初之梁都此最為有據他如黜契丹紀年表韓通死節趙普之卒盡削其官爵張士傑之死特見於提綱之類皆異於陳氏遠甚陳書修於元末逮成化初已逾百年而世每罕見其書法失當者多天固闕之以待聖朝之制作乎

史官無識

宋潛溪曰呂后僭竊幾移漢鼎實啓後世女主專制之禍史家雖據事直書然宜作惠帝紀而附見呂后之事今乃反之司馬遷其無識之人哉愚觀班氏漢書亦為呂后作紀然則人之無識非獨遷也又記昔賢之論謂秦漢之際義帝官為正統而項籍應入列傳今史記皆不然漢書列項氏於傳斯為得矣至於義帝紀亦未之及然由今觀之班

爲漢而作固難於首義帝也

豎子

昔先友史經臣彥輔謂余曰阮籍登廣武而嘆曰時無英雄使豎子成名豈謂沛公爲豎子乎余曰非也傷時無劉項也豎子指魏晉間人耳其後余聞潤州甘露寺有孔明孫權梁武李德裕之遺跡余感之賦詩其畧曰四雄皆龍虎遺跡儼未列方其盛壯時爭奪肯少安廢典屬造化遷逝誰控搏况彼妄庸子而欲事所難聊與廣武嘆不得雍門彈將酒此意也今日讀李太白登古戰場詩云沈湎

釋史彙編

卷之六

筆

樂豎子狂言非至公廼知太白亦誤認嗣宗語與先友之意無異也嗣宗雖放蕩本有意於世以魏晉間多故故一放於酒何至以沛公爲豎子乎

野史

野史襍說多有得之傳聞及好事緣飾故類多失實雖前輩不能免而士大夫頗信之姑且據真宗朝三事于左魏泰東軒錄云真宗次澶淵語寇萊公曰虜騎未退何人可守天雄軍公言參知政事王欽若退卽召王于府諭以上意授敕俾行王未及有言公遽酌大白飲之命曰上馬極且曰參政勉

之回日卽爲同列也主馳騎入魏越十一日虜退

召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或云王數進疑詞於上前故萊公因事出之予按澶淵之役乃景德元年前九月是時萊公爲次相欽若爲參政閏九月欽若判天雄二年四月罷政三年萊公罷相欽若復知樞密院至天禧元年始拜相距景德初元凡十四年其二事者沈括筆談云又簡拜右僕射真宗謂學士李昌武曰朕自即位以來未嘗除僕射敏中應甚喜昌武退朝往候之門闌悄然明日再上笑曰敏中大耐官職有中筆注云向公拜僕

釋史彙編

卷之九

筆

射年月未嘗攷於國史因見中書記是天禧元年八月而是年二月王欽若亦加僕射勅六人呂端李沆王旦皆是宰相轉陳堯叟以罷樞密使拜張齊賢以故相拜王欽若自樞密使轉及向敏中轉右僕射與王欽若同加僕射同日降制是時李昌武死四年矣昌武者宗愕也其三事者存中筆注又云公從真宗巡幸禮成賜輔臣玉帶時輔臣八人而行在祗候庫止有七帶尚衣有帶謂之北玉價值數百萬上欲以足其數公心欲之而位在七人之下度必不及已乃諭有司某自有小帶可

候還京別賜可也既各受賜而晉公一帶僅如指
闕上顧近侍速易之遂得尚衣御帶予按景德元
年真宗巡幸西京大中祥符元年巡幸太山四年
幸河中丁謂皆為行在三司使未登政府七年幸
亳州謂始以參知政事從時輔臣六人王旦向敏
中為宰相王欽若陳堯叟為樞密使皆在謂上謂
下尚有樞密副使馬知節殊不符此說泰無足論
沈存中不應亦尔

作史用字宜慎

前代史凡事更時未久曰何曰居何曰居無幾
神史彙編 卷之九十八 三原李

何曰未幾其最近者曰頃之曰少選曰為間曰已
而曰既而至宋人作唐書事或踰年或數月或數
日率用俄而字接俄為頃速之義惟其近久用之
故後人相効如叙宋太祖太宗授受之際一則曰
俄而殂一則曰俄而帝崩以致燭影斧聲之疑紛
紛異說嘗考之開寶九年冬十月壬子帝以後事
僞晉王癸丑夕崩於萬歲殿太祖夜召晉王時夜
已四更鼓蓋前後二夕而曰俄而一字不當害事
如此叙事之文可不慎與

陳壽字承祚巴西安漢人少師事譙周仕蜀為觀父

閣令史父喪有疾使婢丸藥鄉黨以為貶議坐是
沉滯不舉年張華愛其才以為壽雖不遠嫌原情
不至貶廢舉孝廉除著作佐郎嘗謂丁梁州曰若
覓千斛米見借當為尊公作佳傳丁不與米遂不
為立傳時論以此少之梁州是敬禮子

史稱紕謬

史稱應奉讀書五行俱下宋孝武七行俱下梁簡文
十行俱下皆紕謬之言也夫人之靈靈以一心雖
有雙目豈能異觀乎甚至有謂劉炫左書方右書
圓口誦目數耳聽五事並舉若然是有五心也尚
神史彙編 卷之九十八 三原李

諸子評

黃帝訪道

莊子言黃帝見大隗於具茨之山然黃帝訪道不止
一具茨也又謁娥眉見天真皇人問三一之道皇
人曰而既以君統矣又咨三一無乃期抗乎乃授
以玉佩金璫妙文詳龍蹻經見抱朴子書又謁寧
封於青城見玉置寧封告帝天真皇人在娥眉山
因授龍蹻等書見青城記

有若宰子

子云有子惡卧而燁掌言其學之苦也夫晝寢之
宰予登於十哲之列惡卧之有子乃不得與焉不
知當時何以爲進退也

周公讀書

墨子南使衛載書甚多強唐子汎而怪之墨子曰昔
周公旦朝讀書百篇夕見七十二士相天下猶如
此吾安敢廢書也王伯厚曰外史掌三皇五帝之
書大訓在西序讀書百篇謂此類也按一食三吐
哺一沐三握髮周公見士之勤嘗聞之矣讀書百
篇惟墨子言之

神史彙編 卷之九十八

楊子一毛

孟子曰楊子取爲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也楊朱
之書不傳于今其語無所考惟列子所載楊朱曰
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舍國而隱耕古之人損
一毫利天下不與也人人不損一毫不利天下天
下治矣禽子問楊朱曰去體之一毛以濟一世汝
爲之乎楊子曰世固非一毛之所濟禽子曰假濟
爲之乎楊子弗應禽子出語孟孫陽陽曰有侵若
肌膚獲萬金者若爲之乎曰爲之曰有斷若一節
得一國子爲之乎禽子默然楊曰積一毛以成肌

膚積肌膚以成一節一毛固一體萬分中之一物
奈何輕之觀此則孟子之言可證矣容齋隨筆

鄧析

子產誅鄧析孔子家語中曾及之按列子書鄧析鄭
人操兩可之說設無窮之辭數難子產之政子產
誅之呂氏春秋洧水有富人溺死者有人得富者
屍請贖而求金甚多富人黨以告鄧析曰但安之
必無買此者得屍者患其不贖又告鄧析曰但安
之必無人更賣者然後知析之辭說所謂兩可者
此類是也

神史彙編 卷之九十八

人物表評

班史古今人物表如傳道者曾子乃列于顏閔仲弓
之下首霸者齊桓乃居於四公之次魯隱列于下
下而葛伯及於下中若以讓桓爲行善而未盡彼
廢祀仇餉者惡未極乎嫪毐列於中下而於陵仲
子與之同等若以好名者誠非中道彼淫穢叛逆
者尚可齒乎嫪毐居嫪于上下出后嫪于下
上韋承韋也實韋於下上列承韋於上下是以一
人而二之郵無恤與王良並著范武子與士會俱
垂是一謚而離之且漢書紀漢事也乃總古今

著人表名義乎矣張宴曰之子玄嘿仲尼所師文伯之母達於禮典而在第四田單以卽墨孤城復強齊之大譽連忽於榮利蘭子申威泰王退讓廉頗乃在第五大姬巫怪陳人化之國多淫祀寺人孟子違於大雅以保其身既被宮刑怨刺而作乃在第三十隨務光亦巢許之儔也而巢許獨在第二龍逢殺身亦箕子比干之徒也而龍逢獨列第三祝鮀佞人也而與史魚之直同列商鞅殘刻之人白起苛暴之尤也而與薛居州樂正子之善士同科二世胡亥何以賢於燕喜親假而在下中智

釋史彙編

卷之九十八

五

伯子喻何以高干齊愍王越王無疆而居下上令尹子蘭與上官大夫一類也一中中一中下且上官大夫卽靳尚也而兩出之田駢鄒衍何以列于莊周惠施之上元咥白公何以居於亥唐倚相之列左丘明與顏淵並列第二南宮适與公伯寮同在第四又如宋昭公南共公皆一人而兩出他如此類未可更僕數也

諸子喜惡

周公謹曰人各有好惡於書亦然如杜子美不喜陶詩歐陽公不喜杜詩蘇明允不喜楊子坡翁不喜

史記王充作刺孟馬休著刪孟司馬公作疑孟李泰伯作非孟晁以道作詆孟黃次伋作評孟若酸鹹嗜好各亦自有所喜非若今人本無真識隨時好惡逐人步趨而然者且以孟楊馬遷陶杜異世遇諸名公尚有所不合今乃欲持區區之文以求議實於當世不具耳目之人難矣哉後世子雲之論真名言也

太玄

太玄經童之次五曰榮榮求兒其德不美言小人不義而取富貴如人之蒙矢荆棘以求兒歟雖得之

釋史彙編

卷之九十八

五

豈足慶也上九曰童蒙觸犀灰其首言以弱觸強適足喪其首而已增之次八曰兼貝以役前慶後三言貪賂者之必敗也上九崔魏不崩賴彼峽岬峽岬小山也高山不崩由於小山相輔以喻人主不可無弼士也交之次五曰交于鸞狸不獲其榮鸞鸞狸狸能言之物交不擇地而惟利口者是近何榮之有從之次六曰從其目失其腹言從外失內卽老子爲腹不爲目之旨也格之次六曰息金消石往小來夾金喻美石喻惡言善除惡雖小去而大來也更之次五曰童牛角馬不今不古言

恣已意而變天常則亦何所合也次八曰駟馬踞
趾而更其御言政不調則當改革又不可泥常也
大之次八曰豐牆峭趾三歲不築崩言厚其牆而
薄其足必有崩墜之憂君子不可不隆其本也守
之上九曰與茶有守辭于盧首茶為白盧為黑言
任老成而謝新進也視之次八曰翡翠于飛離其
翼孤颺之毛躬之賊言以文取禍也去之次八曰
月高弦火幾縣不可以動動有愆言月弦而將虧
火縣而歲晚人之年老不可復仕也窮之次五日
葵無慘其腹坎坎不失其範葵無慘約矣雖不充

釋宋榮編

卷之六

主

三

其正哉割之次七曰紫蜺商雲朋圍日其疾
不割雲五色為慶三色為商紫蜺以象小人商雲
以象君子二者並進若不刊除其邪斯為疾矣失
之次六曰滿其倉蕪其田食其實不養其根此之
為務末忘本者戒也次八曰雌鳴于辰牝角魚木
牝宜童而角魚宜水而木言反正也

山齋
雜錄

嚴君平註

嚴君平註老子其文奇世多未見如云月膽為具越
眉目為齊楚又云生不枉神死不幽志又云天地
億萬而道王之衆靈赫赫而天王之保者穴處而

聖人王之羽者翔虛而神鳳王之毛者蹠實而麒
麟王之鱗者水居而神龍王之介者澤處而靈龜
王之百川並流而江海王之又云言為禍匠默為
害工進為妖式退為嬖容嘗鼎一臠可知其味也

內苑
驥駒

郭象註

昔人謂非郭象注莊子乃莊子注郭象耳蓋其襟懷
筆力略不相下今觀其注時出後語與鄭玄之注
檀弓亦同而異也洪容齋筆錄檀弓注之奇者於
隨筆予愛郭注之奇亦復錄于此如逍遙篇注云

釋宋榮編

卷之六

主

三

本篇之與斥鷃宰官之與御風同為累物耳養生
主注云向息非今息故納養而命續前火非後火
故為薪而火傳又以生死為寤寐以形骸為逆旅
又云多賢不可以多君無賢不可以無君又云通
彼而不喪我即所謂惠而不費也又云天性在天
實乃開又云堯有九龍之喻舜有卷倭之談周公
類之走狼仲尼比之逸狗又云律呂以聲兼形玄
黃以色兼質又云生之所無以為者分外物也知
之所無奈何者命表事也此語尤精可比于荀子
王伯厚曰郭象註如聖人之在天下煖然若陽

自和故蒙澤者不謝凄乎若秋霜之自降故彫者不怨李太白云草不謝榮於春風木不怨落於秋天其語本此注又曰世有假寐而夢經百年者則無以明今之百年非假寐之夢者也邯鄲枕南柯守之說皆原此意幽求子曰當其夢時觀山念水或志在舟楫因舟念水因水念魚東坡夢齋銘意出於此

見老聃

莊子天運篇孔子見老聃歸三日不談弟子問曰夫子見老聃亦將何規哉孔子曰吾乃今於是乎見

釋史彙編

卷之六十八

三

龍龍合而成體散而成章乘乎雲氣而養乎陰陽子口張而不能喻予又何規老聃哉太平御覽引莊子曰云孔子曰吾與汝處於魯之時人用意如飛鴻者吾走狗而逐之用意如井魚者吾爲鉤繳以投之吾今見龍云余口張不能喻舌出不能縮又何規哉與今本異

西漢文章

唐柳宗元直編西漢文章只據正史及文選而編之遺軼甚多畧舉一二如王褒祭金馬碧雞神文曰漢持節使王褒敬祭金精神馬標碧之雞歸休

林漢德無疆見於後漢史西南夷傳注又漢西都時南宮寢殿內有陪儒王史威長歿葬銘曰明明哲士知存知亡崇崇原野非寧非康不封不樹作靈垂光厥銘何依正史威長載于博物志雖歐陽集古趙試明金石錄亦遺此也

刺孟

宋劉章嘗魁天下有父名病王充作刺孟柳子厚作非國語乃作刺刺孟非非國語江端禮亦作非非國語東坡見之曰又有意爲此書不謂君先之也元虞槩亦有非非國語此三書也同邪異邪今以

釋史彙編

卷之六十八

三

三

子厚之書攷之大率闕庸蔽怪誣之說耳雖肆情亂道時或有之然不無可取者其非滅密也曰康公之母誠賢邪則宜以淫荒失度命其子馬用懼之以數且以德大而後堪則納三女之奔者德果何如若勿受之則可矣教子而媚王以女非正也斯乃正論未可盡非至其非三川震曰山川者特天地之物也陰與陽者氣而游乎其間者也自動自休自峙自流是惡乎與我謀自開自竭自崩自缺是惡乎爲我設此則肆情亂道甚矣是天受不足具之所從出也所以來三子之喙與

老子評

老子谷神不死至用之不勤此章全是黃帝之言人在五千文內則老氏所著書恐非專已出

李耳著上下五千餘言為道家之宗以其年老著書

故號其書曰老子亳州南宮九龍井前有昇仙槍

老君煉丹井北有虛無堂右壁鐫道德經咸通以

後干戈相尋僅五千言略無燒毀

老子高於列子列子高於莊子老子之文簡古列子

之文和緩莊子之文激烈

老子解

御史彙編 卷之九

三

子由寄老子新解使戰國時有此書則無商鞅韓非

使漢初有此書則孔老為一晉宋間有此書則佛

老不為二

老子生之徒十有三章諸家註皆不能發其義韓非

解老子卷中亦有論生之徒十有三一段語亦未

明唯蘇子由註云天之生人大率以十分言之能

盡其天年以正命而終者此生之徒也常十分中

有三其孩抱夭折或以疾病中歲而亡者此死之

徒也常十分中有三或以兵革或以壓溺或以生

生之厚自賊其生是皆暴橫不以正命而死此民

之生動之死地者也亦常十分中有三豈非生死之道九其入於不生不死者一而已乎老子言其九不言其一使人自得之以寄無思無為之妙其義甚長

莊子評

莊周養生主篇誦之如龍行大海爪趾鱗翼所及皆自合規矩可謂奇矣

邵康節云莊子盜跖篇言事之無可奈何者雖聖人

亦無如之何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

之言君子之思不出其位楊龜山曰逍遙游一篇

御史彙編 卷之八

三

子思所謂無入而不自得養生主一篇孟子所謂

行其所無事愚謂能以此意讀莊子則所謂圓

之士可與之論九流矣世之病莊子者皆不善讀

莊子者也

魯直曰莊周內書七篇法度甚嚴彼鵬鵬之大鵬鵬

之細均為有累於物而不能逍遙唯體道者乃能

逍遙耳故作逍遙游物之不齊物之情也大塊噫

氣萬竅殊聲吾是以見萬物之情狀俗學者心窺

萬卷之外有企尚而思齊道之不著論不明也

作齊物論生生之原動而不死立於莽之發也

中也因論以爲命其不中也因論之爲智養生者
謝養生而養生之主幾乎無死也矣故作養生
主上下四方古者謂之宇往來不窮古者謂之宙
以宇觀人間以宙觀世而我無所依彼推也故去
彼挽也故來以德業與彼有者而我常以不朽故
作人間世有德者之驗如印印泥射至百步力也
射中百步巧也箭鋒相直豈巧力之謂哉子得其
母不取於人而自信故作德充符族則有宗物則
有師可以爲衆父者不可以爲衆父父故作大宗
師堯舜出而應帝湯武出而應王彼求我以是與
神史典編

神史典編

卷之十

以此名彼俗學者因以塵埃糝糠據見四子故
作應帝王二十六篇者解剝斯文稱由莊周以來
未見賞音者晚得向秀郭象陷莊周爲齊物之書
潛潛以至今悲夫
東坡莊子祠堂記云史記言莊子其學無所不窺然
要本歸於老子之言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
也作漁父盜跖胠篋以詆訾孔子之徒以明老子
之術此知莊子之粗者余以爲莊子助孔子者要
不可以爲法耳楚公子微服出亡門者難之其僕
操筮而罵曰隸也不力門者出之事固有偏

逆施者以僕爲不愛公子則不可以爲事公子之
法亦不可故莊周之言皆實予而文不予陽擠而
陰助之其正言蓋無幾至於詆訾孔子未嘗不微
見其意其論天下道術自墨翟禽滑釐彭蒙慎到
田駢闢尹老聃之徒以至於其身皆以爲一家而
孔子不與其尊之也至矣然余嘗疑盜跖漁父則
若直詆孔子者至於讓王說劍皆淺陋不入於道
反覆觀之得其寓言之意終曰陽子居西游於秦
遇老子曰而睢睢而盱盱而誰與居太白若辱威
德若不足陽子居蹴然變容其往也舍者將迎其
神史典編

卷之九

庚子

公義周妻執巾櫛舍者避席煬者避灶其反也
舍者與之爭席矣去其讓王說劍漁父盜跖四篇
以合於列禦寇之篇曰列禦寇之齊中道而反曰
吾驚焉吾食十漿而五漿先饋然後悟而笑曰固
一章也莊子之言未終而昧者勦之以入其言余
不可不辯凡分章名篇皆出世俗非莊子本意此
解非但能明莊子之心亦所以尊孔子也

楊升庵云莊子憤世嫉邪之論也人皆謂其非堯舜
罪湯武毀孔子不知莊子矣莊子未嘗非堯舜也
非彼假堯舜之道而流爲之噲者也未嘗罪湯武

也罪彼假湯武之道而流爲白公者也未嘗毀孔子也毀彼假孔子之道而流爲子夏子張氏之賤儒者也此升庵爲莊子文飾然莊子本意實不如此蓋莊子之論恢譎博達自有此一種道術又何必與之文飾文飾而莊子之意整矣孰謂升庵爲知莊子者哉

管商論金粟

管子曰野與市爭民金與粟爭貴又曰狄諸侯畝鍾之國也故粟十鍾而鎡金程諸侯山東之國也故粟五釜而鎡金商子曰金生而粟死粟生而金死

神史彙編

卷之九十八

管子

管子

管子

太史公史記伯夷傳之後卽立管夷吾傳傳中載其所稱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上服度則六親固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下令如流水之源令順民心故論卑而易行俗之所欲因而予之

俗之所否因而去之其爲政也善因禍而爲福轉敗而爲功貴輕重慎權衡管子八十五篇大要不出此數語矣

慎子

余觀慎子之書亦有切實最關於治理處其言曰投鈞分財投策分馬非以鈞策爲均也欲使得美者不知所以德得惡者不知所以怨此所以塞怨望也故著龜所以立公言也權衡所以立公正也書契所以立公信也法制禮籍所以立公義也凡立公所以棄私也真可謂善於言名者矣

神史彙編

卷之九十八

管子

管子

墨子

墨子今世有其書而貪滑釐晏子皆墨之道也其所謂三墨者則以不累於俗不飾於物不尊於名不伎於衆爲宋鋼尹文之墨喪褐爲衣跛躄爲服日夜不休以自苦爲極者爲右里勤之墨其弟子五侯之徒爲南方之墨若苦役已齒鄧陵子之屬俱誹墨經而背譎不同相謂別墨以堅白同異之辯相譬以觴偶不忤之辭相應以墨子爲聖人皆願爲之尸冀得爲其後至今不決莊子則以不侈於後世不靡於萬物不毀於度數以繩墨自矯而補

世之急爲墨而以不累於俗不飾於物不苟於人不伎於衆顧天下之安寧以活民命人我之養畢足而止以此爲別是一種道術而以宋劔尹文當之韓非子之別三墨則曰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鄧陵氏之墨荀子非十二子亦以墨翟宋劔並言則是二家道術元相近互爲出入者也

鬻子

鬻子書二十二篇秦火之後漢藝文志謂止存六篇今閱逢行珪所註者乃有十四篇按鬻子名熊年九十見周文王王曰嘻老矣鬻子曰使臣捕鹿逐

神史彙編

卷之九十八

望三

虞誠老矣使臣坐策國事尚少也王乃師之然則鬻子商末人也度至周公封魯之時必已歿今其書有曰昔者魯周公曰吾聞之知善不行謂之狂知惡不改謂之惑又曰昔者魯周公使康叔往守於殷觀此二節則鬻子應至武王末年尚存然則須年百一十以上豈有耄荒若此而復能著述耶故疑其書非鬻子自作蓋東漢以後好事者掇拾其語而彙成篇者也不然漢所存止六篇而今有十四篇之廣安知非後人附益哉

孫卿子

子云青出於藍而青於藍水生於水而寒於水世人言弟子勝師者輒以此爲口實此無異夢中語青卽藍也水卽水也釀米爲酒殺羊豕爲膳羞而曰酒甘於米膳羞美於羊豕雖兒童必笑之而孫卿以是爲辯信其醉夢顛倒之言必以惡論人之性凡皆此論也

孔叢子

孔叢子七卷孔氏八世孫孔鮒撰也嘉祐中宋咸註之咸叙鮒不世用退集先君仲尼子思子上子高子順之言及已之事爲六卷至漢武時孔臧又以

神史彙編

卷之九十九

望三

已著書賦附於卷末爲之連叢上下篇本朝宋學士景濂辨爲卽咸僞作蓋以子思孔子相去甚遠疑無問答予據闕里誌云子思曾子弟子述事仲尼則亦或有其言也其曰僞書則無疑矣何也文非西京一也漢唐之志不載止見於中興書目二也其言先世俱稱子上子高子順於已之篇言已多矣復曰子魚名鮒甲陳人似非一氣自己當云者三也其中論行夏之時與仁者樂山等語皆牽強之辭使當時朱子以爲然耶寧不即取夫子之言肯復爲之解乎四也以子思年十六至宋爲

失矣翔之徒園之遂作中庸子考子思魯繆公欲
用爲相不受適衛不仕反魯教授其徒數百疑此
時作中庸也况十六亦非作書之時或者依於史
記謂管困于宋子思作中庸之二句遂各句分解
而謬從之五也末後叙世一篇尤爲謬亂以孔安
國爲孔茂所生孔驪又加爲孔仲驪六也夫孔臧
漢武時人孔季彥後漢安帝時人臧何知數世之
後事七也予又以爲僞固僞矣或者非臧所爲其
註豐生子和之處以爲孔氏子孫所作之書故不
稱名而稱字然則歷稱某生某者又何如耶且孔
聖史集編卷之六

劉宋優劣

本朝青田劉公潛溪宋公皆雄材博雅宋公既出當
制作之任故其篇章富贍劉公在元末幽憂悲憤
一寓於詩出且以術數稱故所作無幾今觀所著
郁離子廣引曲譬雄辯不可當非宋公龍門子

及也然其言則積年精思之所到而龍門子則以
人十八日而成此其所以優劣歟

神史彙編卷之九十九

海右閒民王圻纂

文史門

文章類

作文之始

伏羲始作葉操爲長短句詩軒轅作銘箴岐伯始作鼓吹凱歌帝嚳始作頌舜始作四言詩夏啟始作檄商湯始作詰伊尹始作訓周公始作冊命榜文祝文哀誄墓誌冠辭周宣王始作碑南仲始作露布上商始作序子思始作記莊子始作說屈原始

神史彙編 卷之九十九

作騷宋玉始作賦及七言詩田駢始作辨荀卿始作論解秦始皇始作詔制李斯始作章奏議表漢唐山夫人始作三言詩文帝始作敕及策問賈誼始作策枚乘始作五言詩武帝始爲樂府聯句淮南王安始作令嚴助始作封事司馬相如始作喻贊東方朔始作傳谷永始作六言詩楊雄始作連珠志錄班固始作行狀及牋趙岐始作題跋曹植始作絕句曹髦始作九言詩晉陸機始作對偶文詞隋楊帝始爲倚聲命辭唐沈佺期始作律詩元慎始作次韻

作文之法

章本無說風行水上繁星麗天第一說也回旋曲折開闔收縱千變萬化俱要自然與天地萬物相似六經上文章法度極多今姑以詩三百篇一二句言之便見與天地萬物相似處黍離之詩其一曰彼黍離離彼稷之苗其二曰彼黍離離彼稷之穗其三曰彼黍離離彼稷之實自苗而穗自穗而實誦此詩者一黍之生繁成熟可見矣庭燎之詩其一曰夜如何其夜未央其二曰夜如何其夜未艾其三曰夜如何其夜鄉晨誦此詩者一夜之漏

神史彙編 卷之九十九

刻疾徐可聞矣由淺而深作文最妙其感動之情箴規之意文章法度節奏一步進一步多少涵蓄讀之令人竦如桃天之詩句法又變其一曰灼灼其華其二曰有實其實其三曰其華萋萋字眼上皆有造化作詩者尤不可以不知

左傳敘事

左傳成十六年晉伐鄭楚子救鄭過於鄢陵楚子登巢車以望晉軍子重使太宰伯州犂侍于王後王曰騁而左右何也曰召軍吏也皆聚於中軍矣曰合謀也張孫夫曰度卜於先君也微孫夫曰將發

命也其語且塵上矣曰將塞井夷竈而爲行也皆乘矣左右執兵而下矣曰聽誓戰乎曰未可知也乘而左右皆下矣曰戰搆也此節皆聚於中軍矣張幕矣徹幕矣甚囂而塵上矣皆乘而執兵下矣戰乎乘而左右皆下矣皆楚子望見而疑問之詞曰以下則州犁荅詞也楚子之語總之以王曰一言而下節則不復有所系然其語句簡便意脉通貫此正左氏善叙事處使他人叙此不知當費幾何語矣此作文之法學者不可不知也

楚些

釋史彙編

卷之九十九

三

子

楚詞言些沈存中謂梵語薩摩訶三合之音此非是不知梵語何緣得通荆楚之間此正方言各係其山川風氣所然安可以義攷大抵古文多有雜語之辭如螽斯羽詵詵今宜爾子孫繩繩今以今爲終老子文亦多然母也天只不諒人只以只爲終狂童之狂也且椒聊且遠條且以且爲終唐棣之華偏其反而俟我於著乎而克耳以素乎而以而爲終既曰歸止曷又懷止以止爲終無不皆然風俗所習齊不可移之宋鄭不可移之許後世文體既變不復論其終爲楚辭者類仍用些語已悞更

欲窮其義失之遠矣

歷代名家

六經而下左丘明傳春秋而千萬世文章冠祖于此繼丘明者司馬子長子長爲史記而力量過之在漢爲文中之雄繼子長者韓子深醇正大在唐爲文中之王繼韓子者歐陽公淵永和平在宋爲文中之宗他若班孟堅之詳贍柳柳州之精覈曾南豐之峻潔王臨川之簡淡蘓長公之痛快元朝之文若趙江漢如星斗著天行列森羅而光彩煥發劉靜修如御車廣路輪轅堅壯而馳騁自得姚牧

釋史彙編

卷之九十九

四

三

巷如豫章拔地深根而巨幹故枝葉挺茂程雪樓如王侯第宅門廡堂室內外莫不完壯元清河如項籍將兵人人足用馮海粟如苻堅總師以多而敗虞邵菴如長江大河清暢渾浩會歸于海而後止黃金華如洪波巨澤風浪不驚湛然一羣掛豫章如明珠在困光輝不露而自然人知其爲至寶馬石田如爨器陳于宗廟無甚華飾而質雅可觀柳待制如禮家之備節文穠褥而復李五峯如秦漢間人語言蘄絕而頓挫至如袁清谷博奧敏捷長於應制如歐陽圭齋龐碩圃舒未離賦體俊邁

如陳莆田雅馴如程黔南平順而氣益盛如貢宜城潔淨而力稍弱如危太樸皆名家也

文苑考上

外經典而言傳其老墨之徒歟老子尚藏有辭若訥雖異吾儒就其宗則尚矣莊生老氏之徒超世而放言苟卿見義不明援儒而賦道所謂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是也然道德非文不存功業非文不烈嘉言非文不錄特行非文不顯是非非文不辯籌畧非文不傳辭命非文不致詔告非文不行溫溫乎其厚也鬱鬱乎其盛也榮榮

稗史彙編

卷之九十九

五

三十七

乎其美也懇懇乎其至也雍雍乎其和也坎坎乎其曲折也經傳微而處士橫道術昧而縱橫興徂于利害以移人主之志其辭若鸞鳥之擊風霆之厲快欲一時以謀人之社稷皆濁世之權辭非帝王之正義雖美而無取屈原忠怨辭氣芝蘭胎秀天葩一時絕學宋玉飲其芳澤爲能獨步風塵之表秦火以來諸儒輩出頗抱殘經習於口授叔孫賈子組豆當朝申公董生弦歌異代孔壁未開汲冢未出百家曲說沸而無徵制度功實渙而無考焉遂守其家學固其殘毀致命成書而天時人事

可得而尋鑒博而筆高能言人之所不能知置之孔庭雖亞軌丘明可也經生則毛董策士則晁賈

辭賦則鄒枚相如抱天流之秀茹瓊瑤之華衣衣繡章能言人之所不能言宋玉以來一人而已得立孔庭不在言公下也傳經著策辭賦之家各得其宗而四子六經之絕筆無其人楊雄識貫幽微博通百物擬易象著太玄摹魯論爲法言雖燕石難欺悲哉其志也由是西京文體各擅厥宗而後世莫能及至於東京專修經義文士隱微追肅宗兼愛文學班固崔駰輩出夫然帝知愛馴而不速

稗史彙編

卷之九十九

六

三十八

用徒致好龍之歎蓋風雲嗷喻今古爲難也蔡伯喈曠世逸才生逢亂代才畧經邦而忠憤莫伸志存刪述而書業流離至于末年終投網馬口碑救之不得曰善人國之紀王公其不長世界果然悲哉夫王充潛夫論博而籠孔融禰衡義精而纖伯喈春容宏博東京之冠其在前漢當與劉向並驅也賈逵張霸何休鄭玄經術之宗張衡王逸傳殺黃香辭賦之伯官有鉅而何休避其操戈靈光作而蔡邕爲之毀蔡邕後來之美也邈在官楊修孔融之能力開文苑思遠希世絕倫之業而家生

廟祠室產靈珠父子兄弟適擢一時故建安之作陳思爲冠然芳烈雖多光華雖盛商葵周鼎宗廟明堂之氣喪矣若其枚乘蘇李之塵以啓發後世雖後漢有所未逮則有功於詩也劉楨王粲濟美於同時阮籍嵇康承流於繼代福藉溫麗之體暢玄虛高明之風成矣後世言詩必歸漢魏豈不偉哉自是而後陸機潘岳夏侯湛之徒起莫不天雞唱于閭闔神工刻於報章風聲相通端使之然也至於陶謝顏沈江鮑陰何之徒接武連芳其韻愈長彭澤負其高才挽之以粟帛歸之以真率而

釋史彙編

卷之九十七

七

世或取舍夫山澤有藪尚多奇珍野有擊壤朝奏天球文質不同殷周具有相形而無相掩也是則周秦漢魏六朝之畧也

文苑考下

王楊諸子唐之四傑亦酌靈均之香澤調玉露之芳盤沈雲卿陳子昂後時而同德光景風流則異矣辭賦之家李華其庶幾乎唐之文復古者十輩而韓退之爲之領言詩者百輩而李杜數子爲之領宋之文初尚楊劉中歸歐陽永叔蘇子瞻王介甫之視歐猶柳宗元元結之於韓也至於南渡時學

與而古體減講章盛而經旨俚其流至于今也於戲懷古之心無時而已昔者聖人制度美而文章著道德盛而精光發布于四方則憲之而爲令形于問答則守之而爲經典曰慎徽之禮曰秩之樂曰諧之帝載曰緝熙之雖無意於文自不容於不文也宿經於天而五辰綿之山峙於地而百川錯之鳥鮮其羽木吐其華沙懷金而石抱玉珠璣胎于水族小大不同其文一也故天喜則慶雲生地瑞則靈芝產人聖則語言微君子觀於曆象考閏月占消息以明天之文莫山川秩四隅定五行以明地之文辨人倫化風俗制百度興禮樂以定人之文會三才之精和陰陽之德以養性全身游於詩書六藝以成其身是故達則行窮則言雖聖人不能違文王之繫彖也居安周公之繫爻也在東孔子返自衛而詩樂正孟子退自齊梁而七篇作夫聖人志不行則思明道於來世而感歎多生於憂患記稱虞卿非窮愁不能著書若韓非子亦然虞卿委趙而去志無所伸非子亦見韓之削弱孤憤五蠹作夫因知繼統開來列聖之圖大而潛心發憤哲人之見亦高也

釋史彙編

卷之九十九

八

三百八十一

古文

古今文章六經不可尚矣下此戰國之文反覆善辨
孟軻之條暢莊周之奇偉屈原之深沉爲大家西
漢之文渾厚典雅賈誼之俊健司馬之雄放爲大
家三國之文孔明之二表建安諸子之數書而已
西晉之文淵明歸去來辭李令伯陳情表王逸少
蘭亭叙而已唐之文韓之雅健柳之刻削爲大家
人孰不知然古文亦有數漢文司馬相如若楊雄
其人無足取其文亦古宋文章家尤多老歐之雅
致老蘇之蒼勁長蘇之神俊擬以古作則未盡協
神史彙編 卷之九十九 九三

文訓

管夷吾以霸畧爲文鄧析以兩可辯說爲文老聃以
乘要執本持謙處卑爲文列禦寇以黃老清淨無
爲爲文墨翟以貴儉兼愛上賢明鬼非命上同爲
文公孫龍以堅白名實爲文莊周以通天地之統
序萬物之性達死生之變爲文慎到以刑名之學

爲文申不害韓非復流於深刻之文尹文又合黃
老刑名爲文鬼谷以押闔爲文蘇秦張儀因肆爲
縱橫之文孫武吳起以軍形兵勢圖國料敵爲文
荀卿楊雄則以明先聖之學爲文淮南則以總統
道德仁義而蹈虛守靜出入經道爲文

辨文體

詔敕制誥皆王言也若書之典謨訓誥誓命之類三
代無名秦李斯始議命爲制令爲詔漢高祖有太
子敕武帝有責楊僕敕誥與詔同義然聖經不與
後世文辭同故辨體取春秋傳文爲式今告身之
神史彙編 卷之九十九 十三

體是也自唐以後多用四六制誥雖可而詔敕必
須直言策義有二在漢若治安賢良在宋若臣事
民政類今之奏疏故說文曰謀也問而答之謂之
對策則今之科場者是也冊立之冊上與下之言
也表者曰也以情旨表白於外漢則散文唐以後
用四六露布始於賈洪爲馬超伐曹操予考漢桓
時地因數震李雲露布上書移副三府註謂不封
則是漢時已有其名至魏以後專爲軍書露於耳
目布之四海檄者激也又曰檄邀也詞旨慨慷發
動之意則暴彼罪惡揚已威武論天時人事使忠

義憤發亦軍書也箴銘頌贊體皆韻語而義各不同箴者規戒之辭如鍼之療疾銘者名器自警贊者稱揚贊美頌則形容功德皆起於三代惟贊始於漢之班固文則欲其瞻麗宏肆而有雍容起伏之態記者紀也禹貢顧命義固記祖記其日月人事後畧爲議論而已與志無遠序者次序其事也始於詩書之有序後世贈送讌集等作是也論者議也昭明文選以其有二體一曰史論乃史臣於傳末作論議以斷其人之美惡一則學士大夫議論古今時世人物陳政則與議說合契釋經則與傳註參體辨史則與贊辭齊行詮文則與序引共紀說者釋也述也解釋義理而以已意述之祖於夫子說卦以抑揚詳賡爲上若陸機文賦以爲說煥燁而譎狂解之義則近於說原者推原也辨者辨析也由於易原始反終之訓孟子好辯之答必須理明義精曲折詳盡奏疏之名不一日上疏曰書曰奏劄曰奏狀曰奏議恐其漏泄俱封囊以進故謂之封事臣告君之辭也祖於伊訓無逸諸篇彈文固目之一而其辭則要核實風軌所謂氣流墨中聲動簡外可也傳則載一人之事創自

馬遷體亦不同如遷之作荀孟不正言而反諸于范燁之傳黃憲無事迹而言語形容此體之變也至韓傳毛穎又變體之變此在作者之筆也行狀則實紀一人之事爲記志之辭也埋銘墓誌墓表墓碣皆一類也銘誌則埋於土表碣則樹於外述其世系歲月名字爵里學行履歷恐陵谷變遷故也然在土者文簡在外者稍詳表謂有官者碣謂無官者漢晉來有之矣誄辭哀辭祭文亦一類也皆生者悼死之情誄始於魯哀公之於孔子哀始於張茂先之於晉武祭則孟德於橋玄也

文章奇巧

文章好作奇語自是一病蓋大手之文不爲詭異之體而自然宏富不爲險怪之辭而自然典麗奇寓於純粹之中巧藏於和易之內大率理到意到則自然辭直氣昌文從字順雖不求過人而亦不能不超衆矣其有時而奇忽焉而巧則因事感觸遇

物發越譬之長江大河浩漫千里而因風觸石則
洄波伏流變態百出久之而澄靜寧貼亦復平正
此天下之至文也不善作者理既晦背意亦淺狹
而務求美於文彩辭句之間猶潢潦無根之源而
欲其瀉千里極變態多見其窘陋矣

洞觀時變不可無諸史廣求明理不可無諸子遊戲
詞林不可無諸集旁通多識不可無諸雜記錄而
其要惟在聖人之經

文趣

趣不獨詩文亦宜爾六籍而外吾又得六人焉老莊

神史彙編

卷之九十九

十三

三十五

有理趣爲庖犧翼至西晉而絕左史有意趣爲春
秋翼至前漢而絕屈馬有情趣爲風雅翼至六朝
而絕

下字

古人經文一字不苟下如鼓瑟吹笙不是說鼓瑟又
吹笙也蓋瑟之一音古今以爲難和必吹笙以和
之也又若如填如篴古人比之兄弟之相和他音
豈皆不和而獨以填篴言者他音一音各爲一節
惟填篴二音同爲一節蓋同氣也

書遭五厄

隋開皇初牛弘上表請開獻書之路曰周官外史掌

三皇五帝之書及四方之志武王問黃帝顓頊之
道太公曰在丹書有國家者曷嘗不以詩書而爲
教孔子制禮刪詩修春秋弘易道及秦王馭寓下
焚書之令此書之一厄也漢建武藏書之策置校書
之官及王莽末並從焚燼此書之二厄也光武下
車求文肅宗親臨講肆和帝數幸書林及孝獻移
都圖書雖帛皆取爲帷囊此書之三厄也魏文更
集經典皆藏在秘書內外三閣遣秘書郎鄭默刪
定舊文論者云其朱紫有別晉司馬定魏內經更
著新簿劉石惠陵從而失墜此書之四厄也劉裕
平姚泓收圖籍四千卷僭偽之盛莫過二秦齊梁
之間經史彌盛王儉撰七志孝緒爲七錄總其書
數三萬餘卷蕭繹有江陵收文德之書及公私典
籍數萬餘卷悉送荊州周師入郢悉焚之所收書
十纔有乙二此書之五厄也

牛弘傳

論文

人有恒言曰唐詩晉字漢文章蓋各舉其盛也然謂
之各言其衰亦可也何也古人作文由克積之盛
隨感而發故三代以前紀事纂言渾然不假繩墨

爾自中矩度班馬而下始有意於鋪叙成章其
然之氣實鑒於此古人之詩所以吟咏性情非取
妍於人也自律體出學者漸以聲偶爲務氣格日
趨於巧靡此朱子所以有咏依聲之嘆也若字學
雖造自古人而六書之義實天造地設歷周以降
體或時變而其意固在江左諸子志於曠達始減
省點畫務以妍媚相誇而六書之義荒矣故曰可
謂各言其衰也

文法變化

陸甫吟結句誰能爲此謀相國齊晏子是本詩誰其
身之有齊季女文法後歐陽子作醉翁亭記一篇
說盡方露出姓名亦是此體而變化益巧矣

作賦發病

相子新論曰余少時見楊子雲麗文高論不量年少
猥欲追及嘗作小賦用精思太劇而立感動發
子雲亦言成帝上甘泉詔使作賦爲之卒暴倦
夢五臟出地及覺大少氣疾一歲余素好文見子
雲工爲賦欲從之學子雲曰能讀千賦則善爲之
矣余嘗謂詞賦者文人之精華也出言成章下
成文豈無一時敏才第古人睿思匠心名世

率以歲計司馬相如上林賦雖云一時應制說
謂其平日夙構非頃刻授筆所能斯言實切中
登堂入室者斯可與論文也

作記法

作記之法禹貢是祖自是而下漢官儀載馬茆伯封
禪儀記爲第一其體勢雄渾雅壯辭語如畫不可
及也其次柳子厚山水記法度似出於封禪儀中
雖能曲折回旋作辭語然文字止於清峻刻峭其
體卑薄

文各有祖

相子新論曰余少時見楊子雲麗文高論不量年少
猥欲追及嘗作小賦用精思太劇而立感動發
子雲亦言成帝上甘泉詔使作賦爲之卒暴倦
夢五臟出地及覺大少氣疾一歲余素好文見子
雲工爲賦欲從之學子雲曰能讀千賦則善爲之
矣余嘗謂詞賦者文人之精華也出言成章下
成文豈無一時敏才第古人睿思匠心名世

古人用字

賈誼新書大禹繫河而導之九牧呂氏春秋禹身

樊園以爲民先剔河而導九岐鑿江而通九路
苑禹醴五湖而定東海髮本髮名義取環曲剔本
梳剔義取疏通醴本漉酒義取澄清古人用字如
此亦甚工矣園即重字

文思遲速

相如含筆而腐毫枚臯應詔而奏賦言文思遲速之
異也唐人云潘綿十年吟古鏡何消一夕賦瀟湘
畫象亦云思訓經年之力道玄一日之功

擬作

謝史集編
卷之九十九
七十三
擬作文字擬作者也予因以悟陵與武贈荅五言
亦後人所擬今日誦列女傳蔡琰二詩其詞明白
感慨頗類世俗所傳木蘭詩東京無此格也建安
七子尤含養圭角不盡發見况伯喈遇禍董卓已
誅今此詩乃云爲董卓所驅虜入胡尤知其非
也蓋擬作者踈畧而范曄荒淺遂載之本傳可發
一笑

水事

淮南子曰九疑之南山事少而水事多水事二字妙
甚却昂蚌鷸相持賦曰水濱父老以漁爲事此

全學南史所云公潮居民以鵝鴨爲業也晁無
跋王右丞捕魚圖有日晚道吳江如此漁者業
而事佚用事字更好皮日休詩序曰各補茶事十
數林和靖詩亦曾用茶事二字茶事尤精絕

評歸去來詞

朱文公云歸去一篇其詞義夷曠蕭散雖托楚聲而
無尤怨切蹙之病實用賦義而中亦兼比此千古
之確論矣又曰首云歸去來今中又云歸去來今
了無端緒疑爲二篇此文公或一時未盡看破也
李贄非所謂沛然肺腑中流出彼何較其端緒首

謝史集編
卷之九十九
七十三

尾着耶余細觀之釋其端緒共有五段每段換韻
自然純古人不覺之所謂擬洞庭鈞天而不澹霓
裳羽衣而不綺者也今逐段錄出註之於左歸去
來今至恨晨光之熹微此第一段十二句七十二
言賦起也乃瞻衡宇至有酒盈罇此第二段八句
三十二言鋪序兼比引壺觴以自酌至撫孤松而
盤桓此第三段十二句七十二言亦鋪序而比也
歸去來今至曷不委心任去留此第四段十八句
一百零八言乃及復序當歸之意兼比也胡爲乎
遑遑欲何之至樂夫天命復奚疑此第五段八句

五十六言賦比而結之也

彈甘蕉文

梁沈約有修竹彈甘蕉文其畧曰長兼淇園貞幹臣
修竹稽首言切諄姑蘇臺前甘蕉一蓼宿漸雲露
往舊歲月今月某日有臺西階澤蘭萱草到園同
訴自稱今月某日巫岫歛雲秦樓開照乾光弘普
罔幽不矚而甘蕉攢葦布影獨見障蔽雖處臺隅
遂同幽谷臣謂偏僻辭難信敢察以情登攝甘蕉左
近杜若江籬依源辨覆兩草各處異列同欵既有
離據並非風聞妨賢敗政孰過於此而不除戮憲
神史集編 卷之九十九

文有傍犯

徐陵賦陪遊馭涉騁纖腰於結風長樂鴛鴦奏新聲
於度曲又云厭長樂之疎鍾勞中營之緩箭雖兩
長樂爲意不同此類爲傍犯又劉禹錫律詩前聯
云雪裡高山頭早白後聯云于公必有高門慶自
注高山本高高門使之高也亦傍犯之例

評文選

舟中讀文選恨其編次無法去取失當齊梁文字衰
陋蕭統尤爲卑弱如觀瀾集可喜者甚多而獨取
數篇淵明作閒情賦正所謂國風好色而不淫正
使不及周南與屈原所陳何異而統大譏之此小
兒強作解事也

作文托興

昔崔延伯每臨陣則令田僧起爲壯士歌然後單馬
入陣所向無前至僧起死則不復能戰宋子京修
唐書秉二椽燭妾媵夾侍望之如神仙吳元中居
翰苑每草制誥則使婢遠山磨墨運筆措詞宛若
神史集編 卷之九十九

上梁文

後魏溫子升有閭闔門上梁祝文云惟王建國配彼
太微大君有命高門敝扉良辰是簡枚卜無違雕
梁乃駕綺翼斯飛八龍杳杳九重巍巍居宸納祐
就日垂衣一人有慶四海爰歸乃知上梁有祝其
來久矣第不若今時有詩詞作四六也

常山蛇勢

作文章貴首尾相應桓溫見八陣圖曰此常山蛇
也擊其首則尾應擊其尾則首應擊其中則

俱應予謂此非特兵法作文章亦要宛轉回互首尾相應乃爲盡善山谷論詩云每作一篇先立大意長篇須曲折三致意乃成章耳亦常山蛇勢也

宋文三變

唐文章三變宋朝文章亦有三變荆公以經術取坡以議論程氏以性理三者要各自立門戶不相蹈襲然其末流皆不免有弊雖一時舉行之過甚實亦事勢有激而然也至今學語之家又皆逐影昧聲未嘗有公論實不見古人用心處予每爲之歎息

神史彙編 卷之九十九

文章做效

詩家直指中載王勃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出於庾信落花與紫蓋齊飛楊柳共春旗一色是天然六朝人如此甚多不獨信也王作褚淵碑云風儀與秋月齊明音微與春雲等潤沈約作蕭綯碑云靈源與積石爭流神基與極天比峻李德林西翔朝集序云騰蛇與蛟龍俱遠蒼蠅與驥驥並速慕容鍾傲青州諸郡云奮劍與夕火爭光揮戈與秋月競色齊遜梁武策曰文教與鵬翼齊舉武功與日車並運常酒序孟浩然集曰虞坂之上

逸駕與駑駘俱疲吳寵之中青桐與樵薪共燬蓋一時詞家意興所到所見畧同不必論其襲與不襲譬之富人肆筵彼此珍錯不必詢其做效誰何也

拆襪線

韓昭仕蜀王氏爲禮部尚書龔有文章至於琴棋書射亦皆涉獵以此得幸於王衍時人謂昭伎藝如拆襪線無一條長也

文章氣韻

文章以氣韻爲主氣韻不足雖有辭藻要非佳作作

神史彙編 卷之九十九

讀淵明詩頗似枯淡久而有味東坡晚年酷好之謂李杜不及也此無他氣韻而已韓退之詩世謂押韻之文耳然自有一種氣韻如庭楸詩朝日出其東我常坐西偏日若在其西我常坐東晝晝日行在午我亦坐中央不知者便謂無工夫蓋是未窺古人妙處耳且如老杜云黃四娘家花滿溪千朵萬朵壓枝低此又可嫌其太平易乎論者謂子美無數蜻蜓飛上一雙灘鵲對浮沉便有開關睢鳩在河之洲氣象予亦謂淵明霽靄遠人村依依墟里烟犬吠深巷中雞鳴桑樹顛當與風七

尺之裡此殆難與俗人言也予每見人愛
擇千尺龍蛇動聲撼半天風雨寒之句以為工此
猶見富家子弟非無福相但未免俗耳若霜皮溜
雨四十圍黛色參天二千尺便覺氣韵不侔也達
此理始可論文

評唐文

虞世南文章婉縟趙汧翰藻豪邁麗儼詞章峭麗崔
文為文章華婉張說屬思精壯封敖屬辭瞻敏呂
溫藻翰精詳楊炎文藻雄蔚元翰用思精緻白屈
易文章精切韓愈雄深雅健似司馬子長
崔不足多也陸戾屬

神史彙編 卷之九十九

三本

文敏達楊琰文藻雄鬱李賀辭尚奇詭李商隱瑰
邁奇古李白清雄奔放柳宗元卓偉精緻徐堅屬
文典厚柳渾屬文簡拔李翰為文精密歐陽詹文
章切深復王勃文章宏放李華文辭稠麗常承
慶為文奇捷許景先屬辭豐美得中和之氣
唐書王勃傳載開元中張說與徐堅論近世文章說
曰李嶠崔融薛稷宋之問如良金美玉無施不可
富嘉譽如孤峯絕崖壁立萬仞濃雲鬱興震雷
發誠可畏也若施之廊廟則駭矣閭朝隱如騷
燕歌趙舞觀者忘疲若頽之風雅則罪人

堅問今世奈何說曰韓休之文如太羹玄酒有典
則薄滋味許景先如豐肌膩理雖穠華可愛而乏
風骨張九齡如輕縑素練實濟時用而窘邊幅王
翰如瓊梧玉笋雖爛然可珍而多玷缺堅謂篤論

楊駱文

楊炯文好以古人姓名連開如張平子之談畧陸士
衡之聰記潘安仁宜其匪矣仲長統何足知之號
為點鬼簿駱賓王文好以數對如秦地重關一百
二漢家離宮三十六時號算博士

元和體

神史彙編 卷之九十九

主

三本

李肇云元和以後文筆則學奇於韓愈學莊於樊
宗師學放曠於張籍詩則學矯激於孟郊學切實
於白居易綺靡於元稹俱名為元和體

文體暗合

李華弔古戰場文本於庾信哀江南賦韓愈送窮文
本於楊雄逐貧賦李白大鵬賦本於司馬相如大
人賦而相如大人賦又本於屈原之遠遊賦皮日
休桃花賦殆出於舒元興壯丹賦若柳宗元之乞
巧文劉禹錫之問大鈞則同時而暗合者也

用助字法

柳子厚復杜溫夫書云生用助字不當律令所謂乎歟邪哉夫也者疑辭也夫耳焉也者決辭也今世則一之宜攷前聞人所使用與吾言類且冀精思之則有益予讀孟子百里奚知虞公之不可諫節味其所用助字開闢變化使人心意飛動此難爲溫夫輩言也

用字虛實

古人名字明用不如暗用前代故事實說不如虛說

澁體

徐彥伯爲文多變奇求新以鳳闌爲鷄間以龍門爲

稗史彙編

卷之九十九

五

三

虬戶以金谷爲銑溪以芻狗爲卉犬以竹馬爲條驂以月兔爲魄兔以風牛爲焱犢後追效之謂之

澁體

文法貴質

原涉云家人寡婦始自約束時意慕宋伯姬爲人不幸爲盜賊所污遂行淫泆雖知其非而不能改柳子厚河間傳亦此意也如涉所云自足以勸戒何必極狀其淫蕩之醜又捕蛇說即苛政猛虎之謂禮記以八十言盡之子厚乃六百字文曰勝質曰衰可以觀世變矣

文章邪正

文章絕古不害其爲邪文章艷麗亦不害其爲正然或見人文章鋪陳仁義道德便謂之正人若言及花草月露便謂之邪人茲亦不盡也皮日休曰予嘗慕宋璟之爲相疑其鐵腸與石心不解吐婉美辭及觀其文而有梅花賦清便富艷得南朝徐庾體不類其爲人也

韓文法度森嚴

韓文公伯夷頌無一辭及武王末後方云雖然微二

子則亂臣賊子接迹於後也其罪武王也凜然如

稗史彙編

卷之九十九

五

三

刀鋸斧鉞之加而鋒銳不露自佛入中國凡爲其徒碑記皆務爲梵語獨公送文暢序不肯自叛其教所謂法度森嚴也

文不蹈襲

文章以不蹈襲爲難昌黎作樊紹述墓誌稱其必出於已不蹈襲前人一言一句觀絳守居園池記用瑤翻碧漱等語誠然矣歐公跋之以詩云日嘗聞紹述絳守偶來登覽周四隅異哉樊子惟可吁心欲獨立無古初窮荒探幽入有無一語詰曲百盤紆執云已出不剽襲句法乃學盤庚書國史補

韓之文如水中鹽味色裡膠青未嘗不用事而亦
嘗見其用事之迹盡去陳言足起八代之衰然或
者尤謂坐茂樹濯清泉即楚詞飲石泉蔭松柏也
飄輕裾翳長袖即洛神賦揚輕袿翳修袖也昌黎
豈閒學人言語亦偶然相類爾杜牧之阿房賦云
六王畢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陸修作長城賦起
云千里絕長城列秦民竭秦君滅修葺行在牧之
前則阿房賦又是祖長城句法矣牧之云明星熒
熒開粧鏡也綠雲擾擾梳曉鬟也渭流漲膩棄脂
水也烟斜霧橫焚椒蘭也雷霆乍驚宮車過也輶
輶遠聽杳不知其所之也盛言秦之奢侈楊敬之
作華山賦有云見若只尺田千畝矣見若環堵城
千雉矣見若水池懸百里矣見若螳蜋堞臺層矣
蜂窠聯聯起阿房矣小星熒熒焚咸陽矣華山賦
杜司徒佑嘗稱之牧之乃佑孫亦是倣敬之所作
信矣文章不蹈襲爲難也

文格

文章有兩等山林草野之文其氣枯稿著書之言者
之所尚也朝廷臺閣之文其氣溫潤演給祝草者
之所尚也王安國曰文章格調須是官樣今樂府

神史彙編

卷之九十九

二十七

三

亦有兩般教坊則婉媚風流外道則麤野嘲嘲村
歌社舞抑又甚焉亦與文章相類

題梁

張于湖代和州守胡昉新堂題梁云宋軋道丁亥正
月朔旦郡守胡昉新作黃堂其綏靖和民千萬年
永無戢詞翰奇偉至今尤存彭大雅文子帥蜀築
重慶城幙客門士各撰記頌俱不爲妙文子自記
十七字云大宋嘉熙庚子制臣彭大雅城渝爲蜀
根本大書于梁刻之諸人歎服文子以布衣位至
方伯連帥功名震耀其胸次亦不凡矣若不攻文
然吐辭超勝多暗合于湖足可想其豪氣

神史彙編

卷之九十九

二十八

三

若水祝辭

錢若水爲學士一日太宗自作祝辭久而不成令左
右持詣翰苑中命即草之若水對使者撰成其首
句云上帝之休雖渺躬是荷下民之命乃明神所
司上喜曰朕閣筆思之久矣不能措辭充激賞其
美才

老泉文

歐陽公之文粹如金玉蘇公之文浩如江河歐之模
寫事情使人宛然如見蘇之開陳治道使人惻然

動心皆前無古人矣至於老泉之文侈能盡之約遠能見之近大能使之小微能使之著煩能不亂肆能不流其雄壯俊偉若決江河而下也其輝光明著若引星辰而上也若求其侶在孟荀之間史漢之上不可以文人論也

評歐李文

王半山評歐文云積於中者浩如江河之停蓄發於外者爛如日星之光輝其清音幽韻淒如飄風急雨之驟至於雄詞闊辯快如輕車駿馬之奔馳葉水心補李巽巖之文曰風霆怒而江河流六驥調而八音和春暉秋明而海澄岳靜也曾點之瑟方希化人之酒欲清

評醉翁亭

洪氏評歐公醉翁亭記東坡酒經皆以也字爲絕句歐用二十一也字坡用十六也字歐記人人能讀至於酒經知之者蓋無幾每一也字必押韻其所於賦而讀之者不覺其激昂淵妙非世間筆墨所能形容予記王性之云古人多此體如左傳春秋孟明是以能霸也此段凡十也字其後韓文公潮州祭神文終篇是也字不知歐陽公月

神史彙編

卷之九十九

三十九

三十九

神史彙編

卷之九十九

三十九

三十九

體開代臧丙作和州團練使李守節墓誌銘又作父監察御史夢奇誌文終篇用也字李誌也字十五末云撫辭而書石者侯之館客臧丙也性之以歐公全用此體又觀王荊公爲葛源墓誌始終用也字參十亦云論次其所得於良嗣而爲之銘者臨川王安石也鞏氏謂全學醉翁亭記用之墓文則新仲未知前有柳體也韓祭神文亦於也字上寓韻則酒經又其取法者朱新仲評詩與醉翁亭記終始用也字議者或紛紛不知古有此例易雜辭一篇始終用也字莊子自適其體皆用也字以是知前輩文格不可妄議項平父評醉翁亭記蘓氏族譜序皆法公羊穀梁傳蓋蘓明允序族譜亦用也字十九及魯子開作從兄覃表用也字十七追論本始古而易後而三傳莊子又近而韓氏豈柳仲塗以降歐王蘓曾各爲祖述要之前古文體已備雖有作者不能不同也又董余開燕常談記世傳歐陽公作醉翁亭記以示尹師魯自謂古無是體師魯曰古已有之公愕然師魯起取周易雜卦以示公朱新仲爲善評董氏兼舉其家世遺云亭記本韓文公潮州祭大湖神文但照括位置

又加典麗耳王性之際及韓文而謂歐實從抑已復似示韓或疑歐公果自負作古者歟

諸儒文章

文各有體六一公爲一代文章冠冕亦以其事事合體如作詩即幾及李杜碑銘記序即不減於韓退之作五代史即與司馬子長並駕作四六合駢儷體作奏議庶幾陸宣公游戲小詞亦無愧唐人花間集蓋得文章之全者如東坡之文固不可及然詩如武庫矛戟已不無利鈍且未嘗作史曾子固之古雅蘇老泉之雄健固文章之傑然皆短於詩

稗史彙編

卷之九十九

三

三

文定評二蘇

老泉初携東坡穎濱謁張文定公時方入官制科業將應召文定公與語奇之館於齋舍日文定公忽出六題令人持與坡穎云請學士擬試作文定密於壁間窺之二公得題各就坐致思穎濱於一題有疑指以示坡坡不言但舉筆倒敲於几上云管子注穎濱疑而未決又指其次東坡以筆勾去即擬撰出以納文定閱其文益喜勾去一題乃無

出處文定欲試之也次日文定見老泉云二公副皆天才長者明敏尤可愛少者謹重必爲國珍所以二公皆受知文定而穎濱感之尤深

文忠敘事

文忠在翰林日嘗與同院出遊有奔馬斃犬於前文忠顧曰試書其事同院曰有犬臥於通衢逸馬蹄而殺之又一日有馬逸于街衢以犬遭之而斃文忠曰使子修史萬卷未已也曰內翰以爲何如文忠曰逸馬殺犬於道

水華居士

稗史彙編

卷之九十九

三

三

李遠一日謁水華居士錢濟明文於其所居烟雨堂語次偶誦祭東坡先生文至降鄒陽於十三世天豈偶然繼孟軻於五百年吾無間也之句水華笑曰此老夫所爲者因論降鄒陽事水華云元祐初劉貢父夢至一官府案問文軸甚多偶取一軸展開云在宋爲蘓某逆數而上十三世云在西漢爲鄒陽

赤壁賦

蘇長公赤壁賦吾與子之所共適適本作食字有累跡在文衡山家然適字亦好

長公論文

蘇長公言少年作文當極絢爛晚乃造平淡譬彼楓林飽霜自斐疊有致是其復命歸根直收一段精華耳若元來枯樹更益變衰便如秃爪有何佳態凡欲成陶常兩家詩者請終身守長公此言

賣文

子美本賣文爲活翻令室倒懸言其無假借也而語意不露味之愈佳子雲家無擔石之儲其作法言蜀人齋錢十萬願載其名子雲卻之張知白守毫毫富人修佛廟成知白召穆修爲記富人遺五百

釋史彙編

卷之九十九

三十三

三十三

時學時文時官

錢景謨論王安石不但變法翻而已乃以穿鑿不經入於虛無牽合臆說作爲字解者謂之時學而春秋一王瀟獨廢而不用又以堯唐惟証非昔是今無所統紀者謂之時文傾險趨利殘忍無耻者謂之時官驅天下之人務時學以時文邀時官

露詩碑

朱子語錄

米元章以書畫名一時其文章不多見家藏故紙中

有露筋烈女碑文一通辭亦清古今維揚新志已收入茲不錄錄其贊云王化煥猗盛江漢淑運炳猗人倫亂一德彥猗昭世典情真猗天資善楚澤緬猗雲水偃熇斯猗日星建北資每句二韻亦新奇因與韻音同聞人呼其子云然古韻書無之蓋後世方言耳昔劉夢得以僻字不經見詩中輒不敢用因惟領況有詩陸放翁亦有阿囿畧如耶態意之句然用之閭越似亦無害江淮之俗故所未聞也而用之刻石之間何耶

釋史彙編

卷之九十九

三十四

三十五

盜犬賦

滕達道未遇時與諸生講學於僧舍主僧出諸生夜盜其犬而烹之僧問于郡守滕公丐免素聞其能賦因諭之曰汝能爲盜犬賦則釋之滕公口占其辭曰僧旣無狀犬誠可偷輟梵宮之夜吠充絳帳之晨羞搏飯引來喜掉續貂之尾索絢牽去驚回顧兔之頭太守大笑即置不問

瘞木文

溝中之斷木僕取爲薪斤斧將奏予止而哀之曰女巢鳳凰者乎棲鳴鳥者乎傲歲寒而蒼翠者乎媚

春光而紅紫者乎何榆檟不齒輶輻不錄而泛泛水中爲不刻之舟乎使造化者完女根株布女枝葉復生於仁壽之域或使匠氏斲爲琴瑟文爲犧象不朽於禮樂之鄉女欲之乎木以臆對曰天地一洪爐也古今一燄光也堯桀同塊孔跖共爐豈獨予可哀而爲是拘拘者請鑿之予不忍瘞於後園贊且識口出乎是反乎是與焚溺異木乎超生死類

責井

夏五月小旱井無掬泉予俯睨而責之曰吾謂汝炎

稗史彙編

卷之九十九

三

五

夏溼冷凜冬抱溫不趨其時者也朝瓢水澄暮罌玉溜不易其操者也今泉源猶活爾泉已枯泄實塵積甃縫烟生始悔知汝者淺期汝者之太深也予寧休炊息飲誓不屈耿恭之勝言訖倦齋而睡見童子蓬頭垢面焦唇燥吻喁喁而告曰吾井神也使爾釜不生塵衣不凝垢者誰乎使爾筆硯津津濡雲染霧樽罍灩灩泛月浮花者又誰乎久濟無功一渴成怨何少恩耶當叩天關開泉戶償子無窮之汲忽覺不知所之但聞西簷之雨滴

制井之旨

易子正曰周易何以止於有孚失是一句乎曰春秋言人事之書凡二百四十二年而止於西狩獲麟蓋以天道終也易言天道之書凡三百八十四爻止於有孚失是蓋以人事終也王通曰春秋天道終乎同馬遷曰易本隱以之顯夫二子者其知制

寬牛文

黃定者於鄉里間有以牛白司馬溫公者因作寬牛文曰華州村民有畊山者日晡疲甚遂枕犂而臥乳虎欲啖而食之牛以角抵虎甚力虎不得食而

稗史彙編

卷之九十九

三

五

去其人則熟寢未之知也虎行已遠牛且伏其體人則覺而惡焉因殺之而不悔夫牛有功而見殺盡力於不見知之地死而不能以自明向使其人早悟虎之害已則牛必免而獲德矣惟牛出力捍虎於其人未覺之前此所以功立而身斃於乎觀此可以見夫天下之害甚於斃虎忠臣之功力於一牛嫌疑之猜過於伏體不悟之心深於熟寐苟人主莫或察焉則忠義之恨何所自別哉是牛能捍虎於其人未寤之前而不能全其功於虎行既遠之後其見殺宜哉

華王詩

華嚴居濃於世味然讀其詩鮮有不冲澹者王介州厚于物情然讀其文鮮有不刻薄者華似柳子厚王似蘓子瞻

小傳

楊升菴云漢人文章遠非後代可及如小說類華嶠明妃傳云豐容靜飾光明漢宮顧影徘徊聳動左右伶玄飛燕外傳云以輔屬體無所不靡郭子橫麗娟傳云玉膚柔軟吹氣勝蘭不欲衣纓拂之恐體痕也此等皆唐人所不能道無論後代

神史彙編 卷之九十九

三七

楊萬里陸游

韓侂胄用事欲網羅四方知名士相羽翼嘗築南園屬楊萬里爲之記許以掖垣萬里曰官可棄記不可作也侂胄患改命他人萬里臥家十五年皆其柄國日也萬里本傳陸游晚年再出爲韓侂胄撰南園閱古泉記見譏清議朱熹嘗言其能太高迹太近恐爲有力者所牽挽不得全其晚節蓋有先見之明焉游本傳晦菴之論務觀者豈真謂能高累之哉知務觀之不能爲庭秀也元姚燧少時嘗以所作就正許衡衡賞其辭而戒之曰弓矢爲物以行

也使盜得之亦將待人文章固開發士子之利器然先有能一世之名將何以應人之見役非其人而與之與非其人而拒之均罪也非周身斯世之道也元史姚燧本傳以衡斯言槩彼三子其弗信矣夫李冶曰文章有不當爲者五苟作一也徇物二也欺心三也蠱俗四也不可示子孫五也今之作者異乎吾所聞不以爲所不當爲之爲患惟無是五者之爲患噫是道也自漢伯喈以來已不免慙德矣

寓言

寓言以貽訓誠若柳子厚三戒鞭賈之類頗似以文爲戲然亦不無補于世道吾閱近世文集得二文焉朱希真敦儒東方智士說蕭東夫海藻吳伍百是也朱之文曰東方有人自號智士才多而心狂

神史彙編 卷之九十九

三七

凡古昔之聖賢與當世公卿長者皆摘其短缺而非笑之然地寒力薄終身不免飢凍里有富人建第宅甲其國中車馬奴婢鍾鼓帷幄悉備一旦富人召智士語之曰吾將遠游今以居第貸子凡室中金寶資生之具動用什物器皿皆聽子用不計期年還則歸我富人即登車而出智士杖策而僮僕婢妾大小男婦羅拜堂下各效其所典簿

以聽命號智士曰假公智士因徧觀居第富貴
麗勝如王者喜甚忽更衣東走園仰視其舍卑狹
俯閱其基湫隘心鬱然不樂召綱紀僕讓之曰此
第高廣而園不稱僕曰惟假公教智士囚令撤舊
營新狹者廣之卑者增之曰如此以當寒暑如此
以蔽風雨既藻其稅又升其楹至於聚籌積灰扇
蠅攘蛆皆有法度事或未當朝移夕改必善必奇
智士躬執笏筭與役夫襍作手足瘡滿頭蓬面垢
晝夜忘食切切焉惟恐園之未美也不覺閱歲未
落成忽聞者奔告曰阿郎至矣智士倉皇棄筭而
趨迎富人勞之曰子居吾第樂乎智士恍然自失
曰自君之出吾惟園是務初不知中堂之溫密別
館之虛涼北榭之風南樓之月西園花竹之勝
未嘗經日後房歌舞之妙吾未嘗舉觴蛛網
塵栖鍾鼎不知歲月之及子復歸而吾當去也
人揖而出之智士還於故廬且悲且嘆悒悒而死

釋史集編

卷之九十九

子九

子九

南宜僚聞而笑之以告北山愚公愚公曰子笑笑
哉世之治園者多矣笑哉蕭東夫寓言曰淮右
浮屠客日飲于吳市醉而狂攘臂突市人行
避市卒以聞吳牧牧錄而械之爲符移授伍

護而返之淮右伍百浮屠曰狂髡坐爾乃有下
里役吾且爾苦也每未晨而叩執朴驅其後不
得休夜則繫其足至奔牛埭浮屠出腰間金市斗
酒夜醉伍百而髡其首解墨衣衣之且加之械而
繫焉頽壁而遊明日既曉伍百乃醒寂不見浮屠
顧壁已頽曰嘻其遁矣既而視其身之衣則墨驚
循其首則不髡又械且繫不能出户大呼逆旅中
人狂髡故在此獨失我耳客每見吳人輒道此吳
人亦自笑也千巖老人曰是殆非寓言也世之失
哉昔豈獨吳伍百哉生而有此我也均也是不爲
幾倖有加損焉者也所寄以見榮悴乃皆外物非
所謂倘來者耶曩悴而今榮倘來集其身者日以
盛而顧揖步趨亦日隨所寄而改曩與之處者今
視之良非昔人而其自視亦殆非復故我也是其
與吳伍百果有間哉吾故人或駸駸華要當書此
遺之

釋史集編

卷之九十九

子九

子九

潤筆

以財乞文俗謂潤筆之資隋鄭譯拜爵沛國公位上
柱國高頴爲制戲曰筆乾荅曰出爲方岳杖策言
歸不得一文何以潤筆唐柳玭善書玭爲瀘州刺史

川節度使顧彥輝請此書德政碑此口昔以潤筆爲贈即不敢從命容齋續筆謂文字潤筆自晉宋以來有之至唐始盛李邕作文受納餽遺至巨萬皇甫湜爲裴度作福先寺碑度贈車馬綰綵甚厚湜大怒度又酬絹九千匹白居易作元稹墓志謝以鞍馬綾帛及玉帶之物價當六七十萬裴均死其子持萬緡詣肅貴之求銘劉禹錫祭韓昌黎文云公與侯碑志隧表阡一字之價輦金如山自宋以後此風衰息矣

作碑得玩

神史彙編卷之九十九

四十一

劉又嘲韓退之諛墓豈惟退之哉蔡中郎自謂平生作碑惟於郭有道無愧辭則他碑有愧者多矣李北海爲諫官時面折廷諍是甚氣魄其詞翰俱妙碑板滿天下外國至持金帛購求及爲葉有道稱美其孫景龍觀道士鴻臚卿越國公法喜爲帝傲吏作人宗師以臺閣名士而爲一黃冠秉顯揚之筆讀之可發千載一笑史謂自古弼文獲則未有如邕之盛豈非法喜輩潤筆也使皆爲郭泰作碑昌黎安得數斤之金北海安得珊瑚鉤麒麟與紫駟劍凡之玩乎

草制潤筆

凡草制除官自給諫待制以上皆有潤筆物太宗時立潤筆錢數降詔刻石于舍人院每除官則移文督之在院官下至吏人院騶皆分沾元豐中改立官制內外制皆有添給罷潤筆之物

神史彙編卷之九十九

四十一

神史彙編卷之一百

海右閒民王圻纂集

文史門

王言類

勅

三代而上王言有典謨訓誥誓命凡六等總謂之書
漢初定儀則四品其四曰戒勅今勅是也自此帝
王命令始稱勅至唐顯慶中始謂不經鳳閣鸞臺
不得稱勅

贊勅

神史彙編卷之一百

唐高宗上元三年以制勅施行既為永式用白紙多
為虫蛀自今已後尚書省頒下諸州縣並用黃紙
勅用黃紙自高宗始

事物紀原

勅字誤

梁武教諸王書令殷鉄石于大王書中榻一千字不
重者每字一片紙襍碎無叙武帝召周興嗣謂曰
卿有才思為我韵之興嗣一夕編次進上鬚髮皆
白而賞甚厚楊文公談苑云千字文云勅員外散
騎侍郎周興嗣次韵勅字乃誤傳寫誤耳當時
帝王命令尚未稱勅

制

劉勰文心雕龍曰古者有命無制周禮太祝作六辭
以通上下其二曰命是也蘇氏演義曰制止也禁
也斷也言君上用人或制斷而行之或禁制而止
之

張平叔制詞

樂天作張平叔戶部侍郎判度支制誥云吾坐而決
事丞相以下不過四五而主計之臣在焉以此知
唐制主計蓋坐而論事也不知四五者悉何人乎
叔議蓋法至為割剝事見退之集今樂天制誥亦

神史彙編卷之一百

十一

言能析秋毫吏畏如夏日其人必小人也

贈官制

紹興四年陳東歐陽澈贈官制王居政所作也先生
嘗稱誦之其詞曰於呼古之人願為良臣不願為
忠臣以為良臣身膺美名君都顯號忠臣已嬰他
誅君陷昏惡惟爾東爾澈其殆將有意于忠臣乎
抑由朕不德使爾不幸而不為良臣也雖然爾藉
不得已不失為忠而顧天下後世獨謂朕何此朕
所以八年于茲一食三嘆而不能自已也通階
職豈足為恩以塞予憂以彰予過使天下後世

古之飾非拒諫之主殆不如是奄而有知享朕意

詔語如古詩

光武詔書中語如懸牛頭賣馬脯盜跖行孔子語又如崇山幽都何可偶黃鉞一下無處所究是三七言古詩

詔

尚書湯黜夏作誥漢初太上皇稱之今太后亦稱又命官授職皆為誥成湯始為之蘇氏演義曰誥告也言布告王者之令使四方聞之今言告身者謂卿史彙編卷之十百

已身受其告令也

盛慶誥詞

盛慶錢氏塔而不喜惟演蓋邪正不相入也惟演準言二后並配御史中丞范諷發其奸落平章事節度使知隨州時度幾七十為知制誥責詞云三星所構多戚里之家百兩所迎皆權要之子蓋演之姑嫁劉氏而其子娶于丁謂也人恠度老而筆力不衰或曰度作此詞久矣

女官誥詞

紹興間張彥實為知制誥行紅霞帳張碩兒轉郡

詞有曰某官某兒柔惠宅心溫恭率履早脩掖

庭之列居多夙夜之勤積譽彌芳渙恩斯渥又紅

霞帳鄭二十八侯九娘轉尚字詞曰以爾內堅誠

信外盡恪勤夙夜在公禮無違背躡升爾秩庸示

朕恩又紅霞帳馮十一娘張祚奴劉翠奴劉十娘

轉典字詞又紅霞帳鮑倬兒紫霞帳王受奴轉掌

字又典記邢二十二轉司字又掌闈劉宜添轉典

字紅霞帳王八兒轉掌字夫以宮禁百執事之人

固有定分有定職不可躡進所以轉遷資品皆有

轉以示寵褒亦是國体然馮十一邢二十二王

卿史彙編

卷之十百

四

三

人兒倬兒之名殊覺不雅有忝王言曷不以柔惠

懿美等或一字或二字名之豈不得體必也正名

乎此之謂也

宣麻

唐書百官志曰開元二十六年改翰林供奉為學士專掌內命凡拜將相號令征伐皆用白麻則宣麻自明皇始也

事始

宣頭

筆談曰宣頭所起按唐故事中書舍人職掌誥詔皆為本一為底一為宣謂出行耳未以名書也

樞密使自禁中受旨出付中書即謂之宣中書
受錄之于籍謂之宣底梁置樞密院專行密命後
唐復樞密使以郭崇韜安重誨爲之始分領政事
不開中書直行下者謂之宣如中書之勅也是則
宣頭之始出於晚唐而定于後唐小事則發頭子
擬堂帖也至今樞密院用宣及頭子本朝樞密院
亦用劄子但中書劄子宰相押字在上次相及叅
政以次向下樞密院劄子樞長押字在下副貳以
次向上以此爲別頭子惟給駟馬之類用之

法格式

神宋集編 卷之十

五

法今之書其別有四勅令格式也神宗聖訓曰禁于
未然之謂勅禁于已然之謂令設于此以待後至
之謂格設于此使彼效之之謂式

學士章文

學士之職所草文辭名目寢廣拜免公王將相妃主
曰制賜恩宥曰赦書曰德音處分事曰勅榜大號
今曰御札賜五品官以上曰詔六品以下曰勅書
批勅群臣表奏曰批荅賜外國曰番書道醮曰青
詞釋門曰齋疏教坊宴會曰致語土木興建曰上
梁文宣勞錫賜曰口宣此外更有祝文祭文諸王

秘苑簿隊名譜佛文疏語復有別受詔旨作碑銘
墓誌樂章奏議之屬此外章表歌頌應制之作舊
說唐朝官中常于學士取歌偽蜀學士作桃符文
孟昶學士辛寅逸題桃符云新年納餘慶佳節號
長春是也

代言

王公宣子在太學時中齋與芮公國器同序俱治書
相得歡甚暇日偶相謂代言之体當使深純渾厚
如訓誥中語而近世文人駢儷磔裂吾輩他日秉
筆登殿當力革此弊已而各登第又二十年王公

神宋集編 卷之十

六

以陳師潭芮公爲中書舍人即爲詞云十國爲
連連有帥疇茲俾乂厥惟艱我以爾有猷有爲有
守率自中剛而無虐寬而有制庸建爾于上游
輔往矣惟欽其有弗若于汝政弗化于汝訓辭以
止辟則予一人以嘉因寓書王公時中之約今幸
償之王得書欣然者累日

草制被醢

金熙宗夏皇統十一年夏龍見官中雷雨大至破柱
而去夏大惧以爲不祥欲厭禳之左右或以爲
肆赦遂召掌制學士張鈞視草其中有願茲寡

及滯予小子之言文成奏御譯者不曉其退託謙
冲之義乃曰漢兒疆知識托文字以詈我主上耳
竄驚問故譯釋其義曰寡者孤獨無親昧者不曉
人事渺為瞎眼小子為小孩兒竄大怒亟召鈞至
詰其言未及對以手劍劈其口棘而臨之竟不知
譯之為愚為奸也其年竄被絺亮即登寶位赦暴
其惡不及此

教

漢制王侯及郡守長吏于所部有指令稱教取敬數
重教之義今皇后稱教旨疑始于漢王侯長吏之

釋史彙編卷之十甫

七

公移類

移文屬郡

左氏傳王子朝之亂晉命諸侯輸向粟宋樂大心不
可晉士伯折之乃受牒而歸今世臺府移文屬郡
曰牒蓋春秋時霸主于列國已用之矣

移

文心曰文移始于劉歆移大常書孔稚圭因有北山
移文今有移牒之名始此

似道勤王檄

元軍馬渡江賈似道即出書播告中外曰共惟
藝祖肇造我邦至於高宗友宅兵會以仁守位以

德配天未常行一不義殺一無辜理宗四十一年
忠厚之澤著在生民先帝一十一載恭儉之心何
負天下不念桓溫群從受羽翼之恩李陵一門
初無毫髮之損國家厄運一至于此人心忠義夫
孰無之太上皇七袞之聖躬今天子孤惇之冲質
在人情尤知恤鄉鄰之老幼臣子忍坐視君父
之阽危寧無郡國忠臣亦有江湖豪傑共合倡義
之旗載馳勤王之師如陶士行慷慨之征若張魏

釋史彙編卷之十甫

八

公忠赤之志救日之弓救月之矢便直指於旌旗
如礪之山如帶之河尚永堅于盟誓檄到諸路咸
使聞知

露布露沉

露布人多用之亦不知其始春秋助佐期曰武露布
文露沉宋均云甘露見其國布散者人尚武文采
者則甘露沉重

出初學記

公異露布

德宗覽收城露布至臣肅清官禁祗謁寢園鐘簴不
移廟貌如故感涕失聲以于公異之詞後

陸贄所忌誣以家行不至賜章經一卷坎壈而終
朝野惜之國史補

封章

俗謂章奏為囊封本于漢凡章奏皆啓封至言密事
不敢宣泄則用皂囊重封以進若州縣之紫袋劉
向懼恭顯之傾危乃上封章以諫其末云臣謹重
封昧死上漢漏泄之法極重師丹使吏書奏丁傳
得其草以告廷尉劾治策免宋朝于章奏凡論治
大體及有關於聖躬者往往留中不出太宗得田
錫諫疏悉類聚于禁中是也今例從內降付中書
雖謫盲敬天修德之類往往批依以入報非故事
也

方書類

內外經

皇甫謐帝王世紀曰黃帝命雷公岐伯教制九鍼著
內外經素問之書咸出焉黃帝昇為天子鍼經脉
訣無不備也故金匱甲乙之類皆祖黃帝

脉訣

世諸方書藥法雖損益隨時大抵祖述黃帝如脉訣
之出於晉王叔和病源之出於隋巢元方湯液經

之出於商伊尹傷寒論之出於漢張機千金備急
出於孫思邈外臺秘要出於唐王珪宋朝太宗求
天下名方集太平聖惠其餘紛紛無代無之

丹青符經

晉哀帝著丹青符經五卷丹臺錄三卷青符子即神
丘先生也深闡至理而近世有胡宗道海上方士
亦得其術

小兒司命

節汾陽語子弟曰西陽庶寶方小兒之司命不可不
讀錄

千金

孫思邈千金方曰小兒六歲以上黃帝無說中古有
巫妨始撰願願經以知壽夭自茲始有小方則小
兒方藥始於巫妨也

難經

帝王世紀曰黃帝命雷公岐伯論經脉旁通問難八
十一為難經楊元操難經序曰黃帝八十一難者
秦越人所作

偶對類

對偶佳句

對偶之佳者口九州四海悉主悉臣億載萬年爲父
爲母平生能着幾輛破長日惟消一局棋有文事
有武備與神爲謀無智名無勇功惟聖時若數點
雨聲風約在一枝花影月移來柳搖臺榭東風軟
花壓欄干春晝長勸君更盡一盃酒與爾同消萬
古愁天下三分明月夜楊州十里小紅樓梨園弟
子白髮新江州司馬青衫濕臨叩道士鴻都客錦
里先生烏角巾屋簷下天燈樓板上地舖丈夫不
學曹孟德生子當如孫仲謀三光日月星四詩風
雅頌

稗史彙編 卷之一百

十一

沈石田文

沈石田不但畫掩其詩其文亦有絕佳者予嘗見其
化鬚疏一篇用事妥切鑄詞深古且字字皆有來
歷錄之趙鳴玉髯然無鬚姚存道爲之告助于周
宗道於其于思之間分取十鬚補諸不足請沈啓
南作疏以勸之疏曰伏以天闔之有刺地角之不
毛鬚需同音今其可索有無以義古所相通非妄
意以于乃因人而舉康樂著舍施之迹崔謏傳挿
種之方惟小子十莖之散分豈先生一毛之不拔
惟有餘以補也宗道廣及物之仁乞諸隣而與之

存道有成人之美使離離綠坡而飾我當指搢擊
地以拜君把鏡生歡頓覺風標之異臨流照影便
看相貌之全未容輕拂于染美豈敢易撚于覓句
感矣荷矣珍之重之

甄龍友

甄龍友嘗游僧舍具饌延款僧有雌雞久畜甄請烹
爲供僧曰公能作鷄頌當不靳也甄援筆題云頭
上無冠不報四時之曉脚跟欠距離全五德之名
不解雄飛但能雌伏汝生卵卵復生子種種無窮
人食畜畜又食人冤冤何已若要解除業障必須

稗史彙編 卷之一百

十一

先去本根大衆先取波羅香水推去面皮頭毛次
運菩薩慧刀割去心腸肝膽吐香水源源化爲霧
鏤湯滾滾成甘露引此甘露乘此霧直入佛牙深
處去化生彼國極樂土僧笑曰鷄死無憾矣即烹
以侑酒盡歡而去

誕節致語

四月初八日謝太后壽崇節初九日度宗軋會節買
似道命司封郎中黃蛻撰致語中有一聯云聖母
神子萬壽無疆亦萬壽無疆昨日今朝一佛出世
復一佛出世滿朝縉紳皆喜之

竹夫人

李公甫謁真西山丐詞科文字西山留之小飲書房
指竹夫人爲題曰斬春縣君姓竹氏可封衛國夫
人公甫援筆立成末聯云於乎保抱携持朕不忘
午夜之寢展轉反側爾尚形四方之風西山擊節
蓋八字用詩書全語皆婦人事而形四方之風又
見竹夫人玲瓏其中頌德云常居大厦之間多爲
涼德之助剖心析肝陳數條之風刺摩頂放踵無
一節之瑕疵

蜀秋壑醮詞

御史集編 卷之十

三

三百六十六

蜀秋壑德祐乙亥八月生日建醮詞語云老臣無罪
何衆議之不容上帝好生奈死期之已迫適值垂
弧之旦預陳易簣之辭切念臣際遇三朝始終一
節爲國任怨但知存大體以杜私門遭時多艱安
敢顧微軀而思末路屬醜虜狂胡_{犯之}順率驍兵悍
將以徂征用命不前致成酷禍措躬無所惟有後
圖衆口皆詆其非百喙難明此謗四十年勞瘁悔
不爲留侯之保身三千里流離尤恐致霍光之赤
族仰慙覆載俯愧劬勞伏願皇天后土之鑒臨聖
祖神宗之昭格三宮霽怒收瘴瘴于江邊九廟闡

靈掃妖氛于境外此時已無廖王諸客矣豈似道
所自爲耶讀之雖可怒可笑可恨然其文字則妙
也

介子何點

傅介子年十四好學書嘗棄觚而歎曰大丈夫當立
功絕域何能坐事散儒後卒斬匈奴使者還拜中
郎復斬樓蘭王首封義陽侯介子棄觚可對班生
投筆梁武帝與何點有舊及踐祚手詔論舊賜以
鹿皮巾召見點以巾褐引入華林園恩禮甚厚詔
徵_爲侍中點以手將帝鬚曰乃欲臣老子邪辭疾
不起手將帝鬚可對足加帝腹

御史集編 卷之十

十

三百六十六

丁謂善對

丁謂公嘗忌楊文公一日詣晉公拜而鬚着地丁曰
內翰拜時鬚撒地楊起視其承塵曰相公坐處幙
漫天時人稱其敏

屬對

王荆公一日謂劉貢父曰三代夏商周可對乎貢父
應聲曰四詩風雅頌公拊髀曰天造地設也
王安石使對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季孫
對以揭諦揭諦波羅揭諦波羅僧揭諦揭諦者大笑

諺語巧對

東坡嘗與劉景文語一則仲父二則仲父當以何對
景文答俗諺千不如人萬不如人坡首肯之予以
爲不如對成也蕭何敗也蕭何此亦俗諺也

的對

或謂坡曰栗破鳳皇見思之無對佛印來訪坡曰欲
作一對未能因舉前句佛印應聲曰何不云藕斷
鶯驚飛佛印復云正如無山得似巫山好此亦同
兩音意坡即對云何葉能如荷葉圓子由曰不若
曰何水能如河水清

稗史彙編

卷之一百

五

小字對

小字始千漢盛于晉如大子豹奴宜作雅對又如桐
君桂父皆仙人名百足三尸皆虫名姑惡子規皆
鳥名

巧對

古對以文字分合者如鉏耨觸槐甘作木邊之鬼豫
讓吞炭終爲山下之灰開字多未爲佳句不若陳
亞有心終是惡蔡襄無口便成衰二人土上坐一
月日邊明半夜生孩子亥二時難定兩家婚配已
酉一日爲佳近又聞有云人曾作僧人弗能以作

佛女卑爲婢女又可以爲奴

四六

宋人制誥章表四六駢儷多用經書句謂之天生自
然對如天維顯思民亦勞止惟女一德于今三年
有能奮庸爰立作相行此四德弼予一人文王之
德之純周公之才之美皇極錫五福大臣慮四方
閒暇而明政刑會通以行典禮禮樂自天子出遷
豆則有司存於緝熙殫厥心念終始典于學欣欣
然有喜色蕩蕩乎無能名睦族以和萬邦明倫以
察庶物率百官若帝之初於萬年受天之佑發號

稗史彙編

卷之一百

六

三百六十五

施令罔不減陳善閉邪謂之敬知微知彰不俟終
日有嚴不異以奏庸功上帝臨女無貳無虞三事
就公不留不虞聞俎豆未學軍旅之事聽鼓鼙則
思將帥之臣兵千五材誰能去之臣無二心天之
制也直聰明而有作不作聰明由仁義以安行非
行仁義王扁萬國于舞已格于七旬蕭韶九成肉
味遽忘于三月夙夜沒明入則宣其三德文武是
憲出則柔此萬邦五百里采五百里衛外包有截
之區八千歲春八千歲秋上祝無疆之壽皆膺炙
人口至于詩句如公獨未知其趣耳臣今時復一

中之我覺魏徵直賦媚人言盧杞是奸邪天之未
喪斯文也我獨何為不豫我何以報之青玉案我
姑酌彼黃金盞此則可資一笑爾雙規

對體

古之文章自應律度未以音韻為主自沈約增崇韻
學之後詩之體製漸多始有蹉對假對雙聲疊韻
之類如自朱邠之狼狽致赤子之流離不惟赤對
朱邪對子兼狼狽流離乃獸名對鳥名又如厨人
具鷄黍稚子摘楊梅以鷄對楊之類子美詩枸杞
因我有鷄栖奈爾始所謂假對也古今詩話

碑史彙編

卷之二

十七

三

四六用經史語

四六文用經史全語必須詞旨相貫若徒積疊以為
奇乃集句也楊文公居陽翟時謝希深與之啟云
曳鈴其空上念無君子者解組弗顧公其如蒼生
何文公書于扇曰此文中虎也蓋善其用如已自
出特為豪健

解題戒伐

建寧府有解題謝太守啟云賈誼舉秀才諸生無出
其右韓信拜大將一軍皆為之驚守荅云百戰百
勝君無矜已試之功三沐三熏予將有善後之請

終慎思

終慎思大名人家貧苦學衣冠故敝風貌寢陋始來
應舉魏之舉人視之蔑如也既就試遂為解首其
謝啟曰三年此舉眾人悉謂于毛生一軍皆驚大
將果歸于韓信又董儲帥念其窮嘗以書薦于士
人之富者庶濡涸轍而士人殊無哀王孫之意終
復取書歸而具啟納于重曰魯箭高飛謂聊城之
必下秦都不割懷趙璧以空歸人多嘉其切當

薛制機

薛制機言有賀自長沙鎮南昌者啟云夜醉長沙曉
行湘水難教檣燕之留朝飛南浦暮卷西山來聽
佩鸞之舞又有賀除直秘閣依舊沿江制置司幹
辦公事云望玉宇瓊樓之遠何似人間從綸巾羽
扇之游依然江表上已請客云三月三日長安水
邊多麗人一詠一觴會稽山陰脩禊事又云良辰
美景賞心樂事四者難并崇山峻嶺修竹茂林群
賢畢至端平中余申周翰分教毘陵題捷人簿云
三年大比視郊祀天地之禮均萬乘臨軒與封拜
公孤之儀等中一聯云昭陵之仁如天積歲月而
養成巨棟歐公之學如海鼓波濤而放出老龍惜

碑史彙編

卷之二

大

三

未見全篇

贅男賀書

大德辛丑正月乙丑遣女適曹男贅于唐衛山齊以書賀之有子有室女有家成惟征成惟築之對蒼之曰子爲人之後謾歌唐什之三星女謂嫁曰歸未熟曹家之七誠乙丑利於行我方歎兩窮之值甲戌征且築君乃誇一日之同標梅宜其家宜其室未足多召國之及時木瓜報之玖報之瓊但願若衛人之永好

鶴鳴老人

釋東萊編

卷之十甫

九

中有鶴鳴老人稿者金陵李俊民所著其上行省中書啓曰唐資房杜遂開田口之基漢任良平竟起卯金之運以唐爲田口僅見此

酒保辭官

上與劉三吾微行入市小飲無物下酒上出句云小村店三盃五盃無有東西三吾未及對店主適送酒至隨口對曰大明國一統萬方不分南北明日早朝賜官固辭不受

巧對

陳啓東震長州人文定吳公友也善屬對嘗思

葦蘆四字未就方浴而得之曰空心蘿葡天生語

也喜而躍浴盆爲之頰破翰林舊有句云賓之

字訪東之江朝宗東之賓之無能屬者適啓東謁選

至文定以扣之答曰田也邀由也由也田也西涯

爲之擊節訓導分水一人題橋云分水橋邊分水

吃分分分開啓東過而見之續曰看花亭下看花

田看看看到皆其邑地名也陸文量忝政浙藩與

啓東飲見其寡髮戲之曰陳教授數莖頭髮無法

可施啓東曰陸大人滿臉髭髯何須如此陸大賞

嘆曰兩猿截木山中這猴子也會對錫啓東

釋東萊編

卷之十甫

十

有犯韋公勿罪乃云匹馬陷身泥內此畜生怎得

出蹄相與撫掌竟日其他巧語尤多如十百鱸魚

游黑水泥拌千畝三雙和尚對紅爐灰撲六禿

程篁墩敏政七歲時父教之書客見褒毅公立戲曰

子坐父立禮乎篁墩停毫答曰嫂溺叔援權也

西涯四歲以神童徵入殿門一中官戲之云神童脚

短即應聲曰天子門高

西涯初見上方食蟹出對云螯蟹通身甲冑西涯

應聲云蜘蛛滿腹絲綸後篁墩以奇童被徵閣

亦以此命之屬對即云鳳皇遍體文章人謂

終身事業兆於此二語

弘治中北虜致一語曰朝無相邊無將國勢相將詔翰林應之西涯曰天難度地難量吾君度量庸使歎服

永豐聶豹三山鄭洛書為華亭上海知縣同時有俊聲然議論殊不相下一日同坐察院門側人報上海秋試無中式者聶公笑曰上海秀才下第只為落書鄭公應聲曰華亭百姓當災皆因業報人咸以為妙對

書目類

解史彙編

主

諸書之始

伏羲始作史書文王始作經書老聃始作子書子思始作傳書公羊高始作註書李斯始作字書漢劉歆始作類書梁沈約始作韻書晉李充始分書為四部顧頤始作曆書呂望始作兵書周公始作禮書樂書政書呂公始作相書晉郭璞始作風水書漢甘公始作五星命書唐徐子平始作八字命書上書原於八索地志原于九丘詩文集原于詩

二經

五經遺書

遺書篇名京房有易飛候注丹有易通論七篇三是有大衍玄基蓋參紀眾家術數之書云書遺

篇名劉陶有中文尚書即推夏侯建夏侯勝歐陽和伯三家尚書耳周防有尚書雜記詩遺書篇名杜撫有詩題約義通曰杜君注趙曄有詩細蔡邕以為勝于論衡春秋遺書篇名謝該有謝氏釋則條左氏疑滯事也馬融有三傳異同說何休有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鄭玄乃發墨守鍼膏肓起廢疾禮遺書篇名景鸞有禮畧撰禮內外記古文有月采篇說月之光采后蒼有曲臺記曲臺殿在未央宮者說于此因名鄭玄有鄭志八篇門人撰玄荅弟子問六籍依論語而作

藝文志

藝文志載儒道陰陽法名墨從橫雜農九家曰九流標目曰首目張純撰書禮樂春秋論語驗曰七經識又曰七緯詩書禮樂曰四業河洛書曰靈篇申公魯詩轅固齊詩韓嬰韓詩曰三家詩楚元王好詩次詩傳曰元王詩江翁謂歌騷駒及毋庸歸曰駒曲吹管奏雅頌曰雅吹關雎風始鹿鳴小雅始文王大雅始清廟頌始曰四始崔駰以崔篆所作

易林曰家林左氏曰麟學左右史曰二史戰國策
曰短長術韓固謂老子曰家人言實太后謂儒法
曰司空城旦書楊雄據離騷反之曰反騷又旁騷
作重一篇曰廣騷又旁惜誦至懷沙曰畔半愁畔
離牢聊也淮南有苑秘書及鄒衍重道延命方曰
枕中鴻寶緯書曰秘經曰秘記五行家
衡著天文書曰靈憲冥罔論應邵論時事曰中漢
輯事釋時俗曰風俗通伏湛米集古今刪著事要
曰伏侯注湛清靜無競曰伏不闕韋彪所著曰章
卿子魏郎著書曰魏子蘇竟樂道術作書曰記誨
神史彙編 卷之十百 主 三十七

歷代文集

吳越前人集名見記載者梁鴻集二卷戴逵集十卷
王羲之集五卷謝安集五卷謝玄集十卷陶弘景
集十三卷今皆湮滅無稱焉唐詩人所著書若虞
世南兔園策三十卷魏徵自占諸侯王善惡錄二
卷王勃平定秘畧十篇周易參同五卷張昌宗三
教珠英一千三百卷沈如筠異物志三卷古異志
一卷李邕金谷園記一卷郭元振安邊策三卷

唐子書

光義九經外義疏二十卷正論十五卷陸羽武夷
山記顧渚山記二卷南北人物志十卷韓愈西掖
禱言五卷陸贄脩舉文言二十卷李商隱續爾雅
三卷金鑰二卷雜纂一卷梁詞人麗句一卷今狐
楚唐御覽詩一卷陸龜蒙小名錄三卷溫庭筠乾
牋子三卷段成式廬陵官下記二卷王涯說玄一
卷羅隱孔老兩同書二卷蓋兵火駸尋宜其軼也
後漢唐檀字子產豫章南昌人少好學易韓氏詩顏
氏春秋災異星占永建五年舉孝廉爲郎中兼官
神史彙編 卷之十百 主 三十八

諸葛武侯著書

通志枕文畧載諸葛武侯所著書數十種今列其目
於左漢書音一卷貞絮記一卷臥龍十六策一卷
大堂明鑑一卷六壬類死一卷平朝陰府二十四
機一卷六軍鏡心訣一卷諸葛武侯誠一卷又
諸葛亮隱沒五事一卷郭冲撰又總載丞相諸
亮集二十五卷

陸機集

陸機謝靈運不獨妙于吟詠兼亦美于文章

述陸有要覽三卷正訓十卷晉魏官名三卷洛陽
記一卷草木鳥獸虫魚疏二卷謝有廻文詩集一
卷聯珠集三卷十詩集抄十卷詩英十卷新撰錄
樂府集十一卷元嘉間四會遊集四卷設論集五
卷策集六卷晉書二十五卷今存者才千百之十
一耳

詩文集

六朝初唐論次諸文家有華虞文章流別集三十卷
文章志四卷傅亮續文章志二卷杜預善文四十
九卷任昉文章緣始一卷應璩百一詩八卷謝琨

釋史彙編

卷之一百

三五

三多

集苑六十卷謝莊讀集五卷千寶百志詩集六卷
昭明太子古今詩苑英華二十卷釋慧靜續英華
二十卷劉義慶集林二百卷劉孝孫古今類聚詩
苑三十卷徐陵文府七卷六代詩集抄四卷許敬
宗文館文人傳一百卷士館詞林一千卷麗正文
苑二十卷其書若在當不啻文苑文心見珍于世

四部

崇文所錄經史子集爲甲乙丙丁四部者蓋始于晉
李哀按晉書李哀傳云爲著作郎時典籍混雜哀
以類相從分爲四部頃事始曰魏武置四庫圖書

乙丙丁爲部目藏之錄云晉秘書監荀勗
魏中經次四部別之及李哀始加刪正荀勗四部
之法摠以甲乙爲次

瞿宗吉著書

元末杭人瞿存參先生名佑字宗吉明春秋淹貫經
史百家入國朝爲仁和山長歷宜陽臨安二學
尋取相藩藩屏有過先生以輔導失職坐繫錦衣
獄罪寔保安爲民太師英國張公輔延以教讀家
塾晚回錢塘以疾卒所著有通鑑集覽鐫誤香臺
集剪燈新話樂府遺音歸田詩話與觀詩順承稿

釋史彙編

卷之一百

三五

三多

存參遺稿咏物詩屏山佳趣樂全稿餘清曲譜皆
見存者聞尚有天機雲錦游藝錄大藏搜奇學海
遺珠不可復得予家又有香臺續咏香臺新咏各
一百首皆親有序觀此則所失尤多昨因當道欲
得先生事實書集詢之于子所荅十止二三誌銘
亦亡之矣因述其梗槩又嘗聞其旅事一律云過
却春光獨掩門澆愁設有酒盈樽孤燈聽雨心多
感一劍橫空氣尚存射虎何年隨李廣聞鷄中夜
舞劉琨平生家國繫懷抱濕盡青衫總淚痕讀此
亦知先生也

釋史彙編卷之一百

文史門

雜文類

表奏

堯咨四岳舜命九官並陳詞不假書翰則敷奏以言章表之義也漢乃有章表奏駁四等則表益漢制也蘇氏演義曰表者白也言以其情旨表白于外也漢雜事曰秦初定制改書為奏漢定禮儀則有四品一曰章二曰奏三曰表四曰駁

釋史彙編卷之十

上書

太甲既立不明伊尹作書以戒此上書之始也七國時臣子言事于其君皆曰上書秦改曰奏今亦有上書之事又通于臣下者也

啓事

張璠漢記曰董卓呼三臺尚書已下自詣啓事然後得行則啓事得名之始也

鮮表

梁王琳作鮮表云伏想除書以臣為慘在將軍油蒸校尉臞州刺史

賀枸杞表

宣和盛時所在有靈芝朱草祥異之獻賀表殆無虛日會朝廷進築順州城得枸杞於土中其形如葵狀仙家所謂千歲所化者王者得之喜甚于是馳貢闕庭蓋徽宗生于壬戌正符所屬之辰尤以為異祥宰臣欲以告廟拜表稱賀諸公閣筆先是庠序久東王氏之學不為應用之文時有舊太學生基宗禮者素善此王者延致東閣授以此題基從容屬聯妙絕一時首日靈根夜吠變異質於千年驛騎朝馳薦聖人之萬歲眷荒裔沉飛之久實王師恢復之初物豈無知時如有待基字叔原

德士

政和間以僧為德士冠服如道士有一長老升堂云石窠奪得裴休笏用在今朝曹溪留下祖師衣已為陳迹汪退傳初坐陳東歐陽澈事降官後復以啓謝廟堂時相作答啓云一男子之上書人何足道諸大夫曰可殺公豈容心熊太學叔雅詞也靖康間京尹程伯起謝賜牙簡表云看山拄頰敢為晉士之清狂上馬設囊豈有唐賢之風度汪之詞也

丁晉公

丁晉公文字雖老不衰在朱崖答胡則侍御書曰夢
幻泡影知既往之本無地水火風悟本來之不在
在海外十四年及北遷道州謝表云心若傾葵漸
暖長安之日身同旅鴈乍浮楚澤之春又謝復祕
書監表云炎荒萬里歲律一周傷禽無振羽之期
病樹絕沾春之望人亦哀之

謝轉運

閻令洵仁善四六而一字不肯妄下必求警策以過
人謝再除陝西轉運使表曰識道重來端同老馬
鞭力却視若宰全牛謝復官表曰悲未見於齊全
笑中分於鄭鹿

謝入蜀

鄧溫伯知成都謝上表云捫參歷井敢辭蜀道之難
就日望雲愈覺長安之遠自後凡官兩川者謝表
相承用此一聯

代奏

倪寬爲張湯作奏武帝聞之馬周爲常何作奏太宗
識之張嘉貞爲張循憲作奏武后識之令狐楚作
太原書記德宗能辨其所爲諸公後皆爲名臣

則郡國書奏其可不擇人使爲之耶齊亮

賦頌類

賦

詩序六義次二曰賦當謂直陳其事左傳言鄭莊公
入而賦大隧之中於後荀卿宋玉之徒演爲別體
因謂之賦故昔人謂賦者古詩之流以荀宋爲始
漢書曰不歌而頌曰賦釋名曰敷布其義曰賦
司馬相如爲上林子虛賦意思蕭然不復與外事相
關控引天地錯綜古今忽然如睡煥然而興幾百
日而後成其友人盛覽字長通并牂名士嘗問以
作賦相如曰合纂組以成文列錦綉而爲質一經
一緯一宮一商此賦之迹也賦家之心包括宇宙
摭攬人物斯乃得之于內不可得而傳覽乃作合
組歌列錦賦而退

漢魏晉賦如馬之笛嵇之琴精夫王之登樓向之思
舊著矣而其賦乃不佳何也蓋昔人相傳者或以
事或以情正不必其文耳雪月若謝恨別若江則
吾取之

黃滔律賦如明皇回駕經馬嵬隔句云日慘風悲到
玉顏之死處花愁露泣認朱臉之啼痕褒姒萬靈

斷腸新出於啼猿秦樹千層比翼不如於飛鳥景陽井云理味納隍處窮泉而詎得誠垂馭朽攀素綆以胡顏又無名氏作孟嘗君夜度巫谷賦嘆秦關之百二難騁狼心笑齊客之三千不如雞口亦可喜也

四夷來王賦

錢熙泉南才雄之士進四夷來王賦萬餘言太宗愛其才擢館職嘗撰三酌酸文世稱精絕略曰渭川凝碧早拋釣月之流商嶺排青不逐眠雲之客又年年落第春風徒泣於遷鶯處處羈遊夜雨空

神史彙編

卷之一百一

五

悲於斷鴈鄉人李慶孫哭之曰四夷妙賦無人誦三酌酸文舉世傳

宋朝前輩多循於唐格文冗事迂獨宋范曄鄭數公得名於世至於嘉祐之末治平之間賦格始儉廢二十餘年而復用當時之風未易得也

南征賦或者稱之然僅與曹大家輩爭衡耳惟東坡赤壁二賦一洗萬古欲髮鬚其一語畢世不可得

頌

詩序六藝其六曰頌蓋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詩有商周魯三頌文心曰昔帝

嚳之世累祖爲頌以歌九招則頌起于帝嚳也

歌頌

盧仝茶歌至尊之餘合王公何事便到山人家上不忘君也安知百萬億蒼生命墮顛崖受苦下不忘民也此乃盡臣子敬上念下之意也元結中興頌前代帝王有盛德大業者必先見於歌頌若今歌頌大業便不言德此乃得春秋一字褒貶之意夫以歌頌之作不專爲稱美設也多寄意於譏諷一則有愛君之誠一則有貶上之意二者雖若相戾而於措詞立言各有所主不得不然耳

神史彙編

卷之一百一

六

祝壽

吳叔經先生代人上黃畊叟太夫人壽乃三月十四日生也其詞曰天邊將滿一輪月世上還鍾百歲人有一識者議論將滿一輪月之句若是十三日亦使得不若云猶欠一分便見得直是十四日也

連珠

傳玄曰連珠興於漢章帝班固賈逵傳毅皆受詔作之體則假喻達旨者微悟欲使歷歷如貫珠易觀而可悅故曰連珠梁沈約上連珠表云始自楊子雲歐陽詢作藝文類聚中亦有楊雄連珠則

之興不自漢章帝明矣北史李先傳魏帝召先讀
韓子連珠論二十二篇韓子韓非子韓非書中有
連語先列其目而後著其解謂之連珠據此則連
珠體兆於韓非任昉文章緣起謂連珠始於楊雄
非也

段成式

尚書東莞公夜宴坐列數花段成式作連珠以代劇
語其一曰竊以銅街麗人恨塵泥之將隔石室素
女怨仙俗之易分因知三鳥孤鸞從來要匹金鷄
玉鴛不願成群其二曰名比大喬怨佳期之未卜

神史彙編

七

潘運小市恨的信之難移因知夜通更長斜漢回
而脉脉寒侵夢淺行雲去以遲遲一時稱其美麗
劉昫唐書曰段成式字柯古父文昌同平章事
南節度使成式以陰入官爲秘書省校書郎研精
苦學秘閣書籍披閱皆遍咸通初出爲江州刺史
解印寓居襄陽以閒放自適家多書吏用以自娛
尤深於佛書終太常卿著酉陽雜俎等書

讚

文心曰昔虞舜重賚及堯替於禹伊陟替於巫咸並
揚言以明事嗟嘆以助辭故漢制鴻臚唱拜爲贊

如相如之替荆軻班固之褒貶以贊皆取義贊于
禹之義要之自司馬相如贊荆軻始

改贊

裴度形貌短小而位至將相嘗自贊其鴈真曰爾形
不長爾貌不揚胡爲將胡爲相一片靈臺丹青莫
狀蓋謂由心吉而致富貴也張學士綬貌甚美嘗
繪其容以寄兄環改裴贊寄之曰爾形甚長爾貌
甚揚不爲將不爲相一片靈臺丹青莫狀

張功父贊

揚誠齋贊張功父像云香火齋被伊蒲文物一何佛

神史彙編

八

也潘詩書步武瓊琚又何儒也門有珠履坐有
桃李一何佳公子也冰茹雪食瑀碎月魄又何窮
詩客也約齋子方內歟方外歟風流歟窮愁歟老
夫不知君其問諸白鷗予觀此贊似東坡贊王定
國之作按功父名鑑號約齋循王諸孫也有吏才
能詩嘗植梅花三百餘本構堂於中扁曰玉照余
嘗見玉照堂梅品一則

錢福題贊

錢與謙修撰初會試京師謁西涯學士時有以司馬
溫公像求西涯贊者翁遂命與謙代作其中有

茅連茹公之在朝青苗變法公之在野公之再
是爲元祐公之云亡是爲靖康等語翁大加賞以
爲數語該括宋朝治亂殆盡爲之延與景淵方石
諸公謂有掄魁之才已而禮闈廷對果占首選

志

大業初勅寶威等撰區宇圖志五百餘卷又勅虞世
基等撰十郡志一千二百卷叙山川則卷首有山
水圖叙郡國則卷首有郭邑圖叙城隍則卷首有
公館圖其圖上山水城邑題書字極細並用歐陽
蕭書郎率更令詢之長子工於草隸爲時所重

釋史彙編

卷之十

九

一統志

大明一統志即景泰間修而未成者天順間始成之
初修時學士錢原博爲副總裁嘗欲志戶口而李
文達以戶口戶部自有數慮傷繁而止按周禮獻
民數於王王拜而受之是民數 朝廷之所重也
苟在所當志何傷繁之慮耶如以爲戶部有數而
不志則內文武諸司之設更兵二部有數學校
寺觀禮部有數皆將不必志耶文達既自用而彭
呂諸公又皆務爲簡重不相可否故此書之成不
但戶口之登耗無徵而已

誄

周制大夫已上有謚士則有誄是誄起于周也禮檀
弓魯莊公及宋戰縣賁父死之公誄之士之有誄
自此始也按周禮六辭以通上下親疎遠近六曰
誄注謂積累生時德行以賜之命是也

墓誌

秦穀子曰齊太子穆妃將死議立銘誌王儉云銘誌
不出禮經起宋元嘉中顏延之爲王球作墓誌以
其宗族無名故以紀行自爾遂相祖習然魏侍中
魏謩改葬父母制墓下埋文原尋此旨將以陵谷
遷變欲使人有所聞知若無殊才異行但記姓名
歷官祖父姻媾而已有德業則爲銘文又齊時有
癸古塚得銘云青州世子隋代釀家于王戎墓得
東海女郎河東豐曼以爲司馬越子嫁爲荀晞子
婦驗之果然又銘云晉司徒安豐元公王君之銘
有數百字則魏晉已有其事不起於宋也馮鑑續
事始云按西京雜記前漢杜子夏臨終作文命刻
石埋于墓前恐墓誌因此始也昔吳季札之喪孔
子銘其墓曰嗚呼有吳延陵季子之墓莊子衛靈
公塋沙丘掘得石槨銘曰不馮其子靈公奪我里

唐開元時人有耕地得比干墓誌銘刻其文以銅盤曰右林左實後崗前道萬世之寧茲焉是保漢滕公負梓嬰之葬得石銘曰佳城鬱鬱三千年見白日吁嗟滕君居此室則墓之有誌其來遠矣

行狀

自唐以來未有墓誌銘必先有行狀蓋南朝以來已有之按梁江淹爲宋建太妃周氏行狀任舫裴野皆有行狀

自狀

前進士韓熙載江北行止辭公庶載本貴州隱居

神史彙編 卷之二十一

主

嵩岳雖叨科第且晦姓名今則慕義來明假身爲賈既及強境合貢行藏其聞釣巨鰲者不投取魚之餌斷長鯨者非用割雞之刀是故有經邦治亂之才可以踐股肱輔弼之位得之則佐時成績敗萬姓之焦熬失之則遁世藏名臥一山之蒼翠某爰思幼稚便異諸童竹馬蒿弓固不親於好弄杏壇槐里寧未倦於修身但勵志以爲文每棲身而學武得麟經於泗水寧快笑蒐授豹略於邳圯方酣勇戰占惟奇骨夢以生松每懷墜節之文尚愧擔簦之路於是攬龍領編虎須繕獻捷之師徒終

受降之城壘爭雄筆陣決勝詞鋒運陳平之六奇飛魯連之一箭場中勦敵不攻而自立降旗天下洪儒遙望而獨摧堅壘橫行四海高共千群姓名遽列於烟霄行止遂離於塵俗且口有舌而手有筆腰有劍而袖有槌時方亂離迹尤飄泛徒有術精韜略氣激雲霓頃口張而陰電掣怒氣發而曙雷動神駟鬼殿天蓋地車開霹靂於雲中未爲蹻健喝檣蒲於蓬上不是酋豪未遇良時孰能言志既逢昭代合展壯圖伏聞大吳肇基聿修文教聯顯懿於中土走明恩於外夷萬邦咸莫四海如砥礪和天地崑崙有禹稷臯陶洒掃烟塵蒲翰有韓彭衛霍管獨漢稱三傑周舉十人凝王氣於神都吐祥光於丹闕急賢共理倖漢氏之懸科待旦旁求類周人之誼學而又鄰邦接畛敵境連封一路之雞犬相聞兩岸之馬牛相望彼則恃之以力數年而頻見傾亡此則禮之以賢一坐而可成勳勳由是見盛衰之勢審吉凶之機得不上天以歎量人事且向明背暗舍短從長思賢所嚮古今一致然而出背山而退渡長淮而棄繻孤遙終赴於天池是遠遁於帝座是携長策來詣大朝伏

神史彙編

卷之二十一

主

惟司空楚劍倚天秦松藟地言雄武則平窺絳
語兵機則高掩孫吳經受素王書傳玄女莫不
捷宇宙駟役風雷勞愁積而胔肉生憤氣激而肩
臂起一怒而豺狼竄攝再呼而神鬼愁驚提蠻鼓
而簸朱旗雷奔電走掉蕪槌而揮白刃月落星飛
禽將拉龍使兵合虎可以力平鯨海可以拳擊鰲
山披堅每敢於先登敵無不克策馬嘗時於後殿
功乃非矜國家付以肺腸用為保障勲藏盟府名
鏤景鍾今則化舉六條地方千里示之以寬猛化
之以溫恭藉甲兵而耀武威移戶口而邇農事謾

神史彙編

卷之十

主

酒隨車之雨洗治佳田輕搖逐扇之風吹消沴氣
可謂仁而有斷讎而逾光賢豪嚮義以歸心奸宄
望風而屏迹佇見秉旄仗鉞列土分祿修職貢以
勤王控臨四海率諸侯而定霸彈壓八方遐邇具
瞻威名洽著况復設廷燎以待士開雪宮以禮賢
前席請論其韜鈴危坐願聞於興廢古今英傑孰
可比方某才越通津已觀至化及陳上謁罔弃謬
才是敢輒述行藏鋪諸毫幅况聞鳥有鳳魚有龍
草有芝泉有醴斯皆佳瑞出應昌期某幸處士倫
謬知人理足以副明君之獎善足以恢察析之樂

賢者畏敬布衣上言於漢祖曹操草澤陳謀於魯
公失范增而項氏不興得呂望而周朝遂霸使遠
人之來格寔至德之克昭謹具行止如前伏請准
式順義六年七月歸明進士韓熙載狀

謹狀不備

胡文定公作龜山誌銘不載高麗王問龜山先生在
何處之言勉齋為文公之狀不載金人問朱先生
安在之語豈蠻夷不足為輕重哉抑二先生之尊
敬不在於一時哉又伊川作明道行狀不言受學
於濂溪此豈非傳道之大不必書耶抑又以乃兄

神史彙編

卷之十

南

不當在弟子列耶端不可測三公之意

林和靖先生行狀

淮海桑世昌澤卿撰

林公通字君復世為錢塘人祖克已仕錢氏為通儒
院學士通少孤立志為學景德中放游江淮及歸
結廬西湖之孤山真宗聞其名屢賜粟帛詔州縣
以禮遇之善行草書喜為詩其語孤峭澄淡而才
嘗自錄其稿或謂曰先生何不錄所著詩以傳於
後世通曰吾終志山林尚不欲取名於時况后世
乎通不娶無子教兄子宥登進士第居西湖二十
年未嘗入城市李及薛映知州每造其屋清談終

日而去臨終有詩曰湖上青山對結廬墳前修竹亦蕭疎茂陵它日求遺稿猶喜曾無封禪書天聖十六年二月丁卯仁宗賜謚曰和靖先生仍賜其家米五十石帛五十疋初通客臨江李詒始舉進士而未有知者通常謂人曰此公輔之器通卒而詔適知杭州爲製總麻服與其門人哭而哭之刻臨終詩納於墳中

主誌

晉陶淵明自作輓詞祭文唐白居易李栖筠王績嚴挺之柳子華衛大經李行之皆自撰墓誌顏

卿史彙編

卷之十一

五

三

魯公在蔡州度必死乃作遺表墓誌祭文朱翌曰生前作誌謂之達亦可謂之近名亦可處死若顏魯公可也我朝楊文貞生前有少師楊公傳王直作又有東里先生小傳陳賞作又有東里楊公小傳梁榮作成化末年南小吏侍王僎爲三原王端毅公作傳曰大司馬王公傳後爲大醫院判劉文泰撫奏以爲沽直文泰係傳奉官爲端毅所抑假以報復然文泰雖正罪而公亦從此去位矣事詳介庵先生年譜予我生曰未死而自爲之猶之可也若惠公仲子未死而天王先歸其賄尤爲無

謂左氏曰豫凶事非禮也左傳昭二十年衛侯賜北宮喜謚曰貞子賜析朱鉏謚曰成子而以齊氏之墓予之皆未死而賜謚及墓田

自製墓誌

劉野亭自製墓誌其略曰歸之日有先公敝屋數楹城之南有別墅一區田百畝桑棗榆柳百餘株繼又於居舍後鑿小池放一舟其中每當春暖秋晴病起意適之時或駕輿登墅或張席命舟徜徉自放於水雲林月之際其所獲賜餘則歲分十之三以以頒諸流離貧餓者間嘗進元嗣諭之曰吾老

卿史彙編

卷之十一

十六

病沒之日勿請葬祭謚贈勿干名筆爲誅文詩輓有一于是吾不汝子矣文成或者乃曰公筮仕幾四十年所歷非一官各有所職今何爲不書蓋予雖以文翰著銜其所職則故沃輔翼有關於上下者頗重大予於是無一能効焉書之徒以自貽愧也公孤穹階而居之若不能一日安者蓋予性峭直狷介既無功業以爲顯明之資又乏低昂以爲植立之地不即去則罪日大愧日集士夫清議併以先所有者而奪之矣其歸而居家雖杜門謝客然猶有車馬遊從之樂有貧餓周恤之惠若未

能絕意於世者蓋遊從之樂所以彰君上之賜而恤之意所以修君上之恩外此則非所知焉其不敢有卹典文誅之請者蓋無實德而尚虛名此平日所深恥者今若是使予昭昭累士夫之餘義寘其爲地下之愧魄天尚幸有不死可持之以見先祖考於九泉者自揣平生無大過尤此心無少負焉耳其銘曰嗚呼野亭胡爲而生胡爲而仕胡爲而歸胡爲而死蓋其生也窮天地之委和其仕也濫皇明之介祉考諸已考諸人則歸有餘裕委者選選者收則死獲所止嗚呼世有爲野亭喚者神史集編 卷之十一

溫公神道碑

東坡作溫公神道碑末用北齊神武皇帝號蓋指高歡也歡追謚神武皇帝欲以比神宗故不書其名而引其謚此亦文章之關鍵

陶氏祭文

陶穀晉開運中爲詞臣時北戎來侵而楊光遠以青州叛大將馬節卒少帝召穀草文以祭之穀泣具

草以祭曰漢北有不賓之虜山東起伐叛之師雲陣未收將星先落少帝甚激賞

銘

蔡邕曰黃帝有金几之銘王子年拾遺記曰黃帝以神金鑄器皆有銘題凡所造建皆記其年時此銘之起也

座右銘

張德遠座右銘云夫血氣不可以勝人勝人者理也剛不可以屈物屈物者柔也懷疑於人人未必疑而已先疑矣逆詐于人人未必詐而已先詐矣揚

神史集編 卷之十一

人之善人將揚其善掩人之惡人將掩其惡待我以不誠而我應之以誠則彼自愧犯我以非理而我以理報之則彼自服我容人則易人容我則難望人太深則生怨察物太明則取憎

四忌銘

著書忌早處事忌擾立朝忌巧居室忌好作四忌銘以致吾老

紫岩作銘

紫岩張公謫居于永愛國耿耿一日慨然作九墨銘杖銘墨之銘曰存身于昏昏而天下之理固已昭

昭斯為瀟湘之寶予將與之逍遙節之銘曰用則行舍則藏惟我與爾危不持顛不扶將焉用彼

戒石銘

宋太宗書戒石銘賜郡國曰爾俸爾祿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難欺用蜀檇杌中所載蜀孟景貳石文云朕念赤子吁食宵衣寄之令長撫養庶民存三異道在七絲驅難為理晉犢為規實德得所風俗可移無令侵削無使瘡痍下民易虐上天難欺賦稅是出邦國是資朕之賞罰固不踰時爾祿爾祿民膏民脂為民父母莫不仁慈勉爾為戒體神史彙編卷之百一 九三廿

理盡遂成王言

趙清獻公座右銘

依本分莫妄想爭先徑路機關惡退後語言滋味爽口物多須作病快心事過必為殃得便宜處莫再去怕人知事莫萌心盛喜中勿許人物盛怒中勿答人簡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遣良田萬頃日食二升大厦千間夜卧八尺說得一尺行得一寸

錢神論

晉惠帝之時賄賂公行魯褒為作錢神論及觀類文同時綦毋民成公綏皆有錢神論各一篇民之論略曰黃金為父白銀為母鈔為長男錫為少婦庚辛分土諸國皆有長沙越嶲僕之所守伊我所生周末時也景王君世大鑄茲也貪人見我如病得醫饑享太牢未足為飴綏之論略曰路中紛紛行人悠悠載馳驅惟錢是求朱衣素帶當塗之士執我之手門常如市諺曰錢無耳鬼可使豈虛也哉幽求子云可以使鬼者錢也可以使人者權也

錢神論

神史彙編卷之百一

辛三

一法百利論

崔伯陽熙寧二年為國子監直講嘗著熙寧稽古一法百利論五卷逾十萬言繫以久任為要上之召對延和稱旨自此遂擢用徧歷清要是書惜乎不見於世

策

事始曰起自漢武帝董仲舒以其文曰興自朕躬故也按前漢書有是錯賢良策蓋文帝策之曰興自朕躬則策始於漢文帝之策是錯也

策問

續江策問曰事有利害不切身而傷懷人有古今不
同時而合志吾亦不知其何心也登冶城訪新亭
欲問神州在何處後南渡百四十年惟見春山一
髮渺渺愁予耆老不足証矣安得不寤寐東晉諸
賢乎衰草寒烟猶帶餘光景徒以重人黯然而
不知秦淮舊月曾照見千載英雄肝胆乎惜哉其
遠而不可詰也比來忠義王澤在心慨嘆黍離悲
歌蒲柳豈能忘情故都哉自隆興至端平三大敗
縉紳不敢問中原兵端不可輕開國事不可再悞
思目前之危急捨分表而經營茲猶可藉口栢城
神史彙編 卷之十百一 廿九

孔孟論功業自許伊周若限田若卿欽若掄秀若
里選皆欲彷彿三代獨此一事豈其在晉人下乎
後之作元經者必不怨矣或論本朝不能復中原
者其失有四不保全名將不信任豪傑不招納降
附不先據關中未知諸君所聞如何耳後來童幼
班荆輟首茲固晉人所深恨聞之西北流寓抱孫
長息與東南同久已知中原決不可復矣一旦聞
有北方豪傑試於漕關者有司豈不敬喜耶猶記
軌道壬辰辛卯安告君相曰仇虜六十年必亡虜
亡則中國之憂方大絕定足驗矣惜乎斯人之不
能分半席乎

孟子譜系

史記孟子列傳不書其生卒歲月予嘗觀孟氏譜云
孟子周定王三十七年四月二日生即今二月二
日魏王二十六年正月十五日卒即今之十一月
十五日壽八十四鄉邑里人至今遇冬至日廢賀
節之禮蓋有自來矣又按譜云孟仲子名罍孟
子也曰子也五代孫寧嘗見一書於嶧山道人曰
公孫子內有仲子問一篇乃知仲子實孟子之子

嘗從學於公孫丑者朱子注孟子從趙氏以仲子為孟子之從昆弟與譜不同

玉牒

玉牒脩書始於大中祥符至於宣政而極備攷定世次枝分派別而歸於本統者為仙源積慶圖推其所自出至於子孫而列其名位者為宗藩慶系錄具其官爵功罪生死及子若女者為類紀同姓之親而序其五服之戚疏者為屬籍編年以紀帝系而載其曆數及朝廷政令之因革者為玉牒

邵澤民焚玉牒

御史彙編

卷之六

靖康之變金人盡欲得京城宗室或謂宗正寺玉牒可據虜酋立命取籍會虜以事暫還戶部邵澤民溥時為交務官索視之每二三板則掣一板投火中嘆曰力不能適存也俄虜使至遂拔籍以取之凡宗室獲免者澤民力也而人多不知

祝文

禮記曰自伊耆氏始為八蜡則有文其文曰土反其宅水歸其壑昆蟲毋作草木歸其澤是祝文之始也

逍遙齋記

子

御史彙編

卷之六

予不良於進自號逍遙子偶讀宋吳處厚逍遙齋記覺胸次灑然因書之座右其詞曰夫性有定分理有至極力不能與命鬪才不能與天爭而貪美之流躁進之士乃謂富貴可以力撓功名可以智取神仙可以學致長生可以術得抱憾老死而終不悟悲夫使天下之富必盡如陶朱猗頓耶原憲黔婁不復為賢人矣使天下之壽必盡如王喬彭祖耶則顏氏之子閔氏之孫不復為善人矣使天下之仕必盡如稷契伊管耶則乘田委吏不復為孔子矣使天下之色必盡如毛嬙西施耶則嫫母孟光不復嫁於人矣蓋富者自富貧者自貧壽者自壽夭者自夭達者自達窮者自窮妍者自妍醜者自醜天地不能盈縮其分寸神鬼不能損益其銖銖是以達觀君子立性樂分含真抱朴心無城府行無町畦天下有道則皦皦與世相清天下無道則混混與世相濁歷之泰山不以為重付之秋毫

倉又何足議輕重於其間哉故所至皆樂所處皆適出與天爲民入與道爲隣若是則何往而不逍遙哉此詞足以爲世之碌碌不悟者勸也

飲章

蔡邕傳一入牢獄當爲楚毒所迫促以飲章辭情何緣復聞飲猶隱隱却告人姓名無可對問今之匿名文書也章懷太子注俗本不解飲字或改爲報或改爲疑並非也

刊章

山陽張儉爲中常侍侯覽所怨覽爲刊章下州郡以搜求案編卷之一百一
名捕儉注刊削也謂削去告人姓名飲章刊章皆奇飲章告者原無姓名刊章告者有姓名而刊去之也又梁松傳松怨望乃縣飛書誹謗下獄死汁無根而至若飛來也今之匿名書

神史彙編卷之一百二

海右閒民王圻纂集

文史門

歌謠類

歌

山海經曰夏后開土三嬪于天得九歌九辯以下焉又曰帝俊有子八人是始歌舞夏侯玄辨樂語曰伏羲有網罟之歌呂氏春秋葛天氏歌八闋一曰載民二玄鳥三遂草木四奮五穀五謹天常六達帝功七依地八總萬物之極

神史彙編

卷之一百二

四皓歌

古今樂錄四皓隱居商山高祖聘之不至仰天嘆而作歌按漢書四皓卽東園公綺里季夏黃公角里先生年皆八十餘鬚眉皓白故曰四皓崔鴻曰四皓爲秦博士見焚書坑儒退隱商山乃作歌曰吳天嗟嗟深谷逶迤樹木漠漠高岑崔嵬居穴處以爲幄茵燁燁紫芝可以療飢唐虞往矣吾當安歸此載於先秦文章及文指世皆見之矣然詩皇甫謐高士傳云四皓見秦政暴乃逃入藍田山作歌曰漠漠高山深谷逶迤燁燁紫芝可以療饑

夷歌

王唐荳等慕化歸義作詩三章有犍爲郡掾田恭

譯其辭語輔令從事李陵因者護送詣闕遠夷樂

德詩曰提官隗構是治魏晉因譯劉淵

吏譯
平端
旁莫支留
不從徵衣
我來墮旅
屈知唐桑艾
見

異奇邪毗繼繡多賜繡布推潭僕漳牛人食拓拒蘇便肉飛

釋史彙編

卷之百二

局後仍肉離屈申 僂悉備讓龍洞貧薄莫支度由報嗣

雒僧鱗願主長壽莫稗角存昌熾遠夷慕德詩曰侯

皮尼蠻夷所處且交陵悟日入之部繩動隨旅向東條

雒歸日聖德深息渡諾魏茵度洗富厚紵邪流

冬多霜雪 作邪尋螺夏多雨 貌潏潏樂溫時適 補邪推人

多有碎危歸險歷險莫受萬柳萬里術疊附不歸德

仍路孳摸慈母遠夷懷德詩曰荒服之儀外烈

籍憐憐土地阻蘇邪犁食肉莫陽麤沐有見同譯

傳吏譯徹風是漢夜拒大漢蹤優路雷折陰

龍險觸冒倫狼藏幢高峻岐峻扶路息落服澤

神仙中人

歌者袁綯廼唐天寶之李龜年也宣和間供事九重

常爲吾言東坡公昔與客游金山適中秋夕天宇

四垂一碧無際江流洶湧俄而月色如晝遂共登

金山山頂之妙高臺命絢歌水調歌頭曰明月幾

時有把酒問青天歌罷坡爲起舞而顧客曰此便

是神仙矣吾謂文章人物誠千載一時後生安可

續史彙編

卷之百二

得乎

挽詩

譙周法訓曰挽歌起自田橫通典曰漢高帝時齊王

田橫自殺故吏不敢哭泣但隨柩叙哀後代相承

以爲挽歌按漢初橫死門人爲薤露蒿里歌

從者以寄哀也武帝時李延年分爲二薤露送王

公貴人蒿里送大夫庶士蓋歌之起始自橫也

摯虞新禮議曰挽歌出于漢武帝役人勞苦歌聲

哀切遂以送終非古制者誤矣左傳哀公十一年

會吳伐齊將戰公孫夏命其徒歌虞殞杜預注云

虞殯歌曲哀死也孔穎達疏曰虞殯謂啟殯將虞之歌今謂之挽歌

梁甫吟

梁甫吟不起于諸葛亮獨其詞作自亮耳蔡邕琴頌梁甫悲吟又陳武常騎驢牧羊諸牧豎有知謠者武遂學太山梁甫吟幽州馬客吟及行路難之屬而李勉琴說曾子耕太山之下天雨雪凍旬月不得歸思其父母作梁山歌後乃以為葬歌猶之蒿里薤露矣

山歌

神史彙編

卷之二

四

三十一

開平元年梁太祖即位封錢武肅鏐為吳越王時有諷錢拒其命者錢笑曰吾豈失為一孫仲謀耶遂殺之改其鄉臨安縣為永錦軍是年省瑩壟延故老旌鉞鼓吹振耀山谷自昔游釣之所盡蒙以錦繡或樹石至有封官爵者舊賢鹽肩擔亦拔錦韜之一鄰溫九十餘攜壺漿相迎於道鏐下車亟拜媼撫其背猶以小字呼之曰錢婆留喜汝長成益初生時光怪滿室父懼將沈於溪此媼酷留之遂字焉為牛酒大陳以飲鄉人別張蜀錦為廣幄以飲鄉婦凡男女八十已上金樽百歲已上玉樽時

黃髮飲玉者尚不減十餘人鏐起執爵於席自唱還鄉歌以娛賓曰三郎還鄉今掛錦衣吳越一王駟馬歸臨安道上列旌旗碧天明兮受日輝父老遠近來相隨家山鄉眷今會時稀斗牛光起天無欺時父老雖聞歌進酒都不知曉鏐亦覺其歡意不甚決洽再酌酒高揭吳哇唱山歌以見意詞曰爾卑見儂底歡喜別是一般滋味予永在我儂心子裏歌闌合聲賡贊叫笑振席觀感閭里今山民尚有能歌者

湘山野錄

山歌寓意

神史彙編

卷之二

五

三十二

吳中鄉村唱山歌大率多道男女情致而已惟一歌云南山脚下一缸油姊妹兩個合梳頭大箇梳做盤龍髻小箇梳做羊蘭頭不知何意朱廷評樹之嘗以問予予思之翌日報之此歌得非言人之所業本同厥初惟其心之趣向稍異則其成就遂有大不同者作如是觀可乎樹之云君之語悟過我矣作如是觀此山歌第一曲也

苦竹謠

侯景之首傳至江陵梟之於市然後煮而燻之以付武庫先是謠曰苦竹野南有竹半荆州軍殺侯

景首至湖東付諮議參軍宗季長宅東苦竹町
以景首置其中用市南井水煮之先是至言有鬼
萬計斷頭折頸入宅去來季長大俱設齋迎佛又
有數萬鳥自江津飛噪集其家焉

官話

松江舊俗相沿凡府縣官一有不善則里巷中輒造
歌謠或對聯頗能破的嘉靖中袁澤門為邵守忽
喧傳二句云東袁載酒西袁醉摘盡枇杷一樹金
蓋澤門有一同年亦姓袁任府之東頗相厚姬時
有曲室之飲故當時遂有此謠先時又有一對云

稗史彙編

卷之百一

六

馬去侯來齊作聶張仲賢良是在太守喻公時赴
任之後蓋馬睽侯自明為同知聶璣齊鑑為通判
而知縣則張仲賢也一句之中而五人之臧否莫
遁後孔太守在任時聶雙江初到有三月無聞一
孔不窳之謠近年又有松江同知貪酷得重泰
華亭知縣清廉允宜光薦之對時潘天某為同知
名仲騷倪東洲為華亭縣尹各光薦故也是并之
公毫髮不爽自古賢聖之君令士傳言庶人謫于
產之不毀鄉校正欲以聞謗也

宋宮人北遷詞

丙子之變宮娥多北遷有王昭儀者名清慧題滿江
紅于南京夷山驛云太液芙蓉渾似舊時顏色常
記得春風雨露玉樓金闕名播蘭簪妃后裡暈潮
蓮臉君王側忽一朝鼙鼓揭天來繁華歇龍虎散
風雲滅千古恨憑誰說對山河百二淚沾襟血驛
館夜驚塵土夢宮車曉碾關山月問嫦娥垂顧肯
相容同圓缺

詞曲類

嘌

凡今世歌曲比古鄭衛又為淫靡近即舊聲而加泛

稗史彙編

卷之百二

七

詭者名曰嘌嘌之讀如瓢玉篇嘌字讀如飄引詩
曰匪車嘌今言嘌嘌無節度也元不音瓢廣韻嘌
讀如杓疾吹也亦不音瓢

南北二音

古四方各有音乃其後但統以南北二音即伊涼甘
渭原是西音亦謂北調南史蔡仲熊云五音本在
中土故氣韻調平東南土氣偏故不能感動木
石旨哉其言也嘗考擊壤康衢卿雲南風白雲黃
澤詩二南三百漢七十曲後魏北歌隋北庭伊州
楊帝望江南唐長孫元忠之祖援北歌於侯將軍

貴昌李太白溫庭鈞菩薩蠻蘇子瞻念奴嬌行香子南鄉子秦少游憶王孫俞國寶風入松以至今董解元西廂記元關鄭白馬諸曲皆北音也固可按而歌者彼孺子接輿越人紫玉吳歛楚艷及今戲文皆南音也直吾長康所謂老婢聲耳

南北曲

北有同曲而句字長短小異入他曲者獨南曲有犯他調中如雙鷓鴣犯鳳凰子序等尾俱犯玉芙蓉是也甚之六七犯各以音從類亦以數命名各余欲作明月三五夜凡十五犯但未

神樂彙編

卷之百二

八三、甲

邊耳若南尾聲則十二板按十二月餘文則十三板餘即閏月與北尾全別北曉定本調多或數十句云

詞曲雅俗

詞者樂府之變也而曲者又詞之餘也詞俗于詩曲尤俗于詞然愈俗則愈雅詞真謂梁武有江南曲然愈雅則愈遠余考詞真謂梁武有江南曲後主有秋霽玉樹後庭花徐陵蕭綽有長相思伏知道有五更轉隋煬有夜飲朝眠曲胡僧始名于太白小濫于五代極盛于兩宋中開大曆咸

後如王起李紳令狐楚元稹魏扶韋式范堯一七令張泌江城子徐昌圖木蘭花皇甫松橋得新采蓮子王建古調笑白居易花非花望江南張曙浣溪沙溫庭鈞更漏子玉樓春莊宗如夢令韋莊相憶空馮延巳謁金門鵲冲天歸國詠和凝小重山李後主采桑相見懽懽奴兒令阮郎歸浪淘沙虞美人牛嶠酒泉子李珣巫山一段雲外殊無聞者豈以詞能損詩格耶今觀工詩者詩便似詞工曲者詩便似曲此兩家語信不宜多作求其超然三昧卓爾大雅繼李供奉者獨一坡仙而已

神樂彙編

卷之百二

九三、甲

鹽曲

薛道衡空梁落燕泥之句詩名惜鹽十韻樂府以爲羽調曲玄怪錄載遼條三娘唱阿鵲鹽曲又有突厥鹽黃帝鹽白鴿鹽神雀鹽疎勒鹽滿坐歸國鹽唐詩塔賴吳娘唱是鹽更奏新聲刮骨鹽謂之鹽者吟行曲引之類樂府解題謂之杖鼓曲

涼州等名

天寶中樂多以邊地爲名如涼州甘州伊州之類是爲曲變繁聲入破後其地爲吐蕃所破其兆如此

載傳

阿鞞迴

太白詩羌笛橫吹阿鞞迴番曲名張祐集有阿鞞
卽此也番人無字止以聲傳故隨中國所書人名
不同耳難以意求也

掘柘詞

樂苑云羽調有柘枝曲商調有掘柘枝此舞因曲爲
名用二女童幅施金鈴旋轉有聲其來也於二蓮
花中藏之花折而後見對舞相呈實舞中雅妙者
也段成式寄溫庭筠雲藍紙詩曰三十六鱗兒使
時數番猶得寄相思待將袍袖重抄了寫盡襄陽

神史彙編

卷之百二

十三

掘柘詞今溫集中有掘柘詞掘音粗

醉翁吟

慶曆中歐陽文忠謫守滁州有瑯琊幽谷山川奇麗
鳴泉飛瀑聲若環佩公臨聽忘歸僧智仙作亭其
上公刻石爲記以遺州人既去十年太常博士沈
遵好奇之士聞而往遊愛其山水秀色以琴寫其
聲爲醉翁吟益泛聲三疊後會公河朔遵援琴作
之公歌以遺遵并爲醉翁引以叙其事然詞不主
聲爲知琴者所惜後三十餘年公薨遵亦歿其後
廬山道士崖閑遵客也妙於琴理恨此曲無詞乃

譜其聲請于東坡居士子瞻以補其缺然後聲詞

皆備遂爲曲中絕妙好事者爭傳其詞曰瑯然清

員誰彈向空山無言惟有醉翁知其天月明風清

露河消人未眠荷過山前曰有心也哉此賢

此醉翁笑詠聲流泉醉翁去後空有朝吟夜怨

山有時而同巔水有時而回淵思翁無歲年翁今

爲飛仙此意在人間試聽徽外三兩弦方其補詞

閑爲弦其聲居士倚聽爲詞頃刻而就無一可竄

遵之子爲比丘號本覺真禪師居士書以與之云

二水同器有相入二琴同手有不相應沈君信手

神史彙編

卷之百二

士

彈琴而與衆合居士縱筆作詞而與琴會此必有

真同者矣

譜曲

王觀國學林新編曰秦再思紀異錄云琴譜胡笳曲
者本昭君見胡人卷蘆葉而吹之昭君感之爲制
曲凡十八拍觀國以爲胡妻蔡琰文姬爲胡騎
所獲歸作詩二章今世所傳胡笳曲十八拍亦用
文姬詩中語蓋非文姬所撰乃後人所作以咏文
姬也記異謂昭君制曲則誤矣王荆公作集句胡
笳十拍首言中郎有女能傳業者亦咏蔡文姬

王昭君未嘗有胡笳曲傳於世以上皆王說子按
琴集曰大胡笳十八拍小胡笳十九拍並蔡琰作
及按蔡翼琴曲有大小胡笳十八拍沈遼集世名
沈家聲小胡笳又有莫聲一拍其十九拍謂之祝
家聲祝氏不詳何代人李長輔廣陵止息譜序曰
契者明會合之至聖也李肇國史補曰
唐有董廷蘭善沈聲無大小胡笳云以此校之觀
國謂非文姬所作亦非矣又按謝希逸琴論曰平
調明君三十六拍胡笳明君二十六拍清調明君
九拍蜀調明君十二拍吳調明君十四拍杜瓊明

神史彙編

卷之百一

五

君二十一拍凡有七曲然則明君亦有胡笳但拍
數不同耳庾信詩云方調琴上曲變入胡笳聲觀
國謂昭君不能制曲又非也

西廂

西廂類不刺解作美女寶石甚謬此是莽狀之意至
今俗猶有痴類不刺語又好教賢聖打解者以魯
陽事當之亦大錯曾見董元記中云不當道日光
菩薩沒轉移好教賢聖打王正用董記所云賢聖
即諸聖賢耳第王尚含糊董較圓足

荆釵

荆釵一說錢玉蓮本王十朋女而孫汝權六王同榜
進士史浩惡孫諷王劾已遂令客作此以汙兩人
蓋温州曲調始自徽欽後盛傳于世矣又一說玉
蓮實錢氏乃娼家女耳初王微時與之狎錢心許
嫁王已狀元第歸度王道必過其門治客而待乃
王擁騶騎揚揚不復顧群娼譁然大笑錢憤而投
江死至今名義娼云二說稍異要之前得其真後
得其似余憐王蒙惡聲而不可白也故兼列所聞
為王一雪之

拜月亭

神史彙編

卷之百二

三

拜月亭云是元施君美撰按太和正音譜不載止載
施鵬鵠裏第二齣乃稱關漢卿作耳其走月拜星
月當為絕唱近世香囊本渠邊塞語衍作元本
白差令人暢快至黃昏鼓驛便讓驛亭諸曲百步
即琵琶二郎神尚須白足之而後氣續獨瑞蘭瑞
蓮兩人問答從頭到尾不煩白一字意自曉了何
元朗謂其勝永嘉者似此可以當之如用也字落
句雖馬東籬百歲光陰王實甫走荒郊曠野考其
標韻止以過此

樂府大家

元人樂府稱馬東籬鄭德輝關漢卿白仁甫爲四大家馬之辭老健而乏滋媚關之辭激厲而少醞籍白頗簡淡所欠者俊語當以鄭爲第一鄭德輝雜劇太和正音譜所載總十八本然入絃索者惟楊梅香倩女離魂王粲登樓三本今教坊所唱率多時曲此等雜劇古詞皆不傳習三本中獨楊梅香頭一齣點絳脣尚有人會唱至第三齣驚飛幽鳥與倩女離魂內人去陽臺王粲登樓內塵滿征衣人久不聞不知絃索中有此曲矣

西廂妙處

釋史彙編

卷之百二

西

三

王實甫西廂其妙處亦何可掩如第二卷混江龍內蝶粉輕沾飛絮雪燕泥香惹落花塵繫春心情短柳絲長隔花陰人遠天涯近香消了六朝金粉清減了三楚精神如此數語雖李供奉復生亦豈能有以加之哉又絲竹芙蓉亭雜劇仙呂一套通篇皆本色語殊簡淡可喜其間如元和令內他有曹子建七步才還不了龐居士一分債勝葫蘆內兀的般月斜風細更闌人靜天上巧安排寄生草內你莫不一家兒受了參禪戒此等皆俊語也夫語關閨閣已是穠艷須得以冷言刺句出之雜以諷

笑方總有起若既着相辭復濃艷則豈盡家所謂濃鹽赤醬者乎畫家以重設色爲濃鹽赤醬若女子施朱傅粉刻畫太過豈如艷粧素服天然妙麗者之爲勝耶

曲中廣樂

元曲如中原音韻陽春白雪太平樂府天機餘錦等集宮大用范張雞黍鄭德輝翰林風月王粲登樓倩女離魂關漢卿單刀會費唐臣蘇子瞻貶黃州金童玉女馬致遠三醉岳陽樓黃梁夢誤入桃源王實甫麗春堂喬夢符兩世姻緣白仁甫流紅葉

釋史彙編

卷之百二

五

三

錢塘夢范子安杜甫游春李壽卿伍員吹簫張鼎勸頭巾亡名氏敬德不伏老三氣張飛醉走黃鶴樓龍虎風雲會抱妝盒連環記黃花寨等劇真字字宮商聲聲金石若登釣天而聞廣樂使人心蕩魂搖倘盡傳伶人猶足想像胡元風致然考其作者諸君漢卿則太醫院尹致遠則江浙行省務官大用則釣臺山長德輝則杭州路吏張小山則首領官此所謂不得其平而鳴焉者蓋胡兒元帝二十而稅一且以我爲官貳故高材不復喜仕其季富俠若顧仲瑛輩更爭招致賓客至千金賣玉芙

蓉者求楊鉄笛一聆以爲榮語具玉峰草堂集中
皆其同時唱和諸詩云每燈夕多作謎虎懸金其
上猜得者輒持金去謂之猜詩謎社家而其雅不
能詩者尤好搬衍雜劇卽一段公事亦入北九宮
中其體歷四宮而成一劇如王煥百花亭殆公事
也卽非絕品自是當家

行香子

水竹之居吾愛吾廬石籬籬妝砌階除軒窓隨意小
巧規模也清幽也瀟灑也寬舒懶散無拘此樂何
如撫欄杆臨水觀魚風花雪月贏得工夫炷此香

神史彙編

卷之百二

十六三頁

說些話讀些書

又短短橫牆矮矮疎窓忙憎兒小小池塘高低壘障
綠水邊傍有些風有些月有些涼日用家常竹几
藤床據眼前水色山光客來無酒清話何妨細烹
茶熟烘盞淺澆湯

又閨苑瀛洲金谷瓊樓美不如茅屋清幽林花繡地
莫比風流也宜春也宜夏也宜秋酒熟堪驚客至
須留更無榮無辱無憂退閑一步着甚來由倦時
眠渴時飲醉時謳

又淨掃塵埃惜取蒼苔任門前紅葉鋪階也堪圖畫

還也奇哉數株松數株竹數株梅花木栽培取次
教開明朝事天自有安排知他富貴是幾時來且
優游且隨分且寬懷

高則誠

高則誠人別後合二郎神集賢賓黃鶯兒貓兒墜凡
四曲後人摻入者便自玉石惟黃清甫以余言爲
然至謂祝京兆玉盤金餅此賦體耳則余不敢是
之也

楊鐵崖

楊鐵崖霸業艱危當稱絕妙好辭梁伯龍浣紗記采

神史彙編

卷之百一

七

入范蠡歸湖調非不協然只合做劇乃佳絕作戲
便無味今考記中有三等病紐捏離合一病也填
塞實事二病也摹倣琵琶三病也如按雁魚錦三
被強處都不成文理世獨賞其花枝無主東風嫁
語此特用一籤訣耳至其白苧紅線亦是其數未
足當行

彭祭酒破

彭祭酒學校馳聲善破經義每有難題人多叩破之
無不曲當後在兩省同寮嘗戲之詰破月子等語
照九州幾家歡樂幾家愁彭竹思又之云運子

者無遠近之殊形于下者有悲歡之異人益歎服此兩句乃吳中舟師之歌每于更闌月下操舟蕩槳抑遏其詞而謳之聲甚悽惋唐人有詩云徙倚無聊凭翠樓分明宮漏靜無秋長安一夜家家月幾處笙歌幾處愁盛行於時具載輦下歲時記云是章孝標製與此意同

唐伯虎

元人詠柳如窺青眼足爲柳傳態且稱絕響至方洗馬詠草尚復足觀乃顧狀元詠柳便遠不及真一蟹不如一蟹余獨喜唐伯虎黃鸝兒云細雨濕蘼

稗史彙編

卷之百一

大

薇盡梁間燕子飛離愁是海深無底天涯馬蹄燈前翠眉馬前芳草燈前淚夢魂迷雲山滿目不辨路東西頗類禪家轉語

星月怨

戲代星月怨星女怨作比仙呂九曲其一翠裾腰云碧天一陣金風脆半月澹蛾眉分明盡出秋光媚步瑤墀良宵顛倒惹傷悲其二六么令云有緣相會牛郎美去年景致今夕追陪聲搖玉珮香開綉幃鳳枕歪鸞釵墜徘徊通河鼓把人催其三天下樂云說得我黑甜甜夢乍回目濛濛鷄又啼軟

稗史彙編

卷之百一

九

場場眼兒摩手兒麻脚兒頽死登登單指箇七字兒提活圖圖平空地兩處兒堆巧思量留不得其四那叱令云怨冲冲一東一西悶沉沉非醉非癡只索要錦機啞啞兒再理怎當這破題悠悠兒重起迴文謎待細細兒追七裏枝空行行兒綴脉脉遺誰其五鵲踏枝云將駒隙如梭擲方纔了三月三又早些七月七既然價有心成配却因何隔歲爲期其六寄生草云笑你迷笑你隨絲樓高架排筵席五色絲齊擺着香羅內七孔針亂撒在金盤裡結蛛網暗覓下天孫記剛討得一夜夫妻那管得別人伶俐其七金盞兒云莫不是老黃姑命運低莫不是呆青鳥信音遲莫不是填橋烏鵲工初起莫不是臨河清淺步難移莫不是霧穿新綻履莫不是雲冷舊縫衣莫不是情慌嬌影碎莫不是力減瘦腰圍其八上京馬云休作帳問張審消息打笑君平也無及等他委的乾沒了支機石其九後庭花煞云一水迤邐期千秋釀別離滴不盡明河淚即行切勿疑最希奇權時夫婦大家憂喜大家知又月娥怨作比正宮八曲其一嫦娥端正好云玉宇晚風勻貝闌晴霞嫩盼銀河踏破水輪猛

然提起淒涼恨密地鞋尖褪其二月老脫布衫云
這時候半簾鈎恰動黃昏千金笑惹出清尊爲恩
愛關情業印把嬌娥悄聲私問其三絳娥倘秀才
云早知我偷靈藥鑽天箇欠隱爭似恁泄韓香踰
牆箇忒近博多少斗帳流蘇不住春強攀仙桂子
着意少年人抵不得朱陳秦晉其四月老滾綉毬
云覷着你一睂秋八字春受用些輕鬟霧薄雲
對清光有誰幫襯守寒宮獨自溫存霓裳文德又塵
未真擬不過怎麼寡運將未作意傷神哥齊害
損此恨誰論其五嬌娥上小樓云只將味冷言詞

稗史彙編

卷之百一

千四百

胡調引全茂星熱心腸忙安頓那里顧已不由身
脫天有路着地無門硬主婚暗賣春許多差認則
怪你撇嬌娥一堆兒起其六月老么篇云想當初
丟下窮國君到如今占了月殿尊枉自價怨雨尤
雲十分甜話百夜忘恩送好人做歹臣其間何忍
則笑你撞先生一番兒混其七嬌娥滿庭芳云我
也賣交杯合卺芙蓉綉褥石竹香裙要長生拚毒
手贈方寸虛費精神從今後斷絃頭其心自肯驚
鴛鴦上回文待下筆都填滿腔離恨千古與
閨人其八月老尾聲云破鏡的慢慢圓緊繩的斬

漸蒙美前程多管無緣分空落的碧海青天證不
的本蓋非徒駕天上愁端抑亦貽人間笑柄

雙字令

戲以曲各作雙字令云玳瑁簾底瑞雲濃着兩行
齊整整傳言女青玉案頭寶鼎現擺開一對婷婷
嫋嫋侍香重喬合笙大近鼓下下高高那一椿非
聲聲慢青衿襖紅綉鞋來來往往無一箇不步步
嬌剔銀燈中明晃晃的是枕屏兒綉帶兒陣陣
風遍地錦銷金帳裏喜孜孜的是水仙子醉嬾
雙雙清夢鎖寒窓觀者都烘堂大笑

稗史彙編

卷之百一

王

贊輪袍

王摩詰贊輪袍自是一重舊案近日大老公子發解
被彈乃作劇爲之灑洗其云忌我的船頭波浪拍
天來愛我的空中樓閣隨人起又云消不得大功
勞纏帶這黑貂蟬寶簪才總穿這白鷺絲蓋不獨解
嘲兼有隱諷至謂前身維摩後身韓維談禪便着
相打譚却本色

吟

余先生嘗撰廣諺其中有絕類歌話堪入詩者毛詩
疏靖蛉鳴衣裘成趣織鳴嬾嬾驚草木疏黃栗留

看我麥熟堪黑否月令注三月皆參星夕杏葉盛
桑葉白又云杏子開花可耕白沙齊民要術堪厘
厘種麥時歲皆記雨不梅無米炊酉陽雜俎草木
暉暉倉庚亂飛道安傳安銳而姿惠喜談論古諺
曰漆道人驚四隣釋教錄魏有二高僧曰支謙支
亮謙細長眼多白而睛黃復多知時賢諺云支即
眼中黃形軀雖小是知囊江之微洞水雲
霄之畫能清秀杭之標摩之靈澈清畫道標
也丁鴻字孝公以才高論東坡曰五經復興魯
無復丁孝公魯丕字叔陵

叔陵周舉字宣光京師語曰五經從橫周宣光馮

豹以詩書春秋教驪山下鄉里語曰道德彬彬馮

仲文任安字定祖從楊厚學圖讖時稱曰欲知仲

桓問任安居今行古任定祖楊政字子

經鏗鏗楊子行召馴字伯春卿里號曰

召伯春許慎字叔重時語曰五經無雙許叔重

平聲井丹字大春語曰五經紛綸井大

偉君授魯詩于瑯琊王改學曰許氏章句列在諸

林諺曰殿上成群許偉君任文公傳益部曰任

文公智無雙郭憲字子橫當時東統航郭

子橫戴良傳曾祖父遵字子高昔語曰關中大
戴子高荀爽字慈明潁川語曰荀氏八龍慈明無
雙賈彪字偉節天下稱曰賈氏三虎偉節最怒章
紹父成字文開梁冀以下皆與交諺曰事不諧詣
文開陸稠字伯羸為廣陵太守諺曰解結理煩我
國陸君留侯七世孫張瓚字子卿初居吳縣相人
里諺曰相里張多賢良積善應子孫昌游啟字幼
齊為胡軫所害軫病但言伏伏游幼齊將鬼來遽
死關中諺曰生有知人之明死有責人之靈蔣詡
字元卿為兗州刺史王莽宰衡稱病終身不出諺
曰楚國三龔不如杜陵蔣翁柳琮字伯蹇初結九
友號玃及為州郡所拔進皆致位牧守鄉里諺曰
得黃金一笥不如為柳伯蹇所識

識謎類

塊土之識

左傳晉文公過衛衛弗禮出於五鹿乞食於野人野
人與之塊公子怒子犯曰天賜也稽首受而載之
反國之四年伐衛遂取五鹿蜀本紀秦王以金一
笥遺蜀王蜀王報以禮物盡化為土秦王大怒臣
下相賀曰土者地也秦當有蜀矣伐蜀有之

地名之議

漢高祖過栢人欲宿心動問縣名曰栢人栢人者迫於人也不宿而去後貫高事覺武帝微行至栢谷遂爲老父所窘其得免幸爾後漢卒彭伐蜀至彭亡遇刺客卒唐馬燧討李懷光引兵下營至埤懷村喜曰擒賊必矣果然遼主德光伐晉回至移胡林而亡宋吳璘與金人戰大敗于興州之殺金坪近日廣西馬叅議玳與都司同姓某征徭至雙倒馬關皆爲賊所殺江西寧賊反至安慶兵敗舟泊黃石磯問左右此何地名左右以對江西人呼黃如王音賊嘆曰我固應失機於此已而就擒

續史彙編

卷之百一

孟

六七之厄

武帝行幸河東中流與群臣飲讌乃自作秋風辭顧謂群臣曰漢有六七之厄法應在受命宗室子孫誰當應此者六七四十二代漢者當受命也羣臣進曰漢應天受命祚踰周殷子子孫孫萬世不絕安得此亡國之言過聽于臣妾乎上曰吾醉言耳然自古以來不聞一姓遂長王天下者但使失之非吾父子可矣春秋元命苞曰許昌爲周堂金

王溥

後漢永初三年國用不足令民吏入錢者得爲官

王溥其先吉爲昌邑中尉溥奕世衰凌及安帝時家貧無貲不得仕乃挾竹簡搖筆洛陽市傭書爲人美形貌多文詞儼其書者丈夫賜以衣冠婦人遺以金玉一日之中衣寶盈車而歸積粟十萬九族宗親莫不仰其衣食洛陽稱爲善而富也溥先時家貧穿井得鐵印銘曰傭力得富至億更一土三田軍門主溥以億錢輸官得中壘校尉三田一土壘宇校尉掌北軍壘門故曰軍門主

遺錄

玄石圖

神史彙編

卷之百一

孟

初玄石圖有牛繼馬後故宣帝深忌牛氏遂爲二棹共一口以貯酒帝先飲佳者以毒者醖其將牛金而恭王妃夏侯氏通小吏牛氏而生元帝

孫盛書春秋

麥枯讖

小麥青青大麥枯誰當獲者婦與姑丈夫何在西壑胡吏買馬軍具車請爲諸君鼓龍胡山谷親書此帖乃西漢成帝時童謠也後至元嘉中涼州羌反寇抄三輔延及并冀大爲民害命將出師每戰輒負中國益發田卒麥多委弃但有嬾女收穫更買馬軍具車者言調發重也請爲諸君鼓龍胡者不

敢公言私相語也

襄國識

石勒爲郭敬客特襄國有識曰古在左月在右讓言去或入口讓去言乃襄字或入口國字也勒後建都襄國

銅牌記識

梁泌門實誌銅牌記多識未來事云有一真人在冀川開口張弓在左邊江南中主名其子曰弘冀吳越錢鏐諸子皆連弘字期以應之而宜祖諱正當之也

釋史彙編

卷之百二

五

玄石白文

宋太平興國七年舒州獲玄石上之有白文曰丙子年出趙號二十一帝好事者合僖順翼宣四追王之帝併數之至端宗之世恰符六數德祐丙子三宮北狩二王南奔所謂丙子年出趙者也

東西狀元

永福古有識語曰天保石移瑞雲來奇龍爪花紅狀元西東乾道間福清天保瑞雲寺後石崖橫山而行齧地成谿旣而永邑東鄉石壁溪巖松上產龍爪瑞花其年肅公國梁果魁天下次舉黃公定臚

唱第一蓋瑞花生處西之於蕭東之於黃各三十里此狀元西東之應也又次舉鄭公僑廷試復先多士

巨源詞識

李端碩官保文和長子治園池迎賓客不替父風每休沐必置酒高會延侍從館閣率以爲例至夜各寢閣什物供帳皆不移而具元豐中會佳客坐中忽召學士將鎖院孫巨源適當制頗快快不欲去李飾侍妾取羅巾求長短句巨源援筆欲書從者告以將掩禁門矣草草作數語云城頭尚有三盞

釋史彙編

卷之百一

五

鼓何須抵死催人去上馬去匆匆琵琶曲未終回頭腸斷處那更簾纖雨謾道玉爲堂玉堂今夜長李邦直在坐頗以卒章非佳語巨源自是得疾於玉堂後六日卒

賀黃詩識

秦觀字少游號太虛淮之高郵人與蘇黃齊名嘗於夢中作好事近一詞云山露雨添花花動一山春色行到小溪深處有黃鸝千百飛雲當面化龍蛇天矯掛晴碧醉卧古藤陰下杳不知南北其後以事謫藤州竟死於藤此詞其識乎少游同時有賀

鐫字方圓嘗作青玉案詞悼之云凌波不過橫塘路但目送芳塵去錦瑟年華誰與度月樓花院綰窓珠戶惟有春和處碧雲冉冉蘅皋暮彩筆空題斷腸句試問閑愁知幾許一川烟草滿城風絮梅子黃時雨山谷有詩云少游醉卧古藤下誰與愁眉增一杯解道江南斷腸句祇今惟有賀方回秦詞世人少知予嘗親見其墨跡後有近代劉菊庄題云名並蘇黃學更優一詞遺墨至今留無人喚醒藤州夢淮水淮山總是愁亦不勝其感慨因憶賀黃二作併書之以見少游固竟沒於貶所而山谷厄於城樓之死尤艱哉嗚呼咏詩之日孰知又為少游之後者耶

神史彙編

卷之百二

天

晚景詩識

徽宗遜位前一年中秋後在苑中賦晚景一聯云日射晚霞金世界月臨秋宇玉乾坤寫示臣下謂甚得意臣下稱贊恥對清切格韵高勝聖學非衆臣可及然次年戎馬犯順後國號金亦已先兆金世界也

韋齋詩

宋朱韋齋詩有杯酒閒談寂歷中之句及晦菴改葵

韋齋乃在寂歷地

榜識

慶宗崩幼君諒陰榜第一名王龍潭二名路萬里三名胡幼黃京師爲之語曰龍在潭飛不得萬里路行不得幼而黃譬不得

童謠

張士誠在江東時姑蘇童謠曰張士誠只憑王萊萊一朝西風起乾驚蓋泰三張夫蔡彥文崇德新三人者爲士誠所信任其故云後城破上果令取三人剖其腸而懸之至於枯死人皆快之

神史彙編

卷之百一

无

戲語應識

秋官郎中陸孟昭名景太倉人居郎署時好結納四方邸第外隙地構屋數間名曰清風館朝七迎送必假之爲宴樂孟昭復益以肴酒不惜所費日風雨大作平地水深三尺館爲之傾客有戲之者云昨日清風館今朝白水村水退孟昭復修築方落成已擢閩省藩叅其君轉與侍郎滕某賸蓋白水村人也

石灰詩識

李都憲守三邊題石灰詩云千槌萬鑿出名山烈
焰光中走一番粉骨碎身都不怕只留清白在人
間後以邊境猖獗挺身出陣因裂其屍焉今人仰
其節誠詩識也野記

橋碑識

世廟入繼大學士毛澄迎駕至藁城橋崩有碑出
焉文曰橋崩天子過碑出狀元來毛乃弘治癸
丑狀元也

井字謎

謎者隱也藏匿事情不使暴露也鮑照集有井謎曰
神史彙編卷之百一

三

三百六

一八五八飛泉仰流蓋垂綆取水而上之故曰仰
流也一八者井字八角也五八者拆井字而四之
則其字爲十者四也四十卅五八也凡謎皆放此

蟲謎

東方朔常與郭舍人於帝前射覆郭曰臣願周朔一
事朔得臣願榜百朔窮臣當賜帛曰客來東方歌
謳且行不從門入踰我垣墻遊戲中庭上入殿堂
擊之拍拍死者攘攘格鬥而死主人被創是何物
也朔曰長喙細身晝匿夜行嗜肉惡烟常所拍捫
臣朔愚願名之曰窮舍人窮當復脫神史彙編

開福輪藏

潭州城北開福寺政和四年甲午住持僧文玉始
舊藏欲新之於棟間得一板題四十五字云吾造
此藏魔障極多初欲爲轉輪衆議不可後二百年
當有成吾志者是時住院者荆山璞化緣者中秋
月匠人弓長玉傳示於衆莫能曉有識者解之曰
荆山璞卽文玉也中秋月卽化緣僧智圓也弓長
者塔匠張其姓也推攷立寺之歲當宋梁正明年
乙亥正馬氏有國時恰二百年矣

石銘

神史彙編

卷之百一

三

三五七

隋煬帝命麻叔謀開河至睢陽宋司馬華元之墓開
穴漆燈棺帳遇風皆化爲灰一石銘曰睢陽土地
高汴水可爲濠若也不迴避奉贈二金刀後麻叔謀後砍
其人如玉鬚生過腹矣檢得一石銘其字鳥跡之
篆文曰我是大金仙死來一千年堦下有流泉得
逢麻叔謀葬我在高原髮長至泥丸更候一千年
方登堦率天叔謀備棺葬於城西今大佛寺也出開河記
又衛先生大經解梁人閉門讀書周知曆象
壽終葬於解梁之野開元中大水姜師度奉詔鑒

無鹹河以溉田度至衛先生墓得一石刻曰姜師度更移向南三五步又開元中江南大水玄宗詔馬御史往巡之至江南忽見道旁有墓浸水公念之命遷於高原既發墓得誌石誌後有二十言曰前後一千年此地化為泉賴逢馬御史遷我向高原驗其年果千年矣已上出宣室誌又江南保大中秋日伏龜山掘得一玉函長二尺濶八寸中有鉄銘文云梁天監四年秋八月葬室於昇銘曰莫問江南事江南自有憑乘雞登寶位跨犬出金陵子建司南位安仁乘夜燈東隣家道關隨虎遇明徵字皆

青石銘曰開成二年開雖然不塋埋漆燈猶未點留待沈彬來已上三事出採異記又宋祖築殿得石有篆書曰歲在申酉汴京不守及徽欽北狩非申酉年殊不知後杜克去東京之年乃已酉也又嘉定中有厲伯韶者俗稱賴布衣精地理之術至廣州為林某家看其先隴以今中衰者由祖穴向稍偏斜所致因發地得石有文曰布衣厲伯韶為林某塋此千載谷食之地後學淺識不可輕改徐視石與原土封微不同耳遂捨之出水東又至元十五年有軍斷名猶見者於杭北山橫衝橋壑土得一鉄券云雁門

神史彙編 卷之百一 三

馬氏塋此後云至元十五六狗兒壞我屋出武林舊事

墳中古銘

天寶中有商洛隱者任昇之嘗貽右補闕鄭欽悅書言昇之五代祖仕梁為太常初任南陽王帳下於鍾山懸岸圯墳之中得古銘不言姓氏小篆文云龜言土著言水甸服黃鍾啟靈趾瘞在三上與塋週七中已六千三百浹辰交二九重三四百圯嘗錄示史官姚管并諸學官詳議數月無能知者願採其旨要會其歸趣者之遺簡以成先祖之志數日欽悅即復書曰謹稽諸曆術測以微詞當梁武

大同四年歲次戊午言旬服者五百也黃鍾者
十一也五百一十一年而圯從大同四年上求五
百一十一年得漢光武帝建武四年戊子歲也三
上庚三月上旬之庚也其年三月辛巳朔十日得
庚寅是三月初葬於鍾山也七中巳乃七月戊午
朔十二日得巳巳是初圯墮之日是日巳巳可知
矣決辰十二也從建武四年三月至大同四年七
月總六千三百一十二月每月一交故云六千三
百決辰交也二九為十八重三為六末言四百則
六為千十八為萬可知從建武四年三月十日庚

和史彙編

卷之百一

三

三

寅初葬至大同四年七月十二日巳巳初圯計一
十八萬六千四百日故云二九重三四百圯也其
所言者但說年月日數耳據年則五百一十一會
於旬服黃鍾言月則六千三百一十二會於六千
三百決辰交論日則一十八萬六千四百會於二
九重三四百圯從三上庚至於七中巳據曆計之
無所差也

祿山隱語

安祿山未亂梁公有曰兩角女子綠衣裳即背太
邀君王一止之月必消亡兩角女子安字也綠衣

裳者祿山也一止者正月也果正月敗亡

詩謎

世有一詩謎云佳人佯醉索人扶露出胸前白玉膚
走入帳中尋不見任他風水滿蓬壺乃賈島李白
羅隱潘閏四人名也

雙珠謎

唐大曆中澤潞有僧號普滿隨意所為不拘僧戒或
歌或哭莫喻其旨以言事往往有驗故時人比為
萬回也神僧建中初於潞州佛舍中題詩數篇而亡
去所記者云此水連涇水雙珠血滿川青牛將赤

和史彙編

卷之百一

三

三

虎還號太平年此水泚字也涇水者自涇州兵亂
也雙珠者朱泚與弟朱滔也青牛者興元二年乙
丑歲乙木也丑牛也歲終改元貞元元年丙火也
寅虎也是歲丙寅賊平也杜陽編

水謎

唐太保令狐相絢出鎮淮海日支使班蒙與從事俱
遊大明寺之西廊忽觀前壁所題云一人堂堂二
曜同光泉深尺一點去水傍二人相連不欠一邊
三梁四柱列火然除却雙鉤兩日全諸賓幕顧之
駐足良久莫之能辯獨班蒙曰一人豈非大字乎

二曜者日月非明字乎尺一者十一寸非寺字乎
點去米水字二人相連天字不欠一邊下字三梁
四柱而烈火然無字兩日除雙勾比字得非大明
寺水天下無比乎衆皆洒然曰黃綱之奇智亦何
異哉

嵩山石記

嵩山寇天師嘗刻石為記藏於山中上元初有洛川
民因採藥得其記獻于縣令樊文狀以上聞高宗
詔藏於內府其銘略曰木子宮天下又曰止戈龍
又曰李代代不移中又曰中鼎顯真容又曰基千
禪史彙編 卷之百一 美 三十一

萬歲所謂木子當天下者言唐氏受命也止戈龍
者言天后臨朝止戈為武也李代代不移中者謂
中宗中興再新天下也中鼎顯真容者顯實中宗
之廟諱真為睿宗之徽諡基玄宗諱也千萬歲者
言歷數長久也

建安石銘

熊博者本建安津吏岸朋得一古塚藤蔓纏其棺旁
有石銘云欲陷不陷被藤縛欲落不落被沙閣五
百年後遇熊博博時貧老僧為率錢焚之博後至

建州刺史出稽錄

草重生

苻董昌未敗前狂人於越中旗亭客舍多題詩四句
曰日日草重生悠悠傍素城諸猴逐白兔夏滿鏡
湖平初人不曉其詞及昌敗方悟草重董字日日
昌字素城隋越國公楊素所築也諸猴者猴乃錢
鏐申生屬也白兔昌卯生屬也夏滿六月也鏡湖
者越中也出會稽錄

石笋隱字

成都子城西金谷坊有石二株挺然聳峭高丈餘者
舊傳云其各有六日石笋曰蜀妃墳曰沉犀石曰
禪史彙編 卷之百一 美 三十一

魚鳧仙壇曰西海之眼曰五丁石門皆非也圖經
云乃前秦之遺址諸葛亮掘之方驗有篆字曰蚕
叢氏立國誓蜀之民以二石柱橫埋連接銻鐵其
中一南一北無所偏邪又五字濁歇燭觸燭時人
莫曉後蜀相范賢識曰亥子歲濁字可記主水災
寅卯歲歇字可記主饑饉巳午歲燭字記主火災
辰戌歲觸字記主兵災申酉歲觸字記主稼穡富
賄悉以年事推應驗符響

謎序文

僅得一敗快風竄之餘零落殆盡唯序可讀乃謎止

之書名曰千文虎今年七卜有七又得不全謎社
便覽一冊謎家姓氏書名字毋門類所宜不宜之
格諸凡備矣亦錄其序文繼之前序蓋前序搜獵
當家故事可謂博也後序推解隱語之義可謂精
也不重複而各得其善焉足以備一家之典故收
之於稿庶謎社君子因得以求訪焉耳然前文失
收曼倩之蚊謎後書失收玉連環之名

謎語集成

漢蔡中郎嘗夜過曹娥廟以手扪郎郎淳之碑遂
成八字鐫之于碑陰云黃絹幼婦外孫壻曰脩解

釋東蒙編

卷之百一

天 三百七十一

之曰兩字包一字絕妙好辭後魏孝文帝會郡王
飲酣觀絢妓出數語命辯之曰三三橫兩兩從妓
女白日行青空屠兒斫肉與秤同有人辨得賞金
鍾彭城王勰曰乃一習字也宋陶穀使于南唐出
書十二字于官舍壁間曰四川狗百姓眼鷹撲兒
御厨飯宋齊丘解之十二字包四字云獨眠孤館
宋延祐間東坡山谷秦少游王安石輔以隱字唱
和者甚衆刊集四冊曰文戲集行于世金章宗好
謎選蜀人楊圃祥爲魁有百斛珠刊行元至正間
浙省掾朱士凱編集萬類分爲十二門四明張小

山太原喬吉古汴鍾繼先錢唐王日華徐景祥
學諸公分類品題作詩包類凡若干卷名曰包羅
天地錢唐賀宗善亦能隱語凡有詩謎若干篇後
集諸家之成面書自知風月予視之乃千文虎也
字謎

筋履之謎載於前史鮑照集中亦有之如一士弓長
泉飛衣乃卯刀千里金里千之類其原出於二止
戈而後人因作字謎王介甫作字謎云兄弟四人
兩人大一人立地三人坐家中更有一兩口作事
凶年也好過又作謎云常隨指大官人滿腹文章

釋東蒙編

卷之百二

天 三百七十二

儒雅有時一面紅妝受向花前月下至於酒席之
間亦傳之文字爲戲常爲令云有商人姓任名任
販金與錦至關關吏告之曰任任任金錦錦錦又
云親兄弟日昌堂兄弟水日相親兄弟火火火
堂兄弟金金金今鈴又云掘地去土添水成池皆無
能醉者又爲字中一點謎云寒則重重暑則熱則
四散分流兄弟四人下縣三人入州在村裡只在
村裡在市頭只在市頭又爲疊字下兩點謎云兄
弟二人同姓同名若要識我先識家兄不識家兄
知我爲誰又爲婦字謎云左七右七橫山倒山旣

謎云將軍身是五行精日日燕山望石城待得功
成身又退空將心腹爲蒼生

西江月詞

程學士敏政哀緝宋遺民錄一書末卷辯宋瀛國公
之事亦既明矣惜所引陶九成輟耕錄西江月詞
尚未鮮明其詞云九九乾坤已定清明節後開花
米田天下亂如麻直待龍蛇繼馬依舊中華福地
古月一陣還家當初指望甕生涯死在西江月下
陶以爲真武之降筆程以爲劉秉中作此姑置之
其初二句乃言元世祖滅宋德祐封爲瀛國公時
順帝至正十五年我太祖三月起兵河陽正當
九九八十一年之數是知乾坤已定九九而三月
乃清明時也米田言番人也直待龍蛇繼馬是
太祖至正甲辰建國卽位乙巳伐元都至丙午元
亡豈非龍蛇繼馬耶古月一陣還家乃言胡人皆
去北矣當初指望甕生涯程註云元主皆娶甕吉
刺氏爲后而此云指望甕生涯蓋陰寓順帝非甕
吉刺氏所出之意也予考之元惟七主娶甕吉刺
氏餘皆他姓死在西江月下言順帝北殂於應昌
猝取西江寺梁爲棺之驗耳

陳搏論國祚

真宗忽問陳搏國祚靈長之數陳奏云過唐不及漢
紙錢使不得處三百年前已知紙錢之識

御史彙編卷之一百二

御史彙編卷之一百二

聖

彙編卷之一百三

海右閒民王圻纂集

文史門

尺牘類

簡書

詩出車曰畏此簡書簡書者治竹殺青作簡以書今人直用紙名曰簡以通慶弔問候之禮取簡書之義尺牘類也錦帶前書曰版曰牘竹曰簡

書

舜曰書用識哉春秋子家弔宣孟以書漢曰尺牘陳

釋史彙編

卷之一百三

一

三百九

遵所善是也故今日書尺名雖見於有虞而實始於春秋

策書

舜以玉策書聖臣之名金策書賢臣之名銀策書功臣忠臣之名水晶策書才臣之名聖臣則書于木策木用墨書餘皆紫龍涎和繪實書紫龍涎者舜使虞虎養一紫龍虎恒持燕炙示龍而不即與食龍俯而垂涎虎以器盛之滿一合然後與食以充常每日得涎一合繪實者仙草也堯時生于朝堂之前四時有花取其寶磨入紫龍涎色正赤可以

畫金玉其色透入金玉中一寸官人佩玉畫四

鳳須得良工一筆有誤終不可改賈子說林

釋名曰書名字于奏上曰刺後漢彌衡初游許懷一

刺投于公侯蓋今名紙之始又云蘇武始為刺謁

唐李德裕始置門狀即門單也

鬼谷書

鬼谷先生與蘇秦張儀書云下功名赫赫但

如春花至秋不得久茂口冬時將訖老子

獨不見河邊之樹乎板御折其枝波浪激其根此

本非與天下人有仇怨蓋所居者然子見嵩岱之

神史彙編

卷之一百三

二

三百三

松柏華霍之樹檀上葉罩青雲下根通三泉上有

猗猗下有赤豹琪璘千秋萬歲不逢斧鉞之患此

本非與天下有骨血亦所居者然今二子知朝露

之榮忽長久之功輕喬松之永延貴一旦之浮爵

夫女愛不極席男懼不畢輪痛夫蘇秦張儀答書

云伏以先生秉德冲和之中游心青雲之上飢必

啖芝艸渴必飲玉漿德與神靈齊明與三光同不

忘將書戒以不斂名聞不昭入秦匡霸欲翼時君

刺以河邊喻以深山雖復素聞誠銜斯旨出鼎先生

子房四皓書

非

身與四皓書云良自仰惟先生秉超世之殊操
身在六合之間志凌造化之表但自大漢受命禎
靈顯集神毋告符足以宅兆民之心先生當此時
輝神爽乎雲霄濯鳳翼於天漢使九門之外有非
常之客北闕之下有神氣之賓而淵游山隱竊爲
先生不取也良以頑薄承乏忝官所謂絕景不御
而駕服駑駘方今元首欽明天縱百揆之佐立則
延企坐則引領日昃而方丈不御夜寢而閭闔不
閉蓋皇極須日月以揚光后土待岳瀆以遵時而
堂堂聖世鸞鳳林栖不翔乎太清麒麟岳遁不步

神東彙編

卷之二百三

三

三百九

於郊艸非所以寧八荒慰六合也不及省侍展布
腹心略寫至言相望幡然不猜其意張良曰四皓
荅書曰竄蟄幽藪深谷是室豈俱雲雨之使掩然
萃止方今三章之命邈殷湯之廣澤禮隆樂和四
海克諧六律及於絲竹和聲應于金石飛鳥翔百
獸出頑夫固陋守彼岩穴足未嘗踐閭闔口未嘗
見廊廟野食于豐艸之中避暑于林木之下望月
晦然後知弓弩之須詠伐木然後知斧柯之用當
秦項之艱難力不能負于戈攜手遂奔避役山艸
倚朽若立循水以濟遂使青蠅盜聲于晨雞魚目

竊價於隋珠公侯應靈挺時神父授策蓋無幽而
不明也豈有烹鼎和味而顧令菽麥廁方丈之御
被龍服袞而欲使女蘿上紺綾之緒恐滑泥以濁
白水飄塵以亂清風是以承命傾筐聞寵若驚謹
因飛龍之使以寫鳴蟬之音乞守免鹿之志終其
溪山之命也

出張良傳

魚雁傳書

陳勝吳廣將舉事因卜者言遂以丹書帛曰陳勝王
置人所罾魚腹中其卒買魚烹食果得書古辭
鯉得素書雖非引用此事而意實本此蘇武留匈奴

神東彙編

卷之二百三

四

奴昭帝求武匈奴詭言武死後漢使用常惠教言
天子射上林中得雁足有系帛書言武實存以讓
單于單于驚謝二者皆出于一時之僞後來遂以
魚雁爲傳書之實

習鑿齒書

習鑿齒與譙國桓祕並以才氣相推及鑿齒罷滎陽
郡歸與桓書曰吾以五月三日來達襄陽觸目悲
感略無懽情痛惻之事固非書言所能具也每定
省家舅從北門入西望隆中想卧龍之吟東眺白
沙思鳳雛之聲北臨樊墟存鄧老之高南眷樊邑

懷羊公之風縱目檀溪念崔徐之友肆睇魚梁追
二德之遠未嘗不徘徊移日惆悵極多撫興躊躇
慨爾而泣若乃魏武之所置酒孫堅之所隕髮裴
杜之故居繁王之舊宅遺事猶存星列滿目瑣瑣
常流碌碌凡士馬足感其方寸哉夫芬芳起於椒
蘭清響生乎琳瑯命世而作佐者必垂可大之餘
風高尚而邁德者必有明聖之遺事若高人君子
者千載猶使義士想其爲人况相去之不遠乎彼
一時此一時焉知今日之才不如疇辰百年之後
吾與足下不並爲景行乎是皆情志所寄當時賞
其風期俊邁 晉書曰栢祕字穆子栢彞第四子
有小才氣不倫于俗初拜祕書郎兄溫抑而不用
久之爲宣城內史

書後敬空

補沈括筆談云前世卑者致書於尊書尾作敬空字
如從尊暨卑但於空昏批所欲言曰及某人如今
批荅之類故昏尾結言敬空者示行卑不敢更有
它語也

李密移書

李密字玄邃遼西人也本姓屠祖獫狁後魏爲凡人

陳渾切齒改姓李氏南奔歸宋爲安國令獫狁道
平朝議郎道平子遇仙司州鞏縣令爲魏所虜北
歸魏爲交城尉累轉征戎將軍遇仙子曜爲周太
保官至魏國公刑部尚書子弼襲父爵後轉范陽
侯弼子寬爲蒲山公上柱國知名當代寬卒而密
起焉隋末依翟讓反號魏國公令祖君彥作書布
告天下曰自元氣肇闢厥初生民豎之帝王以爲
司牧是以義農軒項之后堯舜禹湯之君靡不祇
畏上玄愛育黎庶一物失所若納溝而媿之一夫
有罪遂下車而泣之蟠木距於流沙瀚海窮於丹

稗史彙編

卷之三百三

六

三百八十九

其不鼓腹擊壤鑿井畊田致政昇平驅民仁壽
是以享國多年祚延長葉隋氏往因周末預奉繼
衣狐媚而曷聖賢祛篋以取神器始暄明兩之輝
便千少陽之位先皇大漸侍疾禁中遂爲狼臬便
行鴆毒劍閣所以懷兇晉陽於馬起亂甸人爲孽
淫刑斯逞夫九族既睦唐帝闡其欽明自代本支
文王表其光大况乃隳壞磐石勸絕維城啓亡齒
寒豈止虞號其罪一也獻行在於聚麀人倫別於
內外而蘭陵公主逼幸告終先王嬪御並進鉅環
諸王子女咸貯金屋和服戲陳羨之縣穹廡同昌

嬖之寢爵賞之出女謁遂成公卿宣淫無復綱紀其罪二也常居寢室每藉糟丘朝廷罕見其身群臣希覩其面斷決自爾不行敷奏於焉停擁中山千日之酒酩酊無知襄陽三雅之盃留連詎化又廣召良家充選宮掖潛爲九市親駕六騶自比商人見邀逆旅殷紂之譴爲小漢靈之罪更輕其罪三也上棟下宇著在易爻茆茨采掾陳諸史籍故瓊室廣構商辛以之滅亡阿房崛起秦政以之傾覆而廣起池臺多爲宮觀金舖玉戶青瑣丹墀蔽虧日月隔閼寒暑窮生人之筋力罄天下之資財其罪四也科稅繁興不知紀極猛火屢燒漏卮難滿逆折十年之租日有萬金之費萬戶則城郭空虛千里則烟火斷絕西蜀王孫之室翻爲原憲東海靡竺之家俄成鄧通其罪五也天子有道守在四夷夷不亂華在德非險長城之役戰國所爲而乃追迹前代版築更興廣立基址延袤萬里骸骨蔽野流血成川怨比丘山哭動天地其罪六也遼水之東朝鮮之地禹貢以爲荒服周王弃而不臣強弩未矢理無穿於魯縞沖風餘力詎可動於鴻毛而恃勇怙強窮兵黷武遂使億兆夷人隻輪莫

返欲捕鳴蟬於前不知挾彈於後其罪七也懷諫違卜如賢嫉能高頴賀若弼或文昌上相或細柳功臣憂吐良策輒加屬鑣遂令君子箝舌賢人謝口其罪八也設官分職貴在銓衡察獄問刑無開賄賂而錢神起論政以賄成其罪九也東都固守雁門解圍旣立功勲須酬官爵而至懷翻覆言行浮詭臨危則勲賞懸授事定則絲綸不行凡百驍雄誰不讐忿其罪十也有一于此未或不亡况四維不張三靈總萃無小無大共謝殷亡愚頑愚夫咸知項滅罄南山之竹書罪未窮决東海之波流惡難盡是以窮奇灾於上國儼狁暴於中原三河縱封豕之貪四海被長蛇之毒蒼生憤憤同憂杞國之崩赤縣嗷嗷俱愁歷陽之陷且圖祚符改必有常期六百殷亡之長三十姬終之數故議錄皆云隋氏三十六而滅此則厭德之象以彰代終之兆先見况乃攬搶竟天申繻謂之除舊歲星入井甘公以爲義興兼以朱雀門燒正陽口蝕狐鳴鬼哭川竭山崩並是宗廟丘墟之妖掖廷荆棘之事今者雕虎嘯而谷風生應龍驤而景雲起我魏公聰明神武齊聖廣淵總七德而在躬包九功而挺

秀家傳盛德武王承季歷之基地啓元勳世祖開
王之王業加以姓符圖籙名協歌謠六合所以
心王靈所以改卜文王厄於羑里赤雀方來高祖
隱於碭山彩雲自起九五龍飛之始大人豹變之
秋歷試諸艱大敵彌勇司徒翟讓功宣締構翼贊
經綸總管歷城公孟護左武侯單雄信右武侯徐
勣大將軍邴元真絳郡公裴行儉等並運籌千里
勇冠三軍擊劍則截蛟斷鼉彎弧則吟猿落雁韓
彭絳灌成沛公之基寇賈吳馮奉蕭王之業復有
裴輪挾輈之士超距投石之大將馬追風吳戈照
晉魏公屬當斯運救此民兆遂興西伯之師將問
南巢之罪百千成旅四七爲名呼吸則河濟絕流
叱咤則山岳自拔因其倒戈之心乘我破竹之勢
曾未旋踵瓦解水消坑卒則長平未多積甲則熊
耳爲少燕巢衛幕魚將宋池亡滅之期匪伊旦夕
袁謙擒於藍水須陀獲在滎陽實慶戰於淮南
郭詢授首於河北清河公房彥藻近持節守畧地
東南安陸汝南隨機蕩定淮安濟陽俄能逆款圓
明已平魯郡海父又破濟陰封人節取長平之境
和孝德據黎陽之倉王湘仁鷹揚於上黨劉興祺

虎視於北朔崔白駒烏合於潁川各擁數萬之兵
俱期牧野之會諸公等並衣冠華胄橋梓良材神
獸靈澤之秋列地封侯之始豹變鵲起今也其時
鶴鳴龜應見機而作宜皆鳩率子弟茹連功名耿
弇之赴光武蕭何之奉高帝當召金章紫綬軒蓋
朱輪富貴已重當年珪組已傳後葉若隋代官人
司夫桀犬尚知王莽之思仍懷廟贖之祿審配死
於袁氏不如張郃歸曹范增困於項王未若陳平
從漢魏公推以赤心賞加好爵擇木而處幸不自
疑高官上賞卽以相授如或猜矜成事守迷不返
天下咸使聞知

報唐高祖書

唐高祖屯兵壽陽衆號五十萬遣仁則持書至密負
其強自爲盟主密作書報曰頃者皇綱失統人神
離擾運窮陽九數終百六四海業業常懷逐鹿之
心百姓嗷嗷皆有占鳥之望自大業昏凶年逾一
紀牝雞司晨飛虎擇肉苛政莫返終傷五子之歌
宮室侈奢寧止百金之費巡幸靡極役用無窮筋

力盡於征伐賦稅窮於箕歛况雄圖畢著壯志遠聞白武安之用兵張文成之運策遂能見機而作觀橐而動一繩牽維大樹寸膠未止黃河與兄派流雖異根系本同願作維城長爲磐石自惟虛薄幸藉時來字內英雄共推盟主銳卒百萬而成旅上將四七以成群牛馬谷量羅紉山積滅周者九鼎知輕云秦者三戶云衆况晉陽之城表裏山川共爲唇齒天下誰敵所望左提右挈戮力同心執子嬰於咸陽殪商辛於牧野聽待至日卽欲會盟當時面奉光儀親論進止脫蒙親降玉趾側聽金

神史彙編

卷之二百三

七

三百七十八

唐高祖報李密書

唐記室承指報密曰頃者崑山火烈海水群飛赤縣丘墟黔黎塗炭爭帝圖王孤鳴遙起翼翼京洛強弩圍城撫膺周原僵屍滿路昭王南巡汎膠舟而忘返匈奴北盛將放髮於伊川大盜移國莫之敢指吾雖庸劣幸承緒餘出爲人使入典八屯雖云位未爲高誠非素餐當職所以仗旗投袂大會義

兵綏撫河朔親好番塞志在尊隋以弟見幾而作一日千里雞鳴起舞豹變先鞭啓事當塗車來中土兵臨郊鄆將觀周鼎屯營敖庾酷似漢王前遣簡書屈爲唇齒天生蒸庶必有司牧當今爲牧非子而誰老夫年逾知命願不及此忻戴大弟攀鱣附翼惟冀早膺圖籙以寧億兆宗盟之長屬籍見容復封於唐斯榮足矣殪商辛於牧野所不忍言執子嬰於咸陽非敢聞命盟之會津未暇卜期如面虛襟用增榮軫名利之地鋒鏑縱橫深慎垂堂勉茲鴻業溫大雅之詞也密得書大喜自是信使頻遣往來

神史彙編

卷之二百三

七

三百六十九

徐鴻客書

道士徐鴻客上經天緯地策一篇於密軍旅揮霍失其本文題其封曰大衆久聚恐米盡人散師老厭戰難以成功勸密乘進取之機因士馬之銳沿流東指直詣江都執取獨夫號令天下密雖未遑遂畧心異其言以書招之曰齊州長史至得所上奇策一篇理智優長文采密麗覽而味之佳哉無已夫天地閉賢人隱少微光處士見故崆峒之上軒轅問於廣成汾水之陽唐帝從於缺齧是知肥遯

為美齊物攸歸雅度與蘭杜俱芳高風共雲霞並
秀孤門承世胄地藉餘緒時逢版蕩代屬艱危厭
海水之群飛憫蒼生之塗炭欲受降於軹道將問
罪於商郊誰有啓沃謀猷弼成韜鈴者百戰百勝
之奇七縱七擒之略每求筮仕實勞夢想仙師學
究本源術苞奇數八風三星之候玉壺金匱之形
莫不洞識於心若指諸掌今龍戰於野鶴翔寥廓
或出或處且變且更濡足授首是曰仁人除暴靜
亂方稱君子贊我興運今也其時師宜躡屣擔簦
用虞卿之禮披裘輓轡襲敬之風引領瞻望拂
之

稗史彙編

卷之百三

七

隋詔李密

字文化及弒煬帝于江都凶聞至東都越王侗即位
李密使房彥藻詐云密欲降隋猶慮群臣異議者
越王乃授密太尉尚書令兼征討諸軍事詔曰我
大隋之有天下於茲三十八載高祖文皇帝聖略
神功載肇區夏世祖明皇帝則天法祖混一華夷

稗史彙編

卷之百三

西

東暨蟠桃西通細柳前踰丹微後越幽都莫不
入提封皆為臣妾往歲省方展禮賜觀停轡意
疊起軒陛延及冕旒奉諱之日王情殞潰攀號荼
毒不能自勝如宇文化及昔陪藩國統領禁衛從昇
聖祚位列九卿但性本兇狠怨其貪穢事重刑篇
狀盈獄簡在上不遺替顧思加草萊應至死辜每
蒙恕免除解尋復再徙即還生成之恩昊天罔極
而梟獍為心鳥獸不若縱毒與禍傾覆行宮諸王
兄弟一時殘酷暴於行路口不忍言所以殞首崩
心飲膽食血瞻天視地無處容身今公卿士庶群
億百辟或以大寶鴻名不可顛墜元兇巨猾須早
夷修翼戴朕躬嗣守寶位銜冤誓眾忍泪與兵指
日邁征以平大盜且化及偽立秦王之子幽遏比
於囚桎其身自稱霸相專權擬於九五履踐禁御
據有官闕昂首揚眉初無慙色衣冠朝士外惧兇
威志士誠臣內皆憤怨以我義師順彼天道梟夷
醜族匪夕伊朝魏公志在康濟投袂前驅朕親御
六軍星言繼進元賊擁此人徒皆有離德京師傳
衛咸憶家鄉江左黔黎南思邦邑比來表疏絡繹
人信相尋朕今復讐雪耻梟斬者一人拯溺救焚

所哀者士庶凡因從駕在賊所者一從原免罪悉
不論已詔魏公掃平之日縱授賊官明非本意唯
望天鑑孔殷祐我宗社億兆感義俱會朕心臬戮
巢穴策勲飲至四海交泰稱朕意焉其兵衛戎行
總取魏公節度令狐楚之詞也

越王與李密書

皇帝敬問太尉尚書令東道行軍元帥上柱國魏國
公司農卿李倫等至覽表具知公以厚地鴻材冠
冕當世連城重價領袖一方加以博學令聞雄才
大略縉紳攸仰雅俗傾心朕昔居藩邸久相欽尚

釋史彙編

卷之二十三

五

今屬王室不造賊臣構難南征不反蒼梧未歸雖
地承丕緒應此盟命泣血冤旒之下飲膽宮闕之
中公智足匡時威堪夷難奮高世之略舉勤王之
師經綸國家雪復讐耻皇靈在上幽祇在下福謙
禍盈天地常數公率義衆剪戮兇醜朕與天下共
賞之建此勳猷除彼喪亂匪躬之節出於世表公
所授官悉依前定承制封拜事有舊章任公便宜
量加除授今與公合圖亦是幽明注意公其勉之
密此而就臣位拜受詔救密與王相戰敗歸長安
皇朝拜上柱國公光祿卿邢國公以表妹獨孤氏

妻獻策勒其舊兵歸蒲東高祖許之乃行常懷救
詔密歸朝迴到桃林反叛時史寶藏為熊州留守
遣將軍劉善武討之密敗死密妻獨孤氏為周宗
所虜周宗善武下兵七問
是妻妹逐部獻書武

試鶯尺素

試鶯以朝鮮厚繭紙作鯉魚函兩面俱畫鱗甲腹下
令可藏書此古尺素結魚之遺制試鶯每以此遺
遠嘗有詩云花箋製葉寄郎邊江上尋魚為妾傳
郎處斜陽三五樹路中莫近釣翁船貞觀中事也

誠齋書啓

釋史彙編

卷之二十三

六

誠齋先生與周益公小簡伏以涉秋益熱共惟少保
觀文丞相小陌雲莊天堦忠藎鈞候萬福相眷均
慶某近得報知閣下釋位去國而莫知風帆所止
昨收尤延之書乃知度夏於陽羨吾人仕宦有進
便有退有出便有處丞相勢位豈不能築河沙而
障屋漏君子得時行道而不得究其所蘊良可憾
者然道之興廢聖人歸諸命斯文得喪聖人歸諸
天則又何憾焉當庚午試南宮丞相雪中騎一馬
於前而某荷一傘於後當此之時豈知丞相至此
而衣位極上宰此後復奚求哉却嚴寒飲醇酒之

論丞相尚記憶否已矣姑置此事獨世路風波真可畏耳當左探進步時高揖辭去此舉甚善惜宿留耳聲利之場輕就者固不為世所恕蔡定夫是也論至於此則去就辭受皆不可苟可畏可畏云又嘗記其荅益公惠鳩兔橘酒小柬云錦羽在桑翩翩二七褐衣缺口躍躍一雙挾歡伯以俱來與木奴而偕至共惟某官文章美酒儒學鳳麟游梁王之兔園夙推能賦賜漢庭之鳩杖晚冠耆英橘頌續騷酒箴飽德填然四美萃此一翁

西夏荅書

神史彙編 卷之百三

七

逆亮濟盟具武安王璘為收復陝計使人持書與西夏以求援兵于是夏國荅書曰孤聞國之將興聽於民當從所欲師之命克不在眾必假諸鄰仰惟鉅宋之興咸托群心之輔列聖承休于洪祚深仁克浹于寰區繫我小邦賴為盟主二百年講修於信息億萬姓陶冶於淳濃嗟夫弗率之女真自安於微分鼠竊一隅之地狼貪萬乘之畿割斯民擬禽獸之如視大國若寇仇之比羈縻不遜于索無厭在天地所不容致神明之咸憤故此用兵而薄伐尚敢肆志以不庭毀先廟以示戰士之威殺

神史彙編 卷之百三

本

君母而杜諫臣之口惟是盈科之罪難逃負觀之誅幸使命之來臨奉王言而有請欲假師徒之眾共揚干戚之容恭荷來章歡騰輿頌共切驅羊之忿敢辭汗馬之勞布告庶邦莫不徯來蘇之后奮揚師旅庶幾解倒懸之民以至仁伐不仁因多助攻寡助乘勢而起仗義以行大張赫烜之皇威一掃頑冥之醜類請同李廣勿令一騎之還毋效丁公遽聽片言而返此上天之假手宜壯士之協心允穆師言恭行天討爾眾士既造于南土我小國當西偏渤海受命以風從契丹乘機而雷奮

雜書類

說苑峭露

說苑載曾子有疾孟儀往問之曾子曰烏之將死

有悲聲君子集大辟必有順辭禮有三儀知之乎
對曰不識也曾子曰坐吾語汝君子修禮以立志
則貪慾之心不來君子思禮以修身則怠惰慢易
之節不至君子修禮以仁義則忿爭暴亂之詞遠
若夫置罇俎列籩豆此有司之事也君子雖勿能
可也按此與論語曾子告孟敬子者特相似中間
意句雖參置不類然不妨於大旨之畧同也豈二
書所出為卽一事而見聞之下記之者不能無異
耶然就文義而論則論語所記為渾然而何所云
禮傷于頌露要之賢人之言與文人之詞自昔有
聖史彙編 卷之百三 老

讀山海經

山海經漢劉歆校為十八篇謂出唐虞之際禹平
洪水伯益主驅禽獸奠山川焚草木及禹任土作
貢而益等類物之善惡著山海經至晉郭璞注序
云夏后之迹彌列于將來八荒之事有開於後裔
亦為禹初書矣及淳熙庚子尤遂初文昌定著刊
于池陽其跋畧云山海經夏禹為之非也其間或
授啓及有龜后羿之事漢儒或謂伯益為之非也
然屈原離騷多取狄山則言帝堯葬于陰帝舜

于陽月繼以文王皆葬其所說夏畊之尸也則曰
湯伐夏桀于章山克之其論相頌之尸也則曰伯
益父生四岳光龍按此三事則不止及夏啓后羿
而已是周初亦嘗及之人定為先秦書信矣大抵
如穆天子傳竹書記年多荒怪不經之事

七十二人

孔安國撰孔子弟子七十二人劉向傳列仙亦七十
二人皇甫士安撰高士亦七十二人陳長文撰者
舊亦七十二人

笑林

聖史彙編 卷之百三 笑林

丰

齒亦作襄陽耆舊逸人高士傳及漢晉陽秋最博
卽桓溫以不如一見習主簿稱之其語語如日下
喬鳴鶴雲間陸士龍四海習鑿齒彌天釋道安都
似五言律善譚哉且晉人尤好用劇字如劇談劇
基是左思嬌女詩必為茶薺劇乃知沈佺期愁嘆
劇繁星語非無出

水經注

水經注所載事多他書傳未有者其叙山水奇勝文
藻辨麗比之宋人卧游錄今之玉壺水豈不

手嘗欲抄出其山水佳勝為一帙以洗宋人卧疇
錄之陋未暇也又其中載古歌謠如三峽歌云巴
東三峽巫峽長猿啼三聲淚沾裳又云朝見黃牛
雙見黃牛三朝三暮黃牛如故又云灘頭白勃堅
相持候忽淪沒別無期記楚道謠云栖溪赤木盤
蛇七曲盤羊烏龍勢與天通皆可入詩材勝看韻
府群玉搜出酸餽惡料令人嘔噦

刀劍錄缺

陶弘景之作刀劍錄以其刀劍小事記者不詳遂使
後世遺失故特記之甚悉自予觀之遺漏甚多顯

雜史彙編

卷之五十三

主

顯名世者舜之吳刀周之赤刀魯之孟勞魏文帝
之百辟刀六名璽寶含章清劍其於劍也周之錕
鋳吳之錫鏤楚之干將鑄鉞越王所帶者步光歐
冶所鑄者五柄純劍湛盧素魏之飛景流采華鋌
張華所得之龍泉太阿皆見之經史著八耳目不
可缺也以至列子之三劍含光承影鑑之六劍
紫電辟邪流唐武庫之四刀長刀短刀紛紛種種
豈特過半哉噫學之不博書之難作也明矣

引孟子語

鮑照河清頌引孟子語曰影從表瑞從德又曰孟軻

曰千載一聖是旦暮也梁處士傳序引孟子曰今
人之於爵祿得之若其生失之若其死此不知何
所據姑錄之以備考

陸鴻漸著書

陸鴻漸著書頗多曰君臣契三卷源鮮三十卷江表
四姓譜十卷南北人物志十卷吳興歷官記三卷
潮州刺史記三卷茶經三卷占夢三卷

六帖

白樂天作類書名六帖通典選舉門載唐制曰開元
中修撰課試之法帖經者以所習經卷其兩端中

雜史彙編

卷之五十三

主

開一行裁帛為帖凡帖三字隨時增損可否
不一或得四得五得六者為通此六帖之名所從
起也六帖云者取中帖之數以名其書期於必遂
中選也或言白居易作六帖以陶家瓶數千各題
門目作七層架列置齋中命諸生采集其事類投
瓶內倒取之抄錄成書故其所記時代多無次序

歸田錄

歐陽公歸田錄初成未出而序先傳神宗見之深命
中使宣取時公已致仕頴川以其間所紀述有未
欲廣者因盡刪去又惡其少取雜記戲笑不為之

事以充滿其帙既繕寫進入而舊本亦不敢存今世之所有皆進本其元書並未嘗出之於世至今其子孫猶謹守之

精騎集

秦少游自言小時讀書有強記之力而常廢於不動及長聰明衰耗有勤苦之勞而常廢於善忘因讀齊史見孫策答邢詞云我有精騎三千足敵君贏卒數萬心善其說因取經傳子史事之可爲文用者得若干條爲若干卷題曰精騎集云

錢譜

釋史彙編 卷之百三

重

唐李康纂錢譜十卷乃宋紹聖間李孝美所著由唐人顏頤鉉張台先有纂說而後修成者也周秦之後錢之品樣悉爲具之文昌雜錄又記史明傳天錢之事世無知者說郭亦有錢譜一卷言歷代錢名但說郭乃元陶九成所輯不知何以直至國朝永樂通寶豈後人補之耶予意較諸家之譜更考近世圖法沿革增入布刀之類萃爲一書亦制度之美也

蔡新圖不合古

蔡先生作洪範方圖自是正理其圓圖與洛書全不

同且洛書以一數居下屬水後天爲坎配冬至圓圖配自九九尚未大謬八數居東北後天屬艮配立春而圓圖以二配之二數也陰之陰也以配立春斷乎難矣三居左正東屬震配春分與圓圖偶合四居東南屬巽配立夏圓圖止合其半五居中後天無定屬所以無定位運四時根五行今圓圖以屬夏至之半六居西北屬金後天曰乾於時爲立冬圓圖以立秋夏至各當其半七居正西後天屬兌當配秋分圓圖止合其半七七以下始分屬之九數居正南屬火後天爲離配夏至圓圖以配冬至殆與洛書本圖相反矣一者數之始乃氣之始而以屬冬夏二者陰之純於後天屬坤洛書位於西南於時爲立秋故八卦九章相爲表裏以後天圖配洛書則四時無不順七十二候無分毫加損亦天地生成之妙也術家有遁甲想亦是占書其配合亦不差而避五不用豈蔡先生以其術家而忽之

農曆

濟州士人鄧御夫隱居不仕嘗作農曆一百二十卷言耕織蠶牧種蒔耘獲養生備荒之事較之齊民

要術尤為詳備濟守王子韶嘗上其書于朝今見傳於世

登科記

唐重科目鄭顥之知舉帝索科目記顥撰十三卷自武德至大中仍乞今後放榜錄及第人姓名記賦題進入有司按續編次即登科記之始

王漸作孝經義

國初有孝子王漸作孝經義五十卷事亦該備而漸性鄙朴凡鄉里有聞訟漸即詣門高聲誦義一卷反為漸謝後有病者即請漸來誦書尋亦能愈

神史彙編 卷之二十三

重

黃潤

國明黃潤昔所著有經書補註多可取者又有海潮萬象一卷曰易動而圓範方而靜八卦中虛故圓九疇中實故方又曰大學一書六經之名例也中庸一書六經之源流也又解漢書云興字從囙從不不花蒂窗櫺也殊得古人制字之義及宮室之形解莊子游方之外云方矩也出於矩之外所謂離方遁圓也又曰董仲舒對策一正字公孫弘對策一和字便見其人品正譎言皆有理

說郭

陶南村作說郭百卷蓋倣曾慥之說類而為者然說類刪取精到而說郭如未刪之書不若不刪總而名之如百川學海可也楊文貞公社尚不取其書史會要水東日記曰如見輟耕錄淫褻之事尤可鄙也余則曰說郭不獨淫褻而鄙俚無稽者亦有之但輟耕多抄舊書如廣客談通本錄為已作孫大雅謂書木葉而成者偽言也

著書人名

事物紀原序文以為作者逸其姓氏乃高承所作但不知何時人也出雲谷雜記夢梁錄無刻本故亦不知

神史彙編 卷之二十三

美

作者乃錢塘吳自牧作文跋吳元人也三十六

穀書金剛經乃宋靈隱寺僧莫庵道閑集出震澤長

夢游錄則宋耐得翁撰元倉子宜城人王士源見集序天寶遺事涿州人王伯成作見歸史記

稱褚先生者褚少孫也

院本

文至院本說書其變極矣然非絕世軼材自不妄作如宗秀羅貫中國初葛可久皆有志圖王者乃遇真主而葛寄神醫工羅傳神稗史今讀羅水滸傳從空中放出許多罡煞又從夢裡拾一場怪誕

其與王實甫西廂記始以清東達會終以草橋揚
靈是二夢語殆同機局總之惟虛故活耳第入調
笑輒緊處着慢多多愈善纔微籌絕處逢生種種
易窮豈直不堪倚角中原較是更輪扶餘一着而
志西湖者遂曰羅後三世患瘧謂其導人以賊云
噫無人非賊惟賊有人吾儒中顧安得有是賊子
哉此水滸之所爲作也

勸讀大學衍義

大學衍義一書人君修齊治平之術惜乎後世人主
多不欲觀其中三十九四十卷齊家之要又皆歷
和史彙編卷之百三
載前代宦官行事忠謹之福僅八條而預政之禍
四倍焉縱使人主知讀之左右其官使之見哉
蘇人陳祚宣德間爲御史嘗上章勸讀此書上
怒逮祚及其子姪八九人俱下錦衣獄禁錮數年
及賓天始得釋成化初聞葉文莊亦嘗言之不
報

作書見黜

剪燈新話錢塘瞿長史宗吉所作剪燈餘話江西
布政昌期所作皆無稽不經之說傳奇之作古人
亦嘗有之然皆寓言外意不如是之甚也二公高

才博學不爲正大典雅之製顧乃爲此所謂官鉤
製矜惜哉聞都御史韓公雍巡撫江西時常進
國初以來廬陵諸名公於鄉賢祠李公素著耿介
廉慎之稱特以作此書見黜清議之嚴亦可畏矣
集覽多誤

瞿宗吉爲集覽鐫誤陳伯濟爲集覽正誤二書皆不
可廢朱子綱目所刻與提要本多不同今汪克寬
考異徐昭文辨正與尹氏發明互有異同欲以此
書如春秋官本大書正文以分註如胡氏傳書之
而外以諸書參酌先儒所論并楊廉夫史鉞等書
和史彙編卷之百三
附爲小注庶爲讀史一助

撰注托名

杜律真註乃元季京口進士張伯誠註今山西刻七
言註解黃海亭後跋已悉之剪燈新話乃楊廉夫
所著惟秋香亭記乃瞿宗吉撰觀其詞氣不類可
知香奩集鄙褻者非楊廉夫乃韓致光之詩

書名沿作

梁武帝撰金海王應麟撰玉海蕭子範撰千字文隋
潘徽作萬字文宋有百家姓今朝有千家姓此
數而續之之篇尙衆也王充有刺孟宋劉章作刺

刺孟柳子厚有非國語劉章作非非國語此皆反而正之之意實難也况王乃辭勝理者因孟而矯之劉則可耳柳以正理而矯淫誣之辭劉何能勝之耶惜未見其書先正邵二泉有日格子予嘗為格子十數條乃邵公一時未到之意亦外中求活可輕議耶

聲音文字統

聲音文字統計百冊 國初餘姚古則趙先生撰也書學至趙為極精趙成此書為至備作亦不易成

神史彙編

卷之三

七

朱借與中書舍人姜立綱遂失全集閣中止遺目錄數本丘文莊見而恨之昨會侍御張鳳溪云同年蕪湖周少參易任温州通判時立綱之孫有事於周已送此書周不知其所因以古則問於中書謝太中大中餘姚人予始信前聞不誣苟有少參相知勸其進之於 朝此合浦之還珠也庶不負古則平生精力

南峰著述

南峰喜著書其所撰次有宋史有奚囊手鏡有 皇明文寶有地記諸編其帙皆數百卷凡例既備承

撫詳博蓋數百年所未見者也故世皆重之

神史彙編

卷之三

七

文史附

事考類上

昭華玉

楚賜舜以昭華之玉世記昭華王者律琯也又曰昭

華管秦府庫中玉笛也長二尺三寸六孔吹之則

見車馬山林隱隣相次吹息立不復見其上銘曰

昭華之管博物志庾信詩更愛昭華玉胡文恭詩仙

象昭華玉唯夏英公詩昭華瑞管中乃用管字

御史彙編卷之一百四

二五九

以爲屬履保章氏以五雲之物辨吉凶旱水豐荒之

祲雲黑爲水魏劉琰詩曰玄雲起高岳中朝彌八

方春秋孔演圖曰黃帝之將興黃雲升於堂文命

之候玄龍衝雲漢曲名豈謂是乎

丹書

太戴禮武王踐祚三日召師尚父問曰黃帝顓頊之

道可得而見與師尚父曰在丹書注不解丹書爲

何物按左傳襄公二十三年斐豹隸也著于丹書

注犯罪沒爲官奴以丹書其罪近世魏律緣坐

配爲工樂雜戶者皆用赤紙爲籍其卷以鉛爲軸

則丹書古人之法律書名也蓋戒人之怠與欲而

勉以敬義失敬義則入怠欲而隸於刑矣然以法

律之書而陳敬義之訓先王以道治天下而不恃

乎法其亦異于鄭書晉鼎乎

寤生子

左傳鄭莊公之母武姜莊公寤生驚姜氏按風俗通

兒生墮地能開目視者謂之寤生子三十國春秋

前秦蒲洪之母姜氏因產洪驚悸而寤後凉禿髮

氏祖壽闐之母因寤生壽闐被中南燕錄慕容德

御史彙編卷之一百四

二五九

母公孫夫人因晝寢生德左右以吉方寤而起以

爲生似鄭莊公二說不同

石敢當

近世人家門戶適當巷陌橋道之衝則立一小石將

軍或植一小石碑鐫其上曰石敢當以厭穢之按

西漢史游急就章云石敢當顏師古注曰衛有石

磬石買石惡鄭有石制皆爲石氏大族周有石速

齊有石之夢如其後以命族敢當所向無敵也據

所說則世之用此欲以爲保障之意所從來遠矣

東脩墳麓

春秋傳縣子曰古者大夫束脩之間不出境第五伯
魚上疏引傳曰大夫無境外之交束脩之饋故凡
饋賢交遺皆曰束脩不獨弟子於師禮也王粲贈
士孫文始詩和同墳簞比德車輔知友朋亦稱墳
簞不獨昆仲輩也

屬負茲

公羊傳威十六年屬負茲云云注云屬托也諸疾疾
稱負茲言托疾也然茲義未詳或謂茲草也負茲
猶言負薪蓋謙言有疾不能負草也予謂不然史
記叙武王入商事康叔封布茲注云茲蓐席也然
則史策編 卷之十四 三
則負茲者蓋言有疾而負蓐如所謂坐蓐伏簞也

過所

古之行者必挾過所釋者謂若今路引之類然未詳
二字何緣而名偶閱禮經會元謂周人之制徙國
中及郊者必有所授徙于他鄉者必有旌節無授
無節是必以過惡而妄徙者此無所容彼無所授
過其所必有呵問是過所者就遷徙人經過所在
而言後世謂二字為周禮之文遂以為文券之名

天極四德

古今人所見亦有相同者予嘗疑天以為有極不知

極外又曰如何以為無極凡物豈有無盡之理

質疑於薛先生以為不必疑也但曰聖賢云其大
無外其小無內予又謂彼以理之無形者言此以
氣之有形者言薛仍以爲不必疑及見朱子語略
云其六七歲已憂此事至今未見如何可見其疑
終不釋也且天一日運轉一遭豈有無邊際俱轉
之理必有限也既曰有限不知限外又是何物雖
再有百千萬億箇天地無了期誠可疑也予嘗又
疑穆姜言隨之四德時孔子未生而孔子又言為
乾之四德可疑又嘗見漢儒上疏每引易語曰正
其本萬事理差之毫厘謬以千里易經中無此語
可疑又嘗見左氏言絳縣老人歷甲子有亥字之
義不能解及看劉元城語錄乃見前輩亦嘗致疑
留意如此四德知非孔子語於正其本數句之為
古大傳之言於亥字之義推之甚明由此觀之學
者讀書不可草草

和買

和買二字見孔穎達左氏義昭公十六年晉韓起聘
于鄭鄭有環宣子謁諸鄭伯子產云賈人既成賈
矣商人曰必告君大夫子產曰今吾子以好來

而謂敝邑強奪商人是教敝邑背盟誓也賴達云
上稱買諸賈人則是和買而子產謂之強奪者韓
子以威逼之其買必賤故商人欲得告君大夫子
產知非其和買故云然也

雞鳴度關

雞鳴關度皆曰孟嘗君出秦關關約雞鳴則啟孟有
下客能為雞聲群雞和之乃得出然燕太子丹質
於秦逃歸到關丹為雞聲遂逃前乎此已有之矣

焚書起韓非

韓非起于李斯然斯之先固有為此說於秦
神史彙編 卷之二十四 五 三百五

者韓非是也非之言曰世之愚學皆不知治亂之
情多誦先古之書以亂當世之治聽其言者危用
其計者亂此與斯所言是古非今若合符節作偏
者乃韓非匪斯也凡為異說者一則駭再則習始
則疑終則行矣宋儒有過求者乃謂斯之學出於
荀卿焚坑之禍卿有以啟之卿常入秦見應侯議
秦之無士矣舍非而罪卿所謂洗垢而索瘢者邪

古今左右

今之所謂左蓋即古人之謂右如大學經傳中庸
繫辭傳皆書其後曰右第幾章至錢幣五銖

文曰貨泉左文曰五銖是矣今人乃與相反求其
說而不可得竊疑古人北面視物分左右物在東
者值吾右手故為右物在西者值吾左手故為左
今人以南面視物分左右故反是然古人言宮室
制則云前朝後市左祖右社軍行部伍則云前朱
雀後玄武左青龍右白虎則祖廟與青龍在東太
社與白虎在西定然不易文與今人所謂左右不
異

漢以右為尊謂降秩為左遷仕諸侯為左官居高位

為右職周昌相代高帝曰吾極知其左遷陳平以

神史彙編 卷之二十四 六 三百五

右丞相遜周勃位第一平為左丞相位第二謂右
賢居客之右朝廷無出其右者皆此意也宋朝官
制如左右僕射左右丞相左右丞左右司左右曹
左右諫議左右司諫正言皆不以右為尊獨以左
右為祕省殿名何耶

以西為尊

四方以西為尊王者之廟太祖坐西所謂正太祖東
向之位是也三昭則坐北面南故謂之昭昭明也
穆則坐南面北故謂之穆穆幽也今朝廷之上群
臣皆自東階而升不敢升自西階非特嫌若賓

敵體亦以西爲尊也班孟堅西都賦曰左城右平左東也東則爲城乃群臣所由登降之階也右西也西則爲平而不爲城也凡賓主之席主東而賓西亦所以尊賓也非謂東尊於西而使賓次主也故禮客降一等則就主人之階蓋客不敢自西階升故欲降自東階隨主人而升也主人辭客乃復位蓋主人不許客然後自西階升也

論左右袒

漢書太尉周勃入北軍下令一事先儒議論各不同
韋伊別胡致堂具養心作一項說劉屏山王伯厚
神史彙編卷之百四 七

一項說今備錄以俟君子而請質焉伊川曰周勃入北軍問曰爲劉氏左袒呂氏右袒既知爲劉氏又何必問若不知而問設或右袒當如之何已爲將乃問士卒豈不謬哉致堂曰太尉此問非也有如軍中皆右袒或忝半焉則如之何故先賢謂是時直當以大義率而用之耳太尉已得北軍士卒惟舊將之聽非惟不當問且不必問也養心曰勃令軍中左右袒設使右袒其可已乎伊川以爲此屬盡爲身謀非真爲國家也屏山曰周勃入北軍令曰爲呂氏右袒爲劉氏左袒或曰使衆皆有

袒勃當如何哉是未察其情也方漢氏謀諸呂時祿主北軍勃欲入北軍不得乃令紀通持節矯納勃北軍復令說祿曰急歸將印辭去不然禍且起祿遂解印以兵授勃當時衆軍豈不知勃爲劉氏而來哉勃已執兵柄下令以激怒衆心故云耳豈有奪呂祿之兵而復爲呂氏哉高祖曰安劉氏者必勃也其有以知之矣伯厚曰爲呂氏右袒爲劉氏左袒按儀禮鄉社疏云凡事無問吉凶皆袒左以士喪禮及大射禮皆袒左惟有受刑袒右故觀禮乃云右肉袒註云刑宜施於右也以此考之周

神史彙編

卷之百四

八

三百七十六

勃誅呂氏計之已定爲呂氏者有刑故以右袒令之非以覘人心之從違也福謂周勃之問與王孫賈誅淖齒令市人袒右之令略同無他義也獨伯厚之言實爲死中求活按公羊傳楚莊王伐鄭鄭伯肉袒左執茅旌右執鸞刀以迎莊王莊王退舍七里何休註云第旌鸞刀祭祖宗廟所用也執宗廟器者示以宗廟血食自歸也以是觀之肉袒是受刑自是戰國先秦之常法漢去古未遠法令固在伯厚之言其有所本歟禮記所謂獻民俘者右袂亦此意也

能為人

今人朝不生子曰不能為人不知漢時已有是語
增傳荒戾家舍人上書曰荒戾而人病不能為人
令其夫人與其弟亂而生佗廣實非荒戾子

西王母考

西王母之事由汲冢周書穆王乘八駿西巡狩宴瑤
池而捧王母之觴又漢武外傳亦以七夕會於甘
泉王母捧仙桃而降因此二說至今傳之殊不知
汲冢周書乃偽書也因穆王巡狩忘反故為此說
而武帝又好神仙封禪之事是以彼此傳會如此

釋史彙編

卷之百四

九

據爾雅觚竹北戶而王母曰下謂之四荒賈誼新
書修政語言堯西見王母訓東及於渠叟北至幽
都漢貳師將軍西伐宛斬王母寡之頭觀此則王
母乃西方昏荒之國猶國名女真人姓胡母其實
無此婦人也不然則堯之所見貳師所伐亦可謂
之婦人乎又嘗考之山海經西王母梯几而戴勝
杖其南有三青鳥為西王母取食又有二足鳥主
給使在崑崙墟邵璞註穆天子傳曰西王母如人
虎齒蓬髮戴勝善嘯蓋荒裔之國多與鳥獸游處
而奇形怪狀恐或有是未聞有所謂仙桃瑤觴

人侍女綽約流盼之態也涇州回山有王母宮宋
學士陶穀撰記不為辨而反欲躋之祀典其與曹
彬下江南之意異矣然而文章鉅公往往引用不
置蓋亦未之考乎

先賢字

管仲謂之管敬仲出左傳閔公元年子產謂之子美
出左傳襄公二十五年原憲字子思出史記張宗
字諸君杜茂字諸公陳忠傳記註施延字君子出
後漢書四皓名氏鄉里可見者東園公姓園名秉
字宣朝陳留襄邑人常居園中故號園公夏黃公

釋史彙編

卷之百四

十

名郎字少通齊人隱居修道號夏黃公陶潛
作聖賢群輔錄云出皇甫謐高士傳楊雄所稱李
仲元者名弘出蜀秦宓傳鄭子真名樸嚴君平名
遵出前史王貢兩龔傳註伯樂姓孫名陽字伯樂
秦穆公時人出莊子馬蹄疏莊周字子休出列子
辛計然范蠡師也姓辛氏字子文或曰計鉏或曰
記倪出史記索隱杜康字仲寧出魏武短歌行注
楚狂接輿姓陸氏名通師曠字子野並出莊子疏
伯夷姓墨名允字公信叔齊名智字公達夷齊諡
也見論語疏引春秋少陽篇

長人

孔子曰焦莛氏三尺短之極也長者不過十之數之極也蓋言三丈也著錦繡萬花谷者謂十丈并州則謂一丈皆於十之二字訛其一字也愚謂一丈恐不足謂之長極防風姑勿論即如長狄兄弟三人各三丈載之史冊可信者則夫子所謂三尺而十之得其似矣左傳僑如犯魯叔孫得臣以戈搯喉而死穀梁傳則謂瓦石不能害叔孫得臣善射者射其目身橫九畝一以戈一以矢未知孰是然身長三丈而至于橫九畝則又有不可曉者洪範

稗史彙編

卷之二四

十一

五行傳曰長狄之人長蓋五丈餘也

春申

廉司李德裕食事云江陵北有奉甲站初不曉奉甲為何義詢之父老乃春申君所居春訛為奉申誤為甲也

席上腐談

四皓考

按陳留志云東園公姓唐名秉字宣明襄邑人常居園中因為號夏黃公姓崔名靡字少通齊人隱居夏里修道故號夏黃公角里先生河內軹人太伯之後姓周名術字元道號曰霸上先生綺里季

皇甫謐高士傳載綺里季姓朱名暉字文季罕人詳矣然索隱亦引陳留志則園公又名黃公更曰廣鄭志又以黃公姓黃蘇州志又載角里先生宅在太湖中今包山有角里村是其處也或者又疑此四人為無有以其能隱於素者漢初一書即有來耶是張良似之者也後不言之可知矣東觀餘論又辯園當作園最詳則尚當有之也又北齊徐伯珍弟兄四人白首相對亦號四皓

三傑四傑

稗史彙編

卷之二四

十一

世知張良蕭韓為三傑而不知唐丞相宋璟張說太子少傅源乾曜同日拜官明皇賜三傑詩時號三傑宋程顥為鄆縣簿張山甫為武功簿朱光庭為萬年簿關西號為三傑世知王楊盧駱為四傑而不知宋之韓范富歐亦號四傑

見范文正集序

伏波

作詩文之類如用馬援事但曰伏波則須加一馬字蓋前漢已有路博德為伏波將軍見史記

神道

李廣傳丞相李蔡得賜冢地盜取三頃賣之又盜取神道塋地一畝葬其中世之言神道者始此西漢

霍光坐起三十關築神道言神行之道也

五侯七貴

五侯七貴人知其為漢世然多誤以金日磾七世內侍或以張安世七世顯宦名為七貴又以王元才王益才王顯才王仲才王季才此弟兄五人為五侯殊不知皆后氏之族西戶元才五人乃光武所封后族東京者也潘岳西京賦曰窺七貴於漢庭註云並后族也庾亮又曰西京七族東京六姓蓋指呂高帝后上官孝昭后霍孝宣后趙成帝后丁孝哀后傅孝哀后七族耳五侯則成帝之舅五人同日封侯

釋史彙編

卷之二百四

主

三十一

乃王譚平陽侯

王商成都侯

王立紅陽侯

王根曲陽侯

王逢

時高平侯

也七貴指金張為是

二十八將

後漢二十八將名次不可曉第一人鄧禹顯者第二人馬成無聞第三人吳漢顯者第四人王梁無聞第五人賈復顯者第六人陳俊無聞第七人耿弇顯者第八人杜茂無聞首尾皆然立功次序不應相間祿如此薛伯宣常川云舊本漢書作兩重排列謂上一重鄧禹居首次吳漢次賈復次耿弇下重馬成次王梁次陳俊次杜茂後人重刊遂錯誤

此極有理范曄論云其外又有王常李通竇融卓茂合三十二人今本乃以王常滅官李通馬武竇融卓茂為序則將上下重誤合而為一明矣

二人同事

傳記載洛陽令大雪行至袁安門無路入謂安已死令人除雪入戶見安僵卧於牀又先賢行狀載胡定字元安時雪滿其室縣令遣掾排雪問定定已絕殺妻子皆僵二事甚相類皆雪中高卧皆縣令來撫問元安袁安字音相協安得不認為一事邪又如沈瘦事前有約後有昭畧里塵之潘前有黨

釋史彙編

卷之二百四

古

三十一

後有岳書紅紫之鄭前有度後有谷致永解之王前有祥後有延又若看竹事人知有王猷而不知有袁粲啖炙事人知有顧榮而不知有何遜同事互見殆不可悉數

御屏隔座

今人用御屏隔座之事以吳尚書令汜亮與子中書令騰朝會以御屏隔坐然隔坐不始于亮後漢鄭弘為太尉舉第五倫為司空位次在下每朝見弘曲躬自早上遂聽置雲母屏分隔其坐由此為故事是隔坐發端於門生座主也

虎石蛇盃

大率奇事易失實虎石蛇盃意義略同皆有二出
書李廣出獵見虎射之沒矢視之石也射不入
韓詩外傳能渠子夜見虎射之沒金飲羽下視知
石復射矢躍無跡晉書樂廣飲客酒盃中有蛇既
而疾廣意屬壁角影復置酒客頓愈風俗通應
請杜宣酒盃中如蛇宣得疾後於故處設酒蛇乃
弩影耳意遂解二事於人名俱不合未知孰是

輿地圖名

世言輿地圖始於漢光武按輿地圖而不知前漢

神史彙編

卷之十四

五

南王安傳已有按輿地圖予謂大易云坤為輿
則地以輿名無易於此亦猶天形如倚蓋張衡
蓋天圖云

坐針氈

世人以人情不堪處如坐針氈不知出晉武帝太子
舍人杜錫亮直忠烈太子惡之置針於錫坐氈中
刺之流血遂有此言

千里萼菜

晉書載陸機造王武子武子置羊酪指示陸曰卿吳
中何以敵此陸曰千里萼菜末下鹽鼓或者謂

里末下皆地名萼菜所出之地而世說載此

曰千里萼菜但未下鹽鼓耳觀此似非地名東坡

詩曰每令萼菜羹但未下鹽鼓又曰未甯將鹽下

萼菜坡意正協世說然杜子美詩曰我思岷下芋

君思千里萼張鉅詩亦曰一出修道門重嘗末下

萼觀二公所云是又似千里末下為地名矣前萼

諸公之見不同如此僕常見湖人陳和之言千里

地名在建康境上其地所產萼菜甚佳計末下亦

是地名細素襍記漁隱蔡語皆引世說之言以為

末下當云末下而漁隱謂千里湖名且引西陽襍

神史彙編

卷之十四

末

酒食品亦有千里之萼僕謂末下少見出處千

里萼言者甚多如南北史載沈文季謂崔祖思曰

千里萼菜非關曹衛梁太子啟曰吳愧千里之萼

蜀慚七菜之賦具均後曰千里萼菜萬丈名膾千

里之萼其見稱如此

啖執炙者

顧驃騎榮以炙啖執炙者卒賴以保身人知之然南
史陰鏗傳載鏗一事甚相類鏗與賓友飲見行錫
者回酒授之衆皆笑鏗曰吾儕終日酣酒而執
者不知其味非人情也及侯景之亂鏗嘗為賊

或收之得免鏗問乃前所行觴者也鏗在元公後
豈用其故智耶抑延壽之誤耶

銜甲吐卷

洪适曰隋書多四六句如曰銜甲示於姬壇吐卷徵
于孔室不知何謂詩疏言文王受命云季秋之月
甲子赤雀銜丹書入豐止於昌戶再拜稽首受又
拾遺記云孔子生之先有麟吐玉書于闕里人家
云水精之子系衰周而素王徵在以繡紱系麟角
豈謂是邪 余按此當是銜丹非銜甲也嘗讀論
衡引中侯所說龍馬銜甲赤文綠色甲似龜背
神史集編 卷之十四 七 三十五
廣九尺上有列宿斗正之度帝王錄紀興亡之
數銜甲二字當出于此然吐卷二字亦牽強不如
銜丹吐玉為佳

見蝎聞鐘

梅和勝執禮宣和初為給事中與時相王黼論事不
合改禮部侍郎遂黜守斬復落職責守滁王黼罷
相復職知鎮江靖康初以翰林學士召其謝表曰
喜照壁間而見蝎乍離楓下而聞鐘蓋照壁喜見
蝎此韓退之詩楓下聞鐘則劉夢得自武陵召赴
京師詩曰雲雨湘江起卧龍武陵樵客躡仙蹤十

年楚水楓林下今日乍聞長樂鐘蓋用夢得詩也
和勝浦江人未冠時家貧而親老無以為養大雪
中以詩謁邑宰云有令可于難閉戶無人堪訪嬾
移舟邑令延之令訓其子孫方應舉未捷有詩自
遣云天之未喪斯文也吾亦何為不豫哉後蔡巖
榜登科終戶部尚書死於靖康之難 庚漢詩話

微箕

史記世家箕子朝周過故殷墟感宮室毀壞生禾黍
箕子傷之欲哭則不可欲泣為其近婦人乃作麥
秀之詩以歌之詩曰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彼狡

神史集編 卷之十四 七 三十六

不與我好兮尚書大傳則曰微子朝周殷故
墟見麥秀之薪薪兮禾黍之蠅蠅也曰此故父
之國乃為麥秀之歌曰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彼
狡童兮不我好仇二書所載之歌只差末句一字
惟書傳序與薪薪蠅蠅字不同宋玉笛賦枝乘七
發皆作麥秀薪兮注麥芒也字之稍異不為要切
但史記以為箕子而書傳以為微子未知孰是

農候

呂氏春秋五時見生而樹生見死而穫死升庵曰言
農候也望杏畝耕瞻蒲勸穡見生樹生也靡

而麥秋至草木黃落禾乃登見禾穫也

蚌脯

春秋後語蘇代爲燕說趙王曰今者自來過小水見蚌方暴而鷸啄其肉蚌合而挾其喙曰今日不雨鷸不可見蚌蚌亦謂鷸曰今日不出明日不出必有死鷸以雨叶脯妙出自然按春秋後語鷸實所著賈在漢初頗有文藻自新語外有春秋後語南中紀行又著感春賦盛引典故今雖不傳而文心雕龍載其目實爲上林子虛之先鞭又能食蚌牛勃以成復漢之策可謂通儒比之叔孫通

釋史彙編

卷之四百

九

三百七

不笑壤耶延篤答高義方今茲以五經爲簞簞書傳爲籩俎未假蚌脯也

都鄙

都何以訓美都者鄙之對也左傳曰都鄙有章淮南子云始乎都者常卒乎鄙蓋天子所居輦轂之下聲名文物之所聚故其士女雍容閑雅之態生今諺云京樣卽古之所謂都相如傳車從甚都是也遺氓所居最爾之邑狐狸豺狼之所噪故其間吝嗇村陋之狀出今諺云野樣卽古之所謂鄙子云衆人皆有以而我獨頑以鄙是也

出升

五羊食牛

萬章問百里奚五羊之皮食牛以干秦穆公孟子亦既據理辯之矣今讀史記晉獻公既虜百里奚以爲秦繆公夫人媵於秦百里奚亡秦走宛楚鄙人執之繆公聞奚賢欲重贖之恐楚人不與乃使人謂楚曰吾媵臣百里奚在馬前以五段羊皮贖之楚人遂許與之又百里奚薦蹇叔於繆公曰周王子頹好牛臣以養牛干之及頹欲用臣蹇叔止臣臣去得不誅據此則殺五羊皮乃秦設計以贖奚非自鬻也食牛干用乃初年干子頹非干繆公也

釋史彙編

卷之四百

子

三百七

換鷺換竹

王逸少寫經換鷺傳給事龍鷺換竹皆山陰勝事然換鷺人能道之換竹鮮有知者

陶淵明詩

自宋義熙以後皆題甲子此說始於五臣注文選云尔后世因仍其說治平有虎丘僧甲子者編淵明集獨辯其不然其說曰淵明之詩題甲子者始庚子迄丙辰凡十七年間九首皆晉安帝時所作及恭帝元熙二年庚申歲宋始受禪自庚子至庚申蓋二十年豈有宋未受禪前二十年耻

事二姓而題甲子之理哉

鐘鳴漏盡

今言人之衰老者則曰鐘鳴漏盡隋柳或傳伏見詔曰以上柱國和千子為杞州刺史其人年垂八十鐘鳴漏盡若令刺舉所損殊大人皆以此言始於或非也田豫為并州刺史遷衛尉年老求遜位司馬宣王以為豫猶壯書諭未聽豫答書曰年過七十而以居位譬猶鐘鳴漏盡而夜行不休是罪人也當以此為始豫書見魏書本傳

柴桑令

神史集編 卷之百四 主 柴桑翁為淵明不知劉遺民曾作柴桑令也樂天宿西林寺有詩云木落天晴山翠開愛山騎馬入山來心知不及柴桑令一宿西林便却迴注柴桑令劉遺民也

靖節

靖節先生以義熙元年秋為彭澤令冬遂解綬去後十六年晉禪宋又七年卒晉史謂名潛字元亮南史謂名潛字淵明今按先生義熙中作孟嘉傳祭程氏妹文俱稱淵明元嘉中對檀道濟乃稱潛是與年譜所載在晉名淵明在宋改名潛

元亮則未嘗易者為相合矣元鄧善之題其像曰詩中甲子春秋筆籬下黃花雨露枝便向斜川頻載酒風光不似義熙時貢泰甫題云竹杖芒鞋白鹿裘山中甲子幾春秋呼童點檢門前柳莫放飛花過石頭二詩皆能道靖節心事其自作詩曰撫已有深懷履運增慨然是可以想見也

花敬定

鮑彪譜論杜詩戲作花卿歌云花卿舊注名敬定新舊史無其人予按舊史崔光遠傳光遠為成都尹及段子璋反東川節度使李奐敗走投光遠牙將敬定討平之將士肆剽劫婦女有金銀臂釧皆斷腕以取之光遠不能禁肅宗按其罪高適傳花敬定者恃勇誅子璋大掠東蜀天子怒光遠不戢軍乃罷之以適代光遠成都尹惟新史不見花敬定名字鮑彪不讀舊史故耳

唐詩歲時

唐詩春樓不閉歲時鎖又望見歲時舉翠華歲時旗名國簿中有之孫氏瑞應圖云歲時瑞草王者禮備至則生今字書例解為草木之狀未得其

渾脫

唐朱務光諫疏云比見坊邑相率爲渾脫隊駿馬胡服名曰蘇莫遮渾脫隊卽所謂公孫大娘渾脫舞也蘇莫遮胡帽今曲名有之

登聞鼓

文昌雜錄登聞鼓院未知起於何代因讀唐會要顯德五年有抱屈人齋鼓於朝堂訴冤遂令東西都各置登聞鼓自此始予按世說晉元帝時張閭私作都門蚤開晚開群小患之詣州府訴不得理搥登聞鼓又晉范堅傳邵廣二子搥登聞鼓乞恩又魏刑罰志世祖關左懸登聞鼓有寃冤則搥鼓公卿史彙編卷之二十四

車上奏其表又隋刑法志高祖詔四方詞訟有枉屈縣不理者令以次經郡及州仍不理乃詣關申訴有所未愜聽搥登聞鼓其來已久非始於唐也呂不韋春秋堯置欲諫之鼓鬻子禹治天下門懸鐘鼓鐸磬而置輶爲銘於篋篋曰教寡人之獄訟者揮輶二事當爲登聞鼓之始

銀花

蘇味道詩火樹銀花合人謂銀花卽火樹中花光明如銀故曰銀花殊不知銀花亦自有本昔薛瓊至孝父病嘗其洩而家甚貧嘗出求薪遇老父以一

物與之曰此銀實也用四壁土種之銅盆中置卧牀下當得銀足贍汝家瓊歸如言種之旬日發苗又旬日生花花有銀色若細螺及結實皆銀也

玉樓玉環夜光胸臆

唐睿宗所御琵琶名曰玉環又楊貴妃小名曰玉環李賀作白玉樓記道家以兩肩爲玉樓故坡詩云凍合玉樓寒起粟又列仙傳以王母所居有玉樓十二螢火一名夜光淮南子以月名夜光輟研錄載薄木片染硫黃起火者爲夜光奴鄒陽傳又有夜光之璧胸臆諸書皆以爲蟲名卽蚯蚓也

和靖能棋

騷人墨客多能手談而林和靖乃曰平生所不能者擔糞與着棋耳鄙賤之如此愚意着棋雖無益不當賤惡若是後見本集內題詩壁有云坐讀棋牕下眠看酒恰中則是某慵下者因坐讀耳非不能也又春暮寄懷曹南通詩云跌宕情懷每事同年曹杜醉春風彈弓圍圍陰森下棋子廳堂寂靜中是着棋一事亦與之同通翁乃擔糞者耶

惡酒

益陵謂中酒曰酒惡則知李後主詩云酒惡時拈花

蕊嗅用鄉人語也

吳越改元

寶正六年歲在辛卯見封落星石制書辛卯乃後唐
明宗長興二年寶大元年羅隱修新城縣記云癸
未歲癸未乃後唐莊宗同光元年臨安以此知吳
越雖云稟中原正朔既後唐長興同光年號與其
寶大寶正同歲而名不同知吳越自嘗改元審矣

束帛

陳鎮襄陽遇赦致仕高年各賜束帛時胡旦嘗廢
釋史彙編卷之百四
王 三百四十六

在郡夏依赦送縑十匹胡笑曰傳語舍人何寡聞
如此奉還五匹請檢韓詩外傳及服虔諸書所解
束帛箋寶貴于丘園之義少驗之果見三代束帛
束脩之制若束脩得十挺卽脯一束也束帛則卷
于二端五匹以表王者有屈折于隱淪之道

翠色黃紅

陸放翁嘗問余曰比在成都見綵帛鋪榜曰翠色黃
紅殊不曉所謂紅而曰翠何也余曰稽康琴賦曰
新衣翠粲纓微流芳班婕妤自傷賦曰粉翠粲兮
執素聲翠粲取其鮮明也東坡牡丹詩一朵妖

翠欲流盖用鄉語放翁擊節大喜

白打

予在蜀見東坡先生手書一幅曰黃幡綽告明皇求
作白打使此官亦快人意哉東坡語似以白打爲
搏擊之意然王建宮詞云寒食內人長白打庫中
先與撒金錢則白打似是博戲耳不知公意果如
其言否

身訓我

東坡詩云公是主人身是客舉觴登望得無愁用樂
天心是主人身是客又身字是本諸身尤言我也

釋史彙編卷之百四

王

如張飛自言身是張翼德可共來決死及宋彭城
王義真自關中近歸謂寵曰身在此可勿自頭
南使家公望絕謝淪云身家太傳若此類甚多
以身爲我也韓子蒼詩云身因老病投炎瘴最憶
冰盤貯蔗漿亦用身字

黃金臺

秦觀少游一日寫李太白古風詩三十四首於所居
壺隱壁間予因問燕昭延郭隗遂築黃金臺之詩
史但言築宮而師事不聞黃金臺之名李太白不
知何據少游曰上谷尚經言昭王築臺置千金下

其上遂因以爲名閱之信然

竹林

少陵七歌云嗚呼四歌兮歌四奏竹林爲我啼清晝
後注詩者更作林猿崇寧間有客自同州籠一禽
大如雀色正青善鳴問其名曰竹林鳥也

岳忠武

宋贈鄂王岳飛謚忠武文曰李將軍口不出辭聞者
流涕蘭相如身雖已死凜然猶生又曰易名之典
雖行議禮之言未一始爲忠愍之號旋更武穆之
稱獲觀中興之舊章灼知皇祖之本意爰取危身

神史彙編

卷之百四

五

三百廿

奉上之實仍采戡定禍亂之文合此兩言節其一
惠昔孔明之志興漢室子儀之光復唐都雖計効
以或殊在秉心而弗異垂之典冊何嫌今古之同
辭賴及子孫將與山河而並久然今天下岳祠皆
稱武穆此未定之謚當稱忠武爲宜

紫濛

宋人送中國使臣使契丹詩以青瑣對紫濛多不知
其出處按晉書慕容氏自云有熊氏之裔邑于紫
濛之野蓋以慕容比遼是時宋遼方結好故雖送
別紀行之詩畧不涉譏刺之言此用紫濛字亦隱

而妙方虛谷注云紫濛虜中館名妄猜之言爾

屠蘇

蕭子雲雪賦曰韜采恩之飛棟沒屠蘇之高影始飄
舞於圓池終停華於方井杜工部冷淘詩曰願憑
金腰裏更置錦屠蘇屠蘇庵也廣雅云屠蘇平屋
也通俗文曰屋平曰屠蘇魏畧云李勝爲河南太
守郡廳事前屠蘇壞唐孫思邈有屠蘇酒方蓋取
庵名以名酒後人遂以屠蘇爲名矣何遜詩郊
郭動二頃形體慙一蘇又大蘇曰屠蘇禮曰童
子幘無屋凡冠有屋者曰屠蘇晉志元康中商人

神史彙編

卷之百四

五

三百廿

子

自相矛盾

今人謂言不相副曰自相矛盾然用之不差而問之
不知也按尸子云楚人有鬻矛與盾者譽之曰吾
盾之堅莫能陷也又譽其矛曰吾矛之利於物無
不陷也或曰以子之矛陷子之盾何如其人弗能
應也今之稱自相矛盾本此

五寶

五寶在唐則左拾遺寶叔向子國子祭酒常司

容經略群婺州刺史庠武昌節度使筆在
諫議大夫竇禹鈞子端明學士儀禮部侍郎
居郎侃參知政事併補闕信今但知燕山事耳

燕脂

燕脂今注或書作烟支又作燕支然各有所據中華
古今注燕脂蓋起於紂以紅藍花汁凝作之以燕
所生故曰燕脂蘇氏演義曰燕支葉似薊花似蒲
出西方土人以染名爲燕支中國亦謂爲紅藍以
染粉爲婦人色謂燕支粉北戶錄載習鑿齒書云
此有紅藍北人采取其花作燕支婦人收作顏色
神史彙編 卷之二十四 五 三

口脂

莊子美臘日詩口脂面藥隨恩澤翠管銀罌下九霄
唐制臘日宣賜脂藥李嶠有賜口脂表云青牛帳
裏未輟爐香朱鳥窗前新調鉛粉採之以辛夷甲
煎然之以桂火蘭蘇令狐楚表云雲散凝紅紫之
名香膏蘊蘭桂之氣合自金鼎貯于雕奩劉禹錫
有代謝賜表云宣奉聖旨賜臣臘日口脂面脂紫
雪紅雪雕奩既開珍藥斯見膏凝雪瑩合液騰
可補杜詩註之遺

眉施青黛

蔡邕曰粉白黛黑施芳澤長袂拂面善留客後漢書
明德馬后眉不施黛獨在眉角小闕補之如粟米
起居注曰河西王沮渠蒙遜獻青雀騰黛百斤說
文曰騰画眉也釋文曰黛代也滅去眉毛以此代
其處也通俗文曰染青石謂之點黛武元衡詩艷
歌愁翠黛寶瑟思清商張渭詩殘粧添石黛艷舞
落金鈿用石黛二字正用通俗文也

橘黃之需

李伯珍回醫生書云遣白金三十兩奉納以備橘黃
神史彙編 卷之二十四 三 三
之需始不知所謂及觀世說有枇杷黃醫者作橘
子黃醫者藏乃知時使然耳脞談叢錄不可不知

視肉

卮言云莊子云人而不學謂之視肉學而不行謂之
撮囊四字甚奇余讀山海經狄山有獸名視肉注
聚肉形如牛肝有兩目食之無盡尋復更生莊子
所謂視肉者蓋指此也言其徒有塊肉而無知也
撮囊似亦一物未詳然莊子亦無此文恐出別
如槐生五日而兔目十日而鼠耳亦云出莊
亦不見

屈曾

有士人嘗以非辜至訟庭守不直之士人憤懣大
稱屈守怒曰若為士乃敢爾為我屬對不能且得
罪因唱曰投水屈原真是屈士人應聲曰殺人曾
子又何曾守曰吾句有二屈字而汝句尾乃曾
字汝之不學明矣顧何所逃罪邪士人笑曰此乃
使君不學爾按屈姓流俗皆以曾字而屈到屈原
皆九勿切使君嘗研究否守慙釋遣之王林

撐犁

春秋曰子讀匈奴傳不識撐犁孤塗之事有胡
神史集編卷之百四 主 三百四十一

是執燭顧而問之曰撐犁天子也於是曠然發寤
是不識撐犁乃皇甫謐永叔代王狀元謝啟陸機
閱史尚靡識於撐犁枚舉屬文從自成於骹骸乃
謂陸機得非別有所據乎又沈元用敬讀撐犁而
靡識敢謂知書曰祈招而不知尚慙寡學野書

年號

年號始於漢武然三一經云中天皇以平初元年出
治中地皇以太始元年出治又道書有元景延和
赤明延康康泰龍漢開星無極等號而武帝內
又有清虛三統經序有中皇之類則年號非自

武始也然道家之書亦未可盡信

女丁夫壬

韓退之陸山火詩女丁夫壬傳世婚董彥遠曰玄
冥之子曰壬夫娶祝融之女曰丁芊俱學水仙是
為溫之神用修曰韓詩句奇董解又奇但不知
所出今星命家以丁壬為淫合其說亦古矣愚讀
韓詩一本作女丁婦壬傳世婚言女丁婦于壬為
壬婦也句法更奇

淮渠

先生草吳璘開淮渠獎諭云刻石立作三犀
神史集編卷之百四 主 三百五十二

牛重見離堆之利復陂誰云兩黃鵠詎聞鴻隙之
論蓋用杜詩石犀行翟方進開陂事俞文豹按子
美石犀行君不見秦時蜀太守刻石立作三犀牛
自古雖有厭勝法天生江水向東流蜀人矜夸一
千載泛溢不近張儀樓云漢書翟方進傳汝南
舊有鴻隙大陂郡以為饒成帝時關東數水陂溢
為害方進為相與御史大夫孔光共遺掾行視以
為決去陂水其地肥美省隄防費而無水憂遂奏
罷之及翟氏滅鄉里婦惡言方進請陂下良田下
得而奏罷陂云王莽時常苦旱郡中追怨方進

謠曰壞陂誰瞿子威飯我豆食羹芋魁反乎覆陂
當復誰云者兩黃鵠此事載在漢史而復陂兩字
清夜錄乃作渡波又按華陽國志太守李水作石
犀牛五頭以厭水怪今止言三犀牛夢弼曰豈據
所見乎鄺道元水經載後轉犀牛二頭在府中一
頭在市橋二頭沈之深淵水又自前堰上分穿羊
摩江淮口西於玉女房下自泚郵作三石人立水
中與江神要水渴不至足盛不沒肩迄今蒙福然
則于美所謂三犀牛者豈因二牛在府中耶抑因
石人而誤耶然犀牛以厭水怪而轉之府中



文史門

事考類下

三籟

莊子天籟地籟人籟杜詩陰寂生虛籟注云簫也按
釋文則三孔簫大者謂之笙小者謂之箛其中謂
之簫籟者乃管中之虛也中虛然後有聲所謂樂
出虛是也非直以爲簫也

桂玉

馮存中謂予游京師束薪如桂蒿果如玉故世以桂
玉之地爲京師按戰國策蘇秦曰楚國食貴於玉
薪貴於桂乃楚國故事

拜儀

拜亦多儀矣九拜者九稽首也九拜手也稽顙者頭
至地也荀子大略曰稽首至地曰稽顙平衡曰磬
折頭與腰平曰平衡也頓首者頭叩地也太甲拜
手稽首者蓋頭至地而留之久也法帖有晉元帝
與王導帖皆稱頓首蓋尊師傅如此非伏地而拜
也故曰古者君臣相答拜非也俱稽首也空手

者頭至手所謂拜手也雅拜者唐人先下一膝謂之雅拜也奇拜者一拜也褒拜者再拜也凶拜者拜而後稽顙也吉拜者振動戰慄之拜也古人之拜兩膝俱下地如今道士之拜也或曰有父母者拜其子姑舅答拜其婦者蓋古人皆席地而坐只拜手而受其拜亦非伏地也惟婦人之拜自則天欲自尊更而為跪樂府曰長跪問故夫又曰伸腰拜手跪如今樂舞遍數有似之也男子亦有跪秦王問范睢君前臣跪父前子跪是也凡膝地而跪惟夷狄之拜曰膜拜髡縵之拜仰兩掌以受額者是也夫尊君之禮不過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今折簡平交必曰惶恐百拜曰惶懼端拜何也

夾拜

司馬君實說夾拜今陝西府村野婦人皆如此男子一拜婦人兩拜城外則不然

婦人跪拜

太祖嘗問趙中令禮儀何以男子跪拜而婦人不跪拜耶趙不能對徧詢禮官皆無知者王貽孫乃沂公溥之子也為言古詩長跪問故夫即嬪人亦跪也唐天后朝婦女始拜而不跪趙問所出因以

和中幽州司馬張建章渤海國記所載為証且云天聖初明肅太后垂簾欲被袞冕親祠南郊大臣爭莫能阻薛簡肅公問即服袞冕陛下當為男子拜乎議遂格禮九拜雖男子亦不跪貽孫之言蓋陋矣簡肅亦適幸其言偶中耳汪聖錫端明作燕語正誤又云漢書周昌傳呂后見昌為跪謝周宣帝詔命婦皆執笏其拜宗廟及天臺皆倂伏則其時婦人已不跪矣明肅乃謁太廟非郊祀也九拜有稽首有頓首非皆不跪也蓋拜之輕者爾張建章所著武后時婦拜始不跪豈至此始並與廟朝

拜史彙編 卷之百五

三

五

跪禮而去之乃記之不詳耶戰國策蘇秦過洛其嫂蛇行匍匐四拜自跪而謝隋志皇帝冊后后先拜後起則唐以前婦拜皆跪伏也古人拜跪舉身直長跪若拜時亦只俯手長揖便是肅拜古禮注云肅俯手也蓋婦人首飾盛多如副笄六珈之類自難以俯伏地上大祝九拜肅拜但俯下手崔林玉露別記朱文公之說云古者男子拜兩膝齊屈如今之道拜是也杜子春注席禮奇拜以為一膝如今之雅拜也古者婦女以肅拜為正謂兩膝齊跪手至地而頭不下也拜手亦然南北朝

樂府詩說婦人曰伸腰再拜跪問客今安否伸腰亦是頭不下也周宣帝令命婦相見皆跪如男子之儀不知婦人膝不跪地而變為今之拜者起於何時程泰之以為始於武后不知是否而項氏家說則云鄭氏注周禮肅拜云婦人擗按古之拜如今之揖折腰而已介冑之士不拜故以肅為禮以其不可以折腰也然則儀式特斂手曲身微作鞠躬勢爾鄭氏之所謂擗蓋如此正今時婦人揖也周天元時令婦人拜天臺作男子拜則雖虜俗婦人亦不作男子拜也况古者男子之拜但如今之揖則婦人之拜安得以如今之倨伏大凡今之男子以古之拜為揖故其拜也加以跪伏為稽顙之容也今之婦人亦以古婦人之拜為揖故其拜也加以以拳曲作虛坐之勢視古已加不得謂之減矣禮所謂女拜尚右手者特言斂手尚右如孔子拱而尚右之尚非若今用手按膝作跪也男子尚左亦然古跪自是一禮與拜與伏皆不相干此論尤詳于諸書疑跪拜之制後周始變古唐初或因之武后乃復其舊然王建宮詞云射生宮女備紅妝請得新弓各自張臨上馬時齊賜酒男兒

跪拜謝君王殿前鋪設兩邊休寒食官人步打鼓一半走來爭跪接明光宮裡謝回頭王建太和中為陝州司馬豈武后以後婦拜猶跪禮特令宮掖耶復齋漫錄謂後周制令官人廷拜為男子之拜引建前一詩証之唐宮詞無預後周故實也

米麴

廣州南尚米麴合生熟粉為之白薄而脆按梁劉孝威謝官賜交州米麴四百屈詳其言屈豈今之數

乎且前朝短書雜說即有呼食為頭梁饒元帝謝

又謝功德重果食一頭以魚為餌梁饒元帝謝

蠶為薄為夾溫貢若二百律薄筆為雙為床為枝

按興州西神祠祈禱者筆一雙梁簡文帝置墨為

蠶為量為丸為枚陸雲與兄書送墨二螺梁律判

曰尚書令僕承即月賜喻帝為幅為幡為枚湘東

康大墨一枚小墨一枚

荆武帝萬幅簡文帝集繹敬謹奉紅

丈度曰取薄布特送四色帑三萬枚布為鼓梁祖

衣為藏葛衫二藏架裝為綠梁文帝云紫餉為頭

簡文帝書言安吉麝為子蠟為麴如子蠟

四年檳榔為口胡桃為子陸鍾謝安成子胡桃

其事不可備論

稱婦曰媽

北地馬群每一牡將十餘牝而行牝皆隨牡而不入他群易之坤卦云利牝馬之貞蓋謂此也今人稱娘為媽媽亦是此意螳亦不入他群故呼為媽螳一名玄駒蟲陰物其足六此亦坎水之數也行必北首驗之果然

流沙澁河

唐六典述五行有祿命駟馬澁河之口人多不曉澁河之義予在鄭延見安南行營諸將閱兵馬籍有過范河損失問其何謂范河乃越人謂淖沙為

神史典編

卷之百五

木

澁河北人謂之活沙人馬履之百步之外皆動搖宛然如人行幕上其下足處雖甚堅若遇其一陷則人馬駢車應時皆沒至有數百人平陷無子遺者或謂此即流沙也又謂沙隨風流謂之流沙澁字書亦作澁蒲監反按古文澁深泥也術書有澁河者蓋謂陷運如今之空亡也

桃李

世稱薦用人士謂之桃李皆本唐人謂狄梁公天下桃李皆在公門之說此說恐非首創云者唐詩門桃李屬春官豈即用當時事耶或又本漢

傳贊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之說然旨意殊不類春

觀劉向說苑陽虎得罪於衛北見簡子曰自今以來不復樹人矣云云簡子曰唯賢者為能報恩不肖者不能夫樹桃李者夏得其休息秋得其實焉樹蒺藜者夏不得休息秋得其刺焉今子之所樹者蒺藜也非桃李也有今以來擇人而樹之母已樹而擇之乃知此其事祖也唐人嘲裴度詩破却千家作一池不栽桃李種薔薇薔薇花落秋風起刺棘滿庭君始知正用此事

陶旋

神史典編

卷之百五

七

陶有詩云旋大瓶甕小所任各有宜攷工記搏埴之工陶旋注云旋方往反讀如放搏埴工也以此考之則旋者乃土人非器也而退之乃言旋大甕小者何也攷工記旋人為甕實一甕崇尺厚半寸脣寸豆實三而成甕注云甕受斗二升豆實四升故云豆實三而成甕然則旋人所作器大者不過能容斗二升小者不過容四升耳考工記前作陶人後作旋旋當以前為正

金虎

金虎二字所用不同張平子東京賦云始於宮隣卒

于金虎五臣注云幽厲用小人與君子爲隣堅若金石惡若虎狼卒以此亡何敬祖詩云望舒離金虎五臣注云望舒月御也西方金也西方七宿畢昂之屬俱白虎也河圖云金虎喻君也陸士衡詩云大辰匿曜金虎習質甘石星經云昂西方白虎之宿太白金之精太白昂金虎相薄主有兵亂

盜鍾說

諺有掩耳偷鈴鈴非鈴也鍾也亦有所本呂氏春秋范氏云有得其鍾者欲負而走則鍾大不可負以椎毀之鍾鏗然有音恐人聞而奪之遽然掩其耳今人恐聞其過亦猶此也任昉勸進牋云惑甚盜鍾功疑不賞

卜教

后世問於神者器名孟琰者以兩蚌壳投空擲地觀其俯仰以斷休咎後人不專用蚌壳或竹或木削如蚌壳形而中分爲二有俯有仰故亦名孟琰孟者言其中空可以受感狀如孟也琰者本合爲教言神所告現于此之俯仰也後人見其質之爲木也則書以爲校字義山雜纂云端神擲校是也校亦音琰今野廟之荒涼無資者止破厚竹根爲

俗呼竹琰是也至唐韻校部所收則爲琰其說

曰琰者環也以玉爲之說文玉篇皆無琰字按許氏說文作於後漢顧野王玉篇作於梁世孫勔如字則在上元間而廣韻之成則在天寶然則自漢至梁皆未有此琰字知必出於後世意撰也至其謂以玉爲之決非真玉玉雖堅不可颺擲野廟之巫未必力能用玉也當是擇蚌壳瑩白者爲之而人因附玉以爲名凡今珠璣瑋瑋字須從玉其實蚌屬也未惟琰環既無明據又無理致皆所未安予故獨取宗擅之說荆楚歲時記曰秋社擬告於神以占來歲豐歉乃讀爲教猶言神所告于颺擲見之也

可兒

世說載桓溫行經王大將軍墓望之曰可兒可兒蓋謂可人爲可兒也故晉書及孫綽與庾亮箋皆爲可人又陶淵明不欲束帶見鄉里小兒亦是爲小兒耳

察子

近世官司以探事者謂之察子按唐高駢在淮南以呂用之爲巡察使用之募險猾者百餘人縱橫四

巷間謂之察子此其始也

紅葉題詩

唐小說記紅葉事凡四一本事詩顧況在洛乘間與一二詩友游苑中流水上得大梧葉題詩曰入深宮裏年年不見春聊題一片葉寄與有情人况明日于上流亦題云愁見鶯啼柳絮飛上陽宮女斷腸時君恩不禁東流水葉上題詩寄與誰後十餘日有客來苑中又於葉上得詩以示况曰一葉題詩出禁城誰人酌和獨含情自嗟不及波中葉蕩漾乘春取次行又明皇代以楊妃號國寵盛

神史彙編

卷之二百五

十

娥皆衰悴不願備掖庭嘗書落葉隨御溝水流出云舊寵悲秋扇新恩寄早春聊題一片葉將寄接流入顧况聞而和之既達聖聰遣出禁內人不少或有五使之號况所和即前四句也其二雲溪友議載盧渥舍人應舉之歲偶臨御溝見紅葉上有詩云流水何太急深宮盡日間殷勤謝紅葉好去到人間其三北夢瑣言進士李茵嘗游苑中見紅葉自御溝流出上題詩與盧詩同其四玉溪編事侯繼圖秋日於大慈寺倚闌樓上忽見木葉飄墜上有詩曰拭翠欽愁蛾為鬢心中事搨筆下庭除

書成相思字此字不書石此字不書帛書向秋

上願逐秋風起天下有情人能解相思死予意前三則本只一事而傳者記者各異耳劉釜青瑣中有流紅記最為鄙妄蓋竊取前說而易其人爲于祐云本朝詞人罕用此事惟周清真樂府兩用之玩花游云信流去想一葉怨題今到何處又六醜詠落花云飄落處莫隨潮汐恐斷紅上有相思字見得脫胎換骨之妙極矣清真其名邦彥字美成徽宗時爲待制提舉大晟樂府

司馬法

神史彙編

卷之二百五

十一

周禮註引司馬法云昏鼓四通爲大鼙夜半三通爲晨戒旦明三通爲餐餉又引司馬法云鼓聲不過闐柝聲不過闐鐃聲不過闐漢書李廣傳引登車不式遭喪不服振旅撫師以征不服率三軍之心同戰士之力故怒形則千里悚威振則萬物伏是以名聲暴於夷貉威稜憐憐乎鄰國文選注引聖人不貴咫尺之玉而重寸陰之句史記注引血于髀鼓神戎器也說文引一舉足曰跬跬三尺兩舉足曰步步六尺又晨夜納鉞車今文皆無之非全書也

王子喬

史記封禪書注引裴秀冀州記云緱氏仙人庵者
有王喬健爲武陽人爲栢人令於此登仙非王子
喬也唐詩王子求仙月滿臺又云可憐緱嶺登仙
子猶自吹笙醉碧桃蓋世以王喬爲王子喬誤也

崔豹

韓子蒼書崔豹古今注後云崔豹漢魏間人也當于
戈擾攘之時能自見於翰墨雖小道亦足觀士生
無事時圓冠方履飽食嬉戲亦足愧矣予按劉孝
標世說注云晉百官名崔豹字正熊燕國人惠帝
時史彙編 卷之二十五 主 三十八

時官至太傅是則非漢末魏都間人蓋子蒼初不
得其詳以意度其爲是時人故不免於誤

牛耕

實子野聞人言趙過始爲牛耕前世皆人耕也然冉
耕何故字伯牛當知牛耕其來遠矣

婁羅

酉陽雜俎云俗言婁羅因天寶中進士有東西棚各
有聲勢稍僉者多會於酒樓食畢羅故有此語予
讀梁元帝風入松辭云城頭網雀樓羅人則知樓羅
之言起已多時又蘇鶚演義云樓羅幹事之稱也

俗云騾之大者曰樓羅聲相近非也又云婁敬什

羅亦非也蓋樓者境也羅者綰也言人善幹辦事
者謂之樓羅樓字從手傍爾雅云婁聚也此說近
之然南史顧歡傳云蹲夷之儀婁羅之辯又說苑
載朱貞白詩云太婁羅止用婁字五代史劉銖謂
李鄴曰君可謂倭儼兒矣乃加人焉

急如律令

符祝之類末句急急如律令者人皆以爲如飲酒之
律令速去不得遲也一說漢朝舉行下文書皆云
如律令言非律非令之文書行下當亦如律令故
符祝之類末句有如律令之言並非它也按律令
之令字宜平聲讀爲零

卜筮

非卜筮者必話桑道茂之門有一姬無知大開卜肆
自桑卜而回者必曰姬於桑門賣卜其神乎來覆
之桑言休則姬言咎桑言咎則姬言休顧後中否
桑姬各半或有折話者曰斯管公明門前姬也咸
誤矣按符子云齊有好卜者十而中五鄰人不好
卜常反之亦十中五與不卜等耳

長柳

柳占夢長柳義無解者按韻會云伏生尚書云度
西由柳谷柳諸色所聚日將沒其色赤兼有餘色
故謂日入之色爲柳然則所謂柳者蓋取義於日
入加之以長猶通夕長夜之云頃觀藝文志書名
有不可解者長柳其一也王伯厚雜海有藝文志
考証於此亦無解適得柳字訓因爲傳會之以成
一說亦未知是否或云長柳主夜神者佛藏經教
乘法疏引之山海經亦有之但柳作留

阿錫

稗史彙編

卷之一百五

齒

26.04.2014

東阿縣出佳繒故史記云秦昭王服太阿之劍
細布而不知其所以爲繒之故考之水經註有云
繒之衣也是知繒出於阿卽目繒爲阿正猶龜出
於蔡卽目龜爲蔡驢出於衛卽目驢爲衛紙出於
劍卽目紙爲劍也物固有以地爲氏者歟

諾皋

按姚寬西溪叢語曰段成式酉陽雜俎有諾皋記又有支諾皋意義難解春秋左氏傳襄公八年秋齊侯伐我北鄙中行戲子將伐齊夢與厲公訟

公以戈擊之首墜于前跪而戴之奉以走見梗陽之巫臯他日見於道與之言同巫曰令茲主必死若有事于東方則可以逞獻子許諾疑此事也晁伯宇談助曰靈竒祕要辟兵法正月上寅日禹步取寄生木三咒曰嚳臯敢告日月雷震令人不敢見我我爲天帝使者乃斷取五寸陰乾百日爲簪二七循環乃還著冠中人不見晁說非也已上皆藜語予以藜語未盡得之蓋段氏所載皆鬼神事雖獻子所夢有巫名臯而獻子諾臯是信臯所言之意亦似可証然葛洪抱朴子內篇載遁甲中經

外史彙編 卷之百五 五 三七十

曰往山林中去當以左手取青龍上草折半置蓬星下曆明堂入太陰中禹步而行三咒曰諾臯太陰將軍獨開曹孫王甲勿開外人使人見甲者以爲東新不見甲者以爲非人則折所持之草置地

上左手取土以傳鼻中右手持草自蔽左手着前禹步而行到六癸下閉氣而往鬼神不能見也是知諾臯乃太陰之名太陰者乃隱人之神晁氏不無所本二說皆可取今發明于此

李法

黃帝有李法顏師古曰李者法官之號總兵刑故云

碑史彙編

卷之五

五

三万七千

李法北史序傳李氏先爲堯之李官因爲氏後改曰理則李與理其義自通蓋人將有行必先治裝如鄭當時之言治行李亦通左傳曰行李之往來

畫字行棋

古人作字謂之字畫所謂画者蓋有用筆深意作字之法要筆直而字圓若作画則無有不圓勁如錐画沙者是也不知何時改作寫字寫訓傳則是傳模之謂全失秉筆之意矣又奕棋古亦謂之行棋宋文帝使人齋藥賜王景文歿與客奕棋以函置局下神色不變且思行棋爭劫蓋棋戰所以爲人神史彙編卷之百五

交午

羅雅問曰堯設誹謗之木何也荅曰今之華表木也以橫木交注頭狀若花也形似桔槔大路交衢悉施焉或謂之表木以表王者納諫也亦以表識衢路也秦乃除之漢始復修焉今西京謂之交

籍

牛亨問曰籍者何也荅曰籍者尺二竹牒記人之年名字物色縣之宮門按省相應乃得入也

不借軍持

陸放翁詩游山雙不借取水一軍持不借草鞋也言其價賤不須借也古今注漢文帝履不借以臨朝漢時已有此名矣軍持淨瓶也出佛經賈島送僧詩云我有軍持憑弟子岳陽江裏汲寒流

諸器獸名

鼯鼠其形似龜性好負重故用載石碑螭吻其形似獸性好望故立屋角上徒牢其形似龍而小性吼

神史彙編卷之百五

七

呌有神力故懸於鍾上憲章其形似獸有威性好因故立於獄門上饕餮性好水故立橋所蜥蜴形似獸鬼頭性好腥故用於刀柄上蟾蜍其形似龍性好風雨故用於殿脊上螭虎其形似龍性好文彩故立於碑文上狻猊其形似獅性好火烟故立於香爐蓋上椒圖其形似螺蚌性好開口故立於門上今畫在鼓上非也蚺其形似龍而小性好立險故立於護朽上鰐魚其形似龍好吞火故立屋脊上獸吻其形似獅子性好食陰邪故立門環上金吾其形似美人人首魚尾有節其性通靈

不睡故用巡警出山海經博物志

鹿角

今官府衙門列木於外謂之鹿角蓋鹿性警群居則環其角圓圍如陣以防人物之害軍中寨柵埋樹木外向亦名曰鹿角

軒較

然武正韻藥字韻中引荀子言孫叔敖軒較之下而以楚霸註修文德不勞甲兵遠征戍也孔疏云式上二尺一寸別備一木謂之較又車之闌板曰軒所謂軒較猶云輦轂軒較之下以楚伯如說坐于

釋史彙編

卷之百五

木

車中而致楚於伯也

艾語杜撰

五代廣成先生杜光廷多著神仙家書悉出誣罔如感遇傳之類故人謂妄言者為杜撰宋東坡居士蘇軾寓言可笑事為艾子雜說兩卷故世謂誣諸之談為艾語

措大

金元曲子多用措大按太平廣記成都多丐者逢人即希一文云失墜文書求官不遂人皆哀之後錢數千萬莫有知者成都人槩呼求事官人為措

措大又載唐蕭穎士晚行遇一婦人疑是野狐叱之奔至主人店所見婦人從門來其店叟曰何為衡夜曰被一害風措大呼兒作野狐合被唾殺則措大語自唐有矣

墓祭

吏部侍郎南昌張元禎為吾鄉府尹陳彥成撰思禮堂記發明墓祭之禮甚當人但未深考於書也其曰周禮不言墓祭者或制之未備殊不知周禮家人凡祭於墓為尸則墓祭之禮周公已立之矣又曰漢之時已有墓祭殊不思孔子葬泗上子貢廬

釋史彙編

卷之百五

九

魯二年魯世以歲時祠孔子塚則春秋以來有之矣元禮第七十八云昔者宗子去在他國庶子無廟孔子許望墓為壇如時祭禮則是孔子亦有墓祭之說矣

束脩二義

禮記論語中束脩脩脯也十脰為束禮物雖微足以為贄延薦曰吾自束脩以來為人臣不陷於不忠註云束帶脩飾李固奏記梁商曰王公束脩厲節晉荀羨擒賈堅責其不降堅曰吾束脩自立君何忽忽相謂降邪皆檢束脩飭之義與論語之意

同

右契左契

曲禮觀田地者執右契朱子曰古者取物之券也如發兵取物徵召人皆以右取之也老子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朱子曰契有左右左所以銜右言左契受之義也

消搖義

黃帝復解莊子消搖游名義云消者如陽動而水消雖耗而不竭其本搖者如舟行水外雖動而不傷其內游於世若是唯體道者能之

神史彙編 卷之百五

三

真冷

真冷遺命也出莊子山木篇桑雠曰舜之將死真冷禹曰汝戒之淺形莫若緣情莫若率注冷曉也謂以真道曉語禹也

警書

劉向別錄云警校書一人持本一人讀却若怨家故曰警書

墨墨

墨墨無目也新序晉平公閒居師曠侍坐平公曰子生無目甚矣子之墨墨也曠對曰國有五墨墨不

不危者未之有也臣之墨墨小墨墨耳何害於國家哉

掉磬

內則舅姑若使介婦毋敢適偶於冢婦不敢並行不敢並命不敢並坐注云不敢掉磬齊人以相絞許為掉磬崔云北海人以相激爭為掉磬掉徒爭反

科頭

俗謂不冠為科頭此二字出史記張儀傳註謂不着

堯入敵

堯來

神史彙編 卷之百五

主

而歸不得見今心傷悲舊註竭去也又按呂氏春秋膠鬲見武王于鮪水曰西伯竭去無欺我也武王曰不予欺將伐殷也膠鬲曰竭至武王曰將以甲子日至註竭何也若然則竭之為言盡也若以解楚辭則謂車既駕矣盡而歸乎以不得見而心傷悲也意尤婉至則今文所襲用竭來者亦謂盡來也非是發語之辭矣文選註劉向七言曰竭歸耕未自疎顏延年秋胡妻詩曰竭來空復歸皆謂盡來始通

望羊方馬

史記孔子世家謂孔子稱文王眼如望羊注引王肅曰望羊視也而不言其義按漢書注鄭玄謂羊畜之遠視者也以此言之孔子稱文王之明能遠也孫子曰方馬埋輪未足恃也方馬二字諸家之註皆欠明白按詩大明篇注傳曰天子造舟諸侯比舟大夫方舟士特舟爾雅注曰方舟並兩船特舟單船方馬之義當與方舟同蓋並縛其馬使不得動之義耳又方比並也止也出餘冬序錄

風聞

神史彙編 卷之百五

主 三百六

風聞二字出漢書尉佗曰風聞老夫父母墓已壞削賈逵國語注曰風聞采也采聽商旅之言故沈約彈王源曰風聞東海王源嫁女與富陽滿氏而魏任城王表以為法忌煩苛治貴清約御史之體風聞是司

併當

併當二字俗訓收拾然晉已有此言按世說長豫與丞相語嘗以謹密為端丞相還臺及行未嘗不送至車後為曹夫人併當箱篋長豫亡後丞相還臺發車後哭至臺門曹夫人作奩封而不忍開

鮮字之義

世多用烹鮮字此本老子治大邑如烹小鮮陸賈傳曰數擊鮮毋久溷汝為也注云擊殺鮮美劉放注引史記云數見不鮮謂言人之常情頻見則不美而本傳注云不鮮之義乃必令鮮美作食莫令見不鮮之語按馬宮三公之任鼎足承君不有鮮明風守無以居位如是則又與所援不同未知孰是尚書益稷篇暨益奏庶艱食鮮食注云鳥獸之肉為食也無逸篇惠鮮鰥寡言窮民垂首喪氣文王登與周給之使之有生意有生意即鮮也

神史彙編 卷之百五

主 三百六

客土

漢成帝詔營昌陵作治五年客土疏惡終不可成服虔注曰取他處土以培高為客土乃知客土二字其來甚古唐書方伎杜生傳亦有客土無氣之語

持時行夜

前漢鮑宣傳注持時行夜行夜如今持更是已持時如今報時是已漢官儀黃門持五夜甲夜乙夜丙夜丁夜戊夜亦如今五更

里區謁舍

王莽傳有里區謁舍之語補註謂不宿客之舍

宿客之舍爲謁舍

而如通用

漢書白頭如新傾蓋如故說苑作白頭而新傾蓋而故而如古字通用白頭而新雖至老而交猶新傾蓋而故謂一見而交已故也作而字鮮尤有意味

勝常

王廣津宮詞云新睡起來思舊夢見人忘却道勝常勝常猶今之婦人言萬福也前輩尺牘有云尊儻勝常者勝字當平聲讀

出九

釋史彙編 卷之一百五

語

山谷詩云肉食傾人如出九注引律諸博戲財物并停止出九和合者各令眾五日蓋博徒勝則入十其負則出償止以九云

泉春

蜀江雪浪來天際一派泉春寶釵碎蓋謂水確春寶釵乃糯米之名

精鑿醍醐

儒書以精鑿喻學精鑿皆言米也穀一石得米六斗爲糲一石得五斗爲粲得四斗爲鑿得三斗爲精精之字從米爲義從青爲聲古文作品象三米之

形尤見意義佛書以醍醐之教喻於佛性從乳出熱酥從熱酥出醍醐也

分疏

世俗謂自辯解曰分疏顏師古注表盎傳不以親爲解曰詳者若今言分疏又北齊書祖珽傳高元海奏珽不合作領軍并與廣寧王交結珽亦見帝令引入自分疏則北朝暨唐已有是言矣

骨路

市中有補治故鐵器者謂之骨路莫曉其義春秋正義曰說文云錮塞也鐵器穿穴者以鐵塞之使不漏也禁人使不得仕宦謂之禁錮其事亦似之

釋史彙編 卷之一百五

語

按骨路正是錮字反語

弓則

道書以一卷爲一局音周與軸通陶九成說郭用之佛書以一條爲一則洪景廬客齋隨筆史繩祖學齋佔俚用之佛典又云多羅樹葉書凡有二百四十縛縛古絹字亦借爲卷也

須臾

須臾瞬息頃刻皆不久之辭人所常言與釋氏一彈指一刹那頃之義同而釋氏分別甚詳按新婆沙

論云百二十刹那成一刹那六十刹那成一
臘縛二十臘縛成一半呼麥多三十年呼麥多成
一晝夜又毗曇論云一刹那者譯為一念一刹那
那譯為一瞬六十刹那為一息一息一呼一吸
也一息為一羅婆三十羅婆為一摩睺羅譯為一
須臾是三十息為一須臾也又僧祇律云二十念
為一瞬二十瞬名一彈指二十彈指名一羅預二
十羅預名一須臾是六十萬念八千瞬為一須臾
也一日一夜有三十須臾凡二十四萬瞬四百八
十萬念須臾猶斯須也頃刻者一刻之頃晝夜有
神史彙編 卷之百五 主

奔非淫奔

會而禮不備亦謂之遇嫁娶而禮不備亦謂之奔仲
春二月令會男女於是時也奔而不禁奔者謂不
備禮也若以淫奔例解之則大失先王之意矣

滑稽

滑稽多穀子曰滑稽轉注之器也若今人以一器物
底下穿孔注之不已亦若漏卮之類以類人言語
捷給應對不窮似滑稽轉注不已故呼辨捷之人
為滑稽

方頭

今人言不通時宜而無顧忌者曰方頭舊見輟耕錄
引陸魯望詩曰頭方不會王門事塵土空縑白紵
衣今讀陸魯望苦雨之詩又曰有頭強方心強直
撐柱瀾風不量力觀一詩之意方頭亦為好稱若
以為惡語是末世之曲論也

象耕鳥耘

耕者行端而徐起撥欲深獸之形魁者無出於象行
必端履必深法其端深故曰象耕耘者去莠舉手
務疾而畏晚鳥之啄食務疾而畏奪法其疾畏故

曰鳥耘

考妣

父母死曰考妣其義云何考者成也言其德行之成
妣者婉助於考也

貧窮

或問貧窮字義曰荀卿書有言矣仁義之於人也譬
之若貨財果米之於家也多有之者富少有之
貧至無有者窮貧猶勝於窮也

酒名

醉酒母也醴一宿成也醪渾汁酒也酎三薰酒也

薄酒也醕旨酒也曰醖曰醕白酒也曰釀曰醕造酒也買之曰沽當肆曰壚釀之再亦曰醕漉酒曰釀酒之清曰醕厚曰醕相飲曰配相強曰浮飲盡曰醕使酒曰醕甚亂曰營飲而面赤曰酡病酒曰醒主人進酒於客曰酬客酌主人曰酢獨酌不酬曰釀出錢共飲曰釀賜民共飲曰醕不醉而怒曰

異婢

烏鰂

宋選寄試鶯詩有云誓成烏鰂墨人似楚山雲人多不辨烏鰂義南越志云烏鰂懷墨江東人取為書

釋史彙編

卷之百五

夫

百八十五

以給人物逾年墨消空紙耳今亦名烏賊魚

四山為嶧

初至嶧縣問嶧字之意一庠生云四山為嶧如四馬四矢之義問其所出云聞之前輩所出不知之縣誌韻書皆不具此說偶閱蘇州志齊張刻今至嶧亭生子因名嶧字四山以此命字出也特讀書未到古人耳

釋史彙編卷之一百五

釋史彙編卷之一百六

海右閒民王圻纂集

文史門

釋義類

廣詰

淵懿遂贖深也封巨莫莽艾祁大也頒賦鋪敷布也蓋戴壽蒙冒覆也鍾崇府積聚樸叢也閱搜領具也攻為相宰營匠治也繡被禮屑潔也勿蔑微曼末沒無也隆巢岸峻高也逼局鄰傳戚近也邵媚旨美也賢衷繁優饒夥多也幾察模臬法也爰

釋史彙編

卷之百六

十

三百六

變質交更易也造奏詣進也索探鉤掠採略也開徹接通達也固歷彌衍舊尚久也彌愈滋強盛也赫敷爽曉昕著讚曙明也皆附襲就因也封畛際限疆路界也承第班列次也戶校格扃止也幽暗闇昧冥也最目質要也瀘窮充竟也而乃爾若汝也控轡挽引也承讚涼助佐也尋由以用也要捷集載成也肆趕捷疾也造之如適也掇督撫拾也肆子燼餘也柘斥啓闢開也杜實充塞初滿也率勵勸也勤勉也經省過也闕缺開隙也迭遞交更也替刻沒滅也玄黔黠黠黑也縞皓素白也

也淫溢沉沒也載功物事也

廣義

交校報也舒布展也揚焉舉也索略求也奚害何也里度居也周決匝也亥該備也列陳也輔輶輿也廢措置也駕乘凌也收戢歛也禁錄也掌司主也編贊屬也麗著思也載略行也沓襲合也抵享富也庚徹道也修舒長也校戢交也謁復白也勅質正也商蔑末也延衍散也末沒終也化辨別也難察薄也復旋還也祖翼送也姓命孖子也諸籲

釋史彙編

卷之百六

三

三百五十五

和也也覺也憾猜恨也艾盡止也攔忿也奸犯也汨精亂也縮續抽也暨捷及也苞跋本也肆暴極也勝題視也犯肆突也束縻縛也從逐也放投案也莽蕪草也暴映曬也晞煇乾也迪跡蹈也衍演廣也表從長也荷揚擔也仍再也徇歸也工官也稽考也顛頤也躋陞也戕殘也勦截也辟除也恩惠也謫責也間非也順退也抗禦也斬取也龜戲也褊狹也甚忌也沮疑也虧損也毀壞也判散也敵斷也交俱也俘罰也夷傷也積害也締閉也靡細也使也收臨也嘗試也賴贏也若乃也嗟發

聲也奏為也振救也庸償也買價也贍足也曹

也麗雨也驟數也逞快也越遠也姑且也苛可也

釋解也庸善也荐重也登升也勵勉也赫顯也

是也不莊也佞才也暨息也愿謹也半豐也都盛

也臃厚也肆緩也競逐也紀基也甚忌教也勉強

也薄迫也燁炊也資取也質信也餽饋也憑依也

藉借也際接也闔限也廬寄也萃集也遙倅也尤

怪也費慚也索空也素故也視此也徃徃也矜惜

也覲望也何任也御侍也殷慎也選擇也宣示也

廣訓

釋史彙編

卷之百六

三

三百五十五

呼也也有所嘆美有所傷痛隨事有義也無念念也無寧寧也無顯顯也不承承也不肖不似也繩之譽之也詰朝明且也遐不黃耇言壽考也公孫碩膚德音不瑕道成王大美聲稱遠也鄂不韡韡也我從事獨賢勞事獨多也魴鱖甫甫語其大也應鹿麇麇語其衆也海物維錯錯雜也雜毛曰毳雜形曰繪雜言曰吮

廣義

凡無妻無夫通謂之寡寡夫曰鳏寡婦曰嫠妾婦之

賤者謂之屬婦屬逮也逮婦之名言其微也非分而得謂之幸詰責以辭謂之讓男女不以禮交謂之淫上淫曰烝下淫曰報旁淫曰通不直夫節謂之慙慙愧也面慙曰慙心慙曰慙體慙曰遂

廣名

諱死謂之大行死而復生謂之大蘇疾甚謂之貼請天子命曰未可以戚先王請諸侯命曰未可以近先君請大夫命曰未可以從先子空棺謂之櫬有殯謂之柩饋死者謂之贈衣服謂之祔埋柩謂之殯殯謂之池殯謂之窆下棺謂之窆填窆謂之封

神史典編

卷之百六

四 三百四十九

室家也壟塋也無主之鬼謂之殤

廣服

治絲曰織織繒也麻紵葛曰布布通名也繒綿也絮之細者曰繒繒之精者曰縞縞之粗者曰素葛之精者曰絺絺者曰紵在首謂之元服弁髦太古布冠冠而敝之者也題由也顛顏頰額也顛謂之印綬謂之綬褕謂之童容布葛而紵之謂之藍縷袴謂之褰蔽膝謂之紳帶之垂者謂之厲大巾謂之冪覆帳謂之帷帳幕也簣床第也大扇謂之杖謂之挺鍵謂之簣幕局謂之奕在足謂之屨

尊者曰達履謂之金鳥而金絢也

廣器

射有張布謂之侯侯中者謂之鵠鵠中者謂之正正方二尺正中者謂之鵠方六寸棘戟也鉞鉞斧也千厥盾也戈勾予戟也刀之削謂之室室謂之鞞鞞鞞之飾也矢服謂之殺小船謂之艇艇之小者曰舠舠頭謂之舠尾謂之舠楫謂之舠車舠上者謂之龍轅謂之輶輶謂之杭較謂之幹衡輶也上者謂之鳥啄纍纍也纍索也大者謂之索小者謂之繩繩而戾之為絳繆而紵之為地也墻墻

神史典編

卷之百六

五 三百五十七

之陣高平曰原汪池也水之止謂之汭澤之廣

廣物

謂之稗稗謂之芻生曰穀謂之粒菜謂之蔬禾穗謂之穎截穎謂之銓拔心曰握拔根曰握把謂之秉秉四曰筥十曰櫟棘實謂之棗桑之實謂之甚柞之實謂之橡

廣鳥

雲陰就陽者謂之陽鳥鳩鴈是也純黑而反哺者謂之烏小而腹下白不反哺者謂之雅烏白項而

飛者謂之燕鳥白脰鳥也鴉鷺鳥也

廣獸

象羴也羴猶也其子曰豚豕之大者謂之豨小者謂之豨鳥之所乳謂之巢雞鵲所乳謂之窠鹿之所息謂之潛潛慘也

度

陸一舉足也倍跬謂之步四尺謂之仞八尺謂之尋舒濶也倍尋謂之常五尺謂之墨倍墨謂之丈倍丈謂之端倍端謂之兩倍兩謂之匹倍匹謂之東

神史典編 卷之百六

六 二十七

量

一手之盛謂之溢兩手謂之掬掬四謂之豆豆四謂之區區四謂之釜釜二有半謂之數數二有半謂之缶缶二謂之鍾鍾二謂之秉秉十六斛

衡

二十四銖曰兩兩有半曰捷倍捷曰舉倍舉曰鈞或謂之緩二緩四兩謂之斤斤十謂之衡衡有半謂之秤秤二謂之鈞鈞四謂之石石四謂之鼓

釋訓 見宛委編

舊承雋肥肉也 醢藉如醢有味及有薦籍也 受

釐受僖也 慮囚即錄囚也 推埋推殺入而

之也 搏掩搏而取人財也 駮拆裂疥寒創也

余息余即累懼而喘息也 肺附如肺附肝也

睚眦睚睨睨睨目匡也 伏質質錐也 奏廁

奏向也 淮南王焚惑百姓焚迴拊也 校獵以

木相貫為闌校遮獸也 扈從言跋扈從恣也見

相如賦與扈從人主二義 卜射又試卜角力也

腐刑腐木不生實也 媒藥媒酒醉也藥酒麴

也齊人名麴餅曰媒 伐閱謂功伐閱歷也 鞅

國策控拳攘臂也 籍甚狼藉甚盛 相駁執意

神史典編 卷之百六

七 二十八

不同如馬駁色 按堵按次第堵墻壁不動也

鈎距鈎致其情距閉之不能去也 漿酒霍肉視

酒如漿視肉如霍霍豆葉也 鈎盾弄田宴游之

田天子所弄也 酎金八月嘗酎諸侯出助祭金

三重醕釀為酎以薦廟 弄繻繻帛邊關出入裂

繻頭以為合符也 搯擊擊古手腕字 虎落外

蕃若今時竹虎也 擘張手張弩也蹶張足張弩

也 原廟者再作廟也 訾筭限訾十筭乃得為

吏筭十萬也 卒更者正卒役一月一更踐更者

出錢雇貧者役月二千曰踐更過更者例人各三

日戌邊出錢三百入官官爲給戌是爲過更 暴
室掖庭之室取曝曬衣也薄室同 張飲供帳也
贏糧檐糧也 頭會箕歛從人頭數出穀以箕
歛之 同產子養昆弟之子爲子者 流庸流民
出外爲傭也 緡錢武帝時計人貲千錢出二十
也 矯虔矯托上命而因爲邪也 泛駕猶覆駕
緩頰徐言也 濯歌濯歌也 則門微行與期
於門下也 執金吾官名也金吾鳥名主辟不祥
戊巳校尉諸干皆有正位唯戊巳寄治於四季
言其於西域無定居也 五兵矛戟弓劍戈也

神史彙編

卷之二百六

八

三五七

舳舻舳船尾持柁處舳船頭刺棹處也 闕茸闕
下也茸細毛也 少從進訛者少年從使之入空
進成熟之言 積竹杖合竹作杖也 畔換反易
也又強恣之貌 蓬篠觀人顏色而爲候也 閼
人精氣奄閉也 周陞遮禽獸圍陣也 短長術
趣彼爲短歸此爲長 褒然進也又盛服貌 縣
葦立竹及茅索管以習禮也 感槩感而立節槩
也 門牡所以下閉者也以鐵爲之 雉經俛頸
閉氣而死若雉 劍珣當作城劍鼻玉也 首鼠
兩端鼠首一前一却也 涓人潔也人主潔除之

人 張湯治方中掘地爲阱一方曰方 爰書爰
換也以文書換口辭也 乾沒豫居物以待之得
利爲乾失利爲沒 琅璫長鎖也 安息國橫行
爲書記橫行者西域胡書體也 尉薦謂安尉而
薦達之也 股弁股戰若弁弁謂撫手也 子午
道謂南北道也 鉤箒鉤如鉤箒卽竹箒投書可
入而不可出也 剗刑云煩旁毛也 葭莖之親
蘆蒿中白皮至薄者也 甲令謂首篇也 陵夷
言如丘陵之下平也 譙樓樓名一名譙又爲巢
樓亦有巢車俱言其高也 豬其宮室豬謂畜水

神史彙編

卷之二百六

九

三五七

汗下也 盱衡眉上曰衡謂舉目也 趙后自繆
繆紋也居虬反 清狂者脈不濁不狂似狂也
樵蘇樵取薪蘇取草也 榜掠榜一曰撈格擊也
請室請罪之室也 下走僕役也 顧山錢如
犯徒不能入山伐木聽月出錢三日也 藹藹之
馬良馬低頭口至齧故云 牛衣編亂麻爲之
後世疇爵邑疇者等也言不復減也 胥靡胥相
也 靡隨也聯綴之使服役也 祿祝祿求子之
神也 歲錢之府天子曰少府諸侯曰私府 先
容出鄒陽傳言蠅木得爲天子器以左右先爲之

谷雕飾也 不得要領衣要及領也凡持衣
先執之 羽檄重迹狎至狎至言相因而至也
侵半言如半賊之食苗也 罌謂連闕曲閣也
以覆重刻垣墉之處又闕之屏也 赤仄錢子紺
錢也以赤銅爲其部 李陵令持一半水讀曰判
大片也 百金祝贈絡者衣被也 紫泥天子六
璽皆以武都紫泥封 趙惠傳鹿車風俗通曰車
窄小裁容一鹿 回穴衙曲也 白越越布也
姑且也息安也 稽故謂稽留以事故 伍
伯一曰五百五當也百道也使之當道驅除也

神史集編 卷之百六

三百六十三

其繁細 投綬以繩爲綬胡文反 敗北北方幽
隱之地故軍敗者曰北 匈奴徑路刀金留犁
酒徑路匈奴寶刀留黎飯七也撓攪也 牢盆
價值也盆鬻鹽盆也 伏鵬秦德公始爲伏祠曰
伏者金氣伏藏之日也臘說文云冬至後祀百神
曰臘 尚書機衡北斗魁星第三爲機第五爲衡
於天文喉舌也 水牌激水以鼓之當作橐 熊
經熊身不動而廻顧學其法 巫覡男曰覡
巫 結恨三泉三泉者言數之終言深也極深爲

九泉 氍毹毛席也 投蜺霓之散亂者也主天
下怨 欽頤曲頤也折頤折鼻莖也 鈞鑽說文
曰鈞鉞也蓋椎鑿之類酷刑也 貫形謂一皆遵
奉也 欵段馬欵緩也馬形段遲緩也 都布答
布也卽白疊 偃伯靈臺偃伯休師也 柝稜殿
堂最高處也柝一名觚又八觚有稜者也 仞積
又充仞仞滿也 露紵音卽露髻也 陽月十月
也以其無陽故反言之 露桃謂娥在外人在中
偃子逐疫之人也 伊優屈曲佞媚之狀 彈
瑟兩人對局格五簋也簋有四采寒四乘五至五

神史集編 卷之百六

三百六十四

射格不行故謂之格六博用十二碁白黑相等所
射頭謂之瓊瓊有五采意錢一曰詭意一曰射意
卽攤錢也 和帝詔有景風紹封語春秋考異
夏至四十五日景風至卽紹有神封 宴娛言
戲也 焚巫尪謂瘠巫禱雨鼻孔向上天哀之故
下雨 玉燭四氣和也 休嘉碎隱碎隱感意
沈薺洪水曰沈薺古灾也 大折方澤之形四曲
折也 賸食接續而祭也 獮狂狂鬼也 族人
炊古主炊母神也 臂蕭脂及香草也 鬼
走也 蹄林匈奴會祭所也 馬步害馬神也

後祭淫祀也 穀組溫祭物也 智井無水

僂豬下湿地也 舛中夾路之中也 間左之

戎初發罪人贅婿之類 輿地輿取盡載也 要

害於我為要於敵為害也 督亢膏腴也地名

莊廋大道也 渴南鹽地也 類絢織不堪也

橫沔停水也 石苗苗雨也 句廉水岸曲而有

廉稜也 蔬蠡江河人食也 委禽即奠鴈也

彌甥對父舅言也 無噍類青州語無子遺也

耳孫玄孫之子但耳聞也 尊章舅姑也 號兄

也 乘龍得賢婿也 門子卿大夫之嫡子也

神史彙編 卷之百六

主 三百四七

警驛警戒也驛止行人也 健仔健接也什美

姪娥亦美貌也 楚襦即蹴鞠也又書名 與

轉衣裝也 宛椒宛纖細不滿也椒宏大不入品

離局遠部曲也 烏號楚柘桑鳥棲而枝墮

不得上故號也 夏服夏后之盛箭器也 檠

山桑之有文者以為弓也 箕服草似扶而細

之以盛箭也 鞬鞞堞鑿也 革箭皮鎧也

薦木楯也 渠荅葵藜也 大黃肩弩也 負

簡盛弩矢者也 一曰鞬 排檄正弓弩器也

弩發箭處也 黃間射雉弩也 副挂射雉

臘劍兩刃也 簫弓末也 附弓中央把也

洞弓閃面也 菴廬軍行宿室也 衄

乾酪也 稱娼整飭也 烈卒巡人也 衷師伏

兵衝擊其中也 關剪公室開掘剪也 也吾以為

關當言虧損 虔州虔殺慘也 擗品 擗手擬之

也 賴輶匈奴車也 橫草之功言行 草中使草

偃卧也吾以為草宿故曰橫言勞苦也 一武彘精

兵也 疏捕搜捕也又本作跡尋跡捕之也 臂

撥側手毆人也狙擊密伺擊人也 乳藥飲鴆也

擊而殺之整擊殺也 鞬鞞氏夷樂官也 倭

神史彙編 卷之百六

主 三百四九

蠻贖罪貨也 嚙南夷音也 象胥譯語人也

戎索夷法也 駢施之盟牛也言大盟也 鵲

小草色似綬也 卷施猶莽也 昌歆昌蒲

是穠是葵穠耘也葵壘苗也 牝荊荆之有

者也 雕胡菰米也 新雉香草也 跂鴟即

鴟也 荅還離支荅還似李離支即荔枝也 桐

生五日曰兔目十日曰鼠耳 慈鴟母雞也

驥良馬也 燧象即火牛法春秋時已象戰也

昆號好馬名注蹄研善升甌研平也甌山如甌

也 桐馬取馬乳桐治之可食也 微紩取倭

也 踣踣足蹴之也 角搶題注以角搶地以
注地也 遙噉噉口之上下也 蹶噉馬蹄也
也 譙阿誰何也 散之散嘔吐也 庶有
多鮮也直是反 旁午一從一衡也又曰分布也
蠡午猶雜沓也 鄭重信煩煩也 循巡疑懼
退也 薄遽迫速也 優繇謂寬容也優游同
熱服畏服也 翔實詳實也 噉然不精明貌
攝然安也 較然昭然也 塊然如土塊也
爾古悠字笑貌也 馬不適三閑西音以適為補
也 地忍之地即第也 長物賸物也 幅利利
神史彙編 卷之百六 廿 卡里
有節也甚間謂毒亂也 裏誠懷誠也 縮朒不
任事貌屈強不服貌 訾竄短弱也 警詐也工
釣反 鉤鈇鈇破也普革反 么磨磨即麼小也
夷詬無志分也夷胡結反 不諛諛順也 騫
汗損辱也 健羨健壯也 僕邀凡短貌 選奕
怯不前也 無俚無聊也 奧泮幽汗也 離疏
釋踏去蔬食釋繩僑也 壙僚無官也 誰差人
問擇人也 拓落不偶也落魄同 交閑交通也
重腿豆燼也 窰窰窰厚也窰夜也猶長
葬也 楸枰棺中靈牀也 瘳瘳小兒病也

寶苑秘苑秘猶秘書之苑也 蓬顆言蓬土也
窰木空木也 輶輶車衣溫涼義也 蹟仆顛仆
也 輶輶鼻望也 殉身亡也 須禁公禁也
引繩排根引繩以彈排損根格也 輶輶蹂踐之
也 輶謂當增以車蹂之始切 詆棋毀醜也 提
衡提使平也 居間居中間為道地也 連挂連
刺也 舛望即缺望也 縛細屈也 接武堂上
禮也布武堂下禮也 內謁主通名者又曰典謁
參官有典客今官有主客 佗僚失志也 黠灼
讓也 坐行膝行也 惛口貪也狎訖意 姦泣
神史彙編 卷之百六 廿 卡里
寶五風疾貌 蟻伏與蟻同 波謚言
鳥所頽伉之伉也 標起飛火也 雲挽雲屈曲
也 麻沸麻亂波沸也 綴旂言隨風動搖也
齟齬側齒為齟咬為齟也 犛犛犛也 糾纏
絞索也 盤互盤結交互也 間編謂相間也亂
也 蕭執疎放不動事也 落薄落魄也 方洋
常洋俱徜徉也 骹骹屈曲也骹古委字
釋詁見定
心儀心向也 霄貌有貌也 視流視不端也
留以目留也 目成以目成也 監其腦

嗟也 搏膺椎胸也 噢咻痛念聲也 沔沫言
流淚汗集垂下也 壯髮言當額前髮侵下而生
也 清盧盧目童子也 面之不正視也 意烏
怒聲也 面雍樹馳夏侯嬰車中抱惠帝公主以
面擁立而馳也 雖結椎髻也 順指以面授意
也 指摘摘動而痛也 踈蹠足蹠戾不可行也
諱服即呼灼關西人以得杖呼為呼灼平卓反
又呼暑義同步高反 粹胡粹頸也 邊陲失據
而倒也 上倭有偃也 磬折曲躬如磬也 絆
變婦人有汗也 甚口有口辨也 楚言過言也
諱何責詞也 墜言失言也 不誰何不惜詞
也 無誰諾無可諾也 宛舌屈舌也 閑說因
之而納說如行有閑也 漂說浮言也 食言不
信前言如食而盡也 風指以指風之也 麗服
雜色服也 袒服女人內衣也 韎韐之跗注戎
服若袴而屬於跗與袴連 弁髦童子垂髦加冠
必以弁既冠棄之 復陶裘也 衣製雨衣也
纂組赤組絨絲也 戈梯黑綳也 窮袴有前後
襠不得通也 諸于大掖衣也 襍飾威飾也 側
注冠側立而下注也 阿錫細縐細布也 跣躡

輕蹻無根小履也 戴勝婦人首飾也 都布即
蒼布白疊也 一曰蒼布簠厚皮也 袒褐袒布長
襦也 童豎所著 荃細布也 廁踰近身小衫也
偏諸織成腰襪縹領也 苴履履中籍也 飛
翮縷以鳥尾作縷也 冠禪縷織絲為之即方目
紗也以輕故步搖 禪衣朝服中單也 交輪割
正幅使一頭狹將燕尾垂之兩傍見於後蓋裁衣
法也 襜褕直裾禪衣也 綢繆衣裏結束也 按
二字從衣借以比膠結之意耳 鎧扞扞臂衣也
大褱大袴也 戴徒徒即徒鞮髮者 褚衣以
綿裝曰褚 縹恰無絮衣縹為表織為裏也 徒
婦人上服也 羸服微服也 祛袖口也 筭勝
筭袋也 屨韠帶也 革鞜皮履也 扉履草履
也 履綦復下飾也 倍昂加昂也 受齏受粥
也 醕聚飲食也 腊毒食久而毒也 攻苦食
啖啖作淡 具器食一盤食也 粳煮麥飯也
肴拂食久不上也 庖肉壞也 翠鷺尾肉也
胖鳥脅側肉也 與鴝脾肥也 醜繁寡也 耐左氏
為再醢漢為三重醢也 桐酒以馬乳為酒撞桐
乃成也 舉白白見驗乾也 大白大爵也 罰用

之 酌少飲酒薄食口也 收介特卹卑身民

登下開收民版也 折閱所閱實價折也 享

摧占市易也 方野基局間目也 進賭債也

鼎肩作力貌 筍業虞傍立直木曰筍橫木曰業

都盧合浦南國名其人善綠水 蘭錡兵架也

宵條徑廷過度也 玄戈北斗第八星名矛頭

招搖第九星名盾華蓋星覆北斗俱畫於旗也

捏畢又撞松皆撞而倒也 攬摘貫而刺之也

檠糊猱類而白腰以前黑 互挂肉者 罍麗小

網也音獨鹿 方鉤轅旁以五寸鐵貫中以翟尾

釋史彙編

卷之百六

大

三百四十七

着之轅兩邊恐馬相突也 左轡以旄牛尾置驂

馬頭上以亂馬目不令相見也 迤戛斜挂長矛

也 塹弩車關間皮筐以安弩者也 珂戎寶名

出日南郡 畏蹄畏卽羅也 賜夷甲名 勃盧

矛名 沈虎虎頭魚也 潛鹿鹿頭魚也 胡刷

曲刀也 書扈盛書夾也 藁書半直草也 繆

篆卽中篆也 神藁形如藁垂屈也 茹臭敗也

又物自死曰茹 秧根中央屋帮也 綸袂衣輕

長貌 閭易行迴轉貌 卹削伎人如刻畫作

洪順旌名 桂栢行馬也 沛艾馬行貌 騰遠

射干皆猱類 交睛似鳧而脚高辟火屬玉辟水

旋目亦鳥名 青雲爲紛紛旗旒也 虹霓爲綬

綬旗上幘也 烈缺閃電電也 獫狁似狐青色居

水中食魚今世多獫而無獫 羆鳴陽羆繫也鳴

陽卽狒也 青鞞鞞雉夾尾間也 琢卵生也乳

胎生也 見子縉綾不平貌 要紹曲貌 甯窕

皆物在穴也 蹢躅動貌子蛇延首也 窳數極四

股如虫狀也 消浦峻波也 潛鵠似鵠而大

魚牛狀如牛陵居蛇尾有翼 徘徊房露房露古

曲名 谿子蠻中柘弩也 巨黍古良弓也 岨

釋史彙編

卷之百六

充

三百四十八

岨鉅鉅鉅鉅同一不合義也 咄咄咄咄也咄咄

下垂也 麇至麇至皆謂群至也 蹇脩古賢媒

也 上尊稻米一斗得酒一斗也 偏提酒注子

也 婪尾酒巡匝且盡也 卷白波言快飲而盡

如卷白波賊也 滑稽酒器轉注吐酒終日不已

今借以擬人之善言也 沫餽湯細花也 祖道

祭黃帝子繫祖也 濱山間不可涉者也 鑣官

湯所受命官也 駘蕩官名言春時景物滿也駘

淩亦官名馬行迅疾貌言官之深大迅行乃徧也

枵詣亦官名言美木盛也 蜻蛚蟋蟀也 忘

歸箭也 郁穆和美貌 紫軟車輪也韓魏間方言 括揭括至也揭維棲水 孟陬始正月也 筵簞筵小破竹也折草卜曰筭 理美玉也 璽氛善卜人也巫咸古神巫也 參差洞簫也 坎壞身困窮也 失職亡財物遇寇也此解誤猶言失所也 歎脈血拇背厚而拇指有血也 突夏複屋也 威鬚威鬚也 曼睪潤澤其視也 鵠酸以酢治鵠雙鳧小腊也 露雞露栖雞也 莧蔽莧玉也蔽博箸也 晉制犀比比集也言晉工作簿素箸比集犀角為飾也 撲瑟撫瑟也 孤子之鉤以為隱九寡之珥以為約隱琴隱長四十五分約即明琴徽也九寡九子之寡母并孤子取其聲哀也甚杜撰少趣 山膚一曰熊白一曰山禾 安胡疑即雕胡 鍾岱近北胡地 齒至之車言馬齒齊也 杜連一曰田連善鼓琴者 微墨墨燒田也 青篴地名 座沓座礙止沓釜沸出也 便蜎一曰蜎蜎一曰蜎淵辨士也 霜蓄霜時菜名 寒龜寒胫穴也 屈轂人名見韓子 甄以鼻搖扣跋擊佩也 彪白虎也彪黑虎也 支離善屠出莊子 昆吾之鼎齊太公所鑄

神史彙編

卷之百六

辛

三十五

鼎也 陽盱禹所禱河也 黠奴了反撻燒也 渠搜在金城西陶塗在漁陽北 突與東南隅為突西南隅為與 雙觔共抵言兩角而一本也 大犛大犛星也 玄秬黃麥黍與麥也 倭傀醜女也 沮顏焦齒泉欄俱四夷之狀也 雞鹿山也 昭華之玉楚昭王得者也 冥靈一曰木也一曰玄龜也 姑射海外山名 龜拘拆也 并辟洸者漂絮也 天籟地籟天簫地簫也 前者唱十隨者唱禺于小聲禺大聲調調風緩貌刁刁草水動搖貌技策舉杖擊節也 據梧據梧木几也 與猴交也 孟浪不精要也 弔詭至怪也 蛇蚺腹下齟齬所以行者 砉然皮骨相離聲 骨間肉大窾空處大卻有際之處大軋大骨也 介則一足也 軸解木轉心者 杙栖戲猿猴者 禪傍棺全一邊者 緋浣衣也 鼓筴播精豎簾也筴小箕也精簡米也 迷陽三陽任獨也黑按迷陽乃棘之類見騷注 哀貽醜貌兀者則平人也闔政偃人也支離偃人也 堪坏神也 寧逆而後安也言仙道 句贅項椎也

神史彙編

卷之百六

壬

三十六

疾也 編曲卽喪家織薄曲也 畸人畸於人而
侔於天者也 子音躑躅也子又音住步止也
金鑲鐵拳同秋也 變華文花也 吳泉真淵
也 飛谷日所行入道也 庖風暴風也梁元賦
神嵩崑山之凸者也仙的峰之尖射者也按地
志有射的山 纂嶺武當也天谷青城也 影
國附庸也 仙陀佛寺也岳珂金陀出此 膠田
燒田而種也 埤防埤水埤也防土刑也 糯米
軟粟也一名丁香柿 滋勒竹之有芒者也一名
蔥蓐 夾纈錦別名也 雞菌卽今雞梭也桐乳
毳集青桐有子如乳也 鹵莽耕不善也滅裂芸
不善也 偏髻髻莫交切髮覆眉也 踏柳端
走馬射柳也 形嬰骨蘭嬰麗也蘭好也 黠
夷服其音兜達也 練鬚羽衣半臂也露卵屣齒
達褊上也 青頓青絲作頓也 髦氎今紫氎
羶今羊皮臂飾也氎氎毛布也 細巾綸巾也
采醴雀餚似甘露而非 如何九百歲一實形如
衆長五尺而甘 柝澱取魚具也 臯比虎皮也
蛟輻馬服革以蛟皮爲之 函道道如卦也
虎門周師氏居漢祭酒第也 宏實屋梁也

梢頭屋護朽也 葢榜以天榜在葢珠宮故也
白打宮中闘戲也 潑寒胡以水潑人效寒胡
戲也 鈇楓栽木爲器裂帛爲衣也 錦麝燈
佛也 唐梯弄梯戲也 人今分支截首戲也
奇虫卽魚龍戲也 星旌旌也 類庫露玲瓏
空厓也 拔河分明對挽競勝戲也 山都形如
崑崙體生毛人與獸鬼類也 壤子梁益間方言
所愛謂肥盛曰壤子 變童魚子皆美童也 斷
斷怯也 蹶舩腰也舟着沙不行 受吹吹與喘
同言受呵也 皜日光白也皎月光白也 哲男
予白也眊女人白也瞠老人髮白葩草花白也皚
雪霜白也霍鳥羽白也 鱗胸鱗胸也 千眠裕
絲卽芊綿也 壯壞埤水衝岸壞也俗作埤 娉
婉容也娉和色也 噤齟忍口怒齒也 樾兩樹
交陰也 篋以竹通水也 難春而復春也 翟
畫籠色畫也 揎揎衣也 區蓋之間藏履物處
也 杜治謝靈運生於杜治養之注治泰道家淨
室也 六壘六計也 啓噓天咲開翁也 義甲
假爪甲也 毗劉暴樂也暴樂缺落也覲覲弗離
也弗離叢翳也須再解乃明 擱然勁忿貌 解

扇輕疾貌 鴻綱直馳貌 捷獵相差次也 章
皇周流也 聿皇疾貌 陸梁跳也 蟬嫣聯也
絳繇衣聲也 婉應順靜也 跽籍蹈籍也
紛員紛紜也 放患彷彿也 騷殺颺颺貌 狂
越獷猥越獷不可附也 狃壯禽貌 揚旄戍削
舉袖有裁制貌余以為衣聲也 駉選壯貌 微
猥密而相連也 挹拊挾摭善註中制也韓註手
執貌吾以為無實據 颺一作颺颺貌 還律馳
貌一曰和貌 嚙戢衆聲也 銚銚舒緩貌 憚
恍即嗙嗙寂靜也 憚漫衍凱和樂貌 阿邵腰
裨史彙編 卷之二百六 五
腰舒緩貌 頽唐頽墜貌 憊哀廣大貌 盪殷
舒緩貌 聯聯欽容也 裳徭僑險峻貌 犀窮
巧老深空貌 桀則危貌 運哀迴旋相纏也
穿安卑下也 硎磨也 劫還擊觸也 縱纏引
持也 佻儻寬容貌 窳圉聲下貌 真鼓聲緩
也 篋笏抑隱手循箇孔也 絞槩汨湟音相切
磨也 按拏按掖按推也拏索持也按推也臧抑
也皆以手上下箇孔也 勞燥銚憤分別節制貌
焦眊眊維目開合也 樓抱操持手撫絃貌
馳聲盛貌 微擢疾貌 浪孟失志貌又大聲也

汜艷放縱貌 雪輝急疾貌 瞑菌硯快聲鬱結
不散貌 鄧琅磊落駢田磅唐皆聲四布而多貌
和囉聲相雜貌 嘉肴充圓方圓方俎也 憬
集遠行而集也 悄蒨青葱茂盛貌又鮮明貌
蒨蒨花葉落貌 漭寬空貌 搜搜即颺颺也
雜釋
內藏曰中藏又曰府帑和市曰權會給食曰稟食賈
直曰牢直一口牢稟亦曰稟賜稟廩同稟藏口會
糧不續曰逋懸違稅期曰逋租欠口錢曰負算卒
更錢曰租更委輸曰租委督從轉運曰部督舉錢
裨史彙編 卷之二百六 五
輪息曰收稅少欽曰簡稅衣糧曰廩縑襁負曰負
子去本鄉為庸作曰流庸流離就食曰飢流流民
曰雁戶穀少曰穀嗷嗷苦匱反自隱度其實定其
辭曰占租入藉曰占籍占章贍反限吏民田無得
過三百頃曰名田天子之田曰梁駟因養馬免徭
役曰馬服令服方目反錢穀籍曰金布令戍卒糧
曰邊穀發穀曰調穀三分取一口泰半之賦銀曰
白撰紺錢曰赤仄少府供天子者曰禁錢如榆莢
者曰莢錢小錢曰幺錢租及六畜曰馬口錢伐木
入錢額工曰顧山錢役在四五月曰長功二三

八九月曰中功正十一十二月短功巧鑄雜錫者曰姦鑄七歲至十歲出口錢二十曰賦鬻
益益曰牢盆 戊卒發里門之左者曰間左騎士
曰左騎一曰廐騎又曰騎騎書軍令曰尺籍伍伍
相保持信曰伍符軍士名帳曰兵簿重伍曰疊伍
行船曰擢卒解囚曰弛刑徒屯兵處曰兵屯徼外
人曰徼人數首級曰數級斬首以殉曰狗首宿衛
曰屯衛軍資曰軍實解兵曰弛兵班師曰反旅士
卒驩如鳧戲水藻曰鳧藻長帥曰兵長隊副曰隊
副將曰裨將獨將曰特將蜀兵曰叟兵漢以蜀
軍曰停軍主軍曰軍吏權置吏曰軍假吏軍中小
官曰隊帥啖士曰餌士亡卒曰散卒分屬諸將曰
配隸殿最騎士曰都試習射曰肆射尋迹而射曰
積射士射如雨曰雨射中壘屯騎步兵越騎長水
胡騎射聲虎賁曰八校尉胡騎不常置又曰七校
五校曰五營主一營曰營長城上雷石曰蘭石鐃
疾黎曰渠荅竹皮相連落為竹虎曰虎落避敵顧
望曰逗撓折其鋒曰摧挫冠掠曰鈔盜曰鈔暴臥
戰曰力甚設鼓僂人其下曰鼓下戒嚴曰鼓嚴

鼓而行曰鼓行守城曰嬰城後擊曰尾擊曰應
應發曰應調兵衝曰衝難曰折退衝居中以堅
自衛曰中堅先鋒曰軍鋒後殿曰後拒露兵曰暴
兵曰暴軍備兵曰該師治軍曰埋兵軍事曰軍役
以血塗鼓曰疊鼓血劍曰染鏑息鼓曰卧鼓韜弓
曰橐弓烽火候事曰烽候人百其勇曰自百兵車
曰檀車一曰長轂曰輕車輜車衆曰雲輜雲梯曰
雲車曲蓋曰輶輓貫甲曰擐甲鎡甲曰玄甲甲馬
曰鎧馬船外狹而長曰蒙衝犀楫曰犀舟鳳舟曰
鳳舟音墨舸曰赤龍舟曰馳馬舡神曰鴻耳巨
戰艦曰三翼堅器曰犀利兠登曰鞬鞞負弓弩矢
者曰負蘭接弩而射曰連弩張弩士曰毅騎衝突
軍陣曰突騎快馬曰驚帆馬冠曰金爇馬帶曰玉
環副馬曰倅馬服外馬曰左驂馬矢曰馬通馬牌
曰馬屋牡馬曰父馬牝馬曰課馬夏后氏良弓曰
夏服其良矢曰繁弱挽強曰引強強其兩反滿引
弓曰持滿注矢外向曰傳矢負羽旂曰被羽陣名
曰魚麗麗音離軍帳曰營幔稠草曰薦草
批荅曰鳳尾諾左庶子曰畫諾著于甲令曰著令下
輪役曰勿事不豫革車之賦曰復甲卒復二口

算曰復二算馬齒未平弩十石以上不得出關曰
馬弩開行狀年紀曰署行義年義音儀移書言病
曰移病省問曰臨存乞休沐曰乞假曰請假曰告
假告老曰請老曰乞骸骨姻家及兩州人不得交
互為官曰三互法黃帝法官號曰李法法律曰丹
書斬刑曰殊死暴剝臙刑曰刻肌置叢棘曰嚴棘
幽園土中曰園牆畫衣服象五刑曰畫象刑人刀
曰歐刀歐一口反曰司腐築城曰城曰春取薪
給宗廟曰鬼薪擇米使正白曰白餐輪屬將作曰
輪左校削去髮曰禿剔獄名曰若盧卽北寺獄屬
黃門署大臣請罪獄曰請室夷父母妻族曰三屬
慮囚曰錄囚決囚曰論囚奏請報決曰報囚疑獄
讞廷尉曰請讞奉使從輕曰平反反音愾秋官左
平罷人曰嘉石右達窮人曰肺石寬容不入姓牢
曰頌繫匿名文書曰飲章曰飛書曰飛條曰飛語
謀首藏匿曰首匿奪爵除名曰士伍逮捕考曰傳
考連及曰引還考掠曰收考舉罪案驗曰舉案考
驗未了曰考實未竟比于重罪曰重比論死刑曰
報罪成獄曰具獄稽獄曰留獄雜治曰雜理雜問
曰重問平外曰駭異明白曰申證證左曰左驗所

決平曰平決改法曰改律枉法曰枉撓罪狀曰
狀曰獄狀罪名曰罪目曰罪科換其口詞曰爰書
案牘曰辭案司典其事曰典案案察曰糾案科條
曰科禁事條類別曰科比常法曰常準成法曰成
科連坐曰并坐多坐曰萬坐降等曰末減無辜曰
冤繫獄逃罪曰逋罪依附以生輕重曰得生因緣
寬恤大獄曰挺重囚原宥曰矜恕曰寬降明審曰
澄審案出獄曰突獄輪贖曰義錢不叶曰不釋
不請曰專誅無可理曰無理在囚徒內曰徒中用
法深刻曰大骨曰文深無意傷害人曰文毋害相
薰蒸得罪曰熏膏人人罪曰鍛煉劇縣獄曰劇獄
明法家曰法名家行杖人曰五百好笞聲曰肉鼓
吹大枷曰彌尾青
切脈曰案脈飲藥曰咀藥曰乳藥抱病曰被病多病
曰善病惡疾曰癰疽金創曰金夷風淫曰末疾足
氣曰脚氣眩臂曰頭風眼似見不見曰青盲瞶氣
失病曰耳病鼻出血曰鼻衄舌本硬曰舌強強上
聲消中曰消疾酸削曰瘠首疾女子月事曰姪變
月不調曰不月骨尚肉曰露齒拆裂寒瘡曰皸
麻音單麻竹足反

十三州志曰有硃
書夫得假半章印

凸周禮圭之凸曰玨說文無凹部止有𠂔部凹

為母而因為子說文以子為母今人遂不識凹凸字故為補之

創字

吳主孫休創八字名其子霍 苗 迄 震 毓 何 音 禪
鉅莽 昱 舉 瘡 褒 焚 擁 武后命宗秦客改十二字行之制以翌字為名取日月當空之義南漢劉巖亦制龔字儼為名取飛龍在天之義其妄如此魏江式言世易風移文字改變象形錯繆隸體失真談辨之士加以意說炫惑于時乃以追來為歸巧言為辨小兒為醜神蟲為蠱如斯其眾顏氏家訓云

釋史彙編

卷之百六

五

三

北朝喪亂之餘書迹鄙陋加以專輒造字乃以百念為憂言反為變不用為罷更生為甦先人為老如此非一徧滿經傳二公之言其致感于同文之盛乎唐君臣正論武后改易新字如以山水土為地千千萬萬為年永主久王為證長正主為聖一忠為臣一生為人一人大吉為君然嘗攷之但有壘牽思生四字合證作鍾君作風與正論所言不同宋人記其時有土俗書者養為矮養為齋闕為穩奎亦為穩仆音 媚小兒也 丕音 勑人瘦弱也 丕音 終人下絕也 否音 胤人不能舉足也 妖音 大大

及姊也石音 礪山石之巖窟也 門音 操門橫關也 余音 酉言人在水上也 夾音 魅言沒入水下也 臥和 鹹切 言隱身忽出驚人之聲也 也音 胡言多 髭也 并東取切 以石擊水之音也 如此者不一而足 字義雖甚淺鄙而偏傍亦有依附 今雲夷俗諺訟彼欲誣陷人動曰 牒 牒 賴之事 字惟見雲南耳 餘冬片錄

騫騫字義

騫騫二字音義訓不同以字書正之騫去乾切注云馬腹繫又虧也禮部韻略列於下平聲二仙中騫

釋史彙編

卷之百六

五

三

厓言切注云飛貌今列於上平聲二十二元中文人相承以騫為掀舉之義非也其字下從馬馬豈能掀舉哉閱損字子騫雖古聖賢命名制字未必有所拘泥若如虧少之義則渙然矣東坡山谷亦皆押騫字入元字如時來或作鵬鵬騫傳非其人恐非騫之類惟韓公和侯協律詠筍一聯云得時方張五挾勢欲騫騫乃為得之

農書奇字

九流有農隋書經籍志所載農家几十數種傳于今者惟齊民要術其所引多古書奇字今畧載其一

二如劉史切開荒田法萊無音切
一感切秋耕故項切接穗也稔熟耕樓下
耕掩也糞方九切焦無驚引食經餽鳥驛切恣肫奴威切
也醉起
也餽餼糗糧粒粒耗蘇革切帥音茂字淩音覽鹽漬物也
或不得其音或不得其義文士猶嘖之況民其可用乎

古歲字卽歲時之遂今文歲字从步从戌年至戌而終乃秦人以十月爲歲首故制字从步戌前此未聞也宋姚孝寧已辨之予觀史記注引陸賈楚漢

卷之二百六

番

三百五十五

春秋云三老董公八十二遂封爲成侯遂卽歲也
陸賈著書不用秦篆而用古文亦卓士哉崔希裕
略古篇古歲字作𠂔未詳其義然亦可證步戌之
爲秦制而非古矣

歲者說文曰木星以其歲行一次故曰歲而字之從步也律曆書名五星爲五步是也年者說文曰穀熟也取其穀熟一番曰年故字从禾

修禊序崇山峻嶺漢書張耳傳南有五嶺之戍嶺字

不從山與領同黃長聲校真誥中云領山領也
有長脊有路可越如馬之項領曰領故古但作領
無字

古文用字各異體猶與後漢書作允豫詩委蛇儒林
作委它韓嬰作逶迤九章作委移列子作猗移九
稗史彙編 卷之百六 重 三十二

卷之百六

重

三

辨鈕鋁陸機作岨嵒左氏貪憊離騷作貪婪於戲
作烏嚙王貢作惡庫益州記灑潏南史作淫預坤
元錄作尤豫孝子傳作灑與樂府作白頭吟離筵
琴賦作離纚海賦作離襍茶經作離筵其異爾爾
十王二字不變

一橫一直十字是也數盡十理亦盡之矣王字直草
隸篆不變挺三才而獨立者也變之非王也

漢以火德有天下後漢都洛陽字旁有水以水尅火故就佳隨以魏周齊不遑寧處文帝惡之遂去走

單書隋字古今洛字有水有佳隨字有走無上
文字者致理之本豈以漢隋兩不經之忌而可法
哉今宜依古文去佳書走

佑字

篆無佑字佑卽右賜佑聖觀扁篆者以爲右羽流
固爭以爲觀中無人何以自立至聽之禮部韻從
之非篆也識者爲既從佑字則不當用篆

闔字古無

人以猜拳爲藏闔音古無此字殷仲堪與桓玄共
飲顧愷之取鈞桓遂勝或云漢鈞弋夫人手拳

神史集編

卷之百六

五

三〇二

闔字之因爲此戲然不知闔字又何從始

古某字

人書某爲某皆以爲俗從簡便其實古某字也穀
梁桓公二年蔡族鄭伯會于鄧范甯注云鄧某地
陸德明釋文曰不知其國故云某地本文作某

周惡夫

有獲玉印者其文曰周惡夫印公曰此漢條侯印尚
存于今也或疑而問之曰古亞惡二字通用中記
蕭綰之孫他人封亞谷侯而漢書作惡谷是也
納履當爲納履

古詩云君子防未然不處嫌疑間瓜田不納履李下
不整冠明曰履當爲屨字之誤也文章之體不應
二句之內二同字又諸經傳無納履之語按曲禮
俯而納屨義曰俯低頭也納猶着也低頭着屨則
似取故爲人所疑也履無帶着時不必低頭

芥蒂

世稱芥蒂或芥蒂往往字音皆未詳按文選張平子
西京賦曰睚眦薑芥五臣注怒貌李善注引張揖
子虔賦注曰芥芥刺鯁也蒂與薑同郭象莊子亦
云薑芥

神史集編

卷之百六

五

三百四十一

查字考

說文查浮木也今作槎非槎音詫邪所也國語山不
槎蘖是也今混用莫知其非略證數條于此王子
年拾遺記堯時巨查浮西海上十二年一周天名
貫月查一曰桂星查道藏歌詩扶桑不爲查王勃
詩蒹路擁崩查又送行序云夜查之客猶對仙
坐菊之賓尚臨清賞賂賓王有浮查詩劉道友有
浮查賦水經注臨海江邊有查浦字並作查至
人猶然任希古詩泛查分寫漢孟浩然詩試垂
竿釣果得查頭鰻又云土風無縞紵鄉味有

又云橋崩卧查擁路險垂藤接皆用正字不從俗體此公匪惟詩律妙字學亦超矣杜工部詩查上覓張騫又滄海有靈查惟七言絕空愛槎頭縮項編七言律奉使虛隨八月槎古體近體不應用字頃殊蓋七言絕與律乃俗夫競玩遂肆筆妄改古體則視為冷局俗目不擊幸存舊文耳

心愁

愁憂也集韻音曹楊雄有伴牢愁音曹今人言心中不快為心曹當用此愁字即憂也

字音

律史彙編

卷之百六

三百四十五

琵琶琵琶字本去聲然須讀作平則佳帆檣帆字本平聲然轉讀作去則惡白傅詩銀花錯落盞金屑琵琶槽又銀花錯落從君勸金屑琵琶為我彈錯落一作不落馮瀛王家有滑樣水晶不落一隻酒器也即屈卮之類前琵琶字乃從去讀後琵琶字仍從平讀梁簡文帝詩旁望重山轉前觀遠帆飛已作去讀陰鏗詩海上春雲雜天際晚帆歸帆元作平讀

三蒼

言小學者宗杜林三蒼郭璞注秦相李斯蒼頡篇楊雄作訓纂篇後漢郎中賈魴作傍喜篇故曰三蒼

訓纂方言

楊雄能識字親作訓纂方言訓纂不復見而方言尚存然太玄書用字奇險多前此所無其有據耶抑雄自為之也有據當有所見自為之則正字之外別為一字乃與其以太玄準易同一法門雄言司馬子長好奇不知已乃奇之甚者也

文史門

六書類

總論

淮南子曰昔者蒼頡作書而天雨粟又曰見鳥跡而知著書字源曰太昊時始有文字或云篆黃帝變古文為文字又曰庖羲氏感景龍作龍書炎帝因嘉禾作穗書蒼頡變古文為鳥跡作鳥篆少昊作鸞鳳書取似古文高陽作科斗書堯因軒轅作龜

神史彙編

卷之一百七

一

三

書夏后氏作形似篆商務光作倒薤篆今日周瑞赤雀丹鳥作鳥書又媒氏作填書今日書斷曰古文黃帝史蒼頡作大篆周宣王太史史籀作小篆秦丞相李斯作八分秦羽人上谷王次仲作隸書漢左中郎將蔡邕作草草漢黃門令史遊作行書後漢穎川劉德升作草書王右軍云其先出杜操字伯度一云興於秦末或云漢時杜伯度作因章帝所好名章草章謂之草聖漢興草書不知誰作書斷謂如淳之作起草為草草書蓋起於此一說李斯又作刻符字雲頭鳥脚斯及趙高俱善之

漢章帝時曹喜作垂露懸針二篆晉王羲之作龍

爪篆山胤作花篆魏鍾繇作正書散隸漢蔡邕見

門吏飛白因成字故名飛白劉公嘉話曰飛白始

於蔡邕在鴻都學見匠施聖帝遂創意焉唐會要

曰正觀十八年五月太宗為飛白書作鸞鳳蝶等

字蓋自是始改舊體又李陽水論篆云秦始皇時

次仲作八分蕭子良云漢靈帝時人與秦人同姓

名鍾繇謂之章程繇善隸書始為楷法鶴頂偃波

二書繇又善八分有隼尾行書亦繇作謂之行押

或曰秦程邈變篆作隸李瀚云邈字元岑始皇用

神史彙編

卷之一百七

二

三

更得罪繫雋陽獄中幽囚十年改篆為隸今
隸是也鄭道元水經注曰臨淄有人發古塚棺
清和隱起為隸字言齊太公六代孫胡公之棺唯
三字是古餘同今字則知隸字出於古非始於秦
也其餘諸家體法更有百餘種各記所作見太平
御覽王詵錦帶前書云小篆徐邈造刻符扶風曹
喜造籀書周柱下史所造

古文

按古文者黃帝史蒼頡所造也頡首有四目通於神
明仰觀奎星園曲之勢俯察龜文鳥跡之象博采

衆美合而爲字是曰古文孝經援神契云奎主文章蒼頡倣象是也出書

大篆

按大篆者周宣王太史史籀所作也或云柱下史始變古文或同或異謂之篆篆者傳也傳其物理施之無窮甄鄴定六書有篆書八體一曰大篆又漢書藝文志史籀十五篇並命史官製之用以教授謂之史書凡九千字出書

籀文

周太史史籀所作也與古文大篆小異後人以名稱釋史彙編 卷之一百七

書謂之籀文七畧曰史籀者周時史官教學童書也與孔氏壁中古文體異甄鄴定六書二曰奇字是也出書

小篆

小篆者秦丞相李斯所作也增損大篆異同籀文謂之小篆亦曰秦篆出書

八分

按八分者秦時人上谷王次仲所作也王愔云王次仲始以古書方廣少波勢建初中以隸草作楷法字方八分言有模楷始皇得次仲文簡略赴急疾

之用甚喜遣使召之三徵不至始皇大怒制檻車送之於道化爲大鳥飛去出書

隸書

按隸書者秦下邳人程邈所作也邈字元岑始爲縣吏得罪始皇幽繫雲陽獄中覃思十年益小篆方圓而爲隸書三千字秦始皇善之用爲御史以奏事煩多篆字難成乃用隸字以爲隸人佐書故曰隸書出書

汲冢書

汲冢書蓋魏安釐王時魏郡汲縣畊人於古冢中得釋史彙編 卷之一百七

之竹簡漆書科斗文字雜寫經書與今本較驗各有異同

書分三古

古文爲上古大篆爲中古小篆爲下古三古爲實草隸爲華妙極於華者羲獻精窮其實者籀斯也

章草

按章草漢黃門令史史遊所作也衛恒李誕並云漢初有草法不知其誰蕭子良云章草者漢齊相杜操始變隸法非也王愔云章帝時史遊作急就章解散隸體應書之漢俗簡便漸以行之是也出書

行書

按行書者後漢潁川劉德昇所造也行書即正書之小變務從簡易相間流行故謂之行書王愔云晉世以來工書者多以行書著名鍾元常善行書是也厥後王羲之獻之並造其極焉出書

飛白

按飛白者後漢左中郎蔡邕所作也王隱王愔並云飛白變楷制也未央宮殿題署筆勢既勁文字宜輕微不滿名為飛白王僧虔云飛白八分之輕者邕在鴻都門見匠人施堊帚遂創意焉出書

稗史彙編

卷之一百七

五

可九

草書

按草書者後漢徵士張伯英所造也梁武帝草書狀曰蔡邕云昔秦之時諸侯爭長羽檄相傳望烽走驛以篆隸難不能救急遂作赴急之書蓋今之草書是也出書

古法之壞

書至隸興大篆古法大壞矣篆籀各隨字形大小如百物之狀活動圓備各各自足隸乃始有展促之勢而三代法亡矣

寶篆小篆

泉又作小篆贊曰丞相斯法神慮精深釵頭屈玉鼎足重金

書有百體

齊宋王融圖古今雜體有六十四書湘東王遣沮陽令常仲將定為九十一種功曹謝善助增其九法合成百體

鶴頭書

鶴頭書古者用之以招隱士

五體三流

宋任珍序范度五體書文五體曰篆曰八分曰真曰

稗史彙編

卷之一百七

六

可九

行曰草其體雖五其流唯三篆則統乎科斗玉筋垂露雉大小之屬也隸則統乎義獻庾歐虞顏柳真草之輩也八分則酌于篆隸之間通是三者可列群書海

醉書龍爪

張懷瓘書斷曰篆籀八分隸草書飛白行書通謂之八體而右軍皆在神品右軍嘗醉書數字點畫類於龍爪後遂有龍爪書如科斗玉筋偃波之類諸家共五十二般

八分小篆之始

水經注載齊地掘得古冢棺前和有八分書驗文乃太公三世孫胡公之墓以此知八分書不始於秦矣余又按莊子云丁字有尾李順注云丁字書寫皆作右波故曰有尾此又一證也又嘗考之不止八分不始於秦小篆亦不始於李斯自五帝以來有之矣書契既作字體悉具科斗古文大篆小篆各有所用如禹刻峒嶠碑則用科斗宣王刻石鼓則用籀書如今之傳世文字也至于用之民庶媒灼婚姻之約市井交易之券則從簡易止用小篆何以知其然也唐人錢譜載太昊氏金尊盧氏幣其文具存于今小篆不殊余昔在京得太公九府圖錢近在滇得黃帝布刀其文悉是小篆乃知小篆與大篆同出並用決不始於秦也如今人楷書亦有數體有古字楷書有今字楷書又有一種省訛俗書同一時也文人奇士多用古字官府文移通用今字吏胥下流市井米鹽帳簿則用省訛俗字如錢作尔聖作圣盡作尽是也由是例之推千萬世以上隆古之極未必悉用科斗推千萬世以下世變之極未必悉用俗書也

花押

古人花押所以代名故以名氏而花之凡官府文牒人間私簡俱前書名後止押字宋末士大夫方始不用花押代名於文故范石湖有解其故於省職者唐常殷卿陟署名自謂是五朵雲時號郇公五雲體程史晉益杆有押字則又非起于唐而晉已有之石林燕語說王荊公押石字作圈常不圓容齋筆載熙寧中柳應辰嘗押字盈丈刻於涪溪等處使人莫識何字以怪取名實應辰二字也又王魯齋栢有古貴人押字碑跋其云司馬文正之押署名而小花爲不失製押之原自唐末五季諸人莫不飄蕩傾歎亦因可以見當時之人物世變據此則押字必以名也而變化機巧則出於其人大抵破真爲草取其便書若柳之怪王之歪亦異也國朝押字之製雖未必名而上下多用一畫蓋取地平天成之意凡釋褐入官者皆吏部畫字三日以驗異時文移之真偽故京都有賣花字者隨人意欲必有宛轉藏頓苟知所本則當以名庶不乖古義云

方勺泊宅編云東坡就逮下御史獄張安道上書力陳其可貸之狀劉莘老蘇子容同輔政子容曰昨

得張安道書不稱名但著押字華老曰某亦得書
尚未啓封令取視之亦押字也今人罕知故記之
按東觀餘論云唐文皇令群臣上奏任用真草惟
名不得草遂以草名為花押魏晉以來法書至梁
御府藏之皆是朱异姚懷珍等題名於首尾帑縫
間故謂之押縫或謂之押尾祇是書名耳後人花
押字與名用之無異上表章亦或爾近世遂施押
字於移檄或不書已名字而別作形模非也又孫
公談圃云先朝人書狀簡尺多用押字非自尊也
從簡省以代名耳今人不復識見押字其來久矣

釋史彙編

卷之一百七

九

三百五十四

九里松牌

北山九里松牌吳說書高宗詣天竺遂親御宸翰徹
去其書吳未幾守信州陞辭高宗因與語云九里
松乃卿書乎吳唯復云朕嘗作此三字觀之終
不知其真偽遂謝辭朝退即令再揭元牌過索之
以付上三人三庫院復令植道旁今所傍是也

書家類

倉頡

倉帝史皇氏名頡姓侯岡龍顏侈哆四目靈光寔有
睿德生而能書及受河圖綠字於是窮天地之變
仰觀奎星圓曲之勢俯察龜文鳥羽山川指掌而
創文字天為雨粟鬼為夜哭龍乃潛藏治百有一
十載都於陽武終葬衙之利卿亭

命苞元

李斯

秦丞相李斯曰上古作大篆頗行於世最為古遠人
多不能詳今刪略繁者取其合體參為小篆斯善

釋史彙編

卷之一百七

十

三百五十三

蕭何

書自趙高已下咸見伏焉刻諸名山碑壘銅人並
斯之筆書秦望紀功石乃曰吾死後五百三十年
當有一人替吾迹焉

出篆帖

又云斯書如為冠蓋

前漢蕭何善篆籀為前殿成單思三月以題其額觀
者如流何使禿筆書

出羊欣
筆陣圖

崔瑗

崔瑗字子玉安平人曾祖蒙父駟子玉官至濟北相
文章益世善章草書師於杜度頗趣過之點畫精
微神變無礙利金百鍊美玉天姿可謂冰寒於水

也袁昂云如危峯阻日孤松一枝王隱謂之草賢
章草入神小篆入妙出書

張芝

張芝字伯英惟好書凡家之衣帛皆書而後練尤善
章草又善隸書帝仲將謂之草聖又云崔氏之肉

張氏之骨其章草草急就章字皆一筆而成伯英草
行入神隸書入妙出書伯英書如漢武愛道憑虛

欲仙出書

張昶

張昶字文舒伯英季弟為黃門侍郎尤善章草書類
碑史彙編卷之一百七

伯英時人謂之亞聖文舒草草入神八分入妙隸

入能出書

劉德升

劉德升字君嗣潁川人桓靈之世以造行書擅名即
以草勅亦甚妍美風流婉約獨步當時胡昭鍾繇
並師其法世謂鍾繇善行押書是也而胡書體肥
鍾書體瘦亦各有君嗣之羨出書

師宜官

師宜官南陽人靈帝好書徵天下工書於鴻都門至
者數百人八分稱宜官為最大則一字徑丈小則

方寸千言甚矜其能而性嗜酒或時廢至酒家
因書其壁以售之觀者雲集酤酒多售則鏹滅之
後為袁術將鉅鹿耿球碑術所立宜官書也出書
宜官書如鵬翅未息翩翩自逝出書

梁鵠

梁鵠字孟皇安定烏氏人少好書受法於師宜官以
善八分書知名舉孝廉為郎官亦在鴻都門下遷
選部郎靈帝重之魏武甚愛其書常懸帳中又以
釘壁以為勝宜官也於時邯鄲淳亦得次仲法淳
宜為小字鵠宜為大字皆不如師之用筆盡勢也

碑史彙編卷之一百七

蔡邕

後漢蔡邕字伯喈陳留人儀容奇偉篤孝博學能書
善音明天文術數工書篆隸絕世尤得八分之精
微體法百變窮靈盡妙獨步古今又勅造飛白妙
有絕倫伯喈八分飛白入神大篆小篆隸書入妙
女琰甚賢亦工書伯喈入嵩山學書於石室內得
一素書八角垂芒篆隸李斯并史籀用此筆勢伯
喈得之不食三日乃大呼喜歡若對數十人伯喈
因讀誦三年便妙達其旨伯喈自書五經於大學
觀者如市出書蔡邕書骨氣風透精爽入神出書

評書

劉景升

董止苑云劉景升為書家祖師鍾繇胡昭皆受其學然昭肥繇瘦各得其一體景升即劉表也表初在俊厨顧及之列人品之高可知藝文志有劉表集今雖不可見觀三國志注載與袁尚兄弟書其筆力豈減崔蔡耶則翰札之工又其餘事

胡昭

胡昭字孔明潁川人少而傳學不慕榮利有夷皓之節甚能楷書真行入妙衛恒云胡昭與鍾繇並師

碑史彙編

卷之一百七

古

三百二十一

於劉景昇俱善草行而胡肥鍾瘦尺牘之迹動見模楷羊欣云胡昭肉張芝骨索靖得其肉常誕得其骨張華云胡昭善隸書茂先與荀勗共整理記籍又立書博士署弟子教習以鍾胡為法

出書

鍾繇

魏鍾繇字元常少隨劉勝入抱犢山學書三年遂與魏太祖即鄴淳常誕等議用筆繇乃問蔡伯喈筆法於常誕誕惜不與乃自提胃嘔血太祖以五靈丹救之得活及誕死繇令人盜掘其墳墓遂得之自是繇筆法更妙繇精思學書臥畫被穿過表如

厠終日忘歸每見萬類皆書象之繇善三色書

妙者八分出下繇尤善於曹喜蔡邕劉德昇真

書絕世剛柔備焉點畫之間多有異趣可謂淵深

無際古雅有餘秦漢以來一人而已雖古之善政

遺愛結人於心未足多也若其行書則義之獻之

之亞草書則衛索之下八分則有魏受禪碑稱此

為最太祖四年堯書評云元常隸行入神草書入

分入妙鍾書有十二種意外巧妙實亦多奇

鍾會

鍾會

碑史彙編

卷之一百七

古

三百四十二

鍾會字士季元常少子善書有父風稍備筋骨美兼行草尤工隸書逸致飄然若凌雲思會常詐為荀勗書就勗毋鍾夫人取寶劍會兄弟以千萬緡造宅未移居勗乃潛畫元常形像會兄弟入見便大感動勗書亦會之類也會隸行章草並入妙

出書

常誕

魏常誕字仲將京兆人太僕端之子官至侍中伏膺於張伯英兼邯鄲淳之法諸書並善題署尤精明帝陵雲臺初成誤先釘榜末題署以龍盛誕輒輶長繩引上去地二十五丈就點畫誕因危懼以成

子孫無爲大字楷法袁昂云如龍拏虎據劍拔弩張張茂先云京兆常誕誕子熊頰川鍾繇繇子會並善隸書初青龍中洛陽許都三都宮觀始就詔令仲將大爲題署以爲永制御給筆墨皆不任用因奏蔡邕自於龍書兼斯書之法非統素不妄下筆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若用張芝筆左伯紙及臣墨無此三者又得臣手然後可以逞徑丈之勢方寸千言然草書之妙亞乎索靖也嘉平五年卒年七十五仲將八分隸書章草飛白入妙小篆入能兄康字元將工書子熊字少季亦善書時人

神史彙編

卷之一百七

五

云名父之子克有二嗣世所羨焉出書

王羲之

晉王羲之字逸少曠子也七歲善書十二見前代筆說於其父枕中竊而讀之父曰爾何來竊吾所秘羲之笑而不答母曰爾看用筆法父見其小恐不能秘之語羲之曰待爾成人吾授尔也羲之拜請父喜遂與之不盈朞月書便大進衛夫人見語太常王策曰此兒必有用筆訣近見其書便有老成之智因流涕曰此子必蔽吾名晉帝時祭北郊令羲之更祝板工人削之筆入木三分三十三書蘭

神史彙編

卷之一百七

十六

亭序三十七書黃庭經書訖空中有語卿書感我而况人乎吾是天台丈人自言立勝鍾繇羲之書多不一體出羊欣筆陣圖逸少善草隸八分飛白章行備精諸體自成一家法千變萬化得之神功逸少隸行草章草飛白五體俱入神八分入妙妻郗氏甚工書有五子獻之最知名玄之凝之徽之操之並工章草出書羲之罷會稽住蕺山下旦見一老姥把十許六角竹扇出市王問此欲貨耶一枚幾錢答云二十許右軍取筆書每扇五字姥大悵悅云舉家朝食俱仰於此云何書壞王答曰無所損但

畢龍騫而歸大以爲樂又嘗詣一門生家該佳饌供給意甚感之欲以書相報見有一新稚兒王便書之草正相半門生送往歸郡比還家其父已削刮都盡出圖書會粹

王獻之

王獻之字子敬尤善草隸幼學於父習於張芝後改變制度別創其法率爾師心冥合天矩初謝安請爲長史太元中新起太極殿安欲使子敬題榜以爲萬代寶而難言之乃說常仲將題靈雲臺之事子敬知其旨正色曰仲將魏之大臣寧有此事使

碑史彙編

卷之一百七

十七

三百四十五

其有此知魏德之不長安遂不之過子敬年五六歲時學書右軍從後潛掣其筆不脫乃歎曰此兒當有大名遂書樂毅論與之學竟能極小真書可謂窮微入聖筋骨緊密不減于父如大則尤真而寡態豈可同年唯行草之間逸氣過之及論諸體多少右軍總而言之季子差耳子敬之行草章草飛白五體俱入神八分入能出書

外國書

有康昕者善草隸王子敬常題方山亭壁數行昕密改之子敬後還過不疑又爲謝居士題畫象以示

子敬子敬難其能以爲西河絕美昕字君明乃外國人官至臨沂令

謝安

謝安字安石學正於右軍右軍云卿是解書者然而解書爲難安石猶善行書亦猶衛洗馬風流名士海內所瞻王僧虔云謝安入能書品錄也安石隸行草并入妙兄尚並工書出書

書景評書

晉書景字文休涼州刺史之玄孫官至潁川太守散騎常侍善古文大篆及草奇而且勁太元中武帝

碑史彙編

卷之一百七

大

三百四十六

改治宮室及廟諸門並欲獻之題額獻之固辭乃使劉瓌以八分書之後又使文休以大篆改八分焉或問王右軍父子書君以爲云何答曰二王自可謂能未是知書也景善作筆子敬得其筆以爲奇絕

蕭思話

宋蕭思話蘭陵人父源冠軍瑯琊太守思話官至征西將軍左僕射工書學於羊欣得其體無奇峯壁立之秀連岡盡望勢不斷絕亦可謂有功矣王僧虔云蕭全法羊風流媚好殆欲不減筆力恨

弱哀昂云羊真孔草蕭行范篆各一時之妙出書

王僧虔

瑯琊王僧虔博通經史兼善隸左僕射尚書令謚簡穆公僧虔長子慈年七歲外祖江夏王劉義恭迎之入中齋旋實寶物恣其所取慈惟取素琴一張孝子圖而已年十歲共時輩蔡約入寺禮佛正見沙門等識悔約戲之曰衆僧今日何乾乾慈應聲荅曰卿如此不知禮何以興蔡氏之宗約與宗之子也謝超宗見慈學書謂之曰卿書何如虔公荅云慈書與大人如雞之比鳳超宗鳳之子慈歷侍

神史彙編

卷之一百七

九

中贈太常卿約歷太子詹事

出談

蕭子雲

梁蕭子雲字景喬武帝謂曰蔡邕飛而不自義之白而不飛飛白之間在卿斟酌耳嘗大書蕭字後人匣而寶之傳至張氏賓護東都舊第有蕭齋前後序皆名公之詞也出尚書

僧智永

陳永欣寺僧智永師遠祖逸少章草及草書入妙行入能兄智楷亦工書丁硯亦善隸書時人云丁真永草出書

僧智果

隋永欣寺僧智果會稽人煬帝甚善之工書銘石甚爲瘦健造次難類嘗謂永師云和尚得右軍肉智果得骨夫筋骨藏於膚肉山不厭高深而此公稍乏清幽傷於淺露若吳人之戰輕進易退勇力而非武虛張誇耀無乃小人儒乎智果隸行草入能出

唐太宗飛白

唐太宗貞觀十四年自草書屏風以示群臣筆力道勁爲一時之絕嘗謂朝臣曰書學小道初非急務

神史彙編

卷之一百七

二十

子

時或留心猶勝棄日凡諸藝業未有學而不得者也病在心力懈怠不能專精耳又云吾臨古人之書殊不學其形勢惟在骨力及得骨力而形勢自生出尚書

漢王元昌

唐漢王元昌神堯之子善行書諸王仲季韓王曹王亦其亞也曹則妙於飛白韓則工於行草魏王魯王亦韓王之倫

歐陽詢

唐歐陽詢字信本博覽今古官至銀青光祿大夫率

更令書則入體盡能筆力勁險高麗愛其書遣使請焉神堯歎曰不意詢之書名遠播夷狄貞觀十五年八十五卒詢飛白隸行草入妙大篆章草入能出書率更嘗出行見古碑索靖所書駐馬觀之良久而去數步復下馬佇立疲則布毯坐觀因宿其傍三日而後去出書今開元通寶錢武德四年鑄其文乃歐陽率更書也出書

虞世南

虞世南字伯施會稽人也仕隋為秘書郎煬帝知其才嫉其鯁直一為七品十餘年仕唐至秘書監文

碑史彙編 卷之一百七

三

三

皇曰世南一人遂兼五絕一博學二德行三書翰四詞藻五忠直有一於此足謂名臣而世南兼之行草之際尤所偏工本師釋智永及其暮齒加以道逸卒年八十九伯施隸草行入妙出書

褚遂良

褚遂良河南人父亮太常卿遂良官至僕射善書少則伏膺虞監長則祖師右軍真書甚得其媚趣顯慶中卒年六十四遂良隸行入妙亦嘗師受史陸史亦有古直傷于踈瘦出書遂良問虞監曰其書可如永師曰吾聞彼一字直五萬君豈得若此褚

曰何如歐陽詢虞曰聞詢不擇紙筆皆能如志者豈得若此褚曰既然某何更留意於此虞曰若使手和筆調遇合作者亦深可貴尚褚喜而退出書

高正臣書

高正臣廣平人官至衛尉卿習右軍之法虞宗愛其書張懷素先與高有舊朝士就高乞書張或贗書之高嘗為人書十五帝張乃戲換其五紙又令示高高再看其不似其書笑曰必是張公也乃審其所換五紙客曰猶有在高又視之竟不能辨高嘗許

碑史彙編 卷之一百七

三

三

書一屏踰時張大悵惋遂致意於陸柬之使為書告于高高嫌之不將入帙為鼠所傷乃持去張公曰此鼠甚解正臣意風調不合一至於此正臣隸與行草入妙

開元體

柳公權師歐不及遠甚而為醜怪惡體之祖自柳世始有俗書唐官告在世為褚陸徐嶠之體猶有不俗者開元以來緣明皇字體肥俗始有徐浩以合時君所好經生字亦自從肥開元已前古氣無復有矣

徐浩僧虔書法

唐人以徐浩比僧虔甚失當浩大小一倫猶吏楷也僧虔蕭子雲傳鍾法與子敬無異大小各有分不一倫徐浩為顏真卿辟客書韻自張顛血脉來教顏大字促令小小字展令大非古也

王紹宗

王紹宗字承烈官至秘書少監祖述子敬欽美東之其中小真書體篆猶佳其行書及章草次于真書與人書云老夫書翰無工者特出水墨之積習恒精于心虛神精思以取之每與吳中陸大夫論及

神史彙編

卷之百七

王

三百五

此道明日不覺已進陸後訪知嗟賞不少置將余比虞七以虞亦不臨駕故也但心馳目想而已聞虞寐布被中恒手畫腹皮與余正同也承烈隸行草入能

范文度

范文度所臨蘭亭不拘拘然求合其形似而書得右軍用筆之意真所謂善學柳下惠者歐陽公集古錄已載此書恨未之見今始識面信名下無虛士

鄭廣文

鄭廣文任廣文博士學書而病無紙知慈恩寺有

數間屋遂借僧房居止日取紅葉學書歲久殆後自寫所製詩并畫同為一卷封進玄宗御筆書其尾曰鄭虔三絕出尚書

李陽冰

李陽冰善小篆自言斯之後開元中張懷瓘撰書斷陽冰張旭並不載絳州有篆字與古不同頗為怪異李陽冰見之寢卧其下數日不能去驗其書是唐初不載書者名姓碑有碧落二字時人謂之碧落碑出國史補

李邕書

神史彙編

卷之百七

王

三百五

邕得李邕書不甚好然疑邕以書自名必有深趣及看之久遂謂他書少及者得之最晚好之尤篤譬猶結交其始也難則其合也必久予雖因邕書得筆法然為字絕不相類豈得其意而忘其形者耶因見邕書追求鍾王以來字法皆可以通然邕書未必獨然允學書者得其一二可以通其餘予偶從邕書而得之耳嘉祐五年春分日雪中西窓信筆

張旭

張旭草書得筆法後傳崔邈顏真卿旭言始吾門

主與擔夫爭路而得筆法之意後見公孫大娘舞
劍器而得其神飲醉輒草書揮筆大呼以頭搥水
墨中而書之天下呼為張顛醒後自視以為神異
不可復得後輩言筆札者歐虞褚薛或有異論至

長史無間言

出國史補

僧懷素

長沙僧懷素好草書自言得草聖三昧棄筆堆積埋
於山下號曰筆塚

出國史補

楊凝式字法

楊凝式在五代最號能書毋不自檢束號楊風子人

釋史彙編

卷之一百七

三

三

莫測也其筆札豪放傑出風塵之際歷後唐周漢
卒能全身名其智與字法亦俱高矣在洛中往往
有題記平居好事者置賓主坐右以為清玩五代
文章卑泥字畫從之楊凝式筆跡雄強往往與顏
柳相上下今世多稱李建中宋宣獻此二人書僕
所不解宋寒而李俗殆是浪得名耳惟蔡君謨書
資格既高而學亦至當為本朝第一

李煜書

宣和間蔡寶臣收南唐後主書數軸來京師以獻蔡
緝其一乃王師攻金陵城垂破時倉皇中作一跡

禱於釋氏願兵退之後許造佛殿若下所佛像若
千身菩薩若干身齋僧若干萬員其數皆甚多字
畫潦草然皆遒勁可愛蓋危迫窘急中所書也又
有看經發願文自稱蓮峯居士李煜又有長短句
臨江仙而無尾句劉延仲為補之云

風法華

往時有風法華者偶然至人家見筆便書初無倫理
久而禍福或應豈非好怪之士為之遷就其事耶
予每見筆輒書故江荆幾北予為風法華

文正公書法

釋史彙編

卷之一百七

三

三

宋蘇才翁筆法妙天下不肯下一世人惟稱范文正
書與樂毅論同法黃山谷謂才翁傲睨萬物衆人
皆側目而文正公待之甚厚故才翁評書少曲董
狐之筆耳山谷此評似非君子之言文正公字法
實入書家之品才翁非佞語也王荆公字本無所
解評者謂其作字似忙世間那得許多忙事而山
谷阿私所好謂荆公字法出於楊虛白又謂金陵
定林寺壁有荆公筆數百字惜未見賞音者何荆
公字在當時無一人賞音而山谷獨稱之耶才翁
曲筆於范文正公不猶愈山谷獻諛於王安石乎

蔡君謨

蘇子美死後遂覺筆法中絕近年君謨獨步當時然謙讓不肯主盟往年予嘗戲謂君謨學書如急流用盡氣力不離故處君謨頗笑以爲能取譬今思此語已二十餘年意何如哉

蔡襄洛神賦

予頃時於陝府道間舍於逆旅因步行田間有村學教授二三小兒與之語言皆無倫次忽見案間有小兒書卷其背乃蔡襄寫洛神賦已截爲兩段其一塗汙已不可識問其何所自得曰吾家敗籠

神史彙編 卷之二十七

三

物也問更有別紙可見否乃從壁間書篋中取二十紙大半是襄書簡亦有李西臺川箋所寓詩數紙因此隨以白紙百餘幅易之欣然見授問其家世曰吾家祖嘗亦爲大官吾父罷官歸死於此吾時年幼養於近村學究家今從李姓然吾祖官稱姓名皆不可得而知頃時如此紙甚多皆與小兒作書卷及糊窓用矣會日已暮乃歸旅舍明日天未曉卽登途不及再往至今爲恨

東坡書法

王初泰履道評東坡書者衆矣劔拔弩張驥奔猊扶

則不能無至於尺牘狎書恣態橫生不矜而妍下東而莊不軼而豪扇散客與雲霧如零春之雨森疎掩欽熠熠如從月之星紆徐婉轉纚纚如抽蘭之絲恐學者所未到也

米芾書法

米芾得能書之名似無負於海內芾於真楷隸篆不甚工惟於行草誠入能品以芾如六朝墨翰副在筆端故沉著痛快如乘駿馬進退裕如不煩鞭勒無不當人意然意效其法者不過得外貌高視闊步氣若軒昂殊未究其中本六朝妙處醞藉風骨

神史彙編 卷之二十七

天

自然超逸也又芾之詩文無蹈襲出風烟之上覺其詞翰固有凌雲之氣賡者當自得之

胡銓

胡忠簡銓之在宋世不獨其忠鯁蓋於一時至于心畫亦端嚴勁挺可爲世法孝宗嘗謂忠簡曰卿寫字宛如卿爲人對曰臣幼法顏真卿今自成一家耳上又曰朕前日侍太上於德壽宮閣上治疊書面因得卿紹興戊午所上封事直蹟太上與朕詳玩久之喜卿辭意精切筆法老成英風義氣凜然飛動太上自藏之曰爲後代式但其後爲秦檜批

抹汗漬者良多朕啓太上令工逐行裁去裝裱
矣宋之諸帝高宗最善書忠簡手筆爲帝所賞愛
則其精可知矣後世但稱其乞斬秦檜之疏而
此則或未知也口爲表出

僧善大書

仁宗時契丹獻八尺字圖求書待詔皆未能也詔求
善大書者有僧請爲方丈字以沙布地爲國字張
圖於上東瓊爲筆漬墨倚肩循沙而行或脫袈裟
拔墨囊中擲以爲點遂賜紫衣

趙集賢

神史集編 卷之十百七

三十七

趙集賢與人爲碑若非茅紹之刻則不書亦以此人
稍能知其筆意耳

金琮

南都赤松金琮元玉書宗趙魏公有樓名極高閣接
每夜學書燃燭一枝價一分每月豫送燭銀三錢
寒暑無間著趙書甚多以書法擅當代然人品又
高無枉道干謁是以公存日書名尚未顯歿後人
得片紙爭愛之同時有九峰徐霖子仁亦宗趙又
宗朱文公晚年筆爛可厭然篆宗周伯奇名不在
元玉之下但士類鄙其縱橫能使城南豪富

世用不及赤松之養高也當是時詩句則謝子象
雲山則史庭直小景則王孟仁填詞則陳大聲蘊
藉風雅爲南都一時之重今皆寥落矣

張汝弼

草書入我 朝莫並駕於張東海汝弼蓋其操縱開
闔投筆所向無不如意且姿態橫發不復襲前人
畦畛疑顛素以後僂入妙品世所謂糾糾驚蛇未
足喻也當時巧書者塞戶幾於鐵門限聲譽而遠
夷求募至以十金購書一紙今歿世未久搜訪真
蹟不可多得矣然以其多出新意故識者有古法

神史集編 卷之十百七

三十五

變壞之言暇日考玩所見亦頗合乃知晦翁謂本
朝書法至蘇黃米蔡而一壞殆非過論

章友直

章友直伯益以篆得名召至京師翰林院篆字待詔
數人聞其名然心未之服也俟其至俱來見之云
聞妙藝友夫願見筆法伯益命粘紙各數張作二
圖卽令泚墨濡毫其一縱橫各作十九畫成一卷
局其一作十圓圈成一射帖其筆之麗細間架疎
密無毫髮之失諸人見之大驚嘆服再拜而手

三宋

宋者宋克宋廣宋璉也克字仲溫號南宮生姑蘇人其書專工章草廣字昌裔松江人書學素師燕善行草亦入能品璉字仲珩乃潛溪學士之次子官中書舍人其書宗康里子山亦可稱入室者嘗見其書玉兔泉聯句詩云玉兔泉在南京應天府儒學中

國朝善書

國初諸公儘有善書者但非法書家耳其中惟吾松二沈聲譽籍甚受累朝恩寵然大沈正書倣陳谷陽而失之於軟沈民望草書學素師而筆力欠

神史彙編

卷之一百七

三

三

勁章草宗宋克而乏古意此後如吾松張東海姑蘇劉廷美徐天全李范菴祝枝山南都金山農徐九峯皆以書名家然非正脉至衡山出其隸書專宗梁鵠小楷師黃庭經爲余書語林序全學聖教序又有蘭亭圖上書蘭亭序咄咄逼右軍乃知自趙集賢後集書家之大成者衡山也世但見其應酬草書大幅遂以爲枝山在衡山上是見其杜德機技山小楷亦臻妙其餘諸體雖備然無晉法且非正鋒不逮衡山遠甚

何氏語林

神史彙編卷之一百七

神史彙編卷之一百八

海右閔民王圻纂集

文史門

書法類

書法總論

真行草書之法其原出于蟲篆八分飛白章草等圓勁古淡則出于飛白簡便痛快則出于章草然而其向背則出于飛白簡便痛快則出于章草然而其草與行各有體制歐陽率更頗平原草以真爲草李邕李西臺輩以行爲真亦以古人有專工正書

神史彙編

卷之一百八

十

三

者有專工草書者信乎不能兼美也或云草書于字不抵行書十字行書十字不抵真書一字意以爲草至易而真至難豈真知書者裁大抵下筆之際盡效古人則少神氣專務道勁則俗病不除所貴熟習兼通心手相應斯爲妙矣白雲先生歐陽率更書訣亦能言其梗概孫過庭論之又詳皆可參稽

書法源流

宜春劉才卿序古今書法源流云黃帝時蒼頡作古文周宣王時史籀作今文秦李斯損大篆作小篆

時始皇好征伐法令繁劇軍期嚴速篆字難卒就乃約大小篆歸之於楷且稍作波勢謂之隸書欲其省工而便於隸佐書也故亦曰佐書始皇便之乃行於世又有王次仲以當時字體少波勢乃增之爲八分因其字方八分遂以爲名漢史遊復解散隸體而爲章草劉德升破隸體作行書張伯英變行書作大草已上才卿所考訂亦詳矣按藝文志不以小篆爲李斯而以爲程邈亦必有據歐陽集古錄跋以隸與八分爲一體趙明誠金石錄云隸書者今之楷書是也亦曰真書亦曰正書自唐

御史彙編

卷之百八

二

三六

真書

真書以平正爲善此世俗論唐人之失也古今真書之妙無出鍾元常其次王逸少今觀二家之書皆滿洒縱橫何拘平正良由唐人以書判取士而士大夫字畫類有科舉習氣顏魯公作千祿字書是其證也矧歐虞顏柳前後相望故唐人下筆確入矩無復晉魏飄逸之氣且字之長短大小

疎密天然不齊孰能一之謂如東字之長西字之短口字之小體字之大朋字之斜黨字之正千字之疎萬字之密畫多者宜瘦畫少者宜肥魏晉書法之高由各盡字之真態不以私意參之耳或者專喜方正極意歐顏或者專務勻貞獨師虞永或謂體須精區則自然平正此又有徐會稽之病或又欲其滿散則自不塵俗此又有王子敬之風豈足以盡法書之美哉真書用筆自有八法常采古人字列以爲圖今畧言其旨點者字之眉目全藉顧盼精神有向有背隨字異形橫直畫者字之骨體欲其平正勻淨有起有止所貴長短合宜結束堅實ノ音入音拂者字之手足伸縮異度變化多端要如魚翼鳥翅有翩翩自得之狀挑剔者字之步履欲其沉實晉人挑剔或帶斜拂或橫引向外至顏柳始正鋒爲之正鋒則無飄逸之氣轉折者方圓之法真多用折草多用轉折欲少住住則有力轉欲不滯滯則不道然而真以轉而後通草以折而後勁不可不知懸針者必欲極正自上而下端若引繩垂而復縮謂之垂露翟伯壽問於米老曰書法當何如米老曰無垂不縮無往不收此必至

御史彙編

卷之百八

三

三六

精至熟然後能之古人遺墨得其一點一畫皆昭然絕異者以其用筆精妙故也用筆不欲太肥肥則形濁又不欲太瘦瘦則形枯不欲多露鋒芒多露則意不持重不欲深藏圭角深藏則體不精神不欲上小下大不欲左低右高不欲前多後少

草書

草書之體如人坐臥行立揖遜忿爭乘舟躍馬歌舞躡躡一切變態非苟然者又一字之體率有多變有起有應如此起者當如此應各有義理王右軍書義之字常字得字深字慰字最多多至數十字

釋史彙編

卷之一百八

四

三十七

無有同者而未嘗不同也可謂所欲不踰矩矣大凡學草書先當取法張芝皇象索靖等草草則結體平正下筆有源然後效王右軍申之以變化鼓之以奇崛若從學諸家則字有工拙筆多失誤當連者反斷當斷者乃續不識背向不知起止不悟轉換隨意用筆任筆賦形誤謬失錯反為新奇自大令以來已如此矣况今世裁又論草法云用筆如折股釵如屋漏痕如錐畫沙如壁折此皆後人之論折股釵者欲其曲折方剛而有鯁力屋漏痕者欲其無起止之迹錐畫沙者欲其勻而藏鋒壁

欲其無布置之巧然皆不必若是筆正則藏鋒筆假則鋒不發銳一起一倒一晦一明而神奇出焉常欲筆鋒在畫中則左右皆無病矣

用墨

作楷墨欲乾然不可太燥行草則燥潤相雜潤以取妍燥以取險墨濃則筆滯燥則筆枯亦不可不知也筆鋒欲長勁而圓長則含墨可以運動勁則有力圓則妍美予嘗評世有三物用不同而理相似良弓引之則來舍之則急世俗謂之揭箭好刀按之則屈舍之則勁直如初世俗謂之回性筆鋒亦欲如此若一引之後已曲不復挺又安能如人意耶長而不勁不如勿長勁而不圓不如勿勁蓋紙筆墨皆書法之助也

行書

嘗考魏晉行書自有一體與草不同大率變真以便於揮運而已草出于章行出於真雖曰行書各有定體縱復晉代諸賢亦若不相遠蘭亭記及右軍諸帖第一謝安石大令諸帖次之顏楊張永蘇米亦後世可觀者大要以筆老為貴少有失悞亦可輝映所貴乎濃纖間出血脉相連筋骨老健風神

釋史彙編

卷之一百八

五

二

洒落姿態備具真有真之態度行有行之態度其有草之態度必須博習可以兼通

古人用墨

古人晨起必濃磨墨汁滿研池以供一日之用不盡則棄去來早再作故研池必大而深其草篆隸皆用濃墨至行草過筆處雖如絲髮其墨亦濃近世傳朋溪得古人筆法其他不及也

草績書訣

鍾繇教其子曰學書須精思吾學三十年坐則畫地卧則畫被竊見萬物皆效象之書乃臻妙

神史彙編

卷之二百八

六

蔡邕入嵩山石室中得素書八角垂芒如篆籀

草書須接前連後字有點者字竟乃安點隸書太急則墨不入紙隸有擊石之波八分書有隼尾波最為難得

張長史曰褚河南論用筆當如印泥畫沙始不悟後于江岸見沙地平淨以錐畫字媚好可愛始信長史之言貴藏鋒也

虞世南書體段道媚舉止不凡能中更能妙中更妙筆陣圖云硯水者城池也紙者陣也筆者刀稍也果者甲兵也心意者將軍也結構者謀略也

鍾繇弟子宋翼每畫一波三折筆作一戈如百鈞作一點如高峰墜石作一牽如百歲枯藤作一縱如驚蛇入草

王逸少云紙取東陽魚卵墨取廬阜松烟又云字多肉少骨者謂之墨猪

字法相傳

蔡文姬傳云八法蔡邕授於神人而傳崔瑗及女文姬文姬傳鍾繇傳衛夫人夫人傳王羲之羲之傳獻之獻之傳外甥羊欣傳王僧虔僧虔傳蕭子雲子雲傳智永智永傳虞世南世南傳歐陽

神史彙編

卷之二百八

七

詢詢傳陸東之東之傳姪彥達彥達傳張旭旭傳李陽冰陽冰傳徐浩顏真卿鄒彤章玩崔邈等二十三人

善書懸手

蘇黃兩公皆善書皆不能懸手逸少非好鵝效其宛勁爾正謂懸手轉腕而蘇公論書以手抵案使腕不動為法此其異也

正草兼有

前人多能正書以代草書蓋二法不可不兼有正則端雅莊重結密得體若大臣冠劍儼立廊廟草則

騰蛟起鳳振迅筆力頽脫毫舉終不失真所以齊
高帝與王僧虔論書謂我書何如僧虔曰臣正書
第一草書第二陛下草書第二正書第三是臣無
第三陛下無第一帝大笑故知學書者必知正草
二體不當闕一故鍾王輩以此擅名

宋書之弊

學之弊無如宋朝作字直記姓名爾其點畫位置
殆無一堪名世先皇帝尤喜書至立學養士惟得
杜唐稽一人餘皆體倣了無神氣因念東晉渡江
後書有王謝而下朝士無不能書以擅一時之譽

卷之百八

八

錢法惟信州徐競餘皆碌碌可歎

五體字法

人作字有真行草隸篆五體往往篆隸各成一家
真行草自成一家者以筆意本不同每拘於點畫
勾捺豎撇皆無放意自得之迹故別爲戶牖若通
其變則五者皆在筆端了無閉塞惟在得其道而
已非風神穎悟力學不倦至有筆冢研山者似未
易語此

字病

老杜作薛稷慧普寺詩云鬱鬱三大字蛟龍岌相纏
今有石本得視之乃是勾勒倒收筆鋒筆筆如蒸
餅音字如人握兩拳伸臂而立醜怪難狀由是論
之古字要骨格肉須裹筋筋須藏肉帖乃秀潤其
布置穩不俗險不怪老不枯潤不肥變態貴勁不
貴枯枯生怒怒生怪貴形不貴作作入畫盡入俗
皆字病也

夢授書法

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茲古語也吾夢古衣冠人
授以摺紙書書法自此差進與他人都不曉蔡元

稗史彙編

卷之百八

九

長見而驚曰法何大遽異耶此公亦具眼人章子
厚以真字名獨稱吾行草欲吾書如排筭子然真
字復有體勢乃佳耳

揆鐙

錢若水言古之善書鮮有得筆法者唐陸希聲得之
凡五字撇押鉤格抵用筆雙鉤則點畫勁動謂之
揆鐙法希聲云昔二王皆傳此法希聲以授沙門
晉光入長安爲翰林供奉希聲猶不遺密旨
下龍蛇似有神天池雷雨變遂巡寄言晉日
手應念江頭泝人晉光因引薦希聲下貴倖後

至宰相刁衍言江南後主得此法書絕勁復增二字曰導送今待詔尹熙古亦得之所書為一時之絕李無惑工篆亦得其法查道始習篆患其體勢柔弱熙古教以此法仍雙鉤用筆經年始習熟而篆體勁直甚佳

蒼史書法

予嘗謂字法之微妙功均造物迹出窈冥未易以點畫之工便為至極蒼史始意幽演發為聖迹勢合卦象德該神明開闔形制神化天下至秦漢諸人悉胸次萬象布置規範想見神游八表道冠一時

神史彙編 卷之一百八 十 子方平

或帝子神孫廊廟才器稽古入妙用智不分經明行脩操尚高潔故能發為文字照映編簡至若虎視狼顧龍駭獸奔或草聖草賢或絕倫絕世冥合天矩觸塗造極非夫通儒上士詎可語此豈小智自私不學無識者可言也

郝經論書

郝陵川論書云太嚴則傷意太放則傷法又云心正則氣定氣定則腕活腕活則筆端筆端則墨注墨注則神凝神凝則象滋無意而皆意不法而皆法皆名言也凡元人評書畫皆精當遠勝宋人

書法肥瘦

方遜志云杜子美論書則貴瘦硬論畫馬則鄙多肉此自其天資所好而言耳非通論也大抵字之肥瘦各有宜未必瘦者皆好而肥者便非也譬之美人然東坡云妍媸肥瘦各有態玉環飛燕誰敢輕又曰書生老眼省見稀畫圖但怪周昉肥此言非特為女色評持以論書畫可也予嘗與陸子淵論字子淵云字譬如美女清妙不清則不妙子戲答曰豐肥不豐則不艷子淵首肯者再

逸少晚成

神史彙編 卷之一百八 十 子方平

唐人謂逸少天資不及工用故初不勝郗庾而暮年方妙予謂不然衛夫人見逸少學書拊膺而嘆曰後當勝已此豈無天資者耶而暮年方妙者乃大器晚成爾

獻之書法

晉起太極殿謝安欲使獻之題榜以為萬代實當時名士已愛重若此而唐人評獻之謂雖有父風殊非心巧字勢疎瘦如枯木而無屈伸若餓隸而無放縱鄙乏而無佳處豈唐人能書者眾而好惡遂不同如是耶

義之鬼

虞世南書冠當時人謂為義之鬼字錦又竇晁謂李

陽冰篆為筆虎

薛稷善書

薛稷河東人官至太子少保學書于褚猶尚綺麗好
膚肉得師之半可謂河南公之高足甚為時所珍
尚稷隸行入能

宋名世書

得書須得趣他好俱忘乃入妙別有一好縈之便不
工也海岳以書學博士召對上問本朝以書名世

神史集編

卷之百八

十一

書及數人海岳各以其人對曰蔡京不得筆蔡下
得筆而乏逸韻蔡襄勒字沈遼排字黃庭堅描字
蘇軾畫字上復問卿書何如對曰臣書刷字

足書

大曆中東都天津橋有乞兒無兩手以右足夾筆寫
經乞錢欲書時先用擲筆高尺餘以足接之未嘗
失落書跡官楷書不如也山西陽

古今書評

梁武帝命袁昂作書評今法帖第五卷智果書此一
段謂為梁武帝評書中興館閣書目亦然誤也其

畧曰王僧虔書猶如楊州王謝家子弟縱復不端

正奕奕皆有一種風氣王子敬書如河朔少年皆

悉充悅舉體皆施而不可耐羊欣書似婢作夫人

不堪位置而舉止羞澁終不似真阮妍書如貴胃

失品次不復排突英賢王儀同書如晉安帝非不

處尊位而都無神明殷均書如高麗人抗浪少有

意氣而委顏自足精神徐淮南書如南國士夫徒

尚風軌然不寒乞陶隱居書如吳興小兒形狀未

成而骨氣甚峭快柳彥書如深山道士見人便

欲逃維曹喜書如經論道士言不可絕王右軍

神史集編

卷之百八

三

字勢雄逸如龍跳天門虎卧鳳閣故歷代寶之

以為訓蔡邕書骨氣洞達爽爽如有神力程廣平

書如鴻鵠弄翅顏頤布置初雲之見白曰蕭思話

書如舞女低腰仙人笑樹李鎮東書如芙蓉之出

水文彩之鏤金桓玄書如快馬入陣隨人屈曲豈

須文譜范懷約真書有力草行無功故知簡牘非

易皇象書如謳韻繞梁孤飛獨舞孔琳之書如花

散空中流微自得李岩之書如鏤金素月屈玉

自照薄紹之書如龍遊霄漢縱然可愛崔子玉書

如危峰阻日孤松單枝邯鄲淳書應規入矩方圓

乃成師宜官書如鵬羽未息翩翩自逝梁鵠書

龍威虎震劍拔弩張張伯英書如武帝愛道馮

欲仙衛恒書如插花舞女援鏡笑春索靖書如飄

風忽舉鸞鳥乍飛鍾繇書如雲鶴遊天群鴻戲海

行間茂密實爲卓異米元章採隋唐至本朝得一

十四家續之云僧智永書氣骨清健大小相雜如

十四五貴胃性方循繩墨忽越規矩褚遂良書如

馭戰馬舉動從人而別有一種驕色虞世南書如

學休粮道士神定雖清而體氣疲困歐陽詢書如

新痊病人顏色舉動辛勤柳公權書如深山道士

釋史彙編卷之百八 西

修養已成神氣清健無一點塵俗顏真卿書如頂

羽挂甲樊噲排突硬弩欲張鉄柱將立昂然有不

可犯之色李邕書如乍富山民舉動倔強禮節生

疎徐浩書如蘊德之士動容溫厚舉止端正敦尚

名節體氣純白沈師傳書如龍遊天表虎踞溪旁

神情自若骨法清虛周越書如輕薄少年舞劍氣

勢空健而鋒刃交加錢易書如美丈夫肌體充悅

神氣清秀蔡襄書如少年女子體態嬌婉行步綏

慢多飾繁華蘇舜欽書如五陵少年訪雲尋雨駢

馬青衫醉眠芳草狂歌院落張友直書如宮女持

花嬌媚對鑑端正自然別有一種嬌態

高宗論本朝書翰

宋高宗論本朝士人自國初至今殊乏以字畫名世

縱有不遇一二誠非唐比羊欣書如作夫人羞澁

不堪位置而世言米芾喜效其體蓋米法欹側頗

協不堪位置之意聞薛紹彭嘗戲米曰公效羊欣

而評者以婢比欣公豈俗所謂重臺者耶本朝承

五季之後無復字畫可稱至太宗皇帝始搜羅法

書倫盡求訪當時以李建中字形瘦健始得時譽

猶恨絕無秀異至熙豐以後蔡襄李時雍體製方

釋史彙編卷之百八 五

入格律欲度驂駟終以駸駸不爲絕賞繼蘇黃米

蔡筆勢瀾翻各有趣向然家鷄野鴝識者自有優

劣尤勝泯然與草木同腐者矣

宋名賢書

朝中名賢之書惟蔡莆陽蘇易簡許公蘇東坡黃山

谷蘇子美秦淮海李龍眠米南宮吳練塘傅王逸

少皆有古人之態莆陽典重有法度蘇許公無愧

楊法華東坡草聖得意咄咄逼人顏魯公山谷乃

懸腕書深得蘭亭風韻然行不及真草不及行子

美乃許公之孫自有家法草聖可亞張長史淮海

專學王小楷姿媚道勁可愛龍眠于規矩中時飄逸綽有晉人風度南宮本學顏自成一家於側掠努趯循古法度無一筆妄作練塘深入太令之室昨作鍾體逸少殆欲欺陵懷素或謂過矣

學書為樂

蘇子美嘗言明窓淨几筆硯紙墨皆極精良亦自是人生一樂然能得此樂者甚少其不為外物移其好者又特希也予稔知此趣恨字體不工不能到古人佳處若以為樂則自足有餘自少所喜事多幾中年以來漸以廢去或厭而不為或力有所不能而止其愈久益深而尤不厭者書也至於學字為於不倦時往往可以消日乃知賢者留意於此不為無益也

鳳凰翻身

水漬張思聰模古帖自名鳳凰翻身

刁斗錄

涪陵有張飛刁斗錄其文字甚工飛所書也張士環詩云天下英雄只豫州阿瞞不共戴天仇山河割據三分國宇宙威名丈八矛江上祠堂嚴劍佩人間刁斗見銀鈎空餘諸葛秦州表左祖何人復為

劉此詩蓋述劉豫州事而美飛之無文翰也人祇知飛驍將耳而乃善文事若此予讀晉武穆公送張紫陽北代詩雄渾悲壯即唐名家不是過古之名將不偏才如此二公且同諱予偶撫及錄之

雜書四事

章丞相申公子厚以能書自負性喜揮翰雖任政府暇時日書數幅予嘗見雜書一卷凡九事因載其四于此一云東漢魏晉皆以八分題宮殿榜今石刻東漢魏晉皆用八分許昌群臣勸進與受禪壇碑皆八分之妙者近世有荒唐士人妄謂為隸書

釋史集編卷之百八

十七

而不知隸書乃鍾會正書耳世俗亦往往從而謂之隸書何昏蒙妄惑如此耶一云書學名家乃多父子祖孫豈不由師授傳習之有素乎崔張鍾杜衡索王庾諸人是也一云吾頃見蘇浩然兄弟言其曾祖叅政所收古書畫盡付幼子掌之既薨諸兄弟以其素所愛不復取悉以畀之所與共者十一二而已其叅政之幼子官洪洲卒于官書畫皆散失不復存今諸房所共有者是十一二之粗者爾然猶足以甲士族也一云學書須先曉規矩法度然後加以精勤乃至於能能之不已至于心悟

而自得乃造於妙由妙之極遂至於神要之不可無師授與精勤耳凡用筆日益習熟日有所悟悟之益深心手日益神妙力在手中而不在手中必須用力而不得用力應須在意而不得在意此可以神遇而不可以言傳也

字學傳受

王右軍本學衛夫人其後遂妙絕天下所謂風斯在下也東坡字本出顏魯公後遂自名家所謂青出於藍也

衛夫人各標字茂漪晉汝陰太守李矩妻善鍾法

神史彙編

卷之百八

大

能正書入妙王逸少師之杜甫謂學書初學衛夫

人但恨無過王右軍

刻字假名

唐李邕善書仍自刻多假立刻字人名如茯苓芝黃仙鶴之類

神史彙編卷之一百八

神史彙編卷之一百九

海右閒民王圻纂集

文史門

文用類

總論

伏羲初以木刻字軒轅易以刀書虞舜造筆以漆書于方簡刑夷作墨史籀始墨書於帛仲由作硯蔡倫作紙

養筆墨硯紙

養筆以硃黃酒舒其毫養紙以芙蓉粉借其色養硯

神史彙編

卷之二百九

二五五

以文綾益貴乎隔塵養墨以豹皮囊貴乎遠濕蓬溪子遵之

寶相枝

開平二年賜宰相張文蔚楊陟薛貽矩寶相枝各二十龍鱗月硯各一寶相枝班竹筆管也花點勻密如兔毫石紋似龍鱗硯形象月真歛產也

文具列號

歐陽通善書備飾文具其家多藏遺物皆就刻名列號有一研室曰紫方館金茂盛研滴曰金小相鎮帝曰套子龜熏陸香魁小連城玉玆千均皮水瑩

鍾鼎書人曰筆曰墨曰硯宗師曰格曰權曰平

筆墨

馬溫公與蘇子瞻論茶墨俱香云茶與墨二者正相反茶欲白墨欲黑茶欲重墨欲輕茶欲新墨欲陳蘇曰奇茶妙墨俱香是其德同也譬如賢人君子黔晷美惡之不同其德操一也公以為然

筆墨別名

楊達贈姚月華以筆墨書側理云奉送不律隄麋有二女侍在側問曰不律隄麋何也女曰楚謂之聿

和史彙編 卷之一百九

二

吳謂之不律燕謂之弗皆筆名也漢人有墨名曰隄麋女子博物有如此者

藏鋒都尉

蜀多文頌亦風土所致薛濤嘗作四友贊其畧曰磨潤澤先生之腹滯藏鋒都尉之頭引書煤而黠黠入文畝以休休傳記止載曹浦花發五雲高之句而遺此故錄之

尺二冤家

少師楊凝式書回獨步一時求字者帑軸堆疊石垣墻少師見則浩歎曰無奈許多債主真是尺二冤家

家

蠶紙

世說蔡倫造紙倫後漢和帝元興年中常侍搗故魚網作紙三輔故事云衛太子以紙蔽鼻前漢已有之又和熹鄧太后貢獻悉斷歲時但貢紙筆而已蓋紙舊亦有之特蔡倫善造耳非創也唐中國紙未倫多取于外夷故唐人詩中多用蠻箋字亦有謂也高麗歲貢蠻紙書卷多用為觀日本國出松皮紙又南番出香皮紙色白紋如魚子又苔紙以水蒼打為之名側理紙薛道衡詩云昔時應春色

和史彙編 卷之一百九

三

蜜香紙

以蜜香樹皮葉作之微褐色青紋如魚子極香且堅韌水漬之不潰爛大康五年秦獻三萬幅帝以百幅賜杜預令寫所撰春秋釋例傳集註解以進

紙墨

蕭子良王僧虔書曰佐伯之紙妍妙輝光仲將之墨

一點如漆佐伯人名也

卯兒品

建中元年日本國真人興能來朝善書札有譯者乞得章草兩幅沙苑楊履顯德中爲翰林編排官言譯者乃遠祖出兩幅示余筆法有晉人風韻紙二幅一云女兒青微紺一云卯兒品是白滑如鏡面

桃花紙

楊炎在中書後閣糊窓用桃花紙塗以水油取其甚

明鳳池

神史彙編 卷之一百九

四

十樣鸞牋

補詩云十樣鸞牋出益州成都古今記載其目曰深紅曰粉紅曰杏紅曰明黃曰深青曰淺青曰深綠曰淺綠曰銅綠曰淺紅凡十樣又有松花金沙泥沙彩霞金粉桃花冷金之別即其異名又蜀志載王衍以霞光牋五百幅賜金堂令張嬪霞光即深紅牋也又有百韻牋以其幅長可寫百韻詩爲名其次學士牋則短于百韻焉

孟氏十錦

孟氏在蜀時製十樣錦名長安欣天下樂鵬圖畫男

實界地方勝獅圓象眼八塔韵錢梗葉荷

蠲紙

温州作蠲紙潔白堅滑大畧類高麗紙東南山出紙最多此當爲第一烏由奉皆出其下然所作甚少政和以來方入貢權貴求索寢廣而紙戶力不能勝矣吳越錢氏時供此紙者蠲其賦役故號蠲紙

澄心堂紙

建業澄心堂即今內橋中兵馬司遺趾也李後主時製紙極光潤滑膩往往書畫多藉之故劉貢父詩云後人聞名寧復得就今得之當不識梅聖俞詩

神史彙編

卷之一百九

五

三十三

云靜凡鋪寫無塵埃又詩云堪入右軍跡慙無勿婦辭劉原父云斷水折圭作宮紙王文正公云前涸肯數荊州池予嘗獨步月下至內橋上因誦諸詩想見此紙之妙

筆記

古人寫書盡用黃紙故謂之黃簡顏之推曰讀天下書未徧不得妄下雌黃雌黃與紙色頗合故用之以減誤字今人用白紙而好事者或用雌黃減誤字殊爲不類佛道二家寫書尤用黃紙或曰古何用黃紙曰以黃染之可用辟蠹今國家詔勅

黃紙故私家避不敢用也

辟蠹

秘閣閒談云龍州有石魚子置書籍中能辟蠹談叢云寒食麵臘月雪水為糊則不蠹洞天清錄云硬黃紙唐人多用以書染以黃檗取其辟蠹又以其紙如漿澤瑩而滑故善書者多取之以作字

白本

古人謂書為黃卷者以書紙染以漿汁其色正黃今人書以紙堅白者為上與公府冊籍無殊易蠹易敗黃卷舊矣韓魏公家傳云為相時以崇文

釋史集編 卷之百九

六 二六三

白本書歲久多蠹乃擇儒臣編校收遺逸刊訛謬而補寫之又以黃紙為別本以絕蠹敗今人白紙書宋人所謂白本也

窓紙書詩

段九章詩成無紙就窓裁故紙連綴用之九章字惠

文選原

紙封九錫

薛稷為紙封九錫拜楮國公白州刺史統領萬字軍

界道中郎將 非畧

墨

古者之墨多以石磨汁而書或云是延州石液為之

至魏晉時始有墨丸云是漆烟松煤夾和者為丸

蓋晉人以凹心硯者欲磨墨貯潘耳後方有螺子

墨亦墨丸之遺製唐高麗歲貢松烟墨以多年老

松烟和以麋鹿膠為之所謂麋鹿膠熟萬杵者也

至南唐文物之盛遂有李廷珪父子之墨始集大

成然亦以松烟為之宋熙豐間張遇供墨漸用油

烟入腦麝金箔謂之龍香劑東坡先生頗稱賞焉

元祐間潘谷造墨蘇黃諸公皆稱之自後蜀中蒲

大韶梁杲徐伯常輩世亦不乏更有雪堂三齋筆之

釋史集編 卷之百九

七

三六六

墨不減前輩近世惟三衢葉茂實得製墨之法青

黑不凝滯盛名之下無虛也惜亡後子不得其傳

大不及之而翁彥卿等往往盜茂實名逐利而尸

磨墨法

書大字用松煙墨每患無光彩而墨易脫偶得太乙

宮易高士書符用墨訣試之果妙其法以明黃水

膠半兩許用小孟煎至五分蒸化尤妙如磨松墨

時以膠水兩蜆壳研至五色見滓作再添膠水

墨可書則止如覺滯筆入生姜自然汁少許或添

膠時入濃皂角水數滴亦可

古制墨法

古墨法云烟細膠新杵熟蒸勻色不染手光可射人造墨惟膠為難古之妙工皆自製膠膠法取新牛革及筋全用之牛革取其厚處連膚及毛皆割不用入浴成膠即以和烟若冷定重化則已非新矣今之膠材皆牛革之棄餘故雖號廣膠去古膠法猶遠無恠乎墨品之下也徽墨今名第一者上比潘谷蔡瑁中間猶谷十許人况李廷珪乎

紅白二墨

楚王靈夢使人造紅白二墨為戲及書寫衣服黑衣

神史彙編 卷之二百九

八

二九四

用白書白衣用紅書自成一家

大忠龍

三百刺

盧杞與馮盛相遇於道各携一囊杞發盛囊有墨一枚杞大笑盛正色曰天峯煤和針魚腦入金溪子手中錄離騷古本如公止提綾紋刺三百為名利奴顧當孰勝已而搜杞囊果三百刺

五劍堂

范丞相質一墨表曰五劍堂造匣曰天關第一煤究其所來實遼東之物

射香月

韓熙載留心翰墨四方膠煤多不合意延歛匠朱逢於書館旁燒烟作墨供用命其所曰化松堂墨文曰玄中子又曰射香月

月團

徐鉉兄弟工翰染崇飾書具嘗出一月團墨曰此價直三萬

唐卿論墨

李唐卿嘉祐中以書待詔者也喜墨嘗謂余曰和墨用麝欲其香有損於墨而竟亦不能香也不若並藏以熏之潘谷之墨香徹肌膚磨研至盡而香不

神史彙編 卷之二百九

九

香耳蓋陳墨膏理堅密不受外熏潘墨外雖美而中疎爾

李廷珪墨

唐末墨工李超與其子李廷珪自易水渡江遷居歙州本姓奚江南賜姓李氏廷珪始名邽其後改今名故有奚廷珪墨又有李廷珪墨或有作廷珪字者偽也墨亦不精廷珪之弟廷寬寬之子承宴宴之子文用皆能世其業皆不及廷珪祥符中治昭應宮用廷珪墨為染飾今人間所有皆其時餘物

耳有貴族常悞遺一丸於池中料為水所壞因不復取既踰月臨池飲又墜一金器焉乃令善水者取之併得其墨光色不變表裡如新其人益寶藏之

李氏故物

秦少游有李廷珪墨半錠不為文理質如金石潘谷見之而拜曰真李氏故物也我生再見矣

墨磨人

宋石昌言藏李廷珪墨不用但玩之而已或戲曰子不磨墨墨將磨子後東坡見昌言墓木曰木將拱

神史彙編 卷之一百九

十

墨固無恙予以為與留與他人樂少年同意

副墨子

蜀人景煥嘗得墨材甚精止造五十員墨團曰以此終吾身墨印文曰香壁陰篆曰副墨子

墨工

張疇益試墨仲壽字希靜李廷珪文禮贊文百年如潘衡

宣和龍香姓氏磨滅不可辨浦大韶書卷餘德

壽英世朱知常香劑梁果復古葉邦憲造雪益墨

寶裴桂堂李世英胡文直周朝武潘衡孫秉燮李世英男克恭樂溫蒲彥輝劉文通郭忠源鏡湖方

氏益峰緝熙劉上寓庵付李潘俞林丘微其製

墨封九錫

薛稷為墨封九錫拜松燕都護玄香太守兼亳州諸郡平章事是日墨吐異氣結成樓臺狀鄰里來觀良久乃滅稷里記

筆

或問蒙筆古無筆乎非也古非無筆但用兔毛

自恬始耳詩云貽我彤管莊子云珉筆和墨足知其來遠矣但古筆多以竹如今匠者用木斗竹筆

神史彙編 卷之一百九

十

故其字從竹間或用鹿毛但能染墨成字而已至蒙恬始用兔毛而製法較精於前故云蒙恬造筆

耳

剪髮為筆

嶺南免嘗有郡牧得其皮使工人削筆醉失之大惧

因剪已鬚為筆甚善更使為之工者辭焉詰其由因實對遂下令使一戶輸人鬚不能致輒責其直

胎髮錢頭

南朝有姥姥善作筆以胎髮作者尤佳又有筆一名錢頭能瑩潤如玉世莫傳其法

鷄毛筆

番禺諸郡如隴右多以青羊毛為筆昭州擇鷄毛為筆漢源有鴨毛筆以山鷄毛雀雉毛間之五色可愛鷄筆有豐狐之毛傳字云漢末虎僕之毛博物志云可為筆虬鼠毛以爲筆鼠鬚均州叛獼羊毛助下毛麝毛狸毛鄭虔云麝毛狸毛筆馬毛喜州羊鬚居燒丹封鴨胎髮鄭虔常用小龍筋金陵為之然終未若兔毫之妙

幽人筆

司空岳隱于中條山安松枝為筆管人問之曰幽人筆史乘編卷之百九筆正當如是出洋漫錄

定名筆

唐世譽子將入場嗜利者爭買健毫員鋒之筆其價十倍號為定名筆筆工每賣一根則錄姓名候其榮捷則詣門求謝

文章貨

羅隱喜筆工長鳳鳴之筆曰文章貨也吾以一物助子高價即贈雁頭箋百幅士夫聞之懷金問價或以彩羅大組換之龍誌

寶暈

唐宜春王從謙喜書札用宣城諸葛筆號為翹軒寶暈

筆封九錫

薛稷為筆封九錫拜墨曹都統黑水郡王兼毛州刺史龍頭

退鋒郎

趙元逢薄游襄漢濯足溪上見一方碑上題云禿友退鋒郎功成兩髮傷蒙頭封馬鬣不敢負恩炎蓋好事者瘞筆所在又智永住吳興永欣寺積年學書後有禿筆頭十瓮每瓮皆數石人求書并請題神史乘編卷之百九

謂為鐵門限後取筆頭瘞之號為退筆塚自集銘誌

玉筆格

惟黑白琅玕三種玉可用須鐫刻象山峯聳秀而不俗方可或碾作蛟螭尤佳常見一士家用玉作二小兒交臂作劇頭面黑紅脚下白以之格筆奇絕或以小株珊瑚為之以其有枝可以為格也又石筆格銅筆格皆奇雅可愛

界尺筆槽

有借界尺筆槽而破其槽者曰主人曰韓擇木如常孤竹君無恙但半面之交忽然折節矣主人大笑

端溪硯

端溪出下岩色紫如猪肝密理堅緻瀦水發墨呵之即澤研試則如磨玉而無聲此上品也中下品則皆沙壤相雜不惟肌理既粗復燥而色赤如蚌新舊坑皆不可用製作既俗又滑不留墨且石之有眼予亦不取大抵瑕翳於石有嫌况病眼假眼韵度尤不足觀故所藏皆一段紫玉畧無點綴者可也

抑史彙編

卷之二百九

十五

頁六

雪方池

和魯公有白方硯通明無纖翳自題硯名曰雪方池

金陵玉海

武昌節度掌書記周彬公予同僚一硯四圍有小金紋如陷製者處士方薦獻詩曰金陵玉海比連城

仙翁硯

南昌陳省躬好硯成癖晚得一枚腹有四眼徐玄名之方相石省躬以近函不用自號為仙翁硯蓋取道家四目老翁之說

小金城

小金城命者徐闢之硯體純紫而纖腦有線紋如城之女牆是以得名

四鑲鼓硯

宣城裁衣肆中用一石鎮子而潤予謂堪為硯材懇售之琢為四鑲鼓硯

三灾石

蕭穎士文爽而矜躁嘗至李韶家見歛硯頗良既退語同行者曰君識此硯乎蓋三灾石也同行者不喻而問之曰字札不奇一灾也文辭不優二灾也意凡狼籍三灾也同行者歛眉領之

抑史彙編

卷之二百九

十五

頁五

雷硯

九峯孫公所居山後有雷破一石村人得二硯以獻一如輪一如斧皆有孔滑澤可愛琢以為硯號雷輪雷斧二硯自為之記

豐公說

南唐硯

南唐有國時造硯於歙州其硯務選工之善者命以九品之服月有俸廩之給號硯務官歲為官造硯其硯四方而平淺者南唐官硯也其石老精製作亦不類今工之侈予此硯得自王舍人原叔家原叔不識佳研也子孫輩棄置之予始得之亦不知

爲南唐物也有江南人年老見者悽然曰此故國之物也因具道其所以然遂始實惜之其貶夷陵時損其一角

硯封九錫

薛稷又爲硯封九錫拜離石鄉侯使持節即墨軍事長史兼錢面尚書鳳翔退耕傳

高宗硯銘

宋高宗建炎中以已所常用之硯賜綦密祀硯上刻御書銘曰操觚濡墨今中有生造次必思今令世可行吁大哉王言也司刑者宜以此銘置爲硯屏日與之相對誠可與官箴所謂爾俸爾祿者同爲不刊之言也

端歛石

世人論硯者曰多用歛石蓋不知有端石歷代以來皆用端溪至南唐李后主時端溪舊坑已竭故不得已而取其次歛乃端石之次也近時好事者作硯譜惟分端溪上中下三品不知下岩惟有舊坑無新坑上中二岩則皆有新舊坑于歛亦然世之論端溪者惟貴紫色而不知下岩舊坑惟有本墨清花二種初未嘗有紫色者此無他未曾觀古硯

也予慮世人貴耳鑒而無心賞故述古硯惟說歛二溪而不他及蓋他石皆不及端歛或強以爲硯寧不羞見子墨客卿乎

端溪下巖舊坑

端溪下巖舊坑卵石黑如漆細潤如玉磨墨無聲有眼中有暈或六七眼相連者及如排星斗之異形石居水底須千夫堰水汲盡深數丈篝火下掘深入穴中方得之此品南唐時已難得至慶曆間坑竭下岩舊坑又一種卵石去臙方得材色青黑細如玉有花點如筋頭大其點別是碧玉青瑩與研

神史彙編 卷之一百九

七

質不同唐吳淑硯賦所謂點滴青花是也故名青花子石今訛爲青花紫石李長吉詩已訛作紫字其實未嘗紫也青點之中或有白點如粟排星斗異象經水方見扣之無聲磨墨亦無聲此品南唐時亦已難得慶曆間坑竭已上二品石久用鋒芒愈出不退鈍不假磨礪下巖上有一坑出此二種石別無新坑所謂新坑蓋元坑已盡而別開一坑下巖則否

中巖舊坑新坑

端溪中巖舊坑石紫色新嫩肝色細潤如玉有眼小

如菴荳粒純綠色而無暈或有綠條紋或白條紋如線蓋豎而員者為眼橫而長者為條紋此種亦是卵石外有橫臙包絡扣之無聲磨墨亦無聲久用鋒芒不退不假磨礪今此坑取之亦竭中巖新坑色淡紫眼如鵠鵠眼取其大重暈而紫小其中如瞳人狀石老者叩之有聲嫩者無聲磨墨則微有聲石有枯潤潤者雖難得然久用則鋒芒退乏必假磨礪今此品難得遂為希世之寶百硯之中止見一二耳世人見其希有又未嘗見古硯遂目此為下巖舊坑之石不知此去下巖已低三等矣

釋史彙編

卷之二百九

大

三

黎石辰沅石

有一種黎石出九溪黎溪表淡青裏深紫而帶紅有極細潤者然以之磨墨則木塞而不鬆快愈用愈光而頑硬如鏡而間有金線或黃脈直截如界行相間者號為紫袍金帶高宗朝戚里吳錕曾以進御不稱旨又一種辰沅州黑石色深黑質粗燥或微有小眼黯然不分明今人不知往往稱為黑端相去天淵今端溪民負販者多市沅硯璞而歸刻作端溪樣以眩人目南士大夫被獲重價若辰沅人自鐫刻者則大雕篆或作荷蓮水波犀牛龜魚

八角六花等樣藻飾異常雖工巧而材不堪用此亦辨辰沅硯之一法耳

歙溪龍尾

歙溪龍尾新坑舊坑石色淡青黑湛如秋水並無紋經水微似紫乾則否細潤如玉發墨如泛油並無聲久用不退鋒芒或有隱隱白紋成山水星斗雲月異象水濕則見乾則否此亦是卵石故難得大者極不過四五寸多作月硯就其材也或有純黑如角者東坡最貴重此品今得之亦貴重不減端溪下岩然龍尾舊坑雖極細尤微濇黑端溪下岩則直如鐵盤場蠟矣以此為辨南唐時方開龍尾舊坑今已無之新坑之石色亦青黑無紋而粗燥礪墨退筆久用則鈍乏有極大盈二三尺者

歙溪勝龍尾

歙溪羅紋刷絲金銀間刷絲眉子新舊坑石並青黑色紋而質潤如玉羅紋真如極細羅刷絲如髮密眉子如甲痕或如蚕大金銀間絲亦細密久用不退鋒芒磨墨無聲無潤大者然皆次于龍尾舊坑亦南唐時開今已無矣如得之貴重不減龍尾舊坑四品新坑並文粗而質枯燥且不堅眉子大者

釋史彙編

卷之二百九

九

三、五十二

或長二三寸刷絲每條相去一二分羅紋如羅荻紋拒墨如鋸久用退乏硬大者盈二三尺也

金星石

金星石新舊坑並粗燥淡青色雖有金星滿面然礪墨退筆久用退乏大者盈尺別有一種黑石金星質亞於端溪下岩漆黑石乃是萬州懸金崖金星石色如黑漆細潤如玉隱隱金星永滋則見乾則否黻墨如泚油無聲久用不退乏非歛也今萬崖亦已取盡如得之不減端溪下岩之石也

銀星石

種史彙編 卷之一百九

子 三、廿五

銀星石新舊坑石並粗燥淡青黑色有星處不堪磨墨工人多側取之置其星於外謂之銀星墻壁拒墨如鋸久用退乏如鏡面大亦有盈尺者估視鐫琢而用

洮河綠石

除端歛二石外惟洮河綠石此石最貴重綠如藍潤如玉發墨不減端溪下巖然石在臨洮大河深水之底非人力所致得之爲無價寶者舊相傳雖知有洮研然目所未覩今或有綠石研名爲洮者多是黎石之表或長沙谷山石黎石潤而光不受墨

堪作砥礪耳

黑玉硯

荆襄郢渚之間有團塊墨玉璞正與端溪下岩黑卵石同而堅細過之正堪作硯雅甚如作玉器則光溜有鋒耳但黑中有白玉相間甚者濶寸許玉石謂之間玉瑪瑙其白處又極堅恐梗墨若用純黑處爲研當在端溪之下龍尾舊坑之上

硯匣

硯匣不當用五金蓋石乃金之所自出金爲石之精華子母同處則于盜母氣反能燥石而且誨盜當用佳漆爲之硯雖低匣必令高過寸許方可藏之然只用光素漆切忌用犀皮細花之屬四角須用布今極牢不宜用紗匣取其容硯而周圍寬三指作皂絹襯之尤妙今人於匣底作小穴小竅容指本以之出研而多泄潤氣令匣稍寬不可留竅或有墨汁流下多汚几案又或匣底之下作豹脚取其可入手指以移重研此尤非所宜蓋硯實則易發墨虛則否故古人作硯多實其趺又加以緋漆正爲是也

種史彙編 卷之一百九

壬

葛仙巖石

硯之美者無出於端溪之石而米芾元章作硯史則以唐州方城山葛仙翁巖石爲冠元章謂方城巖石石理向日視之如玉瑩如鑑光而着墨如澄泥不滑稍磨之則已下而不熱生泡發墨生光如漆如油歲久不退嘗如新誠有君子一德之操色紫可愛聲平而有韻此石近出始見十餘枚故列之於首然此說恐未爲公也予外氏居唐州而方城外邑也予往來必過仙公山下地名新塞居民多以石爲工所貨之硯紫青白三種石也亦作鼎斛盤盂之類其硯如吳郡囑村石之易得一枚不過

硯史彙編

卷之一百九

三

三六二

百錢雅有一種曰太陽坑石乃元章所謂近出者坑在山巔其石色如端溪堅重縝密作硯極發墨不數磨而已盈硯殊可愛也蓋元章性急每用磨墨發墨甚易故以適意爲快然多損筆墨故士人謂之筆墨劖子可與端州後瀝石相抗焉得居上巖下巖二石之上也予在京西時擇求數年得一巨璞琢爲玉斗樣不知者以爲無眼之端溪也渡江以後亡之

石取發墨

器以用爲功玉不爲鼎陶不爲柱文錦之美方者則

不先於表出之綵楮葉雖工而無補於宋人之夫如是則石理發墨爲上色次之形製工拙又其次也文藻外飾雖天然失硯之用

赤岩石

石理向日視之如方城石磨墨不熱無泡發墨生光如漆如油有艷不滲色赤而多有白沙點爲研則避磨墨處北方城差慢難斷而易磨亦有白點點處有玉性聲平無韻楊休所購王羲之硯者乃此石今人所收古硯間有此石形合晉書約見四五枚矣

硯史彙編

卷之一百九

三

三六二

歙硯婺源石

歙州有硯畧石峒最多種而赤紫石多瑕土人以線脉隔爲三種今人以細羅紋無星爲上

通遠軍瀉石硯

石理澁可礪刀綠色如朝衣深者亦可愛又次則水波紋間有黑小點土人謂之滿墨點有紫者甚奇妙而硬者與墨聞慢者滲墨無光其中者甚佳

西都會聖宮硯

會聖宮石在溪澗中色紫理如琥石差硬發墨不扣之無聲

青州青石硯

色類欵理皆不及發墨不乏有瓦礫之象

成州栗亭石

色青有銅點大如脂理慢發墨不乏亦有瓦礫之象又成州有栗玉硯理堅色如栗不甚著墨

潭州谷山硯

色淡青有紋如亂絲理慢扣之無聲得墨快發墨亦有光大約與廬山青石硯同

歸州綠石硯

理有風濤之象紋頭紫慢不等治難平得墨快

神史彙編

卷之二九

五

五

無光彩色綠可愛如秘色淡如水蒼玉

夔州點石硯

色黑理乾間有墨點如墨玉光發墨不乏

蘄州褐黃石硯

理麤發墨不滲類夔石土人刻成硯以草一束燒過為慢灰煨之色遂變紫用之與不煨者一同前不燥乃知天性非水火所移

建溪黥澹石

理如牛角扣之聲堅清磨久不得墨縱得色微又如灰作器甚佳

陶硯

相州士人自製陶硯在銅雀臺取泥以熟絹二重陶泥澄之取極細者燒為硯有色綠如春波者或以黑白填為水紋其理細滑着墨不費筆但微滲

呂硯

澤州有呂道人陶硯以別色泥於其首純作呂字內外透後人效之有縫不透也其性堅重與瓦石等以瀝青火油之滲入三分許堅响磨墨不乏其性與方城石相等

高麗硯

神史彙編

卷之二九

五

五

理堅密能發墨色青間白亦有金星隨橫文密成列

號州石

理細如泥色紫可愛發墨不滲久之石漸損凹硬墨磨之則有泥香

信州水晶硯

用他硯磨墨汁傾入用因光滑不能發墨故耳

蔡州白石硯

理滑可為器為朱硯花蔬石亦作小朱硯

李後王硯

李後王留意翰墨筆札所用澄心堂紙李廷珪墨龍

尾石硯三者為天下之冠

右軍風字硯

會稽有老叟云右軍之後持一風字硯大尺餘色正赤用之不減端石云右軍所用者後楊林以錢二萬易之

紅絲石

青州紅絲石外有皮表磨礱即其理紅黃不添理黃者其絲紅理紅者其絲黃須飲以水使足乃可用不然渴燥

龍尾石

神史彙編 卷之一百九

王夫

三十八

歙州出於龍尾溪以金星為貴予少時得金坑礦石堅而發墨端溪以北岩為上龍尾以深為上龍尾遠在端溪上而端石以後出見貴耳李賀有端溪青花石硯詩云暗洒長茲冷血痕蓋謂鸚鵡眼知端石為研久矣

品硯

淄州金崖石色紺青聲如金玉又有青金石叩之無聲甚發墨青州紫金石狀類端溪西坑石發墨過之吉州吉水縣紫石亦類西坑登州得基島石上有羅紋金星絳州角石色如白牛角歸州大石

江水中石也止用於川峽人宿州出樂石膩潤墨但無石脈萬州有懸金厓石又有磁洞石洮河出綠石性軟不起墨不耐久磨山丹石滑澤堅賦石瓦硯出相州魏銅雀臺里人因掘土往往得之號州澤泥石唐人品硯以為第一今人罕用澤州道人呂翁作澄泥研堅重如石手觸輒生暈上着呂字青維州石硯皆瓦研也柳公權以為第一想當時未見歙石以為上品耳

硯賦

傅玄硯賦云木貴其能軟石美其潤堅劉道友以浮

神史彙編 卷之一百九

王夫

查為硯知古亦有木硯

銅硯藥硯

劉聰謂晉懷帝曰贈朕柘木銅硯表永贈庾翼藥硯

水精硯

丁恕有水精硯大才四寸許為風字樣用墨尤發如

歙石

玉硯

李允伯得玉琢為圓硯發墨可愛

碧玉硯

許漢陽筆以白玉為管硯以碧玉為之以玻璃為

鐫硯

青州熟鐫硯其發墨有柄可執者乘維翰鑄生鐫

漆硯

晉儀注太子納妃有漆硯

竹硯

異物志云廣南以竹為硯

帝鴻氏硯

黃帝得玉一紐治為墨海其上篆大字曰帝鴻氏之

硯

孔子硯

神史彙編 卷之一百九

天

孔子廟中石硯一枚甚古朴孔子平生時物也

硯溪

永嘉郡記云硯溪一源多石硯述異記云洞庭湖一

陂有范蠡石牀石硯

硯形製

硯之形製曰平底風字曰有脚風字曰垂裙風字曰古樣風字曰鳳池曰四直曰古樣四直曰雙錦四直曰合歡四直曰箕樣曰斧樣曰瓜樣曰卵樣曰壁樣曰人面曰蓮樣曰荷葉曰仙桃曰瓢樣曰鼎樣曰玉臺曰天硯曰蟾樣曰龜樣曰曲水曰鐘樣

曰圭樣曰笏樣曰梭樣曰琴樣曰鼓樣曰雙魚樣

曰團樣曰八稜角柄硯曰八稜秉硯曰竹節秉硯

曰硯磚曰硯板曰方相樣曰琵琶樣曰月樣曰腰

鼓曰馬蹄曰月池曰阮樣曰欵樣曰琴足風字曰蓬萊樣

宣和初御府降樣造形若風字如鳳池樣但平底耳

有四環刻海水魚龍三神山水池作崑崙狀左日

右月墨斗羅列以供太上皇書府之用

石病

石之病者有曰鉄線乃是臙皮隔處若於線上鑿之

神史彙編 卷之一百九

无

則應手而斷曰瑕文曰鑽如蚌曰驚斧鑿觸曰火

黠惟品石有之斜班處如火燒狀曰黃龍如黃龍

橫斜布唯火黠端人不以為病蓋岩石必有之他

岩皆無也

吳興青石

宋虞和論文房之用有吳興青石圓硯質滑而停墨

殊勝南方瓦石今若雪間有此石硯豈昔以為今

今或不然或無好事者發之抑端溪微硯既用則

此石為世所畧

觚

有學書之牘或以記事削木爲之或六面或八面皆可書以有圭角故謂之觚文選云操觚進牘或以觚爲筆非也班固賦曰圭觚稜而接金爵此乃關角也

簡牘

莊子曰小夫知之不離苞苴竿牘注云苞苴以遺竿牘以問竿音干即簡牘也以竹曰竿又曰簡以木曰牘又曰札說文牘書板也古者與明儕往來以板代書帖故從片曰牋曰牒皆此意也說文作箋表識書也後轉作牋亦是用竹爲箋用木爲牋也

神史彙編

卷之二百九

辛

三九

紙亦曰箋紙不忘其本也說文曰牒札也徐鉉曰議政未定短札諮謀曰牒增韻官府移文曰牒說文札牒也釋名札櫛也編之如櫛齒相比也郭知玄集韻序銀鈎一啓亥豕成群蕩櫛行披魯魚盈隊蓋以札爲櫛也其云蕩櫛周禮所謂英蕩輔節亦竹簡之謂也中庸曰布在方策方板也以木爲之策簡也以竹爲之至秦漢以下以絹素書字漢文帝集上書囊以爲帷書囊如今文書封套一曰書帶鄭玄庭下生草如書帶是也又曰書袋海中有魚形如書袋相傳秦始皇遺書袋於海所化

是也漢世書札相遺或以絹素疊成雙魚之形古詩云尺素如霜雪疊成雙鯉魚要知心裏事看取腹中書是其明證也故古詩有客從遠方來遺鯉魚之句指此味者不知即以爲水中鯉魚能寄書可笑昔李太白集有桃竹書筒元微之以竹爲詩筒寄白樂天亦謂子之所謂竿也

簡版沿革

元豐中王荆公居山好觀佛書每以金漆版書藏經名遣人就山寺取之士人因有金漆版代書帖與朋儕往來者已而苦其露洩遂有作兩片

神史彙編

卷之二百九

壬

三九

相合以片紙封其際久之其製漸精或又以縑囊盛而封之南人簡版北人謂之牌板後又通謂之簡板或簡牌子淳熙末還朝則朝士乃以小紙高四五寸闊尺餘相往來謂之手簡簡板幾廢市中遂無賣者而市肆作手簡紙賣之甚售

晉人水盂

予嘗見長沙同官有小銅器形如桶可容水一合號右軍研水盂其底內有永和二字此必晉人貯水以添研池者也古人無水滴晨起則磨墨汁盈研池以候一日之用墨盡復磨故有水盂之名

銅性猛烈貯水久則有毒多脆筆毫又滴上有孔受塵水所以不清故銅器不可用金銀錫者尤便俗今所見銅犀牛天祿蟾蜍之屬口銜水盂者皆古人以之貯油點燈今人誤以爲水滴耳止堪作几案玩具

玉杯水滴

雪白玉或瓊子玉者其色既白若水稍有泥淀及塵污立見而換之此物正堪作水滴上加綠漆荷葉蓋之蓋上作一小穴以小杓柄嵌穴中永無塵入若當中作滴子則塵必入如無玉器用古置完小

神史彙編 卷之百九

三

斃孟爲貯水亦佳

發光地菩薩

管稚才韵不在人下以狎戲得韓熙載之心一日得海螺甚奇宜用滑帛以簡獻於熙載云海中有新物無心斑道人往詣門下各書材造澀逆意可使道人訓之即爲發光地菩薩熙載喜而受之發光地十地之乙也出華嚴經

書函

吳張溫使蜀謂先王曰謹奉所賫書函書之有函不前見疑自漢有也

詩筒

白樂天與元微之常以竹筒貯詩往來賡倡和靖翁故有帶班猶恐俗和節不妨刪之句每謂既有詩筒可無吟賤以助清洒一日許判司執中遠以葵箋分贈綠色而澤入墨覺有精彩詢其法乃得之北司劉廉靖之云採帶露葵華研汁用布擦竹帛上俟少乾用溫火熨之許嘗有詩云不取傾陽色那知戀主心其法不獨便於山家且知二公俱有葵藿向陽之意豈不愈於題芭蕉書柿葉者乎

棠木印

神史彙編 卷之百九

三

棠木印棠木食彩帛皆以所任官印之白黃物以黑紅黑物以粉常曰此印賢于掌庫奴遠矣文字亦然人收寶文以有棠木印者爲真

張寶就印錄

玄山印記

陳茂爲尚書郎每書信印記曰玄山典記又曰玄山印擣朱礬流麝酒匣以鎮犀養之以透雲香印書達數千里香不斷印刻胭脂末爲之

玄山記

印囊

崔豹古今注云青囊所以盛印也

拆封刀子

資暇云拆封刀子起於郭汾陽書史也舊但曰刀之
小者文帖既繁刀刃銷拆吏漸出新意削木加於
折刃之上汾陽喜其用心曰真郭子儀之部吏後
因傳之益妙其製

治書奴

裁刀治書叅差之不齊者爲筆墨視昏之奴隸以有
大功於書蓋助之者四子成之者刀也

神史彙編卷之一百九

神史彙編卷之一百十

海右閔民王圻集

文史門

金石刻上

禹碑釋文

禹碑釋文楊殿元積陽生俱有刻矣但十餘字不同
據游宦紀聞云癸酉二字難釋二公皆未釋之似
雖有人心之靈萬里相符之妙然則癸酉二字無
耶無則此碑今據紀聞而明紀聞亦僞者耶殊不
知特奇古非秦漢以下碑文之可證不過擬其

神史彙編卷之一百十

形倡者釋之耳如較廬山紫霄峰刻法帖萬書亦
皆不類是所謂古書不必同文意也予因二字欠
釋及以此二字楊曰非古文語倡矣予意楊釋爲
久旅尤非古文語蓋忘家即久旅矣不若依舊則
形象庶幾耳故擬其相似者更其十一字亦庶幾
文義之通也書之于左仍以二公所釋各注於下
以俟博古君子若夫辨非禹碑及翻刻來歷自有
尚書顧東橋太守李彭山諸說在焉承帝曰嗟期
輔佐卿水楊曰降與沈曰與發沈曰與鳥
獸交沈曰與行沈曰與參身若沈曰與流沈曰與祈

沈楊俱明癸沈楊俱酉沈楊俱興以楊曰此楊曰

忘家宿岳麓庭智營形折心罔弗辰楊曰往求平

定華嶽泰衡宗疏事褒勞錫沈楊俱仲種羸塞昏

徒南濱沈曰衍沈曰亨沈曰衣制食脩萬國道沈

俱曰寧窳沈曰舞永沈曰奔

李斯篆璽

始皇以和氏之璧琢而為璽令斯書其文今秦嶧山及秦皇等碑並其遺迹也隸傳國之偉寶百世之法式斯小篆入碑大篆入廟

金石刻

神史彙編卷之百十

二

三

三代秦漢金石刻自魏晉以下不錄也西漢以前金刻皆完但石刻極少惟石鼓文與吉日癸巳及秦李斯篆漢文翁學生題名兩自後漢始作墓碑故今人所見漢碑皆東京文字也予家所藏最完者惟淳于長夏承與逢童子碑無一字訛冀州後事章表亦其次也近鄂陵縣得故民吳公碑亦甚完好

瓦棺石刻

王溪編事王蜀時秦州節度使王承儉築城獲瓦棺中有石刻曰隋開皇三年渭州刺史張崇

銘云有深深堊玉鬱鬱埋香之語

集古錄碑字

歐陽公集古錄中載後漢孔君碑及孔德讓碑前碑考云孔子十九代孫官至河東太守惜其正當名字處而磨滅不可知也後碑考云宣尼公二十世孫都尉君之子字德讓歷郡諸曹吏惜名磨滅不知也碑在孔林中予以先賢宗譜考之十九代孫河東太守名震字元上二十代孫郡曹吏字德讓名謙也都尉君名宙正孔震之弟不知歐公當時每碑或考或論皆有下落此何不借孔譜以考之

神史彙編卷之百十

三

三

今為補之不知二碑今尚在孔林否

碧落碑

碧落碑凡數書載之咸以為不得事實吾丘衍學古編曰按碑云有唐五十三祀龍集敦牂自高祖武德元年戊寅至肅宗咸亨三年庚午為五十三年敦牂午也自庚午至懿宗咸通十一年庚寅計二百一十一年舊云韓王元嘉之子訓為母房氏立此碑元嘉乃高祖子然則碑刻於咸亨三年庚午而釋之刻二百年後乎世傳李陽冰臥看三日陽水與李杜同時人若是則此碑已久矣又云道士書

化鶴飛去比之寓言可也但不知鄭承規奉何人之命而書釋文耳豈李訓時不果立而後子孫始克立之歟鄭承規奉命書之一言為可疑豈即其人之篆歟蓋此篆多奇恐人不解故并釋之耳又按宋吳桐所著總志載其云唐韓王元嘉守絳澤二州其子黃公為妣妃薦嚴作文立石以表孝誠文雖不同而俱名曰碧落在絳州者立于佛龕之西絳之道館有開元中所立石誌謂荆人陳惟王書然則碧落豈亦惟王之筆歟石誌今不見知文與書如何也雖澤碑亦不知為何人書然與絳碑

神史彙編 卷之百十

四

同時建定非咸通所補立也先公任晉時揭得此碑甚多石在絳州而澤已無矣近胡憲副修志議載其目乃注云孝讓書當或有所據抑誤以為李訓書而文久誤訓為讓耶

絳州典麗宮有碧落石像其背刻篆文世傳為碧落碑也其篆李璿之以為陳惟王書李漢以為黃公讓書立總志以為一在澤州立於佛龕之西黃公讓為妣立石以表孝此或非也何後世不傳而諸書不言耶抑亦為孝子事耶或為黃公訛也洛中紀異乃云文成有一道士來請刻之閉戶三日不

聞人聲人怪而破戶惟見二白鶴飛去篆刻宛然今世未知其詳但云道士寫畢化鶴而去又曰李陽冰卧看三日毀其佳者數字噫此後世見其字之美然而神其說者歟按歐陽集古錄亦以此說尤怪不足為信又無毀字之言意碑字必損於歐陽之後故後於歐陽者又增李陽冰之事也况陽冰豈忌善者哉就使誠有道士孰肯不知其名而使之刻耶又且有化鶴之妄元吾子行學古編已辨為陽冰之書蓋唐人能篆者無出陽冰之右子行又曰字雖多有不合法處而自有神氣今讀其

神史彙編 卷之百十

五

字果為難識昨復指書者一通乃咸通十一年七月十一日鄭承規所立豈非亦因其字之難辨而復書耶今附錄于左以俟好古者得有以考焉其文曰有唐五十三祀龍集敦牂哀子李訓謹讓讓銜恤在疚真懷縻所承言報德思良因字立大道天尊遠待真像粵若稽古藐觀遂初真宰乎真得一混字表於冲字玄之又玄蹟超言像之域惟恍惟惚理冥視聽之端是以峒字順風勞乎靡索汾陽御字官然自喪曠矣我道之祖也其寄於廖廓之場焉至于玉笈宣徽琅函吐

秘方

字缺

神闕蒙穀靈遊倏忽九陲導飛廉而從

敦園俯仰六合戴列星而乘雲氣固亦字缺一章逸

軌盼嚮孤風淳化其賒幽契無爽伏以先妃含真

載德克懋台華正位藩閭動容資於典禮發言光

乎箴訓故紘繼得肅采盛無違大當叶曜中閨以

睦况倚字缺一分甘之澤徙居側字缺之規義越人

倫恩深振古重以凝神道域抗志澄源淮館儀山

參鴻寶之靈術字缺一壇敷教暢微言之盛範儒玄

兼洞真俗兩該德冠母儀事高嬪則豈圖昊天字缺

子積善無徵咎罰奄鍾荼蓼俄集

釋史彙編

卷之百十

木一

三十五

三十五

上有文云神仙所篆莫之測也蓋唐龍翔中刺史

李諶為母氏太妃追薦所造有老黃冠云李使君

即高宗大帝之子也其文未刻之前忽有二道士

謁李使君云聞君篆刻其文我二人即天下之名

篆請為使君成之乃於懷中出一軸朱書陰符經

殆非人功也使君異之復約殿內四面封閉不得

令人窺視只我二人在中俟三日即畢矣使君從

之但見二道士挈一小囊入白闔其門餘無所觀

至三日使君命開之只見白鴿一雙自門飛出及

神文篆已畢只有及字一畫不成而去使君益

之後李陽冰於此學篆凡十二年終不得其妙

後主碑文

唐後主薨太宗詔侍臣撰碑時有與徐鉉爭名欲

中傷之因言知吳王事跡莫若徐鉉太宗詔鉉為

之鉉遽請對泣曰臣舊事李煜陛下容臣存故主

之義乃敢奉詔太宗許之鉉為碑但推言曆數已

盡天命有歸有曰東隣遘禍南箕窮疑投杼致慈

親之惑乞火無里媪之談始勞因壘之師終後塗

山之會太宗覽讀嘆賞每對宰臣稱鉉忠義

釋史彙編

卷之百十

七

七

七

魏泰東軒筆錄曰鉉嘗作吳王挽詞三首其一

曰倏忽千齡盡冥茫萬事空青松洛陽陌荒

建康宮道德遺文在興衰自古同受恩無報

反袂泣塗窮其二曰土德承餘烈江南廣

一朝人事變千古信書存哀挽周原道銘旌

國門此生雖未死寂寞已消魂太宗得此而覽

之尤加歎異

點化蹈襲

舊詩云睡起薄妝驚啼空斷腸陸天錫題楊妃病

之詩則云沉香亭北春晝長海棠睡起扶殘妝

歌妙舞一時靜燕語鶯啼空斷腸但畧少變
如此等詩不可盡述每見錄於詩話美則以爲
鉄化金刺則以爲蹈襲古詩附會說誚殊爲可厭
予畧錄數首於右以見陶杜豈特待白韋點化而
應物天錫固竊詩者哉故老杜嘗戲爲詩曰咏及
前賢更忽疑迺相祖述復先誰大抵誦人詩多往
往爲已得也若夫黃魯直點化十絕則又不在此
例故欲逐首取裁白詩詩選所謂樂天多於敷衍
山谷巧於剪裁是也又范慶嘗在宜州問魯直曰
君何累用白句魯直曰庭堅少時誦熟久而忘其
釋史集編 卷之百十 八

瘞鶴銘

瘞鶴銘在潤州楊子江焦山之足石岩下惟冬底水
退始可摸打世傳以爲王逸少書然其語不類晉
人是可疑也歐陽永叔以爲華陽真逸乃顧況
道獼或是况所作然亦未敢以爲然予嘗以窮
至山中觀銘之側近復有唐王瓚詩刻一篇云

差小於鶴銘而筆勢入法乃與鶴銘極相類意
是瓚所書因模一本以歸以示知書者以爲然其
題云冬日與群公泛舟此山謫丹陽功曹掾王瓚
今此刻亦漸漫漶尚可讀也

石刻之始

舜祠東有大石廣二丈許有鑿不醉不歸四字于其
上公曰此非道德令鑿去之

鑄鼎刻文

軒轅始鑄文爰鼎周宣王始刻文于石五代和凝始
以鑿板刻書

神史集編

卷之百十

九

法帖譜

宋太宗時嘗遣使購募前賢真迹集爲法帖十卷錢
板而藏之每有大臣進登二府則賜以一本其後
不賜或傳板本在御書院往時禁中火災板焚遂
不復賜或云板今在但不賜爾故人間猶以官法
帖爲難得予得自薛公期云是家藏舊本今世人
所有轉相傳模勒者也

淳化法帖

熙陵以武定四方載橐弓矢文治之餘留意翰墨
乃出御府所藏歷代真蹟命侍臣王著模刻禁

釐爲十卷各于卷尾篆書題云淳化壬辰歲十一月六日奉聖旨模勒上石

二王府帖

山谷論禁中板刻石帖十卷當時皆川欽州貢墨本賜群臣今都下用錢萬二千便可購得元祐中親賢宅從禁中借板以墨本百幅分遺宮寮但用潘谷墨光輝有餘而不甚懸墨又多木裂橫紋士大夫不能盡別也此本可當舊板之半耳

紹興國子監本

紹興中以御府所藏淳化舊帖刻板實之國子監其

碑史彙編

卷之二百十

十一

三十九

首尾與淳化閣本畧無少異當御府拓者多用置子蓋打金銀箔者也字畫精神極有可觀今都下亦時有舊板者元板尚存邇來碑工往往作蟬翼本但以厚紙覆板上隱然爲銀錠稜痕以惑人第損剥非復舊板本之遺勁矣

淳熙脩內司本

淳熙間奉旨刻石禁中卷帙規模悉同淳化間本而卷尾乃楷書題云淳熙十二年乙巳歲二月十五日脩內司恭奉聖旨模勒上石

大觀太清樓帖

大觀中奉聖旨刻石太清樓字行稍高而先後之次亦與淳化帖小異其間有數帖多寡不同或疑用真蹟摹刻凡標題皆蔡京所書卷尾題云大觀三年正月奉聖旨模勒上石而又以建中靖國秘閣續十帖易其標題云某歲月與官屬名銜以爲後帖又刻孫過庭艸書譜及貞觀十七帖總爲二十二卷吾家收宣政間所拓前十卷字畫有鋒芒且無損缺開禧以後有權場中來者已磨去亮字矣

臨江戲魚堂帖

元祐間劉次庄家藏淳化閣帖十卷模刻堂上除去

碑史彙編

卷之二百十

十一

三十九

卷尾篆題而增釋文故家所藏往年拓本猶有典刑近所拓者字多殘缺無有補換新刻者矣

利州本

慶元中泗州摠領權安節以戲魚帖并釋重刻石于蓋昌官舍石今已不存權摠江州德安人其家猶有當時墨本甚多釋文字畫較臨江帖爲稍大

慶曆帖

丞相劉公沆帥潭日以淳化官帖命慧照大師希白模刻于石真之郡邑增入霜寒十七日王濛顏真卿等諸帖字行頗高與淳化閣本不同逐卷各

左月第一卷題云慶曆五年季夏慧照大師
白模勒第二卷慶曆八年仲冬月慧照大師希
重模第三卷則五年六月第四卷仲冬月第
五卷戊子歲孟冬第六卷五年季夏 卷五年
仲秋第八卷五年季夏模勒上石第九卷八年仲
冬月第十卷五年仲秋月每卷各有慶曆及慧照
大師希白重模字不復贅錄

劉丞相私第本

劉丞相既刻法帖于郡參復依倣前本刻石十卷以
歸私第予頃在九江見故家所藏一本與長沙本

碑史彙編

卷之一百十

十二

絕不相似而小異其後有人跋云此先丞相私第
本也疑是劉氏子弟所跋後復見一本與姑蘇九
江所見本同紙墨皆與南碑不類而慶曆題字止
二三卷有之蓋即劉氏本也

長沙碑匠家本

舊傳長沙官本局鑄不可常得碑匠之家別刻一本
以應求者予頃收一本與長沙古本首尾畧無少
異而字體行模小小不同疑其是碑匠家本項又
藏一本凡舊石損缺者皆別刻數行以易之其
却只是舊石此必碑匠所為也

長沙新刻本

舊刻毀于鬱攸之變中興以後復刻新石其間凡
舊帖損缺處不復刻字亦無歲月刻手甚繆殊不
足觀

三山木版

三山帥司書庫有歷代帖版本蓋好事者以長沙舊
帖刊勒卷帙規模皆同今已散失不全嘉熙庚子
脩貢帥幕尚及見之

黔江帖

秦明子常以里中兒不能書為病其將兵于長沙也

碑史彙編

卷之百十

十三

置石樓刻僧寶月古法帖十卷謀冊載入黔江壁
之黔江之紹聖院刻石者潭右湯正臣父子詳見
山谷集中子淳祐甲辰道過三衢見好事家適有
此帖其卷帖之多寡次序之先後字行之長短悉
同淳化閣帖其希墨彷彿似戲魚堂中興以前拓
本所以異者第一卷有淳化篆書三行其次有楷
書一行云降受供脩庫副使充東南第八副將訓
練潭州諸將潭州駐紮素世章家本其後又一行
云長沙湯正臣重模男仙芝鑄第二卷至
八卷尾後各題長沙湯正臣重勒八字却無

篆書及世章衛位又第八卷取卿女壻帖內第二行休字立人作兩點第二卷鍾繇宣示帖內榮名作榮石正與戲魚帖同第九卷尾題長沙湯正臣模勒七字第十卷題長沙人湯正臣重摹男仙芝鐫為一行靈芝鐫為一行此下但別有字偶裁損不可攷矣

北方印成本

李編脩伯高字臨川出所藏法帖乃板本印成者是用北地厚皮紙印每段自成一板四圍皆空白帛不施匡緣裝表而自然整齊成冊字畫甚可愛

神史彙編 卷之百十

烏鎮本

傳湖州烏鎮張氏以絳閣二帖鈔本家塾或遇良工模拓亦有可觀後聞板歸新市人家每連帋一副可打一段予在三山見一本于周氏後數卷板內時有直裂紋比到雪上見一本於向氏叔堅之齋偶缺一卷且以元祐間所拓戲魚帖足之此刻字畫差肥而極有筆意頗勝諸帖惜其間錯脫數字為可恨耳趙宰叔遇云丙戌歲在宗庠有以法帖板質于壘畚族人者偶不記為何人疑其此板亦未可知也

福清本

福州福清縣民家舊有板刻絳閣急就章雁塔題四帖其刻稍精賣碑家得之往往寫名官帖以惑人但彼中匠者不善用蠟每有研見痕可以證驗

澧陽帖

澧陽舊有法帖石其後散失僅存右軍數帖而已

曷帖

武陵郡齋板本較諸帖亦最多博而不精殊不足取

董良史法帖

董良史友董良史家有法帖拓本數卷與淳化官帖

神史彙編 卷之百十

類模相似而筆意差弱似不逮所見諸本

長沙別本

嘉定間先君帥長沙子隨侍在焉時碑房中有斷石一片乃法帖第一卷尾段字行高低正與淳化帖同而絕不類古潭末後亦有淳化篆字此石不知所從來近世三山林伯鳳重刻于家直指為古潭帖予未敢臆斷也

蜀本

頃得一帖凡數卷于蜀中次序先後高低皆與長沙古帖同亦疑為黔江帖今見秦氏真本則顯然

二物矣大率此帖全用長沙古本摹刻而字
間有增減處既不知所出未敢臆斷姑附見於此

廬陵蕭氏本

古法帖十卷用十千爲號後有崇寧五年蕭公綸記
其畧云祐先伯父太傅作邑和州之含山得墨帖
於丞相死國公劉摹刊未畢先歿遂承繼之始終
六年乃獲成就迄今五十餘年刻錄大半今續完
之以藏于家蓋用潭帖刻也慶元間已損失二十
餘段共少三百四十餘行

絳州法帖

神史集編 卷之百十

十六

絳州法帖二十卷乃潘舜臣用淳化帖重摹而參入
別帖然比今所見閣帖精神過之舜臣力單微而
自能鐫石雖并闌碣砌徧刻無餘所以段數最多
或長尺餘者舜臣死二子折而爲二長者負官錢
沒入上十卷于絳州重摹下十卷足之幼者復重
摹上十卷亦足成一部于是絳州有公私二本靖
康兵火石並不存金匱百年之間重摹至再慶元
間予官守長沙嘗見舊摹執家有南渡初親自北
方獲得舜臣元所刻本未分折時二十卷其家
藏非得二千緡不肖與人乃北紙北墨精神

視金匱所摹者天淵矣

辨絳帖真偽

絳帖第九卷大今書一卷第四行內面字右邊轉筆
正在石破處隱然可見今本乃無右邊轉筆全不
成字其面字亦一字與第五行第七行亦不同又
第七行第一字舊本即書正字今本乃艸書心字
筆法且俗以此推之今之所見皆非舊本

潭帖

淳化閣帖既頒行潭州即摹刻二本謂之潭帖予嘗
見初本當與絳帖雁行至慶曆八年石已殘缺永

神史集編 卷之百十

十七

三百

州僧希白重摹東坡尤喜其有晉人風度建炎虜
騎至長沙守城者以爲砲石無一存者紹興初第
三次重摹失真遠矣

臨江帖

劉天序摹閣帖於臨江用工頗精緻且石堅至今不
曾重摹獨二卷畧殘缺然拓本既多頗失鋒芒今
若得初本鋒芒未失者當在舊絳帖之次新潭帖
之上然其釋文間有訛處

論三家字帖

世有絳帖潭帖臨江帖此三書絳本已少惟潭帖爲

勝者以錢希白所臨本也希白於字畫得佳處故於二王帖猶遠若臨江則失真遠矣又淳化帖當時以晉唐善本及江南所收帖擇善者刻之悉出上聖規摹故風骨意象皆存在識者鑒裁而學者悟其趣爾

蔡州帖

上蔡臨摹絳帖上十卷雖比舊絳帖少下十卷而迥出臨江長沙之上予嘗見于長沙二府劉氏轅家

武岡帖

武岡軍重摹絳帖二十卷殊失真且石不堅易失精神宋史編卷之百十
神後有武臣守郡嫌其字不精采令匠者即舊重刻之謂之洗碑遂愈不可觀其釋文尤舛謬然武岡紙類北紙今東南所見絳帖多武岡初本耳驗其殘缺處自可見也

武陵帖

武陵帖亦二十卷襍取諸帖重摹而參入以所未見者其間惟右軍小字黃庭經最妙他帖所無也

彭州帖

彭州帖亦刻歷代法帖十卷不甚精采紙色類北紙人多以為北帖

元祐秘閣續帖

元祐中奉旨以淳化閣帖之外續所得真蹟刻續法帖元本在禁中後還太清樓今會稽重摹本亦不減古絳帖

太清樓帖

淳化秘閣帖板雖禁中火災不存而真迹皆藏于府至徽宗朝奉旨以御府所藏真迹重刊于太清樓而參入奇跡甚多其中有蘭亭者是也名曰太清樓帖

淳熙秘閣續帖

神宋史編卷之百十
高宗聖學天成奎文煥發肆筆成書垂法萬世壽皇重規疊矩宸畫尤妙南朝訪遺書得晉唐舊迹至淳熙間奉旨以御府珍儲摹勒入石名淳熙秘閣續帖置秘書省寶慶火災其石不存

汝州帖

汝帖乃王宗輔道摘諸帖中字牽合為之每卷後有汝州印為黃伯思所搃擊不直一文今會稽又以汝帖重開謂之蘭亭帖

諸郡新刊法帖

宋宣獻公日刻賜書堂帖于山陽金鄉首載古碑

識文絕妙但二王帖詮釋未精今石不存胡龍
世將刻豫章法書種種精妙今已重摹後有小字
隸書范忠宣公子弟戒者是初本許提舉開刻二
王帖于臨江摹勒極精誠少詮釋廬江李氏刻甲
秀堂帖前有王顏書多世所未見但繼以本朝名
公書頗多大抵今人書自當作一等耳曹尚書彥
約刻星鳳樓帖于南康軍雖以衆刻重摹而精善
不苟並無今人書韓郡王侂冑刻群玉堂帖所載
前代遺迹多有未見者後亦多今朝人書韓敗後
人秘書省

神史集編

卷之百十

二十

三月廿二

蘭亭帖

蘭亭帖世以定武本爲冠自薛珣作即刻石易去于
元石鐫損天流帶石四字以惑人然元本亦有法
可辨鐫損四字一也管絃之盛上不損處若八字
小龜形二也是日也觀宇宙兩行之間界行最肥
直伸脚十字下出橫關外三也管絃之盛盛字之
刀鋸利如鈎四也痛字改筆處不模糊五也興感
之由由字類申列欸之列其堅如鉄釘此其大畧
也然定武又自有肥瘦二本而鐫損者乃瘦本
真定武無疑今復州本以真定武本重摹亦鐫

字其字極瘦王順伯尤延之爭辨如聚訟然
風韵竟勝豈能逃識者之鑒其瘦本之石宣和間
就薛珣家宣取入禁中龔於睿思殿東壁建炎南
渡宗澤遣人護送此石至維揚虜犯維揚不知所
在或云金人以毡裹裹之車載而去

蘭亭真跡

太宗酷學書法有大王真迹三千六百紙率以一丈
二尺爲一軸寶惜者獨蘭亭爲最置於座側朝夕
觀覽嘗一日附耳語高宗曰吾千秋萬歲後與吾
蘭亭將去也及奉諱之日用玉匣貯之藏於昭陵

神史集編

卷之百十

主

三六

蘭亭石刻

蘭亭石刻惟定武者得其真蓋唐太宗以真跡刻之
于學士院朱梁徙置汴都石晉亡耶律德光道殲
輿輻重俱棄之中山之殺胡林慶曆中爲士人李
學究所得韓魏公索之急李瘞諸地中別刻以獻
李死其子乃以之宋景文公始買真公帑榮世云
宋景文帥定州有學究李姓者死藏此石于妓家
樂營將何承清得之以獻宋留之公庫姚令升云
有游子携此石走四方最後死於中山營妓家伶
人孟永清取以獻周承勛希稷云唐太宗既得蘭

亭亭真蹟使趙模等模搨以十本賜方鎮惟定武用石玉刻之文宗朝舒元興作牡丹賦刻之碑陰世號定武本蔡條云定武本乃江左所傳晉會稽石也錢氏歸版圖之後定武有富民好事者厚以金帛從會稽得之而藏於家後戶絕貲沒縣官人始見之因置諸定帥之便坐壁云熙寧間薛師正向爲帥其子紹彭又刻別本留公帑携古刻歸長安王厚之順伯云紹彭竊歸洛陽表說友起岩云薛師正至定惡模打有聲自刊別本留樵樓下以應求者其子紹彭又私摹刻易殺胡林本以歸蔡條云熙寧中孫次公侍郎帥定有旨取其石納禁中則又刻石而還之壁後薛向來定遂取以歸世但謂石歸薛氏然不知雅非古矣大觀中榮世王厚之王明清周承勛皆曰宣和詔取置宣和殿王明清云向次子嗣昌獻于太上皇徽宗命龔置思東閣之壁明清之父鏗則云置之艮岳瑪瑙亭蔡條云大觀初祐陵方尚文博雅詔索孫次公所納石刻則無有或謂此石已殉祐陵乃更取薛氏石入御府靖康之變虜襲以紅氍毹歸榮世王定國嘗從使虜言石今在京中王明清云靖康

亂凡南方珍異之物悉爲群胡輦歸獨此石虜所不識遂棄不取建炎初高宗駐蹕廣陵宗澤屈守東都見之遣騎疾馳進行在所未逾月狄復南寇大駕幸浙失于倉卒之際紹興中向子固帥維揚密旨令搜訪竟不獲今東都諸刻無能彷彿者天台桑澤卿世昌編蘭亭博議一書甚詳與時叅會衆說芟繁撮要記其本末如此所取何子楚遠之辭屈多諸說之異同者則附著其下雖未能定其孰是孰非然薛師正長安人王順伯謂携以歸洛宗忠簡守汴日久從事戰守且其天姿剛正王仲言謂其爲人主搜羅玩物于艱難之時皆不敢謂然開元九年置朔方節度使自是始有方鎮周希稷所云乃是全不知有史策若謂太宗分賜諸郡猶可也夫以一石刻之微而言人人殊莫能定于一然後知考古之難也

本序

李兼蘭渚輯錄云永和癸丑山陰蘭渚之會合四十二人時畢集群賢盛矣哉右軍製爲詩序筆精墨妙號爲第一後之人誦其辭玩其蹟搨其書猶足以想望風流于千載列傳言右軍自爲之序晉人

謂之臨河序唐人稱蘭亭詩序或言蘭亭記歐
公云脩禊序蔡君謨云曲水序東坡云蘭亭文山
谷云禊飲序通古今雅俗所稱俱云蘭亭至高宗
皇帝所御宸翰題曰禊帖於是蘭亭有定名矣

禊序帖

龔聖子云禊序有大業間石本其後有隋諸臣銜位
然則在智永未藏之先此帖亦嘗入御府矣

右軍修禊帖之善

唐何延年謂右軍永和中與太原孫興公四十有二
人修被禊揮毫製序用蠶繭紙鼠鬚筆適媚勁健

神史彙編

卷之百十

主

三五三

絕代更無凡三百二十四字有重者皆具別體就
中之字有二十許變轉悉異遂無同者有如神助
及醒後他日更書數百千本終不及此予謂恐此
言過矣右軍他書豈減禊帖但此帖字數比他書
最多若干丈之錦卷舒展玩無不滿意軫在心
目不可忘也非若其他尺牘數行或數十字如寸
錦片玉玩之易盡也

黃伯思法帖刊誤有云帖中昧者以本行旁注填著
行中猶未害理至於蘭亭者以不知老之將至旁
一僧字爲逸少作曾字之誤借使摹入行中則

矣按古蘭亭序本二十八行至第十二行間特潤
者蓋接紙處而與不知字適在此行之末梁舍人
徐僧推於其旁著名當時謂之押縫梁御府中諸
書率如此而此帖僧字下亡其推字近世人殊不
知此乃云僧者曾之誤因讀書謂之曾不知老之
將至非也又按晉史逸少本傳及書錄第十卷皆
載此序但云不知老之將至而無僧字乃知善摹
帖者勿問其澹滅注闕橫紋細大一效其本而不
小異乃不失真矣米南宮謂蘭亭序爲行艸第黃
太史謂蘭亭序摹寫咸失之肥瘦要當心會其妙
處二公之論古今無可疑也世之所貴者定武本
最善予平生閱是書爲多可望而知其真僞者

審定蘭亭

外紀所託改作因寄於今所忻改作向之豈不哀改
作痛哉良可悲也改作悲夫有感於斯也改作斯
文凡塗二字改六字注四字曾不知老之將至誤
作僧 亦猶今之視昔誤作由舊說此文字有
重者皆訪別體而之字最多今此之字頗有同者
又嘗見一本比此微加楷疑此起草也然放曠自
得不及此本遠矣子由自河朔持歸寶月大師惟

神史彙編

卷之百十

主

三七七

僧請其本令左綿僧意祖摹刻于石治平四年九月十五日軾書

右軍蘭亭揭本人間往往有之多非妙蹟天禧中相國寺僧元藹曾進唐勒石本一卷卷尾文皇署勅字旁勒僧權二字體法既殊鐫刻猶工

參政蘇易簡家有摹本蘭亭墨彩鮮濃紙色微紫與唐石本無相假借蓋名手傳摹也僧智永臨寫刻石仍間以章草雖功用不倫彷彿其勢亦甚希絕唐陸柬之特工臨寫今校理錢延年有柬之書蘭亭用白麻紙臨成押尾署陸司儀書雖外露毛骨而

神史彙編

卷之百十

二天

三

雅有風氣

素妹善臨寫學右軍蘭亭及安西帖見奪真迹亦翰林書人也並法書苑

梨板

此本以定州蘭亭土中所得石摹入棠梨板者字雖肥骨肉亦稱觀其筆意右軍清真風流氣韵冠絕一時可想見也今時論書者憎肥而喜瘦黨同而妬異豈可言筆法耶元符三年四月甲辰涪翁題右蘭亭脩禊帖季中甫定武本再刻于寧海官舍此帖世傳以爲右軍得意世間石刻無錄者

本而共推定武本以爲冠諸家辨別真僞其說

一或以薛紹彭刊石易舊本藏其家刊其端流帶

石失五字不全者薛氏舊物也又仰字如針眼殊

字如蟹爪列字如丁形今有此者望風承偽而未

嘗有確然辨其帖之所以善也夫世之所以貴定

武本者以其刊刻精好不失右軍筆意而已非以

其能爲針眼爲蟹爪爲丁形也使真筆意雖無此

三者不害於善況此三者皆可以人力爲之而其

筆意非真能書者未易辨今不求其本而區區注

目於其末此相馬而惟記其驪黃牝牡豈不爲九

神史彙編

卷之百十

二天

三

方臯所笑乎山谷論帖以爲一字一筆不可任意

摹寫或失肥瘦亦自成妍惡要皆存之於心會其

好處真能觀書者也中甫新刊或病其不能皆然

衆體故爲之解嘲慶元己未六月望日贛川曾槃

書

蘭亭葬昭陵真迹不復出摸勒豈無誤拓本徒彷彿

能解此意然後可以語蘭亭也流俗不察獨取定

武本爲真妄矣予頃見唐刻本二一是貞觀間石

刻一是南山杜氏所藏板崇寧初米老筆嘗摸刻

于寶晉三號爲三米蘭亭筆勢活潑絕不類也寶

慶定武本者是不知有唐刻本也大抵墨迹而碑刻差謬豈止有千百里之遠粗能存其本形而已何必高貨厚遺爭相搜訪苟或得之自謂獲真本者猶是可笑也玩古主人蔡山父題

陶安世古本

筆迹祖孫

南華以副墨爲子洛誦爲孫字亦謂前賢筆迹真者當祖之臨者宜孫之既鑄之石又傳之摹本其屬猶近繼此益遠矣今定武蘭亭帖其去昭陵所遺殆曾孫行耶昭陵重紙既受藏瘞其入珉珉者繼體之烈禍其曾孫得至衣冠禮樂之地而

柳史彙編

卷之二十

貴於中華士大夫之筆復三歎而爲之喜子又

定武所珍其石恐軍士損之故本多淡且有二本其一本頗瘠此豈淡而瘠者乎其骨相必肖其祖見者當默識之慶元戊午長至日豫章京鏜題

高宗跋

覽定武古本蘭亭序因思其人與謝安共登冶城安悠然遐想有高世之志義之謂曰夏禹勤王手足胼胝文王旰食日不暇給今四郊多壘宜思自効而虛談廢務浮文妨要恐非當今所宜且義之擬拔俗邁往之資而登臨放懷之際不忘憂國之心

令人遠想慨然又歎斯文見世者摹刻重復盡失古人筆意之妙因出其本令精鈎勒別付碑板以廣後學庶幾彷彿不墜於地也紹興元年秋八月十四日書

蘭亭筆法

蘇耆家第二本少長字世傳衆本皆不及長字其中二筆相近末後捺筆鈎回筆鋒至起筆處懷字內折筆摺轉扶勒轉側偏而見鋒暫字內斤字轉筆戎毫隨之於妍媚處戎毫直出其中世之摹本未嘗有也

並寶晉

柳史彙編

卷之二十

樂道獻丹本

近世多以張彥遠法書要錄所載何延之蘭亭記敘云自右軍留付子孫傳之七代至智永禪師付弟子辨才太宗遣御史蕭翼微服作書生以詭辨才始得之然劉餗傳記云蘭亭序梁亂出於外陳天僖中爲僧智永所得至天建中獻之宣帝隋平陳或以獻晉王即煬帝也帝不知寶後爲僧智果所借及登極竟不從索果師死弟子辨才得焉文皇爲秦王日見搨本驚喜乃貴價市大王書蘭亭終不至已知在辨才處使毆陽詢求得之以武德二

年入秦王府貞觀十年擢十本賜近臣帝崩中書
褚遂良奏蘭亭記先帝所重不可留遂秘於昭陵
焉劉父子世爲史官以討論爲已任於是正文字
猶審辨力之師智果非智永求蘭亭者歐陽詢非
蕭翼也此事鄙妄僅同兒語太宗始定天下威鎮
萬國庭殘老僧敢却一紙耶倘欲圖之必不狹陋
若此況在秦豈能詭道臺臣亦狼信之何耶或云
第十五行有僧字蓋時搨本至多惟此僧所藏爲
真本故署僧爲別或以爲曾不知老之將至非

釋史彙編卷之一百十一

海右閒民王圻纂

文史門

金石刻下

建安帖真跡

王氏所藏右軍建安帖真蹟今在長洲士夫家其帖
本云四月五日羲之報建安靈樞至胡世將曾以
此帖勒於豫章其建安靈樞字提起別作一行蓋
古人簡帖寫至它人事或稱尊長者舊處皆如今
人提空此常禮也予屢見硬黃做書亦然今長沙
所見建安二字乃與羲之報字相連而不提空豈
有碑提空而真蹟反不提空者此乃淳化閣帖寫
作無疑蓋太宗朝刻淳化閣帖乃侍書待詔王著
摹勒者小人不學故於古人提空處皆聯屬之此
尤可也至於虫鼠侵蝕與字之漫滅者皆不空缺
而強聯之故多讀不成

鬻書者多以故紙浸汁染質迹又以墨襍殊作偽印
章今昏闇殊不知塵水浸紙表裡俱透若自然舊
者其表故色其裡必新微揭視之則見矣古人印
章必用上等殊譬如古画着色愈久愈新初未嘗

昏闇也

逸少筆蹟如優鉢曇花近世罕見雖古人響榻亦乏善本蓋臨書不在於點畫排比之工而在於得筆意脫或昧此譬如垂絕人神氣都喪形體雖具奚爲也此本得之於許昌其家襲藏無慮百餘年億歲殿舊物無疑觀其筆蹟澗緊快分明凜然有生氣若出乎右軍之手決非趙模韓道正等所爲非虞永興則褚河南筆也深於書者當自知之昔人論宋文帝書以謂工夫不及羊欣而天然過之臨書而得天然意必知爲名筆世人於蘭亭肥瘦

神史彙編

卷之百十

二

二本互有去取予獨以爲飛燕太真俱是國色未可以好惡爲高下也頃歲繁榮楊公爲予言與謝道祖爲世姻道祖在中山得蘭亭序石本於公廚宣和中有旨索取薛氏父子通夕摹打意欲取捷覆帑三重併摹之故字畫肥瘦不同始知肥瘦本未易高下既又聞楊公之說顧猶未敢斷以爲一本也淳熙戊申汪季路自江南從事秩滿過錫山舟中出所藏本謂予曰本有肥瘦之異當以孰爲勝予以所見所聞楊公之言告之季路笑曰摹打有不同耳非有二本也不然豈應無毫髮不相似

耶是予之所見未爲不然而繁榮之言猶信季路之精鑒爲不可及也予因謂季路他日視蘭亭序肥本墨淡瘦本墨濃墨之濃淡必致肥瘦之一端也因相與大笑蘭亭自是無遁形矣

義之告誓文

王羲之告誓文今之所傳即其稿不具年月日期其真本維永和十年三月癸卯九日辛亥而書亦真開元初潤州江寧縣瓦棺寺脩講堂匠人於鴟吻內竹筒中得之與一沙門至八年縣丞李延業求得上岐王王以獻之便留不出或云其後却歸岐

神史彙編

卷之百十

三

王十二年王家火圖畫悉爲灰燼此書亦見焚矣

墓田帖

墓田帖王羲之臨鍾繇書南唐墨寶堂石也今在邵林家但已損不堪旃樵從事

褚跡

陶隱居論逸少書云吳興已前褚迹未至絕倫凡好迹皆會稽摹永和十許年書中自誓摹後益自稱珍不復爲人書則蘭亭獨貴重固宜今本在體亦異書家得褚庭誨所臨恨太肥張景先得缺石本又恨太瘦惟定武本肥瘦得中今觀此軸豐而不

瘡富而不窘其筆意端可觀也勝於諸本遠矣篇
文洪慶善錄跋定武本

三百顆

逸少帖奉橘三百顆霜未降未可多得即東坡所書
劉景文所藏王子敬帖所謂君家兩行十二字氣
壓鄴侯三萬籤者是也按元章書史云王獻之送
梨帖云今送梨三百顆雪之殊不佳耳又東坡詩
話云子敬黃柑三百顆帖在劉景文處或以爲橘
或以爲梨爲柑莫知孰是也

狸骨得名

狸史彙編 卷之百十一

四

子能書嘗寫狸骨右軍臨之至今謂之狸骨帖

二王真蹟

開元十六年五月內出二王真蹟及張芝張昶等書
總一百六十卷付集賢院今集字楊兩本進賜諸
王其書皆是貞觀中太宗令魏徵虞世南褚遂良
等定其真偽八十卷小王張芝等跡各隨多少勒
帙以貞觀字爲印印縫及卷之首尾其草跡又令
褚遂良真書小字帖紙影之其中古本亦有是梁
隋官本者梁則滿騫徐僧權沈熾文朱异隋則江
總姚察等署記太宗又令魏褚等卷下更署名

記之其蘭亭本相傳云在昭陵玄宮中樂毅論長

安中太平公主奏借出外榻寫因此遂失所在五
年勅陸元悌魏哲劉懷信等檢校換標每卷分爲
兩卷總見在有八十卷餘並失墜元悌又割去前
代記署以已之名氏代焉玄宗自書開元二字爲
印記之右軍凡一百三十卷小王二十八卷張芝
張昶各一卷右軍真行書惟有黃庭告誓等卷存
焉又得滑州人家所藏右軍扇上真尚書宣示及
小王行書白騎遂等二卷其書有貞觀年舊標織
成字

狸史彙編 卷之百十一

五

樂毅論

世傳二王帖皆以真跡摹勒獨樂毅論就書丹其石
在高學士紳家已殘缺至海字後轉屬趙立之處
今重摹者後猶有趙立之印予嘉熙庚子自嶺右
回至宜春見元本於一士人家用北紙北墨無一
字殘缺而清勁道媚正類蘭亭字形比今世所見
重摹本幾小一倍此蓋齊梁間拓本真人間希世
之寶

鍾元常帖

元常句命帖惟北本與潭州本佳它無足取

顏魯公帖

顏碑在南方者尚多麻姑壇記吳興石柱誌舊本千祿字妙烹寺記西林題名此絕品也

歐陽率更碑

歐陽小字千文在邢州溫彥博墓誌在東京九成宮碑仲夏蘭若二帖化度寺碑丹州刺史碑並在北方會稽高續古家有重摹化度寺碑咄咄逼真

鴈塔題名

此帖有北本有彭州本然北本為上彭本頗失真

徐騎省小篆

徐鉉深得古小篆法有篆千文刻石南昌精妙無愧古人今已重摹失真

湖南碑

予邇瀟湘歷衡潭永全道五郡並無古刻惟道州有漢綏蠻校尉熊君之碑若浯溪中興頌乃唐中世所立爾亦以石工每因舊跡加洗刻以為衣食業

故愈失真

南嶽碑

予嘗見南嶽一僧云嶽山多秦漢以來碑在林莽蔽翳間寺僧俱為官司所擾匿不敢言亦不敢

愈為霜露剝蝕良可嘆也

偽作王大令帖

山陰僧偽作王大令書保母墓誌韓侂胄以千緡市其石予每疑其贗作殊無一點大令氣象及見東坡所作子由保母墓誌語則僧實偽也

世綵帖

廖瑩中群玉號葑洲邵武人登寶曆中買師憲平章之客嘗為大府丞知某州皆以在館不赴于咸淳間嘗命善工翻刻淳化閣帖一卷綵帖二十卷皆逼真仍用北紙佳墨模榻幾與真本並行又刻小

釋史彙編

卷之百十

七

字帖十卷王肅所作賈氏廟記盧芳喜所作秋壑記九歌又刻陳簡齋去非姜堯章任希夷柳河東四家遺墨十小卷皆精妙先是賈師憲用發工王用和番開定武蘭亭凡三年而後成至賞以男爵絲髮無遺恨幾與定本相亂又展為小字刻之靈壁石版世綵堂蓋其堂名也

辯頭帖

米老與時人書自辯非頭世謂之辯頭帖

顏刻

浯溪在永州北百餘里流入湘江溪水石奇絕唐上

元中總管經略使元結罷任居焉以所著中興頌刻之崖石顏真卿書結復為浯臺石堂西峰四廡亭銘皆刻于石崖上

三碑最精

歐陽詢化度寺碑虞世南孔子廟堂記柳公權陰符經叙三公以書名而三碑又最精者

石刻砧聲

高紳為湖北轉運使道中聞砧聲清遠因視之乃樂毅論石刻覆於地下而已斷裂矣遂載歸完理緝綴續以木箱所可辨者如此故世之傳布皆止於海字其餘皆碎而不可緝者良可惜也李端叔說如是予又嘗見一本在章申公家聞今尚存是唐人臨本不知即高紳所得者或別本也

石碣陽鐫額

東臯雜錄云漢碑額多篆身多隸隸多凹篆多凸惟張平子碑則額與身皆篆也慎按三代鐘鼎文有款識隱起而凸曰款以象陽中陷而凹曰識以象陰刻之印章則陽文曰朱文陰文曰白文蓋古今金石同一例也劉禹錫宜城歌云花臺側生樹石碣陽鐫額不見漢碑不知此句為何說也

神史彙編 卷之百十

八 三百六

仙巖古篆

永福縣之東南八十里羅漢寺之仙巖有篆書十形體奇恠環布巖石不著姓名人所未識號曰仙篆歐陽公永叔嘗得之喜其無鐫刻之跡如指畫成文欲以番夷金書字圖號譯之未暇也蔡端明時守三山以道家書釋之曰貧道守真一中有不灰術亦莫得其據政和三年之夏邑宰陳武祐好奇之士訪求其詳知篆有三一在安仁寺仙人山寺僧憚墨蹟之費燎斷而瘞之二在中和寺黃坑之崖今存字皆奇恠亦不可識三即羅漢之仙巖也

神史彙編 卷之百十

九

汰王灘詩

永福初自唐代宗時割福泉建三州之地因年號曰永泰後避哲宗陵寢諱改名永福在唐新朔縣後有邑宰潘君滿鮮遺愛在民攀卧祖錢留連累日其夫人王氏先已解舟泊五里汰王灘下俟久不

至月夜登岸書一絕于石壁云何事潘郎戀別筵
歡情未斷妾心懸
汰玉灘下相思處
猿叫山山月
滿艇未署太原王氏書詩蹟已漫滅獨太原二字
入石至今尚存字方五六寸許邑人因以名其灘
政和陳武祐慮歲久詩亡大書繫以記文鐫之字
右方自唐及今流潦巨浸之所漂齧震風凌雨之
所滌蕩不知其幾而墨色爛然如新一婦人望夫
之切精神入石終古不變如此則知至誠之道感
鬼神裂金石者詎不信然舊閣中記作汰王灘陳
武祐刻石却作太原灘今灘旁之地名大王石字

神史集編

卷之五

十

三

之左不復可容字矣恐未係太原王氏書為正
大字下亦云
疑為太王

楊誠齋跋法帖

誠齋跋韶州蘇黃帖云蘇黃皆落南而嶺南無二公
帖似魯人不識麟惟韶有之耿光異氣上燭南斗
下貫碧海矣又跋米元章帖云萬里學書最早雖
徧參諸方然袖手一瓣香五十年來未拈出今得
此帖乃知李密未見秦王耳

秘玩

右米姓秘玩天下法書第一唐太宗既獲此書使起

居郎褚遂良檢校馮承素韓道正趙模諸葛真之
流模賜王公貴人見於張彥遠法書要錄此軸有
蘇氏故題為褚遂良模觀其意易改悞數字真是
褚法皆率意落筆所書字句清潤有秀氣轉掇毫
芒備盡與真無異非深知書者所不能到世俗所
叙或肥或瘦乃是工人所作正以此本為定壬午
閏六月九日大江濟川亭蟻寶晉三皇對紫金山
迎風避暑手裝

北碑紙

北紙用橫簾其質鬆而厚不甚滲墨以墨拂之如薄
紙史集編

卷之五

十

三

雪之過青天猶隱隱見紙白處也凡北碑皆然且
不用油蠟可見

北墨

北墨多用松烟故色青黑更經蒸潤則愈青矣南墨
用油烟故墨純黑且有油蠟可辨碑文今層墨皆
效此

墓銘刻石

歐陽公與尹林簡曰墓銘刻石時首尾更不要留官
銜題目及撰書人刻字人姓名祇依此寫晉以前
碑皆不著撰人姓名此古人有深意況今遠矣

篆蓋祇著尹師魯墓四字福按此一簡可補八蒼崖金石例故表著之

石刻不可學但自書使人刻之已非已書故必須真迹觀之乃得趣如顏真卿每使家僮刻字故會王人意修改波擊致大失真惟吉州廬山題名題訖而去後人刻之故皆得其真無倣作又真跡皆無蚕頭燕尾之筆與郭知運爭坐位帖同

真跡難存

世言紙之精者可久千年今去二王方八百餘年而片紙無存不獨晉人如唐世善書之迹甫三百餘

神史彙編

卷之百十

主

三百八

年亦如星鳳何也嘗考其故蓋物之奇異者嘗聚于富貴有力之家一經大盜水火則舉群失之非若它物散落諸處猶有存者桓玄之敗取法書名画一夕盡焚所藏之帛能幾何哉

顏魯公真蹟

顏魯公之後寓居永嘉好事者守郡聞其家有魯公真蹟一篋以獄事羅織之而擇其尤者摹郡丞篋書遂歸泉南好事者晚年卜居武夷之下以聲法自隨一夕暴雨洪水發漂所居無踪跡其人尋溪側篋不知所存

高宗臨摹諸書

予自魏晉以來六朝筆法無不臨摹或瀟散或枯澀或遒勁而不曲或秀異而特立衆體備于筆下意猶存於取舍至若模帖則測之益深擬之益嚴姿態橫生莫造其原詳觀點畫以至成誦不少去懷也法書中唐人硬黃自可喜若其餘紙扎俱不楷乃託名取售然右軍在時已苦小兒輩亂其況流傳歷代之久寫本雜出固不一幅鑒定者不具眼目所以去真益遠惟識者久于其道當能辯之

黃伯思云世人多不曉臨摹之別臨謂以紙在古帖

神史彙編

卷之百十

主

三百八

旁觀其形勢而學之若臨淵故謂之臨摹謂以薄紙覆在古帖上就明牖映而摹之謂之響榻臨之與摹二者迥殊不可亂也又筆談云世之模字多爲筆勢牽制失其舊跡須模之時不問其點畫惟傳跡是循然後盡其妙也予讀二條皆可開掖後學故附錄之

影書

六朝人尚字學摹臨特盛其曰廓填者即今之雙鈎曰影書者如今之響榻南史云蕭思話書羊欣影風流通好殆當不減北史趙文深少學楷隸

有鍾王之則周明帝令至江陵影覆寺碑是也又
傍書釋文亦曰影唐太宗集右軍帖今褚遂良帖
傍黃影之

響揚偽墨跡

以紙加碑上貼于窓戶間以游絲筆就明處圈却字
畫填以濃墨謂之響揚然圈隱隱猶存其字亦無
精采易見

淳化閣帖

宋太宗朝搜訪古人墨跡令王著銓次用棗木板摹
刻十卷于秘府故時有銀錠紋前有界行目錄者
釋史集編 卷之百十

古

是也當時用李廷珪墨拓打楷之不汚手乃親王
筆執使相除拜賜一本人間罕得當時本價已貴
至慶曆間禁中火災其板不存今世所見閣帖多
乏精神焉有絳帖以閣本重摹而秘閣反不如絳
帖有精神乎

南北紙

北紙用橫簾造紙紋必橫又其質鬆而厚謂之側理
紙桓溫問王右軍求側理紙是也南紙用堅簾造
必堅者二王真迹多是會稽堅紋竹紙蓋南
渡後難得此紙又右軍父子多在會稽故

止高今一尺許而長尺有半蓋晉人所用大率如
此驗之蘭亭押縫可見

韻學類

梵音

華談曰音韻之學自沈約為四聲及天竺梵學入中
國其後漸密

切韻

陸法言切韻序曰隋開皇初劉臻等八人論法言論
及音韻法言記之後取諸家字書所記定為切韻
五篇其書成於仁壽元年唐天寶十三載孫勔增

釋史集編 卷之百十

古

備目因唐韻

玉篇

梁大同九年三月顧野王撰玉篇唐上元元年甲戌
九月孫勔又增加字云

切脚即二合

俗語切脚字勃籠蓬字勃蘭盤字突落鐸字
字照顏環字骨露錮字屈學圈字鵲盧蕭字
堂字突樂園字砧落角字只零精字不可巨字
釋典所謂二合字

古語不同

百語多不同或各從其方言亦有造字初未備假借
用之後有正字遂別出如若字訓順未有順字時
但言若後有順字故但言順不言若而後人必妄
分別爾雅訓釋最爲近古世言周公作妄矣其間
多類詩中語而取毛氏說爲正余意此漢人所作

經史字音

經史中字註音顯然而世人傳之訛舛不以爲嫌談
話及散文中用之固無害若夫對偶與押韻詎可

不審哉今聊疏數字仄聲悞呼平聲者于下魁梧
經去聲 徑庭 庭去聲 運量 量去聲 顛齊 齊去聲 枝

神史彙編 卷之百十 大 隱几 隱去
子莊 膠擾 膠上聲 權酤 酤工讀切 隱几 隱去

燈榮

詩燈榮昏魚目讀榮爲去聲集韻榮榮映切有足
所以支物又榮音平聲楞也非燈榮字韓退之云
墻角君看棄短榮

錯

張衡四愁詩云美人贈我金錯刀古錯字即今之蹉
也蹉千個反北人讀蹉作去聲南人讀錯作入聲
其實一也

鬚眉髭

鬚眉荀子作麋楊倞注云麋與眉同髭鬚亦作茲
荀子云龍茲劉向列女傳云龍疏皆席名也楊倞
云茲與髭同龍疏龍音相近也

葡批仄聲

今世呼葡萄批杷皆爲入聲樂天詩云酒餘送蓮蓋
堆盤疊蒲萄又深山老去惜年華况對東溪野枇
杷其音自唐然矣

五員音運

陸龜蒙詩賴得伍員騷思少夫差剛免似荆懷宋人
神史彙編 卷之百十 七 小龍云以龜蒙之博學而誤呼伍員之名豈趣韻

邪慎按員之音運本無前訓惟唐員半千傳云半
千本宋劉凝之十世孫初凝之因齊受禪奔元氣
自比伍員故改姓員唐世諡云令公四俊苗李
員以後證先知伍員之員音運也如巢縣之巢音
勦朴胡之朴音浮濡水之濡奴官反票姚之姚音
同鷄古賢相傳自有此一種音韻今不悉見耳

萬乘平聲

天子萬乘諸經音訓皆作去聲予讀晉傳玄漢高
畫贊曰赫赫漢祖受命龍興五星協象老母告

討秦滅項如日之升起從側陋光據萬乘亦可以平聲用也

貌字音墨

莊子人貌而天史記郭解贊人貌榮名唐楊妃傳命工貌妃於別殿皆作入聲讀杜詩画工如山貌不同又曾貌先帝照夜白又屢貌尋常行路人梅聖俞詩妙娥貌玉輕邯鄲自注音墨

車二音

何彼穠矣唐棣之華易不肅雖王姬之車常昭曰車古音尺奢反從漢紀以來始音居恐未必然莫

神宋集編

卷之百十一

九

三

赤匪狐莫黑匪烏惠而好我攜手同車以此協韵攷之則古亦有居音矣

鵠鵠音韻

鵠鵠之鵠世多寫為鶴殊不知乃鵠字按丁度集韵鵠字在入聲三十三押韵内與鴨字同若鵠屬當從鵠在下平聲二十二覃韵

辯字音

漢書鄼侯音贊今亳州鄼縣乃音才何反而字書鄼字亦何可反去邑名一作鄼而贊字部又有鄼字亦云邑名按班固十八侯銘云文昌四友漢有蕭

何序功第一受封為鄼唐楊巨源丹鳳樓宣勅問相公麒麟閣上識鄼侯二字有二音顏注未必是也

鄼鰓二音

鄼有二音一則肝切一才何切皆地方才何者縣屬沛國蕭何初封邑則肝者縣屬南陽蕭何子孫所封也楊震三鰓字音當作鰓若作本字則其魚長一二丈鵠豈能兼致乎近見翰林一詩有只恐留候笑鄼侯之句一詩以鰓押入天字韻皆失之矣

佛禪字音

神宋集編

卷之百十一

九

三

佛本音彌詩云佛時仔肩又音拂禮記云獻鳥者佛其首註云佛不順也謂之翼戾之禪本音擅孟子云唐虞禪是已自胡入中國佛始作符勿切禪始音禪今人反以輔佛之佛禪受之禪因科非知書學者

柴積

吳人指積薪曰柴積積音際即周禮天官委積之積鄭氏謂委積謂牢米薪芻釋文曰積子賜及今訛為際以委積停留曰際留

僧能切韻

切韻之學起自西域故今歷代僧人率能傳之而儒者或未之逮也今聊記十數人於左象之王為三
十卷出唐釋惠力禪字書八卷出僧正慶龍龕手
鑑四卷出燕僧智光韵英三卷出釋靜洪辨體補
備加字切韵五卷出唐僧猷智切韵指元疏五卷
出僧鑑言定清濁韵鈴一卷出僧行慶古篆禮部
韵五卷出釋守降臨書閑要一卷出僧應之金壺
記二卷出僧題之

切字訣

晉僧了義始作切字訣沈約始辨四聲作詩粘律

釋史彙編

卷之一百十一

三

音字

鄭夾漈嘗論梵人別音在音不在字華人別字在字
不在音故梵書甚簡不過數個屈曲耳差別不多
亦不在文理而有無字之聲焉華人苦不別音知
切韻之學自漢以前皆不識起例以其源流出於
彼耳華書制字極密點畫極多梵書比之實相遠
邈故梵有無窮之音而華有無窮之字梵則音有
妙義而字無文彩華則字有變通而音無錙銖梵
人長於音所得從文入故曰此方真妙體清淨在
音聞我昔三菩提盡從文中入是以有目根功德

少耳根功德多之說華人長於文所得從見入故
天下以識字為賢不識字為愚釋氏以參禪為大
悟通音為小悟予嘗究極於此西域以下四字貫一
切音謂婆羅門又有三十六字等之又有母生子
子歸母之說華人之字以四聲調之然其聲有音
聲為經音為緯平上去入者四聲也其聲縱故為
經宮商角徵羽半徵半商者七音也其體橫故為
緯經緯錯綜是以後世帝王或有考文皆本於六
書未有不在四聲七音也梵人或有一字而作二
聲呼者或二字而作一聲呼者或無音而取聲者
或彈舌以取聲者往往呼召鬼神祈禱災異其應
如嚮至若西域算法之字猶簡於華寫字皆橫去
及天文度數反得其真其故何也今之借書亦非
古法今人以篆字為古然小篆起自李斯若以蒼
頡鳥跡校之音文俱係天地之與音鬼神之玄機
豈止於祈禱算數之微哉黃帝堯舜皆古聖人也
使無蒼頡之聖終於結繩以為治耳後人愈增愈
繁堆案盈几制度無一定之規此其所以不若梵
之簡拔也梵書制字殆盡蓋彷彿鳥跡云

禮部韵

古者未有反切故訓釋者但曰讀如某字而已

孫炎始作反切其實出於西域梵學也自後

日盛宋周顯始作四聲切韻行於時梁沈約又撰

四聲譜以為在昔詞人累千歲而不悟而獨得胸

襟窮其妙旨自謂入神之作繼是若夏侯該四聲

韻畧之類紛然各自名家矣至唐孫勔始集為唐

韻諸書遂為之廢本朝真宗時陳彭年與晁迥戚

綸條貢舉事取字林韻集韻略等說及三蒼爾雅

為禮部韻凡科場儀範悉著為格又景祐四年詔

國子監以翰林學士丁度脩禮部韻畧頒行初崇

政殿說書賈昌朝言

與重疊字不顯義理致舉人賦或誤用之遂

度等以唐諸家韻本刊定其韻略窄者凡三十

許今附近通用疑渾聲及疊出字皆於字下注

之此蓋今所行禮部韻也吳曾漫錄嘗論景祐

韻畧事既不得其始徒屑屑於張希文鄭天休

書先後之辨耳予因嘆近時小學幾至於廢絕

撫音韻之本未備論於此庶覽者得以考云

附粵華不敷五字同文

詩曰棠棣之華萼不譚譚不花足也易曰震為

華蒂也通作敷鄒潤甫游仙詩紫芝列紅敷丹泉
激陽漬子書作跗古詩紅萼青跗定滿枝字又作
苓莊子析楊皇考通作華易枯楊生華老婦得其
士大夫與華為韻可證也

羨音郎

聖觀國學林新編云記前漢羨頡侯劉信潁川地名
不羨者羨音郎春秋昭公十二年左傳今我大城
陳蔡不羨陸德明音義云羨音郎前漢地理志潁
川郡定陵縣有東不羨城有西不羨陵湘顏師

古曰羨者郎郎者自古所呼如此宋玉招鬼云肥

牛之腹腸若芳和酸若苦陳吾羨以音韻協之

讀羨為郎已上皆王說予按古者羨靡之字皆

郎不止宋玉招鬼也故魯頌閟宮與史游急就

羨與房漿糖為韻至予以不羨為郎者孔穎達云

近世以來方讀如此不知又何也

辨字音

凡姓葉音攝屈音攝費音秘蓋音割雅去聲之類皆
地名古者因地受氏故也今人多不知其姓所從
從來葉讀作枝葉之葉屈讀作屈伸之屈費讀作
費隱之費蓋讀作聚雍讀作平聲漕蓮之漕本去

聲說文水轉谷也平聲者水名南京有濟川衛濟
本去聲此衛管馬快船軍取若濟大川用汝作舟
楫之義若濟州濟陽濟寧等衛濟字皆上声水名
集韻異音

篆文二鳥曰雥三鳥曰雥音戢三鳥相聚其羽戢戢
也集字從此其音與積同下從木鳥集于木也音
義皆殊元趙古則周伯溫輩妄作解事便以雥爲
集非也按隋許善心神雀頌曰景福氣氤嘉貺雥
集可砥趙周之謬雥之與集猶氤與氲以雥即爲
集謂氤即是氲可乎

反切成音

耕錄言嬌姁字非古吳音世母合而爲嬌舅母合
而爲姁耳此說最是今吳中鄉婦呼阿母聲急則
合而爲黠輕躁之子呼先生二字合而爲襄但未
有此字耳又如前人謂語助爾即而已字反切楚
辭些即娑訶字反切今以類推之蜀人以筆爲不
律吳人以孔爲窟龍疑即二字之反切耳又如古
人以瓠爲壺詩八月斷壺是已今人以爲胡蘆疑
亦然耳

字學

字義

字亦有義天子畊用亥日蓋亥之地直上是天今
又以建辰月祭靈星以求農耕靈星是天田星
於辰位故農字從辰耳陳後山云金陵人善解字
以同田爲富分貝爲貧

字旁取義

馬之性善驚故驚駭字從馬女之性善妬故嫉妬字
從女騫騫之從馬威委之從女亦各有義

絕字之義

絕字義訓不同子絕四者無也絕筆獲麟者止也常
編三絕者斷也絕妙好辭者奇也絕類離倫者
也超絕物表者超也物論已絕者息也相望
者遠也烽烟始絕者熄也絕壁蒼蒼者峭極也
好殆絕者盡也所謂絕江海者橫渡也前漢武帝
記載衛將軍絕漠者直度匈奴沙上之界也

道字數義

道字有數義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此類訓道爲說
何莫由斯道也此類訓道爲導道千乘之國此類
訓道爲治可離非道也此類訓道爲心今俗語指
官員銜位爲一道官銜衣服領緣爲一道領緣大

無以道訓路至于官司符引據牒亦曰幾道
時文義策亦曰幾道則未詳訓義

如字義

春秋星隕如雨釋者曰如而也歐陽公集古錄載後漢郭先生碑云其長也寬舒如好施是以宗族歸懷古鏡背有銘曰漢有善銅出丹陽取為鏡清女明皆訓如為而也

畫

畫家有畫畫雜彩色畫也吳興有畫畫溪然其字當用畫畫乃魚網非其訓也張泌詩畫岸春濤打船

神史彙編卷之百十

宋 五言二

尾謂魚網遮岸也此用最得字義

左思蜀都賦 翡翠鈞鯢

脩緩

唐方伎傳張景藏伎與天綱埒郎中裴珪妻趙見景藏曰夫人目脩緩法口豕視滯又曰目有四五夫守宅夫人且得罪俄坐奸沒入掖庭按字書脩訓長若曰脩緩在相法非有滯淡之義脩字從收目不正也

王起識字

王起唐貞觀時人博學有聲太宗嘗撰字試之起曰臣於世間字所不識者惟八駿圖中數字耳

駿諸名具列子華駟作服蘭白義作良泰丙作商商注引石經又惟不可詰起謂之不識者蓋謂其不合六書之義疑不了了耳

繆字四義

繆字有四音穆音則為謚妙音則為姓綢繆則為事情也紕繆則為背戾綢繆紕繆姓人知而用之穆音謚漢以上人識之故閑羽謚繆今人只知為背戾之義以謚之不當也殊不知秦繆魯繆禮記大傳序以昭繆皆是宋以繆醜謚秦檜故晉欲謚何曾武帝不從肯以繆謚閑乎觀張飛謚桓可知矣

神史彙編卷之百十

宋

武后制字

唐史載武后制字十二

元 天 聖 照 回 日 困 月

○星 鳳 君 思 臣 廐 幼 年 正 却 充 什 文 而 後 山

叢 談 中 又 多 鳳 初 鑒 證 釐 授 王 仁 璧 聖 罔 匪 生

七 字 及 讀 通 志 止 是 十 八 字 而 無 君 仁 幼 三 字 却

又 益 以 廐 載 字 重 一 正 正 字 總 計 則 又 二 十 字 矣

書 且 不 同 六 書 本 義 亦 以 此 星 字 為 武 后 星 字 似

此 增 損 書 訛 恐 後 人 所 傳 之 不 一 且 天 作 充 日 作

回 並 篆 文 也 年 作 乖 正 作 占 亦 有 作 正 者 授 作 授

亦 有 作 穉 者 國 作 罔 亦 有 作 罔 者 地 字 稿 文 亦

作塋者星字崔希裕摹古而作然又非武后所創可知或武后當時所書人自不考遂以爲其創也若以據史止十二字則黃林雲華嚴跋云武后有症經等字乃桓彥範署名親校者是出十二字之外矣

孔殘誌

張世南游宦紀聞退之孔殘志銘云孔氏三十八吾見其孫白而長身按說文廿三集反二十并也卅速達反三十并也卅先立反四十并也退之自謂識字故用之爲四字銘今刊正書者改作三十八

釋史彙編

卷之百十一

宋

三

非是春按始皇碑三十有八年或謂句皆四字而此獨多一字非是宜從卅八爲是亦是意也

字學

王荆公創字學東坡問以麤犇二字之義遂不能答不知麤字說文鹿行超遠也假借爲粗細之粗乃古文也犇字文走也三牛者亦古文盖古文雖曰出於蒼頡而其時不過觀天地人物山川草木之迹以成文六書之義少也其後列國各爲制字又自不同觀通志引證一代殊文諸國殊文可知矣故鄭樵曰先儒以義理說文字者徒勞心耳是古

字可以義理會耶荆公號識古又不能答何也

盂字解

盂盛五味之器也從禾者蓋取味之義耳言其器則曰其口以盛物者皆皿也中而不盈則爲盂乃而多得則爲盈合而口歛則爲盆曰水以澡則爲盥

菴字義

今人別號菴字印章往往不同緣說文本無菴字庵彌俗也予嘗考之菴字古書所用者蜀都賦八方菴藹王充論衡桃李梅杏菴丘蔽野皆取菴覆之義至三國及晉始有菴幔菴間之語與今人所用

釋史彙編

卷之百十一

宋

三

菴字義同菴字不可謂不古也但篆籀以說文爲宗說文不載之字用於印章似爲未安又按古篆有作莽者又止借莽者石鼓文作窰其字從穴穴亦人居也近見溫陵古寺一冊有元人止菴印章菴字作盂詳玉篇皿部有盂鳥含切蓋也考古圖有伯彥饋盂盂器名而借爲菴舍字恐舍形似器亦猶漢闕之觚稜其形亦本酒器也未知是否

赤子

顏師古注盧誼傳目爲赤子曰言其新生未有眉髮其色赤與韻會解赤爲裸程曰赤體見肉色也又

空盡無物曰赤之意同而寔有不然按韻會又通作赤則赤子之赤本尺字借用赤字謂始生孩長不過尺餘故曰赤子猶成人不過一丈故爲丈夫以丈夫對赤子甚明韻解赤爲赤不以尺者誤矣韻會既著尺通作赤而於赤下訓赤子止襲舊訓謂爲始生兒不能別求其意殆亦有遺

字義

先民之經皆科斗文字如顏閔不夙游夏更生則不復識今之文字矣或以李斯之六書爲一說自謂得聖人之意且言曰殊方異音譯而通之其義一

神史集編

卷之百十一

也君子謂是義之說也非字之義也武陵先生患漢以降學士互相增添字倍於古其所感深矣

書意

東坡與子由論書曰吾雖不善書曉書莫如我苟能通其意常謂不學可故其子叔黨跋公書云吾先君子豈以書自名哉特以其至剛之氣發於胸中而應之於手故不見有刻畫嫵媚之態而端平章甫若有不可犯之色少喜二王書晚乃喜顏平原故時有二家風氣不知者謂學徐浩陋矣

院體書

士人不工札翰多爲院體者貞元中翰林學士吳通微工上章然體近於吏故院中胥徒尤所倣效其書大行於世遺法迄今不泯其鄙則又甚矣

蔗字

東觀全論跋右軍甘蔗帖云蔗似竹於文從焉俗從草非是予按說文蔗字在草部注云諸蔗也玉篇有蔗字在竹部音失却切方筐也又集韻亦載此一字音同云箕屬是蔗與蔗自是兩字右軍正悞黃氏見蔗有節似竹遂以從草爲非謬矣蔗字見於說文豈可謂之俗字也

神史集編

卷之百十一

俗字

字皆有所出釋常談載之詳矣予後得數字晉摯虞較古尺曰度量之由生皆絀闕而不通即今之絀闕字晉禮儀志有慎懷歌即今之慎懷字衛垣說字勢曰或鯢鯢鮪鮪伏以連珠即今鯢鯢字王况釋詩論曰鯢鯢而刺天成公綏嘯賦曰旬磕勞曹即今之鯢鯢勞曹字古人用此等字不見爲俗何耶

右軍俗書

王右軍書多不講偏旁此退之所謂義之俗書趙姿

畢羅

畢羅者蕃中畢氏羅氏好食此味今字從食非也餽
餽以其象渾沌之形從食可矣至如不托言舊未
有刀機之時皆掌托烹之刀機既有乃云不托今
俗字有餽飪垂之且甚此類頗多推理證排可也

俗字之訛

歐陽公言餽餽之譌最爲可笑今俗吏於移文中如
價直之直作值槍刀之槍作鎗案作按卓作棹交
倚作交椅此類甚多使歐公見之當更絕倒也

稗史彙編

卷之一百一

幸

書法險怪俗

字邊遠俗陋牒訴券約專用土俗書桂林諸邑皆
 然今姑記桂林數字雖勝鄙野而偏旁亦有依附
 衺 音矮也不長也閨音穩坐於門中穩也奎亦
 音穩大坐亦穩也似音嫋小兒也丕音動人瘦弱
 也歪音終人已絕也否音獵不能舉足也妖音姊
 女大乃姊也否音礪山石之岩窟也門音採門橫
 闕也它不能悉記予閱訟牒二年習見之大理國
 間有文書至南邊及商人持其佛冊佛經題識尤
 用此囹字囹武后所作國字也唐書稱大理國今

其國止用此字

俚俗字義

歸田錄云京師食店賣酸餠者皆大牌榜於通衢俚俗昧於字法轉酸從食餠從音有滑稽子曰彼家所賣酸餠不知爲不知也以余觀之山谷法帖見於世者皆作酸蹠韻略上聲集韻與陷同音在去聲注云餅中豆也篇韻皆無餠字不知歐陽公從何得也但方言云閩西東謂餛爲餛音輦或曰齏音岑或謂酢餠而唐韻齏音讞齏音尋與方言所音已不同矣豈特此也今士大夫因循相承信

稗史彙編

卷之二十

25

纂而書極爲未允因從律法言唐韻摘世間所

用者以示兒曹具于后髻音蓬松髻音蓬松也音蓬松惶惚耳慧也

肱 音龐 **大也**
欹 以筋取物
嗟 嗟嘆聲
鎖 錯音須
鏐 鏐鏐

匠物之匠者曰 匠下音梯 葵物之不正 杈以拳加 瘁惡瘡
 匠下音梯 葵上音喎 杈丑皆反 瘁日垂

騾形似驢
 雕懷切
 下土懷切
 角羊
 羖下音免
 生產也
 自曰堆
 瘞瘞身也

音手足麻痺曰瘰音頑香有馥香音箋舉物曰捷音虔頭

凹曰顴反交目深曰窅上面不平曰𡵓上聲雜曰

嚼音且齒不齊曰齧上音跌音以肩負物曰軛音

身短曰短切。𪔐曰𪔐。𪔐𪔐。一斗曰一斗。一匕

面紫曰粉色口吃曰狻荰細曰踈跂丁小兒曰

細曰襦下意 鉄臭曰鉅魚臭曰鯉使性曰釗利音
 疥曰癩不足曰充豫音 飯不中曰鏐音 目深
 曰眶曉音 衣敝曰襤衫 又曰襤褸音 繫物捲
 曰杭音 不潔曰腌臢音 取棋子曰擊棋音 湯
 中淪肉曰熬音 不正曰魑魅音 物在喉中曰瘵癰
 獲塵土曰埃壖音 下鳥孔切 物員曰顛音 不肖曰傷
 嶸或作嶸音 或作嶸音 齒傷酸曰齒斷音 飽聲曰
 唉音 物垂下曰律音 縫衣曰縵音 魚
 敗曰餒音 皮起曰皸火燒物曰繇音 羞慚曰慙懼
 稗史彙編 卷之三十一 孟
 上音庶 人醜曰醜音 不謹愿曰藟音 上切
 下切 瘦曰瘦音 以水和麵曰洩音 行不正曰
 躑躅音 用切 棄物曰措音 點筆曰衡筆瘡腫
 曰瘡音 染藍曰黥音 好貌曰俏醒音 船不穩
 曰舢音 很強曰恟音 米不佳曰穀音 蛇退皮曰
 蛻音 濁曰溢音 上音 酒曰潑音 挑燈杖
 曰捺音 支物不平曰堯音 春米曰舂音 舟不穩
 曰舩音 低頭曰坐音 去水曰科音 垢曰垢音 農具
 曰礪音 今人多不識臘炙字直寫作發士大夫
 亦云臉字

驛駟耕字訓
 今之俗書以駟爲驛以耕爲耕徒取其省畢竟皆非
 是說文云駟驛傳也驛置騎也殊爲混淆孟子疏
 云置騎也駟駟也詩云驛驛其達書云雨霖蒙驛
 克左傳楚子伐吳以駟至于羅訥唐書鄭元壽傳
 使駟御箠于道則驛與駟音義固有别矣唐六典
 說府兵之制云居無事時耕于耕讀如更則耕耕
 固不可混用也
 俗用僻字
 廣西有度姓音託今吳中人伸兩臂量物曰託度既
 稗史彙編 卷之三十一 孟
 與似而又從尺疑即此耶陝西有夯字音罕時物
 也夯字音胎上聲南人罵北人爲夯子廣東有
 字音奈平聲老年所生幼子曰孩 杭人謂男之
 有女態者曰婿音其姪反謂子之幼穉者曰呼讀
 如憾恨其人而欲害之之辭越中有此等字往往
 於諺中見之
 鮎鱗
 寧波奉化縣有結鱗巡檢司初不解其名義攷之志
 書引顏師古云鮎音結蚌也長一寸廣二分有小
 蟹在腹中琦鉅衣反曲岸也其中多鮎故以名

埤作鯢韻篇並無因印文之誤耳嘗聞晉臧公武先生知兗州視篆初見充誤篆作衮嘗奏請改之 高皇以公武議其政幾乎得禍意者結鯢之誤亦因循莫之究耶

改易名字

高皇惡君與羊并命移君羊上臧舊作祖 文皇爲夏中舍改書臧崑舊作峴大尹馬文炯欲鎮壓其民改書崑此鄉卻相傳三字文書之所始然群崑古字觀韻書可知臧字嘗於山東憲副陳善所觀續雪墨卷見之蓋偏旁上下自昔並用 祖宗

御史彙編

卷之百十一

素三

及文炯所改或者其一時所見耳非始此也天順甲申進士章茂 英宗不識其姓問之李閣對以音與陝西同因命改姓陝近時山東布政司使胡德盛奏事適北邊方有警 上於奏本見其名嫌胡德之盛命改名靖胡廣亦改名靖後復廣

方音異名

書之同文有天下者力能同之言之同音雖聖人在天子之位勢亦有所不能也今天下音韻之謬者除閩粵不足較已如吳語黃王不辯北人皆笑之殊不知北人音韻不正者尤多如京師人以

布以謝爲卸以鄭爲正以道爲到皆謬也河南人以河南爲喝南以妻爲七帝北直隸山東人以屋爲烏以陸爲路以閣爲果無入聲韻入聲內又以緝爲妻以葉爲夜甲爲賈無合口字山西人以同爲屯以聰爲材無東字韻江西湖廣四川以情爲秦以姓爲信無清字韻歛睦婆三郡人以蘭爲郎以心爲星無寒侵二字韻又如去字山西人爲庫江西人爲趣陝西人爲氣南京人爲可去聲湖廣人爲處此外如山西人以坐爲以青爲妻陝西人以監爲年以咬爲梟台溫人以張敞爲漿搶之

御史彙編

卷之百十一

素三

類如此者不能悉舉皆習染之久久則難變非聰明特達嘗用心於韻書者不能自拔於流俗也

韻辯

張東海韻辯東冬青清何以殊虞模麻遮何以同夫東冬青清反切本殊而人自不殊虞模麻遮調協本同而人自不同顧歸罪韻者嗚呼人之蔽至此哉韻母子相生五音互之自然而成聲智不能加愚不能損信如此言則冬江貞先虞尤不得通押而說不得說去聲不得哲聲耶今人因前人云四聲出於沈氏遂不復根究便立訓教人不知茲

其來已遠沈特校定之耳

榿木

姑蘇守溪王公濟之在閣日論杜詩聞知榿木二年大因問先父榿木蜀產榿字何音先父曰音歆守溪曰當依韻書音楷先父曰音歆則鄉人農夫皆識之若作楷音不知何木矣因舉王荊公榿木詩曰濯錦江邊木有榿野園封植佇華滋地偏幸免桓魋伐歲晚還同庾信移王乃悅服蓋王公平昔極愛荊公詩文而此詩王公亦偶不記憶耳

大字原始

神史彙編上卷之百十一

宋三皇

刑部尚書開濟然宋遼寶崑山志已有之蓋錢穀之數用本字則姦人得以盜改故易此以閑防之耳文章中非所宜用也

文移字樣

文移中字有日用而不知所自及因襲悞用而未能正者姑舉一二如查字音義與槎同水中浮木也今云查勘有稽考之義吊本傷也愍也今云弔卷弔冊有索取之義票與標同本訓急換今以為票帖綽本訓寬緩今以為巡綽盜本孟也今以名

胄鐫本鉦也今以為釧屬又如閭朝辨程課其義皆未曉其亦始於方言也歟價直為價值足穀為足勾幹運為它運此類尤多甚皆施之章奏刻之榜文此則承譌踵謬而未能正者也

咏漱書

予頃在蕭山時地近武林一族人家好養鷹一日有中貴人以百餘錢買一鷹去常見几間有書一帙上題咏漱二字初不曉取視之則皆飼鷹鵠之語字書紙籍極皆如法問其所從得則曰吾父在北

神史彙編上卷之百十一

宋

也嘗以二字徧詢相知莫有知者而咏字篇韻皆所不載疑其誤書或俗子命字後見沈在中筆談載養鷹鵠其類相語謂之咏漱陸切三館書目有咏漱書三卷皆養鷹鵠法及醫療之術始知讀不廣不可妄有詆訾也但此書三卷言多鄙猥竊其名爾或附益近事也

門字脚

門字兩戶相向本無勾踢宋都臨安王牒殿災延及殿門宰臣以門字有勾脚帶火筆故招火厄遂額投火中乃息後書門額者多不勾脚

京宮城門額皆詹孟舉所書北京大明門等額皆
朱孔易書門俱無勾脚

釋史彙編卷之一百十一
釋史彙編卷之一百十一

甲

釋史彙編卷之一百十二

海右間民王圻纂集

文史門

鑒古類

庾亮服右軍書

羲之嘗以章草答庾亮既見乃歎服因與羲之書云
吾昔有伯英寫草十紙過江顛沛遂乃遺失行疑
妙迹永絕忽見足下答家兄書煥若神明頓還舊
觀

子敬解書

釋史彙編卷之一百十二

一

二

羲之為會稽內史子敬出戲見北館新刷壁白淨可
愛子敬令取掃帚沾泥中以書壁為方丈一字雄
壯極有勢力觀者咸市義之後見歎其美問誰所
作荅曰七郎羲之於是作書與所親者曰子敬飛
白大有佳處

世南戈法

唐太宗學虞監隸書每難於戈法一日書遇戠字招
世南補寫其戈以示魏鄭公曰朕書何如世南公
曰仰視聖作內戠字戈法逼真帝賞其鑑
德裕重弘宣帖

李德裕作相日人有獻書帖德裕得之熟玩頗愛

書盧弘宣時為度支郎中有善書名李召至出所獲書帖今觀之弘宣持帖久之不對德裕曰何如弘宣有恐悚狀曰是某項年所臨小王帖太尉彌重之

論蘭亭

近世論蘭亭序興懷太悲蕭統所不取與遊斜川詩縱情忘憂相去甚遠此似未知二人面目斜川詩與風雅同趣固當別論若逸少議論於晉人最為根據觀其與殷深源謝安石會稽王書可見舉世

神史集編 卷之百五

玄學方盛不能為一死生齊彭殤之言固獨以迹為感慨死生為可痛何也詩三百篇感思聖人不廢約之止乎禮義不以失性情之正王人紀之大方也若夫遺情於事外忘趣于先王之論贅矣尚辱聞之哉東坡反蘭亭意壁詩其詞飄飄高遠終近蒙莊之氣象與玄學不相似逸少此文必有辨之者

東坡藻鑑

前人論詩初不知有帝蘇州柳子厚論字亦不知楊凝式至東坡而後發此秘遂以帝柳龍開

式配魯公東坡真有德於三子也

辨古

辨書畫古器前輩蓋嘗著書矣其間有論義而未詳明者如臨摹硬黃響榻四者各有其說今人皆謂臨摹為一體殊不知臨之與摹迥然不同臨謂置紙在傍觀其大小濃淡形勢而仿之若臨淵之深摹謂以薄紙覆上其曲折婉如用筆曰摹硬黃謂置紙熨其上以黃蠟塗勻儼如枕角毫厘必見響榻謂紙覆其上就明窓牖間映光摹之辨古器則有辨謂款識臘茶色朱砂班真青綠井口之類方

神史集編 卷之百五

為真古其制作有雲紋雷紋山紋輕重雷紋雷紋鱗紋細紋粟紋蟬紋黃目飛廉饕餮螭龍鱗鳳熊虎龜蛇鹿馬象鸞夔犧雖反季鳧雙魚蟠虺如意團絡盤雲百乳鸚耳貫耳偃耳直耳附耳挾耳獸耳虎耳獸足夔足百獸三螭槎草瑞草篆帶之辨 星帶 以星象捕乳 鐘名大乳三十六如雪雷鍾鹿馬洗鸚耳毒之類是也如有款識則以款識名如周叔夜鼎齊侯鍾之類是也古器之名則有鍾 大日特中 鼎尊壺彝舟 有耳 向音

有音由中尊器也 瓶爵斗有耳有流有卮觶之類
 觶角無柱而杯敦簋其形蓋有四足豆獻牛無
 也底鉉徒徑單觚形製同爵漢志復方有切玉
 而大其有實類盃也似切而有蓋有鬲之器再
 小盆而有四口溫盃暖大有足有提攀似洗
 其類有日溫盃暖大有足有提攀似洗
 漆鋪豆鋪陳罍金鑑盛水器上方如斗錢底匱
 戈支切盤洗盆銷呼玄切類洗玉杆磬鏘鏘鉦
 沃盥器盤洗盆銷呼玄切類洗玉杆磬鏘鏘鉦
 矮鏡威敦何者奩鑑鏡節鉞戈矛盾弩機表坐祈
 鈴刀筆杖頭蹲龍歸欄櫺間物鳩車之具提梁龜
 此視滴車輪托轅之屬此其大概難於盡備所謂

收藏類

王虞筆迹

款識乃分二義款謂陰字是凹入者刻畫成之識
 謂陽字是挺出者正如臨之與摹各不同也蠟茶
 色亦差別三代及秦漢間之器流傳世間歲月浸
 久其色微黃而潤澤今士大夫間論古器以極薄
 為真此蓋一偏之見也亦有極薄者有極厚者但
 觀製作色澤自可見也亦有數百年前句容所鑄
 其鑿亦精今鑄不及畢竟黑而燥須自然古色方
 為真古也

晉平南將軍侍中王虞右軍之叔父工隸飛白祖述
 張衛復法索靖書七月二十六日一紙每寶玩之
 遺永嘉喪亂乃四疊綴衣中既渡江今莆州泉
 今豆盧器得之叠迹猶在

永師家傳

晉永禪師逸少七代孫克嗣家法居永欣寺閣三十
 年臨逸少真草千文擇八百本散在浙東後并襖
 帖傳弟子辯才唐太宗三召恩錫甚厚欲求襖帖
 終不與善寶家傳亦可重也

寶厨新書

德四年東都平後觀文殿寶厨新書八千許卷將
 載還京師于時太府卿宋遵貴監運東都調度乃
 于陝州下書着船中欲載往京師於河值風覆沒
 一卷無遺上官魏又夢帝喜云我已得書帝平日
 愛惜書史雖積如丘山然一字不許外出按寶厨
 新書大業所秘之書也

開元藏書

唐惟開元最備文籍集賢院所藏至七萬當時文學
 士蓋為褚無量裴煜之鄭譚馬懷素張說侯行果
 陸堅康子元輩凡四十七人分司典籍靡有闕失

而兵火交作兩都灰燼無存惜哉

薛稷藏書

薛稷外祖家富齒籍多有虞褚舊迹稷精模筆態態麗當時無及之者亦能寫而博採古迹埒於秘書

借船帖

王羲之借船帖書之尤工者也故山北盧巨寶惜有年矣盧公致書借之不得云只可就看未嘗借人也盧除潞州旌節在途絕數程忽有人將書帖來就盧求售聞之乃借船帖也驚異問之云盧家即君要錢遺賣耳盧歎異多時不問其價還之後不

稗史彙編

卷之一百十

六

知落于何人

王錯藏書

前蜀王氏朝僞相王錯字鯁祥家藏書數千卷一一皆親札并寫藏經每題朝於白藤擔子內寫書書法尤謹至後蜀孟昶又立石經於成都宋世書傳蜀本最善以此五代借爲諸君惟吳蜀二主有文學然李昇不過作小詞工畫竹而已孟昶乃表章五經纂集本草有功於經學矣今之戒石銘亦昶之所作又作書林韻會宋儒黃公紹韻會舉要實祖之然博洽不及也故以舉要爲名余及見之於

京師借未暇抄耳

內府秘藏

宋朝自建隆以後平定僭僞其間法書名迹皆歸秘府徽宗時又加採訪賞官賜帛遣賜金玉天下詢訪頗盡命蔡京梁師成黃倪輩編類備成卷帙皆用皂鸞鵲木錦縹褱白玉珊瑚爲軸秘在內府用大觀政和宣和印章其間一印以秦璽書法爲寶後有內府印標題品次皆宸翰也捨此標軸悉非真藏其次儲於外秘予自渡江無復鍾王真迹間有一二以重賞得之標軸字法亦顯然可驗

稗史彙編

卷之百十

七

田氏藏書

蘇州府誌云宋田儵燕人仕爲江陵尉因家焉作傳古堂藏書五萬七千卷黃魯直稱之曰吾校書中秘及遍遊江南文士圖書之富未有過田氏者

奇物難守

書畫古玩自有國而言至宋徽宗之世可謂極備觀其書譜畫譜博古圖可知矣惜乎胡騎一入零落漫毀百不存一自家而言聚此物者必然敗去豈非物之美者人心所在鬼神臨之大有大異小有小異不可聚此以爲子孫常守也

御府珍藏

徽宗御府所儲書其前必有御筆金書小楷標題後有宣和玉璠御寶淳祐壬寅于臨安客舍見永嘉一士藏一帖乃唐人硬黃敝右軍書前有金字御筆云王右軍書長者帖後有宣和玉璠樣御寶

藏金石刻

秦漢以前字畫多見於鍾鼎彝器間至東漢時石刻方盛宋朝歐陽公始酷嗜之所藏至千弓自既為跋尾又命其子棐撮其大要而為之說曰集古目錄晚年自號六一居士集錄蓋其一也其門人南

柳史彙編 卷之百十一

八

豐曾公亦集古篆刻為金石錄五百弓後趙公明誠所蓄尤富凡二千卷其數正倍於歐公著金石錄三十卷石林葉公夢得又取碑所載事與史遺誤者為金石類攷五十卷近時洪文惠公迺集漢魏間碑為隸釋隸續凡四十八弓昭武李公丙類其所有起夏后氏竟五季著於錄者亦千卷號博古圖正訛謬廣異聞皆有功於後學隸釋復錄其刻文前代遺篇墜款因得樂見於方冊間此尤可貴也

金題玉躐

游岳書史云隋唐藏書皆金題玉躐錦繡繡褹金題押頭也玉躐軸心也題卷首緒又謂之玉池有毬路錦繡有樓臺錦繡有樛滿錦繡引首二色者曰雙引首標外加竹界而打樛其覆首曰標褹法帖詩系曰大觀帖用早鸞鵲錦標褹是也卷之素曰檢又曰排漢書武紀金泥玉檢注檢一曰燕尾今世書帖簽後漢公孫瓚傳早囊施檢注今俗謂之排此皆藏書畫職裝潢所當知也

粘葉

王洙原叔內翰嘗云作書冊粘葉為上久脫爛苟不逸去尋其次第足可抄錄屢得逸書以此獲全若縫漬歲久斷絕即難次序初得董氏繁露數冊錯亂顛倒伏讀歲餘尋繹綴次始稍完復乃縫漬之弊也嘗與宋宣獻談之公悉今家所錄者作粘法予嘗見舊三館黃本書及白本書皆作粘葉上下

柳史彙編 卷之百十一

九

三百四十一

欄界出於紙葉後在高郵借孫莘老家書亦作此法又見錢穆父所蓄亦如是多只用白紙作標硬黃紙作狹簽子蓋前輩多用此法

裝潢

唐六典有裝潢匠注音光上聲謂裝成而以蠟潢紙

也今製牋法猶有潢漿之類人多不解作平音讀又改爲裝池自謂奇語其謬甚矣

文淵閣藏書

前代藏書之富無逾本朝永樂辛丑北京大內新成勅翰林院凡南內文淵閣所貯古今一切書籍自有一部至有百部各取一部送至北京餘悉封識收貯如故時修撰陳循如數取進得一百櫃督舟十艘載以赴京至正統己巳南內火災文淵閣所藏之書悉爲灰燼豈非書之厄會歟

書厄

稗史彙編

卷之一百一

十

三百六

世間萬物未有聚而不散者而書爲甚又多罹火災隋牛弘請開獻書之路極論述五厄之說今撫其概言之梁元帝江陵舊古今圖書十四萬卷隋嘉則殿書三十七萬卷唐惟貞觀開元最盛兩都各聚書四部至七萬卷宋宣和保和殿太清樓龍圖閣御府所儲尤盛于前代今可考者崇文總目四十六類三萬六百六十九卷史館一萬五千餘卷餘不能具數南渡以後復加集錄館閣書目五十二類四萬四千四百八十六卷續目一萬四千九百餘卷是皆藏于官者耳若士大夫家所藏在前

稗史彙編

卷之一百一

十

三百六

世如張華載書三十車杜兼至萬卷諸述所著萬卷鄴侯李泌插架三萬卷金樓子聚書八萬卷唐吳兢西齋一萬三千四百餘卷宋南都戚氏溧陽沈氏廬山李氏九江陳氏番陽吳氏王文康李文正宋宣獻晁以道劉壯輿皆號藏書之富耶耶李淑五十七類二萬三千一百八十餘卷田錫三萬卷昭德晁氏二萬四千五百卷南都至四萬三千餘卷而類書浩博若太平御覽合璧事類等書不與焉次如曾南豐及李氏山房亦皆一二萬卷其後無不厄于兵火者他如石林葉氏多至十萬卷齊齋倪氏月河莫氏竹齋沈氏程氏賀氏各不下數萬餘卷亦皆散失無餘宋末惟直齋陳氏書最多至五萬一千八百餘卷且倣讀書志作解題極其精詳後亦散失于兵火至于蜀中三李秀岩東窓鳳山三族號爲史家所藏僻書尤多後亦無餘周公謹家三世積書凡有四萬二千餘卷及三代以來金石刻一千五百餘種後皆厄于火又聞浦陽義門鄭氏藏書極多家有藏書樓若干間其額是建文所書篋窠大字御書樓三字蓋我太祖駐蹕金華時賜有御札藏其間後亦被焚

所藏書有八萬餘卷古名賢墨跡画刻亦不下五百種皆付煨燼惜哉

古寺藏書

法書典籍多藏於古寺殿閣之間一到人間不即散失便遇兵火史言越州一寺脩佛殿於梁拱內藏一函有古摹數十本所可記者王右軍十七帖虞世南枕臥帖褚遂良奉書寧帖上皆有褚氏圖書印又潤州江寧縣瓦棺寺修講堂匠人於鴟吻內竹筒中得王右軍告誓文後李延業求得上岐王又聞長沙山寺中柱頭得蘇長公金書普門品彌

神史彙編

卷之二百上

十一

三〇二

陀經一卷後有子由魯直墨跋後被宗人取去無存又聞安吉州山中有宋板書數十卷貯於寺後閣上新安一商見之賂僧皆取去賣在蘇州宦家又王詔入治平寺輪藏上得靖難諸臣一卷近時見趙松雪鉄柱杖歌藏於金陵栖霞山墮塔中

辨訛類上

空桑

列子有伊尹生平空桑語而後人遂爲事以實之云伊尹之母生伊水上孕時夢有神告曰曰出水而東走無顧明日視日中出水告其隣東走顧其邑

盡爲水身因化爲桑有莘氏採桑得嬰兒於桑之中獻之於君君命乳之命之曰伊尹著演孔圖者又造一事云孔子母微在遊大冢之陂睡夢黑帝語女乳必於空桑之中覺則若感生孔子於空桑中其誣如此空桑地名呂氏春秋顓頊生自弱水實處空桑

啓母

嵩山之陽舊有啓母廟久廢廟前有石高二丈許而中裂號啓母石郡志載淮南子云啓母塗山氏之女禹治洪水經轅轅山謂塗山氏曰欲餉聞鼓聲

神史彙編

卷之二百上

十一

三〇二

乃來禹跳石誤中鼓塗山來見禹方化熊慙之而去嵩高山下化爲石禹曰歸我子石破而生啓是何其誕也近世有引書及孟子語爲之辯者謂禹治水於外勤勞久矣不假塗山之餉而後食而塗山安得隨其所之而餉之禹若化爲異物何不避一世之人而獨避其所配一世之人何不見而塗獨見之而慙耶塗山慙禹之化熊而不自慙於化石頑然暴露於天地間豈有是理物固有化者此物化爲彼物或物化人人化物昔人所謂千變萬化未始有極自無情而之有情自有情而之無情

者何足深辯此石則自可無辯而知其妄也
傳舜殛鯀于羽山其神入于羽淵化爲黃熊左氏
之誣也而淮南子乃言禹化熊事蓋好事者承訛
踵妄轉相附會而至是耳予聞登封又有所謂啟
母墓者漢書注啟母墓在陽城即嵩山之陽今登
封地然則此石爲啟母此墓何爲者耶

論衡之謬

論衡辨史傳訛謬若禹母含薏苡而生契以含燕而
生伊尹由空桑生稷以巨人跡而生又若堯使羿
射日魯襄摩戈反日孔子預知秦王上我堂秦實

神史彙編

卷之百十一

古

二五五

不曾至魯凡此類歷歷可辨正可以鍼盲聾破邪
妄至以毒爲太陽熱氣又爲太陽火氣常爲毒則
謬甚矣蓋熱自能燬物太陽寧有毒邪又甚至於
譏訕孔孟欲廢祭禮則又天地間之罪人也

稷契朕兆

姜嫄履巨人跡簡狄感玄鳥生稷生契德爲聖人皆
貞元將合朕兆自萌如麒麟蛟龍生異群品非偶
然也後世好誕樂怪信耳昧心似謂姬狄觸物成
孕無夫生子而稷契聖智名爲軒龍之嫡似皆無
父之兒即如世說所云叔梁紇淫於徵在野合

生仲尼悉此類也筆之簡編肆無忌憚抑所謂處
士橫議至於風生有王者作固不待教而誅者也
然余覽詩生民篇宋人定註固祖其論以立經垂
訓矣噫看場說夢又豈獨漢儒之惑云乎

巨跡神異

巨跡之說如蘇子麒麟蛟龍之喻固足以破群疑矣
以予言之先儒之疑未能以意逆高辛氏妃謂之
妃有夫之稱也蓋姜嫄之祀郊禘當在有子之後
非謂爲處子時也使爲處子無人道之感感巨跡
而生稷是誠怪異然天下豈有無父之人哉况未

神史彙編

卷之百十二

五

二五五

嫁而求子是乃淫濫無恥之女使姜嫄有此詩人
宜爲之諱安有形之歌詠以告於神明哉今人致
疑於有無之間止泥於無人道而有子一句耳後
世史臣叙帝王之生往往附會立異多神其事如
漢高祖與龍遇之類未必非巨跡有以故之也姜
嫄廟在邠州道中因過此而評之

西伯

西伯陰行善此史遷之謬也孔安國論西伯戡黎而
曰文王受雖事紂內秉王心夫遷之不知文王固
也安國號稱儒者乃亦爲是言陋矣按商紂之世

襲稱西伯故胡五峯呂成公陳少峯薛季龍金仁山諸儒皆以戡黎爲武王事詳見通鑑前編若武王稱西伯則見呂氏春秋固爲學者當知也

姜里歌

通鑑外紀載文王被囚於姜里乃伸憤鬱而作歌曰殷道溷溷浸濁煩兮朱紫相合不分別兮迷亂聲色信讒言兮炎炎之虐使我愆兮幽閉牢牢由其言兮邁我四國憂勤勤兮詳其辭意怨誹淺激塊非文王語也三分有二而事殷不衰文王之德所以爲至使如此言殆小夫之淺淺者耳臣罪當誅

釋史彙編

卷之百十一

六

三百五

方天王聖明文王之心蓋如此若外紀所載則秦漢而下好事者所擬也

梅伯鬼侯

史記言商紂之世九侯鄂侯列爲三公九侯有女入之紂九侯女不喜淫紂怒殺之而醢九侯鄂侯爭之彊辯之疾并脯鄂侯徐廣於九侯下註云一作鬼侯然則呂氏春秋所謂紂爲無道殺梅伯而醢之殺鬼侯而脯之即此事也但二書同載一事而所云醢脯不同予觀明堂位亦云紂脯鬼侯以享諸侯則鬼侯當是被脯其被醢者或鄂侯也梅伯

之歿于直諫王人紀楚詞集註爲說者曰乃謂梅伯嘗勸紂納九侯之女至是紂怒而醢之此不知何據而云誠厚誣矣

夷齊十辯

王棉夷齊十辯一辯夷齊不歿于首陽山二辯首陽所以有夷齊之跡三辯山中乏食之故四辯夫子用齊景公對說之由五辯武王之世恐無夷齊六辯史記本傳不當削海濱避紂之事七辯道遇武王與周紀書來歸之年不合八辯父死不葬與周紀書祭文王墓而後行者不同九辯太史公之誤

釋史彙編

卷之百十一

七

三百五

原於輕信逸詩十辯左氏春秋傳所載武王遷鼎義上非之說亦誤

竺乾辯

李商隱爲文曰儒者之師曰釋仲尼仲尼師聃猶龍不知聃師竺乾善入無爲稽首正覺吾師夫老子生于周爲柱下史司馬遷史記與韓非同傳曰老子無爲自化清淨自正韓非揣事情循勢理故作老子韓非同傳此則老子行藏之道蓋于是矣既正史不言老子適戎狄師於竺乾未知商隱何爲取信孔宣父於魯哀公二十一年至哀公十六年

卒當周敬王也聖自天資而能廣學師堯舜文王周公之道以老子老而能熟古事故仲尼師之師之道謂聖人學無常師主善爲師又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非謂幼而師之如堯舜文王周公之聖德也故袁宏後漢書孔融答李膺曰先君孔子與先人李耳同德比義而相師友是也孟軻論仲尼則曰乃所願學史遷直筆述乎聖德以遺後人竺乾者經史無聞佛書自言生於周昭王時後漢明帝夢金人有傳教對徵於周漢正史無此文未知聃師竺乾出於何典

釋史彙編

卷之二

太

三百五

顏子非天

史記云顏子少孔子三十歲二十九蚤歿則是魯哀公三年也按圖陳蔡時孔子年六十三而顏子當是時年三十三矣論語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德行顏淵則顏子尚無恙史記載圖陳蔡後使子貢至楚昭王將以書社地七百里封孔子今尹子西曰王之輔相有如顏回者乎由是觀之則顏子之未歿益信而有證非二十九歲明矣

朱張

孔子列逸民之行而不及朱張論語註曰朱張不見

子經傳今按周學紀聞有云朱張行與孔子同故不復論也其謂行同于孔子蓋本王弼之註曰朱張字子弓荀卿以比孔子釋文亦引之

小臣辨

呂覽知度篇曰絕江者託於船致遠者託於驥霸王者託於賢伊尹呂尚管夷吾百里奚此霸王者之船驥也故小臣呂尚聽而天下知殷周之王管夷吾百里奚聽而天下知齊秦之霸豈特船驥哉高氏於小臣字無註而放周之王下箋云殷之盡周之興其意以呂尚爲小臣蓋謂周聽小臣呂尚故商至於盡而周用以王殊爲謬誤小臣蓋指伊尹也戰國時說者有謂伊尹嘗爲莘氏之媵臣故當時著覽者遂以小臣目之不然四人者並稱于前何乃於後而獨遺尹哉

要離

吳越春秋載闔閭既弑王僚僚子慶忌奔衛闔閭患之謀諸伍員員進細人要離俾之行刺要離者細而寡力迎風則僵負風則伏王語以慶忌之勇謂其不如也要離曰臣能殺之臣詐以負罪出奔願王戮臣妻子斷以右手慶忌必信臣矣王曰諾取

釋史彙編

卷之二

左

三百五

其妻子焚棄于市要離乃詐奔諸侯宣怨言于路遂如衛見慶忌曰閭閻無道今戮吾妻子無罪見誅願因王子之勇闔閭可得也慶忌信之棟練士卒與還襲吳渡江於中流要離坐于上風因風之勢以矛鉤其冠順風而刺慶忌於是慶忌死要離曰吾殺妻子以事君不仁也爲新君而殺故君之子非義也吾何面目以視天下之士言訖自投于江從者出之要離曰吾寧能不死乎乃伏劍而死左傳哀二十年載吳公子慶忌驟諫吳子曰不改必亡弗聽出居于艾遂適楚聞越將伐吳冬請歸神史彙編 卷之百十一 子 三十一

西施

世傳西施隨范蠡去不見所出只因杜牧之西子下姑蘇一舸逐鴟夷之句而附會也予竊疑之未有可證一日讀墨子曰吳起之裂其功也西施之流其美也喜曰此吳亡之後西施亦歿於水不從范蠡去之一證墨子去吳越之世甚近所書得其真

然猶恐牧之別有見後檢脩文御覽見引吳越春秋逸篇云吳亡後越浮西施于江今隨鴟夷以終乃嗟曰此事正與墨子合牧之未精審一時趁筆之過也蓋吳既滅即浮西施于江浮沉也反言耳隨鴟夷者子胥之譖歟西施有力焉胥歟盛以鴟夷今沉西施所以報子胥之忠故云隨鴟夷以終范蠡去越亦號鴟夷子牧之遂以子胥鴟夷爲范蠡之鴟夷乃影撰此事以墮後人于疑網也

甘羅

史記甘羅茂孫也茂既歿甘羅年十二事秦相文信神史彙編 卷之百十一 主 三十一

侯呂不韋後使說趙有功始皇封爲上卿未嘗爲秦相也世人以爲甘羅十二爲秦相誤也唐資暇集又謂相秦是羅祖名茂以史記考之又不然茂得罪于秦王亡入齊又使於楚楚王欲置相於秦范雎以爲不可故秦卒相向壽而茂竟不得復入秦卒于魏以此推之則茂亦未嘗相秦也杜牧之偶題云甘羅昔作秦相亦不考其實而誤爲之說

漢兩韓信

漢有兩韓信其一則韓襄王之孽孫也初漢祖令張良徇韓地得信以爲韓將從入漢中後說漢祖東

伐楚漢二年以信略定韓地遂立爲韓王六年從王太原自以國臨北邊請都馬邑以拒胡後降於匈奴與連兵寇漢初學不知往往有誤認爲一人者賈誼治安策中云淮陰侯尚王楚黥布王淮南彭越王梁韓信王韓又云淮陰王楚最強則最先反韓信倚胡則又反其云淮陰蓋別韓信之爲二也

子陵

敬蹟遺文有嚴光碣略云光本姓莊字子陵新野人其妻梅福季女也少與光武同學及長避亂會稽

神史彙編 卷之百五

幸

又考任延傳云天下新定道路未通避亂江南者皆未還中土會稽頗稱多士延爲會稽都尉如子義嚴子陵皆待以師友之禮以此證之子陵非姚江人可知矣范曄蓋失於考也

南北二玄

晉世符堅入寇詔以謝安爲征討大都督安兄子玄都督前鋒諸軍事時堅師號百萬朝野震恐玄遣張玄詣安問計安都無所答乃命駕出遊遂與玄圍棋賭墅王夢麟謂圍棋之玄上當加之姓以爲別不然則是玄者爲張耶抑爲謝也予謂賭墅

下記者更云常時玄棋品劣是日玄棋遂爲敵推此則可決圍棋之爲幼度矣又按幼度傳吳興

太守張玄之亦以才學顯與玄同年之郡而玄之名亞於玄時人稱爲南北二玄論者美之然則所謂張玄者豈即玄之耶抑別一人也若誠爲玄之則二人初未嘗同名特傳錄者小誤呂東萊晉書詳節叙禦堅事安加征討大都督夷然無惧色旋命駕出遊方與玄圍棋賭別墅游陟至夜乃還既而兄子玄等破堅有驛書至安方對客圍棋看竟便解放床上此節前言與玄圍棋後言兄子玄等

神史彙編 卷之百五

幸

鳳毛之子

永孝武嗟賞謝鳳之子超宗曰殊有鳳毛今人以子爲鳳毛多謂出此按世說王劭風姿似其父導桓溫曰大奴固自有鳳毛其事在前與此不同

二仲

牧子曰隣靡二仲願聞其人樵子曰嵇康高士傳來仲羊仲皆治車爲業控廩迹名蔣元卿之去兖州還杜陵荆棘塞門舍中有三徑不出唯二人從之

游時人謂之二仲亦載三輔決錄

韓退之傳記

世人回韓退之小面而美髯着紗帽此乃江南韓熙載耳尚有當時所画題志甚明熙載謚文靖江南人謂之韓文公因此遂謬以爲退之退之肥面寡髯元豐中以退之從享文宣王廟郡縣所画皆是熙載後世不復可辯退之遂爲熙載矣

探花郎

撫言載唐進士賜燕曲江置團司年最少者爲探花郎本朝胡旦榜馬拯爲探花太宗賜詩曰二三千

釋史彙編 卷之二百十五

孟

三百五十五

客裡盛事七十四人中少年蔡寬夫詩話亦言期集擇少年爲探花是杏園賞花之會使少年者探之本非貴重之稱今以稱經魁不知何義東軒筆錄謂期集少年三人爲探花使賦詩熙寧中予爲狀元乞罷宴席探花以厚風俗從之恐因此訛爲第三人也

馮京父

氏族言行錄載馮京之父名式京生而雋邁不群式一日取其所誦書題其後曰將作監丞通判荆南府事馮京式既退官十一年京舉進士第一爲將

作監丞通判荆南如式之言時人謂式爲知子氏族錄宋人所編當得其實他傳爲商還妾事以爲京父考之此文京父未嘗爲商又不名商小說不足信當依正史之傳可也

梁顥

世傳梁顥八十登第洪容齋隨筆辨明其生年致仕之歲甚爲明白謝表之聯好事者爲之也霍林玉露與氏族大全同載紹興中黃公度榜第三名陳修唱名時高宗問年幾何對曰七十三矣問有幾子對曰未娶遂詔宮人施氏嫁之時人戲曰新人若問郎

釋史彙編 卷之二百十五

孟

三百五十五

年幾五十年前二十三此則可謂真少太公之七年矣清暇錄又謂詹義登科後解嘲曰讀盡詩書五六擔老來方得一青衫逢人問我年多少五十年前二十三清波雜誌又謂閩人韓楠未知孰是

彭原公

今代多稱故丞相彭原李公謂其子廓曰吾不如爾有令子蓋言廓子畫蚤修辭賦而廓不辨屯毛按劉氏世說張憑父不才憑祖鎖謂憑父曰吾不如汝有佳兒時憑僅數歲斂手對曰阿翁詎宜以子戲父好事者見彭原公尚談諧遂移之以資一時

之燬而不知小廚丞相之甚其誣厚矣

尸臣

漢書郊祀志有云鼎出郊東有刻書曰王命尸臣尸臣拜手稽首師古註曰尸臣主事之臣也予竊爲不然所謂尸臣祭祀爲尸之臣也臣能盡其職故王命官封邑而有旂鸞黼黻珣戈之賜此爲尸之臣所以拜稽對揚天子丕顯休命著之於鼎若以爲主事之臣則莫非主事者何以不言其官而獨目爲尸臣歟

火易爲夥

神史彙編 卷之百十二 三十三
人所聚爲一火今人易火字爲夥殊非本義木蘭詞出門見火伴火伴始驚惶蓋火之爲物聚之則明散之則滅或曰同炊爨故曰一火

措大

代稱士流爲措大言其肖醋而冠四民之首一說衣冠儼然黎庶望之有不可犯之色犯必有驗皆比於醋而更驗故謂之或云往有士人貧居新鄭之郊以驢負醋巡邑而賣復落魄不調邑人指其醋而號之又云鄭有醋溝士流多居其間溝之東尤多甲族以甲乙序之故曰醋大愚以爲四說皆非

宜作措置之措言其能舉措大事也

媵妾

江有汜序有嫡媵之說鄭引公羊諸侯一娶九女二國媵之及引昏禮注古者女嫁姪娣送之議然攷經傳媵特送昏之名猶喪之贈與賻史記載伊尹爲有莘媵臣古史載湯昏有莘乃以伊尹爲媵送女春秋載公子結媵陳婦于鄆與虞公及井伯以媵秦穆姬晉將嫁女于吳齊侯使析歸父媵之伊尹公子結虞公井伯析歸父皆嘗爲媵初不言某國之女爲某國之媵妾也左氏同姓媵之異姓則

神史彙編

卷之百十二

三十三

否不過謂同姓至親可講饋禮送嫁之儀異姓則略也考之經傳斷不以妾訓媵楚辭九章云波滔滔兮來迎魚鱗鱗兮媵予晦庵注媵送也爾雅曰媵將送也謂從行孫琰曰將行之送也即不指爲妾公羊稱于太廟用致夫人稱姜氏貶也譏以妾爲妻質於齊媵之先者董仲舒以娶於楚而媵之此乃漢儒之論恐因詩序而訛自後訛傳所載妾媵紛然矣

信使

晉武帝炎報帖末云故遣信還南史晨起出陌頭屬

易孟辨

與信會古者謂使曰信真語云公至山下又遣一
信見告謝宣城傳云荊州信居倚待陶隱居帖云
明旦信還仍過取友虞永興帖云事已信人口具
凡言信者皆謂使也今之流俗遂以遺書饋物爲
信而謂前人之語亦然謬矣王右軍十七帖有云
往得其書信遂不取答謂昔嘗得其來書而信人
竟不取回書耳世俗遂誤讀往得其書信爲一句
遂不取答爲一句誤矣古樂府云有信數寄書無
信心相憶莫作瓶墮井一去無消息包佶詩云去
札頻逢信回帆早挂空觀二詩尤可爲據以上人
物類辨

用二字亦出佛典宋儒已前未之聞也程子作易
傳序乃曰體用一源顯微無間後儒論理學遂
能舍此二字不聞因異端嘗用而避之也孔子曰
不以人廢言有以夫溫公平生不喜孟子以爲僞
書出於東漢因作疑孟論而其子康乃曰孟子爲
書最醇正陳王道尤所宜觀至疾甚革猶爲孟子
解二卷按司馬氏父子同在館閣而其好尚之不
同乃如此餘冬
序錄

相風等辨

旄頭之屬此非古制明矣僕觀張華相風賦曰爰
在保章世序其職辨風候方必立準極乃知本周
禮保章之意所謂覃綱旄頭其說不一備見宋志
魏命進王建天子旌旗置旄頭雲罕徐廣注雲罕
旄是覃罕詩序曰齊侯田獵覃弋晉武帝問侍臣
旄頭何義彭推對曰秦有奇怪觸山截水無不崩
潰惟是畏旄頭故虎士服之此秦制也張華曰有
是言而事不經臣謂壯士之怒髮衝冠義取於此
摯虞決疑無所是非惟徐爰曰按天文畢昴之中
謂之天街故車駕以覃罕前引畢方昴因其象

星經昴一名旄頭故使執之者冠皮毛之冠也隋志亦有是說然則薛綜東京賦潘岳藉田賦所謂雲罕覃罕者即覃綱也齊陳梁書載儀衛處亦曰旄頭雲罕彭推所說見列異傳

鬱郁釐來

魯魚亥永點畫易訛鬱郁釐來聲音易亂史記杞世家平公鬱立索隱曰一作郁釐譙周云名鬱來蓋鬱郁釐來聲相近也

鼓吹風陰辨

虞文靖在宜黃時嘗倚樓吟詩有五更鼓角吹殘雪

釋史彙編

卷之百上

三

三

之句忽隔溪一童揖而言曰角可吹鼓不可吹亟命召之已失所在蓋詩鬼也然老杜塞上風雲接地陰風不可言陰李長吉豸角雞香早晚含豸角豈可合耶此自不必泥也如宋玉賦豈能與之料天地之高哉後漢楊厚傳耳目不明記大夫不得造車馬此類甚多

說詩

嘗讀召南至野有死麕一詩以其類淫奔而疑之然以晦菴先生之所傳註不敢妄生異議也近觀王魯齋二南相配圖余乃知古人先得我心之同然

矣數年之疑爲之一祛蓋魯齋以二南篇名各一篇召南之甘棠爲後人思召伯而何彼穠矣爲王風之錯簡野有死麕爲淫詩皆不足以與此其大意以爲今詩三百五篇豈盡定於夫子之手其所刪者庸或有存於里巷浮薄之口漢儒取以補亡耳於是配以爲圖其見亦卓矣使魯齋生於晦菴之時得與商確能不是其言乎甘棠何彼穠矣二篇則非予識所能到也

春秋書用之

春秋書諸侯被執而用之者二僖公十九年邾執鄆

釋史彙編

卷之百上

三

三

子用之昭公十一年楚執蔡世子有而用之是也左氏公穀或以爲用之爲牲以祭神或以爲扣其鼻血以餌社或以爲持其足以首築防先儒皆因之無所變皆附會之言也公穀二家有同兒戲固不足信若左氏亦有可疑爲諸侯以強而雷用其弱聖人秉筆自當得實而書曰執歸殺以代牲豈不明白而書曰用之聖人何嫌何疑而爲此隱辭邪且臣有殺其君者聖人亦宜書曰某人弑其君某則未嘗諱也而於諸侯何諱哉解之者特以左傳所載介葛盧之言曰是生三犧皆用之矣及論

有雖欲勿用之言遂以用之爲祭牲故耳竊以爲用之者蓋兩貴不能以相事國亡見執不服而強臣之之辭也左傳引司馬子魚申無宇諫勿用之言又若是之相同則不能不使人疑惑之滋甚也若曰不書爲牲是聖人所不忍言使果不忍言則春秋之爲春秋與後世所謂隱語者不異矣烏可哉

餘冬序錄

辨爲人後

記射禮云賁軍之將亡國之大夫與爲人後者不入蓋言將莫弱於賁軍大夫莫辱於亡國爲人莫恥

和史彙編

卷之百五

三

九

於人後此三者皆勇不足以自奮業不能以自強故棄之使自警策耳蓋以射主觀德而敵愾無勇積弱者適足褻威而奪氣非甚惡黜絕之也後之爲言與非敢後也之後同世儒求其說而不得傳會爲之詞凡無子而求爲人後者忘親貪利故不使入料理亂經莫此爲甚豈是善而矜不能之義哉夫六籍皆聖人常語如致用之有菽粟而談者務鑿爲之深探而使遠何耶恒言經至漢而說愈壞其禍甚於秦煙道至宋而講益精其害近於洪水

趙武

左傳不載程嬰與杵臼存趙事而史記言之頗詳左氏稱趙武從姬氏畜于公宮以其田與祈奚韓厥言於晉侯曰成季之勲宣孟之忠而無後爲善者懼矣乃立武而反其田焉是無程嬰杵臼之事也史記則言晉滅趙之族朔妻成公姊有遺腹匿公宮生武公孫杵臼與程嬰以歿保脫之越十五年因韓厥得復田邑二說不一先儒疑之蓋左氏爲文高簡其所載以立武復田爲重故詳叙其後而不暇追悉其初然謂趙武從姬氏畜于公宮則所謂朔妻匿于公宮與武之生育嬰杵之保存一句可盡之矣史記則追叙本末故特詳著焉二說固可會而一也趙之滅族左氏謂趙嬰齊通於莊姬原屏放之于齊莊姬以是怨原屏諸而殺之而趙氏滅史記則謂大夫屠岸賈討靈公之賊殺朔與嬰齊同括而趙氏滅二說不同金仁山謂本各一事也史記以爲殺朔而盡滅同括嬰齊乃謂之傳聞誤爲一爾又按趙朔被難在景公三年後十六年而景公卒則正合姬氏生孤後十五年而景公復其田邑之數蓋嬰齊之通姬氏應在朔歿之後而同括之歿本後於朔又事各有因洪氏以同括

神史彙編

卷之百五

三

九

歿後更二年而景公卒厲公立八年悼公立五年始合十五年之數遂疑史記爲乖妄亦失於誤合與同括之必爲一也

宰我之誤

史記宰予字子我爲臨菑大夫與田常作亂以夷其族孔子恥之司馬貞索隱曰按左氏無宰我與田常作亂之文然有闕止字子我因爭寵爲陳恒所殺恐字與宰我相涉因誤云然東坡志林曰李斯上書諫二世其畧曰田常爲簡公臣布惠施德下得百姓上得群臣陰取齊國殺宰予於庭是宰予

碑史彙編

卷之百十二

三

三

不從田常爲常所殺也弟子傳乃云宰予與田常作亂使吾先師之門乃有叛臣焉而天下通祀者容叛臣於其間豈非千載之惑也近今兒子邁耆閱舊書乃太史公因陋承疑使宰我含冤千載而吾師蒙其詬自茲一洗亦古今之快也蘇子由古史曰田恒之亂本與闕止爭政闕止亦子我也田恒既殺闕止而宰我蒙其惡名豈不哀哉且使宰我與田恒之亂恒既殺闕止殺簡公則尚誰族宰我者事蓋必不然矣又劉向別錄田成子與宰我爭宰我夜伏卒將以攻田成子今於卒中曰不見

碑史彙編

卷之百十二

三

三

於節母起鴟夷子皮聞之告田成子成子因爲旌節以起宰我之卒而攻之遂殘宰我信如此說則宰我乃田恒之仇爲齊攻田恒者非與恒作亂矣考諸家所言索隱則以其字同闕止遂至於誤東坡則援李斯之言以宰予不從田常故爲常所殺子由固以爲闕止已而未免以李斯劉向之言爲惑予按左傳哀公十四年齊簡公在魯闕止有寵焉及即位使爲政成子譚之成子陳恒之字也陳敬仲如齊以陳爲田氏故曰田恒漢文帝諱恒故史記以恒作常諸鞅謂公曰陳闕不可並也其擇焉勿聽夏五月壬申成子兄弟如公子我屬徒攻闕與大門皆不勝乃出陳氏追之殺諸郭閔庚辰陳恒執公子野州公曰吾早從鞅之言不及此說苑正諫篇齊簡公有臣曰諸御鞅諫簡公曰田常與宰予此二人者其相憎也臣恐其相攻雖叛而危之不可願君去一人簡公曰非細人之所敢議也居無幾何田常果攻宰予於庭賊簡公於朝簡公喟然歎息曰予不用鞅之言以至此患也說苑所云與左氏正同獨以闕止爲宰予者則後人誤以田氏之子我爲宰我之子我最分明夫一名字

之混遂致賢逆之無辨曾參殺人真可畏哉太史公作傳實以家語弟子解一篇為之殊不知此其不全出於孔氏子弟之手多為好事者以意增孔安國嘗病之矣東坡之辨固足以雪其恥矣而尚以宰予為常所殺是宰予尤死於非命也以今考常之所殺乃甲子我也則宰予之枉可一洗矣

卷之一百十二

宋 卷之三

和史彙編卷之一百十三

海右閭民王圻纂集

文史門

辨訛類下

月令

月令陸德明以為呂氏春秋後人刪為此記蔡邕王肅以為周公所作先儒以贊祭後遂賢良舉長大行爵出祿非太尉之職太尉秦官決非周公之書予謂不然月令之書自太撓作甲子占斗所建伶倫制十二律以節四時之度堯命羲和敬授人時神史彙編卷之一百十三

分四仲以定中星析因夷隲驗之於人孳尾希毛毳毼毛占之於鳥獸東作南訛西成朔易應之於人事終之以允釐百工庶績咸熙此夏時之所由起夏小正之書辭簡理明固已備月令之體周以農開國尤以時令為先務大概具見七月周公制禮作樂得無一代之成書使此書盡出不韋之手不應以十二令為紀各以數篇解釋於後合為六十一篇太尉固秦官所命家宰司徒司空司寇與太史樂正澤人虞人四監之類皆周官也予意不韋不過改司馬為大尉耳蓋贊祭後遂賢良而

行爵出祿雖非太尉之職而設儀辨位進賢興功制畿內封則大司馬之任也大率周公增益夏小正不韋增益周公之書其間豈得無改竄淮南時則訓此呂氏十二紀又有異同此可為証

篇取九

楚辭多以九為義屈原曰九章曰九歌宋玉曰九辨王褒曰九懷劉向曰九歎是也後人繼之者又有如曹植之九愁九詠陸雲之九愍前後祖述必用九者王逸注九辯謂九者陽之數道之紀綱也五臣文選注云九者陽數之極自謂否極取為歌名

釋史集編

卷之二十三

三十七

也二家之說如此予按山海經曰夏后開上三嬪于天言獻美人也得九辯與九歌以下郭景純注引歸藏開筮曰昔彼九真是為帝辯同官之序是為九歌攷此則九歌九辯皆天帝樂名夏初得之屈原宋玉取諸此也况屈宋騷辭多摘山海經之事迹晉詩亡而後騷作騷亦詩樂之餘派樂至九而成故周禮九德之歌九韶之舞奏於宗廟之中樂必九變而成所以必取于九者黃鍾在于太玄以為子數九得非黃鍾為五音之宮歟然則屈原而下寫辭規諫寓諸樂章將以感神之心而感人之

意亦切矣

夏后開即啟也漢之時蓋避景帝諱

素書

張商英注素書一卷謂即圯上老人以授張子房者其曰晉亂有盜發子房塚於玉枕中獲之自是始傳人間又曰上有秘戒不許傳於不道不仁不聖不賢之人若非其人必受其殃得人不傳亦受其殃以為其慎重如此此可以見其偽矣子房以三十舌為帝者師而卒之謝病辟穀托從赤松子遊君子稱其明哲保身安有死而葬以玉枕其偽一也自晉逮宋歷年久遠豈是書既傳而薦紳君

釋史集編

卷之二十三

三

三十五

子不得而見亦未聞一言及之其偽二也書有秘戒乃近世術家欲神其術之俚言而謂圯上老人為之其偽三也且書中之言往往竊吾儒之緒論而飾以權詐蘇文忠謂圯上老人秦之隱者而其言若是烏足以授子房其為張氏之偽明矣

譬况

秦漢以前書籍之文言多譬况當求於意外如尚書云說築傳巖之野築之為言居也後世猶有上築之稱求其說而不得遂謂傳說起于版築雖孟子亦誤矣伊尹負鼎以干湯謂尹亦鼎鑄也猶

書曰迂衡云耳橫議者遂謂伊尹爲庖人若然則衡秤也尹曰迂衡其亦舜秤權之市魁乎子貢多學而識之故孔子曰賜不受命而貨殖焉莊子便謂子貢乘大馬中紉表素之衣太史公立貨殖傳便首誣子貢如此則子貢一猗頓耳聖門四科子貢善言語太史公信戰國游士之說載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強晉而霸越其文震耀其辭辯利人皆信之雖朱文公亦惑之獨蘇子由作古史考而知其妄考左傳齊之伐魯本于悼公之怒季姬而莊田常吳之伐齊本怒悼公之反覆而非子貢

其事始白若如太史公之言則子貢一蘇秦耳毛詩曰漢有游女不可求思韓嬰曲爲之說曰孔子南行至楚之阿谷見女子有佩瑱而浣者使子貢挑之不得如韓嬰之言則孔子乃一馬融而子貢不如盧植遠矣又論語爲命禪謀草創之左氏遂謂禪謀謀于野則獲益因草之一字誣之也孔父正色而立朝左氏遂謂孔父之妻美而艷蓋因色之一字誣之也例此以往則國語謂驪姬蝎諸申生必將如吉甫之掇蜂禮所云諸侯漁色于下即小說家謂西施因網得之類乎姑發此以論知者

古書妄改

古書不可妄改聊舉二端如曹子建名都篇膾鯉膾胎蝦寒驚炙熊膳此舊本也五臣妄改作魚鼈蓋魚鼈膾鯉毛詩舊句淺識者孰不以爲寒字誤而從魚字邪不思寒與魚字形相遠音呼又別何得誤至於此文選李善注云今之時餉謂之寒葢韓國饌用此法塩鐵論羊淹鷄寒崔駰傳亦有雞寒曹植文寒鷄蒸麋劉熙釋名韓鷄爲正古字寒與韓通也王維老將行耻令越甲鳴吾君此舊本也

神史彙編 卷之百十三 五 三百九十九

不思前韻已有詔書五道出將軍五言古詩有劇重韻未聞七言有重韻也維豈謬至此邪按劉向說苑越甲至齊雍門狄請死之曰昔者王田於囿左轂鳴軍左請死之曰吾見其鳴吾君也今越甲至其鳴君豈左轂之下哉正其事也見其事與字之所出始知改者之妄

棄責任車

呂氏慎大覽曰武王復盤庚之政分財棄責以振窮困高誘解曰分財分有與無也棄責責已不責彼也今按債責古字通用棄責者蠲逋負也離俗覽

自甯戚欲干齊桓公窮困無以自進於是為商旅將任車以至齊解曰任亦將也今按任車乃貨販之車言戚窮困乃為商人將貨車以至齊也杜史載劉長賢之言曰或有釋其車以匡霸業即此事

輪扁斲輪

莊子載齊桓公讀書堂上輪扁斲輪問公曰所讀何言公曰聖人之言扁曰人始斲輪耳公曰輪人安得議乎有說生無說死扁曰以臣事觀之徐則不固疾則苦而不入徐不疾得之手而應之心口不能言古之人事矣若所讀者糟粕耳又

神史集編

卷之十一

木

三百七十六

詩外傳載楚成王讀書殿上輪扁作而問曰君所讀何書成王曰先聖之書扁曰以臣輪言之規為圓矩為方此可付乎子孫若夫合三木而為應乎心動乎體不可得而傳也則凡所傳糟粕耳然二文不同而義則一但楚成齊桓未知孰是予意莊子尚近韓則漢人也管仲寢疾桓公往問之曰仲父疾甚矣不幸不起政將安移之管仲未對桓公曰鮑叔何如云云管仲遂卒此管子之言也劉向說苑又曰鮑叔死管仲舉上衽而哭之淚如雨下從者曰非君臣父子也仲曰非予所知以

管子所載則鮑叔死在仲後而說苑又言鮑叔死矣予意尚當從管子蓋劉向傳聞之言也

長文

漢武帝元朔三年詔曰夫刑罰所以防奸也內長文所以見愛也以百姓之未洽於教化朕嘉與士大夫日新厥業祗而不解其赦天下內長文之語了不可解張晏曰長文德也師古曰詔言有文德者即親內而崇長之所以見仁愛之道謂顯上也顏氏之說雖此張晏為詳然終不能服人意許少伊

神史集編

卷之十一

七

四百六十六

之誤客或有此而其義通矣近見一士人言前輩校正本乃以內為而長為肆文為赦其於文尤為貫穿但改字太多不知果有所據否歐公云讀書有不通因改易正本而傳會之最為解經者之弊此言蓋譏鄭氏也近世學者多惑不免如此

臚句傳

故孫通傳羣臣朝十月儀設九賓臚句傳按字音聲絕為句外此無他義云臚句傳者即傳臚也句字乃衍文故注史記但云傳從上下為臚而已蘇林注漢書乃析臚句為二事云上告下為臚下告

爲句不知何據而云鄭康成儀禮注臚爲衆則臚傳蓋相通傳也國語云風聽臚言於市辯妖祥於臚又莊子有大儒臚傳之語此最可據以二書証林說其妄可知矣

畱落

去病傳諸將嘗畱落不耦注畱謂遲畱落謂墜今世多用流據出處合作畱字

鄭重偃蹇乾沒

鄭重王莽傳非皇天所以鄭重降符之意猶言頻煩世以鄭重會之偃蹇相如子虛賦掉指擣以偃蹇

神史集編

卷之百十三

人

三百廿五

今曰委曲貌世以不得意會之皆誤矣乾沒張人而沒之又以干必沒入官也殊不知射利成故如淳曰豫居物以待之得利爲乾失利爲沒附會強解遂失其真如此類者蓋不一

將無同

僕常與陳子真查仲本論將無同仲本曰此極易解謂言至無處皆同也子真曰不然晉人謂將爲初無同處言各異也僕曰請以唐時一事証之霍王元軌與虞士劉平爲布衣交或問王所長於平

王無所長問者不解平曰人有所短則見所長阮瞻之意以爲有同則有異今初無同何況於異乎此言爲最妙故當時謂之三語掾

阿堵

古今之語大都相同但其事各別耳古所謂阿堵者乃今所謂元底也王衍口不言錢家人欲試之以錢繞牀不能行因曰去阿堵物謂口不言去却錢但云去却元底爾如傳神寫照正在阿堵中蓋當時以手指眼謂在元底中耳後人遂以錢爲阿堵或以眼爲阿堵皆非也

神史集編

卷之百十三

九

三百廿

讀文爲筆

南朝詩人謂文爲筆故沈約傳云謝元暉善爲詩任彦升工於筆約兼而有之又庾肩吾傳梁簡文與湘東王書論文章之弊曰詩既若此筆又如之又曰謝眺沈約之詩任昉陸倕之筆任昉傳又有沈詩任筆之語老杜寄賈至嚴武詩云賈筆論孤憤嚴詩賦幾篇杜牧之亦云杜詩韓筆愁來讀似詩麻姑痒處抓亦襲南朝語爾往時諸昆謂詩爲筆非也

潦倒

元寶以後重吏事謂容止醜藉為潦倒宋武帝
止行事以劉穆之為節度此非醜藉潦倒之事耶
而后世以潦倒為不偶之辭體倦之言誤矣

金鑑錄

張九齡識祿山有反相其知人可謂明矣而其千秋
金鑑末章載韶州有饒智高狄青事下至三百餘
年悉如目覩是九齡亦通術數也然載之私書固
無妨而以獻君則未免啟人主好圖讖之端或所
謂金鑑錄者恐是偽作因張公有知人之明故附
金鑑錄

神史彙編

卷之百十三

十

三百四

王適詩

此王適梅花詩也唐音選之一首足傳矣適唐初
人陳子昂列傳云幽人王適見感遇詩曰是必為
海內文宗矣即其人也予見蜀志載王適蜀中旅
懷一首云有時須問影無事則書空棄置如天外
平生似夢中別離同夜月愁思隔秋風老少悲顏
駟盈虛悟翟公蓋因旅遊入蜀而見子昂也近註
唐音以王適為韓退之銘其墓者不知開元以後
安得此句法哉不惟胸中無書又且目中無

淺如此何以註為

李善

李善號稱書簾有漢書辨惑三十卷今已無傳其註
文選獨為詳洽然不無逗漏如孫綽天台賦八
桂森挺以凌霜按地理記天台有八桂嶺上有湖
金鷲之所集乃不知引漫以桂林釋之將無迂遠
至如歸去來辭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期正出華
封來彼白雲至于帝鄉語謂此等既非所好死生
復不能必才意不犯重亦自易省古今類舉帝鄉
作帝京一何憤憤

神史彙編

卷之百十三

十一

三百五

復復

唐中興頌復復指期此兩字出漢書今按匡衡傳云
所更或不可行而復復之注云下復扶目反又何
武為九卿時奏言宜置三公官又翟方進共奏罷
刺史更置州牧後皆復復故注云依其舊也下復
扶目蓋上音服下音福謂復如故也

遺書難曉

羅氏遺書第六卷內有十字云善事兄嫂晦謹嚴堯
放曠朱子謂間有不可曉處指此等語也按此言
恐是論溫公呂公康節曰君實善事兄嫂晦叔謹

嚴堯夫放曠也失去四字故不成語耳

渴睡

歐陽公詩話載胡旦見呂文穆挑盡寒燈不成寐之句以爲是乃渴睡漢又小註於下俗語傳渴爲湊今世亦多有渴睡之言予嘗求其義不可得頃觀漢書楊惲傳有一丘貉睡之語師古註曰貉獸名似狐而善睡音胡各反乃知渴睡渴字當以貉書始爲得其義貉善睡故繫人之睡於貉猶繫疑於狐繫豫於猶繫突於鶻也若渴與湊於義何居

勿勿

稗史彙編

卷之一百十三

十一

顏氏家訓云書翰多稱勿勿相承如此莫原其由或有妄言此忽忽之殘缺耳說文勿者州里所建之旗蓋以聚民事故急遽者稱勿勿夫顏氏以說文徵此字爲長而今世流俗又妄於勿勿中斜加一點謂爲忽字彌失真矣杜牧之詩浮生長勿勿又勿字解云多遽也是勿勿亦古語好古者但知勿勿而笑勿勿逐俗者又但知勿勿而駭勿勿皆非也

吟痴符

胡氏漁隱叢話論楊湜古今詞話中多臆說乃援宋

子京江左有文拙而好刻石謂之吟嗤符今湜之言俚甚而鋟板行世殆類是也予按宋景文題三泉龍洞詩刊落因漕爲刻石以石本寄公公答書有云江左有文拙而好刊石謂吟嗤符非此乎予窮其原乃出於顏之推家訓有云吾見世人至無才思自謂清華流布醜拙亦已衆矣江南號爲吟嗤符然三書一作吟嗤一作嗤吟要以顏氏吟痴爲正大抵論其文藻骯髒矜伐自鬻亦不專爲刻石質之集韻吟音力正切注賣也豈非痴自銜鬻之意

稗史彙編

卷之一百十三

十三

老饕賦

東坡老饕賦蓋文章之游戲耳按左氏縉雲氏有才子貪於飲食冒於貨賄侵欲崇侈不可盈厭聚歛積實不知紀極不分孤寡不恤窮匱天下之民以比三凶謂之饕餮說文曰貪財爲饕貪食爲餮然則東坡之賦當作老饕爲是

黃庭經

晉書王羲之傳羲之性愛鷺山陰有道士養好鷺羲之故求市之道士云爲寫道德經當舉羣相贈羲之欣然爲畢籠鵝而歸其任率如此蔡攸西清詩

話云李太白山陰道士如相訪爲寫黃庭換白鶴乃道德經非黃庭也黃伯思東觀餘論云黃庭真帖爲逸少書僕攷之非也按陶隱居真誥翼真論上清真經始末云晉哀帝興寧二年南嶽魏夫人所授云云惟有黃庭經一篇得存蓋此經也僕按逸少以晉穆帝升平五年卒是年歲在辛酉後二年即哀帝興寧二年始降黃庭於世安得逸少預書之又按梁虞翻論書表云山陰壘礪材養鶴道士謂羲之曰久欲寫河上公老子縑素早辦無人能書府君能自屈書道德兩章便合羣以奉於是義之便停半日爲寫畢携鶴去而晉書本傳亦著道士云爲寫道德經畢當舉群相贈耳初未嘗言寫黃庭也以二書攷之即黃庭非逸少書然陶隱居與梁武帝啓云逸少有名之迹不過數首黃庭勸進告誓等不審猶有存否蓋此啟在著真誥前故未之考證耳至唐張懷瓘作書估云樂毅黃庭但得幾篇即爲國寶遂誤以爲逸少書李太白承之作詩山陰道士如相見應寫黃庭換白鶴不曰道德豈非讓其謬歟伯思之論似若詳悉矣以予考之其說非也蓋書黃庭經換鶴與書道德經換鶴

自是兩事伯思謂黃庭之傳在右軍死後二年此是最失於詳審也道家有黃庭內景經又有黃庭外景經及黃庭遁甲緣身經黃庭玉軸經世俗例稱爲黃庭經內景經乃道王晨君所作扶桑大帝君命賜谷神王傳魏夫人凡三十六章即真誥所言者外景經三篇乃老君所作即右軍所書者與魏夫人所得者初不同予家舊藏右軍所書外景經石刻一卷凡六十行末云永和十二年五月二十五日在山陰縣寫以小歐陽集古錄目校之與文忠所藏本同則右軍之寫黃庭甚曉然緣諸公攷之未詳故未免紛紜如此黃伯思謂與梁武啟在著真誥之前此又曲爲之辨也予又嘗於道藏中得務成子注外景經一卷有序云晉有道士好黃庭之術意專書寫嘗求于八閩王右軍精於草隸而復愛白鶴遂以數頭贈之得其妙翰右軍逸興自縱未免脫漏但美其書耳張君房所進雲笈七籤亦載此序此最爲的據也蓋道德經是偶悅道士之驚因爲之寫若黃庭道士聞其善是書且喜驚故以是爲贈而求其書此是兩事頗分明俱以寫經得驚遂使後人指爲一事而妄起異

唯李太白知其爲二事故其詩右軍一篇云右軍
本清真瀟灑出風塵山陰遇羽客要此好鵝賓掃
素寫道德筆精妙入神書罷籠鵝去何曾別主人
此言書道德經得鵝也送賀賓客歸越一篇云鏡
湖清水漾清波狂客歸舟逸興多山陰道士如相
見應寫黃庭換白鵝此言書黃庭經得鵝也太白
於兩詩各言之都未嘗誤乃後人自誤也程文簡
演繁露云王羲之本傳以書換鵝者道德經也文
字用作黃庭人皆謂誤張彥遠法書要錄載褚遂
良右軍書自正書第二卷有黃庭經六十行與山

釋史彙編

卷之一百十三

七

陰道士其時真跡固在既可以見其爲黃庭無疑
又武平一徐氏法書記親在禁中見武后曝太宗
時法書六十餘函所記憶者扇書樂毅告誓黃庭
又徐浩古跡記玄宗時大王二書三卷以黃庭爲
第一不聞道德經則傳之所載却誤程云晉書誤
者蓋未詳太白之詩故不知爲二事也

伎養

應劭風俗通嘗論太史公記高漸離變名易姓爲人
傭保匿作於宋子久之作苦聞其堂上有客擊筑
伎養不能無出言按伎養者有伎藝欲逞曰伎

今史記並作彷徨不能去出言曰彼有善不善是
爲俗傳寫悞也宋景文公詩云伎養新禽百種啼
葢用此義以上文史類辨

五更取義

列子云禾生伯子

名

出行經垆外宿於田更更訓

老老而更事也漢立三老五更更義取此張湛注

列子乃云更當作更誤矣

不落莢

釋迦生周昭王二十四年四月八日中國人奉胡教

者於是日祀其神周正建子四月即今之二月也

釋史彙編

卷之一百十三

七

今以夏正四月八日爲佛生日非也此說出臆仙

爲有見然今朝中以四月八日爲佛節賜百官喫

不落莢莫有覺其非者

射日

古傳言羿射日落九鳥鳥最難射一日落九鳥言射

之捷也而後世不得其說者遂以爲射九日矣沈

僊謬說而傳恠文士循名而騁奇異哉

盜竿

老子服文采帶利劍可飲食而資貨有餘此之謂盜

竿韓非解云竿也者五聲之長也竿唱則衆樂皆

和大姦唱則小盜和故曰盜竿今本誤作盜木也竿字相近而誤也

習流

越世家勾踐謀伐吳復問范蠡曰可矣乃發習流二千人索隱云虞書流宥五刑按此乃流放之罪人使之習戰任爲卒伍者也予謂習流乃士之習水戰者如所謂善泅者也徐天祐越春秋註云笠澤之勝越以三軍潛涉意習流即潛涉之士也如索隱言豈越一小國而有如許流人哉

不知何人

釋史彙編

卷之一百十三

文

田文傳文問其父嬰曰子之子爲何曰爲孫孫之孫爲何曰爲玄孫玄孫之孫爲何曰不能知也文曰君相齊至今三王矣後宮蹈綺縠而士不得袒裼僕妾餘梁肉而士不厭糟糠今又尚欲積餘藏以遺所不知何人文竊怪之夫嬰曰玄孫之孫爲不知何人故文意其父之厚積欲爲孫而又孫之計是謂遺所不知何人者也意義本明而索隱乃謂猶言不知當遺與何人誤矣

附載失實

賦范蠡五湖而附以載西子事賦秦長城而附以婦

哭城崩事賦漢四皓於商山而言園基之事皆無本源出處特見唐人詩句中而好事者又從而實之耳張鷟無乘槎事乘槎是海上客而今例以張鷟乘槎爲言噫事類此朱實者多矣

雞碑

丁晦芝田錄序有學慚鼠獄智乏雞碑之句鼠獄人皆知張湯故事至雞碑宋人引宣室志云元和初裴晉公征吳元濟至境上因祭地得石刻有雞未肥酒未熟語解者曰雞未肥無肉也去肉爲已酒未熟無水也去水爲酉破賊在已酉後果平蔡是

釋史彙編

卷之一百十三

文

三、廿五

人城以爲雞碑用此余謂非也蓋用戴安道事戴安道戴逵總角時以雞卵汁浚白瓦屑作鄭玄碑又爲文而自鐫之詞麗器妙時人莫不驚嘆丁晦蓋用此鼠獄與雞碑皆幼年慧解事故以作對用事之誤

鳳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自唐人有鳳鳴朝陽之語而承訛不覺誤草壯堂謂妻也今皆作母事嚶嚶兩鳥鳴今以出谷求友爲黃鸝事皆非也

共工

嘗讀董子禱雨文中其神共工意共工惡臣舜所流也何以主水後見淮南子原道篇曰共工與高辛帝爭不勝遂潛於淵註謂共工以霸力行水於義農之間者也杜預曰共工氏以諸侯霸有九州在神農之前太昊之後亦受水瑞而律書顓頊有共工之陳以平水害兵家有共工水害顓頊擒之之說又史曰共工作亂振滔洪水以害天下皇天弗福庶民弗助女媧氏殲之據此則因其受水之瑞能振滔之至死即以之爲水神故後世言之者以爲名在義農之間是矣非堯典方鳩僝功者乃舜所流耳其殲之者曰女媧曰高辛曰顓頊不同世遠事微紀之錯也其曰爲神者豈有天人弗祐以害天下者而可祀之耶此董子所以不純也

曹娥碑

曹娥碑後漢上虞令度尚字中立弟子耶耶淳字子禮撰蔡邕題其陰云黃絹幼婦外孫壻曰古碑已不存宋元祐八年正月右朝請郎充龍圖閣待制知越州軍州事蔡卞重書碑在今廟中又有後人臨邕八字其石方三尺許已破裂不全世傳曹操與楊修讀碑陰八字未達修欲言而操止之行

釋史彙編

卷之一百十五

子

三百七十四

十里操始悟由是忌修斬之或謂操未嘗至越安得此事今按操雖未嘗至越所謂讀碑非必廟中之碑意者揭本流傳它處二人讀而索其解其言修以是被斬則非也蓋修素與曹植相善而植嘗乘車行馳道中開司馬門出魏武甚惡之既慮終始之變以修素有才而又袁氏之甥也於是以罪誅之註謂以交構賜死是也語在陳思王傳觀此則修之死非爲讀碑明矣碑文載上虞志

漢壽亭侯

釋史彙編

卷之一百十五

世

三百七十五

關雲長封漢壽亭侯漢壽本亭名今人以漢爲國號止稱壽亭侯誤矣漢法十里一亭十亭一鄉萬戶以上或不滿萬戶爲縣凡封侯視功大小爲亭侯次鄉縣郡侯雲長漢壽亭侯蓋初封也今印譜有壽亭侯印蓋亦不知此而僞爲之耳

放白龜

古今紀錄之書多承訛踵謬不復加按者童時嘗記故事有所謂毛寶放龜謂晉毛寶年十二歲于江口見漁人獲白龜以錢贖之赦之江中後二十餘年寶守邾城與石虎將軍交戰敗而投江脚如踏石渡寶至岸回視乃昔時所放白龜也長四尺餘

迴至中流猶反顧有不忍舍去之意此蓋出於陳
錄善誘文爲善陰陽書亦就承載今考之晉史寶
傳寶守邾城石季龍遣五萬人攻之城陷寶等突
圍出赴江死者六千人寶亦溺死史又言寶初在
武昌軍人有於市買得一白龜長四五寸養之漸
大放之江中邾城之敗養龜人披甲自投於水中
若墮一石之上視之乃先所養白龜也長五六尺
送至東岸遂得免焉是放龜乃寶部下之軍人邾
城之役寶蓋死矣其謂綠龜而免者謬也又龜於
中流反顧乃孔愉放龜於餘不溪事舉以屬武昌
裨史彙編 卷之一百十三

之龜恐亦傳會

鍾馗

俗傳鍾馗起於唐明皇之夢非也蓋唐人戲作鍾馗
傳虛構其事如毛穎陶泓之類耳北史堯暄本名
鍾葵字辟邪後世畫鍾葵于門謂之辟邪由此傳
會也宋宗慈妹名鍾馗後世畫工作鍾馗嫁妹圖
由此傳會也但葵馗二字異耳又曰終葵菜名周
禮考工記大圭終葵首注齊人謂槌曰終葵圭首
六寸爲槌以下殺說文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
禮記注方知推頭是謂無所屈後則恒直玉藻云

天子搢珽挺然無所屈也顏之推曰北齊有一士
讀書不過二三百卷嘗出境聘東萊王韓問曰王
珽杼上終葵首當作何形乃答曰珽頭曲圓勢如
葵葉耳韓乃忍笑

斧聲燭影

宋斧聲燭影之疑瓊山丘氏辯之詳矣新安鄭克勤
氏著宋史受終考一書其援引證據與丘氏畧同
而尤爲信核千載之後當不復有可疑者太宗天
資忍薄固不無可議然謂其弑逆則誣枉甚矣其
不踰年改元宋后崩殯于佛寺皆五代故習當時
裨史彙編 卷之一百十三

飲食帖誤

世傳石刻東坡飲食帖其言曰東坡居士自今日以
往早晚食飲不過一爵一肉有尊客盛饌則三之
可損不可增有召我者預以告之主人不從而過
是乃止一日安分以養福二曰寬胃以養氣三曰
省費以養財元符八年三月十七日福按元符止
三年今書八年不知何故 乃爾

容臺

世說商客者商之賢人也以其知禮故今世太常禮樂之司謂之容臺蓋因商客而立稱也予謂淮南子言夏桀之時主闇晦而不明道瀾漫而不修是致君臣不親骨肉疏忌植社稷而墜裂容臺震而掩覆註謂容臺者行禮容之臺言桀不能行禮故天震動而敗之是夏之時已有所謂容臺矣其謂沿於商客者臆說也

借書

借書不能盡讀而不吝人借觀亦推已及人之一端
神史彙編 卷之一百十三 廿四 三百九十六
其人素無行當謹始慮終勿與可也世有借書一痴還書一痴之說此小人謬言也痴本作觀貯酒器言借時以一甒爲贄還時以一甒爲謝耳以書借人是仁賢之德借書不還是盜賊之行豈可但以癡目之哉

劉嘯說言

諺云千里井不及嘯蓋由南宋之計吏瀉劉殘草於公館井中且自言相去千里豈當重來及其復至熱渴汲水遽飲不憶前所棄草結於喉而斃俗因相戒曰千里井不及劉復說爲嘯耳

戲作狡獪

麻姑傳王方平曰吾了不喜作狡獪事蓋古語謂戲爲狡獪列異傳云北地傳書小女折荻作鼠以狡獪是也今閩人謂小兒戲爲狡獪蓋本於此或謂奸滑爲狡獪則失之

慮囚

漢書何武傳武爲揚州刺史行部錄囚徒又雋不疑爲京兆尹行縣錄囚徒顏師古云錄之知其情狀有冤滯與否今云慮囚本錄之去聲者耳音力具反而近俗不知訛其文爲思慮之慮失其源矣又
神史彙編 卷之一百十三 廿五 三百九十七
據後漢廣延傳云帝親錄囚徒又張奮傳云和帝幸洛陽獄錄囚徒又漢百官志云諸州常以八月錄囚徒又北史太和四年帝親錄囚徒二十年華林園親錄囚隋開皇二年親錄囚徒前漢書及南北史皆謂之錄囚徒而唐史本紀云甲午慮囚云癸亥慮囚或以早慮囚或遣使慮囚免汝州繫繫皆以錄爲慮予按太玄云滯于狴獄三歲見錄集韻云錄良倨切寬宥也蓋唐書亦循襲舊史言以錄爲慮未之改耳

十國

鵲演義云前史稱腰帶十圍者甚衆近者北史又云庾信身長八尺腰帶十圍十圍者環繞之義古制以圍三徑一即一圍者三尺也豈長八尺而繫三十尺之腰帶乎甚非理矣此圍蓋取二手大指頭相合爲一圍即今俗謂之一拱是一尺也又沈存中筆談云杜甫武侯廟柏詩霜姿灑雨四十圍黛色參天二千尺四十圍是徑七尺無乃大細長乎當從古制爲徑四十尺宜矣老杜號爲詩伯何肯妄爲云也存中又云防風氏身廣九畝長三丈又云姬室畝廣六尺九畝乃五丈四尺如此防風之身乃一餅嚼耳此又誤也按禹戮防風氏賦云身可一畝廣及三丈長蓋古者畝廣六尺長百尺防風氏身廣一畝長三十尺似爲有理而云九畝不知得之於何書然當以賦爲正而存中之說亦誤耳

雁塔題名

予得唐雁塔題名石刻細閱之凡畱題姓名僧道士庶前後不一非止新進士也唐進士於曲江宴賞之暇亦有此會猶今北使過錢塘例于浙江觀潮天竺燒香耳如以雁塔題名爲登第慶賞之辭則

觀潮燒香亦可顯言寧廬之來使乎

舜葬蒼梧

天下之山皆自兗來崑崙其總會也蜿蜒磅礴入於中原散爲九州薄於四海然自今觀之西北水土深厚由其近發脉處也冀州枕山帶河拓地益廣兗都平陽舜葬蒲坂禹安邑皆冀境也湯徙而南然懷衛宋毫俱隣次太行亦不甚遠惟周興於岐下故在關中至周公營洛亦接壤冀方後十餘世平王東遷居焉但兗都平陽而陵在兗之東平相去三千餘里豈河東土厚反無尺地可爲衣冠之藏

釋史集編 卷之百十三 芒

意竟老舜攝端拱無爲乘彼白雲遊於帝鄉至兗徂落而遂卜因山耶古人應傳之塋其亦緣此耳禹陵會稽史言巡狩會計諸侯崩而遂塋浙與江淮地邇秦政亦渡錢唐望祀東海則禹塋真偽誠未易言惟舜陟方死蒼梧而塋吾決不敢然堯舜之時五嶺未入中國人物稀少渺然大荒秦鑿山通道始徙賈人贅婚實之猶過半鴈死趙陀奄而有之且百年舜何事而得歸之蒼梧韶石決知其無舜車塵也曰然則舜葬蒼梧之說何如曾聞前輩何子元先生云青淮東海之間有山名蒼梧

海州宋元以前頗有長碑大甃人恒取爲琴石黑
研地與鳴條不遠正合孟子所云意舜陟方因山
之封應在此處世人只以湘離爲的漫不之求至
誣湘君湘夫人爲帝之二子從舜南巡不及而死
又指湘中班竹爲淚沾成是何異兒童指月爲盤
哉吾嘗題湘妃圖云舜陟蒼梧百一旬英皇亦是
老人身白頭歲晚邀同死湘竹何緣染淚新其說
出於秦漢陋儒千百數年任其談夢無人爲一洗
之何耶

裁防風氏

稗史彙編

卷之一百十三

六

七

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防風氏後至禹裁
之鄱陽王逢氏謂塗山在今會稽山陰縣予宦遊
淮西嘗至淮遠縣其淮流東岸則塗山也上有禹
廟山前村墟方可數百頃卽禹會村也亦有廟在
焉考之圖經謂禹導淮至此娶塗山氏又會諸侯
考方岳裁防風氏村以會同而得名然則塗山所
在當以予所歷者爲據但防風氏有國於吳興其
去會稽爲近而禹以後至爲慢故特裁以警衆若
謂在塗山會朝之時吾意當時地限蠻服勢阻江
淮雖其後至固可原矣疑未當輒裁也嘗因

之通鑑前編禹會諸侯於塗山乃元年即位時事
其裁防風乃八年巡江南事諸儒不考誤合爲一
而胡曾詩亦以四句併韻之故致學者迷惑耳

錢唐

錢唐之名舊矣按史記始皇本紀至雲夢浮江下丹
陽至錢唐歷代地志亦有錢唐縣今至唐國號避
始加土焉故古郡名則宜爲錢唐唐以後縣名則
宜爲錢塘輟耕錄泛謂唐字從土誤矣至以爲以
錢易土築塘避錢湖之水等事皆附會之辭杭志
已辯其訛考之什文唐途也杭地五代以前路止
西杜一帶逼近於錢湖卽西湖也

稗史彙編

卷之一百十三

七

七

頡頏侯辨

漢高帝封兄子信爲頡頏侯雖以其母轅釜之故然
按括地志實有頡頏山在懷州戎縣東南十五里
注史記者失不引此顏師古注漢書但云頡音憂
言其母憂頡釜也小司馬索隱又直謂爵號耳非
縣邑名皆弗深攷也

州名稱訛

東漢嚴光本姓莊因避顯宗之諱遂稱嚴氏范曄作
史不究其由遽曰嚴光其謬遂俱以嚴稱循習之

說已可笑也宋宣和間方臘作亂又遂改睦州爲嚴州至今不知其義尤爲可笑故宋俞元德有詩曰千載英風想子陵釣臺緣此幾人登誰知避諱更嚴氏灘與州名總誤稱此已見於他書柰無此詩之明白也又如蘇州因吳王殺伍子胥投之江中後人憐而立祠於江邊之山遂名胥山吳王又築臺於山上人亦稱爲胥臺也吳既國滅臺亦無矣人又稱之孤胥山言獨胥山在耳及稱臺亦曰孤胥臺柰何吳人稱胥爲蘇訛孤爲姑後隋平陳因姑蘇山名遂更郡爲蘇州至今山臺俱名爲蘇

雜史彙編卷之百十三

手

三

也故蘇志志姑蘇山曰舊名姑胥可知矣然姑字又訛如蘇之匠門因干將墓故名吳人稱將爲匠今改別名矣

阡陌

前漢食貨志曰亡農夫之苦有阡陌之得顏註阡謂千錢陌謂百錢文字音義又曰阡爲千人之長陌爲百人之長此阡陌說錢說人漢志元帝紀曰出入阡陌師古曰阡陌田間道也南北曰阡東西曰陌此阡陌又從阜矣然漢志又曰商君壞井田開阡陌前漢志又曰富者田連阡陌漢志云有阡陌

之得蓋明指田中所獲言又何及錢也若歐陽有隴岡阡曹氏有京兆阡長安九陌此明白易見又何言及人也

吳會二郡

吳會當爲吳興會稽二郡吾固已言之偶讀文選魏文帝詩云惜哉時不遇適與飄風會吹我東南行直行至吳會連兩用會字爲韻昔人所無一韻爲會稽之會何疑焉然誤爲都會之會已久雖名輩或承訛用之又南史隱逸褚伯玉傳齊高帝手詔吳會二郡以禮迎遣

雜史彙編卷之百十三

世

三

天涯地角解

今之遠官及遠服賈者皆曰天涯地角蓋俗談也頃在成都嘗聞有天涯地角石暇時攷古及閱圖志乃知天涯石在中興寺耆老傳云人坐其上則脚踵不能行至今人不敢踐履及坐又有天涯石在大東門對昭覺寺高六七尺有廟今在市人湯家園地角石舊有廟在羅城內西北角高三餘王均之亂爲守城者所壞今不復存矣欽州天涯亭廉州有海角亭二郡皆南轅窮途也

八桂擎天

河圖括地象曰地下有八柱柱廣十萬里有三千六百軸互相牽制各山大川孔穴相通按此則八柱乃擎地者而張說為姚崇墓表乃云八柱擎天似誤用矣

咫尺萬里

老杜題王宰畫山水圖云咫尺應須論萬里按南史蕭贲字文與能書畫於扇面上圖山水咫尺之內便覺萬里為遙註杜者乃不引此何也出地理類辨

栢臺烏

史臺有栢及烏固在朱博之前也漢書叙朱博請

御史案編

卷之百十三

世

三十四

龍大司空復置御史大夫云是時御史府吏舍百餘區井水皆竭又府中列栢樹常有野烏數千棲宿其上晨去暮來號曰朝夕烏烏去不來者數月長老異之蓋史言御史大夫之職休廢也井竭烏去後二年朱博為大司空慮久廢御史大夫職業無以典正法度固請罷所仕大司空得為大夫願盡力為百僚率哀帝從之正史甚明今多以為栢自博裁烏自博集未必然也

無它

顏魯公集有湖州烏程妙薰寺碑云晉吳興太守

稽鈞臺西北五十步至避它城說文云它蛇也上古患蛇而相問得無它乎蓋古之人築城以避它也如此則無它不可為虛字也

無恙

戰國策趙威后問齊使歲無恙耶王亦無恙耶晉顧愷之與殷仲堪宴行人安穩布帆無恙隋日本遣使稱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沒處天子無恙風俗通云恙毒蟲也喜傷人古人草居露宿相勞問曰無恙神異經云北大荒中有獸呖人則病名曰恙恙愚者常入入室黃帝殺之北人無憂病謂無恙蘇軾史集編卷之百十三世三十四

以爲獸或謂無憂病廣干祿書兼取憂及蟲事物紀原兼取憂及獸予看廣讀其義極明於恙字下云憂也病也又噬蟲善食人心也於恙字下云恙獸如獅子食虎豹及人是恙與恙爲二字合而一之神異經誣矣

漢鵲雀辨

漢黃霸傳鵲雀集丞相府鵲字音芬今人例以易字讀之謬矣按霸傳蘇林注云今武貴所着之鵲而師古注云蘇說非也此鵲雀音芬本從鵲字通用

鵲也若夫鵲雀之鵲青色好聞俗謂之鵲雞
音曷與此鵲雀音芬者不同故志之以正訛舛

誕馬

寶和園簿圖有誕馬其制用色帛周襦一方毡蓋覆
馬脊更不施鞍此其為制必有古傳非意忽矣然
名以為誕則其義莫究也蔡攸董雖加辨釋終不
協當按通典宋江夏義恭為孝武所忌憂懼致奏
革諸侯國制但馬不得過二其字則書為但小書
為誕也但者徒也徒馬有有馬無鞍如人袒襦之
類也迹其義類則古謂徒歌曰謠是類此也其所
神史彙編 卷之十一 十三

辯落霞

王勃作滕王閣序中有落霞與孤鶩齊飛句落霞乃

飛蛾也因羽若雲霞故人呼為霞蛾若鶩者野鴨
也野鴨逐蛾垂而欲食之所以齊飛見吳獬事始
余謂飛蛾之說誠有據但不似閣前景致還從舊
說為當

五大夫

五大夫松非五株松封大夫也乃秦王避雨於一松
下德之封為五大夫蓋秦之官名後世不知遂謂
松樹有五舊松既亡更植五松以當之已可笑唐
陸贄作禁中松詩云不羨五株封按史記但云封
其樹為五大夫不聞有五株松之說而贄云爾者
神史彙編 卷之十一 十三

柳花柳絮

柳花與柳絮迥然不同生於葉間作鶯黃色者花也
迨花既褪就蒂結實其實之熟亂飛如綿者絮也
古今吟咏往往以絮為花以花為絮畧無分別可
發一笑

張空拳

馬遷言李陵轉聞千里矢盡道窮士張空拳漢書文
頴注曰拳弓弩拳也師古曰拳與拳同又音眷李
善注文選援李登聲類云拳或作眷言兵已盡但
張空拳以擊耳及觀桓寬鹽鐵論曰陳勝奮空捲
而破百萬軍顏師古讀爲拳者謬矣拳則屈指不
當言張陵時矢盡故張弩之空弓非手拳也今流
俗謂奮空拳而爲拳手之拳則失之矣

思葦

劉孟熙云永興湘湖出葦萊按齊民要術莢之萊葦
爲第一四月葦生水面無葉名雉尾葦第一肥美

神史彙編

卷之十百十三

某

三

葉舒長名絲葦至秋則無人采矣然張翰見秋風
起而思吳中葦莢鱸膾不知何也予謂葦之見稱
于晉世者在陸氏有千里葦莢之語然不言其肥
美之候也今越葦見采於夏而吳葦則見思於秋
豈其風土所產之異俗情嗜好之不齊耶中吳紀
聞載張翰思歸事其言曰翰仕齊王問不樂一日
在京師見秋風起因作歌曰秋風起兮佳景時吳
江水兮鱸正肥三千里兮家未歸恨難得兮仰天
悲遂棄官而還張翰之辭是其東歸正坐思
於葦莢初未嘗及也不知古今云者亦

曾酒

今人名醞之漓薄者爲曾酒予嘗求之而不得其
近閱一書乃知其所謂蓋古者曾人不能爲酒惟
中山之人善釀酒之美者醉人至千日焉曾人求
其方不得有仕於中山者主酒家取其糟歸以曾
酒漬之謂人曰中山之酒也曾人飲之皆信一日
中山之酒主來聞有酒索而飲之吐而笑曰斯予
之糟液也奚其酒是曾酒之名以古者中山之美
而別其爲惡耳

紫荷囊

神史彙編

卷之十百十三

世

三

范元卿上太守月詞中有云有人吟諷紫荷香滿晴
雨韻語陽秋云按晉輿服志八座尚書則荷紫以
生紫爲裕囊服之在左肩所謂荷紫者非荷芰之
荷乃負荷之荷也人徒見南史着紫荷囊四字遂
作一句言之蓋不知晉書荷紫之義予讀宋史宣
和間任子太濫有年始十餘歲而蔭補通顯者諫
官李會疏論以謂尚嬉竹馬已獲荷囊以荷囊對
竹馬則紫荷相承之誤久矣

犀兕

絲器稱犀兕者人不解其義謾爲犀皮輟耕錄失

先竟遂據因話錄改爲西皮以爲西方馬鞮之
大可笑也蓋毘者膾也犀牛皮堅有文其膾旁四
面文如饕餮相對中一圓眼坐臥起伏磨礪光滑
西域人刺犀剝取之以爲腰帶之飾極珍愛之曹
操以犀毘一事與人即今箱嵌縑環之類是也後
世髹器倣而爲之曰犀毘有以細石水磨泯然成
凹者曰滑地犀毘黑剔爲是紅剔失本義矣

厨傳

宣帝元康二年詔曰史或擅興徭役飾厨傳以稱譽
過客按厨傳兩事也厨庖也以好飲食供過客則

神史彙編

卷之百十三

世

三百

爲飾厨傳者驛也具車馬資行役則爲飾傳今人
合厨傳爲一槩謂豐饌爲厨傳非矣

北戶

史記秦始皇二十六年南至北嚮戶註引吳都賦曰
開北戶以嚮日劉逵曰日南之北戶猶日北之南
戶也二十八年琅邪刻石又有南盡北戶之文乃
知北戶錄名取諸此

罽毼

漢書文帝記云未央宮東闕罽毼災崔豹古今注云
罽毼屏也罽者復也罽者思也臣朝君至屏

思所奏之事於其下顏師古注云罽謂連闕曲

也以復重刻垣墉之處其形若罽然一曰屏

又禮記云疏屏天子之廟飾也鄭注云屏謂之

今浮思也刻之爲雲氣虫獸如今闕上爲之按唐

蘇鶚演義稱罽毼織絲爲之輕疎浮虛象網羅交

文之狀蓋宮殿簷戶之間也乃引文宗實錄云太

和中甘露之變羣臣奉上出殿北門裂斷罽毼而

去又杜甫天寶末詩云罽毼朝共落榆栢夜同傾

又引溫庭筠補陳武帝與王僧辨書云罽毼畫

閭闔晨開爲証皆非曲閣屏障之意又按段成式

神史彙編

卷之百十三

世

三百

西陽雜俎稱士林間多呼殿檼楠護雀羅爲罽

其凌誤也如此乃引張揖廣雅曰復思謂之屏

王莽性好時日小數遣使壞渭陵延陵園門罽

曰使民無復思漢也又引魚豢魏畧曰黃初三年

築諸門闕外罽毼爲証及以絲網之說爲大謬予

謂二說皆通以罽毼爲網則結繩爲之施於宮殿

楹門如蘇鶚之說是也以罽毼爲屏則刻木爲之

施于城牆門闕之上如成式之言是也然二說之

中惟段氏之說爲長按五行志注云罽毼闕之屏

也玉篇云罽毼屏樹門外也又云兔罽毼也但

上雕刻爲之其形如網罟之狀故謂之罟罟宋子京詩云秋色入罟罟又云嵩岳倚罟罟皆其義也

廁

漢書衛青大將軍侍中武帝據廁見之注溺廁也此說非也武帝固以奴隸待青然青時已爲大將軍亦不應如此之媒也凡言廁者皆爲其在兩物之間漢文居霸北臨廁使慎夫人鼓瑟韋昭曰高岸夾水爲廁水經曰今斯原夾二水矣原者白鹿原也霸水自此原上來近長安而合乎滻或謂長安水會霸甚要之故此原在霸滻兩間而文帝臨之處也其義亦通

釋史彙編

卷之一百十二

四

三百六十三

是爲臨廁也即此推之則凡廁云者皆以兩間爲義雖溺園之名爲廁亦一理也詩謂夾其皇澗者是也夫水在兩山之間既可名澗則凡廁之義皆以兩澗名之復何疑哉古書所著如曰豫讓變姓名爲刑人而入襄子之廁襄子如廁心動又如管寧首過而曰固嘗如廁不冠矣諸如此類則真溺園矣而溺園之義蓋亦同用兩間爲義也又如都傳賈姬如廁有野鼠如廁命都擊之則此之如廁者正爲其在兩土夾中非溺園矣人主之見臣下不必皆在廣庭坐雖便殿燕閒御坐之前必有

隙地使見者得以拜伏從容進退乃爲得禮今武帝見青臨斬絕之岸而使青蒲伏於絕岸之下仰視威顏如在天上可爲非理故史因武帝之禮黜而對青以言臨廁也

飲飛廟

四明舊圖經稱飲飛廟昔有碑今亡神姓氏無傳淮南子云荆飲飛渡江兩蛟夾橈拔劍斷蛟金翅纂異記唐開元改鄞爲明郡名奉化軍號飲飛考此蓋軍將有功而人祠之九域志引淮南子事乃非是之非非飛走之飛今廟榜稱荆飲飛侯豈好事

釋史彙編

卷之一百十三

四

三百六十四

者附會以荆字歟新志注有蛟池鎮以廟又云唐末刺史黃晟初爲飲飛都副兵馬使保護鄉井沒而祠之是新舊圖志皆無定論漢軍號既取荆飲飛之武勇如宣帝發飛射士詣金城元帝發飲飛射者擊羌隋大業改左右衛所領軍士名飲飛唐建飲飛軍於明節鎮之號乃遣衛士畱屯若今飛虎虎翼軍耳郡有城隍軍有主宰當時飲飛屯軍於明必建本軍香火以荆飲飛侯爲額如今東三班之祠關王祕書省之祠蒼史王及各建天王之堂額軍廢其祠遂存廟碑無攷所信者額及九域

志耳

就館

今士人聚徒皆謂之就館按元后傳張美人常姪身就館今吳正仲漫筆載王介甫嘗對上曰是時宮中方有二人就館合而觀之前館字乃學舍後館字乃產室字同而義異矣

釋史彙編卷之一百十三終

釋史彙編

卷之一百十三

四十一

釋史彙編卷之一百十四

海右閒民王圻纂集

詩話門

詩話總論

國事入詠

兼美刺寓勸懲先王之教也故有采詩之典有采詩之官蓋將以知政治之得失風俗之美惡民生之休戚以其有補於治未聞以詩而致禍者自後世教化不明邪佞希旨在上者懷猜忌之心在左者肆讒賊之口於是乎詩禍於美唐以詩賦取士故詩學之盛莫過於唐然當時詩人往往以國事入詠而朝廷亦未之禁但尊者之失皆所當諱而彼皆昧之何耶姑以易見者言之如三郎沉醉打毬回號國夫人承主恩如何四紀為天子不及盧家有莫愁是何美事而形之詠歌固以顯其君上之失矣至若薛王沉醉壽王醒之句前人嘗辨薛王蚤薨未嘗與貴妃同宴龍池而壽王之醒觸犯忌諱尤非臣子所忍言者使猜忌之君觀之寧不盡以正人君子為詩皆敢於攻發君之陰私一有譏說皆信之不疑而傷害隨之矣予嘗謂後世

釋史彙編

卷之一百十四

三十一

詩禍實唐人貽之

陶淵明詩

詩本觸物寓興吟咏情性但能輸寫胸中所欲言無
有不佳而世多役於組織雕鏤故語言雖工而淡
然無味與人意了不相聞嘗觀陶淵明告子儼等
疏云少學琴書偶愛閑靜開卷有得便欣然忘食
見樹木交蔭時鳥變聲亦復忻然有喜嘗言五六
月中北窓高臥遇涼風暫至自謂是羲皇上人此
皆其平生真意及讀其詩所謂孟夏草木長繞屋
樹扶疎衆鳥欣有托吾亦愛吾廬既畔亦已種時

釋東萊編

卷之百十

十

還讀我書又微雨從東來好風與之俱直是傾倒
所有借書於手初不自知爲語言文字此其所以
不可及人誰無三間屋夏月飽眠睡凭几讀書籍
水陰聽鳥聲而惟淵明獨知爲至樂則知世間好
事人所共有而不能自受用者何可勝數吾今歲
闢東軒自伐林間大竹爲小榻一夫負之可趨擇
美木佳處即曲肱跂足而臥殆未覺有暑氣不知
與淵明所享孰多少但恨無此詩耳

詩貴含蓄

文子曰鳥飛之鄉依其所生也楚辭鳥飛之故鄉狐

苑正首丘皆言不忘本也古詩胡馬依北風越鳥
巢南枝張景陽詩流波戀舊浦行雲思故山越依
文地地胡馬願度燕土風安所習由來固有然陸
士衡詩狐獸思故藪羈鳥悲舊林王仲宣詩狐狸
馳赴壑飛鳥翔故林陶淵明詩羈鳥戀舊林池魚
思故淵劉休玄詩寒蟬翔水曲秋兔依山基王正
長詩人情懷舊鄉客鳥思故林皆此意含蓄有在
常應物詩流水赴太壑飛雲依故山而又云無情
尚有歸遊子不得還則斬無餘味矣

詩中渠字

釋東萊編

卷之百十

三

三

今人詩句多用未渠央事往往不究來處渠字作平
聲用按庭燎詩夜未央注云夜未渠央渠其據反
當呼遽只此一音謂夜未遽盡也古樂府王融三
婦豔詩云丈人且安坐調絃未遽央又長安狹斜
行曰丈人且徐徐調絃渠未央淵明詩曰壽考豈
渠央魯直詩曰木穿石繫未渠透並合呼遽史記
尉佗曰使我屈中國何渠不若漢益可驗也

次韻

顏延年謝元暉作詩相倡和皆不次韻至唐元稹作
春深二十首並用家花車斜四字爲韻白居易

禹錫和之亦用其韻及今狐楚和詩多次其韻宋
朝真宗時楊內翰億謂大韻始於此見談苑

疑音佞

詩膚如凝脂疑音佞唐詩日照凝紅香白樂天詩落
絮無風疑不飛又舞繁紅袖疑歌切翠眉愁又舞
急紅腰疑歌遲翠黛低徐幹臣詞重省別時淚漬
羅巾猶疑張子野詞蓮臺香燭殘痕疑高賓王詞
想尊汀水雲愁疑閑蕙悵猿窠悲吟柳耆卿詞愛
把歌喉當筵逞過天邊亂雲愁疑今多作平音失
之音律亦不協

神史集編卷之百十四

石尤風

全元留盧秦卿詩云知有前期在難分此夜中無
將故人酒不及石尤風石尤風打頭逆風也行舟
遇之則不行此詩意謂行舟遇逆風則住故人置
酒而以前期爲辭是故人酒不及石尤風矣語意
甚工近吳中刻唐詩不解石尤風爲何語遂改作
古淳風可笑又可恨

搗衣賦

李林云直春曰搗古人搗衣兩女子對立執一杵如
舂米然今易作臥杵對坐搗之取其便也嘗見六

朝人畫搗衣圖其制如此圖後有行書魏瓘賦云

夜如何其秋芳已半曳魯縞攘皓腕始于搖揚終
於凌亂驚飛燕之兩行過彩雲而一斷隱高樓而
如動度遙城而如散夜有露芳秋有風杵有聲兮
衣可縫佳人聽兮意何窮步迢迢於涼景暢容與
於晴空黃金釵兮碧雲髮白綸巾兮青女月佳人
聽兮良未歇臂長虹兮乍開凌側景而將越但見
餘韻未畢微影方流逶迤洞房半入宵夢窈窕閒
館方增客愁李都尉以胡笳動泣向子期以鄰笛
增憂古人獨感於聽今者况兼乎秋顧君無按龍
泉色誰道明珠不可投賦雖俳偶自是齊梁風流
之音

神史集編卷之百十四

雙鯉

古樂府云尺素如殘雪結成雙鯉魚要知心裏事看
取腹中書據此詩古人尺素結爲鯉魚形即緘也
非如今人用蠟文選客從遠方來遺我雙鯉魚即
此事也下云烹魚得素書亦譬況之言耳非真烹
也五臣及劉履謂古人多於魚腹寄書引陳涉置
魚倡禍事證之何異痴人說夢耶

四言詩

江淹別賦春草碧色春水綠波送君南浦傷如之何
取詩目前不彫琢而自工可謂天然之句他如梁
元帝秋水文波秋雲似羅唐羅昭諫蟋蟀賦美人在
何夜影流波與子佇立徘徊思多抑其次也近
世知學六朝初唐而以鉅釘生澁爲工漸流於不
通有改鸞啼曰鸞呼易猿嘯曰猿吹爲士林傳笑
安知此趣邪

沈宋

建安以訖江左詩律屢變至沈約庾信以音韻婉
附屬對精密及宋之問沈佺期又加靡麗如錦繡

神宋彙編

卷之百十四

六

三

成文學者宗之號爲沈宋當時語曰蘇李居前沈
宋比肩 唐詩記事曰沈詮期字雲卿相州人除
給事中考功郎受賊劾未究會張易之敗長流驪
州稍遷台州錄事參軍入計召見拜脩文直學士
侍宴爲弄辭悅帝賜牙緋尋爲太子詹事

假借格

大廚禁齋云琢句法有假借格如因尋樵子徑偶到
葛洪家殘春紅藥在終日子規啼皆以紅對子如
住山今十載明日又遷居以十對遷朱子詹謂其
論詩近於穿鑿余謂孟浩然庖人具鷄黍稚子摘

楊梅以鷄對楊老杜枸杞因吾有鷄棲柰爾何
枸對鷄歸退之眼昏長訝雙魚影耳熱何辭數爵
頻以魚對爵亦是假借唐人多有此格迺知子詹
失於不審

詩窮入聖

作詩文不多歷貧愁者決不入聖處三閭阨而騷獨
步杜少陵愁而詩冠古今退之欲人輟一飯之費
以活已而文起八代上窺聖閭孟郊斫山畔木賈
島薪水俱無窮尤甚焉其詩清絕高遠非常人可
到良有以也白石道人姜堯章氣貌若不勝衣而
筆力足以扛百斛之鼎家無立錫而一針未嘗無
食客圖史翰墨之藏充棟汗牛襟期洒落如晉宋
間人意到語工不期於高遠而自高遠黃景說謂
造物者不以富貴浼堯章而使之聲名焜耀於無
窮正合前意甚矣士之貧賤不足憂而學不充道
不聞深可憂也

詩貴天生

詩得之天生者無痕得之人爲者有迹如謝康樂云
池塘生春草園柳變鳴禽薛道衡云暗牖懸蛛網
空梁落燕泥謝先得上語而以下語足之故不如

上語爲有神薛先得後語而以前語起之爲尤渾然謝以此語助於惠連是鬼語薛以此語殺於隋帝是崇語

和詩

和詩之義有三依韻和者謂之次韻或用其題而韻字同出一韻謂之和韻如張文潛離黃州詩而和杜老玉華宮詩是也用彼之韻不拘先後謂之用韻如退之和皇甫湜陸渾山火是也然唐以前亦未聞也必有賡焉意興而已觀文選何劭張華二陸三謝諸人贈答是可知矣就使才美不過如是

神史彙編

卷之百五

八

如高適寄杜云草玄今已畢此外更何求杜則曰草玄吾豈敢賦或似相如杜送韋迢云洞庭無過鴈書疏莫相忘迢則曰相憶無南鴈何時有報章杜又云雖無南去鴈看取北來魚惟元白二公多有次韻陸皮則盛之矣至宋蘇黃輩唱一賡十甚則全集如蘇和陶是也嗟夫詩以道性情一拘韻脚蹤有高義或不能用况短於才者乎且如東坡天縱在惠州寄鄧道士詩即次韋蘇州寄全椒山中道士韻時事尚不同也庶或可展其才然拘之即有工拙韋云今朝郡齋冷或憶山陰客澗底東

荆薪歸來煮白石欲持一樽酒遠慰風雨夕落葉滿空山何處尋行跡蘇曰一盃羅浮春遠餉採薇客遙知獨酌罷醉臥松下石幽人不可見清嘯聞月夕聊戲庵中人空飛本無跡觀此二詩已覺有性勉之別至於韋結一句先輩以爲非復言語思索可到出自天然若有神助然則蘇結安能及之

詩疏

詩疏不可不閱詩材最多其載諺語如絡緯鳴懶婦驚之類尤宜入詩用

詩多用實字

神史彙編

卷之百五

九

如蘇軾詩相梨橘栗李桃梅韓退之陸渾山火詩鴉鵲鴈鴈雉鵲鵲陳后山二蘇公詩桂似楠檣楓柞樟七物爲句亦偶用耳或謂詩多用實字爲美誤矣宋人詩話有極可笑者引柳子厚別弟宗一詩欲知此後相思夢長在荆門郢樹烟謂夢中安能見郢柳烟此真癡人說夢耳夢非實事烟正其夢境模糊欲見不可以寓其相思之恨豈問是耶

七言詩始

世言七言詩肇於柏梁而盛於建安攷之豈獨柏梁哉鄼風曰送我乎淇之上矣王風曰知我者謂我

心憂鄭風曰還予授子之食兮齊風曰遭我乎
之間兮又曰尚之以瓊華乎而魏風曰胡取乎三
百戾兮邠風曰二之日鑿冰冲冲三之日納於凌
陰小雅曰以燕樂佳賓之心又曰如彼築室於道
謀大雅曰維昔之富不如時維今之疚不如茲昔
也日關國百里今也日感國百里頌曰學有緝熙
於光明又曰予其懲而毖後患儀式刑文王之典
又曰自今以始歲其有君子有穀貽孫子楚狂接
輿歌曰今之從政者殆而項籍歌曰力拔山兮氣
蓋世時不利兮雖不逝漢高歌曰大風起兮雲飛
卿史彙編 卷之百十四 十

琴操

琴操非古詩非騷詞惟韓退之為得體退之琴操柳
子厚不能作子厚皇雅退之亦不能作

詩律

詩在與人商論深求其疵而去之等閑一字放過則
不可殆近法家難以言恕矣故謂之詩律東坡云
敢將詩律闢深嚴予亦云律傷嚴近寡恩大凡

意之初必有難易二塗學者不能強所劣往往捨
難而趨易文章牢工每坐此也作詩自有穩當字
第思之未到耳皎然以詩名於唐有僧袖詩謁然
然指其御溝詩云此波涵聖澤波字未穩當改僧
佛然作色而去僧亦能詩者然度其去必復來乃
取筆作中字掌中握之以待僧果復來云欲更為
中字如何然展手示之遂定交

詩忌博聞

近世士大夫為詩學忌博聞者率引經以自強余謂
挾天子以令諸侯諸侯必從然謂之尊君則不可

卿史彙編 卷之百十四 廿

擬六經以令百氏百氏必服然謂之知經則不可

擬古詩

擬古詩難於近似觀江文通雜體詩三十首便是顏
淵具體叔敖復生也自是以來作者衆矣然皆乘
漢王之車據仲尼之坐者也或者曰前世有擬古
詩未聞有擬古文者予謂退之為樊宗師作墓志
便似宗師與孟東野聯句便似東野而歐公集中
擬轉作者多矣但恨世人未能讀書眼如日月罅
隙靡所不照耳不然非吾君也何其辭似我乎

三言詩

幽怪錄載唐人三句之詩一首云楊柳最長隨風急
西樓美人春夢中翠簾斜捲千條入蒼天曜奇友
云桂樹蒼蒼月如霧山中故人讀書處白露濕衣
不可去亦佳比之唐人則愈矣

集句之始

集句詩古人已有之晉傅咸作集經詩其毛詩一篇
畧曰聿脩厥德令終有假勉爾遐思我言維服盜
言孔甘其何能倣謔人罔極有覲面目此乃集句
詩之始或謂集句起於王安石非也

句枝韻牒

釋史彙編 卷之百十四

主

唐有之若與坐客聯句則互送爲煩據段成
式廬陵官下記載取斑竹以遞送聯句謂之句枝
或角押惡韵或煎茶爲八韵詩皆謂之雜聯若
志於不朽則太苦客揀穩韵無所得輒已謂之苦
聯句句共押平聲好韵不僻者書於竹筒謂之韻
牒

詩中字音

容齋隨筆錄云白樂天詩中字音異處蒙常以暇隙
徧閱集中如四十著緋軍司馬司字作入聲四弦
不似琵琶聲琵琶字作入聲爲問長安月誰教不

離相字思必切紅樓許住請樓鑰請錢不早朝

字並作平聲也池通淺沮溝沮字秋夜切歸來無

許可需衣可字可紆切穿衣妨寬袖妨字作去聲

如此之類意其爲方言或一時借用耳正如少陵

詩會須上番看成竹番字作上聲恰似春風相欺

得相字作入聲其義一也若曰巴弦趣數彈數字

從速切音如孟子數畧不入泮池又曰鬼戕連霄

睡鬼戕二字並上聲恐如韓文聖德頌岳祗喋岬

上下戔又曰捫腹方果然果字音顆此却正用莊

子逍遙游腹狁果然注石火切又曰荅然無所有

釋史彙編

卷之百十四

主

三

荅音塔亦正用莊子齊物論南郭子綦啞焉似喪

其偶啞字吐荅切又曰作底歡娛過此辰作音倣

正如韓文方橋詩方橋如此作又曰栢燕喜經過

喜字去聲北史中多用之如漢陳遵傳道大喜之

又十八人名空一人空字去聲正如選詩影空人

心又云司馬人問冗長官長字去聲正用陸機文

賦無故取乎冗長是也又有非本韵而叶韵呼者

乃方言耳外有盡君花下醉青春盡字音律上聲

霍銀中貴帶霍字去聲飄然轉旋回雲程旋字去

聲匹夫元是九江人匹字去聲洛童調金管調字

去聲醉依香枕坐依宇鳥皆切皆意近音熟却未知所據俟扣博聞者

詩主情理

唐人詩主情去三百篇近宋人詩主理去三百篇却遠矣匪惟作詩也其解詩亦然且舉唐人閨情詩云裊裊庭前柳青青陌上桑提籠忘采葉昨夜夢漁陽即卷耳詩首章之意也又曰鶯啼綠樹深燕語雕梁晚不省出門行沙場知近遠又曰漁陽千里道近於中門限中門踰有時漁陽常在眼又云夢裏分明見閨塞不知何路向金微又云妾夢不

稗史彙編

卷之百五

五

三

離江上水人傳郎在鳳凰山即卷耳詩後章之意也若如今詩傳解爲托言而不以爲寄望之詞則卷耳之詩乃不若唐人作閨情詩之正矣若知其爲思望之詞則詩之寄興深而唐人淺矣若使詩人九原可作必蒙印可此說耳

詩始

四言古詩如舜典之歌已作始矣今但以三百篇而下論之漢有韋孟一篇雖入諸選其辭多俳怨而無優柔不迫之意若晉淵明停雲茂先勵志等作當爲最古者也後惟子厚皇雅章其庶幾乎故子

西曰退之不能作也蓋此意模擬太深未免蹈襲

風雅多涉理趣又似銘贊文體世道日降文句難古苟非辭意渾融性情流出安能至哉五言古詩源於漢之蘇李流於魏之曹劉乃其冠也汪洋乎兩晉靖節最爲高古元嘉以後雖有三謝諸人漸爲鏤刻迨唐陳子昂出一掃陳隋之弊所謂上遏貞觀之微波下決開元之正派楊仲弘曰五言詩或興起或賦起或比起須要意深辭溫感慨傷思者貴乎感動人情閑適寫景者貴乎雅淡悠揚如古詩十九首是也嗚呼豈易能哉七言古詩唐詩

稗史彙編

卷之二百四

五

三

品彙高漫叟詩話皆云雖起於漢武相梁之作而甯戚南山歌已備其體矣予意商歌後雖七言首二句二言已非古詩之體蓋歌行可以長短句七言古詩恐當一律成文始於漢武無疑也若以商歌爲是則薤露等篇亦可以入矣但選中有雜一二歌字者不知何也惟品彙最高辭旨雖似古詩而終贅一歌字者則多入長短句絕句之法楊伯謙曰五言絕句盛唐初變六朝子夜體六言則摩詰效顧陸作七言唐初尚少中唐漸盛楊言大畧如此而不考梁簡文夜望單雁則已有七言絕但

七耳絕句者截句也如後兩句對者是截律詩前四句前兩句對者是截律詩後四句皆對者是絕中四句皆不對者則絕前後各兩句也故唐人稱絕句爲律詩觀李漢編昌黎集凡絕句皆收入律詩是也周伯弼曰絕句以第三句爲主須以實事寓意則轉換有刀瀉蓄無盡此又其法也歌行等作詩林辯體云昔人論歌辭有有聲有辭者若郊廟樂章及鏡歌等曲是也有辭無聲者若後人之所述作未必盡可被於管絃也夫自周衰採詩之官廢漢魏之世歌詠雜興故本其命篇之義曰

化結處要淵永上下要相聯首尾要相應最忌俗字俗意俗語俗韻律雖始於唐其源自顏謝諸人古詩之變首尾律句聯對精密梁陳之間儷句尤多大抵止於五言七言則絕少矣不當鍊句鍛字大致工巧只要抒情陳意通篇貫徹若老杜贈韋左丞等作前後有不對處此其極佳者也

庾闡奇語

庾闡楊都賦濤聲動地浪勢粘天本自奇語昌黎祖之曰洞庭浸汗粘天無壁張祐詩草色粘天鵝鵲恨黃山谷遠山粘天吞釣舟秦少游小詞山抹微雲天粘衰草正用此字爲奇今俗本作天連非矣

作詩祖述

謝靈運有雲中辨烟樹天際識歸舟王僧孺有岸際樹難辨雲中鳥易識梁元帝有遠村雲裏出遙船天際歸陰鏗詩有天際晚帆孤天邊看遠樹大江靜猶浪老杜所以有江流靜猶湧雲中辨烟樹鏗有薄雲巖際出初月波中上杜詩薄雲巖際宿孤月浪中翻鏗有中川聞棹謳杜有中流聞棹謳鏗有花逐山下風杜有雲逐度溪風祖述有自青出於藍也

韓杜詩文

韓以文爲詩杜以詩爲文世傳以爲戲然文中要自有詩詩中要自有文亦相生法也文中有詩則句語精確詩中有文則詞調流暢謝元暉曰好詩員美流暢如彈丸脫手此所謂詩中有文也唐子西曰古人雖不用偶儷而散句之中暗有聲調步驟馳騁亦有節奏此所謂文中有詩也前代作者皆如此法吾謂無出韓杜觀子美到夔州以後詩簡易純熟無斧鑿痕信如彈丸矣退之之畫記觀其鋪張收放字字不虛但不肯入韵耳或者謂其殆似甲乙帳則非也以此知杜詩韓文闕一不可世之議者遂謂子美非韵語不堪讀而以退之之詩但爲押韵文者是果足爲韓杜之病乎文中有詩詩中有文當有知者領予此語

評李杜詩

元稹曰余讀詩至杜子美而知古人之才有所總萃焉始堯舜時君臣以賡歌相復是後詩人繼作歷夏商周千餘年仲尼緝拾選揀取其干與教化之尤者三百篇其餘無聞焉騷人作而怨憤之態繁然猶去風雅日近尚相比擬秦漢已還采詩之官

釋史彙編

卷之二百五

六

釋史彙編

卷之二百五

九

三百年

既廢天下俗謠民謳歌頌諷賦曲度嬉戲之詞亦隨時間作至漢武帝賦栢梁詩而七言之體具蘇子卿李少卿之徒尤工爲五言雖句讀文律各異雅鄭之音而詞意潤遠指事言情自非有爲而爲則文不妄作建安之後天下之士遭罹兵戰曹氏父子鞍馬間爲文往往橫槊賦詩故其道文壯節抑揚哀怨悲離之作尤極於古晉世風槩不存宋齊之間教失根本士以簡慢矯飾相尚文章以風容色澤放曠精清爲高蓋吟寫性靈流連光景之文也意義格力無取凌遲至梁陳淫靡刻飾佻巧小碎之極又宋齊之所不取唐興學官大振歷世之文能者互書而又沈宋之流研練精切穩順聲勢謂之爲律詩由是而後文體之變極焉而又好古者遺近務華者去實效齊梁則不逮於晉魏工樂府則力屈於五言律切則骨格不存閑雅則纖穠莫備至於子美所謂上薄風雅下該沈宋古方蘇李氣奮曹劉格顏謝之孤高雜徐庾之流麗盡得古人之體勢而兼昔人之所獨專則詩人以來未有如子美者是時山東人李白亦有奇文取稱時人謂之李杜余觀其壯浪縱恣擺去拘束橫寫

物像及樂府歌詩誠亦差肩於子美至若鋪陳終始排比聲韻大或千言小猶數百詞邁而風調清深屬對律切而脫棄凡近則李尚不能歷其藩翰況堂與乎

古詩分韵

梁天監中曹景宗立功還武帝宴華光殿聯句令沈約賦韵獨景宗不與因放求賦詩韵已盡惟餘兢病二字景宗操筆而成所謂歸來笳鼓競者是也初讀此了未曉賦韵韵盡為何等格法偶閱陳後主集見其序宣猷堂宴集五言曰披鉤賦咏逐韵

釋史彙編

卷之二百五

千

三

多少次第而用座有江總陸瑜孔範等三人後主詔得定格白居易擲斤拆帶字其詩用韵與所得韵次前後正同曾不揜亂一字乃知其說是先書韵爲釣坐客探釣各據所得循序賦之正後世次韵格也唐之次韵起元微之白樂天二公自號元和體古未有也柳不知梁陳間已嘗出此但其所次之韵以探鉤所得而非酬和先倡者是小異耳又楊銜之洛陽伽藍記載王肅入魏舍江南故妻謝氏而娶魏元帝女其故妻贈之詩曰本爲筐下簪今爲機上絲得路遂騰去頗憶繡綿時其繼室

代答先謙止次用絲時二韵則亦以倡和爲次與

賢人情語

杜子美流離兵革中其咏内子云香霧雲鬟濕清輝玉臂寒何時倚虛幌雙照淚痕乾歐文忠范文正矯矯風節而歐公詞云寸寸柔腸盈盈粉淚樓高莫近危闌倚又薄倖辜人終不憤何時枕上分明問文正詞云都來此事付閒心上無計相迴避又明月樓高休獨倚酒入愁腸化作相思淚讀林和靖梅詩及春水淨如僧眼碧晚山濃似佛頭青之句可想見其清雅而長相思詞云君淚盈妾淚盈

釋史彙編

卷之二百五

三

三

羅帶同心結未成江頭潮已平情之所鍾雖賢者不能免豈少年所作耶

長安語音

唐人都長安語音非東西比於詩句攷之如綠浪東西南北路紅闌三百九十橋十當爲謔也爲問長安月如何不相離恰似春風相欺得夜來吹折數枝花相當爲廝也思必曉來幽獨恐傷神恐當爲共也後人皆倣而爲之如三十六所春宮館一一香風送管絃煩君一日殷勤意示我十年感遇詩又但姓爲檀紹興間南有監司曰但中庸是也今

婦人見人則當百福彼此道勝常勝字當爲升字
王廣詩詞曰新睡起來思舊夢見人忘却道勝常
凡此皆律詩不如此則不協律矣

詩字來歷

史記秦虎狼之國也唐史太宗龍鳳之姿而子美昭
陵去讖歸龍鳳質威定虎狼都各易一字最爲妙
處洪氏辨證謂急急能鳴雁輕輕不下鷗能鳴用
莊子不下用列子語於此見其用出處下字之法
遇意皆詩

王介甫只知巧語之爲詩而不知拙語亦詩也山谷
神史彙編 卷之百古 主

只知奇語之爲詩而不知常語亦詩也歐陽公詩
專以快意爲主而蘇端明專以新意爲主李義山
詩只知有金玉鸞鳳杜牧之詩只知有綺羅脂粉
李長吉詩只知有花草蜂蝶而不知世間一切皆
詩也惟杜子美則不然在山林在廊廟遇巧則巧
遇拙則拙遇奇則奇遇遇俗則俗或放或收或新或
舊一切物一切事一切意無非詩者故曰吟多意
之有餘

隨景下語

杜詩丹霞一縷輕漁父詞胸縷一鈎輕胡人汲詩隋

堤烟雨一帆輕至若騷人漁父則曰一簑烟雨
農夫則曰一犁春雨於舟子則曰一篙春水皆曲
盡形容

傷田家詩

聶夷中傷田家詩最得風人之體但二月賣新絲恐
當作四月蓋二月蠶尚未生載勝降於桑乃三月
內節所在必於此時蠶事方盛蓋月令謂事乃在
季春之月而祭儀蠶歲注亦云三月月盡以後幽
風蠶月條桑亦指三月二月安得有新絲耶當是
四字傳寫者訛刻書耳其曰五月糴新穀却有之
神史彙編 卷之百古 主

愚按此篇辨二月無絲五月無穀誠固哉高叟之
論也聶謂二月賣新絲五月糴新穀蓋謂絲未出
穀未熟而貧民預借債負而已先賣之矣即諺語
所謂寅年喫了卯年糧之意若絲出穀熟而賣之
乃理之常也何足以見民貧之極耶

詩用香字

竹未嘗香也而杜子美詩云雨洗涓涓淨風吹細細
香雪未嘗香也而李太白詩云瑤臺雪花數千點
片片吹落春風香

溫庭筠小詩

溫庭筠小詩尤工如塙高蝶過遲又蝶翎胡粉重鴉
背夕陽多又過蘇武廟詩云歸日樓臺非甲帳去
時冠劍是丁年

櫻桃薦酪

牧之和裴傑新櫻桃詩云忍用烹騂酪從將玩玉盤
流年如可任何必九華丹唐人已用櫻桃薦酪也
若溪漁隱曰撫言載唐新進士尤重櫻桃宴劉蕡
及第大會公卿和以糖酪入烹各盡一小盞則唐
人用櫻桃薦酪此事又可驗矣

唐調宋理

神史彙編

卷之百五

孟

子

詩至唐古調亡矣然有唐調其歌詠高者猶足被管
絃宋人主理不主調于是唐調亦亡黃陳詩法杜
甫號大家今其調艱澁不見香色流動如入神廟
坐木骸即冠服與人等謂之人可乎夫詩比興錯
雜借物以神變者也難言不測之妙感觸突發流
動情思故其氣柔厚其聲悠揚其言切而不迫故
歌之者心暢而聞之者動色宋人主理作理語于
是薄風雲月露一切剷去不爲又作詩話教人人
不復知詩矣詩何嘗無理若專作理語何不作文
而詩爲邪今人有作性氣詩輒自賢于穿花蛺蝶

點水蜻蜓等句此何異癡人前說夢也即以理言
則所謂深深欸欸者何物邪詩云鳶飛戾天魚躍
于淵又何說也

一字師

南唐野史載張迥寄遠詩蟬鬢彫將盡虬髯白也無
齊已改爲虬髯黑在無迴拜爲一字師陶岳五代
史補齊已携詩詣鄭谷詠早梅云前村深雪裏昨
夜數枝開谷曰數枝非早也未若一枝齊已拜谷
爲一字師一謂張迥禮齊已一謂齊已禮鄭谷豈
一事訛爲兩人將齊已以其師人者還爲人師耶
然改白也爲黑在則是兩字師也陳輔之詩話云
蕭楚才知溧陽垂崖作牧有一絕云獨恨太平無
一事江南閒殺老尚書蕭改恨作幸一字師也此
却前故事

嚴羽卿論詩

嚴羽卿論詩以爲當如水中之月鏡中之花此詩家
妙語也又引禪家羚羊掛角香象渡河等語正以
見作詩者當不落理路不着言筌學詩者誠不可
不知此意然觀王右丞輞川別業與積雨輞川庄
作李頎題璿上人山池諸篇皆從實地說何曾作

神史彙編

卷之百五

孟

子

浮濫語今人則全無血脉一句說向東一句說向西以爲此不落理路不着言筌語即水中月鏡中花也此何異向痴人說夢而羽卿數語無乃爲疑誤後人之本耶

詩人用字

唐彥謙雨詩云燈檠昏魚目薰爐咽麝臍檠字平聲今作去聲用王建贈李翱僕射旗旛四面下營稠手詔頻來老將憂每日城南空挑戰不知坐傳入唐州挺字平聲今作上聲用贈田侍中歸鎮詩曰將士請衣忘去貧綠窓紅燈酒初新請作平聲用

稗史彙編

卷之百十四

王

劉夢得贈日本僧智藏詩云爲問中華學道者幾人雄猛得寧馨以寧字爲平聲李山用赴舉別所知云黃祖不憐鸚鵡客誌公偏賞麒麟兒以麒字爲去聲元微之春游篇欲終心懶慢轉怨意闌散以散爲平聲矣宋朝李平叔和韵云望雲驚岳峙懷舊各雲散亦以散爲平聲也今時人稱諸樂工謂之散樂指散爲上聲余謂不然唐黎園樂役所放散之樂工也此時各給據放散如此則散乃去聲矣

馬嵬詩

桂子美北征詠馬嵬事不聞夏殷衰中自誅曩妲用意忠厚立論精當乃如此白樂天長恨歌六軍不發無奈何宛轉蛾眉馬前死又君王掩面救不得回首血淚相和流此等敘述夫豈非實在於臣子終非所宜鄭畋爲鳳翔從事過馬嵬題云玄宗回馬楊妃死雲雨雖亡日月新終是聖朝天子事景陽宮井又何人觀者以畋爲宰輔器不知畋特有見於子美北征篇終意耳

太白句法

太白詩天山三丈雪豈是遠行時又云水國秋風夜

稗史彙編

卷之百十四

王

殊非遠別時豈是殊非變幻二字愈出愈奇孟蜀韓琬詩晚日低霞綺晴山遠画眉青青河畔草不是別家時亦祖太白句法

關山一點

杜詩關山同一點點字絕妙東坡亦極愛之作洞僊歌云一點明月窺人用其語也赤壁賦云山高月小亦此意也今書坊本改點作照語意索然且關山同一照小兒亦能之何必杜公也幸草堂詩餘註可証

古詩佳句

楊徽之春望云杳杳香無何處盡搖搖風柳不勝垂
江竹云新霜染楓葉皓月借蘆花嘉陽川云青帝
已教春不老素娥何惜月長圓元夜云雪歸萬年
樹月滿九重城徐鉉病中云向空咄咄頻書字舉
世滔滔莫問津梁周翰山居云宿雨一番蔬甲拆
春山幾處茗旗香鄭文寶春郊云百草千花路斜
風細雨天送別云杜曲花光濃似酒灞陵春色老
於人送人去云蒲帆西日催行客一夜東風落楚
梅劉師道寄別云南園未傷春草碧北山仍懷曉
猿驚歎世云野馬窓邊日醺鷄甕裏天李宗鄂春

神史彙編

卷之百五

未

類云一溪晚綠浮鵝鵝萬樹春紅叫杜鵑李維渚
宮亭云故宮荒草在往事暮江流送人越州云風
樵若邪路霜釣洞庭秋丁謂送章南云梅花過嶺
路桃葉渡江船芭蕉云綠章封事絨初起青鳳求
鳳尾乍開晏殊云東陽詩骨瘦南浦別魂消錢昭
度村居云黃蜂衙退海潮上白蟻戰酣山雨來自
詠云剛腸欺竹葉衰髮怯菱花春書云人歸漢后
黃金屋燕在盧家白玉堂登樓云遠水淨林色微
雲生夕陽

奪胎換骨

冷齋夜話載山谷曰不易其意而造其說謂之換骨
規摹其意而形容之謂之奪胎覺範復引樂天醉
貌如霜葉雖紅不是春至東坡則曰兒童悞喜朱
顏在一笑那知是酒紅此謂奪胎予以山谷之言
自是而覺範引証則非矣蓋東坡變樂天之辭正
是換骨如陳無已挽南豐云丘原無起日江漢有
東流乃變老杜爾曹身與名俱滅不廢江河萬古
流皆此類也若安石即事云靜憇鳩鳴午乃取唐
詩一鳩鳴午寂紅梅云北人初未識渾作杏花春
即晏元獻君更遲開三二月北人應作杏花春此

神史彙編

卷之百五

未

張翰詩

東晉張翰吳人仕齊王罔不樂於官一日在京師見
秋風忽起因作歌曰秋風起兮佳景時吳江水兮
鱸正肥三千里兮家未歸恨難得兮仰天悲遂棄
官而歸宋王贊運使過吳江有詩云吳江秋月淮
平湖水濶烟深恨有餘因想季鷹當日事歸來未
必為尊鱸贊之言謂翰度時不可有為故飄然遠
去實非為鱸也至東坡三賢贊則曰浮世功名食

與眠季鷹真得水中仙不須更說知幾早只爲蓴鱸也自賢其說又高一着矣然又嘗見譚精雋載一詩云黃犬東門事已非華亭崔欸漫思歸直須歛後方回首誰肯生前便拂衣此日區區求適志他年往往見知幾不須更說蓴鱸美但在淞江水亦肥惜不知姓氏此過二詩而兼得之矣

遷謫詩

唐宋名人多罹遷謫李白流夜郎子美遷劔外魯直移黔中退之貶潮陽子瞻徙嶺南當時俱有贈別諸詩獨太白慷慨觀其別賈至舍人云君爲長沙

紳史彙編

卷之百五

辛

客我獨之夜郎何必兒女態相看淚成行老杜輩則不能遺矣如思家步月清宵立憶弟看雲白日眠鴻雁影連巫峽內鵲鴒飛急到沙頭山谷別兄元明一聯絕似杜有急雪鵲鴒相並影驚風鴻雁不成行至於杜鵑無血可續淚何日金鷄赦九州萬里相看無逆旅三聲清淚落離觴則又過矣與韓文公衰朽送殘年之句何異哉諸公皆人豪一臨遷謫不無怨語人情哉

四雪

楊國忠嘗以沉香爲閣檀香爲欄檻麝香和泥爲壁

至牡丹開時登閣以賞謂之四香閣王介甫嘗謂梨花一枝春帶雨桃花亂落如紅雨院落深沉杏花雨珠簾暮捲西山雨謂之四雨詩也予又以楊之四香乃三真而一假借花之香也王之四雨既借於花孰不可者惟紅雨似實於朱簾又出於花之外也如李白之梨花白雪香元稹之落梅香雪浣蒼苔東坡之海棠泥污臙脂雪楊廷秀之木犀雪花四出翦驚黃是皆真以花爲雪而雪且各色也園林中植此四花以四雪取名爲亭可謂清標之至陋楊四香而過王四雨矣

紳史彙編

卷之百五

辛

落馬胡兒

宋柳如京塞上詩鳴駝直上一千丈天靜無風聲正乾碧眼胡兒三百騎盡提金勒向雲看其詩宋人盛稱之好事者多圖於屏障今猶有其稿本○唐人好畫蕃馬於屏花間詞云細草平沙蕃馬小屏風是也又曲名伊州梁州涼州其後卒有祿山吐蕃之變宋人愛圖鳴駝胡兒卒有金元之禍元人曲有入破急煞之名未幾而亂

太白楊叛兒曲

古樂府楊叛兒曲云暫出白門前楊柳可藏烏歡作

沉水香儂作博山鑪李太白擬之其詞曰君歌楊
叛兒妾勸新豐酒何許最關人烏啼白門柳烏啼
隱楊花君醉留妾家博山鑪中沉香火雙烟一氣
凌紫霞樂府二十字太白衍之爲四十四字而樂
府之妙思益顯隱語益彰其筆力似烏獲扛龍文
鼎其精明似光弼領子儀軍書曰葛伯仇餉非孟
子解之後人不知仇餉爲何語沉水博山之句非
太白以雙烟一氣解之樂府之妙亦隱矣因識古
之詩人用前人語有審案法有伐材法有奪胎法
有換骨法翻案者反其意而用之東坡特妙此法

解史彙編

卷之百五

三

三百九十一

伐材者因其語而新之益加瑩澤奪胎換骨則宋
人詩話詳之矣如梁元帝詩即今欲渡畏風波太
白衍爲兩句云即今欲渡緣何事如此風波不可
行鮑照詩春風復多情而太白反之曰春風復無
情是也又如曹孟德詩云對酒當歌而杜子美云
玉佩仍當歌非杜子美一闡明之讀者皆以當歌
爲當該之當也杜子美詩黃門飛鞚不動塵而東
坡云走馬來看不動塵而杜之語意益妙又如杜
子美石出倒聽楓葉下而包何云波影倒江楓子
美桃花詩云影遭碧水相勾引而孟郊詩云南浦

桃花亞水紅江總詩不悟倡園花遙同蔥嶺雪而
張說云欲持梅嶺花遠競榆關雪白樂天詩人家
半在船野水多於地而姚合云驛路多臨水人家
半在雲趙師秀曰野水多於地春山半是雲徐鉉
隣舍詩壁隙透燈光籬根分井口而梅聖俞云井
泉分地脉砧杵共秋聲古樂府云新人工織縑舊
人工織素持縑來比素新人不如故而無名氏效
之云野鷄毛羽好不如家鷄能報曉新人雖如花
不如舊人能績麻此皆所謂披朝華而啓夕秀有
雙美而無兩傷者乎若夫宋人之生吞義山元人

解史彙編

卷之百六

三

三百九十二

之活剽李賀近日之拆洗桂陵者豈可同日而語

李涉盜詩

唐李涉贈盜詩曰相逢不用相迴避世上如今半是
君可謂婉切劉伯溫詠梁山泊分贓臺詩云突兀
高臺累土成人言暴客此分贓飲泉清節今寥落
何但梁山獨擅名元末貪吏亦唐末之比也漢書
云吏作虎而冠史記云此皆劫盜而不操戈矛者
也二詩之意皆祖此

改易地名

詩人好改易地名以就句法如大孤山旁有女兒巷

小孤山對岸有澎浪磯韓子蒼詩小姑已嫁彭郎
去大姑常隨女兒住四者之中所不改者女兒巷
耳蜀大散関有喜歡鋪東坡入頼詩関憶喜歡勞
遠夢地名惶恐泣孤臣自下而上第一灘在萬安
縣名黃公灘坡乃更爲惶恐以對喜歡廬陵志二
十四灘坡詩乃云十八灘頭一葉舟亦非也

嫁女勿輕

杜子美詩不嫁惜娉婷此句有妙理讀者忽之耳陳
后山衍之云當年不嫁惜娉婷施朱傳粉學後生
不惜捲簾通一顧惜君着眼未分明深得其解矣

神史彙編

卷之百五

五

蓋士之仕也猶女之嫁也士不可輕於從仕女不
可輕於許人着眼未分明相知之不深也古之人
有相知之深審而始出以成其功者伊尹孔明是
也有相知不深確乎不出以全其明者嚴光蘇云
卿是也有相知不深闖然以出身名俱失者劉歆
苟或是也白樂天詩寄言痴小人家女慎勿將身
輕許人亦子美之意

洗兒詩

東坡洗兒詩云人皆養子望聰明我被聰明誤一生
但願生兒愚且魯無災無難至公卿本朝恩存齋

神史彙編

卷之百五

五

長恨歌

長恨歌上窮碧落下黃泉兩處忙忙都不見人謂是
目連救母孟浩然詩春眠不覺曉處處聞啼鳥夜
來風雨聲花落知多少人謂是孟育子荆公宅乃
謝安所居地有謝公墩公賦詩曰我名公姓偶相
同我宅公墩在眼中公去吾來墩屬我不應墩姓
尚隨公人謂與外人爭地界

七哀詩

七哀詩起曹子建其次則王仲宣張孟陽也釋詩

謂病而哀義而哀感而哀悲而哀耳目聞見而哀
鼻酸而哀謂一事而七者具也子建之七哀哀在
於獨棲之思婦仲宣之七哀哀在於棄子之婦人
張孟陽之七哀哀在於已毀之園寢唐雍陶亦有
七哀詩所謂君若無定雲妾作不動山雲行出山
易山逐雲去難是皆以一哀而七者具也老杜之
八哀則所哀者八人王思禮李光弼之武功蘇李
明李邕之文翰汝陽鄭虔之多能張九齡嚴武之
政事皆不復見矣蓋當時盜賊未息數舊懷賢而
作者也司馬溫公亦有五哀詩謂楚屈原趙李牧

釋東萊編

卷之百十四

美三

漢晁錯馬援齊斛律光皆負才竭忠卒困於諛而
不能自脫蓋有激而云爾

卯色天

唐詩殘霞壓水魚鱗浪薄日烘雲卯色天東坡詩笑
把鴟夷一樽酒相逢卯色五湖天正用其語花間
詞一方卯色楚南天註以卯爲卯非也注東坡詩
者亦改卯色爲柳色王龜齡亦不及此邪

黃眉墨粧

後周靜帝令宮人黃眉黑粧至唐猶然觀唐人詩詞
如藥黃無限當山額又額黃無限夕陽山又學面

鴉黃半未成又鴉黃粉白車中出又寫月圖黃罷
其証也然溫飛卿詩有彩尾車前趙飛燕柳風吹
散蛾間黃之句王荊公詩亦云漢宮嬌額半塗黃
事已起于漢特未見所出耳又幽怪錄神女智瓊
額黃

詩用熨字

說文熨持火申縮也一曰火斗柳文所謂鈗鉗也古
辛蠶公轉音暈杜工部詩美人細意熨帖平白樂
天詩金斗熨波刀剪文溫庭筠詩綠波如熨割愁
腸陸魯望詩波平熨不如又天如重熨皺王君玉

釋東萊編

卷之百十四

三

詞金斗熨秋江晁次膺詞去日玉刀封斷恨見時
金斗熨愁眉

元洪題山

元遺山北嶽詩東州死愛華不注向在陋邦何足數
敬亭不着謝宣城斷岸何緣比天姥言山水在通
都易得名也洪震老人淳安東泉山詩通都大邑
人爭馳一泉一石亦稱奇雲深路絕無人處縱有
佳山誰得知言山水在僻遠人不知也二詩意絕
相類亦名言也

沈約八詠

沈約八詠詩云登臺望秋月會圃臨春風秋至愍衰
草寒來悲落桐夕行聞夜鶴晨征曉鴻解佩去
朝市披褐守山東此詩乃唐五言行之祖也夕夜
晨曉四字似複非複後人決難下也東坡詩朝與
鳥鵲朝夕與牛羊夕二句尤妙亦祖沈意

沈佺期詩

沈佺期詩有船如天上坐人向鏡中行之句李太白
詩人行明鏡中鳥度屏風裏用其下句作對杜子
美詩春水船如天上坐老年花似霧中看用其上
句作對近時莊孔易詩詩卷袖寒瘳海獄夜船江
隱坐星河陳明之爲余誦之而不知其上句東坡
詩我攜此石歸袖中有東海之說也下句船如天
上坐之說也

詩史誤人

宋人以杜子美能以韵語紀時事謂之詩史即宋
人之見不足以論詩也夫六經各有體易以道陰
陽書以道政事詩以通性情春秋以道名分後世
之所謂史者左記言右記事古之尚書春秋也若
詩者其體其旨與易書春秋判然矣三百篇皆情
情合性而歸之道德也然未嘗有道德字也不

神史彙編

卷之百十四

宋

三言生

神史彙編

卷之百十四

宋

三言生

道德性情句也二南者修身齊家其旨也然其
言琴瑟鐘鼓行樂采芣芣天桃穠李雀角鼠牙何嘗
有脩身齊家字耶皆意在言外使人自悟至於變
雅尤其含蓄言之者無罪聞之足以戒如刺淫亂
則曰離離鳴雁旭日始旦不必曰慎莫近前丞相
嗔也憫流民則曰鴻雁于飛哀鳴嗷嗷不必曰千
家今有百家存也傷暴斂則曰維南有箕載翕其
舌不必曰哀哀寡婦誅求盡也叙饑荒則曰牂羊
羶首三星在罍不必曰但有牙齒存可堪皮骨乾
也杜詩之含蓄蘊藉者蓋亦多矣宋人不能學之
至於直陳時事類於訐訕乃其下乘末脚而宋人
拾以爲己寶又撰出詩史二字以誤後人如詩可
兼史則尚書春秋可以併省又如今俗卦氣歌納
甲歌兼陰陽而道之者也謂之詩易可乎

高稹選詩

五言古詩漢魏而下其響絕矣六朝至初唐祇可謂
之半格又曰近體作者本自曉分品者亦能區別
高稹選唐詩正聲首以五言古詩而其所取如陳
子昂故人江北去楊柳春風生李太白去國登
樓懷歸傷暮秋劉春虛澄潭萬里日夜一孤舟

崔曙空色不映水秋聲多在山皆律也而謂之
詩可乎譬之新寡之文君屢醮之夏姬美則美矣
謂之初笄室女則不可于此有盲灼取損鐘而充
完璧以白練而爲黃花苟有孱婿必售其欺高稹
之選誠盲灼也近見蘇刻本某公之序乃謂正聲
其格渾其選嚴噫是其孱婿乎

詩使故事

趙子昂謂作詩纔使唐以下事便不古此亦貴耳賤
目之見近時士亦言用宋事便不古不知漢所用
多奉事晉魏所用多兩漢事南北朝所用皆晉魏

御史彙編 卷之百五

平 三

事隋唐所用多南北朝事宋元所用多隋唐五代
事其或所著有美惡高卑此在人資學何如耳非
因于用古事如先秦書恒引當時諺語工部詩亦
有西蜀常談何曾減其所著之善且詩文所貴者
在紀實比物可比者比可紀者紀不在用古今事
之拘也

竊文得第

杜子美詩云無人竭浮蟻有待至昏鴉注引何遜詩
城陰度點黑昏鴉接翅飛此詩語意本不相類
是月昏鴉字耳乃知杜詩不妄下語如此

無完本今存者不見此句予讀類文見梁簡文帝
詩云昏鴉接翅歸乃亦有此句簡文與遜同時蓋
古人好句多爲人所求或竊取之宋之問從劉希
夷求聯云年年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之
句不得遂使人以計殺之然此語未見佳處之問
詩過此者多何至是耶楊衡初隱廬山不求舉薦
平生詩句有一一雀聲飛上天最爲自負後因中
表盜其文及第衡乃自至闕下追之既怒問一一
雀聲在否曰此句知兄最惜不敢輒偷衡始笑曰
猶可恕也盛唐以前有此例

御史彙編 卷之百五

平 三

荆公祖老杜

王荆公稱老杜鉤簾宿鸛飛九葉流鶯囀之句用意
高妙他日作詩得春山捫虱坐黃鳥挾書眠自謂
不減杜語葉石林嘗識之國初高季迪七言梳頭
好鳥語窓下洗杯流水到門前其得諸此歟

詩能達人

韓退之序裴均詩云文章之作常發於羈旅草野歐
陽永叔序梅聖俞詩大意本之謂非詩能窮人殆
窮者而後工也東坡贈惠勤詩非詩能窮人窮者
詩乃工此語信不妄吾聞諸醉翁他日答陳師

書又云詩能窮人所從來尚矣足下獨言詩不能窮人爲之益力詩日以工安知不以此達乎宣和中陳與義以賦墨梅詩受知徽宗遂登冊府而序其集者遂有詩能達人之說前此陳無已序王平甫集亦曰詩能達人未見其能窮人也余謂窮達有命詩何問哉第天下文士例多命窮而措大不能忘其愁思之聲與怨刺之言耳

詩評半夜鐘

歐陽詩話有譏唐人半夜鐘聲到客船之句云半夜非鐘鳴時或以謂人之始歿者則必鳴鐘多至數百千下不復有晝夜之拘俗號爲無常鍾疑詩人偶聞此耳余後至姑蘇宿一院夜半偶聞鐘聲因問寺僧皆曰固有分夜鐘曷足恠乎尋問他寺皆然始知半夜鐘姑蘇有之詩人不謬也

明妃曲

明妃曲見於篇詠者多劉屏山云羞貌丹青聞麗顏爲君一笑定天山西京自有麒麟閣画向功臣衛霍間語意不蹈襲許梅屋云漢宮眉黛息邊塵功壓貔貅十萬人好把深閨舊脂粉艷妝顏色上麒麟工金陵則不然有云漢恩自淺胡自深人生樂

在和知心即此見其心術柯東海又談一笑云龍首山頭乘亭翁謂漢元帝不識美色乃一乘亭翁耳

林外詩

春色闌珊四月天數聲啼鳥落花前荷因有熱先擎蓋柳爲無寒漸脫綿處處勸耕梅子雨家家綠籬竹籬烟憑誰寄語仙源客洞口雲封信不傳昔鄉人孔清甫誦此詩云玉山得道者還過其家所作也余曰林館市肆題詠流傳出自近人因無名氏詭爲仙語往往有之元周密記泉南人林外在上

釋史彙編

卷之一百五

聖

三

庫日獨遊西湖旗亭飲焉將去題壁間曰藥爐丹竈舊生涯白雲深處是我家江城戀酒不歸去老却碧桃無限花庚溪詩話謂臨安邸壁間一紙云云不著名氏以爲必神仙語彼不知爲外詩也陶宗儀書又云龍川藍喬宋時舉進士不第隱霍山嘗吹鉄笛賦詩云太乙峯前是我家滿床書史作生涯春深戀酒不歸去老却碧桃無限花一日飛昇而去詩與外異數字耳即外一事言之可以例其餘矣

山水真假

嘗笑人見好画曰逼真山水及見真山水曰儼然一幅画也是不知孰真而孰偽耶昨讀杜詩題蜀道画圖有曰華夷山不斷吳蜀水相通是又以画爲真矣又讀曾吉父詩云斷崖常偃樹小雨郭熙山豈非又以真者爲画乎據此古作胥可笑也

歿後詩傳

蘇州詩當生時不甚貴重至既歿日香山力推之而後大傳于世李濟南詩當生時競爲摹擬至既歿日蘭溪陰盜之而復陽毀于人此何以反也蓋實則久而論定虛則久而名衰固其理哉夫弇州謂濟南未到化境况蘭溪乎乃始稱衣鉢相付卒規深沉兩言斯又轉入微詞今彼墮其霧中了不覺耳

詩人作用

夫詩人作用勢有通塞意有盤礴勢有通塞者謂一篇之中後勢特起前勢似斷如驚馬背飛却顧儔侶即曹植詩云浮沉各異勢會合何時諧願因西南風長逝入君懷是也意有盤礴者謂一篇之中雖詞歸一旨而興乃多端用識與才蹂踐理窟如卞子採玉徘徊荆岑恐有遺璞且其中有二義一

情一事者如劉越石詩曰鄧生何感激千甲相求白登幸曲逆鴻門賴留侯重耳用五賢小相射鈎苟能隆二伯安問黨與讐是也情如康樂公池塘生春草是也抑由情在言外故其辭似淡而無味常手覽之何異文侯聽古樂哉

誤用關氏

北方有焉支山上多紅藍北人採其花染緋取其英鮮者作胭脂婦人妝時用此顏色殊鮮明可愛匈奴名妻關氏言可愛如胭脂也錢昭度作王昭君詩云關氏纔聞易妾名歸期長似俟河清則誤讀

釋史集編

卷之百四

聖

氏字爲姓氏之氏矣

愛妾換馬

愛妾換馬事見異聞錄云酒徒鮑生以妓易外弟常生紫叱撥彼此吟咏三更忽有長髯者賦曰彼美人兮如瓊之英此良馬兮負駿之名將有求於逐日故何惜乎傾城香暖深閨未厭桃夭之色風清廣陌曾憐噴玉之聲人以務其容馬乃稱其德既各從其所好諒何求而不克長跪而別姿容修耀其金鈿右牽而來光彩頓生於玉勒紫衣者曰步及庭砌立當軒墀望新恩懼非吾偶也戀舊至疑

借人乘之香散綠牕意已忘於結髮汗流紅頰愛
無異於凝脂長髯又曰是知事有興廢用有取舍
彼以絕代之容爲鮮矣此以軼群之足爲貴哉買
笑之恩旣盡有類夢焉據按之力尚存猶希進也
唐人張佑又有詩曰粉閣香銷華廐空忍將行兩
換追風休憐柳葉雙眉綠却愛桃花兩耳紅侍宴
永辭春色裏赴朝休立漏聲中恩勞未盡情先盡
暗泣長嘶兩意同陳文苑作人因詩賦之美知其事
而不知其出處予意異聞錄乃唐陳翰所編古樂
府中已有梁簡文愛妾換馬辭注又曰古辭淮南

釋史彙編

卷之百五

笑

三六四

王作則知非唐事矣恐無此事如樂府升天行與
鳥夜飛等曲借喻明之者唐人好奇遂假借其事
逞已才以賦之不然長髯紫衣惟誕幽顯之說何
其駭異哉後人又不考而吟咏焉訛以傳訛也異
聞錄且無本刻今見他集其事又不全予特錄其
全詩并辨所以若南唐相嚴續與給事中唐鑑較
呼盧而以愛妾易通天犀帶實有之者至今傳爲
笑柄

八陣圖詩

蘇東坡夢一人自稱杜子美謂曰今人多誤會八

陣圖詩云江流石不轉遺恨失吞吳世人皆以爲
先王武侯欲與關羽復讐故恨不能滅吳非也我
意本爲吳蜀乃唇齒之國不當相圖耳

文語入詩

文語入詩爲近如談空空于釋部覈玄玄于道流本
文耳唐大以之作律便曰高談十二部細覈五千
言殊不似有本者

用韎鞞事

韎鞞國名古肅慎地也其地產寶石大如巨栗中國
謂之韎鞞文與可朱櫻歌曰金衣珍禽弄深樾禁

釋史彙編

卷之百五

聖

三六五

禦朱櫻斑若纈上幸離宮促薦新藤籃寶籠貂璫
發凝霞作九珠尚軟沾露成津蜜初割君玉午坐
鼓倚蘭翡翠一盤紅韎鞞葛魯卿西江月詞云韎
鞞斜紅帶柳琉璃漲綠平橋人間花月見新妖不
數江南蘇小恨寄飛花簌簌情隨流水迢迢鯢魚
風送木蘭桹迴棹荒鷄報曉二公詩詞皆用韎鞞
事人罕知者故特疏之

謝眺詩

謝玄暉不惟李白推許即劉孝綽平生無所讓獨曰
以眺詩賦咏之梁高祖亦謂不讀眺詩三日便口

臭其爲當時取重已自爾

古不蹈襲

夫情之所蓄無不可吐出景之所觸無不可寫入晉
惟淵明唐惟少陵叙事者如畫師肖貌各隨其形
之妍媸議論者如老吏斷獄悉得其情之本末漢
惟子長宋惟子瞻或謂古詩自唐而弱古文至宋
而衰余以爲不然少陵欲學漢魏不難子瞻欲學
周秦亦易古人只不肯學是以獨豎拳頭別自成
家今人只太肯學是以雖有鼻孔不得出氣

錦衣夜不襞

稗史彙編

卷之二百五

哭

三

王平安臨高臺云錦衣夜不襞羅帷晝未空歌屏朝
掩翠妝鏡晚窺紅錦衣夜不襞應妝鏡晚窺紅羅
帷晝未空應歌屏朝掩翠形容富豪恣情極樂反
易晝夜最有深意今本爲妄人改竄作錦衣晝不
襞羅帷夕未空此乃常事不足詠也

欸乃詞

柳子厚漁翁詩欸乃一聲山水綠欸乃乃唐人言
史瀟湘詩夷女採山蕉緝莎浸江水野花滿髻妝
間歌歌欸乃欸乃知從何處生當時泣舜斷腸聲
言史之詩則又以欸乃爲泣舜之餘聲夷女皆能

之不必爲漁父櫂船相應之聲也二字音雖同而

字則異元結樂府欸乃曲曰誰能歌欸乃欸乃感

人情不恨湘波深不怨湘水清所嗟豈敢道空羨

江月明昔聞扣斷舟引釣歌此聲始歌悲風起歌

竟愁雲生遺曲今何在逸爲漁父行次山又有欸

乃歌五章章四句其中一章曰千里楓林煙雨深

無朝無暮有寒吟停橈靜聽曲中意好是雲山韶

渚音審其末章亦有泣舜之意也

三偷

詩句三偷之中偷語最爲鈍賊如蕭何定漢律令厥

稗史彙編

卷之二百五

哭

三

罪不赦應爲鄭侯務在匡佐不暇采詩致使弱手
無才公行劫剥若許貧道片言可折此輩無處逃
刑其次偷意事雖可罔情不可原若欲一例平反
詩教何設其次偷勢才巧意精若無朕迹蓋詩人
閭域中偷狐白裘之手吾亦賞俊從其漏網

五仄五平

杜壁色立積錢又葉白出石壁本五仄體耳溫庭筠
詩廢砌翳薜荔枯湖無菰蒲老媪寶稿草癯儒輪
逋祖直疊用一韻後人遂擬作云溪西鷄齊啼屋
北鹿獨宿以文滑稽便非大雅

詩五平五仄體或謂自宋始非也顏延年集獨靜閑
偶語陰蟲先秋聞李太白集處世若大夢胡爲勞
其生孟東野集夜鏡不照物朝光何時升

友于貽厥

史傳襲稱兄弟爲友于故淵明詩云再喜見友于子
美云山花吾友于南史到蓋從武帝登北顧使蓋
賦詩受詔便就上以示其祖慨云蓋定是才子番
恐卿從來文章假手于蓋後每和御詩輒手詔戲
慨曰得無貽厥之力乎退之玉川詩云誰謂貽厥
無基北二事正可對也

釋史彙編

卷之二百四

壽

三五三

常李效陶

陶淵明詩如白日掩柴扉虛室絕塵想固可見其有
道氣象而萬物各有託孤雲獨無依可以見其孤
忠自許詠軻一篇蓋籍之以發孤憤耳故朱子謂
此篇始露本象其自作輓詩劉坦之以曳杖易簪
比之豈溢美哉李太白對影成三人之句亦出淵
明欲言無子相揮盃動孤景蓋其志有非他人窺
測者世道衰降不能少見於行事讀其詩可以得
其心焉常應物資稟去陶靜節不遠効陶之作式
殺似之如所謂聊舒遠世踪坐望還山雲爲淵明

寫真又如喬木生夜涼流雲吐華月喬木落踈陰
微風散煩燠雲淡水容多兩微荷氣涼等句真無
一毫聲色臭味可謂獨立塵表超望遠舉史謂其
鮮食寡欲所至掃地焚香而坐讀其詩可想見其
人年過九十尚康健亦寡欲之功也

孔溪不知詩義

慶曆中西師未解晏元獻大雪會飲歐文忠席上有
須憐鍊甲今微骨四十餘萬屯邊兵之詩孔溪談
苑以爲似尋常也且引韓昌黎赴燕裴度詩爲証
殊不知韓詩亦有諷意如曰園林窮勝事鐘鼓樂
清時正見清時乃可窮勝事也又如白樂天雪讌
有豈知閨鄉獄中有凍苑囚杜子美雲安陪諸公
宴有萬國皆戎馬酣歌淚欲垂皆具樂以天下之
情是孔溪不知作詩之義也

白蓮詩

陸魯望白蓮詩素蘂多蒙別豔欺此花端合在瑩池
無情有恨何人見月曉風清欲墮時觀東坡與子
帖則此詩之妙可見然陸此詩祖李長吉長吉詠
竹詩云斫取青光寫楚辭賦香春粉黑離離無情
有恨何人見露壓烟籠千萬枝或疑無情有恨不

釋史彙編

卷之三百四

五

三五四

可詠竹非也竹亦自嫵媚孟東野竹詩云嫵媚籠
晚烟左太冲吳都賦詩竹云嫵媚檀樂玉潤碧鮮
合而觀之始知長吉之詩之工也

濂溪詩

濂溪集和贊令遊山詩云是處塵勞皆可息時清終
未忍辭官此乃由衷之語有道之言所以不可及
今之人口爲懷山之言暗行媚竈之計良可惡也
唐僧曇秀云匡山人少說山多杜牧云盡道青山
歸去好青山曾有幾人歸

崔道融梅詩

稗史彙編

卷之百五

李

楊誠齋愛唐人崔道融詠梅云香中別有韻清極不
知寒方虛谷云惜不見全篇余近見雜抄唐詩冊
于此首適全今載之數萼初含雪孤高畫本難香
中別有韻清極不知寒橫笛和愁聽斜枝倚病看
朔風如解意容易莫摧殘因思古人詩文前代不
傳或又出於後未可知也如蒲城縣李昌書雲摩
將軍碑已爲人擊斷正德中劉東阜謫居蒲城乃
爲鐵樓東之復完饒州薦福寺碑宋代爲雷所轟
近日商人取其三段合爲一尚可印摹吁亦奇事
矣

綽虐

綽詩綽虐顧我顏不惟坡詩云一語遭綽虐失身墜
蓬萊

滑汰

滑太東坡軼馬歌以我兩足爲四蹄聳踊滑汰如鳧
鷖汰入殼

稗史彙編卷之一百十四

稗史彙編

卷之百五

李

釋史彙編卷之一百十五

海右閒民王圻纂集

詩話門

詩話類

宮中詩

江南李氏宮中詩曰簾日已高三丈透佳人次第添
香獸紅錦地衣隨步皺佳人舞照金釵溜酒惡時
拈花蕊嗅別殿時聞簫鼓奏

好物不在多

元宗曲燕保和堂命從官賦詩學士朱輩詩成獨晚

釋史彙編卷之五十五

洎衆製皆就輩已醉矣惟進一聯上怪其構思大
久復不終篇輩再拜致謝曰好物不在多左右掩
口而笑自是金陵士庶遺餉不豐好事者皆以不
爲口實

貴族

江爲能詩少遊廬山白鹿洞題詩一聯于壁曰吟經
蕭寺旃檀閣醉倚王家玳瑁筵李璟見之謂左右
曰吟此詩者大是貴族

芳儀曲

芳儀江南國主李景女也納土後在京師初嫁供奉

官孫某爲武疆都監後爲遼聖宗所獲封芳儀生

公主一人趙至忠虞部自北虜歸明嘗仕遼爲翰

林學士脩國史著虜庭雜記載其事時晁補之爲

北都教官覽其書而悲之與顏復長道作芳儀曲

云金陵宮殿春霏微江南花發鷓鴣飛風流國主

家千口十五吹簫粉黛稀滿堂詩酒皆詞客奪錦

揮毫在瑤席後庭一曲風景改收泪臨江悲故國

獻籍朝未央勅書築第優降王魏俘曾不輸

纔室供奉一官奔武疆秦淮潮水鍾山樹塞北江

南易懷土雙燕清秋夢柏梁吹落天涯猶並羽相

釋史彙編卷之五十五

是斷腸悲黃河應有碧波時寧知翻手明朝

事咫尺山河不可期倉皇三鼓滹沱岸良人白馬

今誰見國亡身存薄命如雲信流轉芳儀

加我名字新教歌遺舞不由人採珠拾翠衣裳好

深紅暗紫驚胡塵陰山射虎邊風急嘈雜琵琶酒

闌泣無言數遍天河星知有南箕近鄉邑當年千

指渡江來千指不知身獨哀中原骨肉盡零落黃

鸞寄意何當圓生男自有四方志女子那知出門

事君不見李陵推髻泣窮邊丈夫漂泊猶堪憐江

州廬山真風觀李主有國口施財脩之刊姓氏于

石有大寧公主永嘉公主皆李景女不知芳儀首孰是也

花蕊夫人

蜀王昶好衣紫挾彈所幸花蕊夫人善詩即世傳宮詞也蜀既破其亡國詩云君王城上豎降旗妾在深宮那得知十四萬人齊解甲更無一个是男兒亦憤而悲矣夫人業入宋宮中藝祖一日臨之見壁上画像不知是昶問何神也夫人乃謬言此張仙耳婦人奉之者宜子至今有張仙祠云夫人下此綠珠則不足上擬息嬀則有餘

和史彙編 卷之百十五

女狀元

楊升菴云女侍中魏元義妻也女學士孔貴嬪也女校書唐薛濤也女進士宋女娘林妙玉也女狀元王蜀黃崇嘏也崇嘏臨印人作詩上蜀周庠庠首薦之屢攝府縣吏事剖決精敏胥徒畏服庠欲妻以女嘏以詩辭之曰一辭拾翠碧江湄貧守蓬茅但賦詩自服藍衫屋郡掾未拋鸞鏡畫娥眉立身卓爾青松操挺志堅然白壁安幕府若容爲坦腹願天速變作男兒庠大驚具奩嫁之傳奇有女狀元春苑記蓋黃氏也

王平甫花蕊宮詞

王平甫所云花蕊宮詞三十二首今攷王恭簡續成都集總計二十八首盡筆於此庶真屬了然云五雲樓閣鳳城間花本長新日月閒三十六宮連內苑太平天子坐崑山會真廣殿約宮牆樓閣相扶倚太陽淨斃玉階橫水岼御爐香氣撲龍床龍池九曲達相通楊柳絲牽兩岼風長侶江南好春景画船來去碧波中東內斜將紫禁通龍池鳳苑夾城中曉鐘聲斷嚴粧罷院院紗窓海日紅殿名新立號重光島上池臺盡改張但是一人行幸處黃

和史彙編

卷之百十五

四

金閣內鎖牙床安排諸院接行廊水檻周迴十里強青錦地衣紅綉毯盡鋪龍腦鬱金香夾城門與內門通朝罷巡遊到院中每日中宮祗候慶滿堤紅豔立春風御厨進食簇時新侍坐無非列近臣日午殿前宣索膾膾隔花催喚打魚人立春日進內園花紅蕊輕輕嫩嫩淺霞跪倒玉階猶泣露一貴宜賜與宮娃三面宮城近夾牆花中池水白茫茫亦從獅子門前入旋見亭臺繞岸傍離宮別院繞官城金板輕敲合鳳笙夜夜月明花樹底傍池長有接歌聲御製新翻曲子成六宮纔唱未知名盡將

薔栗來抄譜先按君王玉笛聲旋移紅樹斷青苔
宣使龍池再鑿開展得綠波寬似海水心樓殿勝
蓬萊太虛高閣凌波殿背倚城牆面浸池諸院各
分娘子位羊車到處不教知脩儀承寵住龍池掃
地焚香日午時等候大家來苑裡看教鸚鵡念官
詞才人出入每相隨筆硯將來繞曲池張向綵箋
書大字忽依御製寫新詩六宮官職摠新除宮女
安排入畫圖二十四司分六局御前頻見錯相呼
春風一面曉粧成偷折花枝傍水行却被內監遙
覷見故將紅豆打黃鸝梨園弟子簇池頭小樂攜

神史彙編

卷之百十五

五

三九三

來候燕遊旋炙銀笙先按拍海棠花下合梁州殿
前排燕賞花開宮女侵晨探幾回斜望花開遙舉
袖傳聲先喚近臣來小毬場近曲池頭宣喚勅臣
試打毬先向画廊排御帳管絃聲動立浮油供奉
頭籌不敢爭上棚專與近臣名內人酌酒傳宣賜
馬上齊呼萬歲聲殿前宮女摠纖腰初學乘騎怯
又嬌上得馬來纔是走幾回拋鞭把鞍轡自教宮
娥學打毬玉鞍初跨柳腰柔上棚知有官家認遍
遍長羸第一籌翔鸞閣外夕陽天木影花光水接
連望見內家來往處水門斜過疊樓船內人追逐

採蓮時驚起沙鷗兩岸飛蘭棹把來齊拍水並舟
相聞溫羅衣新收女伴各相逢畫船飛到浦中
旋折荷花伴歌舞夕陽斜照滿衣紅月頭支給買
花錢滿殿宮娥近數千遇着唱名多不應含羞走
過御床前

有蟬無監州

宋初置通判分知州之權謂之監州有錢昆者性嗜
蟹常求外補曰但得有蟹無監州處則可此語風
味似晉人歸山錄及捫蝨新話皆載其事東坡詩
云欲問君王乞符竹但憂無蟹有監州昆去東坡

神史彙編

卷之三十五

六

三九四

未遠即用其事為詩良愛其語也

御書錢

前世錢文未有御書者淳化中太宗始以宸翰為之
既成以賜近臣王元之有詩云謫官無俸突無烟
怪看琴書晝日眠還有一狀勝趙壹囊中猶貯御
書錢

曹翰詩

曹武毅公翰江南鼎環衛數年不調一日內宴侍臣
皆賦詩翰以武人獨不預乃陳曰臣少亦學詩乞
應詔太宗曰卿武人以刀字為韻因以寄意曰三

十年前學六韜英名常得預時髦曾因國難披全甲不爲家貧賣寶刀臂健尚嫌弓力軟眼明猶識陣雲高庭前昨夜秋風起羞見蟠花舊戰袍太宗爲遷教官

楊徽之詩

楊徽之侍讀太宗聞其名索之有數百篇奏御獻詩云十年牢落今何幸叨遇君皇問姓名太宗選十聯書於御屏間梁州翰詩曰誰似金華楊學士十聯詩在御屏間僧文瑩嘗謂楊公必以天池浩渺滌筆於冰甕雪碗中則方與公詩神骨相副

神史彙編

卷之百五

十六

小英歌

唐公張諒席上贈官妓小英歌曰天博百花搏作小英明如花住近桃花坊北面門庭掩映如仙家美人宜稱言不得龍腦熏香花入骨維楊軟殼如雲英豪郡輕紗似蟬翼我疑天上婺女星之精偷入筵中名小英又疑王母侍兒初失意謫向人間爲飲妓不然何得眉如紅玉初碾成眼如秋波雙臉橫舞態因風欲飛去歌聲遏雲長且清有時歌罷下香堦幾人魂魄遙相驚人看小英心已足我看小英心未足爲我高歌送一杯我今贈爾新聲

曲

三角亭

余子清之祖仁廟時以作三角亭詩知名召爲御史不拜人問其故曰壞心術予在朝曾見朝列言官退無所爲不相識者又多不知其事但把相識人逐個思過所謂壞人心術者誠有之矣三角詩云夜缺一簷雨春無四面花缺一則安知其非二無四則安見其止於三昌黎送窮文形容五字云非三非四滿七除二以兩句形容五字然則此詩先當以一句言三數則見形容之親切也

神史彙編

卷之百五

十六

溫成春帖

歐陽公與王禹玉范忠文同在禁林故事進春帖子自皇后貴妃以下諸閣皆有是時溫成薨未久詞臣闕而不進仁宗語近侍曰詞臣觀望溫成獨無有色甚不懌諸公聞之惶駭禹玉忠文倉卒作不成公徐云某有一首但寫進本時偶忘之耳乃取小紅牋自錄其詩云忽聞江上有仙山烟鎖樓臺日月閒花下玉容長不老只應春色勝人間既進上天喜禹玉拊公背曰君文章真是含香九子也應制釣魚詩

歐陽公歸田錄載仁宗釣魚賞花而御釣久無所得
丁謂應制詩云鶯鶯鳳聲穿花去魚畏龍顏上釣
遲一時以爲真及福按南唐所載元宗釣魚不上
時優人李嘉明進詩云玉甃垂鈎與正濃碧池春
暖水溶溶凡麟不敢吞香餌知是君王合釣龍謂
之詩其源或出於此

李岩老

南嶽李岩老好睡衆人食罷下基岩老輒就枕閱數
局乃一展轉云我始一局公幾局矣東坡云岩老
用四脚基盤只着一色黑子昔與邊韶敵手今被
神史彙編 卷之十百十五 九
陳搏鏡先着時自有輪贏着了全無一物歐陽公
詩云夜凉吹笛千山月路暗迷人百種花基罷不
知人換世酒闌睡醒客思家

鶴南飛

元符三年十二月十九日東坡生日置酒赤壁磯下
踞高峯俯鵲巢酒酣笛聲起於江上客有郭九二
生頗知音謂坡曰笛聲有新意非俗工也使人問
之則進士李委聞公生日作南曲曰鶴南飛以獻
乎之使前則青巾紫裘腰笛而已既奏新曲又快
作數聲嘹然有穿雲裂石之韻坐客皆引手援琴

委袖出嘉紙一幅曰吾無求于公得一絕句足矣
坡笑而從之詩云山頭孤鶴向南飛載我南遊對
九疑下里何人也吹笛可憐時復犯龜茲

玉奴花奴

東坡詩云玉奴絃索花奴手玉奴謂楊妃花奴謂汝
陽王璉也

孫賁詩

孫賁公素畏內衆所共知嘗求東坡書扇東坡題云
披扇當年笑溫嶠握刀晚歲戰劉郎不須戚戚如
馮衍但與時時說李陽公素爲程宣徽門賓後娶
神史彙編 卷之百五 十
程公之女性極妬悍故云

東坡西湖詩

東坡酷愛西湖嘗作詩云若把西湖比西子淡粧濃
抹也相宜識者謂此兩句已道盡西湖好處公又
曰雲山已作歌眉淺山下碧流清似眼予讀此詩
又是爲西子寫真要識西子但看西湖要識西湖
但看此詩

詩誤用事

東坡詩用事多有誤處號國夫人夜游園詩曰當時
一笑勝羞事不知門外曉清沈陳後主張貴妃名

麗華韓柳虎平陳後主俱見收而齊東昏侯有潘淑妃初不名麗華也又東坡梅花絕句云月地雲階謾一尊玉奴終不負東昏臨春結綺荒荆棘誰信幽香是反魂此亦張麗華事而坡作東昏侯用之坡之詩云全勝倉公飲上池史記飲上池乃是扁鵲又有詩云俄令司馬能饒舌奈有中郎解模金而袁紹微曹操蓋云發丘中郎摸金校尉又詩云市區收鰥魚豚稅東與彌陀共一龕褚遂良云一食清魚彌勒同龕非彌陀也此類教者非一蓋惟大才方可闊畧餘人正不可學

稗史彙編

卷之百一十五

十一

掛冠神虎

陶隱居掛朝服于神虎門事于當時本無意自是棄官欲去爾蘇子瞻倅錢塘時作詩嘗用此事後坐詔獄吏舉詩問所出子瞻倉卒誤記本傳云齊祚將衰欲去不敢以實對即謬言仕官鳳翔見壁間王嗣宗詩云欲挂衣冠神虎門先尋水竹渭南村却將舊斬樓蘭劍旋博黃牛教子孫云詩事本此實自作也舒信道諸人得之果笑以謂未嘗讀陶傳因釋不問故至今傳此爲嗣宗詩復嘗再用云歸來走別陶弘景者挂衣冠神虎門

東坡詠物山水

東坡謂詩人詠物至不可移易之妙如桑之未落其葉沃若是也故坡之詠橄欖詩云紛紛青子落紅鹽蓋凡果之生也必青及熟也必變色如梅杏半傳黃朱果爛枝繁是也惟有橄欖雖熟亦青故謂之青子不可他用

借山水名

子瞻白鶴峯新居云繫悶豈無羅帶水割愁還有劍鉞山過惶恐灘云山憶喜歡勞遠夢地名惶恐泣孤臣皆借山水名寫意後文文山到北過惶恐灘

稗史彙編

卷之百一十五

十一

云惶恐灘頭說惶恐零丁洋裏歎零丁

獄中傳詩

蘇子瞻元豐間赴詔獄與其長子邁俱行與之期送食惟菜與肉不測則撤二物而送以魚使伺外間以爲候邁謹守踰月忽糧盡出謀于陳瓘委其一親戚代送而忘語其納親戚偶得魚鮓送之不兼他物子瞻大駭知不免將以祈哀于上而無以自達乃作二詩寄子由祝獄吏致之蓋意獄吏不敢隱則必以聞已而果然神宗初固無殺意見詩益動心自是遂欲從寬釋凡爲深文者皆拒之二詩

不載集中今附於此柏臺霜氣夜淒淒風動琅璫
月向低夢繞雲山心伴鹿鹿飛湯火命如鷄額中
犀角真吾子身後牛衣媿老妻他日神遊定何所
桐鄉應在浙江西聖主如天萬物春小臣愚暗自
亡身百年未了須還債十口無家更累人是處青
山可藏骨他時夜雨獨傷神與君今世爲兄弟更
結來生未了因

韓公廟碑

晉東坡作韓文公廟碑有云作書詆佛譏君王要觀
南海窺衡湘鶴山魏氏深以爲非蓋以臣諫諍惟

神史集編

卷之百十五

主

蕞事之必成豈有預知無益而姑以釣名之理哉
邇日有送張兼素謫官云未下詞頭日猶疑得禍
深其待今日爲何日邪願乃自以爲得不亦異乎

天竺詩

東坡過天竺謁佛印款語間因言窓前兩松昨爲風
折其一悵悵成一聯竟未得續其後舉以示坡云
龍枝已逐風雷變滅却虛窗半日涼坡續云天愛
禪心圓似鏡故添明月伴清光佛印喜其敏捷歎
服不已

澆書攤飯

東坡謂晨飲爲澆書李黃門謂午睡爲攤飯陸務觀
常有絕句云澆書滿挹浮蛆羹攤飯橫眠夢蝶床
莫笑山翁見棧晚也勝朝市一生忙

詩媒

白藕作花風已秋不堪殘睡更回頭晚雲帶雨歸飛
急去作西窓一夜愁此趙德麟細君王氏所作也
德麟既歸居因見此篇遂與之爲親予以爲乃二
十八字媒也德麟名令時東坡作秋陽賦云越王
之孫有賢公子宅於不毛之里而詠無言之詩蓋
學也坡云且教人別處使不得若溪漁隱曰德
麟小詞有臉薄難藏泪眉長易覺愁之句又多稱
之乃全用香奩集桃花臉薄難藏泪柳葉眉長
覺愁

古梅詩

禪宗頌古唐僧古梅詩云雪虐風饕水浸根石邊尚
有古苔痕天公未肯隨寒主又契清香與返龜
坡梅花詩蕙死蘭枯菊已催返魂香入隴頭梅
用此事而注者亦不之知也

陳烈書燈

蔡君謨守福州上元日令民間一家點燈七盞陳烈

作大燈長丈餘大書云富家一盞燈太倉一粒粟
貧家一點燈父子相對哭風流太守知不知猶恨
笙歌無妙曲君謨見之還與罷燈

何斯舉詩

天聖詔營浮圖姜遵在永興毀漢唐碑之堅好者以
代甄甓當時有一縣尉投書啟其言不可至于叩
頭流血遵以其故阻格朝命按羅之自是人無敢
言者遵因此得進用何斯舉詩云長安古碑用樂
石薑尾銀鈎擅精密缺訛橫道已足哀况復鏤
代甄甓有如天吳及紫鳳顛倒在衣吁可惜斯舉

神史彙編

卷之百十五

五

三

黃州人少年識蘇子瞻初名頡字頡之後名頡之
體厚直極推重之嘗與斯舉簡云老病昏塞不記
貴字欲奉字曰斯舉取色斯舉矣翔而後集但
或犯公家諱字爾遵自諫議大夫知永興軍即除
樞副使

種竹詩

韓魏公出鎮中山有門客夜踰墻出宿娼家公知作
種竹詩以警之殷勤洗灌加培植莫遣在枝亂出
墻門客自愧作詩云主人若也憐高節莫為在枝
贈斧斤公宣一女奴贈之

夏文莊識二宋

夏文莊守安陸宋莒公兄弟尚皆布衣文莊異待之
命作落花詩莒公曰漢臯珮解臨江失金谷樓危
到地香子京曰將飛更作回風舞已落猶成半面
粧是歲詔下兄弟皆應舉文莊曰詠落花而不言
落大宋須狀元及第又風骨秀重異日作宰相小
宋非所及然亦須登嚴近後皆如其言故文莊在
河陽聞莒公登庸以別紙賀曰昔年安陸已識台
光蓋謂是也

青雀詩

神史彙編

卷之百十五

十六

三

初夏鄭公疎在朝數被御史糾劾疑承時宰風旨作
青雀詩云青雀孤飛毛羽單卑栖豈敢碍鵷鷺明
珠自有千金價莫為他人作彈丸

花娘歌

梅聖俞詩世稱五字之妙其歌詞語勝理詣大倡元
微之作花娘歌曰花娘十二能歌舞籍甚聲名
樂府荏苒其間十四年朝為行雲暮行雨格高
俊能動人人能動之無幾許前歲適從江國來時
因燕席相微語雖有幽情未得傳暗結殷勤度
暑去春送客出東城舟中接膝心已傾自從科

有期約五月運航並釣行曲隄別浦無人處始笑
鴛鴦浪得名爾後頻逢殊憐婉各恨從來相見晚
月下花前不暫離暫離已抵銀河遠青鳥傳音日
幾回雞鳴歸去暮還來經秋度臘無纖失愛極情
事易得猜前年南浦尋芳卉小忿不勝投袂起官
司乘黨作威稜督促倉皇出閭閻蕭蕭風雨滿長
溪一舸翩然逐流水忽逢小吏向城東泣泪寄言
心欲死願郎日自致青雲夢長甘在泥滓更悲
恩意不得終世事難憑何若死郎聞此語痛莫深
天地無窮恨不已我今爲爾偶成章便欲緘之托
神史彙編 卷之百十五 十七

雙鯉

寫景含意

梅聖俞嘗謂作詩之法必能狀難寫之景如在目前
含不盡之意寓於言外然後爲至時以爲知言信
矣然欲狀難寫之景非習之熟者莫能精欲含不
盡之意非養之素者不能有前賢嘗愛曉日都門
道微涼草樹秋之句蓋清秋蕭爽之景謂之如在
目前句中初不盡言也今人多不識此意

溫公恬退

溫公無子又無姬妾裴夫人既亡公常忽忽不覺

坐獨樂園讀書危坐終日常作小詩書梁間云暫
來還侶客歸去不成家其回人簡有云草妨步則
難之木礙冠則莫之其他任其自然相與同生天
地間亦各欲遂其生耳可見公存心也

范文正妓詩

吹劍錄載范文正喜妓籍一小鬟既去以詩寄魏介
曰慶朔堂前花自栽便移官去未曾開年年常有
別離恨已托春風幹當來介買送公王荆公曰情
之所鍾正在我輩以范公而不能免慧達曰張儵
作定情賦蔡邕作靜情賦淵明作閑情賦蓋尤物
神史彙編 卷之百十五 十八

龍藏人情蕩則難反故防閑之

荆公押而字

荆公在歐公坐分韻送裴如晦知吳江以顰然消魂
唯別而已分韻時客與公八人荆公子美聖俞平
甫老蘇姚子張焦伯強也時老蘇得而字押談詩
究乎而荆公乃又作而字二蘇采鯨抗波濤風作
鱗之而蓋用周禮考工記旄人深其爪出其目作
其鱗之而注之而又云春風垂虹亭一杯湖上持
傲兀何賓客兩忘我與而最爲工君子不欲多上
人王蘇之憾未必不稔於此

王改杜詩

杜少陵宿龍門詩有云天闕象緯逼王介甫改闕爲
閱黃魯直對衆極言其是貢父聞之曰直是怕他

荆公范曄詩

王荆公詩范曄相秦傾九州一言立斷魏齊頭世間
禍故不可測實中死人能報仇以報仇爲禍故不
可測可見荆公之心然其言警策不可以詩論

荆公譏退之

荆公譏退之曰紛紛易盡百年身舉世無人識道真
力去陳言誇末俗可憐無補費精神第二句用退

神史集編

十九

之爲陳言之務去末句全用其贈崔立之詩語蓋
退之所以訓立之者以立之雖豪于文而往往蛟
螭雜螻蚓所以謂其無益而費精神耳豈謂文章
無補於世哉荆公之言亦無忌憚矣

清談專罪

劉後村詩云興亡畢竟緣何事專罪清談恐未公此
名言也

以詩見用

石林詩話劉李孫初以殿直監饒州酒王荆公提刑
至饒按酒務始至廳事見屏間有題小詩云呢喃

燕子語梁間底事來驚夢裏閒說與旁人渾不辨

杖藜携酒看芝山問知是李孫作大稱賞之適郡

學生持狀請差官攝州學事公判監酒殿直一郡

大驚遂知名云珊瑚鈎詩話盧秉侍郎嘗爲江南

邵掾於傳舍中題詩云青衫白髮病叅軍旋羅黃

梁置酒樽但得有錢留客醉也勝騎馬傍人門王

荆公見而稱之立薦于朝不數年登貳卿

按范成大吳郡志曰盧秉本德清人父革舉神

童累官太子賓客退居于吳遂爲吳人秉元豐

中爲發運使每歲上計必請還鄉省侍後帥汪

神史集編

十

原總乞歸養手詔慰勉時以爲榮

張舜民詩文

張舜民通練西事稍能詩從高遵裕西征回途中作

詩曰靈州城下千株柳總被官軍砍作薪他日王

開歸去後將何攀折贈行人青岡峽裏常州路十

去從軍九不回白骨似山山似雪將軍莫上望鄉

臺爲李密一作察所奏貶郴一作州監稅舜民云官

軍圍靈州不下糧盡而返西人城上問官軍漢人

兀捺一作察否荅曰兀捺城上皆笑兀捺者慚愧也

觀燈詩

宋有公主七歲而薨親送殯宮歸路悲甚命宮門外
再設祭各用祭文王岐公珪度起艸不及乃就馬
上自書祝版云惟主如水如雪如花如月豈期冰
消雪化花殘月缺於予哀哉尚享皆服敏捷得休
後在相位御樓觀燈同列謂公云上或索詩用甚
故事公云只是鰲山鳳輦同列以為然洎進詩云
雪消華月滿仙臺萬燭當樓寶扇開五鳳雲中扶
輦下六鰲海上駕山來鑄京春酒霑周宴汾水秋
風陋漢材一曲昇平人共樂君王又進紫霞杯時
高麗賀正旦禮物中有紫霞杯五色琉璃盞也是
科史彙編 卷之百五 主

曾子固能詩

彭淵材謂曾子固不能詩非也常考子固有多景樓
詩云欲收佳景此樓中徙倚闌干四望通雲亂水
光浮紫翠天含山氣入青紅一川簫鼓淮南月萬
里帆檣海外風老去衣襟塵尚在祗將心目羨吳
鴻此詩既不落浮靡而又不枯索清遠奇古何讓
作者可謂不能詩耶又曾南豐有錢塘上元夜詩
符侍燕席詩云月明如晝露華濃錦帳名郎笑語
同金地夜寒消美酒玉人春困倚東風紅雲燈火

浮滄海碧水樓臺浸遠空白髮蹉跎歡意少強顏
猶入少年叢又云金鞍馳騁屬兒曹夜半喧闐意
氣豪明月滿街流水遠華燈入望衆星高風吹玉
漏穿花急人倚朱闌送目勞自笑低心逐年少祗
因前事然霜毫僧惠洪覺範亦有京師上元詩云
及時膏雨已闌珊黃道春泥曉未乾白面郎敲金
鐙過紅粧人揭綉簾看管絃沸月喧和氣燈火燒
空奪夜寒咫尺鳳樓開雉扇玉仙仗紫雲端按
覺範江西筠州人淵材姪附和曾子固不能詩之
說然其詩領聯無耻甚矣較之唐僧但願鵝生四
聖集彙編 卷之百五 主

劍鶴聯句

劍鶴聯句范文正公仲淹在海陵時與歐靜勝宗諒
實元二年石曼卿與滕集于闕下始得其倫乃用
唐楷法書以附九華書堂厥後代為名人題跋近
讀歐文忠公外集內載此詩乃知歐非歐靜也曼
卿真宗時已死何謂實元年書劍鶴聯句曰聖人制
神兵以定天下厄范蚩尤發靈機于將構雄績歐
崇篇天地開鑑冶陰陽闢勝南帝輸火精西皇

金液歐炎炎崑崙焚歐本神氣不在大錯落就三尺有
急氣日月淪精魄勝神氣不在大錯落就三尺有
淨靈溪泉橫磨太山歐本雄威並立書
夜光相射范提携風雲生指顧烟塵寂勝堅剛正
入心耿介志士跡歐初疑成夏鼎魑魅亡所適勝
又若引吳刀犀象謂勝無隔勝無隔勝無隔勝無隔勝
永挂斷崖歐本皎月垂歐本孤隙歐河角起
雲鏤露秋碧范曉鐘星斗躔歐本夜
舞酣霰雪回彈倭球琳擊勝
神史乘編卷之五十五
離離雪水光膩刮湘江歐本色青蛟渴雨瘦素
應蟠霜瘠歐清音鏘以鳴寒姿堅且澤范鬼類喪
影嚮倭黨摧肝膈歐一日會神武四海屠兇逆勝
王奉天討商郊千里赤楚子揚軍聲秦勝師
萬首白范祥輝貫吳越殺氣橫燕易歐為君斬巨
鰲四極可指畫為君決長雲三辰乃歐煥赫范
無使化猿翁辱我為幻惑無使暴虎人屈我眾讐
敵勝尊嚴漢冠歐本見左右舜干戚歐功成不
可留延平空霹靂范鶴聯句曰上清歐本陰
氣鍾山千年禽范幽閒靖節性孤高伯夷心歐

湛有仙姿鈞韶無俗音范目流泉客珠翅重羽人
衿勝毛滋月華淡頂粹霞光深歐騰漢雪千仞歐
作照溪霜半尋范纖啄礪青鈇修脰雕碧琳歐岩
徒商參范獨翹聳瓊枝群舞傾瑤林歐病餘葭露
零歐本夢警歐松風吟勝靜嫵鸚鵡言高笑
鷺鴦淫范金精冷澄徹玉格寒蕭森潔白不自持
腥羶非歐所任勝稻梁不得已蟻虱胡為侵范
風流超縞素雅淡絕規箴歐天地憶鵬遊雲羅傷
鴈歐本沉勝相親長道情偶見消煩襟范西漢惜
神史乘編卷之五十五
瀟瀟華皓欲投簪歐南朝仰衛玠清羸疑不禁勝
端如方直臣處群誠足欽介若廉退士驚秋猶在
陰范幾諫鷹隼鷙羈韜俄見臨還噴鳬鷺食弋繳
終就擒歐本止曰鷹鷂為精得鳬食勝頤頤清霄垠
飄飄滄海尋歐本此一句乘軒乃一芥空籠仍萬金勝
斤雲伴遙影冥冥越烟岑范長颺送逸響亭亭出
霜砧蓬瀛忽往來桑田成古今歐願下虞舜歐
庭鼓舞薰風琴范二篇共六十二韻歐最為多
也
方惟深

方惟深字子通以詩受知王荆公極蒙愛重初無一毫迎合意隱居城東故廬嘗造一園亭不遇主人自盤桓終日因題壁間云何年突兀庭前石昔日何人種松柏乘興閒來就榻眠一枕春風君莫惜城西千古陽山色城中誰有千年宅來往何必見主人主人自是亭中客其洒落類如此

張文潛詩

張文潛初官通許喜營妓劉淑女爲作詩曰可是相逢意便深爲郎巧笑不須金門前一尺春風鬢窓外三更夜雨衾別宴從教燈見泪夜船惟有月知神史彙編卷之百五十五
心東西芳草多相似欲望高樓何處尋又云未說續續如素領固應新月學蛾眉偶成密約因言笑認得真情似別離尊酒且傾濃琥珀泪痕更著薄胭脂北城月落烏啼後便是孤舟腸斷時

楊次公

錢穆尹天府遇生日楊次公作小詩併畫老子出關圖以獻曰秘藏函谷關中子將獻蓬萊閣上仙願得鬚眉如此老却教尹喜羨長年

張三影

張先字子野吳興人也高坐詩話以其詩有浮萍漸

處見山影雲破月來花弄影隔牆送過秋蟬影人目爲張三影後山詩話又改後二影謂簾幕捲花影隨絮輕無影人皆不知蓋因客謂子野曰人皆謂公張三中蓋能道心中事眼中景意中人也公曰我張三影也遂舉後山者言之但原詞尚多數字因詞也後高坐謂前三影亦佳遂著之二者較之似不如公自舉者又見石林詩話云子野能文章樂府至老不衰居錢塘年八十餘猶蓄聲妓東坡有聞其買妾時八十五詩以戲之錦里先生自笑狂莫欺九十鬚眉蒼詩人老去鶯鶯在公子歸神史彙編卷之百五十五
來燕燕忙柱下相君猶有齒江南刺史已無腸平生課作安昌客畧遺彭宣到後堂全篇用張姓故事乃戲言耳若歐陽公誌墓之子野乃博州人偶然同時同名同字故誌所言迥與三影爲人不同前乃天聖八年進士後乃天聖三年進士

以詩譏人

宋方圭好以詩譏人一日宋庠宴於平山堂圭談詩不已偶見野牛就木挨癢宋因曰野牛恃力狂挨癢有客對曰妖鳥啼春不避人圭幾與歐不久圭有連坐之禍又宦客陸某出言無忌一日與客同

宴偶爾聞蟬使客咏之客曰綠陰深處汝行藏
露從來是稻梁莫倚高枝縱繁響也應回首顧蟬
卿自是其人少歲後乃善終予思近多此輩不以
陸為法方為戒解不什也

古詩妄改

古人詩句不知其用意用事妄改一字使不佳孟蜀
牛嶠楊柳枝詞吳王宮裡色偏深一簇烟條萬縷
金不忿錢唐蘇小小引郎松下結同心按古樂府
小小歌有云妾乘油壁車郎騎青驄馬何處結同
心西陵松柏下牛詩用此意咏柳而貶松唐人
律史彙編 卷之百十五 主七

九僧詩

宋時詩僧最多如祕演惟儼參寥善權輩皆與歐蘇
秦黃石曼卿友善故名重一時又有九僧者同出
一時歐陽公嘗慕之云集已亡溫公詩話止載其
名考其詩皆學賈島周賀故談釋子者以九人為
倡瀛奎律髓中多載其詩今皆擇詩一首并地以
補其集以見九僧之名也劍南布書送可倫赴廣
西轉運凌使君見招云別語畏殘漏心懸瘴海邊
回期無定日去路極遙天濃霧沉山郭寒沙漲隰

田幾宵尋使府清語寂閒眠金華保暹早秋閒寄
宇昭云窓虛花簾明微曉早凉生深院無人語長
松滴雨聲詩來禪外得愁入靜中平遠念西林下
相思合想情南越文兆宿西山精舍云西山乘宿
興靜極寂寥心一徑杉松老三更雨雪深草堂僧
話息雲閣磬聲沉未遂長栖此雙峯曉待尋天台
行肇郊居吟云靜室簾孤捲幽光墜露多徑寒杉
影轉窓晚雪聲過茗味石泉合鑪香竹韻和遙懷
起深夕舊寺隔滄波貴城惟鳳弔長禪師云霜鐘
侵漏急相弔晚悲濃海客傳遺偈林僧寫病容漱

律史彙編

卷之百十五

主八

泉流落葉定石集鳴蛩回首雲門望殘陽下遠峰
淮南惠崇訪楊雲卿准上別墅云地近得頻到相
携向野亭河分岡勢斷春入燒痕青望久人收釣
吟餘鶴振翎不愁歸路晚明月上前汀江南宇昭
幽屈即事云掃苔人迹外漸老喜深藏路僻閒行
逢春時晝睡長餘花留暮蝶幽艸戀殘陽靜日空
林下孤禪念石霜峨眉懷古寺居簡長云雪花
東山寺山深少往還紅塵無夢想白日自安閒杖
履苔痕上香燈樹影間何須更飛錫歸隱沃洲山
沃洲簡長送僧南歸云漸老念鄉園先歸獨羨君

吳山全接漢江樹半藏雲振錫林烟斷添瓶澗月
分重栖上方定孤鴈雪中聞

詠菊

陳無已九日詩人事自生今日異寒花祇作去年香
鄭谷十日菊詩自緣今日人心別未必秋香一夜
衰陳詩于菊無誇而鄭詩無貶人之視菊直繫其
時焉耳當其時則重之而非為其有所加過其時
則否而非為其有所損也噫亦可歎耳東坡小詞
萬事到頭都是夢休休明日黃花蝶也愁達者處
世盡於是求之其心休休何愁之有

神史彙編

卷之百十五

无尤

鴻門宴篇

謝臯羽晞髮集詩皆精緻奇峭有唐人風未可例以
宋視之予尤愛其鴻門宴一篇天雲屬地汗流字
杯影龍蛇分漢楚楚人起舞本為楚中有楚人為
漢舞鵬鵠浮光雌不語楚國孤臣泣伴虜君看楚
舞如楚何楚舞未終聞楚歌此詩雖使李賀復生
亦當心服李賀集中亦有鴻門宴一篇不及此遠
甚可謂青出于藍矣元楊廉夫樂府力追李賀亦
有此篇愈不及臯羽矣其他如短歌行秦淮沒日
如沒鵝白波搖空溼弦月舟人倚棹商聲發洞庭

脫木如脫髮建業水云太白如月魚腦減武昌城

頭鼓統統海上曲云水蒼生雲起如葑神龍下宿

藕絲孔明河篇云牽牛夜入明河道淚滴相思作

秋艸婆女城頭玩月華星君塚上無啼鳥俠客吳

歌云潮動西風吹杜荊離歌入夜斗西傾飲飛廟

下蛇含艸青拭吳鉤入匣鳴效孟郊體云牽牛秋

正中海白夜疑曙野風吹空巢波濤在孤樹律詩

如驛花殘楚水烽火到交州夜氣浮秋井陰花冷

碧田山鬼下茅屋野鷄啼苧蘿戍近風鳴柝江空

蕭瑟船隣通燈下索鄉夢戍邊回柴關當太白樂

神史彙編

卷之百十五

三十

三七十

氣近樵青暗光珠毋徙秋影石花消下方聞夕磬
南斗挂秋河雖未足望開元天寶之蕭牆而可以
擬長慶寶曆之上座矣集中臯羽手抄濕字多作
溼蓋从古字溼之省史子堅錄格載漢碑有此字
觀者弗識或改為汙非

洛春謠夜歸曲

劉須溪所選古今詩統亡其辛集一冊諸藏書家皆
然予於清南偶得其全集然其所選多不愜人意
可傳者止十之一耳集中皆宋人詩無足採取獨
司馬才仲洛春謠曹元寵夜歸曲尚有長吉義山

之遺意今錄于此洛春謠云洛陽三月多春風銅

駝陌上桃花紅高樓登柳綠相向綃帳金鷺香霧

濃麗裏公子五陵客拳毛赤兔雙蹄白金鈎寶玦

逐飛香醉入花叢惱花魄青蛾皓齒別吳倡梅粉

粧成半額黃羅屏綉幙圍寒玉帳裏吹笙學鳳凰

細綠圍紅曉烟濕車馬駢雲櫺櫺瓊蓋杯深珮

珀濃鴛鴦枕鏤珊瑚澁吹龍笛飲白苧蘭席淋漓

日將暮君不見灞陵岼上楊柳枝青送別傷南

浦夜歸曲云飢鳥啞啞啼暮寒回風急雪飄朱闌

瑣窓綉閣艷紅獸面幙金泥搖彩鸞吳粧秀色

押史彙編

卷之百十五

圭

眉綠能唱襄陽大堤曲酒酣橫管咽孤吹吹裂柳

亭傲霜竹遠空寒雪渾不動老狐應渡黃河凍曉

回微暖入江梅何處荒榛挂么鳳歸來穩跨青隄

錢貂茸擁鼻行翩翩籠紗密炬照飛霞十二玉樓

人未眠

疑冢詩

曹操疑冢在漳河上宋人俞符有詩曰生前欺天絕

漢統歟後欺人設疑冢人生用智死即休何用餘

機到丘壘人言疑冢我不疑我有一法君未知直

須掘盡疑冢七十二必有一冢藏君屍陶九

爲此言詩之斧鉞

鸚鵡詩

宋高宗養鸚鵡數百能言高宗聞其言思鄉遂遣中

貴送還隴山後數年有使臣過隴山鸚鵡問曰相

公何來使臣曰自杭州來鸚鵡曰上皇安否使臣

曰上皇崩矣鸚鵡皆悲鳴不已使臣賦詩曰隴口

山深艸樹荒行人到此斷肝腸耳邊不忍聞啼鳥

猶在枝頭念上皇

宗岳全才

宗岳二公以忠節戰功冠於南宋戎馬倥傯筆硯想

押史彙編

卷之百五

圭

無暇也予嘗見宗忠簡石刻華陰道二絕云烟瀟

見白初疑雪日映欄斑却是花馬渡急流行小巖

樹絲如織映人家又云管茅作屋幾家居雲確風

帘路不紆坡側杏花溪畔柳分明摩詰輞川圖岳

公湖南僧寺詩有潭水寒生月松風夜帶秋之句

唐之名家不過如此嗚呼二公其可謂全才乎

高似孫詩

吳雲經琚字居父閩守建康高疎寮似孫授微倅道

出金陵授以詩曰四朝渥遇髮微絲多少恩榮世

不知長樂花深春侍宴重華香燄夕論詩黃公蘇

清無心愛古錦囊歸有半奇一笑容陪珠履客看
臨古帖對梅枝公之客曰儲用項安世周師稷劉
翰王輝王明清晚得王大愛輟子姪官授之凡游
從皆極一時之彥公他無嗜好居近城與東樓平
光皇為書扁以賜不名其名而名其官樓下設維
摩榻尤愛古梅日臨鍾王帖以為課非其所心交
者迹不至此高氏獨徜徉于此故落句及之

真西山

真西山帥長沙宴十二邑宰于湘江亭作詩勉之曰

德東官吏與斯民本是同胞一體親既以脂膏供

釋史集編

卷之百五

三

三

知漢吏循今日湘亭一杯酒便煩散作十分春可

謂愛民之念深矣邑宰皆為感動

林和靖梅詩

林和靖梅詩疎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
航紀談云黃昏以對清淺乃兩字非一字也月黃
昏謂夜深香動月為之黃而非謂人定時也坡
詩只恐夜深花睡去高燒銀燭照紅粧宋人施
花詞惱人惟是夜深時亦是此理予嘗有詩云時
屏殘夢暖香中花氣熏人怯曉風亦與此意同

覺民云曾見唐人江為詩有竹影橫斜水清淺桂
香浮動月黃昏不知和靖意見偶到抑亦愛其句
取以咏梅但日斜為黃昏非是梅花盛開其香發
於四鼓後月色皆當午時黃更昏正此時已五鼓
矣非獨此花為然應有香之花皆然蓋晝午後陰
氣用事而花欲豔藏香夜午後陽氣用事而花敷
蕊散香耳以此知黃昏乃夜深也

皂蓋詩

嘉定癸酉臣寮奏請禁止都城青蓋兩學俱以皂蓋

出入而天府又復禁止忽有外郡叅學士入入都

釋史集編

卷之百五

三

三

不知所禁被獲入公府士人乞供對以詩曰冠蓋

相望古所然易青為皂且從權中原多少貴羅蓋

終非中都所能用者

僧詠漁翁

賈似道當國時一日居湖山有蜀僧徘徊其側賈問
汝何僧也對曰詩僧賈見湖中漁翁遂命詠之僧
請韻賈以天字為韻僧應口占詩曰漁翁無魚少酒錢
酒家門外繫漁船幾回欲脫蓑衣當又恐明朝是
雨天此詩艸木子之所紀惜不原其意也僧敢俳

徊賈側是蓋隱於僧而有爲爲之者作詩非諷乎
第一句是言朝廷乏人二句是擬已可用三四句
是欲仕而又恐蒙蔽不知耳今直述其辭而不言
其蘊藉之意亦何膾炙人口然其書亦多好詩惜
事爲國忌者不刻

楊伯子題祠像

嘉定間楊伯子爲湖州守鋤抑豪強收愛小民治聲
赫然郡士相與肖像于學宮與工部尚書戴少望
並祠伯子意不悅會陞浙東節度將行辭先聖禮
畢命取所祠画像題其上曰面有憂民色天知報
神史彙編 卷之百十五 五
國心三年風月少兩鬢雪霜深更莫留形跡誰能
辨古今不如隨我去相伴老山林遂捲藏而行當
時士子有戲和某詩者末句云可憐戴工部獨樹
不成林

僧題草鞋

有僧住山或謀攘之僧乃挂草鞋一雙于方丈前題
詩云方丈前頭挂草鞋流行坎止任安排老僧脚
底從來闊未必枯骸就此埋余謂士大夫去就亦
當如此楊誠齋立朝時計料自京還家之路費貯
以一篋鑰置卧所戒家人不許市一物恐累歸擔

日日若促裝者又聞昔有京兆尹不携家唯獎篋
一擔每晨赴別輟帳捲席食畢則洗鉢收篋以挂
棒繫散篋于廳事前常若逆旅將行者故擊擗豪
強禁抑宦寺悉無所畏予在太學館一貴人之門
一日市薪六百貫有卒微哂曰朝士今日不知明
日事何乃買柴六百貫乎予因嘆士夫之元反不
如此卒者

宋詩禁

宋寶慶中史彌遠廢立錢塘書肆陳起宗之能詩凡
江湖詩人與善者則刊江湖集以售有劉後村詩
云秋兩梧桐皇子府春風楊柳相公橋蓋哀濟邸
而誦彌遠也本用劉后山汴京即事詩曰空嗟覆
鼎誤前朝骨朽人間罵未消夜月池臺王傳宅春
風楊柳太師橋之句又教臞庵陶孫爲太學生時
以詩慫趙忠定丞相之死或嫁秋兩春風之句爲
孫所作韓侂胄下吏捕之二公遂俱得罪詩學因
是以禁此諸家傳記之說也昨見齊東野語又云
當時李知孝爲言官與曾極有彙欲坐罪無由會
江湖集中有極詩云九十日春晴景少百千年事
亂時多又改秋雨春風爲極詩并刊之予意刊集

或不可改名劉某亦難于効也不知公謹相近當時何以言之想即嫁陶孫之意聞之不深察爾

竿伎詩

石林詩話載晏元獻題竿伎詩書于中書廳壁云百尺竿頭裊裊身足跟騰挂駭傍人漢陰有叟君知否抱甕區區亦未貧荆公他日復書一詩于後云賜也能言未識真誤將心許漢陰人枯樺俯仰何妨事抱甕區區老此身但記二詩不言所以予以二詩正見晏乃質實而王好更張者也二公心地即此占知矣又韓侂胄見弄傀儡爲土偶負小兒

神史彙編

卷之百十五

王

三百六十四

者各爲迎春使姪賦之姪曰脚踏虛空手弄春一人頭上要安身忽然線斷兒童手骨肉俱爲陌上塵韓不久禍作宋趙南仲以誅李全功見忌于鄭清之史探每左右之得留于朝其後恢復事起遂分委邊面起鎮之日朝紳餞之適有呈竿伎者曹聖賦詩云又被鑼聲催上竿這番難似舊時難勸君着脚須教穩多少傍人冷眼看後師果敗皆詩識也然曹韓二首其結皆有晏意但各用事不同韓詩題雖非竿伎其義一也然實得幾諫之情惜不知名耳

竿戲詩

近日有人作竿戲詩曰人皆歡喜上高竿上去難下亦難若到上頭須把捉幾多人在下頭看此即宋人諷賈似道詩收拾乾坤一擔擔上肩容易下肩難同意

楊太后宮詞

瑞日曛曛散曉紅軋元萬國珮丁東紫宸北使班纔退百辟同趨德壽宮元宵時雨賞宮梅恭請光堯壽聖來醉裏君王扶上輦鑾輿半仗點燈回柳枝桺雨摧新綠桃蕊含風破小紅天上春光偏得早

神史彙編

卷之百十五

王

三百六十五

善義宮殿五雲中溶溶太液碧波翻雲外梅臺日月間春到漢宮三十六爲分和氣到人間曉窗生白已鶯啼啼在宮花第幾枝烟斷獸爐香未歇曲房朱戶夢回時一簾小雨怯春寒宮禁深沉白晝閒滿地落花紅不掃黃鸝枝上語綿蠻上林花木正芳菲內裏爭傳御製詞春賦新翻入宮調美人群唱捧瑤卮海棠花裏奏琵琶沉碧池邊醉九霞禁籞融融春日靜五雲深護帝王家後院深沈景物幽奇花名竹弄春柔翠華經歲無遊幸多少臺殿不修天中聖節禮非常躬率群臣上壽觴

子棹盤仍再拜侍中宣達近龍床水殿勾簾四面
風荷花簇錦照人紅吾皇一曲薰弦罷萬斛冷
解溫中繞堤翠柳忘憂州夾道紅葵安石榴御水
一溝清徹底晚涼時汎小龍舟薰風宮殿日長時
淨運天杭一局棋國手人人饒處着須知聖筭出
新奇宮殿鈎簾看水晶時常庚伏熾炎蒸翰林學
士知誰直今日傳宣與賜冰雲影低涵柏子池秋
聲輕度萬年枝要知玉宇涼多少正在觀書乙夜
時瑣窓宮漏滴銅帶午夢驚回落井梧風近樂聲
來玉宇日移花影上金鋪涼生水殿樂聲悠釣得
金鱗上御鈎聖德至仁元不殺指揮皆放小池頭
涼秋結束鬪尖新宣入毬場尚未明一朵紅雲黃
蓋底千官下馬起居聲秋高風動角弓鳴臂健常
嫌斗力輕玉璽纔傳看御箭中心雙中謝恩聲思
賢夢寢過商宗右武崇儒治道隆總覽權綱求治
理群臣減否訖屏風用人論禮見宸衷賞罰刑威
合至公天下監司二千石姓名都在御屏中家傳
筆法學光堯聖草真行說兩朝天縱自然成一體
謾誇虎步與龍跳泛索坤寧日一羊自從正位控
辭章好生躬儉超千古風化宮嬪只淡粧擊鞠由

來豈作嬉不忘鞍馬是神機揮鞭絕尾施新巧背
打星毬一點飛宮槐映日翠陰濃薄暑應難到九
重節近賜衣爭試巧綵絲新樣起盤龍角黍冰盤
餽釘裝酒闌昌歎泛瑤觴近臣誇賜金書扇御侍
爭傳佩帶香一朵榴花插髻鴉君王長得笑時誇
內家衫子新翻出淺色新裁艾虎紗簾幙深深四
面垂清和天氣漏聲遲中宮閣裏催綠繭要趁親
蚕作五絲歲歲登麥熟時密令中使視郊圻歸
來奏罷天顏悅喜阜吾民鼓玉徽小樣盤龍集翠
裘金鷄緩控五花驪綉旗開慶鈞天奏御棒先過
第一籌右詞予家所藏後有洪武己未凌雲翰跋
跋云宮詞五十首乃寧宗后所書有印辛未坤寧
秘玩六字與臣杜思忠摸刻六字今亡二十首他
日得其全補之按宋史楊后涉書史知古今此詞
爲后所作無疑但理宗子書母詩不應用秘玩圖
書而辛字或是辛字理宗或是寧宗也後人錄訛
凌氏亦欠跋明耳今併錄之於藁嗚呼此詩在元
已亡其半今不錄出淹沒必矣并記凌雲翰字彥
翀錢塘人住湖市元之貢士也

張巡傳養鶴詩

近有以張巡傳觀者或題云坐守睢陽當窮關江
淮賴此得全安至今清史雖零落舊障窓風一面
寒宋高宋宮中好養錫太學諸生題之曰萬錫盤
旋繞帝都暮收朝放費工夫何如養取南來鴈沙
漠能傳二聖書

汪水雲詩

宋季琴士汪水雲者工于詩詩皆清麗可喜杭城破
其詩有曰西塞山邊日落處北關門外雨來天南
人墮淚北人笑臣用低頭拜杜鵑又曰錢塘江上
雨初乾風入端門陣陣酸萬馬嘶嘶臨警蹕三宮
神史彙編 卷之百五十五 聖
酒淚濕鈴驚童兒睜追追徐福厲鬼終當滅賀蘭
若說和親能活國婢娟須遣嫁呼韓題王導像有
曰秦淮浪白蔣山青西望神州草木腥江左夷吾
甘半壁只緣無淚酒新亭聞水雲後從謝后北遷
老宮人能詩者皆雲水指教或謂瀛國公喜賦詩
亦雲水教之也

鄧剡辭贊詩

鄧剡齋諱剡字光薦又字中甫廬陵人宋永相信國
公客也宋亡以字行著其所賦鵲鵲辭有曰行不
得也哥哥瘦妻弱子羸存賦天長地闊多網羅南

音漸少非語多肉飛不起可奈何行不得也哥哥
其贊文丞相像有曰目煌煌兮疎星晚寒氣英英
兮晴雷殷山頭碎柱兮壁完血化碧兮心丹嗚呼
孰謂斯人不在世間又贈文丞相二詩云秋氣曉
正烈客衣早知寒把衣不能別更盡此日惟出門
一萬里風沙浩漫漫豈無兒女情爲君涕洟瀾百
年曾有盡千載無餘歡明明君臣義公獨爲其難
願持丹一寸寫入青琅玕常有撫卷人孤燈起長
嘆又云嗟子抱區區宿昔同里閭過從三十年知
心不知面思難忽重逢家亡市朝變笑我蹈海餘
神史彙編 卷之百五十五 聖
踽踽南冠殿劇談泥途際握手鞍馬倦依依斯文
意苦恨十年晚管仲偶不逢隨世本非願靈胥目
未抉端欲詣所見及茲萬里別一夕腸百轉餘生
諒須臾孤憤橫九縣庶幾太尉事萬一中丞傳又
有有過宋行宮二詩尤慷慨悲愴讀之慘然文丞
相爲叙其東海集贈之詩甚多載文山集中及丞
相在燕獄又有寄中甫詩云久要何落落末路重
依依死矣煩公傳北方人是非蓋以身後托之今
督府諸忠義傳出光薦撰在宋史

詩嘲

宋亡後北客詠詩云當日陳橋驛裏時欺他寡婦與孤兒誰知三百餘年後寡婦孤兒亦被欺

出於辛丑雜志

宋史彙編卷之一百十五

卷之一百十五

四三

宋史彙編卷之一百十六

海右閒民王圻纂集

詩話門

詩話類二

詠牛

許圉師詠牛應制逸足還同驥奇毛自偶麟欲知花跡遠雲影入天津

懷鄉

太白渡荊門詩云仍連故鄉水萬里送行舟送人之羅浮詩爾去之羅浮予還趙峨眉又淮南卧病懷

宋史彙編

卷之一百十六

一

三百九

朝憶相如臺夜夢子雲宅皆寓鄉懷之意趙蕤梓州人字雲卿精於數學與李白齊名蘓頌薦西蜀人才疏云趙蕤術數李白文章宋人注李詩遺其事并附見焉

圖經云趙漢儒趙賓之後益亭人屢徵不起所著有長短經

王維詩

王維詩膾炙人口者多矣即當時厠名執苑者或用其意或用其語殊不以爲嫌如維云猿聲不可聽莫待楚山秋孟浩然亦曰清猿不可聽沿月下湘流又維云雲黃知塞冷艸白見邊秋耿漳亦曰白

草三冬色黃雲萬里愁他如憐君不得意况復
條新劉長卿憐君不得意川谷自逶迤維露見見
三吳方知百城贊韓翃亦云頃過小丹陽應知百
城貴維爲客黃金盡還家白髮新宋唐庚桂玉黃
金盡風塵白髮新維豈學書生輩窓前老一經譚
用之莫學區區老一經維拔劍已斷天驕臂控鞍
共飲月氏頭黃山谷幄中已斷匈奴臂車前更飲
月氏頭維宿世謬詞客前身應画師而白氏長慶
集房傳往世爲詞客王道前身應画師又實用其
詩與字也

稗史彙編

卷之百六

十一

王摩詰詩今所傳僅六卷如輕陰閣小雨深院畫牖

開坐看蒼苔色欲上人衣來一首見於洪覺範天
厨禁轡人家在仙掌雲氣欲生衣二句見于董道
畫跋而本集不載則知其詩遺落多矣

王維好佛故字摩詰性致高遠得宋之問輞州別業
山水絕勝清涼寺地也維有詩名然好竊取人句
如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此英華集中詩也漢
漠水田飛白鷺陰陰夏木轉黃鸝此李嘉祐所作
但增漠漠陰陰四字

王維諷諫

司馬長卿去戰國之世未遠故其談端說鋒與策士
辨者相侶然不可謂之非正也孔子論五諫曰吾
從其諷觀說苑及晏子春秋所載以諷而從者不
可勝數蘇洵作諫論欲以儀秦之術而行逢干之
心是或一道也故戰國諷諫之妙惟司馬相如得
之司馬上林之旨惟楊子校獵得之予嘗愛王維
溫泉寓目贈韋五郎詩云漢主離宮接露臺秦州
一半夕陽開青山盡是朱旗遠碧澗翻從玉殿來
新豐樹裏行人度小苑城邊獵騎迴聞道甘泉能
獻賦懸知獨有子雲才唐至天寶宮室盛矣秦州
八百里而夕陽一半開則四百里之內皆離宮矣
此言可謂肆而隱奢麗若此而猶以漢文惜露臺
之費比之可謂反而諷末句欲韋即效子雲之賦
則其諷諫可知言之無罪聞之可戒得楊雄之旨
者其王維乎

稗史彙編

卷之百六

三

王摩詰詩

因詩減死

天寶末群賊陷兩京大掠文武朝臣及黃門宮嬪樂
工騎士每獲數百人以兵仗嚴衛送於雒陽至有
逃於山谷者而卒能羅捕追脅授以冠帶祿山尤
致意樂工求訪頗切于旬日獲梨園弟子數百人

群賊因相與大會于凝碧池宴僞官數千人大陳御唐珍寶羅列於前後樂既作梨園舊人不覺歎歎相對泣下群逆皆露刃持滿以脅之而悲不能已有樂工雷海清者投樂繩于地西向慟哭逆黨乃縛海清於戲馬殿支解以示衆聞之者莫不傷痛王維皆爲賊拘於菩提佛寺中聞之私成口號誦示裴迪曰萬戶傷心生野烟百官何日更朝天秋槐葉落空宮裡凝碧池頭奏管絃賊平以此詩得減死論明皇得錄

遺妻詩

律史彙編 卷之一百十六

四

顏魯公爲臨川內史澆風其競文教大行邑有楊志堅者嗜學居貧山妻厭其臆腥不足索書求離志堅以詩送之曰平生志業在琴書願上如今有一絲漁父尚嫌溪谷暗山妻不信出身遲金釵任意撩新髻明鏡從他別画眉今日便同行路客相逢即是下山時其妻持詩詣州請公牒以求別嫁顏公按其妻曰楊志堅素爲博學偏覽九經篇咏之閒風味可取愚妻觀其未遂有別離之心王歡之稟既虛豈遵黃卷朱叟之妻心去寧見錦衣惡辱鄉間敗俗若無褒貶僥倖者多矣決責二十

不許改嫁楊志堅秀才贈布絹二十四匹次二十石使署隨軍歷事仍今遠近咸知江左十餘年來莫有棄其夫者

賦長歌

李泌年九歲賦長歌曰天覆吾地載吾天地生計有意無不然絕粒昇天衢不然鳴珂遊帝都焉得不貴復不去空作昂藏一丈夫平生志氣多良苗請君看取百年事業就扁舟泛五湖詩成傳寫者莫不稱賞張九齡見而獨戒之曰早得美名必有所折宜自韜晦斯盡善也藏器于身古人所重况童子耶但當爲詩以賞風景詠古賢勿自矜之爲妙爾後爲文不復自言嘗以直言諷九齡九齡感悟乃呼小友

賦柳譏楊

李泌幼警敏賦詩譏楊國忠曰青青東門柳歲晏心憔悴國忠訴于帝帝曰賦柳譏卿則賦李者爲譏朕可乎

伍喬

伍喬張垓少相友善張爲翰林學士眷寵優異伍爲歙州通判作詩寄張戒去僕曰張遊宴時投之二

日張與僚友近郊會燕歡甚僕投詩云不知何
處好消憂公退携壺即上樓職事久參侯伯幕
魂常迷帝王州黃山向晚盈軒翠縣水含春遶郡
流遙想玉堂多暇日花時誰伴出城遊得詩動容
久之爲言于上召還爲考功員外郎

寄內詩

樂滔括兵不擇士族悉令赴軍自閱于毬場有士子
容止可觀進趨淹雅滔召問之曰所業者何曰學
爲詩問有妻否曰有即令作寄內詩援筆立成詞
曰握筆題詩易荷戈征戍難慣從鴛被暖怯向鴈
神史彙編 卷之百十六 木 三十五

一字行

洛州送韓中丞之湖州口號云當年意氣結羣英幾
度朝迴一字行海北天南零落盡兩人相對洛陽
城

生公講堂詩

高錫生公講堂詩高坐寂寥塵漠漠一方明月可

中亭山谷須溪皆稱其可字之妙按佛紀統祖戴
宋文帝大會沙門親御法筵食至良久衆疑日過
中僧律不常食帝曰始可中耳生公乃曰白日麗
天天言可中何得非中遂舉箸而食禹錫用可中
字本此蓋即以生公事詠生公堂非杜撰也彼言
白日可中變言明月可中尤見其妙

劉禹錫詩

元和以後詩人之全集可觀者數家當以劉禹錫爲
第一其詩入選及人所膾炙不下百首其未經選
全稿如焚絲瀑云飛流透巖隙噴酒如絲焚金釐
神史彙編 卷之百十六 七 三十五

迎初旭翻光破夕曛餘波繞石去碎綺隔溪聞却
望瓊沙際遠遙見脉分樂府絕句云大船高帆一
百尺新聲促柱十三絃揚州市裡商人女來占西
江明月天詠硯云烟嵐餘裴疊水墨兩氣氤好與
陶貞白松窓寫紫文詠鸞標體云鶻能語多情春
將天欲明始逢南陌復集東城梅疎時見影花密
但聞聲營中綠催短笛樓上欲定哀箏千門萬戶
垂楊裏百轉如簫烟景晴五言摘句如桃花迷隱
跡樓葉愁思魂又殘兵疑鶴唳空壘靜烏聲又路
塵高出樹山火遠連霞又登臺吸瑞景飛步翼神

神史彙編

卷之二百六

八

百五

感詠花云香腸陶令宅豔入孝王家園景云傳粉
琅玕節蕙香苗莖整榴花裙色好桐子藥丸成妓
席云容華本南國粧束學西京月落方收鼓天寒
更炙笙七言如中國舊流讓皇象北朝文士重徐
陵又桂嶺雨餘多鶴跡茗園晴望似龍鱗又連檣
估客吹羌笛盪漿已童歌竹枝又眼前名利同春
夢醉裏風情敵少年又野草芳菲紅錦地遊絲撩
亂碧羅天又春城三百九十橋夾岸朱樓隔柳條
又三花秀色通春幌十字春波繞宅牆又海嶠新
辭永嘉守夷門重見信陵君又水底遠山雲似雪

劉禹錫改牛僧孺文

牛僧孺赴舉之秋每爲同袍見恐曾投贄於補闕劉
禹錫對客展卷飛筆塗寫其文且曰必先革期至
矣雖拜謝寵囑終爲快快歷三十餘歲劉轉汝州
僧孺鎮漢南枉道往信宿酒酣直筆以詩誦之

神史彙編

卷之二百六

九

百五

劉承詩意才悟往年改牛文卷因戒子咸佐承雅
等曰吾欲成人之志豈料爲非况漢南尚書高謙
遠量罕有其比昔主父偃家爲公孫弘所夷稽叔
夜身必鍾會之口是以魏武戒其子云吾大忿怒
小過失慎勿學焉汝輩修進爭中爲上也僧孺詩
曰粉署爲郎四十春向來名輩更無人休論世上
昇沉事且悶鐫前見在身珠玉會成從吟唾山川
猶覺露精神莫嫌恃酒輕言語曾把文章謁後塵
禹錫詩云昔年曾忝漢朝臣晚歲空餘老病身初
見相如成賦日後爲丞相掃門人追思往事咨嗟
久幸喜春光語笑頻猶有當時舊冠劍待公三日
拂埃塵牛吟和詩前意稍解曰三日之事何敢當
焉宰相三朝主以升降百司於是移日夕方整前驅出雲漢友議

苦吟

孟浩然眉毫盡落裝袖手衣袖至穿玉維走入醋
瓮皆苦吟者也詩源拈

孟浩然詩

孟集有到得重陽日還來就菊花之句刻本脫一就
字有擬補者或作醉或作賞或作汎或作對皆不
同後得善本是就字乃知其妙唐李郢詩聞說故

園香稻熟片帆歸去就鱸魚古樂府馮子都詩有就我求清酒青絲係玉壺就我求珍肴金盤鱸鯉魚則前人已道破矣

皮日休稱孟浩然佳句有微雲淡河漢疎雨滴梧桐予嘗疑今集中無此首後見晁公武讀書志與諸名士集秘省聯句云云其寔不在集中也

孟浩然詩艸堂時偃曝蘭櫺日周旋偃曝謂偃卧曝背也用文選王僧達寒榮共偃曝之句今刻孟詩

不知其出處改作掩瀑可笑而謬者猶曰詩刻必去注釋從容咀嚼真味自長此近日強作解事

神宋集編 卷之百十六

十

兒之通弊也蓋願中有物乃可言咀嚼而出真味

若空腸作雷鳴而強爲憂齒之狀但垂飢涎耳真味何由嘗哉

水序

皮日休詩明月半窓抄水序清泉一掬授芝圖未曉水序後讀道藏仙經載紫微夫人撰水序始知有據

千石魚

前漢貨殖傳水居千石魚陂陂音波言養魚一歲收千石唐皮日休釣侶詩一斗霜鱗換濁醪注云

賣魚論斗酒乃論斤

鯉魚詩

貫元中有周存者性喜放生嘗放一鯉魚戲爲詩極佳陸贄稱之末云倘若成龍去還施潤物功後入試試題爲白雲向空盡詩旣成苦於無結忽憶鯉魚詩因改二字云倘若從龍出還施潤物功遂得通籍詩林下

藥樹

元微之詩云松門待制應全遠藥樹監搜可得知蓋有唐宣政殿爲正衙殿廷東西有四松松下待制

神宋集編 卷之百十六

十

官立班之地舊圖至今尤存

按開成元年正月詔以入閣日次對官班退立于東階松樹下須宰臣奏事畢齊至香案前各言本司事雖紫宸殿亦有松樹爲待對官立位去殿門外有藥樹監察御史監搜之位在焉唐制百官入宮殿門必搜監察所掌也太和元年詔曰自魏晉以降參用霸制虛儀搜索因習尚存朕方推表大信置人心腹况吾台宰又何間焉自今以後坐朝衆寮旣退宰臣復進奏事其監搜之事宜停

醉翁

白樂天詩兩枝楊柳小樓中
嫋嫋多年伴醉翁
醉時樂天以自謂歐陽公滁州之號不知先此已有人
白太傅之詩亦可稱詩史唐人旬休事他小說皆不
載獨長慶集有之其郡齋旬假命宴呈坐客示郡
僚詩云公門日兩衙門假月三旬衙用決簿領旬
以會親賓公多及私少勞逸常不均况爲劇郡長
安得閒晏頻下車已二月開筵始今晨初黔軍厨
突一拂郡榻塵既備獻酬禮亦具水陸珍萍醅箸
溪醕水鱸松江鱗侑食樂懸動佐歡妓席陳風流
吳中客佳麗江南人歌節點隨袂舞香遺在茵清

神史彙編

卷之百六

廿二

三六五十一

寒燄未闌酩酊氣已春衆賓勿遽起群僚且逡巡
無輕一日醉用犒九日勤微彼九日勤何以治吾
民微此一日醉何以樂吾身此詩亦自情直語實
其初到郡呈吳中諸客云待還公事了亦擬樂
吾身

又宿湖中詩云十隻畫船何處宿洞庭山脚太湖心
汎太湖寄微之詩云報君一事君應羨五宿澄波
皓月中

又夜游西武丘寺落句云搖曳雙紅旆娉婷十翠蛾
自注云容滿蟬態十妓從遊也香花助羅綺鍾梵

避笙歌領郡時將久遊山數幾何一年十二度非
少亦非多觀此諸詩白太傅可謂無隱情矣雖由
當時法網疎濶亦足以見白傳之誠心直道故白
公所至皆有惠政蘇杭二郡至今尸而祝之今之
守郡者一有于此則論者交至矣

白太傅就裴晉公乞馬裴贈以一馬戲爲詩曰君若
有心求逸足我還留意在明姝蓋用愛妾換馬事
白題答云安石風流無奈何欲將赤驥換青娥不
辭便送東山去臨老無人與唱歌

又白太傅與牛相公乞筆牛贈以一詩落句云但愁
神史彙編 卷之百十六 廿三 三六五十二

封寄去魔物或驚禪白答曰任教魔女美不動是
禪心古人風流調笑其樂如此

又牛思黯有能筆者白傳戲之曰何時得見十三絃
待取無雲有月天願得金波明似鏡鏡中照出月
中仙

又樂天好用黃紙除書字如紅旗破賊非吾事黃紙
除書無我名正聽山鳥向陽眠黃紙除書落枕前
黃紙除書到青宮詔命催是也

又蘭若二字白樂天詩作惹字押爾者切上官儀訓
薛舍人萬上宮晚景寓直懷友詩中四句云

安仁宅西臨子雲閣長嘯求烟霞高步尋蘭若此
又作日灼切一

又白樂天自警一詩云蚤老成不庇身蜂飢蜜熟
屬他人須知年老憂家者恐似二虫虛苦辛又一
詩有所悲云獸中刀鎗多怒吼鴈遭羅弋盡哀鳴
羔羊口在緣何事聞死屠門無一聲偶閱二詩錄
之亦可以警

疊體

詩有一句疊三字者如吳融秋樹詩云一聲南鴈已
先紅撼撼淒淒葉葉同是也有一句連三字者如

釋史彙編

卷之百十

五

三百九

劉駕云樹樹樹樹啼曉鶯夜夜夜深聞子規是也
有兩句連三字者如白樂天云新詩三十軸軸軸
金玉聲是也有三聯疊字者如古詩云青青河畔
艸鬱鬱園中柳盈盈樓上女皎皎當窓牖娥娥紅
粉粧纖纖出素手是也有七聯疊字者昌黎南山
詩云延延離又屬夫夫叛還還囑囑魚鰕萍落落
月經宿闇闇樹樹牆垣囑囑架庫庫參參削劍戟埃
埃銜瑩瑩數數花披靡開闔闔屋摧雷悠悠舒而安
兀兀狂以狂超超出猶奔蠢蠢駭不懋是也近時
李易安詞云尋尋覓覓見見冷冷清清淒淒慘慘戚戚

起頭連疊七字以一婦人乃能創意出奇如此

詩藏姓名

王荆公詩有老景春可惜無花可留得莫嫌柳渾青
終恨李太白之句以古人姓名藏句中蓋以文爲
戲或者謂前無此體自公始見之嘗讀雅德與集
其一篇云藩宣秉戎寄衡石崇位年紀信不留
弛張良自媿撫蘇則爲懷瓜李斯可畏不顧榮官
尊每陳農畝利居家類岩嶽負郭射飲積忌滿寵
生嫌養家恬勝智疎鍾皓月曉晚景丹霞異潤谷
永不謫山梁莫無累願將生筆學得展禽尚志從
釋史彙編 卷之百十 五 三百九

此直不疑支離疎世事則德輿已嘗爲此體

賞月持杯

元白詩和千篇元守浙東白牧蘇臺置駒通詩筒及
云有月常同賞無杯不共持其句暗合

冷淡生活

裴令公守東洛夜宴半公索聯句元白有德色有高
人自知不能加邊裂紙曰笙歌鼎沸勿作此冷淡
生活元告白曰可謂全其名也

取解詩句

白樂天守杭州東進士多奔抗取解時張祐徐凝俱

至祐曰僕爲解元宜矣疑曰君有何佳句祐曰比
露寺詩有日月光先到山河勢盡傾金山寺有樹
影中流見鐘聲兩岸聞疑曰善則善矣奈無野人
句云千古長如白練飛一條界破青山色祐愕然
疑獲選

厭倒元白

寶曆中楊相嗣復具慶下繼放兩榜時先僕射自東
洛入覲嗣復率生徒迎於潼關既出大宴新昌里
第諸生登元白俱在賦詩唯楊汝士詩後成最
佳元白歎伏汝士醉歸曰我如今壓倒元白其詩

釋史彙編

卷之百十六

十末

三九三七

警句云文章舊價留驚掖桃李新陰在鯉庭

郊居詩

柳子厚從中丞過盧少府郊居一聯云時藥閒庭延
國老開樽虛室值賢人只似稱坐客而有兩意蓋
甘州國老濁酒賢人也夢得又有藥爐燒姹女酒
瓮貯賢人近於湯燁右軍矣有爲效行詩云江干
食息呼扶老木末板緣訝宛童乃古今注禿鶯一
名扶老爾雅女蘿謂之宛童也又題一士人所居
云但遣一枝居巧婦不殊大厦賀佳賓言集人屋
居如賓客也樂天曾用巧婦對慈姑

詩家眼界

退之下視禹九州一壘集毫端長吉遙望齊州九點
烟一泓海水盃中瀉之何與老杜所謂摩胸盪層
雲決背入飛鳥者是詩家何等眼界

韓退之詩

韓退之詩多情懷酒伴餘事作詩人或謂其以酒伴
對詩人是輕詩人也予曰士大夫家酒伴非詩人固
不可見序

又退之詠華山女詩白咽紅顏長眉青送僧澄觀詩
伏犀插腦高頰權石鼎聯句詩序白鬚黑面長頸

釋史彙編

卷之百十六

七

三九三

而高結喉送李愿歸盤谷序曲眉豐頰清聲而便
體秀外而慧中飄飄裙曳長袖粉白黛綠等語皆
寫真文字也

又韓退之謂東京富兒不辨文字飲惟能醉紅裙然
予觀退之亦未是忘情者退之有二侍妾名絳桃
柳枝張籍所謂乃出二侍女合彈琵琶筆者又嘗
有詩云銀燭未銷窓送曙金釵半醉坐添春此豈
空飲文字者耶

盧緒詩

李翱尚書牧江淮郡日進士盧緒投卷來謁李禮待

之置文卷几案間赴公宇視事長女及笄見文尋
繹數四謂小青衣此人必爲狀頭李公聞之深異
其語乃慕爲婿來年果狀頭及第纔過殿試徑赴
佳婿催妝詩曰昔年將去玉京遊第一仙人許狀
頭今日已成秦晉會早教鸞鳳下妝樓廬上官舍
迎內子入庭花開乃題詩曰芍藥斬新裁當庭數
朶開東風與拘束留待細君來

閨意詩

朱慶餘作閨意詩云洞房昨夜停紅燭待曉堂前拜
舅姑妝罷低聲問夫婿画眉深浅入時無張籍訓

釋史集編

卷之百十六

八

三五六

曰題女新妝出鏡心自知明豔更沉吟齊統未足
人間賞一曲菱歌敵萬金

碧紗籠

至播客楊州木蘭寺日聞鐘聲往羅齋僧厭苦之飯
後擊鐘播慚題詩壁上云上堂已了各西東慚愧
聞黎飯後鍾後二紀鎮揚州訪舊詩已碧紗籠之
矣援筆續云三十年來塵土面于今始得碧紗籠
今劇本作呂蒙正誤矣

李羣玉

李羣玉既解天祿之任而歸涇陽經二妃廟題詩二

首曰小孤洲北浦雲邊二女明妝尚儼然野廟向

江春寂寂古碑無字草芊芊東風近墓吹芳芷落

日深山哭杜鵑猶似含顰望巡狩九疑如黛隔湘

川又曰黃陵廟前莎草春黃陵女兒茜裙新輕舟

小楫唱歌去水遠山長愁殺人後又題曰黃陵廟

前春已空子規滴血啼松風不知精爽落何處疑

是行雲秋色中李自以第三篇春空便到秋色踟

踟欲改之乃有二女郎見曰兒是娥皇女英也二

年後當與郎君爲雲雨之遊李乃志其所陳俄而

影滅遂禮其神像而去重涉湖嶺至于潯陽太守

釋史集編

卷之百十六

九

三五七

曰不知足下是虞舜之辟陽侯也羣玉題詩後二

年乃逝於洪州段乃爲詩哭之曰酒裏詩中三十

年縱橫唐突世喧喧明時不作禰衡死做盡公卿

歸九泉又曰曾爲黃陵事今爲白日催老無兒女

累誰哭到泉臺

出雲溪友議

口吻生花

張祐苦吟妻奴喚之不應以責祐祐曰吾方口吻生

花豈恤汝輩

白氏金鑑錄

李賀詩

李賀以歌詩調韓吏部時爲國子博士分司送客
極因門人以呈爲解帶卸袍旋讀之首篇雁門太
守行曰黑雲壓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鱗開忙束
帶命邀之

兩頭娘子

楊汝士尚書鎮東川其子溫及第開宴汝士命營妓
人與紅綾一匹詩曰郎君得意及青春蜀國將軍
又不貧一曲高歌綾一匹兩頭娘子拜夫人

盧肇

王鐸富有才情教舉未捷門生盧肇等公薦于春官
釋史彙編 卷之百六 主 二五九六

云同盟不嗣賢者受飢相子負薪優臣致誚乃旌
錄嘉句曰擊石易得火扣人難動心今日朱門者
曾恨朱門深殷聞藹然果擢上第出抒情時

鄭蜀賓

唐長壽中有榮陽鄭蜀賓頗善五言竟不開達年老
方授江左一尉親朋餞別于上東門蜀賓賦詩置
別曰畏途方萬里生涯近百年不知將白首何處
入黃泉酒酣自詠聲調哀感滿座爲之流涕竟卒
於官出唐詩

劉希夷

唐劉希夷一名庭芝汝州人少有文華好爲宮體詩

詞旨悲苦不爲時入所重善彈琵琶常爲白頭翁
詠云今年花落顏色改明年花開復誰在既而自
悔曰此詩誠與石崇白首同所歸何異也乃更作
一聯云年年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既而
歎曰此句復似向識矣然死生由命豈復由此乃
兩存之詩成未周歲爲奸人所殺或云宋之問害
之後孫昱撰正聲集以希夷詩爲集中之最由是
大爲時人所稱出唐詩話

暖笙

釋史彙編 卷之百六 主 二五九七

笙中有簧以火炙之樂家謂之暖笙故陸贄望贈遠
詩云妾思冷如簧時時望君暖亦巧於用韻

陸暢

唐陸暢雲陽公主出降都尉劉氏朝士舉爲僕相內
人以陸吳音才思敏捷凡所調戲應對如流復以
詩嘲之陸亦酬和六宮大喜凡十餘篇嬪娥皆諷
誦之例外別賜宮錦十段榜伽藍唾盂以賞之內
人詩云十二層樓倚碧空鳳鸞相對立梧桐雙成
走報監門衛莫使吳歛入漢宮或謂內學宋若蘭
若昭姊妹所作陸訓曰粉面仙郎選聖朝偶逢秦

女學吹簫須教翡翠聞王母不奈鳥鵲噪鵲橋出

平曾

唐平曾恃才傲物多犯諱忌僕射薛平出鎮浙西投
謁禮遇稍薄乃留詩以諷曰梯山航海幾崎嶇來
謁金陵薛大夫髭髮堅時趨劍戟衣冠儼處拜冰
壺誠知兩軸非珠玉深媿三縑郵旅途今日楚江
風正好不須迴首望勾吳薛聞之遣吏迎還厩留
數日又獻繫曰馬詩曰白馬披鬃練一團今朝被
繫欲行難雪中放出空尋跡月下牽來只見鞍向
神宋集編卷之百六

僧靈徹

唐江西帥韋丹與東林僧靈徹忘形之契篇什唱和
月四五焉序曰徹公近以匡廬七詠見寄及吟咏
之皆麗絕於文圃也即蓮花峯石鏡流泉聽明水白鹿洞賦虹橋康王廟為
社此七咏者俾予益發歸歎之興偶為思歸絕句
詩一首以寄上人詩云王事紛紛無暇日浮生丹
冉只如雲已為平子歸休計五老巖前必共聞

訓曰年老身閒無外事麻衣草座亦容身相逢
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見一人出雲溪友談

孩兒詩

路德延儋州岩相之猶子也數歲能為詩居學舍中
嘗賦芭蕉詩曰一種靈苗異天然體性虛葉如斜
界紙心似倒抽書詩成翌日傳於都會儋州坐事
誅故德延久不能振光化初方就舉擢第大有詩
價又為感舊詩曰初騎竹馬咏芭蕉嘗忝名卿誦
滿朝五字便容過絳帳一枝尋許折丹霄豈知流
落萍蓬遠不覺推遷歲月遙國境未寧身未立至
神宋集編卷之百六

李頎巷守筆歌天祐中授左拾遺會河中節度使
朱友謙領鎮辟掌書記友謙初頗禮待之然德延
性浮薄驕慢動多忤物友謙稍解體德延乃作孩
兒詩五十韵以刺友謙友謙聞而大怒乃沈之黃
河詩實佳作也爾後雖繼有和者皆去德延遠矣
詩曰情態任天然桃紅兩頰鮮乍行人共看初語
客多憐臂膊肥如瓠肌膚軟勝綿長頭纔覆額分
角漸垂肩散誕無塵慮道過古地仙掛衙朱榻上
喝道画堂前合調歌楊柳齊聲踏蓮走堤衝細
雨奔巷趁輕烟嫩竹乘為馬新蒲掉作鞭罵

鑣繫侗子採絲牽擁鶴歸晴島驅鵝入暖泉楊花
爭弄雪榆葉共收錢錫鏡當胸挂銀珠對耳懸頭
依蒼鶻裏袖學柘枝擅酒帶丹砂暖茶催小玉煎
頻邀壽花插時乞繡針穿寶匣擎紅豆妝奩拾翠
鈿短袍披素褥方帽戴靴履展画趨三聖開屏笑
七賢貯懷青杏小垂額綠荷圓驚滴沾羅淚嬌流
汚錦延俄書饒姪姪憎樂巧遷延弄帳鸞銷映藏
含鳳結纏指敲迎使鼓筋撥賽神絃庶拂魚鉤動
簞催雁柱偏基圖添路画笛管欠聲鐫惱客初酣
睡驚僧半入禪尋蛛窮屋瓦探雀遍樓椽拋果忙
雜興集編 卷之百十六 五
關口藏鉤亂出拳夜分圍槽拙朝聚打鞦韆折竹
蘘泥燕添絲放紙鳶互誇輪水陸相放放風旋旗
小裁紅綃書幽截碧牋遠鋪張鵲網低控射蟬弦
吉語時時道謠歌處處傳匿窓肩乍曲遮路臂相
連闌艸當春逕爭毬出晚田柳傍慵獨坐花底困
橫眠等鵲潛離畔曉蛩伏砌邊傍枝拈舞蝶畏樹
捉鳴蟬平島誇跨上層崖逞捷緣嫩苔車跡小深
雪履痕全競指雲生岫齊呼月上天蟻窠尋逕斷
蜂穴迭階填樵唱迴深嶺笙歌下遠川壘材爲屋
木和土作盤筵險砌高臺石危挑峻塔磚忽昇隣

舍樹偷上後池船項素稱師日甘羅作相年明時
方在德勸爾減狂顛

王建宮詞

王建以宮詞著名然好事者多以他人之詩謀之今
世所傳百篇不皆建作也予觀詩不多所知者如
新鷹初放兔初肥白日君王在內稀薄暮千門臨
欲鎖紅粧飛騎向前歸黃金捍撥紫檀槽絃索初
張調更高盡理昨來新上曲內官簾外送櫻桃張
籍宮詞二首也洎盡羅巾夢不成夜深前殿按歌
聲紅顏未老恩先斷斜倚薰籠坐到明白樂天宮
詞史彙編 卷之百十六 五
詞也問吹玉殿昭華管醉折梨園縹帶花十年一
夢歸人世絳綰猶封紫臂紗杜牧之出宮人詩也
銀燭秋光冷畫屏輕羅小扇撲流螢天街夜色涼
如水臥看牽牛織女星杜牧之秋夕詩也賈仗平
明秋殿開且將團扇共徘徊玉顏不及寒鴉色猶
帶昭陽日影來王昌齡長信秋詞也日晚長秋簾
外報望陵歌舞在明朝添爐欲焚薰衣襟憶得分
時不忍燒日映西陵松柏枝下臺相顧一相悲朝
來樂府歌新曲唱着君王白作詞劉夢得魏宮詞
二首也夫人親筆又別有六十六篇者乃近世好

事者旋加搜索續之語意與前詩相類者極少誠
爲亂真世又有王岐公宮詞百篇蓋亦依托者

宮詞証誤

予首卷辨王建宮詞多襍以他人所作今乃知所知
不廣蓋有建自作宮詞百篇傳其集者但得九十
首蜀本建集可攷後來刻梓者以他人十詩補之
故爾混淆予既辨其人矣尚有二首云殿前傳點
各依班召對西來入語蠻上得青花龍尾道側身
偷覲正南山鴛鴦瓦上忽聞聲書寢宮娥夢裡驚
疑是舊王金彈子海棠巢下打流鶯未詳誰作也

神史彙編

卷之百十六

主末

三百七十五

所遺十篇今見于洪文敏所錄唐人絕句中然不
知其所自得其詞云忽地金輿向月陂內人接着
便相隨却回龍武軍前過當殿教開臥鴨池盡作
天河刻作牛玉梭金鑷彩橋頭每年宮女穿針夜
勅賜親登乞巧樓春來曉困不梳頭嬾逐君王北
苑游走向玉階花下坐簸錢贏得兩三籌紅燈睡
裡看春雲月上三更直宿分金砌雨來行走滑兩
人擡起隱金裙蜂鬚蟬翅薄鬆鬆浮動搔頭自有
風一度出時拋一遍金條零落滿函中教偏宮娥
唱曲詞暗中頭白没人知樓中日日歌聲好不聞

從初學阿誰彈棋玉指兩參差塔局臨塵闕着危
先打腳頭紅子落上三金字半邊垂宛轉黃金白
柄長青荷葉子画鴛鴦把來不是呈新樣欲進微
風到御床供御香方加減頻水沉山麝每回新內
中不許相傳出已被豎家寫與人藥童食後進雲
漿高殿無風扇少涼每到日中重掠髻換衣騎馬
繞宮廊

王建被劾

唐王建初爲渭南縣尉值內官王樞密者盡宗人之
分然彼我不均復懷輕謗之色忽因過飲語及樞

神史彙編

卷之百十六

主末

三百四十八

璽信任中官起黨錮典廢之事樞密深憾其讒詰
曰吾弟所有詞天下皆誦於口禁掖深遠何以知
之建不能對故元稹以嘗有宮詞詔令隱其
廷以爲孔光不言溫樹者慎之至也及王
奏劾因爲詩以讓之乃脫其禍也建詩曰先朝
坐鎮相隨今上春光見長時脫下御衣偏得
來龍馬每教駢常承密旨還家少獨奏邊情出
遲不是當家煩向說九重爭遣外人知

沙門知詩

唐元和中長安有沙門不記善病人文章尤

意相合之處張籍頗志之冥搜愈切思得句曰
因送人處憶得別家時徑往誇楊乃曰此應不合
前章意僧榮曰此有人道了籍曰向有何人僧冷
吟曰見他桃李發思憶後園春籍因撫掌大笑

周匡物

周匡物字幾本漳州人唐元和十二年王播榜進士
及第時以歌詩著名初周以家貧徒步應舉落魄
風塵懷刺不偶路經錢塘江乏僦船之資久不得
濟乃于公館題詩云萬里茫茫天漣逢秦皇底事

釋宋綬編

卷之百六

宋

三

不登橋錢塘江口無錢過又阻西陵兩信潮郡牧
出見之乃罪津吏至今天下津渡尚傳此詩諷誦
舟子不敢取舉選人錢自此始

閩川名士傳

李蔚

唐丞相李蔚鎮淮南日有布素之交孫處士不遠千
里徑來修謁蔚浹月留連一日告發李敦舊分遊
河祖送過於橋下波瀾迅激舟子舉篙濺水近坐
飲妓濕衣尤甚李大怒令擒舟子送于所司處士
拱而前曰因茲寵餞是某之過敢請筆硯畧抒荒
蕪李從之乃作柳枝詞曰半額微黃金縷衣玉搔

頭晨鳳雙飛從教水濺羅裙濕還道朝來行雨歸
李覽之釋然歡笑賓從皆贊之命伶人唱其詞樂
飲至暮舟子赦罪更有李嶸獻詩云雞樹烟含瑞
氣凝鳳池波待玉山澄國人久倚東關望擬築沙
堤到廣陵後果入相

出抒情詩

沈亞之

沈亞之夢作秦穆公主挽詞云泣墓一枝紅生同死
不同金鈿墜芳艸香綉滿春風舊日聞蕭處官樓
月正中梨花寒食夜深閉翠微宮

李益詩

釋宋綬編

卷之百十六

元

三

李益之詩話云會真記隔牆花影動疑是玉人來本
於李益開門風動竹疑是故人來然古樂府風吹
窓簾動言是所歡來其詞乃齊梁人語又在益先
矣近世刻李益集不見此詩惟曾慥詩圓載其全
篇今錄于此微風警暮坐臨牖思悠我開門風動
竹疑是故人來時滴枝上露稍沾階下苔幸當一
入幌爲拂綠琴埃題云竹窓聞風寄苗發司空曙

崔魯詩

崔魯華清宮詩四首每各精練奇麗達出李蒙山杜
牧之上而散見于唐首及品彙漁隱叢語長安

志中各載其一而已今並錄于此其一曰門橫金
鎖闥無人落日秋聲渭水濱紅葉下山寒寂寂濕
雲如夢雨如塵其二曰銀河漾漾月輝輝樓碍星
邊織女機橫玉叫雲天似水滿空霜霰不停飛其
三曰障掩金鷄蓄禍機翠華西拂蜀雲飛珠簾一
閉朝元閣不見人歸見燕歸其四曰艸遮回磴絕
鳴鑾雲樹深深碧殿寒明月自來還自去更無人
倚玉闌干

暖迺歌

劉京史瀟湘舟中聽夷女唱暖迺歌云夷女采山焦

柳史彙編

卷之五十六

三千

三四十二

緝紗浸江水野花滿髻粧粉紅間歌暖迺深峽裏
暖迺知從何處生當年泣舜斷腸聲翠華寂寞嬋
娟沒綠篠空餘紅淚情青煙冥冥覆杉桂崖壁凌
天風雨細昔人怨恨此地遺碧杜細粧含怨姿清
猿未盡鼯鼠切汨水流到湘妃祠北人莫作瀟湘
遊九疑雲入蒼梧愁暖迺楚人歌也元結集作款
乃字不同而義一此詩世亦罕傳且錄之

賈休

僧賈休詩乾坤有正氣散入詩人脾聖賢遺清風不
在惡木枝千人萬人中一人兩人知意在東溪日

世開葉落時幾擬以黃金鑄作鍾子期考之休僧
姓姜氏字德隱婺州人以詩干錢鏐王頗自負傲
睨不合遂入蜀有西岳集十卷蓋緇衣高流也

天醉

李商隱詩云洛陽宮殿鬱嵯峨六國樓臺豔綺羅自
是當年秦帝醉不關天地有山河末兩句不可曉
昌黎同論詩以爲秦帝合作天地天地合作秦帝
事在張平子西京賦曰昔者天帝悅穆公而觀之
享以鈞天廣樂帝有醉焉乃爲金策錫用此土而
剪諸朝正是事也曰天帝醉暴金隄隄石列仙贊
云秦穆受金策祚世之業史載秦地雨金三日金
隄隄石其謂是也嗚呼天帝有時而醉耶

櫻桃詩

書籍傳刻易至訛舛如王右丞勅賜櫻桃詩總是寢
園春薦後非閑御苑烏啣殘文苑英華本作纔是
蓋纔字與下句方有照應總字有何意義既經俗
人一改遂傳誤至今乃知書籍中此類甚多惜無
人爲之辨証

西澗詩

韋蘇州滁州西澗詩有手書刻在太清樓帖中本

獨憐幽州澗邊行尚有黃鸝深樹鳴春潮帶雨晚
來急野渡無人舟自橫蓋憐幽州而行於澗邊當
春深之時黃鸝尚鳴始于情性有閑今集本與選
詩中行作生尚作上則與我了無與矣其爲傳刻
之訛無疑

李頎詩

李頎集寄基母潛詩風流三梔今公香蓋用荀彧事
也荀彧爲中書令好熏香其生處常三日香今徐
庵西五十家唐詩李頎集中作風流三揖令公鄉
蓋因不知荀彧事遂改作鄉字然文義不屬又換
一揖字尤可笑

璿公山池詩

五十家唐詩李頎題璿公山池片石孤雲窺色相清
池皓月照禪心孤雲改作孤峯皓月改作白月夫
既言片石又言孤雲床架屋若白月則前
無所本只是杜撰以啓後人換字之端蓋唐詩爲
庸俗人所改如此類甚多

杜牧之詩

杜牧之詩遠上寒山石逕斜白雲生處有人家有觀
筆刻在甲秀堂帖中今本作深不建生字

淨林寺詩

某母潛題淨林寺頂山禪院詩塔影挂清漢鐘聲出
白雲集本與諸選詩皆作和河岳英靈集亦取鐘
聲和白雲爲警句余初疑鐘聲如何與白雲相和
恐其未穩後見文苑英華作扣白雲乃知言寺之
塔影挂于清漢鐘聲出于白雲則是扣于白雲之
中也以形容山頂之高殊渾成勝和字

唐詩

初唐詩文移北斗成天象酒遍南山作壽杯今人皆
誤作酒近蓋移是活字近是死字唐人之律甚工
專以字之虛實爲活作眼目豈容以死字對活字
且南山之送酒原是詩意近字終無意義必爲泥
遍無疑

徐賢妃詩

徐賢妃詩井上天桃偷面色簷前嫩柳覺身輕余曰
覺字當是學字蓋天桃尚偷其面色嫩柳猶學其
身輕始有意味若覺字則索然矣

楊柳枝

楊柳枝即古折楊柳枝義也本歌亡隋之曲故陳子
昂有詩云萬里長江一帶開畔邊楊柳幾千

帆未落千戈起惆悵龍舟去不回劉禹錫曰楊
江頭烟景迷隋家宮樹拂金堤嵯峨猶有當時色
半醺波中水鳥栖又韓琮云昌樂隋堤事已空萬
條猶舞舊東風晉和凝云萬枝枯槁怨亡隋侶爭
吳臺各自垂是也後白居易有愛妓樊素善歌小
蠻善舞故當時詩曰櫻桃樊素口楊柳小蠻腰年
既高邁小蠻方豐艷乃作楊柳枝詞以托意曰一
樹春風萬萬枝嫩于金色軟于絲永豐西角荒園
裏盡日無人屬阿誰及宣宗朝國樂唱是辭帝問
誰製永豐在何處左右具以對時永豐坊西南角
神史彙編 卷之百六 五 三

因錄出其一韻者置之于左庶可以見先賢用
之工拙也劉禹錫詩云花萼樓前初折時美人樓
上闌腰枝如今拋擲長街裏露葉如啼欲恨誰城
外西風吹酒旗行人揮袂日西時長安陌上無窮
樹惟有垂楊管別離白居易曰紅板橋邊青酒旗
館娃宮暖日斜時可憐雨歇東風定萬樹千條各
自垂韓琮曰枝闌纖腰葉闌眉春來無處不成絲
霸陵原是多離別少有長條拂地垂溫庭筠曰陌
上河邊千萬枝怕寒愁雨盡低垂黃金綫短人多
折已恨東風不展眉楊巨源曰江邊楊柳綠烟絲
神史彙編 卷之百六 五 三

園中有垂柳一株柔條極茂因命使取二枝植禁
中居易感上知名且好尚風雅又作一章云一
柳殘委泥土雙枝榮耀植天庭定知玄象今春後
柳宿光中添兩星故後盧貞等和其題曰一樹依
依在永豐兩枝飛去杳無踪玉皇曾採人間曲應
逐歌聲入九重劉禹錫曰塞北梅花羌笛吹淮南
桂樹小山詞請君莫奏前朝曲聽唱新翻楊柳枝
此自是爲白氏楊柳枝而作也今人演爲一
知其故而六朝樂府收之亦不辨也不然樂府
前已有其詩可知矣及唐咏此題極多偶爾

立馬煩君折一枝惟有東風最相惜慙慙更向手
中吹然當時傳誦惟劉白爲最而晚唐薛能又謂
劉白之句雖有才思似太拘僻且宮商不高
十九首以壓之今亦舉一韵者二首以見工拙
上江邊嫋嫋垂日高風靜絮相隨青樓一樹無人
見正是女郎眠覺時又曰劉白蘇臺總近時當時
章句是誰推纖腰舞盡春楊柳未有儂家一首
其妄自尊大如此以今較之豈能追劉白醜籍之
萬一耶又古有折楊柳行可謂甚古謝靈運
作之餘不多見也復有月節折楊柳雖是

似近于唐人意矣

詩用數目

漢宮一百四十五多下珠簾閉瑣窓何處營巢夏將
半茅簷烟寺語雙雙此杜牧燕子詩也一百四十
五見文選注大抵牧之詩好用數目梁積如南朝
四百八十寺二十四橋明月夜故鄉七十五長亭
是也

寄達詩

張迥少年苦吟未有所得夢五色雲自天而下取一
團吞之遂精雅迥異有寄達詩曰錦字憑誰達

稗史彙編 卷之百六

庚

三五

虬髯又枯夜長燈影滅天遠鴈聲孤蟬鬢凋將盡
虬髯白也無幾回愁不語因看朔方圖携卷謁齊
已點頭吟諷爲改虬髯黑在無迥遂拜爲一字師

兩詩暗合

劉長卿餘于旅舍云搖落暮天迥丹楓霜葉稀孤城
向水閉獨鳥背人飛渡口月初上鄰家漁火歸鄉
心正欲絕何處搗征衣張籍宿江上館云楚驛南
渡口夜深來客稀月明見潮上江靜覺鷗飛旅宿
今已遠此行殊未歸離家久無信又聽搗寒衣
詩偶似次韵

詩含譏刺

說者謂王右丞終南詩皆說時宰云太乙近天都直
山接海隅言勢位盤據朝野白雲迴望合青靄入
看無言徒有表而無內也分野中峰變晴陰衆星
殊言恩澤偏也欲投何處宿隔水問樵夫言畏禍
深也

詩用故事

劉子儼新蟬云風來玉宇鳥先覺露下金莖鶴未知
雖有故事何害爲佳如楊大年云峭帆橫渡官橋
柳疊鼓驚飛海岸鷗其不用故事豈不佳乎

稗史彙編 卷之百六

庚

三五

肉駝

早在岐山見秦州進一馬駝如斗項下重胡倒立毛
生肉端番人云此肉駝乃知鄧公驄馬行肉駝碾
礪連錢動當作肉駝

郊島詩窮

唐世詩人類多窮士孟郊賈島之徒尤能刻篆窮苦
之言以自喜或問二子誰窮特甚曰閬仙甚也何
以知之以其詩見之郊曰種稻耕白水負薪斫青
山島云市中有樵山我舍朝無烟井底有甘泉釜
中無薪燃蓋孟氏薪米自足而島家業未俱無也

誠可嘆然二子名稱高于當世其餘林翁處士用意精到者往往有之若鷄聲市店月人迹板橋霜則羈旅流離之態見于數字中至於野塘春水漫花塢夕陽遲則春物融怡人情和暢又有言不能盡之妙茲亦精意刻琢之所得者耶

荳蔻詩

杜牧之詩娉娉嫋嫋十三餘荳蔻稍頭二月初劉孟熙謂本草云荳蔻木開者謂之含胎花其所引本莖是言少而娠非也且牧之詩本咏嫋女言其美而且少未經事人如荳蔻花之未開耳此謂風情言非爲求嗣言也若嫋而娠人方厭之以爲綠荳成陰矣何事入詠乎

戎昱不改姓

京兆李繼欲以女妻戎昱令戎改姓戎辭焉有千金未必能移姓之句貫休以詩謁錢王云淸堂花醉三千客一劍霜寒十四州王甚喜遣人諭之令改十四爲四十乃可相見貫休曰州亦難添詩亦難改孤雲野鶴何天不飛遂入蜀事孟知祥事與昱相類

牡丹佳句

吳興間畫工程修已始以孝廉召入籍故上不甚以畫流擬之會暮春內殿賞牡丹上顧問修已京邑傳唱牡丹詩誰爲首出修已對曰臣聞公卿間多吟賞中書舍人李正封詩曰天香夜洙承國色朝酣酒上嗟賞移時笑謂貴妃曰寶鏡臺前宜飲以一紫金盞酒則正封之詩見矣

白牡丹詩

唐裴璘白牡丹詩題慈恩寺壁敬宗幸寺見之令宮嬪諷念及暮遂滿六宮南部新書載此詩云長安豪貴惜春殘爭賞先開紫牡丹別有玉盃承露冷無人肯向月中看玉盃承露月中狀白牡丹之妙盡矣案神仙吳猛傳猛登廬山見一叟坐樹下以玉盃承甘露授猛此語不徒然也

金鎖曲

唐僖宗朝自內製袍千領賜塞外吏士神策將七馬直于袍絮得鎖一枝詩一首云玉燭製袍夜金刀呵手裁鎖情寄千里鎖心終不開直質鎖于市爲人告其將并得詩奏聞僖宗令馬直赴闕以宮人賜直爲妻有情者爲金鎖曲流于世

詩歌

唐球屈蜀中所著詩然稿爲圓納之大瓢中後臥床
投瓢于江曰斯文苟不沉沒得者方知我苦心爾
流至新渠有識者曰唐山人瓢也接得之唐詩紀
事曰球屈蜀之味江山方外之士也北夢瑣言曰
球詩思遊歷不出二百里

檀色

畫家七十二色有檀色淺赭所合古詩所謂檀画荔
枝紅也而婦女暈眉色似之唐人諸詞多用之如
徐凝宮中曲云檀粧惟約數條霞花間詞云鈿
檀粉淚縱橫又臂簪檀印齒痕香又斜分八字

釋史集編

卷之百十六

四

檀蛾是也又曰卓女燒春釀美小檀霞則言

似檀色伊孟昌黃蜀葵詩檀點佳人噴異香
雨中荷花詩檀粉不勻香汗濕則又指花色似
色也

李端古別離詩

李端古別離詩云水國葉黃時洞庭霜落夜行舟
商賈宿在楓林下此地送君還茫茫似夢間後
知幾日前路轉多山巫峽通湘浦迢迢隔雲
晴見海樓月落聞鐘鼓人老自多愁水深難
清霄歌一曲白首對汀州與君桂陽別令君岳

待後事忽差池前期日空在水落鴈噉數洞庭波
浪高遠山雲似蓋極浦樹如毫朝發能幾里暮來
風又起如何兩處愁皆在孤舟裏昨夜天月明長
川寒且清菊花開欲盡薜蘿來泊生下江帆勢速
五兩遙相逐欲問去時人知投何處宿空令猿嘯
時泣對湘潭竹此詩端集不載古樂府有之然題
曰二首非也本一首耳其詩真景實情婉轉悵惘
來之徐庾之間且罕况晚唐乎大曆已後五言古
詩選者惟端此篇與劉禹錫搗衣曲陸龜蒙朱
中鏡溫飛卿悠悠復悠悠四首耳

釋史集編

卷之百十六

四

三羅詩

晚唐江東三羅羅隱羅虬羅鄴也皆有集行世當以
鄴爲首如閨怨云夢斷南窓啼曉鳥新霜昨夜下
庭梧不知簾外如珪月還照邊庭到曉無南行云
臘晴江暖鵲鵲飛梅雪香沾越女衣魚市酒村相
識偏短船歌月醉方歸此二詩隱與虬皆不能及

黃巢詩

陶穀五代亂紀載黃巢遁免後祝髮爲浮屠有詩云
三十年前州上飛銖衣着盡換僧衣天津橋上無
人問獨倚危闌看落暉近世王仲言亦信筆書

塵錄殊不知此乃元微之贈智度詩寧易礫裂合
二爲一元集可考也其一云四十年前馬上飛功
名裁盡擁裨衣石榴園下擒生處獨自閑行獨自
歸其二云三陷思明三突圍鉄衣拋盡衲裨衣天
津橋上無人識閒凭闌干望落暉

讒詩

世傳聽讒詩曰讒言謹莫聽聽之禍殃結君聽臣遭
誅父聰子當決夫妻聰之離兄弟聰之別朋友聰
之疎骨肉聰之絕堂堂八尺軀莫聽三寸舌舌上
有龍泉殺人不見血不知何人作詞意明切類白

神史彙編

卷之三百六

四

紫玉尺

魏絳宋書曰王者不藏金玉則紫玉見于深山貫休
詩欲贈之紫玉尺白銀鐙蓋用此也

七十二行

至臺詩入門時左顧但見鴛鴦雙鴛鴦七十二羅列
自成行孟東野和蒿微歌仙機軋軋飛鳳凰花開
七十有二行不知皆用七十二取何義也

盧詩三遇

唐盧延讓業詩二十五舉方登第一其卷中有狐

官道過狗判店門開之句租庸張相親見此事每
稱賞之又有餓貓臨鼠穴饞犬舐魚砧之句爲成
中令見賞又有栗爆燒毡破貓跳觸鬚爲王先
生所賞公謂人曰平生投謁公卿不意得力于猫
兒狗子人聞而笑之

詩不經意

晉掃匈奴不顧身五千貂錦喪胡塵可憐無定河邊
骨猶是深閨夢裡人此唐人陳陶詩後兩句蓋謂
地遠不知其死而尚夢見命意可爲精到然讀之
初若不經意者在今人不知費多少說乃爾爾

神史彙編

卷之三百六

四

崔涯張祐

唐崔涯吳楚狂士也與張祐齊名每題詩倡肆無不
誦于衢路譽之則車馬繼來毀之則盆盤失惜嘗
嘲一妓曰雖得蘇方木猶貪玳瑁皮懷胎十箇月
生下崑崙兒又布袍披襖火燒毡紙補空篋麻接
弦更着一雙皮屐子紇梯紇榻出門前又嘲李端
端黃昏不語不知行鼻伴烟窗耳似鐺獨把象牙
梳插髻崑崙山上月初生端端得詩憂心如病使
院飲迴遙見二子躡屐而行乃道傍再拜兢惕曰
端端祗候三六郎伏望哀之乃重贈一絕句以之

飾之云覓得黃鵠轂綉鞍善和坊裏取端端楊州
近日渾成雪一朶能行白牡丹于是富豪之士復
鑲其門或戲之曰李家娘子纔出墨池便登雪嶺
何爲一日黑白不均紅樓以爲笑樂無不畏其嘲
譏希涯久在維揚天下晏清篇詞縱逸責達欽憚
呼吸風生出雲漢

楊巨源詩

張弘靖三世掌綸誥秉鈞軸楊巨源詩云伊陟無聞
祖章賢不到孫時稱其善與張家說門戶

杜詩

神史集編

卷之百十

四

三

掖垣竹埤梧十尋洞門對雷常陰陰雷字從別本文
選云二堂對雷此春深詩也或作雪非

詩人得名

曲終人不見注上數峰青錢起以是得名故國三千
里深宮二十年張祐以是得名微雲淡河漢疎雨
滴梧桐孟浩然以是得名烏宿池邊樹僧敲月下
門賈島以是得名画棟朝飛南浦雲珠簾暮捲西
山雨王勃以是得名華裾織翠青如葱入門下馬
氣如虹李賀以是得名

陽關三疊

舊傳陽關三疊今歌者每句再疊而已若通一首又
再疊皆非是每句三唱以應三疊則叢然無復節
奏有文勛者得古本陽關每句皆再唱而第一句
不疊乃知唐本三疊如此樂天詩云相逢且莫推
辭醉聽唱陽關第四聲指勸君更盡一杯酒一句
若一句再疊則此句當爲第五聲今爲第四則第
一句不疊審矣

劉綺莊詩

續南部烟花錄有劉綺莊楊州送人詩云桂楫木蘭
舟江竹箭流故人從此去還望不勝愁落日低

神史集編

卷之百十

四

三

帆影歸風引棹謳思君折楊柳淚盡武昌樓綺莊
不知何時人詳詩之聲調必初唐也

一字師

李建州頗與方處士于爲吟友頗有四皓詩自言奇
絕云東西南北人高迹此相親天下已歸漢山中
猶避秦龍樓曾作客鶴氅不爲臣獨有千年後青
青廟水春示于千十笑而言善則善矣然內有二
字未穩作字太粗而難換爲字甚不當于聞率上
之濱莫非王臣請改爲字作稱字頗遂拜爲一字
之師

媛屋

里巷間有遷居者鄰里隣金治具過之名媛屋乃古
考室之義或謂媛屋爲俗言常觀王建宮詞太儀
前日嬪房來囑向朝陽乞藥裁勅賜一窠紅踴躍
謝恩未了奏花開則媛屋之語亦有自來矣

舉子詩

盧白與太平裴公早同研席及公主文虛白猶舉
進士簾前獻詩曰二十年前子夜中一般燈燭一
般風不知歲月能多少猶着麻衣待至公

鵲蚌詩

神史彙編

卷之百十六

聖

三

有一生失杯酒之歡相訟于縣縣令解之對曰今日
之事鵲蚌相持爲題所作若善吾爲二生居間二
生遂聯句云老蚌親陽出淺灘野禽何事忽相干
身離海底朱顏損脚傍灘頭翠羽殘閉口只因開
口禍入頭方見出頭難早知利入漁翁手雲水飛
濤各自安縣令大善之遂爲之解蓋二生才士偶
以小嫌相訟即有因而爲構者故云云二生失其
姓名

神史彙編卷之一百十六

神史彙編卷之一百十七

海右閔民王圻纂集

詩話門

詩話類四

古樂府

古樂府古人師手匠心而又情真景切其詞自佳今
人就題擬作如画者寫真雖形肖而生人之
神氣安可得哉杜少陵不擬自作如前後出
塞新婚別無家別新安吏等篇皆參之樂府何啻
伯仲蓋平日造詣有淵然自得之趣故臨文神情
自別此不可與駟儔色相者論也

解義

古之樂府詩章皆被之於樂今樂府數句後則曰一
解又數句曰二解如此言者蓋即古人之一段義
終則於瑟上解一柱馬也

君馬黃

君馬黃古詞云君馬黃臣馬蒼二馬同逐臣馬良終
言美人歸以南歸以北駕車馳馬令我傷李白
之遂有君馬黃我馬白馬色雖不同人心亦
其末云相知在急難獨好亦何益雖曰

與古人同矣

將進酒

將進酒魏謂之平關中吳謂之章洪德晉謂之因時
運梁謂之石首荀齊謂之破侯景周謂之取巴蜀
李白所擬直勸岑夫子丹丘生飲耳李賀深於樂
府至于此作其詞亦曰琉璃鍾琥珀濃小槽酒滴
珍珠紅嗟乎作詩者擺落鄙近以得意外趣古今
難矣

雀乳空城中

雀乳空城中晉傳云詩曰鵲巢立城側雀乳空井中

雀巢集編

卷之二十七

二

一百一十三

屈不附龍鳳嘗思蛇與虫今集所載作空城中者
非也

烏夜啼

烏夜啼宋臨川王義慶所造時轉江州刺史聞命而
哭文帝恠之召還家大懼妓妾夜聞烏啼叩空閣
云明日應有赦及改爲南州因此歌詞云籠窓窓
不開夜夜憶郎來今所傳非義慶本古詞曰歌無
諸少年娉婷無種則菖蒲花可憐聞名不相識

走馬引

走馬引樛里牧恭所作也爲父報怨殺人亡陸山

有天馬夜降園其室而鳴聞之以爲吏追也欲奔

去且見乃天馬跡因惕然大悟曰吾之所處將厄

平遂荷杖去入沂澤中援槊而鼓之爲天馬聲名

走馬引昔張敞爲京兆尹無威儀時罷朝會走馬

章臺風俗通曰殺君馬者路旁兒也言長吏馬肥

觀者快之乘其馬驅馳不知至于死故張率作此

引曰斂轡且歸去吾畏路旁兒走馬引有吾畏路

旁兒又愛妾換馬云願得路旁兒初不甚解及見

應劭載漢諺曰殺君馬者路旁兒乃曉二詩都各

有所指

神東集編

卷之二十七

三

三

白鼻騮

胡姬年十五李白樂府有白鼻騮詞曰銀鞍白鼻騮
綠地障泥錦細雨春風老落時揮鞭且就胡姬飲

大垂手

大垂手舞貌也楚詞曰二人齊容起鄭舞任若教
舞按下巴劉孝標舞詩曰轉袖清歌發頰頰
餘度行過接手回身乍飲程

桃葉歌

桃葉歌桃葉王獻之愛妾名也其妹曰桃根詞云
葉復桃葉桃葉連桃根今淮口有桃葉渡

也古人載桃葉荅獻之乃團扇詞蓋傳者悞也

豫章行

豫章行豫章邑名漢南昌縣隋爲豫章有豫章江江連九江有釣磯陶侃少時嘗宿此夜聞人唱聲如量米者訪之吳時有度支於此亡今考傳玄陸士衡輩所作多敘別離怨恨之思即知豫章昔爲華艷盛麗之區至唐杜牧詩尚過稱其侈靡焉

小姑曲

古樂府清溪小姑曲云開門白水側近橋梁小姑所居獨處無郎唐李義山詩神女生涯元是夢小姑

神史集編

卷之一百十七

四一

居處本無郎小姑蔣子文第三妹也楊炯少姨廟碑云虞帝二妃湘水之波瀾未歇蔣侯三妹青溪之軌跡可尋

步出夏門行

古樂府步出夏門行凡十四句而隴西行一首又載天子何所有四句止易伏跌爲道隅兩字耳其於下文好婦出迎客以下全不相續華仲達所選漢古辭載隴西行內鳳凰鳴啾啾一母將九雛顧人間人爲樂良獨殊添入伏跌下別自好婦以作一首辭義才兩無所傷遂洗千載簡策之譌

飲馬行

飲馬行是西京語必非蔡中郎所能作胡笳拍是南朝語亦非蔡文姬所肯作蘇氏并以憤詩爲贗此殊未然故勝木蘭耳

武靈白華

魏武靈太后私楊大眼之子白華後奔梁太后思之爲楊白華之歌令宮人連臂歌之聲甚悽惋歌云陽春二三月楊柳齊作花春風一夜入閨闥楊花飄蕩落南家含情出戶脚無力拾得楊花淚沾臆秋去春還雙燕子願卿楊花入窠裏

神史集編

卷之一百十七

五

團扇歌

團扇歌晉中書令王珣好持白扇其侍人謝芳歌之因以爲名一說珣與嫂婢情好甚篤嫂鞭撻過苦婢素善歌而珣好持白團扇故云團扇復團扇許持自遮面憔悴無復理羞與郎相見

四愁詩

張載四愁詩美人贈我箇中布何以報之流黃素梁簡文帝詩思媚流黃素張東之詩少婦愁流黃喬知之詩愁思流黃稅王筠詩箱中取刀尺梳上斷流黃蕭綽詩流黃未剪裁顧野王詩爲新流黃稅

環齊要畧曰間色有五緋紅縹紫流黃也按論語
疏曰五方正色青赤白黑黃五方間色者綠爲青
之間紅爲赤之間碧爲白之間紫爲黑之間流黃
爲黃之間故不用紅紫言是間色也所以謂之間
者賴子嚴曰東方木木色青青加黃爲綠綠爲東
方之間南方火火色赤赤加白爲紅紅爲南方之
間色西方金金色白白加青爲碧碧爲西方之間
色北方水水色黑黑加赤爲紫紫爲北方之間色
中央土土色黃黃加黑爲流黃流黃爲中央之間
色張工記畫繪之事青與白相次赤與黑相次玄

釋史彙編

卷之百七

六

三

與黃相次青赤謂之文赤白謂之章白黑謂之黼
黑青謂之黻五彩備謂之繡此非間色乎

歌金縷

唐溪漁隱云予閱宛陵集見一曲其詞乃爲南陽一
妓女作別而詠其曲云妾乃鄧侯國上愧邯鄲姝
世本富縉綺嬌愛比明珠十五學組紉未嘗開戶
樞十六通姓名刺綉傾里閭十七善歌舞使君邀
宴娛自嗟茲樂府不得同羅敷溫涼忽在再屢接
朝大夫相歡不及情何異逢路衢昨日一見郎
色俱不渝結愛從此替暫隔尤云疎如何遂

釋史彙編

卷之百上

七

三

垂翅青其殘盃冷炙酸辛萬狀不得已而去秦然
其詩曰尚憐終南山四首清渭濱戀君之意藹然
溢於言外其爲千載詩人之冠冕良有以也魏鶴
山云嚴人倫之變當以三百五篇爲正考樂小宛
之爲臣小弁凱風之爲子燕燕谷風之爲婦終風
之爲母柏舟之爲宗臣何人斯之爲友皆不遇者
也而責已重以周待人輕以約優柔諄切怨而不
怒憂而不敢疏也東坡在黃在忠在僭不患不偉
患其傷於太豪如茲遊最奇絕所欠惟一死之類
詞氣不甚平又如韓文公廟碑詩云作書詆佛譏

壽王妃

王德

武惠妃薨明皇悼念不已或言壽王妃楊氏之美帝
見而悅之乃令妃自以意乞爲女官號太真更爲
壽王聖章昭訓女潛納太真宮中與衛宣公納伋
之妻無以異樂天長恨歌云楊家有女初長成養

母奪之入宮爲列職帝以春夜命蘭英爲頽氏賦詩曰絲竹猶在御愁人獨向隅棄置將已矣誰憐微薄軀帝乃還之金樓子

曹景宗

梁曹景宗累立軍功天監初徵爲右衛將軍後破魏軍振旅帝於華光殿宴飲聯句左僕射沈約賦韻景宗不得韻意色不平啓求賦詩帝曰卿伎能甚多人才英拔何必正在一詩景宗已醉求作不已帝令賦競病兩字景宗便操筆而成曰去時兒女悲歸來笳鼓競借問行路人何如霍去病帝欣不

和史集編

卷之百十七

八

已於是進爵爲公

出曹景宗傳

柳惲

惲立性貞素少工篇什爲詩云亭臯木葉下隴首秋雲飛琅邪王融見而嗟賞因書參壁及所持白團扇武帝與宴必詔惲賦詩登景陽樓篇云太液滄波起長楊高樹秋翠華承漢遠雕輦逐風游

孔欣詩

南朝孔欣樂府云相逢狹路間道狹正踟躕輟步相與言君行欲焉如淳朴久已散榮利迭相驅流落尚風波人情迭遷渝勢集堂必滿運去庭亦虛

趙嘗不暇誰肯顧桑樞未若及初九攜手歸田廬躬耕東山畔樂道讀玄書狹路安足遊方外可寄娛此詩高趣可並淵明欣早歲辭榮不負其言矣

頽鮑詩吟

頽延之五君詠足以推見當時詩人之風致豈獨爲詩成小傳也與秋胡詩九章俱善于叙事而詞調兼美讀之令人忘倦鮑照東丘吟讀之使人泣數行下今之奔走行陣衝冒矢石至白首而弗沾一命聞此獨不悲乎孔子曰詩可以怨大哉言也

弄葫成詩

和史集編

卷之百十七

九

王筠好弄葫蘆每吟咏則注水于葫傾之已復注若

擲地下則詩成矣

詩源指訣

道衡詩

薛道衡聘陳爲人日詩云入春纔七日離家已二年南人嘲之曰是底言誰謂此虜解作詩及云人歸落雁後思發在花前乃喜曰名下固無虛士

道衡賈害

煬帝善屬文而不欲人出其右司隸薛道衡由是罪後因事誅之曰更能作空梁落燕泥否

王胄不應制

帝為燕歌行文臣皆和著作郎王胄獨不和帝每
卿之胄竟坐此見害而誦其警句云庭州無人隨
意綠復能作此語耶

楊素詩文

楊素作柳弘詠云山陽王弼風流長逝穎川荀爽零
落無時修竹夾池永絕梁園之賦長楊映沼無復
洛川之文又嘗以五言詩七言字贈播州刺史薛
道衡詞氣穎拔風韻秀出為一時盛作見文苑英
華素本以武功顯而文藻若此

堯花詩

神史典編 卷之百十七

十

唐自貞觀至景龍詩人之作盡是應制命題既同體
製復一其綺繪有餘而微乏韻度獨蘇頌東望望
春春可憐一篇迴出群英予又見中宗賞堯花應
制凡十餘人最後一小臣絕句云源水叢花無數
開丹枝紅萼間青梅從今結子三千歲預喜仙遊
復摘來此詩一出群作皆廢中宗今宮女唱之號
堯花行惜不知作者名然宋元近時選唐詩者將
百家無有及此者豈未之見抑不之識邪

上官體

高宗時上官儀獨持國政嘗凌晨入朝巡洛水堤步

月徐懋詠詩曰脉脉廣川流驅馬入長洲鵲驚山
月曙蟬噪野風秋音韻清亮群公望之以為神仙
唐詩紀事曰上官儀字游叔梓州人工詩其詞綺
錯婉媚一時效之曰上官體高宗時為相麟德元
年坐梁王忠事下獄死武后惡之也

女子能詩

唐時有女子七歲能詩則天命試之皆應聲而就令
作詩送兄曰別路人初起離亭鴈正飛可嗟人與
鴈不作一行歸

龍門應制

神史典編 卷之百十七

十一

唐武后遊龍門命群臣賦詩先成者賜錦袍左史東
方虬詩成設拜賜坐未安宋之問詩後成文理兼
美左右莫不稱善乃就奪錦袍衣之其詞曰宿雨
霽氛埃流雲度城闕河堤新柳翠苑上花初發洛
陽花柳此時濃山水樓臺映九重群公拂露朝儀
鳳天子乘春幸濯龍濯龍近出玉城外羽從淋漓
擁軒蓋雲蹕纔臨御水橋天衣已入香山會山壁
嶄崿斷復連清流澄徹俯伊川塔影遙遙綠波上
星龕奕奕翠微邊層巒舊長千尋木遠矚初飛百
丈泉綠仗紅旗遠香閣下輦登高望河洛宋城宮

闌擬朝回南陌溝塍殊綺錯林下天香七寶臺山
中春酒萬年盃微風一起祥花落仙樂初鳴瑞鳥
來花落紛紛更無已稱觴獻壽烟霞裡歌舞淹留
景欲斜石間猶駐五雲車鳥旗翼翼流芳艸龍騎
駸駸映晚花千乘萬騎盡輿出水靜山空聞警蹕
郊外喧喧擁看人傾心南望屬車塵囂聲引颺開
黃道王氣周迴入紫宸先王定鼎山河固寶命乘
周萬物新吾君不是瑤池樂時雨來觀農扈春

李白樂府

李白樂府三卷於三綱五常之道教致意焉慮君臣

抑史彙編卷之百十七

主

三百七十一

之義不篤也則有君道曲一篇所謂軒后爪牙常
先大山稽如心之使臂小白鴻翼于夷吾劉禹錫
水心不二慮父子之義不篤也則有東海男婦之
篇所謂淳于免詔獄漢主爲緹縈津吏一棹歌脫
父於嚴刑生子若不肖不如一女英慮兄弟之義
不篤也則有上畱田之篇所爲田氏倉卒骨肉分
青天白日摧紫荆交柯之木本同形東枝顛顛西
枝榮無心之物尚如此參商胡乃尋天兵慮朋友
之義不篤也則登蔡謠之篇所謂貴賤交結心不
移惟有嚴陵及光武輕言託朋友對面九疑空

歷久已死何人繼其蹤慮夫婦之情不篤也則有
雙燕離之篇所謂雙燕復雙燕雙飛令人羨玉榜
珠閣不獨棲紗窗繡戶長相見

詩寓褒貶

趙子昂絕句云槐庭風靜綠陰多睡起茶餘日影過
自笑老來無復夢間看竹蟻上南柯雖用淳于棼
事然詞旨婉有深意蓋自言年老不復有仕進之
心看彼新進後生紛紛仕途者皆平地登庸矣然
則彼此俱是一場春夢耳古人用意如此東坡題
瀑布詩曰帝遣銀河一派垂古來惟有謫仙詞飛
流濺沫知多少不爲徐凝洗惡詩蓋褒李而貶徐
也詩俱見廬山記按題景致而寓褒貶亦詩之一
格嘗見友人處桃花山鳥圖皆國初名公所題而
顧謹中書一絕于鉄笛之後曰畫中題品淺堪憐
只愛風流老鉄仙可惜真真竟招不起鳥啼花落自
年年亦此意也

杜句奪胎

陳僧慧標詠水詩舟如空裏泛人似鏡中行沈佺期
釣竿篇人如天上坐魚似鏡中懸杜詩春水舫如
天上坐老年花似霧中看雖用二子之句而壯麗

倍之可謂得奪胎之妙矣

七夕曝衣

沈佺期七夕曝衣篇云君不見昔日宜春太液邊披
香画閣與天連燈火灼燦九衢映香氣氤氲百和
然此夜星繁河正白人傳織女牽牛客宮中擾擾
曝衣樓天上娥娥紅粉席舒羅散綵雲霧開綴玉
垂珠星漢迴朝霞散彩羞衣架晚月分光劣鏡臺
上有仙人長命縵中看寶媛迎歡繡璫瑁筵中別
作春琅玕窓裡翻成畫板房金屋寵新流意氣嬌
羞不自由漢文宜惜露臺費晉武須焚前殿裘

神史集編

卷之百十七

十四

六朝俊藻

沈佺期詩忌滿光先缺乘昏影暫流又山出盡如鳴
鳳嶺池成不讓飲龍川都謂其宛麗乃張正見云
窓外光恒滿帷中影暫流戴嵩云黑龍過飲渭州
鳳俯臨城故是佺期本子六朝俊藻真大丹頭耶
王藍田效宋

宋之問昆明詩尾句大爲昔所稱賞乃王藍田飯僧
頗亦效之得結云不須愁日暮自有一燈然

人景慕至此

楊妃小字

楊妃小字外傳諸書皆曰玉環鶴林玉露載唐狄昌
詩曰馬嵬烟柳正依依又見鸞輿幸蜀歸地下阿
蠻應有語這回休更罪楊妃阿蠻又似妃之小字
况狄昌唐人必知之真唐詩紀事李商隱詩又曰
十八年來墮世間瑤池歸夢碧桃閒如何漢殿穿
針夜又向窓前覩阿蠻不知阿蠻乃太真女伶姓
謝

孟先生

神史集編

卷之百十七

十五

日休曰明皇世章句之風大得建安體論者惟李
翰林杜工部爲尤介其間能不愧者惟吾鄉之孟
先生也先生之道遇景入韻不拘奇挾異令醒
東人口者涵涵然有平太之典北齊美蕭懿笑
露下落楊柳月中疎先生有微雲澹河漢疎雨滴
梧桐樂府美王融殘日霽沙嶼清風動高泉先生
則有氣蒸雲夢澤波撼岳陽城謝朓之詩句精者
露濕寒塘艸月映清淮流先生則有荷風送香氣
竹露洗清音此與古人爭勝於毫釐也

買山

蘇淵子詩云俸餘擬辦買山錢却買端州古硯磚係
舊後渠驢使在買山之事定何年劉改之賀徐直
院啓云以載鶴之船載書入觀之清標如此移買
山之錢買硯平生之雅好可知淵子詞清雅其夜
泊廬山詞云風緊浪花生蛟吼鼉鳴家人睡害怕
人驚只有一翁捫虱坐依約三更雪又打殘燈欲
暗還明有誰知我此時情獨對梅花傾一盞又詩
成崔林

昭君詞

本朝去婦詞憶昔初嫁君小姑纔倚牀今日妾辭
神史集編卷之百十七

昭君如妾長回頭語小姑莫嫁如兄夫古今以
爲難唱然特忿恨決絕之詞耳若谷風去婦之詞
曰毋逝我梁毋發我笱雖遭放棄而猶反顧其家
戀戀不忍乃知國風優柔忠厚信非後世詩人所
能彷彿也古今賦昭君詞多矣唯樂天云漢使却
迴憑寄語黃金何日贖蛾眉君王若問妾顏色莫
道不如官裏昔前輩以爲高出衆作之上亦謂其
有不忘君之意歐陽公明妃詞自以爲勝太白而
實不及樂天至于荆公云漢恩自淺胡自深人生
樂在相知心則悖理傷道甚矣杜子美儒冠忍餓

垂翅青其殘盃冷炙酸辛萬狀不得已而去秦賦
其詩曰尚憐終南山回首清渭濱戀君之意萬
溢於言外其爲千載詩人之冠冕良有以也
山云處人倫之變當以三百五篇爲正考
之爲臣小弁凱風之爲子燕燕谷風之爲婦終
之爲母柏舟之爲宗臣何人斯之爲友皆不遇
也而責已重以周待人輕以約優柔諄切怨而不
怒憂而不敢疏也東坡在黃在忠在僭不患不
慮其傷於太豪如茲遊最奇絕所欠惟一死
不其甚乎又如韓文公廟碑詩云作書詆訐

神史集編卷之百十七

十七

君主要觀南海窺衡湘方作諫書時亦冀諫行而
跡隱豈是故爲詆訐要爲南海之行後世詞人多
有此意如去國一身高名千古之類不知君臣義
重家國憂深聖賢去魯去齊不若是悲者非以一
去爲難也鶴林

壽王妃

武惠妃薨明皇悼念不已或言壽王妃楊氏之美帝
見而悅之乃令妃自以意乞爲女官號太真更爲
壽王娶韋昭訓女潛納太真宮中與衛宣公納伋
之妻無以異樂天長恨歌云楊家有女初長成

在深閨人未識天生麗質難自棄一朝選在君王側
側爲尊者諱也楊誠叅題武惠妃傳云桂折秋風露折蘭
千花無朵可天顏壽王不忍金宮冷獨歎君王一玉環
詞雖工意亦未婉唯李商隱龍池賜酒敝雲屏羯鼓聲
高衆樂停夜半宴歸官漏永薛王沉醉壽王醒其詞微
而顯得風人之體

花卿詩

唐人樂府多唱詩人絕句王少伯李太白爲多杜子美
之詩絕近百錦城妓女獨唱其贈花卿一首錦城絲管
日紛紛半入江風半入雲此曲只應天上

穆史彙編

卷之一百七

木

三十五

有人間能得幾回聞蓋花卿在蜀頗僭用天子禮樂
子美作此諷之而意在言外最得詩人之旨當時妓女
獨以此詩入歌亦有見我杜子美詩諸體皆有絕妙者
獨絕句本無所解而近世乃效之而廢諸家是其真識
冥契猶在唐世妓人之下乎

杜審言詩

杜審言恃才傲世嘗語人曰吾文章必得屈宋作衙
官五筆當使王羲之北面人多議其輕世自譽及觀渡
湘江之作有邊日園林悲昔遊今春花鳥作邊愁獨憐
京國人南窻不似湘江水北流語意不

落驕體而風致獨用騷人言外之意以是知非徒
言之也故詩選各集多擢首簡又如守歲應制詩首聯
李冬除歲接新年帝子王臣捧御筵中聯楊柳
楊柳頌而已末聯云欲向正元歌萬壽暫留歡賞
寄春前尤有宛轉不盡之情此諸詩所以見收而
鼓吹亦以審言爲首豈言有大而非誇者哉

孟郊詩

嚴滄浪謂孟郊詩多刻苦故其詩讀之令人常不歡
又五代時天策府僚劉昭禹爲詩刻苦嘗自云向
夜深得心從天外歸裴說亦云其怪苦吟邊詩

穆史彙編

卷之一百七

九

三十五

成髯亦然古人用心太過何獨一郊第郊獨寒澌
耳雖然郊所作亦不盡然如塘下行云塘邊日欲
斜季少早還家徒將白羽扇調妾木蘭花不是城
頭柳那栖來去鴉又有遊子行云慈母手中線遊
子身上衣臨行密密縫意恐遲遲歸難將寸草心
報得三春暉侶二詩描寫人情曲盡詞亦瀏爽又
不可以苦澁論也

滕王亭詩

杜子美滕王亭詩春日鶯啼修竹裡仙家犬吠白雲
間脩竹用梁孝王事犬吠雲中用淮南王事人皆

知之予嘗怪脩竹本無鶯啼字也後見孫綽蘭亭詩啼鶯吟修竹非鱗戲瀾濤乃知杜老用此也讀書未多不可輕議古人

有聲画

老杜香霧雲鬟濕清輝玉臂寒二句画出閨人月下納涼風態白樂天霽色鮮宮殿王摩詰秦輿迥出千門柳閣道回看上苑花孟浩然春流飲去馬暮雨濕歸裝此等句正所謂有聲画画工不能貌也

玉帳術

杜子美逆嚴公入朝云空留玉帳術愁殺錦城人又

稗史彙編

卷之一百七

子

三

送盧十四侍御云但促銅壺箭休添玉帳旂王洙於玉帳術句注云兵書也後來增釋者不過曰唐藝文志有玉帳經一卷而已按顏之推觀我生賦云金城之湯池轉絳宮之玉帳又袁卓道甲專征賦云或倚直使之游宮或居貴人之玉帳蓋玉帳乃兵家厭勝之方位謂主將於其方置軍帳則堅不可犯猶玉帳然其法出於黃帝遁甲以月建前三位取之如正月建寅則巳爲玉帳主將宜居李太白司馬將軍歌云身居玉帳臨河魁成爲河魁謂主將之帳在戌也非深識其法者不能爲此語

詩句誤刻

杜子美飲中八仙歌云李白一斗詩百篇長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來不上船說者以船爲襟袖竊意明皇或在船召白白醉而不能上耳不必盤說也唐人韋處士郊居詩云門前曉晴秋色老萬條寒玉一溪烟萬條寒玉謂竹也近時作草書者皆書作蕭條寒玉固刻板者誤之耳不思之甚也張繼楓橋夜泊詩第二句云江村漁父對愁眠一本作江楓漁火尤佳但不知繼自改定或定于他人耳

詩妙在一字

稗史彙編

卷之一百七

子

三

老杜詩花蓋上蜂鬚妙在上字李白詩清水出芙蓉妙在出字韋蘇州詩微雨暗深更妙在暗字歐陽永叔詞綠楊樓外出秋千妙在出字

詩崇

子美寄裴十詩知君苦思綠詩瘦太白嘲子美亦曰借問別來太瘦生總爲從前作詩苦措大之苦非一區區候虫何爲者而更欲益其呻吟之聲老不曉事豈直揚子雪爲然哉世傳楊巨源工作詩掉頭晚年遂病風癱掉頭不止情者爲魔事染爲崇詩崇信有之乎今日于子貢外許睹巨源詩因題

其集曰掉頭集非戲也知是崇者當有所戒焉耳

玉瑕錦額

杜七言律如玉臺觀第三句遂有馮夷來擊鼓第七句更有紅顏生羽翼寄馬巴州首句勛業終歸馬伏波第五句獨把漁竿終遠去猶王右軍書帖多悞字皆玉瑕錦額不可效尤也今臨文荒率者動以二公爲口實是壽陵學邯鄲之步良可笑也

杜詩步檐

杜子美詩步檐倚杖看牛斗檐古簷字楚詞大招曲屋步欄注曲屋周閣也步欄長砌也司馬相如賦

押史彙編 卷之百十七

三

三百七

步欄周流長途中宿欄亦古簷字也又梁陸倕鍾山寺詩步簷時中宿飛階或上征沈氏滿願詩步簷隨新月挑燈惜落花杜公蓋襲用其字後人不加改作步簷且前聯有新月字而結句又云步簷複矣况步簷乃舉子坊牌字杜公時寧有此惡字邪甚矣士俗不可醫也

殿種花柳

杜甫紫宸退朝詩云香飄合殿春風轉花覆千官淑景移又晚出左掖云退朝花底散歸院柳邊迷乃知唐朝殿前亦種花柳今入殿庭唯對槐柳鬱然

有嚴毅氣

天棘

王仲至言老杜詩曰江蓮搖白扇天棘蔓青絲天棘自是一種物高秀實曰天門冬也一曰頰棘非天棘也王元之詩曰水肢卧玉腕天棘舞金絲則天棘蓋柳也

諸體

杜子美體製超卓遺意不拘泥有起對而次不對者謂之偷春體又有微首尾不對如李白宿巫山詩昨夜巫山下猿啼夢裏長莢花飛綠水三月下瞿

押史彙編 卷之百十七

三

三百十一

唐雨色風吟去南行拂楚王高丘懷宋玉訪古一沾裳及長信牛渚懷古等作皆散語不拘對偶盛唐諸公多用之謂之散體律詩必守規矩虛實輕重極其嚴整李白贈盧徵君有月陶令辭彭澤梁鴻入會稽我尋高士傳君與古人齊雲間留丹經天書降紫泥不知楊伯起早晚向關西此則謂之正體若榮陽鄭縉之歇後體徐彥伯之虱戶體溫體殷璠亦云詩文有雅體野體俗體作者欲造大方家可不覽古以正法眼悉辨之哉

詩外有事

子美自許稷與契未必然也然其詩云舜舉十六
相身尊道何高秦時用商鞅法今如牛毛此是稷
契輩人口中語也又云知名未足稱局促商山翁
又云王侯與蟻蟻同盡隨丘墟願聞第一義固尚
心地初乃知子美詩外尚有事在也

遮莫

詩家遮莫字蓋今俗語所謂儘教者是也故杜陵詩
曰已拚野雀如雙髻遮莫鄰鷄下五更日月逾邁
不復惜也而乃有用爲禁止之詞者誤矣

杜甫杜鵑詩

杜鵑

卷之百十七

五

三百五十四

西川有杜鵑東川無杜鵑涪萬無杜鵑雲安有杜
鵑蓋題目下注斷自我昔遊錦城爲首句誼伯誤
矣子美詩脩諸家體豈可以文害詞詞害意耶原
其意類皆有感亦詩之比興離騷之法按博物志
杜鵑生子寄之他巢百鳥爲飼之胡江東所謂杜
宇昔爲蜀帝王化禽飛去舊城荒此鳥至微知有
尊故子美云重是古帝魂又曰禮若奉至尊譏當
時刺史有不禽鳥若也明皇以後天步多棘刺史
能造次不忘君者可數也嚴武在蜀雖橫飲刻刻

實資中原是西川有杜鵑耳其廢王命擅軍於
貢賦如克逸在梓州爲朝廷憂是東川無杜鵑
涪萬雲安刺史微不可考凡其承君者爲有也僕
二者爲無也誼伯又云子美不應疊用韻子美自
我作古疊韻何害於爲詩

石斧

杜甫子宗武以詩示阮兵曹阮公嘗以石斧一具
隨便并詩還之宗武曰斧父也兵曹使我呈父
加斤也俄而阮聞之曰誤矣欲子斷砍其手此
詩存天下詩名又在杜家矣

杜鵑

卷之百十七

五

李杜暗合

李杜五七言有極相類者李曰山隨平野盡江入大
荒流杜曰星隨平野闊月湧大江流李曰金魚換
酒處杜曰金魚換酒來李曰人疑天上坐樓船杜
曰春水人如天上坐蓋典象所及自然不謀而合
駱賓王
宋考功以事累貶黜後放還至江南遊靈隱寺夜月
極明長廊間行且爲詩曰鶯嶺鬱蒼蒼龍宮隱寂
寥第二聯搜奇思終不如意有老僧點長明燈坐
大禪床問曰少年夜久不寐而吟諷甚苦何耶

問答曰弟子業詩適欲題此寺而興思不歸僧曰
試吟上聯即吟與之再三吟諷因曰何不云樓觀
滄海日門聰測江潮之問愕然訝其適麗又續終
篇曰桂子月中落天香雲外飄捫蘿登塔遠到水
取泉遙霜薄花更發冰輕葉未凋待入天台路看
余渡石橋僧所贈句乃爲一篇之警策遲明更訪
之則不復見矣寺僧有知者曰此駱賓王也之問
詰曰當敬業之敗與賓王俱逃捕之不獲將帥慮
失大慰得不測罪時死者數萬人因求類二人者
函首以獻後雖知不死不敢捕送故敬業得爲衡

碑史彙編

卷之五十七

主

言文

山僧年九十餘乃卒出趙普游南嶽記賓王亦落髮徧遊
名山至靈隱以周歲卒當時雖敗且以匡復爲名
故人多護脫之

龜年流落

樂工李龜年特承顧遇於東都通遠里中建堂制度
甲於都下今裴公度於定鼎南門別墅號綠野堂
是也其後龜年流落江南每遇良辰勝景爲人歌
數闕座客聞之莫不掩泪罷酒杜甫嘗贈詩曰岐
王宅裡尋常見崔九堂前幾度聞正是江南好風
景落花時節又逢君

三齋詩

李太白詩岸夾桃花錦浪生韓退之種桃到慶惟開
花川原遠近蒸紅霞蘇子瞻戲將桃核裹紅泥石
間散擲如風雨坐令空山作錦綉倚天照海光無
數皆狀桃花之盛而妙語各臻其極許彥周未之
考也稱韓曰古今無道此語吾恐茶壘亦不然之
聚三詩而觀花境信可愛也

蜀道易

李太白蜀道難而最後陸暢乃作蜀道易以依韋臯臯
善贈羅八百匹及韋亮朝廷閱所進兵器有定泰

碑史彙編

卷之五十七

主

言文

二字將按韋罪暢又上疏理之云此匠人名也由
是得釋韋字武臣其前身本武侯韓滉亦子路所
降生得仲尼手書而反心乃定則面目者易迷難
寤也哉

李歌行

李歌行若不構思而妙出渾成凡得十四語東方日
出飛早鴉城門入開掃落花別來幾春未還家玉
窓五見櫻桃花迴颺吹散五峰雪往往飛來落洞
庭落花一片天上來隨人直度西江水昨夢江花
照江國幾枝正發東窻前坐來黃葉落四五北斗

已挂西城樓有似山開萬里雲四望青天解人悶
所謂長卿賦不從人間來其神化所至耶

浣女詩

太白浣紗女詩一雙金履齒兩足白如霜又越女詞
云屐上足如霜不着鴉頭襪又云東易素足女會稽
素舸郎予嘗戲謂太白何致情迴此素足女再三張
愈先戲荅云太白可謂不擇筆矣聊記以餉一笑予
嘗題浣女圖詩用太白語意紅頭素足女兩足白如
霜不著鴉頭襪山花復齒香天然去雕飾梅岑水月粧
肯學耶郵步旬旬壽陵

神史彙編

卷之百七

无

无

傍蓋竊病近日學詩者拘束蹈襲取妍反嫌不若
質任自然耳

李詩似陶

李白春日醉起言志詩處世若大夢胡爲勞其生所
以終日醉頽然臥前楹覺來眇前庭一鳥花間鳴
借問此何時春風語流鶯感之欲嘆息對酒還自
傾浩歌待明月曲盡已忘情此詩流麗疏暢達觀
特甚殆彷彿淵明云使詩皆如此何以沉著爲也

太白清平調

開元中禁中初重木芍藥即今牡丹也開元大寶
本記云牡丹

牡丹考藥得四本紅紫淺通白者上因移植於興
慶池東沉香亭前會花方繁開上乘照夜白太真
妃以步輦從詔特選梨園弟子中尤者得樂十六

神史彙編

卷之百七

无

无

部李龜年以歌擅一時之名手捧檀板押衆樂前
將歌之上曰賞名花對妃子焉用舊樂詞爲遂命
龜年持金花牋宣賜李白立進清平調辭三章白
欣然承旨猶苦宿醉未解因援筆賦之辭曰雲想
衣裳花想容云云龜年遽以辭進上命梨園弟子
綰略調撫絲竹遂促龜年以歌太真妃持玻璃七
寶盞酌涼州蒲萄酒笑領歌意甚厚上因調玉笛
以倚曲每曲遍將換則遲其聲以媚之太真飲罷
歛綉巾重拜上龜年常語于五王獨憶以歌得自
勝者無出于此抑亦一時之極致耳上自是顧李
翰林尤異于他學士會高力士終以脫靴爲深耻
異目太真妃重吟前詞力士戲曰臣意妃子怨李
白深入骨髓何乃拳拳如是太真因譏口何翰林
學士能辱人如斯力士曰以飛燕指妃子是賤之
甚矣太真頗深然之上嘗三欲命李白官卒爲宮
中所捍而止

李白始終

李太白初自蜀至京師舍于逆旅賀監知章聞其名
首訪之既奇其姿又請所爲文白出蜀道難以示
之讀未竟解數四爛爲謫仙人白酷好酒知章
因解金龜換酒與傾盡醉期不間日由是稱譽光
赫賀又見其烏栖曲歎賞苦吟曰此詩可以泣鬼
神矣曲曰姑蘇臺上烏栖時吳王宮裏醉西施吳
歌楚舞歎未畢西山猶斜半邊日金壺丁丁漏水
多起看秋月墮江波東方漸高樂何或言是烏
夜啼二篇未知孰是又烏夜啼曰黃雲城邊烏欲
棲歸飛啞啞枝上啼機中織錦秦川女碧紗如烟
隔窓語停投悵然憶遠人獨宿孤房淚如雨白才
逸氣高與嘯拾遺子昂齊名先後合德其論詩云
陳已來艷薄斯極沈休文又尚以聲律將復古道
非我而誰歎玄宗聞之召入翰林以其才藻絕人
龍識兼茂便以上位薦之故未命以官嘗因宮人
行樂謂高力士曰對此良辰美景豈可獨以聲伎
爲娛儻時得逸才詞人吟咏之可以誇耀於後遂
命召白時寧王邀白飲酒已醉既至拜舞頽然上
命爲宮中行樂五言律詩十首白頓首白寧王賜
臣酒今已醉倘陛下賜臣無畏始可盡臣薄技上

曰可即遣二內臣掖扶之命研墨濡筆以授之又
命二人張朱絲欄於其前白取筆抒思畧不停綴
十篇立就其首篇曰柳色黃金嫩云云玄宗恩禮
厚極而白才行不羈放曠坦率乞歸故山玄宗亦
以非廊廟器優詔許之嘗有醉吟詩曰天若不愛
酒酒星不在天地若不愛酒地應無酒泉天地既
愛酒愛酒胡愧焉三盃通大道五斗令自然但得
酒中趣勿爲醒者傳更憶賀監知章詩曰欲向東
南去定將誰舉杯稽山無賀老却棹酒船後在
潯陽無爲永王璘延接累謫夜郎時杜
白詩
二十韻多叙其事白後放還遊賞江表山水卒于
宣城之采石葬於謝公青山范傳正爲之歛觀察
使爲之立碑以旌其隧初白自幼好酒于兗州間
業平居多飲又於任城縣構酒樓且與同志荒宴
少有醒時邑人皆重其名望而加敬焉
出本
事詩

神史彙編卷之一百十八

海右閔氏王圻纂集

詩話門

詩話類

陸機詩

古詩其體源出於國風陸機所擬十四首文溫以麗
意悲而遠驚心動魄可謂幾乎一字千金其外去
者日以疎四十五首雖多哀怨頗為總雜舊疑是
建安中曹王所製客從遠方來橘柚垂華實亦為
絕或謂其氣少于公幹文劣于仲宣豈確論哉

神史彙編 卷之一百十八

二六十五

李陵詩

漢都尉李陵詩其源出于楚詞文多悽怨陵名家子
有殊才生命不諧聲頽身喪使陵不遭辛苦其文
亦何能至此

婕妤班姬詩

漢婕妤班姬詩其源出于李陵團扇短章詞旨清捷
怨深文綺得匹婦之致侏儒一節可以知其工矣

陳思王詩

魏陳思王植詩其源出于國風骨氣奇高詞彩華茂
情兼雅怨體被文質繁溢今古卓爾不群嗟乎陳

思於文章也譬人倫之有周孔鱗羽之有龍鳳音
樂之有琴笙女工之有黼黻俾爾懷鉛吮墨者抱
篇章而景慕映餘暉以白燭故孔氏之門如用詩
則公幹升堂思王入室景陽潘陸自可坐于廊廡
之間矣

劉楨詩

魏文學劉楨詩其源出於古詩仗氣愛奇動多振絕
真骨凌霜高風跨俗但氣過其文雕潤恨少然自
陳思已下楨稱獨步

王粲阮籍詩

神史彙編 卷之一百十八

二 三〇七

魏侍中王粲詩其源出於李陵發愀愴之詞文秀而
質羸在曹劉間別構一體方陳思不足比魏文有
餘晉步兵阮籍詩其源出於小雅無雕蟲之功而
詠懷之作可以陶性靈發幽思言在耳目之內情
寄八荒之表洋洋乎會於風雅使人忘其鄙近自
致遠大頗多感慨之詞厥旨澗永歸趣難求頗延
年注解法言其志

潘岳詩

晉王門郎潘岳詩其源出於仲宣翰林歎其翩翩然
如翔禽之有羽毛衣服之有綃縠猶淺於陸機謝

泥云潘詩爛若舒錦無處不佳陸文如披沙揀金
往往見寶礫調益壽輕華故以潘為勝翰林篤論
故歎陸為深予常言陸才如海潘才如江

張協詩

曹黃門郎張協詩其源出於王粲文体華淨少疵累
又巧構形似之言雄於潘岳靡於太冲風流調達
實曠代之高手詞彩葱蒨音韻鏗鏘使人味之豐
疊不倦

左思詩

左思詩其源出於公幹文典以怨頗為精切
得議論之致雖野於陸機而深於潘岳謝康樂常
言左太冲詩潘安仁詩古今難比

謝靈運詩

樂臨川太守謝靈運詩其源出於陳思雖有景陽之
體故尚巧似而逸蕩過之頗以繁蕪為累然名章
迴句處處聞起麗典新聲絡繹奔會譬猶青松之
拔灌木白玉之映塵沙未足貶其高潔也初錢塘
杜明詩夜夢東南有人來入其館是夕即靈運生
於會稽旬日而謝玄亡其家以子孫難得送靈運
於杜治養之十五方還都故名客兒治音推來道
之案靖室也

徐淑詩

漢上計奉嘉妻徐淑詩夫妻事既可傷文亦悽怨
為五言者不過數家而婦人居二徐淑叙別之作
亞於團扇矣

魏文帝詩

魏文帝詩其源出於李陵頗有仲宣之體則新奇百
許篇率皆鄙直如偶語惟西北有浮雲十餘首殊
美瞻可翫始見其工不然何以銓衡群彥對揚厥
弟耶

嵇康詩

嵇康詩頗似魏文過為峻切訐直露才傷淵
雅之致然託諭清遠良有鑒裁亦未失高流矣

張華詩

晉司空張華詩其源出於王粲其體華豔典託不羈
巧用文字務為妍冶雖名高曩代而疏亮之士猶
恨其兒女情多風雲氣少謝康樂云張公雖復千
篇猶一体耳今置中品疑弱處之下科恨少在李
孟之間矣

何晏孫楚王贊張翰潘岳詩

魏尚書何晏晉馮翊守孫楚晉著作王贊晉司徒張

幹晉中書令潘岳詩平叔鴻鴈之篇風規見矣于
荆零雨之外正長朔風之後雖有累札良亦無聞
季鷹黃華之唱正叔綠繁之良雖不具美而文彩
高麗並得虬龍片甲鳳皇一毛事同駁聖宜屈中
品

應璩

魏侍中應璩詩祖龍魏文善爲古語指事殷勤雅意
深篤得詩人激刺之旨至於濟濟今日所華靡可
諷咏焉

陸雲石崇何劭

神史彙編 卷之百十八

五

晉清河守陸雲晉侍中石崇晉朗陵公何劭清河之
方平原殆如陳思之匹白馬于其哲昆故稱二陸
李倫類遠並有英篇篤而論之朗陵爲最

劉琨劉湛

晉太尉劉琨晉中郎劉湛詩其源出于王粲善爲懷
戾之詞自有清拔之氣琨既體良才又罹厄運故
善叙喪亂多感恨之詞中郎仰之微不逮者也

郭璞詩

晉弘農太守郭璞詩憲章潘岳文体相輝彪炳可說
始變永嘉平淡之体故稱中興第一翰林以爲

首但遊仙之作辭多慷慨非遠玄宗而云奈何虎
豹姿又云戢翼棲榛梗乃是坎壈詠懷非列仙之
趣也

郭泰機顧愷之謝世基顧邁戴凱詩

晉處士郭泰機晉常侍顧愷之宋謝世基宋叅軍顧
邁宋叅軍戴凱詩泰機寒女之製孤怨宜恨長康
能以二韵答四首之美世基橫海顧邁鴻飛戴凱
人實貧羸而才章富健觀此五子文雖不多氣調
警拔吾許其進則鮑照江淹未足逮止越居中品
愈曰宜哉

神史彙編 卷之百十八

六

陶潛詩

宋徵士陶潛詩其源出於應璩又協左思風力文体
省靜殆無長語篤意真古詞興婉愜至如歡言醉
春酒日暮天無雲風華清靡豈直爲田家語耶古
今隱逸詩人之宗也

顏延之詩

宋光祿大夫顏延之詩其源出於陸機尚巧似体裁
綺密情喻淵深動無虛散一句一字皆致意焉又
喜用古事彌見拘束雖乖秀逸自是經綸文雅湯
惠休曰謝詩如芙蓉出水顏如錯彩鏤金顏

病之

謝瞻謝混表淑王微王僧達詩

宋豫章太守謝瞻宋僕射謝混宋太尉表淑宋微王
王微宋征虜將軍王僧達詩其源出于張華才力
苦弱殊得風流媚趣課其實錄則豫章僕射宜公
庭抗禮徵君太尉可託乘後車征虜卓卓殆欲度
驂驪前矣

謝惠連詩

宋法曹參軍謝惠連詩小謝才思富捷恨其蘭玉風
周故長轡未騁秋懷搗衣之作雖復靈運銳思亦
稗史彙編 卷之百十八 七

何以加焉又工爲綺麗歌謠風人第一謝氏家錄
云康樂每對惠連輒得佳語後在永嘉西堂思詩
竟日不就寤寐間忽見惠連即成池塘生春草故
常云此語有神助非吾語也

鮑照詩

宋參軍鮑照詩其源出于二張善製形狀寫物之詞
得景陽之倣詭含茂先之靡嫚骨節強於謝琨駢
邁疾於顏延摠四家而擅美跨兩代而孤山嗟其
才秀人微故取湮當代然貴尚巧似不避危仄頗
傷清雅之調故言險俗者多以附照

謝朓詩

齊吏部謝朓詩其源出于謝琨微傷細密頗在不倫
一章之中自有玉石然奇章秀句往往警邁足使
叔源失步明遠變色善自發詩端而未篇多躋此
意銳而才弱也至爲後進士子之所嗟慕眺極與
予論詩感激頓挫過其文

江淹詩

齊光祿江淹詩文通詩體摠襟善于摹擬筋力于王
微成就于謝朓初淹罷宣城郡遂宿冶亭夢一美
丈夫自稱郭璞調淹曰吾有筆在卿處多年矣可

稗史彙編 卷之百十八 八

以見還淹探懷中得五色筆以授之爾後爲詩不
復成語故世傳江淹才盡

范雲丘遲詩

梁衛將軍范雲梁中書郎丘遲詩清便 宛轉如
流風迴雪丘詩點綴映媚似落花依艸故當淺於
江淹而秀于任昉

任昉詩

梁太常任昉詩彥昇少年爲詩不工故世稱沈詩任
筆昉深悵之晚節愛好既篤文亦道變苦銓事理
拓體淵雅園上之風故擢居中品但昉既博物

輒用事所以詩不得奇少年士子效之弊矣

沈約詩

梁左光祿沈約詩觀休文衆製五言最優詳其文体
察其餘論固知憲章鮑明遠也所以不閑于經綸
而長於清怨於時謝眺未遒江淹才盡范雲名級
故微故沈約稱獨步雖文不至工麗亦一時之選
也鍾嶸謂約所著既多今剪除涇雜收其精要允
爲中品之第當是詞密於范意淺於江也

班固鄴炎趙壹

漢令史班固漢孝廉鄴炎漢上計趙壹詩孟堅才流
神史彙編 卷之百十八 九 三百四

而老於掌故觀其詠史有感激之詞文勝託詠靈
芝觀懷寄不淺元叔散憤蘭蕙指斥囊錢苦言切
句良亦勤矣斯人也而有斯困悲夫

魏三祖詩

魏武帝魏明帝曹公古直甚有悲涼之句服不如不
亦稱三祖

曹彪徐幹詩

魏白馬王彪魏文學徐幹白馬與陳思答贈偕長與
公幹雖日以蓬扣鐘亦能閑雅矣

阮瑀歐陽建應璩嵇含阮佃嵇紹辜據詩

倉曹屬阮瑀晉瑗丘太守歐陽建晉文學應璩
中書令嵇含晉河南太守阮佃晉侍中嵇紹晉
門辜據元瑜堅石七君詩並平典不失古体大檢
似而二嵇微優矣

張載傳玄傳咸繆巖夏侯湛

晉中書張載晉司隸傳玄晉太僕傳咸侍中繆巖散
騎常侍夏侯湛孟陽詩乃遠慙厥弟而近超兩傳
長虞父子繁富可嘉孝冲雖曰後進見重安仁熙
伯挽歌唯以造哀爾

王濟杜預孫綽許詢詩

神史彙編 卷之百十八 十 三百五

晉驃騎王濟晉征南將軍杜預晉太尉孫綽晉徵士
許詢永嘉以來清虛在俗王武子輩詩貴道家之
言爰泊江表玄風尚備真長仲祖桓庾諸公猶相
韻世稱孫許彌善恬淡之詞

戴逵殷仲文詩

晉徵士戴逵晉東陽太守殷仲文晉宋之際殆無詩
乎義熙中以謝益壽殷仲文爲華綺之冠殷不競
矣宋尚書令傅亮季友文予常忽而不察今沈特
進撰詩載其數首亦獲平矣

何長瑜羊曜璠范曄詩

宋記室何長瑜羊曜璠宋詹事范曄詩乃不稱其才亦爲鮮舉

宋孝武帝南平王建平王詩

宋孝武帝宋南平王鐸宋建平王宏孝武詩彫文織絲過爲精密爲二藩希慕見稱輕巧矣

謝莊詩

宋光祿謝莊希逸詩氣候清雅不逮於范袁然興屬開長良無鄙促也

蘇養生陵脩之任墨緒戴法興詩

宋御史蘇養生宋中書令史陵修之宋典祠令任墨

神史彙編 卷之一百十八

十一

緒宋越騎戴法興蘇陵任戴並著篇章亦爲縝紳之所嗟

區惠恭

宋監典事區惠恭惠恭本胡人爲顏師伯幹顏爲詩筆輒偷定之後造獨樂賦語侵主被斥及大將軍修北第差充作長時謝惠連兼記室泰軍惠恭時往共安陵嘲調末作雙枕詩以示謝謝曰君能恐人未重且何以爲謝法曹遺大將軍見之歎以錦二端賜謝謝辭曰此詩公作長所製也

惠休寶月

齊惠休上人齊道猷上人齊釋寶月惠休淫靡情過其才世遂足之鮑昭恐商周矣羊曜璠云是顏公忌昭之文故立休鮑之論庾白二胡亦有清句行路難是東陽柴廓所造寶月嘗憩其家會廓亡因竊而有之廓子賁手本出都欲訟此事乃厚賂止之

齊高帝張永王文憲

齊高帝齊征北將軍張永齊太尉王文憲齊高帝詩詞藻意深無所云少張景云雖謝文體頗有古意

神史彙編 卷之一百十八

十二

至如王師文憲既經國圖遠或忽是雕蟲

謝超宗丘靈鞠劉祥檀超鍾憲顏則顧則心

齊黃門謝超宗齊潯陽太守丘靈鞠齊給事中郎劉祥齊司徒長史檀超齊正員郎鍾憲齊諸暨令顏則齊秀才顧則心檀謝七君並祖顏顏延欣欣不倦得士大夫之雅致乎余從祖正員常云大明泰始中鮑休美文殊已動俗唯此諸人傳顏陸休用固執不如顏諸暨最荷家聲

毛伯成吳邁遠許謠之

參軍毛伯成齊朝請吳邁遠齊朝請許謠之伯成

文不全佳亦多惆悵吳善於風人答贈許長於短句詠物湯休謂遠云吾詩可爲汝詩父以訪謝光祿云不然爾湯可爲庶兄

鮑令暉韓蘭英

令暉歌詩往往斷絕清巧擬古尤勝唯百願淫矣昭常荅孝武云臣妹才自亞于左芬臣才不及太冲爾蘭英綺密甚有名篇又善談笑齊武謂韓云借使二媛生於上葉則玉階之賦紉素之辭未詎多也

張融孔稚珪

御史彙編 卷之百十八

世

三十九

齊司徒長史張融齊詹事孔稚珪思光紆緩誕放縱有華文休然亦捷疾豐饒差不局促德璋生於谿而文爲雕飾青於藍矣

王融劉繪

齊寧朔將軍王融齊中庶子劉繪元長士章並有盛才詞美英淨至於五言之作幾乎尺有所短譬應變將略非武侯所長未足以貶卧龍

張欣泰范縝

齊雍州刺史張欣泰梁中書郎范縝欣泰子也古勝文鄙薄俗製賞心流亮不失雅

虞羲江洪

梁常侍虞羲梁建陽令江洪子陽詩奇句清拔謝朓常嗟頌之洪雖無多亦能自迥出

鮑行卿孫察

梁步兵鮑行卿梁晉陵令孫察行卿少年甚擅風謠之美察最幽微而感賞至到

評陶詩

近世評淵明之詞甚高而其旨則出於莊老康節之詞若卑而其旨則原於六經以予觀之淵明之學正自經術中來如榮木之憂逝水之歎也貧士之

御史彙編

卷之百十八

世

三十九

詠貧賤之樂也飲酒末章有曰羲農去我久舉世少復真汲汲魯中叟彌縫使其淳淵明之智及此豈虛玄之士可望耶雖其遺榮辱一得喪有曠世之風細玩其詞時亦悲涼感慨非無意世事者以者徒知義熙以後不著年號爲耻事二姓之驗而不知其拳拳王室蓋有乃祖長沙公之心獨以力不得爲故肥遯以自絕食薇飲水之言啣木填海之喻至深痛切顧讀者弗之察耳淵明之志若是又豈毀曩倫而外名教者可以同日語乎吳臨川跋朱子書陶詩有云朱子嘗言陶靖節見趣多是

老子意此直晦菴一時所見意如此耳非遂有所
貶也晦翁謂周濂溪拙賦天下拙刑政微其言似
莊老豈以濂溪亦老莊之徒哉

子西書三謝詩

子西書三謝詩後曰江左諸謝詩文見文選者六人
希逸無詩宣遠叔源有詩不工今取靈運惠連玄
暉詩合六十四篇爲三謝詩是三人者詩至玄暉
語益工然蕭散自得之趣亦復少減漸有唐風於
此可以觀世變

謝詩

釋史集編 卷之二百八

五

謝康樂義城之於詩鍾鍾之功不遺
力矣然陶彭澤之墻數仞謝康未能窺者何哉蓋
二子有意於俗人贊毀其工拙淵明直寄焉耳

獨孤及評詩

獨孤及曰五言詩之源生於國風廣於離騷著於李
蘇盛於曹劉其所自遠矣至漢魏間雖已朴散爲
器作者猶質有餘而文不足以今探昔則有朱絃
疎越大羹遺味之歎歷千餘歲至沈詹事宋員外
始裁成六呂張施五色便言之而中倫歌之而成
聲綠情綺靡之功至是乃脩雖去雅寢遠其麗方

過於古者亦猶路鼓出於土鼓篆籀生於鳥書
沈宋既歿而崔司勳顥王右丞維復崛起於開元
天寶之間得其門而入者常代不過數人補闕其
一也補闕皇甫冉

唐詩評

唐初主上好文雅風流特盛沈宋始興之後傑出於
江寧宏肆於李杜極矣右丞蘇州趣味澄澁若清
流之潛達大曆十數公抑又其次焉力勅而氣辱
乃都市豪右耳劉夢得揚巨源亦各有勝賈閬仙
無可劉得仁輩佳致滌煩厥後所聞逾褊淺矣

釋史集編 卷之二百八

七

東坡評詩

東坡曰予嘗論書以謂鍾王之迹蕭散簡遠妙在筆
畫之外至唐顏柳始集古人筆法而盡廢之極
之變天下翕然以爲宗師而鍾王之法益微至於
詩亦然蘇李之天成曹劉之自得陶謝之超逸蓋
亦至矣而杜子美李太白以英偉絕世之姿凌跨
百代古今詩人盡廢然魏晉以來高風絕塵亦少
衰矣李杜之後詩人繼出雖間有遠韻而才不逮
意獨韋應物柳宗元發纖穠於簡古寄至味於淡
泊非餘子所及唐末司空圖崎嶇兵亂之間而

文高雅猶有承平之遺風其論詩曰梅止於鹹飲食不可無鹽梅而其美常在于酸鹹之外蓋自列其詩有得文字之表者二十有四韻恨當時不識其妙予三復其言而悲之

薛道衡王維詩

空梁落燕泥未為絕警而楊廣不與薛道衡解仇於泉下豈荒場所止于此耶大風飛雲信是英雄之語也若漠漠水田飛白鷺陰陰夏木嘯黃鸝終非已有之語又何必區區於竊攘哉

峽州詩說

和史彙編 卷之百八

十七

言

春風疑不到天涯二月山城未見花若無下句則上句何取既見下句則上句頗工文意難評蓋如此也舊云韓詩似文杜文似詩又謂韋應物律詩似古劉長卿古詩似律予瞻詞如詩少游詩如詞

詩人主客圖

唐張壽編諸家詩人作主客圖以白居易為廣大教化主人入室則張祐羊士諤元稹升堂則盧仝顧况沈亞之及門則費冠卿皇甫松殷堯璠施肩吾周元範祝元膺徐凝費可久童翰卿陳標以王維卿為萬古與逸主人入室則韋應物李賀杜牧

愈劉猛李陟胡幽貞升堂則李觀賈耽李宣古曹鄴劉駕孟遲及門則陳陶韋楚老以李益為清奇雅正主人入室則蘇郁劉畋清寔盧休于鵠楊洵美張籍楊巨源楊敬之僧無可姚合升堂則方干馬戴任藩賈島厲玄項斯薛濤及門則僧良久潘誠于武陵唐肅衛准僧志定喻崑朱慶餘以孟郊為清奇僻苦主人入室則陳陶周朴升堂及門則劉得仁李益以鮑昭為博解宏拔主人入室則李群玉劉禹錫趙嘏長孫佐輔曹唐升堂則盧蘋陳羽許渾張肅遠及門則張陵章孝標陶雍周祚

和史彙編 卷之百八

八

言

素不約各有集傳於世間有無聞者呂東萊編江西宗派以黃庭堅為主亦效壽作爾

詩流三變

詩之流三變國風雅頌美刺以正子虛上林風勸以私晉宋以來嘲吟風月摹寫丹水而已至於託物見志一飯念君則老杜酸辛優於太白之放蕩叙幽情述曠懷則淵明歸去東坡赤壁優於離騷之怨對

王荊公評四家詩

或問王荊公云編四家詩以杜甫為第一李白

四豈白之才格詞致不逮甫邪公曰白之歌詩豪放飄逸人固莫及然其格止於此而已不知變也至於甫則悲歡窮泰發歛抑揚疾徐縱橫無施不可故其詩有平淡簡易者有綿麗精確者有嚴重威武若三軍之帥者奮迅馳驟若汎駕之馬者有寂泊閑靜若山谷隱士者有風流蘊藉若貴介公子者蓋其詩緒密而思深觀者苟不能臻其閫奧未見識其妙處此甫之所以光掩前人而後無繼也元稹以謂兼人人之所獨專斯言信矣或者又曰唐人之呼何以李加杜先而謂之李杜耶不知人謂之李杜取其稱呼之便耳退之詩有曰李杜文章在又曰昔年嘗讀李杜詩則李居杜先若曰遠追甫白感至誠又曰少陵散人謫仙死則李居杜後如此則孰爲優劣如今人呼其姓則謂之班馬呼其名則謂之遷固先時白居易與元稹同時倡和人號元白後與劉禹錫倡和則謂之劉白居易之才豈真下二子哉若曰王楊盧駱楊固嘗自言子魏在盧前耻居王後益知稱呼前後不足爲優劣也晉王導嘗戲諸葛恢云人言王葛不言葛王何耶恢荅曰譬言驢馬驢豈能勝馬邪君若泥

稱呼以爲優劣將復有以此戲君者矣或者又曰評詩者謂甫期白太過反爲白所誚公曰不然甫投白詩云清新庾開府俊逸鮑參軍但比之庾信鮑照而已又云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陰鏗鏗之詩又在庾鮑下矣飯顆之所嘲雖一時戲噱之談然二人者名既相逼亦不能無相忌也

李杜陶鮑孟白儲總評

李謫仙詩中龍也矯矯焉不受約束杜則麟遊靈囿鳳鳴朝陽自是人間瑞物施諸工用則力牛服箱德驥駕輅李亦不能爲也陶淵明則逸鶴征風閒鷗忘海鮑明遠則高鴻決漢孤鶻破霜孟東野則秋蛩艸根白樂天則春鶯柳陰皆造化中一妙象皆象龍刻鳳雖美不情無取正焉唐儲光義詩高處似陶淵明平處似王摩詰

樂天子厚效淵明體

山谷嘗謂白樂天柳子厚皆效陶淵明作詩惟子厚詩爲最似予觀之子厚語近而義不近樂天氣近而語不近子厚懷愴樂天散緩雖各得其一要於淵明詩未能盡相肖也東坡亦嘗和陶詩百餘篇自謂不愧淵明然坡詩語亦微傷巧不若陶詩體

合自然也要知淵明詩須觀江文通禰衡詩中擬淵明作者方是逼真

李杜優劣

落日欲沒峴山西倒着接羅花下迷襄陽小兒齊拍手攔街爭唱白銅鞮此常言也至於清風明月不用一錢買玉山自倒非人推然後見其豪放所以驚動千古者固不在此杜甫於白得其一節而精強過之至于天才雄奮非杜甫可到也

玉臺新詠

徐孝穆所編玉臺新詠雖則過於綺麗然柔曼婉縵神史彙編卷之百十八
深於閨情殊有風人之致校之香奩集與彤管遺編之類奚啻天壤

唐初詩

唐初雖相沿陳隋委靡之習然自是不同如王無功古意李伯藥郢城懷古之作尚在陳子昂之前然其力已自勁挺蓋當興王之代則振迅激昂氣機已動雖諸公亦不自知也訖謂文章不關於氣運哉又如王無功山中言志云孟光尚未嫁梁鴻正須婦王維贈房琯云或可畧安邑茅君試嘗是皆直言其情何等真率若後人便有許多綠飾

盛唐詩

世之言詩者皆曰盛唐予觀一時如王右丞之清深李翰林之豪宕王江陵之俊逸常徵君之高曠李頎之沉着岑嘉州之精鍊高常侍之老健各有其妙而其所造皆能登峰造極者也然終輪杜少陵一籌蓋盛唐之所重者風骨也少陵則體備風骨而復包沈謝之典雅兼徐庾之綿縟米初唐之萎靡而清深豪宕俊逸高曠沉着精鍊老健蓋無所不備此其所以爲集大成者歟

陳子昂集序

神史彙編卷之百十八
盧藏用序陳子昂集序云道喪五百年而有陳君予因請論之司馬子長自序云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卒五百歲而有司馬公邇來年代既遙作者無限若論筆語則東漢有班張崔蔡若但論詩則魏有曹劉王傳晉有潘岳陸機阮籍盧諶宋有謝康樂陶淵明鮑明遠齊有謝吏部梁有柳文暢吳叔庠作者紛紜繼在青史如何五百之數獨歸於陳君乎藏用欲爲子昂張一尺之羅蓋彌天之宇上掩曹劉下遺康樂安可得耶子昂感寓二十首出自阮公詠懷詠懷之作難以爲儔子昂曰

荒哉稷天子好與白雲則宮女多怨嘆層城閉蛾眉曷若阮公二楚多秀士朝雲進荒遠未華振芬芳高蔡相追尋一爲黃雀哀涕下誰能禁此岸或未經論千載之下當有識者得無撫掌乎

南北朝五言

夫五言之道唯工推精論者雖欲降殺齊梁未知其旨若據時代道喪幾之矣沈約詩詩人不用此論何也如謝吏部詩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柳文暢詩太液滄波起長楊高樹秋王元長詩霜氣下孟津秋風度函谷亦何減於建安耶

釋史彙編

卷之百六

五

言五

用事齊梁用事以定優劣亦請論之如王筠詩王生臨廣陌潘子赴黃河庾肩吾詩秦皇觀大海魏帝逐飄風沈約詩高樓切思婦西園游上才格雖弱氣猶正遠比建安可言體變不可言道喪大曆中詞人多在江外皇甫嚴維張繼素劉長卿李嘉祐朱放竊占青山白雲春風芳草以爲已有吾知詩道初喪正在于此何得推過齊梁作者迄今餘波尚寢後生相效沒溺者多大曆末年諸公改轍蓋知前非也如皇甫冉和王相公玩雪詩連營鼓角動急

城系軋嚴維代宗挽歌波從少海息雲

自大風開劉長卿山鵲歌青雲杳杳無力飛白露蒼蒼抱枝宿李嘉祐少年行白馬撼金珂紛紛侍從多身居驃騎幕家近滹沱河張繼素詠鏡漢月經時掩胡塵與歲深朱放詩愛彼雲外人來取澗底泉已上諸公方於南朝張正見何胥徐橘王筠吾則無間然矣

王母謠

王母謠白雲在天丘陵自出李白乃曰白雲在青天丘陵薛崔嵬劉令嫺詩落花掃更合孟浩然乃曰林花掃更落李孟既易數字彌覺西母劉媛爲工

釋史彙編

卷之百十八

五

言五

陶淡李返

陶詩淡不是無繩削到自然處故見其淡之妙不見其削之迹李詩逸不是無雕飾但雕飾到自然處故見其逸之趣不見其飾之痕

顏謝優劣

謝靈運詩鄴中爲劣顏延年詩五君爲優然謝整而峻顏贍而穢顏之不可方謝正猶謝之不可方陶世稱顏謝或稱陶謝皆吾所不曉

隨意二字

六朝五七言用隨意二字而佳者曰隨意尺書稀曰

隨意晚還家曰庭草無人隨意錄自是王維展之則云隨意春芳歇杜甫展之則云隨意宿僧房王昌齡展之則云隨意青楓曰露寒各極其趣

陶杜

杜有全學陶者陶云親戚或餘悲他人亦已歎又云衆鳥欣有託吾亦愛吾廬而杜寫懷云萬古一骸骨隣家遞歎哭其又云群生各一宿飛動自儔匹吾亦驅其兒營營爲私實明明自陶脫出來但讀陶後二語殊覺杜之爲煩

盛中晚唐

神宋集編

卷之百十八

五

三

百

唐詩調大有徑庭顧况一家千里外百舌五更頭不及張謂還家萬里夢爲客五更愁李商隱造化中台座威風大將壇不及王維久踐中台坐終登上將壇劉灣生爲漢宮臣死爲胡地骨不及李白今日漢宮人明朝胡地妻古云文章與昔高下惟詩亦爾

常建哭字

常建結語善用哭字然第一是殘兵哭遼水第二是墳上哭明月第三是哀哀哭枯骨一哭不如一哭胎元

常建天寒月近城孟浩然江清月近人常得力在寒字孟得力在清字然總不出杜江月去人只數尺纔自點化便復神奇詩家以爲胎元云

刀巴二字

唐人用刀州巴字始于宋十一遙州刀作夢巴字水形連而參則云刀州先入夢李端則云夜夢見刀州武元衡則云刀州晚照西李遠則云何處夢刀州雍陶則云今宵難作刀州夢同用刀州也盧綸云浪依巴字急端又云巴字一支長遠又云巴江學字流同用巴字也獨王維霧中遠樹刀州出

神宋集編

卷之百十八

五

三

百

崔王異調

陰結句盛唐之平調中唐之正調也至黃鶴樓前四語直古歌耳不可謂律王維酌酒領聯盛唐之側調晚唐之變調也至終南別業全篇直拘律耳不可謂古

寄家人詩

三唐七絕除是拘體大可吟諷予所深喜者如寄家人三首摹寫情事真入神境一隴山鸚鵡武能言語爲報家人數寄書二馬上相逢無紙筆憑君傳

報平安三只恐多說不盡行人臨發又開封皆愈淺而深愈近而遠

律中用字

律中用悅字而妙者常建曰山光悅鳥性又用恐字而妙者賈島曰落日恐行人如前用慙字投字後用怯字畏字皆不能佳然亦本陶岑兩詩來陶云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岑云渡口欲黃昏歸人爭渡喧讀者正爾不覺

唐詩異才

杜大才自鍛鍊出來李逸才自吞吐出來王妙才自神史彙編 卷之二百八

七

陶寫出來孟清才自搜索出來高壯才自把捉出來岑俊才自揮霍出來然杜能兼李李不能兼杜杜能變李不能變也王能包孟孟不能包王王能長孟不能長也高能具岑岑不能具高高能檢岑不能檢也

詩用也字

開元中用也字者三王昌齡垂綸幾年也不如王摩詰宛是野人也然又不如孟浩然誰能效丘也至玄宗宮人今生已過也則晚唐詩益不足觀矣

張曲江溫庭筠

張曲江詩吾極愛其簷風落鳥窠葉掛虫絲二語妙在簷窠二字盡積簷前攪風爲便虫懸窓下粘葉爲宜若止云狂風脫葉便不合渾然之理矣又溫庭筠雞聲茅店月人跡板橋霜亦妙在聲跡二字曉色朦朧觸象而警早行慘淡顧影而知若用鷄鳴字人踏字俱損天然之致矣故下虛字難下實字尤難

蘇廷碩詩

蘇廷碩詩二月韶春半三空霽景初用月半字僅此又茂體雕龍昔香名展驥初都未曉昔字所本按神史彙編 卷之二百八

天

月令月昔靡艸死昔終也用此字入律畢竟是唐初風調

宋延清詩

宋延清詩雲濕從臣衣不及花落侍臣衣又御氣騰霄近不及御氣雲霄近雲濕則虛花落則實騰霄則俗雲霄則雅

岑參詩

岑參詩細雨濕行裝又暮雨濕行裝秦觀詞雨打梨花深閉門又雨打梨花空閉門皆再用然作細作深字勝究至得意語放不當數見而岑作此病殊

多

杜詩狀物

詩狀物極難得侶如杜云風驚藏近渚雨燕集深條人但知風驚雨燕爲倒字藏集爲隱字乃不知妙正在近渚兩字耳鴛鴦本弱遇風不及遠避惟曲渚近處纔取潛藏而已燕体太輕衝雨不能高飛特叢條深處僅足安集而已非此老妙於寫物不復到爾許故杜又曰良工心獨苦

數目入詩

路實王好以數目入歌行人謂之算博士要不免巧

押史彙編 卷之二百八

三九

傷于格郭張喬云城鎖東風十五橋杜牧云南朝四百八十寺獨用之絕句可耳又不若王維詩但遺一千里後殿十二時乃特渾然

四唐升降

唐詩無定格在乎時亦無恒調在乎人有初類盛者有盛類中者有中類晚者又有晚類中者有中類盛者有盛類初者正當以人論不以時論耳第初能巧不能拙盛則寧拙無巧中能輕不能重盛則寧重無輕晚小不能大盛則寧大無小此盛唐所以冠三唐也洞庭陸宜春氏統四唐詩互相升降

不拘其肯祇繫其人而先後格調辨乎其中凡抄得數十帙乃一夕悉爲猾胥盜去遂成千秋逸事

李歐優劣

李太白天才俊逸誠所謂聖於詩者如遠別離蜀道難諸篇渾然豪放馳騁今古雖盛唐一時人莫能及六一作廬山高自謂與之頡頏然詳視之終覺說得辛苦生受趙宋以來學者多自經業中覺悟故談詩者只喜少陵之忠愛往往甲杜乙李殊不知二子者互有優劣正不當執一論耳

王李常何

押史彙編 卷之二百八

三十

王建詩寒碎故仕終不顯李洞詩窮悴故竟下第韋莊詩壯故至台輔何贊詩愁未幾而卒

唐宋詩評

唐室詩人專門名家比比踵至古風堪繼前軌者亦惟陳子昂儲光義韋應物柳宗元杜甫李太白數人而已雖他有作者安能方駕哉晚唐諸人雖差不及姑舉數人如杜牧之豪雋許渾之藻思賈島之枯寂各臻妙境足稱玉碎夫豈無人詩學與唐不倫唐人流暢情景宋人鋪陳時事唐人有風雅之遺音不盡意趣每見言外宋人研切根理

聲盡底蘊故唐詩圓宋詩方雖王介甫歐陽永叔
蘇子瞻黃魯直諸公號稱名家不免此病蓋宋人
崇尚理學不免以議論爲詩故少委宛清亮不知
學詩理何可盡廢若拘文牽義豈詩家上乘風人
之義各有攸當故善說者不以文害詞不以詞害
義不言理而理存此詩之妙境也不然則三百篇
之中美刺具有淫瑣亦錄夫子存而不刪何以我
學詩者以三百篇爲宗更憲章漢魏尋繹楚騷本
其原而邇其流庶幾不叛于道矣且無論晚唐只
如中唐人詩如月到上方諸品靜心持半偈萬緣
空之句典象俱佳可稱名作若盧嶽高僧留偈別
茅山道士寄書來燕知社日鷄巢去菊爲重陽目
雨開如此等句細味之亦索然者而世傳誦以爲
佳何耶豈承襲既久亦世之耳鑒者多也

劉賓客柳枝詞

黃山谷跋劉賓客柳枝詞云劉賓客柳枝詞雖之世
劉陸機左思之豪壯自爲齊梁樂府之將領也
云劉夢得竹枝九首蓋詩人中工道人意中事
使白屋易張籍爲之未必能也

評金山詩

張枯金山詩頗稱于時其實本沈佺期巫峽詩來
終日醉醺醺全不成語馬戴送僧金山云金陵江
色裏蟬急尚秋分迴寺橫州島歸僧渡水雲夕陽
依岼盡清磬隔潮聞遙想禪林下爐香對日焚獨
不失結韻亦謂其墮惡道中耶

評杜律

七言律全篇渾稱者絕少即杜云錦江春色來天地
玉壘浮雲變古今何雄也至北極西山兩語便弱
又云五更鼓角聲悲壯三峽星河影動搖差與前
敵然悲壯二字實尚不如動搖二字虛而妙

奇章愛才

唐人小說云杜牧之在牛奇章幕中每夜遊狹斜
飲酣醉而歸奇章常令人潛護之及牧之還朝
章戒以節飲勿復輕出爲言牧之初猶抵飾奇章
命出報帖一篋示之皆每夜街吏所報杜書記平
善帖于杜始愧謝予嘗疑牧之雖有才然其行節
太甚奇章相待之太過及觀其少年行云夢持山
塞節笑別達山眉其風流豪俠之氣猶可想見
觀其罪言與原十六衛諸文則知牧之志在
經畧或不得試而輕世之意顧托之此耶則奇章

之愛才未爲過也

齊梁體

齊梁體自盛唐一變之後不復有爲之者至溫李出始復追之今觀溫飛卿西州曲單衫杏子紅雙鬢鴉雛色之句及李義山無題云八歲偷照鏡長眉已能画十歲去踏青芙蓉作裙衩十二學彈箏銀甲不曾卸十四藏六親懸知猶未嫁十五泣春風背面鞦韆下無題云照梁初有情出水舊知名裙衩芙蓉小釵茸翡翠輕錦長書鄭重眉細恨分明莫近彈棋局中心最不平咏月云池上與橋邊難

神史彙編

卷之百十八

三十三

三十三

忘復可憐簾開最明夜簾捲已涼天流霞水花心吐時風葉鮮姁娥無粉黛只是逞娟娟咏荷花云都無色可並不奈此香何瑤席乘涼設金羈落晚過迴衾燈照綺渡磯水沾羅裙想前秋別離居夢權歌效江南曲云郎船安兩漿儂舸動雙橈掃黛開宮額裁裙約楚腰重期方積思臨醉欲拚嬌莫以採菱唱欲羨秦臺蕭又効徐陵贈賜更衣云家帳真珠絡溫幃翡翠裝楚腰知便寵宮眉正關強結帶懸危子綉領刺鴛鴦輕寒衣省夜金斗熨香此作雜之玉臺新咏中夫孰有能辨之者

羅隱詩

羅隱詩雖是晚唐如霜壓楚蓮秋後折雨催蠻酒夜深酤亦自婉暢可諷

李用陶語

李白亦多用陶語者陶云揮盃勸孤影而李云獨酌勸孤影陶云但得琴中趣何勞弦上聲而李云但得酒中趣勿爲醒者傳

南薰集

南薰集有南薰集三卷今不存如寶箏鸚鵡飛上越王臺用李只今惟有鸚鵡飛故無足取乃衛萬與李

神史彙編

卷之百十八

三十四

三十四

同時其詩乃窳祇今惟有西江月曾照吳王宮裡人殊不易一字即吳均喧喧動四鄰而楊炯劉生結句全掠之王維春艸年年綠而錢起漂母第七句亦入之豈類是與

王孟勦韻

王維草木榮枯語出孟草木本無意枯榮自有時浩然禹穴胥濤語出孫逖山園伯禹廟江落伍胥潮四人本自一時乃互相勦韻何與

王維嫋嫋秋風起淒淒烟雨繁本謝靈運嫋嫋秋風過萋萋春艸繁時人未應返爲此思故鄉本沈

留人未應去爲此還故鄉結東平陽騎明朝入建
章本徐陵十五屬平陽因來入建章五馬驚窮巷
雙童逐老身本更信五馬遙相問雙童未入軍承
南御亭上莫使有風塵亦本信御亭一回望千里
風塵昏風日咸陽慘笳簫渭水寒本宋之問日慘
咸陽樹天寒渭水橋六代初唐爲渠祖尚乃爾

杜詩祖述

杜云花枝照眼句還成是用梁武帝花枝照眼春心
一花近高樓傷客心是用陸機春芳傷客心聽猿
實下三敲淚是用蕭詮別有三敲淚花氣渾如百

神史彙編

卷之百十八

三十五

和香是用何遜風吹百和香白雲岩際宿孤月浪
中翻亦用何遜薄雲岩際出初月波中上春江不
可渡二月已風濤是用顏延之春江壯風濤幼女
問頭風是用江摠幼子問殘疾送老白雲邈是用
梁簡文縱意白雲邈冥冥細雨來是用范雲冥冥
暮雨歸暗滿菊花團是用謝惠連團團滿葉露風
箏吹玉柱是用柳渾秋風吹玉柱無人覺來往是
用吳均勞夢無人覺斟酌姮娥寡是用重思恭斟
酌紅顏改無風雲出塞不夜月臨關是用李巨仁
無波風自動不夜月恒明坐開桑落酒來把菊花

枝是用庾信忽聞桑落酒正值菊花開蓋類以六
朝佳語鼓舞筆端故其課兒云熟精文選理殆杜
氏家學然耳

李杜蘇黃

楊誠齋云李太白之詩列于之御風也杜少陵之詩
靈均之乘桂舟駕玉車也無待者神于詩者與有
待而未嘗有待者聖于詩者與然則東坡作太白
山谷似少陵徐仲車云太白之詩神鷹瞥漢少陵
之詩駿馬絕塵二公之評意同而語亦相近予謂
太白詩仙翁劍客之語少陵詩雅士騷人之詞此
神史彙編

卷之百十八

三十六

之文太白則史記少陵則漢書也

楊祭酒贈項斯

予少時嘗與文潛在館中因看隋書嘉話見楊祭酒
贈項斯詩云幾度見詩詩愈好今觀標格勝于詩
平生不解藏人善到處逢人說項斯因問諸公唐
時未聞項斯有詩名也文潛曰必不足觀楊君詩
律已如此想其所好者皆此類耳

李詩大家

風吹柳花滿店香吳姬壓酒勸客嘗金陵子弟來相
送欲行不行各斷腸請君試問東流水別意與之

誰短長山谷謂學者不見古人用意處但得其皮毛所以去之更遠如李詩只壓酒等言自是莫反餘且勿論到請君試問東流水二句淺淡率意寫出入肺肝無一字不佳蓋人所欲言而未始者此所以爲大家云

李詠右軍

王右軍風致卓越千古李翰林一詠真能寫其襟度如云右軍本清真瀟灑出風塵末云書罷罷驚去何曾別主人若使他人焉能有此脫落此與陶淵明我醉欲眠君且去明朝有意抱琴來氣象一轍

神史彙編

卷之百十八

三七

三十四

彼委瑣拘泥者焉知此味況哉

李白絕句

范德機論古人絕句一句一絕乃其本體其次字少意多極四句而反覆議論如李白橫江館前津吏迎向余東指海雲生即今欲渡緣何事如此風波不可行句斬絕而意周致使人有無涯之想

李益詩

楊升菴詩話云李益有樂府雜體一首云藍葉鬱重重藍花石榴色少婦歸少年光華自相得愛如寒夜火棄若秋風扇山岳起而前相看不相見春生

車亦生誰能無別情殷勤展心素見新莫忘故望孟門山殷勤報君子既爲隨陽雁勿學西流水此詩比興有古樂府之風或云非益詩乃人代霍小玉寄益之作

沈雲卿

沈雲卿詩雪白山青千萬里而杜亦云雲白山青萬餘里又秦地平如掌而杜亦云秦川對酒平如掌然雲卿氣韻終在初唐所以去杜更遠

沈宋優劣

律至沈宋風氣漸上聲調始暢然其實處巧處仍是

神史彙編

卷之百十八

三六

三十四

六代後塵其虛處高處遂作開元前導嘗考其集可畧而言沈應制諸篇既不如宋宋樂府新題亦不如沈貶竄雜詩沈不如宋宮苑七律宋不如沈宋晦日昆明池落句云不愁明月盡自有夜珠來沈巫山高落句云爲問陽臺客應知入夢入宋梧州詩青林暗換葉紅蕊續開花沈興慶池詩漢家城闕疑天上秦地山川似鏡中持此以辨兩君便互有短長處自當令心服

孟浩然

孟浩然詩以吾一日長念爾聚星稀本宋之問詩

傷茲日遠獨向寒星洲然宋稍傷直致孟乃學委
婉便自青出于藍或謂孟無學可廢獨推尊宋者
妄耳

三聖詩

宋人拈出唐衲寒山詩楚詞五律體各一首而已予
近見三聖詩全本又得全詩二篇其一曰絮絮廬
家女倩來名莫愁含乘摘花馬學榜采蓮舟膝坐
綠熊席身披青鳳裘哀傷百年內不免歸山丘其
二曰春女術容儀相將南陌墜看花愁日晚隱樹
怕風吹年少從旁來白馬黃金羈何須久相弄兒
神史彙編 卷之百十八 三十九

宋之問

宋考功之問在天后朝求爲北門學士不許作明河
篇以見意詩末云明河可望不可親願得乘槎一
問津更將織女支機石還訪成都賣卜人則天見
其詩謂崔融曰吾非不知之問有才但以有其口
過蓋之問患齒疾口常臭故也之問終身慙憤

王元之詩

王元之詩云兩株紅杏映籬斜裝點山香刺使家何

事春風容不得和鶯吹折數枝花語雖極工然大
風折樹而鶯猶不去於理未通當更求之

英靈國華唐詩明詩

英靈繼鍾嶸而作者也然英靈僅長于品國華嗣殷
璠而興者也然國華差短于裁又曰唐詩多出干
死後其欲揀金也無由明詩蓋出于生前其有遺
珠也可憾

山林臺閣

青箱雜記文章有兩等山林草野之文其氣枯槁著
書立言者之所尚也朝廷臺閣之文其氣溫潤演

神史彙編 卷之百十八

四十

綸視草者之所尚也王安國曰文章格調須是官

樣今樂藝亦有兩般教坊則婉媚風流外道則鹿
鳴嘲哢村歌社舞抑又甚焉亦與文章相類麓堂
詩話朝廷典則之詩謂之臺閣氣隱逸恬澹之詩
謂之山林氣此二氣者須有其一又曰作山林詩
易作臺閣詩難山林詩或失之野臺閣詩或失之
俗野可犯俗不可犯也又曰古雅樂既不傳俗樂
又不足聽今所聞者唯一派中和樂耳詩家聲韻
縱不能彷彿虞歌之美亦安得庶幾一代之樂哉
古今名家取譬於詩文如此

宋詩評

宋初之詩創于儀楊大年諸人皆學李義山謂之
豈然義山蓋本之少陵也當時猶具體而微
神宗朝蘇東坡黃山谷王半山陳后山諸公出而
詩道大倚東坡山谷專宗少陵半山稍出入盛唐
后山則規模中唐簡質可尚

南宋詩

南宋陳簡齋陸放翁楊萬里周必大范石湖諸人之
詩雖則尖新大露圭角乏渾厚之氣然能鋪寫情
景不專事綺縠其與但爲風雲月露之形者大相
神史彙編 卷之百十八 四十一
逕庭終在元人上世謂元人詩過宋人此非知言
者也

詩法源流

詩法源流云唐人以詩爲詩宋人以文爲詩唐詩主
於達情故於三百篇爲近宋詩專主議論故於三
百篇爲遠詩注又謂陳後山評人有云蘇明允不
能詩歐陽永叔不能賦曾子固短於韻語黃魯直
短於散語蘇子瞻詞如詩秦少游詩如詞後山評
之當矣然後山亦有短處殊不自知正如杜與李
太白何時一杯酒重與細論文則識其欠細密也

李與子美云借問緣何太瘦生總爲從前作詩苦
則識其太沉着也

朱櫻歌

文與可朱櫻歌君王日午坐倚闌翡翠一盤紅
二字人未用按唐寶記曰紅韃韃大如巨栗赤爛
如櫻朱視之如不可觸觸之甚堅不可破施此事
於櫻桃尤爲奇切

詩句侶花

梨花一枝春帶雨句雖佳不免有脂粉氣不似朱
莫捲西山雨多少豪放予因謂樂天句似茉莉花
王勃句似含咲花李長吉桃花亂落如紅雨似
菊花而王荊公以爲總不如院落深流杏花雨乃
似闌提花

神史彙編

卷之百十八

四十一

三八

三豪

石介作三豪詩云曼卿豪于詩永叔豪于詞師雄豪
於歌永叔亦贈杜默師雄詩云贈之三豪篇而我
濫一名默歌少見於世有云學海波中老龍夫子
門前大虫皆此類語永叔不諳者此公惡爭名且
爲介諱也默豪氣正是京東學究飲私酒食瘡死
牛肉醉飽後所發也作詩狂怪至盡全馬賈極矣

若更求奇便作杜默矣

古今詩評

楊大年如龍遊天表虎踞溪傍神情自然骨法清亮
周越如輕薄少年舞劍氣勢空健而鋒刃交加錢
易如美丈夫肌體充悅神氣清秀蔡襄如少年女
子體態嬌婉行步緩慢多飾繁華蘊藉欽如五陵
少年訪雲尋雨駿馬青衫醉照芳艸狂歌院落張
友直如宮女插花媚嬌對鑑端正自然別有一種
嬌態唐書王勃傳載開元中張說與徐堅論近世
文章說曰李嶠崔融薛稷宋之問如良金美玉無

神史彙編

卷之百六

四三

三

施不可富嘉譽如孤峯絕崖壁立萬仞濃雲鬱興
電雷俱發誠可畏也若施於廊廟駭矣閭朝隱如
麗服靚妝燕趙舞女觀者忘疲類之風雅則罪人
矣堅問今世奈何說曰韓休之文太美玄酒有典
則薄滋味許景先如豐肌膩理雖穠華可愛而乏
風骨張九齡如輕縑素練實濟時用而窘邊幅王
翰如瑠璃玉竿雖爛可珍而多玷缺堅謂篤論齊
道人湯惠休云謝靈運詩如芙蓉照水顏延年詩
如錯絲綾金梁鍾嶸云范雲詩宛轉清便如流風
回雪丘遲詩點綴映媚如落花在艸張芸憲評宋

朝名公詩樞聖俞如深山道人艸衣木食王公大

人見之不覺屈膝石曼卿如飢鷹乍歸迅速不可
言歐陽永叔如春服乍成醺酒初熟登山臨水竟
日忘歸王介甫如空中之音眼中之色欲有尋繹
不可得矣蘇子瞻如武庫乍開千矛森然見之不
覺令人心惧子細檢點不能無利鈍郭公父如大
排筵席二十四味終日揖遜適口者少劉次庄塵
土黃詩序謂東府自唐以來杜甫則壯麗結約如
龍驟虎伏容止有威李白則飄揚振激如游雲轉
石勢不可遏又廣東曹司文字長樂教器之陶孫

神史彙編

卷之百六

四四

三

遂盡取魏晉而下詩人演而為詩評魏武帝如幽
燕老將氣韵沉雄曹子建如三河少年風流自賞
鮑明遠如飢鷹獨出奇矯無前謝康樂如東海揚
帆風日流麗陶彭澤如絳雲在霄舒卷自如王右
丞如秋水芙蓉倚風自笑韋蘇州如園客獨繭暗
合雲微孟浩然如洞庭始波木葉漸脫杜牧之如
銅丸走坂駿馬馳坡白樂天如山東父老勸課農
桑言言皆實元微之如李龜年說天寶遺事貌粹
而神不傷劉夢得如錢水雕瓊流光瑩然李白如
劉安鷄犬遺響白雲數其歸存恍無定處韓退之

如囊沙背水惟韓信獨能李長吉如武帝食露
無補多慾孟東野如埋泉斷劍卧寒松張籍如
優工行鄉飲酒酬獻秩如時有淡氣柳子厚如高
秋獨眺霽晚孤吹李義山如百寶流蘇千絲鍊網
綺密嫵妍要非通用宋朝蘇東坡如屈注天漢倒
連滄海變眩百怪終歸雄渾歐陽公如瑚如璣止
可施之宗廟荆公如鄧艾縱兵入蜀要以險絕爲
功山谷如陶弘景祇詔入官析理談玄而松風之
夢故在梅聖俞如關河放溜瞬息無聲秦少游如
時女步春終傷婉弱后山如九皋獨唳深林孤芳
神史彙編 卷之百十八 四十五 言七六

元四大家

元人詩昔人獨推虞范楊揭謂之四大家蓋虞范
范清江楊仲弘揭曼碩四人也四人之詩其格調
具在固不可不謂之大家但乏思致求其言外之
趣則索然耳予於元人中獨取張外史倪雲林二
人之詩外史寓跡於黃冠佳杭州開元宮善書院
又往來於華陽洞曲林館中蓋葛稚川陶貞白之

流也昔人謂其善談名理嘗見其古詩教首太率
似阮嗣宗詠懷其趣溢出於言句之外其即所謂
名理者耶予愛而錄之以俟知音者阮光祿道白
馬論以爲正索一解人亦不可得此不可與不知
者道也

張十二時

張十二病後詩一卷頗得陶元亮體然予觀古人之
文各自用其才耳若用心模倣一人舍已徇人未
必貴也張十二之文波瀾有餘而出入整理骨格
不足秦七波瀾不及張而出入勁健簡捷過之要
神史彙編 卷之百十八 四十六 言四

明粵四傑

明初吳有四傑粵亦有四傑蓋擬盛唐云予兒時游
粵數見蔡惟敬歐禎伯同先君唱和詩俱稱麗藻
乃因梁公實與李王周旋不自量力率爾同人或
浮漫過虛或扼塞過實便類耶卹失其故武而歐
更填古隱僻名字如請蒲坐生客無一識面者此
寧獨點鬼祭魚而已正被英雄所欺殊謬

李于鱗汪伯玉

作文若詩不妨成一家勿便拘一調成易拘拘易厭

母論吳人纖裁曲綴爲時冠冕者少所融化畧無
情實即讀李于鱗七律及汪伯玉副墨乍得一二
如入瓊林大盈非不驚心眩目每至數篇遂多重
復未耐點檢然李詩有尊前病起逢寒食客裏花
開別故人頗似蘇州而汪文獨查八十傳中問撥
拾諸莠了復無遺乃從史記貨殖來故合變態耳

黃淳父

詠綠牡丹者亦多矣惟淳父五言兩聯絕工其云池
縠搖光亂窓綃掩態妍故是觀貼得別又云珠憐
金谷妓夢降九疑仙亦侶挑剔得出至首尾便不

神史彙編

卷之百八

四七

成語信矣巨山之難其儷也

陸子傳詩字

尚寶陸子傳書學麻姑仙壇頗入妙品其詩傳者如
張烈婦酷有焦仲卿妻風近從其子壻趙太學得
完集讀之不獨歌行流麗而五律中有寄陳子兼
今成都云製錦裁江色彈琴寫峽聲以濯錦江映
尹何事峽流泉帶子賤事鏐鑄天成可謂工矣陸
女名卿子即趙婦能世其家所著雲臥閣集亦多
佳句若三婦艷等篇故不減阿父耳夫以陸氏聯
翩閨秀豈不甚盛哉今乃孔方輩且不解毛錐

何物是足羞也

曰王黃佳勝

王敬美諸詩西征爲勝以其增遷客之懷也黃淳父
諸作白下爲佳以其繫羈旅之思也詩必窮而後
工故非虛語

王百穀

吳郡王百穀少喜任俠筆舌兩端妙絕天下諸可借
獎無所復惜以是人人爭就之尤工詩纖濃綿麗
多不能載予最愛其清明書事云離緒不堪歸燕
語斷腸惟有落花知故自情致大非韓翃春城比

神史彙編

卷之百八

四八

宜與章臺同恨

徐迪功詩

徐迪功武昌詩云重以桑梓念淒其江漢情極有古
調可詠而般迨夫本與徐一輩人其桃花詩只易
江漢情爲虎豹心餘七字曾無所改真點金成鉄
手誦之使人失笑

弘正嘉詩人

弘正嘉初詩若獻吉之變化仲默之疎秀昌穀之駿
軼稚欽之精鍊子業之淘洗約之之沉鬱盛矣美
矣他若廷實則貌腴而浮君采則色古而瀟太初

則膚清而淺德涵則質實而朴子衡則氣健而粗繼之則骨峭而頑已自列庶未得升堂况士選仲賜而下何足數哉

本朝諸家

詩各因才學有獨至本朝諸家畧可枚數李迪之才始于兼故其體備元美之才妙于變故其調雜獻吉之才長于杜故其歌行勝昌之才長于李故其律排駁子業之才近于張文故其歌行抽應德之才近于宋延清故其律排

唐明詩調

押史彙編 卷之百六

四九

唐調開元以後強大曆以後弱惟人自爲調故其詩多名家明調弘治以後分嘉靖以後合惟人不爲調故其詩多風致

明朝詩文

本朝文章在弘治正德間可謂極盛李空同何大復康許西邊華泉徐昌穀一時共相推轂祈復古道而有京王南原顧東橋寶應朱凌溪則其流亞也然諸人猶以吳音少之稍後則有亳州薛西原慈祥符高子業叔嗣廣西戴時亮欽沁水常明卿倫河南左中川國瓊關中馬西玄汝驥諸人薛西原

規模大復時出入初唐而過於精潔失其本色便覺太枯高子業是學中唐者故愈淡而愈見其工馬西玄極重戴時亮二公皆工初唐故也左國幾常明卿宗李翰林皆翩翩欲度驪驪而者也他如王庸之敘李川甫濂則空同門人樊少南鵬戴仲鵬冠孟望之洋則大復門人譬之孔門其田子方荀卿之流歟

袁凱高太史

松江袁景文凱其古詩學選七言律與絕句宗杜格調最正故李空同何大復稱其爲 我朝國初詩人之冠近有以高太史爲過之者高比袁稍闊大然不能脫元人氣習若論體裁終是袁勝

押史彙編 卷之百十八

五十一

押史彙編卷之一百十八

稗史彙編卷之一百十九

海右閒民王圻纂集

詩話門

詩餘類

南詞難拘字韻

樂府古體起自上古韻既不拘文或多寡而其來歷又有樂府詩章等書可考也南詞似多起於唐如千秋歲荔枝香因貴妃誕日長生殿奏新曲二闕未有名適南方進荔枝遂以二詞名之念奴嬌名娉也故連昌宮詞有力士傳呼覓念奴念奴潛伴

稗史彙編

卷之百十九

三十五

諸郎宿阿濫堆禽名也聲最美玄宗一取其聲一取其名各以製曲菩薩蠻大中初女蠻入貢環絡被體號菩薩蠻遂製此也春光好因羯鼓催花花開而製惜未通知其祖於唐者蓋明皇知音律之故而後知音之臣因各祖之故花間集名為填詞之祖而所集者自溫飛卿而下十八人耳宋陸放翁又云晚唐詩格卑陋而長短句獨精巧後世莫及正指此也又如隨筆之辨伊涼州曲皆出於唐亦其一證然照字依韻名曰填詞今一詞之名雖同而文有多寡韻有平仄不同者不可辨明正無

稗史彙編

卷之百十九

二 三十五

樂府詩章之書證之耳如康伯可之作應天長詠閨情云管絃絢綺陌燈火照香塵腸斷蕭娘愁歸路緩彫轡獨自歸來凭欄情緒楚岫在何處香夢悠悠花月更誰主惆悵後期空有鱗鴻寄紉素枕前淚窓外雨翠幕冷夜涼虛度未應信此度相思寸腸千縷又曰管絃綺陌燈火画橋塵香舊時歸路腸斷蕭娘舊日風簾映朱戶鶯能舞花解語念後約頻成輕負緩彫轡獨自歸來凭欄情緒楚岫在何處同前云云然後篇比前多二十字矣葉少蘊之作念奴嬌咏中秋云洞庭回首江海平生漂沍容易嘆佳期難到縹緲高城風露爽獨倚危闌傾倒醉酌青樽嫦娥應笑猶似向來好廣寒宮殿為余聊惜蓬島又曰洞庭波冷望永輪初轉滄海沉沉萬頃孤光雲陣捲長笛吹破層陰洶湧三江銀濤無際遙帶五湖深酒闌歌罷至今罷怒龍吟又回首江海平生漂沍容易散佳會難尋縹緲高城風露爽獨倚危闌重醉倒清鐔嫦娥應笑猶有向來心廣寒宮殿為余聊借瓊林既換韻又換字矣此皆不知孰是原本孰乃比調豈非無祖詞以證之耶至於憶秦娥諸人所作皆反韻者而孫夫

人又有平韻者水龍吟本是首句六字第二句七字也如秦少游贈妓云小樓連苑橫空下窺遠
雕鞍驟陳同甫春恨云開花深處層樓画簾半捲
東風軟蘇東坡詠笛云楚山脩竹如雲異材秀出
千林表而陸放翁春遊摩訶池上追遊路紅綠參
差春晚則首句乃七字第二句反六字矣柳稍青
初起三句皆四字也皆用平韻如秦少游春景云
岸草平沙吳王故苑柳裊烟斜雨後寒輕風前香
軟春在梨花行人一棹天涯酒醒處殘陽亂鴉門
外鞦韆牆頭紅粉深院誰家周美成佳人云有個
神史彙編 卷之百九 三

以予論之南詞但要音律和諧或平或仄俱可也
二句合作一句一句分成二句者則句法雖不同
字數不差妙在歌者上下縱橫所協耳頭句不拘
正如律詩之起亦然但多少數字似不可也況至
於多少二三十十字者哉若歐陽公春暮模魚兒捲
綉簾梧桐秋院落一霎雨添新綠對小池閑立殘
粧淺向晚來紋如縠凝遠月恨人去寂寂鳳枕孤
難宿倚欄不足看燕拂風簷蝶翻草露兩兩長相
逐雙眉促可惜年華婉婉西風初弄庭菊況伊家
年少多情未已難拘束那看更起良景追尋甚處
垂楊拍佳期過盡但不說歸來多應忘了雲屏去
時祝此則前拍第二句第三句多一字後拍第五
句又少一字而那堪更字當是韻佳期過盡盡字
是韻皆無之恐決不可不入選者或是也故少
蘊之念奴嬌或可而康之應天長原註十九句則
前闕決非矣歐之應天長又少似康不知何也
小詞
筆談曰古詩皆詠之然後以聲依之詠以成曲謂之
協律詩外有和聲所謂曲也唐人乃以詞填入曲
中不復用和聲此格雖云自王涯始然正元元

之謂爲之者已多有在涯前者又小曲有感
酒寶釵空之句云李白作花間集乃云張泌所
莫知孰是楊繪本事曲子云近世謂小詞起於溫
飛卿然王建有宮中三臺宮中調笑樂天有謝秋
娘一去望江南又曰近傳一闕云李白製郎今昔
薩蠻其詞非白不能及此信其自白始也劉斧青
瑣集隋海山記中有望江南調即煬帝世已有其
事矣

漁父詞

藝文類聚家有春江釣叟圖上有李煜漁父詞二首其
神史彙編卷之百九 五 三十九

一竿漁花有意千重雪桃花無言一隊春一壺
一竿鱗世上如儂有幾人其二曰一棹春風一
舟一輪蠶縷一輕釣花滿渚酒滿甌萬頃波中得
自由

後主長短句

蔡條西清詩話載南唐後主圍城中作長短句未就
而城破櫻桃落盡春歸去蝶翻金粉雙飛子規啼
月小樓西曲瓊金箔惆悵卷金泥門巷寂寥人
後望殘烟草低迷藝祖云李煜君以作詩工夫
國事豈爲吾虜也又一詞云簾外雨潺潺

闌羅衾不耐五更寒夢裡不知身是客一餉貪歡

獨自暮凭闌無限關山別時容易見時難流水落

花春去也天上人間含思悽惋未幾下世徽宗亦

工長短句方北狩在房中猶作小詞云孟婆孟婆

你做此方便吹箇船兒倒轉後在汴州有一絕云

國破山河在人非殿宇空中與何日是搔首賦車

攻國破山河在宮庭荆棘冠今左袵忍作北

朝臣又云投老汗北城而足又是秋中原心耿耿

南國淚悠悠嘗瞻恩賢佐顯情憶舊游故宮禾黍

徧行役閱宗周又云杳杳神京路八千宗祊隔越

幾經年衰殘病渴那能久茹苦窮荒敢怨天又清

明日作云茸母初生認禁煙此此寒食無家對

倍凄然帝城春色誰爲主遙指鄉關涕淚連以上

詩並見天會錄又嘗瞻錄云道君喜爲篇章止此

以來傷時感事形於歌詠者凡百餘首以二逆

變併棄炎火所傳於灰燼之餘者僅此數篇而已

或謂徽宗乃南唐後主後身豈其然乎

後主曲

三十餘年家國數千里山河幾曾慣千戈一日
爲臣虜沈腰潘髮消磨最是金甌磨日

東方離歌揮淚對宮娥後主既爲樊若水所賣
國與人故當慟哭於九廟之外謝其民而後行顧
乃揮淚宮娥聽教坊離曲何耶

西江月

東臯雜錄云世傳溫公有西江月一詞今復得錦堂
春云紅日遲遲虛廊轉影槐陰迤邐西斜彩筆工
夫難狀曉景烟霞蝶尚不知春去謾遶幽砌尋花
桃李狂風過後縱有殘紅飛向誰家始知青鬢無
價歎飄蓬宦路荏苒年華今日笙歌叢裡特地咨
嗟席上青衫濕透撫弄舊琵琶怎不教人易老多
少離愁散在天涯

點絳脣

韓魏公晚年鎮北都一日病起作點絳脣小辭云病
起慊慊憂憂花樹添憔悴亂紅飄砌滴盡胭脂淚
惆悵前春誰向花前醉愁無際武陵回睇人遠波
空翠司馬溫公嘗作小阮郎歸詞曰漁舟容易入
春山仙家日日閑綺窓紗院映朱顏相逢醉夢間
松露冷梅波皺匆匆整棹還落花寂寂水潺潺重
尋此路難曾脩古立朝驍剛方蹇謬嘗見池上有
所以者亦作小詩寓寄

紅佳人南陌上翠蓋立春風

西江月

楊湜詞話載西江月詞寶髻松鬆梳就鉛華淡淡妝
成輕烟翠霧罩娉婷飛絮遊絲無定相見爭如不
見有情還似無情笙歌散後酒初醒深院月明人
靜

剔銀燈

范文正公與歐陽文忠公席上分題作剔銀燈皆寓
勸世之意文正云昨夜因看蜀志嘆曹操孫權劉
備用盡機謀徒勞心力即得三分天地屈指細尋
思爭如共劉伶一醉人世都無百歲少癡騃老成
庀悴即有中閒此子少年忍把浮名牽繫一品與
千金問白髮如何回避

瑞鷓鴣小秦王

瑞鷓鴣尤依字易歌若小秦王必須雜以虛聲乃可
歌耳其詞云碧山影裏小紅旗儂是江南踏浪兒
拍手欲嘲山簡醉齊聲爭唱浪婆詞西興度口帆
初落漁浦山頭日未欹儂送潮回歌底曲樽前還
唱使君詩此瑞鷓鴣也濟南春好雪初晴行到蒲
山馬足輕使君莫忘雪溪女時作陽關腸斷聲

小秦王也皆東坡所作

南歌子

朝雲者東坡待妾也嘗令就秦少游乞詞少游作南歌子贈之云靄靄迷春態英英媚曉光不應容易下巫陽祇恐翰林前世是襄王暫爲清歌駐還因暮雨忙瞥然歸去斷人腸空使蘭臺公子賦高唐

西江月

東坡在黃州中秋夜對月獨酌作西江月詞曰世事一場春夢人生幾度秋涼夜來風葉已鳴廊看取眉頭鬢上酒賤常愁客少月明多被雲妨中秋誰

與共孤光把盞凄然北望

九

水調歌

蘇東坡被謫時值丙辰中秋翫月作水調歌都下唱內侍錄呈神宗讀至猶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寒上因嘆曰蘇軾終是愛君遂得量移汝州嘗言唐宋時臣下詩歌往往得達帝所而蒙賞鑒太和之氣象亦可徵也

東坡長短句

東坡携妓謁大通禪師大通愜色坡作長短句曰師唱誰家曲宗風有阿誰借君拍板與門槌我也

場作戲莫相疑溪女方偷眼山僧已皺眉莫嫌彌勒下生遲不見老婆三五少年時僧仲殊和曰解舞清平曲而今說向誰紅爐片雪上鉗匙打就金毛獅子也堪疑已信身如夢何須眼似眉蟠桃已是結花遲不向風前一咲待何時

東坡在玉堂有幕士善謳因問我詞比柳詞何如對曰柳郎中詞只好十七八女孩兒執紅牙拍版唱楊柳外曉風殘月學士詞須關西大漢執鐵版唱大江東去公爲之絕倒

減字木蘭花

東坡在汝陽初春庭梅盛開月色鮮霏夫人曰春月勝如秋月秋月令人慘懷春月令人和悅坡笑曰子誠知言即召客飲作減字木蘭花云春庭月午搖落春醪光欲舞步轉迴廊半落梅花婉婉香輕風薄霧都是少年行樂處不似秋光只與離人照斷腸

十

三

單于問家世詩詞

東坡送子由奉使契丹詩末句云單于若問君家世莫道中朝第一人用唐李揆事也然則中曹勛功顯使金國好事者戲作小詞其後闕曰單于若問

君家世說與教知便是紅窓迥底兒謂功顯之
元寵昔以此曲著名也後大璫張去爲之子安世
以閣門宣贊爲副使或改其語曰說與教知便是
中朝一漢兒益京師人謂內侍養子不閤者爲漢
兒也最後知閣門事孟思恭亦使北或又改曰便
是搢商孟客兒謂思恭之父爲販醪巨賈也

望江南

舊傳有一士在官愛唱望江南詞而爲官所責者不
得其姓名今知爲王齊叟字彥齡元祐樞密彥霖
之弟也任俠有聲初官太原作此詞數十曲嘲

神史彙編 卷之百九

士

縣同僚遂并及府帥帥怒甚因群吏入謁面數折
之云君恃爾兄謂吾不能治爾邪彥齡歛衽頓首
謝且請其過帥告之復趨進微聲吟曰居下位
恐被人譏昨日但吟青玉案幾時曾唱望江南
句不屬回顧適見兵官乃口請問馬都監帥不覺
失笑衆亦匿笑而退今世所傳別素質一闕云此
事憑誰知證有樓前明月窗外花影即其意也
舒氏女亦工篇翰翁出武列事之素不謹常醉酒
嫖罵翁不能堪舒取女歸竟至離絕而去婦之
元無華張女在父家一日行池上懷其夫

唇曲云獨自臨流與來時把機杆凭欄愁新恨
卻來時與鴛鴦散魚潛煙歛風初定波心靜照人如
鏡少個年時影後可適它族彥齡終浮沉不顯

清平樂六詞

劉原甫於清平樂作詞詠木犀其後陳去非蘇養直
向伯恭朱希直韓叔夏亦續賦一闕王晦叔并紀
於碧鷄漫志原甫云小山叢桂最有人留意拂葉
攀花無限思雨濕濃香滿秧別來過了秋光翠簾
昨夜新霜多少月宮閑地嫦娥借與微芳去非云
黃衫相倚翠帽層層底八月江南風日美弄影山

神史彙編 卷之百九

士

腰水尾楚人未識孤山離騷遺恨千年無住庵中
新事一枝喚起幽禪養直云斷崖流水香度青林
底光配騷人蘭與芷不數春風桃李淮南叢桂小
山詩翁合得躋攀舟到十州三島心游萬壑千巖
伯恭云吳頭楚尾踏破芒鞋底萬壑千巖秋色裏
不禁惱人風味如今老我鄉林世間百不關心獨
喜愛香韓壽能來同醉花陰希真云秋間花少菊
小芙蓉老冷淡仙人偏得道買定西風一笑前身
元是江梅黃姑點破冰肌那有暗香猶在飽參清
似南枝叔夏云秋光如水疎作驚黃蟻散入千巖

佳樹裡惟許鹿門人醉輕羅重上風簾不禁月冷
霜寒步障沉深歸去依然愁滿江山晦叔同謂一
花一曲賦者六人必有第其高下者予以爲皆佳
句云

紫姑白苧

白苧詞傳者至少其正宮一闕世以爲紫姑神所作
也方爲至追昔燕然畫角寶輪珊瑚是時丞相虛
作銀城換得或問出何書史答云天上文字汝那
得知末句云東君暗遣花神先到南國昨夜江梅
漏泄春消息殊爲騷雅蜀人郝宗文以春初邀請

神史彙編

卷之百九

十三

三九三

既降自稱蓬萊仙人玉英書浪淘沙詞云塞上早
春時暖律猶微柳舒金線拂回堤料得江鄉應更
好開盡梅溪畫漏漸遲遲愁損仙肌凭回無語歛
雙眉凭徧闌干十二曲日下樓西亦冲淡有思致

周美成楚雲詞

周美成項在姑蘇與管妓岳七楚雲者追遊甚久後
從京師歸過蘇首訪之則已八人數年矣明日飲
於太守蔡杏子高坐上因見其妹作點絳脣詞寄
之云遼鶴西歸故人多少傷心事短書不寄魚浪
空千里憑仗桃根說與相思意何際別時衣袂猶

有東風淚楚雲讀之爲之累日感泣

惠柔侍兒

何文縝丞相初登科在館閣飲于宗戚一貴人家侍
兒惠柔者麗人也慕公風標密解手帕于爲贈
且約牡丹開時再集何亦甚關抱既歸賦虞美人
一曲隱其小名以寓惓惓結戀之意云分香帕于
綵藍賦欲去殷勤惠從來直到牡丹時那恐花枝
知後故開遲別來日盡開桃李日日欄杆倚催花
無計問東風夢作一雙蝴蝶繞芳叢何自書此詞
示蜀人趙詠道言其本末如此

神史彙編

卷之百九

十四

三九四

莫少虛詞

舊傳水調歌一曲其首章云瑤草一何碧春入武陵
溪溪上桃花無數花上有黃鸝以爲黃公魯直所
作蜀人石耆翁言此莫將少虛壯氣詞也能道其
詳少虛又有浣溪沙一闕云寶釧湘裙上玉樹雲
重應恨翠樓低愁同芳草兩萋萋一詞云歸夢悠
揚見未真綉衣恰有暗香薰五更分得楚雲香背
造語工新但晚歲心醉富貴不復事文筆今人鮮
有知其少作者

右十一事皆見
王海叔關堂集

蔡元長詞

三書讀說郭中蔡元長臨卒前一日之詞曰八十一
年住世四千里外無家如今流落向天涯夢回玉
殿幾度宣麻郎因貪寵戀榮華便有如今事也意
無此調亦不成話况蔡死時止年八十此必惡之
者托名爲之也後見宣和遺事載京之事亦有此
詞乃西江月也較之小說者反是後月餘而京卒
亦可謂識矣遺事詞曰八十衰年初謝三千里外
無家孤行骨肉各天涯遥望神京泣下 金殿五
曾拜相玉堂十度宣麻追思往昔謾繁華到此番
成夢話

神史彙編

卷之百九

五

張安國詞

張安國在建康留守席上賦一篇云長淮望斷閑塞
莽然平征塵暗朔風勁悄邊聲黯消凝追想當年
事殆天數非人力洙泗上弦歌地亦殫腥隔水旂
鄉落日牛羊下區脫從橫看明王宵獵騎火一川
明笳鼓悲鳴遺人驚念腰間簡匣中劍空埃蠹竟
何成時易失心徒壯歲將零渺神京于羽方懷遠
靜烽燧且休兵冠蓋使紛馳若爲情聞道中原
遺老長南望翠葆霓旌遣行人到此終憤氣填膺
有泪如傾歌闕魏公爲罷席而入

上林春慢

都下元宵觀游之盛前人或於歌詞中道之而故族
大家宗滿城裏宴賞往來車馬駢闐晝夜不止無
山必窮日力晝夜漏乃始還家往往不及小憩雖
含醒溢疲思亦不暇寐皆相呼相挈並臂連襟又
催速客已在門矣又婦女首飾至此一新髻鬟參
挿如吮吸蜂蟬蝶雪柳玉梅燈燈毵毵裏裏滿街
山燈架及有門簷內外又挂紅燈如畫騷人詞客
未有及之者是叔用作上林春慢云帽着宮花衣
惹御香鳳釐晚來初過霍降詔飛龍華燭戲端門
神史彙編 卷之百九 七

劉過詞

劉過字改之自號龍州能詩詞沉落江湖酒酣耳熱
出語豪縱自謂晉宋間人物其詩篇警策者已載
江湖集尤好作沁園春上稼軒詞已見岳侍即珂
程史最爲辛所喜今又得數篇其一黃書子由帥

蜀中閣乃胡給事晉臣之女過雪堂行書亦壁賦
於壁間改之從後題一闕其詞云按轡徐驅兒童
聚觀神仙畫圖正茂塘雨過泥香路軟金蓮自拆
小小藍輿傍柳題詩穿花覓句嗅藥攀條得自如
經行處有蒼松夾道不用傳呼清泉惟石盤紆信
風景江淮各異遙想東坡賦就紗籠素壁西山句
好簾捲晴珠白玉堂深黃金印大無此文君載後
車揮毫處看淋漓雪壁真草行書後黃知其劉所
作厚有饋貺 壽皇銳意親征大閱禁旅軍容肅
甚郭杲為殿嚴從駕還內都人盼見一時之盛改
之以詞與郭云玉帶猩袍遙望翠華馬去如龍擁
千官鱗集貂蟬爭出貌貌不斬萬騎雲從細柳營
開團花袍窄又指汾陽郭令公山西將筭餉鈐有
種五世元戎旌旗蔽滿寒空無陣整從容虎帳中
想刀明似雪縱橫脫稍箭飛如雨霹靂鳴弓威撼
邊城氣吞胡虜慘愴塵沙吹北風中興事看君王
神武駕馭英雄郭餽劉亦踰數十萬錢又送孫季
和云問信竹湖孫自竹如之何如何不歸道吳山
越水無非佳處來無定止去亦何為莫是秋來未
能忘耳心與孤雲相伴飛闌情處向南山寄傲北

潤題詩人生了事成癡算世上終無真是非青雲
臺突兀無君子者雪堂零落有美人芳踪雨梧桐
微雲河漢鍾鼎山林無限悲陽山縣問昌黎負汝
汝負昌黎又嘗於友人張正予處見改之親筆詞
一卷云壬子秋予求牒四明嘗賦賀新郎與一老
娼至今天下與禁中皆歌之江西人以爲鄧南秀
詞非也老去相如倦向文君說似而今如何消遣
衣袂京塵曾染處空有香紅尚軟料彼此裏銷腸
斷一枕新涼眠客舍聽梧桐疎雨秋風戰燈暈冷
記重見樓低不放珠簾捲曉粧殘翠蛾狼籍淚痕
萬疊寸心亂

沁園春

理宗朝嘗欲舉推排田畝之令廷紳有言而未行至
賈似道當國卒行之有人作詩曰三分天下二分
亡猶把山河寸寸量縱使一坵添一畝也應不似
舊封疆又有作沁園春詞云道過江南泥牆粉壁
右具在前述某縣某鄉某里住何人地佃某人田
氣象蕭條生靈憔悴經界從來未必然惟何甚焉

官爲已不把人怜思量幾許山川況土地分張又
百年正西蜀曉看雲迷鳥道兩淮清野日散狼烟
宰相弄權奸人同上誰念干戈未息有掌大地何
須經理萬取千焉

憶秦娥詞

太學張唐上舍鄭主秀州人其妻寄以憶秦娥云
花深深一勾羅襪行花陰行花陰閒將柳帶試結
同心耳邊消息空沉沉畫眉樓上愁登臨愁登臨
海棠開後望到如今此詞爲同舍見之傳播酒樓
妓館皆歌之以爲歐陽永叔詞非也

神史彙編 卷之百九

九

鵲鵲天詞

葵州劉鼎臣因參告臨行求縵子於妻妻併作此詞
名鵲鵲天云金屋無人夜剪綰寶釵番過齒痕輕
臨行執手殷勤送觀取蕭郎兩鬢青聽祝付好看
承千金不抵此時情明年宴罷瓊林晚酒面微紅
相映明

一剪梅詞

易拔字彥章潭州人以優校爲前廊久不歸其妻作
一剪梅詞寄之云染泪修書寄彥章貪做前廊忘
却回廊功成名遂不還鄉石做心腸鐵做心腸紅

日三竿懶畫眉度韶光瘦損容光不知何日得
成雙遙對鴛鴦懶對鴛鴦

再娶詞

三山蕭軫登第榜下娶再婚之婦同舍張任國作柳
梢青詞戲之曰掛起招牌一聲喝彩舊店新開燕
事孩兒家懷老子畢竟招財當初舍下安排又不
是豪門買獸自古人言正身替代見任添差

好事近

嘉王榜王昂作狀元始婚禮夕婦家立需催妝詞昂
走筆賦好事近云喜氣擁門關光動綺羅香陌行
神史彙編 卷之百九

平

到紫微花下悟此身非客不須朱粉污天真嫌怕
太紅白留取黛眉淺處草莖春色

妓送太守詞

嘉定間平江妓送太守詞云春色元無主荷東君着
意看承等閒分付多少無情風浪又那更蝶欺蜂
妬算來燕雀眼前無數縱使簾櫳能愛護到如今
已是成遲暮芳草碧遮歸路看看做到難言處怕
仙郎輕轉旌旗易歌襦誇月浦西樓絃索靜雲蔽
崑城間府便恁地一川輕舉獨倚闌干愁拍碎慘
玉容泪眼如紅雨去與住兩難訴或云是蒲江盧

申之作

木蘭花慢

陳石泉自北行有北人陳參政者錢之木蘭花慢云
北人未老依舊著南冠正雪暗鱗沱雲迷芒碭夢
落却邯鄲念鄉心日行萬里幸此身生入玉門關
多少秦烟隴霧西湖淨汎征衫燕山望不見吳山
回首不堪難慨故宮離黍故家喬木那忍重看鈞
天紫微何處問瑤池八駿幾時還誰在天津橋上
杜鵑聲裡關干

文及翁詞

和文及翁詞

主

此景否及翁即席賦賀新郎云一勾西湖水
流深來百年歌舞百年酣醉回首洛陽花世界烟
霧離之地更不復新亭墮泪簇蕊紅妝搖盡舫
中流擊楫何人是千古恨幾時洗予生自負澄清
志更有誰磻溪未遇傳岩未起國事如今誰倚仗
衣帶一江而已便都道江神堪恃借問孤山林處
士但掉頭笑指梅花蕊天下事可知矣

昭君怨

建康歸正官王和尚濟南人能誦完顏亮小詞其咏

雪昭君怨曰昨日樵村漁浦今日瓊州小渚山色
捲簾看老峰巒錦帳美女貪睡不覺天花剪水驚
問是楊花是蘆花其中秋不見月鵲橋仙曰持盃
不飲停歌不羨坐待蟾宮出現片雲何處忽飛來
做許大通天障礙愁眉怒目星移斗轉懊惱劍鋒
不快一揮揮劍此陰霾此夜看姮娥體態讀其後
篇凶威可掬也

水調歌頭

田世輔爲金州都統制荆南人劉之翰者待峽州遠
安主簿關作水調歌頭詞獻之曰涼露洗金井一
律史彙編

卷之五十九

主

葉下梧桐讀仙浪游何事華髮作詩翁烏帽蕭蕭
一副坐對清泉白石翹首撫長松獨鶴歸來晚聲
在碧宵中神仙宅留玉節駐金猊黔南一道十萬
貔貅徑雕弓笑折碧荷倒影自鳴米芝新曲詞句
滿秋風劍佩八千歲長入大明宮田覽之大喜致
書約來金城欲厚加資給之翰遽亡明年田閱武
見之翰之道左泣曰人鬼殊途公能恤吾家亦足
表踐言之義忽不見田大驚異送千緡與其孤

菩薩蠻

有菩薩蠻蘇軾美蓉云紅雲半壓秋波急豔妝

露嬌啼色佳夢入仙城風流石曼卿宮袍呼醉醒
休捲西風景明月粉香殘六橋烟水寒世謂高李
迪之詞也不知李迪乃是行香子其詞云如此紅
粧不見春光向菊前蓮後總芳鴈來時節寒沁羅
裳正一番風一番雨一番霜蘭舟不採寂寞橫塘
強相依暮柳成行湘江路遠吳苑池荒奈月朦朧
人杳杳水茫茫以優劣論之前則不如後也昨偶
得雜錄一冊前詞乃宋人高竹屋者也豈非因姓
同而訛之耶李迪名啓姑蘇人國初編修元史
韓維部侍郎與楊奏張羽徐賁爲吳下詩宗竹屋
神史彙編 卷之百九 圭

喜遷鶯

國子賓王有竹屋詞一卷行世

文莊公初授館職時方早秋上在拱辰殿按舞命
中使索新詞公立進喜遷鶯曰霞散綺月沉鈞簾
捲未央樓夜涼河漢截天流宮闕鎖新秋瑤階
露金莖露鳳髓香和雲霧三千珠翠擁宸遊水殿
接梁州

曹東畝詞

曹東畝赴省試陸行辛苦作詞自慰其足云春闈期
近望帝鄉迢迢猶在天際虧這一雙脚底一日趕

上五六十里地要爭氣扶持我去將得官一歸那
時賞爾穿對朝靴安排爾在轎兒裡更選箇弓樣
鞋兒夜間伴爾

清江引

高郵王西樓名譽字鴻漸善詞章能畫風韻之士一
日製清江引小詞咏睡鞋嬌紅軟鞋三寸整不着
偏乾淨燈前換晚粧被底勾春興玉人兒幾番
輕鬆醒膾炙人口皆稱爲被底勾春興王先生又
爲友人回菊翁復系一詩云萬草凋零萬木僵籬
籬內外藉輝光請看獵獵霜風裏一點秋金百鍊
神史彙編 卷之百九 圭

蘇大年詞

成化間仁和教諭蘇大年以詩書名世人來乞書多
以東坡行香子馬晉消庭芳應之二詞一言不必
深求問學一言仕宦亦勞皆不如隱逸之樂也後
蘇召至京修文而死貧不能飲似若預焉已言者
然二詞亦果痛快今錄之薰行香子云清夜無塵
月色如銀酒斟時須滿十分浮名浮利休苦勞神
歡隙中駒石中火夢中身雖抱文章開口誰親且
陶陶樂盡天真不如歸去做箇閑人對一張琴一

壺酒一溪雲滿庭芳云雪清疎髯霜侵衰髮去年
猶勝今年一回老矣堪歎又堪憐思昔青春美
除非是月下花前誰知道金章紫綬多少事憂煎
侵晨騎馬出風初暴橫雨又淒然想山翁野叟正
爾高眠更有紅塵赤日也不到松下林邊如何好
吳松江上閒了釣魚船馬晉字孟昭仕國初吳
下人也

黃鶯兒

龔州先生藝死卮言以雨中遣懷黃鶯兒前一首爲
升菴夫人所作後三首爲升菴作今查原本四詞

律宋東編

卷之百九

圭

疊出升菴手○積雨飄飄寒看繁花樹樹殘泥途
潯眼登臨倦雲山幾盤江流幾灣天涯極目空牕
斷寄書難無情征雁飛不到滇南○夜雨滴空階
傍愁人枕畔來鄉心一片無聊賴淚眸懶揩狂歌
懶裁沈郎多病寬腰帶望琴臺迢迢天外懷抱幾
時開○霖雨帶殘虹映斜陽一抹紅樓頭盡角收
三弄東林晚鐘南天晚鴻黃昏新月弦初控望長
空披襟誰共萬里楚臺風○絲雨濕流光愛青苔
繡粉牆鴛鴦浦卜清波漲新篁送涼幽芳美香雲
廊水榭堪遊賞倒金觴形骸放浪到處是家鄉

四熱詞

看半月影斜東方亮也金鷄驚散枕邊蝶長亭十里
陽關三疊相思相見何年月淚流襟上血愁穿心
上結鴛鴦被冷雕鞍熱
黃昏圓角歇南樓報也遲遲更漏初長夜茅簷滴溜
松稍露雪紙窗不定風如射牆頭月又斜床頭燈
又滅紅爐火冷心頭熱

青山隱隱避行人去也羊腸鳥道幾回折鴈聲不到
馬蹄又怯惱人正是寒冬節長空孤鳥滅平湖遠
樹接倚樓煨得闌杆熱

律宋東編

卷之百九

圭

關山望轉賒程途倦也愁人莫與愁人說離鄉背井
瞻天望闕丹青難把裏腸傷炎方風景別京華書
信絕世情休問涼和熱
升菴生平博洽誠近代所罕其所爲詩文用事大覺
鉅釘樂府則如另出一手足稱絕唱觀此四詞可
見其一斑矣四熱韻何其天然穩妙

禪家調

學道非難守道爲難結跏趺坐任循環苦空僧舍寂
寞禪關對幾重雲幾重水幾重山松檟堪食竹密
須刪息塵緣何事相干心超物外身處人間有十

分清十分淡十分閒

不愛驕奢不喜諂諂一技開千葉梅花東村柳越西
舍人家但去時齋樂時講坐時茶雪井突加玉樹
橙芽正宜案百衲袈裟樂中乞化坐演三車却怕
人知怕人問怕人誇

四序無窮萬慮皆空守禪門佛祖家風香煙吐白燭
影搖紅對翠梧桐金蕊苗玉芙蓉潦倒山翁少小
頑童天性兒一樣疎慵偶來城市却想山中有數
株栢千竿竹萬年松

無物思量萬慮皆忘坐兩班大眾禪床粗衣隨體淡
神史彙編 卷之百九 壬

飯克腸有一函經一佛像一爐香功果非常功行
非常愛山中白晝偏長翠苔岩洞綠水山房有一
天風一天月一天涼

臨江仙詞

侯元功蒙密州人自少游場屋年三十有一始得鄉
貢人以其年長有輕薄子回其形於紙寫上引線
放之蒙見而大咲作臨江仙詞題其上曰未遇行
藏誰肯信如今方表名踪無端良匠画形容當風
輕借力一舉入高空才得吹噓身漸穩即疑遠赴
蟾宮雨餘時候夕陽紅幾人平地上看我碧霄中

家一舉即登第年五十餘遂爲執政

吳履齋贈妓詞

吳履齋丞相賀新郎詞云可意人如玉小簾櫳輕勻
淡抹道家粧東長恨春歸無尋處全在波明黛綠
看冶葉倡條憚俗比似江梅清有韵更臨風對月
斜依竹看不足詠不足曲屏半掩春山蹙正輕寒
夜永花睡半歌殘燭縹緲九霞光裡夢香在衣裳
臘馥又只恐銅壺聲促試問送人歸去後對一奩
花影垂金粟腸易斷情難續

詠妓趙庭

神史彙編 卷之百九 壬

石次仲詠妓趙庭陳狀云醉紅宿翠髻輦烏雲墜管
是夜來不得睡那更今朝早起春風秋月滿擲腰
肢塔前小立多時恰恨一番風雨相應濕透鞋兒

士人贈妓詞

有士人訪一妓在開府侍宴候之稍久遂賦一詞寄
之二春風裡就腰兒細繫的粉裙兒不起從來即
向掌中看怎忍在燭花影裡酒紅應是鉛華褪暗
塵損眉峯幾翠夜深繡站絲鞋兒靠那箇屏風立
地詞至爲閨中所見喜其詞語清麗明日呼士人
來竟以此妓與之

及第詞

今人唱五百人中第一仙鵲鳴天詞第二句便云花
如羅綺柳如綿最無意義當合云五百人中第一
仙等閑平步上青天綠袍乍看君恩重直榜初開
御墨鮮龍作馬玉爲鞭花如羅綺柳如綿時人莫
訝登科早自是嫦娥愛少年

憶君王

謝克家作憶君王其詞甚哀依依宮柳拂宮墻樓殿
無人春晝長燕子歸來依舊忙憶君王獨坐黃昏
人斷腸

神史彙編

卷之二百九

元

踏沙行

張仲舉踏沙行云芳草平沙斜陽遠樹無情桃葉江
頭渡醉來扶上木蘭舟將愁不去將人去唐李端
詩江上晴樓翠滿閣滿閣春水滿窻山青楓綠草
將愁去遠入吳雲暝不還張詞全用李詩語君不
知其出處亦不見其工緻也

折紅梅詞

吳感字應之以文章知名仕至殿中丞居水西小市
橋有侍姬曰紅梅因以名其閣嘗作折紅梅詞曰
喜輕澌初泮微和漸入芳郊時節憐春消息夜來

陡覺紅梅數枝爭發玉溪仙館不是箇尋常標格

化工別與一種風情似勾點胭脂染成香雪重吟

細閱比繁杏天桃品流真別即愁共彩雲易散冷

落謝池風月憑誰向說三弄處龍吟休咽大家留

取倚闌杆問有花堪折勸君須折其詞傳播人口

春日群飲必使優人歌之

詩話類

御製

家語舜作南風之詩此則御製之始

唐

神史彙編

卷之二百九

三

皇詩雲凝愁半嶺霞碎纈高天而李賀云龜甲屏

風生眼纈實乃祖之自是雕蟲一先驅耳都不似

大風苦寒居然出王者口語如玄宗翠屏千仞合

卅嶂五丁開差有氣槩然亦用賓王劍門千仞起

石路五丁開第稍變換數字若光弼代子儀畧加

指麾旌旗便爾改色

唐宣宗微時遊方至瑞陽之黃孽山與黃醴僧同觀

瀑布僧得句云千岩萬壑不辭勞遠望方知出處

高方構思宣宗爲續之曰溪澗豈能留得住終歸

大海作波濤僧二句亦清高但不脫僧家聲韻

續句則天子氣象終不伴矣詩言志信哉

詩有帝王氣象

太祖微時詠曰詩云欲出木出光辣撻千山萬山如火發須臾走向天上來遂却殘星趕却月國史潤色之乃云未離海嶠千山黑終到天心萬國明文章卑弱大不如元作辭志慷慨規模遠大已有千萬世帝王氣象也

雨雪詩

太祖高皇帝御製詠雪詩云臘前三白曠無涯知是天公降六花九曲河深凝底凍張騫無處再乘槎其神史彙編卷之百九圭其一統鴻基兆於此矣新雨詩云片雲風駕雨飛來頃刻凭看遍九垓檻外近聆新水響遙空一碧見天開維新丕治於是見焉於呼盛哉

菊花詩識

上嘗醉中咏菊花詩云百花發時我不發我若發時都嚇殺要與西風戰一場消身穿就黃金甲其後天兵俘士誠殲友諒與克元都之日皆在入九月間而大業已定詩識果足徵云

瀟湘詩

上初征陳友諒王師至瀟湘賦詩云馬渡沙頭首宿

香片雲片雨過瀟湘東風吹醒英雄夢不是咸陽是洛陽又嘗遣都督僉事楊文征南陽之詩曰大將南征膽氣豪腰懸秋水呂虔刀雷鳴甲冑乾坤靜風動旌旗日月高山上麒麟真有種穴中蛟蟻竟何逃大標銅柱歸來日庭院春深聽伯勞天龍虎漢豪宕英邁而音律和暢酷似盛唐格局古帝王莫及也

不惹菴詩

太平府不惹菴上初渡江時潛行至其地因投宿焉僧異之苦詢其爵里姓氏乃索筆題詩曰殺盡江關萬萬兵腰間寶劍血猶腥山僧不識英雄漢即恁曉曉問姓名後登極聞詩已無有命械僧至京將殺之僧曰御製後僅有臣亡師一偈在焉問偈云何耶誦云御筆題詩不敢留留時深恐鬼愁故將法水輕輕洗尚有龍光射斗牛上乃笑而釋之

朔漠三銘

永樂三年文皇帝北征抵黑松林而還初遇禽胡山勒銘云瀚海為鐔天山為鋸一掃胡塵永清沙漠次立馬峯復銘云惟日月明惟天地壽勒銘云

石與之悠久又次清流泉銘云於鏐六師用殲
虜山高水清永彰我武

象奕倡和詩

仁廟在東宮時嘗觀二內侍象奕因命曾子榮先生
應教詩云兩軍對敵立雙營坐運神機決死生千
里封疆馳鐵馬一川波浪動金兵虞姬歌舞悲垓
下漢將旌旗逼楚城興盡計窮征戰罷松陰花影
滿殘枰 仁廟和二國強爭各用兵擺成隊伍
定輸贏馬行曲路當先道將守深宮戒遠征乘險
出車收敗卒隔河飛砲下重城等閑識得軍情事
和史彙編 卷之五十九 三五
一着功成見太平詞意宏偉尤勝前詩君臣之器
量見天

宣廟六言

宣廟詩多六言如過史館云蕩蕩堯光四表魏魏舜
德重華祖考萬年垂統乾坤六合爲家上林春色
云山際雲開曉色林間鳥弄春音物意皆含生意
天心允合吾心二詩今人家往往有石刻模本石
益不在禁中故人多得之臣又嘗於一故家獲觀
詠撒扇一首云湘浦烟霞交翠剡溪花雨生香掃
却人間炎暑招回天上清涼與前二詩皆一視同

仁氣象而此一章尤有克治之意大抵皆以天地
萬物爲一體此真帝王之言也

李君武

李君武詠泥椒塗香氣溢芝華文成色逐黎陽紫名
隨蜀道青一丸封漢塞數斗濁秦涇不分高樓妾
持況別離情

周若水

周若水贈江令公東海一朝變南冠悲獨歸何當沾
露草還溫舊臣衣

許倪破扇

許倪破扇蔽日無全影搖風有半涼不堪障巧笑
猶足動衣香

裴延聞妓

裴延聞妓
裴延隔壁聞妓徒聞管絃切不見綺羅回賴有歌梁
共塵飛一半來

裴延剪花

裴延詠剪花花寒未聚蝶色艷且驚人懸知陌上柳
應妬手中春

唐怡

唐怡述懷萬事皆零落平生不可思唯餘酒中趣不

少年時

神迥

神迥懷歐陽山人嚴秀才鷓鴣東牖曙草秀南湖春

張貞居

張貞居獨酌一首乃陳谷陽手書者詩曰靜極忽不
· 恆掩書曝前軒榮木樊四維時禽托孤園群物方
趨功吾衷恒晏然本乏超世才偶脫區中緣妙理
寄濁醪嘉名愛靈仙從吾所好耳富貴須何年此
詩若置之陶韋集中當無媿色

孔欣樂府

神史彙編

卷之吉九

三五

三

孔欣樂府云相望狹路間道狹正踟躕輟步相與言
君行欲焉如淳朴久已散榮利迭相驅流落尚風
波人情多遷渝勢集堂必滿運去庭亦虛競趣嘗
不暇誰肯顧桑樞未若及初九携手歸田廬躬耕
東山畔樂道讀玄書狹路安足遊方外可寄娛楊
升菴稱其高趣可並淵明余謂其格調雖與淵明
不叶然其興寄迥出六朝諸人

田畯醉歸詩

人得優游田畝身心無累把盞即酣誠生人之佳趣
高蹈之雅致也若曹廷禮席注玉傾銀左顧右盼

終日拘牽惟恐有一語言之失一拱揖之誤此則
可謂囚飲矣張亨父題田畯醉歸圖有云村酒香
甜魚稻肥幾家留醉到斜暉牧奴拽背黃牛載兒
子傍扶阿父歸髻短何妨花插帽身強不厭布爲
衣天寬帝力知何有但覺豐年醒日稀讀之令人
有物外想

胡釘鉸

劉子終於鄭今墓在郊數謂賢者之跡禁樵採里有
胡生者家貧少爲洗鏡鍍釘之業遇甘果名茶美
酒輒祭於禦寇之壘以求聰慧而思學道歷稔忽

神史彙編

卷之吉九

三五

三

· 一人捉刀劃其腹以一卷書置於心腑及覺而
吟咏皆綺美之詞所得不由於師友既成卷軸尚
不棄復賤之業真隱者之風遠近號爲胡釘鉸太
守名流皆仰矚之而門多長者或有遺賂必見拒
或持茗酒而來則忻然接奉其文畧記數篇喜圖
田韓少府見訪云忽聞梅福來相訪笑著荷衣出
草堂兒童不慣見車馬爭入蘆花深處藏又觀劇
州崔郎中詣妓綉棟云日暮堂前花蓋嬌爭拈小
筆上牀描綉成安向春園裏引得黃鸝下柳條江
際小兒垂釣云蓬頭稚子學垂綸側坐莓苔上映

身路人借問遙招手恐畏魚驚不與人

栽竹詩

孫少述栽竹詩曰更起粉牆高百尺莫令牆外俗人看晏臨海曰何用粉牆高百尺任教牆外俗人看處士之節宰相之量各言其志

謝蝴蝶

謝學士吟蝴蝶詩三百首人呼爲謝蝴蝶其間絕有佳句如狂隨柳絮有時見舞入梨花何處尋又曰江天春晚暖風細相逐賣花人過橋

撤彥舉

柳史彙編卷之二重九

王

頁七

撤舉字彥舉陝人性嗜酒工詩客京師十餘年竟流落以死同時有鄭云表者慕彥舉之爲人作詩挽之云形如喬木因詩苦眉鎖蒼山得酒開人以爲罵真

項羽廟詩

項羽廟在臨安近郡三衢一十八里市人失火延及斯廟有人作詩曰贏秦久已酷斯民羽入關中又一秦父老莫嗟遺廟毀咸陽三月是何人

項莊詩

詠項莊詩文父恩深雖可報君臣意重忍相忘楚歌

自此聞垓下漢將徒能得射陽若職五文龍虎氣丁公遭戮獨堪傷指項伯也豈果丁公一人可以誅乎

豐氏女

建安豐氏女子年十歲能詩有人令賦野花詩云多情樵牧頻簪髻無王蜂蠅任宿房觀者雖加驚賞而知其後不保貞素竟更數夫流落而終

三吾詠王嬌

友人彭三吾有王嬌詩曰妾分嫁單于君恩本不孤畫工休盡殺夢弼要人圖得風人之體

柳史彙編卷之二重九

王

頁十

破錢詩

毗陵郡士人家有一女姓李氏年十六頗能詩甚有佳句吳人多得之有士得破錢詩云半輪殘月掩塵埃依稀猶有關元字想得清光未破時買盡人間不平事

弔僧詩

謝希聲嘗誦弔僧詩云燒痕碑入集海角寺留真謂此人作詩不求好句耶求好意乎以爲意好句亦好矣賈島有哭僧詩云罵僧行道影焚却坐禪身唐人謂燒却活和尚

侯綸

浮梁判華亭侯廷言綸官邸設二屏各書數語足資
警惕其左曰員者被人譏方者被人忌不方與不
員何以成其器至員莫如天至方莫如地天地之
大也人猶有所議況我踈鄙流竊祿尸其位人或
譏我員我員思以致人或忌我方我方思以義醒
者彼自醒醉者彼自醉俯仰規矩中靈臺了無二
其有曰物之香者莫如蘭物之清者莫如竹蘭
香者於天下草竹清清於天下亦彼棘是何物維
小人惡固可惡君子之德尚有容君

神史彙編

卷之百九

主九

言五

不見仲尼尚遭陽貨怒孟軻曾被臧倉惡誰知道
化本無私善惡難逃消長數

僧惠崇

楚僧惠崇工詩書楊氏別墅云河分崗勢漸春入燒
痕青塞上云河水堅度馬塞雪密藏鷗宿東林寺
云鳥歸杉墮雪僧定石沉雲上楊翰林云露塞金
掌重天近玉繩低柳氏書齋云著書驚日短彈劍
惜春深秋夕云露下牛羊靜河明素柘空舟行云
林斷城墮出江分島嶼迴道隱靜寺云空潭聞鹿
飲疎樹見僧行送錢供奉云劍佩明山雪旌旗溫

海雲濠梁夜泊云夜開潮動舸秋迴月臨城早行
云繁霜衣上積殘月馬前低懷長公云秋近草蟲
亂夜遙霜月低夏夜云扇聲猶泛暑井氣忽生秋
賀金人云日躔黃道迴春入紫微深陝西道中云
關河雙翼白風雪一燈青

聶碧窓

大慶觀主聶碧窓有哀被虜婦詩爲一時稱誦詩曰
當年結髮在深閨豈料人生有別離到底不知因
色誤馬前猶自買胭脂

登泰

神史彙編

卷之百九

甲

言六

題秋鶯云紫陌曾聽駐馬蹄王孫金彈杏花西秋
聲不似春聲好莫戀斜陽儘意啼蓋譏不知止者
又作秋茄詩有云傍葉依花紫實圓天生佳味壓
肥鮮如何秋晚無人採老在涼風白露邊嘆時無
知己者

張師錫

唐路德延有孩兒詩五十韻張師錫侍郎次韻爲老
兒詩曰髮髮盡儲然眉分白雪鮮週遮延客話

僕抱孫憐無病常供粥非寒亦衣綿假溫衾擁背
借力杖撐肩貌比三峰客年過四皓仙喚方離枕
上扶始到門前舞愛烹山茗常嫌釘石蓮耳聾如
塞續眼暗似籠烟宴坐羸凭几乘驢困躡鞭頭搖
如轉旋唇動若抽毫骨冷愁離火牙疼怯漱泉形
骸將就木囊囊尚含錢膠睫乾眯綴粘髭冷涕懸
披裘腰懶繫濯手袖傭揎槿舉衣頻換扶持藥屨
煎坐多茵易破行少履難穿喜婢裁裙布嗔妻買
粉鈿房教深下幕牀遣厚鋪氈琴聽冷三樂圖張
咲七賢看嫵經字小敲戲聲聲圓食罷羹流秧杯
餘酒帶涎樂來須遣罷賢到久相延象帽縱橫掠
重風牽口更偏墓松先命種誌石預教鑄客到惟
求藥僧來忽問禪烘茶懸甕壁曝艾曬簷椽怒僕
空掙眼嗔僮謾握拳心驚嫌蹴脚軟怕軟韃局
縮同寒狔堆厖似餓鳶觀瞻多目眩舉動即頭旋
女嫁求紅燭男婚乞彩牋已聞頌几杖寧更佩帛
弦賓客身非與兒孫事已傳養和屏作伴如意拂
相連久并登山履惟存負郭田呻吟朝不樂展轉
夜無眠叫稚臨牀伴看書就枕追冷疑懷貯水虛

訝耳聞蟬東帛應無分安居信有緣伏生甘末生
絳老讓行先拘急將風夜昏沉欲雨天雞皮塵新
積觀肉食頓填每憶居郎署常思釣渭川喜逢迎
佛會差赴賞花筵徑狹容移檻皆危索減博好生
焚烏網惡殺折漁竿既感桑榆日常嗟蒲柳年長
思當弱冠悔不曠狂顛

聯句記

聯句記中楊君謙七人每一人作一小傳一變傳中
稱其好作詩蘊藉典則時有真詣語如詠秋懷云
人老漸驚生白髮家貧未辦買青山余以為自然
妙句若語余曰作詩須發得自家意思出乃佳余
久有此意口不能道得君言遂添一悟境蓋其推
一變也可謂至矣余謂非一變不能為此言非君
謙不能知此言之妙

聯句記中七人各有互相贈答詩一變贈趙栗夫云
菜市街西新卜居荳棚瓜蔓共蕭疎胸中富有書
千卷誰笑家無擔石儲栗夫得詩連稱妙其衆容
傳觀皆賞以為雅製栗夫答云風流故與時情別
枵腹偏於酒趣深未老便懷投綬計知公天性在
山林註云時公雅有長往之志又主敬止贈一變

云君家垣西低草堂常有數斗白銀漿五十官卑
人不識時時詩裡吐虹光一箋答云梅賾詩句可
爭能素操梅看冷似冰他日期君何處是龍門寺
裡一枝藤一時七人之中一變自當稱雅

洪貫

子美秋興八首誠冠絕古今之句世言和者祇不自
知而徒取效顰之誚余友四明洪貫字唯卿嘗為
崇化令素以吟咏自誇晚年致政群友戲曰汝能
和杜秋興則吾輩當領囊為君一醉也洪一夜吟
成入咸以為句格切肖真有神助不免於無病呻

柳東彙編

卷之百九

聖

吟之誚實出人表也因錄於左庶不泯其才其一葉
落千山瘦盡林峯尖如劍列森森海沙郭索饑呈
稊庭砌蟬蛩出侯陰弟妹存亡千里月江湖風雨
十年心無端觸目傷懷事况復頻添夢後砧其一
劍閣西連鳥道斜上皇今喜到中華題情詩寄溝
中葉賣卜人看海上槎霜冷玉樓思舊恨月明胡
騎泣寒笳秋來懷抱偏難遣池上芙蓉又看花其
三歲月能消幾局碁白頭空作楚囚悲廟堂籌策
非吾望湖海疎狂似舊時三輔關中關未解六龍
天上駕還遲荒原戰骨知多少精爽誰無故里思

其四金殿籠香綈解山鑾輿隱隱出花間丹青日
照麒麟閣鏡鼓聲嚴虎豹關海岳有靈禪望治華
夷無路動天顏五雲影裏簾開處幾憶趨陪侍從
班其五山川震蕩日無暉盡道將軍智力微暫喜
嶠嶂鼓息又聞河洛戰塵飛于今世事知誰在
老我人情與俗違江上草堂風雨惡飯盤端不待
魚肥其六西風吹浪打船頭白露寒凋玉樹秋金
甲寶刀千騎老紫微黃閣幾人愁關河夢逐簾前
燕烟水情忘海上鷗王粲近來消瘦盡強攜舊劍
客南州其七文皇身建救時功四裔咸歸覆幬中

柳東彙編

卷之百九

聖

西幸鸞輿悲險道東還龍旆逐羶風一身貧病頭
將白三月天山火尚紅江畔秋雲無限思強歌已
曲醉已翁其八御溝流水帶遙迤粉黛三千映月
陂寒露下凋三秀草野禽飛上萬年枝將軍書報
降上死河漢星看織女移鄉夢秋來頻到關分明
龍衮玉端垂

鄙詩

哲宗朝宗子有好為詩而鄙俚可嘆者常作郎事詩
曰日暖看三織風高聞兩廂蛙翻白出關蚬死紫
之長方潑聽區鳳持鉞接建章啼來屋裏坐打枝

又何妨或問詩意答云始見三蜘蛛織網于簷間
又二鳥閉於兩廊有死蚌翻覆似出字死蛎如之
字方喫潑針聞隣家彈琵琶作鳳棲梧食饅頭未
畢闌人報建安章秀才上謁迎客既歸見臥內門
上畫鍾馗擊小鬼故云打殺又何妨哲宗常灼艾
諸內侍欲娛上或舉其詩上笑不已竟不能灼艾
而罷

神史彙編卷之一百十九終

神史彙編卷之一百十九終

聖

神史彙編卷之一百二十

海右閒民王圻纂集

詩話門

詩話類

趙松雪失身

趙松雪有十高之稱惜乎失身仕元每每因画爲詩
人所譏至於往事已非那可說且將忠直報皇元
此元世祖命松雪作諷留夢炎者今亦爲人譏子
昂誤矣予但曰此二句即唐太宗之評魏武乃所
以顯狀之說昨觀其逸民古詩三章則好德之心
未忘也谿上之詩曰錦纜牙樯非昨夢鳳簫龍管
是誰家其自傷感亦甚矣先正有言人要知大頭
腦處悲夫

虞伯生

虞伯生風儀整潔或謂其嘗私於文宗妃故無名子
詩有不堪回首昭陵道落日西風莎草寒之句

錄

僧衣

僧舊着黑衣元文宗寵愛欣笑隱賜以黃衣其徒後
皆衣黃故歐陽原功題僧墨菊詩云必芻元是黑

衣即當代深仁始賜與今日黃花朝淡黑本來面目見馨香又應天錫贈欣笑隱詩云客遇鐘鳴飯僧披御賜衣正謂是也今制禪僧衣褐講僧衣紅瑜珈僧今赴衣蔥白

一馬光祖判

有士人踰牆偷入室女事覺到官府尹馬光祖面試踰牆樓處子詩士人秉筆云花柳平生債風流一段愁踰牆乘興下處子有心樓謝玉應潛越韓香許暗偷有情還愛慾無語強嬌羞不負秦樓約安知漢獄囚玉顏麗如此何用讀書求光祖判云多情多愛還了平生花柳債好個檀郎室女爲妻也合當傑才高作聊贈青蚨三百索燭影搖紅記取媒人是馬公文士既幸免罪反因此以得佳偶

舞衣歌扇

楊孟載春草詩云近水欲迷歌扇綠隔花偏襯舞衣紅或謂舞衣歌扇不脫元詩氣習余見李義山詩云鑲月爲歌扇裁雲作舞衣劉希夷云池月憐歌扇山雲愛舞衣儲光義云竹吹留歌扇蓮香入舞衣老杜亦云江清歌扇底野曠舞衣前則歌扇舞衣唐人已用之矣

金粟道人

顧仲瑛晚年悶佛書有悟遂祝髮稱金粟道人自題其像曰儒衣僧帽道人鞋天下青山骨可坦若說向時豪俠處五陵裘馬洛陽街一時賞其曠達毀奎顧府君墓志曰君諱德輝字仲瑛姓顧氏崑山人蓋四姓之舊也幼穎悟善記誦輕財喜事以意氣自豪年三十更折節讀書崇禮文儒師友其賢者後淮兵入吳聞君將用之乃謝絕塵事營別業於嘉興之合溪漁釣五湖三泖間自稱金粟道人歲戊申從其子遷臨濠而卒

神史彙編

卷之百十

王

銷金鍋

杭州西湖之盛起於唐至南宋建都則遊人士女畫舫笙歌日費萬金時人目爲銷金鍋相傳到今未見出處昨見一竹枝詞蓋元人上饒熊進德所作乃知果有此語詞云銷金鍋邊瑪瑙坡爭似儂家春色多蝴蝶滿園飛不去好花紅到剪春羅

秋宮詞

元人陸天錫秋宮詞云秋夜宮車幸建章紫衣小隊兩三行石欄杆外銀燈過照見芙蓉葉上霜讀之初若言當時之事者細味其詞則便有深宮寂寞

望幸不到氣象且造詞渾然追跡盛唐

元遺山集

元遺山集喬千戶挽詩素旗無誄記連姻用潘岳楊
使君誄表之素旗語喬元皆毛氏婿故也集有聽
姨女喬夫人鼓風入松一律白雪朱絃一再行春
風纖指十三星雲牕霧閣有今夕寶曆羅裙無此
聲蕭洒寒松度虛籟悠颺飛絮攪青冥胎仙不比
湘靈瑟五字錢郎莫漫驚所謂姨女喬夫人蓋千
戶之女也集又有喬夫人彩綉仙人圖一絕彩服
仙童圖不如直疑萊子戲庭除青紅未是春風巧

稗史彙編

卷之百十

四 三六

一頌椒花更有餘又有題喬夫人墨竹二絕萬葉
千稍下筆難一枝新綠儘高寒不知露閣雲牕晚
幾就扶疎月影看只待驚雷起蟄龍忽從女手散
春風渭川雲水三千頃悟在香嚴一擊中元自注
夫人參曹洞下禪有省夫喬女明慧多藝如此而
陰教內範則未有聞豈不可惜元之詩如此豈復
知名教者哉考郝經遺山墓銘載其女有為女冠
者今集貽安詩云珠團碧繞三花樹李白桃紅一
稔春看取元家第三女他年真作魏夫人又足知
遺山之範家矣

倪雲林

倪雲林無錫人名璫字元鎮家饒於財所居有清閨
閣雲林堂備蕭洒幽深之致性不喜見俗人遇便
舍去蓋出塵離垢之士也遭元末之亂遂棄家乘
扁舟飄然於五湖三泖之間其詩法曹蘇州思致
清遠能道不喫烟火食語昔人言曹蘇州鮮食寡
欲愛掃地焚香而坐雲林實類之蓋不但其詩之
酷似而已

袁介

袁潛翁名介字可潛即海叟之父其先自蜀來占籍

稗史彙編

卷之百十

五 三五

華亭可潛元末為府掾以詩名子凱世其學遂卓
冠當代可潛詩世傳其檢田吏一篇

楊鐵崖

楊鐵崖將訪倪雲林值天晚泊舟於滕氏之門滕乃
宋學士元發之後富而禮賢知為鐵崖延請至家
鐵崖曰有紫蟹醇醪則可主人曰有鐵崖入門主
入設盛饌出二妓侑觴且命妓索詩鐵崖援筆立
成曰颯颯西風秋漸老郭索肥時香晚稻兩蟹盛
貯白瑤瑤半殼微含紅瑪瑙憶昔當年蘇子瞻較
臍咄咄論團尖我今大嚼不知數兄有醅醪如蜜

此詩頗豪宕可愛

一笑居士

浙省員外郎張光弼名昱廬陵人元末政壞遂棄官不仕以詩酒自適號一笑居士有春日詩云一陣東風一陣寒芭蕉長過石欄杆只消幾度鶯鶯醉看得春光到牡丹蓋寓時事也今集中亦無嘗曰吾友埋骨西湖題曰詩人張員外墓足矣後果如其言海昌胡虛白作詩以弔云二仙坊裏張員外頭白相逢只論詩今日過門君不見小樓春雨燕歸遲西子湖頭碧草春天留山水莖詩人老連泉

神史彙編

卷之百十

木

下應相見爲說梅花寫得真二仙坊在杭之壽安坊西即今之花市也

雪詩

元末張雨字伯雨號句曲外史錢塘黃冠也有詩字名予嘗於一士夫家見袖軸一卷外史首有山居雪霽詩一律後多名筆次韻今止記憶數首是皆無其可觀者錄之于左并書姓氏爵里外史詩曰日光玉潔千峯立映雪時晴一氣凝當畫壘亭催掃巷犯寒漁艇借收冰松皮石裂號鐵鼠窓隙塵滿撲凍繩青出菜非潭可愛倩誰春餞捲紅綾張

素自京來杭和曰窈窕阿人跡斷隱居學道自

神凝岩頭鶴下松無雪石底龍蟠水不冰釀酒春

瓶濃勝乳抄書雲笈細如蠅多君肯念還京客爲

織春袍柿蒂綾黃潛走筆和曰雪中乘興真奇事

無奈舟膠水始凝朝士白頭慚獨走仙人赤脚傲

層冰招來盡是鷄群雀趨附空懸馬尾繩夜久松

龕同擁毳絕勝僂僂值有青紗翕友仁追和曰湖上

千峯盡失青湖光十里才消凝吟詩細嚼梅花蘂

煮茗落敲澗壑永東郭風寒行似雀南屏知醉坐

如蠅相過內相知乘興盛服猶披舊賜綾翥字仲

神史彙編

卷之百十

七

舉先晉寧人父官於杭因家錢塘官至學士縉卿義烏人官至學士俞字文輔仁和人國初會元也

錢塘十詠

友人家得錢塘十景詩句法似國初人者然題目以錢塘名詩中用樟亭柳橋又似唐宋人者考之舊誌亦無實昔賢之所遺也特錄於葉庶後人可演而爲誌

東海朝暾

紺霧彤霞爛不收海門東望浪花浮起騰渤澥三千界照耀閭浮四百州賜谷神龍多變化高岡鳴

鳳自喧啾近來誰有賓王句試與重登鷺嶺

西湖夜月

碧玻璃浸玉芙蓉千頃金波夜欲鎔殿裏素娥春
睡醒鏡中西子晚妝濃羽衣入夢來孤雀鐵笛驚
心起臥龍欲問蟾宮乞靈藥朗吟飛過兩高峯

雲石樵歌

雲山深處有遺民學不逢時且負薪扣角何須歌
白石爛柯聊且避紅塵母能忍痛思曾子妻却羞
貧棄買臣郊藪安能隱麟鳳皇家結網近來頻

冷泉猿嘯

神史彙編 卷之百十

八 三

冷泉亭下北山陂曾見雌雄共引兒慣聽山僧
說法能隨木客夜吟詩松坡日暖人遊後蕙帳風
寒鶴怨時惆悵遺音無處覓竹溪啼老野棠枝

浙江秋濤

怒挾西風勢未休滔滔何處覓安流青山隔岸分
吳越白浪排空逼斗牛鉄箭有靈來昨日素車遺
恨已千秋晚來試倚樟亭立楓葉蘆花滿眼愁

北關夜市

地遠那聞禁鼓敲依稀風景似元宵綺羅香泛花
間市燈火光分柳外橋行客醉窺沽酒幔遊童

逐賣錫簫太平氣象今猶古佇聽民間五袴謠

孤山霽雪

雪後孤山擁畫圖天開霽色炫冰壺三竿曉日消
殘凍一脉春泉入裏湖放雀山童籠未啓觀梅野
客杖先扶就中風味誰能識活火烹香付茗爐

兩峯白雲

西子湖西兩翠岑高連雲氣易晴陰荒唐不入襄
王夢變化能爲傳說霖常隔遊人千里目頻回孝
子百年心幾番僧寺黃昏後更礙鐘聲出遠林

九里孤松

神史彙編 卷之百十

九

曾向林間構小窓臥看蒼翠擁旌幢雄聲絕似聞
三峽秀色何須攬九江自與竹梅諧舊約不隨荷
桂入新腔試觀樹杪悠揚處疑是盤空白雀雙

六橋烟柳

綠暗青濃乍有無曉鶯啼罷尚藏烏隨風不入五
侯宅帶雨半遮西子湖舞徹細腰曾擅楚困酣嬌
眼欲傾吳蘇公舊日經行處夾道低迎鵲尾鑪

俞應則詩

趙宋第十六飛龍元朝降封瀛國公元君召公尚公
主時承錫宴明光宮酒酣伸手扒金柱化爲龍爪

整天容元君含笑語群臣鳳雛寧與凡禽同侍臣
獻謀將見除公主泣淚沾酥胸幸脫虎口走方外
易名合尊沙漠中是時明宗在沙漠締交合尊情
頗濃合尊之妻夜生子明宗隔帳聞笙鏞乞歸行
宮養爲嗣皇考崩時年甫童元君降詔移南海五
年乃歸居九重憶昔宋祖受周禪仁義綽有三代
風至今兒孫主沙漠吁嗟趙氏何其隆此詩舊錄
於鄉人趙指揮問其所從來云得之上虞布衣素
鉉未知何人作也後於王元真學正家見福建閩
縣志書始知爲閩人俞應則所作若其事則備載

卷之百二十

十

錢唐瞿宗吉歸田詩話及表忠徹臺符外稿然忠
徹以此爲虞伯生作則非也玩味詩中至兒孫主
沙漠之句似言元君避歸朔漠後事應則其國初
人歟記此以俟知者

趙雙硯詩

臨海趙太守洪武年間卒業太學爲中貴趨蚤婦圖
云蚤未成絲業已無髮雲撩亂粉痕枯宮中羅綺
輕如布爭得君王見此圖

王旬宮辭

國初王旬字子宣作宮詞有云南風吹斷採蓮歌

雨新添太液波水殿雲廊三十六不知何處晚涼
多仁和解元俞友仁見而悅曰此其得意句遂以
妹妻之

甘崖湖詩

餘于甘崖湖名彥初 國初人予嘗愛誦其詩如征
婦吟云嗚咽秦關隴水流征人何事不生愁孤燈
絡繹重門夜雙杵梧桐小苑秋錦字題書封更懶
金錢問卜語還羞裁衣欲就憑誰寄胡雁啼霜又
過樓亦饒之詩伯也

戴文祥仙詩

卷之百二十

十

國初吳人戴文祥素閑道術嘗隱堯峰山塢建一草
樓荆垣竹扉聊以自適凡會道流靡不招致一日
有二藍袍來訪延之登樓飲酒一人曰吾有詩文
祥速出紙筆書云雲英英兮出山阜修爲白衣忽
蒼狗月皎皎兮照青澄波光亂擊金蛇走浮雲飛
盡或無踪明月西沉還自有雲來月去本無期我
與乾坤長共久書訖又一人曰吾亦有詩以記此
樓之勝云姑蘇勝景清且幽曜靈毓秀世莫侔比
屋鱗接民居稠中有縹緲之層樓朱簾高控珊瑚
鈎芙蓉朵朵侵人眸樓中老翁復何求酡顏華髮

雲錦裘樓前疊石成林丘左圖右史日校讐一塵
不到風颭颭蓬萊三山聊與儔四時行焉春復秋
金風蕭爽暑氣收海變桑田是盡頭蓬屋今添第
一籌南極耿耿當空浮華筵羅列美珍羞望中嘉
客總貴游鐸鐸環珮鳴琳球蒲萄酒泛黃金甌賓
主相洽頻勸酬清歌暢飲樂未休仙翁福慶殊悠
悠書訖一人吹鐵笛一人撫掌而和忽不見矣

錢宰詩

臨安錢宰子予武肅王之裔元末老儒也 高廟禮
徵同諸儒修纂尚書會選孟子節文公退微吟曰

三才編 卷之百二十

土

三百五

四鼓鑿鑿起着衣午門朝見尚嫌遲何時得遂田
園樂睡到人間飯熟時察者以聞明日文華燕畢
進諸儒而論之曰昨日好詩然曷嘗嫌汝何不用
憂字宰等悚愧謝罪未幾皆遣還宰以國子博士
致仕家會稽宦業至今不絕宰嘗自書門帖曰一
門三致仕兩國五封王唐昭宗賜勅宋宣和所賜
吳越家寶銅印一斤重今藏其家錢券王像則在
台郡長房

劉誠意詩

劉誠意基初見 上上與空賜食因問曰汝能詩乎

基曰詩儒者末事何謂不能 上即舉所用斑竹
箸示之曰試吟此基應聲曰一對湘江玉細攢湘
妃曾洒淚痕斑 上輒感曰秀才氣基曰未也即
續之云漢家四百年天下盡在張良一借間 上
始悅

饒介之詩

臨川饒參政介之至正末領咨議事于吳慕高
季迪才名召之再強而後往因 顧倪雲林竹木
圖實試之也且以水綠曲爲 季迪隨口答曰主
人原非段干木一瓢倒瀉瀟湘綠踰垣爲借酒在

三才編 卷之百二十

土

三百五

樽飲餘自鼓無腔曲饒大驚異因勸之仕季迪咲
而不荅時年纔十六又二年年十八頤而長矣未
娶婦翁周仲建有疾季迪往唁之周出蘆雁圖命
題季迪走筆賦曰西風吹折荻花枝好鳥飛來羽
翮垂沙閣水寒魚不見滿身風露立多時翁曰是
子求室也即擇吉日以女妻焉

胡王詩

國初海寧胡虛白號斗南正統間錢唐王致道號南
楚皆一時詩人其集未之見也嘗見其詠女史之
詩今各錄其二首餘可知也胡題楊妃教鸚鵡

心經詩云春寒卯酒睡初醒笑倚東窓小
恨眼前空是色不教鸚鵡念心經王題楊妃
院養嬌兒兒嬌母命危褒斜山路險不似在宮時
胡題綠珠墜樓云花飛金谷彩雲空王簡吹殘步
障風枉費明珠三百斛荆釵那及嫁梁鴻王云王
難因妾起妾心安肯違身為金谷土魂作彩雲飛
二詩冲雅規刺有風人之旨時名宜矣

二僧詩累

元末高僧四明守仁字德初分塘德祥字止庵皆有
志事業遭時不偶遂髡首而肆力於詩故德初嘗

和史彙編

卷之百十

五

三

云或從事於文墨非以廢道活名蓋有不得已也
止庵曰詩豈吾事耶資黼黻焉耳入國朝皆被
詔至京後官僧司德初題詩翠云見說炎州進
衣網羅一日徧東西羽毛亦足為身累得秋林
靜處棲止庵有夏日西園詩新築西園小茅堂熱
時無處可乘涼池塘六月由來淺林木一年未得
長欲淨身心頻掃地愛開窓戶不燒香晚風只有
溪南柳又畏蟬聲聞夕陽太祖見詩謂守仁
曰汝不欲仕我為我法網密耶謂德祥曰熱時無
處乘涼以我刑法太嚴耶又謂六月由來淺三年

未長謂我立國規模小而不能興禮樂耶頻掃
不燒香是言我恐人議而肆殺却不肯為善耶皆
罪而不善終

孫賁

孫賁字仲衍號西菴五羊西人也詩文逸麗豪邁為
宋潛溪高弟仕翰林典籍上誅藍玉搜其家凡有
片紙隻字往來者皆得罪先生因為玉題一画遂
殺臨刑時口占詩曰鼙鼓三声急西山月又斜黃
泉無客舍今夜宿誰家上問監殺指揮孫賁歟時
有何言指揮以前詩對上怒彼有如此好詩汝乃

和史彙編

卷之百十

五

三

不復奏而殺之何也亦命殺之先生平生詩甚多
已傳刻於世尚有詩二絕失刊今錄于此訪駙馬
不遇青春駙馬不還家公主傳宣坐賜茶十二曲
欄春似海隔窓間殺碧桃花詠石榴纍垂纍垂復
纍垂纍垂壓倒珊瑚枝秋風壁破玳瑁皮露出數
顆珍珠兒

山農刺時

王冕字元章號山農元末人也身長多髯少明經不
偶即焚書讀古兵法戴高帽披綠簑着長齒屐擊
木劍行歌於市人以爲狂士之負材氣者罕與之

遊嘗遊京城名貴側目平生嗜畫梅画成未嘗無
詩也有詩云我家洗硯池頭樹箇箇花開淡墨源
不要人誇好顏色只留清氣滿乾坤或以是詩刺
時欲執之遂道後太祖物色得冕因與糲飯蔬
羹山農且談且食上喜曰可與共大事授仕諮
議叅軍一夕暴卒應制作絕云獵獵北風吹倒人
乾坤無處不生塵胡兒凍死長城下始信江南別
有春今竹齋集中刻昨見蒲菴禪師復見心題其
梅花一歌亦特出歌云會稽王冕高頰觀愛梅自
號梅花仙豪來寫遍羅浮雪脫巾大叫成花顛有

時百金間買東山屐有時一壺獨酌西湖船暮校
梅花譜朝詠梅花篇水邊籬落見孤韻恍然悟得
華光禪我昔識公蓬萊古城下臨雲草閣秋瀟灑
短衣迎客懶梳頭只把梅花索高價不數楊補之
每評湯叔雅筆精妙奪造化神坐使良工盡驚詫
平生放浪禮法疎開口每欲談孫吳一時騎牛入
燕市頃目恠殺黃髯鬚地老天荒公已歿畱得清
名傳画史南宮侍郎鐵石腸愛公梅花入骨髓示
我萬玉圖繁花爛無比香度禹陵屐影落鏡湖水
閒圖看花良可吁咸平樹花無遺株詩魂有些招

不返高風誰起孤山逋按復見心亦元臣名本
字見心入國朝畏法而冕首即元明善

顧祿

顧祿字謹中爲太常典簿以事當伏法時太祖初
行洪武正韻世人尚未遵用祿自陳所作詩皆正
韻太祖取視之果然遂得釋故其詩至今稱爲
經進集云

茅大方

廣陵茅大方作詩必傳經義常謁至廟有千古難忘
義利詞之句一時作者莫能尚也洪武末先祖守

淮安時大方任都憲寄以詩曰淮南消息近如何
聞道將軍志不磨縱有火龍翻地軸莫教鉄騎過
天河関中事業蕭丞相塞外功名馬伏波老我不
才無補報臨風一嘆一長歌其於義利直不忘
擇矣故百餘年來尚爲淮人傳誦

宗吉詞

羅宗吉竹枝詞如月落西邊有時出水流東去幾時
還早起腥風滿城市郎從海口販鮮回等句可謂
越出鉄崖

聶大年

大年先生讀楊廉夫詩集有云文章五采鳳凰雛
酒債詩豪膽氣餒白髮草玄楊子宅紅妝檀板謝
家湖金鈎夢遠天星墜鉄笛聲寒海月孤知爾有
靈還不來滄桑更變問麻姑蓋廉夫母夢金鈎入
懷而生別號鉄笛道人晚年避亂淞江之泖湖謝
伯里家蓄四妾名竹枝柳枝桃枝杏花皆善音樂
每乘画舫恣意所之豪門巨室競相迎致大年之
作極臻其妙善能用事而叙其實今集中無

楊廉夫

楊廉夫題臨海王節婦詩曰介馬馱馱百里程青楓

神史彙編 卷之百十

太

後廉夫無子一夕夢一婦人謂曰爾知所以無後
乎曰不知婦曰爾憶題王節婦詩乎爾雖不能損
節婦之名而心則傷于刻薄毀節義其罪至重
故天絕爾後廉夫既寤大悔遂更作詩曰天隨地
老妾隨兵天地無情妾有情指血齧開霞嬌赤苔
痕化作雪江清願隨湘瑟聲中人不逐胡笳拍裡
生三月子規啼斷血秋風無淚寫哀銘後復夢婦
人來謝不久果得一子

俞清江

清江俞行之在永樂中有能詩盛名其題清慎警
曰夜門無客敢懷金秋屋有情甘飲水惜不多見
近見其題顧師顏西湖画二幅云西湖湖上可憐
春烟柳風花最惱人羅袖淚乾無好思画船歌舞
爲誰新秋來碧水湛平湖荷葉菱花取次枯唯有
斷堤殘柳樹淡烟猶鎖亂啼鳥

李昌期

廬陵李公昌期永樂甲申進士也由庶吉士累官河
南左布政使工詩文嘗賦新安謠云新安野老髮
垂肩說着先朝淚法然洪武初年真事少幾曾輕

神史彙編 卷之百二十

九

到縣衙前又垂老頻逢歲薄收秋租多欠賣耕牛
縣官不暇憐饑餒喚我官車上陝州又當夫當匠
子孫忙田地荒蕪戶有糧昨日迤西番使過盡驅
婦女趕牛羊吁以今觀之更有甚於彼時安得見
太平景象乎

詩不必體

老杜作杜鵑詩有西川有杜鵑東川無杜鵑浩萬無
杜鵑雲安有杜鵑首四句連用四杜鵑此法在詩
家不多見此如解縉侍御長疊一字爲押作瀑布
詩有泉泉泉泉石中噴出飛龍涎先生莫非

解學士然然然然大率詩豪胸次放逸
拘礙出言成章不必其有體不必其有所襲也
二公只可偶一爲之若再出便不佳若使後人效
之則腰慙玉束眉謝蛾顰其可卑可恥甚矣

楊眉菴

國初吳下詩人稱高楊張徐楊名基字孟載眉菴號
也家吳縣天平山南幼穎悟絕人弱冠工文詞名
動公卿會稽楊廉夫相見賦詩所說錢篴爲題使
賦歌對曰不惟能歌尤且竊之老錢體翌日呈似
廉夫不覺自失曰吾意詩徑荒矣今老錢當讓子

柳史彙編 卷之百十

千

一頭地故當時有老楊小楊之稱此事舊聞於人
未見其歌其集亦少也今獲抄本錄歌以識歌曰
錢崖道人吹錢篴宮徵含嚙太古音 聲吹破
沌竅一聲吹破天地心一聲吹開虎豹闥形庭蹤
獻丹宸歲問君何以得此曲妙諧律呂可以召陽
而呼陰都將春秋一百四十二年筆削手譜成透
天之竅價重雙南金樽頭玉署不肯入直入升峯
絕頂俯瞰東嶺深王綱正統著高論嗚彼傳癖兼
書淫時人不識我不厭會有使者徵球琳具區下
浸三萬六千頃之白銀浪洞庭上立七十二朵之

青瑤岑莫訝老錢作龍吼丹山鳳舞江蛟吟最哉
宗彥吾所欽赤泉之盟猶可尋更吹一聲振吾清
白祖大鳴盛世載賡阜財鮮愠南風琴錢崖註春
秋一本名

咏物詩

咏物之詩即古賦物之體之變也如荀子蚕賦箴賦
之類說者以爲起於唐末如雍陶鷺鷥鄭谷鷓鴣
殊不知元白已前蓋已有之如子美咏黑白二鷹
之類宋元以下作者亦足比方前人蘇平綉鞋云
幾日深閨綉得成着來便覺可人情半灣羅襪凌

柳史彙編 卷之百十

千

月夜無聲掃花偶濕蒼苔露晒向窓前趁晚晴胡
斗南雙孔笛云混沌難分濁與清鑿開空翠大分
明有聲本自無聲出二氣還從一氣生碧海夜寒
龍並語瑤臺月白鳳諧鳴依稀黃雀樓中聽吹落
梅花雪滿城萍云重重疊疊砌魚鱗根蒂渾無半
寸深偏爲太陽遮水面可容明月印波心千層浪
打依然聚幾陣風吹不肯沉多少錦鱗藏葉底漁
人無計下釣尋楊基新柳云濃如烟草淡如金濯
濯姿容最曼陰漸軟已無憔悴色未長先有別離

心風來東面知春淺月到稍頭覺夜深惆悵隋宮
千萬樹淡烟疎雨正沉沉春水云溶溶漾漾欲平
橋知是巴山雪盡消紅雨落花來滾滾綠烟芳草
去迢迢沅湘已沒鷗邊渡溢浦新添鶯外潮向晚
漁郎走相報大家齊上小蘭橈戴九靈插秧婦云
青袂蒙頭作野妝輕移蓮步水雲鄉裙番蛺蝶隨
風舞手學蜻蜓點水忙曉來暖烟青滿地細分春
雨綠成行村歌欲和聲難繼羞殺揚鞭馬上郎夏
元吉人影云不言不語過平生步步相隨似有情
長向燈前同靜坐每於月下共閒行昨朝離去天

神史彙編

卷之百十

辛

三七

將曉今日歸來雨又晴最是行藏堪愛處顯身須
要待時明沈彥博纖手云曾見花稍揀俏枝宛如
春筍露參差金釵欲溜輕扶髻寶鑑重臨淡掃眉
雙送鞦韆扶索處半揎羅袖賭闌時香腮悶托聞
嘶馬忙揭朱簾認阿誰朱靜菴梅花燈籠云簫簫
織出巧玲瓏朶朶分明效化工薄暮高挑照歸路
滿街疎影月朦朧丁文煥訂靴云行過落花香鬢
齒步回芳草軟埋頭惜忘其全首

宋徽宗詩

夏忠靖公咏徽廟墨竹曰寶殿無心論治安碧窓着

意寫琅玕枝枝葉葉真瀟灑爭奈金人不愛看此
責徽宗之不君也國初張來儀咏其折枝桂曰玉
色官瓶出內家天香濃浸月中葩六宮總愛清涼
好不道金風捲翠華此責高宗之不子也又咏其
石榴曰金風吹綻絳紗囊零落宜和御墨香猶喜
樹頭霜露少南枝有子殿秋光此言南渡得人有
惜之之意然三詩皆有含蓄後一詩琢句尤工

義象白鵲

唐有舞馬祿山使舞不就而戮之昭宗時又有猿賜
以緋衣謂之猴部頭朱溫既篡引坐側猿急擲

神史彙編

卷之百十

辛

裂衣溫叱殺之此世皆知也若宋亡崖山時有白
鵲見幼主崩哀鳴躑躅竟墜水歟元有駕象太
祖登極不肯拜跪竟歿父下國初林卿子羽有
義象行弘治間主事張廷實有白鵲歌嗚呼可以
人而不如鳥與舞馬駕象緋猿乎其義象行云有
象有象來大都大江欲渡心咨且誘之既渡獻天
子拜跪不與衆象俱象奴勸之拜怒鼻觸象奴賜
酒不肯飲哺之亦不鋪屹然十日受饑渴俛首垂
淚憤且吁天子命殺之衆官束手不敢屠侍衛傳
宣呼壯士披甲各執丈二受象戰久不克兵捷象

乃殂憶昔君王每巡幸象當法駕行天衢珊瑚錯
落明月珠被服美錦紅氍毹紫泥函封載玉璽萬
樂爭擁群龍趨玉璽歸沙漠龍亦歸鼎湖所以老
象心南來誓歿骨爲枯嗟爾食祿人空負七尺軀
高高白玉堂赫赫黃金符伊昔軒冕今泥塗嗟爾
食祿人不若飯芻芻象何潔爾何污天子垂衣治
萬世俾全象德行天誅嗚呼象千古所無嗚呼象
千古所無白鵲歌云君不見瀘南秦吉了餓死不
首蠻夷丘又不見唐家孫供奉奮跳欲斷朱三猴
嗟爾白鵲急主難委質翻配三忠儔憶昔海黃霧
天狗如雷墮東北三辰鑿戰日無輝伏屍百
里海盡赤六軍披靡可奈何雲從飛龍赴碧波白
鵲籠中起躑躅恨不握劍揮長戈劍欲截斷秦政
首戈欲斲絕宣慰胆請回飛龍駕雲車直抵中原
揮一帚皇天不祚趙孤兒白日不照吾心悲聳身
直趨輕一躑躅竟與金籠飽鯨鯢嗚呼白鵲乃羽族
報主恩義何其篤如何厠中拉鵲奴禽獸之心人
面目太倉飽士多如林筭來何如秦此禽羽未縞
裳奪霜雪忠肝義膽鸞鳳音只今茫茫海天角魂
逐三忠戲冥漠千秋化作精衛翔悲鳴直待滄溟

酒

詩定人品

泰和隱士劉伯川善人倫楊士奇與陳孟潔年皆十
四五以故人子見伯川留之坐是日雪霽酒酣伯
川命二子各賦一詩以見志孟潔賦詩云十年勤
苦事鷄窓有志青雲白玉堂會待春風楊柳陌紅
樓爭看綠衣郎士奇即景賦云飛雪初停酒未消
溪山深處踏瓊瑤不嫌寒氣侵人骨貪看梅花過
野橋伯川顧孟潔笑曰十年勤苦止博得紅樓一
看耶當不失風流進士顧士奇曰好耐寒必將遠
過也

詠蛙詩

謝方石與李西涯齊名有桃溪爭稿天下傳之其詠
蛙詩云春水鳴蛙處處通野田村巷路西東公私
不用分區域堅白誰能辨異同井底有天從後大
月中無地着奸雄莫教強聒終宵在正是遽遽蝶
臺中余聞文翰林徵明亦賦云青燈照壁睡微茫

門閣羣蛙正繞堂細雨黃昏貧鼓吹誰家青艸舊
池塘年來水旱真難卜我已公私付兩忘寄謝繁
聲休強聒吳城明日是端陽二詩各極其妙殆不
能優劣也

李西涯

李西涯當國時其門生滿朝西涯又喜延納獎拔故
門生或朝罷或散衙後即群集其家講藝談文通
日徹夜率歲中以爲常一日有一門生歸省兼告
養病還家西涯集同門諸人餞之即席賦詩爲贈
諸人中獨汪石潭才最敏詩先成中有一聯云千

神史彙編

卷之百二十

李

三

草供靈藥五色流泉洗道機衆人傳說以爲
絕佳遂呈稿於西涯西涯將後一句抹去令石潭
重改衆皆愕然石潭思之亦終不復能綴衆以請
於西涯曰吾輩以爲抑之此詩絕好不知老師何
故以爲未善西涯曰歸省與養病是二事今兩句
單說養病不及歸省便是偏枯且又近於合盤衆
請西涯續之西涯即援筆書曰五色宮袍當舞未
衆始歎服蓋公於弘治正德之間爲一時宗匠陶
鑄天下之士亦豈偶然者哉

洪春

春字遂初正統間府學茂才也有詩名題韓信云
若使英雄早見機奇謀肯立漢邦基囊沙破敵功
雖大躡足封齊事已非既已無心從蒯徹何緣執
手教陳稀未央宮裏當時事千載令人淚濕衣一
日接牙使戲嘲同舍二絕云不是清雲不致身自
嗟無學久因循廿年米帳今朝算落得儒巾博吏
巾同舍怒而使再有詩不告師長也又云落得儒
巾博吏巾只緣造物不由人雨窓昨夜成癡夢彷彿詩魂到八閩裂開笑而散且不省其意以爲心
也既三日牙使謁先聖首命說書果以不合黜

神史彙編

卷之百二十

李

三

爲福建省掾既至左相集諸曹散荔枝初獻詩
曰五月閩南荔子丹摘來宜薦水雲盤色欺鶴
霞新染光奪龍精露未乾曾侍漢皇倍上苑又隨
星騎貢長安紫微垣底分嘗處頓覺漿溢齒寒
左相爲之嘆賞畱以教諸公子既而期滿赴京
李襄城聞之亦請作西賓甚相得也幾欲奏保教
職一日偶至書院中見案上一幀觀之乃春畫也
每幅有洪詩多淫言狎語遂爲逐客杭庠入國
初無詩人而遂初爲首唱有玉岑集行世前詩但
無也

生員免役詩

正統間處州葉宗劉謀逆杭點民兵有生員之父亦在點中其子往訴於府府主不爲之理拂衣而出自言水上打一棒蓋俗云空無用也主聞其言疑以惡語相嘲即喚轉詢焉生員直告其故遂曰汝能賦此當免其役因口占曰七尺琅玕杖碧流一聲驚破楚天秋千條素練開還合萬顆明珠散復收鷗鷺盡飛紅蓼岸鴛鴦齊起白蘋洲想應此處無魚釣收拾絲綸別下鉤守遂除之

徐武功瑞龍吟

神史彙編

卷之五十五

天

三

武功伯徐公天順間遭讒被逐放歸田里號天全翁脫去世故棲心丘壑其遊靈巖瑞龍吟詞云佳麗地是吾鄉曲山更比東山好有畫樓臺金碧巖扉彷彿十洲三島却也有風流安石清真逸少向西施洞口望湖亭畔天光雲影上下相涵相照似寶鏡裏翠娥妝曉且登臨且談笑眼前事幾多堪弔香逕踪消屐廊聲杳麋鹿還遊未了也莫管吳越興亡爲他煩惱是非顛倒古與今一般難料笑宦海風波幾人歸早得在家中老遇酒美花新歌清舞妙儘開懷抱何須較短量長此生心應自足

天知道醉呼童倦進餘杯便拚得到三更乘月洞仙棹此詞爲人膾炙公年六十六而卒墓在吳縣玉遮山吳文定公以詩吊之有衆口是非何日定老臣功罪有天知之句

悼亡詩

吾杭肅愍于公悼夫人董氏詩十一首其第二首頗佳詩云世緣情愛總成空二十餘年一夢中疏廣未能辭漢主孟光先已棄梁鴻燈昏羅幙通宵雨花謝雕闌驀地風欲覓首客在何處九原無路辨西東崑山張和字節之天順間官浙江憲副時罷妾新亡亦有悼詩云桃葉歌殘思不勝西風吹淚結紅冰樂天老去風流減子野歸來感慨增花逐水流春不管雨隨雲散事難憑夜來書館寒威重誰送薰香半臂綾後詩尤勝於前

張驛丞

成化間山東張驛丞鄉試中式督學畢瑜贈以詩曰一官恥不與清流忙裏遺編自校讐枳棘豈能萌彩鳳藍車終不困驂驪東藩領薦名初顯西蜀題橋志已酬脫却樊籠入佳境春雷萬里步瀛洲丞中式近世所無宜有詠

虎歌

弘治初錢塘安溪山多虎患縣令獵人捕之一日而獲三虎縣令獻於鎮守鎮守以美言獎之然令實貪墨者時有府辦俞鳴玉言謔戲作詩嘲曰虎告使君聽我歌使君比我殺人多使君若肯行仁政我自雙雙北渡河亦得請人之意

儒官詩

弘治中有老儒以貢授教官翰林題白頭翁圖送之云幽谷多年滯羽翰泮林今借一枝安世人莫嘆頭先白看盡春花雨後殘此詩頗有意致

神史彙編 卷之百十

彭福

弘治間樂平尹趙公考滿還任邑中士大夫皆趨迎之時泰州守彭公福獨以詩投云泊陽經駐使標本欲趨迎懶折腰莫恠野人疎禮節好從樸說陽橋考之劉向說苑子賤爲單父宰過於樸曰子亦有以送僕乎畫曰吾少也賤不知治民之術有釣道二焉請以送之子賤曰奈何畫曰汲於錯餌迎而吸之者陽鱸也其魚薄而不美若枉尺亡若不食者魴也其爲魚也博而厚味子賤曰未至單父其冠蓋迎之者交接於道子賤曰車馬

之車驅之夫楊書所謂陽鱸者矣陽鱸魚鱸

方伯不禮故人

弘治間有一方伯浙江人未第時與一友交好及仕江西故人遠造焉初見飲叙外送館章江門外石亭寺僧聊無顧盼之意其友題壁云十年心事酒杯間坐對江鷗去復還一帶西山青入眼幾人青眼似青山不辭而去方伯大慙遣人追之竟不返

湯東谷

予在史館時日請良醞酒一斗然飲少多有藏者湯東谷醜從予索之詩曰兼旬無酒飲詩腹半焦枯

神史彙編 卷之百十

聞有黃封在何勞市上沽予嘗至其第見其廳事春聯曰東坡居士休題杖南郭先生且濫竿後堂

曰片言曾折虜一針不忘君蓋東谷嘗從興濟禮部尚書楊文定公善奉迎盜輿故云其東偏曰

整柱西山笏閒開北海尊其西偏曰長身惟食粟老眼漸生花而豪俠之氣可以想見

湯公讓胤勸與予極善嘗作六體香奩詩六首予嘗序之記得其素腕守宮一詩曰誰解秦宮一粒丹

記時容易守時難鴛鴦夢斷腸堪冷蜥蜴竟消香

未乾榴子色分金釧曉茜花光映玉韞寒何

捲香羅袖笑語東君仔細看予誦於人人有知詩者曰此何減李商隱公讓後為參將守邊一日登城四望曰黃沙白草漫漫吾一腔血乃委於此地邪從者聞之曰何出此不祥語公讓曰吾既受節守邊豈可偷生乎既而有胡人牧馬城下者公讓怒即勒兵赴之既接戰而胡大至同事無有救者遽遇害朝廷賜官賜祭雖其無長慮而輒輕發顧不謂之奇男子耶

神仙太守

亭亭張東海寓人品詩字成化間一時之望休致既

神史彙編

卷之百十

三

三

四

早子皆成名殊無一事累心蘇州別駕周德中以一篇詩云歸休太守似神仙布被蒙頭日夜眠却佐門前來熟客馬蹄踏破紫芝煙古今何處有神仙雀駕鸞驂總浪傳莫信空同鄒道士力圭入口亦徒然歐陽自號無仙子卓識真知冠古今弱水蓬萊在何處愚夫白骨紫苔深歌曰東海先生歸也南安太守新除一挑行李兩船書被人笑道癡愚書也書寒不堪穿饑不堪煮收拾許多何用處况而今白髮蒼頭坐黃堂之署乘五馬之車那得

工夫再看渠又將載到南安去古人糟粕誰味真腹枉說道黃卷中時與聖賢相對語又有詠曰父兄勞於官子弟逸於家一逸已過分况乃事奢華揚揚傲閭里僕僕趨縣衙不知禍所伏但謂勢可誇勢亦有時歇禍或來無涯不如慎德業庶幾永無譴又有禽言一首云得過且過飲啄隨時度朝暮得隴望蜀徒爾為不知是福還是禍蓋此禽號寒虫也冬寒時毛羽消落自鳴得過且過故云號寒又題一舟泊一舟行小画詩云前船乘風棹千里後船提碇猶未起同在江河各待時傍人且莫論行止

神史彙編

卷之百十

三

四

李夢陽遺林俊詩

正德中見素林公俊以右都御史命平蜀寇未幾即乞休時聞宦與佞倖用事故也空同李夢陽以詩寄公云錦水啼鶯起巴山春望微干戈滿眼急江漢一身歸花送葉書色霜留斧鉞威所傷豺虎亂公也惜鷗機諸葛能安蜀懷直本善兵向來優起詔番作急流行老益州心壯憂惟白髮驚祗憐川父老涕泣挽歸旌二詩摹寫公盡矣

李少師解嘲

李少師自少小入詞林暨在館閣垂四十餘年正德中爲首相有士人謁其亡投以尺素公歸啓之一絕云才名直與斗山齊伴食中書日已西回首湘江春草碧鷓鴣啼罷于規啼公得詩但解嘲而已

僧法聚

杭之西湖淨慈寺樓閣可闢全湖天順間學士錢公溥題詩倡驕三韻和者百餘皆未穩帖嘉靖間僧名法聚者號玉芝海鹽人和云大堤迴接鳳山遙金勒東風細馬驕芳草不知埋帝舄柳枝猶自學宮腰天空水月三千頃春老鶯花十二橋聞說樓船醉年少平章獨免紫宸朝蓋西湖水面凡三千八百畝而裏外六橋於湖景最切所云年少平章蓋指賈似道也然至於醉樓船而免朝則驕縱非人臣禮可知而宋事陵夷君臣宴樂亦意在言外矣詩可以觀僧其知言哉

韓雍

韓襄毅公雍招友人賞雪不至以詩促之云南征五載不見雪今見江鄉臘雪飛老我不禁清興發故人何事賞心違包舍梅柳春無跡照耀乾坤夜有輝預想來游須秉燭瓊瑤還趁馬蹄歸觀後聯即

知公才力事功興

惠山僧

惠山聽松菴自唐以來香火累數百年不絕至嘉靖初遂爲邑先輩所集其僧方益徙去僧頗知詩異時謁于先輩問近有詩否僧云有又問作何語僧便舉云刻竹有新句聽松無舊煙先輩覺慙沮而罷迄今無嗣殆其報也

唐寅

姑蘇唐子畏寅嘗過閩寧德宿旅邸館人懸回菊子畏愀然有感題云黃花無主爲誰容冷落疎離三徑中儘把金錢買脂粉一生顏色付西風蓋自况云

唐寅

卷之百十

唐寅

唐解元伯虎赴省試有忌其文名壓已者中禍黜歸行素不羈至是益游酒人以自娛故爲俚歌勸人及時行樂其辭曰人生七十古來少前除幼年後除老中間光景沒多時又有炎涼與煩惱過了中秋月不明過了清明花不好花前月下得高歌急須滿把金樽倒世上錢多賺不盡朝裡官多做不了官大錢多心轉憂落得自家頭白早請君試點眼前人一年一起埋青草草裡高低多少墳年年

一半無人掃又題子胥廟云白馬曾騎踏海潮由
來吳地說前朝眼前多少不平事願與將軍借寶
刀其胸中感憤可想見已

戒子詩

張總戎善吟詩嘗作戒子一章人頗傳誦詩云銀燈
剔盡自咨嗟富貴榮華有幾家紅日難消頭上雪
黃金都是眼前花時來言語風行草運去田園水
搏沙寄語兒曹須努力各人尋箇活生涯

南宮試士詩

嘉靖壬辰天下選貢士就教職時六月壬寅也是日

神史彙編 卷之百十

素

兩尚書夏桂洲言爲詩一律云涼雨堦前老雀鳴
廣堂長日試諸生秋風桂闕飛騰意春水魚龍變
化情須信朱衣能指點未論藻鑑盡分明 聖朝
雅重師儒職莫使蘇湖獨擅名

范諷

范諷自給事中謫官歸濟南數詣城西張氏園亭宴
飲題詩曰園林再到身猶健官職全拋夢乍醒惟
有南山與君眼相逢不改舊時青

羅鑑

羅中丞相川公鑒退居柳坪之上鑿池架亭名曰願

樂日處其間爲詩云亭中樂事與誰傳朱紫身閒
更大年明月從遊蘇軾後北窓高臥伏義前林泉
茹飲貧無辱花木栽培靜有樵一室蕭然無俗慮
却疑身世自壺天

張飛廟詩

荊州張飛廟詩甚多當塗楊觀一首人頗傳頌其詩
曰礮道縈紆僅步趨飛泉落檻碎蟪蛄珠萬崖樓殿
真香火千古英雄此丈夫山勢西迴終護漢江聲
東去尚吞吳營星不殞將軍在未必中原不可圖
思致通達他作不及也

神史彙編 卷之百十

素

量衡詩

蘇軾○量衡以民間多隱田立丈量之法頗嚴有
人投以詩曰量盡山田與水田只畱蒼海與青天
如今那有開洲渚寄語沙鷗莫浪眠

翠盤舞詩

姑蘇徐用理題翠盤舞詩爲一時傳誦其傳集亦佳
也詩曰曲按霓裳舞袖盤滿身香汗怯衣單凌波
步小月三寸傾國貌嬌花一團楊柳欲眠風不定
海棠無力露初乾風流自古迷醒目莫怪三郎倚
醉看

楊友蘭

高安楊友蘭弟爲崇安丞丁憂歸廬墓疏食水飲凡遇節候賦一詩以寓思慕之懷總七十二章其玄鳥至云年年春社見鳥衣此日重來主已非無限離情棲棟語幾回驚夢遶簾飛嘴香池畔芹泥軟身濕林間杏雨肥祇是憐予憂戚甚依依常自伴斜暉韻調殊可誦

陸水村

陸太宰水村在位日有士人投詩曰子規聲裏夕陽微何事先生不見機雲夢已成韓信去尊鱸空待

神史彙編 卷之百十

夫

三

季膺歸功名到此分成敗史冊誰能辯是非回首草堂春去也黃鸝紫燕自爭飛可謂有魏野之風

清狂道人

江右郭忠恕號清狂道人以画史鳴時其爲詩亦擅名嘗題武昌竹簾門外一律云夜飲江樓水氣涼管絃成列麝蘭香古今風月憑誰管湖海烟花笑我狂金剪劈瓜消酒渴瓦盆承露浣詩腸東樓楊柳西樓月曾擲千金醉幾場翠館賦詠此殆絕唱

節婦詩

莊定山節婦詩曰二十夫君棄妾身諸郎痴小舅姑

貧自憐薄命同衰葉不掃蛾眉嫁別人化石未成猶有淚輝寫雖在不驚塵金窓獨對東風樹歲歲花開他自春羅一峰評此詩苦心苦語可泣鬼神

羅鄴詩

唐羅鄴詩云人間若筭無榮辱却是扁舟一釣翁頃見王仲深詩云青山無處避征徭十載書囊到處挑欲買釣船湖上隱近來漁課又難饒由此觀之我朝之釣翁不及唐遠甚唐可以置榮辱於度外今則爲多事人矣

題漁父

神史彙編 卷之百十

夫

三

詩人志向各自不同如題漁父之作有美其山水之樂者有憫其風波之苦者陸龜蒙云一艇輕棹看晚濤接羅拋下漱春醪相逢便倚蓑葭浦更唱菱歌勞解發鄭谷云白頭波上白頭翁家逐般移滿浦風一尺鱸魚新釣得呼兒吹火荻花中江陰卞戶邵華伯云天外閒雲物外情功名真似一絲輕浪花深處船如舞只爲心安不受驚祝希哲云荻花風紫水生鱗山色浮空淡抹銀揔道江南好風景從前都屬打魚人是皆羨其樂也李西涯云漁家生事苦難勝盡日江頭未滿罾回首不知天已

暮曉風吹浪濕層層唐子畏云朱門公子饌鮮
爭詫金盤一尺銀誰信深溪浪花裏滿身風雨是
漁人文徵明云小舟生長五湖濱雨笠風蓑不去
身三尺銀編數斤鯉長年辛苦只供人是憐其苦
也屬意雖不同而寫景詠物各極其妙

陸楠

長洲陸世明楠俊材藻思聲稱籍甚舉于鄉赴省試
下第歸過臨清鈔閱司閔今納稅陸即書一絕呈
主事云獻策金門苦未收歸心日夜水東流扁舟
載得愁千斛聞說君王不稅愁主事見詩驚愧

稗史彙編 卷之百十

中

迎入款贈甚厚金陵一技能詩善鼓琴以月琴自
號世明過其家口占點絳脣贈之云三尺水絃後
深彈破青天竅意中人杳只有清光到雲雨無
總是相思調愁懷抱嫦娥心照訴與他知道妓求
室中春聯即援筆書云半窓花影人初起一曲桐
音月正中妓讚誦不已徐言中字恐不如高字世
明欣然易之

楊文理

楊文理統綺子也侈靡善吟中歲貧甚與杜公序善
杜以進士出爲倭令楊欲往謁關道里費趨趨久

之楚有商于吳者難楊曰爲我作行舟八詠即就

以往題曰蓬櫓驚櫓猶驚舵跳楊援筆一揮而就

商讀之躍然起敬載之往且厚贈之嘗記其詠蓬

曰雨濕湘帆翠欲流飄飄偏稱木蘭舟總從紅翠

灘頭掛又向白蘋洲畔收數葉飽風淮浦晚一繩

拖兩洞庭秋蓬萊聞說三千里藉爾何當作勝遊

櫓曰誰倩公輪巧斲成翩翩渾訝逐風鷹分開水

面秋烟冷斫破波心夜月明船尾駕來三尺短棹

頭搖去五銖輕不堪聲作伊州調客裡聞來倍悽

情餘不能全記橋有曰宵歸海面疑撐月晚泊山

稗史彙編 卷之百十

中

隈欲礙雲雖愛高標平地起最憐孤影隔溪分
曰誰剪瀟湘玉一枝棹郎常向手中持撐開楊柳
橋邊市移過桃花洞口祠猶言一鏤似月分中墜
四齒如錐向上擎纔曰秋風何擲孤蓬外夜月長
維古渡邊舵曰不入紅塵芳草路慣依疎雨落花
津跳曰踏破曉霜還有跡潘殘春雨不生苦如此
等句誠亦動人惜不見其全集

王石川別子詩

吾邑石川王貴學元提舉景善之子讀書能詩爲
家所誣謫戍關西與子仕伊別于南京貽之詩曰

石頭城西笛鳴咽他鄉父子生離別泪珠滴滿
玕痕夢枕平分海天月爾祖生吾吾生伊立身立
志家欲齊患難相仍二十載家危不絕如線微爾
今獨歸心亦苦歸見爾妻并爾母弟妹倉皇立而
傍含淚還應問爾父爾父爾父當奈何萬里一身
行負戈朔風吹浪捲作雲飛霜墜地如雪多雪深
一尺秦川道關西之山極天表生來從役當復歸
以即埋沒隨百草兒弗致憂吾何愁丈夫四海當
遨遊常念行人遠行役天寒早寄烏貂裘烏貂裘
兮久已敝補綴成衣應爾妹過憐寒夜碧窓前一
線一針一行淚人傳誦之今其玄孫克承任監察
御史

御史

綫衣詩

綫衣詩

綫衣詩自太宗宮人及孟浩然後鮮觀佳者近惟謝
幼庵一首曰懶向妝臺理曉妝為郎獨自製衣裳
金針入處心俱痛素線牽時恨共長霜戶敢辭纖
手冷芸窓思貼扇肌香縫成不恠無鴻雁應得宵
衣覆妾牀為一時傳誦

竹枝詞

西湖竹枝詞楊康夫為倡南北名士屬和者虞伯生

而下凡一百二十二人吳郡士二十六人而崑山
在列者一十一人其間最有名時稱郭陸秦袁謂
義仲良貴文仲子英也郭翼字義仲吳之崑山人
陸本崑山太倉人其稱河南蓋姓源郡望耳秦則
崇明人居太倉崇明時屬揚州故稱淮海袁華字
子英亦崑山人呂敬夫稱東倉即太倉漫錄康夫
原敘如左以見吾鄉文事之盛有自來矣

勾欄詩

殺國沙州記吐谷渾於河上作橋謂之河厲長一百
五十步勾欄甚嚴飾勾欄之名始見此王建宮詞

御史

御史

御史

蘇軾東坡先生詩四首勾欄在水李義山詩簾
輕重金勾欄李長吉詩蟬蛭吊月勾欄下字又
作鈞宋世以來名教坊曰勾欄

蘆笙吟

宋乾德中泔河入貢召見詢問地理風俗令作本國
歌舞一人吹蘆笙名曰水曲即今蘆笙也予在大
理見之嘗作蘆笙吟五解其辭云蘆笙吟蘆笙吟
可憐一寸匏能括四海音一蘆笙吟蘆笙吟可憐
一節蘆能通四海心二昔我聞蘆笙乃在盤江河
河邊跳月歌令人玄髮皤三今我聞蘆笙乃在開

幸橋短歌和長誼從夕至清朝四悲亦不在聲
亦不在聲昔聲與今聲不是兩蘆笙五

汪龍溪

龍溪先生汪公藻字彥章吾郡之德興人幼年已負
文名作詩云一春畧無十日晴處處溪雲將雨行
野田春水碧於鏡人影渡傍鷗不驚桃花嫣然出
籬笑似開未開最有情茅茨烟暝客衣濕破夢午
鷄啼一聲此篇一出便為詩社諸公所稱晚年牢
落莫究所學朱叔止題其墓云名高從昔毀相隨
衆覓群兒着力擠一日狼心萌偃月十年豹霧隱
抑史彙編 卷之百十 四

蘭廷瑞詩

滇中詩人蘭廷瑞楊林人也予過其家訪其稿僅得
數十首如夏日云終日憑欄對水鷗園林長夏似
深秋槐龍細洒驚黃雪涼意蕭蕭風滿樓冬夜云
枕上詩成喜不眠起尋筆硯旋呼燈銀瓶取浸梅
花水已被霜風凍作冰題婦娥奔月圖曰竊藥私
奔計已窮藥砧應恨洞房空當時射日弓猶在何

事無能近月中三詩皆可喜

劉少逸

蘇州童子劉少逸年十一文辭精敏有老成體其師
潘朗携以見長洲宰王元之吳縣宰羅思純以所
作贊二公二公名重當時疑所贊假手未之信因
試與聯句略不淹思純曰無風煙焰直少逸曰有
月竹陰寒又曰日移竹影侵棋局少逸曰風迺花
香入酒尊元之曰風雨江城暮少逸曰波濤海寺
秋元之曰一回酒渴思吞海少逸曰幾度詩狂欲
上天二公驚異至聞于朝賜進士及第官止尚書

抑史彙編 卷之百十 四

李坦之

前輩李坦之錢唐人風度高遠寄情巖壑往來洞霄
石室間讀書賦詩歌皆超軼前古其山中苦寒歌
云深山苦寒弗可居門前積雪三尺餘陰厓一夜
石蛻骨寒漚萬瓦永垂鬚道人凍臥山之麓暮爨
松明煮溪綠山陰孤棹期不來夢入幽巖聞折竹
征西將軍持短兵馳馬夜渡黃河水關東諸將膏
欲裂嚴光獨釣桐江雪予嘗味此詩雄渾悲壯鳴
金戛玉無一字不佳而有餘不盡之意又溢於言

外太白之憂名子美之沉着並兼之矣

雜興

國朝羅江右人也自習舉子業至登科不知何謂之詩後考應吉士學士試以秋宮怨默然無以答遍問同考者同考對以韻脚起結聯對如此然後即作一詩云獨倚欄杆強笑歌香肌消瘦怯春羅蓋將舊恨題紅葉添得新愁上翠蛾雨過玉階秋色靜月明青瑣夜涼多平生不識春風面天地無情奈老何王試者語之曰爾後必能詩已而果然即詩有別才亦可知也

神史彙編

卷之百三十

宋

詠燕

沈石田新燕篇云今年見新燕猶似去年見主人頭髮白轉多只有烏衣不曾變年去年來不差分明記得主人家柴門大開風滿屋飛出飛入隨楊花君不見相國門前車馬塞一朝去相車馬寂車馬寂草裏燕燕千遠來梁上棲瓊山丘公感事詩云白髮年來也不公春風亦與世情同而今燕子如蝴蝶不入尋常矮屋中誦之者足以見世態炎涼之變

棉花香詩

郡照王尚文詠棉花曰采采西風雪滿簾禦寒功已倍春蠶世間多少閒花草無補生民也自歎石田沈啓南詠蠶曰衣被深功藏蠢動碧空火煖起眠時願言努力加餐葉二月吳民要賣絲此二詩亦可傳

月洲善詩

吳僧月洲善詩喜聲色沈石田給以名妓招之即來而實無所有壁間有菜花蛺蝶圖遂題其上云桃花生子菜花臺細雨蛙聲出草萊一段春光多不見却教蝴蝶誤飛來

神史彙編

卷之百三十

明

都南濠

都南濠小時學詩於沈石田先生之門石田問近有何得意之作南濠以節婦詩首聯爲對其詩曰白髮貞心在青燈淚眼枯石田曰詩則佳矣然有一字未穩南濠茫然避席請教石田曰爾不讀禮經乎經云寡婦不夜哭何不易燈字爲春字南濠不覺歎服

沈石田詩

沈石田詩有絕佳者但爲画所掩世不稱其詩余家有其画二幅上皆有題其一七言者云幽居臨水

稱冥栖蓼渚沙坪咫尺迷山雨忽來蒨瀟細溪雲
欲墮竹梢低簷前故壘雌雄燕籬脚秋蛩子母鷄
此處風光小葦杜可能無我一青藜情景皆到而
律調亦清新今之作者豈容易及

朱野航

朱野航葑門老儒攻詩館條廬王氏王亦吳中舊族
野航與主人晚酌罷主人入內適月上野航得句
云萬事不如杯在手一年幾見月當頭喜極發狂
大叫扣扉呼主人起詠此二句主人亦大加擊節
取酒更酌興盡而罷明日遍請吳中善詩者賞之

稗史彙編

卷之百十

宋

太爲張具徵戲樂留連數日亦一時盛事

衡山詩

錢同愛字孔周其家累代以小兒醫名吳中少美才
華且有俠氣與衡山先生最相得衡山長郎壽承
即其督也同愛每飲必用伎衡山平生不見伎女
二公若薰猶不同器然相與一世終不失歡余篋
中所藏衡山一画乃贈同愛者上題云團坐清談
塵尾長墨痕狼藉練裙香水亭紈扇歌楊柳春院
琵琶醉海棠王謝風流才子弟齊梁烟月錦篇章
豪華豈是泥沙物好在輝書白玉堂蓋寫同愛之

風流宛如画出而衡山才情美麗當亦不減宋廣
平矣

徐聶仙

徐聶仙豪爽跌宕人也忽遊狹斜其所填南北詞皆
入律衡山題一画寄之後曰樂府新傳桃葉渡彩
毫遍寫薛濤箋老我別來忘不得令人常想秣陵
烟蓋亦有所取之也

熊宇詩

熊軫字名宇字元性長沙人也性高簡能文攻詩爲
松江守有郡齊賞其詩嘗憶得其上半首云和

稗史彙編

卷之百十

宋

風泄露萬人家欄檻當門一樹遮正憶來麻沽細
雨更添珠玉對名花詞既妙麗况正是太守話又
嘗作絕句二首贈余其一曰文章如畫界中有支
天山覺我道區明經緒恢儒懷其二曰文章如白
壁春露園玉蘭與子共雕琢澤物脉渾渾手書鄭
重其所以屬望於余者甚厚常恨志業不遂終無
以報先生矣又在任時適謁雙江亦以御史陞蘇
州太守雙江偶以公事來松二公同舉進士又同
年中最有才望者軫嘗設席於白龍潭欸之遂相
與講學各賦近體一章雙江詩曰重陽曾此坐探

禪回首風烟又五年霜醉高楓秋入樹雲香稻
晚肥田應慚白髮虛采雀偶繁黃花泛酒缸共笑
此生真浪跡息機焉得消鷗前
知定悟禪臨潭講學自當年靜涵龍德光騰漢早
事春農玉滿田吹帽最悔憂國士濯纓旋理泛江
船金蘭更接同心侶千載風雲雲影前二詩皆清
新警拔有無限理趣

唐六如悵悵詞

唐六如作悵悵詞曰悵悵莫恠少時年百丈游絲
易惹牽何歲逢春不悵悵何處逢情不可憐杜曲

神史彙編 卷之百十

辛

梨花孟上雪瀟陵芳草夢中烟前程兩袖黃金沙
公案三生白骨禪老去思量應不悔衲衣持鉢院
門前此詩才情富麗亦何必減六朝人耶

董澤陽

余赴官南館京師諸公贈行詩不下數十首唯董澤
陽五言律三首最工其一曰執戟余方倦搗詞爾
獨雄人分兩都別官爲陸沉同長路多秋草虛堂
急暮由更憐他夜月清影隔江東其二曰載筆新
供奉承恩舊帝京離宮通秘署江水切蓬瀛待間
清書府高談謝墨卿邇來聞紙貴知爾賦初成其

三曰行行遠送將此去羨仙郎作吏真成隱之官
却到鄉千峯在城闕一水限河梁別後憑誰寄秋
籬歲歲芳

許石城

驚字韻詩獨許石城一聯云買得曲池堪聞鴨種成
芳樹好藏鶯殊有雅思

朱射陂

嘉靖中火災後 朝廷將鼎新三殿今兩京各衙門
官出銀助工時朱射陂爲主客正郎嘗作一詩云
五雲深處鳳樓開中外欣欣盡子來敢謂鸞鵠能

神史彙編 卷之百十

辛

割股願同鴟鵂可消災司空慣見如無物村僕何
知嘆破財安得黃金高北斗即教三殿麗蓬萊雖
則戲調之辭然有諷有諭切中事情其即所謂六
義無關者耶

衡山飲酒詩

余見衡山有飲酒詩一首曰晚得酒中趣三杯時暢
然難忘是花下何物勝尊前世事有千變人生無
百年唯應騎馬客輸我北窓眠余愛其有雅致絕
似白太傅

皇甫百泉王玉蓮詩

余寓居姑蘇時嘗過皇甫小飲百泉以詩謝中
一聯云甕非隣舍酒輸是故鄉魚後已巳年余移
家歸松王王廷來訪酒半作詩贈余舟中自取一
軸書之就中一聯云門柳舊五樹江鱸新四腮夫
二詩墓為皆可謂極工但中間稍有不同而體貌
殊別乃知詩家作用變出幻入不可以神理推不
可以意象測情景日新由人自取

妻別夫詩

嘉定一民家之婦平日未嘗作詩臨終書一絕與其
夫曰當時二八到君家尺素無成愧泉麻今日對

律東彙編 卷之百十

幸

君無別語免教兒女衣簾花亦懷就可誦

趙墓嚴臺詩

宋趙清獻公之墓在衢州東常有人題詩於地之驛
曰千夫荷擔出山河膏血如何有許多不若扁舟
徑歸去休從清獻墓前過漢嚴子陵釣臺在富陽
江之涯有過臺而咏者曰君為利名隱我為利名
來羞見先生面黃昏過釣臺予以乘扁舟者過清
獻之墓必不愧用膏血者又不可語以扁舟此詩
不免意圓語病若自知為利名而夜過釣臺則尚
德之心深矣

王抑菴

王抑菴先生典選遇不如意事誦古人詩以自寬一
日有新得給事中即欲干撓選法者則曰偶然題
作木居士便無窮乞福人御史有言吏部進退
官不當則曰若教鮑老當筵舞更覺郎當舞袖長
要多切中云

鬼詩

寇元弼言徐州通判李絢有子七歲不善詩忽詠落
花詩云流水難窮目斜陽易斷腸誰同研光帽一
曲舞山香父驚問之若有物憑者自云是謝中今
律史彙編 卷之百十

幸

三

明月清風良宵會同星河易翻歡娛不終緣草草於
為君斟酌今時不飲何時歡樂此廣記所載鬼詩
也山谷云當是鬼中曹子建所作蘇公以為然又
云玉戶金缸願陪君王邯鄲宮中金石絲簧鄭女
衛姬左右成行統綺縠紛翠眉紅粧三歡轉盼為
王歌舞願得君歡長無災苦蘇以為邯鄲宮中金
石絲簧此兩句不惟人少作而知之者亦難得耳
醉中為余書此張文潛見坡谷論說鬼詩忽曰舊
時鬼作人語如今人作鬼語二公大笑
正德庚辰有方士者挾巫史之術遨遊江湖人扣以

未然事輒召古名仙運其賦詩以答隨所
若夙構是年秋至吳吳中諸生梁庭用往
曰吾回道人也欲賦詩出十韻來又曰君之白
詩吾當邀李謫仙同賦用十七韻梁蓋謂都大司
馬喬公白巖門下士也其十韻詩吾家住在迷萊
山之陽隔斷三千弱水萬頃之汪洋曾佩劍以化
龍亦叱石以爲羊經千秋黃塵變滄海歷幾度冬
檜爲春楊青山不改色白雲空悠揚自樂烟霞深
處有佳趣不將功名心施隨風颺瑤樓玉宇水晶
殿日與猿雀同倘伴鐵飡霞渴飲澗養得中黃下
氣凡慾那能有病求醫瘍神遊八極涵動靜
天地暮雨而朝暘我來登壇爲君發狂句山雲
倒星斗散亂飛群翔其用十七韻詩曰六丁持斧
施神工鑿開西南萬仞之崆峒芙蓉一朵插天表
勢壓天下群山雄水壺倒月色澄徹瑤臺倚斗光
玲瓏百尺虹霓望吞吐八挺霖雨瞻空濛虛室不
受一塵染靈光直與銀河通乳泉掛壁噴晴雪玉
梅懸谷搖香風上有神仙玉虛子凌風出沒遊太
空登虬伐蛟下入海底水晶窟朝真謁帝獨步天
上瑤瑤宮頭角嵯峨自卓立曾襟襟何誰靡靡爾

家傳說作良弼宋室張浚多奇功憶昔江樓吹鐵
笛明月一醉三人同邇來一別世間甲子不知數
但見幾度玉洞桃花紅金龜老黃雀翁各分一訣
貽此公天然意趣自相合芳術常在塵寰中好將
大手整頓乾坤了歸來一笑拂雲看劍重會滄溟
東

并詩題蕉

舊聞有人召其仙賦詩以芭蕉一葉置袖扣之其寫
一詩云袖裏深藏一葉青知君有意侮神靈今宵
試聽西窓雨欠滴瀟瀟一二聲可謂甚妙此必平

生以詩名世者可與八慾之詞類耳

官室門

宸居類

霸城門

長安城東出南頭第一門霸城門民見門色青名曰青城門或曰青門門外舊出佳瓜廣陵人邵平爲東陵侯秦破爲布衣種瓜青門外瓜美故時人謂之東陵瓜廟記亦曰青綺門漢書王莽天鳳三年霸城門災莽更曰仁壽門造無疆亭

藉田門

長安城東出第二門曰清明門亦曰藉田門以門內有籍田倉一曰飢門漢書平帝元始四年東風吹屋瓦且盡即此門也漢宮殿疏曰城東門王莽更名曰宣德門造布恩亭

宣平門

長安城門東出北頭第一門曰宣平門民間所謂東都門漢書曰成帝建始元有白鵲群飛蔽日從東都門至軹道又疏廣大傳受少傳上蹴乞骸骨歸公卿大爲設祖道供帳東都門外即此門也

其都門亦曰東都即遙明佳冠處也至莽更名飛王門造正月亭東都門至外郭亭十三里

覆盎門

長安城南出東頭第二門曰覆盎門亦號杜門廟記曰與洛陽門相去十三里二百一十步門外有槽班造橋工巧絕世長樂宮在城中近東直杜門其南有下杜城漢書集注云故杜陵之下聚落也故曰下門又曰端門北對長樂宮漢書曰戾太子所覆盎門出莽更名曰永清門造長茂亭

宮

蘇氏演義宮中也言嚴都邑之中也又宮方也爲闕宮以雉堞方正也孟詵錦帶前書曰十紀合雄紀上古教人穴居有巢氏教人巢居易曰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謂黃帝也內傳曰帝斬蚩尤因建宮室穆天子傳曰登崑崙以觀黃帝之宮此宮室之始也世本曰堯使禹作宮室謂廣其制爾神異經有天渥之宮管子黃帝有合宮堯有貳宮湯有雙宮周有蒿宮秦有萬年漢有未央等名

上宮

孟子之滕館于上官趙岐曰上官樓也孟子舍止賓客所館之樓上也詩曰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官通鑑漢陳皇后雖廢供奉如法長門無異上官也

闕

闕者觀也古舜門榜兩觀於其前所以標表宮門也其上可居登之則可遠觀故謂之觀人臣將朝至此則思其所闕故謂之闕其上皆丹碧下皆畫雲氣仙靈奇禽怪獸以昭示萬民焉蒼龍闕畫蒼龍白虎闕畫白虎玄武闕畫玄武朱雀闕畫朱雀

長楊宮

神史彙編 卷之百二十一

三

五

長楊正合盤屋縣東南三十里本秦舊宮至漢脩飾之以偁行幸宮中有垂楊數畝因爲宮名門曰射熊館秦漢遊獵之所

朝宮

朝宮始皇三十五年以咸陽人多先王之宮庭小乃曰吾聞周文王都豐武王都鎬豐鎬之間帝王之都也乃營朝宮于渭南上林苑中可容一萬人車行酒騎行炙千人唱萬人和收天下兵聚之咸陽銷以爲鐘鐻高三丈鐘小者皆千石銷鋒鏑以爲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人立于宮門坐高三丈

銘其後曰皇帝三十六年初燕天下改諸侯爲郡縣一法律同度量大人來見臨洮其長五丈足迹六尺銘李斯篆蒙恬書董卓悉椎破銅人銅室以爲小錢英雄記曰昔大人見臨洮而銅人鑄臨洮生卓而銅人毀天下大亂卓身滅抑有以也餘三人魏明帝欲徙詣洛陽清明門裏載至霸城重不可徙便留之

蘭池宮

或作驪山蘭池宮始皇三十一年爲微行咸陽與武士四人俱夜出逢盜蘭池在渭城縣

神史彙編 卷之百二十一

四

南

望夷宮

秦望夷宮在涇陽縣界長平觀東北臨涇水以望北夷因爲宮名

四中宮

史記秦始皇二十七年巡隴西北地出并頭過回中漢書文帝十四年匈奴入蕭關殺都尉燒回中宮候騎至雍武帝元狩四年幸雍通回中道遂北出蕭關

集靈宮

漢集靈宮集仙宮存仙殿存神殿望仙臺望仙觀俱

華陰縣界皆武帝宮觀名

明光宮

明光宮武帝太初四年秋起在長樂宮後南與長樂宮相連屬漢書元后傳曰成都侯商嘗疾欲避暑從上借明光宮即此王莽建國元年改為安定館安定太后居之

扶荔宮

扶荔宮在上林苑中漢武帝元鼎六年破南越起扶荔宮以植所得奇艸異木葛蒲百本山薑十本甘蕉十二本留求子十本桂百本蜜香指甲花百本

神史彙編

卷之百十一

五

五

龍眼荔枝檳榔橄欖千歲子甘橘皆百餘本土木南非異宜歲時多枯悴

鼎湖宮

鼎湖宮在湖城縣界昔黃帝採首山銅以鑄鼎鼎成有龍下迎帝仙去小臣拔龍髯而上者七十二人

首山宮

漢武帝元封元年封禪後靈高祖坐明堂朝群臣於是祀高祖于明堂以配天還作首山宮為高靈館

鈞弋宮

鈞弋宮列仙傳曰鈞弋夫人姓趙氏河間人少好酒

病卧六年右手鈞卷飲食少望氣者云東北有

人推而得之召見姿色佳麗武帝披其手得玉鈞

而手展有寵生昭帝姪娠十四月上曰聞昔堯生

乃十四月今鈞弋亦然乃命所生門曰堯母門所

居宮曰鈞弋宮自夫人加婕妤後得罪下掖庭獄

死及殯香一月昭帝即位追尊為皇太后更葬之

發六十二萬人起陽陵其棺觀但有彩纛王褒雲

陽記曰鈞弋夫人從至甘泉而卒尸香聞十餘里

繼雲陽武帝思之起通靈臺於甘泉宮有一青鳥

集靈臺往來宣帝時乃不至

神史彙編

卷之百十一

五

步壽宮

步壽宮

五

五

步壽宮今按其地與秦異則秦漢各有步壽宮

耳漢殺宮宣帝神爵三年鳳皇集殺初縣鳳皇集

獲得玉寶乃起步壽宮

長信宮

長信宮

五

五

長信宮漢太后常居之按通靈記太后成帝母也后

宮在西秋之象也秋主信故宮殿皆以長信長秋

為名又永壽永寧殿皆后所處也

太子宮

太子宮

五

五

太子宮中有甲觀圖堂甲者甲乙丙丁次也漢書曰

孝成皇帝元帝太子也母曰王皇后子生甲觀
堂元后傳曰見于內殿此其例也回堂謂宮殿中

九世之堂

養德宮

漢養德宮趙王如意年幼未能就外傳戚姬使舊傳
王內傳趙姬傳之號其宮曰養德宮

日華宮

日華宮河間獻王德于日華宮置客館二十餘區以
待學士自奉養甚薄不喻賓客

曜華宮

神史彙編

卷之百五十一

七

二五

曜華宮梁孝王好宮室苑囿之樂作曜華宮築鬼園
園中有百靈山落猶岩栖龍岫又有雁池池間有
鶴洲鳧渚其諸宮觀相連延亘數十里奇花異樹
珍禽怪獸畢具王日與宮人賓客弋釣其中

馳湯宮

馳湯宮春時景物馳湯滿宮中也

駁安宮

駁安宮駁安馬行疾貌馬行迅疾一日之時遍宮中
言宮之大也

壽宮

暴室

暴室在掖庭織作染練之處謂之暴室取暴晒為名
耳有尚夫官屬

特室

春秋文耀鉤曰商絃絕蠶舍絲蠶火也商金也火壯
金因應之而絕養蠶之室欲明而溫漢法犯腐刑
者下未央蠶室取其溫也然蠶以繭自衣亦謂之
室易林曰飢蠶作室是也古者王后親蠶三酒而
止蠶性惡溫以葉酒之禮所謂風戾以食之亦此
意太玄曰紅蠶綠於枯桑其繭不黃荀卿曰三俯
三起事乃大已俯亦曰眠三十三日三眠而蠶老
則紅

神史彙編

卷之百五十一

八

二六

殿

演義殿殿也取衆屋擁從如軍之殿擊虞夾疑要注
曰殿則有階陛堂有階無陛春秋謂之寢禮記與
白虎通俱曰天子之堂史記秦始皇作朝宮渭南
先作前殿阿房商君書有天子之殿則自秦孝公
而來已云然矣蓋秦始曰殿漢因之有涵德明光
諸名

奇華殿

北宮有神仙宮壽宮張羽旗設供具以禮神君神君
來則蕭然生風帷帳皆動

大內

汴京大內即宣武軍節度治所宋梁建都遂以衙第
爲建昌宮晉天福初又爲大寧宮第改名彌而已
周世宗雖加營繕猶未合古制建隆三年發封丘
浚儀民廣皇城四年五月太祖遣有司画洛陽宮
殿按圖修之自是皇居始壯麗

宣室

宣室溫室清涼殿皆在未央宮殿北宣明廣明皆在
神史彙編 卷之百二十一 九

未央殿之東昆德王堂皆在未央殿西宣室未央
前殿正室也淮南子曰周武王殺紂于宣室漢取
舊名也漢書曰文帝受釐宣室夜半前席賈生問
鬼神之事即此又王莽地皇四年城中有少年朱
市張魚等燒官莽避火宣室前殿火輒隨之

非常室

非常室漢書成帝綏和二年鄭通里人王褒絳衣小
冠帶劍入北司馬門殿東門上前殿至非常室中

織室

織室在未央宮又有東西織室作文繡郊廟之服

奇華殿在建章宮旁四海夷狄罷服珍寶火流布切
玉刀大雀獅子宛馬充塞其中

二雲殿

成帝設雲帳雲幄雲幕於甘泉此殿世謂三雲殿掖
庭有月影臺雲光殿九華殿鳴鸞殿開襟閣臨池
觀不在簿籍皆繁華窈窕之所栖宿

椒房殿

椒房殿在未央宮以椒和香泥塗取其溫而芬芳也
武帝時後宮八區有昭陽飛翔增成合歡蘭林披
香鳳凰鸞養等殿殿有增脩安處常寧蘭若椒風
神史彙編 卷之百二十一 十

發越蕙等名爲十四位成帝趙皇后居昭陽殿

溫室殿

溫室殿武帝建以冬慶之溫煖也西京雜記曰溫室
以椒塗壁被之文綉香桂爲柱設火齊屏風鴻羽
帳規地以麝寶氍毹漢書曰孔光爲尚書令歸休
與兄弟燕語終不及朝省政事或問溫室省中樹
何木光不應

清涼殿

清涼殿夏居之則清涼亦曰延清室漢書曰清室則
中夏含霜即此也董偃常卧延清之室以画石爲

床文如錦紫琉璃帳以紫玉爲盤如屈龍皆用雜寶飾之侍者於外扇偃偃曰玉石豈可扇而後涼耶又以玉晶爲盤貯水于勝前玉晶與水同潔侍者爲水無盤必融濕席乃拂玉盤隆冰玉俱碎晶玉千金國所貢也武帝以賜偃

金華殿

未央宮有金華殿漢書曰成帝初方尚學召鄭寬中張禹說尚書論語于金華殿中有承明殿著述之所班固西都賦序云內有承明著作之庭即此漢書武帝謂嚴助曰君厭承明之廬又成帝鴻嘉二年雉飛集承明殿屋有麒麟殿漢書哀帝燕重賢父子於麒麟殿視賢曰吾欲法堯禪舜如何王閔曰天下乃高帝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也陛下奉承宗廟當傳之無窮安可妄有所授帝業至重天子無戲言上默然不悅

靈波殿

漢甘泉宮南昆明池中有靈波殿七間皆柱桂風來自香帝既耽于靈泉得丹豹之髓白鳳之膏磨青錫爲屑以蘇油和之照于神壇夜暴風雨光不滅有霄城如蜂赴火侍者舉麟鬚拂拂之

觀文殿

隋煬帝今造觀文殿前兩廂爲書室各十二間堂前通爲閣道承殿每一間十二寶厨前設方五香重床亦裝以金玉春夏鋪九彩象簾秋設素綾花褥冬則加錦裝須彌禮帝幸書堂或觀書十二開內南北通爲閃電窓玲瓏相望雕刻之工窮奇極妙金鋪玉題綺井華棟輝映溢目每三間開一方戶戶垂錦幔上有二飛仙當戶地口施機轆駕將至則有宮人擎香爐在轎前行去戶一丈脚踐機發仙人乃下閣揀幔而昇閣扇即開書厨亦啓若自然皆一機之力舉駕出垂閉復常諸房入戶如其所撰之書屬辭比事條貫有序文畧理暢互相明發及抄寫真正文字之間無點竄之誤裝剪華淨可謂冠絕今古曠世之名實自漢以來訖乎梁陳文人才子諸所撰著無能及者其新書之名多是帝目製每進一書必加賞賜

握髮殿

宋車駕駐蹕臨安以府縣爲行宮紹興四年太亨明堂更脩射殿以爲享所其爲基即錢氏時握髮殿吳人語訛乃云惡發殿謂錢玉怒即乘此座也時

殿柱大者每條二百四十緡總木價六萬五十餘

堂

上洲記崑崙山王母所居有光碧堂人間遂有斯號又風俗通云楚邑大夫伍尚為堂後以為氏演義曰堂當也堂正向陽之屋又堂明也言明禮儀之所管子曰軒轅有明堂之像春秋因事曰軒轅氏始有堂室棟宇則堂之名肇黃帝也

明堂

尸子曰黃帝曰合宮有虞曰總章商曰陽館周曰明

神史彙編

卷之百十一

三

堂通典曰黃帝拜祀上帝於明堂唐虞祀五帝於五府夏后世室商人重屋漢時公玉帶畫黃帝明堂圖則明堂要自黃帝始也而孟詵錦帶前書記鄭康成匠人夏世室注云上五室法五行木室東東北曰青陽火室東南曰明堂金室西南曰總室水室西北曰元堂土室中央曰太室蓋夏以不毀為名故曰世室商加重檐故曰重屋周以明布政令故曰明堂餘見禮記月令

玉堂

昔人論玉堂乃前漢殿名至其後翰苑則名玉堂之

又後避諱直曰玉堂然攷玉堂之名不必泚

也楚人蘭臺之宮亦有玉堂宋玉風賦徜徉乎中庭消酒乎玉堂東漢文翁講授之室亦曰玉堂三洞珠囊曰謝自然于金泉山仙去其金泉碑云天上有玉堂壁上列真仙之名如人間壁記時有朱書注其下曰降世為某官名山仙人所居之地亦有玉堂孫綽天台山賦曰珠網玲瓏于林間玉堂陰映于高隅至于唐人梅詩有云白玉堂前一樹梅今朝忽見數株開兒家門戶重重閉春色因何得人來此玉堂是姓古樂府君家不易知知之復

神史彙編

卷之百十一

十

堂雙名

歐陽公非非堂記曰是是近乎諂非非近乎訕不得而過寧訕毋諂坡翁為劉壯輿作是是堂詩云非非義之屬是是仁之徒非非近乎訕是是近乎諂用修曰永叔此言非君子之言也誠取退之原一篇觀之其立心之公私高下何如自此一倡一和蓋非貝錦何所不至

感夢更閣名

漢武帝未誕之時景帝夢一赤晁從雲中直下入崇蘭閣帝覺而坐於閣上果見赤雲如烟霧來蔽戶牖望上有丹霞翳鬱而起乃改崇蘭閣為綺蘭殿後王夫人誕武帝于此

招仙閣

元年起招仙閣於甘泉宮西編翠羽鱗臺為簾青琉璃為扇懸黎火齊為床其上懸浮金輕玉之磬有霞光綉有添龍綉有迴龍綉有走龍錦有雲鳳錦番風錦閣上燒蕪靡有屑以迎神女留玉釵以贈帝帝以賜趙婕妤至元鳳中宮人猶見此釵黃繡欲之明日既發匣有白燕飛升天後宮人學作此釵因名玉燕釵

凌烟閣

唐太宗貞觀十七年詔以功臣圖形凌烟閣閣名凌烟世傳始于太宗然宋鮑昭亦有凌烟樓銘曰瞰江列楹望景筵除積清風露含采烟塗俯窺淮海俛眺荆吳我王能架思寵神屈宜此萬年脩靈所扶則凌烟蓋始于宋也

戢武閣

唐初功臣皆云圖形凌烟閣而河間王元孝恭碑作戢武閣豈凌烟先名戢武而後改之耶段志玄碑亦云戢武閣

龍圖閣

宋咸平四年十月以杜鎬為龍圖待制即建閣東京記則云大中祥符初建以奉太宗御集而國老閣談乃有太宗龍圖閣觀書之語天禧五年二月于龍圖閣北起天章閣奉安真宗御集書自玉清昭應宮安于閣上壽昌閣與天章並建慶曆初改名神史集編卷之百十一

臺榭

爾雅曰觀四方高曰臺有木曰榭山海經曰沃民之國有軒轅臺黃帝內傳曰帝既斬蚩尤因之立臺榭此蓋其始也

越王臺

吳既滅越栖勾踐于會稽之上地方千里勾踐得范蠡之謀乃示民以耕桑延四方之士作臺于外而館賢士今會稽山有越王臺交州麻林一名越林勾踐種麻將以弦弓交州糠頭山勾踐貯米于此

上蔡積糧爲山合稽之上有越王鑄劍洲前鏃洲
往往有得古箭鏃

鴻臺

秦始皇二十七年築高四十丈起觀宇帝嘗射飛鴻
于臺上故號鴻臺

神明臺

漢書曰建章有神明臺武帝祭仙人處上有承露盤
有仙人舒掌捧銅盤玉盃以承雲表之露以露和
玉屑服之求仙道臺上有九天道金林象床琥珀
鎮維玉爲簾帝坐良久設甜冰之水以備供濯酌
神史彙編 卷之三百一十一 十七
琨碧酒炮青豹之脯果則有塗陰紫梨國碧李仙
衆共與食之

三臺

三臺者陳劇鄴中記云魏武於鄴城西北立三臺中
名銅雀南名金獸北名冰井

滕光臺

漢建元二年帝起滕光臺以望四遠于臺上撞碧玉
之鐘挂懸黎之磬吹霜修之箎唱采雲依日之曲

宗廟

宗者宗祀也廟者貌也所以彷彿先人之靈貌也天

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廟士二廟庶人無廟禮
緯元命苞曰唐虞五廟夏后因之至商而七周兼
文武二世室故九廟

庫

說文曰庫兵器所藏帑金帛所藏府文書所藏商鞅
之書曰湯武破桀紂桀五庫藏五兵有大庭之庫
此庫之初也後世凡所藏皆曰庫

長生庫

今僧寺輒作庫實錢取利謂之長生庫至爲鄙惡按
梁甄彬嘗以東苧就長生庫質錢後贖苧還于苧
神史彙編 卷之三百一十一 十八
束中得金五兩送還之則此事亦已久矣

內藏

宋朝會要曰太平興國二年十月置在銀臺門外景
德三年十月陳彭年撰內藏庫記真宗曰太祖以
來有景福內庫太宗改名藏庫所貯金帛備軍國
之用非自奉也呂夷簡三朝寶訓曰乾德初太祖
顧左右曰軍興須備臨事厚飲非計也于謙正公
後別爲庫貯金帛此蓋置庫之始也沂國文正公
筆錄曰太祖平僭偽收金帛歸京師貯別庫端封
椿庫藏儲國用美餘皆入焉論近臣曰石晉割幽

燕郡縣賂契丹一方人限外境朕甚憫之俟此庫所蓄滿三五百萬以爲贖直會上仙事寢

奉宸庫

宋朝會要曰舊五庫一宣聖殿二穆清殿三崇聖殿四受納真珠五樂器康定元年九月合爲一庫改名奉宸庫

倉有名額

倉所以貯國儲也周有鉅橋漢有成臯教倉及常平隋有黎陽自古亦名額通典食貨篇隋文開皇年置廣通倉則倉有名額此其始也六帖云吳倉春

神史彙編

卷之百五十一

十九

申君所造名均輸武王發鉅橋之粟孔安國以爲紂所積之倉也

出事物紀原

公署類

內謁署

內謁署在未央官屬少府續漢書云掌官中步帳

物

金馬門

漢金馬門宦者署武帝時得大宛馬以銅鑄像立于

有門因以爲名

度支府

豫章度支府在郡城西臨江晉度支校尉所立也府舍之處領戶三千五百今福向釣碗也在椒丘城下流一百六里有鄉幼閣度支校尉所居之處太尉陶侃置陶侃少孤貧漁于澤嘗坐此石而釣

史館

史職肇自黃帝而蒼頡沮誦掌之周及列國亦有史名漢武置太史令漢以後職在秘書唐太宗始置史館以修國史唐百官志曰歷代史官隸秘書省著作局正觀三年閏十二月移史官于禁中蓋自是始別局也

神史彙編

卷之百五十一

二十

集賢院

唐開元五年軋元殿爲四部書置麗正書院於集仙殿十三年明皇詔張說等宴集仙殿謂說曰今與卿等和閣同宴於此宜改名集賢

秘閣

宋朝會要曰端拱元年五月詔就崇文院中堂建秘閣自漢桓置秘書監掌禁中圖書秘記魏以屬少府王肅表論不應屬少府曰魏之秘書即漢東觀因是不屬而蘭臺亦藏書故薛夏云蘭臺爲外臺秘書爲內閣秘閣之名始于此晉孝武勅徐廣料

秘閣四部三萬餘卷是也

合同司

會要曰天禧三年正月三日內臣傳宣取物前止是口傳詔旨別無憑驗致因緣盜取錢物請下入內侍省傳宣合同司如有須索以合同憑由一本給付諸處五年十一月鑄合同憑由印給之東京記曰掌禁中宣索之物天禧中置傳宣合同司尋改今名

門下省

秦曰黃門古侍中也漢置黃門郎晉始置門下省改

御史臺編 卷之百二十一

侍郎門下省爲北省亦曰左省龍朔二年改爲東

臺光宅元年改爲鸞臺神龍中復門下省

中書省

漢書孝武帝置初以宦者典掌尚書奏事改尚書爲

中書謁者置令僕射孝武以太史公司馬遷爲中

書令魏置中書侍郎中書省亦曰西掖龍朔中改

鳳閣省開元初改紫微省五年復爲中書省

鳳池

晉荀勗爲中書監遷尚書令勗久在中書失之甚恨有賀之者怒曰奪我鳳皇池諸君何賀今以爲解

尚書省

帝堯納舜於大麓錄天下事其任也周司會又其職焉漢初尚書雖有曹不以爲號及靈帝以侍中梁鵠爲選部尚書謂之中臺則漢未有錄名章帝以太傅趙嘉太尉牟融並錄尚書事僕射總理六尚書謂之都省亦曰南省唐光宅初改爲文昌臺垂拱年改爲省神龍元年爲六尚書省

臺門

御史臺門北開取肅殺就陰之義或曰俗傳開南門

不利大夫譚賓錄曰或云隋初移都兵尚書李固

御史臺編 卷之百二十一

通兼御史大夫欲向省便故門北開唐因循不改

迄今遂爲故事唐會要載裴冕語云本置臺司以

糾正冤濫是有好生之德豈創冬殺之義以入人

罪乎馮鑑以冕說爲當

烏臺

漢御史府植柏常有野鳥教千栖宿其上晨去暮來

號朝夕烏一旦烏不至及朱博爲大夫烏復至因

號府曰烏臺又曰柏臺

九寺

漢以來九卿所治之府謂之九寺後魏始有三府九

寺之稱然通其名不連官稱其以官名寺自北齊始也蘇氏演義曰寺司也官有所司存釋名曰寺嗣也官曹相續嗣非也許慎曰寺從寸者掌法度之所象如手持尺寸以度其典章耳

秘書省

漢藝文志曰武帝建藏書之府置寫書之官天下文籍悉在天祿石渠閣內秘室之書故曰秘書後漢有蘭臺東觀雖孝桓始置秘書監而不以名其省至梁始曰秘書省也唐六典曰秘書省中外三閣掌圖書古今文字皆在禁中宋明神宗改官制易

樞史彙編

卷之百五十一

十三

三百四

崇文院曰秘書省復唐制也

都府

宋初以四廂都指揮使巡警提舉京城諸巡警時謂之廂主凡烟火盜賊即部所轄以赴諸云事自筭以下皆得區分神宗熙寧中置勾當左右廂公事所以文臣一負主之自聞訟盜賊杖六十而下皆決之以分天府之劇

太史局

少昊曆正曰鳳鳥氏夏曰太史隋曰太史曹煬帝改曰監唐曰局元元年曰司天臺後復曰太史宋

朝以來亦曰司天臺神宗改官制復爲太史局

太醫局

周有醫師秦置太醫歷代皆置宋明神宗又置局曉醫者一人判局事按唐亦有太醫署而神宗創置以教生徒如學校

內侍省

周官有巷伯寺人及內小臣之職戰國趙有宦者令秦置中常侍漢有謁者內侍之官而不言其府北齊始置侍中省隋改曰內侍宋明神宗會要曰國初有內班院淳化五年改黃門院又改內侍省內侍班

樞史彙編

卷之百五十一

十四

五

院景德三年止曰內侍省

進奏院

宋朝會要曰唐藩鎮皆置邸京師謂之上都留侯院大曆十二年改上都知進奏院國初祿舊制各置進奏院太平興國八年十月詔千大內側近置都進奏官人兼三四州

檢院

國史纂要唐武后時投匭者或不陳事而有嘲諷之言于是置使先閱其書奏然後投之匭院有司自此始也宋朝會要太平興國九年七月改匭院爲

登聞院至道五年或稱檢院景德四年五月詔改

水井務

周禮有凌人掌斬水注云凌水室也其事始見于此
鄴城舊事有水井臺魏志云建安十九年魏王曹
操造此臺以藏水為凌室故彌水井唐上林令掌
藏水職在司農建隆三年置水井務隸皇城司

國信所

會要曰國信所掌契丹使介交聘之事景德初遣內
臣排辦禮信四年改初雄州用兵之際每密事擇
御史彙編 卷之二十一 壬午

吏主之號機宜司及契丹請和改曰國信司又景

德四年八月帝謂近臣曰契丹使副到闕見辭及
館接待應賜例物并朝廷遣使合行之事並有規
制行之二年已成定例可特置官局往來國信所
一司舊制云排辦禮信所至是立局置印也

驛驛院

周官有十二閑蓋國馬之所也漢有未央廐唐有飛
龍院宋朝會要曰舊左右飛龍院太平興國五年
正月改曰天廐院雍熙二年十月改為驛驛院

文思院

會要云書箱雜記曰考工記惠氏掌攻金其量銘曰
時文思索故今世工作之所號為文思院

二密務

後漢有璽官歷代皆有之掌璽之事即今密務也

貧子院

事始曰開元二十二年詔京城乞兒官置病坊給陳
食亦為悲田院或曰養病院此貧子院之始按唐
會要曰開元五年宋景等奏悲田院養病從長安
以來置使專知所稱悲田乃闡釋教此是僧尼職
掌至二十三年乃分置於諸寺

軍營房

御史彙編 卷之二十一 壬午

壬午

三十七

國朝南京諸衛官有解宇軍有營房皆洪武中所經
畫今雖間有頽廢而其規址尚在北京自永樂十
九年營建告成 鑿與不復南矣至弘治元年閱
六十八年而軍衛居址尚有未立者彼故不能陳
乞建立而上司亦未之及也是年襄城馬公文升
掌都察院事奏毀天下淫祠于營建白擬欲將城
中私祠葺院置衛則財不煩官力不勞而其功易
成該部寢而不行因思昆山知縣楊子器毀城市
鄉村菴院神祠約百餘所以其材修理學校倉庫

公館學舍樓櫓等事一時完美又給發餘材太倉鎮海二衛凡所頽廢率與興舉軍民至今德之使當時該部大臣苟有子器其人則國家之廢事以舉官時之缺典以完又何難哉

黃堂

黃堂者太守聽事之堂也雌黃金壁以厭火災亦謂之雌堂杜詩爲南陽太守請郭丹爲功曹勅以丹事編署黃堂以爲後法是也

郡朝

郡守廳事古亦稱朝後漢劉寵傳山谷鄙生未曾識

神史彙編

卷之百十一

主下

三

郡朝是也吏民謁郡守亦曰朝任延臨龍丘萇頌不朝三事是也

街彈

趙明誠金石錄跋見陽城中漢街彈碑不知街彈爲何語按周禮大司徒里宰以歲時合耦于鋤鄭玄注曰鋤者里宰治廩若今街彈之室蓋周名鋤漢名街彈之室今之申明亭也

丹墀

官衙之庭除率曰丹墀未詳所始漢制尚書郎主作文書起艸更直于建禮門神仙明光明殿因達省

中省中皆胡粉塗壁畫古賢列女以丹漆地謂之丹墀尚書郎握蘭含鷄舌香奏事與黃門侍郎對揖黃門侍郎稱已聞乃出則丹墀之名始此

城

軒轅本紀曰黃帝築城邑造五城吳越春秋曰堯使鯀治水鯀乃築城造郭以爲固博物志曰東里槐責禹亂天下事禹退而作三城又曰禹作城強者攻弱者守敵者戰城自禹始也

城垣

春秋左氏傳襄公六年晏弱圖萊邠之環城于堞注

神史彙編

卷之百十一

主下

三

云堞女牆也又二十五年吳子闔于巢巢牛臣隱於短牆以射之二十七年虞蒲安攻崔氏堞其宮而守之注曰堞短垣也睥睨短牆短垣女牆皆一物也釋名曰女牆言其卑小比之于城如女子之於丈夫也故杜子美上白帝城云城峻隨天壁接高望女牆劉長卿登餘干云官舍已隨秋草沒女牆尤在夜烏啼劉禹錫詩云夜深猶過女牆來韓渥故鄉云塞鴈已侵池築宿官鴉尤戀女牆啼

長安黑壤城

長安地皆黑壤城今赤如火堅如石父老所傳盡鑿

龍首山土為城又諸臺關亦爾

蜀城

揚雄蜀王本記言秦相張公子築成都城屢頽壞時有龜周旋行走巫言依龜行迹築之既而城果成

統萬城

赫連勃勃據靈武築統萬城今在寧夏其畚牖之勞世所稀有始淘細土和以炭灰取火焙蒸築以堅鐵堵牆既就令膂力善射者利鏃穿入則殺工匠并築之有因城十數武而死十餘人至三四更築者由是堅固雄壯冠於西方雖金城湯池殆無以

神史彙編

卷之百二十一

三

遺勃勃死業不再傳為元魏所併

長城

古來築長城以拒北虜凡四燕趙秦隋也秦制多承燕趙而隋氏不盡因秦也史記燕城起于造陽而迄襄平遼陽造陽者上谷地也襄平者遼東縣也遼陽者遼水之北也皆燕國邊胡之地故其建築亦在此趙之城則自代而西屬于高闕代者雁門郡也高闕者靈州北流河之西陰山之上游也趙武靈王國於代故其脩胡之城皆並河而西以極趙境耳至秦并天下六國為一自上郡北地而

東遼西悉為秦有故蒙恬之所築西起臨洮則中

國極西之地也北起遼東則中國極東之地也自

東延西殆萬餘里無論燕趙之與氓闡蓋無一地

而無長城也于是會合三制而要其所宿則秦城

之長固周乎中國之北矣元和志曰開皇長城自

代之繁峙縣北經蔚州北十里入飛狐縣夫自代

而蔚則極北而界屬中國之地不出此外秦人

城以域中夏其地固當在此矣志又曰開皇城起

嵐州合河縣經幽州皆因古迹脩築夫嵐州者樓

煩郡也初為胡地後為趙惠文所取則合河縣固

神史彙編

卷之百二十一

三

可立城矣幽州者戰國時屬燕地則非趙人所得

有何由可施版築是必前乎燕趙有築之者史所

不傳故槩言因古迹脩築也以此知古事湮落無

載者多元和志又有大業城在靈州懷遠縣界河

外則越積石河而北秦無此迹矣

鋪首

後漢禮儀志曰施門戶代以所尚為飾商人水德以螺首慎其閉塞使如螺也百家書曰公輸般見水蟲謂之曰開汝頭見汝形蟲適出頭般以足畫之蟲引閉其戶終不可開因效之設于門戶欲使閉

藏當如此固密也二說不同通俗文曰門首飾謂之鋪首義訓曰閉塞金謂之鋪鋪謂之鑄鑄音歐今俗謂浮滬下者是也劉孝綽詩金鋪玉瑣琉璃扉花鈿寶鏡織成衣江總詩鬼形脉脉照金鋪虬水滴滴瀉玉壺

牌坊

國朝旌表孝子節婦及進士舉人有司樹牌坊于其門以爲激勵計即古者旌別里居遺意也聞國初惟有孝行節烈牌坊宣德正統間始有爲進士舉人立者亦爲初登第有之仕至顯官則無矣天

神史彙編

卷之百十一

三十一

順以來各處始有冢宰司徒都憲等名然皆出自有司之意近年大臣之家以此爲勝門有三座者四座者猶皆未足又有路門立者亦多千求上司建立而題署且復不雅如壽光之柱國相府嘉興之皇明世臣亦甚誇矣近得中吳紀聞閱之見宋蔣侍郎希魯不肯立坊名深歎古人所養有非今人所能及者岷城鄭介庵晚年撤去進士牌坊云無道後人笑也

序

伊雅曰東西牆曰序所以序別內外書大訓在西序

河圖在東序商學曰序則序自商人名之也

歷代獄名

夏曰均臺又曰念室殷曰動止曰焚里周曰圜土曰稽留曰深室曰虎穴秦曰囹圄漢曰若盧曰都傳曰寺互曰靖室魏曰黃沙魏曰司空總名曰圜扉圍牆急就章曰臯陶造獄釋名又牢也

臺獄

唐書崔隱甫拜御史大夫初臺無獄凡有囚則繫大理貞觀時李虬祐爲大夫始置獄隱甫執故事罷之後患囚往來漏泄復繫除院則臺之置獄自李

神史彙編

卷之百十一

三十一

虬祐始也

驛

地官遺官之職凡國野之道十里有廬廬有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有委五十里市市有候館候館有精今二十里馬鋪有歇馬亭即路室之遺事也六十里有驛驛有餼給即候館之遺事也漢鄭莊置驛以召賓客通典曰唐三十里置一驛其非通塗大路則曰館由是謂之館驛左傳有楚子乘驛驛馬也則馬過之制已見于周矣

急遞

筆談曰驛傳舊有馬步急遞最遽日行四百里唯軍
典用之熙寧中又有金字急脚如古羽檄也以朱
漆木牌金字日行五百里軍前樞密處分則自御
前發下三省樞密莫得與也

露筋驛

相傳江淮間有驛俗呼露筋嘗有人醉止其處一夕
白鳥蛇蟻之血滴筋露而死據江德添聘北道記
云自邵伯開埭三十六里至露筋驛有遺此處
白鳥故老云有鹿過此一夕為蚊所食至晚見筋
因以為名

仰史彙編 卷之百五十一

三十一

賈魯宅

西高平縣長平驛為元尚書賈魯故宅中庭古松
十餘株皆當時物也 天朝平定山西宅沒入官
以其壯麗不必毀即以爲驛相傳云魯興黃河之
役民多愁怨思亂緣是汝穎兵起卒致滅元至今
議者為元亡魯實為之予意不然考之元史魯尸
工部尚書克河防使所發兵民纔十七萬而所治
之地不滿三百里又其興功五閱月而畢固非素
始築城隋煬開河之比予歸自太原道出驛下見
其後廳見壁間詩曰賈魯修黃河恩多怨亦多

千載後思在怨消磨觀此則當時或以亟疾
深招致民怨而其禦災捍患在後世亦有公論固
不得而盡非也大抵議事易任事難民可與樂成
而不可慮始從古則然矣可勝浩歎

甲第

漢書高祖詔列侯二千石大小五第注云有甲乙次
第又好宅謂之甲第甲者首也漢書平恩侯許伯
入新宅蓋寬饒訪之入門仰觀而歎曰富貴無常
如此甲第所閱甚多忽即易主

居第

仰史彙編 卷之百五十一

三十一

漢世有東第所謂爵為通侯列居東第是也有西第
焉融作大將軍西第頌是也有北第賜夏侯嬰北
第第一是也獨無南第蓋避南面之故歟

三公不謀居

曹彬所居之宅僅庇風雨敗簷踈牖不堪其憂杜祁
公不殖貲產還寓南都凡十年第宅庠陋范文正
公在杭州子弟請治第公曰人苟有道義之樂形骸
可外况居室哉三公之意並同近世士大夫如三
公者恐不多見

歐公卜居

歐陽公居永豐縣之沙溪其考崇公葬焉所謂龍門
許是也厥後奉母鄭夫人喪歸合葬載青州石鏤
阡表石綠色高丈餘光可鑑阡近有沙山太守廟
襄事禱于廟視版猶存執政欲立功德寺公素排
佛教雅不欲立寺崇公諱觀又不可立觀乃立青
陽宮然公自葬鄭夫人之後不復歸故鄉樂穎昌
山水作思穎詩退休竟卜居焉前輩諫其無回首
散廬息肩喬木之意近時周益公歸休尹直卿以
詩賀之云六一先生薄吉州歸田去作穎昌游
公不向螺江住羞殺青原白鷺洲

稗史彙編

卷之百五

五

博風

儀禮士冠禮篇云直於東榮唐賈公彥疏曰榮屋翼
也即今之博風又雲榮在屋疎兩頭與屋為翼若
鳥之有翼故斯干詩美宣王之室云如鳥斯革如
翬斯飛與屋為榮故云榮也

岩廊

齊遊岩廊李試義訓曰屋垂下一披謂之宇宇下謂
之廡步檐謂之廊俗書檐為簷峻廊謂之岩漢宣
帝選六郡良家子便子弓馬者為羽林郎一名岩
郎言其獵僻岩除之下注曰後漢志云從遊獵選

宿殿堦岩下故卿廊

鷓鴣

唐會要曰漢相梁殿宋越巫言海中有魚虬尾似鷓
鴣浪浪降用遂作其象于屋以壓火災蘇軾演義
曰漢武作柏梁殿上疏者曰蚩尾水之精能辟火
災可置之堂殿今人多作鷓鴣字又俗間呼為鷓鴣
見其吻如鷓鴣故也

行馬

晉魏以後官至貴品其門得施行馬馬者一木橫中
兩木互宰以成四角施之于門以為禁約也周禮
謂之陸桓即今官府前叉子又名欄竿

稗史彙編

卷之百五

五

鈎欄

關楮王逸注云縱曰關橫曰楮楮間于曰關關楮殿
上臨邊之飾亦以防人墜今言鈎欄是也沙門玄
綺井

西都賦曰蒂倒茄于藻井披紅葩之狎獵魏武曰綺
井列疏以懸蒂注曰疏布也以板為井形飾以丹
青如綺也王延壽靈光殿賦曰負折方井反植荷
藥綠房紫藥咄咄垂珠左思魏都賦曰綺井列疏
以懸蒂華蓮垂葩以倒披曹植七啓曰綺井含葩

金屋玉牀顏延之七經曰木爲雲氣土秘椒房既
挺天而倒井又斷貞而缺方古人形容木工必言
藻井者若此風俗通曰殿堂構東井形刻作荷菱
水物所以壓火也沈存中筆談曰屋上覆藻古人
謂之綺井亦曰藻井又謂之覆海今人謂之闔八
吳人謂之愚頂惟宮室祠觀爲之

錦同天

李後主每春盛時梁棟窓壁柱拱階砌並作窓隔窗
插雜花曰錦同天

牆對

神史彙編

卷之十一

七

見

郭子儀出見修宅者謂曰好築此牆勿令不牢築者
釋錘而對曰數十年東京城達官家牆皆其所築
祇見人自改換牆今見在郭令聞之愴然動心遂
入奏其事因固請老

封氏見

神史彙編卷之一百二十一

神史彙編卷之一百二十一

海右閒民王圻集集

宮室門

堂齋類

館名

開元時高太素隱商山起六逍遙館晴夏晚雲中秋
午月冬日方出春雪未融暑簾清風夜階急雨各
一銘晚雲云作萬變圖先生一笑冬日云金鑷騰
空映簷自醉春雪云消除疫癘名潤骨丹清風云
醒骨真人六月惠然

神史彙編

卷之十一

一

見

八思

柳子厚愚溪詩序溪丘泉溝池亭堂高皆以愚名之
號八思

長慶赤

穆宗所建殿閣以紙膏膠水調粉紅黛綠飾於窓牆
名雪花泥又一等髹青和丹砂未謂之長慶赤

不思議堂

懿代崇佛法館宇瞻制佛骨至起不思議堂將奉遺
體工半帝已升遐

金迷紙醉

唐醫孟金昭宗時常以方藥入侍唐末寓居蜀中

其熟於官禁故治居第法度奇雅有一小室窓

煥明器皆金紙瑩然四射金彩奪目嘗語人曰此室暫憩令人金迷紙醉甚可樂也

竹節洞

唐洛下公卿第宅棋布而郭從義爲冠巧匠蔡奇獻標起造竹節洞通貫明窈人以爲神工然從義亦不以爲佳終往他所

含薰閣

唐富室王元寶起高樓以銀縷三稜屏風代簾落

御史彙編 卷之十一 十三

三

密置香自縷中透出號爲含薰閣

醉漚亭

唐爲天福國子博士好觀雨中漚疎稠出没每雨就四堵擁挾處寓目而心醉焉張麟瑞戲之曰公宜以此亭爲醉漚亭

覽驥亭

周初樞密王俊會朝臣予亦預焉吏引坐覽驥亭初不喻其名呼吏問之曰昔者太尉暇日悉閱厩馬以此以爲娛玩

藏用仙人

唐劉鑒龔僧大號晚年亦事奢靡作南熏殿柱皆通

鑿刻鏤礎各雕龍鳳置爐燃香故有氣無形謂左

右曰隋煬帝輪車燒沉水香却成麝蹊爭似我二十四箇藏用仙人縱不及堯舜禹湯不失作風流天子

玉茸金窗

僞唐徐履寧建陽茶局弟復治海陵鹽法檢烹煉之亭榜曰金窗履聞之潔敞焙舍命曰玉茸軒

澄心堂

澄心堂南唐烈祖節度金陵之燕居也世以爲元宗

御史彙編 卷之十一 十一

三

警殿誤夫趙內翰彥若家有澄心堂書目三千餘

卷有建業文房之印後有主者皆牙校也

自在窓

韓熙載家縱姬侍第側建橫窓絡以絲繩爲觀覘之地初惟市物後或調戲與所欲如意時人目爲自在窓

屏宮

唐高祖晚年作一畫屏七十張開百紐而闌之用爲寢所號曰屏

會龍橋

杜詩寂至洛以尚書致政葺園館引水爲溪架巨竹爲橋號會龍橋謂竹可以化龍耳

銷魂橋

長安東漸陵有橋來迎去送皆至此橋爲離別之地故人呼爲銷魂橋

蝶菴

李愚曰予夙夜在公不曾爛游華胥國意欲於洛陽買水竹作蝶菴謝事居其間菴中當以莊周爲開山第一祖陳搏配食

棧王家

王驥家壽春出郊隔小坡以木棧通之其門人遂目爲棧王之家

鳳皇京

押韻難得京字因讀陳張正見燈霄詩謾記之花耀荔枝燭光綸鳳皇京

小魯軒

宜春城中有堆阜郡人謂之表臺地屬李致致有文馳聲築室於表臺之下取登東山小魯之義額爲小魯軒

策勲亭

王希默簡淡無他好惟以對鏡爲娛整飾眉鬚終日無倦以杜甫有勲業頻看鏡之句作策勲亭

剖金臺

宣城何子華有橙四株面橙建剖金臺霜降子熟開樽潔饌與衆共之

五窟

同舍生劉垂有口才曾號虛空錦說他日得志事曰有錢當作五窟堂吳香窟盡種梅花秦香窟周懸射臂越香窟植品桂蜀香窟栽椒楚香窟畦蘭四時草木各占一時予日入麝窟便足了一生死且

神史彙編

卷之一百二十一

五

香窟鬼況於生乎其人仕而貪財不副心而卒

假天

貧者以屋不露明上安油瓦以竊微光又或四鄰局塞則半架空版壘築箱莒分寢兒女故有假天假地之稱

高明世界

陳思罷司農少卿有女兄居姑蘓適上元夜觀燈車馬喧騰目奪神醉歎曰涉冰霜泛烟水乍見此高明世界遂覺神明頓還舊觀

野春亭

武陵儒生苗彤事園池以接賓客有野春亭者構植
山花疊石峻聳五色錯列

墨堂

祖瑩少好學不遇偶行野外遇一人授一封函戒之
曰至家啓視歸視之乃墨也上有字云祖元珍何
不憚興于學終于伯尋爲太學博士異之因函此
墨供于堂上夙興必整衣冠拜之故相傳太學博
士所居爲墨堂太平初進爵爲伯

玄池子說林

木蘭堂

木蘭堂多爲太守遊宴之地范文正作守時嘗賦詩
裨史彙編 卷之一百二十一 六
云堂上列歌鍾多慙不如古却羨木蘭花曾見霓
裳舞白樂天在藕官教娼人爲此舞

陳氏草堂

慈湖陳氏草堂瀑流出兩山間落於堂後如懸布崩
雪如風中絮如羣鶴舞參寥子問主人乞此地養
老主人許之東坡居士投名作供養主龍丘子欲
作庫頭參寥不納云待汝一口吸盡此水令汝作

平山堂

歐陽文忠公在楊州作平山堂壯麗爲淮南第一堂
據蜀岡下臨江南數百里真潤金陵三州隱隱若

可見公每暑時輒凌晨携客往遊遣人走邵伯取
荷花千餘朵以高盆分插與客相間酒行卽遣
妓取一花傳客以次摘其葉盡處則飲酒往往侵
夜載舟而歸予紹聖初始登第嘗以夏秋館於此
堂者幾月是歲大暑環堂左右老木參天後有竹
千餘竿大如椽不復見日色蘇子瞻詩所謂雅節
可專車是也寺有一僧年八十餘及見公尤能道
公時世甚詳

五柳堂

五柳堂者胡公通直所作也其宅乃陸魯望舊址所
裨史彙編 卷之一百二十二 七
謂臨頓里者是已公諱稷言字正思少學古文於
宋景文又嘗獻時議於范文正晚從安定先生學
皆蒙愛賞歷官至山陰令自度不能究其所施乃
乞致仕卽所居蔬圃鑿池種五柳以名其堂慕淵
明之爲人賦詩者甚衆公自中年清修寡欲延納
後進談論不可休日入後不飲食率以爲常或與
客夜坐久不過具湯一杯而已年八十餘而終

簷葡館

杜祁公別墅建簷葡館室形亦六出器用之屬俱象
之按本草梔子一名木丹一名越桃乃西域簷葡

秋聲館

亭衡命渡淮入廣陵界維舟野次縱步至一村園有
碧蘆方數畝中隱小室扁曰秋聲館時甚愛之不
知誰家之別墅意主人亦雅士也

司馬地室

司馬范郎中云叔父蜀郡公鎮近居許昌作高菴以
待司馬公累招未至菴極高在一臺基上司馬公
居洛作地室隧而入以避暑熱故蜀郡作高菴以
爲戲也北京留守王宣徽洛中園宅尤勝中堂七
閣上起高樓更爲華侈司馬公在陋巷所居纔能

神史彙編

卷之一百二十二

人

三十一

鳳雨又作地室讀書於其中洛人戲云王家鑽
天司馬家入地然道德之尊不知顏子之樂也

陽春書院

濠初無子用術士之說建陽春書院於城東後生
四男廣求詩文以掄揚之每士子秋捷設宴邀請
人各一律得一聯云光連滕閣文章煥春透徐亭
草水香宸濠嘉賞刻榜懸之以爲絕唱今爲貢院

今是堂

何蓋春有堂向欲名今是取陶淵明歸去來兮辭中
語其四壁一題守拙取陶詩少無適俗韻篇中語

一題養真取閒居三十載篇中語一題委懷取

齡寄事外篇中語一題縱情取開歲倏五日篇中
語因遂和此四篇質于涯翁欲得翁詩與字翁欣
然爲篆堂扁及壁間八字且許少暇和此詩時正
德丙子五月未幾而翁棄諸生矣今觀山谷集與
俞清老簡云軒名未佳輒易題爲今是軒并寫去
某去年已作詩徐爲公作數語并淵明詩十數首
可作愷張之軒中也此事實偶合

寺觀類

瓦棺寺閣

神史彙編

卷之一百二十二

九

三十一

建康瓦棺閣晉哀帝時造透迤精巧甲於江左年代
寢遠西南角久已缺側唐明皇開元九年七月十
一日江淮大風拔本是夜因風雨自正閣上有
石龜記

寺

東漢九卿官府皆名曰寺與臺省並稱鴻臚其初也
本以待四夷賓客故羣騰竺法蘭自西域以佛經
至舍於鴻臚今洛中白馬寺摩騰其身尚在或云
寺卽漢鴻臚舊地摩騰初來以白馬爲經既死尸
不壞因得寺中後遂以爲浮圖之居因名曰白馬
今僧居樂備寺蓋本此也

精舍

王觀國學林新編曰晉書孝武帝奉佛法立精舍於殿內引沙門居之因此世俗謂佛寺爲精舍按古之儒者教授生徒其所居皆謂之精舍故後漢包咸傳曰咸住東海立精舍講授又姜肱傳曰通就精廬求見注曰精廬卽精舍也以此觀之精舍本爲儒士設至晉孝武立精舍以居沙門亦謂之精舍非有儒釋之別也三國志江表傳曰于吉來吳立精舍焚香讀道書制作符水以祛病然則晉武以前道士亦立精舍矣

律史彙編

卷之一百二十一

十

三十九

方丈

伯道誠釋氏要覽云方丈寺院之正寢始因唐顯慶年中勅差衛尉寺丞李義表前融州黃水令王玄策往西域克使至毗耶黎城東北四里許維摩居士宅示寂之室遺址疊石爲之玄策躬以手扳縱橫量之得十笏故號方丈王簡棲頭陀寺碑云宋大明五年始方丈茅茨以庇像注堵長一丈四環一堵爲方丈

招提

唐會昌五年毀招提蘭若四萬餘區又會要元和二

年官賜額爲寺私造者爲招提蘭若僧輝梵云柘關提奢唐言四方僧人但訛傳柘爲招關奢舊提字也招提乃十方住持之人也

建州山水奇秀剎寺落落相望僞唐建安寺二百五十一建陽二百五十二浦城一百七十八崇安八十五松溪四十一開隸五十二僊千區杜牧江南絕句云南朝四百八十寺謂是金陵

白馬悲鳴

按高僧傳曰漢明帝於城門外立精舍以處摩騰卽白馬寺是也名曰白馬者相傳云天竺國有伽藍

律史彙編

卷之一百二十二

十

三十七

名招提其處大富有惡國王利其財將毀之有一白馬繞塔悲鳴卽停毀自後改招提爲白馬諸處各取此名

福聖院

福聖院會要云吳越王錢俶在杭州建阿育王塔藏佛舍利歸朝於此建塔歲平二年賜今額東京記云本新羅僧智照所居舍利塔錢俶與國中令俞皓造慶曆四年六月火焚之後卽其舊址建閣焉成於神宗元豐二年英皇太后以粧錢助成之賜名慶壽或曰仁宗時已爲此名其額亦帝所

壽但藏之禁中洎開成遂出以榜也

應天寺

後唐夾馬營即太祖誕生之地景德三年具宗每幸二月詔建院奉太祖神御如啓聖制度大中祥符二年賜名應天在西京水北民間謂之瑠璃寺

景德寺

宋朝會要曰本相國寺蔬圃周顒德中以僧居隘於此別建下院賜曰天壽景德二年改今額天禧四年建寺廊經樓註東京記曰周世宗顒德五年以相國寺僧衆居隘就寺蔬圃別建置院分居之俗

神史彙編

卷之一百一十二

十一

五十五

號東國寺六年賜額曰天壽恭帝誕節名也

興國寺

談苑曰太平興國寺舊龍興寺也周世宗廢爲龍興倉國初寺主僧屢擊登聞鼓求復爲寺上遣中使持劍謂之曰此寺前朝廢爲倉厥以貯軍糧汝何故煩帝命斷取汝首仍戒之曰儻懼蹙怖畏即斬之或臨刑無懼即未可殺既訊神色自若引領就戮上大感嘆復以爲寺

金山寺

郡志曰龍游寺在金山舊名澤心不知始於何時或

云始晉建武梁高僧傳天監四年武帝親臨寺

水陸大會宋熙寧中有進士楊謬者作金山水陸

因緣引此事載於記中有碑見祥符圖經寺起於

唐之裴頭陀而尚書孫覲上梁文有曰萬川東注

一島中屹長江介吳楚之衝故剏踵梁陳之舊興

祥符圖經頗異咸平中寺僧勿聰獻山圖詔遣內

侍藍繼宗賜大藏祥符五年詔改山曰龍游天禧

五年又遣內侍江德明就飭佛像給錢三百萬市

木修寺寺僧表求舊名詔山曰金山寺曰龍游有

臺曰妙高元祐初主僧了元立東坡有詩

神史彙編

卷之一百一十三

十一

三十五

楞伽室

宋太子少保張安道自翰林學士出守滁州一日入瑯山藏院呼梯梯梁得木匣發而視之乃楞伽經也恍然覺其前身蓋知藏僧也寫楞伽經未終而化安道續書殘軸筆迹宛然如昔元豐末東坡過南都安道持此經授軾且以錢三十萬使鏤板印施於江淮間軾曰此經在他人尤爲希世之瑞况於公平請家藏爲子孫無窮之福金山龍游寺主僧了元謂軾曰印施有盡書而刻之則無盡矣軾乃留金山元主請代書之使侍者晚機走錢壻求

善士鏤版流傳四方乾道丙子主僧室印即寫經處扁曰楞伽室

四堂四閣六亭

金山有四堂一日浮金宋徐元用邀東坡同遊二日雄跨軌道初淮東路總管洪适取孝宗詩中偈語揭之三日玉鑑翰林學士蘇紳詩有僧依玉鑑光中住人踏金鰲背上行之句取以揭之四曰水陸延祐間兩建水陸大會佛海慈慧禪師應深撰碑金山有四閣一日化成宋丞相王安石僧仲殊皆有詩二日無邊三日金鰲四日奎文宋高宗達建康

神史彙編

卷之十百二十二

十四

三

金山有六亭一日留雲二日吞海三日回瀾四日觀瀾五日寶峯六日瞰江

報恩寺

太宗皇帝起兵時禱於金仙曰儻此行如志建大闡若以報佛慈及渡江見江中一塔影五色宣明心知空門有願卽位未幾人報長千寺被災上敕勿救俟其燼畢乃降 旨重建大報恩寺窮天下

之物力不限以數戶部始以六年錢糧爲準後凡十三年而成所費以千萬計一夕上夢觀音大士語曰欲建浮屠當用吳中錦峯山石爲之詔蘇州府發數千丁鑿石去錦峯山之半乃足嘗有四五百工遇雨隄於山鑿處忽崩裂巨石一片覆其上無一得出者數日猶隱隱聞啼呼聲至今錦峯山下多鬼物云浮屠成 敕鑄銅鍍金頂凡費黃金數千斤聚寶門小不能容從城上架木以木折死者亦衆至今法庫藏石與此浮屠等恐日久崩墮費於遠求也

神史彙編

卷之十百二十二

十五

三

四祖塔

四祖山塔遭兵火焚盡寺僧卽其處僅成矮屋三間以安佛像士大夫至黃梅者必迂塗往觀然多爲陰翳蔽像不得見鄱陽張疇壽明通判邵事因適野視早就宿寺側明旦偕長老宗紹登塔基始猶濃雲霧已乃開霽稍瞻瞻勢崇宗紹言向嘗掘基下得石碣蓋郭璞地記云候塔墮日當有姓張人來而塔復成今日符此識矣張大慶異曰若爾當試爲圖之迨入城以事告人無有之樂施者不決旬集錢數百萬纔半歲功竣役時役

者持鉏發地且數尺見一僧眼目跌坐指甲繞出於背且纏其軀監工寺僧以告紹紹叱之曰何故師多鬼亂無得復語遂輦土掩之既而塔成釋徒服紹之識量以爲不可及壽明子振之親見其事予謂郭景純在江南時禪法未入中國無由已爲四祖立記疑亦知數者托其名云

閩州寺藏心木

閩州民葉氏祖墳在城東其傍崇寧寺謀建大華嚴藏工費鉅萬既已辦集惟患乏堅良之木以爲藏心而葉氏莊院之前大桐樹其高七八丈堪應其用葉氏因過沙頭市寺長老求願得此木以濟用陳以插苗之時斫伐挽曳必將大損收穫畢功則聽命耳長老卽向空作禮祝曰太風吹一樹萬木不同枝遂揖別而退至夜半顛風忽起柯拔什閑地苗不少傷於是斷中幹爲藏心餘枝柯爲神像木色正赤有汁如血其後亦罹煨燼樹拔之後桐桐徧滿山谷

傳法院

又會要曰太平興國五年詔於太平興國寺大殿西度地作譯經院中設譯經堂東序爲閱文堂西序

正慈堂自是每誕節卽獻經八年改爲傳法院後隋有翻經館唐初亦有翻譯之事元和後廢然則太宗之置茲院亦隋翻經館也

啓聖院

太平興國六年建院雍熙二年成賜名啓聖東京記曰本晉護聖營天福四年宣祖興禁兵太宗誕生其地

資聖院

在初州會要曰天禧五年真宗置常親征爲陣亡將士遺孀以神虎三部落營地造天聖初賜名資

神史彙編

卷之十一 太宗忌日皆設建道場

崇真院

宋陳國長公主出家大中祥符二年八月進封吳王號振慈正覺大師賜名清裕九月出居是院初在建初坊後以湫隘徙城西隆安坊卽今俗謂七公主院是也

景靈宮

宋會要曰大中祥符五年十一月詔以聖祖臨降令擇地建宮遂以錫慶院故址建如唐太清宮制所上新宮名曰景靈神宗元豐中又廣其制盡奉

諸帝后御容

太乙宮

宋朝會要曰太平興國初楚芝蘭言五福太乙所在無兵疫人民豐樂凡行五宮四十五年一移自雍熙元年入黃室選宮在吳分蘓州請築宮以祀六年十月芝蘭又言都城東南地名蘓村可徙宮以應蘓名遂詔營建天聖六年三月司曆言五福太乙自雍熙元年甲申及今四十五年太乙行基當入蜀郡之坤宮曰黃廷可於國城西南別建祈宮於是詔擇八角鎮地建西太乙宮神宗熙寧初卽

神史彙編

卷之一百二十一

人

三

五岳觀舊基營中太乙宮蓋自仁宗基自黃廷宮

移入其室下臨京都之中故也

醴泉觀相國寺

東京記曰拱聖營天禧元年營卒有見龜蛇者軍士因建真武堂二年閏四月泉湧堂側汲不竭民疾疫者飲之多愈乃詔其地建觀十月觀成名祥源宋朝會要曰天禧二年閏四月詔拱聖營醴泉所立立觀以祥源爲名仁宗時觀災既重立易今名曰醴泉本玉清昭應宮東偏別殿也又天禧三年十一月皇后皇太子於東宮偏長生殿置經藏以

祝聖壽賜殿名長生崇壽五年七月作皇帝本命

殿於招提坊神龍二年僧惠雲建爲寺延和元年

睿宗以舊封相王因名相國寺至道中太宗御題

額曰大相國寺東塔曰普滿堂至德二載建開寶

六年太祖修西塔曰廣願元祐元年僧中慈立

虞子英祠

列仙傳曰子英舒鄉人善入水捕魚得赤鯉養長丈餘魚言汝共我去與魚俱升天數歲歸來見妻子魚復來迎

生祠

神史彙編

卷之一百二十一

人

三

漢于公爲縣決曹決獄平郡中爲立生祠自三代而

來無生爲立祠者至此始見茲事則生而立祠始

於漢世也

仁祠

後漢楚王元英傳遠黃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仁祠指佛寺唐時多以寺爲仁祠權載之詩逸氣凌額清仁祠耀金碧是也溫公通鑑及綱目以祠爲慈並非

曹峻祠堂

金鄉焦氏三百里有漢司隸校尉曹峻冢前有石祠

堂中有壁皆青石隱起自書契以來忠臣孝子孔子七十二賢人像皆刻石紀之

黃姑祠

崑山縣東三十六里地名黃姑古老相傳云嘗織女共牽牛星降於此地織女以金篦劃河水湧溢牽牛因不得渡鄉人異之爲之立祠祠中列二像有范姓者經從祠下題於壁間云商飈初至月埋輪烏鵲橋邊綽約身聞道佳期惟一夕因何朝暮對斯人鄉人遂去牽牛像今獨織女存焉

梅姑廟

神史彙編 卷之一百二十二 三
異苑曰丹陽湖側梅姑廟生時有道術能著履行水上壻怒殺之投尸水中乃流至廟處卽時有方頭漆棺在祠堂下晦望之日時見水霧中有形廟左右不敢取魚射獵

僖敏遂非

西嶽華山西鎮吳山皆在陝西境內載在祀典西安又有五嶽廟陳僖敏巡撫時既不毀而又奏請重修遂非甚矣

牛王廟

有自中原來者云北方有牛王廟畫百牛千壁而

聖居中間牛王為何人乃冉伯牛

神史彙編

卷之一百二十二

三

和史彙編卷之一百二十三

海右閒民王圻纂集

飲食門

茶類上

茶原

飲茶或云始于梁天監中見洛陽伽藍記非也按吳志常曜傳孫皓時每宴饗無不竟日飲酒率以七升爲限雖不悉入口皆澆灌取盡曜素飲不過二升或爲裁減或賜茶殍以當酒則三國時已知飲茶但未能如後世之盛耳逮唐中世推利遂與煮押史彙編卷之百二十三

飲茶盛於唐

飲茶不知起于何時歐陽公集古錄跋云茶見前史蓋自魏晉以來有之按晏子春秋嬰相齊景公時食脫粟之飯炙三代五卯茗菜而已又漢王褒童約有武陽買茶之語則魏晉之前已有之矣郭璞注爾雅云樹侶梔子冬生葉可煮作羹飲然茶至冬味苦澁豈復可作羹飲邪飲之令人少睡張華得之以爲異聞遂載之博物志非但飲茶者鮮識茶者亦少至唐陸羽著茶經三篇言茶者甚脩

下舉知飲茶其後尚茶成風固紆入朝始驅馬市茶德宗建中間趙贊始興茶稅興元初雖詔罷元元年張滂復奏請歲得緡錢四十萬今所入不知幾倍於唐矣

茶爲民害

本安茶爲天下第一有司包貢之餘例餽權貴與朝士之故舊者玉堂聯句有云七碗清風自六安每隨佳典入詩壇纖芽出土春雷動活火當爐夜雪殘陸羽舊經遺上品高陽避客醉清歡何時一酌中冷水重試君謨小鳳團觀此則一時賞重可知

押史彙編卷之百二十三

茶本

矣予謫宦六安見頻歲春凍茶產不能廣而中貴鎮守者私徵倍于官貢有司督責頭芽一斤至賣白金一兩山谷饑民有鬻產賣子以買充者官司視之漠然初不爲異也故茶在六安始若利民而今爲民害則甚漢武帝南巡以衡山遠阻不及登燎乃即州南之霍山行禮遂封爲南岳山有漢時拜郊臺凌霄樹宦遊其地者每縱登覽以快一時之觀然而供給飛輓山民害病久矣正德辛未予已召還秋曹朝除以江右劉某者爲守劉起家舉人以予舊嘗蒞斯地臨行請益予贈之詩云

槐曾作少年遊高入青冥一鶚秋匣劍久韜衝斗
夜郡符新下夢刀州雨前綱茗春陽早笏外南山
爽氣浮相送一言煩記取 大廷方簡富民佚中
聯述責茶登岳事而結句云云欲其惜民脂紆民
力也昔人云未必桐鄉能愛我當時我自愛桐鄉
予所爲六安者亦如此

假茶

茶之名品益衆劍南有蒙頂石花或小方或散芽編
爲第一湖州有顧渚之紫笋東川神泉昌明峽川
有碧澗明月芳蕊茶更繁福州有方山之生芽夔

州有香山江陵有楠木湖南有衡山岳州有漚湖

三

出

之合膏常州有羨興紫笋婺州有來白睦州有鳩

坑洪州有西山白露壽州有霍山黃芽蘄州有蘄

門團黃浮梁商賈不在焉

出國史補

天柱峯茶

唐有人授舒州牧李德裕謂曰到彼郡日天柱峰茶
可惠三數角其人獻數十觔李不受退還明年罷
郡用意精求獲數角投之德裕閱而受曰此茶可
以消酒肉毒乃命烹一甌沃于肉食內以銀合閉
之詰旦開視肉已化爲水矣衆服其廣識

出中朝故事

旗鎗

世傳烹茶有一橫一豎而細嫩於湯中者謂之旗鎗
茶塵史謂茶之始生而嫩者爲一鎗浸大而展爲
一旗過此則不堪矣葉清臣煮茶述曰粉鎗朱旗
蓋以初生如針而有白毫故曰粉鎗後大則如旗
矣此與世傳之說不同亦如塵史之意然皆在取
刻也歐陽公新茶詩曰鄙我穀雨鎗與旗王荊公
曰新茗齋中試一旗則似不取也或者二公以雀
舌爲旗鎗耳不知雀舌乃茶之下品今人認作旗
鎗非是故昔人有詩云誰把嫩香名雀舌定應北

州有香山江陵有楠木湖南有衡山岳州有漚湖

三

出

客未曾嘗不知靈州天然異一夜春風一寸長或
二公又有別論亦未可知

雷鳴茶

蜀雅州蒙山有五頂頂上有茶園有僧病冷遇一老
人謂曰何不飲茶仙家有雷鳴茶於蒙山中頂以
春先後俟雷發殷併手採摘至三日而止若用一
兩以本處水煎服即祛宿疾三兩可接骨四兩即
爲地仙

風葉

柳之桂楊縣產風葉充茗飲能愈頭風故名亦可浸

酒性微熱前人志記不載范石湖集蠟茶出脩江
治頭風南人今無所謂蠟茶風葉豈蠟茶之謂邪

蠟茶

楊文公談苑云蠟茶出建州陸羽茶經尚未知之但
言福建等州未詳其味極佳江左近方有蠟面之
號丁謂北苑茶錄曰勑造之始莫有知者質之三
館檢討杜鎬亦曰在江左始記有研膏茶歐陽修
歸田錄亦云出福建不言所起按唐世說諸家中
往往有蠟面茶之語

龍茶

科史彙編 卷之百五十五
五
談苑曰龍鳳石乳茶本朝太宗皇帝令造江左乃有
研膏茶供御即龍茶之品也北苑錄曰太宗太平
興國二年遣使造之規取像類以別庶品

小團

歐陽脩歸田錄曰茶之品莫貴於龍鳳謂之團茶蔡
君謨爲福建漕始造小片龍茶以進其品絕精謂
之小團又龍茶錄後序曰團茶爲茶之至精而小
團又團茶之精者

京銕

談苑曰江左李氏令取茶之乳作片或彌京銕的乳

及骨子等是京銕之品自南唐始也苑錄曰的
以降以下品雜之唯京師者至真不雜爲時所
意其名由此得也

異美茶名

茶之產所經載之詳矣獨異美之名未備謝氏論茶
曰此丹丘之仙茶勝烏程之御苑不止味同露液
白比霜華豈可爲酪蒼頭便應代酒從事陽衍之
作洛陽伽藍記曰食有酪奴指茶爲酪粥之奴也
杜牧之詩山寔東南秀茶稱瑞艸魁皮日休詩十
盆煎畢盧曹鄴詩創外九華英苑廣詩茶爲滌
煩子酒爲忘憂君此見於詩文者若南越志茗苦
澁謂之水羅北苑曰葉布絕品也豫章曰白露又
曰白芽南劍曰石花曰錢芽東川曰獸目湖常
曰紫筍壽州曰黃芽福閩曰生芽又曰露芽兵陽
曰含膏外此尤夥頗疑似者不書若蟾蜍蝦目龍
舌蟹眼瑟瑟霏霏羯鼓浪湧琉璃眼碧玉池又皆
茶事中天然偶字也

穆陀樹

昔有客過茅君時當大暑茅君于手巾內解茶人與
一葉客食之五內清涼詰所從來茅君曰此蓬萊

山穆陀樹葉衆仙食之以當飲又有寶文之蔬服之不飢謝幼貞詩曰摘寶文之初蔬拾穆陀之陸

葉謝氏詩源

建茶品第

唐陸羽茶經裴文茶述皆不第建品說但謂二子未嘗至閩而不知物之發也固自有時蓋昔者山川尚闕靈芽未露至于唐末然後北苑出爲之方是時僞蜀毛天錫作茶譜始言建有紫笋而鴈面乃至產于五代之季建屬南唐歲率諸州民採茶北苑初造研膏繼造鴈面既又製其佳者號京銕本

神史彙編

卷之五十三

七

三七四

朝開寶末下南唐太平興國初時置龍鳳規模遣使即北苑造團茶以別庶飲龍鳳茶蓋始此又一種茶葉生石厓枝葉尤茂至道初有詔造之別號石乳又一種號乳又一種號白乳自龍鳳與京石的白四種始出而鴈面降爲下矣蓋龍鳳等茶皆太宗朝所製至咸平初丁晉公漕闢始載之于茶錄慶曆中蔡君謨將漕創造小龍團以進被旨仍歲貢之自小團出而龍鳳遂爲次矣元豐間有旨造密雲龍其品又在小團之上紹聖間改爲瑞雲翔龍大觀初徽宗親製茶論二十篇以白茶者

神史彙編

卷之五十三

八

三七五

與常茶不同偶然生非人力可致于是白茶遂爲第一又製三色細芽及試新銙貢新銙自三色細芽出而瑞雲翔龍又屈下矣凡茶芽數品最上曰小芽如雀舌鶯爪以其勁直纖銳故號芽茶次曰中芽乃一芽帶一葉者號一槍一旗次曰紫芽一芽帶兩葉者號兩旗一槍其帶三葉四葉者皆老矣芽茶早春極少景德中建守周絳爲補茶經言芽茶只作早春馳奏萬乘嘗之可矣若一旗一槍可謂芽茶也故一槍一旗纔號芽芽最爲挺特王金陵送人長閩詩云新茗在試一旗謂揀芽也

為頭綱玉芽以下先後而發逮至夏過半矣歐陽公詩云建安三千五百里京師三月嘗新茶蓋御茶園自九窠十二隴至小山凡四十六所惟龍游窠山苦竹張坑西際又為禁園之先也此熊蕃序錄及諸家襍記採其說云山水無蕃宣和北苑貢茶錄

煮茶法

茶即藥也煎服則去滯而化食以湯點之反為滯腸而損脾胃蓋世之嗜利者多採他葉雜以為末既又失於煎煮宜有害也今法採芽或用碎萼以活水火煎之飯後少頃乃服東坡詩云活水須將活

神史彙編

卷之百五十五

九

火煮又云飯後茶醜味正深此煎服法也陸經亦以江水為上山水與井泉俱次之今世不惟不擇水又且入塩及果殊失正味古之嗜茶者無如王川子惟聞煎吃如以湯點則又安能及也山谷詞云湯响松風早減了七分酒病倘如此則口不能言心下快活自省之禪透矣俗以湯之未滾者為盲湯初滾曰蟹眼漸大曰魚眼其未滾者無眼故謂盲湯

十六湯

蘇軾卿仙芽傳第九卷載此湯十六法謂湯者茶之

司命若茗茶而濫湯則與凡水同調耳煎以老嫩言者凡三品以緩急言者凡三品以器標者共五品以薪論者共五品

水厄

王濛好飲茶人至輒命飲之士大夫每欲往候則云今日有水厄

茶神

唐傳載云時有鬻茶之家陶為陸羽之象置于煬器間云宜茶足利也因目之曰茶神有交易則以茶祭之無則以釜湯沃之

神史彙編

卷之百五十五

十

龍坡山仙子茶

寶中寶像以新茶飲于味極美奩面標云龍坡山仙子茶龍坡是顧渚之別號

聖楊花

吳僧梵川誓願燃頂供養雙林傳大士自往蒙頂山結庵種茶凡三季味方全美得絕佳者名為聖楊花吉祥蕊共不踰五斤持歸供獻

湯社

和疑在朝率同列通日以茶相飲味劣者有罰號為湯社

乳妖

吳簡文了善烹茶了游荆南高保勉自於季興延置
紫雲菴日試其茶二保勉父子呼為湯神奏稟定
水大師上人目為乳妖

清人樹

偽閩甘露堂前有兩株茶樹鬱茂婆娑宮人呼為清
人樹每春初嬪嬙戲摘新芽堂中大設傾筐會

玉蟬膏

大理徐恪貽鋌子茶上面印文曰玉蟬膏有一種曰
清風使恪建人也

神史彙編

卷之百五十五

土

五

森伯

湯悅有森伯頌美茶也方飲而森然粘乎齒牙馥郁
既久四肢森然登爽

水豹囊

豹革為囊風神呼吸之具也煮茶吸之可以滌滯神
思時起清風每引此義故為水豹囊

不夜侯

切崎有茶詩曰沾牙舊姓餘甘氏破睡當封不夜侯
鷄蘇佛

猶子桑年十二歲予讀切崎詩因今效法之近晚成

篇有云生涼好吃雞蘇佛四味宜稱橄欖仙

冷面州

符昭遠不喜茶曰此物面目嚴冷了無和美之態可
謂冷面州也

甘侯

孫樵送茶與焦刑部書云甘侯十五人遣侍參間此
徒皆聞雷而摘拜水而和蓋建陽丹山碧水之鄉
月洞雲龕之器慎勿賤用之

茶經

陸羽著 羽字鴻漸 竟陵人

一之源

神史彙編

卷之百五十五

土

五

茶者南方之嘉木也一尺二尺乃至數十尺其巴山
峽川有兩人合抱者伐而掇之其樹如瓜蘆葉如
梔花如白薔薇實如柃櫚莖如丁香根如胡桃其
字或從木或草木并其名一曰茶二曰筍三曰茅
四曰茗五曰薅其地上者生欄石中者生櫟壤下
者生黃土凡藝而不實植而罕茂法如種瓜三歲
可採野者上園者次陽崖陰林紫者上綠者次筍
者上芽者次葉卷上葉舒次陰山坡谷者不堪采
性凝滯令人結瘕疾茶之為用味至寒為飲最宜
精行儉德之人若熱渴凝悶腦疼目澁百節不舒

三之具

三之造

卷之五十五

主

111-111

四之器

苔穢腥澁蓋熟銅苔穢鉄腥澁也林柄谷隱者或
 用竹木木與竹非持久涉遠之具故用生銅其囊
 織青竹以卷之栽碧練以縫之組翠鈿以綴之又
 作綠油囊以貯之負徑五寸柄一寸五分
 瓢 一曰牧杓剖匏爲之或刊木晉舍人杜預葬賦
 云酌之以匏匏瓢也口濶脰薄柄短永嘉中餘姚
 人虞洪入瀑布山採茗遇一道士云吾丹丘子常
 見惠山中有大茗祈子他日甌牧之餘乞相遺也
 今常用以梨木爲之
 鑑 越州土鼎州次婺州次岳州次壽州洪州次或
 梓史彙編 卷之百三十一
 西
 三十一
 以邢州慶越州上殊爲不然若邢瓷類銀越類
 聖邢不如越一也若邢瓷類雪越瓷類冰邢不如
 越二也邢瓷白而茶色丹越瓷青而茶色綠邢不
 如越三也晉杜預葬賦所謂器擇陶揀出自東甌
 越也口唇不卷底卷而淺受半升已下越州瓷岳
 瓷皆青青則茶作白紅之色邢州瓷白茶色紅壽
 州瓷黃茶色紫洪州瓷褐茶色黑悉不宜茶
 五之者
 凡者慎勿於風爐間燂燂如鑽便炎京不均味炮出

苔穢腥澁蓋熟銅苔穢銹腥澁也林栖谷隱者或
用竹木木與竹非持久涉遠之具故用生銅其囊
織青竹以卷之栽碧縑以縫之紐翠鈿以綴之又
作綠油囊以貯之負徑五寸柄一寸五分

云酌之以匏匏瓢也口澗脰薄柄短永嘉中餘姚人虞洪入瀑布山採茗遇一道士云吾丹丘子常見惠山中有大茗祈子他日甌牧之餘乞相遺也今常川以梨木爲之

越州上鼎州次婺州次岳州次壽州洪州次或

卷之四

毒

三

越以邢州處越州上殊爲不然若邢瓷類銀越類
 黑邢不如越一也若邢瓷類雪越瓷類冰邢不如
 越二也邢瓷白而茶色丹越瓷青而茶色綠邢不
 如越三也晉杜毓拜賦所謂器擇陶揀出自東甌
 越也口唇不卷底卷而淺受半升已下越州瓷岳
 瓷皆青青則茶作白紅之色邢州瓷白茶色紅壽
 州瓷黃茶色紫洪州瓷褐茶色黑悉不宜茶

五之煮

凡煮慎勿來風燼間燦燦如鑽便炎涼不均候炮出
培塿蛻蝦蟇背然後去火五寸卷而舒則本其公

又炙之若火乾者以熱止日乾者以柔止若茶之
至嫩者鮮葉爛而茶筴存焉假以力者持千鈞枰
亦不爛如漆科珠壯士接之不能堅其指炙之則
其節若侃侃如嬰兒之臂耳既而承熟明之則
之精華之氣無所散越炙次用勁新甘

膾賦所及膏木敗器不用之古人有勞薪之味信
哉其水用山水上江水中井水下山水揀乳泉石
池者上其瀑湧滿嫩勿食之久食令人有瘕疾又
流於山谷者澄浸不洩自炎天或霜降以前或蓄
毒於其間飲者可決之以流其惡使新泉消消然

律史彙編

卷之百五

五

酌之江水取去人遠者井水取汲多者沸如魚目
微有聲爲一沸遠邊如湧泉連珠爲二沸騰波鼓
浪爲三沸已上水老不可食也初沸則水合量調
之第二沸出水一瓢以竹夾環擊湯心則煎未當
中心而下有頃勢若奔濤濺沫以所出水止之而
俟其華心凡酌置諸盃令沫醇均沫醇均湯之華
也華之薄者曰沫厚者曰醇細輕者曰花棗花漂
漂然於盃上又如回潭幽渚青萍之始生又如晴
天爽朗有浮雲鱗然其沫者若綠錢浮於水濱又
如菊英墮於樽俎之中停者以浮煮之及沸則重

華累沫騰騰然若積雪耳茲賦所謂煥如積雪
若春蘇有之第一煮水沸而已其沫之上有水膜
如黑雲母若飲之則其味不正其第一者爲雋永
或謂熟以貯之以備奇華救沸之用第一第二與
第三盞次第飲第四第五盞外非渴甚莫之飲凡
煮水一升酌分五盞乘熱連飲之以重濁凝其下
精英浮其上如冷則精英隨氣而竭矣茶性儉不
宜廣廣則其味黯淡且如一滿盞吸半而味寡况
其廣乎

六之飲

律史彙編

卷之百五

六

茶之爲飲發乎神農氏聞於魯周公齊有晏嬰漢有
楊雄司馬相如吳有韋曜晉有劉琨張載遠祖納
謝安左思之徒皆飲焉浮時浸俗盛於國朝兩都
并荆渝間以爲比屋之飲飲有餅茶散茶末茶餅
茶者乃別乃熬乃煬乃春貯於瓶缶之中以湯沃
焉謂之庵茶或用葱薑椒橘皮茱萸薄荷各等煮
之百沸或揚令滑或煮去沫習俗不知茶茶有九
雅一曰造二曰別三日器四曰火五曰水六曰炙
七曰末八曰煮九曰飲陰採夜焙非造也嚼味嗅
香非別也瘴鼎腥醜非器也風炮新炭非火也飛

滯壅源非水也外熟内生非炙也碧粉縹塵非素也操艱攪運非煮也夏興冬廢非飲也

七之事

神農食經茶茗久服令人有力悅意

晉中興書陸納為吳太守時衛將軍謝安常欲詣納納兄子俶惟納無所備不敢問之乃私蓄十數人饌安既至所設惟茶果而已俶遂陳盛饌珍羞畢具及安去納校俶四十云汝既不能光益叔父奈何

何遜著素業

王恩嬌女詩吾家有嬌女皎皎頗白皙小字為紈素

和史彙編

卷之百五十五

十七

口齒白清歷有姊字惠芳眉目燦如畫馳騫翔園林果下皆生橘貪華風雨中候忽數百適心為茶舞劇吹噓對鼎鑊

張孟陽登成都樓詩曰借問楊子舍想見長卿廬程卓累千金驕侈擬五侯門有連騎客翠帶腰吳鉤鼎食隨時進百和妙且殊披林採秋橘臨江釣春魚黑子過龍醢果饌踰蟹蟬芳茶清六腑佳味播九區人生苟安樂茲土聊可娛

盡居士食忌苦茶久食羽化與韭同食令人體重

續搜神記晉武時宣城人秦精常入武昌山

一毛人長丈餘引精至山下示以藥茗而去俄而復還乃探懷中櫛以遺精精怖負茗而歸

異死剡縣陳務妻少與二子寡居好飲茶茗以宅中有古冢每飲輒先祀之二子患之曰古冢何知徒煩人耳意欲掘之毋苦禁而止其夜夢一人云吾止此冢三百餘年卿二子恒欲見毀賴相保護又享吾佳茗雖潛壞朽骨豈忘鬻桑之報及晚於廷中獲錢十萬似久堆者但貫新耳毋告二子慙之從是禱餽愈盛

廣陵老嫗傳晉元帝時有老嫗每旦獨携一器茗往

和史彙編

卷之百五十五

十八

市粥之市人競買自旦至夕其器不減所得錢散路旁孤貧乞人或異之州法曹繫之獄中至夜老嫗執所粥茶茗從獄牖中飛出

茶陵圖經云茶陵者所謂陵谷生茶茗焉本草木部茗苦茶味甘微寒無毒主療瘕瘕利小便去痰渴熱令人少睡秋採之苦本草茶部苦茶冬生益州川谷山陵道旁凌冬不死三月三日採乾按詩云誰謂荼苦又云萑茶如飴皆苦茶也陶謂之苦茶木類非菜流

八之出

山南以峽川上襄州荊州次衡州下金州梁州又下
淮南以光州上義陽郡舒州次壽州下蘄州黃州
又下 浙西以湖州上常州次宣州杭州睦州歙
州下潤州蘇州下 劍南以彭州上綿州蜀州次
邛州次雅州瀘州下眉州漢州又下 浙東以越
州上明州婺州次台州下縣中生恩州播州賓州
江南生鄂州袁州吉州嶺南生福州建州韶州象
州其恩播賓鄂袁吉福建泉州韶象十一州未詳往
往得之其味極佳

九之脩

神史彙編 卷之百二十一
九
器具者方春禁火之時於野寺山園叢中而掇乃
熬乃春乃焙以火乾之則條樸焙貫棚穿育等七
事皆廢其煮器若松間石上可坐則具列廢用摘
新鼎鑪之屬則風爐承炭搗火夾交床等廢若瞰
泉臨澗則水方漉水囊等廢若五人以下茶可末
而精者則羅廢若援壘躋品引絙入洞炙而末之
或紙包合貯則研拂末等廢既瓢盞炙札熱盃醯
盞悉以筍盛之則都籃廢但城邑之中王公之門
二十四器缺一則茶廢矣

十之圖

以絹素或四幅或六幅分布寫之陳諸坐隅則茶之
源之具之造之器之煮之飲之事之出之脩之圖
目擊而存於是茶經之始終脩焉

卷之一百二十一

神史彙編

飲食門

茶類下

蔡襄茶論

色

茶色貴白而餅茶多以膏油其面故有紫黑之異善別茶者正如相工觀人氣色也隱然察之於內以內理潤者為上黃白者受水昏重青白者受水鮮明故建安人闢試以青白勝黃白

神史彙編 卷之二十四

香

茶有真香入貢者微以龍腦和膏欲助其香建安民間試茶皆不入香恐奪其真若烹點之際又雜珍果香艸其奪益甚正當不用

味

茶味主於甘滑為北苑鳳凰山連屬諸焙所產者味佳隔溪諸山雖及時加意制於色味皆重莫能及也又有水泉不甘能損茶味前世之論水品者以此

藏茶

茶宜萌葉而畏香藥喜溫燥而忌濕冷故收藏之家以箬葉封裹入焙中兩三日一次用火常如人體溫溫則禦濕潤若火多則又茶焦不可食

茶焙

茶焙編竹為之裏以箬葉蓋其上以收水也隔其中以有容也納火其下去茶尺許茶溫溫然所以養色香味也

茶籠

茶不入焙者密封裹以箬籠盛之置高處不近濕氣

茶盞

神史彙編 卷之二十四

十

茶色白宜黑蓋建安所造者紺黑紋如兔毫其格微煇煇之久熱難冷最為要用出他處者或薄或色紫皆不及也其青白盞闢試家不用

張又新水記

故刑部侍郎劉公諱伯芻於又新文人行也為學精博頗有風鑒稱較水與茶宜者凡七事揚子江南零水第一無錫惠山泉水第二蘇州虎丘寺石泉水第三丹陽縣觀音寺水第四揚州大明寺水第五吳淞江水第六淮水最下客有熟於兩浙者言搜訪未盡予嘗志之及刺永嘉過桐廬江至嚴陵

漸淡色至清水味甚冷家人輩用陳黑壞茶之
皆至芳香又以煎佳茶不可名其鮮馥也又愈楊
子南零殊遠及至永嘉取仙岩瀑布水用之亦不
下南零以是知客之說信矣元和九年春予初成
名與同第主期於薦福寺予與李德垂先至憩西
廂玄鑒室會適有楚生至置囊有數編書予偶抽
一通題云煮茶記云代宗朝李季卿刺湖州至維
揚逢陸處士鴻漸李素熟陸名有傾蓋之歡因携
之赴郡至揚子驛將食李曰陸君善於茶蓋天下
聞名矣况揚子南零水又殊絕今會可無試乎陸

因與諸水李命筆口授而次第之 廬山康三

谷水第一 無錫縣慧山寺石泉第二 蘄州蘭

溪石上水第三 峽州扇子山下有石突然洩水

獨清冷狀如龜俗云蝦蟆口水第四 蘇州虎丘

寺石泉水第五 廬山招賢寺方橋潭水第六

揚子江南零水第七 洪州西山瀑布水第八

唐州淮水源第九 廬州龍池山頂水第十

丹陽縣觀音寺水第十一 揚州大明寺水第十

二 漢江金州上游中零水第十三 歸州玉虛

羽下香溪水第十四 商州武關西洛橋水第十

五 吳淞江水第十六 天台山西南峰千丈

布水第十七 郴州貞泉水第十八 桐江嚴陵

灘水第十九 雪水第二十 用雪不

述著茶泉品

吳渭沔沔麻泉源之異稟江橋淮枳土地之或遷誠

物類之有宜亦臭味之相感也若乃擷華掇秀多

識艸木之名激濁揚清能辨淄澠之品斯固好事

之嘉尚博識之良鑒自非嘯傲塵表逍遙林下樂

追王濛之約不敗陸訥之風其孰能與於此乎吳

楚山茶園氣清地靈岩碩穎挺多孕茶薈為人採

和史彙編

四

崔禹突者以天章顯茂錢塘者以吳山稱至於續

廬之岩雲衡之麓鴉山著于微歛蒙頂傳於岷蜀

爾立差勝毛舉寔繁然而天賦尤異性靡受和苟

爾非其妙烹失於術雖先雷而竄未雨而擔蒸焙

以圖造作以經而泉不香水下之泉之若沮

若滓予少得溫氏所著茶說嘗其水泉之目有二

十焉會西走巴峽汲蝦蟆窟北憩蕪城汲蜀岡井

東遊故都汲揚子江留丹陽酌觀音泉過無錫料

懸山水粉槍朱旗蘇蘭薪桂且謂且岳以飲以歡

皆不論氣滌慮蠲病折醒祛邪客之生心招神明而還觀信乎物類之得宜臭味之所感幽人之佳尚前賢之精鑒不可及已噫紫華綠英均一艸也清瀾素波均一水也皆忘情於庶彙或永伸於知已不然者藁薄之莽溝瀆之流亦奚以異哉遊鹿故宮依蓮盛府一命受職再期服勞而虎丘之甯沸淞江之清泚復在封畛居然拒往是當所得於鴻漸之日二十而七也昔酈元善於水經而未常知茶王肅癖於茗飲而言不及水表是二美吾無觀焉是泉品二十列於右幅且便盡神方之四兩

神史彙編

卷之百十四

五

三百七

大觀茶論序

茶之爲物擅甌閩之秀氣鍾山川之靈稟祛襟滌滯致清道和則非庸人孺子可得而知矣本朝之興歲修建溪之貢龍團鳳餅名冠天下而登源之品亦自此而盛延及于今百廢畢舉海內宴然垂拱密勿俱致無爲縉紳之士韋布之流沐浴膏澤薰陶德化成雅相尚從事茗飲故近歲以來采擇之精制作之工品第之勝烹點之妙莫不成造其極且物之興廢固自有時然亦係平時之汙隆時或

人懷勞悴則向所謂常湏而日用猶且汲汲營求惟恐不獲飲茶何暇議哉世既累洽人怡物熙競爲閒暇修索之玩莫不碎玉鏘金啜英咀華較箱篋之精粗爭鑒裁之當否士於此時以不蓄茶爲羞可謂盛世之清尚矣嗚呼治世之士豈惟人得以盡其材而艸木之靈者亦得以盡其用偶因暇日研究精微所得之妙爲二十篇茶論

地產

植產之地產必陽圃必陰蓋石之性寒其葉抑以瘠其味疎以薄必資陽和以發之土之性敷其葉疎

神史彙編

卷之百十五

六

三百八

以暴其味強以肆必資陰氣以節之今國家皆植水以資茶之陰陽陰陽相濟則茶之滋長得其宜

天時

茶工作於鶻鵲尤以得天時爲意輕寒薄煖英華漸長條達而不迫茶工從容致力故其色味兩全若或雨暘鬱燠芽甲奮挺促土暴力隨稿晷刻所迫有蒸而未及壓壓而未及研研而未及制茶黃留漬其色味所失已半故焙人得茶天爲慶

採擇

摘茶以黎明見日則止用刀斷芽不以指採慮氣

薰漬茶不鮮潔故茶工多以新汲水自隨得芽則投諸水凡芽如雀舌殺粒者為上品一槍一旗為揀芽一槍二旗為次之餘斯為下茶之始芽萌則有白合既摘則有烏蒂白合不去害茶味烏蒂不去害茶色

蒸壓

茶之美惡尤係於蒸芽壓黃之得失蒸太生則芽滑故色清而味烈過熟則芽爛故茶色赤而不膠壓久則氣竭味滴不及則色暗味澁蒸芽欲及熟而香壓黃欲膏盡啜止如此則製造之功十已得七

律史彙編

卷之一

七

三百九

八矣

鑒辨

茶之範度不同如人之有面目也膏肓者其膚蹙以文膏稠者其理欽以寔即日成者其色則青紫越宿製造者其色則慘黑有肥凝如赤蠟者未雖白受湯則黃有縝密如蒼玉者未雖灰受湯則愈白有光華外暴而中暗者有明白內倫而表質者其首面之異同雖繁論要之色瑩徹而不駁質縝密而不浮舉之凝然展之則鏗然可驗其為精品也此外又有貪利之民焙已采之芽假似製造碎已

成之餅易以範模雖名氏采製似之其質理色澤何所逃於偽哉

白茶

白茶自為一種與常茶不同其條數聞其葉瑩薄崖林之間偶然生出非人力所可致正焙之家不過四五家不過二三株所造止於二三銖而已芽菜不多尤難蒸焙湯火一失則已變為常品須製造精法度得宜則表裏昭徹如玉之在璞他無與倫也淺焙亦有之但品格不及

盞

律史彙編

卷之一

八

三百九

盞色貴青黑玉毫條達者為上取其煥發茶采色也底必差深而微寬底深則茶直立作湯於取乳寬則運旋旋微不礙擊拂然須度茶之多少周盞之大小盞高茶少則掩蔽茶色茶多盞小則受湯不盡盞惟熱則茶發立耐久

餅

餅宜金銀大小之制惟所裁製注湯利害獨餅之口噴而已噴之口差大而宛直則注湯力緊而不滲散噴之末圓小而峻削則用湯有節而不滴瀝蓋湯力緊則發速有節不滴瀝則茶面不破

水

水以清輕甘潔為美輕甘乃水之自然獨為難得古人第水雖曰中寒惠山為上然人有相去之遠近水不常得但取山泉之清潔者其次則井水之常汲者為可用若江河之水則魚鱉之腥泥渾之汙雖輕甘無取凡用湯以魚目蟹眼連綿遠躍為度過老則以少新水投之就火頃刻而後用

點

點茶不一而調膏繼刻以湯注之手重筴輕無粟文

蟹眼者謂之靜面點蓋擊拂無力茶不發立水氣

神史彙編

卷之百十四

九

未決又復增湯色澤不盡英華淪散茶無立作矣

有隨湯擊拂手筴俱重粟文泛泛謂之一發點蓋

用湯已過指腕不圓粥面未凝茶力已盡雲霧雖

泛水脚易生妙於此者量茶受湯調如融膠環注

盞畔勿使侵茶勢不欲猛先瀆攪動茶膏漸加擊

拂手輕筴重指迭腕旋上下透徹如醉蘖之起麴

疎星皎月燦然而生則茶面根本立矣第二湯自

茶面注之周回一線急注急止茶面不動擊拂既

力色澤漸開珠瓊磊落三湯多寡如前擊拂漸貴

輕勻周旋環復表裏洞徹粟文蟹眼泛然維起茶

之色十已得其六七四湯尚蓄筴欲轉之稍寬而

勿速其真精華采既以煥發而漸生五湯乃可少

縱筴欲輕勻而透達如發立未盡則擊以作之發

立若過則拂以歛之然後藹然凝雪茶色盡矣六

湯以觀立作之乳點勃然則以筴着底緩遠拂動

而已七湯以分輕清重濁相稀稠得中可欲則止

乳霧洶湧溢盞而起周回凝而不動謂之咬盞勻

其輕清浮合者飲之桐君錄曰茶不待飲之宜人

雖多不為過也

味

神史彙編

卷之百十四

十

茶以味為上甘香重滑為味之全惟北苑壑源之

品蒸之其味醇而乏風骨者蒸壓太過也茶鎗乃

條之始萌者水性酸鎗過長則初甘重而終微澁

茶旗乃葉之方敷者葉味苦旗過老則初雖留舌

而飲徹反甘矣此則芽脰有之若夫卓絕之品真

香靈味自然不同

香

茶有真香非龍麝可擬要須蒸極熟壓之極乾而研

研細而造則諸美具足入盞則馨香四達秋爽酒

然或蒸氣如桃仁夾雜則其氣酸烈而惡

色

點茶之色以純白爲上真青白爲次灰白次之黃白
又次之天時得於上人力盡於下茶必純白天時
暴曬芽萌在長米造器積雖白而黃矣青白者蒸
壓微生灰白蒸壓過熟膏不盡則色青暗焙火大
烈則色慘亦

藏焙

焙數則首面乾而香減失焙則雜色剝而味散要當
新芽初生即焙以去水陸風濕之氣焙用熱火置
爐中以靜灰攤合七分露火三分亦以輕灰摻覆
俾史彙編 卷之百五十五 土

良久即置焙火上以通散焙中潤氣然後列茶於
其中晝展角焙未可蒙蔽俟火速徹覆之火之多
少以焙之大小增減探手爐中火氣雖熱而不至
逼人手者爲良時以手按茶休雖甚熱而無害欲
其火力通徹茶休耳或曰焙火如人體溫但能燥
茶皮膚而已內之滋潤未盡則復蒸暗矣焙畢即
以久竹漆器藏之陰潤勿開如此終年載焙色
常如新

品名

名茶各以所產之地如平園台星岩崗之高峯青鳳

隨思純之六嵐嶼之竹山五崇林之羅漢山水系
芽堅之碎石泉石曰窠輝之青皮林復師觀之虎
岩椿之無雙岩懸之老窠園各擅其名未常混淆
不可驟舉後爭相仿效互爲剽竊參錯無據曾不
知茶之美惡在於製造之工拙而已豈屬地之虛
名所能增減者焙人之茶固有前優而後劣昔負
而今勝者是亦園地之不常也

外焙

世稱外焙之茶爾小而色駁體耗而味淡方之正焙
昭然可見近之好事者篋筒之中往往半蓄外焙
俾史彙編 卷之百五十五 土

之品蓋外焙之家久而益工製造之妙咸取則於
經源効象規模主鬻亦相等煙黃出膏色澤亦腴
潤範必稠寔而不輕壓必留膏而不淡殊不知主
鬻雖等而無風骨色澤雖潤而無藏蓄體雖實而
皮膚之縝密之文味雖重而滯澁之真香之美何
所迺乎外焙哉雖然有外焙者有淺焙者蓋淺焙
者之茶去壑源爲未遠製造若工則色亦瑩曰擊
拂有度則休亦立湯其甘重香滑之味不遠於正
焙至於外焙則迥然可辨其有甚者至採柿葉枰
槐之萌相雜而造味雖與茶相類點時隱隱如輕

絮泛於茶面粟文不生乃其驗也桑苧翁曰雜以
卉茶飲之成病可不細鑒而熟辨之

品茶要錄

宋黃儒字道文建安人

說者常怪陸羽茶經不第建安之品蓋前此茶事未
甚興靈芽真笋往往委翳消腐而不知惜自國初
以來士大夫沐浴膏澤咏歌昇平之日久矣惟茲
茗飲為可喜園林亦相與摘英誇異制捲鬻新而
趨時之好故殊絕之品始得自出於蒸蕪之間而
其名遂冠天下借使陸羽復起開其金餅味其雲
腴當笑然自失矣因念州木之材一有負瑰瓌絕
特者未嘗不遇時而後興況於人乎然士大夫間
為珍藏精試之具非會雅好具未常輒出其好
者又常論其采製之出入器用之宜否較試之湯
火而於纖素傳說于是獨未有補於賞鑒之明
蓋園民射利膏油其面色品味易辨而難評予因
閱收之暇為原采造之得失較試之低昂次為
說以中其病題曰品茶要錄云一日采造過時二
日白合葉三日入雜四日蒸不熟五日過熟六日
焦釜七日壓黃八日清膏九日傷焙十日辨登源
沙溪

龍焙初興工數殊少累增至于祥符以片計者
萬八千視初已加數倍而猶未盛今則為四萬七
千一百片有奇矣此數見范逵所著龍焙
美成茶錄達茶官也自白茶
勝雪以次厥名實繁今列于左使好事者得以觀
焉

貢新鈔 大觀二年造

試新鈔 政和二年造

白茶 政和二年造

龍團勝雪 宣和二年造

御苑玉芽 大觀二年造

萬壽龍芽 大觀二年造

上林第一 宣和二年造

乙夜供清 宣和二年造

承平雅玩 宣和二年造

龍鳳英華 宣和二年造

玉除清賞 宣和二年造

啓沃承恩 宣和二年造

雪英 宣和二年造

雲葉 宣和二年造

蜀葵 宣和二年造

金錢 宣和二年造

玉華 宣和二年造

寸金 宣和二年造

無比壽芽 大觀四年造

萬春銀葉 宣和二年造

宣年寶玉 宣和二年造

玉清慶雲 宣和二年造

無疆壽龍 宣和二年造

玉葉長春 宣和四年造

瑞雪翔龍 紹興二年造

長壽玉圭 政和二年造

興國岩鈔

香口焙鈔

上品揀芽 紹興二年造

龍苑報春 宣和二年造

太平嘉瑞 政和二年造 新收揀芽

南山應瑞 宣和四年造 興國岩揀芽

興國岩小龍 興國岩小鳳 已上號細

揀芽 小龍

小鳳 大龍

大鳳 已上號龍色

要林毓粹浴雪呈祥經源推先價倍南金賜谷先春
壽岩却勝岩平石乳清白可鑒風韻甚高凡十色
皆宣和二年所製越五歲省去

先本作茶錄當貢圖極盛之時凡有四十餘色紹

興史彙編 卷之五十五

興戊寅歲克攝事北苑閱近所貢皆仍舊其先後

之序亦同惟躋龍團勝雪于白茶之上及無興國

岩小龍小鳳蓋建炎南渡有旨罷貢三之一而省

去之也先人但著其名號乃今更寫其形製庶覺

之無遺恨焉先是壬子春漕司再葺茶政越十三

載乃復舊額且用政和故事補種三萬株 政和種

比年益虔貢職遂有創增之目仍改京鋌為大龍

團由是大龍多於大鳳之數

北苑貢茶最盛然前輩所錄止於慶曆以上自元

豐之密雲龍紹聖之瑞雲龍相繼挺出制精于舊

宋有好事者記焉但見於詩人句中及大觀以
增創新錡亦由用揀芽蓋水芽至宣和始有勝龍
團勝雪與白茶角立歲充首貢復自御苑玉芽以
下厥名實繁

北苑別錄

建安之東三十里有山曰鳳皇其下直北苑旁聯諸
焙厥土赤壤厥茶惟上太平興國中初為御焙歲
模龍鳳以羞貢篚蓋表珍異慶曆中漕臺益重其
事品數日增制度日精凡今茶自北苑上者獨冠
天下非人間所得也方其春虫震蟄先天雷動

興史彙編 卷之五十五

一勝之盛誠為偉觀故建人謂至建安而不詣北

苑與不至者同僕攝事遂得研究其始末姑擬其

大概條為十餘類目曰北苑別錄云御園凡四十

六所廣袤三十餘里自官平而上為內園官坑而

下為外園方春靈芽艸拆先焙十餘日如九窠十

二隴龍游窠小苦竹張坑西際又為御園之先也

開焙

驚蟄節萬物始萌每歲常以前三日開焙遇閏則反
之以其氣候少遲故也

製茶之法須是侵晨不可見日侵晨則下露未晞茶

芽肥潤見日則爲陽氣所薄芽之膏腴內耗至受
水而不鮮明故每日常以五更撾鼓集群夫於鳳
皇山山有打鼓亭監采官人給一牌入山至辰刻則復
鳥鐸以聚之恐其踰時食多務得也大抵采茶亦
須習熟募夫之際必擇土著及諳曉之人非特識
茶發早晚所在而於採摘亦知其指要蓋以指而
不以甲則多溫而易損以甲而不以指則速斷而
不柔從舊說也

揀茶

茶有小芽者中芽有紫芽有白合有烏蒂此不可不
辨小芽者其小如鷹爪初造龍團勝雪白茶以其
芽先次蒸熟置之水盆中剔取精英僅如針小謂
之水芽是小芽中之最精者也中芽古謂之一鎗
二旗是也紫芽葉之紫者是也白合乃小芽有兩
葉抱而生者是也烏蒂茶之葉頭是也凡茶以水
芽爲上小芽次之中芽又次之紫芽白合烏蒂皆
在所不取

蒸茶

蒸芽再四洗滌取令潔淨然後入甌俟湯沸蒸之然
蒸有過熟之患有不熟之患過熟則色黃而味深

不熟則色青易沉而有艸木之氣惟在得中爲當

榨茶

茶既熟謂茶黃須淋洗數過欲其方入小榨以去其
水又入大榨出其膏水芽則以馬榨壓之先是包
以布帛束以竹皮然後入大榨壓之至中夜取出
揉勻後如前入榨謂之翻榨徹曉奮擊必至於乾
淨而後已蓋建茶味透而力厚非江茶之比江茶
畏流其膏建茶惟恐其膏之不盡膏不盡則色味
重濁矣

研茶

研茶之具以柯爲杵以瓦爲盆分團酌水亦皆有數
上而勝雪白茶以十六水下而揀芽之水六小龍
鳳四大龍鳳二其餘皆一十一焉自十二水而上
日研一團自六水而下日研三團至七團也每水
研之必至於水乾茶熟而後已水不乾則茶不熟
茶不熟首面不勻煎試易沉故研夫尤貴於強有
力者也龍井之水其深不以丈尺清而且甘晝夜
酌之而不竭凡茶自北苑出者皆資焉亦猶錦之
於蜀江膠之於阿井諺不信然

造茶

茶舊分四局匠者起好勝之心彼此相誇不能無
弊遂併而為二焉故茶堂有東局西局之名茶鈐
有東作西作之號凡茶之初出盆研之欲其勻操
之欲其膩然後入圈裂鈐隨筭過黃有方故鈐有
花鈐有大龍有小龍品色不一其名亦異隨綱繫
之於貢茶云

過黃

茶之過黃初入烈火焙之次過沸湯濫之凡如是者
三而後宿一火至翌日遂過烟焙焉然烟焙之火
不欲烈烈則面炮而色黑又不欲烟烟則香盡而
味焦但取其溫而已凡火之數多寡皆視鈐之厚
薄鈐之厚者有十火至於十五火鈐之薄者八九
火至於六火火數既足然後過湯上出色出色之
後當置之密室急以扇扇之則色澤自然光瑩

茶貢

細色五綱最上後開焙十日入貢龍團為最精而建
有值四萬錢之語夫茶之入貢圖以箬葉內以黃
十盛以花箱護以重篋卷箱內外又有黃羅幕之
可謂十韻之珍矣

龍色五綱四十餅為角小龍鳳以十餅為角大龍

以八餅為角圖以箬葉束以紅綾緘以舊綾帷
芽俱以黃焉

開畬

州木至夜益盛故欲導生長之氣以淦雨露之澤每
歲六月興工實其本培其土滋蔓之艸過薈之木
悉用除之正所以導生長之性而滲雨露之澤也
此之謂開畬惟桐木則留焉桐木之性與茶相宜
而茶至冬則畏寒桐木望秋而先落茶至夏而畏
日桐木至春而漸茂理或然也

史彙編卷之一百二十四

神史彙編卷之一百二十四

子

飲食門

酒類上

酒源一

世言酒之所自者其說有三其一曰儀狄始作酒與禹同時又曰堯酒千鍾則酒始作於堯禹之世其
二曰神農本草著酒之性味黃帝內經亦言酒之
致病則非始於儀狄也其三曰天有酒星酒之作
地其與天地並矣予以爲儀狄之名不見於經而
稗史彙編卷之一百二十五

獨出於世本非信書也或曰非儀狄也乃杜康也
魏武帝樂府亦曰何以消憂惟有杜康予謂杜氏
本出於劉累在商爲豕鬻氏武王封之於杜傳國
至杜伯爲宣王所誅子孫奔晉遂有杜爲氏者士
會亦其後也或者康以善釀得名於世乎謂酒始
於康亦非也酒三星在女御之側後世爲天官者
或考焉予謂星麗乎天雖自混元之判則有之然
事作乎下而應乎上推其驗於其星此隨世之變
而著之也如宦者墳墓孤矢河鼓皆太古所無大
有是星推之可以知其類然則酒果誰始乎予謂

知者作之後世循之而莫能廢故聖人不絕人之
所同好用於郊廟燕享以爲聖之常亦安知其始
於誰乎古者食必祭先食飲必祭先酒亦未嘗言
所祭者爲誰茲可見矣夏書述大禹之戒歌詞曰
甘酒嗜音孟子曰禹惡旨酒而好善言聖賢之書
言可信者無先於此然酒未必於此始造也

酒名二

春秋斗運樞曰酒之言乳也所以養身扶老也許慎
說文曰酒就也所以就人性之善惡也一日造也
書凶所造起釋名曰酒酉也釀之米麴酉釋而成
也
稗史彙編卷之一百二十五

說文曰醪酒母也醴一宿成也醴滓汁酒也酎三重
酒也醕薄酒也醕旨酒也昔人謂酒爲歡伯其義
易見蓋其可愛無貴賤賢不肖華夷戎夏共甘而
樂之故其稱謂益廣造作謂之釀亦曰醕賣之爲
沽者當肆曰壚釀之再者曰醕醕酒曰醕酒之醕
曰醕醕白酒曰醕厚酒曰醕甚曰醕相飲曰配相
強曰浮飲盡曰醕使酒曰醕甚亂曰營飲而面赤
曰酡病酒曰酡主人進酒於客曰酡客酌主人曰
酢酌而無酢曰醕合錢共飲曰醕賜民共飲曰

酩不醉而怒曰曩美酒曰醪其言廣博不可殫述
周官掌酒之政令辨五齊三酒之名一曰泛齊二曰

醴齊三曰盎齊四曰醕齊五曰沉齊一曰事酒二

曰昔酒三曰清酒此蓋當時厚薄之差而經無其

說傳註悉意度而解之未必得其真西京雜記有

漂玉酒而著其說枚皐賦云尊盈漂玉之酒爵獻

金漿之醪云梁人作蔗酒名金漿下釋漂玉之義

輿地志云村人取若下水以釀而極美故世傳若

下酒張協作七命云荊州烏程豫章竹葉烏程於

九州屬揚州而言荊州未詳西漢尤重上尊酒以

神史彙編 卷之一百十五 三

賜近臣注云糯米爲上尊稷爲中尊粟爲下尊顏

籀曰此說非是酒以醇醴乃分上中下之名非因

米也稷粟同物而分爲二大謬矣抱朴子所爲玄

鬯者醇酒也

皮日休詩云明朝有酒充君信播酒三餅寄夜航播

酒江外酒名亦見沈約文集

宋之問云尊溢宜城酒笙裁曲沃匏宜城在襄陽古

之羅國也酒之名最古於今不廢唐人言酒之美

者有鄂之富水榮陽土窟春富春石凍春劔南燒

春河東乾和蒲東桃薄嶺南靈溪博羅宜城九醞

潯陽溢水京城西市腔蝦蟇陵其事見國史譜又
有浮蟻榴花諸美酒雜見於傳記者甚衆

張能臣酒名

張次賢名能臣官至奉議郎文懿諸孫朝奉大夫德

鄰之子也好學喜綴文有郎鄉涪江二集嘗記天

下酒名今著於此后妃家高太皇香泉向太后美

醇張溫成皇后醕醪朱太妃瓊酥劉明達皇后瑤

池鄭皇后坤儀太后瀛玉宰相蔡太師慶會王太

傳膏露何太宰親賢親王家鄧王瓊腴肅王蘭芷

伍王椿齡嘉王琬醕濮安懿王重醕建安郡王玉

神史彙編 卷之一百十五 四

歷戚里李和文駙馬獻卿金波王晉卿碧香張駙

馬敦禮醕醪曹駙馬詩字公雅成春郭駙馬獻卿

香瓊大王駙馬瑤琮錢駙馬清醇內臣家童貫宣

撫褒功又光忠梁開府嘉義楊開府美誠開封府

瑤泉市店豐樂樓眉壽又和言樓也忻樂樓仙

醕醕也任和樂樓瓊漿醕醕也過仙樓玉液白玉樓玉

醕鐵仙樓瑤醕仁和樓瑤醕高陽樓流霞清風樓

玉髓會仙樓玉醕八仙樓仙醕四時樓碧光列仙

樓瓊液千春樓仙厚今廢中山園子正店千日春

今廢銀王店延壽蠻王園子正店瑤光邵宅園子

正店法清大桶張宅園子正店仙醪方宅園子正店瓊酥姜宅園子正店羊羔梁宅園子正店美綠小齊園子正店瓊波楊皇后宅園子正店法清三京北京香桂又法酒南京桂香又北庫西京玉液又茶藤香四輔澶州中和堂許州瀑泉鄭州金泉河南真定府銀光河間府金波又玉醪保定府軍知訓堂杏仁定州中山堂又九醞保定巡邊銀滌又著泉德州碧琳賓州石閔又宣城博州宜城又蓮花衛州栢泉棟州延相堂思州棟米又細酒洛州玉瑞夷白堂玉友邢州沙浩金波磁州風麴法

又霄溪秀州月波四川成都府忠臣堂玉髓又錦江春又浣花堂梓州瓊波竹葉青劍州東溪漢州廉采合州金波又長春渠州蒲萄果州香桂又銀液蘭州仙醇峽州重慶又喜泉夔州法醪又法醪荆湖南北荆南金蓮堂鼎州白玉泉辰州法酒歸州瑞光又香桂福建泉州竹葉青廣南廣州仙泉韶州換骨玉泉京東青州棟米齊州舜泉又清燕堂又真珠泉兗州蓮花青曹州銀光又三酥又白羊醪又荷花鄆州光泉濟州風鞠佛泉又香桂淮州重醪登州朝霞萊州玉液徐州壽泉濟州宜酥又細波單州宜醪杏仁京西汝州棟米滑州風麴又泉堂金州清醪鄆州溪泉又香桂隨州白雲樓唐州淮原泌泉蔡州銀液房州瓊酥襄州金波檀溪鄧州香泉寒泉香為甘露顏州銀滌風麴均州仙醇河外府州歲寒堂也餘郡之名不可盡記

續酒名

酒有若下謂烏程也九醞謂宜城也千日中山也蒲桃西涼也竹葉豫北也土窟春榮陽也石東春富平也燒春劍南也桑落陝右也烏孫國有青田泊其土三伏取蓮葉卷酒就蓮柄吸之謂之筒酒又

以黃柑醢酒曰洞庭春此古人名酒者也至
京師造酒惟內酒坊法酒庫上皇朝始置尚醢局
其外諸后殿親王府與王第勳戚之家例許醢造
賜以美名

名酒以春

退之詩云且可勤買拋青春國史補云酒有郢之富
水烏程之若下榮陽之土窟春富平之石凍春劍
南之燒春杜子美詩云聞道雲安麴米春裴劍傳
會亦有酒名松醪春乃知唐人名酒多以春

曲洧舊聞

神史彙編 卷之十百二十五

七

續曲洧舊聞酒名玉井秋香 薌林秋露尚伯 黃

嬌新段子萼綠春范方瓮中雲易教清無底 金盤

露軟瘦桃花雨湧烈銀光胡長雲露范志桂子香

楊萬里誠齋
自號名吟別

韓非子云宋人沽酒懸幟甚高酒市有旗始見於此
或謂之帘近世文士有賦之者中有警策辭云無
大無小一尺之布可縫或素或青十室之邑必有
古之善飲者多至石餘由唐以來遂無其人蓋因
隋室更制度量而斗石倍大爾

嗜飲三

長夜之飲而失其日間於百官皆莫能知
曰國君而失其日則國危矣國人不知

魏正始中鄭公愨避暑歷城之北林取大蓮葉置硯

格上貯酒三升以簪通其柄屈莖如象鼻傳翕之

名爲碧筒事見酉陽雜俎

山簡在荊襄每飲於習家池人歌曰日暮醉扶歸倒

着白接羅接羅巾也

魏氏春秋云阮籍以步兵營人善釀尉多美酒求爲

步兵校尉

神史彙編 卷之十百二十五

八

唐王無功以美酒之故求爲大樂丞最爲冗職自無

功居後遂爲清流

西京雜記云司馬相如還成都以鵲鷄裘就人陽昌

換酒與文君爲懽

宋文帝文章志云王忱每醉連日不醒自號上頓時

人以大飲爲上頓自忱始也

酒功四

勾踐思刷會稽之耻欲士卒之致死力得酒則流之

於江與之同醉

秦穆公伐晉及河將勞師而醪淮一鍾寒叔勸之曰

雖一米可投之於河而釀也投之河三軍皆醉

王莽時琅邪海曲內有呂母者子爲小吏犯微罪令

枉殺之母家素豐財多釀酒少年來沽必倍售之

終歲多不取其直久之家消乏諸年少議償之母

泣曰所以辱諸公以令不道枉殺吾子托君復讐

耳豈望報乎少年義之相聚誅令後其衆入赤眉

河東人劉白墮善釀六月以甕酒曝於日中經旬味

不動而愈香美使人久醉朝士千里相饋號曰鶴

觴亦名騎驢酒永熙中南青州刺史毛洪賓賣酒

之官路逢盜劫之皆醉因執之乃名擒姦酒時人

神異集編 卷之十一百二十五 九 三七五

語曰不畏張弓拔刀惟恐白墮春醪

溫克五

平定國飲酒一石治獄益詳明歷代有蕭龍出世盧

植馬融傳元出孝子馮跋劉京舉道年二魏舒劉

藻皆飲酒一石而不亂

魏祁原別傳曰原舊能飲酒自行役八年間酒不向

口至陳留則師韓子助穎川則親陳仲弓涿郡則

親盧子幹臨歸衆以原不飲酒會市肉送原原曰

本能飲酒但以荒怠廢學故斷之耳今當遠別因

見貺餞可一飲乎於是飲酒終日不醉

玄別傳馬季長以賢儒著名玄往往從參考異同時

與盧子幹相善在門下七年以母老歸養玄餞之

會者三百餘人皆一奉觴度玄所飲三百餘盃而

溫克之容終日無怠

裴均在襄陽合燕有裴弘泰後至責之謝曰願赦罪

而取在席之器滿酌而納其器合座壯之又有一

銀器受酒一斗餘一釀而挹既去均以爲必腐脇

而死使觀之見紗帽箕踞秤銀器至二百兩

李白每大醉爲文未常差誤與醒者語無不屈服人

目爲醉聖

神異集編 卷之十一百二十五 十 三六六

樂天在河南自稱爲醉尹

皮日休稱醉士開元中天下康樂自昭應縣至都門

官道左右當路布酒錢量數飲之亦有施者爲行

人解乏故路人號爲欺馬杯亦古人衢尊之義也

五代之亂干戈日尋而鄭雲叟隱於華山與羅隱終

日怡然對飲有酒詩二十章好事者繪爲圖以相

餽遺

亂德六

冲虛經云子產之兄曰穆其室聚酒千鍾積麴成封

糟漿之氣逆於人鼻方荒於酒不知世道之安危

楚共王與晉師戰于鄢而敗將召大司馬子風
謀之子反飲酒醉不能見王嘆曰天敗我也乃班
師而戮子反鄭良霄爲寗室而晝夜飲鄭人殺之
三輔决録漢武帝自以功大更廣秦之酒池肉林以
賜羌胡而酒可浮舟

魏志徐邈字景山爲尚書郎時禁酒邈私自沉醉趙
達問以曹事邈曰中聖人達白太祖太祖怒度邈
將軍鮮于輔進曰醉客謂酒清者爲聖人濁者爲
賢人此醉言爾

三十國春秋曰阮孚爲散騎常侍終日酣縱常以金
和史彙編 卷之十百二十五 士
貂換酒爲有司所彈

裴楷別傳曰石崇與楷孫綽宴酣而綽慢節過度崇
欲表之楷曰季舒酒狂四海所知足下飲人狂藥
而責人正禮乎

漢末政在奄宦有獻西涼州蒲萄酒十斛於張讓者
立拜涼州刺史

韓子曰齊桓公醉而遺其冠耻之三日不朝管仲因
請發倉廩賑窮三日民歌曰公何不更遺冠乎
胡毋輔之等方散髮裸袒閉室酣飲已累日光逸將
排戶入守者不聽逸乃脫衣露頂於寶中叫輔之

遽呼入飲不舍晝夜

三國時鄭泉願得美酒滿一萬斛船其脫置兩頭反
覆沒飲之德卽往啖肴膳酒有升斗減卽益之將
終謂同志曰必塋我陶壤百年後化爲土或見取
爲酒壺實獲我心

戒飲七

晉祖台之與王荊州書願君屏爵棄厄焚燬毀榼殛
儀狄於羽山放杜康於三危古人重離別必有贈
言僕之於君豈能已乎

晉氏掌幾酒謂之萍古無其說按本章述水萍
和史彙編 卷之十百二十五 士
之功云能勝酒命名之意其取於此乎

檀公與管仲飲掘新井而祭焉十日齋戒召管仲至
公執觴尊三行管仲起出公怒曰寡人齋戒以飲
仲父以爲免於罪矣對曰吾聞湛於樂者治於憂
厚於味者薄於行是以走出公拜送之又云桓公
飲大夫酒管仲後至公舉觴以飲之管仲棄半公
曰禮乎曰臣聞酒入舌出則言失者棄身臣計棄
身不如棄酒公大笑曰仲父就坐

趙襄子飲酒五日五夜不醉而矜優眞曰昔紂飲酒
七日七夜不醉若勉之則及矣襄子曰吾幾不亡

平對曰紂遇周武所以亡今天下盡紂何遽亡然亦危矣

釋氏之教尤以酒爲戒故西方律云飲酒有十過失一顏色惡二少力三眼不明四見嗔相五壞田業資生六增疾病七益聞訟八惡名流布九智慧減少十身壞命終墮諸惡道

韓詩外傳飲之禮跪而上坐謂之晏能飲者飲之不能飲者已之謂之醺齊顏色均衆寡謂之沈閨門不出謂之酒君子可以晏可以醺不可以沈不可以酒醺之遇切

神史彙編 卷之十 二十五 主

異神八

張華有九醞酒每醉必令人轉展久之嘗有故人來與共飲忘勑左右至明華悟視之腹已穿酒泥床下王子年拾遺記張華爲酒煮三薇以漬麴蘖麴出羗麴出北胡以釀酒清美醇鬯久含令人齒動若大醉不搖蕩使人肝腸爛俗謂消腸酒或云醇酒可爲長宵之樂兩說聲同而事異

張茂先博物志云昔人有名玄石從中山酒家與之千日酒而亡語其節歸日尚醉而家人不知以爲死也棺斂葬之酒家經千日忽悟而往告之發

適醒又齊人田及之能爲千日酒飲過一升醉臥千日有故人趙英飲之踰量而去其家以屍埋之及之計千日當醒往至其家破塚出之尚有酒氣尸子曰赤縣神州者是爲崑崙之墟其漚而浮爲蓬井上生紅草食其一實醉三百年

王克論衡云須慢都好道去家三年而反曰仙人將我上天飲我流霞一盃數日不飢

道書謂露爲天酒見東方朔神異經

劉向列女傳曰安期先生與神女會於圓丘酣玄碧之酒

神史彙編 卷之十 二十五 十四

魏賈璿有奴善別水常乘舟於黃河中流以匏瓢接

河源水不過七八升經宿色如絳以釀酒名崑崙

觴芳味絕好曾以三十斛上魏帝

堯登山山湧一泉味如九醞色如玉漿號曰醞泉

南岳夫人傳曰夫人飲王子喬瓊蘇綠酒

十洲記曰瀛洲有玉膏名曰玉酒飲數升令人長生

含春玉

唐末馮翊城外酒家門額上書云飛空却回顧謝此含春玉於玉字末又書曰酒也字體散逸非世俗書人謂呂洞賓題

五代時張白放逸嘗題崔氏酒壚云武陵城重

家酒地上應無天上有雲遊道士飲一斗醉卧白雲深洞口自是沽者愈衆

糜飲酒

糜飲棗出真陵之山食一枚大醉經年不醒東方朔嘗遊其地以一斛歸進上上和諸香作丸大若芥子每集群臣取一丸入水一石頃刻成酒味踰醇醪謂之糜飲酒又謂之真陵酒又謂之仙薌酒飲者香經月不歇

奚囊摘袖

異域酒九

神史彙編 卷之十百二十五

十五

天竺國謂酒爲酥伽酒今北僧多云般若湯蓋庚辭

以避法禁耳非釋典所出

古今注云烏孫國有青田核莫知其樹與花其實大如五六升匏空之盛水而成酒劉章曾得二焉集賓設之可供二十人一枚纔盡一枚復成久置則味苦

波斯國有二勒漿類酒謂庵摩勒毗梨勒也

阿陵國有柳花柳子爲酒飲之亦醉

大宛國多以蒲萄釀酒多者藏至萬石數十年不敗扶南傳頓孫國有安石榴取汁停盆中數日成美酒

性味十

本草云酒味甘辛大熱有毒主行藥勢殺百虫惡注問隱居云大寒凝凍惟酒不冰明其性勢獨群物飲之令人神昏體散是其毒也昔有三人清晨犯霧露而行空腹者死食粥者病飲酒者無恙明酒能禦寒邪過於穀氣矣酒雖能勝寒邪通和諸氣苟過則成疾傳曰惟酒可以忘憂無如病何內經十八卷其首論後世人多天促不及上古之壽則由今之人以酒爲漿以妄爲常醉以入房其爲害如此凡酒氣獨勝而穀氣劣脾不能化則於四肢而爲尸厥甚則爲酒醉而風入之則爲風無所不至凡人醉而臥黍稷中必成癩醉而茶必發勝脫氣食鹽多則成消渴

神史彙編

卷之十百二十五

十六

三五五

春秋說題辭曰爲酒據陰乃動小陰也黍陽也先清黍而後投水是陰得陽而酒乃成淮南子曰酒感東方水火風之氣而成其言恍惚不足考信

禮樂志云蔗漿祈朝醒言甘蔗汁治酒病也開元遺事云興慶池南有草數叢有人大醉過之酒態自變有醉者摘取嗅之立醒故謂之醒酒草

飲器十一

上古汙尊而杯飲未有杯壺之制

周詩云兕觥其觶

禮王制一升曰爵二升曰觶三升曰觶四升曰角五

升曰散一斗曰壺別名有醖尊尊杯不一其號或

曰小玉杯謂醖又曰酒微濁曰醖俗書曰盞六國

以來多云卮形製未詳

劉向說苑魏文侯與大夫飲曰不盡者浮以大白漢

書或謂舉盞以白酬非也

豐杵杜舉皆因器以為戒者見禮

漢世多以鴟夷貯酒楊雄為之贊曰鴟夷滑稽腹大

和史彙編

卷之十一

十七

如壺盡日盛酒人復借沽常為國器託於屬車

十洲記云周穆王時有孟名曰常滿自晉以來酒

器多云鎗卮故南史有銀酒鎗鎗或作鎗

李白云舒州杓力士鎗北史記孟信與老人以鐵鎗

溫酒然鎗者本溫酒器也今遂通以為蒸飪之具

松陵唱和又有癭木杯詩蓋以木節為之

老杜詩醉倒終同臥竹根以竹根為飲杯見江淹集

唐人尤尚蓮子杯白公詩中屢稱之又云榼木來方

渴蒙茶到始煎

李太白有山尊詩云尊成山岳勢材是棟梁餘今世

豪飲多以蕉葉梨花相強未知出於誰氏

阿陵國以蠟魚殼為酒尊事見松林唱和詩云用舍

對江螺

韓文公贈崔斯立詩我有雙飲具其銀得朱提黃金

塗物像雕鑄妙工倖乃令千里鯨么麼微蠡斯猶

能爭明月擺掉出渺瀰野草花葉細不辨蒼綠施

綿綿相縈結狀似環城陣四隅芙蓉樹擢豔皆荷

荷蓋有興故歷言其狀如此今好事者多按其文

作之名為韓杯朱提音殊時

酒令十二

和史彙編

卷之十一

十八

詩雅云人之齊聖飲酒溫克又曰既立之監或佐之

史然則飲之立監史也所以已亂而備酒禍也後

世因之有酒令焉魏文侯飲酒使公乘不仁為鰲

政其酒令之漸歟

逸詩云羽觴隨波流後世浮波酒令之始也

唐柳子厚有序飲一篇始見其以酒併遲駛為罰爵

之差皆酒令之變也白公詩云徐動碧芽籌又云

轉花移酒海今之酒令其類尤多有輔醉仙者為

偶人轉之以指席者有流杯者有總數者有密書

一字使誦詩句以抵之者不可殫名昔五代王章

人賢士既無金石之玩惟嘯咏文史可以助懽故
日閒徵雅令窮經史醉聽新吟勝管絃

有三字韻同者高敖曹田延年劉幽求有添減字者
臺字去古增點成室居字去古增點成戶有二字
藏三字者火炎崑岡山出器車有以文字首末相
聯謂之粘頭續尾之令常有容云維其時矣自謂
文句必無矣字居首者欲以見窘予荅矣焉者矣
焉者決辭也出柳子厚文遂浮以太白

白公東南行云鞍馬呼教住散盤喝遣舒長駟波卷

神史彙編卷之十百十五 十九

白連喝采成盧盤卷白波鞍馬皆當時酒令法未
詳蓋元白一時之事耳

酒文十三

醉鄉記云醉之鄉去中國不知其幾千里其土曠無
涯無丘陵之險其氣和平一揆無晦明寒暑其俗
大同無邑居聚落其人清靜無愛憎喜怒吸風飲
露不食五穀其寢于其行徐徐與鳥獸魚鱉雜
處不知有舟車器械之用昔黃帝氏常獲遊其都
歸而杳然喪天下以爲結繩之政已薄矣降及
舜作爲千鍾百壺之飲因姑射神人以假道蓋

其邈鄙中夏自太平禹湯立法禮繁樂碎數千代
與醉鄉隔其臣義和棄甲子而逃冀臻其鄉失路
而道天故天下遂不寧至于未孫桀紂怒而墜其
精丘階級千仞南面而望不見醉鄉武丁得志於
世乃命公旦立酒人民之職典司五齊拓土七千
里僅與醉鄉達焉三十年刑措不用下逮幽厲迄
於秦漢中國喪亂與醉鄉絕矣而臣下之愛道者
往往竊至焉阮嗣宗陶淵明十數人等並遊於醉
鄉沒身不返死塋其壤中國以爲酒仙嗟乎醉鄉
氏之俗豈古華胥氏之國乎何其淳寂也如是余
於遊焉故爲之記

神史彙編卷之十百十五

二十

清和先生傳

清和先生者姓甘名液字子美其先出於后稷氏有
粒食之功其後播棄或居於野遂爲甘氏甘爲大
族布於天下至夏末世衰有神農氏之後利其資
率其徒往倖於田而歸強強不降者與降而不釋
甲者皆爲城旦春賴公孫杵臼仁愛審其輕重不
盡殄其族之陳倉子與麥民谷隣居其輕者獨爲
白粲與鬼薪忤已而逝於淳內又移於曲沃使曲
沃之民悉化焉曲沃之地近於甘古有扈之邑

先生之先以甘爲氏始居於曹受封於荆及長器度汪汪澄之不清撓之不濁有醞藉百家諸子之言無不濫觴孟子稱伯夷清柳下惠和先生自謂不夷不惠居二者之間而兼有其德因自號曰清和先生云士大夫喜與之遊詩歌曲引往往稱道之至於牧童馬走及閭巷倡優之口莫不美之以是名漸聞於天子天子一旦召見與語竟日上熟味其旨愛其醇正可以鎮澆薄之俗不覺膝之前席自是屢見於上自郊廟燕享祝祠之禮先生無不首領其選素與金城賈氏及玉卮子善上皆禮

神史彙編

卷之百二十五

三

九十一

一日問先生曰君門如市何也對曰臣門如市臣心如水上嘆曰清和先生今乃信爲清和矣益厚遇之由是士大夫復從先生遊鄉黨賓友之會咸曰無甘公不樂旣至則一坐盡傾莫不往揖然其遇事多不能自持必待人斟酌而後行常自稱曰沽之哉沽之哉人或召之不擇貴賤至於挈瓶之智斗筭之量盧采來者從之如流布衣寒士一與之遇溫於挾纊袁紹總兵於河朔使人召見先生先生與鄭康成俱至是時盛夏康成與先生高論竟日坐客竦然不覺盛暑之切肌先生與人遊多隨其性能解人憂憤發其膽氣所謂能令公喜能令公怒者耶王公卿士如灌夫季布桓彬李景儉之徒坐與先生遊而得罪者不可勝數性不喜釋氏而僧徒愛慕其道往往竊與先生處至於學道隱居之士多托先生以自晦而與先生相得甚懽者至於破家敗產而不悔是以禮法之士疾之如讐如丞相朱子元執金吾劉文叔郭解長孫登皆不悅未常與先生語又以其行旣久多中道而繼不承於初咸毀之曰甘氏孽子始以詐得中以詐敗矣久之諫大夫谷永上言先生性不自持無大

神史彙編

卷之百二十五

三

九十一

臣輔政之體久置左右慮以虛聞廢事由是上疎
斥之會徐邈稱先生爲聖人上大怒遂斥邈而命
有司以光祿大夫稱使先生就封于楚非宗廟祭
祀未常召見矣先生遂終于所封而仕於郡國其
後皆爲盛族先生有四子曰醪曰醑曰醕皆
醇厚過於其父甚遠諸孫以十數稍稍薄德父風
替矣初先生既失寵其交遊多謝絕惟吏部尚書
畢卓北海相孔融彭城劉伯倫篤好如舊融常上
書極言先生之無罪上益怒融由此亦得罪而伯
倫又爲之頌頌與書世多有故不著今綴其行事
之要者著於篇

釋史彙編

卷之一百二十五

三

釋史彙編卷之一百二十六

海右閒民王圻纂集

飲食門

酒類中

孔融酒書

孔文舉止曹公禁酒書曰酒之爲德久矣古先哲王
類帝禋宗和神定人以齊萬國非酒莫以也天垂
酒星之耀地列酒泉之郡人著旨酒之德堯不千
鍾無以建天下孔非百觚無以堪上聖樊噲解厄
鴻門非彘肩卮酒無以奮其怒趙之廝養來迎其
至非卮酒無以激其氣高祖非醉斬白蛇無以暢
其靈景帝非醉幸唐姬無以開中興袁盎非醉醪
之力無以脫其命定國不飲酒一斛無以決其法
故酈生以高陽酒徒著功于漢屈原不餉糟歟醕
取困于楚由此觀之酒何負于政哉

東坡酒經

東坡酒經曰南方之氓以糯與粳雜以卉藥而爲餅
嗅之香嚼之辣揣之枵然而輕此餅之良者也吾
始取麵而起肥之和之以薑液蒸之以使寸裂繩
穿而風挾之愈久而益悍此麵之精者也米五斗

以爲率而五斗之爲三斗者一爲五升者四三十者以釀五升者以投三投而止尚有五升之釀也始釀以四兩之餅而每投以二兩之麴皆澤以少水取足以散餅而勻停也釀者必壅接而井泓之三日而井溢此酒之萌也酒之始萌也甚烈而微苦蓋三投而後平也凡餅烈而麴和投者必屢嘗而曾損之以舌爲權衡也既溢之三日乃投九日三投通十有五日後定也既定乃注以斗水凡水必熟而冷者凡釀與投必寒之而後下此酒之令也既水五日乃籌得三斗有半此酒之正也先

神史彙編

卷之百五十六

二

糲半日取所謂糲者爲粥米一而水三之揉以餅麴凡四兩二物并也投之糟中熟攪而再釀之五日壓得斗有半此酒之少勁者也勁正合爲四斗又五日而飲則和而力嚴而不猛也糲絕不旋踵而粥投之少留則糟枯而酒病也釀久者酒醇而豐速者反是故酒三十日而成也

北山酒經

宋朱翼中

昔先王誥庶邦庶士無彞酒又曰祀茲酒言古之命民作酒惟祀而已六彞有舟所以戒其覆六尊有彞所以戒其淫陶侃劇飲亦自制其限後世以酒

爲漿不醉反恥豈知百藥之嘗黃帝所以治病邪大率晉人嗜酒劉伶阮籍之徒尤不可一日無此要之甘放自肆托於麴藥以逃世網未必真得酒中趣耳古之所謂得全於酒者正不如此是知狂藥自有妙理豈徒澆其礪魄者邪五斗先生棄官而歸耕於東臯之野浪遊醉鄉沒身不返以爲結繩之政已薄矣雖黃帝華胥之遊殆未能過繇此觀之酒之境界豈鋪醖者所能與知哉儒學之士如韓愈者猶不足以知此反悲醉鄉之徒爲不遇大哉酒之於世也禮天地事鬼神鄉射之飲鹿鳴之歌賓主百拜左右秩秩上至縉紳下逮閭里詩人墨客樵夫漁父無一可以缺此投閒自放披襟露腹便然酣臥於江湖之上扶頭解醒忽然而醒雖道術之士鍊陽錯陰饑腸如飮而熟穀之液亦不能去惟胡人禪律以此爲戒嗜者至於濡首敗性失理傷生往往屏爵棄卮焚壘折榼終身不復知其味者酒復何過哉平居無事汗尊斗酒發狂蕩之思助江山之興亦未足以知麴藥之力稻米之功至於流離放逐秋聲暮雨朝登糟丘暮遊麴封禦魑魅於烟嵐轉炎荒爲淨土酒之功力其近

神史彙編

卷之百五十六

三

三九十二

於道邪與酒遊者警戒俱交於前而不知視窮泰
順逆特戲事耳彼饑餓其身焦勞其思牛衣發兒
女之感澤畔有可憐之色又烏足以議此哉鴟夷
丈人以酒爲名含垢受侮與世浮沉而彼騷人高
自標致分別白黑且不足以全身遠害猶以爲惟
我獨醒善乎酒之移人也慘舒陰陽平治險阻剛
復者薰然而慈仁懦弱者感慨而激烈陵轢王公
戲玩妻妾滑稽不窮斟酌自如識量之高風味之
緻足以還澆薄而發猥瑣豈獨此哉夙夜在公有
酌以大斗行不醉無歸君臣相遇播於聲詩亦

稗史彙編

卷之百十六

四

三九

未足以語太平之盛至於黎民休息日用飲食祝
史無求神具醉止斯可謂至德之世矣然則伯倫
之頌德樂天之論功蓋未必有以形容之夫其道
深遠非三酌不足以發其義其術精微非三昧不
足以善其事昔唐逸人追迹焦革酒法立祀配享
又采自古以來善酒者以爲譜雖其書脫落卑陋
聞者垂涎酣適之士口誦而心醉非酒之董狐其
孰能知哉昔人有齋中酒廳事雖以麴蘖爲之而
有聖有賢清濁不同周官酒正以式法授酒材辨
五齊之名三酒之物歲中以酒式誅賞月令乃命

大酋

大酋酒官

秋稻必齊麴蘖必時湛醱必潔水

泉必香陶器必良火齊必得六者盡善更得醱漿

則酒人之事過半矣周官漿人掌其王之六飲水

漿醴涼醫醕入於酒府而漿醴爲先古語有之空

桑機飭醕以稷麥以成醇醪酒之始也甜醴九投

澄清百品酒之終也麴之於黍猶鉛之於汞陰陽

相制變化自然春秋緯曰麥陰也黍陽也先清麴

而後投黍是陽得陰而沸後世麴有用藥者所以

治疾也麴用豆亦皆神農氏赤子豆飲汁愈酒病

酒有熱得豆爲良古者醴酒在室醖酒在堂登酒

稗史彙編

卷之百十六

五

四〇三

在下而酒以醇厚爲上飲家酒察黍性陳新天氣
冷暖春夏黍性新軟則先湯而後米酒人謂之倒
湯秋冬黍性陳硬則先米而後湯酒人謂之正湯
醕釀須餘米倫酸說文曰醕投醕倫甜制人不善
倫酸所以酒熟入灰北人不善倫甜所以飲多令
人膈上懊懷桓公所謂青州從事平原督郵者此
也酒甘易釀味辛難醕釋名酒者酉也酉者陰中
也酉用事而爲收也用而爲散散者辛也酒之名
以甘辛爲義金木間隔以土爲媒自酸之甘自甘
之辛而酒成焉醕米所以要酸所謂以土之甘合

水作醪以水之酸合土作辛然後知投者所以作辛也說文投者再釀也張華有九醞酒齊民要術桑落酒有六七投者酒以投多爲善要在辛釀相及醪酒所以有韻亦以其再投過也過度亦多術尤忌見日若太陽出即酒多不中後魏賈思勰亦以夜半蒸炊昧旦下釀所謂以陰制陽其義如此者水無多少拌加黍麥以勻爲度張籍詩釀酒愛乾和即今人不入水酒也晉人謂之乾榨酒大抵用水隨湯黍大小斟酌之若投多水寬亦不妨要米力勝於麴麴力勝於水即善矣北人不用醪祇用別案水謂之信水然信水非醪也酒人以此體候冷煖耳凡醞不用醪即用發醅來遲則腳不正祇用正發酒醅最良不然則掉取浮面紋今稍乾和以麴藥掛衡茅謂之乾醪用醪四時不同寒即多用溫即減之酒人冬日用醪緊用麴少夏月用麴多用醪緩天氣極熱置瓮於深屋冬月溫室冬用蘊毯圍繞之語林云抱瓮多醪言冬月釀酒令人抱瓮速成而味好大抵冬月蓋覆即陽氣在內而酒不凍夏月閉藏即陰氣在內而酒不動非深得卯酉出入之義孰能知此哉於戲酒之梗槩曲

盡於此若夫心手之用不傳文字有父子一法而氣味不同一手自釀而色澤殊絕此雖酒人亦不能自知也

北山酒經詩

宋李保

太隱先生朱翼中壯年勇退著書釀酒僑居西湖上而老焉屬朝廷大興醫學求深於道術者爲之官師乃起公爲博士與予同僚明年翼中坐書東坡詩貶達州又明年以奉祠還未至予一夕夢翼中相遇且誦詩云投老南還愧轉蓬會令淨土變夷風由來祇許孟中物萬事從渠醉眼中明日理書帙得翼中北山酒經法讀之蓋有禦魃魅於烟嵐轉炎荒爲淨土之語與夢相契余甚異乃作此詩以志之他時見翼中以是問之其果夢乎非邪政和七年正月二十五日也詩曰赤子含得天所鈞日漸月化滋澆淳惟帝哀憐憫下民爲作醪醴發其真炊香釀玉爲物春投醪醴米授之神成此美祿功非人酣適安在味甘辛一醉徑與羲皇隣薰然剛愎皆慈仁陶冶窮愁孰與貧頌德不獨有伯倫先生作經聖賢分獨醒正似非全身德全不許世人聞夢中作詩語笑親不願萬戶誤國恩乞取醉鄉

作封君

醉鄉日月 皇甫松字子奇事宣信間人

謀飲

凡酒以色清味重而飴為聖色如金而味醇且苦者為賢色黑而酸醕者為愚以家醪糯觴醉人者為君子以家醪黍觴醉人者為中人以巷醪灰觴醉人者為小人夫不惟之候有九主人恡一也賓輕主二也鋪陳襍而不叙三也樂生而效驕四也數易令五也騁牛飲六也迭詠諧七也互相熟一作手相八也惟骰子九也惟之微有十三得其時一也

神史彙編 卷之百十六

八 三六

賓主久間二也酒淳而主嚴三也非觥孟不謳雖觥孟而豈不謳者四也不能令有恥五也方飲不重膳六也不動筵七也錄事殺而法峻八也明府不受請謁九也廢賣律十也廢錄律十一也不恃酒十二也使勿惟勿暴十三也審此九候十三微以為術者飲之王道也其惟樂者飲之伯道也

為賓

愚同柴也辟若子張當宣令乃塞耳不聽及行令則瞑目重問此陪座人耳

為主

主前定則不繁賓前定則不亂樂前定則必暢酒定則必嚴時然後惟人乃不厭

明府

明府之職前輩極為重難蓋二十人飲亦一人為明府所以觀其斟酌之道每一明府管骰子一隻酒鉤一隻此皆觥錄事分配之承命者法不得拒凡主人之右主酒者申明府得以糾諸明府之罪夫酒儒為曠官酒猛為苛政儒為公也猛為熱也若明府貪務承命猛酌席人遂使請告公喧驢撓錄事請告謂熱請撓明府之辜暴於四座矣

神史彙編 卷之百十六

九 三六

律錄事

夫律錄事者須有飲材飲材有三謂善令知音大戶也凡龍臺以白金為之其中實以籌二十旂一蠡一旂所以指巡也蠡所以指令也籌所以指犯也始賓主就坐律錄事取一籌以旂與蠡偕立於席中餘置器右手執爵左請骰子命受之復告之曰祈添骰子今乃傳其說於律錄事告於四席曰某營添骰子今然纓宣之錄事之合也必合其思於席人所謂巧宣也席人有犯即下籌犯者執爵請罪輒曰一爵法未當言犯者不退請併下三籌然

後告其狀讞不當理則支其籌以飲焉席人判錄事亦如之

觥錄事

凡言合爲徒以言笑勸衆暴慢無節或疊疊起坐或附耳囁語律錄事以大户繩之奸不衰也者宜觥律錄事以剛毅木訥之士爲之有犯者輒投其旅於前曰某犯觥令而後法先旅犯者諾而收執之拱曰知罪明府餉其觥而斟焉犯者引觥左執旂附于胷律錄事顧伶曰命曲破送之飲訖無墜酒稽首以旂歸于觥王曰不敢滴瀝復觥于位後犯者

神史彙編 卷之百十六

十

促以蠱疊犯者旂蠱俱舞觥籌盡有犯者不問

選徒

大凡寡於言而敏於令者酒徒也怯猛飲而惜終懼者酒徒也不動搖而貌愈毅者酒徒也聞其令而不重問者酒徒也不停觴而言襍亂者酒徒也改令及時而不涉重者酒徒也持屈爵而不分訴者酒徒也知內樂而惡外囂者酒徒也故吉飲之法選徒爲根幹選酒爲枝葉選令爲敷萼

拒潑

殺人以挺與刃酌酒以拒異潑有以異乎盖有聞飲

必來見孟即拒或酒糾不容明府責引則必固爲翻艷推作周章喏呼傾潑如此則俱爲害樂併是蠢惟自當揖之別室延以清風展薤葉以開襟拯茗羊以從事

使酒

大凡茂章程而務牛飲者非惟源也醒木訥而醉喋喋者非惟源也餘已非而尚議識者非惟源也得淺酒而索深酒者非惟源也飲愈多而貌彌淡者非惟源也已令謬而惡人令者非惟源也不論令而疾擊手者非惟源也好請罪而諱以籌者非惟源也此人盖沉醺之醺觴紛喧之鴻漸也

神史彙編 卷之百十六

十

使酒畏妻

朱漢爲宣州刺史好酒凌人性復威厲飲後恣意斬決無復諫者惟其妻鍾氏能制之寒幃一呼懾栗而止張易頰通倖之職至府數日業爲易啓宴酒舉未有三爵易乘宿醒攜觥排席詬讓峰起業怡聲屏墮間謂左右曰張公使酒未可當也命扶易而出此後府公無復使酒焉

葡萄酒釀法

葡萄酒唐書云西域有之前代或貢獻人皆不識太

宗破高昌收馬乳葡萄實於苑中種之并得其酒法損益造酒成八色芳辛酷烈頒賜群臣京師始識其味按史記大宛以葡萄爲酒富人藏酒至萬餘石久者數十歲不敗漢使取其實來離宮別觀傍盡種葡萄中國之有葡萄蓋自漢始然不聞有釀法也武帝內傳西王母常享帝設葡萄酒三輔決錄孟佗以葡萄一斛遺張讓得梁州刺史此酒于時定不易致魏文帝詔群臣葡萄中國珍果而有釀以爲酒善醉易醒之語釀法豈始此邪晉張華博物志西域葡萄酒俗傳飲之醉彌日不解文

酒愈久愈佳其說與劉合元又曰世無此酒久矣得之數百年之後而證數萬里之遠物顯晦有時非偶然者以此言之此酒唐以後復不傳矣李仲賓云向其家有梨園人樹一株歲收梨至二車一歲忽盛生賤不可售有所謂山梨者味極佳漫用大甕儲數百枚以正蓋而泥其口意欲久藏族取食久則忘之及半歲後因至園中忽聞酒氣薰人疑守舍者釀然索之無有因啓觀所藏梨化之爲水清冷可愛湛然甘美真佳釀也飲之輒醉回國葡萄酒蓋類此始遺山賦序一任其自成別無製作不知唐文皇損益之法如何八色酒自成者無是而遺山謂得之數百年後其然乎竊意八色唐內法高昌所得未嘗外傳李嶠東都之附賜此酒學士館至記而艷之李太白之所詠初發醅者非民間甕盎物也歷五季之亂而爲宋金光甫謂人不知有釀法不亦宜乎

神仙酒

神仙酒方三月三日採山桃三兩三錢五月五日採馬躑花五兩五錢六月六日採芝蔴花六兩六錢十二月八日取水春分日作麴杏仁一百個白麴十斤團雞子大紙裹排四十九日客來取水一瓶放麴一團紙封瓶口逡巡已成酒矣

醴酪

古史考曰古有醴醕禮運曰昔先王未有火化後聖有作然後脩火之利以爲醴醕注云蒸釀之也蓋其物出燧人作火之後爾

梨花春

杭州其俗釀酒趁梨花熟號梨花春故白公杭州春望詩云紅袖織綾誇柿蒂青旗沽酒趁梨花

黃羊酒

關右塞上有黃羊無角色類麋鹿人取其皮以爲食褥又造酒以荻管吸於瓶中老杜送從弟亞赴河西判官詩云黃羊飯不羶蘆酒還多醉謂此

神史彙編 卷之百十六

古

乘落酒

杜詩云坐開乘落酒來把菊花枝按賈思勰齊民要術造酒門有乘落酒其名不一又云乘欲落時造黍米酒可得周年造神麴酒春秋二時造者皆得過夏然乘落時作者乃勝於春又有造乘落酒麴法老杜或本諸此注所謂乘落河者恐未必然

碧筒酒

暑日命客掉舟蓮蕩中先以酒入荷葉束之又包魚鮮他葉內俟舟行風熏日熾酒香魚熟各取酒及鮓供真佳適也坡云碧筒時作象鼻彎白酒微希

荷心苦

秋王

周升翁釀白醪字曰秋王

古辣泉

古辣泉古辣本賓橫間墟名以墟中泉釀酒既熟不煮埋之地中日足取出

養生王

唐子西謫居惠州嘗醞酒二種其醇和者名養生王其稍勁冽者名齊物論

金蘭酒

神史彙編 卷之百十六 五 二六六
燕西有金蘭山汲其泉以釀號金蘭酒又有瑞露酒盡酒之妙聲振湖廣雖金蘭之勝未必能頡頏瑞露帥司公厨酒也經撫廳前有井清冽汲以釀遂有名今南庫中自出一泉近釀只用庫井酒誠佳

內酒

顧東江傍秋亭雜記論酒云內法酒總名長春有上用甜苦二色給內閣者以黃票學士以紅票餘白長行內 上用金莖露 孝廟初始有其方與太禧白皆內臣監釀光祿不得預太禧色如燒酒徹底澄瑩濃厚而不膩絕品也金莖露清而不列

醇而不膩味厚而不傷人李文正公以為才德兼備之君子云

新豐酒法

初用麵一斗糠醋三升水二担煎漿及沸投以麻油川椒蔥白候熟浸米一石越三日蒸飯熟乃以元漿煎強半及沸去沫又投以川椒及麻油候熟注缸面入斗許釀及麵末十斤酵半升豎甕以元飯貯別缸却以元釀同下水二担麵一十斤熟踴覆之既撓以木擺越三日止四五日可熟夏月約二三日可熟其初餘漿又加以水浸米每值酒熟

稗史彙編

卷之百十六

十六

則取酵以相接續不必灰其麴只磨麥和皮用清水洩作餅令堅如石初無它藥僕嘗從危與子騷之新豐故知其詳危居此時嘗禁竊酵以專所釀戒懷生粒以全所釀且給新履以潔所釀誘客舟以通所釀釀日佳而利不虧是以知酒一政之微危亦究心矣昔人丹陽道中詩云乍入新豐市猶聞舊酒香抱琴沽一醉終日臥斜陽正其地也沛中自有舊豐馬周獨酌之地乃長安效新豐也

燕卒請卮酒

趙王武臣間出為燕軍所得燕囚之欲求分地使者

一餅輩輒殺之有廝養卒請往張耳陳餘遣之及燕燕王問之對曰賤人希見長者願請一卮酒已飲又問之復曰賤人希見長者願復請一卮酒又與之酒卒乃為言曰耳餘名求趙王實欲燕殺之分趙自立耳燕王以為然乃歸趙王養卒為御而歸新史漢俱無卮酒事

木客取酒

鄱陽山中有木客秦時造阿房宮者食木實得不灰時下山就民間取酒為詩云酒盡君莫沽壺傾我當發城市多驚塵還山天明月徐鉉

稗史彙編

卷之百十六

七

沈釀

沈釀者漢鄭弘為雷妻鄉嗇夫行官京洛未至宿一埭名沈釀逢故舊友人四顧荒郊村落絕遠酤酒無處情抱不開乃以錢投水中依次而飲飲盡酣暢皆得大醉因更為沈釀川明旦分首而去

劉公榮

劉公榮云今年田得八百斛秫尚不了麴蘖事又自言勝公榮者不可不與飲如公榮者又不可不與飲故終日飲而不休余曰此人甚騷有美酒何不留之以澆阮嗣宗胸中壘塊乃與此頑鈍人沃渾

肝海肺耶

少延清歡

陶淵明得太守送酒多以春秫水襍投之曰少延清
催數日淵明別傳

孔思遠

孔思遠使酒仗氣每醉彌日不醒為後軍府長史雖
醉日居多而曉明政理醒時判決未嘗有壅衆咸
曰孔公一月二十九日醉勝世人二十九日醒

天祿大夫

王世充僭號謂羣臣曰朕萬機繁壅所以輔朕和氣
神史彙編 卷之百十六 大 二十九

者唯酒功耳宜封天祿大夫永賴醇德

魏徵治酒

魏左相能治酒有名曰醺醺翠濤常以大金甕內貯
盛飲十年不敗太宗文皇帝嘗有詩賜公稱醺醺
勝蘭生翠濤過玉瀝十日醉不醒十年味不敗蘭
生即漢武百味旨酒也玉瀝煬帝酒名此酒本學
釀於西胡人豈非得大宛之法司馬遷所謂富人
藏萬石葡萄酒數十歲不敗者乎

甘露經

汝陽王璡家有酒法號為甘露經四方風俗諸家材

不具倫

王無功

王無功五斗先生傳曰有五斗先生者以酒德遊于
人間有以酒請者無貴賤皆往必醉醉則不擇
地斯寢矣醒則復起飲也常一飲五斗因以為號
焉先生絕思慮寡言語不知天下之有仁義厚薄
也忽焉而去倏然而來其動也天其爵也地故萬
物不能索心焉嘗言曰天下大抵皆見也生何足
養而嵇康著論途何為窮而阮籍勸興故昏昏默
默聖人之所居也遂行其志不知所歸

神史彙編

卷之百十六

素

二十九

太平君子

穆宗臨芳殿賞櫻桃進西涼州葡萄酒獻曰飲此頓
覺四體融和真太平君子也

魚兒酒

裴晉公盛冬常以魚兒酒飲客其法應用龍腦凝結
刻成小魚兒狀每用沸酒一盞投一魚在其中味
甚佳美

卯時酒

白太傅卯時酒詩曰佛法讚醍醐仙方誇沉瀝未如
卯時酒神速功六倍一杯置掌上三嚥入腹內煦

若春貴腸暄如日炙背豈獨肢體暢仍加志氣
當時遺形骸竟日忘冠帶似遊華胥國疑反混元
代一性既完全萬機皆破碎半醒思往來往來吁
可怪寵辱憂喜間惶惶二十載前年辭紫闥今歲
拋皂蓋去矣魚返泉超然蟬離蛻是非莫分別行
止無疑礙浩氣貯胸中青雲委身外捫心私自語
自語誰能會五十年來心未如今日泰况茲孟中
物行坐長相對非止言酒兼見理性

北窓三友

樂天以詩酒琴為三友曰昨日北窓下自問何所

御史彙編卷之百十六

子

為所親惟三友三友者為誰琴罷輒飲酒酒罷輒

吟詩三友通相引循環無已時

集長慶

酒妓二詩

白太傅有飲酒五絕其辨味一首云甘露太甜非正
味醴泉雖潔不芳馨盃中此物何人別柔香之中
有典刑其論妓一首云燭淚夜沾桃葉袖酒痕春
汚石榴裙莫辭辛苦供歡宴老後思量悔殺君觀
二詩白傳之風流可想見矣

酒窟

蘇晉作幽室為飲所名酒窟又地上每一磚鋪一甌

江表傳約五萬枚晉曰日率朋友次第飲之既

吞花臥酒

虞松方春以為握月擔風且晉後日吞花臥酒不可

過時

曲江春

椒盧漿

後唐時高麗遣其廣平侍郎韓申乙來申乙通書史
臨回召對便殿出新貢椒盧漿面賜之

丑未觴

宋開運中賜丑未觴法用牛羊脂為醪置醇酒中煖

而後飲之

御史彙編卷之百十六

壬

子

天祿

石林燕語載王審琦微時與太祖相善後以佐命功
情好尤切性不能飲每會燕太祖不樂一日酒酣
舉盃祝曰審琦布衣之好方共享富貴酒乃天祿
何惜不賜飲耶祝畢顧審琦曰曷試飲之審琦不
得已飲盡無苦自是侍燕即能飲退還私第則如
初觀此量實天定非演習而至又嘗見南陽花不
胡長子日飲數百盃未辭疑其有術詢其僕并同
行者云素不能飲偶夢神授酒藥一丸遂爾如是

信其天分也

呬大夫

家述常事脩仕偽蜀為太子左贊善大夫二人皆滑稽聿脩同述酒瓮將竭叩門求飲未通道大已見墨恥濡筆書壁曰酒乾候去惟存呬大夫

种明逸

种明逸至性嗜酒嘗種秫自釀曰空山清寂聊以養和蘇東坡云神勝功用無捷於酒

洞庭春色

安定郡王以黃柑釀酒謂之洞庭春色色香味三絕

稗史彙編

卷之五十五

三

趙德麟以黃柑釀酒東坡嘗作洞庭春色賦遺之所謂味甘餘而小苦歎幽姿而特高至今有用其法而為之者

山谷和白太傳

山谷有和白太傳何處難忘酒三首後系以數語云樂天不溺於酒而寓之酒故寄大夢於杯勺而宛然道德規矩彼無樂天之志而欲從事於酒者皆仲尼叩脛之賓也昔人謂蘇公嬉笑怒罵皆成文章余謂山谷啓口出言有理趣

椒花雨

歐陽退居名酒之和者曰金盤露勁者曰椒花雨嘗言余愛椒花雨甚於金盤露

五色飲

仁壽間等禪師造五色飲以扶桑葉為青飲板模根為赤飲酪漿為白飲烏梅為玄飲呈江為黃飲

玉浮梁

舊聞李太白好飲玉浮梁不知其果何物予得吳婢使釀酒因促其功荅曰尚未熟但浮梁耳試取一盞至則浮蛆也乃悟太白所飲蓋此耳

快活湯

稗史彙編

卷之五十六

三

嘗塗一種酒麴皆發散藥見風即消既不久醉又腹滯之患人號曰快活湯士大夫呼為君子觴

觥籌獄

荆南節判單天粹宜城人性耽酒日延親朋強以巨觥多致狼狽然人以其德善亦喜從之時戲語曰單家開酒筵乃是觥籌獄

襍瑞樣

酒不可襍飲之雖善酒者亦醉蓋生取煑煉之殊官法私方之異飲家之所深忌有苑乘書生胡适冬至日延客以諸家羣遺之酒為具席中客恐私

告戒适疑而問之一人曰某也惧君家百氏樂
曰所畏者襍瑞樣耳

麴世界

河陽釋法常性英爽酷嗜酒無寒暑風雨常醉醉即
熟寢覺則朗吟曰優游麴世界爛熳枕神仙嘗謂
同志云酒天虛無酒地綿邈酒國安恬無君臣貴
賤之拘無財利之徒無刑法之避陶陶焉其樂莫
可得而量也轉而入於飛捷都則又蒙騰浩渺而
不思覺也

雍宮集大成

神史彙編 卷之百二十六

五

雍都酒海也梁奉常和泉病於甘劉拾遺王露春病
於辛皇甫別駕慶雲春病於驪光祿大夫致仕常
並取三家之酒撓令澄飲之遂為雍都第乙名雍
宮集大成雍宮乃耀州青榼也

禍泉

置之瓶中酒也酌于孟注于腸則善惡喜怒反矣禍
福得失岐矣性昏志亂胆喪身狂平日不敢為者
為之言騰烟焰事墮穽机是豈賢人君子乎故曰
禍泉

辨蓋病

飲者無早晚無寒暑樂固醉愁亦如之間固醉忙
亦如之肴核有無醪醴善否一不問典當抽那借
貸賒呵一不恤日必飲飲必醉醉不厭貧病不悔
俗號瓶蓋病徧揭本草細檢素問只無醫此一
種藥名

樂道羹

周維簡隱於洪州西山嘗云得米三四石作樂道羹
七百二十碗足了一年支費

簇酒飲衣

樂道羹好酒而無資常携榼登人門每家取一盞投之

神史彙編

卷之百二十六

五

號為簇酒錄開伊處士從衆人求尺寸之布而
服之名曰飲衣錄開

酒色

酒之種多矣有以綠為貴者白樂天傾如竹葉盈樽
綠是也有以黃為貴者老杜鵝兒黃似酒是也有
以白為貴者樂天玉液滿金卮是也有以碧為貴
者老杜重碧酣春酒是也有以紅為貴者李賀小
槽酒滴珍珠紅是也今閩廣間所釀酒謂之紅酒
其色殆類胭脂

百悔經

士劉乙常乘醉與人爭妓女既醒慚悔集書籍凡因酒致失賈禍者編以自警題曰百悔經自後誓不飲酒至於終身

瘞酒處

世傳環九江境內有淵明瘞酒處人常掘得之鄉人鄒廣成云南康廬山多美田山腰有巨石可容二百人坐耕農多登之會食一農忽言石根大半危出山外盡共鑿其下石墜啓山則我輩上去省力衆以爲然鑿之石果墜而於底得一石函函中一銅器有蓋即提壺也揭視之盛酒滿中傍刻十六

神史彙編

卷之百十六

三

字語山花切莫開待予春酒熟煩更抱琴來農疑酒非人間物不敢飲悉傾棄之酒香在地經月不滅其器爲縣尉取去予謂是必道術士所藏者淵明得酒便醉豈復畱待後人哉

張方兩家酒

淳梁人張士寧淳熙癸卯暮冬之月釀白酒五斗欲趁新春沽賣除夕酒成既窺取之矣復汲水拌糟于甕規以飼豬後二日入其室聞芬香撲鼻試視甕內則又成美醞清辣反勝于前亦取之仍實以水至三日復得酒如初鄰里傳說或以爲挾幻

之爭辯終不信乃邀至釀處始驗其不誣出語相賀謂張氏爲神所祐從此將興及日盱再往視悉爲水又西鄉冷水村細民方九家造斗酒真甕千床側隱處俄而挹之不竭如是十餘歲日日獲錢了無勞費賴以贍給數口殊不知其故後爲長子娶婦經旬時偶客來令婦取酒婦以甕在暗處挈之出見一小蛇繞結於傍蛇望人至即逸去自是甕一空今方九已死獨子孫在而窮困不可復濟矣

酒德

神史彙編

卷之百十六

三

人又言濁醪有妙理夫曰妙理即所謂酒德者非耶其造酒之法則謂之酒經其事則謂之酒政故蘇長公有酒經世亦有酒經一帙不著撰人姓名

酒人酒量

漢于定國爲廷尉飲酒至數石不亂冬月請讞飲酒益精明 鄭康成飲酒一斛 盧植能飲一石 晉周顗飲一石 劉伶一石五斗解醒 前燕皇甫真飲石餘不亂 後魏劉藻一石不亂 南齊沈文季飲至五斗 妻王錫女飲酒亦至三斗對飲竟日而視事不廢 鄧元起飲至一斛不亂

曾狀元

陳祭酒

酒器九品

李適之有酒器九品蓬萊酒小螺鐃仙露瓠子卮
幔卷荷金蕉葉玉蟾酒東海杯蓬萊錢上

香員杯

酒十失

東指西與人廝賴或語及財利或稱說官府或言

醉各有宜

凡醉有所宜醉花宜晝襲其光也醉雪宜夜清其思也醉得意宜唱宣其和也醉將離宜擊鉢壯其神也醉文人宜謹節奏章程畏且徧也醉侵人宜益觥盃加旗幟助其烈也醉樓宜暑資其清也醉水

宜秋泛其爽也此皆審其宜攻其景以與憂戰
此則失飲之天矣

醉鄉觴政

容齋續筆云白樂天詩云鞍馬呼教住骰盤喝遣輸
長驅波卷白連擲彩成虛注云骰卷白波莫走鞍
馬皆當時酒令予按皇甫嵩所著醉鄉日月三卷
載骰子令云聚十隻骰子擲自出手六人依彩飲
焉堂印本彩人勸合席碧油勸擲外三人骰子聚
於一處謂之酒星依彩聚散骰子令中改易不過
三章次改鞍馬令不過一章又有旗幡令閃摩令
神史彙編 卷之百十六 三十

子之樂也探籌之法一物必為三籌蓋射當一數
多少不常故多為之籌以備也凡賓王之數九人
則人探其一而置其餘籌可也益之以籌而人探
其一或二皆可也惟主人臨時之射灼然皆置其
能籌中則在席皆飲若一物而再中則視執籌者
飲量之多少而飲籌之大小亦宜主人之命若兩
籌而一物者亦然凡射者一周既飲釂則飲籌而
復探之籌新而屢變矢中而無情或適當之或幸
而免此所以歡然為樂而不厭也周文忠謂醉翁
亭記云射者中奕者勝觥籌交錯恐或謂此古靈
陳述古亦嘗作酒令每用帑帖子其一書司舉二
書秘閣三書隱君子餘書士今在坐默探之得司
舉則司貢舉得秘閣則助司舉搜尋隱君子進于
朝搜不得則司舉并秘閣自受罰酒後有增置新
格聘使館主各一員若聘出君子則二人伴飲二
人直候隱君子出即時自陳不待尋問隱君子未
出之前即不得先言違此二條各倍罰酒汪云聘
使蓋賞其能聘賢之義館主蓋取其館伴之義唐
有昭文館學士時人號為館主人又云秘閣雖同
搜訪隱君子或司舉不用其言亦不得爭權設偶

失之即不得以司舉不用已言而辭同罰也然則
倍罰司舉秘閣既探得即各明言之不待發問如
違失罰一觴司舉秘閣止得三搜客滿二十人則
五搜餘人探得帖子並默然若妄先傳罰巨觥別
行令古靈集載潘山同章衡飲次行令探得隱君
子為章衡揆山賦詩云吾聞隱君子大隱塵市間
道義充諸中測度非在顏堯舜神且智知人亦孔
艱勉哉二秘閣賢行如高山近歲李寶之如圭作
漢法酒令云漢法酒立官十曰丞相曰御史大夫
曰列卿曰京兆尹曰丞相司直曰司隸校尉曰侍
中曰中書令曰酒泉太守曰協律都尉拜司隸校
尉者持節職舉劾及中書令酒泉太守者令太
守以佞幸酒淫即得罪劾及侍中則司隸去節劾
及京兆尹則上愛其才事甯中不下皆別舉劾丞
相司直則劾之劾列卿則自訟述辯之罪其不直
者劾丞相御史大夫者亦聽須先謁而後劾丞相
御史亦得罪丞相得罪則中書令酒泉太守皆望
風自劾御史得罪則惟酒泉太守自劾司隸以下
不畏強禦後若有罪以罰贖論若泛劾而及丞相
御史者則中書令者事雖留中酒泉太

神史彙編

卷之五十五

三

三

自劾及中書令者侍中自劾諸卿自劾
罪者皆降平原督郵協律都尉歌以餞之及
律者下之蚕室絃歌詩為新聲而求幸又書其後
云古酒令也戲用漢制為之集者止九人則缺京
兆尹止八人則缺侍中止七人則缺御史大夫行
丞相事止六人則缺司直當飲者皆即飲之或未
舉飲者亦可計集者之數以為除官之類每當飲
者予一筭除官既周視其筭以為飲齊三筭者即
飲之二筭者與其筭等者飲之一筭則留以須後
律令載所不及者比附從事云今館閣有小酒令
一卷慶曆中錦江趙景撰飲戲助歡三卷元豐中
安陽竇詭撰酒令在焉王籤詩一卷宋朝知黔南
縣黃鑄撰以詩百首為籤使探得者隨文勸酒鑄
字海器柳州人有釣鰲圖一卷不知作者刻木為
鰲魚之屬沉水中釣之以行勸罰凡四十類各有
一詩又有採珠局亦是此類序稱撰人為王公不
知其名凡三十餘類亦各有一詩又有投臥甕人
格李廷中撰以畢卓嵇康劉伶阮孚阮籍顏回屈
原陶潛孔融陶侃張翰李白白樂天為目蓋與陳
李之格大同小異特各更其名耳投壺經唐上官

神史彙編

卷之五十六

三

三

儀嘗奉勅刪定史道玄續注蓋採周顒郝同梁簡
文數家之書爲之司馬文正公更以新格舊書爲
之盡廢晁子正侍郎公武郡公讀書志又有本射
畧一卷云唐陸秉撰爲十五卷以代侯擊毬以觸
之飾以朱墨字分以貴賤之等朱者仁義禮智信
溫良恭儉讓墨者慢傲佞貪濫仁者勝濫者負而
行賞罰焉疑亦此具也梁王魏帝金谷蘭亭又皆
於游燕之際以吟詩作賦不成者罰酒高似孫續
古綿畧已詳此不重出

稗史彙編 卷之一百二十六

三
一八七

稗史彙編卷之一百二十七

海右明民王圻纂集

飲食門

酒類下

安雅堂酒令

孔融開尊第一

元曹紹著 字繼善 晉陽人

孔融誠好事其性更寬容座上客常滿尊中酒不空
得此不飲但遍酌坐客各一盃

曹參飲呼第二

相國不事事宜中飲一卮邸吏方舉觴歌呼以從之

稗史彙編 卷之一百二十七

得令入手開座上客說話者罰一盃

鄭孝高飲第三

袞袞登臺省冷官獨如何襟期能與共對酒且高飲

與對席一人各飲一盃

子美騎驢第四

幕隨肥馬塵朝扣富兒門殘盃與冷炙到處潛悲辛

與對坐客飲

阮籍兵厨第五

籍聞步兵厨貯酒三百斛遂求爲校尉一醉萬事足

得令者對酒痛飲

劉伶誦德第六

兀坐恍然醒乍聞雷霆聲何人侍左右螺贏與螟蛉
得令者自飲一盃左右鄰各一盃

齊人乞餘第七

乞餘真可恥不足又之他妻妾交相訕施施尚欲誇
得令者罰飲衆客殘酒

張旭艸聖第八

三盃艸聖傳雲烟驚落紙脫帽濡其首既醉猶不已
得令者脫巾飲一盃

桓公卜畫第九

神史彙編 卷之百五十七
樂飲欲繼燭成禮不以淫公胡卜其夜卜畫乃吾心
日間得此飲一盃夜則免飲

蘇晉長齋第十

蘇子雖曠浪長齋綉佛前醉中誠可笑往往笑逃禪
得令以蔬菜飲半盃

次公醒狂第十一

衆多酌我酒我醉狂不已欲狂豈在酒不飲亦如此
得此不飲但作狂意不能罰酒

陳遵起舞第十二

陳遵日醉歸廢事何可數寢婦共謳歌跳梁爲起舞

坐客衣白者各一盃

灌夫罵坐第十三

坐客不避席灌夫乃罵坐按項罰以酒夫亦當悔過
得令者主人起按其項罰一盃

左相萬錢第十四

萬錢方下筋鯨吸殼如雷避賢初罷相樂聖且啣盃
得令者以口吸引一盃

王川所思第十五

曾醉美人家美人嬌如花秦樓在何許珠箔天之涯
盧仝之悶非酒可破請進茶一甌

義之蘭亭第十六

神史彙編 卷之百五十七
少長既咸集一觴復一咏雖無絲與竹亦足娛視聽
衆客無小大能書者飲一盃

東坡赤壁第十七

客喜吹洞簫客倦則長嘯覺皆憂然嗚夢裏道士笑
得令者飲一盃左右二客各飲五分

庾亮南樓第十八

秋月照南樓有愁何以遣急呼載酒來老子興不淺
坐向南面者量飲八分

醉飲名亭第十九

少輒至醉衆賓亦何歡智仙作斯亭爲鳥樂其間
得令者飲一盃坐中有僧則賞一盃

白傳醉鬼第二十

醉吟先生墓莫者無日聞冢上方丈王泥滓何時乾
對席客一盃

便了行酤第二十一

便了即髯奴執役與行酤鼻涕一丈長特勸王大夫
得令者勸主人一盃

知章騎馬第二十二

知章騎馬蕩漾若乘船昏昏如夢中眼花水底眠
神史彙編 卷之百十七 四

酌一盃送騎馬乘船者

文季五斗第二十三

吳興沈太守一飲至五斗賓對王夫人在尔亦飲否
自飲一盃與對席客亦一盃

華歆獨坐第二十四

誰能飲不亂昔賢亦頗頗要須整衣冠遂病華歆坐
整衣冠危坐不動免飲及此一盃

陳暄糟丘第二十五

生不離瓢杓或當號酒徒速爲營糟丘吾將老矣乎
飲一盃自呼酒徒

汝陽流涎第二十六

花奴催羯鼓不飲便朝天道士逢麴車津津口流涎
擊鼓催花花到飲酒

永年蓮盃第二十七

王生交十繪延之私室中笑遣白玉蓮掬酒生香風
得令及左右隣各一盃

玄明戒飲第二十八

山陰劉縣令舊政必告新食飯莫飲酒良策無示人
舊令官新得令客各一盃

阮宣毆背第二十九

阮宣雖吳術忍斷杯中物奉及老癖痴此意豈可拂
神史彙編 卷之百十七 五

主人奉得令人一杯得令笑答一盃

趙達箸射第三十

善射上無有盤箸從橫馳美酒與鹿脯既有何必辭
主人作一拳上之中則主人飲一盃不中則得令

者飲

江公酒兵第三十一

十日可無兵一日能無酒美哉江諮議此論當不朽
但自飲一盃

樊鄴騎對第三十二

賁酒與一僕各飲一盃

曼卿整飲第三十三

請君爲蟹飲引首出復縮因則科其頭巢則坐秒木
自飲以頭就盃

宗之白眼第三十四

瀟酒美少年玉樹臨風前舉觴時一酌白眼望青天
奉美少年一盃舉觴望天飲

李鷹曠達第三十五

吳中張季鷹秋風蓴菜美即時一盃酒何用身

神史彙編 卷之百十七

得令者自唱吳歌蔬菜酌一盃

再思高麗第三十六

盡道楊再思面目似高麗酒酣乃歌舞蒲座皆笑之
得令者唱飲一盃衆賓皆笑不笑者罰

張敞擒盜第三十七

盜首補爲吏小偷來賀之飲醉赭其衣悉擒無一
得令者先賞一盃坐中身上一點紅者皆飲一盃

父子噓藏第三十八

父子醉後噓門人置諸藏戒之乃警唐三
得令者作吐狀飲一盃

焦遂五斗第三十九

焦遂酒中仙五斗方卓然高談與雄辯不覺驕四筵
得令者奉能談經史客者各一盃

三閭獨醒第四十

皆醉我獨醒彈冠復振衣滄浪自清濁我欲漁父詞
得令者免飲

陶穀團茶第四十一

可憐陶學士雪水煮團茶覺家風味別低唱酌流霞
得令者飲茶

少連擊毬第四十二

神史彙編 卷之百十七

秀實曾擊賊姦臣我能擊醉中正膽大爺也勸不得
得令者以箸指席中客一盃

梁商薤露第四十三

中郎素酣飲無奈極歡何酒闌方唱薤露露亦悲歌
得令者罰一盃

嵇康彈琴第四十四

時時與親舊敘闊話平生但願斟濁酒彈琴奏清聲
得令者板一知己客作琴聲各飲一盃

趙軌飲水第四十五

父老送趙軌請酌一盃水豈無尊中酒今公清如水

旁人勸得令者飲水酒一盃

阮孚解貂第四十六

遙集爲常侍換酒解金貂若欲免彈劾一盃方見饒
坐中有犯令者劾之罰飲一盃

白波席捲第四十七

古有白波賊擒之如捲席因以爲酒令沉湎意乃釋
滿斟快飲如捲白波入口得令者如此飲酒一盃

穆生醴酒第四十八

穆生不嗜酒楚元爲設醴久之意已怠斯亦可逃矣
主不設醴罰主人一盃

神史彙編 卷之百二十七

岳陽三醉第四十九

洞賓橫一劍三上岳陽樓盡見神仙過西風湘水秋
得令者奉曾登岳陽樓一盃如無自罰三大盃

長吉進酒第五十

龍笛間鼙鼓浩歌并細舞勸君日酩酊青春忽將暮
得令者以骰子擲數四人作樂奉主人一盃

孟嘗養士第五十一

門下三千客其間珠履多鷄鳴已可鄙狗盜却如何
合席飲一盃

山簡習池第五十二

飲酒高陽池日夕倒載歸時時能騎馬倒着白接龍

得令者拔河邊住客各一盃

謝謏風月第五十三

謏不妄交接有酒時自酌入室惟清風對飲有明月
奉風月客一盃

宗武沽酒第五十四

預恐尊中盡隔屋喚西家隣人有美酒稚子夜能賒
得令人勸右隣及主人各飲一盃父子同席各一
杯

平原滅燭第五十五

神史彙編 卷之百二十七

夜飲燭忽滅客牽美人承美人絕其纓盡絕乃不知

得令者牽美人承送一盃

相如滌器第五十六

相如因病渴滌器向琴臺時時頻顧望猶恐丈人來
坐中有翁婿同席各一盃

長卿沐猴第五十七

可笑擅長卿乃作沐猴舞人欲與狗鬪得此亦無苦
得令者奉申戌生人一盃無則自飲

郭珍裸飲第五十八

昔日洛陽令姓郭乃名珍裸袒呼進酒侍婢數十人

有鮮衣者飲一盃

文淵酒船第五十九

酒船五百斛甘味置兩頭反覆以飲之疲憊常即伏奉得令者二盃左右鄰供菜

畢卓盜飲第六十

可笑畢吏部盜飲比舍耶既遭甕下縛更醉亦何妨左右鄰客奉得令者巨縱仍自稱賊飲酒乾

阮咸豕飲第六十一

竹林有小阮盆飲無盃觴群豕亦共之何異食糟糠得令人用盆貯酒一盃嚙飲坐上亥生人配飲

神史彙編

卷之百十七

十

光逸窺竇第六十二

大叫者何人此必我孟祖遽呼入飲之窺竇勝排戶得令者捧一盃出戶窺內飲乾

荆巫淫祀第六十三

羊豬鮮且肥清醑更滿卮祈疾者免歎祈歲者免飢得令者徧獻眾客一盃

霸師花月第六十四

飲酒盡百盃臬盧叱回旋有時醉花月高唱清且綿得令者作僧做法事飲酒一盃

楊惲羔酒第六十五

趙女喜鼓瑟奴如昔呼歌酒後自拊缶秦聲何鳴鳴得令者作田父自飲一盃對坐者爲趙女各飲一盃

德秀彈琴第六十六

陸渾佳山水著此元德秀彈琴日自如欣然酌春酒得令者奉琴客一盃

淳于棼第六十七

嚴客飲最少情惟則倍之握手更多酌襟解不復辭上席飲一盃得令者握手解襟以陪

樊噲卮酒第六十八

神史彙編 卷之百十七 頭髮俱上指瞋目亦披帷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辭得令者立飲一盃

淵明賦詩第六十九

登高賦新詩濁酒聊自適盃盡盃且傾傾盡絕餘瀝得令者誦陶詩一首酌一盃

謫仙獨酌第七十

花下一盃酒獨酌無相親我歌月徘徊對影成三人得令者獨飲一盃隨意邀二人同飲

文君當壚第七十一

文君奔相如甘心自煎壚長向琴臺下妖燒喚人沽

待令之人作相如同飲

吳姬勸酒第七十二

柳花滿座香壓酒勸君嘗金陵佳子弟爲我各盡觴
勸座上年最少者兩人各一觴兩人亦回一觴

孟嘉落帽第七十三

人言酒何好是未識真趣我醉不覺風吹落頭巾去
座有岸情者酌一盃

孔群糟肉第七十四

何爲布易爛因覆酒家甌君不見糟肉淹之更堪久
得令者自酌一盃

神史彙編 卷之百十七

杜康死日第七十五

杜康稱善醞其死日在酉何爲不會客不忍飲此酒
得此執盃先祭杜康然後飲

黃公當壚第七十六

王戎與嵇阮首爲竹林遊二公今已往佇立使吾愁
得令者自飲一盃以遣悶有王嵇二姓客同飲

潯陽送客第七十七

商婦撥琵琶促絃絃轉急添酒重徘徊馬青衫濕
得令者請主人及帝端各飲一盃

王績待詔第七十八

待詔何樂耶良醞可戀耳三升增作斗稱斗酒學士
得令者飲一盃坐上有文人亦同飲一盃

庾純行酒第七十九

賈克宴佳賓庾純亦與席純起爲行酒衆人敢不吃
得令者執盃起勸座上一二人量高者既不得濫
勸然酒到亦不得辭

葛伯仇餉第八十

要其有酒肉葛伯遂奪之善哉先師言仇餉豈虛辭
得令者奪執壺童子酒自斟自飲

蕭猷獻神第八十一

神史彙編 卷之百十七
蕭猷守吳興每與廟神飲交勸至酹酒色上一神影
得令者勸對坐客一盃

桃馥酒泉第八十二

九河漬麴蘖入菽爲新蒸庖俎七澤麋清池樂餘生
得令者以主人作庖人同飲一巨觥

孔奕水酒第八十三

孔奕頗明察兩罌一乃水何爲遂知之輕重有異耳
主人酒淺滿各一盞得令併飲之

楊雄奇字第八十四

子雲貧嗜酒人希至其門有能載酒往奇字爲君論

得今者主人以酒勸一盃求教

馬周獨酌第八十五

賓主舍新豐主人不知顧命酒獨悠然觀者乃如堵
得今者呼酒自酌一杯

元明通駭第八十六

我聞王刺史盧子自佳器唯須讀離騷一飲和萬事
得今者自稱屈原飲酒飲畢仍呼屈原酒乾

孫濟酒債第八十七

尋常行坐屢屢欠酒家繆欲償此組袍得錢乃償人
得今者解衣付主人得酒一盃飲乾主人還衣又

得今者就坐吟一詩或謳一曲或作琵琶聲飲三

盃

馮生三絕第八十八

清吟復豔歌琵琶得三昧長爲不速客得酒且歡喜
得今者就坐吟一詩或謳一曲或作琵琶聲飲三

盃

劉寬叱人第八十九

蒼頭去市酒大醉始言還客言罵爾生其辱孰甚焉
得今者斟酒一盃飲主人

玄石醉飲第九十

劉公雖善飲勿飲千日酒誤建疑醉死發冢無恙否

得今者飲一盃迷隱几个過方起

白隱摘奸第九十一

劉氏善釀酒鴻賓貴過藩盜飲醉被執因名爲摘奸
得今者斟酒一盃與下手鄰人飲白賊酒

田父泥飲第九十二

拾遺能住否盆中爲取酒高聲索果栗欲起被一肘
得今者留前次得今之客勸酒一櫟

郭拙被誣第九十三

事有不可測人當防未然張公自吃酒李公何醉焉
得今者以殷子鄰一人飲酒却稱得今人姓名飲

得今者以殷子鄰一人飲酒却稱得今人姓名飲

酒

陸鍾飲僕第九十四

吾儕終日酣執者不知味坐客莫笑我人情乃如此
得今者自不飲而勸有爵之人

嚴氏乳酒第九十五

乳酒下青雲濃香幸見分走送憐源父開嘗對馬軍
對面者斟酒勸得今者飲一盃

炮生風味第九十六

玄真兼法善幻術成荒唐遺至麴秀才風味不可忘
得今奉秀才一盃

李泌虛談第九十七

家人速酒掃洪厓今夜來又得麻姑酒使我深疑猶得令者自飲酒一盃

樂天之樂第九十八

菱角執筆寄兄林琵琶紅綃信手舞紫綃隨意歌得令者飲紅紫色衣人一盃

鄒生落魄第九十九

高陽有酒徒落魄不可及幸無人弱冠且請作長揖得令者作長揖奉一客

薛濤改令第一百

神史彙編 卷之百十七

王

高駢鎮成都薛濤為酒佐公命改此令濤曰改亦可得令者奉令官一盃求改令今官罰得令者一盃仍行元令

與佛印起令

東坡謂佛印起今日要頭是曲名尾是二十八宿四箇字不問東坡曰黃鶯兒撲蝴蝶不著虛張尾更佛印應聲答曰二郎神送佛閣想是鬼奎危婁

月素行令

東坡謫黃州日佛印來訪屋之雪堂而寢食焉官伎月素者坡喜其能詩凡會席必命至坡方宴佛印

月素適從外來坡問汝來何為對曰適過門聞宴客敢求一盃酒東坡曰汝來按坐我作一令汝能還之令汝須坐一物不喚自來下用兩句詩坡

出令云酒既清故又整不喚自來是青蠅不識人嫌生處惡憶來筵上敢營營佛印云夜向晚睡思濃不喚自來是蚊蟲吃人膾臉生來懶楞腹貪圖一飽克月素云只將自身還令得否坡曰人亦天地一物爾何害乃還令云綺席張日將暮不喚自來是月素紅裙一醉又何妨未飲便論文與字坡大喜其以已自喻意亦美因命入坐同飲焉

神史彙編 卷之百十七

王

宴同官行令

東坡在翰林日春宴同官八人佛印亦與謂坐客曰某行一令上以二字重說下用一詩句協韻以狀其意云閒似忙蝴蝶雙雙過粉牆忙似閒白鷺飢時立小灘王介甫云來似去潮翻巨浪還西注去似來躍馬奮身射箭回秦少游云動似靜萬頃碧潭澄寶鏡靜似動長橋影逐秋波送又客云難似易百尺竿頭呈巧菟易似難執手臨岐話別開佛印云悲似樂送葬之家喧鼓樂樂似悲送女之家日日啼又一客云有似無仙子乘風遊太虛無似

有掬水分明月在手永叔云貧似富稍子滿船金
玉渡富似貧石崇着得弊衣裙吳客云重似輕萬
斛雲帆一霎輕輕似重柳絮紛紛鋪面棟又客曰
難似易不若云少年一舉登高第又曰富似貧不
若云戀戀綈袍有故人

東坡以卦名行令

東坡先生嘗遇坐客行令以兩卦名証一故事一人
云孟嘗門下三千客大有同人一客云光武兵渡
滹沱河未濟既濟一客云劉寬妾汚入朝衣家人
小過先生云牛僧孺父子犯罪先斬大畜後斬小
畜蓋為荆公發也

神史彙編

卷之五十七

十八

三十四

使高麗賓主酒令

漁隱聚話云朝廷嘗遣使高麗彼以一僧館伴宴會
中行令云張良項羽爭一傘良曰涼傘羽曰雨傘
我使曰許由晁錯爭一瓢由曰油葫蘆錯曰醋葫
蘆

滑稽

宋咸淳庚午歲賈平章似道宴馬丞相廷鸞江丞相
萬里賈舉令曰我有一局棋寄與洞中仙洞中仙
不受云自出洞來無敵手得饒人處且饒人蓋洞

中仙曲名後二句古詩也馬云我有一魚竿寄與
漁家傲漁家傲不受云夜靜水寒魚不餌滿船空
載月明歸江云我有一犁鋤寄與使牛子使牛子
不受云且存方寸地畱與子孫耕蓋譏似道也旋
論罷

子路令

有人為令云子路百里負米不知熟米糙米若是熟
米子路不對若是糙米子路請禱一人云子路宿
于石門不知開門閉門若是開門由也升堂矣若
是閉門子路拱而立

神史彙編

卷之五十七

十九

三十五

陳祭酒令

陳祭酒詢字汝同松江人善飲酒酣耳熱胸中有不
平事每對客發之人有過面詰之不少貸也先在
翰林時常忤權貴出為某州同知同僚餞之或倡
為酒令各用二字分韵相協以詩書一句終之陳
學士循云轟字三箇車余斗字成斜車車車遠上
寒山石徑斜高學士穀云品字三箇口水酉字成
酒口口口勸君更盡一盃酒又一人云犇字三箇
牛田壽字成疇牛牛牛將有事乎西疇陳云轟字
三箇直黑出字成黜直直直馬往而不三點